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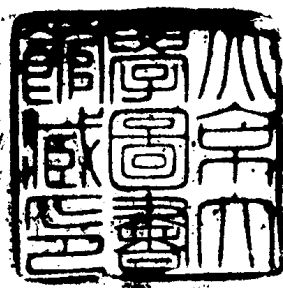
魯

書

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〇册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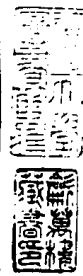
經部・詩類

詩經正解三十三卷

〔清〕姜文燦　吳荃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深柳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正解三十卷》提要

詩經正解序

四書正解既行諸子復相與分門撰義定著爲諸經正解惟禮經無專家則余將有事焉而姜子我英之

詩解先成屬余爲之序蓋詩解難言之矣吾嘗私論之諸經可解詩春秋不可解也以詩論之雅頌可解國風不可解也正風正雅

可解變風變雅不可解也賦可解比興不可解也夫人以其幽深要眇之思而寄之於山川草木蟲魚之變以其怨悱孤憤之感而藏之於主文譎諫之中或美焉或刺焉或哀焉或樂焉而其所以美刺哀樂者不可知也猶之或日焉或月焉或名焉或字焉而其

所以日月名字者不可知也自孔子刪詩則固有闕逸又經秦火之後老師宿儒區區掇拾而其篇章貿亂時代失倫其人其事皆已無可考信七十子之中惟商與賜善言詩今世所傳猶有端木氏詩傳及卜子詩序大毛公受之然今以傳序較其不合者固已

多矣何況齊魯毛韓各爲其說者乎三家旣廢獨毛鄭列于學宮後千年而紫陽之傳出頗有牴牾然如馬貴與之徒伸毛詘朱者

亦未有定論由此言之詩可解乎不可解乎是故局于時非解也拘于事非解也泥于詞非解也善乎子輿氏之言也曰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善解詩者也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故其爲詩淸淡閒遠有不盡之趣彼以不求甚解解詩

得其解矣我英之爲是編也先之傳序以導洙泗之源流次宗紫陽以定舉業之杓指而古今儒先訓詁分條別波亦往往不廢蓋

漢世集諸儒講五經同異異者黜之獨謂詩者宜於兼存同異以附于古人斷章取義之思故曰靜女之三章取形瑄焉七子從君

子太叔獨賦蔓草詩固有一定之解耶夫不定一解以爲解者乃詩解之正也記稱詩之失愚所謂愚者正以其固陋膠執而不能

旁通曲鬯之謂也姜子深于詩者吾是以有言

康熙甲子二月長洲竹塘過於飛序

凡例

一本講悉依朱傳是謂正解雖各家講本剖析精詳非無新奇可喜之論然與註不合則爲删解不敢妄爲採輯間有所取亦姑置之圈外示學者所宗在彼不在此也

一通詩有通詩之旨各章有各章之旨通詩之旨則總一篇之意而釋之謂之全旨各章之旨則析各章之意而釋之謂之析講全旨一遵紫陽詩柄不

敢矛盾而于析講則必句疏字解發與剖疑使讀詩者不涉疑圖而詩之義藴亦無不彰明較著且于析講之前列以合參合參者合諸家之解釋而參以已意者也于是有總領有過遞有收繳悉依詩人風韻音响順文成章三者具備如入荒林而啓蒙發讀者庶一見朗然矣

一六經惟詩難解自紫陽註定舉業者咸宗之然漢唐以來多依小序即朱傳亦間遵其說茲特與端木氏詩傳並列于首雖非操觚家斗杓亦說詩者之津梁也

一考証論列有合于朱傳可取以相觀者有不合朱傳足以補朱傳之缺佚者有旁解餘意可爲說詩之資者全旨析講中不敢多入則置之章脚云

一制義時論剖析字句論斷人事最多發明是書或錄其全篇或採其數語非敢濫登期于廣義云爾

一毛詩講義如林何所適從茲書一以江晉雲先生

之衍義爲主參之衆說附以臆見折衷去取之間畧盡苦心矣

一詩中賦比興其體不同如一章之中有全是比者有一二句比下便說正意者有正興反興或興至兩句或興至四句六句八句者諸講非不詳明惟楊顧說約審辨不遺餘力是書多採之

一詩之體格音韻句法字法等類說約論之最詳以其有裨于作詩之義故間取一二云

先輩云解經亡未嘗不有慨于斯焉大抵詩人作詩本于吟咏性情初無艱深莫測之旨是書之解不淺不深期于合詩人之性情而止若探微測渺故爲穿鑿則吾豈敢

一諸解論斷引証諸項總以明經非隻語片言所能盡也故寧繁無簡寧詳無畧非徒有裨舉業其于詩家亦未必無小補云

一茲書不特解釋經文已也凡說詩之法讀詩之訣

四始六義之說大小序之辨詩樂之論字韻之異體畫之疑寫經之訛朱註援引解說之誤以及若篇目若歌訣若類題辨異諸刻俱學者所宜究心雖不及盡登並採其要錄之列於卷首焉

一天文地理時令服飾器用之屬與夫諸國世次作詩時世俱各爲一圖人物則各爲一類俱係參考諸書採錄以廣多識

一諸儒之說不拘世次先後一以解經爲序有書郡號者有直書某氏者若參以鄙見融會而出則不復註姓氏矣

一是書起自己未之春成于癸亥之冬不特諸家講本翻閱無遺卽六經子史以及時令天文山川疆域祀典食貨服飾器用宮室人物之類見之他書者靡不旁搜博考目營手給孜孜矻矻五年于茲錄成數本爲子弟及門課業予友葛子東之賀子天山輩最後振鷺過夫子謬加許可携而質之海

內名賢頗無非刺者于是坊友童仲旭諸人堅索付梓非予初意也或藉是就正有道知必有以教我

一吳子蓀右之登賢書也雖由尚書然葩經夙所肄習說詩最深茲編討論潤色功非淺鮮蓀右不自居功而列予名于右然蓀右先有四書正解行世茲書仍用其名卽專謂吳子之書也可

一是書既出之後嗣有過夫子禮記正解蓀右尚書

正解丁子柯亭易經正解賀子唯一張子民任春秋正解相繼問世予則自問多慚將後來居上不啻郢巴之答响則奈何

丹陽姜文燦我英氏識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先儒曰先之家及于[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言

風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爲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兔罝文王聞太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芣苢童兒鬬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殷其靁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草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摽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鴟鴞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爲言也

伐柯管叔以殷畔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佩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綠衣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采唐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黍離幽王伐申申侯逆戎于戲射王弒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遂造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爲田成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興也

嶄嶄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何彼襛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公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

唐棣傷王者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葛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無將大車周人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苕之華傷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末章賦也

羊襄公無道卽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載驅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齊人刺之賦也

風雨齊桓公得管仲以爲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無衣唐公子孫偶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揚之水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防有鵲巢洩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澤陂洩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小雅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故有差殺所謂尊賢之等也三章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

南山士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六月尹吉甫師師征獫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籀美之賦也

沔水宣王即位乙言于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車牽宣王中興士得竊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興也四章興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感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賦也

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菀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于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鄉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雅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下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

雲漢宣王憂旱以文籀美之賦也

瞻卬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而有興也五章六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召旻幽王遐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侯携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頌

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武大武　成之歌賦也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賦也

旹邁述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賦也

孔叢子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左傳季札論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文中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雅烏乎之樂其

勤而不怨乎

○蘇老泉詩論 語非全粹文自佳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勝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于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于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

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于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于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于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能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于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窮于獲人而有詩窮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朱考亭詩雅鄭不同部

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爲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

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于聖人爲邪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

風雅頌之體不同

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頌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爲之降王室而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乎嗚呼自詩序作詩雖存而亡久矣王室尚可降爲諸侯則天下豈復有理聖人豈復有教乎謂詩之傳于世吾不信也皆不知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矣何嘗都天子諸侯之辨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行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于風俗之語大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則其非淺近易見其辭典麗純厚故也謂之頌者則直讚其上之功德耳三者體裁不同是以其名異也今觀風之詩大率三章四章一章之中大率四句其辭俱重復相類既曰參差荇菜左右採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既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又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莫莫樛木

三章四十有八字惟八字不同甚者殷其靁三章七十二字惟六字不同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三章俱言之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三章皆言之凡風之體皆言重辭復淺易如此若夫雅則不然其言典則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之蓋士君子爲之也然雅有小大小雅之詩固已典正非風之體然語間有重復雅則雅矣猶其小者爾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于渾厚大醇也至於大雅則渾厚大醇矣其篇有十六章章有十二句者比之小雅愈以典則非深于道者不能言也風與大雅小雅皆道人君政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勳德耳學者試以風雅之詩與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聖人辨小大之意以風雅之詩與頌之詩詳觀之然後知四者之體各不同矣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殽無別待聖人而後各得其所者可無思乎彼序詩者妄人耳不知此理乃以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政有小大故有小雅有大雅頌則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其言皆感既以風爲諸侯又以周南爲王者之風后妃之德何耶借謂文王在當時猶爲諸侯故得謂之風而豳詩乃成王之時周公之事亦列于風豈當時亦未爲王乎故謂黍離降而豳詩亦降矣觀此言風之說可知既以小雅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侯六月采芑以爲北伐南征王者之政號有大于此又以小雅爲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彤弓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觀此言之雅之說可知頌者謂其稱君之功德則是矣何必告神明乎豈不告神明則不得爲頌也哉既以敬之爲戒成王小毖爲求助與夫振鷺臣工閔予小子皆非告神明而作也觀此言頌之旨又不通矣今田夫里婦皆能卿士之歌此即古風之遺體也唐人作淮蔡雅漢人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何用他說乎

王十朋策問

六經皆經也而夫子過庭之訓首及于詩則詩之爲經學者所宜先也詩有風有雅有頌讀者不能無疑于其間二南皆文王詩也而繫之二公邶鄘衛皆衛詩也而分爲三國魏唐皆晉也而謂之唐七月陳王業也而繫之豳黍離乎王詩也而同于列國此風之不能無疑也南有嘉魚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于小雅鳧鷖亦美太平之君子也而列于大雅宣王刺于小雅而大雅則無刺焉厲王刺于大雅而小雅則無刺焉幽王大小雅俱有刺康王大小雅則無詩此雅之不能無疑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者也周有頌宜矣魯僖諸侯耳曷宜有頌哉三百篇皆周詩也商異代之王耳曷爲而列于周之末哉此頌之不能無疑也

○ 詩所以宣民情

嘗觀乎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衽席之秘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爲詩而肆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以言其上宜若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于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而謗而不訐而譏而不病而與而擲而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于民之不敢議言而況于敢誹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敢忘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深鬱不平之氣紓而無聊之氣不詣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子之權嗚呼春秋之亡以禮樂秦之亡以詩樂聞知公卿大夫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之所以維君臣之道之功深也

○ 朱考亭風雅隨時而升

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

○ 朱考亭詩至夫子而復舊

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

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蕢桴以鼓以土鼓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然曰詩言志至于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 詩有正變美刺

聖人者其立言蓋善惡必錄有善則極其所至者稱之有惡則併其情而狀之可言者言之凡以示夫勸懲而已矣然而醜亂之迹帷幕之私言之於他詩已非大雅君子之所欲況詩則非徒使人誦之而已復使人歌之非徒使人歌之而已復使人舞之以其淫泆之事君子所諱聞之言不忍刪之削之而使後學習爲此後世有疑于聖人焉耳曰風雅有正變美詩之言合乎法度所謂正也刺詩之言蕩佚不法所謂變也聖人教人亦多途也純以法度教人是以繩縛束人何參知其美難之以可鑒可戒可恥可懼則以繩縛索也自非賢聖白黑之理一見決矣

○ 朱考亭詩樂

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于朝廷而下達于閭巷學者諷詠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于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于樂其本末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于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五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弦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于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然今之所謂得然有詩傳之識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之文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

論篇章散亡先後失序

太古悠遠聖道不明篇章散亡先後失序後之學者不見聖人之全經不識古人之大體如春秋之所記晏子之賦河水子駟之賦河清祭公之作祈招宋公之賦新宮而今皆闕焉則詩之篇章其逸多矣孔子未刪之前始于周召而終于檜曹今之詩次始于周召而終于曹豳者其封之先後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篇章之序其亂甚矣

○朱考亭詩有古之樂

詩者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衞有衞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邶音衞音之別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之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朱考亭詩之敎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乎男女之間而達于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爲敎使人興于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敎化美而風俗移矣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于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于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敎之所及也

呂東萊詩之傳授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于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辭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于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傳于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相述之義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字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眞可謂有意於溫柔敦厚之敎矣學者以是讀之則于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袁黃詩學源流

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憫乎王之敎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大有勲勞則以風爲雅治國先齊家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至漢而說詩者分爲四家魯詩始于申培而盛于韋賢齊詩始于轅固而盛于匡衡韓詩起于韓嬰而盛于王吉毛詩起于毛公而顯于鄭玄顧後疏之者何紛紛綴輯而惟劉焯兄弟爲殊絕宋歐陽氏蘇氏諸家皆有訓釋至朱傳出而其說始定焉

而北京激三百篇後言詩者無如吳矣詩盛于周而吳則泰伯所風其嘗能
詩者一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文學獨歸卜氏言氏子游又吳人
也絃歌之化易與詩合其嘗能詩者二季子觀于上國各爲論列國風而懷其
氣澤以歸其嘗能詩者三且明敏博識以言詩稱如端木亦嘗至吳矣豈無遺
風緒論之可感者乎而自漢以後博士立學無一吳人然則江左之風華固獨
隊于性情之味也古稱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皆五方之人
也漢博士家治春秋者公穀俱立學官而左氏最後治詩者三家各有專門而
毛氏最後二氏出而諸說皆衰使春秋無丘明三百無毛氏則二經同于射覆
小序言詩樸而栫宋傳言詩蕩而弱自西河詩學不傳浮丘嬰固僅守一編使
經生持制義帖括定黑白于千載之前何異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昔匡翼韋師
咸明一經取高第當亦如今制舉義而止而漢之詩說甚貴今之詩說甚賤者
學不博才不兼情不通索不專而已詩之名物象器厥義數千隋志三十九部

唐志二十五家無論世無傳本即自宋以來聞序者未讀夾漈之書釋名者不
習李楞之脈像取陸佃埤雅士衡草木承訛襲謬至康成賤祚可通商頌浚儀
境剎足訂國風而貧士嘆于載籍富室委于牀壁此儉腹之患也畫策不兼射
飾珊葉不鑄鐘鏞詩或此出閨房彼登朝寧觸詠之手施香匳而勿宜溫厚之
和抒幽蟄而不稱至以嚴峻之筆寫彤管風雲軋茁之言入山川蟲鳥此才短
之患也昔王式以詩事昌邑泣涕陳諫草可廢蔡義以明經待詔爲天子師
古人苟學一經終身適用今有司取士特重三書採策闡經應須多材士子亦
出緒餘相應斯捏卷而無鄙欲如楊仁治韓京師數載叔陵治魯教授百人庸
可幾乎然則得什一于房廊亦嵩山之片策矣

○全詩總論

按詩之爲經有六義有四始六義者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二緯是也四始
者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三頌之始是
也

○賦

賦者賦陳其事而直言之謂也或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蓋葛覃直
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賦是託言也朱子曰雖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
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比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之謂朱子曰此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
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便不用實事此所以謂之比然比有
二體有全是比而不言其事者如風之柏舟綠衣之類是也

○興

興者以物起興之謂朱子曰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
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以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此
略不同也○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體者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似興而兼
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
此方是入題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
接說實事又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風雅頌總說

風雅頌者，詩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此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諷，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頌者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安城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是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魯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朱子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饗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所以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又曰：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孔子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illegible]，正謂此也。○又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三經三緯。○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味以得之矣。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illegible]可謂兼之。[illegible]雖[illegible]國風小雅而不言[illegible]大雅，[illegible]小雅與風[illegible]而大雅不可與風雜並言也。

部仲[illegible]無風而南山諸詩可以製魯，[illegible]無風而河廣可以衛，[illegible]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illegible]也。以十五國[illegible]大畧可見矣。

詩緝曰：[illegible]之變也。

[illegible]

文異朱然可以為詩讃

風雅正變　彼異矣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二南之詩則爲正風十三國風則爲變風文武成王之詩則爲正雅幽厲則爲變雅有是理乎有是理聖人必言之矣蓋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耳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爲正風謂二南之詩美詩多而其他則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妄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澳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詩淇澳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㒣伐檀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政之大爲大雅而雅又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爲刺幽王大雅刺詩爲刺厲王大戎之禍西周以亡幽王之失猶爲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惟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彼其悖理亂經如此學經者僅守其說而不悟不若不學之爲愈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以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篇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下十有三詩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叢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知或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倒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達者或以爲然

○　賦比興說

賦者或景或物直就其事而言之其體自不一如葛覃首章之類追敘之詞也如采芑章如霆如雷等句常武章如飛如翰等句抑抑章投我以桃四句昊天池之竭矣四句是借字形容都在正意上說不可泥于此如雄雉章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杕杜章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四章春日遲遲四句小明章明明上天二句是對景抒思要在時物上點綴不可泥于典各隨其體爲之可也

比者喻也單說此物不易曉故取彼物而比之使人即彼而識此如白華菅兮一章是本文有正意而反比者也如終其永懷二章是言外補正意隱而反比者也不敢正言則如終風頑凡章之爲尊者諱影射言之則如鶴鳴綿蠻等章之寓意諷切又如老馬反爲駒一章正意反點在頭上誰謂荼苦二句以正意相形譎采苓采苓二句就正意說又比之變局也

興者起也欲有所詠先言他物以起其詞其體亦自不同有因所見以起興若桃之夭夭江有汜是也有切其義以起興若關關雎鳩綠竹猗猗是也有就其事起興者若兎罝章以肅肅興赳赳是也有叶其韻興起者若曆沸章以其與其旅是也又有順興若魚在在藻之章遊興若有饛簋飧章其類不可悉數須一一詳之

鍾伯敬曰詩活物也游夏以後自漢至宋無不說詩者不必皆有當於詩而皆可以說詩其皆可以說詩者即在不必皆有當於詩之中非說詩者之能如是而詩之爲物不能不如是也

劉勰曰詩人善于形容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詞雖已甚其意無害也

文心雕龍比興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皆比義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襃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

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

劉勰比興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喻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于夷禽德貴其別不嫌于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楚襄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于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遝信舊章矣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纖

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鵩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纆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襃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繭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至于揚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效績又安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比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贊曰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積雜詠歌如川之渙

論樂歌　吳朱

疏云二雅唯正經用諸樂變者雖亦播諸樂或無筭之爵聽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又按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則知正風正雅爲歌樂之正。而變風變雅皆非正也。又說者以二南爲房中之樂。雅爲燕享之樂。頌爲郊廟之樂。其實燕享皆用之。又燕禮註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此亦言其大較耳。其實天子兼用風小雅。而諸侯亦未嘗不用風雅頌也。何者。凡樂必降于升歌一等。故鄭云天下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天子諸侯燕群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明天子得兼用風雅頌。諸侯亦得用風與大雅也。又郊特牲云。賓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註云賓朝聘者也。明諸侯亦得用頌者也。故鄭云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享賓或上取。燕或下就。通論其義也。但大夫而僭用頌則甚。故郊特牲云大夫而用肆夏。趙文子始也。譏之也。

論詩序　吳朱

詩書之序。朱子皆不信。而於風詆斥尤多。愚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即就詩論。雅頌序可廢。而國風之序不可廢。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于敘述。風喻之意。浮于指斥。有反覆咏嘆。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序以一言蔽之曰爲其事也。苟非傳授有源。安能臆料其指以示千載乎。朱子深詆以爲難憑。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如芣苢不過形容采芣苢情狀而已。黍離不過慨嘆禾黍苗穗而已。將采掇者爲何事。慨嘆者爲何物哉。鴇羽陟岵四牡采薇風雅之詞亦不甚異。若合序以求。則文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非正雅矣。故嘗論之。均一勞役之詩。出于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出于戍役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詩。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出于寓者之口則可刪。出于刺者之口則可錄也。是可見序之不可廢。而又何疑于桑中溱洧諸篇乎。

○朱子辨序說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于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于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詞。而遂爲決詞。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必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于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爲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湛若水詩小序論　吳矣

經曰詩言志也何者曰詩其承也志其之也人之有心也其寂也不能不感于物感于物不能無所之有所之不能不發而爲聲聲有高下不能不成文不能不承而爲詩詩也者承其心之所之以成文而爲言者也是故燮理乎性情之間以爲教者莫深乎詩然則何以學夫詩曰大序明其本矣小序明其迹矣大序者其子夏之徒推夫子之意而爲之者乎小序者其史臣之良述作者之旨而爲之者乎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夫有所以受之矣是故大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本小序廢則學詩者不知其迹迹且不知而况其本乎是故沿流而求其源誦言而得其意會意以蓄其德小序之謂矣曰然則小序之爲純也剛如是乎曰今夫珠玉非不純也泥沙混之可以爲美乎故去其濱儀之雜之者全其國史之本純者因迹以諷其事因言而得其意養其性情合乎道義是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衆也者衆此者也衆則

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詩之教也是詩之教必于小序乎權輿爾也然則子朱子之辨之也多矣而尊之也何居有說乎曰者于朱子之辨之者據詩而疑序愚之尊之者則因序而知詩因序而知詩是故明序不可無也據詩而駁序則又何貴乎序矣是故愛禮而存羊傾惡而全知使千古幾墜僅存之典不至于磨滅以一而廢百也奈何欲字駁而章棄之乎而附之以千古之下之臆說乎是故愛寶者必洗其泥矣愛言者必理其滯矣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言求乎其生道也吾之于斯文也反覆而思惟之心滯而觸會之致曲以求其道植正以全其義亦爲序求其道也

○說詩要訣

程明道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于誠感之深至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于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于詩者吟咏情性涵濡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張橫渠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則幾何而不爲高叟之固哉○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龜山楊氏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何如不知其情則雖

窮精及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爲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于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謝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朱子曰上蔡甚曉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詩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又曰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何如不好處是何如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他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

然感物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著○又曰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詩却從旁聽之其語有未通者略檢註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脈所在○又曰學者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註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又曰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人讀詩只是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看盡何用逐日只捱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人之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是今人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道了○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

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又曰讀詩須是熟讀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性情若讀得精熟時意思口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子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壅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便休都無耘治培養工夫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須是殺下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朱子曰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之要捉縛救定詩意只是弄蕩推將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又當知所以治國平天下人君必當如文王后妃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孫偘岳曰愚謂讀詩非如讀他經只是涵泳以昌之一句為要蓋六經皆

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聲天下之感人者莫如詩而今只心氣和平將古人之詩三覆一遍便自不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南容三復白圭所以為善讀詩也○後周南繫于周公召南繫于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風之終終以豳風雅之終終以召旻是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魯頌後于周頌者則別以君臣之分商頌後于魯頌者則間以親疏之體夫子刪詩得無微意

上蔡曰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朱子曰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又曰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又曰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　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義理上去却窒塞了○如一源清水只

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又曰大凡讀詩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人唱而三人和也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得好○又曰讀詩只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illegible]人不知[illegible]亦無所謂者[illegible]能知[illegible]有[illegible]讀詩[illegible]一格[illegible]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又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是說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並諸家解都包在肚裏[illegible]以決之也

歸寧父母　見周南葛覃篇

必告父母　見齊風南山篇

云何吁矣　見周南卷耳篇

云何盱矣　見小雅都人士篇

云何其盱　見小雅何人斯篇

夙夜在公　見召南采蘩篇

又見小星篇

又見魯頌有駜篇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見召南草蟲篇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見小雅出車篇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見召南草蟲篇

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見衛風擊鼓篇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　見召南草蟲篇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見小雅四牡篇

又見杕杜篇

我心傷止　見小雅杕杜篇

女心傷悲　見豳風七月篇

有齊季女　見召南采蘋篇

季女斯飢　見曹風候人篇

莫敢或遑　見召南殷其靁篇

不遑啟居　見小雅采薇篇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　見邶風柏舟篇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見鄘風柏舟篇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俱見邶風柏舟篇

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見衛風氓篇

中心是悼　見衛風終風篇

又見檜風羔裘篇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見小雅鴻鴈篇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　見大雅卷阿篇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見邶風綠衣篇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見邶風燕燕篇

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見邶風雄雉篇

德音無良　見邶風日月篇

德音不瑕　見豳風狼跋篇

德音孔昭　見小雅鹿鳴篇

德音孔膠　見小雅隰桑篇

悠悠我思 見邶風終風篇
又見雄雉篇、
寤言不寐、 見邶風終風篇、
獨寐寤言、 見衛風考槃篇、
母氏劬勞 見邶風凱風篇、
生我劬勞 見小雅蓼莪篇、
謂我劬勞、 見小雅鴻鴈篇、
自詒伊阻 見邶風雄雉篇
自詒伊戚 見小雅小明篇、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見邶風雄雉篇、

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見小雅綿蠻篇、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一見谷風篇
一見小弁篇、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見衛風簡兮篇、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見鄭風大叔篇、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一見邶風泉水篇
一見鄘風蝃蝀篇、
一見衛風竹竿篇、
不瑕有害、 一見邶風泉水篇
又見二子乘舟篇、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一見邶風泉水篇
一見衛風竹竿篇、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見邶風北門篇、
念我獨兮憂心殷殷 見小雅正月篇、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 見大雅桑柔篇、
已焉哉 見邶風北門篇、
亦已焉哉 見衛風氓篇、
願言思子、 見邶風二子乘舟篇
願言思伯、 見衛風伯兮篇
云如之何、 一見君子偕老篇、

一見小雅小弁篇、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見衛風氓篇、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見小雅白華篇、
豈不爾思 一見衛風竹竿篇、
一見檜風羔裘篇、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見黍離篇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見魏風園有桃篇、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見小雅鴻雁篇、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見王風黍離篇、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見秦風黃鳥篇、

伊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見鄭風將仲篇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見豳風東山篇
洵美且仁、 見鄭風叔于田篇
其人美且仁、 見齊風盧令篇
東方明矣、 見齊風雞鳴篇
東方未明、 見齊風東方篇
婉兮孌兮、 一見齊風甫田篇
一見曹風候人篇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 見秦風駟驖篇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 見秦風小戎篇

一見終南篇
君子至止 見小雅如何篇
一見瞻彼洛篇
彼其之子 同者甚多各就本章
所指其人而言
我心蘊結兮 見檜風素冠篇
我心菀結、 見小雅都人士篇
淑人君子、 一見曹風鳲鳩篇
一見小雅鼓鍾篇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見下泉篇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見芃芃篇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見豳風七月篇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見小雅大田篇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見豳風七月篇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見出車篇
爲公子裳
爲公子、 俱見豳風七月篇
穹窒熏鼠 見豳風七月篇
洒埽穹窒 見豳風東山篇
以介眉壽 一見豳風七月篇

一見周頌烈文篇
綏我眉壽 見周頌烈祖篇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見豳風七月篇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 見魯頌閟宮篇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見豳風七月篇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見小雅天保篇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見小雅楚茨篇
又見甫田篇
曰予未有室家 一見豳風鴟鴞篇
又見小雅雨無正篇

亦孔之將　一見豳風破斧篇
亦孔之醜、　一見小雅正月篇
亦孔之哀、　見小雅十月篇
我遘之子、　見小雅十月篇
我遘之子、　見豳風伐柯篇
我遘之子、　一見豳風九罭篇
　　　　　一見小雅裳華篇
我有旨酒、　見小雅鹿鳴篇
君子有酒、　見魚麗嘉魚篇
　　　　　又見瓠葉篇

我馬惟駱六轡沃若　見小雅皇華篇
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見小雅裳華篇
神之聽之　見小雅伐木篇
　　　　又見小明篇
降爾遐福　見小雅天保篇
宜其遐福　見鴛鴦于飛篇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見小雅采薇篇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見小雅大東篇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見小雅杕杜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見采薇篇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途　見出車篇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見小雅出車篇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見小雅小明篇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見小雅南山篇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見大雅泂酌篇
檀車幝幝四牡痯痯　見大雅杕杜篇
檀車煌煌四騵彭彭　見大雅大明篇
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見小雅蓼蕭篇
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見大雅裳華篇
萬福攸同　見小雅蓼蕭篇

　　　　又見采菽篇
福祿來求　見小雅桑扈篇
福祿既同　見瞻彼洛矣篇
福祿來同　見周頌執競篇
克壯其猶　見小雅六月篇
式固爾猶　見大雅崧高篇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見小雅車攻篇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見小雅節南山篇
憂心如惔　見小雅節南山篇
憂心如熏　見大雅雲漢篇

吉甫作誦　見大雅節崧高篇

　見大雅烝民篇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見小雅正月篇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見小雅小弁篇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見小雅蓼莪篇

　又見四月維夏篇

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見蓼莪篇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見雨無正篇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見召旻篇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見大雅雲漢篇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見大雅桑柔篇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見小雅雨無正篇

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見大雅瞻卬篇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見雨無正篇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見小雅何人斯篇

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見雨無正篇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見大雅桑柔篇

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俱見小雅小旻篇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見小雅小旻篇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　見大雅抑篇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見小雅小旻篇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見小雅小宛篇

自何能淑　見小雅小宛篇

其何能淑　見大雅桑柔篇

我辰安在　見小雅小弁篇

我生不辰　見大雅桑柔篇

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見小雅小弁篇

君子寔維秉心無競　見大雅桑柔篇

經營四方　一見小雅北山篇

　又見何草不黃篇

惠涂　一見大雅江漢篇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一見小雅楚茨篇

　一見小雅大田篇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一見大雅旱麓篇

　一見周頌潛篇

曾孫是若　見小雅大田篇

萬民是若　見魯頌閟宮篇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　見大田篇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見載芟篇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見良耜篇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見小雅鴛鴦篇
又見白華篇
小心翼翼　見大雅大明篇
又見烝民篇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見大雅大明篇
無貳無虞上帝臨汝　見魯頌閟宮篇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見大雅緜篇
柞棫斯拔松柏斯兌　見大雅皇矣篇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見大雅棫樸篇

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見大雅旱麓篇
保右命爾　見大雅大明篇
保右命之　見大雅假樂篇
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俱見大雅雲漢篇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見大雅崧高篇
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見大雅韓奕篇
吉甫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見崧高篇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見烝民篇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見周頌烈文篇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　見周頌載見篇
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見周頌時邁篇
陳常于時夏　見周頌思文篇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見豐年篇
見載芟篇
降福孔皆　見周頌豐年篇
降福孔夷　見周頌有客篇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見周頌訪落篇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見周頌小毖篇
不吳不敖　見周頌絲衣篇

不吳不揚　見商頌泮水篇
胡考之休　見周頌絲衣篇
胡考之寧　見周頌載芟篇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見商頌那篇
又見烈祖篇

字韻辨異

大學

惟民所止 詩維　緡蠻黃鳥 詩緜　瞻彼淇澳 詩奧

菉竹猗猗 詩綠　有斐君子 詩匪　終不可諠兮 詩諼

於戲前王不忘 詩乎　儀監于殷 詩宜鑒　峻命不易 詩駿

中庸

和樂且耽 詩湛　樂爾妻帑 詩帑　嘉樂君子 詩假

憲憲令德 詩顯　保佑命之 詩右　在此無射 詩斁

衣錦尚絅 詩褧　亦孔之昭 詩炤　奏假無言 詩鬷

不顯惟德 詩維

論語

素以為絢兮 一句逸詩　唐棣之花 四句逸詩　亦祇以異 詩秖

孟子

白鳥鶴鶴 詩翯　王赫斯怒 詩怒　以遏徂莒 詩按旅

思戢用光 詩輯　今此下民 詩女　娶妻如之何 詩取

普天之下 詩溥　周道如底 詩砥　天生烝民 詩烝

民之秉夷 詩彝　亦不隕厥問 詩隕

細閱書所引詩其字韻稍異者悉載之以便考辨餘所同者不必徧述讀者詳之

正悞

一本經文訛寫者

東山二章不可畏也一本作亦今當從不字

南山有臺首章萬壽無期一本作年今當從壽字

十月之交首章朔日辛卯疏義訓古本作月今循用已久當從日字

瞻卬末　式救爾後一作式穀今當從救字

一朱註援引經傳有悞者

七月八章兩尊壺據禮作尊兩壺

我行其野相保相愛據周禮作相受

斯干七章宗祝瞽史據禮運京祝作卜筮

楚茨二章兄弟以婚從據特牲作長兄弟

甫田二章獻禽以祀祊據周禮作致禽

行葦二章毋背立投壺作偕

閟宮小子三公掖讓據大招作三公穆穆

一朱註地理草木蟲魚鳥獸有悞者

卷耳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砠據爾雅石戴土為崔嵬土戴石為砠

陟岵山無草木曰岵據爾雅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

采芑首章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據黃氏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中谷有蓷首章蓷似萑據郭璞作似荏

溱洧芍蘭即江離

蜉蝣身狹而長角據郭璞身狹而有角

七月斯螽蟋蟀也莎雞促織也蟋蟀蛩也朱註作一物恐誤

南有嘉魚[illegible]質鱨[illegible]肌據陸氏作鱧質[illegible]肌肉甚美

[illegible]毛[illegible]尾末當[illegible]今改正

一朱註前後相異者

泧泧惄飢意也小升作惄思也

總說檜原爲鄭桓公所滅鄭風總說作武公得號檜之地

駉僖公牧馬之盛總說言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

詩經字畫辨疑

悉依正韻考訂無誤音釋備載註中並不更贅

國風

關 从𢇇丱音貫俗作絲並非　寤 从宀从爿从吾俗作寤誤　壽 下从匕俗从匕非　漫 俗作漫非　歸 从𠂤从止俗作歸埽並非　父 俗作父非　懷 从褱俗作懐非　鬼 从由不从田俗作鬼非　高 俗作髙非　穋 俗作𥟶非

雎 从且从隹音追俗作雎誤雎音雖　寐 俗作寐誤　覃 从西从早俗作覃非西即亞字　綌 从糸从谷俗作䋶誤　私 俗作私非　卷 从㔾俗作卷非　寘 俗作寘非　虺 音灰馬病與虺字不同虺音毀蛇虺也　罔 俗作岡誤甚　履 俗作履非

窮 从力从刀非俗　采 从爫从木俗作采非　黃 从日从芺俗作黄非　言 俗作言非上从二不从丨凡言旁做此　害 从丰俗作害非　盈 俗作盈非　周 从用口不全俗作周非　酌 从勺从勹一畫俗作一點非　朿 俗作末非　福 俗作福非

參 俗作叅非　樂 下从木字無鈎凡木字做此　灌 俗作灌非　告 从牛从口俗作告非　寧 寍並非俗作寧　頃 俗作頃非　陟 从阜从止从步音闥也反止字俗作陟非　[illegible] 下俗作⋯非　瘠 者字日上有點無點非　荒 俗作荒非

成 从戊从丁俗作成非　黍 下从禾　赴 俗作赴非卜音鵠相訓撲也故字从此　墳 从日从賁从口从女俗作墳非　遐 俗作遐非　巢 从巛从臼从木俗作巢非　宮 俗作宫非　蟲 俗作虫非　夷 从大从弓俗作夷非　錡 从大从可从奇字此俗作錡非　茇 俗作𦮈非　露 从𧾷从足俗作露非

宜 俗作宜宜並誤　兔 俗作兎非　侯 俗作侯非　遂 俗作遂非　禎 从貞从頁俗誤　御 从彳从卩从午从止俗作御誤　被 从衣俗作被非　降 俗作降非　歲 从止从步从少即步非反　貧 俗作貧非　憩 从舌从千不从干从息俗作憇非　總 俗作總並非

繩 俗作縄非　置 俗作置非　漢 俗作漢非　飢 餓也與饑字不同饑穀不熟也今多誤用　嫂 俗作嫂非　沼 俗作沼非　祁 俗作祁非又作祁誤甚　覲 俗作覲非　濱 俗作濵非　歸 俗作歸非　穿 俗作穿非凡字从此　鼠 俗作鼠非

敦 从丸俗从九非　椓 从豕从點無點非　翹 俗作翹非　肆 从七从矢俗作肆非　麟 从炎俗从米非凡鄰旁做此　潤 內从月俗作从日非　還 俗作還非　敬 俗作敬非　涼 俗作凉非　拜 从二手从下　名 俗作名非　革 从廿俗从廿非

俗作窽㚉非 斲从斤从豆以卩切酒器也器之所 安从宀从女
㠯内从卝音陵 斷出咸斤所之也會意俗作斵非 俗作女非

詩經字體辨疑

國風

卷耳首章 不盈頃筐 勿譌傾
卷耳首章 寘彼周行 勿譌置代植合以生民章倣此
卷耳末章 云何吁矣 从口勿譌于小雅何人斯章云何其盱都人士章云何盱矣皆从目與此不同
麟趾 于嗟麟兮 無口字勿譌吁以下凡于嗟字倣此
螽斯 揖揖兮 勿譌揖
小星 寔命不同 勿譌實
甘棠 召伯所說 勿譌說定之方中碩人株林蜉蝣等章倣此
綠衣 俾無訧兮 勿譌尤
野有死麕 舒而脫脫兮 勿譌兌
凱風首章 吹彼棘心 勿譌棘
凱風二章 吹彼棘薪 勿譌心
雄雉 自詒伊阻 勿譌貽遺天保斯干小弁文王有聲有駜等章倣此
北門 政事一埤遺我 勿譌[illegible]
靜女首章 俟我於城隅 勿譌于以下凡五於字篇者訢之
靜女二章 貽我彤管 勿譌詒遺丘中有麻東門等章倣此
蝃蝀 惔昏姻也 勿譌昏凡昏姻字倣此
載馳 言至於漕 勿譌于
碩人 北流活活 勿譌括
伯兮 焉得諼草 勿譌萱蘐

中谷有蓷 嘅其嘆矣 勿譌慨
大車 死則同穴 勿譌穴
蘀兮首章 倡予和女 勿譌唱
蘀兮二章 風其漂女 勿譌飄
子衿 挑兮達兮 勿譌佻
揚之水 人實廷女 勿譌誑
東門 聊樂我員 勿譌貟
溱洧首章 伊其相謔 勿譌將
溱洧二章 伊其將謔 勿譌相
著 俟我於著乎而 勿譌于下章倣此
南山 衡從其畝 勿譌橫縱
伐檀 有縣貆兮 勿譌懸凡懸字皆不从心
碩鼠 三歲貫女 勿譌慣下章倣此
蒹葭 遡洄從之 勿譌溯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勿譌于下章倣此
宛丘首章 子之湯兮 勿譌蕩
宛丘二章 值其鷺羽 勿譌植三章倣此
東山 果臝之實 與小宛章螟蛉字異
九罭 於女信處 勿譌于下章倣此

小雅

常棣三章 脊令在原 勿譌鶺鴒
常棣四章 外禦其務 勿譌侮

六月 以奏膚公 勿誤功

庭燎 鸞聲將將 勿誤鏘

斯干二章 似續妣祖 勿誤嗣凡似續字做此

正月八章 褒姒威之 勿誤滅雨無正章周宗既滅從火

正月末章 哿矣富人 哀此惸獨 惸勿誤煢 勿誤哥

桑扈 彼交匪敖 勿誤傲

大雅

緜末章 予曰有奔奏 勿誤走

緜末章 予曰有禦侮 勿誤務與棠棣章不同以下做此

假樂 不解于位 勿誤懈凡解字皆不从小

卷阿三章 爾土宇昄章 勿誤阪

蕩三章 侯作侯祝 勿誤詛咒

雲漢 瞻卬昊天 勿誤仰以下做此

瞻卬 女覆說之 勿誤脫

三頌

訪落 繼猶判渙 勿誤伴奐

載見 八鸞鶬鶬 勿誤鏘鏘并見韓奕章

長發首章 幅隕既長 勿誤員

采芑 克壯其猶 勿誤猷

斯干首章 無相猶矣 勿誤尤猶謀也尤過也若用相好無尤殊不可解

無羊 何蓑何笠 勿誤荷

巧言四章 秩秩大猷 勿誤猶

巧言六章 爲猶將多 勿誤猷

大明 涼彼武王 勿誤諒

皇矣 憎其式廓 勿誤增

卷阿二章 伴奐爾游矣 勿誤泮渙

板六章 如壎如篪 勿誤塤

桑柔 倉兄塡兮 勿誤愴怳

韓奕 榦不庭方 勿誤幹

桑柔末章 國步蔑資 勿誤威蔑

泮水 食我桑黮 勿誤葚

玄鳥 景員維河 勿誤幀

長發五章 何天之龍 勿誤荷寵

詩經正解商世次圖

商

契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湯 外丙湯次子 仲壬外丙弟

太甲湯嫡孫 沃丁 大庚沃丁弟 小甲

雍己小甲弟 大戊雍己弟 仲丁 外壬仲丁弟

河亶甲外壬弟 祖乙 祖辛 沃甲祖辛弟

祖丁祖辛子 南庚沃甲子 陽甲祖丁子 盤庚陽甲弟

小辛盤庚弟 小乙 武丁 祖庚

祖甲祖庚弟 廩辛 庚丁廩辛弟 武乙

大丁 帝乙 紂

宋附

微子啓紂庶兄 微仲啓弟 宋公稽 丁公

湣公丁公弟 煬公湣弟 厲公湣子 釐公

惠公 哀公 戴公 武公

宣公 穆公宣弟 殤公 莊公穆子

湣公 公子游莊公子 桓公 襄公

成公 昭公 文公昭弟 共公

平公 元公 景公 昭公元曾庶孫

悼公 休公 辟公 剔公

偃

周

后稷　不窋　鞠陶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大王　王季　文王　武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懿弟　夷王懿子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桓王平孫　莊王　釐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匡弟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哀弟　考王哀弟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靚王　赧王

周公封魯侯爵

周公　伯禽　考公　煬公考弟
幽公　魏公幽弟　厲公　獻公厲弟
眞公　武眞弟　懿　伯御懿弟
孝　惠　隱　桓隱弟
莊　閔　僖閔庶兄　文
宣　成　襄　昭
定昭弟　哀　悼　元
穆　共　康　景
平　傾

召公封燕侯爵

召公九世至　惠侯　釐　頃
哀　鄭　繆　宣
桓　莊公　襄　宣
昭　武　文　懿
惠　悼　共　平
簡　獻　孝　成
湣　釐　桓　文
易王　子噲　昭　惠
武成　孝　王喜

邶
鄘二國封爵世次未詳

衛侯爵

康叔　康伯　考伯　嗣伯
疌伯　靖伯　貞伯　頃伯
釐侯　共伯　武公共弟　莊
桓　宣桓弟　惠　黔牟群公弟
懿　戴公子頑子　文戴弟　成
穆　定　獻　殤定弟
襄獻子　靈　出靈孫　莊出父
班師襄孫　君起靈子　悼出季父　敬
昭　懷昭公子　愼敬孫　聲
成　平侯　嗣君　懷
元　君角

鄭伯爵

[illegible]公 武公 莊 厲
昭 子亹(昭弟) 子嬰(亹弟) 文
穆 靈 襄(靈弟) 悼
成(悼弟) 釐 簡 定
獻 聲 哀 共(聲弟)
幽 繻(幽弟)

齊侯爵

大公 丁 乙 癸
哀 胡(哀弟) 獻(哀弟) 武
厲 文(胡子) 成 莊
釐 襄 桓 孝
昭 懿(孝弟) 惠 頃
靈 莊 景(莊弟) 安(孺子)
悼(景子) 簡 平(簡弟) 宣
康

魏畢公高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唐侯爵

唐叔 燮 武侯 成侯
厲 靖 釐 獻
穆 殤(穆弟) 文(穆子) 昭
孝 鄂 哀 小子侯
緡(哀弟)

曲沃附

武公 獻 君卓 惠(卓兄)

懷 文(獻子) 襄 靈
成(襄弟) 景 厲 悼(襄曾孫)
平 昭 頃 定
出 哀(昭曾孫) 幽 烈
孝 靜

秦伯爵

非子 秦侯 公伯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 寧(文孫)
出子 武(出子兄) 德公(武弟) 宣
成(宣弟) 穆(成弟) 康 共
桓 景 哀 惠(哀孫)
悼 厲共 躁 懷(躁弟)
靈(懷孫) 簡(靈季父) 惠 出
獻(靈子) 孝 惠文王 武王
昭襄(武弟) 孝文 莊襄 始皇([illegible])
二世 子嬰

陳侯爵

胡公 申公 相公(申弟) 孝(申子)
慎 幽 釐 武
夷 平(夷弟) 文 桓
厲(桓弟) 莊(厲弟) 宣(莊弟) 穆
共 靈 成 哀
惠(哀孫) 懷 湣

檜祝融之後封爵世次未詳

曹伯爵

振鐸　大伯　仲君　宮伯

孝伯　夷伯　幽伯　戴伯

惠伯　石甫　繆公 甫弟　桓

莊　釐 群公子　昭　共

文　宣　成　武

平　悼　聲 悼弟　隱 平弟

靖　伯陽

商詩世圖

商詩五篇

太甲以後

頌三篇

那　烈祖　長發

祖甲以後

頌二篇

玄鳥　殷武

周詩三百六篇

文王世

正風二十四篇

周南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麟之趾

桃夭　芣苢　兔罝 並周國詩

漢廣　汝墳 並南國詩

召南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並南國詩

武王世

頌二篇

時邁　雝

武王以後

正風一篇
召南何彼穠矣 南國詩
正小雅二十二篇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成王 世

變風七篇
豳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正大雅十八篇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篤公劉 泂酌 卷阿
頌二十六篇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我將
思文 臣工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康王 以後
頌二篇
昊天有成命 噫嘻

昭王 以後
頌二篇
執競
厲王 世
變大雅四篇
民勞 板 蕩
桑柔
宣王 以後
變小雅十篇
鴻雁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宣王世
變風一篇
鄘柏舟 衛釐侯時
變小雅五篇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黍苗
變大雅六篇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幽王世
變小雅八篇

節南山　十月之交　小弁
何人斯　巷伯　白華
苕之華　何草不黃
變大雅二篇
瞻卬　召旻
幽王以後
變風二篇
衛淇奥 武公時
鄭緇衣 桓公武公時
變小雅
正月　雨無正　賓之初筵 衛武公詩
平王世

變風十一篇
邶柏舟　綠衣　日月
終風 並衛莊公時
衛碩人 莊公時
王黍離　揚之水
鄭叔于田　大叔于田
唐揚之水 晉昭公時
秦小戎 襄公時
變大雅
抑 衛武公時
平王以後
變風十二篇

王君子于役　兔爰　葛藟
君子陽陽　中谷有蓷　丘中有麻
采葛　大車
唐椒聊
秦車鄰　駟鐵　終南
桓王世
變風六篇
邶燕燕　擊鼓 並衛州吁時　新臺
二子乘舟　式微　旄丘 並衛宣公時
桓王以後
變風三篇
鄘牆有茨　君子偕老　鶉之奔奔 並衛惠公時

莊王世
變風四篇
〔秦〕南山　敝笱　載驅
猗嗟　並襄公時
釐王世
變風一篇
〔唐〕無衣　曲沃武公時
惠王世
變風六篇
〔鄘〕載馳　衛戴公文公時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並衛文公時
〔鄭〕清人　文公時

惠王以後
魯頌四篇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僖公時
襄王世
變風四篇
〔衛〕河廣　宋襄公時
〔秦〕渭陽　穆公時　黃鳥　康公時
〔曹〕候人　共公時
匡王以後
變風一篇
〔陳〕株林　靈公時

時世未詳
變風七十五篇
〔邶〕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簡兮　泉水
北門　靜女
〔鄘〕桑中
〔衛〕考槃　氓　竹竿
芄蘭　伯兮　有狐
木瓜
〔鄭〕將仲子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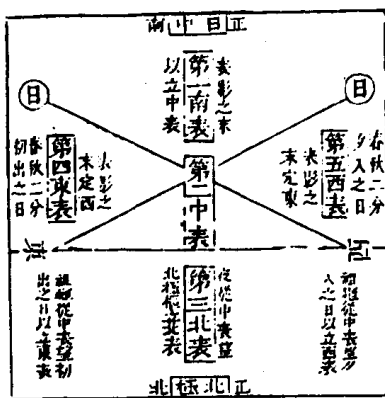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甫田
盧令
〔魏〕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蟋蟀　山有樞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深柳堂詩經圖考目錄

丹陽姜文燦我英輯訂

交食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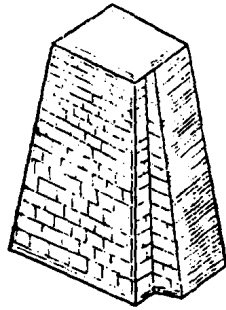
黃道白道如二環相疊。當朔日而日月之行經緯同度則日食。望日而日月之行經緯對度則月食。夫日明而月闇。日高而月下。闇者揜明。下者揜高。日之所以食也。然月雖揜日而月之體不敵日之大。故其所揜者有及有不及。況里差有不同。加時有蚤晚。南北視之。固各異焉。未可一例測也。月食之故。西儒謂地景所隔。蓋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而晦朔弦望由之以生。若地景隔則日光不相照而月食。宋儒不察。以為日精正對。如人之中心有黑暈者。此闇虛之論非也。夫地小於日。月又小於地。故月食之數天下共見。惟加時之蚤晚。則以北極之出地有高卑。子午圈之各地不同耳。交食之說大略如此。其有先後之不倫者。陽光內爍。先食而後見。陰光暗滲。先見而後食也。其有多寡之分者。日之入曆盈縮不一。其度月之入轉遲疾不一。其行日月之入交淺深不一。其數而其食限不同者。則又陽曆陰曆不一。其道也。若夫魯襄公二十三年連月而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止記日食三十六。戰國至秦二百九十三年止書日食七。其疏密之不等者。皆推曆之誤也。蓋交食無踰歲而不遇者。亦無連月而迭遇者。大約間五六月而一値。故日食於朔。月食於望。夜者固有之。月食於晝。日食於夜者亦有之。卯酉二時半食於地上。半食於地下。所謂帶食者亦有之。要之交食有南北差。有東西差。有視差。明乎南北差而後不失之緯。明乎東西差而後不失之經。明乎視差而後不失之里差之遠近。如是而推交食之道思已過半矣。　錢塘洪雲來撰

定。即室星也。亥月昏時當南方之午位。為營作之候。故曰營室。陳祥道云。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眂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識東西。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又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與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國。

以土圭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影短多暑。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東則影夕多風。謂日跌影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日北則影長多寒。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日西則影朝多陰。謂日未中而影立表處太西遠日也。

禹地全圖內標十五國都故址

靈臺

夏曰清臺，殷曰神臺，周曰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氛祥也。在西安府鄠縣近酆鎬，居明堂右，積土爲之，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上下無屋。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

辟廱

天子之太學也。圓如璧，壅以水。璧圓法天，壅水所以象教化之流行也。辟，取辟有德也；廱，取其雍和也。子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繡裳
瑱
雜佩
詩經正解
五色備謂之繡前三幅後四幅繡以藻粉米黼黻四章
芾
韠
邪幅
觿
韘
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偪束其脛
狀如錐角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
笄
籩
俎
登
斝
帨
揥
豆
簋
爵
罍
以竹爲之口以藤緣形如豆用以薦果核容四升
以木爲之高尺二寸漆赤中畫飾不同用以薦菹醢容四升
所以摘髮以象骨摘首因以爲飾若今之篦也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

琴
几
詩經正解
瑟
筵
七十八
圭瓚
圭
桓圭
信圭
躬圭
詩經正解
璋瓚
璧
穀璧
蒲璧
衡
福
卣
壺
七十九

磬
鍾
鞉
簫
笙
鼓
旟
矢
弓
旐
服
魚
韔
虎
矛

周元戎圖
秦小戎圖
詩經正解
元戎大也謂兵車也元戎前軍之先鋒也元戎甲士三人同載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及戟矛白旆皆插於戟幟畫鳥隼之章
輪
轂
甲
干
戚
兵車與乘車之輪六尺六寸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在輿之外
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以利轉也長三尺二寸徑一尺
輈
胄
戈
揚
輈者轅也衡者服馬之轅也轅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利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遊過至衡則鉤於衡之上而向下鉤之衡居於輈下而輈形穹隆如屋之梁故曰梁輈
說文云胄兜鍪首鎧也禮記曰獻甲者執胄胄則有不可犯之色
戈勾孑戟也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四寸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兵器之便於用者惟戈其柄短而易持可以椿可以斫可以擊可以鉤
揚斧之大者亦名鉞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古今注云金鉞黃鉞也鐵鉞鉞也三代通用之

姓氏考

丹陽姜文燦我英氏輯訂

周文王名昌季歷子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季秋之月甲子昌生帝乙十祀季歷卒昌立是爲西伯娶太姒爲妃

太姒周武王之母大禹之後有莘姒氏女號曰文母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

召伯名奭姬姓伯爵武王封召伯于北燕食采于召爲召康公

衛莊公名揚武公子莊公五年娶齊侯女爲夫人曰莊姜無子娶陳女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女弟戴嬀生子完

州吁莊公嬖人子桓公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黜之十六年州吁襲殺桓公而自立

戴嬀戴嬀氏仲嬀姓陳國之女衛莊公妾桓公母莊公夫人莊姜無子戴嬀生子完即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莊姜不見答于莊公妾多上僭獨戴嬀善事夫人夫人亦愛之

孫子仲公孫文仲字子仲衛大夫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先結陳宋使文仲將兵以伐鄭

衛宣公名晉莊公子桓公弟桓公十六年州吁弒桓公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迎晉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

宣姜伋壽朔太子伋公子壽朔皆衛宣公之子初宣公烝于莊公之妾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令右公子職爲傅爲太子娶齊女公聞其美要而納之是爲宣姜生子壽及朔令左公子洩爲傅夷姜死宣姜與朔共讒太子伋宣公自以奪太子妻也欲廢之使伋如齊令盜殺伋而立朔爲太子十九年冬宣公卒朔立是爲惠公

共伯衛僖侯之世子名餘康叔第九代孫初立爲君其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自殺衛人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

共姜共伯餘妻共伯早死父母欲奪其志而嫁之共姜矢節弗許以衛之淫風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操豈不可風世乎

公子頑字昭伯衛宣公之庶子惠公兄初宣公卒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衛文公名燬戴公弟初文公爲衛多患先適齊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殺懿公于熒澤弘演至死之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以立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敎勸學授方任能輕賦平罪與百姓同勞苦卒興衛業

許穆夫人衛戴公妹許穆公之夫人

衛武公名和僖侯子共伯弟初共伯早卒和有寵于僖侯僖侯卒衛人因立和即位後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周幽王時入爲卿士四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武公爲公武公殁衛人諡曰睿聖子莊公立

莊姜姜氏齊侯太子得臣之妹衛莊公夫人莊姜姣好有艷冶之容淫佚之心傅母誡其婦道不正莊姜感而自修卒賢而竟失位

宋桓公名御說莊公子閔公弟初閔公九年秋宋大水魯莊公使弔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十年秋南宮萬殺閔公于蒙澤立子游御說奔亳南宮牛帥師圍亳冬蕭叔大心殺牛及子游立御說

宋桓夫人襄公母初衛公子頑烝于衛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夫人歸宋生太子茲甫既而桓公出之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茲甫因請公立目夷目夷辭逃之衛茲甫從之三年桓公有疾召茲甫乃反復立爲太子

宋襄公名兹甫桓公子其母衛女也襄公元年使公子目夷為左師以聽政大治

周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初幽王娶申女為后生宜臼後得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廢宜臼以伯服為太子宜臼出奔申幽王十一年欲殺宜臼求于申申侯以犬戎伐周殺幽王于驪山晉文秦襄鄭武衛武率師逐犬戎卽中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

鄭桓公名友周厲王少子宣王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于鄭爵為伯幽王八年桓公為大司徒得周衆幽王嬖褒姒諸侯有畔者犬戎殺幽王并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

鄭武公名掘突桓公子初桓公將兵從周幽王犬戎殺幽王及桓公武公收其散兵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平王勞而德之武公十年娶申侯之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後為莊公

叔段鄭武公子莊公弟初武姜愛叔段數請武公欲立為太子公弗聽莊公元年封段于京號京城大叔後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莊公命子封帥車伐京段入鄢莊公克之

鄭莊公名寤生武公子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寤生

鄭文公名捷厲公子

高克鄭大夫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文公十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文公恐狄渡河侵鄭使高克將清邑之兵于河上以禦狄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

齊襄公名諸兒哀公九世孫僖公子四年春魯桓公與夫人文姜來齊文姜為襄公女弟襄公故常私通自僖公時嫁為魯桓公夫人及桓公來復通焉桓公知之怒文姜告襄公公與魯侯飲醉之使彭生抱魯侯上車因拉殺之魯人求彭生以除恥公為殺彭生以謝之

魯桓公名軌惠公子隱公弟也

文姜齊僖公女襄公妹魯桓公夫人莊公之母桓公三年春公成昏于齊秋桓公使公子翬如齊迎文姜冬齊僖公使其弟年來致文姜六年九月文姜生子同是為莊公初文姜如齊桓公之死姜實與謀魯人責讓文姜文姜出奔齊既而復歸于魯

魯莊公名同桓公子公制于母文姜使必娶于齊而襄公女待年未及故長而不昏將年三十七矣及將逆齊女乃丹桓公之楹刻其桷夫桓公見殺于齊莊公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奉讎人之女春秋惡之

晉昭侯文侯子桓叔姪昭侯元年封成師于曲沃其後曲沃彊盛昭侯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

晉桓叔名成師晉穆侯子文侯弟昭侯叔昭侯元年封成師于曲沃號為桓叔欒賓傅之好施晉國之衆皆附焉七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桓叔欲

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歸曲沃晉人立昭侯子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為曲沃莊伯

周釐王名胡齊莊王子平王五代孫釐王四年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諸侯于是盡并晉地而有之

晉武公名稱桓叔孫莊伯子九年春武公伐翼夜獲哀侯及欒共叔武公殺哀侯欒共叔鬭而死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侯四年冬武公誘召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武公立哀侯之弟緡緡二十七年武公伐晉滅之

秦襄公莊公子七年春犬戎殺周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八年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十二年襄公伐犬戎至岐卒子文公立傳六世至穆公

秦穆公名任好宣公子成公弟穆公元年病臥七日不寤寤之日告公孫枝與子輿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廣樂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將

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斷未老而死斷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帝錫我册命命乎晉亂公孫枝書而藏之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聞百里奚賢用之因百里奚之言厚幣迎蹇叔客禮禮用余于是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狄

秦三良 皆秦大夫子車氏之子秦之良士也初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三良許諾及公薨皆從死國人哀之

秦康公 名罃穆公子其母穆姬也初晉文公為公子時遭驪姬之難出亡未反而穆姬卒穆公二十四年春納文公于晉康公時為太子送文公于渭陽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康公卒子共公立

晉公子重耳獻公子名重耳後號文公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司空季子先軫魏武子獻公嬖驪姬謀立奚齊二十一年聽驪姬讒殺太子申生重耳遂出奔狄從亡者數十人居狄五年而獻公卒里克殺奚齊使迎

重耳之弟夷吾于梁夷吾使郤芮賂秦求入秦穆公發兵送入晉而立之是為惠公後重耳至秦秦穆公以女五人妻之惠公十四年九月卒子圉立為懷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反國為內應于是秦穆公發兵與重耳歸晉使人殺懷公即位後霸諸侯號曰文公

秦穆姬 一曰伯姬晉獻公女秦穆公夫人康公母初晉獻公烝于武公之妾齊姜生穆姬及太子申生穆姬賢而有義秦穆公四年迎穆姬于晉

夏南 夏徵舒字子南陳公子夏孫大夫御叔子其母夏姬也徵舒祖子夏故為夏氏以氏配字謂之夏南徵舒仕陳為大夫邑諸株林

夏姬 鄭穆公少妃姚子女子貉妹陳大夫御叔妻夏徵舒母夏姬美好無匹老而復少於其身三為后七為夫人淫莫甚焉

陳靈公 名平國共公子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淫于夏姬朝夕馳驅株邑或衣其衣或衷其襦相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矣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五年三人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疾此言公出自其廄射殺之二子奔楚太子午奔晉楚莊王率諸侯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為成公

郇伯 郇侯也姬姓周文王後郇侯常為州伯治諸侯有功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郇國文王子所封後為晉令狐地

周公 名旦周文王第四子武王弟自文王在時旦為子仁孝異于群子武王伐紂公佐之既克商封于曲阜公不就封留周為太傅與召公共輔王室武王有疾公祓齋作册告于太王王季文王欲代王史納其册于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崩成王命公為太宰留相王自陝以東使公元子伯禽襲封于魯公遭管蔡流言乃避位居東二年天暴風雨禾盡偃大木斯拔成王恐發金縢之匱察周公之册知公有盛德乃迎公反國管蔡武庚率淮夷反公乃奉王命興師東征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淮奄東土悉平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制作詳

周書周禮終老于豐

成王 名誦武王子呂望女邑姜所生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繼之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圭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于唐交阯南有越裳氏重譯來朝獻白雉使者迷歸路周公為指南之車以送之成王封大山禪于梁甫蓂莢生于階麒麟遊于苑鳳凰翔于庭王乃援琴作儀鳳之歌定鼎于郟鄏遷殷頑民于洛邑周公沒王命君陳尹茲東郊懋昭周公之訓四十三年乙丑王崩太子釗立是為康王

后稷 名棄帝嚳子其母有邰氏之女姜嫄為帝嚳妃未孕出游于野見大人跡踐之身動若為人所感後姜嫄生子怪而棄之不死以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曰棄字曰度辰為兒時好種植百穀各得其理堯聘棄拜為司農封之邰號為后稷姓姬納姞氏生子不窋稷卒葬于西南廣都之野

公劉后稷孫不窋子初不窋之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居于砥石公劉慕仁行不履生草雖在戎狄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民賴以生遷邑于豳周室之興自此始

周武王名發文王子武王即位太公爲師周公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武王使畫其象于旅旛以爲吉兆既渡有火自上伏于下至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甲子昧爽陳師牧野恭行天罰紂師倒戈以迎紂自燔死妲己亦自殺釋箕子之囚釋百姓之囚旌商容之廬歸璇臺之珠玉放傾宮之美女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封比干之墓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褒封神農黃帝堯舜禹之後又封功臣謀士遷都于鎬娶太公之女曰邑姜有賢德生太子誦十九年十二月崩年九十三太子立是爲成王

管叔蔡叔霍叔文王子武王周公昆弟也初八百諸侯請王伐紂管叔曰商而可伐先君其伐之矣盍猶行先君之志乎太公周公曰若諸侯何乃會諸侯于盟津既定殷王封管叔鮮爲邶侯蔡叔度爲蔡侯霍叔武爲鄘侯使監殷武王崩管叔使告周公曰先王之正商也非利之也茲殷其若德盍復王乎周公不可管叔遂與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乃尊武庚爲殷王率蔡霍及奄君淮夷而叛王命周公東征討武庚管叔誅之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爲庶人收殷餘民封康叔于衛益以邶鄘之地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

武庚字祿父紂之子武王伐紂封其子爲殷公以撫殷之餘民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三叔流言于國奄君薄姑謂武庚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于是以武庚叛周公奉命討之遂定奄寧淮夷東土

南仲孫貢雜章考云紂時文王爲西伯得專征伐其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侵西伯承殷王命命南仲將兵以衛中國然則王命南仲乃殷王命之乎

此考未確

周厲王名胡夷王子周自夷王王政不剛厲王元年楚熊渠畏之自去其王號三十年王好利近榮夷公芮伯諫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時徵斂數起民不堪命聚議興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召公諫王王不聽三十七年國人叛襲王王出奔彘五十一年死于彘

周宣王名靖厲王太子初厲王奔彘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己子代之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攝政號曰共和太子長二相共立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能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爲一代中興令主焉

尹吉甫周卿士也宣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復文武境土武功最盛爲高烝民江漢諸詩文藻燦然家富食口數百人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立伯封譖于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試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之衣領間使伯奇視而殺之母大呼曰伯奇牽我吉

甫心疑放伯奇于野作履霜之操投河而死吉甫後悟而追傷之命後妻載弩遂射殺後妻

張仲周之卿也爲人孝友宣王命吉甫伐玁狁惟仲侍王贊助之力居多

方叔周卿士也蠻荊背叛宣王命方叔南征功最著

師尹官太師而尹則其氏也路史云子朝入尹周地尹氏采邑西南偃師郎其邑按偃師今屬河南府汾州平遙縣治東有尹吉甫墓此師尹者其吉甫之後乎

家父家氏父字周大夫也左傳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古今姓纂云家姓京兆周大夫家父之後

褒姒童妾之女周幽王后初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神止于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皆不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傳至厲王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使婦人躶而譟

之孫化爲玄黿入後宮童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棄之宣王時童謠曰厭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之逃于道見向者童妾所棄妖子聞其夜啼收之奔于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釋褒姁故號曰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王欲褒姒笑無故舉烽燧諸侯悉至褒姒乃大笑後犬戎入寇舉烽火徵兵莫至遂殺驪山下虜褒姒

【皇父】南仲之曾孫周之卿士宣王常親征淮北之夷命以總六師

暴公周畿內諸侯善損周幽王時暴公與蘇公共爲王卿士不相能而譖蘇公

【蘇公】周卿士蘇子爵初周武王時蘇忿生爲司徒封于溫爲畿內之國地在河內溫縣成公善虎幽王時成公入爲卿士暴辛公譖之

【周幽王】名宮湦宣王子初宣王勤政申姜內助之功居多姜后崩王寢息政變人番子生世子宮湦是爲幽王元年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贖罪即褒姒也王嬖之生子伯服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初周制

爲烽燧寇至則舉之褒姒不好笑王舉烽火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諸侯不信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十有一年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于驪山下虜褒姒盡取賂而去

【禹】夏后氏姒姓或曰名文命字文始帝顓頊後父鯀娶于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已孕歲有二月堯戊戌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虎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鉤鈐胸有玉斗足文履已身長九尺二寸鯀治水弗成帝殛之禹傷父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輕尺璧惜寸陰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水患悉平正九賦定九貢常出見罪人泣曰朕甚矜之常東巡以二子扶揺從臨犬逃上茅山大會諸侯計功防風氏後至戮之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爾何爲者龍舍舟而去東巡崩于會稽山因葬焉會稽有禹廟

【申伯】周宣王舅姜姓侯爵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岳受封于申國在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府宣王時申伯入爲王卿士出爲南方侯伯

【召穆公】名虎召康公十六世孫召康公受封于燕食采于召國在王畿內雍縣東南周厲王時穆公爲王卿士王行暴虐國人謗王穆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穆公曰吾能弭謗矣厲王淫昏無道國人畔襲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穆公家國人圍之穆公代以己子太子得脫長而立之是爲宣王王命穆公平淮夷錫土田圭瓚秬鬯王封申伯于謝命穆公往營城邑

【申后】申侯女周幽王后平王母初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生伯服乃黜申后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十一年申后召西夷犬戎殺王于驪山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太任】文王母摯任氏之仲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傲言婁長人少溲于豕牢而生文王不加病爲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能胎教云

【王季】古公子古公有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取太任生昌有聖瑞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奔如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嗣位泰伯不受季歷乃立是爲公季事殷爲西方諸侯遵后稷公劉之業修古公遺道爲于行義諸侯順之至武王有天下追尊公爲王季云

【商紂】名辛一名受亦曰受辛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行其次曰受于三子中紂爲少子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行也尚爲妾已而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子紂是以得立爲帝紂性洪侈智足拒諫言足飾非有蘇氏進妲己紂愛之使師涓作新淫聲諸侯有叛者妲己以爲罰輕誅薄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始爲象箸爲長夜之飲而忘其晨刳剔孕婦剖朝涉之脛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譖之紂囚西伯于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及他奇物

物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紂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他乎乃赦西伯西伯長子伯邑考爲紂御紂亨以爲羹賜西伯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不知也及牧野之戰紂兵敗走火自焚武王斬之懸其首于太白之旂

尚父姜姓名尚一名牙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于呂子孫從其封爲姓尚其後也尚少貧壻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凉不售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于渭濱時年七十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有農夫謂尚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尚如其言果得鯉剖魚腹得書曰呂尚封于齊尚知其異及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螭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果得尚于渭濱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以師事之後武王克殷號爲尚父封尚父于齊道過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泥沙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金石錄云太公壽百有十歲

太王古公亶父公劉九世孫公叔祖類子古公居豳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愛戴狄人侵之去豳踰梁山止于岐山之下豳人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改國號曰周古公少子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惟昌乎後文王生武王發果興王業追王古公爲太王

太姜呂氏女太王娶以爲妃有色而貞順率導泰伯仲雍季歷靡有過失太姜淵智非常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岐與有謀焉

泰伯古公長子泰伯欲讓國于季歷因與仲雍託名採藥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示不可用古公死泰伯還發喪哭于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謂泰伯長當立泰伯讓至再三仍還荊蠻自號句吳荊蠻高其義歸之者千有餘家立以爲君泰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爲吳

姜嫄后稷母邰侯女帝嚳妃行見巨人跡履之踊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于是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復棄之平林會伐平林者收之復棄之寒冰之上飛鳥覆翼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好樹植百穀桑麻堯使教民稼穡封于邰至武王代殷而有天下

芮伯姬姓字良夫伯爵國在周畿內馮翊臨晉縣芮鄉周厲王時芮伯爲王卿士稽古作訓納王于善專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解

仍叔周大夫周宣王承厲王之後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仍叔佐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

甫侯姬姓之國周穆王時人作呂刑者或曰宣王時人乃作呂刑之子孫未知孰是

仲山甫樊侯食采于周東都畿內之樊謚曰穆仲而仲山甫則其字也周宣王時仲山甫爲相魯武公以子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王卒立之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

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而王卒料之

韓侯武王後其先爲侯較率百蠻蒙錫之追貊使築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納貢于王侯娶妻乃厲王之甥

蹶父周卿士韓侯初立朝周而歸宣王命蹶父餞之于屠

蹶父周宣王時卿士也蹶父武使歷使諸國獨以韓爲樂土遂以其女韓姞妻韓侯焉

韓姞厲王甥蹶父女韓侯夫人韓侯朝周親迎韓姞姞既歸能盡婦道致有顯君子謂韓姞賢而宜家云

程伯程國伯爵名休父重黎氏後周司馬也帝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歷唐虞夏商之際重黎氏世序天地周時休父失其天地之官食采于程內之程宣王親征淮北徐州策命休父爲大司馬以率六師從征有功其後因爲司馬氏

周康王名釗成王子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發顧命成王既崩士開立命畢公保釐東郊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康王常朝諸侯于酆宮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守明堂之制覲有亡之迹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四夷賓服海內宴然百姓興于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有唐虞氏之風焉二十六年王崩子昭王立

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兄食采于微故曰微子紂既立沈酗于酒亂敗厥德微子數諫不聽乃謀于箕子比干曰國無政天下亂矣父師少師我其出往乎恐絕殷祀持其祭器樂器避于荒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比干逢紂之怒殺之箕子囚之爲奴武王伐紂克殷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武庚與三監作亂周公承王命討之武庚就戮乃求微子以代殷後國于宋封爲上公後微子卒嫡子蚤亡立其弟衍爲微仲

魯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兄其母成風初慶父殺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僖公憂閔元服避舍躬節儉紲女謁輟樂休工釋更繇之遊罷軍寇之誅去苛刻慘毒之政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僞等九人率群臣禱山川天立大雨十六年春季友卒自是季氏世爲卿十七年夏季孫滅項齊人執公于會既而釋之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諫止之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戰于升陘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二十三年薨子文公立

皐陶一名庭堅字隤顓頊高陽氏之後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誠篤天下謂之八愷而庭堅其一焉初陶母曰扶始升高丘見白虎其上有雲如虎感已生皐陶堯夢白帝遺以馬喙子乃索扶始問之如堯言陶生馬喙忠信疏通勤而敬事堯立陶爲大理決獄明白察于人情天下無虐刑成舜時皐陶爲士師陶一振褐而不仁者遠乃立犴獄造科律聽獄執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民協于中而天下大治舜封之于皐是曰皐陶夏禹封之于六陶卒其仲子克世使襲六奉其祀又封其後于蓼周襄王三十六年楚滅六蓼

魯公名伯禽周公元子成王少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伯禽朝于成王見于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伯禽問于商子得父道子道之說明日復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公乃拂其首勞而食之周公留相成王王乃因商奄之民封伯禽于少皞之墟是爲魯公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乎夫易近民民必歸之淮夷徐戎並起爲寇伯禽率師伐之于費作費誓遂平徐戎定魯有民鬪于莘伯禽不能理周公遺書戒之魯公因是以修其禮行之三年而

魯國化周康王十六年魯公卒子考公立

聲姜一曰聖姜齊之宗女魯僖公夫人文公母僖公十一年夏公及聲姜會齊桓公于陽穀十七年夏季孫帥師滅項齊人以爲討遂執公于會秋聲姜以公故會齊桓公于卞爲之請齊乃釋公三十三年公薨于小寢文公十六年夏五月有蛇十七自泉宮出入于魯國如魯先君之數八月辛未聲姜薨魯人以爲妖乃毀泉臺十七年夏葬聲姜君子謂卞之會微聲姜其能免魯侯乎

成風風姓伏羲後須句國女魯莊公妾僖公母僖公五年春杞伯姬歸寧成風八年秋公禘于大廟立成風爲夫人任宿須句顓臾四國皆風姓伏羲之後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二十一年冬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皡濟而修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文公四年冬成風薨五年正月周襄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三月葬成風襄王使召昭公來會

年冬秦康公來歸成風之隧

魯閔公名啓莊公庶子僖公弟初莊公卒子般立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而立閔公閔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弑閔公按哀姜齊女莊公妻慶父季友皆莊公弟桓公子也魯人欲誅慶父哀姜慶父出奔莒季友乃入立是爲僖公

奚斯公子魚魯大夫奚斯其字也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返舍於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於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於是抗輈經而死僖公嘗使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周公之宮

成湯名履又名天乙主癸子黃帝之後初契事唐虞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傳十一代至主壬癸主癸妃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以乙日生湯故名天乙自契至湯凡八遷始居亳湯爲夏方伯得專征伐常出

田於野見人張網四面祝之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爲此哉乃解其三面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歸者三十六國娶有莘氏女爲正妃生太子太丁三十祀湯崩年百歲葬亳北之濟陰

簡狄契母有娀氏長女爲帝嚳次妃祀于高禖孕而生契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然則簡狄之祀高禖而孕也正祈福之應也天命玄鳥其此之謂乎若云誤吞鳦卵似近于誕

契帝嚳子母曰簡狄唐虞之際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該語惟說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則人倫五教之名始見于此契益道德純粹惇敘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年閒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高宗始言學自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之明德遠矣

武丁名或云諱恭廟號高宗小乙子高宗爲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既登其德達於神明及即位元冠宅憂甘盤爲相三祀既免喪高宗亦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果得說于傅巖之野立爲相高宗鑄劍名曰照膽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高宗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三祀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三十四祀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高宗不敢荒寧修德行政天下咸歡殷道復興

相土契孫昭明子奚仲爲夏車正相土佐之并物以時五材皆良相土承契之業始代閼伯之後居商虛祀大火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甚威武四方諸侯歸之相土卒子昌若立傳十世至湯代夏有天下

桀名履癸帝發子孔甲曾孫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恃力暴戾貪虐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以妹喜桀嬖之所言皆從爲瓊宮象廊瑤臺玉牀日與妹喜淫樂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糟堤可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湯應

伊尹于桀伊尹醜夏復歸于亳時天雨血地吐霧桀足殞夏霜春冰伊洛竭泰山崩兩日並出天災地變不可勝紀伊尹佐湯帥師伐桀放之南巢三歲死于亭山湯乃踐天子之位封夏之後以奉禹祀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母有侁氏生于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初湯進尹于桀尹告桀以君民之相須桀弗惠尹遂去夏相湯伐桀官阿衡時大旱尹言于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子之子太甲嗣立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太甲不遵湯德不惠于阿衡尹放之于桐宮復作太甲三篇太甲悔過遂復政歸仍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至太甲子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以天子之禮葬之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塚七里太戊特其子伊陟爲相

附

黎侯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六韜決大疑又云甲子武王封湯後於

黎不傳其名未知孰是故址在衞西今屬大名府濬縣

邢侯蔣邢毛父之胙也姬姓侯爵後爲衞滅地屬今東平府

譚公姓未詳子爵後爲齊桓公所滅地屬今濟南府歷城

檜君妘姓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後爲鄭桓公所滅地屬今開封府

家伯仲允皆字也其考未詳

番聚蹶楀皆氏疏云蓋褒姒之外親也

寺人孟子寺人宮內小臣孟子其字也

譚大夫譚國之大夫也幽王時東方大小之國皆受其困因作詩以告病焉

飛禽考

雎鳩一名王雎鳧類自然匹交則雙翔立則異處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相近今江東人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食魚

黃鳥即黃鸝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鳴則蠶生當椹熟時常在桑間

鵲名乾鵲又名飛駁知氣候陰陽向背風水高下來歲多風則巢低枝水大則高水小則卑自小寒五日而始巢常背太歲而向天乙或謂音感而孕或謂傳枝而卵

鳩鳲鳩秸鞠也一名擊穀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爲巢天將雨則逐其雌晴則呼而反之仲春之月鷹化爲鳩

雀紫頷背黑通身褐色尾長二寸許指爪黃白一名嘉賓常棲宿人家堂宇間故謂之賓客

燕春分來秋分去冬歸于北海蟄于水喙小白角作巢窠自贄今燕窠來是也背飛向宿莊姜送歸妾義取乎此

雉耿介之鳥即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鬭士執雉取其有文采而守介也

鴈似鵝而小得中和之氣熱則居北寒則居南以就和氣以之爲贄者取其信取其和群飛排字長幼不亂大夫贄以鴈取其有行列不亂也

烏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一名鵶見異則噪傳延而孕不祥之鳥

鴻鴈之大者鴈色蒼而鴻色白鴈多群而鴻寡侶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鴻鴈大畧相類

鶉有二種一曰丹鶉一曰白鶉鶉以上晝下夏出秋藏飛必附草能不亂其匹

鵲鵲鴉也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人呼爲鵶鶻常在深林間飛翔不遠

雞有五德能知時五德者首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鬭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義不失時信也工者以爲贄取其守時而動耳

鳧水鳥似鴨而小青色長尾卑脚短喙背上有文江東呼爲鶩

鴇似鴈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性最淫逢鳥則交字取七十鳥爲鴇爲其

多鳥相交之故也

晨風鸇也似鷂青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而飛最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鷺白鷺水鳥也大小如鵰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有長毛數莖雄曰鷺雌曰鷺頸細而長青脚喜翹常步淺水自爲低昂善捕魚目盼而受胎

鶖鶖鶬即鴰鴇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搏物而食

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有皮袋可容物二升好群飛能沉水食魚

鳲鳩即布穀亦名戴勝其性一而慈餘見前

倉庚即黃鸝

鵙百勞也五月則鳴應陰氣之動其聲鵙鵙以其言鳴也

鴞鴞說見前或云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

鸛水鳥似鶴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仰鳴則晴俯鳴則陰能于巢中養魚以倒縱遇巨石知石下有蛇卽禹步一前一却其石汹然而轉以出蛇而食之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形援而懷[illegible]

鵻鵓鴣一鳥而十四名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惟鵓鴣專名焉此謹愿孝順之鳥也

脊令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有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呼為連錢其母者飛鳴不相離

隼鷂屬其飛也翬急疾之鳥善捉雀亦名擊征鷹之搏物不能無失隼則百發百中故名隼言其有準也遇懷胎之鳥則不擊

鶴形如鵝脚長而青素翼玄尾頂上有珠常半夜鳴其子從而和之聲高亮聞八九里胎生者形體堅小食稻粱雖甚馴狎久必飛去惟鸐合而卵生者其體大食魚蝦啄蛇鼠不能去耳

鳴鳩卽斑鳩也項有繡紋斑然亦如稅鳩其性一而孝故漢授民七十者玉杖端以鳩鳥為飾以鳩性不噎也

桑扈竊脂俗所謂青雀嘴曲食肉好盜脂膏故名竊脂其色淺白

鶩雅烏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為鴨烏一名鵯

鵜鶘鵜也雖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阜雕其飛上薄雲漢性刻鷙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六翮乘風輕勁可為箭羽

鳧鷖也或朝鳴或飛翔則天大風越人謂之風伯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迅矣

鴛鴦水鳥鳧類一名文禽又名珍禽以頸交雄名鴛雌名鴦匹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必相思死故謂之匹鳥大如鶩杏黃色頭有白長毛垂至尾尾翅皆黑者黃赤五采者有纓者皆谿鶒其類也

鷮微小于雉走而且鳴色如雉雉尾如雉尾而長頭上有肉冠冠上有環毛垂數寸如雉雉尾角肉甚美

鶖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俗呼禿鶖性貪惡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野澤所有終日佇立水之急流處以伺魚蝦

鷹鷙鳥也似鳶一名鵕鴘頂上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遇犬鷲猜得人馴擾立秋之月鷹乃祭鳥不擊有胎之物在南曰鷂在北曰鷹

鷖鳧屬也一名水鴞在漲海中隨潮上下生卵于荷葉上似雞卵色青顛卵風雨若降飛至所必風

鳳凰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雄者曰鳳燕頷雞頸蛇形麟翼雞喙魚尾六像九苞五采而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為鸞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采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游必擇所飲不妄下飛則群鳥從以數萬不食生蟲不履生草自歌自舞音如笙簫見則天下大治

桃蟲鷦鷯小鳥也似黃雀而小青斑長尾巢于葦苕俗名巧婦其雛化為鵰

玄鳥燕也其色玄故為玄鳥齊人呼鳦取其名自呼也凡戊己日不啣泥塗巢

走獸考

馬生于午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馬夜行目光照三丈足有四節食粟則足重不能行毛色凡九十一種

兔明月之精望月而孕口中吐子故謂之兔月有缺時故兔口缺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

駒馬二歲為駒五尺以上者血氣未定尤拘執之故名駒

麟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一角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麕身牛尾狼額馬蹄赤目五色腹下黃色高丈二音中鐘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犯陷穽不罹羅網文章彬彬盛世乃見

鼠晝伏夜動有齒無牙趾前四後五好弄髮類獨食粒
羔羊子也凡贄卿用羔羔群而不黨有角而不用類仁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
義食母乳必跪類禮故以為贄
麕麞也麞如小鹿而美麕麞皆健駭而麕性膽尤怯飲水見影輒奔有牙而不
能噬善疾走
鹿牡有角無齒牝有齒無角其角能補人氣血冬至夏至日鹿角解當解角時
其茸甚痛遂獵人伏而不動以繩繫其茸截之善別良草止食九物餘不復嘗
及夏唯食菖蒲即肥
尨犬之多毛者
豝豕也瀘陽以大豬為豝
騶虞仁獸也似白虎黑文尾長於身三倍身有五色日行千里不食生
物不履生草

豵小豕一歲為豵
虎山獸之君出有時性猛烈雖遭驅逐猶徘徊顧步傳物不過三躍不中則舍
之而去夜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墮地成白石主治小兒驚
一生止一產產必雙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首尾長七尺經食人其耳有缺變
為人其足無踵食物遇耳即止食犬則醉不食小兒兒痴不懼故也不食醉人
必守醒以示其權也威悍在脛骨其威骨如乙字長一二寸在脅兩旁皮肉尾
端亦有之能蓋地卜食觀奇耦而行
狐形似狸而黃性淫善為魅身有媚珠尾九節擊石出火首戴髑髏夜拜北斗
久之能變為人多疑故云狐疑
象生於交趾身倍數牛目小不踰豬鼻長丈餘大如臂脫其牙則深藏之俗木
代之可得其口隱於頤一身之力皆在鼻食物以鼻捲之將死以牙觸石因才
為身害也馴者能拜起從人意身備百獸肉皆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最畏鼠

人畏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膽之無定在孕五歲始產
聞犬聲耳後有穴穴皮薄如鼓皮一刺即斃胸前有小橫骨灰之服酒令人能
入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駼田馬也七尺以上為駼
羊有黑白褐三色性善群群中以一雄為主眾群聽之無睛而能視死不瞑目
一歲三生性淫而狠其腸九迴
牛大牲也牛羊之齒有下無上牛目有瞳無橫膣故視物似長以鼻為聽其
耳無竅食物已久復出嚼之曰齝
豹毛赤黃其文黑而中空比比相次猛捷於虎齒堅以刀斧鎚鍛鐵皆碎落火
不能燒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肩即豕也亦作豜豕四歲為肩
狼貪暴之獸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躐之退後又自踐躓其尾進退

有患起臥遊戲常藉草而草皆汙穢聚物不整故曰狼藉跡脅直腸用其糞以
燒烽火煙直上遇風不斜其鳴諸孔皆沸
盧田犬也國策云韓盧天下之駿犬也純黑色
貆貉類貒似狐其子曰貆
特獸三歲曰特豕生三豵二師一特
碩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
驖馬赤黑色者亦取其堅兆如鐵也
獫犬之長喙者
歇驕犬之短喙者
騏黑色之馬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
馵後左足白曰馵
騂馬之赤身黑鬣者

騢 黃馬黑喙今之淺黃色者

驪 深黑色曰驪

貉 形似狐善睡畜而養之抑之即寤已而復寐亦善捕

貔 似貙伏獸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于豹雖有爪牙微而不猛雖有文章蔚而不明

豜 三歲豕或為四歲豕

皇 馬有黃處有白處者

駁 馬有騂處有白處者曰駁駁為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

駱 白馬黑鬣曰駱善耐勞者

騆 目下白也毛雜黑而白兼雜色者

魚 獸名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能知海潮自相感應

麀 牝鹿曰麀無角

兕 野牛力最勇青色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戰善抵觸故先王製兕觥以為酒戒皮極堅厚可為鎧有水兕山兕二種

熊 似豕人足黑色革厚筋駑山居無穴或居大樹孔中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味美在掌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壽五百歲可化為狐狸

羆 似熊長頭高脚猛憨多力遇人則擘而攫之能拔樹木有黃羆赤羆獅子見之亦懼

犉 黃牛黑脣曰犉牛七尺亦為犉

毚 毚兔大兔也

犬 狗之有懸蹄者有三種一曰田犬二曰吠犬三曰食犬食犬若今菜牛也

豺 似狗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牙如錐殺害如鋸骨瘦如柴見虎將則逃

而嵎之虎不能起遂噬之群豺噬虎言其猛且眾也

羖 羖木夏羊牝者之名今本草稱為牡羊

猱 獼猴也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金色俗呼為金線狨

豕 豬也豚也孕四月而生性喜雨

牂羊 牝羊三歲曰牂

驈 驪馬白腹

羝 牡羊三歲曰羝

貓 似虎淺毛是猛獸非捕鼠之貓也

貔 似虎或曰是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陽人謂之白熊

驈 黑色白跨股脚白

騅 毛色淺青及蒼白兼雜毛者

駓 毛色黃白復有雜色即今之桃華馬

騂 赤而微黃

驒 青驪白鱗文如鼉魚色有淺深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

雒 白身黑鬣

騢 形白雜毛曰騢即今赭白馬

驔 豪骭曰驔蓋豪毛在骭而白長骭脚脛也

魚 二目皆白似魚目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

騏 色青黑之間今之鐵驄也

蟲類考

螽斯 蝗類色青身細長股如玳瑁好齊迅作聲而飛一生九十九子江東呼為蚱蜢

草蟲 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倚草中一名負蠜

阜螽 蠜也今謂之蚱蜢一云名夜行躍躍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

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

蛞蠑　腐木根下有之癡而長內外潔白

蠑　似蟬而小額方而廣有文者謂之蠑

螪　即螿蟧所發者似青蜂而小色白其眉勾曲如鐺

蒼蠅　聲在翼止于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字從蠅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搧肌色正蒼蠅背紡壯俗呼麻蠅

蟋蟀　似蝗而小正黑或名促織有翅善跳雌者善鬭

蜉蝣　渠略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黃黑色小有文采不飲不食朝生暮死

蠶　名天蟲黃帝妃西陵氏養蠶之始蛾先孕而後交蠶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蠶爲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令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臘蠶其蠶爲上不浴者名火蠶次之有食桑葉者有食柘葉者有三眠亦有四眠者旣老其口吐絲成繭繭有黃白二色淺綠色間有之

蜩　蟬之大而黑色者蜣螂脫殼而成俗稱蜘蟟鳴于夏秋無口而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化

斯螽　頭足俱黑其翅兩重外灰色而內紅與蟋蟀莎雞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莎雞　似蝗色斑而翅赤能飛以翅鳴

蠋　大如指形似蠶無群匹即桑蟲也

伊威　或云鼠婦或云濕生蟲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

蠨蛸　蜘蛛之小而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蜘蛛布網絲從右繞

宵行　夜行地上如蠶喉下有光如螢故曰宵行

螟蛉　桑上小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或在草萊上

蜾蠃　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祝之曰類我類我七日而化爲其子

螟　陽氣盛蠃則生之似虸蚄而頭不赤食苗心之蟲也

螣　螟類月令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食苗葉之蟲也

蟊　亦螟屬長而細食苗根

賊　似桃李中蠹赤頭身長而細食苗節

青蠅　其聲清聒頭赤如火背若負金

蠆　螫蟲也幽州謂之蠍尾末卷然似髮之曲上者

螗　蜩屬坼裂母背而生蟪蛄者蝦也似蟬而小無口而鳴聲清亮寒蟬賦云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

蜂　類甚多有身長而細者有身短而脚長者採花醸蜜者謂之蜜蜂蜂王所在群蜂擁之有君臣之義每日兩衙故曰蜂衙凡蜂腰皆細故曰蜂腰其毒在尾垂穎如鋒因名蜂

鱗介類考

魴　縮頭穹脊博腹少力細鱗青白味美漢中者尤佳勞則尾赤

鱣　身形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在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觔

鮪　形似鱣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在頷下大者不過七八觔

鰥　大魚東海之魚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

鱮　似魴厚而頭大徐州人謂之鰱

鯉　即今之賴魚鯉爲魚之王脊中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文大小三十六鱗又能神化飛越江湖在池之能變者三月上度龍門度者爲龍退者則暴腮點額

鱒　似鯶魚而鱗細于鯶赤眼多細文好獨行味美

龍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龍之鱗白頂貫脊至尾其八十一鱗具九九陽數也卵生而風化能幽能明能細能巨無耳其聽也以角其鳴也若戛銅盤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常畏蜈蚣故嗣龍者以生歲入投楝葉及五色絲頭上有物如博山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亦有頭如生亢千不成龍各有所好龍顏骨蛇顏皮

鱨一名黃顙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以其性浮而善躍故謂之揚

鯊鮀也狹而小常張口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又名吹沙

鱧一名鮦一名鯇有舌圓身鱗細而有黑斑點其首戴星夜則北向即今之黑鯉

鰋一名鮎腹下着地故得鰋名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

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如小鯽多脂煎不假油出于梧火山下丙穴常以三

月取之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

鼉甲蟲也水居陸生隔津望而受卵無耳以眼聽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引飛出水納鼉其中則魚不復去故鼉亦名神守

虺蝮虺蛇屬一身二口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毒最烈

蛇卵生種類甚多冬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開運如錫石謂之蛇黃蛇死目皆閉惟蘄州産者目開若牛舒蘄兩界間者則一開一閉

蜴蛇類海螫之物一名蝶螈其身五色十二時身一變故曰易又名蛇醫蛇蜥有傷輒銜草傳之故號醫蛇

龜蛇頭龍頸外骨內肉腸屬于首卵生無雄相顧而神交或與蛇交而孕龜蛇伏氣首皆向東雖有鼻而息以耳秋冬藏穴故多壽愈老而愈小至八百年反大如錢夏則浮于香荷冬則藏[illegible]藕節千年生毛五千年謂之神龜萬年謂之靈龜

蜮短狐也一名射影一名蜮形三足江淮中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之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

貝海中甲蟲肉如蝌蚪而有尾用其背故謂之貝有八種紫貝其最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

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目常閉皮堅可冒鼓甲如鎧甲能橫飛不能上騰大欲雨則鳴夜鳴應更初更一鳴二即再鳴聲如鼓其可畏于穴捕之百人捕須百人牽一人捕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

鰷形狹長而白即今之白鰷

木類考

桃華紅實可食月令云仲春之月桃始華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厭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顏色漢修上林苑群臣進緗核桃紫文桃金城桃霜桃

楚荊也有牡荊蔓荊之分本草圖經云牡荊即作箠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爲蔓生葉如蓖麻更疎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蔓荊苗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有圓葉枝而生類小楝考諸書皆謂楚即荊荊有三種此楚是可作箠杖者

甘棠郭璞云今之杜梨也又曰杜赤棠白然則甘棠者白棠也而赤者杜也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其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甘棠赤棠子赤色澀而酢俗語澀如杜是也赤棠理韌亦可作弓幹

梅華有紅白綠萼數種白華者結實如杏而[illegible]實似杏而酢西京雜記云漢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獻名果有朱梅紫葉梅紫華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

樸樕小木也或云樸樕一名心或云樸樕槲樕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

〔唐棣〕栘也本草云扶栘樹似白楊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江東呼爲夫栘葉綠花黃陸機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五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李〕李華白實可食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黃李青房李綠李顏淵李合枝李羌李朱李車下李燕李侯李麥李

〔柏〕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搗鬱荀子云柏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

〔棘〕棘圖經云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都似棗而有赤白二種埤雅云棘性堅強實屈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棘雅翼云棘可以爲矢枉弧棘矢以禦王事是也

〔榛〕榛原始云樹高一二丈葉與同白栗冬華春實外殼堅內肉香大如指

〔栗〕栗圖本云樹高二三丈葉似櫟花青黃色似胡桃花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侯栗瑰栗魁栗榛栗櫟栗嶧陽栗大戴禮云八月栗零零者落也栗房謂之一子謂之栗榛古者女贄不過榛栗棗脩

〔椅〕說文云梓也梓楸也楸槓也然則椅梓楸槓一物而四名定之方中既言椅又言梓故陸機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大類而小別也

〔桐〕桐有四種白桐可斲琴葉三杈開白花不結子在桐早春先開淡花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五六月結桐子今人取炒爲果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花者同無花不中作琴體重

〔梓〕梓本草注云似桐葉而小花紫亦有三種爲百木王無子者爲楸鼠梓曰楰亦楸屬也

〔漆〕漆本草注云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子樹心黃以斧斫其皮開竹筒承其汁則成漆說文云汁可以䰍物

〔女桑〕爾雅云女桑桋桑檿桑山桑半有椹半無椹爲梔長條者爲女桑典術云桑者箕星之精一云箕星木蠶食葉爲文章人食之老翁爲小童

〔竹〕淮南子云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或茂沙水或挺巖陸又云竹之別類六十有一又云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地復生六年遂成町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故傳云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

〔檜〕爾雅云柏葉松身雅翼云一名栝性耐寒大可爲舟今人謂之圓柏

〔松〕松有二種惟五葉者有松子史記云松柏爲百木長也而守宮闕禮記云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神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廣志云千歲老松子色黃白味似栗可食

〔木瓜〕圖經云木狀如柰花生春末深紅色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甚香陶隱居云山陰蘭亭尤多最爲用爾埤雅云觀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

〔木桃〕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埤雅云圓而小于木瓜食之酸澀而木者謂之木桃

〔木李〕埤雅云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鼻節瓜之脫華處蜀人呼之爲咪其著華處乃脫也

〔蒲〕傳云蒲蒲柳古今注云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枝勁細任矢用陸疏云蒲柳其枝勁韌可爲箭笴又謂之雚蒲即水楊也

〔杞〕杞柳也生水旁樹如柳葉初生白木理微赤

〔椴〕陸機云木皮正青滑澤與漆相似五月方生葉材強韌可爲車

〔舜〕衍義云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爲籬障或名山蕳或名日給或名洽容或名愛老傅咸作賦極言其麗

〔扶蘇〕扶胥小木也

〔柳〕小楊也又云楊下垂者唐本注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闊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緑枝條長軟埤雅云柳柔脆易生之物與楊同類縱橫顛倒植之皆生

〔樞〕今之刺榆也陸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于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皆然

〔榆〕白枌也說文云榆有刺莢為蕪荑蕪荑出地赤心者善齊民要術云梜榆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令雜梜榆莢葉味苦凡榆莢味甘

〔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榆栲漆相似如一

〔杻〕檍也陸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楝而細蘂正白蓋樹或名牛筋材可為弓弩榦

〔椒〕似茱萸而小赤色內含黑子如點今謂椒目木有針刺葉堅而滑澤

〔杜〕赤棠也見前召南甘棠

〔栩〕陸機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栩其子為皂或言皂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

〔楊〕埤雅云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性堅緻難長

〔條〕槄也陸機云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板

〔樸〕爾雅云其實梂疏樸似樗之木也梂盛實之房也孫炎曰櫟實栩也郭云有梂彙自裹陸機疏云秦人謂柞為櫟河南人謂蓼為櫟椒樸之屬也

〔駁〕陸疏云駁梓榆也其樹皮青白如駁古今注云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

〔棣〕唐棣也陸機云白棣似李而小子如櫻桃可食正白花萼上承下覆甚相親故詩人取以與兄弟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小雅常棣即此

〔樣〕陸機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樣實如梨而小梁寶云子小酢可食

〔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萇楚〕銚弋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麥亦似桃圖經云葉花似桃子細如棗核多生溪澗今人呼為細子根似牡丹

〔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味甜五月熟

〔薁〕本草圖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花葉皆如李子小如櫻桃色赤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并實取核中仁用

〔棗〕述異記北方有七尺棗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不擊自墮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是也全赤而收乾則紅皺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皺則愈小矣將赤味亦不甚佳故必全赤而後取之

〔樗〕惡木也陸機疏云榆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本草圖經云椿樗二木相類椿木實而香可啖樗木疏而氣臭

〔杞〕枸杞也陸疏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

〔常棣〕即棣也說見前

〔杞〕陸機云一名狗骨山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為函及梳板其子為木蝱可合藥詩緝云詩有三杞鄭風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小雅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山木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杞也

〔枸〕陸機云枸枳枸也樹高大似白楊所在山中皆有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甘美如飴八九月熟又謂之木蜜本從南方來能敗酒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

〔楰〕鼠梓樹陸機云其樹葉木理如楸乃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

〔栜〕赤棘也郭璞云赤棘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為車輞

〔柞〕爾雅云栩杼柞也疏云栩今作㭊爲斗可以染皂今俗及河內云杼斗或橡斗

〔棫〕爾雅云一名白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機云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未知孰是

〔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

〔栵〕一名栭陸璣疏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轂郭云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江東呼爲栭栗

〔檉〕河柳今河旁皆有之赤莖小楊枝葉如松皮正赤如絳天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亦名雨師能負霜雪大寒不凋異于他柳

〔椐〕腫節似扶老可爲杖即今靈壽是也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不須削治自合杖制

〔檿〕山桑也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絃花木考云蘭生山桑

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爲紬久而不敝

〔柘〕師古云山桑之黑文者本草衍義云柘木理有文亦可旋爲器蠶書云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鳴響亮製爲紬久而不敝

〔梧〕一名櫬即梧桐也說見前

穀類考

〔麥〕芒穀屬金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接續絕之爲五穀之先見者月令云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大麥西川山左中州多種食之一種類小麥

〔黍〕黏米也大暑而種故謂之黍一名稌謂黏粟也可以釀酒有黃黍黑黍丹黍白黍數種味甘溫無毒益氣補中其苗如蘆而異于粟粒亦大于粟

〔稷〕味甘無毒益氣補不足六月生苗七月成穗八月收實日中星鳥孟春之月可以種稷古者首種又名粢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言粢盛者本此

〔禾〕嘉穀也二月而種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爲禾禾屬木木旺而生金旺而死莖生既秀謂之禾種植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餘之名黍稷穋其餘稻秫菰粱之類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

〔稻〕本草云稻米今之糯米粒白如霜性尤宜水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秔米則是兩物矣稻米味苦主溫食之令人多瘦無肌膚秔米味甘主利五臟長肌膚好顏色靡褐它國出異稻巨粒號曰供大人米即今江南之香珠稻也

〔粱〕有青粱黃粱白粱皆粟類青粱穀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于黃白粱北方產之黃粱穗大毛長穀米俱大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出于青粱白粱穗大多毛且長穀粗而扁長不似粟圓米白而大處處皆有諸粱益脾胃雅翼云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孚殼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古者天子之飯取二種蓋黃粱白粱也

〔菽〕大豆也其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呂氏云得時之菽長莖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先時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

〔穜稑〕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鄭玄以黍稷皆有穜稑

〔百穀〕粟種之大名也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諸豆之總名三種各二十種蔬果之實助穀者各二十種爲百穀

〔麻〕即脂麻也本草云有遲蚤二種黑白赤三種其莖皆方秋開白花亦有紫艷者節節結角長者寸許有四稜六稜者房小而子少七稜八稜者房大而子多皆隨地之肥瘠而然又名巨勝即胡麻味甘平無毒補五內益氣力堅筋骨長肌肉耐飢延年取油以白者爲勝服食以黑者爲良胡地者尤妙蒸熟者更補人

〔粟〕粟穀實粟之爲言續也呂氏書說有殼曰粟無殼曰米故粟即所謂穀也古
人米與穀兼稱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滋多兼備唐本注云粟類多種
而並細于諸粱北土常食與粱有別
〔荏菽〕鄭箋以爲大豆郭氏以爲胡豆穀梁傳云戎菽也戎胡皆裔名故以戎菽
爲胡豆說文云荳豆赤小豆故冬至爲豆粥以厭之
〔秬秠〕秬秠皆黑黍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
黑黍一米者多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此以明秬有二種也宗廟之中惟秠爲
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用之李巡曰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爲秠此秠
秬之異也
〔糜芑〕爾雅曰虋赤苗芑白苗又曰粢稷也崔豹古今注粢稷也後漢書曰烏
丸國其地宜穄赤粱粟曰糜白粱粟曰芑
〔來牟〕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牟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廣雅以牟爲

大麥來爲小麥本草云小麥味甘主除熱止躁渴養肝氣以作麪作麴濕大麥
味鹹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爲五穀長
〔稌〕即稻也宜下濕而暑
〔稙穉〕先種曰稙後種曰穉韓詩說云稙長稼也穉幼稼也正義云重穋稙穉生
熟早晚之通稱耳似非穀名

菜草類考

〔荇菜〕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于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
釵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按酒
〔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節以至根可二十步花藤皆可醒酒生食甜脆
亦可蒸食有粉得其葉以爲衣取其絲以爲絺綌
〔卷耳〕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
人耳中璫或謂之耳璫其實如鼠耳而[illegible]

〔蒿蘁〕生泰山川谷藤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四月摘其莖汁白而甘五月
開花七月結實八月採子青黑微赤冬凋葉又名千歲蘁
〔芣苢〕車前藥草也好生道旁江東呼爲蝦蟆衣其子可治婦人產難性冷利
仙經亦服餌之令人身輕不老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花甚細青色微赤結
實如葶藶赤黑色五月采苗七八月采實
〔蔞〕蔞蒿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
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可蒸爲茹
〔蘩〕白蒿也似青蒿而粗葉似艾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于衆蒿俗呼爲蓬蒿
二月采
〔蕨〕山菜也初生如小兒拳展開如鳳尾吳中以其根爲粉黑色可充饑人謂之
蕨其不可生食
〔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

之以供宗廟祭祀或云金櫻芽也
〔蘋〕月令季春之月萍始生大者謂之蘋葉圓濶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
芣菜或云蘋可茹萍不可茹
〔藻〕沉者曰蘋浮者曰藻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呼爲
馬藻莖長如釵股葉如蓬蒿横陳于水如自岸濯若流水之中隨波衍漾莖葉
條暢尤爲可喜有自然之文古者象服有藻火之屬
〔茅〕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陸佃云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牽茹者君子以類出
處之象本草云茅生楚地三月采陰乾衞人以社前者爲佳名賜仙草初生時
其芽柔順潔白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
〔葭〕蘆也葦即蘆之成者其華有芳秀風吹揚如雪聚于地如絮也
〔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埤雅云其葉散生末大于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
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從逢

匏葉苦爲甘長而瘦小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取其可包藏物也故字從包經霜
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可以不沉
蘋莖葉似梗短葉大連地上生闊葉紅色江陵人呼爲諸葛菜諸葛亮出師令人
種此菜取其纔出可生啖葉舒可煮食久居隨以滋長棄去不惜易尋而采本
則根可剝食
菲似蕪菁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煮爲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
荼苦菜也生于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
汁花黃似菊
薺甘菜也冬至春開白花一名甘草甘草先生則歲豐本草云其味甘溫主和
肝氣和中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
苓即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本草云能解百藥毒
爲九土之精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久服輕身延年

蕒芽之始生者可以供祭祀之用
芡蒺藜也多生道上其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
唐蒙菜草也一名菟絲蔓衍草上黃赤如金
蝱貝母也根有瓣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二月生莖細青色葉亦青似
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采根曬乾療鬱結之疾
犀瓠之甘者瓠中之子方正潔白比次整齊也
萑荻也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下本大如箸上
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芄蘭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
若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沈括云芄荻也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
形如觿其葉如佩韘之狀
葦即今之蘆其脊中箭

諼草萱味甘而無毒安五臟利心志令人好歡樂而忘憂輕身明目五月采花
八月取根用一名宜男孕婦佩之可生男又名鹿葱
蓷葉似荏方莖白花花生節間即今之益母草
蕭今人所謂荻蒿是也似白蒿白葉莖粗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
祭祀以脂爇之爲香
艾味苦微溫無毒灸百病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以苗短者爲佳陳
久方可用
麻麻有其多稱名曰麻然有實者曰苴無實者曰枲苴最多子即月令所謂秋
食麻與犬今人呼爲芝麻者是也枲取其皮可績之以織布今人通用而未聞
其子可食註云子可食皮可織爲布未知苴耶枲耶
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花菡萏其實蓮其中的的中薏有色有香得
日光乃開花有紅白紫赤青黃紅白二色差多大者多至百葉

蘢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今人謂之水葒草
茹藘茅蒐也一名蒨可染絳本圖經云染絳之草葉似棗葉頭尖下闊莖葉俱
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一名地血可治血
荼茅草秀出之穗輕白可愛者
蕑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本草經云蘭草主殺
蠱毒辟不祥久服輕身不老一名水香
芍藥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尺夏開花有紅白
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采根根亦有赤白二色
莠害苗之草即今之狗尾草也
莫菜也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繅以取繭緒其味
酢而滑始生可爲羹亦可生食子如指實而紅
藚水舄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陶隱居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他

絍非食蔬穀皆用之亦云身輕能步水上
蘐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
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
菜是也
蒹水草也堅實似萑而細高數尺今人以爲簾箔
蔽芘芣也又名荊葵似葵而紫色古今注云一名戎葵花似木槿而光色奪目
諸色皆有莖葉不殊但花色有異耳一曰蜀葵
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則自生不用再種
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天帝之山
其下多菅烝享用以藉物助調五味
茗者餞也夏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
鷊小草有雜色似綬陸機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

蒲水草也似莞而褊有脊生于水厓柔滑而溫可以爲席男爵執蒲
璧言有安人之道也
菡萏即荷花說文云芙蓉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埤雅曰秀曰菡萏暢茂曰
華
稂惡草也按本草有狼尾草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作穗生澤地
蓍筮草也草楯三百六十蓍爲之長陸機云似藾蕭青色科生圖經云其生如
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于衆蒿秋後有
花出于枝端紅紫色形如菊史記云蓍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蓍
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
萑葦即蒹葭
蕿草名其味苦即苦蕿也郭璞曰今遠志是也似麻黃赤花葉銳而黃本草云
遠志[illegible]月采根暴陰乾

葵正月種葵能茂葉開花吉子若牛李其子生則青熟則黑可作羹粥食之冬
葵苗葉作菜茹更甘美又有鴨脚葵紫莖葵白莖葵春葵秋葵其類雖多但不
堪食周禮醢人饋食之葵爲百菜之王味尤甘滑今人絕不食此亦鮮種之
瓜種類不一大約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本草瓜蒂七月采即甜瓜蒂也
又有白瓜越瓜胡瓜蒂味小苦
壺瓠也似匏而圓曰壺亦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
謂之腰舟又可爲樽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
苴麻之有實者九月麻初熟拾取其子以供羹菜
韭本草云味辛溫歸心安五臟除胃中熱大抵如素者取之祭韭剪韭是韭可
供祭祀宴賓客者又有水韭生於池塘葉似韭高二三尺五六月堪食不葷而
脆
果蓏栝樓註實即子也葉似瓜葉兩兩相值蔓生青黑色六月花七月實如瓜

苹藾蒿也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者香可生食蒸熟爲蔬香美雅翼云
萍水上小浮萍無根但有小須垂水中蓋以水爲土如凡草之附根於土也
蒿青蒿也圖經云葉似茵蔯而背不白春生苗葉極細嫩時亦可食至夏高四
五尺秋後開細淡黃花花下結子如粟大衍義云根赤葉香
芩香草也陸機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亦喜食
臺夫須即莎草可爲簑笠禦雨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笠
萊陸機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蒸以爲茹謂之萊蒸又周禮云萊五十畝
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爲萊也
莪蘿蒿也陸機云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食亦可
蒸香美味頗似蔞蒿
芑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即今苦蕒菜

萑　原始云香草也一云萩之小者可作蔬公食禮云鉶芼牛藿注藿豆葉也

遂　牛蘈也郭云今江東呼為牛蘈者高尺餘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花花紫縹色可淋以為飲疏云縹青白色淋以水沃也

葍　大葉白花根如指正白可啖又云葍與䔰一草也花白者即名葍花赤者別名䔰䔰宜著熱灰中溫啖之饑歲可蒸為茹以禦饑遂蓄毛公並謂之惡菜然遂可入藥葍花白而香根可茹未必為惡菜也

莞　釋文云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蜀中出蘸亦莞屬一名鼠莞纖細似龍鬚可為席

蔚　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花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蔦　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圖經云寄生是烏鳥食物子落枝節感氣而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

女蘿　菟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藥中菟絲子是也

芹　有兩種青芹取根白色赤芹取莖葉並可作菹圖經云生水中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

綠　一名王芻爾雅云綠蓐也今呼鴨腳莎

藍　有三種一名木藍子一名菘藍一名蓼藍惟菘藍堪切為澱染青蓼藍不堪為澱惟作碧色爾雅云葴馬藍染草也即今大葉為澱者是六月可種冬藍冬藍木藍也八月用染

白華　野菅也

苕　一名陵苕黃花蔈白花茇鄭箋云陵苕之花紫赤而繁陸機亦言其花紫色此言黃白者蓋就紫色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故詩曰芸其黃矣本草云即今之紫葳仍作[illegible]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而有花其花黃赤夏中乃盛

瓞　瓜之小者

堇　烏頭也本草云冬月采為附子春采為烏頭味辛甘溫大熱有大毒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一名烏喙三寸以上者為天雄陶隱居云春時莖初生有腦似烏鳥之頭故謂之烏頭有兩岐共蔕狀如牛角名烏喙

蔌　菜之總名

筍　竹萌也筍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始生出地長數寸煑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呂覽云和之美者越駱之菌菌竹筍也

萍　水中浮草棲於水上者

蓼　圖經云蓼有紫蓼赤蓼青蓼馬蓼水蓼香蓼木蓼等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埤雅云蓼生水澤白華赤味辛離騷云

蓼蟲不能从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

荼　王肅云荼陸穢草然則荼者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

茆　一名水葵陸機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生食又可煮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陂澤水中皆有

詩經篇目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鐘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頌

周頌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周頌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載見　有客　武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詩經篇目　終　兆松堂

詩經目次歌訣

國風

周召邶鄘衛王　國風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關雎葛覃上卷耳樛螽斯桃芣苢篇南有汝墳趾

鵲巢采蘩蟲采蘋甘棠行露至羔皮殷摽小星江有汜野何彼苗召南收

柏舟綠燕日居終擊凱雄雉習習同式微旄丘何簡簡泉流二北靜新乘

柏牆偕君子爰采鶉奔奔定東蝃相鼠孑孑馳驅尾

淇奧考槃碩垠之籊籊竿芄蘭河廣伯有狐木瓜藏

黍離于役君子陽揚之水兮谷中蓷有兔緜緜入葛中大車直向丘中止

緇仲兩于田清羔大路篇雞鳴遇有女扶蘇蘀狡褰丰墠多風雨青青揚水篇

東門生蔓草溱洧鄭風全

雞鳴還著兩東方下次南山甫田者盧令敝句[illegible]薄猗嗟[illegible]完

糾糾汾沮洳園桃陟彼岵十畝之[illegible]

蟋蟀山樞有揚水與椒聊綢繆過杕杜羔裘鴇羽篇無衣生芄左蘩楚采苓全

車鄰駟鐵小戎收蒹葭終南何所有交交黃鳥歎晨風無衣渭陽權輿止

宛丘五門連鶴巢月出篇株林澤陂繼陳風十篇全

檜有羔裘及素冠隰有萇楚匪風完

曹有蜉蝣到彼候鳴鳩既畢下泉章

七月鴟鴞與東山破斧新伐柯九罭狼跋豳風完

小雅

鹿鳴四牡皇常棣伐木天保我出車有杕魚麗南有二蓼蕭湛露過弓今

菁莪六月薄言芑車攻吉日雁飛行庭沔鶴鳴祈皎皎烏行秩秩過無羊

節彼南山正月起十月昊天小旻繼小宛小弁及巧言何人蒙巷谷風休

蓼莪倭甚四北山大車明鼓苑南田多稼洛矣裳與屆鴛鴦頍弁車牽篇

蜓人賓筵魚在藻采菽角弓菀柳兮都士好終朝陰雨隰桑綿蠻瓠石苕何草

大雅

文王在下文緜棫旱麓篇思齊皇矣靈臺下有聲生民行葦賢

既醉鳧鷖假樂詩公劉泂酌卷阿時民亦勞兮因帝板蕩蕩幸有抑威儀

苑彼瞻雲漢崧嶽乃天生烝山江漢美赫赫昊旻全

三頌

清廟維天咏粹熙辟公天作昊天臨我將時執思文繼嗟嗟噫嘻振鷺飛

豐年有瞽猗歟盛雝雝載見有客臨於皇小子訪予落敬之小毖芟良勤

絲衣於鑠綏勤止於皇周頌自茲成

駉駉牡馬及有駜思樂泮宮魯頌畢

商頌那與烈祖章玄鳥濬哲殷武完

詩經集註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朱子曰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出而善惡於是乎分欲即所謂情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音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自人生至此一意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

聖人在上則其所感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爲教者詩之言雖有善惡而皆所以爲教故因其所言之是非知其所感之邪正而于已則益修其政敎于人則有勸懲之政也○自曰然至此一意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下而達于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音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安成劉氏曰此言先王以詩爲教于郊廟朝野之正詩如周頌正雅二南之類則播之音律于

列國之詩則采而觀其善惡而于諸侯又有黜陟之政也○自昔周至此一意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黜陟之政于作詩之侯國而于詩籍有所去取則亦可謂黜陟之教也○自降自至此一意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安成劉氏曰夫子不得行勸懲之政于作詩之人而使學詩者有以考其得失而有所創艾興起則亦可謂勸懲之政也○又一意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國風之體而有正變也二南得性情之正如關雎一篇樂不淫哀不傷全體是皆能如卷耳汝墳草蟲行露殷其靁摽梅小星江沱柏舟皆怨而不傷樛木螽斯桃夭芣苢漢廣羔羊何彼穠矣又皆樂而不淫故二篇獨為正風其餘自邶至邠十三國之詩雖亦有得性情之正者而君臣民庶之間不能如二南風俗之純以故邠風亦不得為正也○自是以至此一意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安成劉氏曰此言二雅周頌等篇之體不言商魯頌者其體與同可類推也夫正雅周頌諸篇如采薇文王清廟時邁等詩皆周公作公劉泂酌卷阿皆召公作則所謂聖人之徒也至變雅之作則有家父宜臼之傅及蘇公衛武公召穆公凡伯芮伯之徒又皆所謂賢人君子也○自若夫至此一意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朱子曰詩經全體大而天道精微細而人事曲折無不在其中○安成劉氏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南不至責怨不至怨怨不下亂諫不至訴天時日星之大嶽鳥草木之微人倫綱常之道風氣土地之宜神祇鬼神之祀禮樂刑政之施莫不畢備十一經之中也○又一意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

體之[安成劉氏曰此言學者格物致知之事也]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安成劉氏曰此言學詩者誠意正心修齊治平之進行之事也]問者唯唯而退

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序

丹陽姜文燦我英 纂輯
吳 荃蓀右
門人 潘宗垣紫臨 仝校
談象巖孝洊
姜朝烈承武
男 吳之璋章玉 仝閱

國風一〇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尙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鄕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鑒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〇孔疏詩者一部之大名國風者十五國之總稱國是風化之界詩以當國爲別故謂之國風其雅則天子之事政教刑于四海不須言國也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〇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教于袵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鄕人邦國而謂之正風〇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咏以言其傷者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〇安成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衛鄭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豳之風變敗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儉嗇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此十三國風之大槩也然變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畜亦莫非所以爲敎也〇自邶鄘衛之有變風然後知諸侯猶相吞滅衛首并邶鄘之地而不禀命于天子也自王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王政不行于諸侯而僅行于境內也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畿內之封亦廢法

失道而不能自保自鄭國之有變風然後知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遂于廢亂矣夫如是則天下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雖魏以舜禹之都唐以帝堯之國而風化義禮亦消亡矣此魏唐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消亡則戎狄交侵而天下相胥爲夷矣此秦之變風所以作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雖陳以有虞之後亦不能以自存而危亡至矣此陳之變風所由作也懼危亡而思周道則曹檜之風作亂極而治危極而安反之以周公之道斯可也於是乎終之以豳焉此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安成劉氏曰集傳于國風之下係以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一之一者周南又居國風中十五國之首也後倣此

周南一之一○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於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閒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于江漢故作樂者采自

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蓋文王在西而化行於南方以其及之者言之也東北則紂之所在文王之所不能及也且八風寒燠異德升降殊情不爲振慄則爲懊戾惟南風群和包達長養萬物有愷悌而無拂亂文王岐周之化寔象之故不稱風而稱南○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太王所居以爲公旦采邑故曰周公奭食邑于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墟分爵二公也○顏氏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係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文王以六州之地命周召治之太師采詩之時得于周南之地者屬之周公得于召南之地者屬之召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鳳翔府今屬陝西京兆府卽今陝西西安府興元府諸州今隸陝西四川京西路今湖廣襄陽安陸隨均等地湖北路今湖廣武昌漢陽岳常等地○三山李氏曰周南皆文王之風化周南之詩多文王故言王者之風召南之詩多爲諸侯所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寔文王教化之所及故小序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卽文王也○蘇傳二南風皆出于文王而有內外之異內得之深外得之淺故召南之詩不如周南之深○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湛若水曰關雎文王正家之始后妃始歸時也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文王正家之中后妃居家時也桃夭兔罝芣苢漢廣汝墳麟趾文王正家及國之終后妃化行時也○文王之化起自宮庭而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故以關雎爲風始而陰教之理莫先婦職故次之以葛覃風俗之端首于貞正故次之以卷耳乃已德脩則思逮嫡御洋洋乎化且徧宮中矣故次以樛木螽斯家齊而漸及于國故次以桃夭化被于國之女子則男子可知故次以兔罝民人樂業風俗淳美舉國遊于太和

故次以宋苗出國而推宜及天下而岐則東有紂西有昆夷北有獫狁自北而南緣漢廣汝墳二詩見天下有可平之漸也周自太王迄文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而以服事殷竟終其身不王然不王于身必于其子孫故以麟趾終焉序以爲關雎之應也○曾南豐曰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也

關雎章

傳 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

序 關雎后妃之德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全旨 通章俱要重德上首章言文王有聖德而后妃亦有聖德可爲之配文章

追言未得淑女之時求之如是之切末章言始得淑女之時喜之如是之至總以窈窕二句爲主下文求字友字樂字俱根此說要樂都以宮人言當憂而憂當樂而樂便見詩人性情之正

關關雎(音疽)鳩在河之洲窈(音杳)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云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按比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化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

合參文王生有聖德又得淑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詩以美之若謂君子之道造端夫婦朝廷之化寔始閨門然求其以德配德者蓋其難也今何幸而覩此淑女乎彼雎鳩之鳥關關然和鳴于河洲之上相親也而不相亂相悅也而不相狎是亦物之善匹者矣況此窈窕之淑女貞靜中存幽閒外著固天下之聖女也以斯人而配我君子則坤以承乾雖和而不忘敬與君子之肅肅雍雍相比美爲柔以一從剛雖樂而不蕩乎恭直與君子之綏綏恭恭相匹休爲內外一德以相成天下正配之善無過于此不洵爲君子之好逑乎

析講此章以雎鳩聲之和應興淑女德之相配關關內有不亂不狎兩意所謂情摯而有別也后妃初到如何便見他淑只借窈窕二字形容之窈窕處于始至時見得始至字不必拘定同年合巹之夕凡三月廟見亦是窈窕訓幽閒幽不淺露閒不輕躁此自中形外正貞靜之德容也幽閒不可直謂之德故加貞靜二字而以德言之總就儀容動靜間摹寫其德性若此淑字所包者廣于葛覃見其勤儉孝敬于卷耳見其貞靜專一于樛木螽斯見其無嫉妒而逮下蓋淑朱氏曰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君子雖指文王在文王乃後日追稱作文只還他君子便了好逑重淑女足配君子上文王之德在敬太姒之德在淑正是敬而恐稱處豐城朱氏曰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爲乾之健也能淑則足以配至尊奉宗廟所以爲坤之順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順以承乾化○註和樂恭敬字本情摯有別句生來方山云和樂恭敬是朱子于詩人興意內想出乃是餘

意盖和樂恭敬因相與而後有非始至意當是在好逑之下○大旨重和樂逑有君子之聖以理陽教則君臨天下外和而閨治有淑女之聖以理陰教則母儀天下內和而家理國家風化之本寔由于此○徵言合參雎鳩以和鳴相與淑女以幽閒相匹此興意若摯而有別和不忘敬非正解也○集傳云雎雄相應之和聲則已補出是雎鳩並與君子淑女矣此剖映之妙○語類問比興曰說出那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物事來是比○興與比相似只有搭應爲興無搭應爲比集傳凡于正興多用則字于反興多用興字乃字○文公語錄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又云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非必有感有見于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無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者○通解宮中之人蓋妾御之老者太王王季以來舊宮人也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音杏**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音展**轉反側**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合參夫淑女之德固足以配君子然當其未得也吾儕何以爲情乎自人有不可期之遇而物亦有不可定之蹤彼參差之荇菜柔順芳潔可羞神明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況窈窕之淑女幽閒貞靜可配君子不當寤寐不忘以求之乎求之而得我心始慰也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使我寤焉思服而心不忘于有覺之時寐焉思服而心不忘于夢息之頃至于思之悠長輾焉而半復轉焉而周反焉而過復側焉而留雖欲求其安寢而有不可得者矣其未得之憂如此

析講此章以荇菜芳潔可羞神明故求之者當無處不盡其力興淑女幽閒可配君子故求之者當無時不盡其心○通解左右流之即是無方取諸一處則有方也寤寐求之即是無時分言寤寐則有時也○註寤寐不忘以求之句已該寤寐求之五句所以下文繼之曰故其憂思之深至于如此也以求之爲主憂根于求來寤寐中如何求不過想像其得之意不得者謂文定之儀未舉造舟之禮未行也思字亦從求處寫出思字不可添出憂字來悠哉悠哉是無時不思意輾轉反側正是思之悠長處俱蹑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求之不得四句不過申說寤寐求之一句意耳註中當字宜玩見得有德如是則當如是也此人此德五句是朱子推出詩人所以憂思之故如此正發明當字之意○此要追想未得時情景須黏煞今日既得之樂○大全朱子曰此詩看來是騰妾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輔士詩章之體皆以兩句爲一韻四句爲一截此章與處至求之便止下四句又深言其思之極耳舊說謂亟與到底非是集傳凡蓋字以下皆推原之詞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叶此禮反**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叶羽已反**參差荇菜左右芼**音帽叶音邈**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之**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

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嘉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
合參夫當其未得也憂思之深亦既如此矣若今既得吾人又何以爲情乎彼參差之荇菜幸矣求之既殷適水滸之偶値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采之而擇以致潔矣此窈窕之淑女昔儀人而與遘令造舟以往迎既得之則當或鼓琴或鼓瑟多方以友之而致其親愛矣不特此也彼參差之荇菜柔嘉可薦足以利吾用也既得之則當或左或右多方以芼之而熟以致薦矣此窈窕之淑女相須甚殷欲以抒吾歡也既得之則當或考鐘或伐鼓多方以樂之而致其欣喜矣其已得之樂如此回視向者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之况不其釋然矣乎夫宮人于后妃既道其匹配之善而又自敘其憂喜之情此固足以徵后妃之賢而詩人性情之正亦于茲槩見矣
析講此章以荇菜既得當采芼以宜其用興淑女既得當友樂以致其情采擇非一端烹煮非一道故亦曰無方琴瑟之音細密有柔婉意故曰友鐘鼓之音宣暢有發揚意故曰樂友樂俱以宮人言或有貼文王說者殊覺舛謬黃文云以爲惟君子友之也乃知吾儕亦得而友之也又云吾儕于淑女有母道亦有君道吾更欲以友道處之說得最妙后妃既得難道宮人便去琴瑟鼓鐘不成須玩註中一當字蓋友之樂之之情非言語所能盡故欲寄諸琴瑟鐘鼓也二段意有淺深却重在樂之一邊蓋說到娛樂處意方盡但作文只須遞對註樂則和平之極乃朱子想像詩人意思計此時已和平之極了非正解樂字意樂謂之尊奉者正是友之樂之上見得喜樂正所以尊奉之也不必分析○廣文子曰采之不獨取也重在擇之千古愼選大意不過如此且后妃正位宮中以奉神靈之統采荇菜以羞神明正是關合○嚴緝梁曰芼之謂爲羹也○通解琴瑟常用樂也禮記曰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所以爲樂之小鐘鼓則懸于簨簴不常用者故曰樂之大以其常在側故曰友已有和平之意矣但未至極耳故曰樂則和平之極也○按樂記絲聲哀哀以立廉鐘聲鏗鏗以立號鼓聲讙讙以立動便見琴瑟于友字較切鐘鼓于樂字較切亦見古人用字煞有不可那移處○新論關雎風之始也以琴瑟友淑女而燕婉之求呦鹿鳴雅之始也以琴瑟燕嘉賓而泰交之氣洽風雅同一求賢之旨○此與上章大段以未得已得爲對而不甚以本文爲對古人遞對之格類然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恨然學者姑即其辭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illegible]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朱子曰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齋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鄭箋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爲名朱子曰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後皆倣此○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于傷與淫而不自知矣關雎之詩感于性發于情而宰于心者也其形于聲詩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朱子曰樂止于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憂止于輾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雙峰饒氏曰言哀者易至于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易至于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此詩得性情之正故玩其詞可爲養心之助○前漢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

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妺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莘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可不慎歟○後漢皇后紀序曰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康鳴吉曰周家自姜嫄以來太姜太任世有令德助成一代王業久矣而淑女配文王善嗣徽音故武王周公得爲聖君賢相詩之首此正始也集之終此成終也○朱子曰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至如葛覃卷耳其言迫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了○時論古今不乏誼主而治化不彰則內嬖多而女寵盛耳此雖司晨其不及于敗者鮮矣夫子刪詩首此其穆然有深思哉然漪水之論不聞之士大夫而恒聞之嬪御此歌咏后德者必有取于宮中之人也○湛若水曰若以關雎爲后妃不妬求淑女以事文王則考于古諸侯一娶九女同時俱歸無復如後世之選嬪妾然也似不宜待后妃始歸乃爲文王求妾媵也又不宜詩人未叙后妃之歸而遽言求女也且言君子好逑述者匹配也妾媵不敢專夕抱衾與裯果可以爲文王之匹配乎

葛覃章

傳　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

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全旨　此詩本是爲治葛而作首章以中章爲主首章追敘治葛以前事次章正是治葛時事末章是治葛以後事不可以治葛之事與歸寧之情對看歸寧不過因成絺綌而敘及之耳總要得后妃自家口氣○徐敬弦曰首章要體認當時初夏景象二章要得他一段勤勞憂惜意思三章要得他不敢自專不忍忘親的意思

葛之覃兮施異音**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爲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于其上也後凡言賦者倣此

合參　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若謂事以習勞而後成情以經久而愈篤予之于葛固有始終以之者要豈一朝而致此哉自今日而言則既成而服之在身者此一葛也自初夏而言則覃延而施于谷中者此一葛也但見匀覆展遠其葉方萋萋而美盛未可治以爲布而已有其漸矣斯時也淑氣相催鶯簧弄舌爰有黃鳥振羽而飛而集于叢木之上其鳴則喈喈然而聲得虛谷之外固無遠之弗聞焉是絺綌雖未可以遽爲而景物所觸殊動我以女工之思矣由今邇之中谷之敷榮猶在目黃鳥之好音猶在耳念物成之有自吾何能忘情于葛哉

析講　此章追述初夏之時其景物如此見葛有可治之漸惟葉一句是葛生之時黃鳥三句是因敘治葛而思及之言向當葛葉萋萋尚記得飛聚黃鳥一段光景須炤定治葛大意斷斷數綴爲妙正不必逐句描寫也亦不可將鳥與葛平看總要見此時枝幹未施而草木暢茂禽獸飛鳴已惕然動我以女工之思矣○詩稱既成絺綌爲通章追敘初夏爲本章○黃鳥集灌木而託以爲鳴于葛上蓋葛延于木上鳴于灌木亦鳴于葛上也○盧文子曰此時對葛其附故所飛所集所鳴一一觸目遡此以往使無躬及此矣○嫌

詩雖以兩句爲一連四句爲一截然此詩首二章當三句一疏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音乂是濩音鑊爲絺音癡爲綌音隙叶去略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

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爲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合參]及夫盛夏之時屆離火之昌期乘朱明之盛節葛之覃延而施于谷中者曾幾何時其葉茂密而萋萋者且見其莫莫焉是葛旣成而可治以爲布矣由是欲取其材則刈之于山谷之中欲柔其性則濩之于釜鬵之內夫而後葛乃有緒可理也其近內而色白者葛之精者也則爲絺焉其附外而色黃者葛之粗者也則爲綌焉幸機杼之告終獲芳華之被體殆庶其有以服之矣成于勤苦得之艱難所以心誠愛之雖至于垢吾不敢以其垢而厭也雖至于敝吾不敢以其敝而棄也否則彼莫莫者其自中谷而刈而濩而爲

豈易有此服者而遂有斁心乎哉必不然矣

[析講]此章正治葛時事首三句言葛之成下言其治之勤而愛之至也莫莫句要入葛旣成意刈濩絺綌所謂親執其勞也然須看得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皆親爲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看爲之者條分縷析以任夫織紝之事也至就絺綌旣成之後別其精者爲絺粗者爲綌非謂先作此兩等而揀之以爲布也若十分說得辛苦便類村婦當家光景殊失后妃氣象矣服之無斁句亦須看得活后妃當葛之初成而即預道其心之所期如此不以新故易念不以久暫移情非就垢敝時言也註親執其勞等句是朱子推原之詞非后妃本意[陸齋]云雖極垢敝只是極言無斁之情若以爲寔然豈有極敝之物而服之無斁哉○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況宮掖有異嗜之節財極四方之榮餙不足給衽席之需窮天下之杼柚不足供掖庭之侈華用夫紅女之指猶不足供一日之靡費縱人織女之工巧不足厭無極之求玩服之無斁一語有多少深思微旨爲朝野風尚做則但在后妃口中又不可徑露此等語意○凡人之於物易厭而不甚顧惜者以其得之之易而不知其用力之勞而成就之難也惟知稼穡之艱者飮食則念農功知絲麻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蓋其身親爲之故能愛之而不厭亦可見后妃旣勤且儉之意○文王日臨保無斁后妃日服之無斁其無斁不同而無斁之心則同正見君子好逑處○[鍾伯敬]曰后妃服之無斁自有深意惜福惜勞俱說不盡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音緩我衣害音曷澣害否如字歸寧父母

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汚煩撋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旣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曰盍治其私服之汚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

于父母矣

[合參]夫絺綌旣成則女工已畢矣然女子有行豈嘗須臾忘父母乎而能不爲歸寧之計也雖然婦人外行不出閫不可徑行乎歸寧而內言不出又不可自達于君子然是以此意告于師氏使師氏告于君子以達吾歸寧之意吾願是行也敢蒙不潔之衣以展親乎有私服焉所當汚也則煩撋之以去其汚有禮服焉所當澣也則洗濯之以致其潔而于禮服復審其何者宜澣何者可以未澣凡此潔治旣備我將服之以歸而問我父母之安寧也否則二人之懷其何能以慰耶

[析講]此章因絺綌旣成女工少暇而預計歸寧之事當以歸寧爲主首二句言達歸寧之情要得柔順委曲略無恃愛專制意薄汚以下乃后妃自審之詞見不苟于行也告師氏是以歸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因歸而

治服木與絺綌無關非服既成而澣濯之也但薄汙薄澣亦有服之無斁意私服常服也故去其汙禮服不常服也故從其澣禮服如見君賓之衣之類不必認作朝祭之服私服禮服不必言皆是絺綌所爲者害澣害否因上句之文指禮服言歸寧亦是既成絺綌之事因言絺綌而敘及之非備絺綌以歸寧也○呂祖謙註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爲姆即師氏也○徐敬弦云古之婦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大夫之妻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爲之○毛氏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安成劉氏曰周禮王后禮服有六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亦未必備此六服但泛言禮服而已○慶源輔氏曰薄汙薄澣者不爲其飾之之詩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意于其薄汙薄澣者各施其功而不爲過盛之飾于其當澣害否者各隨其宜而無雜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豐城朱氏曰師氏鞠我者也則必每事而詢訪見其不敢專也父母生我者也則必及時而問安見其不敢忘也君子宗主我者也則必見其不敢褻也○薛士此章在五六轉韻仍兩句一連上四句一截害澣句帶起歸寧句若與薄汙薄澣分作四項而歸寧總承此斷非體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章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于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爲后妃之本庶幾近之○南軒張氏曰周自后稷以農爲務歷世相傳其在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咏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此心常存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參考吾觀周道幽厲傷之蓋自蠶績作絺綌教君子已知周之不復西征矣彼皆失德夫寧知一絲一縷祖宗之艱難有如是耶後世繪蠶桑于扉壁刻織婦于殿庭雖曰爲用文之乃其意未可盡非也○三味葛覃于其歷時而弗急也而見其能勤于其已故而不厭也而見其能儉于其勤弗踰于保傅而見其能敬于其念弗忘乎定省而見其能盡勤儉孝敬乃婦德之大者故曰后妃之本○豐城朱氏曰關雎之所謂淑指其德之全體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又各就其一事言也

卷耳章

傳 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

序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全旨 此詩重在思念君子意以首章嗟我懷人一句作主下三章皆承此説是摹寫其思而不遂之情而爲之極其形容耳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而馬瘏而僕痡總是託言以見意非眞有采物登高酌酒等事也○豐城朱氏曰后妃于君子思之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悲惻至到之意而無悲愁慘怛之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于傷雖思而不至于悲此后妃之所以得其性情之正也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户郎反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

合參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若謂夫婦之間暫離則思此人情所必至也乘于君子之出無時不眞于予懷矣惟此道旁之植者不有卷耳乎是可以爲利用之資者也吾方采采卷耳頃筐猶未盈也而嗟我懷人之

不見有意于遠人斯無心于近事遂不覺釆之而不能盈卷耳雖多亦奚之
大道之旁以聽其自生自育而已雖頃筐之未盈奚暇計哉
析講此章託言有所事而不終于所事也註而心適念其君子適字非適然
之適只是須臾之閒耆后妃于君子念念不忘非至此而適念也講懷字要
切如憂世民無所統內憂家庭無所法若作尋常女兒情態何異于樓傷柳
陌上桑餘于寘彼周行所謂不釆而生于周行者置之而不釆不足將頃筐所
釆者棄之也

陟彼崔(音摧)嵬(音危)我馬虺(音灰)隤(音頹)我姑酌彼金罍(音雷)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
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
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
長以為念也

合參夫我于君子其思念之情若此則將如之何哉意者惟登高可以望遠
乎望而見吾遂得以親其人望而不見吾猶得以想其處是故忽見夫崔嵬
之山思欲陟彼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乃歷險必資于馬奈何我馬虺隤
而不能進而登高之舉無由也然此心之懷終有不能已者于是且酌彼金
罍之酒以自解庶少有以寬吾之思其不至于永懷矣乎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音似)觥(音肱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
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合參乃懷之而莫能已是故又見夫山脊之岡思欲陟彼以望所懷之人而
往從之乃升高必藉于馬奈何我馬玄黃而不能前而登高之行更無由也
然此心之傷終有不能遏者于是且酌彼兕觥之酒以自解庶少有以釋吾
之憂其不至于永傷矣乎

析講此二章意同上二句是託言登高不遂其願下因欲飲酒以紓其懷總
是從思念中虛設出一番景象如所云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
是也重登高意勿與酌酒平看永懷與上懷人字應傷字又從懷字生出明
知思不可解姑酌酒以暫消其懷庶寬其太甚耳非真欲釋其憂而不思也
○葉臺山曰登高恐亦是從陟屺白雲親舍之意往從之說似太着像

陟彼砠(音疽)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註
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合參然我之懷究莫能已也則又如之何哉彼砠亦可陟也陟亦可望也庶
其以慰我之心乎奈何馬則瘏矣而不能升高僕則痡矣而不能御馬目覩
而足不隨我其如高山何金罍兕觥其如我何但慨然付之吁嗟而已矣夫
后妃于君子不在而極其思念之情如此不可以見其性情之正乎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登高而有所阻下言難乎其為情也與上二章皆一意
無淺深前曰崔嵬高岡此曰陟砠不過變文成章非登此不遂又欲登彼也
總是抑鬱無聊無所不至意馬以駕車僕以御馬相因說馬病不能進猶可
資于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詞云何吁矣見憂之極
惟有愁嘆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云何二字亦可略讀斷似如何是處之意
吁字與前章嗟字相應

卷耳四章章四句○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
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安成劉氏曰
后妃託言方釆卷耳而遽思君子則遂不能復釆欲望君子而僕馬不前
則且飲酒解憂可見其心之貞靜而不動于私情之專一而不失其常矣
至其哀而不永懷傷者又合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性情之正發見于
一端者參之關雎首章樂而不淫則又可備見其性情全體也○湛若水

刪卷耳后妃以文王不在思之而作此詩皆託言也首一章託言女之采卷耳而思君子則不能采而寘之瘖思之切矣所謂發乎情也二三四章託言已欲乘馬升高望君子而山高馬病不可登登婦不出闘不直言之而託馬之病亦詩人溫柔敦厚之意旣不可望則酌酒自慰而不永傷懷歸乎正矣所謂止乎禮義也

樛木章

傳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序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全旨 三章須平看總是與其德之盛而願其福之隆也綏將成字義雖有分別而興意畧無淺深不過曆叠咏歎以見稱願無已之情耳以樂只句作主入宮見妬則不見其可樂但見其可畏矣后妃以樂只爲心慈祥公普思及群小則覩履考祥自然動與吉會稱者稱其德之已然願者願其福之未然也

南有樛音鳩木葛藟音壘纍音雷之樂音洛只音紙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合參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若謂從來福𦍒之集恒視人之自致何如耳故聽諸數者爲難憑而決諸德者有可信吾儕之被德于君子良非淺也茲則有以頌之矣彼南山之上有木生焉樛然下垂未嘗自恃其孤高也而葛藟則從而繫之樛木非有意于葛藟而葛藟之纍自不得舍是而他屬矣況我君子思意旁流而嫌疑盡釋悠長衆著而忌刻不生殆所稱樂只之君子非耶其德如此則所以格天者已裕而福履自從而綏之凡安貞之吉保定之休君子非有心乎感召而君子有以安我人者天自有以安君子也夫豈有或爽者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合參 而未已也彼南山之木其樛然者猶是也則葛藟荒之而奄庇之必偏爲樛木非有期于葛藟而葛藟之荒自不得舍是而他覆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其德下逮而福履自從而將之凡以引以翼或贊或襄君子非動念于需承而君子有以助我人者天自有以助君子也夫非自然而致者耶

南有樛木葛藟縈音營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興也縈旋成就也

合參 而猶未已也彼南山之木其樛然者終如是也則葛藟縈之而旋繞之必周焉樛木非有期于葛藟而葛藟之縈自不得舍是而他就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其德下逮則福履自從而成之凡令終有俶純嘏緝熙君子非侈志

于休祥而君子有以全我人者天自有以全君子也又非自然而致者耶夫后妃溥逮下之德而衆妾稱願之如此則閨門之修于此可見而文王刑于之化不于此徵乎

析講 樛木下垂以引葛藟后妃逮下以凝福履此各章興意也纍是繫于其上荒是奄庇之縈是奄之周也綏有保定孔固意與維繫相似將有陰助默佑意與奄庇相似成則萬福皆來湊合有純全盛大意與縈旋相似詩人下字各有意義作文不得蒙混樂只就愛溥于同人說所謂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是也但宜說得渾融履字註訓祿字百順之謂福天之所助也以春命言萬鍾之謂祿人之所受也以饗用言大約不外富貴子孫等意○註中嫉妬二字有別嫉以德言妬以色言○劉上玉曰詠樂只處見其稱味福履處見其願說詩者之詩不宜貼在詩人口中郎逮下等字亦以意渾之更高沾沾以非盛世風也○朱子曰大人稱小君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

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山木喬竦而直上則物類不得附而俱非君子嫉妬而可畏則莠蘞不得康而備養反是則協矣

樛木三章章四句○李肝江內治篇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一有失時則爲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嘆于室君子偉于人情周道所以興也安得衆少艾之色幽于深宮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東萊呂氏曰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禍至亡國樛木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螽斯章

傳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序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全旨 全詩總是喻其有逮下之德宜其有昌後之福也三章一意無淺深不過叠言以成篇借以和字貫當群處則詵詵及群飛則薨薨既飛而復集則又揖揖皆見其和也說螽斯卽是說后妃比后妃之和于逮下亦宜其後之昌也然正意在言外不必另點子孫衆多是后妃已然之福非稱願之詞比意只重宜爾群處和集此中有主在所爲爾也宜者見其非出于倖蓋凡物群則爭爭則相吞相噬而生息必少惟螽斯群處和集故宜子孫之多也

螽(音終)斯羽詵詵(音莘)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

合參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若謂天開一代之統必先錫之以昌後之祥然非德無由致也吾嘗俯察昆蟲之化而有見乎螽斯焉夫螽斯羽蟲物類之微者也今則儔類甚多群居群處大者無猜忌之嫌小者有因依之志蓋詵詵然其和集矣由是和氣所感休祥攸集宜爾之子孫蕃衍一傳而見其克振再傳而益見其克振也夫非所謂以和召和者哉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群飛聲繩繩不絕貌

合參 然螽斯羽蟲不特集之和而已也當其集而群飛則薨薨兮親上之際藹然太和之勃盪焉和之見于聲者若此固宜爾之子孫應天時以變化而繩繩生育之不絕也豈偶然哉

螽斯羽揖揖(音緝)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合參 然螽斯羽蟲又不特飛之和而已也當其飛而斂翼則揖揖兮止集之際渾然太和之翕聚焉和之見于形者若此固宜爾之子孫感氣化以成形而蟄蟄盤聚之無盡也豈倖致哉然則我后妃也徵音之詠形爲逮下之仁和德之孚衍爲克昌之瑞有是德宜有是福矣觀之螽斯不從可見哉

析講 凡物之忮害者其類多不繁人之妬忌者其後必不盛故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見后妃有是德則有是福也○螽斯羽蟲故稱羽勿作翅說一說卵翼之道全在乎羽故以詵詵屬羽蓋后妃思養衆妾亦若卵翼者然詵詵以群處之和言薨薨以飛聲之和言揖揖以形聚之和言宜爾不主一人亦不主一媵衆妾之子孫皆后妃之子千億之子孫皆后妃今日之子孫也但是比體須影射爲妙振振是蕃盛繩繩是胎生不絕蟄蟄是數目之多振振內如有林能奮發意繩繩內如有繼嗣無窮意蟄蟄內如有鋒芒靜聆意○后妃與衆妾體有貴賤然以廣君之嗣則同一生養也一人生之不若衆人生之爲盛后爲君國天下子孫計何分爾我彼頑后之見妬于衆妾所利在色欲也所欲在我生之子孫爲富貴也又其愚者寧可令夫無子不可令

夫有妾孰知絕其夫者是自紀之后妃之多子孫誠是其宜爾也○蘭軒張氏曰后妃多子孫推本其然則由不妬忌而已故繼樛木之後○后妃子孫兼嫡庶說不可用魯衛毛聃郕霍曹滕言此乃武王得天下之後而始封之號耳然據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則子孫之多非特庶出者耳但兼嫡庶講亦是○安成劉氏曰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此其多子之驗誠后妃之德所致也○朱子曰比便是說底事如螽斯羽之句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振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章

傳 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

序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全旨 全詩反復咏嘆只是一時事無淺深當以宜字作骨蓋女子之賢何由而知即以正以時上想見其賢而又即以其賢決其宜室宜家賢字當於于歸下補出緣之時未必以正以時故以此爲賢也賢是已然事宜是未然事玩註必字乃預定之詞非預期之詞被化意須于言外見之○命出于親則非行露之沾濡故曰以正嫁適其候則非摽梅之嘆嗟故曰以時只淡淡敘之不待顯言以傷王氏皐皐之象

桃之夭夭(音腰)灼灼其華(音花)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合參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美之若謂婚姻之事嚴于正始男女之會貴于及時吾於于歸之人而有以觀其深矣彼桃之夭夭何少好也木少則華盛故其華灼灼然而可觀焉況之子也守正待時承父母之命以于歸固已蕭閑有素矣吾知敬戒無違而內焉必宜其室柔順不忒而外焉必宜其家他時之克嫻婦道不可于今日之賢而卜之哉

桃之夭夭有蕡(音文)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合參桃之夭夭不惟華之盛而已也觀于其實且有蕡而盛矣況之子固賢女也值此時而于歸吾知長幼有恩夫婦有別其于家室也當必有以宜之矣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音臻)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合參桃之夭夭又不惟實之盛而已也觀于其葉且蓁蓁而盛矣況之子固賢女也值此時而于歸吾知內不失齊肅尊卑和睦其于家人也又必有以宜之矣夫以女子之賢而詩人嘆美之如此非被文王之化其能然哉

析講首章以木少則華盛與女賢則家和二三章興意亦略相同華實葉非一時並見因所見而推言之也東萊呂氏曰既咏其華又咏其實又咏其葉非有他義蓋反覆歌咏之耳宜室者爲人妻而盡婦道也見夫婦相諧而閨門無反目宜家者爲人婦而盡婦道也見尊卑允協而家庭無間言○豐城朱氏曰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强所能也必孝不衰于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于卑幼義不拂于夫之兄弟而後可謂之宜爾

辟士曰以前五詩只是文王一家此方及國故曰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文王明德新民能格其不正以歸于正故爲男者知六禮未備之貞女不可以妄求爲女者知從一而終之夫不可以輕合則男正乎外本身之妻且不敢犯禮苟且況其外焉者乎女正乎內本身之夫且不敢犯禮瀆亂況其外焉者乎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罝】

【傳】文王得良臣於野周人美之賦兔罝

【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全旨】通章是以施罝不一其處與干城好仇腹心不可一端窺測一節深是一節曰干城特公侯之衛耳曰好仇便與公侯對曰腹心遂與公侯一矣總是即其事以與其才之備言此人之才有如此之可用非謂他日必爲公侯之干城好仇腹心也○肅肅二字可玩即兔罝細事而備經理之法務整飭之能則其人之大畧可觀矣赳赳是武勇之形無文藻所謂在野草莽之臣也非美之也觀註雖字可見美之適在下句公侯二字要認蓋才只堪對有別人猶無奇耳公侯何等謀猷蘊藉猶是爲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神契合是何等樣才○兔罝非賤業也如莘野之耕渭濱之釣一般蓋當時之人出則爲疏附後先處則安于農桑狩獵詩人從旁觀之見其未始不可爲干城好仇腹心非爲國家惜人才亦非爲斯人嘆淪落總見賢才衆多既在上而亦在下也平平敘述而棫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肅肅兔罝（音嗟又子余反與夫叶） 椓之丁丁（音爭） 赳赳武夫 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合參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兔罝之野人而其才可用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若謂世之所須者才才之所待者世其有撰之者乎何今之獨隆也彼張罝所以掩兔則肅肅然布列而不亂于杞焉椓杙所以張罝則丁丁然相應而四野畢聞焉斯亦見捍衛之周矣況此赳赳之武夫雖無文釆可觀乃外可以備折衝而杞之莫能務內可以資保障而乘之堅以完夫非公侯之干城乎

析講丁丁爲內外相應之聲干城爲內外相衛之象是此章興意○嚴緝傳曰杙橛也○輯錄椓擊也許氏曰擊橛于地中張罝其上○丁丁有堅確不移意作文亦須隱含○干城是借扞外衛內以發其才之可用初不以用武言只如一賢人勝于十萬師之謂隱然甲兵之富故曰干屹然金湯之固故曰城

肅肅兔罝 施于中逵 赳赳武夫 公侯好仇（叶渠之反）

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合參然干城特語其衛耳未足以語其匹也試觀規規而前者非仍肅肅之兔罝耶乃於絕其丁丁之聲寂然施于中逵置機要害之區設羅衆方之會庶有以快其遭矣況此赳赳之武夫非特于城而已也吾知經邦戡亂公侯能之武夫亦能之元首明而股肱良夫非公侯之好仇乎

析講中逵爲在在可通之路好仇爲在在可匹之能是此章興意○中逵兔所往來之區施罝于此亦見取牧之方畧○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好仇者見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配也即有是君有是臣之謂如漢書董仲舒贊伊呂聖人之耦是矣魏文公侯聖矣武夫誠賢何遽克儕乎聖而不曰主聖臣賢乎以聖仇聖有淑女以賢仇聖有武夫一佐內一佐外也公侯文矣武夫誠武得無不足于文而不曰允文允武乎公侯所少者非

致武夫所少者非忠亦識謀亦要治也說見好仇字之義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合叅然好仇特語其四耳未足以窺其蘊也試觀張羅而待者非仍肅肅之兔罝耶乃復移其中逵之遠遠然施于中林依藪澤以設伏向榛叢以藏機務入野不厭深矣況此赳赳之武夫非特好仇而已也吾知致治安民公侯有此心武夫亦有此心志氣孚而神明協夫非公侯之腹心乎夫才之在下者如此則其在上者可知矣之在野者如此則其在朝者可知孰非文王作人之化所致也

析講中林深密而不露腹心深密而難知是此章興意○中林兔所藏伏之處施罝于此亦見謀猷之深密○腹心不是托之為腹心亦不止于謀謀相合意見相同而已言與公侯精蘊相通也公侯堅貞服事而武夫亦不急以

功名見沉潛不露藏其才于兔罝之中上有藏腑之心下亦有待時之志所謂同心而一德也○腹心何以謂之才蓋心是才之蘊于內而為體才是心發于外而為用也腹心亦才也○蘇傳丁下人所聞中逵人所見中林闇見所不及所謂愈進而愈密也好仇承于城而進言之腹心承好仇而進言之于城以其才之著于外者言好仇復心以其德之蘊于中者言

兔罝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時所多賢者此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也且文王于武事尚矣觀此及棫樸所謂六師及之者亦可見當時俗尚之萬一夫三分天下有其二雖是德化之盛而天下歸之然遏密侵阮伐崇戡黎之後其于武事大略可槪矣○豐城朱氏曰以武夫之賤而才可以為干城德可以為好仇為腹心是何人才之盛也吾幸而遇聖人之世又幸而生聖人之國則其涵濡聖人之化固宜其成就之若此也棫樸之咏文王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旱麓之咏文王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人才之作興固本之文王之德尤本之文王之靜也有文王之德故其造就之也速有文王之靜故其涵養之也深雖以兔罝之野人而其才德之美若此則其在官使者從可知矣

芣苢

傳　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芣苢

序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全旨　全詩總是采物而歷敘其事之始終也雖無淺深而語有次第首章言求物之事次章言取物之事末章言貯物之事詠歎其事便是相樂不可分兩層看家室二句是推采芣苢之由化行俗美又是推家室和平之由皆朱子說詩之意詩人口中極閒極冷自讀詩者見以為此化行俗美家室和平之所致也若硬將此添解入詩人口中則失之矣須摹寫優游自得有一段太平無事光景便是相樂意若說得景致佳麗與陌上澱游者何別○吳氏曰

通篇言樂不說出樂字讀之自見意思正文字之妙○此詩作者不可添一事讀者不可添一言只閒閒說去而王民皡皡之氣象自見○詩柄無事二字自和上生來非女工之服也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禮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已反）之

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合叅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若謂物類以時而榮人情因物而適吾儕今日其何為也其相與采芣苢乎方其始也采采芣苢則薄言采之遵彼微行而求其所生之處焉然吾見其方而寡獲天下之物豈殷而相過乎往往然也今何幸采采芣苢則薄言有之而遇于道左又得其所生之地也不堪慰藉作之游也哉

析講此章乃始求而既得之詞求其所生之處曰采得其所生之處曰有

薄言發語詞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合參不特此也采采芣苢亦既有之矣則見其盈筐而盈襭者穗何離離乎則薄言掇之拾其穗不并取其生也然吾觀秀而寡實天下之有其穗而無其子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采芣苢子又纍纍然乎則薄言捋之取其子亦并棄其穗也一掇一捋之間不足遂初來之願也哉

析講此章是正采而拾取其子之詞拾其穗之在地者曰掇取其子之在穗者曰捋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音纈之

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合參不特此也采采芣苢拾而取之豈遂遽之也捋之既多非手之所能持則薄言袺之貯芣苢于衣而執其衽雖多取亦無憂也然吾觀執之過勞久而將玩天下之勤于始而棄于終者往往然也今何幸采采芣苢復有帶可扱乎則薄言襭之從事爲勞者不妨收之帶間之逸也一袺一襭之際不已足此日之情也哉言采而出采畢而歸吾與汝之所爲者若是已矣又何復求乎吁此可見文王德化之盛矣

析講此章是既采而携以歸之詞捋之多則一掬難容故袺而貯之袺貯之久則手執爲勞故襭而插之帶間也蓋森森僕僕歸之時不宜再言便下采摘

○安成劉氏曰衽者衣之襟帶者腰之帶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

芣苢三章章四句○顧大初曰讀芣苢之詩可以見和平之情說中各有難言之詩亦以得低徊之苦而世之興衰亦係之矣

漢廣

詩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全旨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反覆咏嘆之意以不可求句作主詩人見女之端莊不可求故美之非真有求之之意也江漢之喻秣馬之願皆根此來首章已有旋繞意下二章復申嘆之不可以上作游女不可求下作敬悅之誠說也總要就游女身上想見他令人望而知敬光景者認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位先低矣○興者興其不可求也比者比其不可求也既興而又比是反覆咏嘆之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甫望反思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化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咏嘆之也

合參江漢之間先被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淫亂之俗詩人見游女之不可求也故反復咏嘆之若謂習俗易以移人閒有克自振拔者亦僅得之賢人非可望之女子也今觀江漢之游女何其變化之速也夫木下蟠則陰廣且遠則陰多彼南山有喬竦之木陰不及下則雖有休憩之意皆無藉其之用矣吾知行役之人雖當跋涉之候欲休息以爲而有所不可也況漢皋之曲有出游之女非猶前日之游女也此邦之人既閑禮教而此都之女尤本幽

貞一望而知其端莊靜一豈可得而妄求之乎游女之貞也如此譬之漢爲上控隴坻下接荊湖眇於其無方斯津涯其莫測焉固若是其廣矣揚帆而凌者且有乘危之恐況欲卵之以潛行吾未見其有濟也不可泳也譬之江爲東南入海萬頃茫然湊萬里而必之降百川而東逝固若是其永矣隨流而務者且有望洋之嘆況欲乘桴以利涉吾未見其克濟也不可也然則游女之不可求猶漢之不可泳江之不可方而已矣豈復前日之可比哉

析講上竦無枝之木不可休矯矯靜一之女不可求故以爲興不可求即是言其德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使人望而知敬焉有感于可求者而深嘆此女之賢故曰非復前日之可求也若謂昔可求而今不可求則謬矣此章游女與下章之子以要人端莊靜一意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性情言此意見游女以德于靜深即漢之廣而江之永也吾人觀德于游女即漢之不可泳而江之不可方也不可泳不可方繫音漢廣江永不爲泳之方之者說若以非泳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是不可泳者也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也望之而知是不可方者也漢水合江則廣故言泳江則其流本長故言方廣濶也以截流横渡言永長也以順流上下言○把江漢廣永來形容分明見江漢以濯之則清流比潔天塹莫踰與隨波逐流者大相懸絕故曰不可泳不可方此是個人中喬木女中翹楚故下文以此起興○大樽文云碕砯在鄂鳧影何心二水横分乘流永嘆嗟嗟江漢彼何人哉數語括一章之義○安成劉氏曰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爲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于一章之內後皆倣此○夾漈鄭氏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蓋在于此○閨中之女自然不可求矣此的是出游之女人望見之而知非復前日之可求因見化行之妙○慶源輔氏曰詩人必以游女爲言者出游之女猶如此況于閨閫之內乎○孔氏曰游女尙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矣又大樽文云夫人奉姆傳出採桑葚何其正而守禮也採香澤之沃若遺環珮之璆然又何其貌而多風也好色而不至于淫此眞文王之化也後世德衰俗薄乃欲爲道閑以爲防絕訊問以爲禮而有稱妻內亂之事者○文王化淫女不禁其游但令不可求而止要寔人作用孔子猥較亦此意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莫葛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合參夫游女之賢如此吾人之好其德者將何以致其情耶彼翹翹于錯薪中者不有楚乎錯處其中之內而有傑生之勢其動人之欣慕何如也我則採斤以從而言刈其楚矣況之子儀端莊靜一之德固吾所欣慕之無已者也使其順時以于歸乘有馬矣我則願爲之秣其馬焉蓋好德之心勝雖賤役有所不辭耳不觀之漢與江乎漢之廣矣終不可得而泳也江之永矣終不可得而方也之子之于人以敬畏亦猶夫此而可以非禮求之哉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合參再觀翹翹錯薪中者不又有蔞乎濕居湛莽之間而有秀拔之致其動人之悅慕又何如也我則荷鍾而前而言刈其蔞矣況之子具端莊靜一之德固吾所悅慕之已久者也使其順時以于歸乘有駒矣我則願爲之秣其駒焉蓋愛德之心勝雖卑役亦所樂爲耳不觀之漢與江乎漢之廣矣終不可得而泳也江之永矣終不可得而方也之子之于人以敬畏亦猶夫此

詩經正解　卷一　國風　聚錦堂

而可以非義干之哉夫游女之可悅而復可欲如此非被服乎文王之化能若是乎

析講此二章郎上不可求意而反復嘆之也錯薪之楚與蔞我所欲刈之于之馬與駒我所欲秣此興意也楚與蔞皆是薪中之翹翹者刈之不欲其雜于薪也子歸未然而與望之詞秣馬秣駒猶古人云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之意是慕其不可求而設言以見好德之誠非眞欲秣之也此四句要貼悅之至漢廣四句永嘆無已要貼敬之深較上更進一層○按麟士云之子于歸似言歸于我故下文以不可求意咏嘆之若秣馬作從旁效其殷勤意無謂而可厭亦是一見但詩以寓意爲情耳不必認眷仍舊作從旁秣馬亦妙况柄中出游之女人望見之明係從旁詠嘆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豐城朱氏曰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

于其他而必于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合〕正家爲先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被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易家人利女貞言正家之當先乎內也睽之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言女志之難于正也文王之化及游女而使天下之家正焉非至聖其孰能與于此○葉臺山曰江漢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豈是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又且漢廣游女不可求行露之男不能侵凌貞女豈當時婦人家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二樣詩說得一邊耳

汝墳章

〔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合〕此詩指是追賦之詞作于君子既歸之後首章是追言未見而思望之情次章是述其既見而喜幸之意末章是閔其勞而勉以義而慰勉之詞正雖以不我遐棄句作主而精神全在父母孔邇上蓋悲歡離合人之常情也惟于久別之後而絕無怨上之言反以忠義相慰所以爲難○前二章篤于夫婦之仁後一章篤于君臣之義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音梅 未見君子惄 音溺 如調 音周 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合參〕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若謂人情甚無聊乎相睽也然從離而得合則慶幸益深撫今而思昔則感慨彌切我于君子之歸固喜之至矣然豈能忘情于昔也當其未歸也我嘗遵彼汝墳之上于木之大者不可以樵取也則伐其枝之條木之細者可以

全伐之也則伐其幹之枚此蓋爲伐薪之事矣彼一時也君子以供役之故而未歸雖欲見之而未有期也睽違之感日切于中思望之情時繫乎念耶惄然如飢之重而不能堪焉斯則相遇之晩嘗恐其遐棄我也而豈知有今日之樂乎

析講首二句是追賦去年事不可作自做其采薪之勞蓋感時而興慨也此時而未見君子蓋猶供役也惄如句總是形容其思望之情凡人飢而思食其意惄然婦人思君子之切一似重有飢者故曰調飢此處須含下遐棄意若曰薄命暫離終悵同心而倘被摧殘幾能自保哉惄如調飢其誰知之耶○華谷嚴氏曰親伐薪則庶人之妻也○惄是飢之意如飢之甚口思食而不得食也非眞爲飢而言也○釋文調又作輖　廣韻注曰輖重載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 音異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

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合參然天時以漸而移物類以時而變當夫今歲遵彼汝墳之上伐其成枝
之條又伐其復生之肄蓋已有踰年之感矣此一時也觀詩序之推遇戒心
方勤耕也而君子適罷役而來歸而昔之悲未見者今幸其既見焉辭近重
逢室家懽聚君子終不以道阻且長而遠棄我也斯則感星霜之兩換憫蕨
丹之遷流物以絶而逢生人久離而乍合喜何如哉今而後調飢之念殆與
之而俱釋矣
析講伐條肄是今年事孔疏肄餘也如今蘖生者往年之所伐條枝盡而此
木之生意亦盡矣曾日月之幾何而木之由芽而苗由苗而肄者而今又堪
伐矣此時忽見君子正是畢役之期遐棄非忘我寔多之意作拋撇語也婦
下玉室如燬真有旦夕難保相見無期之慮疾病之侵王法之罹為室家者
能勿時時縈念哉末要襯上調飢意

魴音房魚赬音稱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
勞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
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
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
序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
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
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母甚近不可以懈于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合參雖然惡離思合者固我婦人之情而供役忘勞者寔爾臣子之義彼魴
魚之尾本白而以勞之之甚則白者赤矣我君子勞于王事以至憔悴何以
異是夫爾之勞既如此而觀彼王室政方酷烈如火之焚而未已即欲息其

勞容可得乎然王室之政雖則如焚但今日之役西伯之命也王室之虐雖
未已西伯之德不可忘惠鮮之澤無殊鞠育之恩懷保之仁有同撫摩之愛
是即吾民之父母也譬之依之猶在家庭之近爾既以父母之命而供王室
之役亦當以父母之心為心而不可以王室之勞為勞矣夫婦人于君子既
道其憂喜之情而復加以慰勉之義非德澤之深風化之美何能致是哉
析講首二句是憫其勞下是勉之使忘其勞也君子往役二年而歸夫婦相
見覺其容色已大異于前故以魚勞尾赤比其形容憔悴王室如燬言征役
未已只就上句見得雖則何輕不過起下文耳父母以文王之德澤言只以
父母遐他勿露文王事孔邇繇父母上見文王于民飢寒疾苦無不體恤民
之仰之瞻依亦親猶如膝下一般故曰孔邇非以地言也以父母之命供如
燬之役雖有赬尾之勞亦可為父母忘之矣○麟士集傳汝之勞既如此如
此二字包魴魚赬尾一句○嚴緝水淺魚勞尾多則血流注尾故赤○比止
首句似當截然注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語意緊相遞

則仍兩句一連也○朱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
六州惟青兗冀屬紂耳○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商
之故未至于畔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繼宗社
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慶源輔氏曰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而汝墳之民
尚以文王之命服紂之役則文王之德乎人心者可見矣不惟此也至于
婦人亦知以文王為父母而勉其君子以尊君親上之意則文王之化為不
可及矣○白瑛之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白矣然呼文王為父
母則文王之神愈傷矣○鄒臣虎曰看父母孔邇民情便見文王與王氣象
○說通詩云紂命文王典司江漢汝旁之諸侯則江漢汝旁皆受命于文王
者也此云王室如燬者當是文王率之為紂役而紂虐用之耳豐岐在西北
江漢正當其南汝墳則更放而南當在處商之傍荆舒之亦文王之化自近

而遠故序詩者先江漢次汝墳也未見既見皆欣喜敘述之詞末章則對盡之語也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必有改常者故以赬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以王室之如燬銷鑠之也周在西北汝墳在極南而云孔邇者文王之德漸被暨及人遠而澤近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豐城朱氏曰周南十一篇而南國之詩僅居其二何也曰漢廣汝墳之間是非一國也而其被聖人之化則一而已矣不錄則無以見其風俗之美盡錄則又有不勝其可錄者焉故錄一漢廣以見其德之端莊也之靜一者非特一女而已也錄一汝墳以見其意之忠厚志之貞愨者非特一行役之婦人而已也是時王化自北而南故觀于桃夭而見化之行于閨中者如此觀于漢廣汝墳而見化之行于南國者又如此詩亦何以多為哉

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全章 全詩合子孫宗族說以親疎為次第也振振二字是通篇之骨註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此不過推原公子以下仁厚所由來乃是高一層語正意只重麟趾定角仁厚與子孫宗族仁厚耳麟惟仁故足不踐額不抵角不觸無一體之不仁公惟仁故一傳而公子再傳而公姓又旁及于公族無一人之不仁所以嘆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擬其同于麟也要其所為麟亦只如後世咏天上麒麟之類文王方服事殷作詩者豈如後人稱說符命遠以與王斷之此處須說得渾融。次句公子要着眼然只說得公子便了若公下又找后妃便是畫蛇添足

麟之趾 振振音真公子 叶獎里反 于嗟麟兮

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虫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虫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合參 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托興以美之若謂興家纛長之趾必徵諸後嗣之賢但治法所垂作述不止相遠而心源難接纖徵未必同符何幸于公子而逢其盛也彼物莫不有趾而惟麟之趾則極其仁厚其措之而無胥戕者一見于生草之不踐焉其出之而不相害者一見于生虫之不履焉蓋有麟之仁厚斯有趾之仁厚也況我公以仁厚為德而我公之子漸被于家庭之化深矣吾見慈惠惻怛之念一太和之流行也易直子諒之心一坤厚之載物也振振者其公子乎繼公而振振者其即公之子乎夫麟為聖人而出固治世之休徵也今公子之仁厚若此則奕世之人心可繫異時之國脈可培周家一代之靜蓋在是矣吁嗟公子是即麟也而何必形類哉

麟之定 訂音 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合參 然麟之仁厚不特見于趾也言乎其定未嘗抵物則亦仁厚之至矣況我公以仁厚為德而公姓化之雖在幼冲而慈祥之意已浸灌于襁褓之際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子也夫公姓之為福于天下者非在歷紀移風之日而今固可預想也吁嗟乎是即麟也以繩祖武以綿世澤不于是而有賴乎

麟之角 叶盧谷反 振振公族 于嗟麟兮

舉趾。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合衆然麟之仁厚又不待見于定也。言乎其角未嘗觸物。則亦仁厚之至矣。況我公以仁厚爲德而公族化之。雖在宗支而謁言之休。已蒸被于家庭之際。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姓也。夫公族之爲福于天下。扞其往屏翰藩垣之印。而今固可預卜也。吁嗟乎。兆卽麟也。以輔天家。以光藩牧。不于是而克藉乎。夫麟不畜于家。而文王之一家皆麟也。不恒有于天下。而文王之奕世皆麟也。觀其德。足以配麟之仁。可以見王教之遠。觀其瑞。足以配麟之祥。可以見王業之成。爲一代之典。夫豈偶然之故哉。

析講三章。總是咏嘆子孫宗族之賢。昔劝玄曰。國家元本不可傷。聖文王一生懷保惠鮮。父母孔邇。從來子孫見勢而驕。侍位而縱。何以篤周祚。對天下故渾厚敦篤。寬大鴻慈。把祖宗的元氣。天地的和氣。培養得完固。他日乎萬邦。靖海內。萬世不拔的根本。完完全全。都不爲太平佳瑞。與王休徵。故曰。吁嗟麟兮。不然。胡亥之殘酷。以二世仁孝景之刻薄。漢家元氣消索殆盡。故用公戒魯公。亦振振遺意也。○董氏曰。麒麟在郊藪。體運以爲四靈。孔叢子曰。唐虞之時。麒麟遊于田。蓋古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爲應。○振振。卽所謂化于善也。註訓仁厚貌。仁則慈祥愷悌。而不失之殘忍。厚則寬大含弘。而不失之深刻。眞有聰明不露。渾樸未雕氣象。故總謂之振振。吁嗟麟兮句。且勿說無王意。只云周室昌大之祥也。註王者之瑞。亦自麟言之。○由子及孫者。言聖化之所及。不一傳而遂已也。由子孫而及族屬者。言聖化之所暨。由親以及疏也。卽大雅所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是也。○漢終軍傳曰。麟角載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安成劉氏曰。公同高祖。與文王同高祖也。蓋亞圉之玄孫。文王之三從兄弟。至武王時。然後亞圉服盡也。○附考。纘緒如武。成德如旦。丕顯如成康。其他管蔡曹滕。皆能爲文。將以承文德。卒成周家之治。而緜過曆之祚。則麟不有其徵耶。信有子孫之賢。而無其瑞。不害其爲麟

趾。有發見之瑞。而無其賢。則亦西狩之獲。漢武之五畤。后趙之[illegible]。徒與亂同事耳。何瑞之有。○觀此詩。則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周家忠厚立國。而子孫宗族皆化之。是以上下數百年間。太和翔洽。而能長世。後世若高帝嫌太子仁厚而欲易之。文帝教太子而尊以刻薄之晁錯。其亦未玩麟趾之意也夫。○家西銘府論云。不獨君如武王。相如周公。有所韜晦而不以自用。卽五叔無官。而皆有揖讓長者之風。不獨賢如康叔。才如冉季。有所斂損而不敢少肆。卽管蔡不咸。而陰消其桀驁不仁之氣。又云。彼固有以善藏其用也。不然。以數十萬之衆。暴于豐岐百里之間。而暴主不御。讒臣不得。是豈矜智用術者可同日語哉。又郭論云。傳有云。太姒之子八人。惟周公與康叔爲相得也。則其父子兄弟間。尚多齟齬不合之處。而惡在其爲振振也哉。不知殺身以殉君。伐君以救民。事之經權不同。而心之仁厚則無不同。以幼主之故而戮其兄。以故主之故而叛其兄之子。事之純雜不同。而心之仁厚則無不同。直將周家許大事業。俱從仁厚中看出。妙解亦快解。○言是乃麟也。是字指公子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序以爲關雎之應得之。○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公子生長富貴。宜其驕淫輕佻也。今乃仁厚。豈非關雎風化之效歟。公云。猶仁厚則他人可知。○張子曰。麟出于上古盛極治之日也。以紂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不減于極治之日。故周人歌之。以爲是麟也。周公取之。以爲關雎之應。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吳崗思曰。序以爲關雎之應者。蓋必有文王后妃之德。然後有子孫宗族之賢故也。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辭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

以身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
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
趾則又王者之瑞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
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致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
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
誤矣○按關雎五章見文王修身齊家之要桃夭三章則國治漢廣汝
墳則天下平終于麟趾關雎之應也而王化成矣○安成劉氏曰以上
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者本于文王之身蓋關雎至螽斯五篇則刑于
寡妻之效也桃夭以下六篇所謂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
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
名哉此所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也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丁 煃子諒
李 兆友廠 仝校
姜朝烈承武
男 吳之璋章玉 仝閱

召南一之二○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大全釋文云召康公也而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于北燕留周佐政食邑于召輔成王康王卒諡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未詳孰是史記正義云召亭在岐山縣西南○按曾詩世學召公奭字君奭王季之庶子文王弟也又不同召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馮嗣宗名物疏云按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所云召也○小序曰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係之召公○小星之及下無異于螽斯之不妒忌摽有梅之男女及時無異于桃夭之婚姻以時何彼襛矣王姬肅雝無異于麟趾公子之信厚野有死麕之惡無禮無異于漢廣之無思犯禮故二南不可言遠近教化不可言淺深周召不可分聖賢也

鵲巢三章

傳 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序 鵲巢夫人之德也 註 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全旨 通詩是與其以令德而宜享令儀也首言往迎之禮次言來送之禮末言合成之禮意只三平而重在之子于歸上之子下要點出專靜純一之德尊靜

以有常言純一以不二言本文未嘗說出德字然之子非有德何能當此百
兩哉原只從言婚禮其德之稱在言外○居謂始來據之方則為其所有矣
則已類聚其中矣只于婚禮拙之拙字上見出專靜純一之德來婦人不以
有才為賢而以無才為德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若有所作為則非婦道
矣御之將之成之各有宜然之意○詩柄南國諸侯乃女子之父嫁于諸侯
則女子之夫也家人美之辭夫家之人言蓋婦人以夫為家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叶姬御反之之子于歸百兩如字又音亮御之御音迓叶魚據反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
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女嫁
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
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
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
關雎也

合參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
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若謂我南國側聞窈窕之
風至于琴瑟鐘鼓以彰其盛則當於其定祥之後曰婚之初禮數不知若何
稱盛而不圖今觀之之子也蓋鳥以巢為家惟彼鵲之有巢完固之巢也惟
彼性拙之鳩常來據而居之而有以享成巢之安矣況此之子備專靜純一
之德則其際仲春而于歸也我國之往迎者備之以小君之儀而御之以百
兩之盛蓋有是德斯有是禮也不亦可美也哉

析講鳩性拙宜居成巢女有德宜享盛禮此興意也下二章畧同無非無儀
是婦德無成有終是妻道甚似鳩性之拙註鳩性拙二句是解鳩之不能為
巢非評其拙便宜得巢也若作拙正是好處只爭奪鵲巢亦豈是好處乎詩
人不過言百兩盛儀之子宜之鵲巢甚固鳩得居之而已之子不言德正借
鳩以見之也百兩極言其盛但百兩亦是常禮必女子之德足以稱之而後
見其宜不然履季之事宜姜之賤適足道羞耳御之是指夫家來御而言○
張氏曰鵲巢鳩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合參維彼鵲之有巢完固之巢也維彼性拙之鳩則宜方而有之將積據而
遂安居之利矣況此之子備專靜純一之德則其際仲春而于歸也彼國之
來送者挾九十之儀而備王姬之飾軫相接焉信乎有是德斯有是禮也
不亦可美也哉

析講方與居有別居者猶一時之暫方則為其所有故註云方有之也奄有
之以為其所也方之即積據意并無報遜避之意亦無之矣所謂惡知非有
居之不疑也亦見他性拙處將之父母家人送之也對詩柄其家人說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illegible]盈滿也[illegible]成成其禮也

合參維彼鵲之有巢則維鳩盈之孳息番衍而群類之盛咸集于其中矣況
此之子備專靜純一之德則其際仲春而于歸也我國有百兩之迎彼國有
百兩之送諸媵姪娣爛其盈門無曠儀無缺典而大昏之禮于是乎成矣使
儀從之不均輪軼之不飾非輕其物寔輕其人也何以成兩姓之好百年之
好哉信乎有是德斯有是禮也而女子之賢教化之洽于茲見矣

析講衆媵姪娣朱子是因盈字起義見得與有取意宜點在成之內成之主
迎送百兩說而以衆媵似帶說方完成字乃無曠儀無缺典意所謂先王制
禮有之不敢廢無之不敢增是也凡禮物不備則為曠儀為缺典難以語成
今迎以百兩送以百兩而婚姻之禮大備非成而何○按諸侯娶一國則二
國媵之一娶凡得九女所以廣繼嗣也嫡之一媵次于夫人而貴于諸妾者姪

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者也。○龜山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于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軒張氏曰。后妃惟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修身齊家始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

傳 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蘩。

序 采蘩。美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全旨 通章總見夫人助祭而始終能敬也。首二章是采蘩。指未祭時言。僮僮二句是薦蘩。指方祭時言。祁祁二句是徹蘩。指祭畢時言。呂氏云。一章二章言其事。三章言其容。俱要本公侯說來。夫人雖備內官。然事則公侯事也。夫人雖主東房。然宮則公侯宮也。即末亦須見與公侯合敬意。○作文須緊貼諸侯夫人。方移不得大夫妻去。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事叶上止反

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合參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述其事以美之。若謂國君之有祀典。貴備物以致孝也。而薦豆所將。則主婦亦有常職焉。若我夫人之奉祭何如耶。彼沼沚之中有蘩生焉。是可以薦見神者也。我夫人于以采蘩。則必躬親澤畔。逐境旁求。或于曲池之沼。或于小渚之沚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有事于祭。則主婦有薦豆之禮。事係明禋。不得不夙戒以供職也。故其采蘩也。將以用之于公侯之事耳。是雖品物未薦。而一念之精誠。不已形于備物之始乎。

析講 此與下章是未祭之先豫備祭物。而一念之誠敬已著于此。孔疏曰。蘩非水草。此言沼沚者。謂于其旁采之。下澗之中。亦謂于其曲內。于彼于此。有博采無方意。重躬親上。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董其事。即是躬親。詩人偶指一蘩。原自慎重。亦是舉一以概餘也。尊祭祀。故亦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顧文匹配以奉神靈之統。生以冢婦養。而沒以主婦祭。此夫人之事也。故于采蘩所以觀婦功。祭祀亦見夫婦之倫。采出于夫人。而事歸于公侯。若曰此非夫人之事也。故于用蘩所以觀妻道。妙義不刊。○四豆之實者有菹。通解。菹之類有七。而蘩與其中。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合參 不特采之于沼沚也。彼澗之中有蘩生焉。是可以羞神明者也。我夫人于以采蘩。則必尋英殆遍。廣搜無遺。而復于山夾水之澗中矣。是果何所用乎。蓋公侯祭于都宮。則夫人有祖廟之薦。祖廟告虔。不得不庀具之躬親也。故其采蘩也。將以用之于公侯之宮耳。是雖祀典未舉。而明德之惟馨。不已著于獻物之初乎。

析講 此二章一串說下。夫人采蘩者。蓋五廟之祭。公侯主祭祀。主婦主薦豆之實。以薦醢故也。宮。都宮也。即爲祭之處。君主灌獻。而夫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阼階。而夫人亦副褘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

被音備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音旋歸。

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合參冒是而當祭也則繫有事于薦矣但見夫人之被僮僮然既與首容相安還若與首容相稱著身不傾側故被亦有敬也斯果何時乎乃繫祀方興祀事方殷夙夜在公之時也誠敬之見于薦繫時者如此及其既祭也則繫心有事于徹矣但見夫人之被祁祁然既與足容俱遲還若與足容俱舒徐不欲遽去故被亦有儀也斯果何時乎乃祭祀既竟祀禮告終薄言旋歸之時也誠敬之見于徹祭時者如此夫祭而能敬難矣敬而無間于始終尤難矣此夫人所以賢而文王風化之入人獨深也

析講此章見誠敬之存于中而著于外者如此也上二句是統事之有恪下二句是終事之不遽敬不可見而見之于被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意若有以從之也祁祁行有節而被不急遽意若有以留之也夙夜在公句要點沼沚之毛于此乎獻澗中之品于此乎陳意薄言旋歸句要點公侯之事于此乎終公侯之宮于此乎離意總見紋始終而與公侯合敬正小序所謂夫人不失職也○被者編他髮以為首飾若假髻然僮僮祁祁但就被上發揮不是言戴被之人而其人之意態精神自可想見夙夜當夙而猶夜是昧旦時候天光向晨為明晦昧未分為夜乃是一時事不得以自旦至夜言正家語所謂質明行事之候在公註公所也朱子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謝疊山謂是齊庭之類此正祭時勿就地說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註陶陶遂遂方氏曰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 思親之心達乎外也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章

傳 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瞻召公而歸心焉賦草蟲

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全旨通詩俱是感于物而切于思也各上二句是感時物之變下是切思念之情俗以未見而憂作生其說既見方樂者正從未見時憂不能已也蟲鳴螽躍求蘩采蕨皆君子去時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此及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謂惙惙憂之深不止于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于惙惙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動于中夷則心和氣平此既見之喜亦一節深一節總是反覆道其憂思之意○詩柄諸侯大夫是諸侯之大夫非諸侯大夫並言○葉壽山曰未見而憂必既見而喜見其思出于正而有貞靜純一之意惟有貞靜純一之意故與卷耳詩一也

喓喓(音腰)**草蟲趯趯**(音剔)**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音杭叶乎攻反)

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合參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若謂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恒感物而興懷予之思君子殆將與時俱進也向我君子行役之時草蟲未聞其有聲也今則歷荒庭之寂寥悠然吟以自訴喓喓然鼓翼長鳴昔所未聞者而今忽聞之矣阜螽未見其有形也今則感秋氣之蕭條悚微軀以相赴趯趯然奮迅爭先昔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矣物之因時而變也如此我也感時物之傾殊思君子之未見憂其慷慨盟忠有不顧身之志羈棲異域有意外不測之虞此時之心所忡忡其靡寧矣必也亦既見止而儀容之可親亦既覯止而接遇之可親然後忡忡之心庶乎可少下耳否則何以慰吾之思乎

析講喓喓是聞其聲趯趯是見其形人無所念即時聽草蟲之鳴時見阜螽之躍亦漠然不相關切惟意有所繫而觸物之變日來于前皆足動深閨之徘徊耳非有所附合而始思君子也詩特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耳

勿泥字字泉頂忡忡仲仲憂逼上也降則上者下矣猶云放下心也見是親其儀容覯是接遇者通之意未見旣見不平重亦見旣覯旣遘乃頂爲擬議之詞此憂心必見君子然後解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亦以感時物之變也惙憂貌

合參然時物之變豈特草蟲阜螽而已哉惟彼南山可陟以望君子之所在也而有蕨生焉則言采其蕨矣蓋時物之變又于蕨而有徵也斯時也我猶未見君子而道里悠遠吉凶莫卜憂心且爲之惙惙而莫釋矣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心之惙惙者始轉而悅懌耳否則何以爲吾之憂乎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

謂迷陽者夷平也

合參然時物之變又豈特一蕨而已哉惟彼南山可陟以望君子之所在也而有薇生焉則言采其薇矣蓋時物之變又于薇而有徵也斯時也我猶未見君子而音問久疎安危未卜我心且爲之傷悲而難解矣必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然後心之傷悲者始轉而夷平耳否則何以紓吾之悲乎夫大夫妻屢感時物之變因動契濶之思而初無怨尤之意誨可謂貞靜純一之至矣非被文王之化而能若是乎

析講此章與上章皆一意總是憂思之意反覆道之耳登山是託以望君子非托言也此意輒不過引起下文只重蕨薇之變上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時物之變屢乎大夫之役未暇憂念之情其能已乎悅字緊頂惙惙夷字緊頂傷悲惙惙憂與聚也悅則聚者散矣傷悲憂成疾也夷則疾者平矣須得流連盼望無已之情

草蟲三章章七句○豐城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子也草蟲大夫妻之思其君子也曰汝墳曰殷其靁又行役者之妻之思其君子也尊卑之分雖殊而室家之情則一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曠之辭所以爲風之正也○湛若水曰草蟲篇婦人感時物草蟲阜螽蕨薇之生而思夫旣見則止乎禮義小序云大夫妻以禮自防是也

采蘋

【傳】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序】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全旨】通詩節節俱要見誠敬意首章是未祭以前采蘋藻之事次章是既得蘋藻而治以爲葅之事末章是祭時獻豆葅之事總重有齊季女一句上參以齊爲主由采而盛由盛而湘由湘而奠叠叠說來皆有敬字意在但未明言其敬也至末乃總承之曰誰其主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耳非上面混說而至末始言敬也俱要提大夫作主而主婦相之纔有來歷○此與采蘩一例但采蘋見其始終之敬采蘩見其少而能敬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藾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合參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若謂凡祭之道莫要于敬我大夫承宗祧之重攝禋祀之儀其敬不待言矣若主婦躬薦豆之職其敬殆何如乎彼蘋可以羞神明也而惟南澗之濱爲生之吾見其于以采蘋則于彼南澗之濱焉左右是求雖躬親有所不惜也藻可以供宗廟也而惟行潦之中寔有之吾見其于以采藻則于彼行潦之中焉繁手是摘雖褰裳有所不辭也其始而備物之敬有如此

析講此章敘采物之數采蘋必于南澗采藻必于行潦言所薦有常[illegible]

有常處也○詩世學袁氏曰古人祭祀不用園蔬[illegible]而[illegible]故采蘋

蘋芹藻以爲薦籍田亦不用焉惟以香水燔柴取其灰維萊豆薹之而已[illegible]

禮者所當知○采物雖重躬親然非必自爲之使人爲之亦是雖臭味未成

而誠敬已寓于躬采之時矣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音舉于以湘之維錡音蟻及釜音父

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

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合參夫蘋與藻亦既采之矣然握之于手者患其迷敗置之于器者見其恆

鮮是不可無以盛之也于以盛之維彼方器之筐及夫圓器之筥一則中平

而取其任納一則腹小而利其提攜蓋蘋藻異名盛之各一其器者正使之

無或混也既盛之矣然澤之于水以堅其質必入之于火以柔其性是不可

無以湘之也于以湘之維彼有足之錡及夫無足之釜一則下通而火易入

一則烟滾而氣易蒸蓋蘋藻異味湘之各一其具者正使之無或褻也其既

而治物之敬有如此

析講此章敘理物之敬盛而後湘循序也盛以筐筥湘以錡釜存常也循序

有常則嚴敬整飭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

序皆嚴敬者之所爲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筐筥皆竹器錡三足釜也

○筐筥殊器不輕于合并以雜其芳潔之性也錡釜異施不洞于烹芼以淆

其滋味之宜也雖馨香未薦而誠敬已寓于盛湘之中矣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音齋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

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少而能敬尤見其

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合參夫其[illegible]祭必有其所也則于[illegible]

于宗室牖下[illegible]之宗不[illegible]之廟牖下乃西南之[illegible]

[illegible]可[illegible]之物[illegible]而奠[illegible]此以其登矣[illegible]

[illegible]而修于道者即有所[illegible]而後[illegible]則尸此薦豆之事者何人乎

惟有齊之季女[illegible]少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溫恭之度固無之有素矣是則

蘋藻非馨[illegible]宗室[illegible]而筐筥錡釜之設皆精神之感格

矣夫采而盛盛而湘湘而奠事煩而志不懈時久而敬不渝大夫妻之賢如

此非文王之化使然哉

析講此章敘奠物之敬宗室爲大夫始祖之廟牖下乃宗廟中之牖下神靈

所棲之地蘋是陳設于此尸之尊是薦豆也尸非主祭乃主此薦豆之事者

孚貫于采盛湘奠之中人若禮度出于素習即能敬不難今敬而得之季女

非天植其性而何○六帖諸侯之嫡子世爲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

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爲百世

不遷之廟若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

宗室矣○朱子曰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

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

采蘋三章章四句○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

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風有采蘩采蘋雅

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甘棠章

【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全旨】通詩總是民思其德而愛之極其至也三章各上二句是愛其樹末句是

思其德[illegible]勿敗深于勿伐勿拜深于勿敗耳非時有先後之詞也重在思

德上思德故愛其人愛其人故愛其物不作覩物思人無常懷其等語何處
來公桁嬎山碑耶○思召伯之德而絕不道出思德字並愛樹亦不知何以
至此說詩須會此意○註云其後自其去後言蓋二南皆周公制作時所擬
此時召公尚無恙豈得以爲沒後耶惟文王稱西伯而召公亦稱伯意布政
在文王之時而此詩之作出于後人思其德不爲武王以後之詩矣

蔽芾音肺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音跋

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
幹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
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合參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
樹而不忍傷若謂至德無係乎人心之感人情恒切于去後之思惟我召伯
惠此南國今其去矣我懷如何不見枝葉蓊鬱而成陰條幹扶疎而茂蔽
芾者非甘棠也耶吾方欲灌溉栽培惟恐其不壽且蕃也奚忍翦之以傷其
生伐之以戕其性乎夫一物之微而深吾之愛惜若此者何也蓋亦念我召
伯耳召伯向將循行南國以布王政冠蓋來臨嘗草舍于此棠之下今其人
已去其迹猶存思召伯而不可見見甘棠如見召伯也忍恝然聽其翦伐也哉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伯所憩音器

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

合參蔽芾甘棠非特勿翦勿伐而已雖從而敗折之亦有所勿爲也豈一敗
足爲此棠傷然召伯布政之時嘗憩息于此棠之下是可敗也召伯之德亦
可懷也使以挫折之象而加之于召伯之憩誰能忍之乎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音稅

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

合參蔽芾甘棠非特勿翦勿敗而已雖從而拜屈之亦有所勿爲也夫一拜
更不足爲此棠損然召伯布政之時常說舍于此棠之下是可拜也召伯之
德亦可念也使以召伯之施而致之以屈曲之象誰能忍之乎夫甘棠不期
于人之愛也而思召伯者愛之召伯不期于人之思也而被其德者思之思
之愈久而愈切故愛之愈篤而念愈深召伯之得人心如此而文王之德化之盛
因可見矣

析講始則不忍翦伐之既則不忍敗折之既則又不忍屈拜之所謂愛之愈
久而愈深也勿只惓惓愛護而不忍傷之故詞若相戒云耳若認眞作相戒
說則猶有不愛者存失詩人之意矣南人本常思伯之德故雖憩息之地亦
深加愛戀而不忍忘劉元成曰此詩是覩物思人然則平日全不思念偶因
物有感而後思之耶○茇曰草舍者乃草率舍止之謂註中或字說得好謂
布告之下或舍于此而自蔽耳非謂必舍于此而布政也但以伯一舍之故
而懷想甘棠眞若伯猶嘗憩吾民者然劉元成曰乃謂召公不重煩勞百姓
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矣○嚴緝拜謂攀下其枝如人之拜○縢士披詩
地理考九城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川府署西南興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
安縣西北五里

甘棠三章章三句○黃東發曰南人之愛豈止甘棠口碑在道口碑亦非
棠也興發在廟典薦亦非甘棠也後世有墮碑墮淚植竹立祠者甘棠遺意
乎彼車轍所至而雞犬不寧民有剝去而不欲見者視此何如耶○周南
不歌周公而召南特歌召伯者周民洽德而忘南人被德而感一也○讀
九罭之詩知東人之思周公也在將去之時讀甘棠之詩知南國之思召
伯也在既去之後一當其變而靖周之難以行義一當其常而廣周之化
以行仁雖所處不同人之所以思之者則一也世以周召並稱而二南同
列風始良不誣哉

行露章

傳 楚人强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序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全旨 通章俱以禮爲主首章是以禮自守恐人之犯禮而不妄于行二章三章是以禮自訴責人之失禮而不妄于從蓋女子當深處閨中而欲早夜獨行者何爲此只假設之詞其意只要見已乎素若果輕出行偽猶或有因今自守如此其嚴而反致之獄訟所以爲無妄○通詩大意謂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假令猶有强暴不諒横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辨而我必白之不妄從也其言以自理非真曾待斷于召伯也

厭 叶入聲 浥 邑 行露豈不夙夜 叶羊茹反 謂行多露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獨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强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合參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爲强暴所汚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絶其人若謂婚姻者人道之始禮儀者天下之閑如玆之厭浥而方濕者露之零于道間其可畏矣當此之時而夙夜而行我豈不欲也乃道間之露既多則沾濡之勢必甚心雖欲行而有所不敢蓋謂此乎使或冒昧以往而經行不顧吾恐不免于沾濡也豈自守之道哉

析講 首句畧斷見有可畏之勢二三句一連是存敬畏之心也不直言畏强暴之侵而托言畏露絶人之意深而詞則隱矣話蓋以女子早夜數句是言外補意非女子自言作文只以行露講若説出强暴與此體何異夙夜不必分兩時只是晦明未辨之際厭浥之露正在此時也

誰謂雀無角 叶盧谷反 何以穿我屋誰謂女 音汝 無家 叶音谷 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于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于我嘗有求爲室家之禮故能致我于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于獄而求爲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合參 夫我之以禮自守而不敢妄行若此諒可以自明而免于訟也乃我欲勵貞正之節而人欲誣我以必從我其能已于自訴哉彼雀能穿屋似乎其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無則何以能穿我屋也況汝能速我獄似乎有求爲室家之禮矣誰謂女無家乎無則何以能速我獄也殊不知女雖能速我于獄而媒妁之言未通六禮之儀未備所以求爲室家之禮者實有不足也禮未足而乃致我于獄負屈難明如此人亦何能信哉

誰謂鼠無牙 叶五紅反 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 叶各空反 何以速我訟 叶祥容反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興也牙牡齒也墉墻也○言汝雖能致我于訟然其求爲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

合參 彼鼠能穿墉似乎其有牙矣誰謂鼠無牙乎無則何以能穿我墉也況女能速我訟似乎有求爲室家之禮矣誰謂女無家乎無則何以能速我訟也殊不知女雖能速我于訟而禮儀未嘗備也然則名節可愛而女貞不可毁刑辱可畏而在我獨不畏亦將守乎禮而不渝而不汝從矣烏能相强也哉夫貞女之自守而自訴如此其遵教而服化有由來矣

析講 前章與其見誣以禮責乎人此章與其見訴以禮斷乎己話自訴乃自暴白非訴于召伯也獄訟非已然事不過預設此言以絶人耳曰室家不足所以明其心迹之無累曰亦不汝從所以明其所守之不易都是自家辨明

之詞○誰謂二字不是就他人言猶云那個說着雀無角以來穿云之屋以訴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強暴之迷人于獄豈待有家詞所謂無其理而有其事無其事而有其說莫認真節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無家速獄蓋多露可畏至此只自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蓋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註牡齒齒之大者○既曰室家不足則我亦決不汝從意相違訴非謂上責以禮下斷以義○華谷嚴氏曰男侵陵女女不從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詞如此蓋雀之穿屋定以咮不以角也男子之速我獄乃是侵陵定無室家之禮也較明暢○按求爲室家之禮如婚姻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屬註云納采納屬以爲采擇之禮也問名問生女父母名氏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爲婚姻之證請期請婚日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貞女猶周南漢

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豐城朱氏曰行露之女子貞信而男强暴蓋文王召伯之教化能行之女而不能行之男耶蓋嘗是時商國之人染商之惡深被周之政淺則或變或不變固不可以一律齊也漢廣之游女嘆其終不可求此被化而先變者也行露之貞女見訟而致于獄此被化而未純者也文王之化譬之太陽雖無私而其照陰崖也獨後陽春雖無私而其至陰谷獨遲其勢則然也○周南之女人自不犯召南之女僅能自守而郎鄙而下則男女皆廢矣此可以見風之漸降也

羔羊章

傳 大夫貞而能儉忠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序 羔羊言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全旨 通詩總美大夫之服與容也不言德而德在其中各章上二句是燕服無過飾下二句是燕居有聚容二章三章顛倒句法不過變文叶韻無深淵誠義所謂反覆咏嘆是也獨言私服私容者以公服自有常制在公自能正容此不足美惟私服私容可以無拘而猶無過飾無過動正見節儉正直處羔羊素絲即是節儉退公委蛇即是正直非謂心之節儉正直形于服飾容貌者如此當時奢侈淫靡而大夫乃能若是所以可美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音駝**退食自公委**音威**蛇**音移叶唐何反**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于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合參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之若謂觀人之者觀其服飾容貌之間而其蘊可知也吾于今之大夫見之矣彼其服法服在公朝者吾不服言矣若夫以羔羊之皮爲私居之裘服得無華靡之是尚乎乃飾以素絲祇取乎白賁之質約以五紽爰武夫纂組之煩何制節謹度不以燕居而自侈也而且見其退食之際其自公門而出也容止之下有餘閒動靜之間有餘適縣而覘之何委蛇乎徐而察之又何委蛇乎即公餘而整暇如此則其人而在公又可知矣

析講 羔裘素絲可見其節儉退食委蛇可見其正直節儉正直不止此二事特舉此以例餘耳○按裘取輕煖則羔爲小者必至多皮絲不止五矣止五故見節儉緝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爲一裘猶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縫之矣凡詔紽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于縫中聯屬而安因以爲飾此大夫常服然狃安于常而無所加亦可以想見其儉矣○委蛇

指一身言非止步履間也蓋賦其退食之際蓋于此將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者偶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急遽之不暇尊有委蛇氣象哉

羔羊之革(叶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

合參詳再詳其服彼羔羊之皮以爲裘也毛去而革存矣必深厚以蔽體乎乃羔羊猶是者絲亦猶是而仍取于素也而所爲界限之緎亦終于五耳何節儉如之且其動止之者悠游自得委蛇委蛇油然于自公退食之際不以遠于君而或喪其令儀也其正直不又可美也哉

析講鱗士按孔疏治去其毛曰革勿用裘無去毛之理然晏子一裘三十年久則必敝或羔羊之裘敝而至毛落見革革而至于見縫亦切節儉或亦立言之次有界限謂之緎

羔羊之縫(音逢)素絲五總(音宗)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合參試三觀其服彼羔羊之皮以爲裘也裘敝而縫見其在敝子又改爲府乎乃冲淡可思者絲仍不易乎素也而所爲聯合之總亦終于五耳何節儉如之且其周旋之頃坦夷自得委蛇委蛇泰然于退食自公之際不以就于私而遂汨其德隅也其正直不更可美哉我南國官箴不虧久矣何意當爾倦之時淫靡之中乃獲觀此素絲委蛇之大夫也要非文王風化之所移易克臻此

析講革而又敝則補綴以縫之言其儉之至也合而爲一謂之總○章交統縫字云雜合之故人事起釋總字云統治之工界限化爲又云御涕涼者無適不能當滋煩者有除必整縫之所由名也攻于內殺其法深隱未以示觀其色界出總之所由名也拔剝出

羔羊三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猶周南之有兔罝也蓋文王作人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充滿故人才之所成就騐諸在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此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殷其靁

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靁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全旨通詩三平看無淺深每章首四句是與君子行役之勞下是美其德而冀其歸也俱以何斯二句爲主首章意已盡下二章乃咏嘆無已之意耳非如謝疊山一節緊一節之說○豐城朱氏曰何斯違斯念其久也莫敢或遑閔其勞也振振君子美其德也歸哉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愛夫之情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殷(音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于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

合參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賦此若謂甚哉情義之難于兩全也義重則輕別離情深則動懷想所從來久矣自君子從役于外我其能已于思念哉彼殷殷然之雷聲周旋不舍惟南有山而聲周繞而出其前矣是無定在者今反有定在也況嚮昔之與我相朝夕者非斯人也耶何乃違此常所悵離群之在斯劬勞于王事而莫敢或暇乎是君子宜有定在今反無定而與雷聲殊矣夫斯固忘情于家室而我則有不

能忘情者念我君子平日立身制行無二三之德無踰矩之心振振然信厚罔吾所仰望而終身者也奈未獲公家之役忽起懷思之念置羨之所不敢出也而厚報國以勤王還慰我以歸期亦私情之所不忍懟也尚其歸哉尚其歸哉無使我邈睽離之久徒感雷聲而致念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叶莊力反**何斯違斯莫敢遑息**叶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合參彼殷殷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側矣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違此常所為國服勞而莫敢暇于休息反無定在乎且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山川雖阻德行猶可接也勤勞王事者無難奏歲而税駕以言旋乎尚其歸哉尚其歸哉以慰吾之望可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叶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合參彼殷殷然之雷聲則在南山之下矣其有定在也如此何斯人乃違此常所奔馳鞅掌而莫或暇于安處反無定在乎凡我君子振振然其信厚音徽雖邈神明猶可接也鄉閭在念或者不我遐棄而返旆其可期乎尚其歸哉尚其歸哉以遂吾之思可矣夫婦人之感念君子無妄思無怨詞亦可謂專一之至矣非被文王之化能若是乎

析講此詩與剗四句止于是又是轉處以雷與此人以南山與此所在字與遑字相反處殷字與莫遑字相反勝蓄反興也雷本無定在而猶在南山之陽豈君子去此乃以勤勞不暇而反無定乎興意自相呼應二章三章不過變文叶韻耳若曰不惟在陽而又在側不惟在側而又在下則雷聲又無定在矣莫敢或遑是摹其勞意振振不專指夫婦諸泛說平日立心制行待人接物上說言吾追想其人誠甚信厚之君子我所恃以終身者而安得其來歸哉與其歸自是夫婦思念之情非以其有如是之德而與其歸也○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蟲始振故殷雷草蟲俱即時即景而言方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但閨中思婦于此時獨切見婦人性情之正處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觀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者蓋彼詩作于既見君子之時故得慰其勞而勉以正此詩作于君子未歸之日故但念其行役之勞然而無怨咎之詞則其婦人之賢文王之化亦皆可見矣○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振者凡三麟斯之振振以衆多言也麟趾之振振以仁厚言也殷其靁之振振以信厚言也自子孫之衆多而言故取其盛自聖化之漸漬而言故取其公自室家之別離而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摽有梅

【傳】召國之人安于治賦摽有梅

【屋】摽有梅言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全旨】通章俱是一時之言而意凡一節緊一節總是感婚期之過而願婚禮之成也桃之始華婚姻時也梅落而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墜蓋懼之甚故不覺其詞之轉深意在懼强暴之辱而非專于嫁不及時也然懼辱詁亦露然言外要見其貌執守矣作急于從人語氣○時愈晚而心愈迫其急于成禮者乃其急于遠辱也

摽婢小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合參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此若謂天運之流移無微不物而人事之配耦亦乘乎時況言念風

迨又不如早有所屬矣彼梅之方實正婚姻將也今梅實已落而在樹者不過十分之七分則時過而太晚矣當此之時而猶不遂婚姻之願則行露之逐亦可畏也凡此庶士宜亦有感時之念者若其求我則納采請期之禮必及時吉日而來乎六禮既行則强暴自息庶乎可以無懼矣

摽有梅其實三兮（叶蘇谷反）**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興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合參不特七已也摽有梅俯視乎下實之所落者我不知其幾矣而仰觀乎上實之所存者不過十分之三分則落又多矣物過老而夷傷既動于感時之際事過時而將辱亦安得無摽梅之憂但願求我之庶士即及今日而舉納采請期之禮斯終身之盟定矣豈必拘拘于吉日之擇哉

摽有梅頃筐塈之（音義許器反）**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所定矣

合參不但已也摽有梅向謂存七之足慮而今鳥觀其七也向謂存三之足慮而今又鳥觀其三也蓋已傾筐塈之矣天運不停寧容少留以待人事之定而物華念邁豈尚可緩計以失周身之防但願求我之庶士嘉禮雖未可遽合迨其謂之而媒妁可預通父母可預命業有成說此身不敢以再許矣豈必屑屑于禮儀之備哉夫貞女之守正而畏强暴如此其被化之深為何如乎

析講摽梅亦是設言非必真有此事七兮三兮塈之皆形容時晚之詞亦非必墜盡而始咏也安成劉氏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故曰時過而太晚微弦曰摽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之時則梅已將熟矣安得而有摽落又安得有頃筐之多也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故于此嘗驗之亦稍後于桃夭時耳非如仲夏之說也庶者未定其人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求者行婚姻之六禮以求我者也三迨字不可忽過有

至至恐晚之意迨吉迨今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illegible]歸也迨吉則不必再卜迨今則不必待吉謂之非謂一言而即行也謂訂盟而禮可徐行也[illegible]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約得不身相守乎非為[illegible]者以人[illegible]也懼失吉士之際正有頹頹自守之深處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此詩則出于[illegible]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illegible]詩[illegible]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于此亦欲達男女之情向見東萊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于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和此所謂詩可以觀女子之情欲婚姻之及時觀桃夭則少長矣行露死麕于謹慎亦然

小星章

傳　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序　小星惠及下也蓋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全旨　通詩皆是因所見以興進御之數而一安于所賦之分也重在感夫人使得進御上而篇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妒與己之感恩只以勤勞歸之于命安命而是其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趣耳即其以命自安亦甚心平氣和若稍涉以怨亦不合詩旨夫人亦[illegible]怨其命矣○詩美夫人非美衆妾時為夫人所化故衆妾[illegible]進御之惠故作此詩至忘勞安命即衆妾亦在化中而不自知[illegible]見賣主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將出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實也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于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于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

此章由其所賦之分不同于貴者以深得乎御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于往來之勤也

合參兩章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若謂情義無隔于上下之分而嫌隙易生于衽席之間若夫人之于我豈其然乎瞻彼嘒然之象是惟小星之光當夫初昏將出則或三或五而錯落于天之東矣視衆星旋繞于中夜者不同也況吾當此之時而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見星夜行或夙焉在公或夜焉在公以承事君子矣雖承寵而不進御處視當夕者之優游胡不同也此實命也或深居中闈作專席之惟或奔走趨承邀貫魚之寵吾之賤本不同于夫人之貴其能同享其逸乎然非夫人之惠則雖欲往來而不可得我惟是念宵行之故而銘夫人之賜于不忘耶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音卯肅肅宵征抱衾與裯音儔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襌被也興亦取與昴與裯二字相應猶亦同也

合參不惟星之見于東也聽彼嘒然之象西方有一宿焉其名曰參參之旁有一宿焉其名曰昴夫非猶是小星也耶視列宿分布于夜分者不猶也況吾當此之時而供進御之役肅肅然見星夜行既抱其衾復抱其裯以承事君子矣雖承寵而不勝勞瘁視專夕者之休逸胡不猶也此定命也吾之卑本不猶于夫人之尊其能同處其安乎然非夫人之惠則雖欲抱衾裯而不可得我惟是思宵行之故而戴夫人之德于不窮耳夫妒忌者婦人之常也爭妒取憐群小之行也今夫人以恩逮下而衆妾以德戴上茲兩賢矣非被后妃樛木之化烏能若是哉

析講后爲太陰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曰取與于小星洪文星者分月之輝也蟾桂西升則列辰減耀而參昴獨微著于西野有德于皓魄之意焉卯用此意三五在東要點初昏將旦方與下夙夜相應初昏而稀是初出也將旦而稀是既落也然此乃朱子度其所見之時惟此二時爲然若詩人因所見而言只是一時非兼指昏旦而言也肅肅就步趨上說乃敬謹不怠意宵征兼夙夜言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暗中雖夙亦是夜故曰宵征此兩節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也但視夫人專夕之逸則不同耳抱衾節首是御于君所事不敢往逸該詳媵妾之職同應自抱衾裯以進若謂夙往即夙還夜往即夜還則衾裯之抱欲何爲耶不同不猶是安分語非與夫人貴賤相較也言我之忽忽然不敢安享當夕乃吾命固然而所以得希旦夕之末光者則由母后能通列妾之情以從貫魚之制夫人之惠何可忘也彼有同列嫡娣而終身無望幸之恥一承顯寵而沒身無再見之期者彼且其如命何哉只就夙夜在公抱衾與裯之情已自無限○麟士按集傳進御于君即指肅肅二句正夫人之惠也宵征夙夜又見不敢當夕意故並及之其實不敢當夕不甚重即往來勤苦勿太說出恐礙安命也因宵征夙夜則初昏將旦見星必微故借端起興亦不得以小星自擬致混比體○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謂避女君之御日也朱傳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若媵妾則深自謙飭雖得進御不敢即安故必曰肅肅曰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爲不敢當夕也○鄭氏曰群妃進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三夕九嬪一夕三夫人一夕后一夕凡十五日而遍自望後反之月初卑者爲始月望後尊者爲先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遍則當夕不獨夫人媵妾皆有所謂不敢當夕者是衆妾敬畏之分雖當其夕亦謙若不敢當之意也通解曰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每五日一休以休沐爲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凡一時再見一歲八見

嬪僅九人不可謂衆妾衆必爲女御而當御必從其勢不敢自往故曰不敢
當夕諸侯以下媵妾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法故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
必與五日之御是也此爲不同○一說以稀星三五之少與夙夜往來之勤
以參昴二宿與衾裯二物亦有取義○詳見星往還亦非隨往隨還之謂抱
衾裯之解亦然○衾裯是君所寢大被[illegible]所抱衾與裯猶今之言衾或鋪
床也雅其

小星二章章五句○呂氏曰夫人無妒忌之行而賤妾安于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附別解小星之詩曰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勞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寔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註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于此豈不貽有識者之笑

江有汜章

傳 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序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汜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全旨 通詩要乎看然有次第各章首一句與下二句以江決而復入江流而有岐江直而有別總見不能獨行及與嫡之偶然獨行也並重悔處我三字媵妾之意但喜其今日之迎不復追咎其既往之失蓋作于既迎之後也悔者悔乎未迎之先處者安于既迎之時歌者樂于迎歸之侍皆媵行時欣喜之至而遂相擬議之詞若作執望語便失和平溫厚口氣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

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閒盖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

[illegible]○是詩汜水之旁媵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若謂以貴絕人乃情欲之所蔽推恩逮下實事理之當然何幸我得之之子耶彼江之大其決也似有長往之勢矣而猶有決而復入之汜是江猶有所容也況之子向者之于歸駕車逃然不挾己而偕往其不我容也吾意其終于見棄矣然雖不我以而其後也聞樛木之風感小星之化良心頓悟惕然悔前日不以之非而有相迎之意也豈終于不我以哉

析講 江決似有長往之勢而復入則猶反本反與嫡之不以己偕行也通解首一句與下四句以水決復入于理亦遞然據集傳綰字乃字自是反與當三句便止四五句另轉乃確確謂以江之有汜與嫡之有妾渾渾說飼鼠似于和平然其意亦要翻着第一句不我以輕輕遞過急以雖字作轉語其後卽指今日言獨行則不與理合故悔悔者悔其前日不與偕行惕然若不及改圖意蓋猶未迎時也悔指嫡落下處字嘯歌字亦同○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姓是左氏前後自惑也穀氏曰媵不異姓則苟姓已彰姓賈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爲媵乎恐此理難行亦未知孰是○穀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作[illegible]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謂媵妾父母之國也○按春秋書叔姬歸于紀傳曰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借行同時者所以

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終于宗國不于嫡偕行非禮之常所以著之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悔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合參彼江之大其流也若無容受之勢矣而猶有岐而成洲之渚況之子向者之于歸四牡方驅不與我而偕行吾意其果于見絶矣然雖不我與而其後也悔前行之不我與從風而知懼迎我以歸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安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析講江流似無容受之勢而有岐則渚以成反與嫡之不與己偕行也處者悔已所爲來迎則幸與理合不忍心有不安至迎以歸則自反無愧于心始安也

江有沱（沱音駝）之子歸不我過（過音戈）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

合參彼江之大其流也似無分別之勢矣而猶有別出之沱況之子向者之于歸驅馬悠悠不過我而與俱吾意其決于見外矣然雖不我過而其後也豈遂若之得免樂思也之及人悔極而嘯之子之心且得其所處而樂矣豈終于不我過哉方悔而至于嘯則其悔也深樂而至于歌則其樂也至是始雖暫溺于人欲之私而終則自復乎天理之正嫡之知過而能改媵之待年而不怨不可謂兩賢乎非被化何以臻此

析講江流似無分派之勢而流長亦有別反與嫡之不過我而與俱也嘯歌兼上兩節而言憤其昔非則嘯遂其今是則歌然嘯字雖悔將事歌字雖處後事亦須一順說下不可分承猶曰及其悔之時則得其所處而樂而歌也側重歌上一歌字便有琴瑟鐘鼓之意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〇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〇小星怨不勝感江汜怨不勝喜〇黄氏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汜之媵妾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皆當以此詩爲法

野有死麕章

〔傳〕惡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麕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全旨〕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上二章與其見誘以見貞女之不當誘下述其拒誘之詞雖不單以末章爲美女子之守潔而美之之意至此方出則宜以末章爲主也〇疏文此詩大旨全在末章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熾之時故其詩如此

野有死麕（俱倫反與春叶）白茅包（叶補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〇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

合參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强暴所汚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若謂縱欲而淫閉者辱士之污行也懷貞而守正者淑女之芳規也吾于此女而見其能以禮制欲矣彼郊野之外有死麕焉群田者之獲而分其肉也而欲取之者尚且以白茅包之是賤棄之物而取之必有其具如此況閨門有女際仲春而動婚姻之懷亦其時也爲吉士者苟思百年之眷宜娶之以禮可也乃欲越禮以誘之乎非求此女之道也

析講取死麕者尚包以白茅求貞女者乃誘不以禮此是反興懷春是懷婚

姻之禮春者天地交感萬物華生之時也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行露而𣏌摽梅歎也是以當春有懷吉士猶言美士士而云吉則自然知禮無禮者豈吉士乎而乃以非禮誘之乎誘之下去補貞女不可誘之意

林有樸（音卜）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音屯）束有女如玉

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合參　踏彼中林有樸樕之小木而樸樕之野則林群卧者有分死鹿之所焉欲取之者尚且以白茅純束而褁之是賤褻之物而取之必循其道如此況此懷春之女質如玉之色殊可愛而不可犯矣為吉士者苟欲締二姓之好宜聘之以禮可也而可以褻求之乎

析講　此以上三句興下一句在興體中又是一格一說以兩有字興下有女而以樸樕與女之外又以鹿之束白茅興女之不可誘不然首句為衍文矣

純束以茅純聚而包束之也如玉以色言勿作如玉之德說有作女德堅貞講承上起下雖舊有條然畢竟依註為妥蓋以色言亦有不假粉飾不受點染意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所以誘之者蒙上章之文也然言外亦有誘之之意在○蘇士按此章亦反興與上章意同但要蘊藉

舒而脫脫（音兌）兮無感我帨（音稅）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合參　夫吉士之求婚妄而貞女之守則嚴觀其拒之之詞若曰違禮者且以禮自處亦貴以禮處人而當思可否于行止之間舒徐引退毋得犯禮以相求也彼帨所以佩身禮貴別嫌毋來以動我之帨爲動我帨則近我身矣我之身豈可近乎尨所以守家禮貴明嫌毋來以驚我之犬爲驚我之犬則入我家矣我之家豈可入乎夫之不可犯如此吉士之誘亦當自息矣非秉文王之化而能然哉

析講　此章作女子口氣講要說得緊切嚴厲方見凜然不可犯意舒而脫脫四字妙甚非欲他緩來分明欲他莫來也若曰爾且無慶稽義而行豈可急遽乎末二句承此句講兩無字正是拒絕他不得犯禮以相凌也綃帨之命我將有待豈容妄近而瀆男女之大防閑家之道我將有在豈容強暴而踰內外之大限見我之身家非爾所得近也通詩全重此章若語意稍緩便不見得拒之之嚴矣○此本不野小民之家觀其包物以茅護門以犬宛然是村落間氣象小家之女而猶如此非被化何以能然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安成劉氏曰召南有此詩亦猶周南有漢廣但漢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麕三詩方作之時則女已自正而男未正耳

何彼襛矣章

（傳）齊襄公結昏于王周人恥之賦何彼襛矣

（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全旨）通詩首章是與王姬有和敬之德也次章美其男女之稱末章美其婚姻之合總以肅雝二字爲主婚姻之稱稱以肅雝也男女之合合以肅雝也不然則下嫁亦常事何足美哉○惟不挾貴以驕其夫家故以平王之孫下嫁而不爲甲以齊侯之子上配而不爲亢蓋極其尊卑懸絕乃愈見肅雝之難若云族類兩盛婚姻兩宜反不見得王姬不挾忘

何彼襛（音農與叶）矣唐棣（音第）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襛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

曰王姬○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于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合叅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于是作詩以美之若謂大婚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苟非和敬之德則驕亢之私所不免矣若王姬有可美者焉如彼襛襛然而盛者果何花乎乃棠棣之花也此曷不肅肅然敬雍雍然和者果何人之車乎乃王姬之車也蓋王姬淑愼之誠服之有素則根于心而生于色者無非至敬之充形有諸中而形諸外者無非至和之洋溢一時之就車惟見其馳驅之節而疾徐之有度也惟聞其和鸞之聲而上下之鏘鳴也本其和敬之意而著于威儀者有如此不足以繼思齊思媚之風也哉

析講見華則知木見車則知人此設問而倒解之體肅雝二字只就車上說爲是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也車之肅雝只就載我驅馳和鸞有節意文王之德不外肅雝爲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鸞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敬且和以爲此之肅雝乃爲是此人所乘之車也若說不敢斥言王姬故以其車言之恐未是○詩稱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是說詩者出詩人無此意○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伯玉之車而有轔轔之轍則王姬之車宜其有肅雝之度矣○說通以棠棣興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馬勒面繢總服則褕翟也曰何不肅雝者言王姬挾此貴盛而來直無挈其肅雝也今豈不肅雝者乃王姬之車也斯可肯耶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叶獎里反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合叅夫王姬有和敬之德如此則于匹配之際何者而不見其可美乎自其男女之稱言之彼襛然而盛者維何則華如桃與李也今觀此下嫁者則祖平王而爲之孫派出天潢而貴以天下者也此上娶者則父齊侯而爲之子祚胤茅土而貴以一國者也孫以祖貴子以父貴其男女之皆稱不猶桃李之並盛也哉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嫌于勢分之隔而見其稱耳

析講此章以桃李二物之相稱興男女二人之相稱就未婚時而言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不可作譬如之如看平王二句平重方見其稱蓋孫以祖貴子以父貴也○饒氏曰集傳二說前一說本毛傳也今人多從之者然不如以平王二字淨然還之更免穿鑿○安成劉氏曰二南乃周公制作時所定則有武王以後之詩固無可疑其稱文王爲平王猶棫樸之稱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初不拘于諡也又如周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玄王文王有聲稱武王爲皇王韓奕稱厲王爲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大全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氏傳曰齊侯來逆共姬○新安胡氏曰爲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甚協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爲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修補不免簡編之雜耶然則此說只當如集傳作或曰以附之俾讀者知其說可也○安成劉氏曰集傳疑齊侯爲襄公則所謂齊侯之子蓋指桓公小白也莊公十一年即莊王十四年以共姬妻桓公莊王乃平王曾孫未知共姬爲何王之女又按春秋[illegible]于莊公元年[illegible]歸于齊者是也若以爲此事則襄公是僖公之子詩中所指齊侯又當爲僖公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叶須倫反

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婚也

〔訓〕合絲然紀匹之際非獨尚其偶也尤尚其合焉自其婚姻之合言之彼人事以互濟爲功物理亦相須爲用不覩之釣乎雖有河魴不托之釣亦空同臨淵之羨而釣于何托則固緡之以也雖有善釣不托之緡亦難博淵魚之樂而緡于何謝則維絲之以也物之相比以成能如此況以齊侯之子而連姻帝胄以平王之孫而降依於和男得女以爲室女得男以爲家其婚姻之相合不猶絲與緡之比類也哉然惟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能不睽于室家之好

〔析講〕此章以絲與緡之合而爲綸與男與女之合而爲婚就已婚時而言此而見其合耳夫匹配之善如此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不于茲可見乎絲字總承侯之子平王之孫與之猶男自男也女自女也到供緡方與得合而爲婚絲是美種與野蠶池絲不同柔而爲緡正打照下嫁見王姬能柔以相承也。淇若水曰以釣用絲綸比婚用禮聘追稱其得正始之道也。齊侯二句交互方見其合是男幸有室女幸有家也此二句與上不同當言以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而配偶兩宜意。此與上章各要兼貴而且賢說本肅雍來使非肅雍亦何足多哉。顧太初曰言族類之貴則先女而後男尊王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而後女從夫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建安胡氏曰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禮亦隆矣夫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先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曰嬪于虞王姬嫁于諸侯而亦成肅雍之德自秦而後列侯之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哉。永嘉陳氏曰吾于是詩得君子之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矣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大任則曰文王之母京室之婦美韓侯娶妻則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美僖公則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蓋曰其子如此則以父母如此也君子之善善也周矣。考索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而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十五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襛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襛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爲黑于理安乎或曰何彼襛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此乎曰編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論有根據故附錄于此以資說詩者之採擇云

騶虞〔一章〕

〔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全旨〕通詩二章是意上二句美及物之仁下嘆仁之自然總以于嗟句作主蓋因動植之物而想見其仁愛又因仁愛之及物而贊其仁心出于自然也仁心自然即在上二句內末句不過指騶虞以詠嘆之非進一層語若作推而在便非。詩指春田之際之際二字妙紀時也不重春田然春田雖不甚重而此詩却是因春田而述事亦不可遂抹撇不顧草木之茂禽獸之多雖

屬對舉然春田是逐獸于草木中兩句文法亦不可呆對○通篇不要呆

仁民字只就春日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方得言兄至仁無心群生庶類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即爲捫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强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爲葭爲豝自出自瞿而我若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處

彼茁者葭（音加）壹發五豝（音巴）于（音吁）嗟乎騶虞（叶音牙）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嘆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强是即眞所謂騶虞矣

合參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于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于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

美之若謂王者之道始于百姓之太和而終于萬類之咸若我侯之恩既浮于民矣而其及于物者何如哉試觀春田之際望之茁然而蕃盛者非葭也耶彼茁者寧止于葭而葭之生也已然一發而應弦即獲者非五豝也耶發必五者寧止于豝而豝之多也已然夫葭與豝何知乃敷榮而業育如斯也此豈有所勉而致哉嘅吾覽山經有騶虞者白虎黑文慈祥本諸天性殆亦非有所勉而致也我侯之仁心自然如此吁嗟乎其即騶虞矣乎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音宗）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二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合參而未已也既見葭豝以爲盛者極盛矣乃再觀之彼茁然而秀出者又有蓬焉觀于蓬而茁然者猶是則由蓬而推之又不啻一蓬矣且一發而得五者又有豵焉觀于豵而衆中者猶是則由豵而計之又不啻一豵矣夫蓬與豵何知乃蕃茂而馴狎如斯也此豈有所强而然者歟向意西方有騶虞者不履不食而抑由于天賦殆亦非有所强而然也我侯之仁心自然如此吁嗟乎其即騶虞矣乎吾于此因以歎諸侯之仁而文王之德化亦于此可見蓋至此則民安物阜而王業成矣

析講葭蓬豝豵極言春田之盛俱舉一物以例其餘宛然是太和薰蒸萬物咸若景象至于仁民餘恩及于庶類等意俱在言外仁恩實以平日樽節愛養言若作以和召和便是就效驗上說與詩柄有戾矣葭是澤草蓬是陸草一發五豝凡射缺發四矢一發而中五豝是一矢中必叠雙也此正見其物之多不是言射之巧說葭與蓬之茁而不言其所由茁說豝與豵之盛而不言其所由盛只以騶虞嘆美之便含得自然化被草木自然恩及禽獸意騶虞是仁獸不是瑞物故鄒臣虎曰騶虞尾長于軀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蓋仁獸也無瑞字在騶虞之仁出于自然我侯之仁亦出于自然我侯所以爲騶虞也過下章不可云不惟有葭而又有蓬不惟有豝而又有豵如

是則春田之際止此二物矣○仁恩及物如斧斤以時入山林狩獵有節不殺胎不掩群皆是○東萊呂氏曰彼茁者葭記蒐田之時蓋曾子植所謂草木以時伐節和風弱物草茂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獻之多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形容之也○按堯典命羲和必及于鳥獸毛毨之微而周禮一書自體國經野以至山林川澤之政無不詳且備焉此其所以休徵格天而論至治者輒稱之也後世若虞是與非黃鳥致怨則當時之民雖欲爲盛世之一木一石亦不可得矣故曰猛虎之政非騶虞之仁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文王之化始于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鵲巢而及于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

故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豐城朱氏曰公子之仁無以異于麟趾所以見家道之成諸侯之仁無以異于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禮樂著由是而雅頌之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許文周南之終于麟趾也文王之餘慶發于一家召南之終于騶虞也文王之仁厖洽于四海○大全問麟趾騶虞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朱子曰不是只是取以爲比即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附錄洪若水曰眞有騶虞出柢忌朱傳以仁心自然眞所謂騶虞未妥武曰騶虞田官亦嘆息以美之也愚謂以騶虞爲田官亦是一見然更現成且與詩合益獲首騶虞天子諸侯之樂也宋戴氏鼠璞曰騶虞二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嘆美之○浩又曰首章五豝非謂生物之多乃于茁生春田之際忽然得騶虞文王仁政之瑞應可嘆美○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亦猶麟趾之終關雎但作詩者非同一人而皆以仁

獸爲喩皆以于嗟爲詞皆以三句成章皆詞簡而意深豈其同被文王之化而吟咏情性亦有同然者歟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愚按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皥皥而不知爲之者歟唯何彼穠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

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于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于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國君之夫人有鵲巢之德大夫之妻有采蘩之敬立乎朝廷者無不節儉而正處乎閨門者無不專靜而純一爲嫡妻者有逮下之仁爲媵妾者有安分之義雖里巷僻遠之處民庶微賤之家而其女子之賢猶以貞信而自守無强暴之相陵則推而上之從可知矣積而至于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謂舉一世而皆囿無一人之不仁舉一人而訪又無一事之不仁者惟此時爲然是雖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二南樂章之名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左氏載舜象箾南籥則南籥文王樂名也商紂之末天下潰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于江漢惟東北之區尚梁于紂故作樂者采

自北以南土風而名之曰南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明天子在上天下統而爲一當是時也歌詠功德皆歸于王者諸侯不得有正風及其禮廢教失政異俗殊民各歌其君之善惡則變風興焉然周召爲正何也曰在商則爲變在周則爲正也○廬陵李氏曰鄉飲酒禮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于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之禮鄉射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鍾磬合奏此詩也燕禮遂歌鄉樂諸侯與群臣燕飲酒之禮歌爲亦與衆音俱作而歌之鄉飲酒鄉射自歌其樂故皆合樂不言鄉樂也○黄氏曰文王后妃之德始于周南而極于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自朝廷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大小計也

詩經正解卷之三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纂輯
門人 尹士傑漢三
黃世煜昇名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 璋章玉 仝閱

邶一之三○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
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
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
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
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
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
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

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為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
此下十三國皆為變風焉○衛與邶鄘接壤朝歌之地商受之都也武王
以封同母弟康叔是後九傳而共伯蚤死妻共姜守義柏舟凛凛乎一
靡不改之操益衛風之首倡也十世而武公知行並進交儆于卿士抑戒
賓筵之作宛然酒誥之家法也詩歌有斐衛其最著乎由武而莊而桓漸
以陵替莊公狂蕩暴戾以寵奪正州吁弑逆之禍公釀成之也宣公淫蕩
邪惡納媳為妻牆茨鶉奔之羞其何能國無怪乎淫風大行亦孤傷能也
再傳而懿軒鶴覆國衛賴戴文兄弟光復舊物定中作楚其再造矣文以
下二十傳而嗣君貶號曰君止有濮陽之地又六世秦二世廢其君為庶
人而康叔之澤斬焉迹其治亂興亡本原之地如斯之也元儒張子有謂
衛瀕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
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然則移風易俗之說果皆非歟○嚴緝周南國風

疏曰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以邶鄘先衛也○正義曰以康
叔不得二國故知後世子孫也頃公之惡邶人刺之則頃公以前已兼邶
與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
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
建國數漸并于衛不必一時滅之地理志云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
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遷邶鄘之民于洛邑邶鄘二國之詩相與同
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懷州今懷慶府衛州今
衛輝府相州今彰德府開封府今仍舊澶州今仍舊並隸河南大名府今
開州滑州今滑縣並隸北京濮州今東昌府濮州隸山東○前漢地理志
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考索曰邶鄘衛商
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為邶
南為鄘東為衛成王滅三監封康叔于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

侯當周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自頃公
至襄公凡十二君有詩者六成以下無詩○安成劉氏曰綠衣燕燕等詩
莊姜自作共姜作柏舟桑中言沫鄉皆正作于衛國而或係邶或係鄘泉
水載馳竹竿皆在于外國而一係邶一係鄘一係衛意太師各從得詩之
地而係之也○朱爾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卒并于衛皆衛詩也仲
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正所以存殷也武庚
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自吟詠性情言之則變風之發
乎情乃民之性自達于事變懷其舊俗言之則變風止乎禮義乃先王之
澤也鄘衛女之思以禮共姜之誓以義蝃蝀無齒不在所齒墓門不葬必
在所惡則所謂止乎禮義者自然矣先王盛時其流風美意能使後世婦
人女子小子小夫賤隸皆能自致于禮義之中不敢以私廢公不可以忽
忘義則王澤所漸不既深乎夫以禮義見于人主之敎化則天下不復有變

風惟禮義廢于朝廷而著于詩人之吟咏此變風所以作也蓋天下之公議當在上而不當在下今周之所以爲禮義者不存于周而存于詩人周之爲周可知矣○所謂衛首變風者衛居紂都逼近王畿兼邶鄘而有之滅人之國罪莫大焉矧同姓者乎奈何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伐是以末强而本弱也卽衛詩之始亦君臣之亂未有甚于此時也民俗之敝未有踰于此國也聖人筆其罪以刑萬世首之變風次之二南者著以明戒也

栢舟章

傳 衛叔封之于邶與蔡叔霍叔康叔監殷四國其周公康叔誅不聽三叔遂以殷叛康叔憂王室賦栢舟

序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全旨 通詩總是爲不得于夫而作首章言不得于夫而其憂難解次章言不得于夫而情莫訴三章言不得于夫而自反無缺四章言不得于夫而見慍群小五章言不得于夫而深致憂恨之詞怨情已盡于篇首二句自是一篇之骨其不諒于兄弟見慍于群小皆因不得于夫所致也然不得于夫亦說詩者之詠詩人口中並渾含爲妙○中間說憂郎是說不得于夫說慍于群小正是說棄于君子口中却不直言若一語稍不渾含郎是懟夫一語稍不自際郎是揚已此說詩者肯求之言外也

汎芳梵反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音翶以遊

比也汎流貌栢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言以栢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于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爲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詞氣卑遜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

節剔 婦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栢舟自比若謂栢舟乘于室家之胥變而變其

變于夫婦之相睽我今不幸而遇遭其變寧不重可哀耶彼以栢爲舟堅緻牢實宜以之乘載也今汎彼栢舟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泛然于水流之中而已其失所也不亦甚乎我之不得于夫而無所依薄何以異是是以耿耿于中而不遑假寐如有隱憂而不能自安吾聞人之有憂惟酒可以解之今是憂也寧我無酒可以遨而可以游乎蓋變之所關者大憂之所感者深殆非酒之所能解耳

析講 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比意也栢字汎字見堅有可取而不取意註堅緻牢實亦紛已之堅持貞固但此意在我心非石章方見出此處只宜輕說味一亦字多少含愁耿耿四句須一直說下人心若有所係則其他皆所不暇惟此憂之一路偏覺分明耿耿然欲寐而不寐也本是隱憂而加一如字更爲悽慘婦人之憂最隱向人說不出來縈廻迷漫不知所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如有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所能解語意了而不了意味甚長○篇中惟首二句是題說見棄而反是托詞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所憂之何事卽明言群小之見慍而不言見慍之何由所以爲賢婦人也○大全問栢舟看來與關雎無異彼何爲興朱子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栢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意是比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illegible]茹度[illegible]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

合參 然不得于夫當必有其故也惟心之明者能度之今我心旣匪鑒而所以不得于夫者不能度其所由致此之故意惟至親可爲依據所賴以恤我之變也何人有兄弟皆依以爲重我亦有兄弟而獨不可依以爲重乎夫不相關切之人悠悠行路雖告愬之而無益也若手足之親宜可告愬今薄言

往怨不復省係而反遂其怒焉豈猶斥之人不足比數耶兄弟之不可據於
此亦將奈之何哉
析講上二句言殊遂變之故下卧傷其不見恤于兄弟也上二句只須寬說
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以引起下章自反意非度其處之之術也不可以據
猶云不可倚賴非以兄弟爲依歸之說往愬非求以濟變只是哀痛迫切必
訴于至親庶幾抑拊之情猶有可舒反遂其怒正所謂不可據也○愬士按
往愬兄弟與婦人訴逆彼之怒更極形容亦不必謂果有此事總是言困厄
無聊無處可訴益不得于夫之人無往非拂逆之境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音捲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
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
合參反而思之或者婦道有缺則見棄猶可說也今內省諸已篤以存心無

定而致然歟則常以專一自勉覺石猶可轉而我心匪石不可得而轉移之
也常以正直自勵覺席猶可卷而我心非席不可得而卷曲之也存心其何
愧乎抑外省諸躬豈以威儀未善而致然歟則律度偕貌而衆美之咸備周
旋無失而動容之中棣棣然富而閑習雖欲簡擇取舍而不可得也威儀
其何愧乎而何房閻之爲腐階也此則我之所不敢知者矣
析講此章總是自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劉上玉謂是簡點語勿講似矜詡
語乃得上四句言心之有常也下二句言儀之皆善也不可轉言心之有固
有專一不移易意不可卷言心之平直有端正無反側意富則全備而無欠
缺閑習則于全備中又從容而不生疏宜串說棣棣非只儀容之美就學上
中規中矩上言威儀有得有失則可簡擇取舍今無一不善何選之有心與
容不平重心一邊惟存諸中者有常而不可移故形于外者皆善而不可揀
也婦人以心事夫者也以容事夫者也今逐一自反總不能識其見棄之故

眞令人不解
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群小覯音夠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音闢有摽音殍
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合參夫既自反無缺而猶不得于其夫心之憂也能不悄悄然其深切乎所
可恨者群小覬望因我無依亦皆厚薄其情而干我乎見慍焉或媒孽以成
吾之短或浸潤以重吾之過覯閔不既多乎或妬寵負恃而簡傲形于動靜
或以卑凌尊而戲慢見于詞色受侮亦不少矣其見慍于群小如此夫我何
人而見慍也群小何人而敢于慍我也是以于獨處靜存之際深思其故不
平之情寔有難以自舒者故每于寤覺之時不禁拊心而手摽然也亦付之
自傷自悼而已其將何所告哉
析講上四句敘已困于所遇下是痛心之意憂心悄悄本不得于夫張慍于

群小由不得于夫所致覯閔二句正慍于群小處覯閔是媒孽其短中傷其
事也受侮是被彼之侵凌讟彼之戲慢也夫不以我爲妻則妾不以我爲嫡
或進而毀謗之或因而躁慢之既多不少有無數難堪意此皆失意人冤屈
之詞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故不禁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
將此無故見棄獨處而深思有取寬若根由一齊撮到心頭之意寤辟有摽
乃是自怨自艾非怨夫也纔寤便繼拊心見無時不切切于是也
日居月諸胡迭音垤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音緩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
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
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于煩冤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不能奮起
而飛去也
合參夫群小且見慍則嫡妾易位明矣彼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天道之

常也今日居月諸胡爲更迭而虧乎失其常道甚矣嫡妾尊卑易常何以異是我是以心之憂矣至于煩冤瞀亂如衣不澣之在體而不能以自如焉且靜言思之倒置之情既不可忍竊廢之位又無可推恨不能奮起飛去使脫然而無累也夫不得于夫大變也乃惟反躬自咎而初無怨懟之詞眞可謂賢婦人矣聖人係之變風之首有以也夫

析講上二句傷嫡妾之易位下四句喩已憂之切至也迭微重日不宜虧而今亦虧一邊不可以日月交迭互講日月非眞有更迭而虧之事特以已事假設而言耳日食爲天道大變齊嫡爲人道大變憂正在此心憂二句承上起下之詞如匪澣衣極形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緊上如匪澣衣來排及看是恨其不能脫然無累意猶云安得身在事外耳蓋憂之極而爲是決絶之詞非寔語也若說義不可去姑爾安之注不消着一恨字矣○六帖煩冤心煩而屈抑也瞀亂心皇惑而亂也○麟士按集傳惟詩柄下不得于夫

一句後帖口氣處俱更不相及說家于心匪茹兄弟怒群小愠皆云不得于夫雖理有之而必非其所忍言無可說最當也通章命意指句訊被三句是比比下竟接飾論却是賦矣然以比起故曰比也于胡迭而微亦如此○叠斯固通篇是比漢廣江永下亦別無餘文然今如此等義雖直隱而托物起詠則必取舊說有事者不可言者耶從來沿習于比下勤云我之云云何以異此則不然無比矣今詩家或詠花以比美人而又自曰美人之美何以異此可謂有詩乎殊謬欲一槩芟却○柏舟二句下[illegible]依二句似憂節承邶柏舟日居二句綠衣二句下俱接心之憂矣似憂節承[illegible]綠衣何等可以若又說破正意便嚼蠟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曰莊姜不得志于夫而無怨夫之意不見耐于兄弟而無絶兄弟之情不見愛于衆妾而無怨衆妾之心所以自反者惟知心志不可以不專一威儀不可以不嫺習但恐我者無得而簡擇怨我者無得而瑕疵亦可謂善自處矣此所以居變風之首也歟○蔣悌淵曰正風以關雎爲首夫婦之正也變風以柏舟爲首夫婦之變也嵩門爲風化之原故夫子謹之○王非熊曰嗟大臣有忠而見黜婦有貞而見棄皆非誠心難明而流依難悟也然貞婦不以無罪見棄而變其從夫之心忠臣不以無罪見逐而移其從君之志故莊姜詠匪石以自誓屈原賦懷沙以自沉嗚呼不幸而處君臣夫婦之變此亦足觀矣○朱子曰婦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曰我思古人寔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爲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其君子之不得于其父弟之不得于其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爲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

綠衣章

【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綠衣

【序】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重夫婦之變不重嫡妾易位上前二章以憂變言後二章以處變言前之憂憂今日遇此之無聊後之思思古人處此之有道憂字思字乃一篇之骨然亦求自盡而已絶無纖毫怨尤意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爲衣正色貴而以爲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

合參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若謂不可解者夫婦之倫而不可易者嫡妾之分不謂于上之所遭而反失其常也夫綠間色賤也黃

正色貴也間色之賤宜以之爲裏正色之黃宜以之爲衣斯貴賤不相倒置矣今以綠爲衣而見于外以黃爲裏而隱乎中則顯者非所當顯幽者非所當幽不猶賤妾之蒙寵當幽而反顯正嫡之見棄當顯而反幽乎夫顯微易位則名分以乖事雖始于閨門禍將延于宗社故使我心之憂矣而何能以自已哉

析講此章以表裏喻幽顯綠衣黃裏內外之失所也甚矣賤妾顯而正嫡幽何以異是此憂之所以不能已也〇沈乎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于各得其所用之道耳最得作者婉約至意莊姜之憂豈爲一身爲君爲君之子爲國家後世爲慮名分紊亂綱常倒置禍亂之原將必在此此木謝疊山張南軒之說有謂忍須照顧各章上文遭變難處爲是宗社大計嗣君流禍却不可彤思以爲兩說並行不悖行文不必彤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賦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爲言忘也

合參服之上者爲衣宜以正色爲之服之下者爲裳宜以間色爲之斯上下不相倒置矣今以綠爲衣而黃者更自裏轉而爲裳焉失上下之宜如此不猶賤妾之蒙寵當卑而反尊正嫡之見棄當尊而反卑乎夫尊卑失序人倫以亂怨難生于一時禍將流于後世故使我心之憂矣而何能以暫忘哉

析講此章以上下喻尊卑綠衣黃裳上下之失所也甚矣賤妾尊而正嫡卑何以異是此憂之所以不能忘也〇嚴緝黃裏言猶蔽而已黃裳則失位矣王而弘曰以黃爲裏猶未居下至以爲裳則下矣故曰失所益甚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治音持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訧音尤叶

賦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〇言綠方爲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于有過而已

合參雖然遭變而憂者固人情之常而古處爲期者亦自善之道彼綠方爲絲其色已可愛矣而女又經綸以治之此綠之所以益顯也然則妾方少艾其色亦可愛矣而女又從而寵嬖之何怪衆妾之益尊而益顯乎故我也靜言思之豈無古有人焉嘗處此夫婦之變而能保其身之無訧者乎我則法其已行之事以爲自淑之資委蛇行變隱忍圖全俾此身得立于無過之地斯亦幸矣若妬寵忿爭予何忍爲此態也哉

析講此喻妾之及時見寵而思法古人以自免于過也綠本妖艷況人情經手治者自然鍾情特甚正比妾之及時見寵古人泛言古之賢婦人俾無訧以處夫婦之變須委曲以全其道也此二句根妾見嬖來益嫉嫉非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處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此指處夫婦言不兼嫡妾說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叶孚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賦也淒寒風也〇絺綌而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眞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合參夫物之驗斯則有菲薄之念人之過時遂有厭棄之心彼絺綌當暑之服也若夫歷夏逾秋寒風淒切則進前而不御矣我之過時見棄而所處卑微亦何怪乎故我也靜言思之惟彼古人有常遭此夫婦之變而能自善以終身者我則以吾欲爲之本心而質其已行之成法恰似先有此意而古人先得之也則亦自安焉已耳夫不求其過于夫而求免其過于己不致其怨于妾而推其善于古人莊姜誠可謂賢矣

析講此喻已之過時見棄而因思古人有同于已也絺綌本凉又遇淒風愈覺無用正比已之過時宜棄妄獲我心本無訧說來心字就期無過之心談莊姜自揣吟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若我有此意

古人先得而黙契之相合也○正嫡所以涉微賤妾所以尊顯全由色衰愛弛上來彼正嫡少時何嘗不寵幸今日冷淡至此故卒自安于心因追維往古欣然有會一意勤修毫無怨懟之處若此其又何恨乎裳服○俾無訧今失意之人不求其故止求免罪猶有畏心寔獲我心則直以爲固然而安之矣漢班婕妤求供養太后亦得莊姜處變之法○前章訧有常遵此此字指少艾得寵此章訧善處此此字指色衰見棄○言外見得綠絲雖可愛畢竟是間色絺綌雖可棄而實是正之質自在詩人不但善喻其識理亦甚精粹

綠衣四章章四句○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豐城朱氏曰莊姜之憂憂已之不得于其夫也已之不得于其夫似若未害也而夫婦之道于此乎始廢嫡妾之分于此乎始亂事紛于閨門而毒流于一國禍生于衽席而禍延于後世則其憂也豈一人之憂乃邦國無窮之憂也而亦何能自已于言乎○山谷文云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爲使我至于此極也殆有甚焉今其言若此亦可觀矣蓋繫意而權其輕重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

燕燕章

傳戴媯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全旨　通詩前三章歷敘在已別離之情末章備述戴媯之德正以見已之難爲情也總以之子于歸句作主蓋以夫亡子弑而于歸是何等事何等時則歸亦極苦矣莊姜處危疑方迫之際悲人亦是自悲兩人腹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之苦吞吐言外豈止尋常作出門惻惻離別可憐之態乎若子喪國危在當日有不忍言不敢言者故只序相別之苦而言外之痛隱然○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媯有不能言者末章乃見非情愛之私由戴媯有如是之德又能以先君之思相勉則見戴媯平日于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歸而述之如此無非得性情之正也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媯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媯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合參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之子完爲已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媯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若謂樂莫樂于人我之相聚而苦莫苦于彼此之相離況我仲氏長與衛絕矣今日之別吾其何以爲情哉惟彼燕燕春來而秋返向宿而青飛今但見前之飛者如有差而欲歸後之飛者如有追而弗及其羽則差池而兩不能齊矣況我之子值君亡子弑之日戴然一身既無所主乃不獲已而反其宗爲其于歸也則必將不復來矣我也念向日之聚首嗟此去之長違有不禁情別之深者而何能已于一送耶于是出自公宮不止送之于郊送之于效也而直遠送于野焉斯時也岐路揮袂猶有衛之尚在而行蹤漸隱欲瞻望以無從中途感嘆顧影自憐欲長慟而不敢惟無言而淚泣涕如雨雖欲遏之而莫能遏矣

燕燕于飛頡與頡同之頏與杭同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合參　彼燕燕于飛一則頡之一則頏之上下如織若告子遠望之心矣況我之子罹此大變而于歸也我兩人訣別之情殆有不能堪者而能不遠于將之乎不謂身之所將者近而目之所將者遠直至翹首行際瞻望弗及斯時也子情難舍延佇久之者猶冀前途之趨即以再聚爲再分也而重晤無由亦祇潸焉泣下而已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合參：彼燕燕于飛，一則或鳴而下，一則或鳴而上，哀音如訴，若助予痛思之痛矣。況我之子，惟此大變而于歸也。人別洪泉之地，言旋太嶽之墟。陳寔在衛之南也，而能不遠送于南乎。乃之子旆胡而去，而我亦向南而瞻，直至觭車既遠，瞻望弗及，斯時也，目斷行塵，無淚可揮，悠悠我心，勞思寔切，此時此際，終無復有能相憐或能相慰者矣。

析講：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別離之興。燕之分飛，若不忍離，興已之送遠，亦不忍別。燕燕華谷主兩燕，最妙。然謂莊公既沒，嫡妾相依，如燕相隨，則非也。此只興送時行者在前，送者在後，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耳。差池亦從燕燕二字生，言一燕稍前，一燕在後，其羽不齊也。頡頏下上，亦各具兩人頡頏，飛相上下也。下上其音，聲相應和也。于歸句但言離別，不必露出子弒國危意。蓋州吁之暴，在莊姜必諱言者。婦人迎送不出門，今之遠送，以戴媯

大歸于陳，非常之別，非常禮所能拘也。初別時至泣涕如雨，已別後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茫然若失。此時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自戴媯一去，而子完之弒，州吁之暴，與莊姜之孑然無依，許多愁苦都在心上。所謂寔勞我心也。寔字見無限苦楚，都在心頭而口說不出也。各末一句皆本瞻望弗及來，非但敘離別之恨，而子弒國危之感，隱然寓于不言之中矣。○南軒張氏曰：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有合于詩人之情歟。

仲氏任平聲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媯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媯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媯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于先君所致也。而戴媯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厚矣。

合參：然則戴媯之行，杳然其不可挽矣。我也于今日之去，而想其平日之人，而不得不深念乎仲氏也。是故君子棄我，仲氏則以無訧者諒我而推其恩于枯朽無依之日。群小侮我，仲氏則以無過者信我而施其愛于哀衰失所之時。其賢之見于相與之際者然也。自其立心言之，則塞實而不虛偽，淵深而不淺露，有諸內者何其善乎。自其持身言之，則溫和惠順而始終之一致，淑慎其身而素履之無咎，體諸外者又何其善乎。此其內外身心之間已無虧矣。且又恐我懷綠衣之怨，忘伉儷之情，故于平居之時，屢戚以重我存亡以感我，嘗以先君之思勗勉寡人，謂勿以厚薄存沒之故而二其心焉。雖匪石之衷，未忘疇昔，然而斯人亦與有助矣。夫仲氏之賢如此，則我今日者，傷恩信之不可以再邀，哀身心之于足而奚濟，悉德音之從此而不佇於其別也，安得不始之以泣，繼之以思乎。吁，不言子弒國危之感，而言思念之情與

別離之恨，吾固知燕燕之詩，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析講：此章追念戴媯之賢，不是推其離恨之故。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愿厚誼都可相忘。一經離別，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上四句備述其德，下敘其勉已以正也。任是以恩義相孚契，自其平日相與而言也。此句要提起，分講而下，以身心作骨。言當見惡群小時，媯能以恩相信，寂寞深宮，所可倚賴者，惟斯人而已。塞淵以立心言，德之蘊于內者也。溫惠二句以持身言，德之著于外者也。末二句就平日相勗勉言，勿作臨別時叮嚀。語先君之思，兼存及歿，其不以存亡易念也。夫先君之思義之自盟，素矣，而媯又以相勗，非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乎。講此章全要言外嗚咽。

燕燕四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翻然悔悟，立莊姜以為之主，俾戴媯以為之助，則閨門正矣。立子完以為之嫡，命石碏以為之輔，則國本定矣。州吁者可教則姑教之，不可教

則去之夫如是則衛非今日之衛卽康叔武公之衛矣顧乃以寵奪正以孽奪宗卒貽國家無窮之禍不謂之狂惑而何○隱公四年州吁弑其君完胡氏曰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以國氏者何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嘗言極諫而公不從故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按春秋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可見未踰年而州吁之禍作君完之仇雪矣此詩之作則在君完被弑後州吁未殺先而執州吁請于衛而殺之卒出于陳人豈州吁爲陳女所切齒者故假手于陳也夫○附錄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敎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

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日月章

傳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序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全旨 通詩一意是屢呼日月而訴夫處已之薄因慨嘆而致屬望之意也重在公之不見答上以各章第四句作主而以定字爲骨定正與回紫反屬望意在各章末句見出總是嘆其無常而冀幸其一悟耳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叶果五反

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

合參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若謂夫婦相與之際人道之常也若我今日之遭其變將何所控訴哉無已而訴之于日以彼日居月諸融光遍映其照臨下土久矣則于閨門之內其人道之貳乖而或順當亦監視之所及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絶無和諧之意逝不以古人處夫婦之道而處我焉是其心志回惑亦胡能有定哉而何爲顧他人而獨不我顧也

析講 上四句訴其處已之薄末有望其顧已之意下二章皆同呼日月者取

其容光必照存以燭閨門之隱也古處如克諧二女刑于寡妻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皆是不古處者如舍栢舟之堅乘黃裳之正也古處二字莊姜正有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古處就是心不定而不我顧也顧猶顧盼之顧末二句亦是望其將來之有定而非責其旣往也胡能有定與寧不一意衰說正哀訴的口氣故悱惻纏綿不相聯屬若說使其有定必當顧我便呆且訴其不定卽望其有定訴其不顧卽望其能顧不得分訴與望言註獨不我顧下一獨字最有意蓋莊姜不見答爲公惑嬖妾故也曰寧不我顧必有衆其顧者矣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叶呼報反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賦也冒覆也報答也

合參 彼日居月諸盡下土而覆冒焉久矣則于閨門之內其人道之貳乖而或順當亦明威之所臨也今乃有如是之人于夫婦之間僞有乖離之意逝

不相和好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于他人往復而獨于我不見答也

析講下注是尋言其覆冒之光宜有以遍察天下之情也相好以夫唱婦隨言不必以古道入講要根顧字說能顧則琴瑟和諧而相好矣不我報言我以禮施彼不以禮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合參彼日居月諸其旦其望皆出自東方代明之亦固無微而不燭矣今乃有如是之人夫婦相處不以古道善名不彰于人而德音之無良焉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于他人則念念在心而不忘而獨使我爲可忘者耶

析講出自東方亦只照臨是月意勿作有定處說德音無良總是言其德無情寔不作聲欬言語看俾也可忘就夫婦之常理論人皆不忘而獨使我如此非其常矣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賦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

合參彼日居月諸其旦其望皆東方自出久照之下固無處而不及矣若父母于子皆有室家之願今我中道見棄何父母養我之不終也夫以諧老之夫婦而今固棄之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所以報我者何爲不循義理也夫以見棄之餘猶有望之之意性情之厚不于此見哉此莊姜所以爲賢也

析講此是訴于日月之辭勿作呼父母而訴之也父母育我不卒重不得于夫上蓋父母養已而使之不得于夫是負父母之恩亦所未終也猶今人云生我不了意此直婦人語也報我不述言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

按終風首章可見此是寓望之之意于絕意之詞而莊姜之情至此極矣○珩按麟士云女無不嫁而曰養我不卒深悲極痛之詞蓋但人生百歲皆父母恩養所在直欲到底俱好今不得好[illegible]養不得終局亦不必定指養在家不嫁爲養也○此與上章末句雖無寧不二字然上章註何獨使我爲可忘耶則此章亦當云何爲報我不述耶方是緊之之意○慶源輔氏曰一章云寧不我顧言不相顧盼也二章云寧不我報言不相酬荅也三章云俾也可忘則叢上句胡字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詞雖緩而意則切矣四章云報我不述則又言莊公雖有時相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雖爲莊公所棄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是其性情之正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新安胡氏曰日月終風二篇據集傳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蓋詳終風之詩莊公于姜猶有往來之時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燕燕則莊公薨後送歸妾情不能堪耳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

終風章

傳 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序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全旨 通詩平看而意有淺深當以終字爲主狂惑愈深正終字之意須認不忍斥言口氣首章言其狂暴二章言其狂惑三章言其狂惑不開四章言其狂惑愈甚前二章皆以一句爲比而下三句乃致其憂思之不忘後二章皆以二句爲比而下二句乃致其憂思之特甚各章末句更見莊姜正靜自守意

㊀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浪笑敖（音傲）中心是悼

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曰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時顧我則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合參。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若謂夫婦之間。固宜和厚以相與也。若我今日之所遭遇。殆有不能忘言者。彼天道不忒。則有溫和之氣。今也終日之風。旣無止息。而且加之以狂暴。則乖戾而不和也甚矣。然雖狂暴。亦有顧我則笑之時。而若致夫相親之意。但其情則是其意則非。言之謔也。放蕩而不根。色之笑也。傲慢而不敬。所以使我不敢言。而但中心爲之傷悼耳。豈謂其狂暴之不誠而遂恝然也哉。

析講。首句是喻其狂暴。下俱是言。待已之不誠而傷之也。終風且暴。即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意。嚴士按。如是則顧我則笑。亦可即以說終風。大抵

有意無意之際。詩家常法也。終日風而且暴。總是喻其狂蕩暴疾。非以終風喻狂蕩。且暴喻暴疾也。顧而笑。初無好意味。一則字即謔浪傲。俱有矣。謔而浪。非常謔也。笑而傲。非誠笑也。下句笑字。因上句笑字而轉。謔浪傲。皆笑不誠之意。要之笑爲主。謔不是正經笑。浪不是好生笑。傲不是親熱歡喜笑。雖屬假意。又不好說破他。惟有嘿嘿感悼而已。中心是悼。要得不敢言而心獨傷之意。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

合參。彼天道和平。則有清明之象。今也終日之風。旣無止息。而且加以雨土之蒙霧。則陰翳而閉塞也甚矣。然雖狂惑。亦有惠然肯來之時。但以爲往矣。而又有莫往之時。以爲來矣。而又有莫來之時。往來之時少。而莫往莫來之時多。反覆而不可常如此。所以使我情切于中。悠悠思之而不能已耳。豈又以往來之無常而遂忘情也哉。

析講。首句是喻其狂惑。下即其無常而思之也。大風揚塵土自上而下。是謂雨土。蒙霧是雨土昏翳。則蒙霧昏霧皆風使然。若真霧則無風矣。此有閉塞不開之意。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倏而肯來又倏而絕不往來。意如飄風不可捉摸。然肯來無幾。而莫來甚長。此悠悠之思苦其終無了日也。非止念其來。正憂其狂惑之無已時耳。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旣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合參。彼陰風暴疾。則其蔽也。有時而開。今終風而且陰曀。[illegible]矣。乃不旋日而又曀焉。雖暫開而即閉也。其狂惑如此。是以使我當寢處之時。心有所係。寤焉憂之。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遂至感傷閉塞。而成鼽嚏之疾也。亦將如之何哉。

析講。上二句喻狂惑之暫開復蔽。下言切于所憂也。暫開在不旋日內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曀如故矣。寤言二句。須一串說。蓋言寤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也。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嚏。不必兼風霧說。願言則嚏。猶甘心疾首之詠。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

合參。彼驟雨迅雷。則其止也可立而待。今則陰之蔽也。曀曀然方晦而未明

靁之發也虺虺然將發而未震蓋未有開霽之候也夫征戍之嘆愈深而未已如此是以使我寤焉而不能寐而思願之深至于輾轉反側而不能釋于懷焉亦將如之何哉夫托物以爲比而不忍直斥其非感慨以致思而猶有望之之意詩人之忠厚何如也

析講上二句喻其征戍之愈深下言思之甚也曀曀其陰是積陰之象虺虺其靁是舒緩之發與驟雨迅雷不同二句對看此不曰有曀爲甚懷是懷蘊于中而不能釋有愈久不忘意彼之征戍未已則我之興懷亦未已也此與上章末二句各承本章說

終風四章章四句○說見上篇○安成劉氏曰若以此詩繼綠衣後次日月次燕燕讀之尤可備見姜氏初作柏舟綠衣惟自憂嘆而止于和平未嘗指譏公之爲人也至于終風則言其狂惑蔽固而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擊鼓章

傳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序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全旨　通詩皆危苦愁嘆之詞首三章是詳南行之憂下二章是思室家之情以我獨南行句作主其序征役之苦失伍之狀與恐負室家之約俱根上南行來惟有憂心則無鬪志既無鬪志自動私情意自一串析言之則首章言其啓行之事次章本其啟行之故三章陳其怠慢之狀皆自征行之苦而言也四章述其室家之情五章恐違室家之約皆自思家之情而言總所以怨之也

擊鼓其鏜（與湯同）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國中也漕衛邑也○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于國或築城于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合參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若謂人情莫不聞鼙鼓之聲莫不踊躍之夫誰不願之若今日者鼓以進兵則疾徐高下而有鏜然之聲矣兵以禦敵則坐作擊刺而有踴躍之狀矣我之所爲如此夫衛國之民皆惟上之所使也顧或役土功于國中或築城于漕邑非不勞苦猶處境內而無危亡之患惟我也獨從軍南行而遠出在外有鋒鏑死亡之憂較之土國城漕者其危苦不尤甚乎

析講此章言啓行之事上二句述其所爲下因自傷其危苦也鼓以進兵用只練習皆非戰時事土國城漕勿就役使不均說要就均勞之中而較量其苦言彼非不勞而猶在境內若我之南行則勞屬不斷其苦尤甚耳南行須打轉擊鼓用兵意伐鄭本可露鄭在衛南故曰南行○擊鼓踴躍州吁喜兵生事之態見非得已之師土國城漕非能安也以南行較之則安矣亦以見無一人之不役也○前按集傳自言其所爲屬首二句因言以下乃後三句但首二句雖自言所爲却概起勿着我字待下我獨南行出更妙且本不欲用兵而曰踴躍亦可味鋒鏑死亡勿露出憂字亦勿露憂心有忡在下章也只于獨字見意耳○還解坐作擊刺不以兵法言恐于下章有碍○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兮不我信兮方有味若朱註所云拘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與充同）

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爲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

而歸也

合參。然南行之役果何爲哉。誠以今日之師本爲伐鄭也。而孫子仲者是伐鄭之主帥。我則從之而結好于陳修睦于宋。先和二國遂進兵而同爲伐鄭之舉焉。是行也君與將欲之。陳宋亦欲之。而吾人固不欲也。不諒吾人之不欲。使之南行。而不我以歸。存亡蓋未可知矣。憂心之甚。不有忡乎。

析講。此章推其南行之故。而切不歸之憂也。始露出伐鄭意。大將而呼之以字。輕之也。知是喜功樂戰之人。平陳與宋。見有與國以助之。必敵兵連禍結之事。觀此氣象。大約不我以歸矣。能不憂哉。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鄭又止五月而以存亡爲憂者。人不樂爲州吁用也。勿悞作歲月之久。○陳供冤丘軍賦。陳與衛方睦。衛乃結好于陳。鄭莊佐宋子馮爭位。宋殤素致怨于鄭。衛亦求援于宋。平者合陳宋而後伐鄭也。◎按春秋傳曰。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賦也。爰於也。于是居。于是處。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鬥志也。

合參。夫存亡之患日積于心。則于鬥志何有哉。彼師之出也。宿食屯住。有一定之居矣。今則于是居之。不必于常居之所也。師之處也。進止坐立。有一定之處矣。今則于是處之。不必于常處之處也。至于馬以駕車。亦宜閑之與衛之中也。今則不服控御。于是喪其馬。而求之于林之下矣。其失伍離次如此。誰復能振其赴敵之氣哉。

析講。此章自陳怠緩之狀。見其無鬥志也。居如宿食屯住之類。處如進止坐立之類。居處有常。控御有法。此兵律也。任情以處。非行伍之法矣。喪馬而求。無鬥驕之氣矣。三爰字皆有取且之意。憂心日結。不復以戰鬥爲念。此雖人心懈弛。亦見上無節制。而軍中有必敗之形也。○居常處暫。與喪馬分作三項看。首句指人言。下三句指馬言。

死生契與挈同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棄。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

合參。夫鬥志既無。則死亡難免。其如我室家何哉。念我始爲室家之時。以爲夫婦之情如此之厚。有時而忘之不可也。于是期以變故之交。恐或有一死而一生者。契闊之際。恐或有一彼而一此者。俱不可兩相忘棄。業與子有成說矣。且相與執子之手。以爲一時之愛如此之篤。有時而負之不可也。于是期以百歲相依。白頭共守。雖終身不忍背負焉。則又重致夫丁寧之意矣。今日言猶在耳。安能以忘之也哉。

析講。此章追敘其室家之約也。承上無鬥志來。既無鬥志。自動私情。四句開說。上二句。期其不相忘棄。以處變言。下二句。期其不相背負。以處常言。死生契闊作二事看。或云生死之期。極爲契闊。因下章但言契闊。不言生死也。愚㵐可笑。玩按下章闊兮應契闊。不我活兮應死生。並非但言契闊不言死生。偕老謂偕生偕死。而無他適意。即生同室死同穴也。

于音吁下同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師人反兮。

賦也。于嗟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洵信也。信與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

合參。奈何有是南行也。吁嗟乎。昔者契闊之約如此。固望其能活也。今也有死亡之患。其終不我活矣。安得全軀以歸而遂此約乎。吁嗟乎。昔者偕老之約如此。固望其能伸也。今也有死亡之患。其終不我伸矣。安得完師以歸而

伸此信不此吾人憂思之情所以不能自已也夫既絕其南行之憂又惡不遂其室家之約衛人之怨亦深矣豈非衛侯疲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而致民之怨如此耶其卒至于敗亡宜矣

析講此承上章說上章是處其言此是嘆其不得遂而怨之也不得活謂不得活以遂其約也不得伸謂不得伸以踐其信也意必死在根無剛志永有惟恐之意爾不承字亞谷補乎○此連上章爲一串看亦是軍士離次時聞思過慮只發發說下○唐人詩云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是不我活意可憐無定橋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是不我信意

擊鼓五章章四句○豐城朱氏曰役土功于國都此民也築城于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于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己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于敗亡也宜哉

凱風章

傳衛之淫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耳

全旨通詩重自責上以我無令人句作主母氏勞苦與莫慰母心所謂無令人也首章略分上是喻母有育子之恩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是興子無報親之孝以致自責之意析言之則如疏義云一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章四章根上無令人來蓋主于自責而有微諷之意與有以感悟其親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與腰同）母氏劬勞（叶音僚）

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合參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若謂不可忘者親之恩所當報者子之職今我七子之無以報吾母也豈其不知母氏之恩乎彼凱風南來吹彼未成之棘心所以長養之也棘心由其長養因天夭而少好則風之爲力多矣我母氏生我衆子而育養之亦猶凱風之長養棘心也其劬勞也不亦甚乎夫母氏劬勞之恩如此而爲子者將何以爲報也

析講首三句喻母育子之恩末句嘆其勞也此即凱風吹棘心于少好之時比慈母育衆子于童穉之日也劬勞只就幼時說蓋此本其始言之也夫母既劬勞則子當孝故曰起自責之端○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棘酸棗也棘性堅强難長風之長養者○珩按此詩雖三句比末句正然兩句一連則吹彼棘心語氣稍住棘心夭夭承上拗連下夭夭亦起劬勞意也此詩三句下不妨明補正意然亦不補亦可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

合參彼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是棘已成但可爲薪而非美材不有負凱風之長養乎況我母氏通明而賢淑其聖善也若此則爲子者亦宜同歸于善也奈何子雖壯大而無一令人以承之則亦棘薪而已其有負于母也不既多乎

析講此章是自責之意以棘薪之成而非美材與己之壯大而非令人也聖即通明善即賢淑泛就婦德言不粘育子上說亦勿就節操上說無令人只是無善可述而不能盡子道亦在其中○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

令善之人則毋亦不舍之而去也此意言外七子字在下章只說我乃無一
善人便已見得○安成劉氏曰上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比此言風
與棘而下文以母與子應故屬興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
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刻責以感
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
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放此

合參彼寒泉乃無情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爰有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
滋益于浚而邑人賴之以生養焉況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爲人子者宜有所
資于母矣今有子七人反不能左右就養以安母之身而使母勞苦之不免
焉曾寒泉之不如矣何所逃其責哉

析講此章以無情與有情而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也寒泉有益于浚興子之
無益于親末我無令人句來至此方有幾諫意勞苦而詩曰微指其事者指
其不安室而欲嫁之事也然勿露出○此勞苦與上劬勞不同乃不得偃游
自安意○說道幾諫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時以自責而幾諫則僞矣

睍與演同**睆**與莞同**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
慰悅母心哉

合參彼黃鳥乃無知之物若無與于人也然睍睆黃鳥載好其音猶能使聞
之者傾耳而悅心焉況子與母乃天性之親爲人子者宜有以慰悅乎母矣
今有子七人反不能承歡順志以慰母之心而使母憂思之不免焉曾黃鳥
之不如矣何所辭其咎哉夫始焉不母之劬勞以起自責之端既焉嘆子職
之未盡以致自責之寔且于自責之中寓規諷之意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
惡可謂孝矣

析講此章以無知與有知而責其不能悅母之心也黃鳥猶能悅人與子寔
不能悅母總見無令人也其慰母心言其心不免于經營承歡無道此與上
章俱要得自怨自艾口氣○研按睍睆字皆從目言其目有清和圓轉之意
也舊講混連好音句作聲非是

凱風四章章四句○按此詩稱母氏聖善與韓退之作羑里操中稱天王
聖明兮臣罪當誅同蓋臣道也子臣也陳止齋謂一門見秀皆舜耕歷山
氣象蓋善處母子之變者也

雄雉章

傳曾叔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
而作是詩

全旨通詩上三章思君子行役之勞見其情之切末章望君子自處之善見其
情之正也以懷思二字作主終篇正其善處處此不是夫婦泛常別離之詞
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罹憂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且爲之求善處之
策觀自詒伊阻一語可見是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貽伊阻生來百爾君子
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總是思其久役未歸但得保全亦幸
意○豐城朱氏曰前三章皆所謂發乎情後一章乃所謂止乎禮義蓋閨門
之內以憂爲主則雖思之之切是亦情之正也惟其思之也切故其憂之也
深惟其憂之也深故其勉之者至也

雄雉于飛泄泄與異同**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
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於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
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合參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而思念之若曰行役者固不容逸之矣而思
念者亦不容已之意今與君子之從役在外我其能以忘情乎彼雄雉于飛
其羽則泄泄然舒緩自得察其形神一似悠然而無累者斯亦物類之最適
者矣而我所懷之人乃以王事不可以不勤公義不容以自遂而自詒阻隔
于外欲自如而不可得焉曾雄雉之不若矣使我如之何而不念也哉
析講此章以物比之自如起君子之不能自如蓋反興也獨取于雄雉者正
對雌雉而言泄泄其羽雄雉固自得矣其如雌雉何也懷字伊字俱指君子
而言自字最有味多是身氣矜智據儀功名之人故下以不忮求警之本為
王事伊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激于忠君愛國而然反若其夫所
自致者○泄泄處玩出安閒自適意自詒伊阻內便有身遭不自得意以與
上舒緩對照但願在家相對聚不願天涯余穢身羈然言下

雄雉于飛下上 時掌反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
勞我心也

合參彼雄雉于飛或下其音或上其音何飛鳴而自得也我君子從役在外
而成日隔之跡誠哉實有以勞我之心而不能釋也安得如雄雉之自適乎
析講此章物以飛鳴而自適興已以思念而勞心亦反興也展矣二句作一
氣讀講勞心處要根上伊阻含下保身鄭云遠行犯患多為憂恤而不自已
故勞心為甚○勝士拔思君子而至于勞心亦是感君子之不能自得如雉
也反形處俱埋伏在內○嚴緝燕燕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此
言雄雉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叶新齋反 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叶陵之反

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

合參不嘗瞻彼日月乎或明于晝或明于夜往來無停機矣我君子之從役
時積而日日積而月彌久在于外而不來悠悠然日無盡月無盡而我之思
亦與之俱無盡矣使道之或邇猶可以期其歸今也道里遼遠曷得而來之非
朝夕之所可至何能遂來以慰我悠悠之思哉千愁萬緒總是傷心之日月
而已
析講此章上二句見日月而思君子從役之久下嘆其遠歸之難也日有朝
夕月有晦明俱兼往來說日月遞往遞來而君子一往而不復來故思之詳止
解上二句下二句無解蓋上二句言久下二句言遠也有謂首句客隙下三
句一氣概說總是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不得謂二字合下善處得全意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 下孟反叶戶郎反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
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

合參夫君子之行固未敢必但所保余於斯矣蓋遠行易以犯患惟善處可

以得全百爾從役之君子豈不知持身涉世之德行乎彼天下禍作失起
于嫉念之太勝于是忌人之有而忮心生矣忮非德行也願君子去其妬功
害能之念可乎天下營私請謁由于貪心之過多于是恥已之無而求心生
矣求非德行也願君子泯其多營多慮之私可乎如是則險阻以平紛爭以
息用之于身則名全用之于國則事濟居常處變又安往而不善也哉將見
完身有策言歸有日而吾之心亦可以少慰矣不然睹雄雉而興嗟瞻日月
而增慨我之思將何時已耶夫不獨以德行望其夫而兼望之共事之君子
詩人之思曲而周矣
析講此章亦本思上來正因其不歸而冀其善處如此是思之切而無往不
至也上二句啓以知德行下是盡德行之益正見其當知處漢書云萬里之
外以身為本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必衆人皆知德行然
後朋儕之間一團和氣排難解紛俱可無傷通解云一身在外輒同役俱相

善處乃得保全不忮不求正是禁行救心生于忿求心生于貧世路風波人情雲雨皆出此起思婦念征人之切故于閨閣中想出一段居身涉世道理立言何等深婉若王章夫人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乎語便辛辣然失箴規之體不忮則不至蹈深而買禍不求則不以居所而焚身何用不臧謂處常變順逆無不善也不敢望其歸而但願其善處得全是伊阻者庶幾不至而不來者庶幾能來正思之極悲切處○豐城朱氏曰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矣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章

傳曾叔以殷畔時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全旨通詩都是刺淫而刺議意只在言外首章言爲事當有所度量喻男女當

度乎禮義二章言苟不能度量則必至于反常而逆理有越理義非配偶二意三章則詔之以婚姻常理見古禮之不可越也末章言非偶不可從蓋人當有可有不可以刺淫亂之人亂常逆理而無所不可也皆以不度禮義爲主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與器同

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者當量其淺深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

合參此刺淫亂之詩若謂男女有一定之偶而禮義是人道之閑制今人不顧此而只爲耶不觀渡水者乎大渡者之臨流而濟時其有常而無患也而今問其所渡之具則匏也而匏方有苦葉非可用之材矣且知其水淺而易踰也而今問其所渡之處則濟也而濟又有深涉非嘗試之地矣行者于此當何如哉倘亦少自酌量乎淺深之宜行不過爲大均之渡也就其深矣則以衣而涉之非謂深之必不可踰而踰之則固有其道也就其淺矣則褰衣而涉之誠知淺之不難于越而越之亦自有其道也豈可不顧而冒昧以行哉然則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不得是乎

析講匏有苦葉尚未可用比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非同泛流比先王之禮甚嚴也此時而循禮以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然此二句只緊承引起下意不得側以正意配說濟有深涉是水之深不可涉者下就可涉中亦有淺深與上深字不同二則字甚活有度量意正比男女當量度禮義也總見濟深叵測不可輕渡意○孫仲魯云末二句仍教他不要涉不是教他權宜涉法○上三句言水之難渡見必不可行也下三句言渡之當量見可行而又宜斟酌也然玩集註只言當量度禮

義見婚姻不可草草之意非必厲揭處爲教以渡之之方也○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沈無回所謂腰舟是也凡水自帶以上至心曰厲由膝以下爲揭渡水不裸體故着裏衣而渡裏衣謂袴也

有瀰與米同**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與晷同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貌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也

合參夫禮義之當度如此何今人之不度乃至反常而逆理乎彼濟必有水也而濟渡之處瀰然而盈矣雉必有聲也而雌雉之聲鷕然而鳴矣以常理而論濟盈則必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雉鳴則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歟是大異常也彼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偶而犯禮以相求者何其失人道之常哉

析講此章，卽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首二句引起下二句，濟盈喻淫思之溢，雉鳴喻淫心之動。濟盈二句方是比，言縱欲必犯禮，而今日無害心動則求配，而從非其類，總是無顧忌而反常道意。

雝雝鳴鴈，（叶魚肝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雝雝，聲之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

合參 獨不觀古人之于婚姻乎？古人以婚姻嘉禮也，將令德之是配，豈其聘之不修？故其納采也，則奠雝雝之鳴鴈，蓋取其生有定偶，而有從一而終之義也。其納采請期也，則用旭日之始旦，蓋取其日之方升，而有男女正始之道也。然是禮之行，豈急遽而無漸哉？糅偕老之是期，必不苟結盟于臨事。若士如歸妻，親迎于冰泮之時，則迨冰于未泮之先，而行納采請期之禮焉。若于此時而歸妻，則失之驟矣，古人不爲也。夫古人于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何淫人之不然也。

析講 此章舉婚姻之常禮，正以刺淫亂者之不然也。以禮字爲主。鴈取其偶也，旦貴其始也，歸妻以冰泮，正桃夭之時，古人必及冰未泮之時，以此雝雝之鴈，就始旦之際而納采請期焉，所謂求不暴節以禮也。○鴈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鴈。婚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鴈。集傳但言納采用鴈，擧六禮之始耳。其實請期亦奠鴈也。親迎以昏，取陽往陰來之義。

招招（韶音）舟子，（叶奬里反）人涉卬（與昂同）否。（叶補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必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

合參 又豈觀男女之有定偶乎？幾何極鄉不試中流，莫知其堅也。雖有矯飾不逢行露，莫知其潔也。惟彼舟子，疾呼于河畔，詰好于多朋，其招人以渡水也，人皆從之矣。卬則以爲聯盟太易，絕少生平之素，敢托同心而從人取便予？故人涉而卬否也。夫人涉而卬否，豈竟不渡哉？蓋若輩非我族類，卬應不吝此河干之待，須其所招者爲我之友，而後以類相從耳。不若他人之邂逅同舟，秦越共載，而非同心之侶也。夫涉者之所須如此，然則男女之際，必待配偶而相從，亦猶是也。何淫人之不知耶？夫當淫風流行之際，而其間猶有深譏痛責之人，信乎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者矣。

析講 此章卽渡者之必從其類，比配者之必待其偶也。末句正是待配偶而相從者。諸講皆云舟子非我族類，必待我友之招，聲應氣求而後從，豈我友亦駕舟者耶？人必我友駕舟而後涉耶？此大悞。言人之涉者非我族類，必待舟子所招之人是我友而後從，此註意也。卽我友亦不限定朋友，但其人是我輩者，大槩被是其配偶意耳。○上章不迨字，見不迫；此章不須字，見不苟。若急欲從人，便無可須矣。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首言事適其可爲宜，次言物反其常爲怪，俱微辭隱諷，未嘗明指其失，卽其正說處，亦只陳古義以刺之。蓋男女之際有難顯言者，此風人溫厚之旨也。詩中多以水爲喻，蓋取淫之義云。

谷風章

傳 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序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全旨 通詩總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章論夫婦之常道，以發見棄之端；下言夫婦之變，以詳致悲怨之情也。以德音莫違句作主，常家勤勞與睦鄰之善，安貧之志，周急之義，都是德中事。皆言其德音之善，見無可棄之罪矣。無可棄而見棄，則由于顏色之衰也。細分之，一章是言夫婦宜和，而所取富

在偽二章言見棄之者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咎其棄德不卹而再致絶望之詞四章敍勤勞之事正指爲德之實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已之勤勞六章則言棄已于安樂深嘆其德之見拒而情之大變于始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奴五反)采葑(与封同)采菲(音匪)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蔓菁䕲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爲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于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合參 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若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夫與婦是故夫婦之間莫若

睽乎今何不幸而遭此變耶彼習習和舒之谷風維陰陽交和而有此也而後其感也以陰其成也以雨天澤于是而降焉然則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也何以異是故爲夫婦者以和爲貴但當黽勉以求同心無有違顔無有忤色使閨門不至反目稍有所怒以傷夫婦之和可也夫不宜怒而有怒則亦以色衰之故耳彼葑與菲莖之食常美而根有時惡采葑菲者去其無用收其有用以之品于几筵可也豈可以下體之惡而并棄其莖之美乎爲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亦猶是也故爲婦者但德音之善始終不違則可以相親相愛共期偕老以及爾同死矣乎可悟之中猶當獨知其可愛何必計其顏色之衰而棄之哉

析講 此章泛論夫婦之常道上四句言室家之當和重和字下言已德之可取重德字然上下各一脉而意實相承見夫婦不但宜和亦不宜徒取其色

只借此以發端不粘棄婦身上說以陰以雨串講猶言陰而雨也黽勉字要味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謂之黽勉人心之同與何常之有所恃者丈夫曠達之識豈不能容一婦人則兩心之原不异者不可不勉而同也同心即是和怒則不和之甚矣此二句就夫婦上概言之德音不外下治家勤勞等事但此處且虛莫違前後一致不違其初也正對顏色之違說葑菲根有美惡莖無美惡以比婦人色有盛衰德無盛衰爲夫者以色故而遺其德豈夫婦之道哉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音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

賦而比也遲遲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

內而止耳又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

合參 夫何君子竟以顏色之衰棄德音之善而遂有離別之痛乎夫別而兩相憐其苦猶可言也別而竟相絕其苦不可言也故我由此而去行道之間遲遲不進足欲前而心不忍如相背然是何也蓋予心不能無望也猶望別者必有送而遠別者必遠送乃夫之送我則不遠而甚邇門內之送何易竟行甚遲而忽已盡矣君子至此遂恝然而止矣其斷然絕我也殆惟恐去之不速耳我之苦也何如哉予始以天下之苦莫荼爲甚以今觀之荼奚啻非苦也其甘直如薺耳世人皆知甘薺而苦荼亦或知甘荼而苦予乎然我固苦矣而夫則樂甚其宴爾新婚也如兄弟之相友而和樂且湛焉何獨至于我而不見恤也殆有不能爲情者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然絕意于已下四句遂承言已之甚苦而嘆夫之不見恤也行道二句見不忍相違之意按集註行于道路勿說遠了觀下薄送我畿便見行遲猶言走路是夫出門時不遠二句形容斷然見絕之意註故夫字是虛翁推言之勿入口氣中誰謂二句承上四句來甚言其見棄之尤苦也何確齋云卽中心有違之情極是荼本苦菜本苦但以我見棄之故較之于荼則荼反甘于薺非謂荼寔甘于薺也末二句言夫之樂正見已之所由苦也須將夫之待已與待新昏相軒輊處形之見得甘如兄弟者亦復知此苦否也○香山詩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是此詩註脚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與苟同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

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爲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旣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于新昏故不以我爲潔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比欲戒新昏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合參夫我之見棄固以色衰然豈無可取者乎今夫水言天下之至濁者則于涇言天下之至清者期于渭然涇未與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及涇入渭水而與之合則觀乎清者顯其濁是涇非自濁渭寔濁之也然其別出之渚流或少緩澄汰旣加而水之真者湛焉猶有湜湜然而清處濁固可棄而清

處亦可取也今我以顏色之衰形于新昏而益見憔悴不猶涇屬于渭之時乎然色雖已衰而心之善則有可取猶湜湜之沚也但夫之安于新昏不以我之德爲潔而與之故雖可取而不見取耳然彼雖不我屑而我豈能頓忘其家哉彼通魚往來者有梁乃我之梁也爾毋得逝我之梁焉承梁之空以取魚者有笱乃我之笱也爾毋得發我之笱焉然此亦我不忍遽忘之情耳今我一身且不見容于君子彼逝梁發笱乃我去後之事又何暇恤哉則亦聽之已耳

析講此章言夫之棄德而取色也上四句喻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四句喻已有所禁而不能禁涇比已色之衰渭比新昏之美湜湜其沚卽上德音莫違以涇渭而有沚之清比貌醜而有心之美奈夫之不見取何梁比所居之閨門笱比閨門所行之事總是戀戀不忘反顧之意末二句是自揣之詞言我去後則任彼居之行之耳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此已引起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而盡言之○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扶床今日妾辭去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特忿恨决絕之辭耳豈若此詩云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已乃知國風悠游忠厚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又詩云覆水再收豈滿懷棄妾已去難重回亦遑恤我後之旨而意稍决絕去風人遠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卜反救叶居尤反之

興也方桴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勉強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

合參夫我今去矣然我治家之事不猶堪追溯乎彼水有淺深也渡水者就其深矣則編竹爲大到木爲舟以渡之就其淺矣則潛蹤爲泳浮身爲游以

淺之蓋不計其淺與深而期其必濟如此也況我于君子之家乎家道有有亡也我則不計其何者爲有何者爲亡無不黽勉以求之有固求也而必以繼其有亡固亦求也而必以濟其亡所以盡心竭力者蓋無餘矣至于凡民有喪則不憚匍匐往而救之補其不足助其不給而所以行鄉里鄉黨者又莫不盡其道也此正德音之莫違而可與偕同死者豈有可棄之道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與其治家之勤下四句及其睦鄰之善也重在治家上睦鄰特治家中一事而帶言之與意到求之句止以水之淺深期于必濟與家之有無期于必成雖以四句與兩句而淺深有無是相應也匍匐見急于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救之如致含襚以周其急供廢將以扶其廢皆是其待隣里猶然蓋以廣吾夫同人之惠也首章之德音三章之心有可取五章之我德皆在于此總見今日得以成家皆吾力所致有可取而無可棄之道

不我能慉（與畜同）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與壽同叶市周反）昔育恐育鞫（與菊同）及爾顛覆（音福）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卻鞫窮也○承上章言我于女家勤勞如此而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惟其心既拒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爲生惟恐其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鞫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合參夫我之治家勤勞如此是宜慉我以終身也今也不我能慉則亦已矣且輕相棄絕而反以我爲仇讎所行不已甚乎所以然者何哉蓋人之愛憎皆本于心惜而不知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心既拒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者百貨具陳而不見售也夫人情雖一日之憂患毋毋終身不忘獨怪所與共憂患之人至安樂而輒相棄也予亦記昔相與爲生之日乎有餘則相與積之不足則相與忍之惟恐分毫不惜或窮盡而不繼而及爾皆至于顛覆今也辛勤若聚之後自覺家業漸成而既生既育矣以情而論宜其感念之不忘也乃忍情中斷非性無恩又若真有仇而比予于毒而棄之豈努力成家反速其睽離之路耶予竊不解矣

析講此章總是言夫不當見棄之意上四句言已有可取而不見取下言已無可棄而反見棄首二句是不見取既阻二句是推其不見取之故重心上賈用不售須重發正意方是賦體昔育恐句即治家不計有無時事惟恐不能保生也恐字要發揮即黽勉求之之意比予于毒即反以爲仇意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豈不可怨毒毒藥也病者于未遂生之時不得已而用毒藥既遂生之後更服則傷元氣故輒棄去所以說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三山李氏曰此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

我有旨蓄（敕六反）亦以御（音語）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音繪）既詒我肄（音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合參且我之所以不當棄者豈但如斯而已乎彼我有旨蓄儲之室中有備無患其蓄而聚之者蓋欲以作冬日之暫需至于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于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以我御窮困之時而不可與共安樂者也且當夫未棄之先欲棄之際嘗逞我以洸然之武而剛猛之相加臨我以潰然之怒而厲色之相待又盡遺我以勞苦不堪之事而有所不恤也夫今日之薄固如此矣獨不念夫昔者乎昔者我來息之時曾眷注甚隆惟恐拂吾心而武怒之不加安逸是享惟恐累吾身而勞肄之不投亦常如兄如弟矣豈有如

今日待我之薄乎厚于昔而薄于今此我之所以不能無言也夫當見棄而惓惓忠厚之情猶藹然于言詞之表可謂賢矣而為夫者顧以色衰棄之何習俗之淫僻一至此哉

析講 此章上四句與其同乎苦而棄于樂下言今之薄不如昔之厚也首二句與下二句與他興不同是卧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寔興也註中至于春夏則不食之與至于安樂則棄之正與意之相應處上王云首二句雖著我有二字然亦大概語非寔事也不應忘却興意若說寔則賦體矣涇水濁也其勇如水之滬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洸言無和平之氣潰言無好合之情也詒肄非上文平日治家勤勞之事乃將棄時故責以分外難任之事益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正見他薄處來墍來嫁止息時也追言昔日便見今日之不然故曰怨之深

谷風六章章八句。豐城朱氏曰谷風雖棄婦所作而觀其自敘有治家之勤有睦鄰之善有安貧之志有周急之義皆其節之可取者也至于見棄矣而拳拳忠厚之意猶藹然溢于言詞之表則是初無可棄之罪也徒以其夫之安于新昏不以為淺而棄之耳然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殆庶幾乎夫子所謂可以怨者矣。顧東江曰谷風之失終風之狂蕩有以倡之谷風之善怨亦柏舟綠衣之遺也

式微章

傳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全章 二章各首二句是勸君之歸下言已之為君而見困亦是勸歸之意俱重胡不歸句黎侯陳大義以勸君歸直有枕戈思奮之氣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固當不俟淪恤今日微君云云者激其君以有為也若作怨詞便非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露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合參 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欲名者謂君之與臣相為存亡者也臣之與君相為休戚者也今我黎遭外寇之憑凌而旅寓他國以宗廟則失守矣以社稷則丘墟矣衰微不已甚乎衰微不已甚乎胡不為歸國之計而思一興復之也且我之所以甘受困厄而覊𦁆于斯者正為君故而欲隱忍以圖全也使非以君之故則宗社破滅正人臣視死如歸之日胡為乎中露而遭此霑濡之辱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合參 我黎遭外敵之侵伐而寄跡他方以官闕則蕩廢矣以人民則離散矣衰微不已極乎衰微不已極乎胡不為反國之謀而思一恢復之也且我之所以甘受窮辱而依依于斯者亦為君故而欲待時而復振也使非以君之故則邦家顛覆正人臣以死報國之時胡為乎泥中而遭此陷溺之難哉夫主憂臣辱在臣子既以效忠而光復舊物之圖在吾君亦可以自奮矣若久居此非計之得也君其有意乎

析講 式微謂衰之甚社稷無倚人民無托也○華陽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于他國之邑微莫甚焉故郭璞註云言至微也不必說在衛之微弱說歸者勸其君歸國以為興起自力之圖夫黎之國已失矣歸將焉往夾其意若曰與其寄寓他邦不如歸去之為愈也要講得合當不必則言衛不救而勸其歸然責衛之意亦然言外微君之故非歸怨于君正是言救復之計中露泥中見其霑濡陷溺所以激君之歸國以自振是借來字非非真是于露中泥中也亦不可作譬喻說或謂衛是有此地名則詩言反無味矣註不見拯救意

猶在言外

式微二章章四句○此無所考姑從序說○朱叔熙曰黎侯爲狄所逐棄其國而寓于衛衛與黎接境而衛不救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昬亡齒寒矣其後衛爲敵所滅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觀衛之德齊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爲最切○大全問式微詩以爲勸耶戒耶朱子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可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恤之意○新安胡氏曰補傳云以詩作于衛地故編之衛風

旄丘壹

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侯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全旨此詩黎臣久寓于衛望救不至而屢致其諷喻之詞也靡所與同句乃一篇之大旨首章感物而怪之次章設詞而度之三章以不同心諷之末章以不聞患責之須登登相承說來方見曲盡人情處本咎衛君而但斥其臣亦詩人立言之善也

旄丘之葛兮(叶居謁反)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叶音逼)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感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

合參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于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托以起興若謂國家不能無遇變之時友邦不可無存恤之心我向之至于衛也見旄丘之葛之始生其節猶壓壓而密也今觀旄丘之葛何其節之濶也則葛既長而時物變矣我黎國當式微之秋遭左衽之禍來拯于衛蓋旦暮冀其來若渴也今叔兮伯兮乃以日繼日坐視倒懸之厄而不救何哉

析講此章即時物之變也久與衛侯之救也緩須要識得是興體不是賦體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亡國孤臣遷延于旄丘之上致慨于葛生之節登山流涕望其援救自有一段情極勢迫不勝望救之意末句不可作詰問之詞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即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合參夫雖多日而不救宜亦爲之不安也今吾倚門而東望焉車塵不起旄於不興何寂兵息馬安處而不來乎意者強敵非偏師能挫或齊晉相率而至或秦楚舉兵而從合與國俱來以救我乎夫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也今吾計日而屈指焉爲謀甚疏舉事甚遲何不日不月久待而不至乎意者憂來且適與行會或王事之靡盬或國難之方興有他故而不得來乎否則外無約從之計內無憂國之恐高枕而視隣國之亡忽荒而失事機之會俾戎蠻生心兄弟失援衛其不然矣

析講此章揣衛臣不救之故二何其句望之之詞也二必有句度之之詞也處字根上何多日句說來久字根上必有與句說來處據一時而言久則自寓衛以至今日言兩設疑詞見得無與無以自當不遑啓處不俟終日決無坐視不救之理雖若替他分解然衛之情亦至此而窮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興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敝也○言[illegible]客久而裘敝矣豈我之車不

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發諷切之詞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來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合參且亦知我之在衛日久而望救之心日切乎試觀狐裘之服始之如濡如膏者未嘗不鮮明而潤澤也今則旅寓既久且蒙戎而敝矣奈何援兵不至豈我之車未嘗東告于汝以求援乎非也蓋以我之心主憂臣辱之心也爾之心晏然無事之心也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從告災而樂禍縱敵以長寇雖告急之師日至而彼之安處多日猶故也豈真與國之俱來而他故之未暇故

析講首句是黎已寓衛之久下三句是微示諷切之意曰葛而表時歷冬夏其久可知曰蒙戎想見客途之苦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既云寓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亦設爲之詞耳匪所與同謂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惻怛之意我有恢復之志而彼無拯救之心也不言不肯來救只言不與己同心所謂微諷切之也觀裘敝而念同袍黎臣王此良亦苦矣

瑣音鎖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里反叔兮伯兮褎音又如充耳

賦也瑣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恆多笑○言黎之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辭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合參夫我黎君臣值此播徙之餘瑣細而不能張大尾末而不能直前漂泊羈旅艱難萬狀乃流離之子也爲鄰國者所宜動其救災恤患之心陳師而西以拯一方之人可也而叔兮伯兮乃褎然談笑坐視其變而不爲之恤如塞耳而無聞焉何其心之忍哉夫當流離患難之際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

析講此章首二句言已寓衛之勢微下直責衛之不救也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無威靈氣焰也總在流離上見流離謂君臣失其國家而漂散旅寓于他邦也然二句意自一串言氣勢之細末者乃流離漂散之子蓋亦深可憐矣聞者當爲之撫膺而況與舅之國乎充耳無聞謂不聞其流離瑣尾之狀也須說得激切言除是耳聾之人方不聞也不然觀此危苦安有不惻然動念者哉○流離本鳥名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充耳瑱也瑱所以塞耳者

旄丘四章章四句○說同上篇○按魯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胡傳云凡伯王臣也楚丘衛地也戎得伐之以歸是衛度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旄丘錄于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有由然矣○黃氏曰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此齊之所以伯而衛之所以不振也○眉山蘇氏曰衛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爲患黎衛共之○疏義衛有他國之詩六篇式微旄丘河廣作于衛者也載馳泉水竹竿爲衛而作者也作于衛者衛國之所錄爲衛而作者衛國之所傳

簡兮章

傳邶之伶簡心乎王室賦簡兮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

全旨通詩總見其輕世肆志處上三章歷敘其所事疊疊相承說來末復表其所思正以見志也賢豪仕于伶官舞罷飲酣不覺自露本懷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貫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要其寫他諸自得口氣而自嘲玩世不恭等意都于言外見之思盛世而不責衰世亦詩人忠厚之意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叶上

賦也俗簡易不恭之意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明顯之處○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合參賢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若謂君子之仕于世也或位高而尊重或任大而政煩則動有所拘而不能以自適矣我也身爲伶官無世道之責皆何足以累我哉但見脫畧形迹繩檢不拘惟簡兮簡兮而已然雖托微末退處伶官于天地間不可謂無所事也我則方將萬舞焉作疾徐屈伸俯仰凡文舞武舞非我之所能而誰能哉而果何在也當日之方中正陽明麗天之時而在前上處乃衆人屬目之地斯時也融融長袖拂拂扶桑之日影洋洋萬舞逼楓陛之天顏者有以顯我之能而一時共事之人誰不快覩我之所長也

析講此章首二句言適意于所執之事下指其所在之地也簡字摘起通章神情不粘定舞上說直有睥睨一世傍若無人之概非止脫畧形迹不拘拘檢束爲也話簡易是正訓不恭是斷詞勿入口氣方將字隱然有慢不爲事意萬舞兼文武言日之二句是明顯之時衆人屬目之地然須一串說不可以時與地平看此合下二章皆自譽之詞而寓自嘲之意○賢者可曰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爲伶官

碩人俁俁(音語)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

賦也碩大也俁俁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爲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合參然我之不寧止此乎凡人于世無所展者中必德有所抱以自負而于事有所寓者又必別有所試以自雄予雖伶人而固碩人也俁俁然威儀碩度有過人者以之處公庭之上而效萬舞之舞固無有如我之善舞者矣乃碩人技不止此且有力如虎以之御馬跳梁跋扈他人乘之而不敢前者碩人則執彼御馬之轡斂容默持有如組之柔焉又豈有如吾之善御者乎我之才無不備如此然則氣概萬人之上不僅前舞之選不可自負爲賢豪歟者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連說言舞之善下二句亦連說言御之善然須上下相承合看既能樂舞又善御馬方見其才之無所不備亦若上章之自譽而自嘲也自稱碩人而又曰俁俁見其威儀偉岸有過人者非止形体之魁梧而已公庭正是在前上處萬舞是他本職而不獨善舞又且善御出其勇力以執轡而磬控無不如意也○如虎武人也非國之神勇異主之威靈若此可以爲天子將帥矣登車攬轡能驂虎旅用以戡八荒而撫中原豈非志之得也哉而謹謂如虎者而徒以執轡也此賢者所以不得志也

左手執籥(音藥)右手秉翟(音笛叶直角反)赫如渥(音握)赭(音者叶渉暑反)公言錫爵

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爲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合參雖然予伶人也亦專言伶事可矣當夫在公載燕之時而有事于文舞之執以左手則執籥以右手則秉翟但見屈伸綴兆之間意氣軒昂精神煥康而舞蹈之容著于顏色者赫然充盛有如厚漬之赭焉斯時也公嘉其能而言錫我以爵焉吹籥樂而歌餘源傳天語而賜上尊拜受立飲之餘志氣又因之而增盛矣予予之親洽如此何其幸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舉才貌之美下誇其賚予之榮也舞就燕飲時言執籥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一端耳執籥所以爲聲秉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于左文由陰作故秉翟于右赫如渥赭以技藝得飛無所拘束充盛之氣見于手儀色澤之間者如此錫爵工告樂備主人獻工所以勞之也

主人乃宰夫也掌賓客之宴飲公等欲爵雖主人而錫之則自公故云公言錫爵此句作詩人自言方見芳美思獻玉乃芳賤之事反諺之以爲榮亦玩世不恭之意○一說以竹爲籥長三尺執之以舞非作樂也

山有榛音臻**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云西方之人者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辭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故思盛世之顯王敢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合奏然錫爵之餘意若有動我之志又似不止在舞也彼山何有乎則有榛矣隰何有乎則有苓矣地之生物亦各從其類人之懷抱各從其心予豈獨無思乎而云誰之思乎所獨往者非自南而自北其方則西所係念者淘如玉而如英其人則美使旦暮一遇則余且躬入美人之室而奉以周旋不亦定慰我心哉而孰知彼美人兮可思而不可見可望而不可即乃西方之人兮寥廓之表安得相親以同歸乎然則求榛于山求苓于隰皆爲虚往究歸而予獨抱此恨以安極也夫始以所能自隨而有玩世之意終以美人爲念而有懷古之情其亦自鳴其不遇也夫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所思之有其人下嘆其遠而難見也即山隰之有所產興己之有所思蹴義以彼所有之物興此所無之人非是彼蓋連後兩句立說耳不知興意只四句便止彼美人兮二句是興外之意故集傳又曰西方之人者嘆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云誰二字自言自語心口自問正是旁若無人光景美人大約就儀容閑雅上說不曰盛玉而曰美人所以諱言于腊君也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諱言于衰世也視彼日前無一足當其意者故游神于西方之美人此章乃見不恭之情意○美人對錫爵之公看西方對在前上處看見得維美人而不能揭子而俱西所以空爲舞于公庭之上若置我于西方此身豈猶在萬舞之列哉然要說得含蓄○程頫又云意不在山忽焉志在高山意不在隰忽焉志在原隰飲公之酒對酒可以當歌登公之庭遠望可以當歸也豈伊不懷懷于枌榆豈伊不悲悲于芳草思美人兮未敢言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也人不言兮由不歸碩人乃感不復語矣倘恍悲涼寫盡傲色○秋風詞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與此章起興之例同離騷經曰思美人之遲暮註云言美好之婦人蓋托詞而寄意于君也玩此則美人已無他說但不可着象耳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張子曰爲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爲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慶源輔氏曰朔之所以自處者皆所以自晦其恢諧類俳優正與此詩之意相似○廣[?]吾曰賢人之出處關世運之盛衰今觀簡兮之詩與夫北門之[illegible]天地閉而賢人隱矣衛國之亡豈待營淳之戰而[illegible]又云不得已而言情自言其任誕也不得已而言[illegible]已而言酒自言其放廢也至不得已而言思則心管[illegible]矣務不知其意之所之矣

泉水章

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序 泉水衛女思歸也[illegible]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全旨 通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誅之人因人以爲不可而始不歸也首三章是思衛而嘗其不可歸末章是思衛而嘆其不得歸當以諆字向字意作主詩聞處處[illegible]義懷思處處情而情卒不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郵上玉云通篇心中寔是不歸而口中總是說歸只不說有害

一句微露疑意，到底不曾說明一句義不可歸也。末章語既不敢歸四字，亦須渾融之。

毖(音秘)**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音戀)**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於淇矣。我之有懷於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合參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能，故作此詩。若謂天下有不容已之情，亦有不可越之義。義固所以制其情，而情則終有不能恝然者。彼毖然始出之泉水，亦流于淇而衛之，水則亦流于衛之地，若有所依回而不忍舍也。況我衛人也，衛吾故地也，豈女子獨為無源之水，將一出而遂為不再返之流乎？故我之有懷于衛，則亦靡日而不思矣。然思以積思之極，有不暇于是非之辨，不求諸會謀之同，而遂其欲歸之志者。我則思衛之情雖切，而歸衛之行不敢以自決也。于是就彼孌好之諸姬，聊與謀歸衛之計，或為女子者，諒女子之情，懷為同伴者，諒同伴之痛切矣。

析講 此章上四句，與己切歸衛之思，下因審歸衛之計也。以衛水未嘗舍衛地而他流，與衛女未嘗舍衛國而不思，亦字有許多感慨意，謂人不如水也。靡日不思，言自父母沒以至今，恆思無日釋也。孌字輕，以性情溫淑看。諸姬包下諸姑伯姊。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故註云為歸衛之計。諸說多云謀其可歸不可歸，非謂謀何策可以歸也，似未妥。聊之云者，亦知終不得遂，姑且謀之，以寬其思念之情耳。凡人之情，營私背公，故不尚謀，惟恐人之或知也。衛女思歸，博謀于諸姬而無所隱，則其情之正大可知矣。○讀首四句，便可見其思歸之心，蓋與泉水日流于衛而不息。此興體中說得好者，極可玩味。

出宿于泲(音濟)**，飲餞于禰。**(音你)**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蔣禮反)

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耳。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合參 謀之如何？蓋有感于昔之來嫁時也。始所經歷而出則宿于泲焉，已乃祖道而餞遂飲于禰焉。當是時，女子有行，父母往送之門，杳乎不可即；兄弟各止其所，邈乎不相及。一去異國，相見無期，固遠其父母與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寧不欲歸以慰我之思乎？第歸之可與不可，我不能以自決，問我諸姑，必明而熟于計也；我不能以自決，遂及伯姊，必詳而審于慮也。倘謀之而不可歸，則亦不得任情以悖義矣。

析講 此章是追昔來嫁時事，而謀其歸之可否，重在不可歸上。蓋惟知其不可歸，故謀之也。婦人內夫家而曰遠父母者，外之也。當昔父母在，且有時而遠，況今父母沒，將以何道而歸？衛女之不安于心，全在此。諸姑年長于我者，伯姊年儕于我者，既問諸姑而又及伯姊，謀之多人而不能決也。○孔疏：聘禮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既受聘享之後，行出國門，止陳車騎，設酒脯之奠于軷，為行始。詩傳曰：軷道祭，謂祭道路之神。先言出宿者，見飲餞為出宿而設。○安成劉氏曰：夫人之嫁，必有姪娣同姓二國媵之，亦有姪娣，凡八人。集傳以諸姬為姪娣，諸姑伯姊即諸姬，然則八人之中，亦是夫人姑姊輩行乎？○[illegible]按姪娣為媵，已自可疑，至姑姊從嫁，則必無之事矣。此朱子偶然之失，置不辨可也。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音轄，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邁。遄**(與湍同)**臻于衛，不瑕有害。**

原缺第五十四葉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詞也

合參誠使今日而得歸也其所由道于衛之路出宿則于干也飲餞則于言也乘此之時載脂焉而塗以舝載舝焉而設之軌以還其駕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邁其遄臻于衛也山川無跋涉之勞道路無歲月之滯朝焉往而暮可至矣暮焉往而朝可達矣至衛之疾如此于心固甚慰也然先王之制父母在則歸寧者理也義也今父母既歿則問安而定省者爲誰同坐而共席者爲誰使漫然歸國得不有害于義理乎此我之所疑而未決者謀之諸姑伯姊其以爲當何如也

析講此章是設言今日得歸時亦思而謀其歸之可否亦重在不可歸上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之地不是衛地載脂謂先以脂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塗舝乃設舝于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還車猶云回轅不必泥嫁時所乘註中言如是皆上出宿四句不過設言得歸則如此耳不瑕猶云得無也一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歸之人其指偏歸于歸故云亦不至于有害云爾只云自恕之詞大旨蘇氏曰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曷爲而不許哉○干言朱註無所考今按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在周時爲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之親復結婚姻之好故衛女嫁于邢耳此以補傳註之缺○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他涓反思須與漕叶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士且難之況婦人乎○止齋陳氏曰泉水竹竿載馳皆衛女思歸也泉水竹竿歷道欲歸之意終篇惟欲出遊以寫吾憂而已所謂止乎禮義載馳之詩其歸尤急末章猶無可止之詞蓋泉水竹竿作于無事之時故其詞緩以微載馳賦于故國已亡之日故其詞切以怨

北門章

傳 管叔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序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全旨 通詩歷敘已之見困只作三平看無淺深首章言已仕于亂世因嘆其困窮而歸之于天下二章言已勞于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之于天總以莫知我艱何爲主每章結句無可奈何而自安之詞也○詩意重在郎室人之推譴亦由君不見知之故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爲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嘆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合參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若謂夫人當治平之時際明良之會厚足以榮身安足以適志此大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爲也何獨我生之不辰乎彼天地之氣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我也出自北門則背陽而向陰矣門前風景非復清明之象舉足踐步盡是幽暗之區我之所處所事亦猶是耳是以傷世道之不振慨吾道之終窮此心之憂蓋殷殷焉使于此而祿養少充猶可以自慰于懷也今也終于窶矣而無財以爲禮亦且貧矣而無財以自給艱難不已甚乎而人曾莫知我之艱而恤之則我將何望耶已焉哉境遇之遭是有命焉天寔爲之吾亦惟順天

之命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喻所事之非而憂于已下是嘆所遭之窮而歸之天也北門是賠比不須補正意詩中賠比甚多大槩取于忌諱便宜含蓄不可以[illegible]此而遂明言之孔氏曰言出自北門背明向陰而行猶居亂世向暗君而仕也傷遭遇之不偶所以憂心殷殷窶者無財可以為禮而交際之情缺貧者無財可以自給而俯仰之計窮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于君可知矣非訴利祿也艱即貧窶詁人莫知之艱指君在內天寔為之單承貧窶一邊不就北門說已焉哉謂之何哉皆自安之詞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埤 音陴 讁 音責叶竹吉反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也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合參然我之困窮不止此也凡王所命一切宜征討之事既至我身矣而本國錢穀兵刑之政事又一切叢集而埤益于我其勞如此則其困于外者何如也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而過讁于我則其困于內者又何如也夫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為之吾亦安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敦 叶都回反 遺 去聲叶夷回反 摧 徂回反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
合參夫王命之事既投于我矣而國之政事又一切輻輳而埤遺于我其勞如此且又貧窶之甚室人至無以自安及我入自外乃交徧而摧沮于我一身而內外兼困如此復何賴乎已焉哉天實為之吾亦聽之而已其將謂之何哉夫當困窮拂鬱之地而無怨天尤人之詞北門之賢者可謂君子矣彼其貽之困者果誰之[illegible]哉

析講此二章各上四句言困于內外下是安之于天也王事是天子之事政事宜征伐聘問之類政事是本國之事如錢穀甲兵刑獄之類適我到我身也敦我擲我身上不顧偏也埤益埤遺無非輻輳叢集之也此以困于外言室人指一家父母兄弟妻子言交徧盡人而責曰交每事而責曰徧讁者責其貧不能養摧則摧折沮抑拂亂其所為矣此以困于內言已焉哉三句是總承上兩項說○陳式甫曰王事政事是世亂君暗之故室人交讁是終窶且貧之故○華陽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北門三章章七句○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

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疊山謝氏曰鹿鳴四牡之燕勞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群臣也千載治安根本蓋在于此北門之忠臣至于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勞人則當政事之煩苛室人不能忍饑寒而交徧讁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詞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北風章

傳 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序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全旨 通詩是歷喻國家危亡之有象而同友去亂之宜速也只重見幾而作同

行同歸同車總是一意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狐烏非真有是事特借風
雪以言愁慘之狀借狐烏以言不祥之徵亦有天道示于上祆祥應于下之
意此時尚未至于危亂先有此氣象矣若真是危亂則無可去之義即去亦
不得謂見幾而作也○此詩三章亦俱稍比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音旁惠而好我去聲攜手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
且音疽下同

比也北風寒涼之風也涼寒氣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
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
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
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合參賢者相戒避亂而作此詩若謂國家之變每徵于有象而君子之智貴
炳于幾先今也觀象察時可不為避亂計哉彼北風其涼而寒威之凜冽雨

雪其雱而重陰之盛布不猶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乎如是則可以去
矣子之于我素有相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行焉為避難之計可也然此行
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亂非一朝禍在旦夕其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
矣苟其不速安知禍之不我及耶

析講紀綱廢墜國勢凌夷所見無非不好的景象此意非指一物而言但不
必明說人政說所謂賭此也攜手同行見群然欲去非止一人既亟只且見
去亂已急更不容緩同行是未然之事蓋心中欲如此也其虛似尚有遲回
卻顧冀一日之清明既亟則勢在旦夕已挽回不及矣○慶源輔氏曰惠而
好我攜手同行不忘故舊之仁也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智也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音非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合參不待此也彼北風其喈而有疾急之聲矣雨雪其霏而有分散之狀矣

然則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亦猶是也如是則可以去矣子之于我素
有相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歸焉為去亂之謀可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
以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亟而去不容稍待矣苟其有待安知禍之不我臨
耶

析講登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則不止于涼雨雪霏而密則不止于雱
見禍亂之愈急如此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
此物則國將危亂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合參且今日之所見凡赤者皆狐也無有赤而匪狐者凡黑者皆烏也無有
黑而匪烏者夫狐烏乃不祥之物今國家所見皆反常之物亦猶是也如是
則可以去矣子之于我素有永好之情尚其攜手而同車焉為遠患之策可

也然此行也其可以寬可以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亟而去不容遲回矣苟
其遲回安知禍之不我乘耶夫知亂之將至而欲去之亦可謂炳于幾先矣
獨惜賢者之盡去而衛之終不可為也

析講即狐烏之不祥有狐狸滿野烏合為
黨之意亦借以喻其危亂之兆非謂所見者即狐與烏也貴者亦去朱註只
想像其時蓋必有在位而隱去者非既與賤者同行又與貴者同車也○莫
匪二字須玩見觸目皆是也節臣虎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
所見者無非不好的氣象也觀此則泛指將亡之妖孽如日月薄蝕山川崩
竭之類說為是時說多從疏義就不良之人不善之政不美之俗論說就人
事之失上言更詳之

北風三章章六句○疏義曰北門之處阨忠臣也北風之去亂智士也北
風與十畝之間相似然彼則其意舒其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而

去之當速矣

靜女章

傳刺不尙德願古以風之賦靜女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全旨通詩總一愛字盡之首章是未見而望之之至下二章是既見而贈之之厚也未見而思既見而贈乃得所贈而悅其人又因悅其人而美其贈無非繾綣愛戀之意曰俟于城隅不止淫于家矣曰自牧且逐于野外矣

靜女其姝(音樞)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音騷)首踟(音池)躕(音廚)

賦也靜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合參此淫奔期會之詩也若謂男女之際人之大欲存焉而況美如之子尤吾心之所獨切者乎惟彼靜而閒雅之女其色則姝然而美矣始也與我相期而俟我于城隅幽僻之地誠欲一見之爲快也何美人之遲來使我中心愛之而不得即與之相見是果忘期而爽約乎徒令我搔首長望欲行也而疑其或來欲止也而又疑其不來殆踟躕躑躅于城之隅此時此際寔有難以爲情者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靜女俟已以赴其約下言未見而切于情也靜註訓閒雅之意以態度言淫奔之人不見其可醜而但見其可愛故以靜女稱之非眞閒雅也搔首仰望之狀踟躕者既前而復却方退而復進盖恐其或至而難決于行也○廬陵歐陽氏曰衛俗淫亂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則其他可知是又以女爲果然閒雅矣愚謂以女爲果然閒雅亦拙乃愈見俗之淫也

靜女其孌貽我彤(音同)管(古叶古玩反)彤管有煒(音韋)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盖相贈以結慇懃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合參未幾而女且至矣但見靜而且孌何顏色之少好也以是女而使我俟冰其清光其心已甚慰矣且貽我以彤管以結慇懃之意夫是彤管也煒然赤色之可美若與孌好之容相輝映焉是以既得此物又悅懌此女之美而欣喜生于望外也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哉

析講此與下章就既見時說上二句言靜女贈已之厚下是愛其物又愛其人也孌猶姝也俱言其色之美廬陵歐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　蘇氏曰彤漆之管盖樂器之屬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與貽同)

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特以美人之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合參由是離城隅而游于牧也野外有荑矣靜女乃自牧而歸我以荑于以結繾綣之意焉其荑之始生也洵美而且異非猶夫常物也然豈汝荑之爲美哉非也特以貽自美人因人之美故覺物亦美耳予敢不與彤管而共珍之哉夫淫奔之相悅而不知其可醜如此則衛之政教淫僻不美甚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靜女所贈之美下因推其所以美也美其人因美其物總是相愛之情溢于物外歸荑非眞以此爲貽只是淫女偶以此相戲而男子以爲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章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全旨此詩三章雖有賦與興之別總要見所得非所求意只言齊女之失配而不言宣公之責備乃是詩人温厚之旨

新臺有泚音此河水瀰瀰音米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合參 舊說以爲衛宣公爲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者。言不可亂者男女之倫，不可越者婚姻之禮，凡民皆然，而況尊居民上者乎。我衛之河，瀰瀰舊無是臺也，而今胡然有是臺也。新作斯臺，其制則泚然而鮮明，俯瞰河流，流水則瀰瀰而甚盛。是臺固美矣，而築是臺者何爲哉，所以要齊女也。夫是齊女定配于納聘之初，本爲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籧篨不能俯醜疾不鮮之人，豈其初意哉。所得非所求，其貽羞之甚多矣。

新臺有洒音璀叶先典反河水浼浼音每叶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合參 我衛原無是臺，今新作斯臺，其制則洒然而高峻，俯視河水之蓄，則浼浼而平滿。是臺固美矣，而築是臺者何哉，所以迎齊女也。夫是齊女定偶于納采之日，本爲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籧篨不能俯醜惡不殄之人，豈其初情哉。所得非所求，其貽臺之辱甚矣。

析講 二章各首二句逆看，謂此臺臨于河水也。河水進于臺下，言水之盛，益以見臺之美耳。新臺者，舊無是臺也，可見淫理濟倫自宣公始，不可認作臺名。詁解明高峻，皆自水中臺影而言。燕安婉順，謂安于理而順于情也。據后想伋通順，豈得謂之燕婉，此燕婉云云，不但爲初至時言之耳。籧篨今雞胸，戚施今駝背，蓋籧篨假人不可使俛，戚施假人不可使仰，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爲比，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以明其俯仰存焉云耳。蘇士按不鮮與夭壞之間，乃不解此人甚惡見之詞也。又上玉按不鮮指疾言，不指人言。觀下節集註不殄言其病不已也，可見不鮮多也，猶言其疾醜的多之意也，二說俱通。○新臺在河，今澶州遺址尚存。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合參 彼魚網之設，本以取魚也，而鴻反離于其中，所得非所求矣。況齊女之來嫁，本爲燕婉之求也，而反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則所求者未之得，而所得者非所求矣，又豈其本心也哉。夫賦新臺之築，以指其事，即籧篨戚施之疾，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慈可謂嚴矣，聖人存之以爲戒宜哉。

析講 此章即設魚網而反得鴻，興求燕婉而反得戚施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三山李氏曰：聖人存此以垂戒後世，宜鑒其轍，而乃有蹈其轍者，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皇納壽王妃，此三君者其惡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子孫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喪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今按詩以新臺次靜女，見衛國淫亂之俗皆自宣公啓之，後世宋仁宗時諫官不欲講新臺，仁宗謂聖人刪詩義存勸戒，不當有避，可謂得古人垂訓之意。

二子乘舟章

傳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序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以思字作主，首章見其去而思之，二章見其不歸而疑之，總是發其思念之情也。須會詩人明知二子之被害，猶不明言者，爲君諱也，然其詞隱

而彰矣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爲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合參是詩國人傷二子而作也若曰天下之變生于不測而孝友所激者往往罹其變焉旁觀之人能不爲之傷情也耶吾重有感于二子矣嗟我二子自中冓之言行而如齊之命下其乘舟而渡河也或出于從父之命或出于愛兄之情遂登舟之既既駛而不返回思故土復惆悵而難歸惟甘心長往與波上下汎汎然徒見其影之去而已矣夫二子皆衛之冑胤也胡乃遂爲

項之菹然徒作波濤中影也故我願言思子臨河流而慨想行邑凄然事變難料生死存亡之際交戰于胸中中心爲爾養養而靡定焉吾其如二子何哉

析講此章是心憂其去憂者憂其終見殺也汎汎其景是摩寫渡河時影與波光上下有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何等凄楚○一子先去吾已憂之二子繼去吾愈憂之徒見其景之汎汎而已雖欲救之而不能故思而憂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辭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合參二子之乘舟渡河也汎汎然其逝愈去愈遠並其影之不見焉夫旋齊之期指日可俟胡見其去也未見其歸也故我願言思子意者知禍而不知避禍兄弟其不免乎不然何其一往而不返也夫割天親之愛以狥衽席之私忍骨肉之情而付盜賊之梯若宣公可謂無人心矣而詩人猶終不願言其惡以彰君惡無亦悲傷之切而不忍于言矣乎

析講此章是心疑其不歸疑者疑其已見殺也汎汎其逝併其影亦不見矣○一子先往吾已疑之一子繼往吾愈疑之徒見其逝之汎汎而已意者知禍而不知避或不免于害乎二章各末句要見傷悲激切之意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太史公曰予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朱子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人皆惡傷父志而終于死亡其情則可取雖于理爲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又曰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于惡乃爲得禮如不忍去而死之尚可也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爲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國人之詩著宣公之過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也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此舜之所以爲法于天下也○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爲世子代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殺忍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惠公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怨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之際相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禍戎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稔王室之禍蠢綱常道蠹天地幾于傾陷矣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于此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六帖詩人已知二子之見殺矣然但曰遇害則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不言其死而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但想其去時之光景而設爲憂疑之詞則其中有無限含蓄無限傷悲纍纍數言却有千萬言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

風人之致也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安成劉氏曰衛三十九篇而邶風才十有九然觀綠衣則妻僭嫡矣燕燕則臣弑君矣谷風則夫婦之道乖新臺則男女之倫滅二子乘舟則父子之恩絕旄丘則無恤隣之義簡兮則無尊賢之心北門則失勸士之道亂常敗政莫甚于此所以居變風之首歟於呼渡河野處已兆矣不待讀定之方中而後知也

詩經正解卷之四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湯玉海思光
王 鼎由愛 仝校
男 姜勷烈承武
姜之璋章玉 仝閱

鄘一之四○說見上篇○共姜守義而有柏舟衛文之徙居中與賢君也定中所由作也大夫之見賢中興賢臣也干旄所由作也自相鼠刺無儀而陽教衰矣墻有茨偕老鶉奔刺姜氏淫于上故士大夫妻有桑中庶人妻有蝃蝀而陰教衰矣惟載馳一詩女雖出于宣姜而禮義猶未失先王見風化在人未泯不以母之惡而及其女也

柏舟章

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守義以守志賦柏舟

序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全旨通詩總是守節不移之意各上五句是表其貞一之志下正欲母之不違其志也以之死矢靡他句作主二章一意○按共伯衛僖公之世子名餘共謚伯字以未成君故未稱爵○觀註父母欲奪而嫁之則共姜仍在本國共伯以徳用亡當未成配故父母欲以別嫁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音坎彼兩髦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他音拖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興也中河河中於河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也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助辭諒信也○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柏舟則在彼中河兩髦則實我之匹雖至於死誓無他心母

之於我鞠育之恩如天罔極而何爲其獨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時或
母在或非父意也
合參舊說以爲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
作此以自誓若謂夫婦大倫也偕老大義也我今日遭遭其變亦易敢以存
亡易心哉彼汎然而流之柏舟果何在乎以在彼中河而有定所矣兒髧然
垂髮之兩髦其誰匹乎寔維我之儀也人不有定偶乎夫既爲我之定偶則
不可以存亡而易心不可以常變而改節故我雖至于死誓無他適之心焉
是心也使恩之淺者于我無德惡之誠猶或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覆育
之恩如天罔極顧欲我而有他焉何其不諒人之心耶
析講此章以柏舟有定在興人有定配興意只四句止然河儀他既一離則之
死句可帶上說故蹤義與至五句以舟在河中而無他適之地與已配兩髦而
無他適之心作兩層或爲是也註剪髮夾囟與者剪髮斷髮也髦者爲舊髮

夾于囟之兩傍故曰兩髦也古者子生三年剪胎髮爲鬌帶之子首長則加
于冠事父母而以爲飾示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父母
死俱脫此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髦之飾故以兩髦指之也言卧兩髦時便
爲我匹猶古詩云結髮爲夫婦耳儀有不可移易之意母也二句重恩澤上
說大意言恩之厚者相信必深非是生我之身而不能諒我之心意不諒只
是不信其貞潔之志耳不可說壞了蓋母之欲嫁共姜不過是惑于愛而慮
其終耳今共姜自誓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音忒**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以是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合參彼汎然而流之柏舟又何在乎則在彼河側而有定在矣況髧然垂髮
之兩髦其誰匹乎寔惟我之特也人不有定配乎夫既爲我之定配則不可
以死生而易其志不可以盛衰而改其操故我雖至于死誓無邪慝之心焉
是心也使恩之淺者于我無曲體之誠猶或不能諒我也若母之于我覆育
之恩如天罔極顧欲我而有慝焉何其不諒我之志耶噫貞心既固雖夫死
而不移誓志彌堅雖母命而難奪若共姜者可謂有特立之操而超于流俗
之表者矣
析講朱子曰特有孤特之義所訓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訓亂也慝
邪也守義乃婦人之正道改志則爲邪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周以寧曰共姜盡禮無慙心共姜守義無二心故二
柏舟爲邶鄘之首　孔穎子曰于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衛詩
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爲靜女爲新臺後乎此者爲墻有茨爲君子偕老人
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
天理之未嘗滅也

墻有茨章

傳三叔構周公鄘人感之賦墻有茨

序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全旨通詩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各上四句是興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
可言之意也三章總是一意

墻有茨不可埽也叶蘇后反**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叶徒厚反**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道言醜
惡也○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
之言其閨中之事皆醜惡而不可言理或然也**

合參舊說以爲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于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
若謂天下易言有不可言之事惟醜惡之言斯不可以形諸口也彼墻而有
茨照昭在人耳目也斯不可埽而去之矣況中冓之言幽隱暗昧之事則不可
道而述之矣若以爲所可道者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爲

醜惡而難以出諸口也。如之何其可道哉。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襄。除也。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長難竟也。

合參。彼牆而有茨。則不可襄而除之矣。況中冓之言。由隱曖昧之事。則不可詳而盡之矣。若以爲所可詳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illegible]言之至爲深長而難以數言畢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束。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辱。猶醜也。

合參。彼牆而有茨。則不可束而去之矣。況中冓之言。由隱曖昧之事。則不可讀而盡之矣。若以爲所可讀也。吾知肆欲于隱暗者。皆淫亂之事。言之至爲甚辱而適以汙其口也。如之何其可讀哉。

析講。牆茨若刺不可埽。內之醜惡不可道。皆無所施其惡之之心也。與意亦

只四句止。下二句又申不可道之故。中冓乃閨內隱奥之處。中冓之言猶言閨門之言也。言之醜。有含羞意。言之長。有難竟意。言之辱。有汚口意。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楊子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汚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于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于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于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按宣姜伋之妻也。一失身于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于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illegible]缺于前。是以無所[illegible]于後耳。以其身處汙濁而不辭。則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illegible]獨宣姜然哉。驪姬夜半之泣。晉之國[illegible]。情志之詭爭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illegible]人之語。無不暴白于天下後世。嗚呼可畏哉。○按閔公二年。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彊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惠公卽朔也。卽[illegible]伋。奉惠公之母宣姜。卽宣公所納伋妻頑。宣公之長庶子。昭伯名。伋之兄也。○齊士求燕婉而得醜疾。衞之人莫之矣。齊無言何也。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尤甚乎。使之而又強之。果如左氏言。言之醜而不可道。雖[illegible]齊亦可也。

君子偕老章

衞宣姜不閑於禮。衞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序 君子偕老。刺衞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全旨 通詩俱是刺宣姜之惡。首章本其服飾之盛而責其不稱。其詞隱。二章敘其容服之盛而駭其異常。其詞疑。三章敘其容服之盛而美其優于色。其詞婉。總以子之不淑句爲主。不淑是無偕老之德也。有德斯有容。以稱其服。否則雖有象服。祗見其不衷。故曰云如之何。下只備稱其服飾容貌之美而不

言其他。則其人可知矣。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 居河反 **委委**音威 **佗佗**音駝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河反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君子。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女子之生。以身事人。則當與之同生。與之同死。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不當復有他適之志也。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珈之言加也。以玉加于笄而爲飾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淑。善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服飾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

合參。此刺宣姜之詞也。若謂夫人有小君之尊。而爲國之母儀。係[illegible]彼其所以取重于國者。凡以有[illegible]德之符。而國因容服之美。非所論也。今我夫人。豈其

然乎彼夫人與君敵體者也則君始與始君終與終富與君子而偕老者旣有是偕老之德故其助君子以奉祭其服以祭服也副飾十笄而旁有衡笄之垂笄垂于旁而上有六珈之飾其法服之盛固如此矣且德容之著于外者委委佗佗有雍容自得之意其安重也則如山其弘廣也則如河卽而象之小君之懿範儼然可睹矣其服此法服也詩曰不宜此可見服飾之宜以偕老而盛也象服之宜以法服而宜也夫人之所以足重也今之子位夫人之尊不能偕老又無德容豈得謂之淑乎雖有副笄之飾法度之服亦末飾耳嗁之不稱云如之何哉祗自貽其羞已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泛論夫人服飾之所由稱下則指宣姜服之不稱而深刺之也首一句提起重講下四句相承說去第二句言有是偕老之德故有是服飾之盛委委佗佗三句亦根德來言有是德斯有是容以稱其服誌當字作未然看蓋此詩雖爲宣姜而發然且泛言君國之夫人當如此也副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周禮註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飾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橫于髻頭也按名物疏笄卷髮者衡笄二物衡垂于當耳笄橫于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爲一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此乃釋衡非釋笄也○陸聚岡曰詩中以紞懸瑱是解笄而帶言之不必入講然則懸瑱之云自至下玉之瑱也何方出也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但據禮書圖笄長尺二寸只是一根簪耳恐無可加六玉之地或當因笄旣玉而又有六玉之飾故遂云珈言笄之外又有所加非卽加于笄上也則此句當作三項看委佗二句以動容言如山句形容委佗之狀見與輕佻者有別亦根偕老之德來服以彰德故曰象服卽副笄珈也宜者言與德相宜不淑是無偕老之德安重之義云如之何言雖有是服亦無以稱也勿顯言失詳節詁只反上委委佗佗等句方爲渾厚得旨

玼音此**兮玼**叶音此**兮其之翟**叶去聲**也鬒**音軫**髮如雲不屑髢**音第**也玉之瑱也**叶殿反**象之揥**敕帝反**也揚且**音疽**之皙**音錫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也鬒黑也如雲言多而美也屑潔也髢髲髢也人少髮則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也且語助辭皙白也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合參且自子之服言之玼兮玼兮而鮮盛可觀者乃祭服之翟衣也自子之容言之黑髮如雲多而且美不屑取益于髢也然服飾之美不特見于翟也又以玉爲塞耳之瑱焉以象爲摘髮之揥焉服何其盛耶容貌之美不特見于髮也語其眉則揚然而廣焉語其色則皙然而白焉容何其美耶以如是之服飾如是之容貌誠世所希覯者也而忽得于創見之頃其誰不動心駭目曰胡然而有此天之神乎胡然而有此帝之神乎吾不意帝天之神而今偶見于人世也不然均此人耳胡容服之間乃爾殊常若此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述其服飾容貌之美下是致其驚怪之詞其之其字指宣姜言翟衣青質五色皆備王非熊曰翟雉名曰刻曰彩畫卽今之刺繡也以其文象翟明故衣亦以名不屑髢者只薄之不用見不消得髢而髮自如雲非以此爲不屑也玉之瑱以玉爲塞耳係之以紞而當耳所以養聰也淇澳充耳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衛夫人而玉瑱是服之盛也且上章云以紞懸而瑱之衡者則指此矣天子諸侯瑱玄紞青纊卿大夫瑱玄紞青纊士瑱玄紞素纊則衛夫人瑱亦玄紞黃纊可知揥疏義詁音剔象揥者今之篦子然魏風佩其象揥是也男女通用乃佩于身以備剔髮之垢者孔疏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揥故云摘髮鱗士云象今用以刷而揥云骨不知何據然牙亦象之骨則骨或卽以牙言揚訓上廣蓋眉下而廣濶則醜惡故以上廣爲美也上卽高字意廣卽長字意古人以眉爲春山橫黛以此末二句本容服來胡然有驚訝意以爲此天帝之神而偶見人世借子虛賦

所謂淵淵忽忽若神仙之彷彿也勿以形體主宰言以君夫人之尊而盛稱
其美何裴如之蓋稱其有傾一國之色正發其無一國之德也○[illegible]
氏曰玼兮二句言服之美也鬒髮二句言首之美也玉之瑱也二句言飾之[illegible]
美也揚且之晳也一句言色之美也

瑳七何反叶千上聲兮瑳兮其之展也音戰叶諸延反蒙彼縐絺音鄒是紲音薛袢音半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叶魚堅反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音院叶于權反

賦也瑳亦鮮盛貌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縐絺絺之
蹙蹙者當暑之服也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
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清視清明也揚眉上廣
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人君之德也

合參且子之容服豈止此哉就子之服而試瑳兮瑳兮而鮮盛可觀者乃見
君看之展衣也以是展衣蒙彼縐絺之上束縛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

服之美也何如就子之容而觀其目則視而清明而眉之上又極其寬廣焉
額之角又極其豐滿焉容之美也何如誠哉如是之人有此服飾又有此容
貌色傾一國殆將絕世獨立而為邦之媛者矣然衣服雖美而德不足以稱
之不亦深可惜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服飾容貌之盛下是嘆其人之美以寓刺之之意翟是
祭服展是禮服總之亦是象服蒙彼句言以展衣覆于絺綌之上也玉藻謂
曰夏則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即展衣也自斂飭者蓋當暑而衫絺綌
宜也然以之見君賓則居已于簡而示人以褻矣故以展衣蒙其上以存斂
束之規也清揚顏作三件看展如二句串說媛字重在色而粘服上講方有
斟酌不可另作色之美看人君之德言毋儀之德也要知自鬒髮如雲與象
彼縐絺以下丕是服飾之芬華容貌之艷冶大異于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處
一則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以怪異之一則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以賤
褻之所謂子之不淑者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東萊呂氏曰首章之末
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
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桑中章

傳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序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
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托言采物以從其所思之人下因詳其期會
迎送之情也當以思字貫既期之又要之又送之皆自言其心中欲得如此
玩集註將字可見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音腰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

賦也唐蒙菜也一名兔絲沬衛邑也書所謂妹邦者也孟長也姜齊女言貴
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要猶迎也○衛俗淫亂世族在
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沬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
也

合參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言若謂男女之際人之大欲
存焉苟得交歡于素所不御之女則神情倍暢而鍾愛彌深我今不有厚幸
者乎彼沬邑之鄉有唐在焉我則爰采其唐于沬之鄉矣然非為采唐而行
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姜矣彼孟姜為吾情之
所素鍾而我亦為孟姜之所心許兩情眷戀雖遠必從始而期我于桑中猶
恐其未必來也既而迎我于上宮猶不勝邂逅之歡矣乃既會之後猶未足
以展其無窮之懷也又于臨別之時繾綣而不能舍而送我乎淇之上矣豈

非情深之人乎而予之所思不已遂乎

爰采麥叶訖力反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合參桑中之期不但姜也彼沬邑之北有麥生焉我則爰采其麥于沬之北矣然非爲采麥而往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弋矣彼孟弋爲吾情之所素屬而我亦爲孟弋之所心注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至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弋如此之綢繆哉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也

合參桑中之期又不但弋也彼沬邑之東有葑生焉我則爰采其葑于沬之東矣然非爲采葑而游也心有所思故也而果云誰之思哉乃貴族之美孟庸矣彼孟庸爲吾情之所素屬而我亦爲孟庸之所心契始而期我乎桑中既而迎我乎上宮至臨別則遠而送我乎淇之上矣我何幸而又得庸如是之繾綣哉夫姜弋與庸皆著姓也而胥以淫聞何鮮恥一至是哉此人心之所以斲喪而衞之卒淪于狄也

析講長樂劉氏曰采唐麥葑者亦是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而托以采此也安成劉氏曰姜弋庸大率托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當時定有此三姓之女也蘇氏曰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無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桑中之地乃其所期未到桑中則于上宮要之既到桑中則于淇上送之一說桑中奔者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各始適好于桑中終成歡于上宮耳諸本多依前說然玩文義似後說爲是○唐蒐稱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名也荒淫只容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收有淫之象葑其華也義取下體賤其褻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詞爲刺○吳文仲曰孟姜孟弋孟庸乃稱美之詞而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恐未必然○期要送等情節古詩云不容人言如隔秋思君今已棄于秋多情自昔均多恨青衫分襟重逗遛此詩恰作

桑中三章章七句○樂記曰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按桑間即此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按史記衞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也師延爲紂樂師實始作靡靡之樂○東萊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于勸矣夫子取之何也詩之爲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

鶉之奔奔章

傳衞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鶉之奔奔

序鶉之奔奔刺衞宣姜也衞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全旨通詩首章刺子頑之不善次章刺宣姜之不善蓋托爲惠公之言以刺之也俱以人不如物起興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叶虛王反

興也鶉鵪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人謂公子頑良善也○衞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曰人之無良鶉鵲之不若而我反以爲兄何哉

合參衞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也故爲惠公之言以刺之若謂人之

不可瀆者倫也不可縱者欲也反是則無良矣獨不觀之物乎彼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鶉從乎鶉之類吾見其奔奔矣鵲從乎鵲之類吾見其彊彊矣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若此乃如之人兮壞夫婦之大倫敢于上烝而不顧無良甚矣曾鶉鵲之不若而我乃以爲兄不幾貽我之辱乎而何莫之忌也奈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叶逋琨反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興也人謂宣姜君小君也

合參物各有偶未嘗相亂故鵲之相隨吾見其彊彊矣鶉之相隨吾見其奔奔矣各有定偶不亂其類若此乃如之人兮踰母子之大分敢于下淫而無恥無良甚矣曾鵲鶉之不如而我乃以爲君不深貽我之羞乎而何莫之顧也吁詩人之所以刺之者亦至矣

析講鶉鵲各有常匹不亂其類興宣姜與頑以母子而亂倫則人不如物矣此亦反興也鶉鵲無常居而有常匹其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鬬惡其亂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無良且渾指滅絕天倫講然上章惡切上烝不忌意下章惡切下淫不顧意二詩見衛爲狄所滅之因故以定之方中繼之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趙任甫曰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禮義也衛有鶉奔之亂遂爲狄人所滅唐有聚麀之亂子孫殄滅殆盡自古淫亂之事未有不

敗國亡家者也○按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奔奔趙孟曰床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卒享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按鄭良霄賦此以享趙武而趙武以伯有將爲戮夫伯有徒言之耳其效如是其烈也況于躬自蹈之而免于滅亡者乎然則聖人存而不削者何錄國人之情著宣姜之惡而見衛爲狄所滅之由以爲後世永鑒也○三山李氏曰淫亂非美事而不刪之者所以示鑒戒也亦如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戒也而唐太子弘受左傳至于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謂更受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近世有建言經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意也○附錄舊以爲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愚謂二人之惡著矣此無所用刺者也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烝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猶有茨偕老不及惠者怨其幼也此必長而復久之時國人見其治然相安而不知恥故爲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廷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若作刺子頑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

定之方中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全旨通篇以營建爲主首章正營建宮室之事次章是未營建以前事本其始而言卒章是既營建以後事要其終而言也精神全在秉心塞淵一句務農桑固塞淵也即上經營諸務亦是此心之貫徹處故全章當重一心字○此章作于文公季年上二章皆追言之耳緊要首言其營建而及禮樂之謀次言慎于立國之事末則推其立心之善而成富庶之效也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也揆度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日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楚室猶楚宮互文以協韻耳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之材也桑於林切○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嚴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此類也

‖合參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若謂人君本一心而舉營建之務凡禮樂民物事事關創理焉況當式微再造之初尤不可以或苟者乎若我公之遷國而營立宮室也果何如哉彼營建大務也公以為不順天時非所以重民力也乃仰觀于天當定星昏而覆天之中則農功已畢正民力可用之時也于是率渡河之民與百堵之役作于楚丘而為宮焉非是而遽舉謂之妨農我公弗為也其作之也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爰版築從事作于楚丘而為室焉非是而妄營必有更易我公弗為也不特此也蓋我公當經綸草昧之初即務禮明樂備之用以為用材于異時不可不植材于今日于是經營之務畢而樹藝之命下矣樹之惟何有近小之榛焉有寔大之栗焉有梓寔之椅梧屬之桐疏理之梓飾器之漆焉彼榛栗固以之供籩豆矣若椅桐梓漆何取乎公固曰他日工師選材以備樂而欲有所伐也爰取諸此嚐為五絃之琴而阜民財嚐為七絃之琴而調民氣入林欲之不乏矣夫既順眾志以大宮室之制復植群木以備禮樂之需一時草創之規即開百年長治之象公之綜理周密何如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慎于營建之事下言預為禮樂之圖須重營建邊種植亦因營建而及之也不可並看定之二句觀天文揆之二句察地勢然總之一時事文平而意寔一串也宮與室只是一般不可把揆日又為楚宮以後之星以定名取民事皆定之象‖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也又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之時‖安成劉氏曰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正中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號為營室考之分野營室界衛以北方之宿而出于南方之午位則中也出于衛之分野則又中也兩作字有奮然新始之意揆日用臬樹在基址中間朝則日出于東臬影倒于西暮則日入于西臬影倒于東以繩正之而東西之方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臬影倒于北以繩正之而南北之方向定矣‖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陰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樹木亦即營建中事言立國規

模件件不苟即一種植而念已深遠足為後日禮樂之需樹之二字貫下三句爰伐琴瑟言異日可伐以為琴瑟耳非日琴瑟必有待于此也創作禮樂‖述邇謂詩意只開說過未嘗有此意并謂實籩豆亦因伐琴瑟而增出皆講得太無著落即詩人無此意然行文不借此發議亦覺索然無味矣總見開國之始預為長久之圖無非是他謀深慮遠處○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參中孤中星中農事畢始之日翼中亢中火中農誌登黍之日建中牛中虛中農誌登穀之日皆非力役之時必待定方中農桑工暇民力可用故審此時以作宮也○‖彭氏叔云臬柱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又轉旋者地為圓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影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于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測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于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正

北方之位也○華陽范氏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木故文公于初作室之時早計如此○榛栗下不言倚桐梓漆而于四木下特註爰伐者果實目前所需人所易見琴瑟之用猶俟後日故特指出且果定之有用人識得四木之可爲琴瑟不爲指示則人將以此四木徒爲美觀而已

升彼虛（音墟叶起呂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賦也虛故城也楚楚丘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桑木名葉可飼蠶者觀之以察其土宜也允信臧善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合參］夫我公營建如此而當其未徙之先豈苟焉以爲之者哉明之所崇者形勢地有故虛高可登之以望我公則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其果屬兩[illegible]

會陰陽所和與其衆山川所盤四隅所交與夫希暑其大勢矣乃望楚丘又與其旁邑之堂而並望之若拱若揖而主客之相資也若抱若環而本支之相副也審其高下所倚以定一國之形勢爲國之所向者方面山者建都之鎮我公則測彼日景以正楚山矣其景日南多暑日北多寒其景夕多陰影朝多陰與夫將倚山以作屬矣乃山既景又并其高丘之京而亦景之廣平有原而候氣之法加審也京師有野而測景之規加慎也審其向背所宜以定一國之方位焉若夫土宜所以與地利也蠶桑不宜土于何有于是降而觀于桑察地之肥瘠也神謀所以定人疑也卜兆不吉因何以定于是稽而卜諸龜而神以吉祥告矣自是而廣濟從焉楚丘築焉堂邑爲之藩籬山京作其屏翰群衆享衣被之賜鬼神施冥相之仁以復康叔之舊以綏懿公之基緝和人民光顯國家將來賴之矣終焉之臧不于此而信之也哉是楚宮未作之前其謀之不苟也如此

［析講］此章是未營建以前事上六句是周其謀于始末句是獲其善于終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覽一國之形勢也然方有完有不完故望楚而又望堂景山與京正一國之方面也然方而有正有不正故景山而又景京望者審其高下所依倚他日將定中以作宮將楚以爲都而堂以爲鎮也是國之制必先辨方之法必考日景景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臬須知是正一國之方面與上定宮之方面不同降就下處言非從山而降也桑者民之所資桑最宜肥土桑盛則土美可知故又觀之以察土宜一說必宜桑而後可以居民重察地上兩說俱無碍人謀善矣尤欲鬼神協吉故又卜之若謂今將作宮室于此神以爲可乎不可乎至云吉而神謀亦無不協矣

［劉上玉］謂卜者因桑而卜臧卽土宜桑爲臧彼蓋泥末三句一連之説然觀

［慶源輔氏］曰既正其方面又覽其形勢又察其土宜人事盡矣然後卜之可知以統承爲是卽允臧亦須統承觀註本其始之望景觀卜二句可見何得單指土宜桑爲臧也言凡此望景觀卜始之周其謀者欲終之善也乃終則允臧矣防禦之阻得天地之險區焉而山京之向背悉當豈復爲敵人窺伺之墟華寔之毛稱九州之上腴焉而鬼神之迪吉滑乎真足彰天人合應之妙臧字之義如此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音稅）于桑田（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叶一均反）騋（音來）牝三千（叶倉新反）

賦也靈善零落也倌人主駕者也星見星也說舍止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爲騋○言方春時雨既降而農桑之務作文公於是命主駕者晨起駕車亟往而勞勸之然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也蓋其所畜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衆矣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爲而不成其致此富盛宜矣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今言騋牝之衆如此則生息之蕃可見而衛國之富亦可知矣此章要其終而言也

今桑自其終之爲國而言則國之大事惟農與桑使言建設墾闢忘民生之計此未知根本之慮者也若我公地利既得尤乘天時富戲茂發春之時值農祥晨正之候物情之待雨也亟矣乃今不先不後適當其時靈雨不終零乎我公于是命彼倌人選晨夜駕迎道而止而星見夙遂駕車而載星以行而往說于桑焉執鞭襲者幾何遵遊行者幾何殷勤慰勞使之及陽春而併力于蠶桑說于田焉發爾私者幾何假爾耕者幾何勸課諄諄使之乘天澤而很勤于南畝凡此數民一念可謂塞矣實淵乎深矣然我公隆再造之恭何在不以寔心應事何在不以深心度務固匪獨此人之于民事見其秉心之塞寔而淵深也即操此心而推之于牧事吾見孳息蕃衍而神駿之如雲牧養不窮而天閑之備數雖馬之騋而牝者亦已三千矣何莫非秉心塞淵之所致哉夫我公之建國始于經綸而終于富庶如此其起衰致盛以復祖宗數百年之舊也豈偶然哉

析淵以哉是營建以後事上四句言心之勤于民事下驗其操心之善也而歷時而降有似乎數故曰靈雨即林詩所謂好雨知時節也此正土膏動元蠶育人務農桑之時命彼倌人命之之詞已藏在內此二句宜讀斷星言二句另起言文公遂于此次日雨止見星夙駕往會非方命倌人以夙駕也夙駕桑田要見其綜理方殷急急秉府之意誥亟往而勞勸之正解說于桑田句勞之勸之使盡力于農桑也此便是秉心塞淵處匪直以緊承上與起下文心字最重言非獨此人之于民事所以操心者如此而推之于政無不皆然蓋人才發憤爲雄或行事未果而心已沮則似乎淵遊而失之于不塞或謀事未成而心已躁則似乎壯決而失之于不淵文公則以寔心應事以深心度務譬之太山之土自能生物河海之水用之不竭亦何所爲而不成哉庶從上作室種樹望景觀桑夙駕諸項而歸結之曰秉心如此其塞淵也即據之牧事有騋牝三千之衆亦秉心塞淵之一驗耳舉騋牝以槩其餘亦見

富國强兵可以制敵意三下作建事不作預擬玩詩元年三十乘季年二百乘使見○朱子曰古人載星而出載星而入必是身耐勞苦方能率得人○人字諸家多指民言意固人未必以人目其君也麟士則謂斷指文公言商在桑岡等亦主是說更詳之○登山謝氏曰秉心也塞故事事朴寔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强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辦哉○眉山蘇氏曰富國之策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言騋牝而本之塞淵明富庶之有道也若乃内多欲而勞師大苑之求德多慚而招掠肯利之驥何足語此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衞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才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閔公二年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寔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寔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麟士按戴公以其月戴公立而卒又文公立故閔二年傳說衛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以衷中非言儉苦自焉也○安成劉氏曰春秋紀事用周月定星

中得乃用之十二月衛懿公九年十二月伏滅衛戴公立而卒文公徙之以次年為元年至文公二年歲首之月齊桓始城楚丘則詩所指定星方中其在文公元年之秋楚丘未城之先與公前詩言終焉允臧騐北三千則是詩蓋作于文公之季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一事耳○按春秋文公之在衛也于齊忘桓公之德而伐其喪于邢棄同姓之親而滅其爵楚子伐宋而不能辟天王居鄭而不能救殆乃塞淵之心秉之未終歟

蝃蝀三章

傳 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

序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全旨 通詩首二章喻淫奔之行而指其違乎禮末章述淫奔之欲而斥其滅乎禮總以大無信不知命二句作主蓋上特賤之惡之至此方正言以刺之也

蝃音帝**蝀**音東**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

比也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也○此刺淫奔之詩言蝃蝀在東而人不敢指以比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況女子有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哉

合參 此刺淫奔之詩若謂不可亂者男女之防不容瀆者禮義之正何此人之不然耶彼當日暮之時陰雨方降日色自西而映之倏然成此蝃蝀之形而在彼東方為其象為妖為厲蓋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人之見之則莫之敢指惡其為天地之淫氣也然則淫奔之人配非其偶而人不敢道者何以異是況女子有行而于歸也不得直遂又當稟受教戒遠其父母兄弟而後行此婚姻正始之大禮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有玷于父母兄弟多矣

析講 此章是賤之之辭陰陽不正之交人不敢指以比男女不正之會人不敢道陽氣下上陰蒸于下二氣交搆而為雨陽氣已解陰蒸未已則搦而為虹蝃朝謂之隮莫謂之蝃蝀是地氣之淫也寔濆若無朕兆餘雨成形人皆得而指之以喻男女暧昧之事終不可掩也莫之敢指非畏之也賤之也女子二句乘婚姻之正禮以刺之見婚姻之事當明明辭父母兄弟而行豈可私奔而為暧昧之事乎註不顧此冒行此字正指遠言一說女子于歸終當遠其父母兄弟而成婚姻之禮矣何為如此冒行也乎恰與瞋婚姻句相照較更直截又一說女子有行就淫奔言蓋淫奔之人多棄其親戚而竄伏故責之如此也○東萊呂氏曰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隮音躋**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比也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合參 然是虹也自朝雨之時日色自東而映之忽然自下而上隮于西焉其象為乖為殊即其雨不崇朝而遂止蓋淫慝之氣有害于陰陽之和也然則淫奔之人犯非其道而有害于男女之正何以異是況女子有行而于歸也又當遠其父母兄弟于禱禰之際此有大婚之正禮在也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則其貽羞于父母兄弟甚矣

析講 此章是惡之之詞以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比淫亂之惡害人道之正下二句刺其昧大婚之宜也隮虹隮也由氣升所為故號為虹隮日東則見西日西則見東南軒張氏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并反

賦也乃如之人指淫奔者而言昏姻謂男女之欲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言此淫奔之人但知思念男女之欲是不能自守其貞信之節而不知天理之正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合參亦思婚姻之際禮以成信信以定命命以防欲固女子所當知也乃如之人今但知懷婚姻之情而縱其淫慝之行則是貞信之節在所當守彼固喪而不能守而于天理之正已寔然而罔覺矣不亦深可慨哉夫衛染墻茨鶉奔之俗期桑要宮恬不知怪久矣文公一轉移之而羞惡之心頓明是可以風也

析講此章是深責之詞上二句刺其縱男女之欲下二句斥其昧天理之正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婦人從一而終此是信處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此天理之正處失貞信之事即昧天理之正二句詞若兩平意是相貫須要真知心悟惆然警惕今日不知此所以敢于倭婚姻耳○上王云前兩章一言淫氛之衰一言和氣之害雖甚惡而托之比下二句只以正言之似留至末章而歷言以痛斥之也此詩人篇法

蝃蝀三章章四句○南軒張氏曰宣公無道國人化之文公復興一以身率于是無禮者見惡于相鼠淫奔者不齒于蝃蝀

相鼠莊

傀叔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全旨通詩都是惡人之無禮也若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爲與首章言威儀次章言容止末章方言禮自淺以至深也只皮與儀以齒與止以體與禮亦有輕重刺無禮還是泛說不必拘序爲刺在位輔氏亦云見國人之淫奔在位之無禮爲可惡而作亦不專指在位也○此詩作于文公復國之後振厲自新懲前之意多刺譏之意少故不覺言之切直如此

相去聲鼠有皮叶蒲何反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叶吾何反

興也相視也鼠蟲之可賤惡者○言視彼鼠而猶必有皮可以人而無儀乎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合參此刺無禮而作也若謂威儀爲定命之符容體乃章身之具人不可不深自檢飭也即以物論彼鼠爲物之最賤者也今相彼鼠矣猶有皮以衛身況人爲物之最靈者也今乃如之人今顧獨無威儀之可象曾鼠之不如矣亦思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儀也人而無儀則有生之理已虧即久生于世徒足以敗常而亂俗耳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又音始

興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合參相彼鼠焉猶有齒矣今乃如之人今顧獨無容止之可慕曾鼠之不如矣夫人而無止則恭遜不形謙光不著雖有形亦軀殼已耳不死又何俟哉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叶相止反

興也體支體也遄速也

合參相彼鼠焉猶有體矣今乃如之人今顧獨無禮度之可飭曾鼠之不如矣夫人而無禮則無以持身無以範俗一日在世多一日之敗壞已耳胡不速死之爲愈哉是則刺其禮儀之失者好乎善也欲其死亡之速者惡其人也詩人好惡之公其亦得性情之正歟

析講三章各上二句即物以興人之無禮下深致其惡之之詞相鼠云者言曷不相之于鼠也無儀無禮何處着吾相乎凡獸皆有皮齒與體獨言鼠舉卑汚可惡之物以愧人之無禮也詩蓋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也儀威儀也是可畏可象意止容止也是謙抑退遜意禮字是舉全體而言兼儀止

說以死爲言以其穢生于天地之間有黍于生卽有愧于天地弄貪以無禮
定其必死也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
看出○關尹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亦云䶂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
謂之禮鼠詩意蓋取諸此○此亦反興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加是之甚也蓋溺于
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嫉惡不深則遷善不力其詩人刺相鼠
取干旄之意乎

干旄章

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序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美大夫之能下賢也車馬旌旄不過儀衛之
常而以此屈巳見賢便是禮意之勤矣不可就儀衛上認作禮意之勤末二

句亦重大夫禮意上非處賢者無以答之也詩人得于創見慶幸無已故言
之不足又屢言之全要得踴躍贊嘆矜詡不盡之意

孑孑(音結)干旄在浚(音峻)之郊(叶音高)　素絲紕(音避)之良馬四之彼姝(音樞)者子何以畀(音庇)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
名邑外謂之郊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
以載之也姝美也子指所見之人也畀與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
旄以見賢者彼其所見之賢者將何以畀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合參衛大夫屈巳以下賢國人創見而美之昔謂碩心而下賢者公卿之分
感激而思奮者民士之懷孫武扶貴倨之勢而絕跡常恭此士所以負其能
不肯顧其上雖有懷而莫吐矣不意今日之舉動殊快人意也彼大夫之有
干旄也注尾爲儀吾儕之瞻望者有年今孑孑然特出而在浚之郊則有出
人意表者矣但見素絲所以建旌而組之以昭其文良馬所以載車而四之
以昭其數儀飾隆丘園而旌旄若爲之生色儀衛勤枉駕而車馬若爲之增
輝使非情深于妹子大夫之禮意何爲若是勤勤乎吾意妹子于此凡邪家
之所以與黎庶之所以安當必有以畀大夫者第大夫之誠意既隆則妹子
之酬報不容徐容將何以畀之以不虛此隆儀也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上畫鳥隼也
下邑曰都五之五馬言其盛也

合參然有旄必有旟彼大夫之有干旟也鳥隼爲文吾儕之熟視者有年今
孑孑然特出由都而近焉而在浚之都則有動人觀聽者矣但見建旟者猶
是素絲而組之而文加賁載車者猶是良馬而五之而數加多使非念切于
妹子大夫之禮意何爲若是殷殷乎吾意妹子于此凡政刑之所以協禮樂

之所以興當必有以予大夫者第大夫之延覽既至則妹子之昭示不得不
詳將何以予之以不負此咨訪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音谷)之

賦也析羽爲旌干旌蓋析翟羽設於旗干之首也城都城也祝屬也六之六
馬極其盛而言也

合參抑有旟必有旌彼大夫之有干旌也翟羽是飾吾儕之屬目者有年今
孑孑然特出由都而近焉而在浚之城則有深人欣慕者矣但見建旌者素
絲不改而祝之而文益增載車者良馬不改而六之而數益盛使非誼篤于
妹子大夫之禮意何爲若是勞勞乎吾意妹子于此凡內革之所以登損益
之所以定當必有以告大夫者第大夫之殷勤有加靡已則妹子之籌畫亦
當屢進加詳將何以告之以克慰此虛懷也吾爲妹子憂其知遇愈爲大夫
美其情交向非然者則干旄干旟干旌亦大夫所恆建者耳又何稱焉以衛

有好賢之臣真社稷福也國人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
析講各章上四句表大夫見賢之誠下提賢者所答之意也孑孑二字見意
既非常儀亦特出也干旄干旟干旌三者以旟爲主蓋車後所建有鳥隼之
旗旟有干下者注牛尾曰干旄設析羽曰干旌維旌旄於干則皆用素絲之
組二章訓註曰旁曰縿者蒼旗之正副曰縿旁則其末垂者也曰郊曰都曰
城雖變文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處意建于車之旄素絲以係之載夫旄之
車良馬以駕之二之字俱指干旄言紕組祝皆有親依維繫不相離散之義
四五六不過備其歷之之詞非漸增其數也盧文子講末章在城彌近則所
見益親所見益全故以爲祝之六之也妙絕姝子以蘊藉言畀者啟其端予
者深其緒告者罄其衷也何以二字乃國人擬議之詞懸望其有以畀之又
深幸其必有以畀之又預想其不知何以畀之總是深喜不禁之詞見一時
人心嚮治光景六帖云見得經綸之蘊非淺見所能窺廟堂之模非道路所

與聞不可指言其何事也此舊說固是愚意謂下賢曠典一時創見詩人極
爲賢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爲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
以上認出誇美贊嘆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人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
旨○紕緣之也組係之也祝聯屬之也○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
乃益右驂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
出無屢更儀衛之禮只是極誇其盛耳○嚴氏曰言乘良馬而來者已四輩
五輩六輩矣言下賢者之多也絕妙然依註已久姑作極誇其盛說

干旄三章章六句○此上三詩小序皆以爲文公時詩蓋見其列於定中
載馳之閒故略他無所考也然衛本以淫亂無禮不樂善道而亡其國今
破滅之餘人心危懼正其有以懲創往事而興起善端之時也故其爲詩
如此蓋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者小序之言疑亦有所本云○喬君求
曰左氏于狄人之滅衛也先載懿公好鶴之故而後載頑伯宣淫之由蓋
著其玩物喪德不以善道示民久矣文公徙衛更化而風俗之見于詩者
如蝃蝀刺淫相鼠好禮干旄下士而一時人心頓然飭義而服勸故敘詩
者以此三詩俱文公時詩而朱子亦謂其有所本豈不以上之所作耶
陳淡夫曰讀是詩知國運開泰不特其君勤政其臣亦知下士賢人君子
胥字一新

【[illegible]】
（[illegible]）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顚覆自傷不能救也
【全旨】通詩以歸唁句作主凡思字憂字懷字皆根歸唁來不嘉不臧有尤皆根
不可歸唁來總見他制乎義而不忘乎情也首章言其適衛知不果而憂是
出而在道時也二章言其果不得歸而憂思不已是在道而大夫追及時也
三章言其思之有道而責人不諒其心是歸許在道時也末章言其思救衛

不能而惟欲歸衛是歸許將至時也總是曲寫其情迫難堪遑遑無聊之意
非寔事也言下如若歷歷目覩其事此是詩之妙境○許爲婚姻之國不能
急告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無尤焉詩意直注在于大邦一句則望
人救衛之心迫于歸唁

載馳載驅叶祛尤反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叶徂侯反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悠遠而未至之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
之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未至而許之
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爲憂
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合參宣姜之女溺衛之亡而不得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若謂宗國破滅
乃時事之大變而人情之至痛也況我衛[illegible]文示其于興廢之念戚戚之
情是有難以忘然者乎我于是載馳驅其將以歸唁而唁乎衛侯之果

[illegible]在昔時衛侯失國[illegible]于宗故不禁驅馬之悠悠[illegible]
[illegible]之言奈何漕邑未至而許國之大夫有奔走而起[illegible]
不從來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于我則漕邑終不得至衛侯終不得唁矣
我心其能以無憂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有所惻而欲伸其情下是有所制而因動其憂也走馬誦之驅言驅字至字言其將然耳非真已至已唁也唁亡雖奔走赴難以盡惻怛之情但有控大邦以共國與復意只未說出載馳二句言其情之急然悠悠則欲急而反緩矣蓋人情惟急欲到故愈覺其遲也至漕乃是擬議之詞猶未至漕時衛侯渡河而處漕故云遇草則跋遇水則涉皆見他來時急遽之狀但來而未至耳與悠悠言至俱是意中摹出虛景看者疑其志不得遂也註必將二句乃逆意以憂之亦見得夫人已自知其義不可歸意○馳驅跋涉皆假托之詞豈真出在道而後大夫追而返之也急徵驅驟歸唁而又曰悠悠則見非真驅矣總之議想所爲都非寔語○慶源輔氏曰據此詩所言則是夫人既歸大夫追于路而告以不可歸之義夫大夫何不告而止之于欲行之時想夫人傷宗國之亡既請于穆公而許之故遂行焉既而大夫以爲不可遂請于穆公追而止之耳此又作實在事講亦可從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嘉臧皆善也遠猶忘也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閟閉也止也言思之不止也○言大夫既至而果不以我歸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而濟以至於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合參】及大夫既至果以先王制禮逆婦歸問之防戚以我歸爲不善而責之則固言意惟情不能以挫義而我亦不能陸行旋反以至于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爲善而宗國破亡人情大慽我之思其能遠而忘之乎又以先民典章毋切越境之禁戚以我歸爲不善而非之則閭義心移乱不能以害公而我亦不能水行旋濟以達于衛矣然視爾雖不以我歸爲善而故都淪沒人情不堪我之思其能閟而止之乎興亡在念休戚相關殆非常情之所可比矣

【析講】此章作兩平看上四句已盡其意下不過叠言之總是敘其行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不我嘉不我臧是大夫既至而有是言就越禮背義上說蓋可歸而歸則爲臧嘉不可歸而歸則爲不臧不嘉旋反就陸行言旋濟就水行言此因大夫之言而止之勿作是自家之意我思只就唁衛上說蓋宗國破亡人子之心所甚痛故思之終不能已也凡人遠則易忘故不遠爲不忘非遠而去之之謂也○慶源輔氏曰使許穆夫人知人以己爲不善而竟爲之則是從欲者也知人以己爲不善雖不復爲而情終不能自已則是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戶郎反）許人尤之衆穉（音稚）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云岸善崩也行道尤過也○又言以其既不適衛而思終不止也故其在塗或升高以舒憂想之情或采蝱以療鬱結之疾蓋女子所以善懷者亦各有道而許國之衆人以爲過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之人爾許人守禮非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己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然而卒不敢違焉則亦且眞以爲穉且狂哉

【合參】夫思既不止則憂想之情切于內而鬱結之疾重于中故其返而在途也暫息驅驟之駕爰陟偏高之丘意遠望可以當歸以舒吾憂想之情乎中已鬱而成疾其何物之能治則或者薄采其蝱以療吾鬱結之疾乎蓋我女子之所以抑鬱憂思如此其善懷者非過爲情也數十年所傳之宗社一旦而有顛覆之傷人孰無情誰能堪此而弗心惻也則女雖善懷亦各有道也

所貴乎察情者原義理之可通識權宜之有當而不以爲非耳乃不我嘉不我臧坐爲許人誣厲而反以爲有過也夫人惟少則厭事不諳語以冀弘而不信今何穉者之衆乎人惟狂則擬情獨亢當以怨讟而不知今何狂者之衆乎使非穉且狂必能諒吾之情而恤吾之苦矣寧尤我之若是哉

「析講此章首二句是思衛不忘而欲舒其情下是責許人之不諒其情也丘高以爲憂而門采蝱以療疾雖屬兩承而意串說詁偏高曰阿丘謂丘形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善懷諸說多從歸唁講然須承陟阿采蝱之情來方見意義相貫人見我之愁鬱以爲女子多思是其常耳不知女子雖多思亦各有道不得概以爲不足問憂浴者善懷古有舍意不必泥定蝱宜玩亦各字可見有行者見天理人情不容自已也尤之者暗于正誼而泥其舊辭率鼎大情而殄絕人意也此指許國之衆人非謂就指大夫也凡人老而明于計必以爲區區小節不足狥也穉則少不更事不識人情狂則執拘自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反然不可定說不是只形容不知已情之切至耳 註許人守禮執節未須補出○陳式甫曰許穆公夫人蓋欲赴愬于方伯以圖救衛而托歸唁爲辭耳夫赴難之師本非女子之事訊許人嘗告急于方伯不當坐視其亡其後齊桓公卒救衛而存之然後信夫人之所思爲有道矣

我行其野芃芃音蓬**其麥**叶訖力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叶新齋反**不如我所之**

「賦也芃芃麥盛長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大夫即跋涉之大夫君子謂許國之衆人也○又言歸塗在野而涉芃芃之麥又自傷許國之小而力不能救故思欲爲之控告於大邦而又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大夫君子無以我爲有過雖爾所以處此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

合衆夫我之歸衛不果而返許國也行于郊野之中而涉芃芃之麥斯時也傷我許國之小無由悉索敝賦以從事而力不能救矣因思救衛惟忠文邦之誼況夫邦之大則土廣兵強又可藉以興復者也于是欲爲之控告焉然幾假彼甲兵爲恢復計以收遺渚之民而光康叔之舊物蒿然有所控必有所因況吾女子又非素有私親之行者也苟莫爲之先容則情雖甚切誰與通之有所控必有所極況吾女子又非素有境外之適者也苟或迷于所往則事雖誠急誰與體之然不知誰爲仗義之人誰爲睦鄰之國而因其人以至其國乎夫我力既不能救資人又無其機則我心之所自盡者特一歸唁耳今爾跋涉之大夫許國之君子無以我之歸唁爲不臧不嘉而尤之也雖爾百方爲我區處或思遣使以致唁或思文告以求援固將以慰我之心矣然終不如達權通變使我薄言旋歸得以自盡其心之爲愈也而竟使我不得歸我亦安能以忘情也哉夫衛女之欲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

乎禮義也非賢而能若是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因歸許而思救衞之不能下是冀歸衞而嘆其情之不能已也行野涉麥本冀爲歸途光景而觸物悲傷不勝黍離麥秀之感卽宗國丘墟黍離苞桑一段景象淒然在目控大邦者持失國之由以告之欲藉之以興復也因以人言謂仁人義士可因之以請命者極以地言謂道里方向可循之以底至者文平而意寔串緊言因何人而至何國乎尤指許禮犯義言上衆穉且狂是恨辭此無我有尤是哀詞氣以漸而平也百爾所思蓋當時夫人既不得歸衆人必爲曲處如致書遣人及求救他邦之類是也或只以不我嘉等句來說則爲必不得歸唁一事耳何百方之有一說云百思只就不我嘉不我臧上多方開諭惟恐有悖先王禮義上看爲是如致書遣人求援代他處置衞事之說此正夫人本意何消云不如我所之此說亦極有見但時說多不依更詳之○王非熊曰夫人因極之誅非自可爲往特以

哀思之切而以救衛之義感發人耳不然宗室不得歸豈有適異國之理木瓜宋桓立君齊桓城楚丘而夫人之志慰矣○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芃芃則為今年夏經歷三時而四隣諸侯未聞救恤以從簡書者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耳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於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左傳襄公四年無終子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鄘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于後所以盡禮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故以父母既沒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亦可知矣然則許穆夫人亦賢矣哉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詩經正解卷之五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仝輯

門人 孫殿元廷簡
陸觀成駿發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瑤符玉 仝閱

衛一之五

淇奧三章

傳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奧

序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俱是美武公之德而托興以咏歎之也皆自修成君子之後而言當以有匪句作主首章與其德之進盛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二章與其德之尊

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與其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乎禮然雖有進盛有嚴成就之別而無淺深及漸進之意總之由切磋琢磨以成其德故服容動靜無不悉協于則也○許南台謂末章言德之成其實首章琢磨之至二章充耳會弁之稱即此是德非到此方成也一說上章猶有英氣末章則化而無迹有以漸而成之意不知盛德容發皆恭而敬則為瑟僴赫咺當和而和則為寬綽戲謔豈有到那寬綽戲謔便不瑟僴赫咺乎但自切磋琢磨處極力鍛鍊磨礪過來始到金錫圭璧地步耳

瞻彼淇奧音郁同綠竹猗猗音依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兮僴兮下版反赫兮咺兮况晚反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况遠反音諠叶况元反

興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君子指武公也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而復磨以砂石言其德之

修飾有進而無已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咺宣著貌諼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分講衛人美武公之德若謂大人之進德也必有修爲之極功而其成德也亦必有自然之效驗苟未能充滿其德輝儀度不能下觀亦未足增其耶何能令人思慕不置哉彼淇奧乎綠竹之始生猗猗然柔弱而美盛尚有其與之然矣況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進修也寧無不已之功乎彼學莫先于自勝以善之粗明而遽止者精未至也則講習討論而致辨于臧否之間務已精而益求其精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焉學莫要于自修以已之粗克而遂安者密未至也則省察克治而致謹于動靜之際者已密而益求其密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焉德之修飾有進無已如此由是美在其

中光輝自著瑟然矜莊而無暴慢之非僩然威嚴而無怠惰之失咺乎其宣著一煥然君子之光也赫乎其盛大一顯然大人之度也有斐君子有此盛德則所以感民者深矣民之感之何能忘之也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興其進德之功下及其盛德之感也綠竹始生之美盛有進益之意故以爲興此詩自武公做成君子之後而贊美之故曰有斐君子但其初有工夫故從切磋琢磨說起四如字宜以正意講在前西切謂剖析義理一一看得分曉磋是又去研窮義理到那融會貫通地位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琢謂克去人欲遏絕禁止磨是又去磨礲砥礪到那私欲淨盡萬理明淨地位蓋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二句總是有進無已之意進德之功也此顯是工夫其寔德于此成矣故此二句當就德說瑟僩赫咺是成德之驗皆就著于外者言之瑟是矜莊正容謹節僩是威嚴可畏可象赫是氣象充盛暢于四肢也咺是英華發越粹然盎然也此二句總是盛德之容根上切磋琢磨來瑟僩與大學不同大學自存于中言此就著于外言末二句言其感人之深只承瑟僩二句說不必總承有斐君子與上一般只是據成德而嘆美之不必拘瑟僩赫咺爲斐也終不可諼猶云到底不忘之謂不兼後世看益是詩之作武公尚存故也不可諼者吾美好德自不能忘乃理之必然非不忍忘之意○雙峰饒氏曰有匪君子詳此文勢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切磋屬知是學問之事琢磨屬行是自修之事○詩所美武公之德一句貫通篇而以綠竹二節方指章內上五句而下章亦然○武公名和僖侯子共伯弟按衛世家武公四十二年將兵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則是衛本侯爵及作相爲三公此小序以爲入相于周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音精有斐君子充耳琇音秀瑩音營會音怪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青青堅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合參又不嘗瞻彼淇奧乎綠竹之生青青然堅剛而茂盛斯亦竹之威儀矣況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稱服也寧無尊嚴之象乎彼充耳所以資聽則懸之于瑱而尚以琇瑩之不名山大澤之英君子之身畢萃之殆可尊而不可褻也會弁所以壯觀則飾之以玉而有如星之明天文人文之象君子之身統備之殆可仰而不可玩也其服飾之尊嚴而德之稱也如此且和順既充英華自著吾見矜莊威嚴瑟兮僩兮儀之所表可畏而可象也盛大宣著赫兮咺兮身之所潤厥微而厥彰也有斐君子其此盛德則所以感人者至矣民之仰之又何能忘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興其德之稱下著其德之感人也堅剛茂盛亦有尊嚴之

象故以爲與充耳二句言服飾尊嚴正見其德之稱處要根上切磋琢磨來尊嚴全在德上說來充耳用石會弁用玉是諸侯常制但武公盛德積中則一服飾無非德之所形故只依本文說便是贊他尊嚴但令讀者自見以琇瑩如星爲尊嚴亦非謂服飾如此而又有德以稱之也註只其二字極得古不消言外增出而自躍然瑟僩四句緊頂上尊嚴與首章別○充耳惟服冕旒時有之若皮弁以下便不得有充耳會弁乃告朔時與視朝時服之者也劉景誠曰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爲飾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武公諸侯玉用三采綦飾以七蓋皮弁之飾王有七而其玉則三色三色謂朱白蒼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音責叶則歷反）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音倚）重較（音角）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興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歎辭也重較卿士之車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善戲謔不爲虐者言其樂易而有節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見矣禮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此之謂也

合參更不當瞻彼淇奥乎綠竹之長成如簀之密比則盛之至矣况我有斐成章之君子其德之成就爲何如哉蓋自切磋琢磨以來陶鎔既至則修爲克殫乎人力而欲淨理還瑩然不雜殆如金如錫之鍛鍊精純也砥礪既深則人工可復乎天能而形迹渾化粹然無瑕殆如圭如璧之生質溫潤也乃德既成乎成則容自中乎禮無自斂束以自拘而寬兮宏裕綽兮開大猗然如在重較之上一寬廣而自如也無事莊厲以自持而動而善戲言而善謔皆不至有淫虐之疵一和易而中節也動容周旋無適非禮非切磋琢磨之積歷而能然哉此所以係人心于不忘而吾人觀感之餘固不能已于嘆美者也

析講此章上五句與其德之底于成下嘆其容之盡善正盛德之至也竹如簀則猗猗青青者咸有成就之意故以爲興金錫圭璧皆自切磋琢磨工夫已底于成就而渾化者言註中鍛鍊精純特自金錫上解生質溫潤特自圭璧上解不可泥此遂說金錫是單言工夫圭璧是單言所稟之美武公之德從切磋琢磨中來不重生質意但自渣滓消融私欲淨盡處說則如金錫自矜持盡泯渾然天成處說則如圭璧是鍛鍊之精純固自人力得之而生質之溫潤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落下四句文意亦自相屬不可因註又言字分作二項蓋至于金錫圭璧已到純粹地位故其寬綽戲謔動罔弗臧莫非其德之極盛著于外者然也寬綽中已含自如意故即重較以嘆美其容貌從容自如宛然在重較無事之[illegible]然也戲謔只是舒氣解顏笑語可親之時故曰和易不可粗淺看[illegible]之名不爲虐者不至于任情而妄物也正戲謔之善處故曰有節如戲[illegible]泯則爲虐而無節矣善戲謔已含不爲虐意下句特足上意非兩層也○此皆金錫圭璧中流出來故動容曲中如此○簀謂床第即床棧也○重較是卿士之車鳴鸞清奏其從容安舒比他車不同較與軾皆車上橫木而較在軾之上蓋平常無事而立則憑較若應爲敬則俯憑軾注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倚較非爲敬之時此可以狀其自如氣象故以言之耳假如過國則下過廟則趨不免多少嚴敬安得在重較之上而此安重○寬廣與矜莊反矜莊而又寬廣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與威嚴反威嚴而又和易是嚴而能泰也○謝士云綠竹如簀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俱與中夾北又一法

淇奥三章章九句○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

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質之初迦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故序以此詩爲美武公而今從之也○武公之德豈無所本哉淇奥切偲有天行之健焉質疑悔過有風雷之恒焉箴銘規誨有虛受之誠焉造詣如此此其所以生稱有斐君子沒稱睿聖武公也○張彥衷曰武公之德之盛固本于切磋琢磨之功然觀其屋漏自防賓筵悔過而箴儆于國誦史于矇則固通隱微合人己無往而不用其心矣其謂之睿聖也亦宜其和幽王而不能收格心之功然亦非其力之不能及也亦其君之自暴自棄也

考槃三章

衛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

序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全旨 通詩俱作詩人美賢者之詞各章二句言隱居而樂下皆言其所樂之真也以寬字邁字軸字爲骨一章其志堅言非偽爲二章其願足有若將終身意三章其樂深亦不求人知意總見其所樂之真處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叶區權反)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萱)

賦也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陳氏曰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二說未知孰是山夾水曰澗碩大寬廣永長矢誓諼忘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合參 詩人美賢者之隱處若謂人情樂于世味故每每自失其所樂惟心有真樂者則無入而不自得也吾今得之碩人矣彼夫兩山之間夾流泉而成澗而一澗之上卜小築以爲槃槃由人成者也澗由天造者也以碩人而處此澗乎與天地同游悠然與太虛共遊心之所存益恢恢乎有餘地矣然是樂也使徒寄于一時亦未必其終之不渝也碩人則雖獨寐而寤獨寐而言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吾自得之吾自保之終不以時而或改也豈猶人之以豐約得失累其心而遂忘此樂也哉

析講 世固有隱而不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澗字與下阿字陸字是變文成章非有遷徙不定之意澗之旁有阿阿之旁有陸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爲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爲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荒涼寂莫之境也碩大寬廣非看言碩大之人其心寬廣也寬就心上說非槃者槃也觀詩無戚戚之意可見下邁軸字亦同蓋其心胸開廓便有得失窮通紛華勢利舉不足以累其心意凡人心係外物則志慮困頓而爲情所拘天懷拂亂而爲形所役碩人置人事于不問故一室之中悠然與天地同其大穆然與天地同其廣遊乎世情之外而不滯乎世情之中寓乎山水之中而超趣乎山水之外所謂能御情而不爲情所拘也何寬如之

獨字可玩獨寐寤言無酬對也凡人隱非其本心外雖矯情隱獨中不覺自露本懷今獨中自誓勿諼則非勉然可知此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弗諼有朝可忘市可忘所不忘者惟此幽幽之澗谷足供畢世之徜徉意與顏子不改其樂一般○華谷嚴氏曰碩人之寬易所謂肥遯者也朱子曰遯之象曰肥遯無不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即寬適之理○烟波日出不見人欵乃一聲山水綠碩人之境也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碩人之心也○呂祭云終吾生以徜徉此終字即永字意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叶音)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音戈)

賦也曲陵曰阿邁義未詳或云亦寬大之意也永矢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若將終身之意也

合參 澗之旁有阿成隱處之室于山阿之間地則隱矣碩人則身在阿樂亦在阿胸次悠然外物不能爲之累何獲于人而自得乎其樂如此乃其心久而

不變雖獨寐而寤獨寤而歌而自誓之詞惟曰吾之樂足乎已無待于外[illegible]
終身所願蓋不踰于此矣
析講邁從草從過有草草過得之意獨寐寤歌無應和也弗過言所願止乎
此更不過乎此也亦無慕乎外之意見得一丘一壑足了平生漱流枕石無
復他念慶源輔氏曰退而窮處偏仄甚矣而能寬大自樂若將終身益無入
而不自得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音谷

賦也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卧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
人也

合參阿之上有陸成隱處之室于山陸之間地則僻矣碩人則身在陸樂亦
在陸居貞自守盤桓不見其或舍何猶夷而自適乎其樂如此乃其心止以
自怡雖獨寐而寤獨寤而宿而自誓之詩惟曰吾之樂吾自有之吾自知之

獨得之秘殆未可一二爲俗人道矣夫居人所不堪之地而能適已所獨樂
之情其所養之充所守之正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美之也
析講軸訓盤桓不行旋有南窓寄傲容膝以安之意車之進退全由于軸朝
廷之軸仕者主之山林之軸隱者主之也寤宿已覺而猶卧睞獨寐寤宿誰
無驚破其夢者矣弗告者自得之樂吾所自喩不求人知也非但不以告人
亦自形容不出○勞書升時論云衆道遥空谷之境嘵嘵焉共白于天下是
隱以避世而反借以希世也隱以逃名而反借以沽名也凡天下庸庸者流
旣不足與語此而爭名逐利者又徒知朝市之計而與我言不相入雖欲告
之又誰從而告之此議見得天下人無可告非碩人果于忘世而不肯告也
此解亦別又云考槃之碩人與簡兮之碩人有異益簡兮之碩人雖爲舞公
庭特其托跡然猶有沾沾自言詩示于人之意則隱也而傲矣若考槃之碩
人其迹隱其志深其内獨所甚者止自適其適而不求知于人則[illegible]

矣此可見兩個碩人地位逈別處○陶淵明云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
觀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即軸字意○李太白獨酌詩但得醉中趣
勿與醒者傳即弗告意

考槃三章章四句○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同坤
議曰夫賢者隱居自樂而潔已無慕之心如此其視伏在草中泣血孫陽
突梯滑稽以羽升斗四至九卿甘官若儕輩不得志坐而書空者恍然雲
泥也後之稱爲隱者身處江湖心懸魏闕終南捷徑忘北山移文之誚如
晉皇甫希之唐羅藏用等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蔣朱萩曰此文公武
公時詩也雖隱也而無憤時憂禍之忠則其意可知也士固各有志豈獨
于治世無之○淮南子曰人惟鑑于止水不鑑于流潦夫可以揚淸激濁
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故錄考槃

碩人章

傳衛莊公娶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
而憂之
全旨通詩四章皆惜莊姜宜于見荅而君不親也首二章據今日既嫁而言末
二章追前日始嫁而言析之則一章言族類之貴二章言容貌之美三章言
其始時親厚之情末章言其始時禮儀之盛篇中無一語及莊姜不見荅之
事只反復替揚他許多好處而疑怪咨嗟之意自見言外隱然○兩君立后
以正陰陽供祭祀族類容貌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
抑末矣又推而至于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煩饒抑又末矣詩人備舉之者蓋
欲指莊公以嬖妾嬖之故而不忍明言故就世人易見者言之意謂更有那
一件不好而公竟終其身不見荅即云好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也且曰只
論此等已不可棄况其美又不止此乎通章只是說下皆重嘆其昏惑也

註極稱二字正與重嘆二字應。所美在此。則所刺在彼矣。

碩人其頎。音祈衣去聲錦褧。音顈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賦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太著也。東宮太子所居之宮。齊太子得臣也。繫太子言之者。明與同母。言所生之貴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尊同。故歷言之。〇莊姜事見邶風綠衣等篇。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而其首章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嘆莊公之昏惑也。

合參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若謂夫婦者人倫之首。固宜和協于閨門。靜好于琴瑟也。乃有宜親厚而卒不見荅者。則其人之昏惑甚矣。能無致慨于夫人乎。夫夫人固碩人也。惟彼碩人。頎然而長。夫非吾小君也哉。但

見衣錦于內。加以褧衣。不使文之外著。體服端莊恆比矣。以此體服而見舅于君。亦情理所必至者。而乃不盡然。意者婚姻之不敵歟。而碩人之生也。乃齊侯之子。從父之貴以為貴。其嫁也。為衛侯之妻。又從夫之貴以為貴。則國統世系。兩相當矣。以為所生之未貴歟。與東宮同一本之親。則碩人之兄貴與東宮。有兄妹之分。則碩人之母貴。所出為正嫡。又非庶孽之賤矣。抑為戚屬之未尊歟。彼邢亦侯爵也。而碩人為邢侯之姨。譚亦子爵也。而譚公惟碩人之私。一則王室之懿親。一則藩封之君長。其姊妹之夫。要亦一時之貴顯矣。議親則自父以至姻婭。論貴則自齊以至邢譚。皆足為碩人重也。夫何謂然也哉。

析講 此章首二句。指其容服之美。下五句。極稱其族類之貴也。然首二句須一順講。如云此頎然而長者。乃衣錦褧衣之碩人也。分明畫出莊姜一小像。詩人正自有深遠。諸家多云此二句輕。其說不然。昔太史公疑子房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怪之也。今莊姜頎然而長。自是福德之器。豈其紅顏多薄命者耶。而竟齊志以沒。亦可想見詩人抑揚之意。又莊姜以彼世族。有此美姿。而深自韜晦。不欲炫飾。衣錦褧衣。其賢固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也。族類之貴。不重齊侯等。只是即此以見莊姜之貴也。齊侯二句。連看重父之貴上。以侯配侯。其貴相敵也。東宮之妹。見與太子同為嫡夫人之所生。重在母之貴上。邢侯二句互文。見親屬之貴也。俱要指出一衛侯來。見得並爵于衛。隣而稱雄于列國者。表表顯赫。則衛侯安得以爵位自高而藐我碩人乎。〇微弦云。夫貴族人之所願娶。今有是族類之貴。而不見荅何也。〇震為長男。位在東方。故太子之宮曰東宮。〇邢周公之後。侯爵。譚近齊。春秋譚子奔莒。則譚是子爵。言公通稱也。

手如柔荑。音啼膚如凝脂。領如蝤音酋蠐。音齊齒如瓠音互犀。螓音秦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叶匹見反兮。

賦也。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〇此章言其容貌之美。猶前章之意也。

合參 然族類貴矣。使容貌有未美。則君之不見親厚。或一說也。今自其容貌言之。手如始生之荑。柔而白也。膚如凝寒之脂。白之至也。其領之長而白也。則如蝤蠐之蟲。其齒之方而潔比而整也。則如瓠中之子。首焉廣而方正。螓其首也。眉焉細而長曲。蛾其眉也。笑之巧也。而口輔之美。好目之美也。而黑白之分明。容貌之美。不有可稱者耶。

析講 此章是言其容貌之美。上七句作八樣看。詠柔而白。重柔字白字。在美字看。比荑茅之始生者。常白也。脂寒而凝。緣指其潤之白而取諸脂。言潤澤而細膩也。白而長則兩字並重矣。析觀則方正潔白。統觀則比次整齊。方正

爲形潔白爲色㛐齊爲比尤並重廣而方正細而長曲亦並重倩即笑之巧
盼即目之美不可闗說猶云巧笑倩然而形于口顴美目盼然而黑白分明
也總見容貌無一不美意○微弦云美色人之所願得今有是容貌之美而
不見重何也此意亦言外見之○鍾伯敬曰高美人不在書形體要得其性
情此章前五句猶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此傳神妙
覺爲贅矣

碩人敖敖音翱說音稅于農郊叶音高 四牡有驕音嶠叶音高 朱幩鑣鑣音標 翟茀音弗以朝音潮叶直豪反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之四馬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也鑣鑣盛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

之盛以入君之都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而嘆今之不然也

合叅夫容貌美矣而猶不見親厚和豈自昔而已然耶試自來嫁之始言之惟此碩人敖然而長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之地言其馬則四牡之强壯驕服極一時之選也朱幩之鑣鑣儀飾擬人君之貴也言其車則翟羽以爲飾燦然文章之可觀也竹茀以爲蔽秩然前後之不露也乘此車馬之盛自彼近郊以入君之都大婚于是乎成矣斯時也國人樂吾君之得配故謂諸大夫之朝于君者各宜蚤于退食毋使吾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厚也是始嫁來賧其禮接之有加又如此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述敘來嫁時事下及國人愛樂之情也碩人之稅止近郊只是引起話頭不重四牡二句言其馬之美翟茀二字言其車之美一馬一車以兩句對兩字看也朱幩鑣鑣謂以朱色飾鑣鑣鑣然文采之盛也六帖朱幩鑣也而遂以鑣替之此以定字爲虛字也鑣繒纏邊片一邊也夫人之車以翟羽飾之謂之翟車翟羽宜在茀上孔氏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有障謂之茀因以翟羽爲飾以朝總承車馬而言言駕此四牡乘此翟茀以入君之朝亦只敘來嫁時如此不是誇其車馬之盛末二句只形容爲吾君欣樂之意見得碩人如此人皆爲君深幸奈何君獨不然耶分明幽出莊刺洵爲人主敬重大禮先其誠得相親相昵試視朝之朝內朝也路寢門外之正朝小寢燕寢也視朝而見群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孔氏曰君出視朝事畢乃適路寢以待大夫之所諮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罷朝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叶戶劣反 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叶呼月反 鱣音邅鮪音洧發發音撥叶方月反 葭音加菼他覽反 揭揭音竭 庶姜孽孽音孼 庶士有朅音挈

賦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

濊罟入水聲也鱣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蘆菼薍也亦謂之荻揭揭長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也庶士謂媵臣朅武貌○言邦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亦首章之意也

合參夫碩人之見親于始而不見親于終意者來嫁之時禮儀未備而今追究之耶則試自來嫁之儀言之齊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背山臨流泱泱大國風也試爲循河四望其水之右繞乎齊也洋洋然蕩激激浮天無岸河之身大而能容也其北流以入海也活活然馳波跳沫弘往納東河之勢曲而能達也即此大河之中而物產于是乎聚財貨于是乎生百姓之所取也餘而國家之所用也章第見此聚族而興罛夜臨淵而設網施罛于水則濊濊而有聲或有鱣而如龍之長或有鮪而穀鱗之可供所獲之多則發發而甚盛若夫沿岸集蒲之下有葭有菼亘千里而一色者葭菼得地而滋

也而揭揭者又何長茂若是乎齊地之廣饒如此斯固天下之大邦矣故夫人之來也有從嫁之庶姜則孽孽而服飾之盛有從行之庶士則揭揭然而才貌之武勇士女姣好而禮儀盛備豈不闕其容門乎來嫁之際亦無所追之咎矣此人情之所欲而不可必得者何所拂于詩而不可為槩以求終也此則吾人之所不得而解者矣大歷道其可美之實而詳指其不見答之由則雖未明言其莊公之昏惑而已隱然寓于不言之表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齊地之廣饒下言從膝之美盛而上下意自相貫重末二句惟其齊地廣饒故夫人之來士女姣好禮儀盛備如此禮儀盛備卽在士女姣好上看總是推齊爲富有之國不必分地與物爲二事首二句見齊地西臨大河北負渤海表表名區矣衛朝歌以淇水泉源誇覩一方也施罛三句各于中舉一以驗其餘鱣鮪發發是鮮物之盛葭菼揭揭是植物之盛孽孽是服飾之盛備也有揭是才貌之武勇也俱以姣好言見下賤之妾如

此則宮中之貴人更何如也而卒不見答所以不可解耳按姜齊姓曰庶姜者是以同姓爲賤也且孽孽既以庶孽爲義則曰孽孽者亦以冤字爲虛字如鏻鏻類也○微弦云大國人之所願矣今有是賤送之盛而不見禮何也

碩人四章章七句○黄勿玄曰世情之言愈鄙愈妙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古爾主之法語愈鄙而愈妙然反常則亦俘矣爾到極處亦能反常○鍾伯敬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其所以益不合也詩人代爲之言易換一番說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趙任甫曰建明德者取四岳之裔與周治者美大邦之子何彼穠矣雍矣之詩凡皆以族類之貴言也亦此詩爲然○通解按此詩美容飾皆在言外詩是傷其不得于夫而春秋傳以爲美而無子恭姜不得于夫此所以無子也觀邶風燕燕等篇則莊姜德行文章皆未易及此不之言者其意但指人所易見以刺莊公之昏惑而不知耳四章惟大夫夙退二句微露今日不見答之意殆婉而章者歟

【氓】

【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賦氓

【序】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全旨】通詩六章歷敘始終以道其悔恨之意以士貳其行不思其反作主前二章追述初奔之事下詳其被棄而悔恨之深也首章言其約奔次章遂其所奔三章悔其奔而寫責己之意四章被棄自道而怨之深五章被棄歸家而怨與悔俱甚六章也其始奔而追悔之無及也○詩雖是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所謂淫人之詩○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不吾與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不吾告也及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變而愛弛士之苟合者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氓之蚩蚩音癡**抱布貿絲**音茂叶新齊反**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音鏘**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氓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蚩蚩無知之貌蓋怨而鄙之也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之時也頓丘地名愆過也將願也請也○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以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合參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若謂天下有徇一時之慾而貽終身之悔者矣我也懲創往事其悔可勝言哉憶昔將有蚩蚩無知之氓抱彼已成之布貿我未成之絲然其意非徒爲貿絲而來乃假托事

欲我而謀而爲私奔之事耳。斯時也我豈不欲遂爲褰裳之舉哉第事有不可直遂者但送之涉淇至于頓丘之地且告之曰吾之不與子而偕行者非我愆此佳期也蓋凡男女之合必須媒妁之言特以子無良媒我所以難于就子耳願子不以愆期之故而有怒于我吾當再爲後會之約而定期于秋焉則今日雖未即行而不久當如約矣是我之始約如此

析講　此章上四句敘其來而與之謀下因其去而與之約氓之蚩蚩鄙之也一說謂之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誰何之稱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抱布句以彼之布易我之絲也乃假托事即謀謀欲私奔也此時已許之矣謀而不往是恐其志之不堅送之涉淇是示以惓惓之意匪我二句所無以難其事將子二句是慰其心而定其期上謀字下期字皆是私情非父母之命也夫爲女者不用父母之命而要之以媒妁之言其情不亦狡乎此追敘初時相謀相約之事而悔恨之意啓矣

乘彼垝垣（音鬼）**以望復關**（叶圭員反）**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賦也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托言之耳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賄財遷徙也○與之期矣故及期而乘垝垣以望之既見之矣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合參　夫既與之期矣迨夫秋期已屆則乘彼垝垣之上以望復關之至當其未見復關也則泣涕漣漣而悲怨之交集及其既見復關也則載笑載言而欣幸之不勝遂從而謂之曰秋以爲期人謀固如此矣但人謀不如神謀之爲審也爾之此來必灼龜以卜之矣必揲蓍以筮之矣使其所占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始信二人同心鬼神亦皆見許而一朝會合終身可以相倚矣則以爾之車來迎乎我當以我之賄往遷于爾也寧復如昔之愆期哉夫始之相期如此詎意其有今日耶

析講　此章上四句是及期而切于望下是既望而果于從其下段詳及期即是秋以爲期之時也復關只托以指其人不必定以所居說泣涕者恐其負約也載笑句喜其約之遂也詳卦之體指筮兆之體指卜卜筮亦是審問之意以爲曾一卜筮否苟無凶咎便可相從以爾車來即漸車帷裳之車迎我者非輜重之車特來遷賄者也賄亦不過服飾之類此時急欲相奔詎料其有今日悔恨之端已在言表○朱氏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卜筮是問鬼神以靈龜神蓍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用火爇柴灼龜爲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卦揲物九十八變而成卦○倪玉汝曰此合上節敘其托而謀謀而復復而送送而期期至而思其來來而遂其欲曲折如畫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爽德非在我之有愆註中云云非歸人口中語却是意中事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沃若潤澤貌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致醉耽相樂也說解也○言桑之潤澤以比已之容色光麗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從欲忘反故遂戒鳩無食桑葚以興下句戒女無與士耽也士猶可說而女不可說者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蓋言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爲節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爾不可便謂士之耽甚實無所妨也

合參　夫我之遷賄而往同欲善圖于終自今思之能無悔恨乎彼桑之未落也其葉沃然而潤澤矣女色之光麗何以異此孰知色不可恃而欲不可縱乎于嗟鳩兮無以桑葚之盛而多所食矣吁嗟女兮獨可以色盛之故而與士相耽樂耶蓋士而與女耽也雖失其正然士有百行而淑慝相掩已改剛

人見棄猶可説而解也若女以貞信爲節與士耽而失其身則大節一虧終身莫贖尚可以解爲耶不可耽而耽之難乎免于今日之悔矣

析講此章言昔色盛而見取也首二句比色盛之特申四句與戒已不可縱欲末四句推不可與士耽之意總看只是自悔色衰之時不可以縱乎欲也衆曰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比意亦含傷在鳩食葚多則醉與女耽士則酖故下遂言無與士耽耽有溺而不返之義士之耽二句輕重女耽二句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士猶可説極形容女之不可也然亦非謂男有可耽之理也惟婦人被棄而自悔故抑揚言之耳耽字便是反字之根○婦人到狼狽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説出許多正論與烈士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叶于貧反)**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音尖)**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士貳其行**(叶戶郎反去聲)**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隕落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

之爽差極至也○言桑之黃落以比已之容色凋謝遂言自我往之爾家而値爾之貧於是見棄復乘車而渡水以歸復自言其過不在此而在彼也

今參夫始與士耽寧知今日之見棄耶彼桑之既落其葉皆黃謝而隕與始之沃若者異矣我之顏色凋謝何以異是然亦不意其因此而見棄也追維昔者自我以賄遷而徂爾也値爾家之空乏而三歲食貧糟糠之妻固備嘗艱難之苦矣乃今棄我則向之以車涉水而迎者今以之涉水而去復渡淇水之湯湯漸車之帷裳以歸下堂之後求無入廟之期矣然此豈我之過哉女也誓約無改于舊情愛不變其初未嘗有所爽也但士也始合而終離昔厚而今薄背棄前約而二其行耳夫爲士者固貴乎一德以相與也何乃反覆其情而莫知其所止極始而色盛則取之終而色衰則棄之二三其德至于如此能無負不爽之女乎

析講此章首二句喻已之色衰下敘始終之因而深致怨于夫也喻色衰處勿即入見棄意三歲食貧有甘淡薄而無怨意三歲者言其在夫家貧苦之歲月非謂夫婦三歲即見棄也説後章老使我怨可見淇水二句言今去之索莫敘致愁亦見與以車遷賄時光景迥別若曰早知今日則不如當日必不肯以車來也帷裳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婦人之車有之亦言帷裳言於漸及車之帷裳也不爽只是誓約無失情愛無乖非説節言也二其行者始終相背之意二三其德在色衰愛弛上見南台謂士也罔極二句只承士二其行一直説下以深責之色之盛也士耽而女亦與之俱耽色之衰也女猶不爽而士已二其行矣甚哉以色事人之不終也○馮爾康曰以爾車來未幾而漸車帷裳已至矣昔何等風光今何等殺風景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叶直豪反)**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音戲)**其笑矣**(叶音燥)**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靡不夙早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

爲勞早夜起臥無有朝夕之暇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加我兄弟見我之歸不知其然但咥然其笑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其見棄而歸亦不爲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合參然汝雖棄我獨不念我昔日之勞乎方我三歲爲汝家婦而値爾之貧也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務爲勞夙而必興時儆昧旦之惕夜而後寢不辭宵爾之勤蓋無有朝旦之暇者矣其勞如此宜其見恤于夫也奈何與爾始相謀約之言既遂而爾遽以暴戾之威加我而棄我以歸其處我一何薄哉念昔與爾之相從也已不齒于兄弟今被棄而歸或者見恤于兄弟則猶可少慰于懷也就知兄弟不知其爲夫之過但咥然而笑略無憐恤之心焉夫既不得于夫而又不見恤于兄弟亦將何所歸咎哉靜言思之良由我之失身于始有以致之亦惟自痛悼而已于人乎何尤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爲婦之始下言見棄之苦而深致其悔也三歲爲婦是言往其家後三年內位其貧也正上章三歲食貧時事雖有艱言無有一朝之暇也言遂詩云與爾始相誓約之言既遂必當日謀約如何勤家之言今既遂前言而成家也若下章信誓方是偕老之約諸者謂之甚說者逐言咥笑笑其前日私奔而今果見棄也末二句玩味只承兄弟諸哲見棄說自悼猶言自傷益始述于欲未暇思量到此今惟自思而自悼也言其歸望無聊谷將誰訴除有悔恨之極意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叶魚戟反 隰則有泮。音畔叶匹見反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叶伊旦反 信誓旦旦、叶得絹反 不思其反。叶孚絹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及與也。泮涯也。高下之判也。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則有岸矣、隰則有泮矣、而我總角之時與爾宴樂言笑成此信

誓曾不思其反覆以至於此也。此則興也。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合參且今之所以自悼者果何及乎誠以我之從汝非謂一時之計也本相期及爾以偕老矣夫何不念三歲之食貧以色衰之故而至于老而見棄怨悼如此非爾之所使乎然固由爾之二三其德亦我不思之故也彼淇雖廣猶有岸矣隰雖逶猶有泮矣是皆有所極也況我于總角未笄之時與爾宴樂以相娛好以言笑則晏晏而和柔以信誓則旦旦而分明以爲情好完矣盟約定矣將可賴以終身矣孰知士行難憑曾不思其反覆而慮有今日不亦淇岸隰泮之不若乎夫既不思其反覆而至此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悔于今者又後時而無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始之苟合既不顧夫天理之正及終之見棄乃不勝其悔恨之情雖良心之漸萌竟何益也聖人錄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滅所以重戒後世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己之見棄而致其怨下與己之不思而無可追也使我怨內要入色衰愛弛意下總角之宴則此女未笄而已奔矣又言老使我怨則至老而後見棄也一說上言三歲食貧三歲爲婦何以遽言老使我怨蓋不偕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亦舉總解思謂下老字與上老字不同蓋指顏色之衰老耳人亦有少壯時抹月披風而丰姿已消鑠者便是衰老非言年歲之老也若至老而後棄則怨亦不必如此極矣淇則二句只興到不思其反止地有限止而可見事有終窮而不思此反其意只爲興也總角四句一串說下言笑二句不平對信誓上猶云以言笑之晏晏成信誓之旦旦昔偕老而今見棄此所謂反也但晏晏旦旦不思及耳玩此語可見若思及則此婦又當早爲之計矣何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頹然自反于人欲之波而無復一毫廉恥之慚倘又有貿絲者不將搴裳就之乎

氓六章章十句○慶源輔氏曰谷風與氓二章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詞直蓋其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詞隱蓋其初之不正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及谷風皆棄婦所作故其詞意多同桑之黃隕即淫濁之色也食貧靡勞即方舟泳游之苦也至于暴矣即有洸有潰之意也偕老而使我怨即既生育而比于毒也然則宴爾新婚以我御窮則其過今在于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則其過昔在于己今之過在夫故可責其不念昔者之來塈昔之過在己故終于自悔昔者之不思○詹能子曰文人守己如女子守貞漢班固才矣一失身于竇憲取譏士林楊子雲才矣一失身于王莽不齒有道蔡中郎才矣一失身于董卓傳臭青史況桑濮間之巾幗稍不自檢必爲所陷安能如初之少艾迷欲而終寵者耶嗟嗟悔恨奚益耶士君子當于氓之詩三致省焉

傳宋桓姬之賸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全旨通詩四章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情首以遠莫致之句為主首二章是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彼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而悦然若身于泉源淇水之間桂楫松舟之上矣不可歸就有爲泉所制之意但不得顯將義字說出只以情語寫佳

籊籊音笛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地也○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自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不可至也

合參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若謂遠適異國昔人所悲況身為女子不能自主一旦遠嫁至故國之山川竟邈邈而永別此時此際寧不有動于懷者乎彼竹衛物也淇衛水也特籊籊之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

風景娛人我豈不爾之思哉第道里遼隔山川間阻雖欲且暮致之不能也異地相思徒增悁悒耳

析講此章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也詩籊籊長而殺殺衰小之也謂竹竿長而根大其末漸漸而衰小竹竿釣淇非有是事不過托言如此耳爾思之爾指竹竿淇水說遠至衛之道遠莫致不可至意亦是托言特以義不可往非真以其遠也但不可明說出義字作文只以遠字發揮可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叶滿彼反

賦也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思二水之在衛而自歎其不如也

合參然由遠而憶之衛地不宛然在目那我于是因淇水而思泉源矣彼百泉發源西北東南入淇則在衛之左矣淇水自西南東流與泉水合則在衛之右矣滌洄不改而蓀蓊常存如此此其中有我父母兄弟焉奈何女子有行身離故土已遠其父母兄弟雖欲倚爾之左倚爾之右而不可得曾不若其水之映帶湘川泉源之環抱其城也吾其能以為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二水常在衛下嘆其不得歸衛也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在左在右正與遠父母兄弟相照看須把水來形容見故國風景依然不改而羈跡他邦相親無自也父母兄弟串看重父母邊謂不得以親其親則二水之不如矣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illegible]佩玉之儺乃可反

賦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承上章言二水在衛而自恨其不得至彼遊戲于其間也

合參我于是又因泉源而轉思淇水矣淇水在衛之右泉源在衛之左一右一左皆有可樂衛之貴主貴御游女履人挈伴採芳共游斯地言笑間作瑳

瑳瓏然我為衛之女子顧乃不得巧笑之瑳而舒氣于其際不得佩玉之儺而飄裾于其上事與心違能無感概係之也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思二水之在衛下恨已之不得樂于其間也淇水二句與上章異上言其長在衛此言其可樂見一左一右皆有可樂而凡衛之人皆得以樂其樂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游女風景故下即躍然作自已出游之想喜極則巧笑瑳然而齒見行徐則珮玉儺然而有度然亦是托詞重不可得意發之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合參而予終不能忘夫淇水也彼淇水之滺滺洪波巨浸亦可勝舟凡溯洄于中央者皆桂楫松舟乘安流而容與不知其幾矣我安得出游于彼邈一方之區縱一葦之杭去來烟水之間彷彿漁人之御巧笑佩玉寫我憂之

莫致者而付之二水乎哉亦托之遐想而已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切宗國之思下說莫舒其歸國之情也檜楫松舟不過言淇水中有此耳非衛物也駕言二句緊頂上二章來見出游則兄弟可親巧笑佩玉之樂可慰故曰寫憂出游即承上舟楫一直說下諸說多以駕言二句是絕意之詞非冀望之詞惟鄭註與泉水卒章同意也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說定不歸纔見其絕意語氣宜會○巧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

竹竿四章章四句○楊伯祥曰通詩不說出義字而隱隱就思字上描寫爲義所防之意益思之不得直遂即是義之不得踰越也只以情說便是意在言外

芄蘭章

傳 一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全旨 通詩二章一意總是刺童子之躐等當重佩觿佩韘上本不勝末服不稱衷此興意也人而至于成人則人所望之者方願其佩先哲之格言以養道到之地今所見者惟傲慢之態度竟亦何益雖曰刺之詞須惻然惻怛方得詩人溫厚之旨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觿音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悸其季反

興也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觿錐也以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合參此刺童子之躐等而作也若謂服必貴于相稱分不容以躐等故內無宏才碩貢而外徒飾冠矜容此士習之所崇也吾不能不有討于童子焉彼芄蘭弱草也而今乃有枝則不能載矣況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觿殆何爲乎夫觿者成人之佩非爲童子設也借而佩之非其宜矣然使年到童子至才等成人之佩之猶可說也今彼雖則佩觿而聰明有限識見未克能不于我而加知焉但見其容兮遂兮舒緩放肆大帶悸然而下垂曾不知其爲非也其視所佩稱耶否耶亦祇飾貌而已矣能無爲識者羞乎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興也韘決也以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以朱韋爲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合參彼芄蘭弱草也而今乃有葉則不能勝矣況童子幼質也而今乃佩韘又何居乎夫韘者成人之佩非爲童子設也借而佩之失其當矣然使年雖童子而才並成人佩之猶可解也今彼雖則佩韘而識爲淺近技藝卑狹能不于我而加長焉但見其容兮遂兮驕傲自放大帶悸然而下垂曾不知其爲非也其視所佩稱耶否耶亦徒飾美而已矣能無遺識者誚乎吁童子亦

可以自省矣

析講此詩各二句分上是興其所佩下是言其不稱所佩也以芄蘭弱草而有蔓生之枝葉與童子年少而佩成人之韘觿只興到兩句止刺意全在下四句方山從疏義說興意至末芄蘭柔弱而枝葉長蔓本不稱末故以興童子無能而服飾美盛人不稱其服也玩文勢還從前說爲是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知猶智也朱子已有明訓不足知于我言不勝我也是不聞其絕人之智也近說有不足見知于我者自未體貼註意甲長也長于我爲弟强兄之意不足長于我是不見有超世之才也亦非專指不能射而言末二句言致飾于外正見其無得于中而才能之不稱所佩也容是容與故爲舒緩也遂是直遂故爲放肆也有居之不疑肆無忌憚意末句即足上文與倚重較兮一例亦有惜他不自知其無能意○劉向說苑云能治

頃決亂者方似能射御者似雖以成人之飾而童子帶之雖其外貌可觀亦徒焉而已則爲童子者其可以一知半解自足也哉蓋有惻然憫之之意是所謂風也○朱氏三以赤色之皮爲之故吉朱極張弦以韜指利放弦也三謂食指將指無名指也○孫臣虎云彼或以老氣而不無心豈以少年而反多厚耶則貌恭心長童子之欺人在今即彼或以僭踰而不無濫修豈以炫耀而反多長耶則因濫得抑童子之自欺亦在今即欺人自欺二意説得童子心腸惻然近來小兒輩披佩爭先襲服飾美容飾得意者比比而是胡不誦芄蘭之詩而知所警歟

芄蘭二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序所云刺惠公是上與君競能也非所以諷意謂刺當時之嬖臣恃寵而肆者于義或庶幾耳○一説悸字重環是無智而以爲有智無甲而以爲有甲蓋痴騃之貌宛然惠公之醜態也

河廣章

傳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序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

全旨 此詩二章一意總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往者非爲地也隱然有義不可往之意義不可往夫人終未明言只自説詩者言之可也○上玉云此詩義不可歸不可露并思于嗣位等俱不宜露只如本文渾含味深爲得○鄧湄平曰此詩不説歸不得却説歸得不説歸難却説歸易然有深旨○唐荆川曰父乃祖之遺體嗣君承父之重是與祖爲一體也母出則與祖絶廟絶故不可以私反也

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之誰謂宋遠跂[音企]予望[叶武方反]之

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絶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不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

合參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若謂不可解者天性之親不容已者親愛之思也今吾子既君宋矣我其能以忘情也哉彼河者宋衛所分之界也今我居河北子居河南人見我之不渡河或疑河之廣也然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杭而度矣河果廣乎哉宋者吾子所莅之邦也今我在乎衛子在乎宋人見我之不適宋或疑宋之遠也然誰謂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望而見矣宋果遠乎哉非廣與遠不阻于地而情不能遂我且奈之何矣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

合參誰謂河廣乎曾不容一刀之小渡之而即濟矣河廣固如是乎誰謂宋遠乎曾不窮一朝之力至之而有餘矣宋遠固如是乎河非廣而若有廣于河者宋非遠而若有遠于宋者此吾所不能自解者也吾其如此河何哉吾其如此宋何哉觀于此詩而宋桓夫人誠可謂知禮而畏義者乎

析講誰謂二字最可味一沓下四誰謂徹意躍然矣若曰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此含隱不露淒惋悲涼一葦可渡不能容刀皆無此理蓋極言以形容其近小耳容刀容字作用字解言不消用刀也一説容字與如不容併春明言其小何必強以不用解之覺更有味跂予望以目力盡之而知其近也不崇朝以足力盡之而知其近也○劉向説苑載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立其弟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曹氏曰閔二年東徙

涉河衛已居河東矣至僖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爲喻○按序止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而註遂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說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渡河衛自閔公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耳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爲世子言即位非也曹氏之言亦未是

河廣二章章四句○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豐城朱氏曰母出與廟絕而母之于子初無絕道也爲襄公者當君之何曰宗廟之中不可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可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于宗廟則外無不失

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于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正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輸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庶時問安之使交錯于道路而一葦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可以無憾而母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六人謂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泉水之女竹竿之女

伯兮四章

傳 三叔以殷畔遂伐衛衛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兮

序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全旨 通詩四章以思伯二字爲主首章是敘其從役之事還未說出情來二三四章方道在己思念之情皆承首章歷歷說下一節深一節意二章髮已亂矣未及疾也三章首已疾矣未及心也至于使我心痗則憂思之苦亦已甚矣誰適二字只着眼處

伯兮朅音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音殊**爲王前驅**

賦也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方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合參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若謂天下之不容逃者從役之分而吾人之不容已者思念之情若吾之有伯非吾所望以終身者乎彼須濟之塩朝歌之桀豈無蓋世絕倫足稱將出之彥者以我伯而處此邦英風武略才大過人殆朅然而爲邦之桀今然果何在也惟我伯也今方備宿衛躡尺寸執殳而爲王馳驅于鞶轂之前其邀寵于王者甚深也因利乘便建功立名此所以遠棄鄉井而不顧耳

析講 此章上二句美其才下二句指其事上二句連說下二句亦連說桀本朅字來蓋果敢剛毅一國未能或之先也伯也二句只開開敘其所事註今

方二字可玩見執殳前驅還歸正未有期以起下思念之端非大才小用之謂亦非盡往役之義 慶源輔氏曰先言君子之才之美而後言其方執殳而前驅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殊失詩旨不可依 呂記爲王前驅脩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前驅亦婦人想見其當如此上王云末二句玩註方字是思伯意非誇伯意也近世多失詩情○詩稱所云征役指用兵而言前驅即選鋒銳進之謂爲王者以侯國之衛供王國之役也按周禮選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則上二句所謂武與才多是就膂力上說 孔疏前驅在車之右非步卒○此詩語意即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也而言外則有憐敘夫婿克封侯意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音的**爲容**

賦也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爲容所以不爲者君子行役無所

主而爲之故也傳曰女爲悅己容
合參然伯爲知己者死于誰爲悅己者容也自伯之東行非一日矣我首則如飛蓬之亂蓋久矣婦容之不修矣是豈無膏可以潤髮無沐可以滌首而遂至于廢容哉蓋伯者我之所主伯在則薄施膏沐倍矜光華之用得令伯不在我同無所主矣雖有膏沐光彩爲誰悅也即飛蓬亦不暇恤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己之不爲容下推其所以不爲容之故也是時周既東遷而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首如飛蓬只懶去修容之意膏沐作兩物看皆爲容之資蓋女爲悅己者容原非以冶容取媚特以達首垢面非所以承事君子故爲容者爲君子容也君子于役又誰主乎誰適何耍重發須在承二句先點伯氏行役㢠下爲容方與下誰適句相應蔡嘉興夫書云未奉光儀則實欽不列也未侍帷幄則芳香不發也亦誰適爲容之旨○唐人閨怨詩曰欲粧臨鏡慵正思之切而無聊處又詩云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猶有怨意此云誰適爲容婉而切矣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于首疾也
合參然使望之而即歸則飛蓬可整而望之之情于茲慰矣奈何不日而不月乎夫人而無望于雨也則雨之于日總付之無心今當久旱之後仰而冀其將雨乎其將雨乎奈何杲杲然旭日之升耀之愈明此甚非雨徵也雖有望寬之想亦徒然耳我望伯之歸而不歸何以異是是以使我願言思伯而不堪其憂有甘心于首疾而不辭者蓋不止于飛蓬而已不知何日言旋以瘳我之疾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喻其歸之不果下安于憂思之疾也人惟憂思之苦至不能堪而至此首疾固所甘心也首疾是已然事玩甘字可見願言願字即甘

心之意合下章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至于願言心痗乃若不欲寬香思至于不欲解非身當之孰能知之○首疾則甚于飛蓬矣

焉得諼音萱**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妹

賦也諼忘也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痗病也○言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以忘吾憂乎然終不忍忘也是以寧不求此草而但願言思伯雖至于心痗而不辭爾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合參然使吾之憂也而有以解之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諼草合歡可以忘人之憂者也焉得諼草樹之北堂采而食之以忘吾憂乎然夫者我所天也忘所天則忘所天矣我非惟不能忘亦且不忍忘是以于諼草寧無求也而但願言思伯雖至得心痗之疾亦有所不辭矣又何首疾之足慮耶彼既殳者及今返旆而歸則膏沐可以重新于疾亦有起色其如彼前驅而未已何也能不重吾思哉吁婦人可謂有專一之志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欲忘所憂下言終不忍忘而甘致其疾也此思極無聊之詞非真欲求諼草以忘憂蓋亦非諼草之所能忘也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心痗作未然看故本文曰使我註曰至于心痗而不辭心痗又深于首疾矣

伯兮四章章四句○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已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滋若水曰小序伯兮刺時者非謂鄭不當伐也但禮天子討而不伐方伯連帥不能舉此義而天子親伐焉皆非禮矣況又過時而不反乎衰不

但爲夫而已○三山李氏曰古者師出不逾時所以重民力也春秋時用師多矣未有出師之遠者衛于莊公八年尋之以見逾時不返也然采薇之師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其民無怨讟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逾時之久而人怨矣

有狐章

傳 國亂民育君子傷之賦有狐

序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全旨 通詩三章各上二句喻人之有所求下二句言己之有所憂也此是托言之比言狐即言鰥夫不可用鰥夫字出○須知總是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故托無衣以憂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狐者妖媚之獸綏綏獨行求配之貌石絕水曰梁在梁則可以裳矣○國亂民散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獨行而憂其無裳也

合參 國亂民散喪其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爲狐之咏若謂物各有耦喪其耦則思所以求其耦各情也吾于茲不能無感焉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矣夫在水之梁則無衣袽之患而可以裳矣我也日之所擊大有感于其心深憂之子之可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爲之遂裳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叶丁計反

比也厲深水可涉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在厲則可以帶矣

合參 彼有狐綏綏在彼淇水之厲矣夫在厲則可以帶矣我也深憂之子之可以帶而病于無帶也安得爲之求帶也乎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蒲北反

比也濟乎水則可以服矣

合參 彼有狐綏綏然在彼淇水之側矣夫在側則可以服矣我也深憂之子之可以服而病于無服也安得有以服之也乎是非言狐之求匹也言鰥夫之求匹也非憂之子之無裳也憂之子之無配也即其言而求其意不可[illegible]世變乎

析講 狐性深又多疑綏綏然獨行而遲疑有求匹之意故以喻鰥夫之無匹也濟未及梁未可以裳既及梁矣則可以裳矣水自帶以上曰厲必脫其帶而渡之既厲矣則可以束帶矣然所謂既厲則似已濟水玩註在厲則正在深水處非既厲也而曰可以帶者蓋渡水不裸體必着裏衣此謂帶蓋束此衣者側是既渡水矣故可以服之子自無裳何與伊事與子縫裳意在言外憂其無裳無帶無服則欲嫁之意可知

有狐三章章四句○王非熊曰陶嬰寡處黃鵠有悲歌文君新寡聞琴而奔有狐之婦進之陶嬰則有愧視卓氏女亦遠矣

木瓜章

傳 朋友相贈賦木瓜

序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須以報字爲主總是屢喻贈答之厚惟欲入其情意一直說下正意宜在言外見之

投我以木瓜 叶攻乎反 報之以瓊琚 音居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去聲

比也木瓜楙木也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珮玉名○言人有贈我以微物我當報之以重寶而猶未足以爲報也但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耳

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如靜女之類

黍此男女相贈荅之詞若謂天下有限者物而無窮者情也苟情以物限無以罄吾情矣豈予與汝之所以相贈者乎今大投我以木瓜其所投亦云薄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琚之佩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爲報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達吾繾綣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將永以爲好而不忘耳奚足以爲報哉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瑤美玉也

合黍投我以木桃其所投亦云輕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桃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瑤之佩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瑤爲報而塞責也不過假此重寶以寄吾殷勤之意將永以爲好而勿替耳奚足以爲報哉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比也玖亦玉名也

合黍投我以木李其所投亦云微矣而其情則不在于木李也我之報之則以瓊玖之佩玉焉然我之心非敢以瓊玖爲報而自足也不過假此重寶以通吾綢繆之忱將永以爲好而無閒耳奚足以爲報哉夫永好心也投報物也緣物可以得心得心可以忘物而厚道在焉風斯遠矣

析講此詩本賦體而以爲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眞以木瓜瓊琚相贈荅也○玩紆徐文勢一直說下四句都是比正意宜在言外蓋以木瓜報瓊琚比人贈我以輕物我報之以重禮也匪報二句以瓊琚未足爲報但欲假此以紆情永以爲好耳比巳乖禮之報不足以荅其先施之誠不過以此而聯其永以爲好耳○講十三投報不實事而木瓜以喻物之至微瓊琚以喻爲寶之極重非眞以是物爲投報故不屬賦屬比匪報永好亦各承上說不必入正意如賦比之例○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匪報一語最宜三覆

木瓜三章章四句○衛欲報齊故設爲木瓜不等之喻以致無已之情若曰人當危急有投我微物却當以重貨報之又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况齊投我如彼之厚而我又無以報之乎見非可以尋常報施之禮論也○夫子删詩不列之齊而以殿衛者于衛見亂極反治之機于齊見救災恤隣之義非經聖手不能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張子曰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鄭詩放此○䟽義曰衛多君子于詩可見如淇澳之武公固非諸國所有而文公與衛亦卓卓可稱者其餘如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賢大夫簡兮之賢伶官考槃之隱君子豈不特然于變風中論其次則乘舟之爭死者亦有可憫之一節怨如賢婦人六人則莊姜共姜許穆宋桓夫人泉水竹竿之女也其燕燕之全淑儀伯兮之守貞一雄雉之知從行谷風被棄而有德音又在六婦人以外然則衛不特多君子亦可謂多賢婦人矣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孫右 彙輯
門人 朱世椿爾遐 朱家侑文列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王一之六○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孔疏太華即華山外方即嵩高東都之城西距太華東至于外方左傳稱襄王賜晉文公陽樊溫原之田晉于是始啟南陽杜預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是未賜晉時為周之畿內故知北得河陽夏官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知河北之地漸冀南境也○東萊陳氏曰鎬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成周以周道成于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鎬京天下之至險于洛邑定鼎則宅中土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于鎬京定鼎則據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于成王周公之遺意歟○劉景誠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西是也周公又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周本紀自武王至幽王凡十二王又云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之驪山下孔晁曰戲西周地名史記云驪山國語言於戲則是驪山之下有地名戲潘岳西征賦述幽王云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則

戲亦水名非山也○括地志云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范寧序春秋曰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于是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國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夫王者無風也今曰王風豈聖人意哉雅之所以為雅者奚是朝廷征伐禮樂命德討罪之事君君臣臣親親賢賢之事雖其變者亦皆是勅其非以趍于正微其流而返其源故皆謂之雅黍離以後朝廷無制作公卿無獻納其間所載諸篇體製聲節與列國之風無異故不得不係之以風也○平王時王室雖衰天命未改春秋王人之微猶尊矣言與諸侯無異者以其政教襍行于畿內與諸侯相似也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故王爵雖尊猶以政狹入風此風雅之作本自有體而云貶之謂之風乎言作為雅頌貶之而作風非謂采得其詩乃貶之也○或曰平王之國不雅而風貶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會同不修包匭青茅不入天子擁虛器于上號令不及于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之詩為國風傷之也吁是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序于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使天下知有王也而乃復于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為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王不正而據降之哉○王風十篇黍離為大夫行役而作餘皆民間詩也是以亦列于風若曰黍離變為國風而雅亡則等王于列國非春秋尊王意矣○程子曰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迹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王既降為列國而復係之以王所以尊周亦以愧周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蓋在平王之時黍離以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

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今也平王之詩旣下列于國風則是詩之亡矣旣以平王之詩爲國風則是天王下列于諸侯矣然春秋又書天王武書天王者蓋春秋所以存于王道也以是知春秋之相爲表裏○河南府卽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東萊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王之王城也雒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雒陽也○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三方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捐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兎爰所以閔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也周家有是三者閔之宜矣○按杕杜平王宜曰崩太子泄父早亦其子孫立是爲桓王桓王崩莊王佗立今所載皆三王詩○文王之世所謂風二南是也成王之世所謂風豳詩是也何以平莊之世獨無王風之作乎平莊之去成王也四百餘年王城之去岐豐也八百餘里土風旣殊不可繫于二南之末不可作于豳詩之末則分于王風而別繫之亦勢之當然非夫子意也

黍離章

傳 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序 黍離閔宗周也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是屢賦所見以興憫周之意因致所歎以咎傾周之人也以中心句作主俱一時事其日苗曰穗曰實自是詩人敘事之體非因先後而異感也勿分初見次見三見之說○詩憫宗周然詳玩本文不及一宗廟宮室字只將彼字略指而已此是感慨最深處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叶鐵因反**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悠悠遠意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周旣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旣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合參 周旣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憫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若謂天下至可憫者覆國之變深可怨者亡國之人吾茲殆不能無感矣追昔鎬京之地宗廟爲百辟之觀瞻宮室爲四方之表極夫何彼黍之離離其實彼稷之厭厭其苗乃生于此耶百僚朝列之地一變爲黍稷之場祖宗發跡之區一轉爲阡陌之所而我瞻望躊躇行邁自靡靡而不進矣情懷慘切中心自搖搖而不定矣人之知我者但曰彼之所爲非故爲是悲也其心有所憂乎不知我者則曰彼之所行非故爲是狀也其心有所求乎至于念周之心誰則知之夫人雖不知悠悠蒼天照臨下土久矣造周者吾知其爲文武繼周者吾知其爲成康而今日致宗廟宮室爲黍稷之場者彼何人斯而若此哉誠有不能忘情者矣

析講 此章上四句是賦所見以興其所感下是嘆其知己無人而怨有所歸也彼黍彼稷彼字指宗廟宮室言有到處盡爲禾黍之意時指宗廟宮室不着一語道破只還他彼字更覺無限感慨黍之定垂有靡靡之意稷之苗動有搖搖之意本因感慨黍稷而賦之但其下四句義又相因故爲賦而興靡靡是彷徨不進之狀搖搖是心憂而無所附着之義只平平說來或言足之靡靡以心搖搖之故又是節外生枝凡人心有所憂與意有所求往往低徊不去故謂我何求蓋怪之也只有知我者始謂我心憂彼不知我者且謂我何求矣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諒便是嘆人莫識己意非必推到所以憂處而并謂知我者終歸于不知也正見我如此搖搖心緒眞有隱痛向何人說言

下便有欲呼天意悠悠蒼天即屈原傳所謂窮極未嘗不呼天意非云昭臨之久宜知之也此何人哉明知其人而不忍斥也詩所云是追究其始禍者兼君臣褒姒皆在但不可露出時說皆用平二玉恐平只是從居東都非始禍者且是詩之作猶在平王時也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黍稷○莊素鶴曰周遷洛邑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猶爲禾黍黍離當是即所見以致彷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是故宗廟宮室之禾黍也○小序之次章曰跋跋周道鞠爲茂草若預料有黍離之日○翻君平曰昔箕子封朝鮮之後朝周過故殷墟宮室盡爲禾黍乃作麥秀之詩與此意同○曹氏奇曰看來知我者四句若以黍離爲固然而不復知此爲何地亦不知此詩之作爲何由矣那得不哭然此詩言知之者用以與不知鴻雁言不知用以形上知者俱不爲的然之語而有意自明○杜子美哀江頭詩云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亦是此詩語意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合黍此何地也彼黍之離離彼稷之穗矣況我觸于外而感于中則行邁靡靡而不前中心如醉而沉溺矣當時知我者不過謂我有憂云耳其不知我者反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傷悲終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果何人而致是哉不能不動吾之慨矣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音咽叶於悉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合黍此何地也彼黍之離離彼稷之實矣況我激于目而感于心則行邁靡靡而不進中心如噎而不通矣當時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而我心之所以傷悲竟無有能知之也悠悠蒼天此果何人而使是哉不能不致吾之嘆矣夫以先王數百年之業而一旦壞之有餘用主哉八百里之地而一旦損之不恤此其人罪誠通于天矣大夫惻悼之念惓惓之詩不一而足其忠君愛國之心不可想乎

析講此二章與首章同意如醉則昏然沉溺故以應穗之垂如噎則氣塞填胸故以應稷之實穟虛則通寔則塞而噎也興之各有取義如此○錄云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則詩人之怨有所歸矣

黍離三章章十句○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于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至于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周既東遷迷置豐鎬于度外益秋風禾黍之感不接于耳日遠日忘也千載而下讀黍離之章徒令人唏歔太息而已○疊山謝氏曰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聞者當流涕傷心搔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惻周之詩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爲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而重有感也夫○豐城朱氏曰周之王業公劉拓之于邠太王創造之于岐文王光大之于豐武王成就之于鎬皆在西都八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之人民也爲子孫者當以永守之而不失今乃無故舉八百里舊都棄之而卒安于東平王亦可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而且憂之怨之豈容付之于無可奈何而已謂宜請于平王泣血稽顙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光復舊物諸侯見王之有志孰不奔走而服從當是時晉之秦和鄭之掘突既皆王室之勳舊齊藩太

公之故基曾承周公之遺烈衛武與叔之風烈亦足以左右王室苟有宣王中興之志則侯國之平兵卽吾之平兵侯國之財賦卽吾之財賦也而王自棄之爲之臣者又寂無一人以憂宗周其偷安忍恥頹惰委靡豈得王之罪是亦群臣之罪也悠悠周轍之不振有由然矣○平王無自强之志大夫無責難之恭偷安姑息爰致列侯政教號令于天下是亦黍離之役徒增雅亡之一悲也春秋安得而不作哉○宋高宗南渡以杭作汴偏安一隅苟延歲月尚黍之和議賤岳之恢復聽入陵之禾黍憑胡馬之蹂躪周平宋高如同一轍

君子于役章

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全旨通詩二章以思字作主首章言久役因感物而嘆其難已于思下章言久役因感物而致其深切于思二章一意但下章思之加切耳各中三句是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唯兩嫺君子于役及雞栖三句不變似是寬閑語正是寫情獨至處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黎反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叶陵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叶新齋反

賦也君子婦人目其夫之辭鑿牆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于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塒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合參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若謂丈夫生而以身爲國豈顧問哉第生離之恨人誰堪之所幸往有定向歸有定期猶得指日以待稍自寬耳今君子于役矣愁且歸于歲暮恐其雨下日出于將救其返還之期而猶虞其不曾也孰意其期亦不知乎且今亦何所至哉既使歸者之愉已遂任咫尺而吾居者之念祗疑在千里意不知于何方稅駕也且天下之物且而出者無有不暮而歸守時而動者雞也而彼望塒而棲止矣且出于山者牛羊也而日夕則群然下來矣雞之棲塒吾知其棲之期牛羊之下來吾知其來之期而君子于役乃不知其期而曷至也別時何易見時何難吾聞人之感慨深矣雖欲勿思如之何而勿思也哉

析講此章首三句是思君子之久役下卽物而嘆之以見其不能不思也首三句未及言思而思之在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曷字相應言歸期不可知遲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說得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豈如復有家中日常棲止之物如期到所而雞向塒棲之時日則已暮牛羊亦以此時下來明明見有出門有入有旦卽有暮而欲付萍踪浪迹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矣雞棲三句不過與起末二句非以牛羊之歸引君子之不歸也日之夕矣稽

居人云丹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慨夫雞棲于塒則日之夕日已夕則牛羊下來矣蓋中一句關上下句也如之何卽應首三句云期焉不知其期出焉不知所至使我如之何不思哉慶源輔氏曰知其歸期則知其所止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皆不知如之何勿思○埤雅云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音括叶戶劣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音聒叶古劣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巨列反

賦也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于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

合參且昔于役之始君子亦嘗告我曰近則以日爲期遠則以月爲期耳不意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寡獨煢遺之久就今而計其歸期亦未知何時可以來會也彼待陽而鳴者雞也而或鑿桀而欵翼矣且升于阜者牛羊也而日夕則

群然下括矣是則耆莖之微尚知出入之度而君子于役乃不日不月而來括也今固未敢遽必其歸亦庶幾苟而得食而免于飢渴而得飲而免于渴征人無恙于予心亦少慰矣不然遠托異國既多歲時之苦而又重以飢渴之切身吾其何以爲情也哉夫極憂思之切而無怨懟之詞亦可謂得性情之正矣上之人何爲使之至是耶

〔析講〕此章上三句是念其久役下即物而致其思之切也不日不月以前之巳往者言曷其有佸以後之方來者言俱以時說上先羊而後牛欲其歸之先後也此先牛而後羊順其類之大小也幸無飢渴則後歸有期苟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萬里之外以身爲本苟得免于飢渴庶幾稍以自慰奈行役之中有誰其飲食之風人非以此自幸亦非以此自解眞可謂百爾所思〔莊素崔曰〕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沉迴綿邈不能自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與其生還思益深矣○鍾伯敬曰不知德行深得妙苟無飢渴淺得妙然愈淺愈深○史記云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可見邊疆飢渴勢所難免征婦安得不思及于此○〔黃太穉文云〕夫子以歸望君子耶豈以一食望君子耶就使飽食天涯何如在家相對飢耶在家當不復苦飢然相對而飢吾寧也業不得相對而飢則猶與其無飢也不則或苟無飢也余以歸望君子耶亦豈以一飲望君子耶就使適飲他鄉何如在家相對渴耶在家當不復慮渴然相對而渴吾寧也業不得相對而渴則猶與其無渴也否則或苟無渴也苟無二字可謂窮其百態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役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詛何也不如是無以體群臣也本于推己及物之恕發而爲序情閔勞之仁豈有無期度乎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義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西周之世大夫非無所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爲盛典何龍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君子陽陽

〔傳〕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序〕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全旨〕通詩二章總是美其自得而樂樂以爲樂也須以樂字爲主上下章一意但上章是自得而舉樂聲以爲樂下章是自得而舉樂容以爲樂忘勞安貧是朱子想像意婦人口中只閒閒敘過並不須說說即稱興○兩章將樂字結句寔從陽陽陶陶興起一氣直下陽陽陶陶通是得之心而形之貌者若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要見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音止且音疽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房也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美之皆可謂賢矣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更宜詳之

合參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若謂夫人久奔馳于飢渴之後旋困頓于貧窶之餘有關約耿之鬱而不知淋漓之樂縱聯妻孥之聚而不知歡欣之何從者此其胸次爲何如哉若我君子則不然方君子之行役而歸也世途欣

戚之態毫不入乎胸中而人生得喪之常直可付之外物矣見其陽陽然安舒而自若矣于是左則執夫簧焉悠然和平之聲也右則招我由房焉恕乎靜好之意也斯時也寧知昔日之勞于奔走寧知今日之勞于人事也去其戀色與矜氣而汪洋自恣其樂爲何如哉

君子陶陶左執翿音桃右招我由敖音翺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合參且君子之行役而歸也第見其陶陶然和樂而自適矣于是左則執夫翿焉暢其舞蹈之真天也右則招我由敖焉翺乎唱隨之共適也斯時也烏知身甫脫于奔走之後烏知身猶侷于貧賤之中也釋其悲天與憫人而靜觀自得其樂爲何如哉較之娛情聲色之聯弄姿房幃之內其人賢不肖相去不誠遠哉

析講四句各一氣說下不必斷陽陽陶陶亦無大異皆主貌言陽陽者志意

之自得也凡夫失志者其氣餒曰得志便有志得意滿揚眉吐氣之象陶陶者和樂而自適也凡人不和樂者其心戚曰和樂便有心曠神怡手舞足蹈氣象房在中室之房人出入處也作樂即在于此舞位非是別設舞位蓋所舞之地即是也其樂只且只就作樂上咏嘆之與首句相應不在重與室家相樂亦不必說有生全之慶恐不見得安貧忘勞之意須知貧賤是君子之泰有非一日驟得者○姜蔚園曰房小寢也由房入奏房中之樂于小寢也敖舞位記所謂綴兆是也其說純佳若從朱註則閨闥之中無端而執簧執翿由房由敖殊亦無謂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章

傳刺仍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是與其念室家而往戍下是言其思念室家之情也以戍申作主上下皆是怨詞亦皆是思不可分上爲怨下爲思也本意謂畿內之民不宜遠戍而申又非所當戍故以遣戍怨王而語意却含蓄不露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叶胡威反哉懷哉曷月予還音旋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合參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若謂吾人自謂幸而生畿甸室家可相保也即不幸而役邊陲歸期亦可必也而今顧有不然者彼悠揚之水可以流薪者而不能流一束之薪況我今日

以畿內之民奉王命而爲戍申之舉而彼其之子不得與我同戍申焉在彼則滯于鄉井而音問之莫通在我則羈于驛陪而奮飛之不得每一念至懷哉懷哉誠不能以自已也悵望天涯不知戍申之役何時而已使予得以旋歸而遂室家之願乎真有叩閽而無從者矣

析講此章以揚水緩弱不流束薪與室家不與己同戍此乃興之無取義者特取之不二字相應耳要知天下決無婦人同戍之理只怨己之不當戍君命不宜遣戍而至于申之不必戍其前詠之不宜同戍又在言外而寓含此意怨室家寔怨王也蓋申侯以犬戎弒平王之父義不共天人人共曉況畿內之民止供貢賦以衛王室豈有調遣之理此與祈父爪牙相類○麟士曰室家同役本無之事而反云然此立言之妙後代詞人所以莫及也○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畿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

合下二章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蒲愈輕矣而不能流愈弱之極也此解亦妙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卽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于申許也

合參且非獨戍申也揚之水則不能流束楚矣況我以天子之命而爲戍甫之行彼其之子則不與我戍甫矣夫以素所聚歡者一旦而天各一方懷哉懷哉殆不能以自釋矣不知戍甫之役何時而已使我得歸而遂于室家之願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古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爲箭者是也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合參且非獨戍甫也揚之水則不能流束蒲矣況我以王者之命而爲戍許之役彼其之子則不與我戍許矣夫以素所相保者今日而暌違兩地懷哉懷哉殆不能以自解矣不知戍許之役何時而已令予得還而遂吾室家之樂哉夫申侯弑君天下之賊也畿內之民天子之衛也思仇不辨而討賊之師反爲報德之舉其得罪于天與民也甚矣民之怨思不亦宜乎

析講上言戍申而此言戍甫戍許者非旣戍申而又戍甫戍許也想甫許與申地相近故因戍申之故而并戍之其實以戍申爲主也詩亦以其事勞輕重而序之先後如此孔氏謂甫許近申其寔不戍甫許恰像戍申卽并甫許亦可憐以無恐故兼言之孔疏平王母家申國唯應戍申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按竹書紀年幽王十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則以報讐戴者戍許理兼有之然其事荒忽可置不辯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又況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見矣嗚呼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啓中公曰揚之水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侯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三山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遣戍則同而美刺則異也○安成劉氏曰按小弁之詩皆爲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讐者皆自疇昔怨父一念之差所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于其傅與

有責焉

中谷有蓷章

傳京師飢民流而怨賦中谷

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全旨通詩皆是世亂感傷之詞以仳離二字爲主首二章是以仳離之故而婦于所遇末章是以仳離之故而安于所遇要見婦人之厚而無怨懟之詞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飢年之氣象憔悴無潤澤也暵其乾貧者先卒也暵其修則稍給者亦乏絕矣暵其濕則富者亦不免矣言物之暵者一節急一節言民之怨恨者亦一節深一節○一說三章皆是述悲怨之詞每末句皆悲其窮厄之意如何嗟及矣句亦只是窮困之極而無可奈何之詞耳無存安命意此亦有見

中谷有蓷（吐雷反）暵（呼旦反）其乾矣有女仳（音痞）離嘅其嘆（音灘）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蓷鵻也葉似萑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暵燥仳別也嘅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辭也
合參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自述其悲歎之詞若謂世治而室家相保者人之常也世亂而室家相棄者時之變也是故雨露盛則草木滋生計慳則室家離而今何可得哉彼中谷之內有蓷生焉旱暵為災不得以遂其發榮之性吾見其生于乾燥之地者暵然而有枯槁之象矣況我當飢饉之時而有女仳離之苦情好隔于一時而睽違切于兩地寧不嘅然而發嘆乎然我之嘅然而嘆者特以天時弗順饑饉荐臻遇斯人所處方在艱難之地雖有婉變之情而勢不能以相顧則其不能為妻子謀者亦情之無可奈何耳不然我固不忍于去彼也而彼亦安忍棄予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其見棄自傷之情下是嘆其不得已之故也興至四句止下二章同凡旱必高地之物先自萎死故從乾處說起乾者暵暵修而長茂者亦暵生于濕者亦暵其旱勢漸以極矣此立言之有序也仳離相拋棄也遇人遇字重看見出不得已非情愛之薄也蓋飢饉荐臻飢寒不免雖自謀且不給何暇為妻子謀哉○有女仳離不及男者男皆散而之四方無復存也

中谷有蓷暵其修（叶式竹反）矣有女仳離條其歗（叶息六反）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修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修也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于歎矣淑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合參向使爾雲既雨山澤猶其流兒豈不猶有望乎而今則旱者漸旱也哉中谷有蓷不特乾者為然雖其修然而長大者亦枯槁于燥烈之餘而暵其修矣況夫有女仳離此日之相違其勢已何時之相見無期亦不激于衷也則條然而歗以舒憤懣之氣矣然我之條其歗者誠非不之遇傷也特以人之所處方在于不善之地而我之所值適當其不善之遇則情雖有所不忍而力固不能相及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窮之甚也
合參抑使水氣潛蒸百草為之英鬱豈不猶可幸乎而今則旱者益旱也彼中谷有蓷又不特修者為然雖産于下濕之地者亦憔悴于旱暵之中矣況夫有女仳離彼此兩離予暌違而形影獨坏于自憐情之感于中也則啜焉而泣以極傷悲之情矣然我之啜其泣者誠非涕之無從也艱難之遇已非人力之所能為不淑之遭有非人為之所能挽事已至此雖號哭亦無及也其將奈之何哉夫此詩固可以見婦人之厚而周之政荒民散亦于此可覩矣為人上者慎毋使民至是哉

析講此二章意與首章同上既其歎猶有聲至于條其歗則蹙口出而聲亦微矣至于啜其泣乃所謂吞聲飲淚者歗則悲至于恨故曰不止于嘆泣則痛入于心則又不止于歗不淑非指人之不善蓋以凶荒為不善之事亦艱難之意也何嗟及矣兼上艱難不淑二意而言一說草草憂生之人計無復之是困極無可奈何之詠不必泥作安命詠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于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

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周之政荒民散而將無以爲國於此亦可見矣○曹粹中曰古之王者於民也必及其後也恤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救其生也則民不聊其生矣中谷有蓷之民不聊生之甚者也此可以觀周治之替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賑窮恤貧之典小行人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使其後世常如今之盛時豈有相棄而相怨如此詩者乎故采詩亦以觀民風也而序以爲閔周有由矣

兔爰章

傳 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

序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無非衰亂以道其哀傷也當以逢此句爲主夫詠實人主之大柄刑罰不中則諸侯由以背畔而四國騷然矣君子所以不樂其生也

諸侯背畔由小人所致觀傳小人致亂何可見或謂小人即指諸侯此呂氏之誤小人倖免忠直受禍安得而不哀傷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叶吾禾反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吪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憂也尚庶幾也吪動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比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爲此詩者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兔爰興無爲以雉離與百罹也下章放此

合參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若謂君子小人之消長無關于世道之盛衰吾觀今日之事大有可慨者矣彼張羅本以取兔今有兔爰爰以狡而得脫而雉以耿介乃反罹于羅然則小人致亂而以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何以異是此小人所以得志而天下日多事也追昔我生之初雖未睹先王全盛之治但王澤未泯典刑猶存忠直者受上賞巧詐者蒙顯戮天下尚治平無事也夫何我生之後政教荒令之施不及慶賞黜陟之典不明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乃逢時之多難而百罹之叢集如此哀我于此時欲爲巧詐難以逃天下之議欲爲忠直無以免今日之禍動輒得咎無可奈何則但庶幾寐而不動以死耳蓋雖生無以自立固不若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爲快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音孚叶步廟反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叶一笑反尚寐無覺音教叶居笑反

比也罦覆車也可以掩兔造亦爲也覺寤也

合參 彼設罦所以掩兔今有兔爰爰而雉罹于罦則殊出意外矣然則禍幸

免于小人而獨遭于君子何以異是世道之可憂不已甚乎慨昔我生之初天下尚無所造作之變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憂叢集如此則將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永無覺焉付理亂于不知之爲得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音衝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施羅于車上也庸用聰聞也無所聞則亦死耳

合參 彼施罿所以待兔今有兔爰爰而雉罹于罿則殊非所計矣然則禍獨罹于小人而反及于君子何以異是世道之可憂不益甚乎溯昔我生之初天下尚恬然而無所用其憂也夫何我生之後乃逢此百凶叢集如此則將如之何哉但庶幾一寐而永無聞焉使天下之繽紛不入吾耳之爲愈也嗟乎世道之變至使人不樂其生可爲長太息矣吾不知上之人何爲令人至是耶

析講 各章首二句比君子得禍而小人獨免下皆嘆其所遇而不樂其生也

周禮六藝上執雉蓋取其守介而必不失節也天下有一人焉使貪而愚之
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殃故小人以役計而飛君子以默直而危首二句直
見當時賢否混淆刑賞錯亂多難畢聚已自了然在目矣我生之初只是周
未東遷以前時不可即就文武成康時說無為指小人不得逞其欲而君子尚
安于無事也嵣山云無為還是諸侯不背叛而君子在朝小人在野之意若
說多指君子小人而遺諸侯則不見多難意此甚有見韓退之曰無為謂無
事以刑罰得中而言刑罰中則小人不敢肆志而天下晏然無事造者造端
如羅織之謂庸者用意如旋出入之謂百罹不啻指雉兔二句凡反常逆理
之事皆是百憂言凶所關者大不止禍之及已尚寐無吪如云安得中山千
日酒酩然直到太平時庶幾憂亂不關于心而太平有望耳無覺付天下事
于不知也無聰付天下事于不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按左傳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率師取溫之麥秋

又取成周之禾于是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諸侯背叛也繻葛之戰射
中王肩是王師敗傷也茲何時也而君子肯樂生也慨然而想我周之盛
時可以知周人望治之心矣李耿碧曰君子忠而受禍雖亦猶生小人
貽嗤罵于千秋君子留芳名于史冊廟食享祀與天壤俱不朽為小人巧
詐而紙是以叢其怨揚其醜耳後兔之奸宄其俛首三思之

葛藟

傳 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序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全旨 通詩是極嘆已之窮無與憂依人之苦責人意輕當以莫我句為主即物
之得所托與人之失所依也坑註今乃字與則其字若相照應且終遠兄弟
四句皆是失所依而窮之甚意詳作興至末為當舊說興至四句止上二句
比下二句賦末二句言人不肯親乎已亦說得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音虎終遠去聲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五反

興也縣縣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滸。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言縣縣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
人為已父已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合參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若謂人生
以聚族為幸苟值世道衰微而不免于離散則去國懷鄉已不勝其感矣而
況乎竟至于失所耶彼縣縣之葛藟在河之滸是依河以為生尚得分其餘
潤也夫物則亦有所托矣況我也當此喪亂窮困之秋乃終遠我兄弟離散
一方而謂他人為已父夫謂他人為父固宜有哀其窮而收之者奈何我雖
謂彼為父而彼不以子視我飢寒疾苦曾無相恤之義而一顧念焉其窮而
無托也甚矣寧不大失所望哉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音俟叶矣始二音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滿彼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叶羽已反

興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

合參 彼縣縣葛藟在河之涘是一物之微尚有所依如此況我也終遠兄弟
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為已母夫謂他人為母固宜有少加矜恤者奈何我雖
謂為母而彼亦不以子視我恝然不以我為有也其窮而無依不亦甚乎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音脣終遠兄弟謂他人昆叶古勻反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叶微勻反

興也夷上洒下曰漘漘之為言脣也昆兄也聞相聞也

合參 彼縣縣葛藟在河之漘是一物之微尚遂其生如此況我也終遠兄弟
流離失所而謂他人為已昆夫謂他人為昆固宜有少加親愛者奈何我雖
謂彼為昆而彼亦不以弟視我漠然若付之罔聞也其勞而失所不亦極乎
夫君者民之父母也民者吾之同胞也君不能子民使民悼能而望救于人
世道之衰大可見矣為人上者顧可使人之至此耶

析講與以綿綿終遠字相應蓋綿綿是長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謂他人父等語只流離顛沛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保而煢然依托于人非必直以彼爲父母也顧者乃顧盼之顧有者識有也常記而不忘也莫我有猶云視之若無莫我聞視已之窮困漠然不相聞也意可與共患難者惟區區此人心也乃使之流離失所若此亦未知民爲邦本乎○黃幼玄曰依人之難千古同慨

葛藟三章章六句○沈仲容曰人所惡莫如死而兎爰曰尚寐無覺人所尊莫如父而此云謂他人父禍亂之兆一至于此周道不可挽矣

采葛章

傳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序 采葛懼讒也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各首一句是賦采物之事下是道思念之情以不見二字爲骨緊接其不見之情有一步深一步意

彼采葛諧叶居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

合參 此淫奔者之詞也若謂凡人歡聚之日偏嫌其短而相思之日倍覺其長吾于今日能忘情于彼人乎是故葛可以爲絺綌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葛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葛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深有如三月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葛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耶

彼采蕭叶疏鳩反**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蕭荻也白葉莖麤科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曰三秋則不止三月矣

合參 蕭可以供祭祀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蕭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蕭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深有如三秋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蕭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哉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與叶**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故采之曰三歲則不止三秋矣

合參 艾可以療病者也吾心所思之人每欲與我而相合則托爲采艾之行焉斯人也采在艾而意在我也我也心誠愛之苟一日而不見則吾思念之深有如三歲之久矣安得彼也終日采艾而遂我常常而見之願耶吁愛其人而思之切如此觀此者可以惕然于心矣

析講 各章首句但指所需之人而言觀彼字可見采葛采蕭采艾俱是托以求其所私意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此特言三物采取之由不于此取義也葛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

年之久爲佳故下承三歲曰三秋則不止三月曰三歲則又不止三秋愈覺其久之甚也此在情之轉深上說若以日月論則不止二字有礙蓋三秋卽孟仲季三月也蘇士玉云三秋亦可作三月亦可作三歲既三秋不止于三月矣又曰三歲不止于三秋未免恐只是變文叶韻耳劉上玉云若三秋作九箇月說則三歲不止三秋亦無礙也聊爲翁意或如此

采葛三章章三句○序云采葛懼讒也蓋喻君子出而有爲而讒曰中人朝不保夕故雖暫違一日而其心皇皇恐懼卽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久也唐人詩云莫道兩京無遠地春明門外卽天涯正此意○一說彼謂君也葛性善扳附蕭艾爲賤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罷近之也小人本好讒君又昵近之則前讒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御其間容不楚詞以蕭艾爲小人亦此意

大車章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全旨通詩前二章敘其心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今末章嘆其終有所附而自誓相從于後須以畏字作主上見其畏于一時下見其畏于終身一章畏子不敢其詞微二章畏子不奔其詞顯三章死則同穴其詞顯而確總見其革面而非革心也○上二章見其苟免而無恥末章見邪情之錮蔽而不開此當發淫者一段驚畏之意有聞大車之聲而儼于刀鋸覩毳衣之色而凛于斧鉞詩中庶幾二字正是其畏處夫政刑之嚴致令聆聞自凛生死隔絕不能遂其欲往之情亦可謂能齊之以刑者矣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淫奔者相命之辭也子大夫也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世變也

合參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若謂情愛之私固吾之所欲遂者然吾之所欲狥者私情也吾之所甚畏者公法也畏法則情不得而狥亦將奈之何哉惟我大夫所乘有大車也按轡而行則檻檻然嚴肅而馳驅之有聲矣所服有毳衣也章之于身則五色之皆備而青者如菼之鮮明矣我也聞其車見其服已有惴惴之心焉是故我之與爾情愛之深素結于平時非不爾思也但爾可懷也彼檻檻者如菼者良可畏也雖欲相從有所不敢爾不然亦何患之不遂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大夫車服聲容之盛下言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情也檻檻以所聞言毳衣以所見言一時威靈氣焰人不敢玩而覩之即此便有畏意故下承之曰我豈不爾思哉止爲此乘大車服毳衣者爲可畏耳畏其威其車服只平素備其政刑故聞其車馬如聞大夫之號令見其服色如見大夫之威嚴而不敢犯耳但詩自含蓄不可露出政刑字面曰畏子不敢其義者固在也所以斜也○毳衣子男之衣也天子之大夫四命服視子男鄭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

大車啍啍吐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

合參然大夫所乘之車不特檻檻也又啍啍然其行之重遲矣章身之毳衣不特如菼也又如璊然其色之赤矣我也望此車而觀此物已有惴惴之心矣與爾往來有日豈不爾思也哉但畏彼啍啍者如璊者雖欲奔以快吾之情而勢有所不敢耳不然何地之可阻哉

析講此章首二句與上同意啍啍以車行之安重舒遲言勿依上章作聲看如璊謂赤色之鮮明也不可作溫潤解五色皆備特取其一而言耳此章落出奔字曰畏子不奔其奔之心自在也不敢之詞微不奔之詞顯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叶戶橘反**謂予不信有如皦**音皎**日**

賦也穀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詞也

合參然雖法能制我而情則不能斷也故我之生不得與子相奔而居則異室但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與子合葬于同穴以畢此念也若此者皆予由衷之言也使以予言爲不信特出于一時之感發而非肺腑之真情則有如皎日在上可以鑒予衷也予言豈不信者哉夫大夫之政刑能使人畏之如此亦可謂賢矣然徒制其情于今猶未忘其情于後是革面而非革心也視二南之有恥且格者爲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不死歸重下句此正不能忘情于後處同穴亦自誓其[illegible]耳皦日亦自誓其言之由衷非誓其言之必踐也不然[illegible]且皆死矣又誰爲合葬講毋有身死之後刑政不能及[illegible]信非謂不信巳之言也謂巳之言不出于中心則日必誓之蓋以日爲証所以表其言之信也猶云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蓋身不棄而心終不忘耳也○註庶幾得而巳仍是其意

大車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淫奔之游女端莊靜一人見而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以爲二南之化也豈至于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可以徵世變矣○哀猶如黍離可以爲忠矣以刑政治民如大車亦庶幾乎有能者此東都大夫之僅見者乎

丘中有麻三章

得留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序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總是疑而望之之詩一章望其來就乎巳二章望其就食于巳三章望其相贈于巳願望之意以漸而深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搶音**其來施施**叶蛇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爲布者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合參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而作此若謂夫人之情愛之也深則望之也切吾于所愛之人誠不能不致其望矣彼子嗟者吾之所私而望其來者也今何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麻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彼固留矣而我之望終不已也安得子嗟辭彼之留施施而來以慰我之心乎不然留子者得矣其如吾心何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合參彼子國者吾之所私而欲其來者也今胡其久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麥之地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乎然彼固留矣而我之望之終弗忘也安得子國辭彼之留來就食于我以釋吾之疑乎不然子之留棄矣其如吾情何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獎里反**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里反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巳也

合參夫子嗟可以來也子國可以來也而今俱不來意者丘中有李之處有以留爾而不得來矣然雖留汝矣而我之望子猶甚殷也安得惠然肯來而貽我佩玖以遂吾仰望之懷乎不然雖謂爾他無所私吾弗信也夫觀其望之之切既無愧恥之萌而觀其疑之之詞又可見當時淫奔者之衆矣風俗之惡一至于此可勝慨哉

析講三章各首二句是疑之隱下是望之來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言之惟其詞出于疑故所指無定處末章註明說之子并指二人當必是實不必謂子嗟子國特變文叶韻也○註內復有二字正是婦人疑情安得二字又是婦人切念描寫之工若此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按禮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吳有貞姬吳王且不可以金璧賄而從之丘中有麻顯然言其所私而又望人以佩玖之貽何哉易所謂見金夫而不有其躬之謂也淫媟無恥極矣噫視大車之風則又遠矣豈刑罰有時而窮抑江河之日趨也

按古註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蓋指留大夫之子子嗟者而麻麥盈疇則其教民農桑所致也將其來食卽有杕杜噬肯適我曷飲食之之意此詩敘于周末之後正見文武成康餘澤未泯善讀詩者當以意會矣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罔無怨懟激訐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詞尤爲和平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于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是也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按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同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容題王畿幽王之難友寄帑于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是鄭之始封也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爲司徒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即位以姜氏命立段于京謂之京城大叔叔多行不義以自斃桓武莊世爲周卿士

六世而文公將失道清人與刺鄭之危若綴旒焉蓋鄭之享國自桓迄繻凡二十二君而詩之所載唯桓武莊文四君顧再傳以後日趨于亂如此則風之浪蕩也豈無其自哉中如羔羊之大夫雞鳴之夫婦信可謂不移于俗而能存鄭武之教者耳卒爲韓哀侯所滅○程子曰鄭畿內之諸侯也王變則鄭亦變故以鄭次王○朱善儀曰鄭詩二十一篇始武莊終定怨皆國事也其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詞而宋儒槩稱放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淫聲目之矣

緇衣章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

序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重德稱其服上以宜字好字蓆字爲主總是反覆專美武公而推本于桓公者見世德在人而感被者不能忘也作文不必兼重桓公○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說詩者不添出德字爲妙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叶古玩反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緇黑色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也宜稱改更適之館舍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敝則我將爲子更爲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粲言好之無已也

合參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若謂德感之于人甚矣哉上之人有一德以及民民猶永懷而深佩之而況我公奕世載德大有惠于我人也乎是故鄉士之有緇衣分也而苟德之不稱吾未見其宜也今觀我公之緇衣則其宜矣以華其躬而無不衷之誚以適其體而

有至德之光吾固深幸其宜而吾尤不忍其敝也敝則爲子更爲之乎是非衣裳之在笥者不足以供而欲法服之常新者則深以爲願也而吾之情固不以一改衣而遂已者子有館也願言適之夫何候盈庭豈曰無人而必子適哉第見親就闕而得以接濟光于左右則鼎依彌切亦愈于宮牆之外望云耳而吾之情猶不以一適館而遂已者迨夫還也又將以粲授之夫甘旨盈庭豈曰無粲而必子授哉第一餽納間而得以寓款誠于階進則式食庶幾亦愈于飲食之無從云耳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早反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合參然緇衣不惟宜也而且好焉深有得于文身之吉矣使其或敝我當爲子改造焉而情有不盡于改衣者且將適子之館以親之既還而又授子之餐以食之蓋惟覺善意之無窮而不嫌夫禮之爲數矣

緇衣之蓆兮[叶祥龠反]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蓆大也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合參緇衣不惟好也而且蓆既深有得于寬平之象矣使其或敝我當爲子改作之爲而情有不容于更衣者且將適子之館以炙之旣還而又授子之粲以享之蓋惟討吾情之無盡而不問事之爲煩矣思報德而不知所爲報故但于服御館穀致吾一念之誠欲用情而不知所爲情故謹于衣食居處見吾中心之好若夫衣改矣館適矣粲授矣而情終不可盡焉吾又如子何哉吁周人之于司徒亦可謂好賢之至矣

析講善于其職即是德須提起在緇衣論方山云好意每章句句皆有不可以首句爲德稱其服而下始爲好也且首二句相連不可分斷宜字重不外善職意然只虛虛說個德稱其服便了改其衣衣之也適其館親之也授粲食之也總是假此以致其好德之情非司徒有待于是也玩敝字又字有蓆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粲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好以美盛言德與服稱自見其服之美好蓆是借用字人到蓆上何等寬舒何等安閑蓋服與德相稱則俯仰無愧綽然開大矣○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卿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食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凡諸侯入爲卿士皆授館于王室還是周人適館而還也孔氏曰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所謂館也○設館授粲總寫其愛慕無已之情非必登堂予履其地挈植而獻之盤粲也東漢劉寵徵爲將作大匠若耶父老人賫百錢以送之亦彷彿此意若後世則見大吏若尚爵畏官長若伴虎縱逢之而不能況云適館奉之金帛而不足饜其心尚敢授餐乎○辨上云敝字還宜要斷最是此正詩家捐腹何之祕○子瞻旣醉備五福論曰詩者不可以言語

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冕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既欲改衣又欲適館又欲授餐爲之而若不能效即效矣猶若未盡故曰好賢如緇衣○此詩據左傳必美武公而作蓋桓公之死已在幽王被殺時此詩作于東都其爲武公明矣柄中兼桓公言者見武公之能繼也說詩宜得此意桓公入王朝爲司徒善于其職而武公爲司徒于東都亦善于其職故周人愛之也○犬戎之變父死其難東都之遷于定其邦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假令鄭人世守弗失則緇衣之美豈獨專于桓武乎惜自是而後一傳莊公而有繻葛之戰再傳昭公而有公子突之難在祖父則世濟其美在孫子則世濟其凶鄭之不振有由然矣○平王乃申所出武公娶于申以婚姻之故迎王于申立之平王德其立己之功故使之世于其職也春秋責備賢者則桓之陰謀取國武之婚于逆篡不無慙德周人愛之特以其善于司徒之職耳然其子莊公不肖弗惟有克段于鄢之惡而繻葛之戰射王中肩罪莫大焉周人遂畀虢公政而緇衣之意替矣傳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武公之謂也○時論詩之有緇衣也所以見周鄭之交好而春秋書戰於繻葛又以見周鄭之交惡其功罪不可不明也則吾於緇衣之好賢而益深爲善不終之懼矣

將仲子章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焉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無淺深是婉言以拒人皆見其有所畏而不敢輕身以縱

寺井畏禮義只怕人議論耳若知畏義安得謂淫奔之詞

將(音鏘)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音哲)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叶滿彼反)仲可懷(叶胡威反)也父母之言亦可畏(叶於非反)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粗而白色理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詞

合參此淫奔者之詞若謂不容已者一人之私情不可犯者天下之公議使情遂矣而人不得議吾後斯善也而就如有不盡如吾意者是故里者我之所居杞者我之所有也將仲子兮其尚知所退避無踰我之里無折我之樹杞可也夫杞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愛而故拒子之折哉但以吾之父母在焉使妾有所挫折必將為父母之所譴怒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為耳然則仲之于我情愛之深良可懷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敢蕩然無忌而徇子之私耶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叶虛陽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牆下以桑

合參將仲子兮無踰我之牆無折我之樹桑可也夫桑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惜而故拒子之折哉但以我之諸兄在焉使妾有所摧折必將為諸兄之所責備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為耳然則仲之于我繾綣之情良可懷而諸兄之言亦可畏也敢漫然自恣而逞子之意耶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叶徒沿反)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強韌可為車

合參將仲子兮無踰我之園無折我之樹檀可也夫檀乃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吝而故拒子之折哉但外有多言之人在焉使妾有所擧動必將為人之所訾議我誠畏乎此而不敢為耳然則仲之於我眷戀之私良可懷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敢徑行直遂而縱子之欲耶吁此女猶知畏忌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

析講此詩雖為淫奔之詞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于蕩然而無忌也玩其詞宛然無使尨也吠之意故列于鄭風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也無踰我里二句順說此等皆假托之詞杞即里域之杞也桑即牆下之桑也檀即園內之檀也由踰里而牆而園仲之來也以漸而近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女之畏也以漸而遠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小序以為刺莊公也詩故云莊公志在除段欲其積惡後動鄭人已知之審矣故托為公拒祭仲之詞無踰我里無謀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無戕殺我兄弟也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矣仲可懷三句則拳拳于段而不能已于姜氏者可見矣至于畏兄畏人之多言則又迫于宗族國人之議論耳豈真愛段哉○外傳亦曰仲子指祭仲叔段失道而公弗制且與祭仲謀欲待而殺之故詩人反其意若祭仲有請而公拒之辭○子思取衣錦尚絅乃斷章取義耳丰四章悔其不與偕行而歸其與桑中溱洧皆淫奔詩但中間詩語稱士稱女稱伯稱叔稱予未必為本人作或當時詩人作詩譏刺形容其情狀如此以為戒耳惟有將仲子于我里圍牆且不許其踰杞桑檀樹且不許其折而畏父母諸兄及人之多言可謂絕之至矣是即大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是為敍蕃詩人之詞微婉温柔敦厚而其意極類如此非若後人作詩便直說到底也餘皆宜以此意觀之嗟夫學詩之難也

叔于田章

傳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序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全旨 通詩俱是托言以致誇美之辭。各章美字將說多材仁好武上帶言看來，美字當以林藝送歸，而仁好武各根本說。居人無滿服馬上發意，段字不可入詩人口氣，只以公叔還他，要知是私黨之言，不可把段太說好。○要曾閱人喜段之與巳勝，沾沾誇美之意，而段輕僄浮蕩意態，亦即于所美處見之。

叔于田田叶地因反**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田，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若無人耳。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辭也。

合參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若謂我叔以介弟之親，蘇京城之肯在乎巷也，固巷之所依以為重者也。方其有事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焉。夫一巷之中，聚族而處者何限，非㝎無居人也，但不如叔也。多材多藝，信然美矣；且和厚以與人，推恩以逮下，又若是其仁焉，乃居人中之特異也。是所居者多，而克仁者寡，是以若無居人焉耳。

叔于狩狩叶始九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冬獵曰狩。

合參 我叔出而于狩也，所居之巷若無飲酒焉，非真無飲酒也，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然美矣；且歡欣流連，情意浹洽，何好如之。是飲酒雖人之所同，而善飲則叔之所獨，謂之曰巷無飲酒，豈過情哉。

叔適野野叶上與反**巷無服馬**馬叶滿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合參 我叔出而適野也，所居之巷若無服馬焉，非真無服馬也，但不如叔之多才多藝，信然美矣；且雄控有力，諧和中節，何武如之。是服馬者亦不少，而

能嫺者惟一人，謂之曰巷無服馬，豈溢美哉。夫叔不義而為衆所說如此，是知其所以稱美者，正段之所以貫禍也歟。

析講 各章首二句，言叔有所往而巷無人，下是言其所以無人也。里塗曰巷。緇巷，細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翼之，乃出居閭巷，雜氏伍而為飲酒服馬之事，如此其詭上行私可知矣。且飲酒服馬，豈其公子所為，左傳所謂多行不義也。于其與衆混處見其仁，仁者和易愛人，煦嫗周恤也。于其與衆飲酒見其好，好者歡酣款洽之意。于其與衆服馬見其武，武者御能善控馳驅也。○玩此詩如今之貴族，輕蕩于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與河朔之人稱安史為聖同類。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左氏：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姜氏為之請于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大叔不度，將襲鄭，公及子封伐京，京叛大叔，段入于鄢。按此則所謂得衆與悅之者，乃私黨之輩，非通國之人愛之也。

大叔于田章

傳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序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全旨 通詩總是詳其田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以卜田為主。首章是方獵時事，言其才勇兼全，而恐其有所傷。次章是正田獵時事，言其馬與射御之善，而喜其無傷。末章是罷獵時事，言其馬與射從容整暇，而喜其無傷。每章皆有多材好勇意，不可分看，然意亦不平。當以叔于田一句提起，不可與在藪對看，蓋因田而在藪也。

叔于田。乘乘馬下乘去聲 馬叶滿補反**執轡如組**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藪素苟反 叶素口反**火烈具舉。襢裼暴虎**襢音但 裼音錫**獻于公所。將叔無狃**狃女久反**戒其傷女**女音汝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外兩馬曰驂如舞謂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藪澤也火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襢裼肉袒也暴空手搏獸也公莊公也狃習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狃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合參此亦美叔段之詞若曰大人抱一技者皆足以自表于世况我叔以身而備材勇之長則其可美當何如耶我叔之出而于田則駕田車而乘四馬矣但見御能使馬而執轡之緩急得宜有如組之柔馬得其御而兩驂之諧和中節有如舞之善即此善御已見多才之一矣迨夫叔在藪也焚田而射火烈則具舉矣斯時也以爲常獸不足舉利器不必挾雖猛獸如虎亦袒裼以徒搏之而獻所得于公庭焉夫衆方變色而莫之遑而叔之勇又如此豈不善哉然田事可能而不可習請叔無習其事可也一或習焉則射御之下未免蹈不測之災徒搏之餘未必無不虞之禍寧不恐傷女也叔其戒之哉

析講此章是將獵時事上八句美其材勇之全末二句則深欲叔之自愛也前叔于田叔自出田也此于田叔在鄭從公于田也觀獻于公所可見執轡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執轡而緩急得宜則和柔如組制驂而馳驅有法則中節如舞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于衡不得如舞此指驂說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火烈具舉所謂焚林而田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爲狩惟冬田乃用火若夫烈草以爲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之田皆然也○首四句誇其材中四句誇其勇然善御雖是材而非勇不能博虎雖是勇而非材弗克無狃二句總承上二意說無習此事事字還是田獵之事觀末章于田乘將畢而祝曰冀其無傷可見一說傷汝以暴虎來若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爲非而戒之兩說俱可用戒之亦是鄭人愛叔處然亦誇美中之長慮非遂戒之使勿爲也○劉上玉曰前章上四句驂服只言往田所乘之馬調御如此下磬控方說叔自御以射勿混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 杭音 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 音記 又良御 魚駕反 忌抑磬 音慶 控 口貢反 忌抑縱送忌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之上者爲上駕猶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抑者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鐍曰送

合參在我人固以傷女爲戒孰知我叔田事之精尤有可美者乎叔之出而于田所乘之四馬皆黃馬不惟齊其足而且齊其色矣兩服之在中者則材力壯健宜爲上駕之良兩驂之在外者則稍次服後有如鴈行之序以是馬而駕是車往彼藪澤之中則火焚以射而火烈熾然而具揚矣斯時也以言其射射則善焉以言其御御則良焉夫御莫難于磬控之兼備也叔也時乎騁馬以從禽則左逐之餘有以盡曲折之妙時乎止馬以待獸則拔轡之下有以昭制服之能一磬一控自出于如舞之外矣御之良也何如射莫難于縱送之皆善也叔也方夫引滿之餘舍拔而放莫有以合省括之度及夫既引之後覆鐍而送矢有以神命中之機一縱一送得夫巧力俱全之妙矣射之善也何如射御皆美寧非吾人之所快覩者耶

析講此章正獵時事上四句是從獵而見其馬之美下是方獵而見其藝之精上段是叙事歸重下四句乘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藪二句起善射意上襄者上駕之良馬鴈行者驂稍次于服馬之後如鴈行也在藪而火烈具揚雖與上章同然亦有辨上是方獵時事此是正獵時事末章具獵則獵畢時事則具舉與具揚具阜行文須有斟酌勿混叔善射忌二句空講下善于磬控見其御之善良于縱送見其射之善磬控縱送四字要分明磬者騁馬速行以從禽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得宜如磬形然也控是馬方奔逐適獸奮其前而欲射之則止其馬而馬即止不行随吾所制服也拔矢括

也即箭尾合弦處弓引滿則放矢括以㨎其弓拔同從即俗謂放箭也此、
稍也覆倒也弓滿時弓梢向內既放矢則以手放弓背勢傾倒其梢而指于
前以送矢故曰送要知騁時未始不控縱時未始不送之意不是二事須發揮操
縱疾徐惟意所適走括飛弦機發如神意勿區區訓釋四字亦不必謂能發
而不能控等語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叶補苟反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叶黃半反忌、
叔發罕叶虛旰反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弓音暢叶姑弘反忌、

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齊首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
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遲也發發矢也罕稀釋解也掤矢筩蓋春
秋傳作冰鬯弓囊也與韔同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亦喜其無傷
之詞也

合參 叔固能自免于傷矣孰知其終事之善又有可喜者叔之出而于田所

乘之馬則四馬皆鴇焉不惟尚其疾而且尚其文矣中之兩服馬也則齊首
而在前外之兩驂馬也則如手而在旁以是馬而駕是車在彼藪澤之中則
火焚以射而火烈以久而具盛矣斯時也田事將畢馬無事于馨控叔馬則
慢忌矣矢無事于縱送叔發則罕忌矣由是而矢不用也則釋掤以納矢于
小由是而弓不用也則以鬯而韔弓于內田事之畢而從容整暇又如此蓋
無傷敗之可虞矣不亦深可喜耶吁鄭人之愛叔可謂深矣惜乎妄為之驕
而不知叔之才勇自恃適所以自敗而速其亡也于鄢之克禍所從來矣

析講 此章是獵畢時事上四句美其四馬之附下喜其終事之暇也齊首如
手是兩服不退而後兩驂不進而前便有閑暇氣象只言驂服之齊制如此
不作善御看其中雖言盛然其勢比前稍異此畢獵時蓋極盛而將衰也叔
馬四句要在體態安詳上模寫慢忌善御而不窮于御也罕忌善射而不窮
于射也抑釋二句承上發罕來此言其田事已畢而從容整暇之氣度如此

從容整暇渾說不必分馬慢二句為從容下二句為整暇昔懼其或傷今喜
其無傷亦見首尾相應處黃幼元曰叔何有首章何但首章言戒其傷此言喜
其無傷可謂愛叔之至註用喜字極得光景馬遲發罕緩矢鬯弓言其從
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
見叔段洋洋之意矣不重在喜其無傷上○嚴氏曰用矢則舉掤而開箭既
用則納矢箭中釋下掤以覆箭○孔氏曰鬯弓言發弓而納諸鬯中發音韔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
曰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號而讀曰泰又加大
于首章失之矣○曹嵒雷曰看來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徒
作詩夸美亦不過媚于狎客從史游戲者不然且為曲沃武公矣看將叔
無狃戒其傷女及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淺深相去多少○大
叔命西鄙北鄙二于已又收二以為己邑至于廩延繕兵具卒將襲鄭公
伐京段出奔共此可以觀段之惡矣然莊公之處段者始則恣其所為終

則操之已蹙是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而因以剪之也故聖人錄二詩于
國風既以著叔段之惡著鄭伯克段于春秋復以甚莊公之罪其亦可以
為後世戒矣○小序云前後二詩皆刺莊公也莊公以手足之戚宜制之
使不納于邪一有弗馴之行當為垂涕泣以道之乃一則曰無庸將自及
再則曰厚將崩是段之恃才黨衆人以為必敗之徵公乃喜其為將決之
莊公之養亂至此是尚有人心乎哉故序曰刺莊公左氏曰刺失教六經
之指一也

清人章

傳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惡之賦清人

序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
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弗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

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不過歷道師衆無事游戲之意上二章言其游戲而不得歸末章陳其游戲之狀各章以首句爲主歸重翺翔逍遥旋抽作好上或以在彭在消在軸爲遷徙無常非也總爲師久不召進退兩難而姑游戲以自排遣都是言其無聊賴耳○須知是刺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刺文公者責文公不善將將也蓋游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游戲者則文公寔致之所謂自棄其師也

清人在彭叶普郎反**駟介旁旁**音崩叶補岡反**二矛重**平聲**英**叶於良反**河上乎翺翔**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于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翺翔游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游戲如此其勢必至于潰散而後已爾

合參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若謂不可假者將之權不可玩者師之律甚無容偏于忌而棄其師也若我鄭之師其責不有所歸乎惟彼清邑之人承大君之命而從王師之行今方在于河上之彭焉斯固以禦敵而來矣然而無敵之可禦也吾見駟馬之被甲者不用之以衝突也而惟旁旁然馳驅之不息二矛之在車者不用之以擊刺也而惟央央然重英之疊見是果何爲也哉但相與游戲于河上之彭而翺翔自適以爲樂而已夫兵而翺翔以處之其勢寧不至于潰散乎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音標**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合參 且是清邑之人奉君命之嚴而從中軍之令今方在于河上之消焉斯固以禦侮而行矣然而無侮之可禦也吾見被甲之四馬則驂服極一時之選而麃麃然其甚武焉在車之二矛則朱英當垂盡之時惟重喬之疊見焉又果何爲也哉但相與游戲于河上之消而逍遥自如以爲樂而已夫兵而逍遥以處之其勢有不至于潰散乎

析講 各章首句提起在彭等有爰居爰處無敵可禦意駟與矛相對馬以駕車而不以衝突旁旁自如矛不以刺敵重英自如馬既不用而日馳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皆虛設故事無聊賴景象馬以不戰鬬而武英以久懸而敝翺翔逍遥兼將卒言之游戲處是無聊不是自樂○重英而又重喬正見師之久留也游戲自樂須認東萊姑字意蓋此時此情進退兩難姑且如此以自排遣耳若云行枚勿事也銓鏑無患也則是凱旋氣象非無聊之謂矣

清人在軸叶音胄**駟介陶陶**叶徒候反**左旋右抽**叶敕救反**中軍作好**叶許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車之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車之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游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情深其詞危矣

合參 且是清邑之人在彼河上之軸蓋以君命之不可違而從大將以制敵于河上也然而外侮之不侵而在軸之既久以駟介則無事于控馭而陶陶以自適矣有在將車之左而御馬者亦無事于御馬也而惟旋車以爲樂有在將軍之右而擊刺者亦無事于擊刺也而惟抽刃以爲戲至于居車之中而爲左右之帥者不過安坐于車上而致飾于威儀之美從事于容好之修焉已耳安得振揮軍容以作左右之氣耶將帥在上之衆士卒無死之氣潰

散之勢不于此而可決哉夫衆一同之大機而投之于所惡之人委一國之
大衆而致之于潰散之地鄭非惟失御將之道而棄其師亦且失上游之險矣
貴安逃哉
析講在軸見師久也陶陶玩註樂而曰遨遊指乘駟介之人言左旋二句只
三平看左旋無執綏從難之志右抽無撫劍赴敵之勇作好則徒事修飾容
儀亦無出奇制勝之意師之潰也決矣或謂左旋右抽由惟隨中軍以作好
有謂左旋右軸由于中軍之作好皆非也蓋此詩責高克意不甚重故不必
歸重末句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事見春秋○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
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
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
而莫之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按閔公二年冬狄入衛

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使高克禦之師久不召克奔陳○
美專愚曰此詩責高克意輕須重在文公棄師上然此詩作于既散之後
而尚曰翱翔曰逍遙只作好猶若未散者然詩人微婉之詞云耳○按春
秋書鄭棄其師胡傳曰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
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
退在大夫然則高克不召自還可乎曰戰伐進退由于將帥若罷兵還必
須君命

羔裘三章

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序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全旨通詩三章各開說皆即其服之美而贊其德足以稱之也首章言德之貞
次章言德之剛三章言德之美俱以末句爲主其言裘亦各以順理成章與
毛順而美者稱蹈德不回與孔武有力者稱文采可觀英華發見則又與三
英之粲者稱須各就本章發意

羔裘如濡叶而朱而由二反洵直且侯叶洪姑洪鉤二反彼其音記之子舍音捨命不渝叶容朱容俞二反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洵信直順侯美也其語助辭舍處渝變也
○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
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辭然不知其所指也
合參此美其大夫之詞若詩以宣三德大夫職也是故以循理尚其順以立
朝尚其節以華國尚其文三者備而服用章矣吾于之子見之彼羔羊之皮
爲私居之裘其裘既如濡而潤澤其毛則順直而且美矣吾意服此者之難
乎似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守天命之恒而奉爲安處成敗聽于時數而
不撓者自如利鈍任其紛更而不亂者在我誰不服其自守之嚴也斯則順

理成章而與羔羊之毛順而美者相稱也徒服云乎哉
析講此章首二句即其所服之盛下著其順德之稱也如濡如字非衍言如
是乎潤澤也以羔之柔言直侯以毛之順言舍命不渝則順理成章正與毛
順而美相稱命是受于天之正理即仁義禮智是也舍如宅舍之舍非舍置
之舍也曰舍則自不得渝矣人惟僞寓其中便有變遷彼直恁之爲舍便是
安身住足之所而非得喪利害所能奪也不渝是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節
註言死生之際及又能字見得死生之際且爾則平時可知矣非專以處變
言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爲飾也孔甚也豹甚
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主也
合參彼羔羊之皮爲裘而以豹皮爲緣袖之飾既强立而孔武亦服猛而有

力矣吾意服此者之難于稱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知直道之存而與其
職守死義足以樹風聲而侃然正論之不屈屈乎足以拔流俗而毅然獨行
之不回誰不欽其事主之烈也斯則剛正自持而與豹之孔武有力者相稱
矣徒飾云乎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即其服飾之美下表其剛德之稱也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豹飾袪異于國君服色也孔武有力指豹飾說下二句方稱其人豹是孔武之獸而以豹爲飾故見其武不是形容羔裘之狀司直謂以正爲主也乃中立不倚不避權貴不邀寵利進不知遂迎退不知當擬危言危行主持直道之謂不崇指謗評及斷國人之是非上總見守正不阿正與孔武有力相稱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叶魚旰反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美稱

合參彼以羔羊爲裘晏然其鮮盛矣以三英爲飾粲然其光明矣吾兌服此者之難乎宜此也乃彼其之子而服此兼彥聖之姿而形諸動靜文章足以華國而秀出于等夷之中道德足以表民而聲垂于縉紳之列誰不仰爲邦家之光也則其文明之煥發不將與裘之晏粲者相爲炫耀也哉夫有服以爲身之章而又有德以爲服之稱若而人者允可以追緇衣之風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即其服飾之華下表其美德之稱也晏粲分明是兩樣然須于春秋時看方得情玩上二章便見三英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紽五緎五總皆所以英裘是謂之三英蘇士云羔羊果而英之以素絲是粲然光明也彥以德言兌養既粹人文宣朗足以潤色皇猷有積中形外光輝敷潤意故訓之彥勿因註士之美稱說到名譽上去此自其德業之不群而言見與晏粲之服稱也○以鄭之俗而斯人振之以鄭之陋而斯人新之固應挺然煥然如此二形字要看合上二章見真文章從真氣節出

羔裘三章章四句○豐城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徼倖而苟得而于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于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所以爲邦之彥也與○楊伯祥曰此爲鄭俗披靡欲得此一人以挽之所以揄揚不盡如子皮之好善公孫揮之美秀公孫僑之博學子大叔之寬洪皆一時良大夫也是詩所美無亦數子之流乎

遵大路章

傳 鄭人夫婦相棄賦大路

序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全旨 通詩二章一意以故字好字爲主而留戀深情在不寁二字上始言執袪既言執手始言不寁故猶假義以責之終言不寁好則猶不可以遽絕而與

情見矣是留之之意以漸而深然細玩故舊便是情好之人不必以義與情立說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叶起據反**兮無我惡**去聲**兮不寁**音昝**故也**

賦也遵循摻擥袪袂寁速故舊也○淫婦爲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擥子袪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

合參淫婦爲人所棄故作詩以留之若謂男女之情篤于始不若締之于終也何乎所遇之不然耶彼子之于我故舊之人也今子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不容以頓忘者于是遵大路之上擥執子之袪而留之蓋子之去非無以也必有所惡于我也顧毋以其一時之惡而棄我須念予之與子其所以締結于昔何如而可以遽絕乎哉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音醜叶齒九反**兮不寁好**叶許口反**也**

賦也魗與醜同欲其不以己爲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合參抑子之與我相好之人也今子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不能已遂[illegible]者于是遵大路之上擥執子之手而留之蓋子之去非無由也必其以我爲醜也願勿以我醜爲可憎而棄我須念子之與予其所以敦好于初者何如而可以恝然乎哉吁遵大路而執袪執手恬不知耻淫風之變何至若此之甚耶
析講大全擥與攬同撮持也麟士按摻訓擥與執袪或作摻摻女手摻字自佳韻瑞亦云手好貌袪是袪之本袪足袂之末俱是衣袖惡字活看勿作惡其苟合醜者惡其色衰也○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鄭衛溱洧之間群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花詞甚妙註云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誦詩以贈游女也集傳援此爲証者蓋宋玉去此詩之時未遠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爲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爲女語男之詞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按鄭地兼有衛稔其風俗駭蕩而不羈民情淫佚而無節相與遵大路摻執手恣其無忌憚之爲不復知禮義爲何物假令如周南之畏行多露則豈有如此詩所云乎○序曰思君子也嚴云鄭莊殺弟幽母射中王肩背逆已甚君子去之此托爲挽留者之詞不寁故不寁好以先公之義諷之冀其少留也

女曰雞鳴章

傳 夫婦相戒以勤生業善賦女曰雞鳴

序 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全旨 通詩三章都是相警戒之詞而二章述其欲勤職而交修末述其欲親賢而成德當以首二句爲主細分之首章勉其職業二章篤其情好三章勸其修德總欲其內外交修之意詩雖曰賢夫婦相警戒然惟昧旦句爲夫警其婦其餘則皆婦語夫之詞也宜重在婦一邊○通章皆雞鳴時語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合參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若謂夫人有勤勤之志而無懷安之習者賢象且難言之況尋常夫婦間乎吾于鄭之士女有取焉當其將旦之時女之語其夫則曰雞鳴而起寢興之節也今何時矣自遠而近恍若有喈喈者迫而相告也其雞鳴乎而尚可以安寢乎士之答其婦則曰未明求衣吾人之職也今夫何時哉由晦而明恍若有耿耿者漸而相耀也其昧旦乎殆

不止于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時既昧旦則子可以興矣盍視夜乎意者夜色漸微雖未見朝霞之映戶而曉光徐動亦既已啓明之爛然乎于斯時也謀生之計不一而射獵必勤于職業之先乘時之務良多雖飛鳥亦動于晨曦之際尚其將翱焉將翔焉駕而馳櫟弧山澤左挾鳴鴈右貫飛鳧庶幾克勤乃職以不負予之所期也否則貪一息之安而忽終身之計不幾于廢時而失事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相警以可興之時下四句是婦儆夫以當爲之事雞鳴物儆人以時也昧旦天示人以時也鷄鳴昧旦俱認爲真不作想像許多德業生此二語然據其一時儆惕光景直有聽無聲視無形意在于與四句一氣說與下二章俱一時之言未然之事也女曰昧旦之言則知士之朝氣欲振故急乘其志而鼓舞之翱翔有爭速爭時意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弋鳧與鴈正是勤業處不獨爲下文飲酒之故而已亦生之事非一此亦托鳧

屬一事而餘可意會○通詩精神在女曰二字此二句口氣相連下句雖是
因婦之語而答之然詩柄云相徵戒只為此句須發出夫婦儆惕意士女二
字宜以詩人述口氣閱之曰字以下就以士女口氣說也○一說玩味者是
意者則當數字則雞鳴昧旦恐亦是想像之詞○若是二字指昧旦言

弋言加叶居之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叶呂呪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雁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
則所謂雁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其夫
既得鳧雁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于偕老而
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合參然外事之修由男子之職而中饋之治乃婦人之事也使子之于鳧雁
應弦貫羽弋獲而歸諸原則必虛往實歸相對而謀諸婦我當投以鹽梅調

之五味而與子宜之由是協獻酬之禮篤唱隨之義飲酒共適樂此餘年而
期以偕老焉斯時也兩人之意各相洽于無言而雍雍門內何其靜也兩人
之肝各相孚以成能而杯酒言歡何其好也但覺以情之安寄之于物之安
而凡物莫不安以情之和寄之于物之和而凡物莫不和他不具論即琴瑟
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矣使子不服勤乃事即于晏安則吾雖欲飲
酒與子偕老不可得矣何能使琴瑟之靜好若斯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各修其職下是共協其情也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
故史記謂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諸鳧雁之上此句緊頂上文來以引起下
文二句須串說飲酒以協和樂之情偕老以矢貞一之義夫婦之間已先有
靜好氣象夫唱婦隨夫義婦順安靜也一感一應情志交通和好也安靜和
好總見其和琴瑟靜好帳夫婦靜好說言夫婦之間此心既靜好矣而琴瑟
之在御者亦莫不以和應之而靜好也觀詳亦莫不二字正是補琴瑟前一
層意然琴瑟不過靜好之一端非謂當日之靜好專在琴瑟也樂記云怨心
感者其心粗以厲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此靜好者如漢書云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要之皆從黽勉勤勞中得來男既弋獵而修外事
女亦乘時而務內職內外各勤其職則唱和有餘情而心和氣和氣和聲和
琴瑟之和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此非修其職業何以致此○御猶用也凡物
在手曰御

知子之來叶六直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橫曰珩
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
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
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于瑀而下繫于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

聲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燧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婦
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
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于
服飾之玩也

合參雖然修其職者尤當修其德而宜于家者尤當宜于友我于此又不能
無望于子也子豈無造廬而至止者乎是為慕子而來者無待子為予言也
而予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贈乎我當解此雜佩以贈之庶藉以致殷勤之
學而有以結來者之心矣子豈無聞聲而相思者乎是為子所慕而順者乎
亦庶為予言也而予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問乎我當解此雜佩以問之庶
藉以抒結納之雅而有以堅願者之志矣子豈無握手而言歡者乎是與子
兩相慕而好者乎疇昔數為予言者也而予則知之知之而可無所報乎我
當解此雜佩以報之庶藉以將繾綣之歡而有以投好者之情矣在君子

愛備重而外物輕固未有好德于子之意在吾子情有餘而物不足可不報
願言將伯之懷則今者雞鳴乎昧旦乎若有與子相晉接者在吾目前也能
無撰佩以俟哉夫相戒以勤職業而又相勉以親賢友善不洵稱賢夫婦哉
雞鳴之詩所以可風也

析講此章是勉其夫親賢以修德也重子之來子之順子之好不重來者順
者好者三知字要點出婦人汲汲不忘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類之應
也既致其來必贈其往順是志同道合并予所謂莫逆于心也順則不忍其
疏不待其來而自往問之好是道德可師不勝欽佩彼以德施此當以物
報也字義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定指三人贈問報總是欲結其
歡心以輔成君子之德好德之誠無所不至雖服飾之玩舉無吝惜非實事
也以佩爲贈分明有比德于玉之意非無所謂而徒以其物已也贈是解佩
與夫使夫自贈之雜佩如珩璜琚瑀之類故曰雜佩○玩數子字來之等之

字可見主張全在已不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按樊姬之相楚莊王也不敢私蔽衆美欲君進
賢而退不肖也況令尹進孫叔敖三年而楚國伯楚使援筆而書之于策
曰楚之伯樊姬之力也至若許井之妻勵勤家業以養其姑毋流滯進規
以勵其夫以成學業樂羊子斷機以激夫之志王鉅卿之妻信辭以儆夫
之歎皆雞鳴女子風之也孰謂坤道之所以成豈淺鮮哉

有女同車章

傳 鄭世子忽辭婚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
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全旨 通詩二章一意上章叙其相從而悅其色下章叙其相從而悅其德然上
章雖美其色下章雖美其德而總根一顏字來上章之且都非真有閑雅之
度也下章之德音非真有賢淑之名也此心一迷于色自無往不見其美矣
耳○鄭俗多淫詩如借詩作女說乎男惟此詩爲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叶芳無反**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孟字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
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之女其美如此而又嘆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
而又都也

合參此亦淫奔之詩若謂甚矣美人之係予懷也當其未見也予祇覺惆悵
而難言及其既見也予又覺形容之難盡今有女與我而同車既有以慰吾
快覩之願矣而以言乎其顏則如舜木之華何妖艶也且其舉止從容將翱
將翔而可愛垂其所佩之玉惟瓊與琚而可觀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佩
服而又有如是之態度此孟姜也信乎美哉而且都也有以稱瓊琚之華美
者矣同車者不亦有餘榮耶

有女同行叶戶郎反**顏如舜英**叶於良反**將翱將翔佩玉將將**鏘音**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合參有女與我而同行既有以遂吾繾好之私矣而以言乎其顏則如舜木
之英何艶冶也且翱翔之度見之于行止之餘將將之聲溢之于佩玉之表
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止而又有如是之佩服此孟姜也固宜德音之
昭播而令譽之不忘也有以協佩玉之鏗鏘矣同行者不亦有餘光耶夫以
淫奔之人而稱之以閑雅美之以德音此可以觀私欲之蔽而俗之不美見
矣

析講二章俱一氣說下玩有字同字俱慰其快覩之願意如舜華以色言翱
翔是車中衣服飄風輕舉之狀瓊琚以瓊爲琚即佩玉也彼美孟姜指其人
也洵美頂顏如舜華句且都頂將翱二句德音另講不必牽强一律往說以
美字括上文且都另作態度看不知將翱將翔便是行止之舒徐容與豈非

態耶○嬌士按將翱將翔六精引神女賦宛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等為証以為狀女之容忽然作人云洞上乎將翔上篇亦云將翱將翔弋鳧與雁恐是一時詩人通套語乎○臨川王氏曰于瓊琚見德之容于將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也○陽用修曰孟美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蓋治容艶質多出于膏腴甲族華裔貴舍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佩所謂姉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烏能閑雅乎○德音是性情之和序謂為美恐也不忘久而不渝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詩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徇情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序曰刺忽也疏云忽辭婚于齊卒無大國之援至于見逐國人追恨而刺之言假令當日婚于齊與之同車而歸其女有如是之美也言外之意長矣孟姜明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新詩

山有扶蘇章

傳鄭昭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見憂之賦夫胥

序山有扶胥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全旨通詩二章一意宜以狂狡二字為主非真以為狂狡也總是租得極喜而故為戲之之詞不見乃見正是戲詞非所見非所期之詞○扶蘇已得而欲求微之詞慢今未得而憂欲得之詞狡童已絕而又別圖之詞褰裳未絕而防其欲絕之詞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荷音何 華叶芳無反)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且音疽)

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狂狂人也且語詞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合參淫女戲其所私者謂男女之相與也起于情愛之私心乎愛矣則常常見之而後足以慰吾願也何今所見非所愛耶彼山則有扶蘇矣隰則有荷華矣是所宜有者并有之矣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美也吾之所宜見也今乃不見于都而見此狂且亦何所宜見者不見而不宜見者乃見之故寄情好之私于不欲見之人如狂且可謂非望之獲矣如我所遇之窮何哉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子充猶子都也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合參彼山則有橋松矣隰則有游龍矣至于子充天下莫不悅其美也吾之所欲見也今乃不見子充而見此狡童何哉豈窮鬼之質于狡獪之夫爾小子可謂不世之遇矣當如我所遇之窮何夫以戲玩之詞而道其和謔之意情欲之流于此極矣

析講此以宜有者有之興不宜見者反見之也扶蘇小木也荷華喻修潔也喬松大木也游龍草之縱橫而亂生者也蓋以美惡相形起興併以情之所言狡以言之詐言子都以不狂反看子充以不狡反看乃顏色之充盛者氏曰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著者也○嬌士曰言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承正言見子都耳蓋戲極而謔之之詞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序曰刺忽也所美非所美然刺其用人之非也休復云國人思忽惡突之詞子都狂且隱語也○鄭潜谷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豈誠之賢乃君所往見非子都也狡童也故以為美非所美矣

蘀兮章

傳公子五爭齊魯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

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全旨通詩二章一意是未得所樂而急欲得之之詞以和字要字為主木將

落之機故因風而吹之興女有倡予之意故我從而隨之盍取相應相濟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也皆指淫奔之辭不指歌唱言○一說木葉將落以比人生之易老按此說亦非詩正解

蘀音托**兮蘀兮風其吹女**音汝**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上聲叶戶圭反

興也蘀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蘀而言也叔伯男子之字也予女子自稱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蘀兮蘀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矣

合參此淫女之詞若謂天下或有飾情之女予而必無不及情之丈夫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但在乎有以先之耳彼蘀兮蘀兮霜高而木葉將脫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豈木石之無情果有諒于情欲之感而有以倡予者乎則予將繼其後以和女矣何也予固予之所與以相樂者也予倡予先是有意于予矣予豈能以忘情耶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音腰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

合參蘀兮蘀兮木槁而葉將脫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果有婚姻之念而倡予者乎則予將有以成其終而要女矣何也予固吾之所慕以相親者也予倡予先是有情于予矣予豈可不成其志耶吁味其言而此女之欲其欺矣

析講疏義曰此專以語相應為興然作以事理相應未嘗不當也盍蘀故吹之倡故和之非為無義耳按大全輔注曰成成女之志也則連前章倡和皆以事言疏義曰成以終其曲也則前章即以歌言然輔注較勝上玉按以歌言則倡字當從口為唱故輔註是○張三陛曰爾能倡予則予將成女之志視前章所謂和女者其情益急矣蓋鄭俗好淫蕩不擇是非而倡即從之觀此愈動有待之兵卬須我友之志大不侔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序曰刺忽君弱臣强不倡而和呂東萊謂國勢如槁葉之將待風蘀將及矣爾能倡則我必和然而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詩故云非刺也國人思黜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踐位正矣宋人乃使祭仲主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將蘀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而應之矣

狡童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全旨通詩二章一意是已絕而又別圖之詞言所私之人雖絕已而無害皆反言以戲之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叶七宣反**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合參此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若謂男女有狎昵之私豈不欲其常相親哉但女也不爽而士每二其行有不免為人所竊笑者若狡童之于我是也彼狡童兮方其初相與也固有懷而必吐其情厚矣今也情睽于一旦乃不與我言兮何其親于昔而踈于今耶然子雖不與我言而悅我者衆與言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不能餐耶殆不然矣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合參彼狡童兮當其初相暱也嘗飲食之必共其情厚矣今也情絕于一朝乃不與我食兮何其暱于前而疏薄于後耶然子雖不與我食而親我者衆與食豈無人乎維子之故遂至使我不能息耶必不然矣夫苟合而終睽且矜已以自負此其羞惡之心蕩然矣

析講言與食指絕中之兩端以為言見未絕之先嘗言笑晏晏也嘗式食庶

興也而今則不然矣末二句須得嚴謔意謂相與言者有人豈以彼童之故
而食不下咽共爲食者有人豈以狡童之故而不遑寧處只是反言謔之言
不能奈何我也說到絶于此而不絶于彼蓋亦絶其人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〇鄒臣虎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之詩則其
縱欲而賊理也甚矣〇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朱子辨序云昭公從在位安得以狡童目之且其爲人柔懦疏濶不可謂
狡即位已壯不可謂童其言睚矣張七澤曰箕子亦以狡童目其君然紂
豈童穉之年耶嚴氏以狡童指其所用之人即扶蘇之狂且也詩故云突
與雍糾爲謀以殺祭仲糾洩謀于其妻而見殺突以出奔狡童指糾也則
又不當云刺忽也存之再考

褰裳章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序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全旨通詩二章一意須重一思字是淫女欲所私者思已而固謔之乃未絶而
憂其欲絶之詞也與前章已見絶者不同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叶音臻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音疽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〇淫女語其所私者
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
而必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謔之之辭

合參淫女語其所私者若謂不可已者男女之欲而不可忘者情愛之私吾
試與子言之我之與子相愛非一日矣使子也愛念之情不改于其初而惠
然思我也則子之情猶未忘我我當褰裳涉溱以從之蓋感于情好之殷故
不憚夫濟涉之艱也如子而不我思則子固別有所屬矣亦將知他人之不
我思也而必于子哉彼狂童也何其狂之若是也謔謂我負爾哉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羽已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士未娶者之稱

合參子之與我相與非一朝矣使子也綢繆之私不改乎其舊而惠然思我
也則子之意猶未忘我我當褰裳涉洧以從之蓋感于眷懷之切故不辭夫
跋涉之勞也如子而不思我則子固他有所戀矣亦何知他士之不我思也
而必于子哉彼狂童也何其狂之若是也謂非爾負我哉夫淫女從人已非
天理之正況曰豈無他人則其鮮耻亦甚矣

析講子惠二句有要其必從意末句則直謔之之詞非眞以爲狂也我思與
不我思是設兩端以要其必從溱洧非必褰裳可涉特明其至之易耳竊謂
當是不辭勞意〇上二句見其急下二句見其濫縱欲無恥甚矣

褰裳二章章五句〇序曰思見正也疏曰國人思廷突而定忽也嚴云鄭
亦非遠我之豈敍亦非一國而何其皆不來也狂童蓋弑自立其狂已甚

不可緩也〇鄭游谷曰褰裳欲君未衆正自助也褰裳涉溱甘與子同難
也豈無他人胡不博謀而廣虞之狂童之狂也甚矣慮必及君甚危之之
詞仲置君如奕棋蓋其易也故數以狡童目焉〇呂子曰晋人欲攻鄭叔
向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
豈無他士叔向曰鄭有子產在焉不可攻也

丰章

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序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全旨通詩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與後會之可圖宜重悔字前二章
亦從悔中生出既悔不從其人繼又欲變志于他人縱欲之意以漸而深也

子之丰音風叶芳用反兮俟我乎巷叶胡貢反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〇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以有異志

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合參頌人以有異志而絕所期之人既而悔之而作是詩若謂情之所在莫人負我毋我負人乎何今日不然也子之丰兮姿容豐滿洵可愛矣而且俟我乎巷兮蓋意已屬于我我應與相就矣顧乃一念偶遠竟勿之送自今思之悔予之不送兮適豈別有時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合參子之昌兮姿容盛壯洵可美矣而且俟我乎堂兮我應與相就矣乃彼時中止而不將自今思之悔予之不曾將兮蓋自咎之不暇也

析講曰丰曰昌無大異言其丰姿狀貌之魁梧皆容之美也曰俟巷俟堂言情之多也至于不送而悔則前緣阻矣悔只是口頭語全無自訟意○紀緒云堂門塾之堂也堂進乎巷矣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衣去聲褧同絅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叶戶郎反

賦也褧褌也叔伯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合參夫我今固失乎丰而莫能追矣然豈能無他望哉我也衣錦而更尚之以褧衣服飾盛備而可愛矣彼叔兮伯兮其有有情于我者盍駕車以迎予乎予即與之同行矣或者亦得如子之丰者而可耶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合參我也裳錦而又尚之以褧裳衣服盛飾以相符矣叔兮伯兮其有有情于我者其駕予乎予即當與之同歸矣或者亦得如子之昌者而可也不然吾豈能守處以終也

衣錦衣錦裳看而褧衣褧裳自是古人衣服常度此二句作文須與頭人意興彼惡其文之著此備其服之盛見盛飾治容可以悅人也駕予行緣是前緣既失復圖後會前無自訟之詞後無自新之念情蕩極矣○役萱絕于此而猶幸不絕于彼于丰阻于前而惟恐失于後○鍾伯敬云叔伯即前人望其後來尋舊約也註太泥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按士婚禮升堂奠鴈受女于廟堂庶人雖無廟堂亦受女于寢室蓋婚姻人道之始先王重焉所以備正始之義也若丰之味則漸滅盡矣

東門之墠二章

序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全旨 通詩總以思爲主首章思其人而歎其相遠次章思其人而異其來就有思之愈深而愈切意或因豈不爾思二句遂謂爲見棄而追思之如此殊未得詩人之意

東門之墠音善叶上演反茹藘音如閭在阪音反叶孚脩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藘茅蒐也一名蒨可以染絳陵者曰阪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合參此淫女思其夫而不得見之詞若謂天下惟兩心相許則我可往彼亦可來未有相思而終不相就者也若吾所思者則其人則在東門之墠有茹藘之草生在阪之上矣一思之而已在目中豈遠不可至之境哉但其室則邇而其人之居是室者則思之而不可得見焉其人則甚遠也吾其能以忘情耶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

合參東門之外而有所植之木定維栗樹也而栗之下言有室焉踐然而成

亦宴維斯人之居矣夫斯人固吾之所願見者也我豈不爾思哉但我雖思
子而子之居于彼也則久而不來焉是子自不我即也何時使我得見而慰
我之心耶夫其思之情非不切也但情切于所思之人則有乖于情性之正
矣風俗之不美有如是夫

析講各首二句不過指其所與淫者之居如此下二句乃重不得見上宛然者
其室而杳然者其人思爾者我而悅我者子此將此情欲其相諒也○墠坂
茹藘歷歷在即此思中之境其人之遠乃非遠耳疑恨之詞○呂記除地去
草也町町平意蘸土按字彙町田區畔埒町町當是言其壇畝整治也○古
詩云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際難爲情即此意一說望子之即者欲自即
其人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楊鍾斗曰其室二句乃千古相思微情且說得
其人甚高秦風所謂伊人六句真景象縹緲極矣此詩以室邇人遠盡之說
者必欲坐以淫奔寃甚

風雨章

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二句言其將待其所期也下二句表其心如其所期
也當以既見二字爲主而曰夷曰瘳曰喜皆根此說喜深于瘳瘳深于夷處
幸之意反復道之情欲深矣○其處幸皆在晦冥之候雞鳴之時想以久待
而得遂其欲故喜悅而不能禁如此

風雨淒淒音妻雞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
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合參此亦淫女所作若謂人事之謬固吾心之所願而况天時之應則喜幸
之如今日者風雨雜至則淒淒然而寒涼矣雞鳴有聲則喈喈然而入
耳矣蓋未嘗平旦之期也斯特也君子如約而來而吾得于既見彼淒淒者
不足以當吾懷喈喈者適足以暢吾懷也兩情遷延各遂所願前此思念之
情云何而不夷平也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驕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憐蕭反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合參夫豈直其心夷乎風雨則瀟瀟而有聲雞鳴則膠膠而嘈雜正願見君
子之時也斯特而既見君子則積思之病云何而不瘳也哉

風雨如晦叶呼洧反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

合參夫豈直其心瘳乎風雨則如晦而昏冥雞鳴則方鬧而不已正君子可
來之時也斯特而既見君子則懽悅之情云何而不喜也哉而今而後願風
雨之晦冥又恐雞鳴之忽已也其如此情何

析講淒淒寒涼之氣後風雨屬陰又在雞鳴之候故其氣淒淒然寒涼如此
非風雨之氣也瀟瀟則直言風雨之聲蓋風雨皆有聲也如晦言風雨之夜
如晦也淒淒喈喈等俱是情難自禁之時故所思而來自然慶出望外○許東
陽曰喈喈膠膠不已皆雞聲紛雜之意既見君子重看亦根未見來方有情
一說既見作預擬之詞更深一層○瀟瀟言其聲如晦言其色總之是天光
未旦恐旦則秘矣○華谷嚴氏曰悅則夷平喜則病愈故集傳訓夷爲
平而總注又曰心悅兼從毛氏也○徐健菴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讚之者
謂天地晦冥而除爭喙之時

風雨三章章四句○陳後山曰味淫風未有稱所私爲君子者則風雨非
邪則淫世亂道喪得見中立不倚之君子不勝喜幸斯人蓋有感時冥世
之思者○鄒潛谷曰世亂俗敗而其性生能不改度故以雞鳴爲喻爲

以往也風雨晦其而雞皆和鳴自若有常度也君子獨行其道不惑于亂
適我願也○依序說則首二句是亂世光景

子衿章

傳取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全旨此淫女望其所與私者之詩首二章致思而微責彼之忘情于己末章想
度而言己守致情于彼也當以悠悠我心爲主心惟悠悠故先微責之而因
想其形影所在以見己之不能忘玩縱字寧不字在字如字無非所思之光
景也

青青子衿叶音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緣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
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合參此亦淫奔之詩若謂天下有形色之媒而遂成精神之感者固不及情
有精神可通而乃致疏濶之久何其情之淺耶青青子之衿也殆常往來于
吾之懷而頃刻不忘我心何悠悠也然我心之自盟者庶無負于子子之漠
然于我也豈以我未往就子也耶自我言之一心既孚則兩情無間縱我不往
子寧不繼續其聲音而來以慰我心乎竟不知其故矣

青青子佩叶蒲眉反悠悠我思叶新齎反縱我不往子寧不來叶陵之反

賦也青青組綬之色佩佩玉也

合參青青子之佩也俗常繫于吾之意而無時可忘我思何悠悠也然我
思之所係者固常在于子而子之恝然于我也豈以我未往就子耶然兩情
相投縱我不往于子寧不一來以解我之思乎而何遊之徇矣

旁註子衿子佩蓋因其物而想見其人也青衿青領也學士之所服具父母
則純青也禮不佩青玉而曰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縱我不往二語
不必拘拘往來常套也與木瓜同意○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
言也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孫子衣純以素

挑兮達兮音闥叶他悅反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挑輕儇跳躍之貌達放恣也

合參然我之思其能以自已哉誠以之人也挑兮達兮有風流蘊藉之美豁
達自恣無禮節修檢之拘常在彼城闕之間一綢想間宛然在目者我也
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久況乎不止一日也今安得常常見之使我得以瞻
挑達之丰采而致青青之衿佩常刷我也哉吁婦人之思切矣而不顧禮義
之是非廉恥之心不于是蕩然乎

析講挑謂舉止之軒舉達謂襟懷之灑落末二似言其切于思之意

子衿三章章四句○顧太初曰按子衿毛傳及漢儒皆以爲刺學校廢也
疏云學校不修生徒分散或去或留此留者責去者之詞鄧潛谷云挑達

無儀學其荒矣故不見而思之深將朱子辨其詞意俍蕩施之學校不相
似爲觀白鹿洞賦則尚有處青衿之疑問何故今諸生尚云青衿予而表
聯中往往用之蓋據白鹿洞賦云○詩有小序以數言數語括一篇之旨
本不可廢自朱子作傳而遂廢之馬貴與文獻通考中二條辨之詳矣乃
今人循習皆言備有不依朱傳者如謂學校爲青衿謂思賢爲風雨雞鳴
賦木瓜偶誇賦采葛以作養人才爲菁莪棫樸以忠厚太平爲行葦既醉
騈文論策往往有之第不知出于小序耳苟非以朱傳則文理俱悖且朱
子亦有自相抵捂者小序子衿刺學校廢也菁莪樂育才也朱子皆以爲
非及作白鹿洞賦則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問先
生答曰舊說亦不可廢夫知其不可廢而發之何益讀詩者安可以不論
小序

揚之水章

傳。閔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

序。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全旨。此詩以無信人言爲主。上是欲與相好。下是欲其無信人言。而末以寫好

也。詩柄雖曰相謂。其實皆女語男之詞。想男因女有他志。故不來。而女爲之

自白如此。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女同汝 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迋音誑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予女。男女自相謂也。人。他

人也。迋。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

女矣。豈可以他人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合參。此淫女相謂之詞。若謂夫人之所與。貴相知心。而毋爲讒言所惑也。予

與汝。乃不免日隔之疎者。豈爲人言所中耶。彼揚之水。其勢緩弱。則不流束

楚矣。況今日同心無他兄弟。則惟予與女矣。交既厚。則情必專。他人離間之

言。愼無信焉。彼人之爲是言者。特以不根之論誑女。而肆其中傷耳。其知之

不恥。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信叶斯人反

興也。

合參。揚之水。則不流束薪矣。今日相與。終鮮兄弟。則惟予二人矣。益本無異

志也。但人離間之言。愼無信焉。彼人之言。寔誕妄而不信。豈可爲其所欺哉。

○爲此詩者。其處心亦彼矣。而無信之飾。豈出自淫邪之口耶。斯可懼矣。

析講。緩弱之水。不能流其所載。猶孤特之人。不能容其所依。二者皆有[illegible]

與之意。故以爲興。此興意亦至四句止。末二句另補終鮮二句。叙其[illegible]

情自明。己之無他遇也。末二句叙其相親之冬。勿以離間之言爲[illegible]

兄弟與別處兄弟不同。此指其相親之人而言也。言我別無所私。但[illegible]

亦不專言之也。詩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泛言之言。其平日是[illegible]

欺人也多矣。其誕妄也久矣。○爾雅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

注云。古人皆謂婚姻爲兄弟。○禮記曾子問不得嗣爲兄弟。疏云。夫婦有兄

弟之義。夫唱婦隨。猶兄先弟從。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是也。又云兄弟者

亦親之之稱。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序以閔無臣也。昭公微弱。國無忠臣。兄弟雖多。大

抵懷二心而外亦豈有一二人寔心向之者。乃臨于情儼不知所倚。故曰

維予與女。見此外非同心者也。又戒之曰。無輕信人言。人言素無信行者

耳。

出其東門章

傳。鄭有貞士。宜其妹。五倫賦出其東門。

序。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全旨。通詩二章一意。以匪我思存句爲主。各上四句。言所見雖可慕而不慕。下

言所配非可樂而亦樂。全重不慕非禮之色上。其言自樂于已者。正見不動

心于彼也。○此詩人有所自足于己。非獨以室家爲娛也。蓋其所得之深。所

見之定。而情欲不以動于中。此獨行之君子也。美色爲尤物。非止康夫迷心

征色。賢象縱節。此人于淫風盛行之時。而挺然超拔如此。眞可挽回世風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綦音其 樂音洛 員音云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此人自目

其室家也。員。與云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爲此女雖美且

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不如己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

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可謂能自好。而不爲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合參。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若謂人之于色。固有同美。而非禮之色。則不

可從。彼東門之地。乃男女聚會之所也。吾嘗出自東門。而見出游之女。有如

雲然美而且衆矣然雖則如雲非我思之所存也若我之室家所衣者縞衣綦巾貧陋甚矣而自我視之亦聊可以自樂如是而衆亦如是而足矣如雲之女吾何慕哉

出其闉闍闉音因 闍音都**有女如荼**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且音疽**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闉曲城也闍城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語助辭茹藘可以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合參 予于闉闍亦男子聚會之所也吾嘗出自闉闍但見出游之女有如荼焉荼而且白矣然雖則如荼而非我心之所思也若我之室家所服者縞衣茹藘貧窶甚矣而自我視之亦聊可以同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耳如荼之女吾何慕哉夫不慕人之所同慕而惟樂己之所獨樂真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者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析講 如雲美且衆重美上兼服飾容貌狀其綺麗可觀下如荼狀其輕白可愛思則思禮義之防不可不並羞惡之良不可不全匪我存存乎此不存乎彼也此句卓然見砥柱中流念頭不可說我自有妻子在何以思此也縞衣綦巾正與如雲對縞白色是薄紵不染故色白也綦蒼艾色謂青而微白色如艾也茹藘絳色衣服之色也不必茹藘所染也縞衣在身綦巾在首猶云荊釵布裙也雖不比衣錦褧衣佩玉將將者而我之樂聊寄之我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況如雲者哉聊字有自足于己意聊樂我員弁樂其樂也聊可與娛夫婦共樂其樂也匪我思存見其守之定聊樂與娛見其分之安

孔疏 出謂出城則闉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是城外之城即今之門外曲城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illegible]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谷風以宴于新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叢臺山曰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緇衣之賢諸侯羔羊之賢大夫雞鳴之賢夫婦東門之獨行君子于淫亂之風得之亦幸矣 小序云閔亂也如雲如荼指棄女也兵革喪亂之後喪服者多故曰如荼 歸云時事至此付之無可奈何故曰聊樂我員

野有蔓草二章

傳曰季遇御缺于冀焉于文公[illegible]一人美之賦野有蔓草

序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全旨 通詩俱興至末即所在以起興故為賦而興以相遇二字為主首二句道其景中二句指其人末二句敘其情總是賦相遇之情及嚴道其處幸之意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漙音團 叶上兗反**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願叶五遠反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 ○ 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合參 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若謂男女之際苦樂千端知無端矣想之不勝勞則知偶然天作之不勝言矣彼野有蔓生之草露之零于上者則漙然而多矣況此有美一人清焉揚焉婉然而美也人或百計求之而未必得今邂逅相遇于斯地焉則有以慰吾夙昔之心矣寧不適我願也哉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合參 野有蔓生之草露之零于上者則瀼瀼而多矣況此有美一人婉焉好焉目之清而眉之揚也人或自首相尋而不得邂逅今邂逅相遇于斯地焉則有以各遂其欲矣寧不與子偕臧也哉俗情于野露之遇而適意

之交男女之大防潰矣鄭俗之淫亦至此哉
析講蔓草得露其澤瀼瀼美人得遇其意瀼故以爲興有美一人見無端一妄男子也婉如清揚言眉目之間婉然甚美即倒裝句法也邂逅非可久之道而曰適我願兮且適一時之情好耳當作女子自道尸氣蓋前後皆爲女悅男之詞故此詩曰適我願女子自道也以一人之欲言與子偕臧則通男女言之夫城闕猶然何在室矣零露蔓草則野合矣邂逅即得所願何其蠱之易也淫斯甚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按魯伯姬宋恭公夫人也恭公薨伯姬寡執節守貞宋宮災伯姬在焉有司請曰火將至矣夫人少避乎伯姬曰吾聞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逮于火而死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下見以災卒也夫伯姬遇變猶守宵衣之節而蔓草女子乃騁早夜零露之欲抑獨何哉○歸氏云此

賢者不遇時而作有美一人謂以美人曰其君如楚詞云也朱氏詩疑亦以爲草野之賢有得君之願故序云思遇時也○按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若皆淫奔之詩何以不諱于客乎

溱洧章

從鄭靈公好僞國人化之二子譏之賦溱洧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主旨此士女相與游戲于溱洧而作通詩二章一意俱以觀字贈字爲主各首四句敘其時事之美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言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溱與洧方渙渙元反叶于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音閒叶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音徂叶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音吁叶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蕑蘭也其莖葉似澤蘭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且語辭洵信訏大也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其女問于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于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爲贈而結恩情之厚也此詩淫奔自敘之詞

合參此淫奔者自敘之詩皆謂夫人之游觀也固所以暢天地之和而亦將以遂男女之樂也方今際暮春之時而遇景物之美豈無以適其情者乎彼溱之與洧水開而水散焉夫固渙渙然而流之盛也況夫士之與女因天時之善同游于溱洧之間則方采蘭于上以祓除不祥矣斯時也女問于士曰盍往觀乎而士則答之曰吾既往矣然不可以既往而遂已也女乃復要之以爲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寬平乃男女聚會之所信乎廣大而且可樂也于是偕士女以同行循溱洧以相謔采蘭之後且贈之以芍藥而結親厚之情焉豈不樂哉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瀏深貌殷衆也將當作相聲之悞也

合參且溱之與洧波光之澄澈夫固瀏然而流之清也況夫士之與女因和煦之天而出游于溱洧之所則聚樂衆多乃殷然其盈矣斯時也女問于士曰盍往觀乎而士則答之曰吾既往矣然不可以獨往而遂止也女乃復要之以爲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寬大乃男女游玩之處信乎其可樂也于是維士與女循溱洧以相謔於會之後且贈之以芍藥而致其眷戀之情者豈不樂哉夫士女俱往既潰乎內外之防而戲謔相尋淫蕩乎倫理之[illegible]風俗之不美如此不亦可慨也夫

析詩鄭俗三月上巳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故二水分散士女秉蕑依戾之四句本是賦又以起下二句爲興故曰賦而興此在詩體中又是一格上士女泛指采蘭之衆言下士女則淫奔相要者也兩方字便有神動色飛之意言士女方秉蕑見士女皆往吾何獨不往也詢言且樂言不可不再往也言外見非一游可備伊其相謔則相與再往矣贈芍藥是一時情思之偶鄭俗所重在采蘭祓除下脫盈往觀何謔處皆不可脫采蘭一節始而相要已而相摧又從相聯纏綿之情不能極已可以觀風矣○觀字淫亂之所由贈字淫亂之所結前日始後日將後世詞家祖將語本此不必爲悞字○杜素浣日始用方字下轉一既字纔轉一且字而復轉一洵字且樂宗伊其字詩家轉折之妙無踰于此○錦濟谷曰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庶情意驕蕩風俗淫佚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按漢制上巳官民皆潔于東流水洗濯祓除去宿垢爲大潔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潔之矣上巳猶上下當讀爲幾今悞讀者多○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杜篤祓禊賦云巫咸新服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蔡邕云禊于水濱凡言祓者祉也以爲祈福祉也後世修禊如此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鄭氏曰溱洧刺淫也淫始于觀游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鄭之士女淫于觀矣黃氏曰此詩作淫奔者自叙之詞非也觀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明矣淫風雖行詩人指其事而刺之亦可謂思無邪者矣並存備考○曹無奇曰先王制禮女無境外之行凡以觀政貴有別遂之俗甚哉男女之貴于有別也鄭以采蘭之俗士女偕往人道之大防潰矣惡知溱洧之風非淫溺者之淵藪乎祓除之行非嫌妬者之口實乎而芍藥之贈祇以遺臭矣○按公孫僑相鄭鑄刑書民歌曰孰殺子產此詩亦未必孔子删詩以此終鄭良有深意看下章將謔將字原有哀謔也且方渙渙一語已有招招舟人之思此士女亦尤有嫌識奸[illegible]

明智婦人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于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華陽花氏曰樂之淫者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于亂之極焉○詩考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三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安成劉氏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衆中之王也他如大叔于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爲淫奔而作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欲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爲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辭不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惟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即其亂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辭夫子何獨以鄭聲爲當放哉○按緇衣共周職也故爲篇首中間羔羊之大夫也則正于朝雞鳴之婦人也則正于野若于田國有儆戒矣清人國有利臣矣將仲子淫風始行遵路至末則淫風益熾矣豈風化衰習俗不美毋乃始于周鄭之交惡乎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郭　棫嗣揚　孫　寬秉生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齊一之八〇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爲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于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爲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〇嚴氏曰東遷政令僅行于邦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列國則王室之微甚矣于是乎齊始伯故王鄭之後次以齊〇孔氏曰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少昊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〇周以寧曰齊姜姓侯爵自炎帝裔孫伯益爲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魚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武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〇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佐禹平水土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于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〇麟士按齊詩世學太公年六十就文王之養九十二而佐武王克商成王七年之國二十一年薨壽百二十六歲績考曰太公名尚而字尚父如召公名奭而字君奭周公名旦而字叔旦也齊世家吾先君太公望子之說謬甚蓋太公乃呂尚死後之謚以其爲始封之君耳周之太王本號古公何吾先君太公之有且呂尚就西伯距太王之薨殆百年矣有預望其來之理也〇譜曰齊自武王封太公于營丘五傳至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

風始作〇疏曰世家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哀公之同母弟山弑胡公是爲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僖公祿父立卒子襄公諸兒立是爲襄公詩以之爲次襄公有詩者二桓公以下無詩〇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變也〇勿軒熊氏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一變而後至魯也三傳而哀公荒淫怠慢好田獵從禽獸國人化之遂成風俗又七傳而襄淫儀尤甚襄之後是爲桓公十四傳而康公卒呂氏絕其嗣田氏卒有其國〇按齊紀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考之風詩如還盧之喜夸詐尚功利遺風在焉其後二十九世果爲強臣田和所滅而和遂自立爲侯

雞鳴音

傳　桓公夫人衛姬箴之賦雞鳴

序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儆戒相成之道焉

全旨　通詩三告皆一時之言總是夕惕不敢自安之心精神全在註中心常恐曉四字有言愈迫而心愈切意首二章上二句是妃詞下二句是表妃之心末章通是妃詞一意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爲真也二章是目見其似者而以爲真也三章乃極其情以致戒焉一步緊是一步〇麟士按言古之賢妃朱子因孔疏言古之夫人語而襲之耳不知疏自主序思賢妃解而集傳云序其事只當云將之賢妃耳〇上玉云末章四句皆妃告語何前兩章首二句告末二句忽續以他人解說殊非理體也愚意仍是賢妃自爲詩辨之詞當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若以爲匪雞則鳴矣雖道是蒼蠅之聲乎而君可不速興也如此則情詞婉轉更爲儆切三章一體當不易也集傳開本多恐類

如此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于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合參此賢妃告君之詞詩人敘其事以美之若謂人君處宮禁之中耳不聞十君子之箴規目不覩卿大夫之儆戒所賴以作其勤而振其怠者賢內助也吾得之齊妃矣夫臣也待漏而朝君也雞鳴而起臣也辨色而入君也晝朝而治自有朝儀以來未之有改也而妃之心則尤有切者觀其御于君所至于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鳴視朝此定制也今使未鳴也予固訝之或甫鳴也予猶待之乃今而雞既明矣物無寂寥應時則動人無昏昧遇物則興盍觀于來朝之人何如乎近者既佩玉之來歸遠者亦垂紳而駢至矣既盈矣吾君尚可安于寢哉然其寔非雞之鳴也夜猶未央乃蒼蠅之聲耳蠅聲而遂以為雞聲彼固有甚于無聲者乎蓋其恐晚之心方惕于未聞之先故聞其聲遂以為真而不覺以雞聲告矣何暇辨其非雞之鳴也哉

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合參既而又再告曰別色視朝此常規也使永夜方沉曙色未啟猶之可也乃今則東方明矣盍觀于來朝之人又何如乎大者既雜沓以群趨小者亦繽紛而咸集殆既昌矣吾君尚可安于寢乎然其寔非東方之明也蠅影既黎乃月出之光耳月光而即以為晨光彼固有視于無形者乎蓋其恐曉之心常惕于未見之頃故一見其光遂以為真見耳而不覺以東方明告矣何暇辨其非東方之明也哉

析講首二句本是相承因雞鳴擬出朝盈也乃億度之詞次章首二句同意章下二句則詩人因妃之言而發其敬畏之心也朝既盈朝字如禮記玉藻禪冕以朝之朝作虛字看故註云朝會之臣盈謂盈于朝門之下也勿用殿陛字陳櫟深云君未視朝臣安得遽進殿陛之下玉藻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視之註云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禮然也最當有斟酌不可言雞鳴而起待旦而與君常急于視朝而但曰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微諷之意婉然蠅聲與雞聲月光與日光原自易辨而賢妃云爾者特其不安于寢而悚惕于心者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一段光景故凡疑似于妃之耳而恍惚于妃之目者無不認以為真也三山李氏曰心苟在焉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心不在焉雖雷霆在側而耳不聞焉匪雞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儆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儆畏字顧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即是此法但作賢妃口吻耳非定有此語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于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

合參既而又三告曰夜將旦則百蟲作君不聞夫蟲飛薨薨乎非將旦時乎此時而與子同夢處重幃之深寂巢枕簟之為安予豈不甘之亦念彼環集門下而待漏者幾何時也群僚方待一人以臨御而君逾時而不出則前之趨蹌而來會者今且歸駕而旋歸矣斯時豈無窮窮然議之者乎謂以一妃嬪之昵而棄我群臣吾不知其所寵于主上者何如也予甚懼不能以累予而人因憎我以及君豈予不為予此時不已設深宮而訴群牧耶予其披衣而起庶無使予之積戾也夫賢妃之三告君如此可謂詞愈切而意愈至矣則君又安有縱欲敗度之事乎此其所以可美也

析講此章但是述其詞人將曉則更瘖而思膽蟲飛薨薨正甘寢時也次句
特引起下意君未放朝豈有敢散之理只是設詞耳會且歸內便有憎意故
下云然人臣何敢憎君一憎字是從賢妃做惕一念中想像出來不言君之
荒于內而言已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予而言以已之故憎君其言
溫厚和平深可玩味○孔疏訓無乃以我之故云云是正說憎並頂會且歸
來然玩經無庶二字是言庶無意特字法異倒耳當是勉君無使臣憎承會
且歸而轉爲盎俯意已載在歸字內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序以此詩爲陳古刺今而朱傳亦曰古之賢妃然考
之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蓋國
君浴於夫人賢明相儆不必謂陳古刺今恐此亦宮中之史敘述君與夫
人之賢以成之也○婦人于預朝政則爲牝雞之晨宮中二聖之稱昔人
所儆此只作掖庭儆切語見太平之世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氣象又何必

便減長孫后女則三十卷○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
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儆戒以成其德周宣
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爲博徒妻
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升感激
自厲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安成劉氏曰夫爲妻綱古之
人身修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
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曆仰所
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

〔還〕

〔傳〕齊俗習于田賦嘗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
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旨〕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總是出獵者相遇而交相與意還與儇茂與昌
與臧上下各相照應皆就田獵射御上看陸梅其人爲還爲茂爲昌而又述
其人稱已爲儇爲好爲臧益郎一人之言而見兩人相稱譽全與見他意氣
飛動見于眉睫之間者如此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音鐃**之間**叶居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獵者交錯于道
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
來亦必有所自矣

合 獵者交錯于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若謂全齊千里而不有吹槃
笙所表海風也山東豪俠而不存捷足安所奏高於也今就獵而觀之子之
巧力俱全射御皆善武勢縱而指示武升高而歷險蓋便捷之至矣一旦遭
我乎峱山之間相與並驅而從兩肩之獸是兩肩之得寔子之還所致也子

反不以爲能乃謙恭遜順揖我而致譽曰若是乎其儇也以我之譽子者而
反以譽我吾何以當之哉

子之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賦也茂美也

合 豫子之獵便捷之外見者何其茂也一日遭我乎峱山之道與我並驅而
從兩牡兮是兩牡之得以子之茂爲之也顧乃不以自居而揖我謂我好兮
豈有我之好哉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臧善也

合 豫子之獵便捷之具備何其昌也一日遭我乎峱山之陽與我並驅而從
兩狼兮是兩狼之得以子之昌爲之也顧乃不以自居而揖我謂我臧兮豈
真我之臧哉夫以田獵爲尚而交相稱譽如此則固不自知其非也觀民風

自觀諸此而已矣
析講 此詩雖云交相稱譽現其語氣只是一人之言單重稱人上便捷輕利是一篇語不必分茂昌好臧不過便捷輕利之意好與茂俱是才之美臧與昌俱是技之善但字眼要別○黃維章曰並驅逐獸有何揖讓其交相誇譽處正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爭之至也○還是便捷儇是輕利技藝之美曰茂才能之富曰昌閑于馳驅曰好習于射御曰臧○麟士云子之還謂我儇即交相譽朱子亦在大意看出輕利由于便捷本一串事我因服子之便捷以致獲欲而子反歸功于我之輕利若謙不敢當而是自鳴其得意大段見風俗也

還三章章四句○疊山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成于一人之好尚千百年之敎化生于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爲人上者可不謹哉○上之好惡不可不謹是民之表也大禹有禽荒之戒孟子有無厭之規示訓也齊以游畋成俗至于交譽而忘其非爲人上者道民之路可不慎哉

著 註

傳 齊俗婚禮不親迎君子譏之賦著

序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全旨 此詩總是齊女序其夫所俟之處所服之飾也然由著而庭由庭而堂自有次序時齊俗不親迎婦亦不知其非初無刺意麼親迎之禮只作說詩者肖宅補之○齊人急切從簡不知禮敎信義故當時男女皆相習于門者之俟出誇其服飾之文故有此風習相忘而不自知也

俟我於著(音佇叶直居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徂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爲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合參 將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而作此詩若謂婚姻乃人道之始而儀文猶婚禮之光子今于歸不有以昭一時之盛乎方我始至君子之門也則見其俟我于門屏之間而將揖我以入矣此一俟也其夫婦相見之始乎但見有充耳焉其懸瑱之纊也則以素色之絲爲之昭其質也尚于纊之瑱也則以瓊華之美石爲之昭其文也禮飾之容與服色之鮮盛其得于著之所見者如此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合參 由著而入有庭也則見其俟我于庭而揖之入矣但見充耳之纊不惟有素也而又以青爲加尚之瑱不惟瓊華也而又以瓊瑩爲禮飾之容與服色之鮮盛其得于庭之所見者如此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合參 由庭而上有堂也則見其俟我于堂而揖之以升矣但見充耳之纊不惟有青也而又以黃爲加尚之瑱不惟瓊瑩也而又有瓊英焉禮飾之容與服飾之鮮盛其得于堂之所見者如此矣不行乎奠鴈御輪之禮而惟俟乎門著庭堂之間則當時典禮之廢固可見而其俗之不美亦可徵矣

析講 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起頭看一俟字便見其不迎矣蓋夫家之著也言只俟于著于庭于堂而已也昏儀箋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則取陽往陰來之義也故經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凡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

也降出迓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尊卑以親之禮之序也今無有曰本章呂氏謂兩引婚禮見其廢親迎之大而拘小節蓋俟未始非禮特俟于本家則非耳夫俟之之禮雖然有不行于女子之家飾之之侈雖盛而徒見于尊人之際先王奠雁御輪之禮安在哉充耳二句言懸充耳之紞則以素絲而懸于紞以爲充耳者則尚以瓊華之石也紞謂懸瑱之繩用雜絲線織之五色皆備曰青曰素曰黃各衆雜色中之一色而言瑱即充耳瑱其物也充耳其名也瓊華瓊瑩瓊英亦只是一物變文以叶韻非以所俟之異處而易其色與石也觀此詩但欠前面親迎奠雁御輪先歸一截事耳○葉臺山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諸侯以下皆當親迎故冕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冕輸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也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而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而親迎也齊山東望國獨不聞此乎○瓊華等只是一物本謂之華草謂之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皆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註充耳以纊二句本解以素一句然不言素者素字不重亦兼下青黃爲總釋也尚加也至瑱也方是解尚之句充耳二字領頭而懸此瓊華之瑱文義相足二句寔一句也○此與前篇一例作者皆不知其非而存之則可見風俗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章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全旨此詩男子自作曰始出而女已在室月始出而女乃在門則來就者終一日而始行言其情之戀戀無已也○日與月是因時以起興且則來暮則共是依已以爲去就也定見云是女旦日來而暮去者敘其來故曰在室于發

其去故曰在門內若自室而闥將行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合參此淫奔者之詞若謂男女相遇多起于情彼邂逅相遇者曾會晤之幾何而其情亦有未發者若姝子之于我何如哉夫其旦也瞻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況夫彼姝者子當此之旦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我室也躡我之迹而相就也其情抑何殷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毛悅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

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合參及其夜也瞻彼月兮則出自東方矣況夫彼姝者子當此之夜則在我門內之闥矣其在我闥也履我之跡而行去也其情抑何密也夫敘其往來之事以道其縱欲之情齊俗之不美亦可見矣

析講東方則有日彼姝則在我之室此興意也亦興至三句止下二句申上言之日月皆在東方昧爽而來初昏而去也室在閨內闥在門內來則在室去則在闥將行也敘我不見戀戀往來之情無非爲我意躡我跡履我發是來則迎之去則送之皆已在前爲引而女在後爲隨也俗諺云緊跟着走之意亦猶諺云半步不離之意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章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全旨此詩作于怠政之非前二章徒其事以刺其君之失時末言其時之易誤以深刺其昧乎時也亟不夙則暮句該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不可平看亟與居上惟其興居無節故號令不時也○或云上二章述其事到末章乃刺之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顚倒衣裳(叶常韻)顚之倒之(叶都妙反)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

東方未明而顚倒其衣裳則旣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蓋猶

以爲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合參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而作也若謂明晦者天用之以分晝夜者也來旦者君乘之以節興居者也故人君一舉動而百官之從違係焉使興居有一定之節號令必有一定之時而政于此在事于此治矣何我君之不知耶今夫別色入朝此常經也今我自東方未明之時而顚倒其衣裳蓋將爲入朝之行也夫裳衣顚倒于未明則時亦旣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爲晚也至于他日而有不然者吾將何所依據哉

東方未晞顚倒裳衣倒之顚之(叶典因反)自公令之(力呈反)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

合參日出視朝此定制也今我自東方未晞之時而顚倒其裳衣蓋將爲趨朝之舉也夫裳衣顚倒于未晞則時已爲早矣然又已有從君所而來令之者焉蓋猶以爲晚也至于他時而又有不然者吾將何所持循哉

析講各四句俱聯絡相承說上二句未有刺意下二句方刺其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東方未明旣非辨色之候而此心恒恐晩顚倒衣裳謂倉皇急遽之時不得順擧其領非眞以衣作裳裳作衣也召之召其入也令者傳號令而來也此二章雖言其早便見他時不然又太早意觀不以則暮何可見亦要知齊君失之晩處未免更多 八但從其早言之極有含蓄○孔氏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晞謂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言露在朝旦未見日色故以爲乾義此無取于乾故言明之始謂將旦晞日之光氣始升也○召之令之亦只是號令中一節事

折柳樊圃(樊叶汾沿反圃叶博古反)狂夫瞿瞿(音句)不能晨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暮)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早也

○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

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也

合參夫其所以號令無節起居不時如此豈以晨夜之度有難知乎彼折柳以樊夫圃其固若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瞿瞿然驚顧而不敢或越焉以其內外之限明也晨夜之限昭然甚明何以異是則亦無難知矣今乃昧作止之令而顚倒于晦明之際失寢興之期而淆亂于晨昏之度不失之早則失之暮而無一定之節焉反狂夫之不若矣吾人而欲從召令將何以爲遵守也蓋夫君者萬民之表也興居無節號令不時則人無所據以爲信由是紀綱政事胥失其序矣詩人之言其深有憂也夫

析講此章上二句比晨夜之限易知下刺君之不能知也別色爲晨未別色爲夜不夙則暮重暮上總是言其無節之甚不必析看大意謂晨夜之限甚明何君不能知而至于不早便晏其號令之不可信明矣折柳樊圃非若築土爲牆之可恃然柳之內乃內也柳之外乃外也其限豈不甚明況味不夙則莫亦似早者其偶而暮者其常以見君之惰于政事處不能辰夜大概就不知早晚說而暮只當一晏字與暮夜之暮不同○辯士此章語意頗似反與然折柳樊圃四字無照應故雖下以知不知對言不能不補以比晨夕之限一句也故謂之比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吳崇思曰人君日出而視朝日中而考政日入而聚衆慮日夕而糾虔天刑蓋不徹愼興居便臣下而已亦所以順天時而宣治化也倒衣詩人豈徒以召已不時之故興刺乎○昔大公就國道遠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勃其政而齊治憾使子孫能率太公之遺

有不能晨夜乎

南山章

傳 襄公留妻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賦南山

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全旨 通詩前二章兩托喻刺齊侯縱欲而瀆天下之大倫下二章兩托興刺魯侯不能正以義而失夫婦之大綱以懷字從字鞠字極字爲主雖襄桓並刺然意專在襄蓋詩是齊風刺齊正是深刺齊也夫魯桓弑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强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强以行淫文姜亥行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于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篇中無一言及文姜者以其不足責也且不欲斥言其醜而但托喻于狐屨言于魯其所以刺齊者隱而彰矣○上玉云前二章云齊子云魯道云懷止明是襄公後二章云取妻明是桓公然終不欲一公字說者亦直如詩還之妙

南山崔崔音催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合參 此詩刺齊襄魯桓作也若謂不可瀆者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之綱而况人君又綱常之主乎彼南山之勢崔崔然高大其上有邪媚之雄狐乃綏綏然獨行而求匹焉彼齊君居高位而行邪行何以異是且其適魯之道蕩然而寬平齊子則從此道以歸于魯其合則正其禮則宜焉既曰歸止則兄弟日遠襄公何爲而復懷止未歸之先既不可瀆倫而妄想既歸之後何又思之耶祇狐之不如矣

析講 此章以南山喻高位以雄狐喻齊襄之邪行是隱比之正者在高位宜在南山上見行邪行在狐上見魯道可以下言文姜既歸魯襄公不當淫之也明其爲魯桓婦非襄公所宜思非云既歸之後不可思若然則未歸之前可思矣兩言魯道有蕩見齊子之歸人人屬目也齊子二字書法嚴非尋又二字見失其兄道也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緌蕤音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合參 又觀之葛屨五兩各相爲耦而不亂冠緌有雙亦自爲耦而不可亂夫人之各有定耦而不可亂何以異是且魯道有蕩而平直齊子則用此道以嫁于魯矣夫既用此道以嫁于魯則爲魯公之配襄公何爲而復從之以亂其懿範乎

析講 此章以物各有耦喻文姜非襄公之耦是隱比之反者兩二屨也屨有纏屨素屨白屨黑屨故屨五等故云五兩一說五兩伍伍相兩非五屨之說也屨與屨爲偶雖五兩各相偶緌冠係之下垂也順頭而下結者爲纓纓之垂者爲緌必雙方相稱可對待夫不是隻亦不可益也下四句言文姜既歸魯而爲桓公之偶襄公不當亂之也見襄公文姜非其偶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音宗其畝取去聲妻如之何必告音谷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音菊止

興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哉

合參 夫齊君之縱欲也固不免于亂倫之罪矣而魯君獨不能以義制之寧不有愧乎夫道之綱乎彼蓺麻者如之何必先衡從而耕治其田野矣娶妻者如之何必先通姓名而告其父母矣今魯君既告父母而娶矣是宜端刑

十之道而謹其始正夫婦之倫而制其終曷爲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
析講此章以蓺麻引起娶妻而嘆其無以制之也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縱
娶妻之禮謀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娶妻以告父母爲正故云但重末
二句曷又二字見失其夫道也○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廟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

合參彼欲析薪者如之何非斧斤則薪不可得而析矣欲娶妻者如之何匪媒妁則妻不可得而娶矣今魯君既以媒妁之言而娶矣是宜明禮義以正其心杜邪妄以閑其意曷爲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夫詩人一則刺齊襄一則刺魯桓而于文姜曾無片言及之若曰此猶不足道者也詩人之惡惡亦嚴矣哉

析講此章以析薪引起媒妁而嘆其無以制之也匪媒不得與上必告父母

俱就娶妻之常理言既曰二句方着魯侯說四如之何深思之之詠禮法二字秘然凜然俱在其中亦重末二句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爲又使窮其欲以至于極也惜乎始得其正而終莫之正其所以不能窮止之歟詩人不言詞歸魯桓耻之也意主齊襄惡之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孔疏公羊傳云夫人譖公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左傳于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蓋知素與通者以奸淫之事生于聚居不宜既嫁猶然也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摺其脅公死于車摺與拉音義同○幹脅也○春秋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胡氏傳曰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可見無宗法者必踣殺身之禍此爲世之深戒歟○瀆天倫者禍必烈失夫綱者身必危魯桓公遭彭生之禍而齊襄亦蒙失位之殃則是天道彰明較著矣

甫田章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全旨】通詩以戒躐等爲主上二章喻躐等之無益戒人驚遠大而忽近小也末章喻循序之有成言近小自然可遠大也正以見不必躐等之意○大意謂

田之大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人之遠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躐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丱可以忽然而見其弁是小非不可以爲大近非不可以爲遠也果欲躐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爲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通章俱是戒人之詞勿以一戒一勉乎看亦不必用爲學爲治之意○麟士云全篇皆比此又一格與小雅鶴鳴相似○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之藥也

無田佃音**甫田維莠**酉音**驕驕**叶音高 **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矣○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合參詩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也若謂天下無速成之功君子不可恃躐等之念何以言之彼田不可以不治也然田大則難爲力而無同甫

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維莠驕驕而張王矣人不能以無思也然人之遠圖難爲期爾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忉忉而憂勞矣然則人之厭小務大則必無可大之理忽近圖遠則必無可遠之機其勢亦猶是也與等之無益也固如此夫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叶旦佐反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忉也

合槩爾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維莠桀桀于其中矣爾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其心怛怛而難安矣一生之精力無多而空置誤用于田之勞人何爲而徒使空馳人亦何樂而爲此哉

析講此二章言躐等則有不達之弊也上二句喻戒妄作以小大言下二句喻戒妄思以遠近言田字思字有急速意須妄得四無字語氣太小遠近處虛說詩本旨非言人當安于近小言欲遠大者必始于近小也輔氏曰厭小而務大圖甫田者也妄作之所爲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爲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驕驕若縱之逕莪俊俊嘉禾之狀切切所謂傷心之痛也桀桀特然獨出之貌怛怛惻然不安之意字義稍別

婉兮孌兮 叶龍眷反 **總角丱兮** 音慣叶古縣反 **未幾見兮** 幾上聲 **突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修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合槩夫躐等既無所益孰若循序而有成乎維彼童子年方幼艾而婉孌之可愛將方總角而丱然其下垂視之成人固有間矣然見之未幾且突然戴弁以出遂躋于成人之列此豈躐等而強求之哉蓋童子乃成人之漸總角有戴弁之期循其序焉則勢有必至矣然則天下之事能循其小者求之而忽然可至于大能循其近者求之而忽然可至于遠未有不循其序者也昔今日之田甫田思遠人者何紛紛乎請以童子之論衍其躐而可也

析講此章言循序則有必至之理也與上二章乃相形之意而非相對之言婉孌幼之容總角幼之飾總角喻近小戴弁喻遠大丱者童子總聚其髮以爲兩角如丱字之形也童子乃成人之漸總角有戴弁之期可見人不必躐等蓋由其道而勢固必至也末句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醒出四無字精神○慶源輔氏曰末章又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爲比以驗之小之可大邇之可遠理固然也厭小務大忽近圖遠則欲之亟也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之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不自知者徇其欲之所爲則躐亟之意紛然而終不能有所達矣

甫田三章章四句○徵弦云蘇欲者無倖成之理循序者有必成之功齊俗急功利故詩人以此戒之○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朱子曰小序說志

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爲徒大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歛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書曰若升高必自卑若陟遐必自邇蓋言漸也詩人其知道乎厥後桓景之美功利管晏之無聖學其所從來者遠矣○先哲有云甫田悟進學術門悟處世可謂善讀書矣

盧令章

傳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序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指其物而美其人也當以人爲主不可以人與犬對看首章美其人之才德下二章美其人之才貌要說得近齊俗一邊大意與還詩相類但還詩是交相稱譽此詩是已譽他人故云容同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合參此田獵者相稱與之詞若謂田獵之間人之才勇德貌所由見於[illegible]追逐獸犬者存乎犬發縱指示者存乎人今臨淄即墨之郊處無不走狗者而予獨深有意于斯人方其走韓盧之捷而搏獸于山林之間頷下之環令令然其有聲焉在物如此其人果何如哉但見此人也技藝出全便捷外見倜儻一狩之能固若是其美矣而並驅之始能同心以共濟推物以相讓抑且仁也凡我同人孰有如子之可誇者乎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音權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鬢好貌

合參然盧不惟有環也又有子母之重環焉其驅是盧之人才藝固甚美矣又且體貌純人鬢然鬚髮之甚好是何如其可稱耶

盧重鋂 音梅 其人美且偲 音鰓

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合參然盧不惟有重環也又有一環貫二之重鋂焉其驅是盧之人才能固其美矣又且威儀出衆偲然多鬚之有餘是何如其可觀耶是人也既有豈弟之仁心又有鬈偲之雄貌與之並驅充廣德心從之于狩咏有生氣誰謂獵無人哉夫一田獵之微而極稱與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國君荒之失從可知矣

附講各章首句輕透後還重人盧田犬言盧者賦其所有事也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矣就獵事便捷輕利言此言其才也仁只是愛人之意如方獵而同其力既獵而均其利是矣此言其德也鬈與偲則言其貌也亦要見武勇所寄發於田獵所見者如此○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謳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illegible]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

[illegible]公母[illegible]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

[illegible]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合參通詩全是刺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毋得以縱乎欲也章歸止二字各上二句警魯君不能防乎母下言毋得以縱其欲若齊子之歸誰使之然見莊公之微弱不能防閑之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古頑反 音關叶 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從 才用反

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合參此詩刺莊公不能防閑文姜而作也若謂母子天性也感之以誠則歛服之以禮則安何莊公不能也彼笱也者所以乘梁之空以取魚者也今敝

笱在梁而其魚乃魴鰥之大焉任其往來而不能制也是非魴鰥之不可制也唯笱之敝無以制乎魴鰥也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亦猶是矣唯其不能防閑之也是以車馬侍從不俟莊公之命而唯文姜之號令以歸于齊若其從行之衆郁郁而如雲矣向使魯侯能誠敬以事其母刑威以御其下則車馬侍從必俟其命也何文姜之歸齊而其從之如雲也哉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音序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鱮似魴而頭大或謂之鰱如雨亦多也

合參以敝笱而在梁而其魚又魴魚之大者則力之不能制之也有如是矣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淫何以異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如雨之多者夫亦何所異哉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叶于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合衆以敝笱而在梁而其魚唯唯而出入焉則力之不能制之也有[illegible]
矣然則魯君柔懦而不能防閑其母何以異是是以齊子之歸也其從之者
如水流之多焉夫亦何所畏哉夫通都大邑之中即相及而耳相接門斯而
起之者何耶扉席敝擊之際孰授登而外就舍問駕而就之者何人此皆莊
公縱之也其斯謂之敝笱乎

析薪魚本可制而笱敝則不能比文姜本可防而莊公誠敬不足威令不行
則無以防之也須看一敝字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俟莊公命而惟文姜
號令也從字最有味若曰毋即難制猶不可制其從行者乎莊公微弱甚矣
如雲如雨如水雖言其多亦見順而從之如雲之簇擁如雨之連綿如水之
奔流毫無所顧忌也○唯唯喻其出入自如不能限制之意○婦人有三從
所謂夫死從子者其道安在故詩下一敝字形容太盡

敝笱三章章四句○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

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防又會齊侯于穀○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
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于道也防魯地穀齊地一歲
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顯矣其從如雲言雲無定性隨風而已雲升而生雨
故如雨繼之雨降而生水故如水繼之言桓公不能防文姜初亦生于如
雲積以浸大而已○杜氏曰禚齊地祝丘魯地○胡氏曰會曰享偕爲之
名也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又曰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非兩君相見
又夫其國而享諸侯甚矣○春秋莊公十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十九年夫
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龜山楊氏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
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寧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
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之齊[illegible]乎○胡氏曰
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
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思唁其兄而阻于義故載馳作聖人錄
于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
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郝云此詩作于桓
公過宮之後故序曰爲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
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爲妻綱如笱可制子之于母猶曰弗克夫不制其妻
則曰敝笱矣故敝笱以刺夫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章

傳　襄公伐衛文姜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驅

序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
惡于萬民焉

全旨　通詩四章總是反覆刺譏文姜無羞惡之心各在末句上見首二章言乘
車馬之美而來會于齊下二章言統徒御之衆而來會于齊然止言其往而

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陳魏生曰文姜廉耻蕩然
故是詩亦直刺之無渾厚之意疾驅齊境而發夕魯道賓餐夫人而但言齊
子此詩人微詞

載驅薄薄音博簟茀朱鞹音廓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祥龠反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
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于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
而來會襄公也

合衆此刺文姜之詩也若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齊子獨不然哉吾觀其
乘車以行薄薄然其疾驅焉有竹簟以爲車蔽有去毛之革漆之以朱以爲
車飾駕是車也將何往乎顧瞻魯道蕩蕩然其寬平齊子始既自齊而于歸于
魯今又自魯而私歸于齊但見夕宿于其地至明晨而發于夕所宿之舍焉
益將爲縱欲之行而略無畏忌之心矣

四驪(音離)濟濟(上聲)垂轡濔濔(音你)魯道有蕩齊子豈(音愷)弟(音悌叶待禮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樂易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合參且其馬以駕車也則四驪之在御濟濟然其甚美轡以御馬也則六轡之下垂濔濔然其和柔焉是馬也將安往乎顧瞻魯道蕩然其寬平齊子由之行止自適方且豈弟而有樂易之容焉何無羞恥之甚哉

析講此二章言其車如此勿以首句為馬蔵驅薄薄說車聲之疾驟知其中心之亟欲也見欲至之速意箇一件朱都一件四驪言物色盛也魯道有蕩見是國人觸目之地發夕如唐詩發自京師之發言昨日猶在此明日已往矣夕宿于此而從此發行與古詩朝發襄陽城同義詩故云急于赴齊即夕啓行不能待旦言急欲也此又是夕時發于魯之說愚謂非也此豈弟與別處不同乃喜其欲之得遂而樂易自如形于容者如此皆無羞慚忸怩之意也豈弟本盛德之稱此云爾者美惡不嫌同辭也只與蕩將不安相對

汶(音問)水湯湯(音傷)行人彭彭(音邦)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合參彼汶水之流也固湯湯然其盛矣此從行之人則彭彭然而多矣當此稠人廣衆之中而行彼魯道有蕩之上若宜畏人之譏矣齊子乃將翱將翔以往焉蓋惟幸其來會之有期矣何其然而不知愧也哉

汶水滔滔(音叨)行人儦儦(音標叶音褒)魯道有蕩齊子游敖

賦也滔滔流貌儦儦衆貌遊敖猶翱翔也

合參彼汶水之流也則滔滔然而不已矣此從行之人則儦儦然而甚衆矣當此衆人屬目之區而行彼魯道有蕩之上若宜畏人之議矣齊子乃以游以敖而往焉蓋惟喜其來會之在即矣何頑然而不之顧也哉夫詩人反覆刺譏如此可以見其惡惡之心嚴且切也

析講汶水以所經之地言乃自魯來齊之路今汶水夾水有文姜經行八[illegible]所從之人也或謂泛指行道之人非也翱翔自得也遊遨自恣也或并自[illegible]總見其醜而無恥之狀

載驅四章章四句○疊山謝氏曰曰豈弟曰翱翔曰遊遨文姜之情態盡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妙刺之深疾之甚也○李氏曰傷風敗俗之事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乃文姜如齊不一而足看來是文姜去要齊侯非齊侯有所期于姜以女求男以姝邀兄其可羞尤甚焉于是表而出之以戒後世家庭骨肉之間亂其倫常而恬不知恥者矣

猗嗟章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

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全旨通詩三章總是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而刺其不能制母之意在言外以首字名字變字為綱俱兼威儀技藝說而下則分析言之刺譏之意全在三個猗嗟字與幾個兮字俱是微詞歎其所美正以陰刺其所缺蓋于嗟嘆之中寓不足之意也○華谷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尾皆托之他詞但中間冷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息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于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讀者默會其意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嘆息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疊山謝氏曰一章射則臧兮則善矣德則未見其美亦可惜也三章展我甥兮莊公誠為我齊國之甥今人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今莊公莫能以

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時無莊以禦之亦可惜也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歎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合參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若謂人之一身惟威儀足以養君子之望而技藝所以多君子之能也然求其兼全之者鮮矣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何昌以盛也以言其威儀也體貌則頎然而長而俊偉之可觀容止則抑之若揚而英華之莫掩美目則揚然而動也雖明爲之善施矣巧趨則蹌然而恭也采齊爲之必中矣其威儀之昌固如此以言其技藝也精舍拔之法妙巧力之全大射則中乎鵠大射臧也賓射則中乎正賓射臧也其技藝之昌又如此使其每事而皆然不亦盡善也哉

析講首句是綱領包下威儀技藝二意無端發出猗嗟讚美之意已全托出中四句對末句正威儀技藝之寔頎而長見容貌之修也人若短小便無儀可觀故體貌與威儀看抑若揚見態度之佳也抑者貶損收斂不欲見美之意而光輝竟不可遏反若有揚之者況揚之而其美又當何如美目揚兆步質之美也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彩目之動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爲美巧趨蹌見媚習之節也禮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禮有疾趨徐趨爲之有巧拙蹌正狀其趨走之巧步履整飭也射兼大射賓射言臧兼巧力言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音石**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爲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合參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可名也以目則黑白分明而清明之可美以儀則終身無違而式禮之莫愆其威儀之可名既如此且賓射終日雖極射侯之多而發必中的不出乎正之外其技藝之可名又如此以如此之威儀技藝則不惟有以施令聞于魯而亦可以厥善譽于齊誠哉爲我齊之甥而無愧矣使其外此而盡善不亦可稱也哉

析講此章亦首句爲綱包威儀技藝美目二句是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儀舉一身而言成自始至終成乎禮而不失也儀既成有應援愈煩儀文愈密之意必到終日無遊方見其成終日二句是技藝可名射只主賓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爲大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射也射皆三番而正終君射侯美其久射而

能中也正是小鳥其飛最疾故畫之于布以爲的不出正則巧矣末句總承威儀技藝而言之展我甥兮還重稱其爲齊之甥意含蓄之意在中故曰詩人之微詞一說人都說魯莊爲齊侯之子故詩人加一展字設爲諱護之詞以譏之然此本齊詩原其本意蓋欲露出魯莊故曰展我甥未必有明非齊侯之子意小序特揣摩之說而朱子因之未足據也若說出非齊侯之子恐非詩人渾厚口氣○麟士按通詩皆贊詞展甥句亦贊詞如後人宅相之說不必謂又有微詞也明非齊侯之子集傳頗本小序而徐文定以揣摩譏之然同非吾子齊侯之子魯桓皆自言之矣則此處雖非所急而亦未必遂無其事姑兩存之○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

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緑方二尺
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鳥之捷
黠者射難中以中爲俊故取名焉禮梓人有皮侯緑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
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爲之三分侯之一似鳥之棲故曰棲鵠
正則畫布爲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曰正棲皮曰鵠是也○
三章之中惟終日射侯一句不叶韻

猗嗟孌叶龍眷反**兮清揚婉**叶許願反**兮舞則選**叶息絹反**兮射則貫**叶扃縣反**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叶靈眷反**兮**

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于衆也或曰齊于樂
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
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合參猗嗟我公其威儀技藝無一而不變好也語其目則清然而明語其眉

則揚然而美好乎其可愛也其威儀之變于此可見矣時乎舞也則選焉而
異于衆時乎射也則中焉而貫乎革且四矢之中皆得其故處巧力俱全誠
可以禦亂焉技藝之變又于此可見矣持衆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無憾
矣而每爲人所不足者必有出于威儀技藝之外者也詩人嗟嘆再三則莊
公之所大缺者不言可見矣

析講首句亦兼威儀技藝清揚句是威儀之變清目清明揚眉上廣清揚婉
兮言眉目之間婉然美也舞則四句是技藝之變舞則一句對射則貫三句
看舞則選者言文舞武舞皆選出于衆也貫字見其力反字見其巧射必四
矢者象其有事于四方也射則不徒貫革而又中其故處力而兼巧謂不足
以禦亂而何禦亂亦即粘上二句說作未然字看言外見射足以禦亂而禮
不足以防淫也一說四矢反句就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分巧力○記言
羣音必及干戚羽旄然後謂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
亦必成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年曾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猗嗟三章章六句○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氏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
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
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
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
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說約或曰制其
車馬僕從之說可行乎曰不能也先儒崔銑曰桓公必季友之靜慶父之
木者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易以自周文姜俟宗國以愚其
子猶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弑何有于子之廢故符齡開鄉代衞
歸保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婚僕僕爲甘役于齊恭襄公之威重矣文姜
之術姣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爲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

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君
犯石碏之臣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三山李氏曰莊公有威儀技藝
之美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節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
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而不能制趙氏之禍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
何所補哉○附錄漢書贊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
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
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
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于邑建始
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
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陋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

姓今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爲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之于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是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孔疏皇甫謐云舜所都或云蒲坂禹受禪都于陽城安邑服虔云堯居冀州虞夏因之是陶唐虞夏之都大率不出河東之界然則魏都河北蒲坂安邑皆偏近之故云魏者舜禹所都之地謂境中有其都耳不居其墟也雷首在蒲坂南析城在濩澤西南皆河東界內○呂記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魏本舜禹故都處山河之間土地迫隘而其勤儉之遺化于時猶存使魏能以舜禹之治天下者治其國使民俗相安于治而大國無所啟其寡魏將不爲善國乎吳公子札所謂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賢主也今魏吝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于民教以義方而與秦晉隣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按河中解州今隸山西平陽府○蔣士按魯詩世學畢公高文王庶子初封畢伯成王進爲魏侯十餘世晉獻侯詭諸滅之畢萬降于晉爲大夫得食邑于魏九傳生魏斯斯請周威王命爲魏文侯而與趙籍韓虔廢晉靖公爲家人文侯孫則梁惠王瑩也又六傳至魏王假爲秦所滅蓋自畢公國于今解州之地至畢萬復邑于此詩魏風則畢公以後畢萬以前解州之地也可謂闕所未聞○齊始伯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魏而後唐猶邶鄘先衛者也○按魏先儒以爲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晉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故蘇氏謂魏地久入晉其詩爲晉而作今以魏詩七篇考之惟沮洳三章公行公路等疑指晉官而桃園一首顯然爲憂魏將亡而作又雜于諸篇之中則爲晉之說未可全憑恐難以邶鄘例也○疏義詩爲晉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說通魏詩皆未滅時作○魏無世家不可考

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王十二年秦圍魏此侵削之始也歷桓而莊而僖而惠王十六年是爲魯閔之元年晉獻滅衞詩作于未滅前知桓莊僖三王時也講云魏風變于平桓之世原其始也○眉山蘇氏曰檜者鄭所滅也檜詩不爲鄭而邶鄘爲衞魏爲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于既滅其詩所爲者衞晉也至于檜詩未亡而先作矣

葛屨章

傳魏之丙子 字欽六 怨之賦葛屨

序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全旨通詩二章不平上直刺其褊急之事下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其褊急之故也但詩本爲刺褊急而褊急卻自儉嗇中來故詩柄及之只當以褊急爲主不可分言○玩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即此人之褊急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旨也○上章指其事下章原其心黃葵峰曰此乃詩人咏以爲刺亦非女子所作

糾糾音赳葛屨可以履霜摻摻音纖女手可以縫裳要音腰之襋音棘之好人服叶蒲北反之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合參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此詩刺之若謂禮貴于中而不可過于儉也者一于儉嗇則必急迫而多至于失禮矣吾好人何如也彼葛屨用之于夏宜也今糾糾之葛屨乃可以履霜用之非其時矣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可以執婦功也今摻摻之女手乃可以縫裳使之豈其禮乎且非縫裳而遂已也凡裳皆統于要又使之治其要焉凡衣皆統于襋又使之治其襋焉適要襋之方成好人遂從而服之是何其急不能待有如是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其使女之非宜下言其服之之急也其辭不[illegible]

女子不可使縫裳皆處之失宜者故以爲與冬用夏屨一似可以履霜者正

與宜岸宜獄一例摻摻女手須重女字上甚已廟見爲婦未廟見爲女既謂

女子使不可執婦功今使縫裳又使治要襋而遂服之則褊急矣此皆由俗

之儉嗇來二可以字最婉約有味見此事猶可何不可之有蘇子由曰君子

之爲國也致隆而極厚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陋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

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婦也將安使之矣通解要

襋句另意不可只就上文所縫之衣言然即承上句來亦不妨要之襋之非

成衣也畧成大概即服之矣有不俟要襋之畢意好人猶大人益公族等人

也○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儉嗇者言之則亦可以履

霜矣以興摻摻女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褊急者言之則亦可使之縫裳矣

方山從輔氏說以儉嗇爲履霜褊急爲縫裳而因以爲興意似不可從○註

婦見乃不相宜之意寒凉不堪用之意○孔氏曰三月廟見謂無舅姑者婦

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不待三

月也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未祭行亦未成婦也○辥士按註三月廟

見二句本毛傳乃孔疏又謂無舅姑者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質明

贊見不待三月然又曰雖即見舅姑亦三月助祭然後成婦則云廟見者安

知不即指助祭似亦不必以有舅姑與否爲別○上玉按褊急字此章可想

得其意矣至下章惟是褊心方顯出說者且在含蓄關更有餘味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叶音切)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

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

之云耳

合條然是好人也自其外而觀之提提安舒而讓止之有[illegible]定

然讓人在右而自避于左其容貌之美如此自其服而言之其所佩者以象

骨爲揥而用以摘髮秩然有貴者之飾其服飾之盛又如此以是而觀宜若

無可刺矣惟是褊心而急于欲而縫裳有資乎女手要襋遂服乎初成何內

外表裏之不相稱也是以爲失好人之度而可刺也葛屨之詠履霜之與子

豈無謂而作也吁此可以見魏俗之不美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敘其外之有可觀下言內之有可刺也好人句見進止有

度也宛然句見退讓有節也佩其句見服飾貴盛也左辟者古人以右爲尊

故讓者避右就左賓上相揖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

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此三句皆不見有褊急意象惟中心褊急遂

不稱其外表裏之不相符所以不能不刺之耳褊心雖應上摻摻四句然此

人褊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其苛刻如前耳一如字看論詩人所刺

則專指縫裳要襋也或就指此詠或竟說而縫裳在其中俱可○一說首句

提起而以中二句對看實發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

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儉之過則至于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

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輔氏曰

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條短魏以地狹而褊急若此其何以傳世至于

長久哉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

間耳立國規模可不慎哉

汾沮洳章

傳晉大夫(鈌六字)譏之賦彼汾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全旨通詩三章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也重殊異二字看刺譏

指貴人說若非貴人乃糾糾不以貴人則是以公卿之度而責乎微賤之[illegible]

貴不諺甚○所刺是指貴人但不必定是公路等官

彼汾音沮去洳音言采其莫音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合參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若謂貴人之所以稱重于時者以其量勝而非區區以容論也何今日之徐乃競趨于儀容而獨不足于量也彼汾沮洳之地有莫生焉則言采其莫矣彼其之子列爵公朝而掌公之路車自其外而觀之則儀容之修整禮節之舒徐其美不可以尺寸量矣然外雖可美而其中之所存者則儉嗇褊急而無寬弘廣大之量貴人之態似不如是也不亦殊異乎公路也哉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杭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合參彼汾一方有桑生焉則言采其桑矣彼其之子之為公行者容貌煥英華之發文章炳蔚之光第其美有如木之英者焉雖曰美如英也但公行之量必異乎尋常而今褊急之態則殊不似乎公行耳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為之

合參彼汾一曲有藚生焉則言采其藚矣彼其之子之為公族者儀容昭生色之光氣象有溫和之度第乎其美有如玉之溫潤者焉雖曰美如玉也但公族之量必拔乎流俗而今迫促之量則殊不似乎公族耳夫容貌之美雖可觀也而其不似貴人則可惜也此詩人所以深刺之歟

析講與義無異不追以二段分作呼為與耳各與至四句止下兩句轉其語而藍之辭士按以無度反緊則采莫自謂其多之意也美自外而容貌言無度猶云不可枚舉也如英言容節之階俊逸閑雅如英華之可愛如玉謂容節之間舒徐溫潤如美玉之可寶各重末一句就內之度量言雖有貴人之容而儉不中禮是貴人而殊不似貴人謂無一毫貴介氣也公路公行公族總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一說彼其之子正指在位下公族等乃借字面言之非謂此人為此官也只如俗云非大人氣象說亦可或謂泛言不就在位說甚不可依○陳弓父曰公儀子為魯相拔園葵去織婦以卿大夫而與民爭利難乎為下矣但采莫采桑采藚言其意非真有其事故以為興耳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棄地無多不宜與民爭也彼其節儉之詠○朱叔儀曰公路公行一也宣公二年晉以卿之適子為公族庶子為公行○上章致儉嗇褊心是明刺此是隱刺只于殊異內寓貶之勿露更有味曾無齊曰儉原美德何必刺莊中添出不中禮二字則儉為失中所以可刺○安城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池之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偶然也藪音徵○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見彼人也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

〔題〕魏人憂其國○字缺四 賦園有桃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二章一意上四句憂其國小無政下嘆人不知其可憂也以憂字為主憂根思來或以中四句是傷人不察己之憂末四句是嘆人不思其可憂

亦可但以頭段今玩本文其誰知之便是不知我者說話玩註蓋其憂之
便是深嘆上章大抵心之憂矣三句是起勿思句意○上章歌謡正說下歌
說不干之事下章行國所說事跡寫無聊之意要知說憂處非徒作爲之憂
欲人共憂之也亦可以見寫國之心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齊反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謡其語助○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謡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謡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嘆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合參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此詩若謂國家衰弱小之形惟在於奮之

非詩或可藉持其命脈且政治後將今尚不有振起之意將何以砥柱于横流若今日之國是何如者今夫園有桃則其寔固可取之爲殽矣况我之于今也値國勢之衰弱既無可爲之具將紀綱之廢弛必有危亡之漸故心之憂矣無聊而爲合曲之歌且轉而爲徒歌之謡凡以宣吾之憂與人之知焉耳何彼國人不白我憂世之心謂我士也不疾而呻無憂而嘆豈其遠慕恢張之業忧然有矯世越俗之計耶亦見其不度德量力虚驕而無益于數矣且曰處弱者利用循庸庸者多厚福彼君臣相與安常而處和平之福者已是矣奈何反欲以子之非矯彼之是而欲且謂爲哉噫乎當局者狃于就危險下之形而之大計代斲者補救之說而寡深謀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然此之可憂初不難知於此之非我一則曰驕一則曰何其特未之思也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危亡將自憂之不暇矣何暇以驕而非我哉

者謂之意只當至四句止園有桃則取其實而殽之心有憂則我歌且謡之大段是以事理之必至爲興不必深求也疏義云桃實則殽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相對爲興恐亦看得太深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述已之憂而與人情之關係也心之憂非憂其國小憂其無政也詩柄國小無政重政上蓋紀綱不振則國將亡此所以憂之歌謡非但是憂之所發縱亦借歌謡以感諷國家識軌賊事之意故下以子曰二字應之若只以心所鬱結見之歌謡以自發舒其懷抱人亦安知其憂國哉歌而且謡者只是不一歌而足之意自此以下每二句爲一轉既訴已之難懷亦望人之有悟也不知四句正言人不察已之憂驕指譏訕朝政倨傲睥睨横于胸臆而于歌謡發洩之彼人是哉謂彼當國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小國之體應如是也子曰何其言作詩者妄訕國是也若謂國何用更張若可相安于無事足矣安得無故而發大難之端乎夫然則是綱解紐弛可以爲

治而綱紀振飭者反爲矯亂之階陵僭罔非乃以爲適而意自憂懷者得悴瘁之訴心之所憂誰則知之耶已不憂而又禁他人不得憂通國以養殃爲得策舉朝以深諱爲妖言忘厝火之憂然處堂之樂蓋亦勿思而已矣弗思正謂不思國之無政而將亡也使思及于此豈復以我爲驕哉惕之以弗思正欲人動深長之思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逼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略之詞歌謡之不足則出遊于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合參園有棘則其實固可取之以爲食矣况我之于今也感國事之日壞而不禁憂思之百集慨歌謡之不足而聊行國中以寫憂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我之行國謂我事出于過舉志溢于横生而反以爲縱恣而無所止極且

曰更張者未必是循俗者未必非彼上下相與悠游而享安寧之佚者已久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嗟乎上之人習乎非而莫知所憂下之人忘其非而反病吾憂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之思故耳惟其未思即亦深謀遠慮之士不足動其非非今是之懷即有悲歌慷慨之詞無以發其同心共濟之想謂予之罔極也予亦何辭而彼之患何可狃也予之憂且滋廣矣

析講上章歌謠是憂發于聲此章行國是憂發于迹然行國須帶歌謠之不足說來然後下面曰彼人是哉方說得去不然何以行國而遂知其憂國也

蘇云行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空行去罔極指行國說盖行游似縱恣不羈者故曰罔極○心憂而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類歌謠是不平之鳴而顧謂其驕行國憫無聊之思而顧謂其罔極士君子憂世憤俗之心不諒于世俗如此○國小無政亦只就詩者意其然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憂所以歌謠所以宜思皆在言外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于宗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然魏以國小無政上下恬然不以爲憂至于晉獻之兵一入而遂不可支詩人之言驗矣自古國家危亡有識之士蓋多早見其幾而當局者往往不悟我愈以爲憂彼愈以爲是而以我爲非衰世人情大都若此此國是所以日非而亂亡接迹也○叠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言得見知于人通國上下不群吠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誅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爲扶顛持危之計晉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小亦未必如是之速也

陟岵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三章總見孝子之不忘乎親也各上三句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其親念已親已之言也當以瞻望二字作主其親之念已祝已俱從望中想像出來不言已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已則所以存諸心者益至不言已之自愼而反言親之欲其愼則所以謹其身者益切猶唐人云遥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詞旨深婉矣○親字兼父母兄而父母爲重觀詩柄只言孝子可見須作三平看不可以孝友立說此雖設爲親念已之言寔以寓已念親之意此意要補出

陟彼岵戶音**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愼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于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于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

合參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作此詩若謂予今者辭家而賦遠游出門而馳驅騑騑然一身與親辭自非忍人未有不愴然而欷歔也以故朝斯夕斯何時不思登山臨水何時不念于是陟彼岵兮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衰年頹頓今復何如一別目斷恍乎父之在其處也而思念之情恒于岵焉寄之矣夫我之念父如此而父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想父必曰嗟予子已背親而役身固當修力而其行役也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惻矣然遠行易以犯患惟愼處可以得全子固日夜望子之來也尚其愼之哉倘可以保身而來歸以終吾養無或止于彼而不來以貽吾憂也父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父之心爲心而瞻望之無及安能已于思也哉

陟彼屺起音**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

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合參又陟彼屺兮以瞻望吾母之所在倚門倚閭悵焉終日一游目騁懷母之在其處也而思恭之懷恒于屺焉寓之矣夫我之念母如此而母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視之乎吾想母必曰嗟予季已結髮而從征固當盡瘁而其行役也夙夜勤勞不遑假寐誠可悼矣然陟險難以免禍惟慎守斯可無憂予固日夜望季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保身而來歸以慰予望無或棄于彼而不來以重吾哀也母之愛子其情必如此矣我以母之心爲心而瞻望之勿忘安能以忘情也哉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叶虛王反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愼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合參夫我之念父母如此而所慎以朝夕奉侍以娛二人者則有兄在也而吾敢以忘兄耶故又陟彼岡兮以瞻望吾兄之所在而思念之心恒于岡焉寄之矣夫我之念兄如此而兄之在家也又寧不念我而視之乎吾想兄之心亦父母之心也必曰嗟予弟已去親而事人固當同心協力王事而其行役也夙夜勤勞必與儕輩偕作偕止不得自如其盡瘁亦甚矣然保身之道在所宜慎予固日夜望弟之來也尚其慎之哉猶可以保身而來歸而得與我承膝下之歡聚塤篪之樂無或死于彼而不來以重吾戚也夫予也陟岡而瞻思念之何人兄也悠遠而瞻期我征之[illegible]至斯又孔懷之情所必至也而我爲其弟其何以爲心歎嗟乎誰無父母誰無兄弟夫令行者望我父望我母望我兄而不勝顧瞻之思也抑何勞也又令居者嗟我子嗟我弟嗟我季而不勝死生之慮也又何苦也哀此征夫亦徒抱此無涯之戚爾矣其誰知之

析講岵屺岡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叶韻耳〇念己親已是朱子看出如此本文只曰字貫下須一氣說勿平對愼旃者二意一欲其持身之善一欲其養身之厥兢飲食起居防身保患說非欲其偷生也或云只以保身足說勿入飲食意若來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不必太拘猶來無止氣斷語連總見情之迫切猶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發也止謂止彼而不思歸也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夙夜必偕言吾儕方作吾何敢不作吾儕未息吾何敢獨息重不得自如上兄雖我同胞而與同儕爲侶也望兄亦是骨肉至情不得云因其欲養父母而及之亦須在父母上發之註生則必歸二句是推明之意勿用在講中〇時文嗚呼岵屺古孝子也念父而及父念己之言念母而及母念己之言念兄而及兄念己之言身常在關山淮驛之餘而心不違桑梓庭除之側嗚呼岵屺古孝子也奈之何後世有宦情熱中絕裾而去者〇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爲慎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〇按序說魏介在秦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〇疏義親陟岵而懷之所以役其民者可知觀碩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知〇痛父母者莫如蓼莪念父母者莫如陟岵後世急天下者棄父子骨肉之上志功名者遺母于絕裾之恐視此愧甚矣彼有瞻太行之雲而思親者其關是詩而興起乎

十畝之閒

序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〇

全旨通詩見朝不可居之意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者樂于隱下是欲在朝者同于隱也以還字逝字爲主美在畝畝則賢在朝廷可知畝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人危可知唐人詩云衎豈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此詩只不樂仕非所謂見幾而作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旋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

合參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圃故其詞如此若謂人之處世莫貴于自樂而無求莫病于易進而難退今欲脈不開之境豈必朝宇爲可安天下固有開之人與必縉紳爲可仰想彼十畝之間桑者處爲嬉遊自適而安危理亂漠不關心何閑閑也惟我與子雖曰列爵于朝矣然與其榮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行將與子逝歸兮逍遥于十畝之間而與桑者同其閑閑可也何必奔走形勢之途而忘其有可樂之境也哉

十畝之外叶五墾反兮桑者泄泄音異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合參彼十畝之外桑者在焉往來自得而名聲勢位淡然若忘何泄泄也惟

我與子雖曰受祿于朝矣然與其顯于前孰若無危于其後行將與子長逝兮翱翔于十畝之外而與桑者同其泄泄可也何必厠足公卿之列而忘其有可適之地也哉夫用世者君子之本心而遯世者非君子之得已賢者與言及此則魏之亂亡兆于斯矣

析講十畝之間一丘一壑苟可托身不必求多也十畝特甚言之耳未可泥爲定數桑者老農老圃不論其爲植桑采桑也閑閑無累自適也泄泄舒而不迫也雖是往來自得其實有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之意還歸休其身逝者一往不返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遽還此意已不可挽矣夫朝廷之上方欺掌國事側足畏途而役役風塵求一日之閑竟不可得豈若悠游于草野撫十畝以盤桓終吾生以徜徉乎但詩人口中含不言所以欲逝之故只說[illegible]畝畝之桑便是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慶源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佳止及常法也使賢者不樂仕于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圃之採桑者爲自得而思與其友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鄒氏曰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削閭里蕭條民間愁居迫處覓生理日蹙故詩托桑者以刺之朱子改註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殊似然淺深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莊確素曰易重知幾詩重明時也故夫子于趙殺鳴犢臨河而返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下此穆生爲醴酒而去得免胥靡之辱姜肱爲王室而遁得免黨錮之禍拂袖去國扁舟五湖者非鴟夷子之遨游乎蓴羹鱸魚自香者非張季鷹之思歸乎行歌長吟與屬雲木者非南皇逸士之曾望乎三徑就荒門設常關者非五柳先生之元亮乎皆高飛遠舉卓乎冥鴻鳳翼也

伐檀三章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七句述其事而推其志末二句承上而美其人須重註中勵志二字析言之則首三句言食力之謀不遂也中四句言甚勵食力之志而不悔也末二句則嘆其爲不空食者之人也大抵此詩見貧賤存此勵志不爲空食之人故設爲此辭以形容嘆美之勿太認真亦是不學而竊祿位者影語與伐檀一例寔看不得而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固窮寧爲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爲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指祗行自食其力指用世若謂砍砍攻苦止爲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淺矣通篇只重勵志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一例看非以伐檀作實事爲主而以二事比之也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音連猗音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叶七宣反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也漣風行水成文也猗

兮語辭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
稼斂之曰穡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詩㠯
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
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
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爲是
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合參 詩美賢者勵志而作也若評人情之苟且世資者遇將多倖功之想就
其不遇時必多徙業之思若乃推之愈闕抑之愈堅斯其雅操何如也則伐
檀君子有足多者矣彼其坎坎然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行陸而遂其食力之
計也或者命爲中原差以展馳驅之用乎無何有其具而乃置之河之干爲
但見河水清且漣猗可以行舟而不可以行車也夫世非無乘車者而吾之
車獨擯而不用豈非遇乎世非無食力者而吾之力獨勞而無功豈非命乎

自勞惰於此則必譏其以從彭鞅以佚以期其有濟也乃若人則有斷斷不
然者以爲稼穡所以取禾必力而墾諸原然後穫而享諸室使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廛之多則亦守吾之稼穡以俟其禾之自至耳豈因不得禾而遂
變其稼穡之初心哉狩獵所以得獸必力而拘諸野然後歸而充諸庖使不
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之獸則亦守吾之狩獵以俟其獸之自集耳豈因
不得獸而遂變其狩獵之初心哉然則使我而不伐檀擬漪何以得食乎夫
世之不耕而食者多矣而斯人也其窮如此猶以爲不耕不可以得禾者無
其官而竊其祿乎不獵而食者多矣而斯人也其困如此猶以爲不獵不可
以得獸肯受者直而怠若事乎彼君子兮信乎食必以力非其力則不空食
眞能不素餐者矣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非力反**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
獸三歲曰特○

合參 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爲輻將以行陸而爲食力謀也顧乃置
之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且直猗而輻無所用是食力之謀弗遂矣然其人
之志窮且益堅以爲人之謀食貴于用力苟不稼不穡也胡取三百億之禾
不狩不獵也胡瞻爾庭縣特之獸是我之用力于伐輻者誠謀食之道當然
也即不得食而亦何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真能不素食者矣而激貪起
鄙之風不在茲乎○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音脣叶**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叶**兮彼君子兮不素飧**音孫叶素倫反**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鶉屬
熟食曰飧○

合參 有人于此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爲輪將以行陸而爲食力謀也顧乃置
之河之漘兮但見河水清且淪猗而輪無所用是食力之志弗遂矣然其人
之心既窮不悔以爲人之力食貴乎自盡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囷胡取也不
狩不獵而爾庭之縣鶉胡瞻也然則我之用力于伐輪者誠謀食之道宜爾
也即不得食而亦奚悔哉彼君子之勵志如此蓋真能不素飧者矣而起頑
立懦之風不在是乎以一君子治衆君子而在上者廉以一君子教衆君子
而在下者敬廉且敬魏國其未可量也

析講 各章重伐檀上稼穡狩獵特形容之耳坎坎是摹擬其攻苦意河干是
寫他淒涼光景坎坎伐檀正是求自食其力意寘河干而清漣則食力便不
遂矣註無所用句蒙車說言車已造成無所用耳或謂將以爲車將字可見
是求無所用也果爾則是在我尚未盡慮何咎于食但此只輕輕點過不必
深究不稼四句是借言其勵志如此正是伐檀而寘河干之意故註中置之

河干而無所可下直接其意以爲云云而串足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只是上一層見從前眞所用心非深一層也如云所遇之窮若此世豈無傾吹其初心者而彼之厲志獨不然以爲雖不得食于伐檀然非伐檀何以得食非謂伐檀不得而又欲食力于耕稼獵也耐字卽休想意正其厲志之堅非謂取之之詐稼穡而得禾也吾安之不得禾也吾甘之不稼不穡何以得禾卽有之不願也木二句能其甘心窮餓處斷之通承其不坐而志不悔來不必更推一層不素餐非獨窮時自食其力卽達時必不尸位伴食是因其立志之堅而預決之人苟虛生天地間無益于世卽若爲家食誰非素餐君子見得明守得定任處那通得其斷無一毫苟且以圖非分之得重君子勵志堅忍一念未以無負于世若止說非力不食只謂之不輕餐不可謂之不素餐○諸說謂不素餐不必說到居官食祿然空空說個眞能不空食有何着落不知詩人借伐檀君子以勵世也無處之流而求莫彼其之子而

寔欲抑且閉閉泄泄逍遥可逍遥十畝間是人間之鍾鼎鮑鄭率爲素餐一輩設耳惟君子有不獲之志當其處窮而不肯苟祿以糊口則當其處達必不肯貪位以肥家可以愧夫尸位竊祿盤餐無所建白者流矣必如此推廣說去方見此詩非空空嘆窮○不遇盤錯不識英雄君子一生操守正在數者之處最爲眞河干之遇不爲苟且則無處可苟矣○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今已爲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爲君子之不素餐風刺衰世貪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六轉伐檀亦是借用字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眞伐檀也時文不務不勝中尚云不收其伐檀之志果以君子爲輪輿者流矣豈非蒙人說夢○一夫所耕曰廛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爲宅也三百極言其數之多耳庭有縣貆應是得獸者多縣之于庭故云○伐輻伐輪難泛言率承上伐檀說

伐檀三章章九句○孔叢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変成劉氏曰有勞心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章正如此故詩人美其甘貧樂賤雖不見用而不苟食也○嚴陵葛氏曰天下之事固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爲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此先難後獲之意也○小序曰刺貪也君子不得進仕也蓋此處河干可謂不得其所矣然玩河水清漣悠然成趣得喪之故曾不介懷國人借君子之在野小人之尸位爲此忿激之論若曰賢人有功于國不耕而食不狩而獵可也汝小人何功乃有三百之禾縣貆之多乎素餐甚矣若彼河干之君子進退必有事焉以稱其祿決不若是素餐矣此之謂刺貪也○蘇子由曰君子之仕于亂世也其難合也如檀之于河至于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貆于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劉氏曰後漢徐

穉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數與所爲之事相稱則無所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皆可謂能勵其志者矣

碩鼠章

蒙 魏人困于（殘四字）其國賦碩鼠

序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其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愉其困于貪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所也但上二章末二句以就利言末章末二句以避害言當以去女二字作主蓋斯民將去而特作此以表其去國之情只借碩鼠以指在位者不欲斥言之爲尊者諱也詩中只依本文說不必泥鼠亦不必補出在位之人○逝者與是托言之非然不欲徐緩之外衷元峰欲以首二句作比認非言之義不眞耳○註貪殘二字不平殘正所以濟其貪也故本文止以貪我等此二字故重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叶果五反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叶音...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刺重斂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也顧念也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民困于貪殘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合參民困于貪殘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若謂人情有所去必有迫之者有所就必有招之者况逃我以從亂之苦而招我以從生之樂更何服擇地哉是故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而黍者民所以爲生之資也今碩然而大之鼠取我之黍而食之則失其所以爲生矣碩鼠碩鼠尚當節爾之貪幸無貪我之黍也然使其所取也約則其爲害也暫吾猶或可以少安也乃三歲以前見汝豈謂非且有且乎三歲以來慣女何圖非今斯今乎年年而奉之我以爲暫供女以爲長便我之膏血女所知也乃縱欲而不顧焉吾何以堪此彤夫既惡其害我之甚則必求夫全我之區今逝將去女以適彼樂土爲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公行于白晝大都之中使我得以享有黍之供獲遂其婦子盈寧之樂不亦爰得我所也鼠其奈我何哉

析講物之最貪殘者莫如鼠故以爲比食我黍是其貪處莫我顧是其殘處三歲言被害之久也一說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爲常法矣以是終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亦姑逝將去女還是未去時言之尚有徘徊故土之意樂土樂土必復言之渴想而真談彼何樂者去其國如此非謂世皆無鼠之土但不至于蚕食則希寵已極又非謂斯土有不食之鼠但不害于累歲則逃患已多總是言他國非本國之比不必盡大有道之世也○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于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于民甚矣于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亦意想料望之詞非真有所指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叶...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田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合參碩鼠碩鼠爾毋肆不仁之毒以食我之麥也且我之貫毒于女也聽女之夜出晝伏以至于三歲之久則我之德亦深矣夫何不以我爲德而其所肆毒于我者猶未艾乎我亦安能戀戀于此也則當逝將去女以適彼可樂之國此樂國也無復有遺患于我而使之屈抑不伸者不亦爰得我直哉

析講先儒有言麥五穀之最先者且當缺乏之時則食麥者正以狀其毒也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念其惠而反蚕食之所以去也爰得我直遂其生而無屈抑之意直訓宜者久困于此得遂其生于彼與相宜之謂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音豪

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爲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己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合參碩鼠碩鼠爾毋縱不仁之禍以食我之苗也且我之貫禍于女也聽女之穿屋穿牆以困我于三歲之久則我之勞亦甚矣夫何不憫我之勞而其所縱禍于我者猶未已乎則我亦安能齡齡于此也當逝將去女以適彼可樂之郊此樂郊也無復有害己之脈使我得以安生而樂業寧復爲誰永號也哉夫詩人非惡碩鼠也惡貪殘之政也非去碩鼠也去貪殘之政也爲政者使民欲去其國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此魏之所以不可爲也

析講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于此其毒甚矣但非謝氏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之說莫我肯勞竭力以奉命不恤其勤也適彼樂郊詞樂國樂土意無淺深聚閭謂樂國樂土猶有其所而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姑往之終欠涵然號者被害而哀鳴也出境則害亦不及矣故云爲誰而

碩鼠三章章八句○南軒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其上失道
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于詩若其情于詩
乃其所未忍絶也○豫堯曰魏國土地削小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昏
亂殘虐以從之使賢者思去其鄉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不亡何待故
載碩鼠于國風之末以見見幷于晉之由○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
兩足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按魏詩葛屨以褊陿譏儉以儉
不中禮園桃則國有忠臣而知之者寡陟岵則國有孝子而俗之者寡
于十畝見賢者將去位于伐檀見賢者不在位于碩鼠見疲民將去國
夫魏之土隘民貧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以貪殘之政行之上下離
心宜其傳國之淺矣○華谷嚴氏曰魏無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

丹陽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盛欽韓三淳 郝鉶草炳文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唐一之十○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恒山之西太原
大鹵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於燮乃改國號曰晉
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
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
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隸山西晉陽之地堯之故都也成王以封弱
弟虞叔虞叔生燮燮改國號曰晉子孫仍之詩係唐從舊也燮生武侯寧
族寧族生成侯服人成侯徙曲沃四傳而穆侯徙絳十二世至昭侯徙翼

昭侯文侯子封文侯之弟成師于曲沃晉始亂揚水椒聊作潘父弒昭侯
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
爲孝侯其後曲沃莊伯殺孝侯晉人又攻莊伯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鄂
侯卒莊伯復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
復立哀侯弟緡武公又伐晉侯緡滅之賂王請命而賦無衣蓋至是而晉
之三綱淪矣獨賴先聖遺教其間君子深思小人儉嗇猶足以樹剪桐之
業如綢繆失時而無淫奔鴇羽久役而無怨懟羔裘懷內凡之恤葛生貞
從一之義俱見蟋蟀之俗使爲之君者常懷杕杜好賢之心延攬俊乂以
維持之唐至今存可也三晉豈忍能珍武公之祀哉君子曰唐首蟋蟀知
其所由興終采苓知其所由滅有國者其永鑑也夫○鄭氏曰今太原晉
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晉世家云成王戲削桐葉爲珪以與
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請擇日王曰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

封于唐○[嚴緝]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輯]釋元日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木棧土鉶之度焉其人至今儉朴有允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今和而不忍有山川敬戒之訓故其人至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安成劉氏]曰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能竊晉之號而不能竊唐之統君子欲絶武公于晉故題名其詩爲唐見曲沃武公滅宗族之罪而錄詩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如此春秋欲不作不可也○太原府即今太原府曲沃及絳今平陽府屬縣並隸山西○唐都叔虞之後雖爲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始作唐之地堯都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獻公有詩者四惠公已下無詩

蟋蟀章

序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

全旨　通詩三章平看勿以末章總承各上四句是感時以爲樂下是相戒以節樂總以勤儉爲主而重職思二字上言歲晚務閒乃敢燕飲爲樂固勤儉也方宴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意亦勤儉也勤儉二字不可分屬此乃說詩者意當于講末補之勤儉正思中作用荒樂乃不思根由故分内分外處常處變俱當以一思周通之瞿瞿蹶蹶休休正深思遠慮之極則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除去聲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倨好去聲樂無荒良士瞿瞿音句

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于樂也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爲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爲樂然不已過于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

合參　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後乃敢相與燕飲爲樂而作此詩若謂人生勞逸相乘若循環然固不可無及時之樂亦不可無極樂之防彼嚴歲發春之時正農事方興之候樂固非其時也今則何如哉彼蟋蟀之爲物雖微而天時之變遷可驗向之在野在宇者今則在堂而依人以爲煖焉從此肅霜以後農工既畢蓋歲冉冉其將莫矣以三時農務之勤幸獲此一時之暇而燕飲之樂此其時也若及今不樂吾恐今歲將終來歲將至務閒之日月將舍我而去又將有事于農而不暇爲樂矣雖然時至而不樂歲月固不待人樂過而不節禍患亦且立至今也得無朋酒羔羊之過侈沈湎濡首之已甚而失之太康矣乎試有之而不知民知之

而不敢吾不知其可也然則當何如蓋亦顧念其職之所居入口何以常安百畝何以常洽凡關吾儕飲食之謀者未始不以盟諸念也誠以好之必至于樂者其情樂之易至于荒者亦其勢今也念之既殷則爲之必慎使其雖適于人情之所便而猶知所以自檢無流連荒亡之行若彼良士之長慮却顧瞿瞿然不敢以自寧焉則危亡之禍可免而今日之樂亦可繼矣不然而淫樂以逞夫豈爲知恤也哉

析講　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挽其去已有無限咨嗟蟋蟀句見物類因天時以變化歲暮句對三時之勤動言然作文只須輕輕遞過以引起憂思之端日月其除乃歲晚務閒之日只言過此便農業將興不暇爲樂當是關消既過將又來口氣非泛泛然日月逝矣之謂也無已太康就燕飲時說相戒之詞非已過于樂恐其過于樂也康字與荒字相應康則荒矣此句承上起下職思其居凡賦分所當爲者是詩家講居字謂卑指所務之

事不必兼狩獵蠶桑愚謂狩獵蠶桑亦即在農事內觀七月章而見詩說大
抵天下之人無論貴賤尊卑莫不有居則莫不有思居字包括極寬然詩人
言居又言外言外又言職居字彌界最狹作文只在農桑等務上說可耳此
句上承太康下起無荒多少憂深思遠從思居二字中看出好樂無荒二句
遙上文添一氣淡入起是上語不是春秋語全在自己身上想像而特以良
士來作一印証若又欲取法古之良士便差良士先曉規矩之人長慮是預
思未來却顧是回顧已往蓄君求曰長慮乃能却顧只是一意觀註訓云瞿
瞿却顧之貌而疏義又釋自顧其後也所謂後者非謂已往也只借之以言
後日耳愚謂長慮却顧只須寫大意不必十分疏解所重不在此也盧文子
曰長慮却顧所謂心日在慾也無端說到良士詩人煞有深心正以瞿瞿出
于良士歆動人長慮却顧之心耳此與下二章末句俱與職思句相應職思
其居內已有瞿瞿意瞿瞿內亦有思居意註云顧念與却顧正是相應字義

○孔疏七月之篇說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戶傳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
戶內戶外總名為室故稱言升堂者皆謂從階至戶也○蟋蟀至其除言不
可不樂如此無已至其居言不可過于為樂如此好樂至瞿瞿言善于為樂
如此○華谷嚴氏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儆
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
其事變或出于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合參蟋蟀在堂而歲忽已逝矣苟及今不樂則日月旋邁而來歲之勤動併
始雖為樂不可得矣然人情易至于無厭是樂也得無失之大康矣乎蓋天
下之患莫大乎狃目前而不能先慮乎而為之圖一旦將至事起所以忽倉卒不
及應之悔也然則當何如哉蓋亦顧念其所居之外凡夫非常之變不意之
遭凡爲吾籌智慮所不及者皆當熟思而審處之使不至好樂之或荒若彼
良士之動而敏于事蹶蹶然不敢以自寧焉則意外之患可弭而今日之樂
亦可常矣不然患至而後計之其將有及乎哉
析講此章與下章分意與上章同職思其外一說事變之所當備如凶荒盜
賊疾病之類是也一說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是也而韓士則謂按說
通外註餘也是居中之雜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甚舊說作水旱
災疫則是憂矣固然通解六帖並云既云思慮之所不及豈可又指定而
言尤高愚謂泛說事變勿入事寔爲穩必欲定指則水旱災疫皆出時數真
有出于尋常思慮之所不及而不可以不思者不必謂犯下章職思其憂也
至于鄉黨往來宗族親睦豈亦等于時數之難料而爲思慮所不及耶凡人
積慮過當者其赴功必敏樓故以蹶蹶爲喜使慮之難周而爲之不敏則亦

無益蹶蹶雖屬行上然存中必存思在○思外較思居又深一層然思居而
不思外則始也見居而不見外終也必將忘外而并忘居矣此唐人所以既
思其居又必思其外也究之所謂外者雖尋常思慮之所不及然亦是居中
所有絕非非分營求思外仍是思居方得唐人憂深慮遠不留餘地之意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音叨叶他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
至于淫所以安也
合參蟋蟀在室而役車亦已休矣苟及今不樂則日月旋慆而來年之作作
方殷雖爲樂亦無暇矣然人情易至于無節是樂也得無流于太康矣乎蓋
天下之患莫大乎倉于愉樂而不能翹翹而爲遇計之謀一旦手足無措未
嘗不咎前此之不預爲思也然則當何如哉蓋亦顧念其職之所憂凡夫盛

喪之倚伏禍福之術環凡屬吾儕才力不及辨者皆當思患而預防之使不至好樂之或荒若役良士之有遠思無近憂休休然無逸而永逸焉則天下之苦樂不足以累其身而今日之樂亦可長享而無憾矣不然耽于逸豫以爲樂幾其少休焉不知無窮之憂已隨其後矣其可荒而不返也哉夫于歲之晚暮而始相與以爲樂于樂之方舉而遽相戒以節樂可見唐民之勤儉而俗之所以厚也自非先聖遺風之遠何以致是耶

析講孔氏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故役車休息是農工畢也名物疏庶人以力役爲事故名車爲役車職思其憂泛說爲長非輔氏思極而至于憂之謂也薛方山指百畝之不易爲已憂恐與職思其居無別袁元峰指凶荒之外有饑饉之憂則亦職思其外意矣大抵此詩言愈急而意愈切首言居猶是本分常事未及其餘也次言外則及其餘矣然猶是遇而備之未切于憂也言憂則操心危慮患深當在多

故多懼之地此上之思備其餘者益切矣休休根上思憂來此中便有安閒無顧慮意不可作瞿瞿蹶蹶之狀夫人有終身之憂者必無一朝之患今既無處不爲之憂則憂來之實已塞休休然而樂所由于憂之中見之一說休休不是安樂乃是知止知足之意人惟貪心不斷絕便妄想妄想便妄爲亦通然依註爲是○嶧山云思外比居較深思憂比外較深瞿瞿未見于容至蹶蹶則爲矣蹶蹶未見其姿至休休則安矣此詩意之淺深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龜山楊氏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堯之遺風未亡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逆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太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職思其外則敬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于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係其實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豐城朱氏

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太過必也致其勤于三時之久而享其樂于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猶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子之所當務者稼穡狩獵而已矣女子之所當務者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爲則廩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上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豈不可以爲美俗哉○安成劉氏曰自堯而至于周蓋千餘年矣而其風化流傳固結于唐人之心故其民間質直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儆戒忠告之情備見于詩此其俗之所以爲厚也○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乃其土風氣習有以使之至今猶然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序所謂儉不中禮固當有之但所謂刺僖公者蓋特以諡得之而所謂欲

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又其詩意正相反耳況古今風俗之變常必由儉以入奢而其變之漸又必由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于初而民之俗猶知用禮則尤恐其無是理也猶其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爲得之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又初不謂此也安成劉氏曰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蓋作序者據此遂謂因其有堯遺風而謂之唐不知太師陳係以始封之號爾初無與于堯也

山有樞三章

序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全旨此詩恐其過于儉勤而憂思之太甚故解之勸其及時以爲樂也三章俱直承說正是發首句切處前篇俱爲治生之言此篇激爲達生之言句句須

蓋前篇樞隱然只說及時非并職業都廢而一味爲樂也○許氏曰首章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許曰憂愈深而意愈蹙者蓋前以職業爲憂此以死亡爲憂詩死亡則職業之憂似可少解矣然方生而遽以死爲憂其不愈深言雖欲樂而情實迫切有得一以過一以意思豈不愈蹙但此意須于言外見之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爲已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合參]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苦謂世人多懷百年之憂遂解一日之樂不知世無生而不死之人亦無聚而不散之物達觀者貴乘時耳山則

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山隰有定而樞榆之問謝無定也況子豈無適體之衣裳乎出自勤生而不及時服之弗曳弗婁矣豈無代勞之車馬乎得自勤生而不及時乘之弗馳弗驅矣吾恐韶華不再淑景相催一旦宛其死矣他人將取之以爲已樂矣則夫歲晚務閒之際服是衣裳乘是車馬而相與以燕樂其容後耶

[析講]以山隰皆有所有興人不可不樂其所有庶與至末句止註所謂及時亦如前篇所謂務閒之時非言生前有事時而亦當爲樂也衣裳等物俱勤勞所得者弗曳等只爲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大意謂空有衣裳車馬而反爲他人所樂則眼前俱爲身外之物勤苦勞生竟亦何用正嘗惜其餘閒苦中求樂勿得太認真忘憂非其職業而都忘之也是愉非必真有是事

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隰有杻**音紐**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

興也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爲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

[合參]山則有栲矣隰則有杻矣況子有廷內可樂之所而不及時以洒爲埽爲子有鐘鼓而不及時以鼓爲考吾恐一日宛然之後他人將保之以爲已有矣則夫歲晚務閒之際潔其廷內陳其鐘鼓而相與以宴樂復何待耶

[析講]廷內爲樂之地鐘鼓爲樂之器洒埽廷內所以延賓而燕飲以共樂也不止是安居意與小雅於粲洒埽陳饋八簋同

山有漆七首**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洛音**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合參]山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況子亦有酒食何不設于歲晚之際日鼓瑟

爲以享之且以喜樂而寫其三時之憂且以永日而引其一時之樂矣不然吾恐宛其死矣他人將入室而取子之琴瑟樂子之酒食矣子試當夫飲酒喜樂之際同思夫他人入室之物雖欲爲今日之鼓瑟啣杯豈可得哉

[析講]子有酒食四句以酒食爲主下三句何不及今無事時日相鼓瑟以享盛酒食也何不二字貫下三句語要與上文八個弗字側看勿作疑詞日字即歲晚之日喜樂承日亦要連看二且字亦味言所治事姑勿深思當乘時以爲樂也蓋承日苦短百年幾何而吃勞生歲不我與若飲食作樂則憂愁可忘庶以永長此日耳人多憂則覺日短又日愁多知夜長蓋於內慮攄吾憂懷則雖短而似長[illegible]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一名遠有二義亦有詩云[illegible]華遊亦是愁多知夜長之意王非熊[illegible]

[illegible]

忘憂而不見日之短而可以永日矣更醒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安成劉氏曰定其死矣而衣裳車馬徒爲他人之樂是其憂遠及于身後其意欲盡樂于生時則雖所謂前篇深遠之憂而憂反愈深雖答前篇爲樂之意而意則愈蹙矣○龔惜庵曰解憂者言不必爲憂所苦也此詩人相勸行樂木言否則無前篇之憂而遂云及時行樂其不爲流連荒亡也者幾希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又曰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皆祖述此詩之意○東萊呂氏曰前漢地志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說通曰蟋蟀之氣象局促而山樞之情亦悲涼雖憂深慮遠有先王之風而規模狹隘如此吾以知晉德之不長也○顧大韶曰此詩不可太說得高驕恐似晉以後人語○按序曰刺晉昭公也又曰此非勸昭公爲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將爲他人所有將以喚醒昭公使之覺悟耳○朱子曰此詩蓋亦答蟋蟀之意而寬其憂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序說大悞

揚之水章

傳曲沃盛強字缺四　賦揚之水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

全旨通詩三章總是國人鄙晉之衰羨沃之盛見人心有沃而無晉也首二章言沃強于晉而樂爲之臣末章言沃將傾晉而欲爲之隱當以從字爲主聞命而隱根從字來惟欲從之切故必隱之深○作此詩者盖曲沃之黨如潘人歸段之類非衆國人也若國人皆知則聞命亦可告人而沃之伐晉不待武公之時矣

揚之水白石鑿鑿音作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比也鑿鑿巉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

合參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畔而歸之故作此詩若謂人情每憂于無所恃而欣于有所托要之國勢有盛衰斯人情有向背試觀今日之勢而所以歸向者有在矣彼石本生于水也今悠揚之水其流緩弱而白石之生于其中者反鑿鑿而巉岩焉是水不足恃而石可依矣然則曲沃本生于晉也今晉微弱而沃強盛何以異是夫衰則不足恃盛則可爲依歸彼素爲中衣丹朱純而繡黼領者諸侯之服非沃之有也吾將以是服而從子于沃自晉侯有之者爲吾子服之焉使我果遂所欲而既見君子之丰采而與爲周旋云何而不樂哉

揚之水白石皓皓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叶居號反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笑反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合參彼悠揚之水其勢緩弱而白石則皓皓而呼㗾是水之微不勝于石而石之勢反強于水矣晉衰而沃盛何以異是衰則陵替自不足以庇民盛則強固自足以衛衆故吾欲以素衣朱繡之侯服從子于沃苟既見君子則願望之心遂矣云何而不樂哉

析講各上二句喻晉衰沃盛中二句是欲從沃末二句是與遂其情也石生于水水弱而石強以比沃本于晉晉弱而沃強也晉弱沃強在氣勢上說若以其地言則未可盛衰之也素衣朱襮依大全孔氏作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以素絲爲之故曰素衣以丹朱純爲領上之緣而繡黼于其上故曰朱襮衣本丹而曰素素即純字意也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爲綃綃

繡丹朱中衣以綃繡爲領丹朱爲純也此二句是變服色自大夫爲諸侯也
一旦以黃袍加身之意從子于沃欲桓叔爲諸侯也既見是成其伐晉之謀
也欲爲之隱故但以見爲言俱是擬議預道之詞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亦何
爲乎爲否謀矣晉危矣哉末章意從此生鵠沃中邑成師之宮也樂者謂已
可以依賴何憂謂已可以免禍也○喬君水日水輸晉石輸曲沃不必以石
出于水沃出于晉爲比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叶彌并反)不敢以告人

賦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爲之隱也桓叔將以傾
晉而民爲之隱益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
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
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合參夫既欲遂其願則不可不密其謀從水勢悠揚而舒緩則白石粼粼然

水清而著見是水益衰而石益顯矣然則晉衰既無制沃之勢沃盛而有傾
晉之機何以異是是以我叔們國家之微弱而欲爲興衰之謀我聞有是命
矣第天下之事其將成也機必先見其轉洩也事必難成之子之有命吾人
其樂其有成也而不敢以之告人恐一告人而敗其謀則朱襮朱繡將誰與
從而有依歸之地耶夫沃晉之沃也而反傾晉民晉之民也而乃思沃于此
見民心之大可畏而政治之當强也有國者其慎之
析講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强益顯也命字只作謀字看蓋謀自上出謂之
命也非命令之命命字諸說俱云不可明說出傾晉只隱隱然以興哀起轉
言爲妙但玩晉世家日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攻之敗歸則桓叔之謀已
著作傾晉之謀說無容疑山云命字諸說久明嚴氏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
是矣更詳之不告人者恐其洩則事不成而叛晉從沃之願不遂也一說當
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爲國人相

語之詞謂國中有爲叛以應曲沃者聞已命其徒衆事禍將作矣此微詞以
洩其謀欲昭公聞言而恐懼早爲之備也我聞有命者迫切之詞言不敢告
人者乃所以深告昭公也若眞欲從沃則潘父之謀必不作此詩以洩漏其
事且自取敗也存之備參○慶源輔氏曰民爲桓叔隱而欲其事之成此可
見其情之大可畏也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
者奈何弗敬其旨深哉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
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
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
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慶
源輔氏曰晉昭侯非有大無道之事以自絕于民也特以其微弱不振日
就委靡故國人以爲不足恃賴而相與離畔惟沃之强是歸焉以是知君

人者蓋不必淫刑酷罰厚賦重斂爲足以失民心而威靈氣燄又有以興
起人氣天下之大人心之衆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統屬也○麟士按
潘父既殺昭侯迎成師晉人誅潘父遂成師而立昭侯之子是爲孝侯則
當時云將叛而歸者亦潘父以下一二晉從無賴之徒不必遂通國也觀
其聞命而不敢告人亦可概見矣其後成師之子鱓又殺孝侯國人立孝
侯之子郄是爲鄂侯鄂侯薨子光立是爲哀侯鱓之子偁又弒哀侯及哀侯之
子小子侯與哀侯之弟緡益三世而弒五君曲沃之勢與適于大而鄂侯
之立亦自攜貳卿衆不附沃久而弱斷也曹氏曰自桓叔封沃至武公滅
晉凡六十七年以其勢已成雖周天子且無如焉何責于民矣

椒聊章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有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
國焉

全旨通詩二章一意每章上四句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大末二句以椒之遠條益蕃比沃之將來益盛也總是詩美之意○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過頌功業成前詩自是一種其謀之人○固業不寔然者傷其心大其報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正此詩之旨○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强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嘆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嘆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合參序亦以爲沃也若謂天下勢而已矣勢之所趨則愈遠而愈盛吾茲于沃有感矣相彼椒聊其實極于蕃衍薄言采之有盈升之多矣況彼其之子封于沃者以土地則蕃以甲兵則强而威靈氣焰之碩大無與爲朋矣然是椒也豈但今寔盛已哉其條方且遠焉而益長其寔又將衍焉而益蕃盈升于今者奚紀于後也然則沃之碩大無朋今固盛矣吾觀其將來氣勢可益昌大亦猶椒之枝遠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樂從耶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合參椒之生也其實蕃盛則其采之也盈匊矣況彼其之子氣勢甚壯而深厚不撟則碩大而且篤矣由是椒也枝條愈遠則其寔將愈蕃固不但盈匊而已然則沃之碩大且篤今固偉矣吾觀其將來而氣勢日益進盛亦猶椒之遠條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深幸哉夫既喜其今之盛又嘆其後之益盛民之竊幸于沃者切矣是何晉之衰弱不振而使沃至此哉

椒聊首二句興三四二句而末二句單嘆椒條不補正意故屬比然前兩大此題破則此下補語正意亦所無他不可以物之蕃與國之盛下遂以所與

之物點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益盛也椒之性芬香而少寔今一捄之寔蕃衍盈升非其常也喻桓叔晉君之別支非今日盛于晉矣兩手爲匊兩匊爲升碩大與蕃字一意只就人心氣勢上說籍定蕃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朋且篤使是遠條之勢既曰蕃衍盈升又曰遠條且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日之沃更不可言也其後果以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侯緡而代晉遠條之言驗矣○薛方山云碩大就威靈氣勢上說見非晉所制意末二句的作後日將來說或欲作推其由來之遠者說則此是喻沃之所以盛言椒之盛者以其枝之遠也沃之盛者以其所積非一日也此說恐非集傳嘆之之意且沃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代晉滅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之盛蓋不爲無謂也此方山之說亦有見○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特精○無朋言其無與爲偶也此句自已然者就今日之勢言末二句自未然者期後日之必大也蓋履霜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桓叔爲晉君之別支今其子孫衆多方興未艾故不勝嘆羨而以遠條爲言夫沃有遠條而辭之本寔先拔矣可想見

椒聊二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述當時民情棄舊君而樂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甚矣聖人曷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耳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聖人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懷而在上者不可不盡于自治也

綢繆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全旨通詩三章無分首是婦語夫次是夫婦相語末是夫語婦須會男女過時得遂婚姻有不勝慶幸之意俱以見此良人一句爲主詩柄序者乃詩人敘述之也以詩人口氣作彼夫婦之言方得

綢音儔繆謬平聲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〇興而賦也男女相知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合參同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者識及時婚姻者人道之常至于過時而後得遂是固不若安常者之順而其慶幸之情則尤甚矣今觀其婦語夫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矣自分此生燕婉之求有難諧者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此良人以遂吾有家之願焉子兮子兮所見忽出于意外則所喜自越于尋常舉吾心所欲達者口不能以自喻情所欲罄者言不能以自宣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吾誠不知何如其爲情矣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音懈叶狼口反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

合參再觀其夫婦相語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束芻也而仰見三星之在隅則夜久矣詎與此武階隅且得其媾于三星之下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邂逅之在此得遂其室家之願焉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邂逅則喜出于所期之外而同牢合卺恐未足以罄其懽忻也其將奈此邂逅何哉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音燦叶倉里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

合參又觀其夫語婦之詞曰吾方綢繆以束楚也而仰見三星之在戶則夜分矣視此星漢燦明誰與共承于斯戶之内乃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粲者之在此得遂其有室之願焉子兮子兮以今夕而得此粲者則喜出于所望之外而飲食歌舞恐未足以罄其殷勤也其將奈此粲者何哉夫以婚姻之晚而慶幸之深如此斯固政亂民貧致之然而相遇以正而無淫僻之私可見唐俗猶厚而聖人之風教猶有存也

析講興意以偶然而見興所幸而見甚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托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爲興也三星謂心東方蒼龍七宿之第五星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三星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也今昏而在天則建辰之月矣然此亦第不得過時所謂過時者過其婚姻之年也今夕何夕言是何等日也不可作不知其時說正見遇時之意四字蓄其詫忽見二字從何字生來有喜慰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婚姻不得稱邂逅然而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焉然各子兮似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唐人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歡樂有極喜幸無量有心欲達而口不能自喻情欲盡而言不能自罄意或以如何刑于代終等語似說得忒正大不像男女慶幸之意〇劉景誠曰薪析而散于地必有以綢繆之乃合而成束男女二姓不相知各亦必有以綢繆之乃合而成婚故借以起興按昏夜非束薪芻之時則此說是也從來無人論到此都成賦其事以起興〇星隨天轉昏而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〇興亦至四句止末二句另轉

綢繆三章章六句〇三山李氏曰淫佚之禍生于奢侈唐之風俗尚儉婚姻雖不得其時猶未至于淫奔也〇慶源輔氏曰婚姻禮之常也及其時行其禮雖曰可喜然亦常事耳何至喜之甚而自慶如此也惟其失時之久而一旦得遂其禮故喜幸之詞至于不能自勝也誦綢繆之詩則足以知民之情而爲人上者其可不使之得其常哉〇婚姻亦男女之常耳詞

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遡時而無他志此其厚于鄘衛也

杕杜章

序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全旨 通詩二章一意上五句是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于人也詩柄已盡括此章之意當以獨字爲主

有杕(音弟)**之杜其葉湑湑**(上聲)**獨行踽踽**(音矩)**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音次)**焉**

一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合參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若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以其情義之相聯屬也而我獨無之能無厚望于人乎彼有杕之杜本特生也然其葉猶湑湑然而茂盛若有所依附而不見其孤矣況我人也何獨行之際踽踽然無一人之我親者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形骸一隔則疏戚遂分不如我同父之兄弟若手足之相親相助是以雖有同行惟見其踽踽耳然則我之爲我不誠可憐惻哉嗟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父亦我之同類也胡不惻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蓋必如是庶幾民猶同胞而少解踽踽之感也人其謂我何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音精)**獨行睘睘**(音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一興也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合參 有杕之杜本特生也然其葉猶菁菁然而暢茂之盛如此矣況我人也何獨行之際睘睘然無一人之可依者曾杜之不若矣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彼此異族則情宛不如我同姓之兄弟爲可依倚是以雖有同行而不免于睘睘耳然則我之爲我不誠可憐惻哉嗟此行路之人雖非我之同姓亦我之同群也胡不惻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予蓋予能以無望矣吁天亦不可以人爲行人則路人耳安可同于兄弟詩人之爲是言在其情之無聊亦甚矣

析講 以特生之杜枝葉可庇興獨行之人背落無依此反興也至第三句止以兩句興一句又一體也行道之人而何以云獨行踽踽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正解得獨行二字即下云人無兄弟也因遂以獨行而告哀求庇非以他人與同父深較厚薄若有較量便非求人語踽踽睘睘就情不相關義不相屬說非形影孤形之詞也豈無二句正反上意而原其所以爲孤特非不足他人意嗟行一句依註提起比佽但反上踽踽意比以情之眷戀言佽

以事之相扶持言不如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爲自傷也既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又求助於無聊極矣胡不二字分明是嘆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杕字照獨字似正而湑湑照踽踽則反故註以猶字則字別之然豈無以下另轉○說通 豈無他人二句只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殊薄恐礙下文胡不比焉胡不佽焉詩旨重在告哀之詞也○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杕杜二章章九句○按詩考云此民間所自作采風者取之以見親暱佽助之情在他人不如同父所以敦友愛勸親親也○楊維斗曰觀杕杜之詩則知人無兄弟之寥觀常棣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奈之何猶有交相猶如角弓所云者觀二詩亦可愧矣○小序曰刺時也詩故云何時不侯時也哀侯之世曲沃益強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從僖庭之卧

于是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陘庭之田乃哀侯之弟
所有者故以杕杜相比依諷之○東萊呂氏曰杜雖特生其葉湑湑猶言
晉公室枝葉凋落晉杕杜之不如也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
胡不自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蓋深憾晉君以行道之人
必不相親比信乎不如我同父也○朱子曰此乃人無兄弟而自嘆之詩
未必如序之說也況曲沃是晉之同姓其服屬又未遠乎

羔裘章

序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全旨 通詩二章一意俱是責其大夫之詞各上二句指其人而致相從之意下
原其所以相從也

羔裘豹袪音去**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居居未詳

合參此責大夫之詩也若謂民罔常懷顧所感何如耳彼日宣三德以浚明
有家者大夫職也而求其克稱之者鮮其人耳何幸于今有若人也彼以羔
爲裘而飾之以豹袪蓋粲然服飾之盛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居居于以想
其儀型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惟子之舉動光明闇然彰著卓乎爲一
邦之彥我之從之爲此故也

羔裘豹褎音袖**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去聲叶呼候反

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合參以羔爲裘而飾之以豹褎蓋粲然服飾之美矣之人也我欲從之以究
究于以聆其議論焉是豈無他人之可與究哉惟子之章美中涵英華時發
確乎爲有道之言我之從之心誠好之也夫民快好德惟上所感也居居者
而卒于使人喜之如此其人品亦高矣

析講 兩我人即服羔裘者居居炙其貌光也究究聆其談論也上下俱用我
人他人惟予兩相叶應其有私愛之情如猶言是也一說居居是我所依賴
以安居也究究謂我所恃以究察其疾苦者也時文多用此意○諸家多云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其民鄭氏以居居爲很惡不相親比之貌究
究當是不遜瑣屑不能寬大之意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合看箋曰此
民鄉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往歸者乎末二句形容仰望之切
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一說以爲當作晉人重去晉之詩言自曲沃強盛
民皆屢敗屢逃而不忍忘晉也他人指曲沃也言羔裘于我居居究究
疾苦非一日矣非無他人強大之可依但舊好情深自有不忍去者在耳此
說亦通○麟士按此詩集傳既無定說則必以古注爲主通解引朱子內注
云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指之曰彼服是羔裘豹飾之人理亦從刺無
美之之意也凡居居究究主于非美則豈無處方可作轉一順即無力耳嚴
曰自從也舊以爲用今不從末二句較之北風攜手碩鼠樂國亦信此感猶

爲厚也○諸說不一然朱子猶不敢強解亦傳疑可耳薛方山依小序說○
顧太初曰按羔裘君視朝之服卿大夫服亦用之但君純色臣以他物飾其
袖此云豹袪豹褎是也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

羔裘二章章四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鴇羽章

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也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上五句托物而喻其失所下呼天而望其得所也重不得
養父母上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

爲阜斗穀可以染阜者是也盬不攻緻也栩樹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于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耶

合參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詠若謂事親者人子之至情而缺養者非人子之所已也何上之人竟不念及此耶彼鴇之性本不便于樹止者今乃肅肅其羽而集于苞栩之上則反其常性矣亦猶民之性本不便于勞苦也今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能藝其黍稷以供子職父母亦何所怙恃乎夫人子以行役之故而使父母無所怙恃則失所甚矣君門萬里莫知我哀惟天爲可籲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釋此王事于以耕田養親而得其所乎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極已也

合參肅肅鴇翼集于苞棘則非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不能藝黍稷使饔飧弗給而父母無所食焉茲苦其匪極矣蒼天蒼天何時使我得王事之已于以藝黍稷而使父母有所食耶

肅肅鴇行杭音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米生而色白者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

合參肅肅鴇行集于苞桑則失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之故久役于外不能藝稻粱使饔飧無資而父母無所嘗焉則失常亦甚矣蒼天蒼天何時使我復于職之常于以藝稻粱而使父母有所嘗耶夫以父母爲念雖懷歸養之憂而以王事爲重猶存奉公之義此唐風之所以爲厚也然使民至于失其所則上失其道亦可知矣

析講凡詩比興正意未嘗言出此首以鴇作二句比下三句末二句呼告此又是一體然只比頭不比尾只比不便勞苦一句蓋以違物之性明比違民之情是比體之似興者但不便勞苦一句未嘗露出於此耳鴇羽連蹄無後趾樹止則爲苦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或勤王之事或敵王之愾皆不可知　朱喜陳氏曰春秋之時諸侯皆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靡盬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何怙下入來歟意故下云得所使有怙矣有所言歸而後其所得耕田以供子職也何食是爲王事之未已也有極謂征役已則得耕田以供子職而父母得有所食何嘗是爲子道之失其常也使得耕田養親則復子職之常而父母得有所賴矣別處王事則供臣職當忠義上說此只借王事作個話頭言我獨以王事之故不及顧其家而稼穡之不務即救水之無出使父母將何恃哉即此便是失所故下以曷其有所發之定有與望其君之詞非但呼天而訴也○韓士按此詩諸家解皆非蓋直過信集傳而不得耕田句一而字遂謂此意呼應直至父母何怙而止而不知其實俱也六義有比皆與下文不相照應但寓正旨于寄托之中以後另自起論如此詩起云肅肅然之鴇羽而乃集于苞栩正是說不便勞苦之人而乃久從何從不煩更舉者也下却另言因此遂致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但取承上而不取應上故判首二句爲比如六帖說正是興矣而又曰似興非興謂之明比豈其然乎　通解云此比頭而不比尾又是一例更爲可笑今願說者但于只言先從集傳久從征役讀住不一氣滾到不得耕田云云則思已過半無待深泥此說殊亦得解

鴇羽三章章七句○慶源輔氏曰天子不恤諸侯諸侯不恤其民使民久從征役不得耕稼以養父母無所怙恃則其窮亦甚矣然但呼天而告之猶與有府而得所也篇唐風之厚然其情之危亦岌岌然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王道必使斯民養生送死仰事俯育之無憾不然則亦何

所不至哉○安成劉氏曰變風多作于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北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爲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靡盬以靡盬叢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于[illegible]亦可以見當[illegible][illegible]繫于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晉自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弑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者也

無衣章

傳曲沃併弑其三君僭王命爲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序無衣刺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二章總是原其所以請命之意無非欲假王命以服人而倨傲無禮之態自見此乃自述非詩人述之也要知賂王請命分明要之以不得不從之勢耳故詞氣之間隱然有不必請之意此春秋所以繼詩亡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型猶在武公既負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絶矣嗚呼痛哉

合參此武公滅晉賂王請命作也若謂我周自開國以來封侯錫命惟天子主之是故非稱王朝之寵靈不進于列侯也今晉國既歸于我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無是七章之衣哉特以命之出于天子則有以壓服乎人心而人將曰彼之七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無得議吾後矣免危殆之虞何其安也享尊榮之盛抑且吉也此所以必請命于子也不然我自有之我自服之奚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燠音郁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于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合參我既奄有晉都卽吾不敢當于諸侯亦可方于天子之卿則六章之衣固我之所必有也而必請命于王者豈曰無是六章之衣哉特以命出于天子則有以杜絶乎衆志而人將曰彼之六其衣者天子命之也而得保其終矣釋畏忌之懷何其安也有可久之休何其燠也此所以必請命于子也不然我自有之我自服之奚不可者而必于請命哉夫以弑君篡國之人而爲賂王請命之謀其倨慢無禮如此彼豈真知有王哉特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無以定晉耳釐王反貪其寶玩而許之可勝惜哉

析講玩豈曰無三字何等跋扈賜以虛名尊之而寔不必用其命周已無奈武公何矣安吉燠三字意義各異嶧山云俱承天子之命來已有所受自無愧怍之容故安人不敢議自無征討之及故吉使命不出于天子必有外患便危而不安必有後患便凶而不吉矣燠者煖也久也凡衣初服不能卽煖服久則煖惟命出于天子則無更易之患故以燠言確齋云安者位之安定也安定則尊榮而吉久長而燠矣蓋武公負篡逆之罪人人得而討之是危殆而不安也是凶禍而不吉也是將更易而不久也惟天子命之則諸侯不得以討賊爲名得王靈以定晉而有以免危殆之虞何其安也沐九重之殊恩而有以享尊榮之盛何其吉也一定其位終身不改遵取順守保無後憂何其燠也此說吉安字與前說不同俱可玩○燠字妙甚不惟久假不歸且

居之不疑矣○輯錄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
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臨川王
氏曰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飾上
按荊公此言劉宗以爲未詳所出恐是臆說或只變文協韻如艮馬五之六
之之例而不必有其理但彼增此減則各有義存耳○周禮鷩冕七章衣三
章一曰華蟲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曰藻二
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以爲繡

無衣二章章三句○華谷嚴氏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于惡篡弑大
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
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正與唐藩鎭戕其主帥而代之
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
耳○按武公滅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于釐王目中豈有王

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蓋誅其意云耳非必昭公有是言也○
哀世天子反爲亂人之資此青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帝也○華谷嚴氏
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
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
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
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
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
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
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命武公爲
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于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
孔子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討之無衣之詩
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楊伯嵒曰武公滅晉賂以釐王

之命爲諸侯後三晉滅武公之後而以威烈之命爲諸侯周可見天道好
還而周之世壞其王章亦可悲矣○詩說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
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深刺之耳序乃以爲美之失其旨
矣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人道乃王法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
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禁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
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
爲美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爲教也○晉武已無天于上無地于下
無人于中而猶日頋忌于區區之名義乃君而目替其王禍者謂何吾故
不罪晉而深恨于周云○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
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
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弑晉孝侯而王
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

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
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安成劉
氏曰春秋之始魯惠公以其妾仲子爲妻及仲子沒平王則使宰咺來歸
賵魯桓公以弟弑兄及沒莊王則使榮叔來錫命周之典禮皆周之自壞
也歲改月化下愈陵上愈替于是武公篡晉僖王命爲侯三晉又滅武公
之祀亦得以威烈王之命爲侯嗚呼司馬公之通鑑固不得不後春秋而
作也

有杕之杜

傳 晉文公好賢賦杕杜。

序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全旨 通詩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己之勢不足以致賢下言己之心寔切于好
賢○首以中心好之何爲其此人好賢人字明是衆詞然亦兼弱字下當人不切

大抵作詩之在位者爲是詠恐字要玩味是言寡弱不足以來天下士意。
此詩雖各四句分別不可以上爲致賢下爲養賢。嚴山云此人好賢只泛
說勿說君寡弱者無爵以貴人無祿以富人也。傑弦云此所謂士之尊賢
非王公之尊賢讀之者可以想見切至之情此亦一見然略倘似縣布臥者
詠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杕東也噬發語辭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
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
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
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合參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若謂行道貴有其資賢者擇地
而就故居今之世欲招賢而納士非有富厚之資焉能傾動豪俊乎彼高翔

舉翩舞動行道者之深思爲其有所覆庇也若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則不足
以爲人之休息矣夫杕杜不足垂道左之蔭而萋爾乃欲厭高賢之趾乎吾
知彼君子兮道德震于侯王非有崇階峻秩則不足以見其命若我無資人
之勢如此其肯適我而一展其猷畧乎然君子雖欲擇地而就初無顧我之
意而我必欲得賢而理寔深好彼之思但好之在心而致之無術有酒嘉殽
安得式飲式食以慰于飢渴之慕耶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合參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則不足以爲人之蔭庇矣夫杕杜不足垂道周之
庇而小邦乃欲來禎士之駕乎吾知彼君子兮聲光炳于宇宙非有雄藩大
衆則不足以展其畧若我無資人之力如此其肯適我而一抒其蘊負乎然
君子于我雖相遇之蹤而遭逢有所難必我之于君子則相須之殷而好德

本于素懷但好之在心而致之無具肆筵設席安得飲斯食斯以副于誠求
之念耶今者杕杜猶然在道君子猶然在彼飲食猶然在此心好猶然在中
脩賢者不棄予之遊假然迺肯而臨之耶我雖寡弱不足恃賴亦得望餘光
而相愉快無使我徒切中心之好意懸懸如懸旌而無所薄也吁好賢之心
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析講杕杜孤子之物道左則竊道周則迂喻力薄位卑不能恃以行道也彼
君子二句是測度賢者之心恐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樂就也不要死
煞說是不肯中心好之承上來雖無致賢之勢而有好賢之心飲之食之正
是其中心好處曷字有思慮多方必求如願之意蓋自恐不足以致則凡可
以致之者無不極其情也若徒作飲食無由失却惓惓屬望之情矣。寡以
人民言弱以勢力言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
以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
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何
患于寡弱哉。酒泉太守馬岌以禮造宋纖纖拒不見岌曰名可聞而身
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因銘云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遐寔勞
我心大意與詩畧同

葛生章

傳晉人久於從役 六字 賦葛生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全章總詩總是一個思念之情嘆其相離于今而期以相從乎後此婦人發乎
情止乎禮義處前三章感物而嘆其身無所依見思之切後二章感時而決
其心無所與見思之專前而于美亡此後重歸于其室總因久役而不得歸
上來而後二章即承上三章意說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蘞音斂野叶上與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于此乎

合參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作此詩若謂所貴乎有生之樂正惟此偕老之歡共處可以消永日衾枕可以度長宵斯不亦夫婦之綢繆哉而予今已矣試望平原葛藟纍纍兮蒙長楚而施生蘞蔓纍纍兮亦騁野而棲止是物各有依矣況予所美如良人正仰望而終身者也乃今予美亡此則誰與處乎守閨寂寞形影共吊曾葛蘞之不如寧不覩葛蘞而悲耶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合參 葛之生也則蒙于棘蘞之生也則蔓于域是物皆有所托矣況予之所

美而恃賴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息乎惟獨息于此而已處室寥寂一身之宴安曾葛蘞之不若寧不覩葛蘞而悲耶

析講 此二章以物有所依與人無所依此反興也誰字獨字緊相應言誰與相依惟已獨處而已按此句若順文淺顯須云誰與共處既獨處矣而曰誰與共字意在與字內猶云今予美亡此還有那個同我獨處者乎句法極活可思特甚○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婚媾受野言域即此葛生之地遂有永畢之志矣懷愴之情隱然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合參 憶昔兩人相抑枕衾御卽今角枕粲然而華美猶夫初也錦衾爛然而鮮明猶夫故也予美亡矣以從役之故而獨亡此靜聽雞鳴誰與解枕上之愁腸佇看天曙誰與錦衾中之離緒不過徊思至旦而已夫物色常新而感物之情非故則枕之粲也猶吾紫衾之爛也重吾懷吾之情何時慰耶

析講 上二章兆物起興此則感物而致思也詩故云角枕錦衾則卿大夫之室矣獨旦亦上獨處獨息來惟獨處則深閨寂莫形影相吊思惟同衾同枕者何人而所枕錦衾縣粲爛猶新而予美非故自不勝悲悽處益繁華中之寂莫無不可受寂莫中之繁華最不易堪也○衾枕惟將旦方見其然故又言誰與獨旦古詩長夜漫漫何時旦即獨旦之意又詩云歡娛嫌夜短寂莫嘆更長亦同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斤御反】

賦也夏日永冬夜永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爲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合參 夫我之獨居如此固靡日靡夜而不思矣而切至之情尤莫甚于冬夏爲甚四時之中夏日爲永四時之夜冬夜爲永際冬夏而獨居則憂思之切始與此日此夜而俱永者矣空閨懸想則頃刻爲長羈旅淹留則百歲爲短奈何君子之歸無期或者非吾之所及見也要必矣死靡他至于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居爲則生雖病于阻隔而不得以相親歿猶得以相從而不終于遐棄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許吾否乎

冬之夜夏之日【同上】百歲之後【叶音戶】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合參 彼冬之夜爲最長而吾之思亦與夜而俱長也夏之日爲最永而吾之思亦與日而俱永也嗟嗟君子言歸無期恐不可得而見矣要必百歲之後同歸于其室不獲相親于生前而爲綢繆之雅庶幾相從于地下而結夜室之期吾心庶乎其少遂矣不知君子亦鑒吾否乎夫婦之于夫其思之切

者固人情之常至思之專而不二其操者則唐風之厚也先聖之遺澤下亦遠哉

析講此二章各上二句言相思之切于時也下二句言相從之期于後也總見其思之深而無二心處日夜與百歲緊屬日夜字來百歲字來然非空空說個日夜蓋思與日夜俱來也又非泛泛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夜之數爲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爲多人情獨居愛思則四時皆然而惟夏日冬夜爲難遣然總晝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矣其斷之百歲之後者言生或終難相見死則定當相從正見其專一之思而無異志也自誓雖堅亦要得他憐恐不及見令意○獨處之苦日日皆見獨旦之苦夜夜皆冬于美亦共此由共此夜其如無冬無夏何百歲之後萬古此日夜萬古此夫婦正見從一之義凜然百歲居室不是絕望于生前正是深望其歸而爲是不得已之詞也○詩人只言夏日冬夜未嘗

露出思字更爲惋惻可思○此詩曲盡閨怨錦衾角枕抱之獨旦夏日冬夜岑寂無聊遊子不歸空房難守忽忽百年總成虛度情深恨極如何可訴想到生離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

葛生五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詩可以當之矣○按春秋晉滅驪戎晉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公二年晉師滅下陽冬滅虢執虞公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于經傳者如此是好戰之實也序云刺獻公好攻戰未爲無據夫毒民于鋒鏑至室家不相保得無起愁嘆而傷天地之和乎讀葛生之詩可思矣

采苓

傳晉獻公好聽讒采苓

序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全旨此詩總是刺其聽讒各章上四句言讒言之不可信下言讒言之宜審察正說他不能止讒也此畔山發明守溪之說與朱註合可依方山云首二句喻聽讒之非下示以止讒之道似味稍玩總註只言刺讒未嘗言止讒使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爲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爲信也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合參此刺聽讒之詩若謂讒不可聽者讒人之言而卒爲其所惑者起于輕聽生奸者之過耶何也彼苓生于隰首陽之巔非其所生之地也彼讒口之人紊亂是非以眩人主之聰明者乃謂首陽之巔有苓而于聽之遂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然不知人之爲是言以告子者變亂天下之邪正者誠斯人

之聽聞未可遽以爲信也如姑舍置之而無以爲然且徐而察之以觀其理之是非又審而聽之以斷其言之真僞則理明而見定人之造言者無以行其計而遂止矣今乃不能徐察而審聽則讒在人而致之非在子乎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

合參苦生于田澤之中首陽之下苦所無也子欲采苦于首陽之下乎然則人之爲是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然以與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爲然徐察而審聽之則是非無所回護雖巧爲詞說者亦無以作其奸矣今惟其言之甘而悅之寧非子之過乎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合㮚苓生于場圃之中首陽之東苓所無也子欲采苓于首陽之東乎然則人之為是讒言以告子者未可遽然以從之也子若能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真偽莫掩其巧雖工為造言者亦無得肆其姦矣今因其言之巧而受之寧非子之失乎信乎聽言之際是以開群枉之門而審察之詳足以杜讒邪之口風人譏刺之言亦深切矣聽言者可不惕然悟乎

析講苓生于隰若生於首陽則首陽之巔不必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葑則理可以無疑從矣為字要看言出于造作便不可信字即然字意中間舍旃最要緊信之則不舍矣無信只就讒言不足信上說無然方屬聽讒者身上看人惟所當信者信理之然耳讒口言然而情未必然情然而理未必然正須徐察審聽讒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已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見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讒之法也胡得是使他不得行其言不

重讒人自止○六帖此詩之比與碩鼠同體俱不欲斥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為言上不必補出正意緊承采苓說去但又不必說采苓是托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未可遽以為信言其言之不足信也只看未可二字賦采苓者本不為采苓故又屬比也○上玉云按註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似即讒人誦首陽有苓並聽他言之意一舉在內故下直接云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若論本文只作讒言者告讒采苓采苓在首陽之巔合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四句俱就讒言說下四句方在聽者說兩截更清○時說依方山講云苓生于隰首陽之巔未必有苓也今子欲采苓于首陽之巔乎言根于理讒人之言未必有理也今子欲聽讒人之言乎便把為字看作為讒言非為是采苓者也此說亦明但不如本說更愜

采苓三章章八句○豐城朱氏曰小人之為讒譖或積小以成大或萌微以為著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徐察而審聽之耳苟能察[illegible]

則造言者無所逃其情而被讒者亦可以免于禍矣○毛詩序說曰士爲讒而桓莊之族滅驪姬讒而申生烹重耳奔吾寬人之為言可信耶○蘇子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豈能間無疑之主哉古今之為讒者豈獨一陳平子翬謀桓欒書構郤豎牛奔仲郈伯毀李宰嚭譖胥上官靳尚是皆聚蚊成雷積毀銷骨持不斷之心務來讒邪之口亦在人主內斷于心而已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黃氏曰鄭衛齊陳之國皆以世變多故有淫奔之風惟魏晉以聖人所都之故而淫奔之俗不習聖人之化入人深如此也○按蟋蟀因樂而思憂山有樞憂深而思樂皆民之厚也故為唐風首揚之水曲沃有僭晉之漸椒聊曲沃有滅晉之勢無衣曲沃有無王之罪晉斯滅矣綢繆婚姻之失時杕杜兄弟之寡助羔裘大夫之不恤民鴇羽君上之不恤士國亂所由致也中間杕杜好賢葛生守義猶有唐氏之遺風焉而末紀采苓則晉之所由滅也

秦一之十一○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于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譜曰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其末孫非子周孝王使養馬于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于秦谷其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為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變風始作其後襄公當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秦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與猶一

人也○按秦隴西谷名于禹貢近雍州自伯益玄孫非子以養馬功封附
庸而邑之秦嬴氏之統緒著矣至秦仲為大夫而始大仲之孫襄公以兵
從功封侯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遂收周遺民盡有岐豐
之地先儒謂秦之變風作于秦仲之世固未可據然其發于詩者有尊君
親上之義有蹈事赴功之勇殊不可以夷代目之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
能夏能夏始大變其將有中國○夫岐豐本文王興起地也秦一變其俗
棄禮義尚戰功卒成富强之業雖視列國戎東西周望之如敵國然朱子
謂雍州土厚水深有德則易以興以德驅亦易與富强其或然歟甘牧謂
山東王不得不王伯不得不伯意亦若此○豐城朱氏曰戎與非子本兄
弟也戎之族既為犬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
固秦之世仇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仇歟
使平王而有志焉則于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

王畿可以不東戎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仇亦可以少報矣既不能然乃
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地也不惟其土谷人民
之不可棄抑先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美官府之富皆在焉如
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入百里之地封方百里
者八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于是矣而一旦舉而畀之于秦藉曰其地已
為犬戎所侵令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
有越勾踐之志則必不若是恝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讐而
不報棄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舍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隳先王之
典章法度而不守卒使與王八百里之地悉歸于秦則秦之代與不待他
日而其兆已見于此矣可勝嘆哉○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十
已下無詩○秦風何以次唐秦以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
政使之次唐也○秦州即今鞏昌府秦州京兆府興平縣即今西

安府興平縣直隸陝西

[illegible]章

傳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序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全旨 通詩三章章章要得創見誇美意一章誇其有所未有二三章勸其[illegible]
當樂下章樂字已含于誇美中亦要知誇美總不在車馬寺人上○詩中
襄公始為諸侯特未見而儀衛之森嚴即想見開解稱賦之意既見而[illegible]
名分與中國雄霸之上僕隸悲戚喟其及時以就功名即安能酬待數十
年之意也讀車鄰一章秦之規模定矣○車馬寺人俱重創見意車馬侍御
如此改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相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叶典因反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平聲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

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
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合參 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
創見而誇美之也若謂事出于習見者不足尚而出于創見者為可誇我僚
世居西陲習見隴隴之故事今吾君斷伐戎之緒而受岐豐之地則凡禮儀
之備豈猶昔日耶彼車所以載行也秦之車貴堅工善列國之超乘不能當
一吾君而為大夫未嘗無車而未必盛也今則有車鄰鄰備上公之制矣馬
所以駕車也秦之馬軼群權奇列國之選足不能當一吾君而為大夫未嘗
無馬而未必盛也今則有馬白顛空天閑之選矣于是都宮敞之甚居然擬
之上受天子之明命則所謂錦衣繡裳者非君子也耶向也家宰百乘但擬
雖足以使令寺人則未有也今或王人致三錫之禮或隣方來七介之使當
未見君子之頃有此寺人之令始以請見之意傳命而入者此其人繼以稱

言之意傳命而出者，此其人威靈氣𧰼豈猶昔向在西陲之時乎。禮儀之備如此，皆昔所未見而今有之者，不誠可誇也哉。

析講 此章上二句誇其儀衛之備，下誇其使令之衆也。俱要見昔無而今有意。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轔轔之盛，馬多則白顛必衆。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驅遠御，湊集一時氣勢。車或有之，安得衆；馬或有之，安得奇。驂得未曾有，故特誇其有。未見寺人作將字看。玩未見既見，有深於高拱驅使人群氣象。所見皆此他國之備，鄰封之使，皆是寺人之令。謂專命出入環衛，諸侯之禮與命大夫時使令又異矣。○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蘇濬凡此皆人君之常體，而秦之先祖皆所未有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音迭，叶地一反）

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

合參 夫禮儀之備既可誇，則今日者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不及時以爲樂耶。彼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我也假寺人之令，而內外之言既通，君子之情以諭，其既見也，復何爲哉。但見連席于大庭之上，並坐而鼓瑟焉，豈復彈筝搏髀之爲樂乎。夫少壯幾何，若及今不樂，則逝者不可挽矣。焉知今與君鼓瑟相歡者，他時不白髮相悴耶。撫其耋而傷懷，安可不及時爲樂也哉。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也。

合參 阪則有桑矣，隰則有楊矣。我也假寺人之令，而既見君子，但見其揖于廣廈之前，並坐而鼓簧焉，豈仍羣笙而鼓之爲聲乎。夫百年難再，若及今不樂，則逝者不我與矣。焉知今與君合奏笙簧者，轉瞬不逝若河山耶。念其亡而興感，烏可不乘時共樂也哉。夫閩人詩美其君，而簡易相親之俗，藹藹感慨之氣如此，豈豐忠厚之風變矣，世道升降之機其在是歟。

析講 此二章上四句以地之有所產，與人之有所樂，與至四句止，下嘆其宜及時以爲樂也。三秦記云：其阪九回，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所有也。既見係登寺人通之而得見意。古人席地，故瑟必須坐。並坐亦是同人相並而坐，非與君並坐也。一說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作群臣見有簡易相親意。鼓瑟鼓簧以慶國勢方新，而人心踴躍說，不妨摘彈箏擊缶而呼烏烏，秦人之舊俗，今亦宜改，改易聲進于中國優柔之趣矣。今者二句言貴生前得意，否則虛老歲月耳。此見強毅果敢之氣，勇于有爲，不須指出所樂何事，大約是樂國勢之隆，君恩之盛，便見有人心勸進之思。逝者其耋，言吾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就國人身上說，即扶秋往觀與須臾無幾以見德化之成意。一說逝與日月逝矣之逝同。古詩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又云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耋與亡原自無所嫌忌，何必不指君言。○暴富之家其僕多驕，創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呂記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易簡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歌慷慨之氣也。秦之所以此而止于爲秦者亦以此。○須溪劉氏曰：俯仰一時之景，以寫其中之所甚快，此所以爲興也。朱子每句着則矣字，多得興意。○韓士云：如劉說固是周旋集傳，若又一體然，以漆栗與鼓瑟，畢竟無字相應，末二句隨文相足，四則字平下未安。○季少文曰：首章固是創見誇美，有謂末二章亦是創見誇美，謂笙簧非秦之音，此重了笙簧，而不見國人喜幸之意。蓋此人只是因國運方新，華風始振，故見其儀物之盛，遂欲君臣上下鼓舞以相樂，慷慨激揚，亦氣也。謂未見而必假寺人傳令，其嚴如此，安得既見而並坐鼓樂也，則此[illegible]見君子當與素衣朱襮既見君子同意。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鄰，[illegible]泰反，周之故音也。秦與而帝[illegible]

之影響盡矣車鄰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夫子所書以秦風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前知詩以近怪而不言耳秦地陷阱汧渭之間良馬其所產也平原馳利車駿其俗尚豪奢意雄武君于崇大宮室周廬列衞小人附膂擊缶而歌烏烏觀其建國之初而知其子孫雖有天下大都威力是用取快目前未可與于大道也讀車鄰之詩而知之矣觀是詩而知秦風之變幽風之衰也秦故周地其民即邠民也當其盛也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降爲秦聲修戰鬭上氣力士蔑忠而習養作先王遺風蕩然盡矣夫音聲非微者也楚越輕死故火焰赴水之音作鄭衞輕蕩故上宮兩洧之詞興嬴氏趨功雖童兒相聚亦詠宮貫鑿牧罔戴皆義賤貴襄公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爲卒乃鹿入函谷降王道左車鄰鄰者其亦桑弧燕啄之淫乎

駟驖三章

傳　襄公始有田囿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驖

序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全旨　通詩三章平看而有次第一章往狩時事言其車馬之盛侍御之充二章行狩時事言其翼獸之預射御之精三章畢狩時事言其休息之節綜理之周通主田獵上說皆昔無而今有者也蓋大蒐爲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儀節度自與昔日不同全要得創見誇美意

駟驖音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內兩轡納之于觖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合參此亦前篇之意也若謂吾君向也未爲諸侯之時雖嘗田獵矣但車馬則未備媚子則未有虞人則未置射御則未善綜理則未周也而今皆耶彼方其將狩也馬以駕車也則駟馬如鐵而且極其肥大焉齊色而亦力馬何美也轡以御馬也則兩轡納之于觖六轡握之于手焉可控而亦可磬御何善也斯時也駕言行狩公除車于前矣而公之所親愛者有媚子也亦皆相逐于駟鐵之行射御于此乎攸同左右于此乎率從侍御又何多也是其始之車馬僕從盛備如此非所謂昔無而今有者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車馬足以任載下言便嬖足以使令駟鐵者齊其色又齊其力也見馬之良六轡在手謦控如意見御之善麟士按六轡在手今解只照註作制度說頗無力彙據孔疏則云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煩控制是馬之良也詩緝則云馬之有轡所以制馬出入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之遲速惟手是聽是御之良也俱似勝田獵所從者衆舉一媚子以見其餘之盛也要先點公之行狩先駕而前然後媚子從公隨駕而後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拔**音跋**則獲**叶黃郭反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合參及其方狩也爰有虞人張翼合圍驅獸以待則奉此及時之牡矣而其辰牡又蕃衍而滋大焉公于是時命御者使左其車以依乎逐禽左之法但見御者一左其車而公則舍矢如破而舍拔之餘即獲乎及時之牡矣夫公曰左之見其御之良也舍拔則獲見其射之善也此其翼射之儀射御之美皆昔無而今有者也吾何幸而親炙其光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待獵而翕獸之豫下二句言行獵而射御之精各二句皆相連吾奉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翼者合圍之謂是翼而聚之一處以待君之射

也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實獸見備官亦見預畜此句提承下詩言此二句要見公奄有岐豐故禽獸之多昔爲天子之所今爲掩群之地意公曰左之就公所乘一車而言與驅逆之車不同逐禽必左乃爲中殺此御之法也故公命御者左其車而御者即旋其車以當獸之左是合馳驅之法見御之善也矢子曰逐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建安何氏曰公曰左之御者從左以逐之君從左以射之公羊傳解第一殺第二殺第三殺皆自左膘射之達于右則左當人君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舍矢是公親射車既不便難獲然而射者發矢無不獲則非詭遇獲禽者比見射之善也獸之多于無不獲者見之歸重美其君上說矢末爲括以鏃爲首故拔爲末○郎子文問之鹿未失也不意辰牡之獻秦固已得其兆也嗣後齊之騰楚之猴梁之鴻雁燕趙之駃騠韓魏之青首且盡剛而獻諸秦也孔碩哉辰牡六國同廿心爲虜于秦可奈何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 **輶**音由**車鸞鑣**音標**載獫**音險**歇驕**音囂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輶輕也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于馬銜之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合參又自其狩畢之時言之北園之中可遊息也乃遊于北園[illegible]一辜偏驚衆事之多車騎逝臨益壯園林之色矣當此時有駟馬焉向[illegible]之轡以馳驅者今且閑閑維則矣有輶車焉向逐禽左以馳驟者今且有鑣在焉矣有獫歇驕焉向固發縱而指示者今且載之車上矣是不惟人之勞逸者[illegible]無其犬馬之從亦皆不得其力其餘理之周又如此凡此皆非吾人之所習見者也突往而不見其美哉夫以一田獵之間而詳致其詩美如此可以觀民

析講此章首句另講游字主君言而媚子之人亦在其內下三句承上說下人休則馬閑但見其調習而無事驅馳也車行有馬馬口有鑣鑣旁有鸞行徐而聲和也載獫句不復追逐養其餘力也總寫畢狩時光景有從容整暇之意○袁元峯云首二句斷馬帶上輕看蓋以人休則馬之在園者亦惟調習而無事于馳逐也下二句則言以車載犬也鹿野云首句另說言獸畢而游于北園得勞逸之節矣且斯時以閑習之馬駕鸞鑣之車以載其犬又得綜理之周舊說多云首句是人適其情下三句是物休其力則下三句是以馬駕車而載犬也不知車馬不端爲載犬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于犬且以人物對看決然未是○稗雅曰游車置鸞于鑣異于乘車者驅逆之車則尚輕疾故也○孔氏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獸而前逆之使旋恐其出圍也逆迎也謂與禽遇也○古者狩以講武主習馳射擊刺未嘗以大從禽今秦仍戎狄之俗而非先王之道也然讀其詩便可想見其躍馬驍雄之氣秦之興也固宜

駟驖三章章四句○一說駟驖句要見據岐豐而氣象維新跨八百而武事肇舉意六轡句須體大權在握景象奉辰牡奉字見國勢興隆人心競勸意游于北園不重從容整暇要見雄視四方而伯翳之舊都汧渭之陋習煥然起色意不止休人力也○按秦俗勇悍狩獵馳逐是其常事至此則田而獲獲而休皆有儀文非復向日之無章矣故國人美之○鄜軒張氏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不過盛其車馬奉養之事競爲射獵之爲而已蓋不及于用賢治民也則其流風亦習于是而已○按序云美襄公也詩故云譏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圖迅掃遺孽請求政教而惟田獵是務所同行者媚子也所逐者禽從禽者獵犬也則其志荒于嬉而小補之規模固自俗尚西戎之矣

〔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全旨〕此詩三章平看各開說每章上六句是先誇其軍容之盛下因及其私情也公義私情不並重重公義上○秦俗强悍婦人亦漸染雄風況襄公又以大義驅其民而戰之故雖婦人亦知勇于義如此通章總是誇其車馬器械件件精好非必謂每章各主其一言○周先王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及幽王不道又爲西戎犬戎所殺此君父之仇也襄公承天子之命復君父之仇故云以義興師

小戎俴收〔音踐〕**五楘**〔音木〕**梁輈**〔音舟〕**游環脅驅**〔叶俱懽反 又居錄反〕**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 又如字〕**文茵**〔音因〕**暢轂**〔叶又去聲〕**駕我騏**〔音其〕**馵**〔音注 又之錄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者爲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于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爲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脅驅亦以皮爲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于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軌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于衡故別爲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辭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爲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合參〕秦襄公承命以伐西戎故從役者之家人作此詩若謂知義而後可以舉兵知制而後可以用兵我君子以君父之仇爲從役之舉其軍容之盛何如乎今夫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而引重致遠莫良于馬也但見戎事之車小于元戎之制車之收斂所載者有軫焉從前至後四尺有餘當大車之半何其俴也取其便于攻擊而驅逐無不利矣車軫之制如此車之鉤衡駕馬者有輈焉曲上而虛中其穹如梁又以革纏木便服馬也爲五停而束之其文章歷錄然矣鉤衡之制如此服馬身夾于輈固無出入之患而驂次其轡不容無以防之也于是爲之游環貫驂馬之外轡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也爲之脅驅當服馬之外脅而別之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斯則控制不勞將安然于軌道之趨而馬行之制宛然矣此御驂之法也服馬頸當于衡固爲承任之便而驂次其後不容無以制之也今則陰板之上係以驂馬之靷焉續靷之環加以白金之鋈焉斯則驂有所繫將比協乎引車之力而環有所飾不爽于載道之光矣乎此又驂馬引車之制也至坐于車中者非茵乎茵固車之藉也又以示威而炳然昭虎革之變形體節安而威風亦厲矣橫于車輪者非轂乎轂固輪之主也孔修且張而制度踰大車之轂輻輳交貫而攸往自利矣夫而後車其盡制哉然使馬有弗良不爲虛車之徒飾乎于是駕我騏焉其色騏文又駕我馵焉其左足白齊其力不齊其毫尚其德不尚其色洏洏馬多此其最良矣以是車馬伐彼西戎固義之不容辭也其如我之私情何哉故我言念君子溫然和厚如玉之潤而

愛今果安在哉我不知胡爲遐棄將何以處此如王者亦敦然而在彼也徒使我思而不見神往玉闕悠悠此心不覺其曲而亂矣其將如之何哉

析講此章前五句是說車第六句是說馬後四句是及其私情也前五句內以小戎二字爲主下皆析言其制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鈎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元戎宜也小戎對大車言後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車中所載者謂之軫即今車箱也然此不在于任載以馳驅攻戰爲事故其軫淺取其便利旋習也

孔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人之升車自後登之入于車內故以淺深言按左右爲廣前後爲淺深人多慢看輈以木爲之長一丈四尺從前軫以前稍曲而至衡則向下鈎之横衡于輈下引兩服之靷引車之力此爲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章粲然可觀而梁則言其形耳蓋輈是轅端之軏鈎衡以駕馬者軏形上曲恐礙馬

體膚也束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不隨木理不堅固耳楘字即在束上看環是一皮圈把驂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圈中而手執之是活動的故曰游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驂在服之外如驅馬然故曰驅服馬四轡亦貫于環中而但言驂者以驂尤難制也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驅者以其制重于驂也蓋服馬身夾于轅控御固有定所而驂夾服外縱之則外馳混之則內入故又有此制陰揜軌之板也車軸端爲轄又兩轄相夫之迹曰軌軌在軾前以板横側揜之横用一板揜其前側用二板揜其左右横側之板內而與此軌相映內相映是陰相映故謂之陰陰靷陰版上所係之皮靷也凡車轅之端設之以軛惟兩服馬得以用力驂馬之頸不當于衡而當服馬之腹無用力處故別以皮靷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使兵車之重驂馬亦得用力以引之也陰靷二字重靷上續者陰板上續靷之處也續靷處有環沃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也車中之茵是君子所

依者取其文以昭威武車輪之轂是小人所踐者取其暢以便馳驅蓋轂在車輪之中以木爲之中虛受軸外則持輻其制長三尺二寸比大車之轂爲長故曰暢轂蓋兵車馳驅險阻欲其堅固而無脫輻之虞也駕我句看一駕字仍重在車上曰騏曰馵者見齊足而不齊毫也馬良而車益稱完車矣温者就其做人温厚言大概言其爲人如此不必作美其德亦不專指夫婦上說見秦俗强悍人習暴戾不馴之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如玉只形容温字在其板屋用除荒雪聊意亂我心曲就別離情緒言然方欲其勇于赴敵不得識淒凉光景蓋此非翠樓少婦也想如玉之人在此板屋正有恨不偕行意○俴收是車軫之制五楘梁輈是車衡之制游環脅驅是制驂之具陰靷鋈續是係驂之飾然車之與馬合則兩全分則兩廢驂之與服調則相佐騎則相敗故御車之妙在馬○車制考方者爲輿輿上横木爲軫高者爲蓋直而曲者爲輈上下之横者爲衡車箱旁之材木爲較横

兩較之間者爲式式前三面之材爲軌員者爲輪輪之中持輻受軸者爲轂湊于轂者爲輻輪之受輻處爲牙行地處爲轍又謂之軌○向文金華者一人之鎧甲也兵車者一陣之鎧甲也春秋之右廣偏箱漢晉之武剛鹿角皆存此制後世毀車爲騎棄乘即卒而長轂遂不講矣無惑乎外寇之猖獗也

○雙峯云舊說小戎爲主貫下非也小戎故俴收義相因耳次句轉自一木然從後軫至前軫始曲而上言稍連軫也兩句當一節看主服驂主驂以動静爲義然止入意多也陰謂揜軌羅氏曰軌在軾前蓋車軸端而板三面側則揜之鄭氏又曰揜軌在軾前似揜軌其名如游環脅驅之例也然曰陰板之上則意主板之續靷而不重揜軌謂以次收以地續連之而添節之一字一意而又四字共一義朵皆係驂調句亦一節文首楊綏連爲我騏馵又一節也不必如俗說曰上五句是車一句是馬如玉不主德誤亂我心曲亦連在其板屋亦兩句一節凡詩皆如此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叶諸仍反）騧（音瓜）驪是驂（叶疏簪反）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騏也赤馬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于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合參然此西征之車馬也我固知而述之而猶有不盡于所述者試詳言之可乎今夫一乘之車驂服各兩則馬必駕夫四矣而有取夫牡者謂乘馬之賤牝也今之四牡何其孔阜乎既修既廣若有以別于凡馬矣四牡之駕馬各二轡則轡不止于六矣而執止于六者謂驂轡之半執也今之六轡不在其手乎一聲二控亦足以徵其良御矣然轡則六而馬則四也是故有服馬焉夾轅以居則命之日中于稽其類則青黑之騏赤馬黑鬣之駵者是也而皆齊力不齊色蓋惟取諸汧渭之名產也而居乎中者足以制乎外矣有驂馬焉次服而起則命之曰驂爰比其物則黃馬黑喙之騧赤色黑鬣者是武事尚強不尚文蓋惟取諸閑廄之良駟也而居乎外者足以輔乎中矣乃長驅之用莫勝于車而依腓必恃乎捍禦苟衛之有弗周不將受矢石之患乎于是有龍盾之設焉文之柄于干也固足以昭物采之華而載之必以二也尤足以預不虞之備彼敵人者不將望于盾之森嚴而知我車之弗能犯矣乎長駕之挾莫過于馬而驂騑每難于控扼苟御之有弗至何以範中正之趨乎于是有觼軜之鋈焉環以係夫轡也固不患于馬壯之或逸而金以節其觀也尤不病于文章之弗炫彼敵人者不將望觼軜之炳爍而知我[illegible]能撓矣乎以是行師宜無往而不克矣顧我君子以溫恭儒雅[illegible]役侁之衆驅馳沙積之場在彼西戎之邑君侁未雪臣子有死事之[illegible]之期方在何時乎胡為不日不月使我念之之切而憂心忡忡一至[illegible]

義制亦末如之何也已

析講此章亦只叠發說去四牡四句以馬言龍盾二句以車言然特車上物耳所謂車馬亦非二物蓋馬以駕車而車則馬所引以行者也孔阜見耐馳驅也六轡句兼中驂說四馬八轡止言六轡者何蓋服馬四轡全在于手驂馬外轡在手內轡在軾不須牽挽故只六轡在手此則可任操縱而有以制馬之遲速矣騏駵騧驪分種類而言即上所謂四牡也戎事尚強故不齊色而齊力亦見為天下之名馬也不重中驂二字要知四馬亦只偶舉以概其餘況上文又言騏馵可見秦馬之多玩兩是字見各當其才也盾干也以木為之即俗所謂遮箭牌也人在車中非盾無以為禦又恐其破壞故以二盾合載畫龍見變化之象載二見預備之周然此句只重合載不重畫龍也一說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壞也觼環之有舌者以鐵為之軜驂馬內轡也不可當陰靷之靷看彼是引車之靷此是控馬之轡蓋兩服四轡與兩驂外轡皆貫諸游環之中而執之于手惟驂馬欲外出則制于游環欲內入則制于脅驅則內轡不須以手牽挽故獨係之觼亦不至以多而亂耳係觼見維持之固沃金見文采之意然此句所主在軜所重在鋈不重制驂上溫字與上章同意在邑者想像其披堅執銳出入于板屋之地也方何為期只是罪人未得意國恥未雪臣子無徒旋之理也末句思念之情繼于公義之餘見情上亦不能忘之意

俴駟孔群（音羣）厹矛鋈錞（音隊叶徒倫反）蒙伐有苑（叶音氳）虎韔（音暢）鏤膺（音鷹）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音衮）縢（音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平聲）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于馬之旋習也孔甚群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蒙雜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交韔交二弓于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

檠也僞碲作鞶緄縢約也以竹爲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居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合解〕然軍容之盛又不但此也吾見駟驖孔羣之具備之也預而用之也周試終述之可乎四馬有甲則敵淺收之意以爲俴駟而薄金爲之取其便于旋習也人馬相得則因孔阜之餘以爲孔羣而馳驅範之且和諧而中節也然馬之和也固足以利乎戰使矛有鋈錞非所以致果毅也故厹矛所以擊刺而鋈錞白金其器堅也夫矜可鋈厹可鋈而錞亦可鋈軍中多利斷之威矣乃矛之利也固足以威乎敵使于有不衛非所以遠矢石也故中于所以扞蔽而蒙羽雖文其文龍也夫爲文茵爲龍盾而彼爲蒙伐畫目有柄耀之色矣然矛雖利而猶能于一矢之加非其任矣爰有弓焉弓不容以無室而韔以虎皮爲之炳然昭著虎之韔其卽有苑之文然伐雖備而制人于百步之外非其質矣爰有馬焉馬不可以無飾而膺以白金鏤之蔚然後物采之章其卽鋈錞之制餘夫矛吾知其能刺伐吾知其能衛弓矢吾知其能及遠則亦可以已矣然弓之利也爲其薄則弓之備也當韔簡言觀其韔藏弓者猶是耳乃韔止于一其藏足用也而一韔可容二弓乃取其二以防折壞也而二弓可以交韔蓋備則用合弓則用二固有備無患之道乎言觀其弓處韔者猶是耳乃弓有二不俱張也而閉之使常可張故取諸竹弓在韔當其弛也而縢之不任其弛故取諸緄蓋勢必用束弓必用縢固處堅若繳之意乎由是而驅馬橫戈爭先賈勇則彼之鉤戟突騎弗能當也控弦鳴鏑射跡及遠則彼之革筍木筋弗能支也以此器械伐彼西戎在君子固無辭往役之義矣然我也念勝遠之旣久慨會晤之無期載寢載興而居爲之不寧載興寢而起爲之不寧哉心搖搖如懸旌矣而是君子也言其爲人則溫和而可親安靜而不暴厭厭然此良人乎言其德音則備于身而聞于人發乎邇而見乎遠秩秩然此德音乎夫良人可親也而不得以常接于目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也哉夫以從役者之家人先誇其車馬之盛而後及其思念之情者謂先公而後私矣向非以義與師何以能使人如是哉

〔析講〕此章首句是馬下五句只鋈屬馬餘皆是車上之物俴駟孔羣以薄金爲甲取其輕而利于旋習故其行甚和蓋物不和則不得群聚故以群爲和亦見教之有素而無泛駕之虞也厹矛刃有三角者刃在上爲木其下端平底處爲木謂之鐏則鋈金以飾之盾大者謂之櫓中者謂之伐蒙伐有苑言畫以雜羽之盾苑然有文也厹矛利擊刺也此主敵人蒙伐備矢石也此主自衛虎韔者以虎皮爲藏弓之室言其威也鏤膺者鏤金以飾馬當胸之帶昭其文也交韔二弓交以齊其體二以備其壞竹閉是檠也以竹爲閉依弓之形夾于弛弓之裏用繩約束之而後納于韔中也俱虎韔內事厭厭只是言其安重從容而不躁率暴戾意蓋就平日德性言不專指夫婦上說良人婦人稱其夫之詞德音亦就平日聲譽言秩秩有序者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間之言也夫以此厭厭之良人而有秩秩之德音今乃久從征役而不歸此所以思念之也卽前如玉之意若曰以賢故思之失其旨矣〇大抵俴之鏤之爲駟計者二鋈之蒙之爲矛伐計者各一韔之交之閉之爲弓計者三于此見綜理之必周威武之必飭西征眞乃萬全之師〇秦俗雖悍然行師事大非恣睢者所能辦曰溫曰厭厭曰秩秩德音已逆料其必勝矣此雖就平日說而師中之輕裘緩帶亦可摹想

小戎三章章十句〇此詩是一篇考工記〇陳文小戎非世道之幸也咸陽八百里易爲而付諸秦繼是而後稱兵勤王楚人又進爵爲子矣秦楚固戎狄之流而得中國之干戈是以戎治戎也以戎治戎而得與中國之慶賞則中國亦戎矣此齊桓一匡之功所由成而孔子春秋所以作也秦楚治戎狄齊桓治秦楚孔子治齊桓然則春秋者黍離之繼而小戎者春秋之漸也吾故曰小戎非世道之幸也〇黃劝玄曰大抵君父之仇不共

戴天小戎之讐君子乘之爾其爲君父也而奈何自是之後寧甘不道岐
豐啓土壽食上國心希九鼎暴陵宗周而帶甲百萬勢若建瓴者不以攘
夷而以滑夏不以討逆而以犯順是畿內之西戎方滅而域中之西戎復
作矣故使漆室之女聞之能不于詩黍之嫁扼腕而三嘆息耶○凌駿甫
日思其人因思其車馬思其車馬因思其車馬之制度瑣瑣屑屑反反覆
覆的是空閨閑坐神在沙場一段痴情痴景漢魏樂府古詩亦往往有之
自車制不傳而此詩遂作極艱極奧之詞看不知古人曉暢車制雖婦人
女子觸目衢田皆能成章初無艱晦也

蒹葭章

傳 君子隱于川上（缺二字）慕之賦蒹葭

序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復味寔想像其人所在而因形容得見之難也各

上四句是因時而思其人之所在下各言求之而不可得 荊川云此詩不知
所指蓋秦尚首功無好賢樂士之風尚勇力無男女淫奔之俗其所思只泛
言不必求其寔也○一段縹緲深情無所寄托因候而有思因思而有人有
境既非可望可即之人遂爲若遠若近之境總是思情所發不可捉模作㥩
人作悲秋皆未得旨

蒹（音兼）葭（音加）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音素）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
從之宛在水中央

賦也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爲霜秋水時
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遡洄逆流而上也遡
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
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
也

合參此詩不知其何所指也若謂夫人意有所結則觸目皆傷懷之意矣且
于情渺渺無當前之物色而不覺有係思而不能去者彼蒹葭之生也既彼
橫空其色則蒼蒼而未敗矣白露之降也金風氣肅其象則凝結而爲霜矣
此非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乎斯時而江天寥落四顧無儔則對此茫茫
嘆百端之交集莫悲于斯時也乃斯時而有所謂伊人者果安在也水勢
方弥烟波浩蕩伊人乃在此一方也涵意氣于方州結遙情于千里盛幾蒹
葭白露中藏予佇徘徊伊人于縹緲之鄉乎則予且逆流而上不憚溯洄以
從之而無如遠莫能致其如道阻且長可慕而不可至也則予且順流而下
不惜溯游以從之而無如室邇人遐其如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也睹
蒹葭之如黍俟白露之横江望水光之接天嘆美人之一方此時此情其
有極也哉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
水中坻（音遲）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水渚曰坻

合參彼蒹葭則淒淒矣白露則未晞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
人則在水之湄矣遡洄從之則道阻且躋既遠而不可及又欲遡游從之則
宛在水中坻雖近而不可即夫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哉

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二音）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
軌反）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合參彼蒹葭則采采矣白露則未已矣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吾所思之伊
人則在水之涘矣溯洄從之則道阻且右既遠而不相値溯游從之則宛在
水中沚雖近而不能至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哉吁秦人之思
深矣第不知伊人何人而動人景慕至此極也然秦之無人所從來矣蒹葭

之思其亦寓言也夫

析講各章首二句只點一時之景象如此不是秋水方盛觸景思人却是有伊人在其意中見百川灌河而若切耳蒹葭句有與秋色俱新意白露句有與秋光同潔意思在境先蒹葭白露特其寄耳總是一個秋色淒凉景況所謂即心生境也伊人之說亦若有其人并不得而指其人者然姓名不落于人間伊人真可謂尚矣所謂二字最有味正是意中人雖向人說之意在水一方只是想像其所在非真有定處也一方猶云天各一方蓋遙想其人所居隱然有遺世獨立名可得而聞人不可得而見意總之在而無在也張文可得而懷其人不可得而聞其聲吾則謂之伊人而已可得而仰其風不可得而定其蹤吾又疑其在一方而已却用此意懸虛說個一方正好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迹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其命得此意則遡水亦是借話溯洄四句正解所謂在水一方也此四句是往來語

只是無方以求之意道阻且長就水上形容勿作道路說長以波濤之洶湧言躋以水勢之湍急言右以水面之迤隔言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宛者并寔有人在正是縹緲無際景象極狀其難見之意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可以意會大抵若遠若近令人可望不可親耳四句總形容欲如此求之而終難見之意非當上下求之而不可得見也○一篇俱就水說故以蒹葭二句為叙秋水[illegible][illegible]景色而蕭索淒凉增人傷感之意亦恍然見矣兼可想秦人悲歌意氣○蒹葭白露自是詩人佳語時文模擬摺疊如秦川渭水烟景橫秋等語最為可厭○所謂伊人四字不言姓名不言人品無限深情千古莫測能非桑間濮上之妖冶又非同澤同袍之伴矣秋水蒹葭詢奇思壁外意豈歧豈故地即有其人而世遠已成回天無術彼伊之水遙一望而已耶渾涵之極感慨之深豈凡心可識○黃幼玄曰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敘景物皆瀟洒脫塵則其人必高出于塵俗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禮士之風安得有此意西周禮義之遺尚在伊洛之間或有其人者出而舉世仰之以為不可及者乎

蒹葭三章章八句○此詩在秦風中是第一篇縹緲文字○此詩不知何指但從本文索之便覺無窮詩家情思自有一種可思而不可言者○此詩嫵媚說即千古絕調即考亭不敢強下注腳宜倘恍迷離而讀之○李[illegible]哲曰周之末也割西周之地界以畀秦其民不復見周官威儀隱然有西方美人之思焉若曰斯時也非無寺人媚子之從可以遊歡于琴瑟亦非無黼衣佩玉之權可以驚睹乎新耀吾獨有懷于伊人伊人其何在乎云云○按小序云刺襄公也詩故云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故作者刺之白露為霜時之變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喻周雖東遷人物猶存顧不知所以用之耳逆流曰溯洄順流曰溯游見用非其道則其人遠用

得其道則其人近耳○朱子曰此詩不知所謂然序說之鑿則必不然矣

終南二章

傳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序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

全旨　通詩二章俱要得創見誇美意首章美其容服盛而有以稱其位是貫諷下章美其佩服盛而欲以久其位是祝諷上章所稱是已然事下章所願是未然事誇美意固就容服上見亦要說始為諸侯方見昔無今有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丹（渥音握）其君也哉（叶將黎反）

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也此秦人美其

徵之辭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合參此秦人美其君之詩若謂事出于習見者不足異惟得于創見若深可詫嬌彼終南據函谷二崤之雄華實之壯冠九州之上腴也而果何所有乎于稽其類則有白色之條矣又有似杏之梅矣我君子受天王之命而居諸侯之位其至止于斯也豈無所有乎則見其服于身者物采章于七命而有錦衣狐裘之服非復三命之等威已也見于面者氣體移于所養而有顏如渥丹之容非復百乘之丰采已也有此衣服有此容貌允乎千乘之具瞻也豈不稱其爲君也哉

析講此章興意至五句止以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興君子之來服盛容亦盛也終南即周岐豐八百里之鎮也襄公受平王之命得此地以爲封邑君子至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後就封之初寵膺王命而奄有岐封時事至止內須點始爲諸侯意則下文稱其爲君意方有所歸錦衣狐裘只作一件看

鄭氏以錦爲素錦素白而曰錦蓋用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爲主顯其白耳此見等威異于緇衣非復三命之章服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言赤而澤也此見氣體移于居養非復百乘之丰采也其君也哉 上二句說非言克盡君道蓋言有此衣服有此容貌足以稱其君之位也○曹無可曰周都豐鎬而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尹氏皆指此山也岐地名山莫如終南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名山山多材木見雍州之爲上腴與區耳至此便有雄視四海睥睨八荒氣概非僅僅游觀覽勝而已味其君也哉似有始見驚訝之意以望之不似人君情眷可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合參瞻彼終南陂陀盤鬱龍首之險防禦之雄固天地之奧區也而又何所有乎言舉其勝則有廉角之紀矣又有寬平之堂矣我君子承一王之命而爲諸侯之貴其至止于斯也又豈無所有乎言其服則黻繡于裳而華采之可覲非復赤芾之舊矣言其佩則玉係于身而將將之可聽非復葱珩之素矣居此位服此服殆必常至此終南永爲吾民之所愛戴而長膺垂裳佩玉之慶可也尚其壽考不忘哉吾固深幸而竊致南山之祝也要之君道之親不尊于容服壽考之綏不在于佩服而秦人之稱願如此則惟知有秦不知有周矣

析講此章興意與上章同紀堂見此莫于不拔也黃雲孫文若拱若揖而卧丹爲之舒蔽如繽如帷而風雨爲之徘徊此詮紀字爵若都會則烟火所通者萬家瞻若夷原則經緯所亘者千里此詮堂字可謂刻畫黻衣繡裳亦作一件看言衣裳之上繡以黻也黻皆在裳此云衣者衣其總名也此與佩玉句見非向之赤芾葱珩矣壽考不忘只是願其居位長久勿作祝禱說疏矣

謂只是無窮之意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初見者又爲後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壽考就君言不忘就民之不忘言

終南二章章八句○按終南固岐豐之地而文武之所由興也成周之根本在是而嗣子乃輕棄之以委于秦延及孝昭稍稍蠶食六國而席卷于始皇且創制改物盡取周官之威儀而變華之此又王伯升降之機觀世變者爲之深慨○方山云復周公之宇魯人所以頌僖公而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譏之終南入秦周欲不亡得乎

黃鳥章

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皆重惜之詞以殲我良人句爲主各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葬之人下各表其良而重致傷悼之意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音尖)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慄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

合參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而作此詩若謂天下之不易得者賢也所貴乎爲君者保而留之以福子孫安黎民可矣哀哀三良何不幸而遭此烈禍耶彼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氏之子奄息矣夫以人從死已非愛民之心然使從死而不及善人則其可哀不如此之甚也維此奄息其才德足以超邁乎等夷其武勇足以振拔乎流俗誠百夫中之桀出者固宜以之楨幹國家永爲吾民之表率也今乃生納于壙當其臨穴之時而惴惴然戰慄焉可哀甚矣彼蒼者天禍善禍淫此常理也胡不佑我良人而殲我良人之命如此乎然是禍也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是非不愛其身而以從死爲不足異也蓋彼固百夫之特而足以爲秦之重故以百人贖一人亦甘心而不辭耳其如卒不可贖何哉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杭)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合參 交交黃鳥則止于桑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仲行矣惟此仲行才勇之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防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焉彼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愛也何爲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深耶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音拑)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合參 交交黃鳥則止于楚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鍼虎矣惟此鍼虎材勇之備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禦也今乃使之從葬臨其穴惴惴其慄焉彼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惜也何爲不佑我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乎是禍也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卒不可易而使悲傷之切耶君子謂三良之不得其死也善被戮也天無親也康公之忍也從亂命也驅無辜也痛哉

析講 各章以黃鳥之止得其所興三良之死非其所興至四句止 一說棘荊棘也黃鳥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乎此以黃鳥之止非其所興三良之死非其所下文桑楚人所常采楚人所常刈皆言止非其所也姑存之 誰釋字極乖殆指康公奉父亂命迫之使從也詩作于已殉之後故稱穆公彌夫之特則特出于百夫矣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即砥柱中流之意也禦者亦只是一人可以抵得百夫此通就才猷智慮言時說單以武勇當之未妥夫死生之際聖賢重之良縱不爲無益之悲亦焉能全無介于其懷耶惴惴其栗見得三良決非自發以從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耳無所哀訴而但歸之蒼天之殲以致不平之鳴也亦不敢斥君之詞如可贖兮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便失詩人渾厚之旨使三良果欲以身爲殉則詩當言代不言贖若一贖字煞有迫于君命者然人百其身正應百夫之特來蓋彼固以一而當百此欲以百而易一也爵士按集傳

皆願百其身以贖之如言化一身而爲百之意於法鄭箋云謂一身百死猶爲之○子由云以百人贖其一身○黃詩記引朱氏云若可以他人贖之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但於板不可從○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于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于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于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太史公曰秦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彊晉西伯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潘氏曰三良不以遺子孫而以殉死較秦晉所謂以能保我子孫者何其言之自相戾耶夫殉葬非古禮也況三良乎以穆公之賢猶爲之此詩人所以致譏也○永嘉陳氏曰穆公悔過自誓見于秦誓舉人之冊用人之一未易得如穆公者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爲穆公之命夫鳥獸方死未可遽從惟堂未徹無所復識則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是不孝也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是不仁也○應邵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三子許諾及公薨三子皆從死附詩云恩厚固難忘君恩安可違其不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爲殉蓋據此也附于三良無民詠至唐李德裕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以死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議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安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褒良已微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亦不得爲無罪也及過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不殺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至是而其論始定陳乾昔之子尊己魏武子之子魏顆皆不從其亂命而以妾爲殉君子美之康公姬二子遠矣○夫子錄此詩蓋見秦斷落岐豐之故地而仍用夷狄之惡俗胥中國而夷矣痛之極也○安成劉氏曰古之葬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不幸流俗之弊而至于作俑又不幸而至于用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爲不仁而謂其無後況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言反似無驗況卯穆公之後二十一傳至莊襄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繼夫始皇不知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子孫如此○按秦本紀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

晨風章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全旨通詩三章平看但憂思之意由漸而深以忘我字爲主而以欽欽靡樂如何字爲旨有一步深一步意各章上四句興已之不忘乎君子下言君子之忘乎己也忘字亦本下忘字生來註只云以夫不在恰係不關王事之羈身旨然某亦不必深求

鴥音聿彼晨風叶孚愔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合參 婦人以夫不在而言若謂不可解者夫婦之情苟可相安無輕言別也而況其忍相忘也我于君子之不在而豈能以忘情哉今夫鴥彼晨風之鳥則歸彼鬱然之北林物尚有所歸矣況我以君子爲歸者也今乃將進于外而使我不得見之是以塋音容之遠隔念此身之無依憂心欽欽而不忘焉夫我之不忘君子如此則彼君子者亦宜以我之心爲心可也如之何不日不月而無還返之期匪載匪來而無來歸之望乃忘我之實多乎哉蓋反復思之而不得其故矣

析講 此章大意雖與下章同而與意則異此興有取義蓋晨風依北林爲歸

興婦人仰君子以爲歸也欽欽註解不忘正與下忘我相應如何如何二句承上二句說忘我只不歸便是多者以時之久言之也猶言弗念室家而絕其歸期頁久耳註引扊扅之歌來証忘字之義不可謬入先貧後富講○扊扅戶扃也○程子曰以晨風與君子取其往來之疾也○忘我緊根憂心說此蓋與言其不嘗忘非疑詞也

山有苞櫟音歷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音剝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

合參 彼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駮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鬱鬱而靡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念契濶之約而旋歸之無與乃忘我之多一至此耶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也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

合參 彼山則有苞棣矣隰則有樹檖矣況我未見君子則憂思之切沉迷而如醉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彼君子者如之何不思偕老之信而返旋之無日乃忘我之多一至是乎夫既明言已之不能忘情于夫而直言夫之不宜忘情于已其情至其義盡若婦人者其可謂賢矣

析講 此二章以山隰之所有興已之所憂靡樂甚于欽欽前但憂而不忘猶有樂可解此則并樂不能解也如醉甚于靡樂前猶知有不樂此則并不樂亦不知矣○駮之木亦據所見而言○靡樂有抑鬱無聊不能爲情意或云絕無可樂之事似深一層○晨風六駮疑于禽獸草木中各取耦者爲似

晨風三章章六句○華谷嚴氏曰此穆公舊臣所作未見而欽欽不忘其敬也望之久而杳然無聞嘆不復記憶我矣所謂子日望之而士莫予絕也○東萊呂氏曰秦之寡恩于晨風權輿見之王子擊好晨風雖常中山

破秦之後猶得父子如初詩可以怨亦可以興此類也夫○按雍州無鄭衛淫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思晨風之歌是也夫秦民輕生好鬭豈其室家而莫之顧寧保其無相忘乎吁觀此擯殷雷之風遠矣

無衣章

傳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杜之賦無衣

序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總是結恩愛于平日正欲共患難于臨時也重在王字上各章語氣自相呼應一則見其有從王之義一則見其有相死之勇須說得忠勇激揚方似秦人口氣寫出他一種壯往親驅之氣便有并吞六國之雄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叶步謀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强悍樂于戰鬭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

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惟愛之心足以相匡如此

劉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爲義後章放此

合參秦俗强悍樂于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英雄志在策勳烈士不忘喪玄固其素所蓄積也而特患人爭小忿家携私嫌至不共戴天之憤反人人自興而不肯同心以紓國難是豈子與子所共相期勉者乎是故我之所以欲與子同袍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效推解之德者也蓋以君王之土食王之食者皆當靖王之難安危有相倚之機在王家未必有百年之無勞逸有相乘之勢在吾人未必無一旦之徂征萬一中外有警天子下一詔于涇渭間曰爾秦素驍勇悍也其率三軍伍我六師當斯時也惟我與子實膺斯任而戈矛可不預修乎五兵利則有備無虞戎器簡則精神倍奮王奮爲仇讐也而王之仇卽我之仇我之仇卽子之仇矧與子同心協力以匡王國使天下謂我秦人能捍强敵以報朝廷也豈不偉哉然則戀戀于一袍之同者殆猶故耳豈曰無衣云爾哉

析講此章同袍與下同澤同裳皆是同服意與師乃未然事須泛言之不可專指西戎言王指天子非指襄公也同仇非同與敵國爲仇謂同敵王之愾赴難不避死也如云忘身死敵人異而心同委身徇國形殊而心一是也諸說多云同仇謂以敵爲仇同力以赴之也有顧同袍而盡戮力意此說仇字雖累與而相死效忠之意則同亦可從若依朱豈城患難相恤之誼便有怯死的光景非詩本意○要看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共拚一死奮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非徒恩愛矣全要作他强悍勇往語氣又要摹他結納的深心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合參然不特同袍已也雖裏衣之澤亦必與子同豈謂子之無衣而然乎蓋以王于興師我不得獨坐以遺君王之憂且將修我矛戟與子偕作一呼響應以集天下忠義之心一麾雲合以禦邊徼陸梁之寇生平結契之雅誼[illegible]爲一王之勁兵此則今日同澤意耳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蒲芒反**與子偕行**叶戶郎反

賦也行往也

合參又不但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豈謂子之無衣而然乎蓋以王于興師義不容徇身以忘國家之急且將修我甲兵與子偕行足所未及神已先至不返顧也身所未經氣已先馳勿再計也平居許與之石交盡爲一時之鋭卒此則今日同裳意耳故尊王復仇之志不得不矢之于衆而同心協力之事不得不訂之于先不然雍州富甲天下衆至衣不蔽體而乃區區贈遺自俠耶夫秦人平居相謂之詞如此亦可謂樂于戰鬬男子公義矣使富時能導之仁義則其俗豈止此哉此秦之所以止于秦也

析講偕作者見我奮于不得獨怯也有鼓舞意偕行者見我先于不得獨後也有直前意俱靠一王字說○人情到不樂田地卽强之使去亦不輕赴矧兵凶戰危肯直前勇往乎雖强悍如秦人心惟知有從王之義故視死如歸人所憚者彼獨樂之詩柄樂字最宜味

無衣三章章五句○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于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厚所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于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衞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于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强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强兵力農而成富强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立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爲國者其于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趨○此言秦俗也秦人勇公戰怯私鬬即平居相要其好勇輕生尚功

負氣如此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蓋然而未有已者是也曰王于興師猶知有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主修戈矛以問之而東周之門移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變也○疊山謝氏曰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大恥國家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周之地被先王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殊人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與于列國也○豊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于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卹于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爲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爲伍兩軍師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豊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爲討賊復仇之舉也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討賊復仇之志既衰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蓋然好戰之習非復先王之民眞秦之民矣○薛方山云說者謂周棄王業之根本以資秦夫秦非與周爲難者也至孝公之後秦民爲商鞅虐政所刼乃始知有秦而不知有周然自孝以至莊襄凡幾世矣此猶未敢取周豈眞畏六國之議其後乎畏秦中忠義之士與六國共尊周耳嗟乎文武成康之深仁厚澤結于人心如此後世若蜀之不忘漢江南之不忘唐皆其類也而宋岳飛汲河河北義士至荷鋤而應之此綱常之所以萬古不泯而非區區威武所能屈也○六帖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有敎鼂錯有言兵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險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合其三故世世有勝非幸也○慶源輔氏曰先生發秦人厚重質直之意與夫強悍果敢之資及周秦所以導之者不同而皆易于有成先儒之所未及也至謂後世之定都立國皆當監乎此蓋又有感于聖祖皇帝之聖訓焉亦嘗疑之堯與文武皆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于晉至文武之風則一變爲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于孩提之時敎之則雖老大有不忘者至于年日益壯雖強聒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

渭陽

傳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序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二章平看上章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章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俱以送字爲主贈者將其送之情思者深其送之感都是送中之事須摹寫一段言有盡而意無窮光景○通解此詩只平平敘其送之之地贈之之物思之之情如此耳不可作自言其送之遠贈之厚而思之長亦不必謂意猶以爲薄也但就讀詩者見其待舅之意如此則不妨耳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于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合參 秦康公送其舅公子重耳而作此詩若謂黯然魂消者惟別而已矣而況甥舅之間又其天性之至愛者乎誠以我舅氏也在外十九年而今始得以復國顧晉之宗盟有托而秦之後會無期我能無送耶卽必須臾無別焉猶願也送能無至于渭陽耶所不得越境爲別焉猶歉也顧渭陽之送非遂於斯一別而長往之途在邇何申惟悃因念行必以贈者禮也吾將何以贈

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彼行也必將列于諸侯而車馬所當用也我則以此象路之車四黑皆黄以爲贈焉餘若錯衡與人服物釆章之等均隨乎車矣毫空泝渭之思是何足以成禮哉亦聊以將吾意而已矣

析講此但敘其送贈之事如此只聞聞說路車乘黄之贈亦以表甥舅之情耳不必用王氏送之遠贈之厚之意亦不必用華谷嚴氏歉然以爲薄之說禮不越境秦西晉東故東行送之至渭陽而止也路車乘黄諸侯之所乘者舅氏歸晉將爲諸侯故以贈之路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齎反何以贈之瓊瑰叶胡隈反玉佩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之次玉

令狐我舅氏也兄弟凡九人而彼獨得以復國顧亡者有還之日而死者無生之年矣非曰送而有思一觸目則有痛目前然情到不堪者也因思而至于悠悠一追維則有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者矣蓋綿綿于方寸者無窮豈但別離之是念傍徨于衢路者不已豈從甥舅之爲情因念行必以驪者禮也吾又何以贈之吾必有所以贈之蓋彼行也殆將列于諸侯而佩玉所當用也我則以次玉之瓊瑰與夫璜琚之玉佩以爲贈焉周規折矩而發然其有聲進抑退揚而鏘然其有度是何足以成禮哉又聊以寄吾情而已矣窒塞舅氏從此行矣感諧嗚咽念此殘生已不勝涕氣泣迎舅氏者即能會盟相見求如今日止車渭水之旁偷然惜別之若豈可復得哉夫至誠惻怛之意加于至親之人殷勤篤厚之懷溢乎言詞之表康公亦可謂賢矣

析講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念母而不言母但言見舅而惓惓不已自有念母之意詩最含蓄不須說破俯仰往昔有無窮之感焉瓊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瓊瑰玉佩只是一佩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者美石之名玉佩珩璜琚瑀之屬按佩玉之制天子用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以此贈晉侯固用石而次以玉者此亦有以玉比德之義蓋十九年之隹公子所謂唐叔之後必大者此也不然亦何取于玉佩即佩亦可以之義矣○重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爲大夫里克所殺秦穆公納夷吾是爲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爲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黄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克之則怨欲可消矣○吾人曰勝會亦奇已具尊崇之體仁親爲實復彰遠大之期兄弟九人而獨存見天心之有屬在外十九年而始返知人望之攸歸康公送之而贈以諸侯之乘服亦正送之歸晉爲諸侯非獨私情定關公義豈尋常餞別已哉○康公之送重耳一片甥舅至情殷勤自不容已說者謂秦無文章唯渭陽一詩令人讀之愀然悲心頓興骨肉之想如行虛墓而聞秋蛩之鳴也○

左傳魯文公六年秋晉襄公卒使先蔑士會逆襄公庶弟公子雍于秦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大夫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宣子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十二年冬秦伯爲令狐之役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戰于河曲秦人夜遁復侵晉入瑕○秦康公納公子雍于晉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役夫渭陽之思亦可取矣而令狐之怨何爲者哉○襄公文公子襄公卒靈公幼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文公愛

之皆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時雍仕于秦故自秦逆之云○嗚呼怨毒之于人甚矣淯陽之感負心也而令狐之役所以修怨于昔者不少假借何其見毋于淯陽而不免忘于令狐耶怨欲害之也雖然晉之亡也數歲定君取伯寔于秦是輒而卒成怨禍晉非少恩耶君子讀絶秦之書而後知晉之誣秦也○秦介在西戎春秋時始與中國會盟迎重耳返國秦穆奔走好合無役不與翊成晉伯未幾晉文即世有于殽之役秦晉交惡蓋自彭衙至河曲畧無寧歲而秦亦始得志于晉終春秋世擯斥不通晉之劫制其命也

權輿章

序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全旨 通詩二章總見其簡賢者之意各上一句言始時禮儀之盛中一句今日禮貌之衰末乃嘆其不能權乎始也以今也二字作骨詩意全于此見若補

補○要知詩人之意重在道上非為區區一飲一食之間而已然道恒關于禮意始而夏屋四簋猶見禮意之厚處終則不然禮意衰矣此便見其君忘道而賢者所以欲去也講說多云須補不可久留意愚謂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于言外見之以不補為高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于賢者每食而無餘于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

合參 賢者因禮衰而思去故賦此詩若謂人君之待賢也固貴禮意之勤于始尤貴禮意之善其終吾君始焉于我也處我以渠渠之夏屋凡所以供億我者無所不至禮意可謂厚矣何今也禮意寖衰供億寖薄非特渠渠之不復見且至于每食而無餘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終不能以及其始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是廢禮也其所以廢禮者是忘道也寧復可以久處也哉

析講 徐敬菴謂此詩之旨即馮驩彈鋏所謂出無車食無魚意夏屋作授室一般人君待賢之禮必崇之以安居養之以大烹故但言夏屋則每食四簋之意在其中矣造衛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借權輿二字以言始字意講求直言不能繼其始便是不必于造權輿上起義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巳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合參 吾君始焉于我也食我以四簋之盛凡所以飲食我者無所不周禮意可謂盛矣何今也禮意寖衰非惟四簋之不可得且至于每食而不飽昔也如彼今也如此吁嗟乎後不能以繼其前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之不承

是棄禮也其所以棄禮者是棄道也寧可以久留也哉

析講 四簋以盛黍稷孔氏曰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平常燕食非禮食也○曰無餘猶可飽也曰不飽則又甚矣○慶源輔氏曰夏屋渠渠無不致其備也每食無餘無一致其備也每食四簋無不極其至也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惟有恒者然後可久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引穆生之事為証者推原詩人之心蓋本于此不然則其所計者不過區區于安居飽欲之

身而已恐非賢者之志也○孔子刪詩至秦風而終之以權輿亦猶刪書至秦誓而繼之以穆公也繼穆公者取其悔過終權輿者罪其簡賢○此詩不獨爲士惜爲秦惜也秦之不得進于中國宜矣卒之抑中國以業諸侯而草野尚多英雄焉一失其鹿群起而逐之胡遂以不祀鮮克有終其所由來漸矣君子讀秦誓而知秦之所以興讀夏屋而知秦之所以亡○張氏曰誦權輿之詩其逐客坑儒之漸歟○葉臺山曰秦俗棄禮義上首功以穰侯之恩而范雎去之如弁髦以白起之功而杜郵殺之如土芥加以商君之刻薄無改權輿之習俗固宜其滅亡之亟也世皆尤商鞅之刑呂政之暴而不知俗已見于春秋之時然權輿之賢不知先幾而待其不飽無餘然後言之已無及矣曲哉呂大京以養聖賢鹿鳴之詩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夫穆公勤求賢士西取由余東得百里奚迎蹇叔求丕豹公孫支并國二十遂伯西戎何康公不世守之而使[illegible]權輿之嘆耶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劉行素云車鄰駟鐵終南皆見秦之強大小戎無衣皆見秦之勤王蒹葭求人渭陽篤親取之也至黃鳥失賢晨風棄舊權輿簡士而秦爲不競矣夫子錄其善者見猶有先王之風舉其惡者見周不復西而秦之所以止于秦也○呂記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駟鐵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獵之事○秦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從而崇天理兵發于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要其將有中國矣

王解卷之九　國風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吳荃蓀右　彙輯

門人　范　倫俊升
　　　楊正儒文起　仝校
　　　姜朝烈承武　仝閱
男　　吳之璋章玉

陳一之十二○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于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也○禹貢豫州云導荷澤被盟豬又曰熊耳外方至于陪尾按地理志外方即嵩高山也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陳境不及外方盟豬故無名山大澤尚書作孟[illegible]傳稱孟諸○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黃帝後于薊封帝堯後于祝封[illegible]後于陳下車乃封夏後于杞封殷後于宋則陳與薊祝是爲三恪○孔疏胡公姓嬀武王所賜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姚姓恪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其後爵[illegible]其義云三恪尊于諸侯卑于二王後○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至閔公楚惠王公孫朝滅之○武王元女太姬好巫好祭爲無子禱求後生子獮信巫覡男曰覡女曰巫○徵孩云朱註謂太姬好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吾意太姬武王之女親被太姒之化必不如此想春秋時陳服于楚楚敬鬼尚巫而漸其俗非由太姬歟○蘇傳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于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于惡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吾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太姬之餘俗爲迂

亦無度亦理勢然也○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爲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八君至于靈公有詩者五凡公以下無詩

宛丘章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大旨通詩三章一意首章刺其蕩而無儀下二章刺其久于蕩而無節每章各上二句指其游蕩之處下則刺其無儀而無節也總以蕩字爲主下鼓舞正蕩中事○說通陳無名山大川宛丘其國之勝地也蕩然而于宛丘鼓焉而于宛丘舞焉而于宛丘無耶寒大暑而皆見斯人焉厭之之詞○首章猶言有情至無冬無夏歲月流連今日宛丘明日宛丘殊少趣味更焉不及情矣此詩人之善刺也

子之湯兮音蕩**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子指游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敍其事以刺之言雖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合參國人見此人常游蕩于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若謂天下之不可溺者情也而其不可踰者禮也今子也以曠達爲高致以勤事爲迂圖而惟游蕩于宛丘之上焉撫景觸情見之歌舞之間皆逸興所寄也信有情思而可樂矣但縱于情者必逾于禮其見于容貌者威儀喪失略無可瞻望焉又何貴于情思之美耶

析講上三句輕重在末句子之湯兮是以放蕩爲高致而放行之也蕩兮內就含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觸蕩歷盡禮法燕笑頻戲德隅有何可望仰乎凡人溺于情者不足于禮樂于自便者憚于自檢此二句語意從容不迫與直刺之者不同言彼非不有情思可樂也特惜其無威儀可望耳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五反**無冬無夏**叶奧下反**值**音治**其鷺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舂鉏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言無時不出游而鼓舞于是也

合參夫蕩固無儀矣而況久于蕩耶彼鼓所以爲舞之節也則坎然擊鼓以爲樂而其聲聞于宛丘之下焉鼓于斯亦舞于斯矣且不特一時爲然也雖冬而隆寒夏而盛暑彼則無冬無夏而值其鷺羽以爲舞焉何有于廢時失事之憂乎

析講擊鼓擊缶即上之蕩時然也上言擊鼓下言值羽須合看擊鼓于斯亦舞于斯而舞之久則鼓之亦久矣故宛丘之下須補出舞來而鷺羽下亦宜兼擊鼓意無冬無夏言常舞也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爲事者此商書所爲恒舞也華陽范氏曰冬[illegible]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于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他時可[illegible]值訓植當作字看文舞以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未妥繹蘊無望意

坎其擊缶音否**宛丘之道**叶徒厚反**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叶殖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翿翳舞也

合參缶亦所以爲舞之節也則坎然擊缶以爲樂而其聲聞于宛丘之道焉缶于斯亦舞于斯矣且不特一時爲爾也雖大寒如冬大暑如夏彼亦無冬無夏而值其鷺翿以爲舞焉何有于長慮却顧之心乎噫陳俗之浮蕩極矣爲此詩者既刺其無儀又刺其無節其亦深惡乎習俗之敝而思有以挽之意矣

析講李斯云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秦王嘗爲藺相如擊缶矣楊惲云家本秦地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歌呼烏烏是擊缶秦聲也何以見于陳邈解謂陳師從胡公于盬從[illegible]

聲以歲國人化之理或然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後世如兩晉尚老莊而賤名節風流相高謹修爲恥上下交務于蕩之俗而國之微弱隨其後觀于此詩益信

東門之枌章

【小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全旨】通詩三章開看不必相承一章言其歌舞之處二章言其往會之期三章言其相贈之厚總是述其事以相樂也既曰東門又曰南方歌舞已非一處既曰穀旦于差又曰穀旦于逝聚會又非一時男悅女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貽以握椒其宣淫何所不至者且以大夫氏之女猶爲之其何責于小民乎○按詩稱是男女自賦其事此章註云于是棄其業以舞于市下章又云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則又是述其事矣了不子自

維以說詩語也然玩本文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越以鬷邁等語此詩竟似述其男女聚會歌舞以相樂也耳惟下章視爾貽我二句方男女相導悅慕之詩則集傳正妙也

東門之枌音汾**宛丘之栩**音許**子仲之子婆娑**音梭**其下**叶後五反

賦也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子仲之子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合參】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若謂人生行樂耳況可樂之地又無限也寧能負此佳會乎彼東門之外言有枌也宛丘之下言有栩也地莫美于此矣子仲之子如此景物何哉樂意相關形于歌舞輕身與便體相宜長袖與輕裾披拂婆娑乎枌栩之下豈不樂哉

【析講】東門二句以地言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因之交會也有枌栩之陰人所趨聚也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註訓舞貌包歌在內其下即枌栩二木之下也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只是動靜舉止不似貴族之女範也以大夫之女聚舞已非所宜況男女相與而甚恣悅乎

穀旦于差音釵叶七何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叶謨婆反**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於是棄其業以舞于市而往會也

【合參】然聚會必有期也我與汝差擇善旦而約會于南方之原良辰與美景俱而所以暢吾逸豫之懷者亟于斯矣于是遂棄其所事不績其麻而相與婆娑于市以往會焉一會遇之頃而其樂當何如也哉

【析講】上二句是未然事下二句方是會也穀旦乃清明無風雨之一會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一樣往會于市即俗取閙熱之意然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亦相招應或謂此四句俱一時事勿分約會往會作兩個時節者亦可○說通市如河北所謂趕集廣中所謂趁墟因赴南原之約而經過于市也○貞氏

曰邠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于八月載績則秋事畢而[illegible]起今陳之俗至于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穀旦于逝越以鬷音宗**邁**叶力制反**視爾如荍**音翹**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鬷衆也邁行也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椒芬芳之物也○言又以善旦而往于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芘芣之華于是貽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合參】然既會之後不能無所贈也是故差擇善旦而往遂以其衆而行賞心與樂事並而所以綿吾繾綣之情者恆于斯矣且會遇之際視爾顏色之美有如芘芣之華然奇哉遇也洵可以慰我心矣于是貽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其樂爲何如哉夫男女聚會而敘其相樂之事如此可以見其俗之不美而其衰亦必有自矣

【析講】首句亦未然之詞次句方以衆行也視爾二句根次句來按視猶言男

而言其色美女悅男而遺以椒交相愛也本註似未有分曉握見手授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龍舒王氏曰陳風多言東門豈此門之外獨甚歟○慶源輔氏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薄平又以大姬之化故其俗游蕩無度已見于宛丘之詩其逆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職以交情好動其所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顧東江曰按殷湯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陳之女巫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而陳終于亡國湯之言信哉

衡門章

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全旨此詩隱者所自作勿如考槃爲賛美之詞首章是自安而無慕意下二章是自足而無欲羨之心然首章雖是自樂已有無求意下二章雖是無求亦有自樂意蓋能隱者必能自樂自樂者必能無求也非兩平之詞○從來居處食色中埋沒許多人品本文可以豈必等字俱極有味可以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下語皆活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音西泌音秘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賦也衡門衡木爲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爲之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遊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可以玩樂而忘飢也

合參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若謂天下之人各安天下之位則無不足之病不足者生于不能安也而吾豈若是哉彼衡木爲門雖甚淺陋然自我居之而容膝爲安自恢恢乎有餘地也可以棲遲而游息也泌彼泉水雖不可飽然自我觀之而臨流玩味自洋洋乎有真趣也可以娛樂而忘飢也蓋樂之所在惟不局于衡門泌水之間而心之所遊恒出于衡門泌水之外舉凡天下之物何者而非吾自得之境乎

析講衡門二句隨所居而樂也泌之二句隨所玩而樂也皆自足而無求之意玩可字不着衡泌亦不外衡泌胸次中自有一段超脫處泌水非真可飽只是玩泌水之光景可樂而自忘其飢耳此隨所遇而皆樂不必說胸中自有真樂亦不可說人不堪其憂而我不改其樂若然則是自誇矣○一說上漏下濕悵不急去之爲快惟栖而遲則可久矣故曰游息人惟飢餓切身未免愁煩惟樂而飢雖餓亦樂矣樂飢二字連看正不得云忘飢○註塾字亦可字正相應見其遇乎物而即適乎物也○元峰云塾即門之兩傍室堂即門之中堂正寢是宗側寢是阿此惟橫木爲門故無此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

合參蓋人一有求之之心則天下可欲之物亦甚多心何時已也吾自計之口之有食室之有妻人之大欲也吾不能無食之必甘妻之必美生之難期也吾不敢必苟可以食適口足矣河魴固美味也即不得魴而食之亦未爲不知味也豈其食魚必河之魴乎苟可以娶敵體足矣齊姓固良婦也即不得姜而妻之亦未爲不知色也豈其娶妻必齊之姜乎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奬里反

賦也子宋姓

合參魚如河鯉亦我所欲也豈其得河之鯉則可食不得河之鯉則不可食而必于鯉乎妻如宋子亦我所欲也豈其得宋之子則得妻不得宋之子則不得妻而必于子乎蓋非分所當得而求必得之則求之不足以爲益而適足以爲損矣彼天下之可欲如魴如鯉如齊如宋者不可數也吾安能盡之

甚衡門泌水之間固有以自樂也矣夫以波蕩風靡之中乃能自樂無求
此衡門賢者可謂一世之高士歟
析講此言其戀非分之食色就苦安素位之貧賤豈必若不必于是云耳非
却而逃之也魴鯉姜宋借言以見非理之務不必寔以娶妻食魚言魴鯉取
其味之美者齊姜宋子取其族之貴者非色美也○李映碧曰食色性也人
之大欲也食色如此則其餘可知推之而富貴功名舉不足以入于心矣○
世人溺入苦趣病根正坐一必字上終身擺脫不欲打破此字關頭眼前任
取諸物無不可以自樂

衡門三章章四句○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一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回也不改其樂此言樂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無益于得此言求也據孔孟所言詳味旨歸千古以來善于樂者必無
所求迷于求者必無所樂故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處一處一則化

齊矣克衡門之志而化之其不可齊乎哉○陳之爲陳與諸國之人與其
地瀆于江淮齊于河漢土淺而民易愁都卑而君淫佚上下異情風俗多
故未有行吟于澗溪逍遙于間曠坐亦嬉而不倦觀流水而爽然也况南
方之柔曼易靡而陳國之輕華尤麗即幽處于長林乎恐未免爲時俗所
移矣今觀衡門之詩何淡然以思也○李映碧曰鄭之淫也而有東門陳
之蕩也而有衡門聖人删詩特陳此義所以見天理之常在而人心之不
死也

東門之池章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全旨通章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而反覆道之俱以末句爲主郎所遇之地
可以治乎物與所遇之人可以遂乎心也○陳爾翔曰彼美淑姬此男悅女
之詞

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叶謨婆反彼美淑姬可與晤音悟歌

興也池城池也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之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
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

合參此亦男女會遇之詩若謂美色人之所欲而恒不可必得者也予今殆
有深幸矣彼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漚麻治其荏染之性以爲績紡之
資矣况彼色美之姬吾得以會之于此也豈不可與之合曲長言而晤歌乎
唱和之際乎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佇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

合參東門之池則可以漚紵矣彼美色之淑姬于斯而邂逅焉豈不可與
晤語乎彼此答述之際我與子而偕臧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音閒叶居賢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興也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爲索也

合參東門之池則可以漚菅矣彼美色之淑姬於此而適相值焉豈不可與
晤言乎彼此談笑之節我與子其相協矣夫以男女之聚會而託所見以敘
其情風俗之不美至于如此可慨也夫

析講東門見公共之地可以見人人可往無禁止也彼美淑之貴女固世俗
之羨閨房之秀也而可與晤歌可與晤言可與晤語無不可焉是謂淫風然
按春秋傳引逸詩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彼所云姬姜直指姬姜二姓猶云
尹吉也此云彼美淑姬當只是女子之美稱說者云淫僻之風流行雖大家
世族不免焉似太泥看晤者當以意會一晤字有味能趣知味之謂所謂可
人是也晤歌謂與之合曲而歌也晤語相與答述以傳其情也語言相與言
論以發衷曲也晤歌晤語晤言兩人意會所謂知音者方心自懂也○陳士
按晤訓解當是邂逅之義近解云我之所歌此姬皆能解其意則如俗言會

之說也○水經註陳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
至清潔不耗竭中有故臺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可以可與昔易之之詞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壹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全旨通詩二章總是疑慮之意反復道之以明星句爲主有撫景增悲意語不相應義不前因不過因所見以起興然雖因所見以爲興而玩本章似言物有所遂其生人不得如其約蓋反興也○期而負約是男疑女之詞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音臧)**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楊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合參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若謂男會男女之私也而信在焉甚不可以相負也何子之所期者而至于寒信于此耶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牂而盛矣況我之與子期會于此也蓋將以晤昔傾慕之私伸之一邂逅間也竊意子必如期而至而適我之願焉何所期者昏也今啓明之星已出煌煌然而有光則將旦之候矣而竟不至也獨何心哉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沛)**昏以爲期明星晢晢**(音制)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晢晢猶煌煌也

合參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肺肺而盛矣況我之與子期會于此也蓋將以晤昔繾綣之情寄之一邂逅間也竊意子必應期而來而與子偕臧矣何昏以爲期也今啓明之星已出晢晢然而大明則達旦之時矣而竟不見也獨何故哉夫有約不來則一刻三秋也予誠無負于汝汝亦肯諒予否耶耿耿此心明星鑒之矣

此詩牂牂肺肺楊葉如此始向春之末迎夏之陽矣○一說楊葉牂牂三月中也喻時晚也煌煌晢晢蓋達旦之時昏以爲期至此不見何相負之深也○聚闕云此必女負約而男作詩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華谷嚴氏曰親迎以昏爲期星大明而竟不至淫風行而女有他志也○慶源輔氏曰自宛丘而爲東門之枌自東門之枌而爲東門之池東門之楊蓋俗之流而勢之下也有國者之于禮民可不謹哉

墓門章

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全旨此爲刺惡之詩上章言其積惡不悔絕之也二章言其悔過無及儆之也上重誰昔然矣是追其始下重顚倒思予是慮其終總在刺之之中而猶望其有悔此愛人無已之意○一說全是誨之非絕之也提醒處全在顚倒思予一句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荊棘斯析也夫指所刺之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良則國人知之矣國人知之猶不自改則自疇昔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合參此刺不良作也若謂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斯善矣予觀茲人殆不能不追其始而慮其終矣彼棘之生也盛于墓門是雖不斯于斧而斧且斯之矣夫人之爲惡也長于隱幽雖不欲爲國人所知而國人皆知之矣夫見知于人宜其速改也乃猶仍其故而不止焉則是積惡之久自疇昔而已然而蔽錮之深已終迷而不復悟忠告雖數亦安能藥其深病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興其不善而見知于人下是即其不改而原其積之久

也惡木生于幽僻之地為斧之所折與人為惡于隱微之中為人之所知也國人知之寓有訊刺規正之意知而不已已字重慮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之速改也註云疇昔已然是追言其始也人之為惡初動于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心至于公然形肆于外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訊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于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而已然則非一日之積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不良泛說或就游蕩淫欲言惡國俗皆然未必知其非也○嶠士曰集傳國人知之以下分轉則自疇昔則字衍文不與上兩則字一例○按誰昔猶云不知那昔即已然言其久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悴反**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貢女反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鴞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耶豈有所及哉或曰訊予之予疑當依前章作而字

合參彼墓門有梅雖不期于鴞而梅之所在鴞必萃之矣此人之不良雖不期于人之告也而嫉惡勸善人心所同固有歌其惡以訊之矣夫訊于人者能蚤圖而亟反之固無顛倒之患也今訊之而不予顧至于顛倒然後思予豈能有所及哉此可見聞言速改者同自善之道亦免禍之道也夫思其積惡之久若有絕之之意而處其後悔之晚又有諄之之誠可謂忠告而善導者矣其如不仁之人終不可與言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人之不善微于人下言其不能自悟而傷之深也此以可惡之物以為惡之之興上從不已搜出病根已見不可挽回下此又從下顧上窮到究竟處其悔將無及而不可不及今聽吾之歌蓋危言之也亦激之也無非欲聳動其良心見及今猶可已耳始有可改剛之地而無其終既欲為改圖而已無其日與亂同事者往往如此顛倒即危亡之事顛倒思予則此時尚未顛倒及今改圖猶可自救此詩人惓惓忠告處思字正與前字相照顧于前則不至縱惡于後與其思之于後孰若先顧之于前○陳木叔曰棘是惡木必能免斧鴞是惡鳥豈容萃棘此雖興以之刺惡實切也斧以斯之以興惡宜可警之意

墓門二章章六句○序以為刺陳佗按朱子舊註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為蔡人所殺又曰陳國君臣無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故以無良之詩與之不知然否○

防有鵲巢二章

傳 憂公聽讒因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序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全旨 通章二章總是憂慮之意而反復道之也詩意重忉忉惕惕上詩指所謂憂或問之者也以彼所宜有之物則皆有與此所不當有之事乃存之蓋以尋常之物與怪異之事○此詩莫作是事看蓋兩情既密憂其或方是言也玩一誰字當在疑信之間所與私之人或男指女或女指男俱不可知須要活看

防有鵲巢邛音窮**有旨苕**音條叶徒刀反**誰侜**音舟**予美心焉忉忉**音刀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邛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侜侜張也猶鄭風之所謂迋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邛則有旨苕矣今此何人而侜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于忉忉乎

合參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若詩夫人之情始所以有終者因其于其心之有常亦由于讒言之莫間也予美不能無發矣彼防之上則有鵲巢矣邛之中則有旨美之苕彼物各有所止如此况此人也予之所美也誰

復設應誕之詞以侜張之而生彼攜貳之心乎是以使我憂之之深至于心焉忉忉而弗能已也

析講侜與譸同言予美本無嫌隙彼何譸張偽妄造言生事以潰亂携貳其心使之侜張而無所定也誰侜誰字管下二句講○古義羅願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皆取木之枝稍不取墮枝陸佃云先儒以爲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其傍枝故高而不危邛爲丘者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苕草名與葦之華之苕不同陸士投如上說則防有巢亦巢于防上之木非即巢于防也

中唐有甓音闢**邛有旨鷊**音逆**誰侜予美心焉惕惕**音剔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甓瓴甋也鷊小草雜色如綬惕惕猶忉忉也

合參廟中之路則有瓴甋之甓矣邛丘之中則有旨美之鷊矣況此人也予之所美者也誰復設爲誑惑之語以侜張之而開嫌疑之端乎是以使我憂之之深至于心焉惕惕而不得寧也夫溺于情之所私而憂或間之可以見風俗之不美矣

析講註瓴甋甎甋也用以砌砖中唐廟中之路堂下至門之徑也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其五色草小草之色似之故因謂之鷊草非云鷊鳥也中唐有甓人卒歲之則成其美邛有旨鷊人莫戕之則成其文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序云憂讒賊也鵲巢積累喻讒之漸積也苕草延蔓喻讒之浸膚甓亦積累之意鷊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積成惑讒人駕不根之詞以侜張之而生彼携二之心是以憂勞也

月出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總是思念之情反復道之也有悅之至思之切憂之深意僚字懰字燎字是相悅處悄字慅字慘字是相念處然相悅則自然相念意

自贈貫○此爲男悅女之詞亦因所見以起興也

月出皎兮佼音絞**人僚**音了**兮舒窈**音杳**糾**音矯**兮勞心悄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此印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辭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糾之情乎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也

合參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詩蓋謂凡人之情有所悅乎人則必思有以見其人苟思而不見其奈之何哉彼月之出也則皎然而光明矣人之佼兮固僚然而美好矣斯人也固吾之所深思而至于窈糾者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窈糾之情使幽遠愁結之思得因之而自解矣乎今也望之不見則愛之益深是以爲之勞心而悄然益不覺其拂鬱之至者矣安得不望皎月而神傷也哉

月出皓音昊**兮佼人懰**音柳叶朗老反**兮舒懮**音黝**受**叶時倒反**兮勞心慅**音草**兮**

興也懰好貌懮受憂思也慅猶悄也

合參不但此也月出則皓然而潔白矣佼人則懰然而宜則矣然而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懮受之情使中心之煩苦者得以自釋也哉是以勞心爲之慅然而動搖也惟有對皓月而牢騷已耳

月出照兮佼人燎音料**兮舒夭**上聲**紹**音邵**兮勞心慘**當作懆七弔反**兮**

興也燎明也夭紹糾緊之意慘憂也

合參不特此也月出則照然而燭物矣佼人則燎然而開明矣然而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夭紹之情使中心之糾緊者得以自解也哉是以勞心爲之慘然而悲愴也惟有承月照而憔悴已耳夫男女之相悅而相念如此其亦溺于情之不正者矣道民者安可不審其所趨矣乎

析講各章上二句以月出之光與容貌之美所謂相悅也下二句所謂相念也註中安得見之四字發在舒字之上是與望之意非謂不得見而云然也

切于興見故至于憂勞末句須根上句說來僚美好之意劉清亮之意情開朗之意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懮受煩擾而苦悲也夭紹糾緊而急迫也悄黙憂也勞心悄兮忖度其心若謂彼人思己者慅動搖之意慘悲愴也各章字義須分曉明白○辯十日此篇以第一句與第二句又一體三四句又自作兩轉叠節短而情長也○月出正私心發動之時故以起興

月出三章章四句○豐城朱氏曰月出之詩其悅之也至矣其思之也切矣其憂之也深矣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惜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宋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又云步裔裔兮曜殿堂又云動霧縠以徐步皆形容舒之意李太白詩云捲雲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意相彷彿○當時陳大夫孔寧儀行父恣爲荒淫其下化之序所指在位其斯人與君子歌月出于宛丘東門之后而知陳之風俗其始也以歌舞爲近巫其終也以會歡而相瀆○東萊呂氏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

株林章

序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全旨　此詩本言從夏姬也乃不明言所從之人而特言其子二章本言從夏姬之頻也乃不明言其人而但指其地此詩之微婉處也須要會得此意然詞若爲尊者諱而其事則有不可掩者矣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叶尼心反**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人之忠厚如此

合參　靈公淫于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之若謂人之有所往也必有故也而況大君之舉動兆庶之觀瞻係焉今吾君也胡爲乎而往于株林也蓋將至株而從乎夏南也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而適之耳夫果何爲而從夏南也耶

駕我乘去聲**馬**叶滿補反**說**音稅**于株野**叶上與反**乘**平聲**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

合參　然人之有所往也亦貴乎以其時也今吾君駕我乘馬而往說于株野之中焉又不特一時說之已也但見乘我乘駒方晨而出以朝食于株如此而久如此而朝何爲乎若是之無節也哉夫夏姬不可言也而但指其子以寓乎譏刺之意從夏姬之頻不可道也而但指其地以致乎惡惡之情斯固忠厚之道而其寔亦不容掩矣豈非立言之有法者歟

析講　首章一問一應又一解指定株林之往是爲夏南下遂言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胡爲株林怪問之詞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匪適株林從夏南微詞也○言馬又言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非[illegible]詩著禍亂之原也○雖且發矣猶朝夕株乎國人危之而未敢言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

株林二章章四句○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于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爲其子徵舒所弑而徵舒後爲楚莊王所誅○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十年靈公與孔寧儀父飲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冬楚莊王爲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辯士云按徵舒既弒靈公二子奔楚徵舒自立爲陳侯明年楚莊王伐陳殺徵舒立靈公子午是爲成公楚既伐陳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以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者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其子黑要烝焉巫臣遂自娶之而奔晉姚寬云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曾宣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武云夏姬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字文士及妝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豐城朱氏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人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也宣姜寔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寔召之也此所謂女戎也此事以觀可以爲淫亂者之戒矣

澤陂章

傷陳殺其大夫洩冶冶字國人傷之賦澤陂

序澤陂反彼皮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全旨通詩三章一意總言其相念之情首章泛言其容貌之美二章在鬈髮上言其美三章在矜嚴上言其美此蓋女思男之詞觀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恐未必然只宜活看然玩涕泗滂沱輾轉伏枕宛是婦人光景也○興意亦至四句止以物與地相待事與願相違二有字相呼與下無字相反應爲興一說蒲與荷美物相依而云美一人即有人不如物意爲反興亦効

彼澤之陂叶音波 有蒲與荷音何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音四滂沱

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辭與月出株林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叅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若謂天下常相見之人不識相思之苦也惟相思而不相見乃有不能爲情之甚者如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物與地相稱矣今有美之一人思之而不得見獨事與願相違也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哉是以寤寐無爲而涕泗爲之滂沱也是何美人之係予心也

析講澤水所鍾也陂澤之障也是障水之岸蒲取其柔弱荷取其淨植有美二句言思美人而不得見則憂傷之心將如之何涕泗正是其傷處看朱註似言雖憂傷而亦莫可奈何又深一步說無爲無心理他事也寤寐無爲猶所謂耿耿云爾滂沱雨盛貌然是借用字不必云如雨之滂沱也○名物解云蕑香草也生于春盛于夏與荷同其榮枯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音間叶居賢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權 寤寐無爲中心悁悁音娟

興也蕑蘭也卷鬢髮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

合叅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蕑矣有美一人則體貌之碩大而且卷然鬢髮之美矣于此而不得見其能忘情乎哉是以寤寐無爲而但中心悁悁然悒悒而不可解也是何美人之切吾心也

析講蕑取其芬芳也卷言鬢髮之美盧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悁悁猶悒悒心不樂之謂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叶待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險反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合叅彼澤之陂則有蒲菡萏矣有美一人則體貌之碩大且儼然其矜莊矣于此而不得見則其思之也寧不深且久哉是以寤寐無爲而但輾轉伏枕臥而不安于席也是何美人之牽吾情也夫以相悅之人而思念之深如此已非性情之正而況若人也而思之溺于傷乎此陳風之所以衰也

析講菡萏取其芳華也荷之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矜莊字勿泥當講輾轉伏枕者憂思之甚臥而不安于席也○三章大意蓋謂美如若人而不獲

見安得而不相念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鍾爲桃夭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爲株林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詩故譏靈公淫于夏姬浸淫被之而見稱澤陂以防淫佚蒲荷菡萏芳潔不汚之物喻浸淫之能以禮正君也傷如之何悲其死也寤寐涕泗淚惜之哭之也說如之何又說無爲悲不可救之意碩大卷儼謂其正大剛毅氣象也○曾申公曰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

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于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崔石渠曰按陳風宛丘知刺蕩而東門之歌舞繼之衡門知自樂而二東門之淫會繼之墓門知惡惡而鵲巢月出之淫思繼之若株林在前而澤陂在後則風有自來而楚人入陳之禍兆矣○安成劉氏曰變風終于陳靈其間詩凡一百二十八篇以集傳考之男女夫婦之詩凡六十六篇不啻居其半也○眉山蘇氏曰變風終于陳靈何也陳靈以後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慶源輔氏曰陳風十篇男女淫佚之詩居其大半此則游蕩無度好樂荒淫之所召也○嚴緝陳詩十而七爲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于此下于秦夷之也○陳至哀公十七年楚惠王滅陳陳亡○通解吳季札聞陳之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檜以下無譏焉

檜一之十三○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鄭作如邶鄘之于衛也未知是否○古高辛氏火正是爲祝融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按世本檜人即檜之祖周武王時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潁之間是爲檜子其國小其上世無可紀述至夷厲時檜公不務政事惟好潔其衣服大夫去之于是變風始作○孔疏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董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鄔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芊姓八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史伯于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朱叔熙曰季札觀樂于魯歌鄭檜則遠之其聲不類也○廬陵羅氏曰滎波孔氏以爲一水周禮職方云其川滎洛其浸波溠則二水也○鄭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羔裘章

序羔裘 一本作裘同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是歷言其君玩好乎服飾而在已深致其憂也以篇中憂字作主人君勵精圖治則所志不在服飾況檜爲微國當奮發有爲而于衣服爲急則于政事必踈于游燕日蒞則于無勢日缺倫亦歲月坐以待亡此詩人既思之復悲之終又悼其不可挽朱氏所謂爲君者惟致飾于外愛君者常不忘于中也○要知檜君只是修飾儀容不是他違制然竟不能自強于政事則國勢日壓詩人燕雀處堂之慮已隱然在不言之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 音潮叶直勞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音刀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舊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游宴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詩人憂之

〔合參〕檜君好潔其衣服不能自强故詩人憂之若謂法服所在固人君之所宜致潔而政治所在尤人主之所當自强也試觀吾君何止知務于粉飾之觀耶彼羔裘者諸侯視朝之服宜君服以聽政者今服之以逍遙矣狐裘者諸侯朝天子之服宜君服以述職者今服之以視朝矣修飾美貌而置政事于度外國之不能自强有以也我懷國家之憂豈能悊然不爾思哉但見憂思之甚誠慮政之不修而國日以弱其勞心益切切矣爾何爲而不思乎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翱翔猶逍遙也堂公堂也

〔合參〕羔裘諸侯之朝服則服以翱翔矣狐裘朝天子之服則服之于公堂矣玩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我心且憂傷也爾何如

而獨不思之乎

羔裘如膏叶圭 **日出有曜**叶羊號反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脂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合參〕吾又觀羔裘如膏非不濡然而潤澤矣日炤之則有曜非不燦然而光明矣玩一物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中心爲之痛悼也爾何如而勿之思耶夫以檜之小國而又無政事若此則其危亡日近矣詩人安能已于憂哉

〔析講〕羔裘二句俱是個好潔衣服而逍遙游宴意即在其中此就見他不能自强于政治下或以末句方說出非也好潔云者蓋檜君以爲私服不足以逍遙而必服視朝之服視朝之服不足以臨覲而必服朝天子之服非好潔而何惟其致飾在此則不能自强于政治是以遂知其將亡而思之切也例協思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也〇如膏有曜總見鮮好意〇六月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遂曰終不可諼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遂曰中心是悼服飾之美一也而一以爲喜一以爲憂而所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〇憂傷悼皆根上文意說不可脫開

羔裘三章章四句〇慶源輔氏曰心無二用志于大者必遺于小溺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昔魯文王卑服衞文公大布之衣皆憂勞恐懼而不暇于鮮衣也况人主以德容爲華乃以服飾乎

素冠章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全旨〕此詩總是與見終喪之人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極言憂勞下二章兼言愛慕稍不同耳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意須先提起庶幸也乃望幸之辭非既見而喜幸之詞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音鸞**兮勞心慱慱**音團**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〇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

〔合參〕昔檜之賢者慨古禮之不復而致望于人如此若謂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之人皆用之胡今之莫能行耶誠以父母之喪再期而大祥則有素冠之制而人子思慕意氣未平則有哀遽之狀當此之時庶幾得見此縞素之冠服于既祥之後而急遽之人其狀欒欒而毀瘠者乎望之切而見之難憂思愈篤至于慱慱有不能爲情之甚者矣

〔析講〕庶幾二字貫到底蓋欲見此人而極憂勞愛慕之切也棘人欒欒是親喪雖既久思慕意氣未平而猶有哀毀骨立之狀勞心慱慱亦緊承庶見之心來觀注至于二字可見切不可于欒欒下入不可見意截斷口氣〇慶源

[illegible]氏曰言庶見素冠兮而繼之以棘人欒欒益言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于外而忘于內則亦何以爲哉○吳尊悳曰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棘人欒欒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即此是天理民彝良心發見處○三山李氏曰詩人思見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所以此心慱慱而憂也○安成劉氏曰喪禮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五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中間也禫祭名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合參冠曰素冠則服于身者必素衣我安得幸見此素衣之人乎望之甚切而心之慱慱者已傷悲而獨至矣獨行如君子係吾人景行之仰者聊與子聲相應氣相求同歸于天理民彝之中以振一時之頹風可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上聲結叶訖力反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矣

合參衣曰素衣則蔽于膝者必素韠我安得見此素韠之人兮望之甚切而心之慱慱者已蘊結而莫解矣孝思如君子係吾神交之想者聊與子脫形骸忘爾我聯之爲二人同心之交以廣仁孝之宗法可也夫當大禮廢壞之餘而有終喪秉禮之人則天下之大經可正而挽回世道之趨寔賴于是矣此當時賢者所願見之切也吁思深哉其有復古之心乎

析講同歸如一須說得脫洒蓋此終喪之人是行古禮者同歸是聲應氣求之意是欲與之同歸于天理民彝之中也如一是視彼猶己不失其尺寸存心乎意契之意言彼此一致也此俱在理上說不必云亦服素衣素韠而行三年之喪也既曰同歸又曰如一只是與望之深而言之轉妙非見素衣則如彼見素韠則如此也○紀緒云三年之喪無韠惟大祥朝服縞衣乃有韠○我心傷悲蘊結與首章一意俱緊承庶見來與子同歸如一亦蒙庶見一順說下○此詩不言哀服而但言素冠素衣素韠極有意味蓋齊衰之服雖不終喪之人亦有之素衣素冠素韠乃既祥之後則是能終三年之喪矣故特言之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按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昔宰我欲短喪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于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夫子之所謂君子必須盡三年之喪而猶權衡于哀已盡未盡之[illegible]以爲過不及而曰不敢則聖賢之于禮或嚴已哉蓋先王制禮緣人[illegible]而作以立中正之則以爲萬世法程也夫父母之恩如天罔極若禁仁[illegible]孝子之心三年之喪猶如白駒過隙雖三年不足盡心必引而長之然長則久而必倦反開不孝之竇故不敢太過若忍人悖逆之子即送死之時哀痛已忘其愛慕父母之心不勝其衣錦食肉之慾期年之期已甚勉強周匝無可奈何況三年之外乎然而不至三年則于父母三年之愛必欲而短之短則漸臨是又縱悖逆殘忍之惡故不敢不及也以不及勉不作以太過抑君子此正是先王熟思審處如用人苟能以先王制禮之真心行先王所制之禮之儀文固爲盡善盡美而未能盡其真心而能遵先王所限之典或不至乎大悖天理不至忘父母而爲貪歡也嗚呼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有禮則心安無禮則心不安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因乎心也

有反此君卑臣尊父立子坐以天地反覆之事而反習爲固然曰爲臣只須忠爲子只須孝何必拘拘于坐立尊卑之間是猶欲飽而不必口茹其食欲煖而不必身被其衣也此等之事便是弑君弑父之根其忍心已極矣尚安望其盡孝哉嗚呼吾安得檜之賢者與之談喪禮以絶忤逆之根哉○汪青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也昔者聖人之以孝治天下也立爲大中之制使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故宰予降期孔子嘆其不仁晉侯易服春秋知其不終子穀亡君子以爲樂禍豈不以墜至痛之誠心喪哀樂之大節者哉觀于檜風既見之詠固已道薄乎當年風存乎末鑿矣○按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乃除之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意三年之喪古聖賢致重如此今孔門之訓昭如也盡子道者宜慰詩人之思于千載下云○慶源輔氏曰素衣素冠不祥之服常情之所厭見也檜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喪則不復見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而不可得則至于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見之則又爲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爲一焉是又必有大慊于其心也此秉彝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以是心而已矣豈強民而爲之哉○滕士按學詩世學祥者大祥喪二十四月禫二十六月以吉禮祭也二十七月而除然又必歷九月始得衣錦食肉燕樂嫁娶從仕于朝此父母之喪必滿三十六月又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禫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

隰有萇楚三章

序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總是反覆道其憂苦之意也首章嘆草木之無知見己之有知則有憂下二章嘆草木之無室無家見己之有室有家則有累此憂二字總是一意而所以憂累者則以政煩賦重故也然政煩賦重詩人口中不宜說出只從萇楚之樂反形出自己之苦觀于猗儺沃沃使知搜括所不及剝削所不加而胸中無限酸楚不覺對萇楚而增悲矣○此詩並不斷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而樂之其苦處自躍然言外不待十分以已與萇楚較量苦樂

隰有萇(音長)**楚猗**(音阿)**儺**(音那)**其枝夭**(音平)**之沃沃樂**(音洛)**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猗儺柔順也夭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萇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合參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故見萇楚而嘆之若謂有生之樂誰則無之至遭喪亂之世曾物之不如者未免有知亦復誰能堪此哉相彼萇楚下隰生焉其枝幹之和柔何若是其猗儺也但見其少好之色沃沃然光澤自如而一無所知也惟其無知則苛政之擾不爲之害暴斂之虐不爲之傷故得以發榮滋長如是也吾正樂子之無知而乃無憔悴之容有如是也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合參萇楚之生于隰也吐而爲華則猗儺其柔順爲但見其夭之沃沃以適其欣欣向榮之意自生自遂無有家也吾正樂子之無家而乃無外事之累也哉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合參萇楚之生于隰也成而爲蔓則猗儺其柔順焉但見其夭之沃沃以遂其暢茂條達之勢獨茂獨榮無有室也吾正樂子之無室而乃無內顧之憂也哉使吾而如子之無知如子之無家無室則亦不若是之困矣吁不樂有知而樂無知不樂有家室而樂無家室其深有悼焉而無以自鳴乎萇楚之詠不堪讀矣

析講人惟有知則有憂有家室則有累欲其無知而又無累除非草木然後可故特借萇楚以形之言我雖爲人反不若子之夭全而性得且不勝欣羨之也全從三個樂字寫出苦來時政煩賦重則織婦亦必受害故以家及室言之無家無室亦只還他無累便了不得着相樂字內要帶己不如萇楚意然又須含蓄夫有知既不樂而無知又不能如醉如痴故有是語此與苕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皆深悲痛極之詞爲民上者使民欲爲盛時之草木而不可得亦可悲矣○上玉云天沃連下無知不逢上猗儺須之體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有生之樂人孰無之而詩人乃反樂草木之無知何哉蓋當時王室不綱大國恣橫故小國困敝而人不樂其生如此爲人上者宜有所覺矣○漢文帝詔云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憂是言出于上所以爲治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是詩作于下所以爲亂世○宋蘇詠寄語武陵仙吏道莫將征稅及桃花又是一意因誦桑柘廢時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征徭之句更不禁凄然太息也

匪風三章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全旨通詩首二章是切傷周之意傷其衰微也末一章是欲厚歸周之人望其興復也意自相承不可作兩平看當以西歸爲主而神情全在顧瞻周道之舍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爲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爲怛且弔也玩末章望人以朝周之意只是傷周之衰微耳諸說多謂周室衰微諸侯凌弱暴寡小國偏受其害不堪憂苦故賢人嗟嘆而作說亦可○此詩諸說俱作東遷後看按輔氏曰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其意尚覬乎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若下泉則作于齊桓之後不復有覬覦之意直慨嘆想慕之而已據此則作東遷前看者是也然亦有作既遷看

匪風發叶方月反兮匪車偈音孽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叶旦悅反兮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怛傷也○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言常時風發而車偈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中心爲之怛然也

合參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若謂王室之陵替天下之安危係焉此固恒情之所忽而睹世變者所爲深憂也況我檜人寔周人也其能忘情于此乎夫平時風發則有天怒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故中心爲之怛然者宜也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宜無所介于心矣而顧不免于憂者特以顧瞻周道思如砥如矢之初所履所視之盛昔之朝周者嘗由此以歸往今無復有朝周之迹故我念王室之凌夷而中心怛然有甚于風發車偈之感者矣赫赫宗周何爲使我心怛之至此乎

匪風飄叶匹妙反兮匪車嘌音漂叶匹妙反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曰飄嘌漂搖不安之貌弔亦傷也

合參平時風飄而車嘌則中心爲之有傷矣今匪風飄也匪車嘌也特以顧瞻周道莫有朝周之人乃思王室之凌遲是以中心爲之感弔而獨悲焉耳

析講風發則天變車偈則人危風發車偈大都出于旋然不測中故中心爲

之但然也兩曰匪者揭起下文不可于車偈處截斷了文氣蓋上下文氣貫
急也周道西周朝聘之路顧瞻中有無限感慨意非是由周道而心世只是
見周道而心傷周道二字內便有嘆歸周無人意在故末遂承言之○風發
車偈形容亂世危迫之象猶云不寒而栗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溉滌也鬵釜屬西歸歸于周也○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溉其釜
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
有以厚之也
合參夫我切傷周之念如此使今有朝周者我將何以爲情乎彼魚我所欲
也誰能烹魚乎有我則願爲之溉其釜鬵矣況歸周我之所深願者也但周
室之既衰而王綱之不振朝覲會同之典其不見于天下也久矣天下之人
誰復思文武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而將爲西歸之行乎有則我願慰之好

音揚其忠愛之誠下以壯其忠義之行是固所以厚乎斯人亦庶幾使天下
聞之而有以激發其尊周之忱焉耳奈何今無此人而吾之好音其將誰懷
中心之形惻竟何以自解耶吁作是詩者亦可謂心乎王室而重嘆今人之
不知有王矣
析講意羔則可得美味尊王則可得善治皆可喜可願之事故以爲興誰者
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西歸指朝周而意之所該則遠好音是表其忠義
以揄揚之意懷字註以慰字代之是慰其懷也非是懷這好音去贈他也檜
在周之東故曰西歸西方諸侯皆周室舊臣故望其西歸而朝周以修舊典
不必說到稟受法度上然西歸處要見思文王之遺德念豐鎬之故都意註
末二句是朱子推詩人之意須于言外見之○溉之釜鬵猶太史公願爲執
鞭之意○西歸未暇算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
事故欲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一說此二句見人不

堪東周之苦而深思痛憶于西周之仁故說着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之非
必望天下之歸周也然檜亡于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恐說不去更詳之○
又一說懷猶懷抱問恤極親極密見其人可親可愛而當置之懷中不徒作
慰字思字看亦覺牽強

匪風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侯放恣無復知
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傷周道而爲之憂傷閒有歸周之人則爲之嘆
慕慰勉而不能自已如此熟讀而詳玩之則足以見君臣之義矣○東萊
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
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供億之苦征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
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
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冽彼下泉題周文亦云王者爲四國王
也四國寔共有之以爲利者也自大國利在無王而便其私小國利在有
王而託之重又其變矣可與房說相發明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檜曾蘇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
下無譏焉而夫子何取其風也蓋世道惟剝盡則復亂極則治而大亂
之餘小國多殘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視其生不啻
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爲獨深今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羔裘苦逍
遙之君素冠哀純孝之子萇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
風之思歟變風之終于檜序詩者蓋有深意○按檜風羔裘不能自強
也素冠俗不能孝親也至萇楚則民不樂生矣此周衰所致也故以匪
風終焉

曹一之十四○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
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按曹世家曹者禹貢兗州陶丘
之北地名周武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于曹在雷首荷澤之野昔堯嘗遊

成殷亡而重詩爲適于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至著積夾于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魯詩世學曹姬姓伯爵章貢李氏曰武王十三年四月丁未封弟振鐸于曹太姒第十子也○武王封叔鐸于曹凡十五君十一世爲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有詩者四詩以爲止此二公時詩自文公以下無詩○曹即今濟陰定陶是也大全曹州今改爲曹縣隷山東兗州府

蜉蝣章

序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全章通詩三章一意各上二句喻人無遠慮之患下是致憂譏之意也柄中玩字是病根憂字正喻玩字玩細娛必忘遠慮只是一意而適章看來全重心之憂矣一句天下事往往以無憂而釀成可憂彼玩細娛而忘遠慮者醉生夢死爲歡幾何眞所謂蜉蝣于天地者也蜉蝣朝生暮死而不自知則彼人之心玩細娛而忘遠慮其不靈亦甚矣○此詩刺意未知何指疑是刺當時之君相者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叶創舉反）**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蜉蝣渠略也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言蜉蝣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合參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若謂人無貴乎偷目前之安而貴乎深久遠之慮不觀之蜉蝣乎彼蜉蝣羽翼鮮明衣裳滅楚楚而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則可愛者無幾而可憂者隨之矣所謂楚楚者安在哉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禍必生于旦夕者吾以爲宇宙中一蜉蝣已耳故我心深以爲憂而欲其于我歸處示以細娛之不可玩遠慮之不可忘庶幾可以有備而無患焉不然亦淪胥以亡而已耳誰救藥哉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叶蒲北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合參彼蜉蝣之翼其采采衣服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寔可悲也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禍即隨之固無以異此也是以心之憂矣欲其于我歸息庶乎朝夕與居得盡乎規戒之方而不至作速其禍也否則其能免于死亡乎

蜉蝣掘閱（求勿反）**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叶輸藥反）

比也掘閱未詳說舍息也

合參彼蜉蝣掘閱而出則麻衣如雪固鮮潔而可愛也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寔可慨也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害即及之亦無以異此也吾以心之憂矣欲其于我歸說庶乎出入與游得盡乎儆戒之道而不至自貽其殃也否則其能免于禍患乎夫既借物以觸其機而又欲爲謀以善其後詩人之望斯人益深且切也使無復聞知焉是徒寄蜉蝣于天地爾矣其何以自立哉

析講以蜉蝣之羽甚鮮明比人之玩在細娛二句下要補出朝生暮死不能久在比人之忘遠慮也此下又要補出有禍患意或以羽翼喻玩細娛以不能久存喻忘遠慮又是一說蜉蝣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衣裳楚楚只借蜉蝣上借說猶東坡云翅如車輪元裳縞衣之衣裳輔氏謂衣裳楚楚乃是言蜉蝣之羽耳故以爲比若以蜉蝣之羽與衣裳之楚楚則是興體也歸處勿太着象只是欲其與已日相親從容寄適之下得以盡訓誨之力使之舍近圖遠不至有禍患也歸處者猶言近里說不得

君家巢與你說歸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你說婆心婆舌從
心之至矣一句說來詩人本欲爲之啟發告戒也不曰啟發告戒而曰歸息
歸處歸說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諭然後卵翼孚化令舍其舊而新是圖也
卽所謂習與正人居之意○掘閱解多不同蘇傳掘地解閱也○呂記孔氏
曰此垔土裏化生言其掘地而出形容解閱也閱者悅懌之意○嚴緝今曰
更閱謂升騰變化也○大全陸璣曰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
古義掘說文云突也突出之義卽所云掘起是也趙頤光云凡土旁誤手者
一如埽折之類並同此謬閱猶閱人閱世之閱言其上中突出而爲人所見也
○或云閱與穴通管子掘閱得玉是也蜉蝣甲下有小孔如雪之潔白是爲
麻衣○上玉云衣服衣裳麻衣青卽人服色之名加蜉蝣也○麟士按集傳
然其欲其兩其字俱是指蜉蝣而言與螽斯宜爾字一例

蜉蝣三章章四句○卜坤儀曰玩細忘遠危且立至眞所謂寄蜉蝣于天

地者也此語詩往至陸深可太息聞者能不惕然○東萊呂氏曰詩
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君危近在旦夕偷安
所依其于我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
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悶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疊山謝
氏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眞情其慮深其思遠若禍亡之無日不自知其
辭之痛惻也

候人章

序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全旨 通詩四章總是刺人君用舍之不當也首三章言小人在位以見所用之
非末章言小人得志而君子失位以見取舍之乖然上三章雖單言小人不
稱其職便含有遠君子意下故末章承言小人得志而君子失位也嘗以詩
旨刺其君近小人句爲主○每章彼其之子處須着冤發一段信用意思

彼候人兮何上聲戈與祋都律都外二反彼其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興也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祋殳也之子指小人芾冕服之韠也一
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此刺其
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
赤芾何哉晉文公入曹數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謂是歟

合參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詩若謂名器不可以濫施用舍必期于
能當是故親君子遠小人此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君子此國所以傾頹
也吾于今日不得不竊議之矣彼候人以迎送賓客爲事則其何戈與祋而
送往迎來于道路者宜矣況大夫以正君善俗爲職必日宣浚明者乃宜爲
之若彼其之子道不足以濟時德不足以弘化其不可以居此位也明矣乃
使之居大夫之位而服赤芾之服者凡三百其人焉謂之何哉

析講此章以候人荷戈祋之宜與小人服赤芾之非宜蕃以柏反爲興也彼

其之子輕之之詞以小人服赤芾已見匪人在位而況服赤芾者三百則小
人衆多可知卽此便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遂承言之曰不稱不遂○夏
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諸侯候人亦
應是士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
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註云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爲之引此詩云云
是其徒亦名爲候人也○孔疏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三百赤芾愛小人過
度也○服冕服則必用韍韠故註云冕服之韠

維鵜音啼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去聲其服叶蒲北反

興也鵜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

合參彼鵜水鳥也鵜在水則濡其翼維鵜在梁則不濡其翼矣然則有大夫
之德者宜服大夫之服也若彼其之子乃庸流也今乃在大夫之位而服大
夫之服豈其有羔羊之素風乎以言乎服殆不稱也顧榱桷而俛然視色澤

而赧然則金紫緋煌非其質矣君何爲而服之一至此哉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音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音姤

興也咮喙遂稱媾寵也鵜之爲稱猶今人謂遂意爲稱愜

○合衆彼鵜水鳥也鵜在水則濡其咮維鵜在梁則不濡其咮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承人君之寵也若彼其之子乃凡品也今乃居大夫之位而蒙赤芾之寵豈其有寵光之令譽乎言乎其媾殆不遂也以望幸則見長以激徹則見短則笑語承恩非其任矣君何爲而寵之一至此哉

析講此二章承三百赤芾來益上言赤芾已是服之盛而寵之至此則與其不稱其服不遂其寵也鵜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爲興此疏義之說方山云此反興也言維鵜在梁尚不濡其咮彼其之子曾不稱其服曾鵜之不如也此註似不順恐不如疏義○沈仲容曰鵜于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鵜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媾訓寵見小人所得大夫之寵則其寵爲不稱然詩本意非刺小人之不稱刺王用不稱之小人也

薈音蔚音兮南山朝隮音蹟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比也薈蔚草木盛多之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少貌孌好貌○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

合衆夫遠君子而親小人如此則小人之勢安得而不盛君子之遇安得而不窮哉吾觀夫南山其草木薈兮蔚兮有以極其盛衆而朝旦之隮有雲氣而升騰于上焉然則小人以三百之衆而服赤芾之盛服其氣燄之盛者何以異于是哉又觀彼季女之婉兮孌兮守不字之貞若可以得志矣而飢困反有不免焉然則君子以守道之正而反遭貧賤之阨者何以異于是哉夫柄國之衡而名器之濫用舍之倒置如此則國家之敗由官邪始矣曹其何以爲國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喻小人之衆盛下二句喻君子之困窮小人道長自然君子道消此盛彼衰理所必至薈莽林之池長林之蓊妖女之泄惡女之佐古今同慨○薈蔚以見其非美於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木多而得晨光則見雲氣上蒸小人盛而得君寵則見氣燄可畏○婉孌象美季女象貞斯飢象君故爲擯落即此見勢燄炙手妖氛布護何異于南山之薈蔚也官人猶若植木明王善于樹人故楩楠松栢正直不阿南山以之生色茅草藤蘿根支交胖惡氣因而襲人小人得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薈蔚朝隮要看得相貫今觀草木穢盡之處至早間自有雲氣浮動之狀若平地光潔之處則無雲氣○古義南山毛云曹南山也郡縣志云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按春秋盟于曹南即此山也括地志云有曹南因名爲曹○季女斯飢味一斯字則飢正在季女二字世皆喜婉孌而彊娗婾婉孌即飢術矣西家施不遇鴟夷終以浣沙老耶上文不稱不遂正在此處生情○薛士按此章以寄託作結語亦不必補出正意爲穩耶

候人四章章四句○姚關如曰官不及私暱爵不及惡德吾見緇衣矣羔裘而委蛇矣且文止四友矣武止十亂矣論才而一可當百又可矜也何至我曹而有此三百赤芾哉○人未進一小人則衆君子退矣何況三百赤芾也舉朝盡鵜鴂之徒剷廷皆狐鳥之藪枝連根附勢焰薰炊彼君子者惟甘心窮餓于衡門泌水之間而已何也勢不兩立也蓋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吾恐曹君覺悟于一旦而欲退此三百之衆亦難矣哉○龔惜庵曰誦三百赤芾之語可以想見其恩寵之隆誦薈蔚朝隮之語可以想見其氣焰之盛自古及今小人用事未有不然獨曹小国尤所不冗

序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全旨通詩四章總是美君子之用心以均平專一四字爲主首章即其儀之一而美其心之一重心上但心一無自見故以儀言之二章即服之一端驗其儀之一三章承上儀一而美其足以化人蓋以法人爲儀一之驗也末章久承正四國而言其積壽之久亦驗其儀之一也總之皆如結之心爲之也

首章揭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儀即心之運用處也通章從原到委從感到應叠叠說去意極貫串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服飾亦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不忒而可以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以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定宇陳氏曰心結而儀一且不忒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邇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致也篇中或先儀而及心或言儀而不言心蓋心不可見而儀則可見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麟士曰各章兼叢亦俱至四句止下二句另

読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叶訖力反）兮

興也鳲鳩秸鞠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鳲鳩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結矣然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于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于外而心如結于內者從可知也

合參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若謂大哉君子之心乎微其形之威儀之間而所持以化人而格天者恒必由之也若我君子之用心不有可美者乎彼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子雖不一而飼之則至一矣況我淑人君子凡其見之于儀者抑抑而威儀秩秩而有常蓋有合隱顯貫始終而如一矣然儀之所在正君子用心之所在也儀之一也如此則是其用心也收斂操存足以爲一身檢攝之主殆有如物之固結而不可解者矣儀之一者非其心之結乎

析講此章以鳲鳩之子雖不一而鳲鳩飼之之心則如一以與君子之儀一也淑人便是君子儀凡容貌詞氣服飾皆是一者動有成規止有定則處偏衆而不忒其常合始終而不逝其度儀之一也即君子用心之所在也用心即心之運用者荊川云儀一而有常是其心一而如結矣如小大隱顯合久暫而不忒其度是儀一則其心之運行于小大隱顯之間者無一時而或輟也故曰如結此說甚好方山云儀之一者久暫隱顯一致也蓋由于心之如結也如結云者無二無雜收斂之至凝聚而不散如物之固結也時說亦多依此或謂因外以占內說則是心存于內非詩旨用心之謂矣不可從○其子七兮均平意即在此四字內看出○凡人除却身別無處覓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此解極通徹○姚素雀曰儀一者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則而無奇衺回遹之象便是非始終一節之謂○楊伯祥曰心如結兮只在首節道破後更不說最深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悲反）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叶新齎反）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言鳲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也

合參然此心結而儀一即服飾之微亦有足徵者彼鳲鳩在桑而其子在梅子雖在梅而鳲鳩之在桑者猶故也況我淑人君子心結而儀一吾見其帶伊絲而有雜色之飾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惟取夫青黑之文此其服有常

亦儀一之一端也何莫而非心結之所形乎

析講上言儀一卽心結故此章只言儀而心在其中以鳲鳩之子飛惟不常而鳲鳩待之如一與君子之持身應世不常而章乎度則一蘇傳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宜無所不從然以爲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呂記李氏曰若毋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成義鳩雖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失其在外之儀淑人君子須承心結儀一說來帶弁特指儀之一端言之袁元峰云言伊絲便見帶有常度言伊騏便見弁有常度兩䦨該荆川云必帶與弁之色相稱斯見其有常度而不差忒蓋從既義絲帶則當騏弁之說二者皆本卽此可見儀之一言儀而心卽在其中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逼反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合參然君子之心結而儀一豈徒獨善其身已哉彼鳲鳩在桑其子在棘子固靡常而母則有常矣況此淑人君子有常度而其心一則可觀可法俾臧俾蒸而其儀自不差忒焉儀既不忒則令儀足以示法令望足以表㮣四國之人心皆有觀感而正其儀矣不有以正是四國乎美哉君子之心深有以孚于人者矣

析講此章承上儀一而美其足以化人蓋以化人爲儀一之驗也亦本心結來註中有常度指二章言心一指首章言不忒四卽是有常度然上章註所謂有常度不差忒者專指帶弁言而此章儀字則卽首章儀一之儀不可執泥帶弁也正四國者已之儀足以正人非人來取正也儀惟有差忒故不足如何正得四國若不忒則先自正了豈不能正人只據理言其足以如此非此感彼應之謂亦不必泥未然已然意四國只指曹國猶言四境或作因方之國似于國人不相蒙了諸說多然然愚謂四國猶言四境甚覺牽強况此只以感化之理言則儀一之君子豈不足以正四國而謂與國人何不相蒙乎且詩各章各有意義何必定取相蒙也詩家往往以拘泥之見故爲强解致字義通不去四國作四境之類是也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叶尼因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辭也

合參夫君子儀一而正四國又豈但及于一時已哉彼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子固靡定而母則有定矣況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則極建于上化被于外有以正是國人矣正是國人則君子之身實國人之所永賴者也吾知尊靜可以永年威儀足以定命胡不享萬年之壽使吾人永有所賴而被久道之化乎美哉君子之心殆不惟下足化人而凡上通于天矣曹有若人而不能用此詩人所以味其美而深惜之也

析講此章承上正四國而言其獲壽之久亦以獲壽爲儀一之驗也亦本心結來子復在榛母終在桑與意只如此但恐與在梅在棘無甚別自耳亦與自四句止前以子與威儀服飾此以子與國人則在桑而鳩意能周于在榛方與正是國人切合均平之義亦如此也正是句承儀不忒來國人會程指一國說看來只渾說個國人便罷不必指曹亦不必對四國分遠近也正是國人因朱註着一能字人多作已然看恐詩人只想象君子原非究事萬年以壽言威儀足以定命是久道之化被于無窮也要說得萬年非祝壽蓋正人自以得天政如結之精神所感召縱或此心有盡而自足而古不朽須玩胡不二字言以其儀一之心上通于天而又胡不萬年也乎○虛文了曰曹國此時蜉蝣鵜梁陵替已極國運將斷之日人思得鳲鳩君子長御永弱表正庶足維持傾危詩人之意蓋如此

鳲鳩四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曰首章卽其儀之一

即其服之盛而知其德之稱三章言由其身之修故化有以行于國四章言由其國之治故福有以勝其身前三章皆頌美之詞末章胡不萬年則祝願之詞也○朱叔熙曰曹之俗蜉蝣有麻衣之刺候人有赤芾之譏而乃有若鳲鳩君子出焉可謂不爲習俗所移者矣

下泉四章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全旨 通詩前三章是傷今末章是思古然非截然兩平蓋因傷今而思古而思古者所以傷今之不然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苞草叢生也稂童粱莠屬也愾嘆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爲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合參 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作此詩意謂王室者小國之所賴以爲庇者也自王室衰微而小國之民其重困矣吾于今有慨焉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彼冽然而寒之下泉則苞稂浸爲非惟無以遂其生且有以傷其生矣今也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不有類于是乎夫冽彼下泉固浸彼苞稂矣當此困弊之時而愾然寤嘆也則念彼周京矣以周京爲諸夏之根本而衰微若此何時復見周京之盛而使小國有所利賴耶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叶疏鳩反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合參 冽彼下泉不特苞稂見傷亦浸彼苞蕭焉值此王室陵夷之時而小國困之以困弊何以異此然冽彼下泉則浸彼苞蕭矣我也慨然寤嘆寧不念彼京周之衰乎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叶霜夷反

比而興也蓍筮草也京師猶周京也詳見大雅公劉篇

合參 冽彼下泉不特苞蕭見傷亦浸彼苞蓍焉值此王室陵夷之時而小國困之以困弊何以異此然冽彼下泉則浸彼苞蓍矣我也慨然寤嘆寧不念彼京師之衰乎

析講 以上三章比興之義要明白通解比意取寒水下流而苞稂見傷比王室陵夷而小國困弊言泉在春夏則生發而潤物至于秋冬則下流而苞稂見傷矣王室惟興隆則政出于一而澤下究至于陵遲則澤不下究而小國困敝矣興意取寒泉之于苞稂有相傷之意與愾我之于周京有相悲之意當云冽然之下泉則浸彼苞稂矣况我愾然而寤嘆寧不念彼周京乎做弦云此詩托興而因以爲比與他詩不同說者多于首二句講末纔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而重出之矣不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今將正意先點在前便將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貼正意說得分明而因味嘆其詞以

興傷周之意是爲得之此本方山之說最可玩○黄維章曰王室盛則大國修方伯連師之職而小國倚安王室衰則大國肆陵物暴寡之誅而小國倍困下泉所以寤嘆于周京也○重嘆念字俱虛含不露即末章亦從有王處說便感嘆有餘悵說破則索然矣黄東厓曰陵夷困弊君子何日得置于懷稚寐則稍忘耳一寤則慨然發嘆矣蓋深望西京之復振也曰念彼周京者念其有王而若無王也

芃芃音蓬黍苗陰雨膏去聲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去聲之

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爲州伯治諸侯有功○言黍苗既芃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

合參 夫今日之困周如此矣追思古昔盛時豈如今也耶彼芃芃黍苗非無自而美也由有陰雨之澤以膏之也亦猶小國之得所者由有王室之隆以

也然黍苗既芃芃而盛矣乃又有陰雨以膏之則盛者其益盛矣向也四國有王民已沐其庇矣乃又有郇伯布德以慰勞之則其得所尤當何如耶今也不惟無郇伯之勞而王室已非昔日之王室古之民何其幸今之民何其不幸也哉

析講本講依聚岡彙酌舊說如此再玩嶧山獨取方山之說今備載焉嶧山云此章只是顯比而兼有興意說者不如拘于上二章之例于芃芃二句下作比語復芃芃二句作興體語覺甚牽滯但未解顯比之體及見方山之說意更豁如此意言黍苗之生于地者既極芃芃之美矣而陰雨之降于天者又有膏澤之潤此黍苗之所以益盛也以比四國之民仰王室之興隆既已賴其得所之慶矣而大臣之旬宣者又有以盡其慰勞之勤此小國之所以益安也此本比體就用其語而相呼故為比而與讀者會之此甚有理做弦亦從此說但時說沿習多不依之故且主聚岡云○四國有王則乾綱不振強大者一遵天子之命而弱小者遂得相安無事大國長威小國懷德民被其休矣又有郇伯布德以勞之則其得所當何如耶末要補出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國遂相凌逼蓋有王有字作室字看非徒空名而已有王而又有人勞之盛世之景象如此寧郇伯以定其人不可美郇伯○陳爾翔曰王制謂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是九州中有九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理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朱子曰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獨留于上只不食便有復生之理○又曰君子在上而小人皆戴于下是君子得輿之象○范谷嚴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左傳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詩緝云裹會思大國之見正甚齊桓未伯也曹共之時晉文伯業方盛晉王命之為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罔可罪而文于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賊故將甘心焉僅以禍免文能佑曹乎下泉慨木瓜矣○麟士按詩地理考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繫曹檜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此詩分明謂周京無王而當時大國有愧于郇伯與黍離同一悲傷○疏義鄭衛淫佚秦陳荒樂王衰微齊強盛魏儉嗇褊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略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曹風終之

曹風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正義云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于末宜哉

丹陽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黃世耀景瑞
　　　談象聰桓審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豳一之十五○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于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

京兆府武功縣○鱗士按鄭譜疏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矣然成王以文王終之明年生時則武王八十四也往疑太公以大老歸周不應猶有未字之女可配武王武王生亦不應以七十之年始納公女爲元妃然以此而推固有其理但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成王之立止得十歲而史家類言十三歲豈自其免喪後言之也與○眞西山曰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周公作詩使矇瞽歌之庶幾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與無逸同一意也○廬陵彭氏曰七月公劉皆言民事其爲詩一也然七月之詩微而及于昆蟲草木衣服飲食之和較之公劉莫非與王氣象其體固不一也○安成劉氏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也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爲周公而作之詩也○豳戎狄之地名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邰而世居焉及成王時周公遭四國流言之變居于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太王爲豳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此敘已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史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疏義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興衰非其類也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繫特以七月之故而爲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爲豳凡豳者公之采邑也豳與二南相爲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或問七月周公作也公劉召公作也均之陳王事以戒成王何七月則係于豳而公劉則入于雅先儒謂周公遭變故七月爲豳風召公無變故公劉爲大雅其然乎其不然乎曰公劉言政事也七月言風俗也既曰風矣自不得編入于雅且周公作詩意在于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曰謂之邠也○周公作詩戒王謂之豳風此誰謂之者耶公謂之耳則豳風者當公自立之名號爲最古也他國或反因此而例稱不當日公詩無所繫以七月之故爲豳如疏義說也○孔曰豳者

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于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爲終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時君賢相之不可得于是次以豳反之于周而後至于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循環而爲治世矣○輯錄豳之字爲邠唐開元因改古文而改也○邠州即今邠州京兆府即今西安府隸陝西

七月章

傳　邠風陳農政也

序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全旨　通詩八章總以陳邠俗之厚爲主衣食兩字一篇骨子而所以[illegible]食者一言以蔽之曰預而已首章言其大略下七章乃詳述之也細分章前段言衣後段言食是總言衣食之預二章表其女工之始三章言其

績之預而忠于奉上四章言其狩獵之預而忠于奉上五章言其治室之遲以見其周于禦寒自二章至此俱是終前章前段爲衣之預也六章言其飲食之有節七章言其農圃之愛勸末章言其祭祀燕享之忠愛自六章至此俱是終首章後段爲食之預也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意夫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狩亦爲衣之恒也春而耕秋而穫亦爲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備日星霜露之屢其變草木昆蟲之驚其變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中其事無不備如此此邠風之厚而后稷公劉風化所感也周公陳此欲王御熱織而思女紅之艱享玉食而念農民之苦使無一息敢自暇逸耶〇註中始字乃發端意終字乃盡言意非以首章爲始事下數章爲終事〇章內凡時之屬陰者則以月言時之屬陽者則以日言日者用周正也言月者用夏正也

七月流火叶虎委反**九月授衣**叶上聲**一之日觱**音必**發**叶芳吹反**二之日栗烈**叶力制反**無衣無褐**音曷叶許例反**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叶羊里反**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叶奬里反**饁**音曄**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音俊**至喜**

賦也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後凡言月者放此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後凡言日者放此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歲夏正之歲也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我家長自我也饁餉田也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〇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而授衣以禦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旣皆出而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合參]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若謂衣食者民生之原也所以使之足其衣食而興其忠愛者君上之化也王欲知先公之風化盍觀之邠俗乎蓋邠人之計衣食也爲甚急而其備衣食也爲甚預以爲衣之預言之時維七月斗柄建申火星下而西流則暑退而寒將至矣至于九月霜降始寒故長者授衣於家衆以爲禦寒之圖焉天霜始肅而絺綌即更爲絲纊重裘衣被已徧于閭閻所以然者豈邠民之過計哉蓋九月雖非一之日也而未幾則一之日矣是日也天籟所動使人觸之而肌膚爲慄者斯何風也觱發之風也則一之日之節候然也九月雖非二之日也而未幾則二之日矣是日也嚴凝所佈使

人中之而肌骨爲瘃者斯何氣也栗烈之氣也則二之日之節候然也向使忽而不圖無可授之衣可授之褐何以禦此風氣之寒而聊以卒歲哉是用衣雖在乎冬而授衣則在乎秋此其爲衣之預也何如以爲食之預言之蓋小民授衣之後即思裕食之原而田家卒歲之終遂爲力穡之始當夫斗柄建寅東風解凍則爲三之日邠民于是愁然憂之以爲耕必以器有可耕之地而無可耕之具十畝而無一畝之穫矣于是往修田器以修田器者令之固鈍者令之利而庀飭之不遑焉當夫陽氣蒸動七者交發則爲四之日邠民于是惕然念之以爲耕必以時有可耕之時而失可耕之節有田與無田同其匱矣于是即彼南畝以舉趾而耕聚旬則彊以任其役比耦則亟旅幸其能而疾趨以乘時爲期時也播種之役壯者任其事而老者亦不敢即于安耕夫職其勤而婦子亦不敢異其趨于是同我婦子載筐筥以饁彼南畝之耕爲彼田畯者以農事爲事者也農人之勤惰亦田畯所以欣戚其情

者也今也治田蠶而用力齊則彼田畯之至見其無事督責無煩亟來雖窮
不喜焉可得乎是收成雖在乎秋而務農則在乎春此其為食之預也詩如
析講此章備一篇之義上六句言圖衣之預下言圖食之預大寒在冬而禦
寒之備始于秋收成在秋而務農之事首于春所謂預也前段重授衣後段
重于耜舉趾首二句知天時而授人事也一之日四句言所以授衣之故也
七月夏之七月此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為然也註中斗建申
建子之類俱指斗柄而言斗柄十二月建十二方皆于初昏驗之凡觀星之
次舍者必于初昏也火為心星屬陽六月炎暑此星在南方至七月炎退此
星西流于丑之未位則陽消陰長之驗暑退之兆也安成劉氏曰堯時仲夏
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
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流此詩上述豳俗
而七月流火蓋據豳時所見而言授衣非豳公授于豳民乃家長授于家衆
使老有帛而幼有衣也含下蠶績意此只言衣至一之日二之日便兼言褐
含下狩獵意蓋九月只可衣下文通十一月以後而言故兼言褐也或云豳
地早寒授衣中要兼褐在內其說亦可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
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月陰而日陽想見扶陽抑陰之意說文觱羌人吹角
也其聲悲栗故名觱栗寒風觱發其聲似之栗烈謂寒風凛烈使人戰栗也
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則無風而氣亦寒矣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
風而寒于是為至何以卒歲為民者而帶君說亦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于
耜二句見趨事之速同我二句見家人之心一末句見上下之志通于耜未
事而修其備也田家原無不備之器作于終歲之後藏之久而得無不利
于用乎于耜焉而脩無不修矣獨以耜為言者將以起下而耕必資于耜也
舉趾及時而盡力也此單指少壯之人謀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為之備卯月
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為治田早同我婦子家長同之也此見一家之中

長幼老少夫婦之民皆皇皇服事不敢少安故為用力齊田畯句總承勸農
之道無非欲其不後于時不懈于力令不待勸而然田畯所以喜也楊伯嵒
曰卒歲中非特念小民之衣褐亦念及公上之裘裳至喜中非但為耕人之
有供亦深喜士女之衣食故曰首章備一篇之義○一之日二之日詩主咏
歌故變換成文若直言十一月十二月則不成文理矣○陳文云凡民治田
所乘者天時所興者地利所資者物曲所效者人事此其功令在先公賢聖
在田畯而奉行在農人也○安成劉氏曰人情之常冬寒而始索衣然所以
成衣者則不始于冬而始于七月之暑退秋成而始得食然所以足食者則
不始于秋而始于二月之舉趾故此章前段以七月言衣褐之所始二章至
五章既終其意而復言穹窒墐戶之事後段以三之日言耕耒之始六章至
八章既終其意而并言蔬菜祭享之事又皆所以廣此章衣食之意也○豐
城朱氏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而衣食所資以預備為貴必以七月為首
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而預為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
是而預為治田之備先衣而後食故以七月為首也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
圖之于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于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
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叶古郎反**女執懿筐遵彼微行**叶戶郎反**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賦也載始也陽溫和也倉庚黃鸝也懿深美也遵循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
桑也遲遲日長而暄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
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公子豳公之子也○再言流火
授衣者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于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而蠶始
生則執深筐以求穉桑然又有生而未齊者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
時而傷悲蓋是時公子猶娶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

蠶務之務故其許嫁之女方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傷也
之感而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後凡言公子者放此
合乘夫豳民阨傾窮衣食之困矣然果何以見之蓋自其預大之事而詳言
之七月流火寒之漸也九月授衣所以禦寒也然豳人之衣于秋授之豈即
于秋治之哉蓋衣出于蠶使不先時而力蠶雖欲授衣不可得也是故韶華
在望時氣漸暖之春日也而春日爲載陽矣覘晄林間歌聲喚噦始有鳴也
而有鳴則反決矣夫鳴鶬搏羽之際正值我蠶始生之日欲使蠶之於我無
憾焉桑之柔其可使我之于蚕忍或授之飢乎是故謀蚕者必謀夫桑而謀桑
者先謀夫器豳女稍有所執矣枝上之葉手掬則滿能無脫其筐也故所執
者懿筐也又有所遵矣九逵之衢冠蓋相望行無傷于稚蠶故所遵者微行
之也○于是求彼始生方穉美而易入之柔桑以飼夫蚕之始生者焉夫亦謂桑
之方新與蚕之尚穉其柔正相宜爾然蚕之生不一而飼之用亦不同但登

者是春日也而豳女覩之則見其遲遲矣因念蠶有宜于桑者則尊之以桑
有未宜于桑者則佐之以蘩于是祁祁然衆伴而來于以采蘩以啖夫蚕之
未齊者焉蚕功有斯授衣有資尚何禦寒之足患哉而因爲此女也思之
彼其中有連姻公室者感興作之候動傷悲之心以爲桑何春而不求蘩何
春而不采而今似不得永與之聚游于斯也曾幾何時而桃夭花發婚姻届
期殆將及公子以同歸而與我之父母遠矣我其何以爲情也耶夫以公子
同歸之女而治蚕可以覩動矣以遠其父母之故而悲傷可以覩孝矣又況
當春切時寒之慮者豈獨一貴家大族之女子哉
析講此章本治蚕之始事言之上九句是先時而預其事下是感時而動其
思也七月二句與首章首敘春不同蓋衣雖授于九月而非成于九月故復
從七月流火二句賦起隨引入春日載陽一句曰載陽則去歲之觱發栗烈
雖去今冬之觱發栗烈還來矣豈不備于春日何以處一之日二之日此詩

人之遠情也春日二字正對九月看於豳之意亦全在春日二字上見得故
章內兩個春日不可放過春日載陽與春日遲遲對女執三句與采蘩句對
一是采柔桑以供始生之蚕一是采蘩以飼未齊之蚕一時事卻作兩番寫總
見豳女勤于蚕事處執懿筐遵微行想見其旁求博採之勤無貴無賤皆去
采蘩故曰祁祁末二句感時而悲因蠶時爲桃夭婚嫁之時故及之須還他
忠字不宜似情傷悲在心要知是說不出之苦同歸者同親迎之公子而歸
也此是公子忘其尊而與國人爲婚貴家忘其勢而以采蘩爲事皆風俗之
厚處註推其遠父母而悲亦見其孝思之所在也然此不過因治蚕而摹擬
一時情事如此耳只須帶說歸重治蚕上○安成劉氏曰後章言爲公子裳爲
公子裘者固皆可見其俗之厚而有忠愛公子之情但此章因念及公子同
歸而爲離親之悲亦無非忠愛其上之心也一說女心傷悲言目下又適有
此事見蚕不可不急于蚕事耳無感時意貴家大族無不蚕桑亦說詩補意

詩語中俱無之○程道夫曰女執懿筐此女概豳之女而言女心傷悲此女
乃許嫁公子者亦宜看得分曉

七月流火八月萑（音完）葦蠶月條（音挑）桑取彼斧斨（音槍）以伐遠揚猗（音伊）彼女桑七
月鳴鵙（音決）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賦也萑葦即蒹葭也蠶月治蚕之月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斧隋銎斨方銎
遠揚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
而存其條猗猗然耳鵙伯勞也績緝也玄黑而有赤之色朱赤色陽明也○
言七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蚕之
用故于八月萑葦既成之際而收蓄之將以爲曲薄至來歲治蚕之月則采
桑以供蚕食而大小畢取見蚕盛而人力至也蚕事既備又於鳴鵙之後麻
熟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爲布而凡此蚕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
而其朱者尤爲鮮明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言勞于其事而不自愛以奉

其上蓋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事首稱衣
事以終首章前段無衣之意
[合]氣然豳人之治蠶也豈僅爲目前計哉當七月流火暑退將寒則是歲之
蠶功固已畢矣然人知蠶事至秋而成而不知蠶事更至秋而始豳民則于
八月萑葦既成之候取其質老材堅者而收畜之以爲栖蠶之具焉誠以蠶
筐之所雖有待于將來而曲薄之需必有資于預備則今歲而爲來歲之用
者無非爲此蠶月計也遠于明年蠶月至矣乃蠶資萑葦以棲亦必資桑以養
于是乘桑以供蠶食桑之大者可以條取也則取彼斧斨以伐遠揚之枝桑
之小者不可以條取也則取其葉而存猗猗之條豈收並採之餘而蠶事不
既備乎哉孰意內職無曠女工告成爲時亦無幾也而蠶月已去又歷鳴鵙
之七月以至八月也夫天氣適乘苦寒風而亦容觸暑入身所適衛莫績而
亦進草衣夏之必取乎麻何異冬之必藉于絲乎是故七月鳴鵙則麻熟之
漸也至八月則可績矣豳民乃于萑葦之暇兼治桑麻或理其緒而分之或
比其類而合之治以爲布而不辭機杼之勞焉以績事補蠶事之不足而一
月之中其有所並營也如此然凡此蠶績之所成者不有以染之不可也于
是治之染人之手而載元載黃既煥乎其有文用之三入之後而我朱孔陽
尤炳乎其鮮明然豈敢以自奉哉豳民則以此所染者獻之于上以爲公子
之裳不惟有以禦風氣之寒而玄黃朱之美且與冕服衮裳相輝映矣既
歷念于蠶復勞身于績既有以切禦寒之計復有以表忠上之誠何豳民之
勤而能忠也
[析講]此章上八句言勞于蠶績之事下言致其奉上之誠也上章七月流火
以將來言引起今歲蠶事此章七月流火乃已然言引起預備來歲事與同
是七月世上當三月時言之此當八月時言之八月萑葦五句雖是兩時事
却是一件事萑葦句是預擬來歲治蠶之用八月是今歲之月下蠶月是來

歲之月以今歲之秋而預爲來歲栖蠶之具正見豳公爲民經畫備預周詳
處提出七月流火見韓將而八月萑葦可伐又是來歲蠶功之始事矣况當
蠶月而可不汲汲乎此二句連下文看脈絡相貫直至女桑爲一意蠶月四
句已在上節桑柔內了只言爲棲蠶之備故重敘飼蠶之事見得蠶而衣衣
而再蠶歲復一歲如環無端所謂終而復始者也蠶月指來歲之春言當蠶
長之月也[臨川王氏曰]蠶長非一月故不指言其月也○[安成劉氏曰]蠶月
雖不可指定其月然其既條取大桑復猗彼女桑大約當在建辰之月蠶盛
之時矣備或疑此詩撰圖三月蠶已具于蠶月之間矣條桑遠揚女桑皆爲
飼蠶然要知遠揚即是條桑斧斤伐之正申明取條之法蓋桑惟以斬伐而
始茂也物之小者稱女女桑猶今稱女牆也女桑與上柔桑不同上章柔桑
乃釆桑之嫩者養新出之蠶言蠶事之始也此章女桑乃桑樹之小者蠶已
火食故桑之大小取之無遺蓋言蠶事之成也此只重畢取不重愛養意以
上四句與鳴鵙二句對上是春爲而蠶所以爲帛也下是秋焉而績所以爲
布也鵙鳥夏至來冬至去應陽氣之動七月則三陰用事陰氣盛故鳴可見
陰氣盛則蠶事歇麻于是成熟可績矣要知鵙鳴非虛語也[嚴緝]鵙仲夏始
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埤雅倉庚知分鳴鵙知至陽氣分而倉庚鳴可
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績以濟蠶之不逮蠶甫畢而績又
與是萑葦之月並績其麻蓋一月而兩事也總見其汲汲乘時不遑暇逸之
意[黃文詮]此句最透其云我豳苦煩不若苦寒故衣之御夏者不敵苦寒者
之多一績而無餘事矣蠶事歷春而至于徂夏若績之有事者不放夫蠶事
之久一月而無餘功矣夫八月之外未嘗不績也即八月之中亦不徒其治
一績也而于此適當其候者所爲兼及之務也玩此可知蠶績之功其所關
各別如此載玄二句兼蠶績言玄象乾黃象地朱象南方之火俱是正色故
爲公子之裳不是凡蠶績之所成者皆獻之也此處補出與其衣詳以終首

無衣之意或云帛可禦寒布不可禦寒不必說禦寒亦太泥矣鹿野云萋
上不專泥禦寒將爲襁褓衣服蜡服之用也此是豳民愛上之誠不必
說布縷之征亦不必云我之蚕績皆公之桑麻故欲報之等語如此說則不
見豳民篤意而愛亦淺矣○萑葦載績俱本年當境事中四語則今年已往
來年將至之事正解所以萑葦之故○章內六言八月惟載績句乃就事論
事耳萑葦句爲下春蚕後其穫句爲下冬獵在宇句爲下室處劄渠斷壺句
爲養老食農俱于此事預彼事也○合看則此與上節總是爲衣之事大抵
見桑事畢而麻又興今歲未過而來歲已預不如是小民寒凍同足慮而公
子無裳尤甚可慮也○安成劉氏曰二章三章雖皆以終首章無衣之意而
其意則益深遠蓋二章之終其意蓋推言暑退將寒而授衣其衣之成實始
于春月之蚕桑此章又推言暑退之後是歲蚕桑之功既成而來歲蚕桑之
備方始以至預言八月載績又皆預恐來歲之無衣爲其慮之遠而備之至
者如此

四月秀葽（音腰）**五月鳴蜩**（音條）**八月其穫**（音護）**十月隕蘀**（音託）**一之日于貉**（音鶴）**取彼狐狸**
爲公子裘（叶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音宗）**獻豜**（音堅）**于公**

賦也不榮而實曰秀葽草名蜩蟬也穫禾之早者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謂草
木隕落也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耜謂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纘習而
繼之也豵一歲豕豜三歲豕○言自四月純陽而歷一陰四陰以至純陰之
月則大寒之候將至雖蚕桑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禦寒故于貉而
取狐狸之皮以爲公子之裘也獸之小者私之以爲己有而大者則獻之于
上亦愛其上之無已也此章專言狩獵以終首章前段無褐之意
合看豳俗然豳人之禦寒豈特備衣而已哉自其預備之事詳言之蓋天下之陰
不生于陰而生于陽天下之寒不生于寒而生于暑我豳人固未嘗一日忘
情于寒也時維四月微陰胎矣葽感之而始秀焉蓋一時之至在物不能知其
來而葽之秀在人亦不能保其故矣然陰猶未生也吾之感猶未深也迨而
五月一陰生矣蜩感之而始鳴焉蓋徒爲甚覺則陽消而陰長而蜩爲陰類
亦候氣而先知矣然陰猶未壯也吾之感猶未甚也若乃自五月以至八月
則陰盛而上極于四也陽微而僅餘其二也斯時萬寶告成禾之早者于是
乎可穫矣穫禾之時豈復鳴蜩之時乎乃又由八月以至十月則陽剝而天
地温厚之氣于此乎盡也陰純而天地嚴凝之氣于此乎肅也斯時萬物彫
落草以之解節木以之脫葉俱于是乎隕蘀矣是草木之無情者猶不堪寒
而況于人乎夫陰之萌而盛盛而極者如此則大寒之候將至矣斯時也雖
蚕績之功無所不備而禦寒之計猶恐不周故于一陽月之凡則往捕貉以
自爲裘焉貉質而寡文可爲常人之常服也又取彼狐狸以爲公子之裘焉
而黃黃狐裘固不斷夫在原之毳毛也夫而後可無慮于一之日矣然一時
之狩恐不足以禦一歲之寒也又于二陽月之日草枯木落不虞群獸之或
逸出豳人咸納和庶幾少長之畢出遂其同而竭作以狩焉即前此于貉之後
武功也暑見者而載纘之所獲有一歲之豵者弱而未堅也則私之于己有
三歲之豜者溫而能久也則獻之于公蓋不惟有以周備禦寒之計而且
有以竭忠君愛上之忱矣又何無褐之足患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感時屢變而知將寒之候下言及時狩獵以盡愛上之
誠也首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也天道變于時即錯舉
其四候而一歲之氣可知天道又變于物即約言其四端而百物之情可見
然此只重天時不重物上蓋天時之變而物類因之以化這若作即物以驗
天時便謬欲言一之日二之日狩獵而前自四月起者四月純陽之月微陰
始萌過此則一陰四陰純陰而大寒至矣豳民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
堅冰矣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凡物生于陽而成于陰葽獨得
陰氣之最先者故感陰氣而先秀蜩亦陰類故感陰氣而先鳴其穫陰凝而

物收隕蘀陰氣而物藏說文草木皮葉隕地爲蘀以上總是起下禦寒之說見漸近于寒之意也于貉二段正以佐蠶績之所不及者武功即于貉之事各之故二之日其同遂曰載纘一之日于貉而取狐貍固人自爲狩而非諸于狩之同也至二之日則王卒固出而羨卒亦往主伯向西而亞旅亦在蓋于是乎大同矣武功指田獵說凡事涉衣冠俎豆皆文事涉干戚弓矢皆武功有說焉武于獵以合圍爲臨陣借禦柴當斬俘先王法誠有之然亦不識不知之用耳豳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爲武功也蓋古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爲禍而武功在其中也不可依大全作軍旅說謂不忘戰也若只言講武忘却無禍未免顧此失彼矣載纘云者言前日已于貉矣猶恐不足以禦寒故又合狩以繼其事也鄭箋謂于貉自爲裘狐貍以供尊者六帖云貉狐屬出則爲狐之導豐城朱氏以爲貉賤而狐貴是也集傳謂于貉往取狐貍者從毛傳耳然終覺牽混難說私豵獻豜周禮所謂小

禽私之大禽公之是也獻豵雖主獻獸然其意亦主獻皮以禦寒耳或疑豵豜皆豕豕皮不可以爲服況獻于君乎殊不知此乃野豕豳地去西戎不遠且后稷公劉之世去洪荒未遠俗朴而野禮制未備國君之服又何疑也今遼東人尚縫野猪皮鞋孔疏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獻之以入司裘是其事也貉賤而狐貴故獻其貴者豵小而豜大故獻其大者蠶績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也豳民終歲勤動而其華美溫厚者悉以奉君可以想其忠愛之至○載纘句朱子止詳纘字不詳武功明武功雖指田獵本不甚重今人行文食用周禮極力鋪張武功二字反將纘字輕看所謂婢作夫人見之欲嘔也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蘇禾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叶上與反)**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叶後五反)**穹**(弓)**窒**(珍悉反)**熏**(許云反)**鼠塞**(悉則反)**向**(許亮反)**墐**(音覲)**戶嗟我婦子**(叶茲五反)**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賦也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宇簷下也暑則在野寒則依人穹室隙也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東萊呂氏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言觀蟋蟀之依人則知寒之將至矣于是室中空隙者塞之熏鼠使不得穴于其中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而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旣寒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處矣此見老者之愛也此章亦以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

合參然豳人禦寒之周不特一衣褐之備而已也彼其出作入息候諸天時而暑往寒來猶之物化自一陰始姤之月而遞觀之景物變遷歷歷有可感者故斯螽莎雞蟋蟀一物也而殊其名時乎五月一陰之月也則斯螽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凡入于聽者皆知其爲仲夏之候乎時乎六月二陰之月

也則化爲莎雞而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凡經吾耳者皆知其爲季夏之候乎使其常如動股之即常如振羽之即似亦可以無患于寒矣無何而七月矣大火西流暑雖已退而三陰用事寒罔未甚也吾見其在野焉耳顧此時野七月則可耳豈能久焉無何而八月矣白露始零金風漸壯而四陰用事寒氣將至也吾見其由野而在宇矣顧此一宇八月則可耳豈能終焉未幾而九月則氣肅而寒漸甚在宇者更而在戶焉豈爽於淅然者俟下茯濇而彼若偏驚摇落也不然宇其故處也就僻之進也未幾而十月則莎雞變而爲蟋蟀在戶者且入我床下焉豈誠有颯然者慴于肌膚而彼若不勝凜冽也不然戶固無恙也孰驅之入也夫物以漸而依人寒隨物而浸至自盛夏而徂暑漸凝秋以迨冬蟲猶弗能堪而況于人乎然則治室之功猶可緩耶于是室有隙也空竅多風則寒之令其土滿而使不得以生寒隙有鼠也土實須以則熏之法取火攻而使不得以生隙向在于北寒風之所入也

則室之所當大戒發之風戶在于南亦寒氣之所侵也則墐之以禦天寒之氣也既備矣于是老者語其婦子曰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入都邑之室處而復游以卒歲矣尚安得謂物巧人愚蟲鳴恐觸野人無居依蟲不如也哉夫豳人于禦寒一事既時而蚕績又時而狩獵又時而治其宮室則于禦寒之備何如其預也

新講此章是終首章前段禦寒之意故記物候以明大寒之將至上六句是載物而知時之將寒下言治室以備寒也此重物變上蟲感物而驗時也與上章事時變稍不同斯螽等依註作一物隨時變化看物依人以避寒見人不可不感物以知寒也然按諸家之說斯螽蟋蟀莎雞促織也蟋蟀蛩也不必泥作一物驗士云按孤疑係三物也而謂一物斯螽莎雞蟋蟀亦三物也而謂一物恐是朱子草率處且此詩先言在野在宇在戶而後以蟋蟀句總承之則七月至十月皆謂蟋蟀也此古人文法倒裝之妙以上總起下穹窒

二句鼠能生寒而鼠又能生隙故窒熏之使寒不得內出塞墐之使寒不得外入塞向以當北風為嚴發也墐戶以禦[illegible]竹織門以其通風故塗之歲改于十一月之餘今十月則歲將改故註云云

按首章何以卒歲在二之日下則夏正之歲也此章曰為改歲在十月之下則非夏正之歲矣蓋以建寅取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日紀之者豳人之紀候也當時民俗蓋兩用之故互見云書忘業三正蔡氏以為子丑寅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故豳公劉國備亦亦有十月改歲之說按通解改歲不可以三正入講只是言時至冬歲事將改耳愚謂當依此深說諸事亦已只指農事蚕績之事入月已畢而狩獵之事則此月之後方舉也然事已亦帶說還重天既寒已不宜於開干室以都邑之室言入春自田廬而入都邑也要補衣褐凝備而又治室以禦之方見終首章禦寒之意○凡歲皆陰極五月陰氣漸生故蟲感之見日暑而漸寒物亦鼓動于暑而收斂于寒可見出而田者不得不入而室也○上章是及時為裘以禦寒而見下有夫上之義此是感時治室以禦寒而見老有慈幼之仁○愚謂上六句雖皆是感物然蟋蟀句與末句尤為關切蟋蟀入床下則寒之逼人已甚物已入床下見人不可不入室而處也○朱子曰問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也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　音奧七月亨音烹葵及菽音叔八月剝音卜棗十月穫稻叶徒苟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叶殖酉反七月食瓜叶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音疽采荼音徒薪樗敕書反食音嗣我農夫

鬱棣屬薁蘡薁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穫稻以釀酒也介助也眉壽者須眉之壽也壺瓠也食瓜斷壺亦去圃為場之漸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荼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合豳夫豳人禦寒之事固無不周矣然生人之大計自室處而已為而日用之恆情至謀食而必辦則預食之事又豈無可詳言者乎是故前乎此節品彙之未齊毋論矣將維六月樂彼之園而其于鬱與薁生焉聰彼中林而其蕤離離與亦在焉則食鬱及薁而六月間庶不缺于奉矣時維七月葵可亨也古人以種葵為勝于穀誠以百菜之長人事之所仰也菽可亨也古人以啜菽可以為養誠以入穀之一民生之大利也則亨葵及菽而七月間庶不乏于供矣至于八月則有棗焉其性甘平可以安中其味和緩可以養氣于時剝之而碩果爰登可以供設孫充矣至于九月則有稻焉方其分穫早則先收而時之既深遲者亦為于焉穫之而為寶告成可以釀茲春酒矣然豈敢以自奉乎哉凡此果酒嘉蔬皆物之甚美者也吾知設核維旅敬大斗

以相酬遲窅告若樂狍耦以相勸爰以之介我眉壽焉是豳民之豐于事於也有如此然既有以祭老者之樂豈無以果老者之腹乎以致厥年之意豈無以分其紛之口哉毋論六月以前其所需者何物也若夫七月瓜可食與向固以盡壟場之利而今遂以救淹沮之用矣若夫八月壺可斷與向固以單園圃之隙而今乃以資七箸之甘也至于九月苴可拾與向固以從來乎之秉而今則以發藉殺之數也而九月又不盡是也雖有嘉蔬不忘穀藝故夫荼雖苦菜蘇之可以如薺則采之以爲菜食之常雖有良蔬不棄樗林彼夫樗既在厨燎之可以舉火則薪之以資烹飪之用然豈敢以供上乎哉凡此瓜壺苴荼皆物之至薄者也以田野之味供田野之人固隨取而自足以田野之人享田野之味亦適口而咸宜殆以食我農夫焉耳是豳民之儉于自奉也有如此夫一飲食而少長之義豈儉之餘行乎其間矣可曰此田間之飲食也而不足以爲念邪

析講 此章上六句見豳民養老之豐下五句見豳民自奉之儉上截經將六月五句遞過而重在介眉壽上下截經將七月四句遞過而重在食農夫上

參 此二句乃一章之骨也鬱與薁與葵是蔬葵與菽是穀穫稻二句是酒孔氏曰鬱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食之甜薁與李二者相類同時熟爾雅翼云葵爲百菜之主味尤甘滑又曰菽者衆豆之總名則七月所烹自不一種皆隹蔬也棗生樹杪不便于采擊之使落故曰剝酒釀于冬而成于春故曰春酒此句緊承穫稻句以介眉壽承萬酒爲舉所言若春酒二句另看非蔬自枋連不屬上也介扶助之義以其能調和血氣培養精神也與別處作祝頌不同註中頌禱之詞不必用出朔台云供老疾奉賓祭俱是養老老與疾賓與祭不平是老而有疾者是爲賓而助祭者賓祭中亦有老疾如養老之禮燕毛之禮是也疏菜供老疾奉賓祭皆曰以介眉壽生義凡子弟樂酒于長必祝賓主勸酬必祝燕有特設祭有因祭設者故并以祭言之然詩止說養老不必纏賓祭卿峰山曰大抵此章之文只重老少意此節處多女說也瓜壺苴荼皆食物新直以熟此物耳夏小正五月乃瓜治瓜之詞也八月剝瓜謂畜瓜時也此七月瓜正堅可食之而已壺惟夏生故夏斬之故曰斷壺瓜斷壺亦要埋含六月爲場之漸意其即下章之麻然據本草有胡麻脂麻黃二種胡麻即今芝麻麻苴即今苧麻詩固謂苧麻之子也埤雅云苦茶生于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故四時皆食不繫某月者亦必有故不但文勢偶然而已也薪樗以樗爲薪也樗惟堪爲薪故曰惡木即南華經所謂大本不中繩墨小枝不中規矩者凡此瓜壺苴荼皆物之薄者也少加以爲日食之常蓋農夫之分當食足矣無求他也○豐城朱氏曰此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介有助之之意則非以爲常食也食有養之之意固以是爲常矣然則果酒佳蔬非不可以及少也而養老尊老瓜壺苴荼老者未必不食也而不可以爲常于以見食稻食肉乃老者之常而果酒佳蔬又于常食之外以

比而致其助也此豳人之老所以無凍餒與田文詳上截云農人非不食此也而洗腆用慶老之茹甘爲獨多詳下截云老人亦常食此也而力食無數少之食淡爲獨多即用朱意○合上章下章是成時治室以禦寒而老幼同其居下是取物以爲食而老幼異其養至于眉壽上是禦寒而周恤幼之仁下是備食而盡養老之義七月食瓜至下既同上是圃之事有儉意下是農之事有勤意

九月築場圃音 **十月納禾稼**音古稼 **黍稷重穋**重平聲穋音六 **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綯音陶 **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興也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爲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爲場而納禾稼蓋自田而納之于場也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同聚也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爲廬在田春夏居之二

畝半爲宅在邑秋冬居之功畢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吕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索綯也綯索也乘升也○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綯索亟升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于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吕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合衆然邠民之于飲食固有以適豐儉之宜矣乃食又以穀爲本則試以終始之勤者言之可乎蔣惟九月瓜壺已老圃可治以爲場也則築之八家共事枵埜同力而相助一井互通春錬不謀而若一于以爲收成之地焉至于十月車箱已備禾稼可自野而登于場也則納之昔之盈盈于田畔者皆斂爲京坻萬億之觀向之濟濟于畝積者悉收爲崇墉櫛比之變庶漸待爽塏之歸焉然所納之禾稼果何種而何名哉有黍稷也而又有重穋有禾麻也而又有菽麥或先種而熟之候反遲或後種而熟之時反速要無不盡登于場矣此則稼庾滿田幸可無憾于其荼勤敝厲心獨不可小休其筋力乃邠人之心方周農事之終又慮農事之始于是追析言曰嗟我農夫也撫百穀之已登快力穡之有效我稼固既同矣然謀生之念必及于謀家而治農之事更兼于治室今而後田功已畢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時當晝也則于荼荒草宿莽取之不禁所以爲覆蓋之具也時當宵也則索綯或析其理或合其林所以爲束茅之資也乃亟升其屋而治之而無敢以後時爲所以然者豈好勞而惡逸哉良以來春不遠場功雖畢未幾而又之日四之日須更代謝又爲農祥辰正之始行將循其疆畔播厥百穀而三暇于此故也然則目前之之于于埴可不早爲之所哉夫當農事之方終又慮農事之伊始邠民之相儆戒而不遑休息如此其憂勤艱難之意一何至也

析講此章言邠民之于農功終而復始其心未嘗頃刻忘農正見其憂勤之

至九月四句是農事之終重一納字嗟我以下是即念農事之始也重一歸字或在宮功分則反重治室矣始終二字但不可輕放但意相連貫不可始終對議上言食瓜斷壺叔苴等事已有去圃爲場之漸故後言之築場圃者築圃爲場也納禾稼○詞納之于場也十月納必自九月築場方納也句意自串禾稼虛說禾乃穀之總名與下禾麻之禾不同稼乃禾之秀實而在野者即下八種是也黍稷二句備言其納于場者嚴緝謂黍稷麻麥但因納稼之文廣舉禾稼之類以見其多謂至十月則此等諸種皆成熟矣不專是十月所納之也月令五月登黍四月登麥此禾字指稻秫苽粱之屬孔氏曰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于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嗟我農夫只是農夫自相儆戒之語我稼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我稼管上八種說其納有遲早至十月則一歲所種先後大小無不納于場故曰既同此句內要知一年農事于此終而稍有暇隙以起下意宮功一段只輕輕遞過而歸重播穀蓋稼既同而始乘屋爲農也稼既同而亟乘屋亦爲農也自野入都邑治室故曰上入執宮功斷指民居非如范氏董氏之說謂治公室官府之役然後索綯以乘屋見邠民先公後私忠君親上之義也于茅所以覆屋索綯所以縛茅即是宮功此見邠民匆忙迫促殆不啻一晝夜也屋是原有者乃葺治之耳玩亟其二字總是一心在播穀上有不容一日緩者若稍緩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見亟于治屋正以亟于農事也不重治屋上其始播百穀正解晝爾三句生出一始字來如想上說納稼下即起播穀正見循環無端始終農事之意○安成劉氏曰十月禾稼既同之后而入治邑居即蟋蟀入牀下而塞向墐戶之時也固是但役重治室禦寒此不過起其始播百穀句以著始終憂勤之念耳○豐城朱氏曰稼之既同若可以少休也而即念夫邑居之當修屋之方成若可以少緩也而復念夫農功之當始于是築而納之也有以見其歡欣鼓舞之意于其亟而乘之也有以見其勤勉戒飭之意事

有始終而其憂勤艱難則無間于始終此所以爲厚也歟○安成劉氏曰此章終言章言食之意而終始農事之艱難亦猶二章終言衣之意既終蠶桑之功復擬來歲治蠶之用也○此章合上章上是用食而少長適豐儉之宜此是力食而始終極憂勤之慮○一說詩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室將說詩者于言下看出勤農意耳亦得曲體章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音陵陰叶於容反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叶已小反九月肅霜十月滌音滌場朋酒斯饗叶虛良反曰殺羔羊躋音賫彼公堂稱彼兕觥音肱叶古黃反○豳詩無賦

賦也鑿冰謂鑿冰于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于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以爲治也○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云兩壺尊于房戶間是也躋升也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疆竟也○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今按夫農圃飲食所以爲已謀者固周矣而祭祀燕享之在君者其可後乎豳民不惟有如此之憂勤抑且有無已之忠愛彼二陽之月季冬之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凋陰冱寒蓋非極密之候而已爲堅冰之候矣于焉鑿冰于深山窮谷之中沖沖然相率以從事不以祁寒而怨咨也三陽之月孟春之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絪縕漸和蓋非風壯之日而將有解凍之機矣于焉納冰于凌陰冰室之內汲汲然趨事之不遑不以于耜而曠弛也所以然者蓋吾以輔相陰陽爲責而啓冰以祭亦調燮之一端也至若四之日序屬仲春陽氣大壯吾君將于是早獻羔以昭民力之普存復祭韭以示小物之咸備于以祭司寒之神然後啓冰以存寢廟而祿位老疾無不及焉出入以時藏用以度蓋所以節陽氣之盛而輔陰氣之衰也是我之相勸藏冰者正爲吾君啓冰故耳使不相勸以預趨乎冰役則何以備君祭祀之禮于後乎而未已也至于九月氣肅而霜降矣萬寶告成固築場之候十月則場可滌矣掃塵播垢而速畢其功所以然者蓋吾民怙君之德而舉酒祝壽乃報稱之萬一也故將獻此兩尊之朋酒殺此未長之羔羊殆何所爲哉于以躋彼公堂之上稱彼兕觥之爵不弟杖屨逍遙而攜權耒耜也祝吾君以萬壽而申之以無疆殆願卜算靈長永綿歲歷也是我之相戒以滌場者正謂吾君燕享故耳使不相戒以預畢乎場功則何以備君燕享之禮于後乎此又豳人惓惓無已之愛而非徒衣食之畢獻已矣合而觀之衣食備勤上下交愛此先公風化之原而周之所由王也吾王有天下之責者其于爲民衣食之圖可不致審于斯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相勸藏冰以備君祭祀之事下是戒畢場功以預君燕享之事皆見忠愛意終及藏冰獻壽者蓋祭祀燕享亦爲食之餘也首二句是相勸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今云二之日鑿冰三之日納冰須會其意朱子冰猶可藏一句字亦活非必俟正月藏之也十二月陽氣其微于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太壯恐其太過則微陰幾于息滅于是開冰而頒之達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在此而實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三四之日二句仰一句意正言所以急趨冰役之故

當以斧字提起以羔與韭字對舉蓋祭而必共其脊骨精所以致孝所謂…卜
祭韭通是祭司寒之事必然有事藏冰是寒物其所司也祭祀下言…卜
節陰氣之盛不重蒂騐羔祭韭見前此章有黑牡之祭黑黍之祭此復
獻而祭之也九月二句是相戒九月肅霜非空下此句蓋肅霜被田野則萬物
告成場圃可築至十月則禾稼既同故欲場功畢而掃場地也前既云十月
納禾稼而此又云滌場此又十月下半外事說畢宗亦下得分號明酒五
句正言以進爵致功之故斯字宜玩註速字正本此字幹之其意若不容
少遲日久也朋酒與羔羊對看是備其禮也躋字之于公也升公堂承朋酒
羔羊說兕觥連帶下句蓋舉酒以祝壽也此以燕享爲主而祝壽只帶在燕
享中說出稱以萬壽願我公永爲吾民衣食之主也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
體甚縣其意甚依寇然如家人父子雖在立賢之初無事草莽然非三代盛
時安得有此風俗此正見古時君民一體交相親愛處非若後世之尊卑闊
絕也或問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朱子曰涓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亦
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
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知民事也○
此見二之日不獨績武功又有藏冰獻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場納稼又
有餐享稱觴一節○鑿冰本傳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其
取之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位賓食喪祭于是乎
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祭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蓋陰非
冰無以輸其氣陽非冰無以節其盛也○一說朋酒作於事畢爲祈民飲
蜡之樂謂春酒以介眉壽所以上致于君朋酒以介稱觴所以下逮于民然
後兕觥以躋公堂所以尊君于神外也…所用酒意說亦有是存之○
史載明皇幸驪民有以芻做獻者漢家制度威嚴而百姓亦有宜以孝子之
誅安得謂稱觴祝壽當日之田民亦無此定事耶○此章合上章上是相儆
戒而有憂勤予農之意此是相勸戒而有忠愛其君之心○安成劉氏曰此
章推言冰食飲宴以終言食之意而見其民忠愛之情亦猶二章三章四章
終言衣裘之意而見其風俗之原上下之情交相忠愛也○劉上王云與歌
爲下而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獻豜于公亦因以爲上禦暑爲上而食肉之祿
老病喪浴冰無不及亦因以爲下上下一體之意也○慶源輔氏曰以介眉
壽祝其親也萬壽無疆祝其君也周之先公以農桑教民而使民給足于衣
食然未嘗以爲惠也周之民亦自力于農桑之事以樂其生至于歲終休暇
之時則殺羊爲酒祝君之壽以致其尊君親上之誠亦未嘗以爲是足以報
其上也上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所謂皞皞如也○
此章說民之忠愛其君言外須得君之足以致民忠愛纔是周公稱述告王
之旨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
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
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
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
節此七月之義也○豐士按此篇魯詩世家作豳風八章章十一句其說
曰周公作此詩本名豳風蓋欲成王知豳國之風俗故以名篇而未有七
月之目也毛氏謬以此篇及鴟鴞東山狼跋九罭破斧改爲豳風始摘此
篇章首二字改名七月然詩定小正之體與國風不同子貢之傳申公之
說鴻都之刻是也雖未必盡然然其言豳風本周公自名者頗與愚見合
鄭氏曰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
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程子曰七
月大意憂思深遠欲成王知先公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事艱難如此
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臨川王氏曰不作無

蓋也順乎田家之事而已不貴異物也致美乎卧器而已人無游方知敬事不忍荒也地無遊力知敬牧不可勝用也女不淫而仁也又作祿叔士不怜而武也又有義焉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所能致也風化而已○鬪邠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爲雅孰爲頌朱子曰先儒因此說而謂於中自有雅自有頌雖拘了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次序是豳可以爲風可爲雅可爲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詩疏七月八章上二章邠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風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周酒斯饗爲壽無疆是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前三章皆以暑退將寒爲言故以七月流火一句爲始至四章則以四月秀葽純陽之月爲始五章則以五月斯螽動股爲始六章則以六月食鬱及薁爲始而逆乎九月叔苴七章則遂以九月築場圃爲始而繼以十月納禾稼八章則以十二月正月二月爲始而終于九月十月周正之歲終焉其所叙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有次序如此○按周公此詩本爲陳王業之艱難也而不言祖宗拮据之勞不過述一時民風土俗而已然詳味其詩則祖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積德銖積寸累以有今日者端可想見讀詩至此具見古人言外之意○華谷嚴氏曰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說通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者推詳之詠周公只開開敘過而豳俗之厚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西山真氏曰農者衣食之本惟其關生民之

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今以此詩考之見其心無一念之不在民也一歲之間無一日不勞乎農也一家之人無一人不力乎農也近時張氏侍經筵請周公之告成王見于詩有如七月見于書有如無逸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願詔儒臣以今農夫蠶女耕桑勞勤之狀作爲畫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于前且繪而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人之依而中宮嬪御外戚近屬亦知衣食之所自來而不徇于汰侈之習也此論最爲懇至○徐樹貢曰人主居深宮之中日與宦官宮妾狎昵周旋雖外廷諸臣有得見其顏色者亦少乃能使沾體塗足之徒被褐躡屩操豚蹄巵酒進御于至尊之前此非其君之日親民事樂近正人曷克如此周公語誡成王意正爲是也不知者乃謂周公初年規模草創故爾是何所見之淺耶○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于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

鴟鴞

【傳】周公孫于豳殷人畔公愛王室勤王修政以備之賦鴟鴞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全旨】通詩四章只希意說下以無毀我室爲主首章言武庚不可更毀王室二章言愛王室而豫預防之計三章言爲王室而盡勤勞之力合二三章總是明己忠愛王室以見其不可毀也四章則言其所以作詩之故通詩俱重王室上說每章註中不脫王室字可見須知通作鳥言各章正意不可用在周公口氣只是說詩者言之蓋此詩是周公諷王之辭不顯言其意與他詩比意不同皆明言之則無味矣○首言鴟鴞毀室末言風雨搖漂皆暗指流言倡亂說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爲鳥言以自比也鴟鴞鸋鴂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自名其巢也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託爲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鴟鴞鴟鴞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合參周公以二叔流言之故避居東土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若謂人情物理可以相通者也王知鳥之愛巢乎觀其呼鴟鴞而謂之曰予之有室是予所以藏身而遠下民之侮防風雨之加者也不可毀也鴟鴞鴟鴞爾既肆虐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使失其所歸也爾亦知我室之所以不可毀乎夫我以情愛之心每勤于養育之始篤厚之意尤切于吐哺之餘所以養育此子誠可憐憫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我愛室之心甚于愛子又毀我之室以益吾不堪之毒耶

析講此章首三句托喻武庚不可毀王室末二句正以申戒其不可更毀王室也鴟鴞以比武庚予以比群叔室以比王室當時畢竟二叔挾武庚爲亂而詩意歸罪武庚而于二叔則有惻惜之意爲親者諱也武庚于叔甚相昵好而曰既取我子特借以喚起王室之不宜毀耳毀字兼倡亂與流言譏毀字中便含愛惜意室字中便含勤勞意三斯字蓋言予所恩愛者在斯予所勤恤者在斯予其勞之可憫者在斯子也重愛室上不可以愛子平看申言取子之毒無非甚毀室之尤毒也○詩意原重在毀我室末二語只說愛子一字不及愛室蓋勤之以至情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叶演女反）

田也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亦爲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己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之意故孔子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合參且汝之欲毀我室也豈謂我愛之不深而無先事之防乎則試以我之治室言之彼室之所最患者雨也使雨未至而不爲之備則其爲計也疎使雨既至而後爲之防則其爲計也晚故迨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之庶牖可治也用以綢繆吾之牖戶可芘也用以綢繆吾之室若此則先事之防既密而藏身之固亦得矣今此下土之民庶幾其無或有肆予侮者哉是我之愛巢以預防其患者如此

析講此與下章與未上不可更毀王室說來首三句比防患于未然末二句求免患于將來也總見深愛王室意深愛意只在思預防上見徹天未陰雨

從國家無事也吃緊在一迨字徹彼二句猶公之咏綢繆也任賢圖治也徹弦云謂之綢繆凡修政立事制禮作樂所以維持王室深篤太平者皆是而唐荆川謂不可把制禮作樂說蓋制禮作樂乃迎歸後爲冢宰時事此時則尚未及也牖戶是巢之通隙處正當肘腋之間宮府機衡之交豈意至親骨肉乘隙搗虛使綢繆不足恃也今此二句乃庶幾無隙之詞亦預防之意也下民鳥指巢下之人暗就武庚倡亂上諺劉上云按總註或敢講作誰敢或有云若作寔說則翹翹漂搖便說不去且與周公慮武庚更毀王室意不合不知防于未雨已意可以無侮矣而不料風雨漂搖又出意外自不相妨○此只爲得自家謀國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與下章俱泛說平日言不指管蔡○周公勤勞王室即至流言之日不忘戶牖安亦向吉林新丹藏之思耶前乎此者有七月所以恐恤民隱後乎此者有東山破斧所以深迨禍亂然則勤農息軍二者洵綢繆要務哉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

賦也。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蓄積。租聚。卒盡。瘏病也。室家巢也。○亦爲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勞苦而至于盡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已之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合參　又以我作巢之始言之。本之以深愛之心。而盡其勤勞之力。予手將持而拮据者。予以捋荼爲藉巢之資。而勿敢廢也。荼具矣。保無匱乏之歎。則又從而蓄聚以爲將來之計。而夕營夕爲也。多方經營。不少休息。而我之口卒與手而盡瘏病。蓋物力艱辛。而神形已不勝其瘁矣。是豈好于自勞哉。蓋曰予未有室家。極身之所而備患之無具。故艱至于口手盡瘏。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析講　此章首四句喻已昔日之艱勞。末句推其故爲王室未安也。㦸士按上四句因集傳謂拮据爲手口兼作。遂令解者多費斡旋。今觀子由云。以手捋荼。則至于拮据。以口蓄租。則至于卒瘏。本自分明。何必曰互文錯言。甚而如詩說所云。手裏要入口字。口裏要入手字。不因是無意謂捋荼蓄租事。皆需租皆瘏。今謂發其所捋之荼也。至卒瘏句。非竟總承上三句。說下爲總。但首句還他手字。此句還他口字。不必作牽連語。謂手與口而盡瘏也。六陪捋荼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牖戶。則既成之後。反復綢繆。其以圖萬全。防不測也。故係于三章。因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于二章以深愛王室。則爲既集時矣。一說徹土綢繆與捋荼蓄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總是危苦之詞。一章曰爲。一章曰發。相承王室新造未集。以受命未久人心未固言。此與上章正以破其不利孺子之流言。當時流言。疑必以周公乎日勤勞皆爲已謀。故周公言此。以見其皆爲王室。以破王也。○此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見

下民之侮。則一身勤勞可知矣。○味五予字言勞者惟予。病者惟予。予無可諉者正爲予室故也。上四予字雅躬之義。下一予字體國之忠

予羽譙譙(音樵)予尾翛翛(音消)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音囂)

賦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亦爲鳥言羽殺尾敝以成其室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以比已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合參　夫我之治室防患周矣。用力勞矣。使其幸而無事。得以圖一日之寧。吾猶將以自慶也。而何以哀鳴爲哉。今羽則譙譙而殺矣。尾則翛翛而敝矣。而環視予室正翹翹而未定也。斯時所深懼者。惟風與雨耳。乃風雨又從而漂搖之。殫一身之精力與辛苦之慶。而豈意更集于多凶。備綢造之艱辛尚未畢葺理之功。而何能復堪此摧折夫。如是予亦安得嘿然而已乎。蓋情窮于遇。斯哀發于音。我之悲鳴自訴者。又不得而不嘵嘵矣。向非風雨之欲即予室未定。尚可保固。綢繆羽尾。俄頃亦自爲吾室耳。何至嘵嘵如此。蓋鴟鴞宜亦憫我之倩而息其毒可也。吁以公之忠誠而所遭之不幸如此。向非風雷之變。金縢之啓。則公之心。亦幾不白于天下後世矣。

析講　此承上二章說。要言吾之于巢。其愛之深而勞之至者。所以求免患也。此哉則言有意外之變。而有不得不鳴者。蓋言已今日所以作詩之故也。譙譙翛翛。言治室之勤。應上綢繆至卒瘏等句。翹翹言戶牖未甚完固。應上未有室家。風雨指武庚播動王室。應上陰雨。嘵嘵之鳴。全爲愛室苦心不容自已。蓋一身勞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憂也。意在感悟成王以定王室非止明已之見誣已也。多難指武庚倡亂。二叔流言。說疑義。云當是指王心疑于上。群情戢于下。亂賊乘機伺間于其間。而國勢之危甚于風雨之漂搖也。○維音嘵嘵在鴟鴞。鴟鴞四字上見之。不呼王而呼鴟鴞。爲無可奈何之辭也。○作詩貽王。正欲冀其悟而召己。覽其拮据可終無患耳。若止因不利孺

子一言而暴其勞于王家。蘢辛道苦是一篇精髓矣。○洞彼尼牧以將巳意痺經理王室如鳥之作巢其苦也。王室漸造成王幼冲如鳥巢之甚危也。殷民又爲流言以播撼之如風雨之漂搖也。故作此詩以哀鳴如鳥音之嘵嘵也。○慶源輔氏曰此詩固是周公亦心血誠然流言自以周公爲巳詐而周公自以王室爲巳之室家無所避也。此又可見其正大之懷。○安成劉氏曰周公自言其勞而不爲誇。謂王室爲予室而不爲嫌。直以嘵嘵之音出于忠愛之誠所不能巳也。然而成王之信其勤勞王家猶有待于雷風之變又以見讒說之易以入人。忠言之難于見信而惜成王之見不明且速也

鴟鴞四章章五句。○事見書金縢篇。○金縢曰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三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商人見弟爭立者多。周公攝政商人固巳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搖動周公也。辟讀爲避。鄭氏詩傳曰周公避居東都是也。周公言我不辟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訓辟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詳讀也。按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旣親迎以歸。二叔懼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此詩實作未誅管蔡之前。居東所作也。且呼鴟鴞而謂之。仰呼武庚而告之也。其曰旣取我子是管蔡雖未誅其罪巳無所逃。乃武庚管之也。故云然耳。若把取字看作巳誅則武庚亦兩誅之矣。又何以呼而告之乎。蓋當時公避流言避居東都二年王始知此言出于管蔡而疑慮猶未釋。公乃作此詩以貽王。王旣得此詩又感風雷之變于是迎公以歸乃承王命而後東征也。○朱子曰弗避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段。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說後來思之不然。二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世道人心愈降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出周而下可勝道也哉。○敬弦曰讀鴟鴞一詠可以想見周公忠誠惻怛之心且公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之位而所期于王者惟自新其忠赤比于鳥之哀鳴而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公何嘗以孺子視王哉。今萬世而下誦公之詩而見公之心眞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即是而可以律探懿之徒矣。○問鴟鴞詩其詞艱苦深奧不知當時成王如何便理會得。朱子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旣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雨之變。啓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安成劉氏曰集傳以爲公避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註弗辟之說後來旣與九峰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于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變而公弗辟於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義有未盡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三年之後成王旣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喻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于武庚未誅之先。自雷雨之變而周公旣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書之中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受命之當在王旣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東山

述 周公師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

序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全旨 通詩四章各開看有次序首章是旣歸在塗而有完師之慶二章是歸家未至而切思念之情三章是至家而慰室家之望四章是及時而遂男女之樂總是述其在途感慨舊昔之情而代爲之言也要作歸士口氣說○章章俱有欣慰意然各從勞苦說起自歎夫當征夫未歸則道途之回遠歲月之久勤風雨之侵陵飢渴之困頓裳衣以久而垢敝室廬以久而荒廢家家以久而怨思皆其心之所苦而不敢言者及征夫旣歸則睹天時之和暢聽禽鳥之和鳴而人情歡悅通與會久別者以乍歸而驚疑似舊新婚者以怨見而喜不自禁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而上之人能一一曲體其情其感人也周矣

我徂東山慆慆(音叨)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音杭)枚(叶謨悲反)蜎蜎(音淵)者蠋(音蜀)烝在桑野(叶上與反)敦(音堆)彼獨宿亦在車下(叶後五反)

賦也東山所征之地也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未詳其義鄭氏曰士事也行陣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也蜎蜎動貌蠋桑蟲如蠶者也烝發語辭敦獨處不移之貌此則興也○成王旣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旣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旣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向而悲于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陣銜枚之事矣及其在途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合參 成王旣得鴟鴞之詩又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旣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爲之述其意而言若謂人情之所不願者行師之事而其所深幸者完師之慶也吾今得以完師而歸矣然豈能以忘情也哉試以其往來感遇者詳言之蓋方流言滋鬭而簡書爰行于東國我是以有徂東之旅由昔言之罪人未得悄悄然三年而不歸在外亦已久矣及渠魁殄滅而凶殘旣正于天討我是以有返旆之期由今言之自東而來濛濛然零雨之沾濡歸途亦甚勞矣夫人生離合之間關心最切故有感極而情愈深樂逝而悲益動者方我之未離東國而言歸方始也我心已西向而悲身在東而心則西矣于是脫此戎服制彼平時無事之裳衣以爲大難旣平自今勿復爲此行陣之事銜枚之事矣朝廷可以耀德伍兩可以歸農畝哉于以爲斯世不復有東征之役也哉然我猶無情而自苦人心亦勞而擾憂故我今者之在途也見夫蜎蜎然行動之蠋則烝在桑野而得動息之宜其自若也完矣況我征夫離室離家其敦然而獨宿者今亦在此車下而得以完其生也苟身罹鋒刃則旅行正爲與塗戚獲凱而則獨宿亦成帖席豈非吾人之大幸也哉

析講 此章上四句敘勞苦之情下述其喜幸之意也我徂二句是去時事見在外之久我來二句是歸時事見途中之勞我東四句在東時事追思之言蓋此時已在途也蜎蜎四句在途時事幸其完師而歸也周在豐鎬管蔡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征之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慆慆也流而不止也悄悄三年之久而不歸此中有破斧缺斨意敘往述勞已有無窮悽慘矣行役以雨爲苦雨之濛濛則非猶驟雨之可立待也形容羈旅愁慘之意故爲中多以爲言曰歸者將歸未歸之詞猶云說起也曰歸而心反悲從幾不得歸說來蓋未言歸之先此心固激發及言歸之際自惻然懸念西向蒐望

我征聿至。叶入 有敦〈音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叶尼因反

咸也。鸛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穹窒見七月〇。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于家，于是洒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栗，周土所宜木，與苦瓜皆微物也。見之而喜，則其行久而感深可知矣。

〔合參〕悉然非獨我之切于懷也。且以一身之苦，而勤閨家室之憂矣。是故我之徂東而慆慆不歸，在外可謂久矣。我來自東，而零雨其濛，歸途不已苦乎？夫行者之勞莫苦于遇雨之時，則居者之思亦莫切于將雨之候。故當雨將零，有處下而覺者，蟻是也；有處上而覺者，鸛是也。惟蟻以陰雨而出于垤，而鸛乃食之，而鳴于垤焉。聽其鳴也，凡在有識，能不凄然而況征人之婦乎？我知婦之在室中也，應念歸途遇雨之苦，含情無言，惟深慨嘆而已。且知歸

期不遠，為之洒掃以待我征夫，不欲使塵埃町畽一入君子之目中也。為之穹窒以待我征夫，不欲使伊威蠨蛸一煩君子之驅除也。而我征夫聿至矣。忽從零雨濛濛中，徐視從軍之壯士，不有以慰彼之望哉？斯時也，我見敦然瓜苦，係于栗薪之上，猶幸家園之風物無恙也。屈指從事行枚之孙，寒暑遞更，晚達故土之棲，歲時屢易，則此物之朱而悴悴而榮，不知其幾，而吾之不及見此已三年矣。今得見之，何其幸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述往來之勞，下及夫婦感慰之情也。中四句述室家之望，末四句述歸士之言。鸛鳴二句，皆承零雨說，故註于婦嘆于室時下一亦字，或作婦聞鸛鳴，知其將雨而嘆于室，非詳之旨。二句是就軍士自言感鸛鳴之發，涼婦當此時亦嘆于室也。鸛鳴于垤，只以鸛鳴為主，不可以時蟻出闘鸛鳴乎垤。孔氏曰：將陰雨，水泉上潤，故蟻避濕而上垤，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婦嘆與洒掃二句，是征夫在途而想像其婦如此，洒掃

二句，要相應，見居者方思行者之歸，而行者適慰居者之望也。洒掃本上穹窒說，然註陳文甚妙，今摘之以附于此。只自分此生長與君辭矣，詎意今者行人遂有好語時聞，或曰提師先發矣，大將已渡黃河，或曰凱歌乍聞，大軍已次隴右，顧我室中荒棲日久，鼠罅蛩音，非所以待我征也。猶憶征人臨行之言曰：征東亦偶然，但存敝廬，而今敝廬覽何如耶？于是刈棘薙蓬，伊威悄然，塵場盡平，而洒掃穹窒，亦觀此一段文字，發此句緊緊與上章之意相照應也。聿至二字，亦見他淵別三年，一旦相會，恍然若夢，倏然若期。苦瓜栗薪不乎苦瓜繫于栗薪也，離家既久，一旦言歸，偶見苦瓜繫在栗薪，不覺感歎言自我不見故鄉景物，已是三年，追憶去時恍然如昨，方芯斯伐之不免，而今猶若此乎。此時家人婦子歡笑相迎，不言可知，而反借一微物以想欣幸之意，若曰若觸目無非感慨，奇與深趣，其見才梆子今三年，言不見之久，正以欲其得見之幸也，不言既見之樂，而只言不見之久，無限感慨見此微

物而喜，則見室家又當何如乎？唐詩云：獨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味自我不見之語，此詩頗得其意。〇東山之詩敘征人之勞苦備矣，而不及其室家之情，則猶以為未也，故此章云云。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音剝〉其馬。叶蒲彼反 親結其縭，叶離羅二音 九十其儀。叶宜俄二音 其新孔嘉，叶居何二反 其舊如之何。叶奚何二音

賦而興也。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縭，婦人之禕也，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〇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何如耶。

〔合參〕夫我征聿至，得見故國之風物，則有室家者既遂其唱隨之樂矣，而未有室家者豈獨無燕婉之求乎？是故我徂東山，慆慆不歸，固甘心于久役。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須致慨于黃至斯時也非惟怨曠者多新者未有如其之
樂而他離者久舊者亦多契闊之思及今當歸而至家之日正值天桃好會
之期但見倉庚小鳥交飛若織則熠燿其羽矣況之子際此時而于歸駁服
備具則或皇或駁或駁其馬矣以言其承命之禮必有母氏為之施衿為之
結帨則親結其縭而婦順極母命之嚴以言其往送之儀大且盛其煩文縟
典諸姆如雲則九十其儀而多儀侈盈門之觀今而後凡我東征之士無內
外怨曠之嫌遂合卺同牢之歡新婚固甚嘉矣其舊有室家者敘其約于鸛
鳴興嘆之餘加其會于酒掃待歸之際則破斧缺斨之勢轉為執簀由房之
樂其欣幸當何如哉干戈甫釋而新舊遂協于同歡師旅方旋而室家已樂
于胥慶則東征之苦已成往事而今茲之樂亦可忘勞矣夫完歸之慶歸遂
之思室家之相望男女之及時皆下情所切而無由上達者也周公代述以
勞之而委曲殆盡固宜其萊破斧之答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往來之勞下及其遂男女之樂也以鳥之飛與女之歸
只興到皇駁其馬句諸說玩註興至其儀止蓋即時物與時事也然熠說敘
興至四句為承親結二句又承言之也倉庚以下皆極形容之詞歸士未必
皆如此倉庚熠燿時值仲春人情和悅與景相融正桃夭今會註中衿帨係
佩帶也帨佩巾也即縭也結之者欲其受戒命固結而不忘也親結句是戒
命之詞九十句是往送之禮其儀盛而九十云者猶俗云十分好也九十非
必定有此數蓋十為數之終九為十之極言儀之盛者不過乎此也以上四
句總狀新婚送迎以樂只宜輕敘歸重末句孔嘉是及時婚姻以正以慰無
怨無曠意不以九十皇駁為嘉見當初負羽從軍之時廢人不矜以為問卑
無來括之期矣今于征之男方釋干戈之苦而忽遂燕婉之求待年之女方
抱摽梅之悲而遽遂桃夭之紛而情初洽服涤不足喻其堅百年伊始琴瑟
未足比其好于兮于公如桑者何此孔嘉之意其舊句可想他一段思婚其

歸有依其士光榮然不能形容得出故下如之何三字須在久役征夫上領
會得之凡人悲不甚者樂不深故別後之餘其樂更甚于新知至乍會時悲
喜交集非個中人不能道也薛方山文云接儀容于嘆息之餘而兩地之思
頓釋斯時也斯樂也心境之而口不能言矣睹丰儀于酒掃之際而彼此之
念潛孚斯際也斯情也心儀之而言不能喻矣極得如之何三字神理○安
成劉氏曰上章帽樸言宵行蟲之光故以為明不定貌此章言倉庚之羽故
以為鮮明集傳隨文解義類如此○孔氏曰婚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
是帨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
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
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亡之
苦思謂未至而思有愴恨之懷至于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其心之所
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
情為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際情意交孚雖家人父子之
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
豐城朱氏曰周公詩三篇惟七月直說鴟鴞為鳥言東山為歸士之言皆絕妙
不露自訴而狠狠如今人作辨揭何嘗風雅也且勞歸士而但曰若章如
何勞苦知者亦淺矣惟代之意而所欲言者皆言之所不及言不能言者
又言之然後死心蹋地以為上人之知我至于忘勞忘死而無難也嗟夫
斯又豈後代能言之士之所及也哉○安成劉氏曰古之勞詩如四牡采
薇出車杕杜等篇皆所以交通上下之情而為固結人心之本也○或曰
以周公而誅武庚猶以手刃之亂而殺乎鳥卵之上蓋不破矣而殷侯乎
二年之久也朱氏曰文王深仁厚澤其浹洽于西土者雖深而漸漬于殷
邦者猶淺其頑民染于商辛之舊習未盡變其賢士僅乎先王之遺澤者

未盡泯一旦改商而爲周其悵悵思念之意固未遽釋然也况又益之以管蔡之流言在我者有勢之可乘乎故周公之東征也舒徐容與于東山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殷民之戒飭使曉然知逆之不可以犯順邪之不可以干正則自然有以剪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然則周公之于庶殷非以力勝也以德化之也惟其以德服人也故軍士之從公而東者雖有離別之苦而無死亡之患則周公此舉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朱子曰東山之詩曲盡人情方其居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懈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愚謂東山一詩乃後來從軍行塞下曲之祖如王涯蕭龍戍卒幾時歸即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意也劉長卿報國劍已折歸鄉身幸全即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意也賀朝清王節凝啼紅粉顏即婦嘆于室意也高達夫鄉心正欲歸少陵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即我心西悲意也薛能遊子新從絕塞回即我征聿至意也又衛廣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即有敦瓜苦數句意也老杜夜深更剪燭相對如夢寐即其舊如之何意也若于濆士卒浣衣似交河水流血于劍空山朱戟影寒積鐵衣聲即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者夜陰不傳即李太白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劉長卿白首還家有幾人親我征聿至者欣戚異處矣張仲素薦里猶防寇三年不見家即見瓜苦係于栗薪悲喜頓殊矣王烈砂磧年年臥鐵衣太白羌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即獨宿車下勤亥厄異讒矣然後求千首從軍行塞下曲終不敵東山詩一篇蓋役情曲描未于所謂曲盡人情也即今歸士自抒其中之所欲言亦未必能到此耳○慶源輔氏曰周公之詩七月述后稷公劉衣食斯民之事以告成王人君之道也鴟鴞述己之勤勞以悟成王人臣之義也東山述歸士之情以慰勞之見用民之宜也三詩誠足以爲萬世法非周公其孰能爲之

破斧三章

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各首二句軍士言已從師之勞下是原周公出師之心見勞不容辭也須以哀我人斯句爲主東征之役周公全以天下爲心非止一方一家之計故軍士皆以周公之心爲心而破斧缺斨義不容辭也○是時四國叛于武庚管蔡之流言習爲不正化爲反側㳽爲携二者有之矣公之東征乃所以正之化之固之也即此便是哀我人之大無兩層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隋銎曰斧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爲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于自私而不在于天下則將之雖勤勞之雖至而從役之士豈能不怨也哉今觀此詩固足以見周公之心大公至正而天下信其無有一毫自愛之私抑又以見當是之時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于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真可見矣

合參 從軍之士以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若曰天下有不可逃之義吾人自有不容已之勞以我六軍之衆而有東征之役歷三年之久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其勞誠甚矣是役也不知者以爲公除其勞己者而爲一身謀矣即知者以爲公除其倡亂者而爲一國謀矣詎知公之心有大于此者蓋以流言啓釁紂子肆殘則一國倡四國之倡也不爲正之天下竊從此始故周公明大義以東征必使四方之人皆知邪不可以干正逆不可以犯順

莫敢不一于正而後已夫東征在于正四國如此則是公之憂不在乎一身一家之私而在乎天下國家之遠其哀我人斯也豈不大哉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亦義所不得而辭者矣

析講破斧缺斨正三年從征內事未必是有是事也不避要發點一勞字耳不得泥說周公東征四句通是推周公之心勿依朱豐城以上二句爲功下二句爲心也東征止靜一方之亂耳何云四國蓋管蔡挾武庚以叛四國之人或萌不軌之念反側而不正甚矣使一方之亂不靖四國必有乘釁而動者周公東征所以討不正也討不正者欲使四國之人知所順從遵乎王法之所不敢負恩于紀者天討之所必加皆將息其反側之心以歸于正而後已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也皇字直從敗武庚誅管蔡推極言之作鋪張揚厲語便非哀我人斯察項四國看夫其哀于四國人心之不正而公直欲盡匡而正之爲若包四國于覆載之中而毫無身家之念非哀我人之大而

何將字根皇字說來天下莫敢不正則所被大矣故曰將○楊伯祥曰此詩要看一哀字破斧缺斨周云勞矣而公之心惟哀之故勞之便不得辭其勞矣况東山之役大義滅親又似于忍曰哀我人斯蓋有大不忍者在故原其哀之心又似破其忍之迹○一哀字重垂言之古人用兵用刑念頭如此莫作草看過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叶巨何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音訛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叶居何反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合參夫東征之役不但缺斨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藹然豈出于自私哉蓋以流言鼓簧而四國之人心且薄惡而邪僻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變其邪以化于正而四國之是吪耳夫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光明正大無非欲人之入于善也其哀我人斯亦甚善矣缺錡之勞又何辭哉

析講四國是吪吪字承上皇字說來蓋四國惑于三監之流言薄惡成風邪僻成俗周公于此使惡者化而爲善邪者化而爲正也此化字乃消融改移之意非變風鼓舞之化也嘉善也本訛字意謂益使之化而爲善皆忘乎私豈不是嘉舊說以慈祥豈弟言恐未精切還是光明瑩徹無一毫疵累之意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音囚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遒斂而固之也休美也

合參又不但缺錡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銶藹然豈出于自私哉蓋以流言啓釁而四國之人心且叛亂而渙散矣周公從而征之蓋將使人心萃其渙而合其離而四國之是遒耳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是至誠惻怛無非欲人之釋回而增美也其哀我人斯亦甚美矣缺銶之勞又何辭哉吁周公以義而致人于勞軍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勞此所謂聖人之師也歟

析講四國是遒遒字亦不出皇字意人心不正便是渙散莫知所適從將信將疑之中使是不固周公東征使人恍然知邪正之歸便是斂其渙散使皆

堅固而不搖也休美也本遒字意說蓋萃渙合離收人心于政治之內則無不安其業豈不是休或于此處入慈祥豈弟意還未是○毛氏注云四國是管蔡商奄

破斧三章章六句○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于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豐城朱氏曰戮一人而天下服則向之不正者復反于正矣蓋其匡四國即所以哀我人匡四國者以其功言也哀我人者以其心言也惟其心即天地生物之心故其功即天地成物之功也是詩雖作于軍士然亦可謂知聖人者矣○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刃也以斧斨爲析薪之具錡銶爲炊具者非也武庚之亂挾三監并奄與淮徐之衆幾半天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

居東三年始平之故破斧缺斨與東山之辛完皆是定跡說詩正不可失
之回也○慶源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
深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又曰周公之勞歸士神聖
之言也歸士之荅周公介胄之士也可見上有聖人雖被堅執鋭之侶亦
漸化于至德也○朱子曰此歸士美周公之詞非大夫惡四國之詩也且
詩所謂四國猶言斯伐四國耳舊說以爲管蔡商奄尤無理也○李光地
問是時三監可謂獲得莫殺否朱子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蔡叔
霍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于郭鄰降于庶人○按奄君薄姑謂祿父
曰武王死成王幼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
于是周公相成王伐淮踐奄誅管蔡而四國平漢劉寔遺書尚云周公伐
商奄之君所以剪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是故雖誠親不爲忍誅兄不傷
美○使叔佐武庚復其故土立封後爲中興今玉則必追謚文王爲忠勤
若武周當置何等然則東山之役萬不可不勝者也

伐柯章

傳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合參此詩東人作于旣見周公之後上章是追吟乎日欲見之難下章是喻今
日得見之易正以道其慶幸之情也本意重在下章得見上不是對待語思
前之難正所以重今之幸也乎乎彼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
矣蓋公之來東原爲三監起承四國流言定罪人之不幸若說出所以難易
的緣故是幸其有此變矣故雖易只在心之領畧着上形容正意須含蓄
不露然東人亦只愛公之深故公之至故不覺其喜至于居東非公之幸與
非天下之幸彼皆有所不及計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
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合參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以道其慶幸之意若謂聖人
者民望之攸歸係四方其未見也則生一悲心及其旣見也則生一喜心猶
歟我公精忠貫日所我識公之心矣勳烈盈宇宙我識公之功矣是素所景
仰則欲而踴躍思一見者也今何幸得一見矣孰知其始者欲見之難乎彼
伐柯如之何必有資于斧也使匪斧也雖良工弗克濟矣娶妻如之何必有
藉于媒也使匪媒也雖吉士無由得矣然則我周公何也寧王大寶之遺公
大勳心于頃御沖人集盛之即公且一意于負扆雖欲見之曷從而見之亦
猶伐柯之無斧娶妻之無媒矣由今思昔其得見之難也如此

析講方公未居東徐伐柯之無斧娶妻之無媒也故以爲比比意不重斧與
媒重在不克不得弗克則伐柯之則奚以觀此二句比欲儀型而無自也弗
得則娶妻之禮奚以成此二句比欲交際而無由也總言其未見而願之深
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則法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其妻而言而借以指周公也籩竹豆也豆木豆也踐行
列之貌○言伐柯而有斧則不過卽此舊斧之柯而得其新柯之法娶妻而
有媒則亦不過卽此見之而成其同牢之禮矣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
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

合參故今幸而斧一得而何憂于伐柯之不克乎以柯而伐乎柯則不過就
此舊斧之柯而得新柯之法其則爲不遠矣幸而媒一通而何憂于娶妻之
不得乎二姓旣合不過就此媒妁之一言而遂見之子于同牢而籩豆其有踐
矣然則吾人之于公也昔也痌瘝疾苦而丰采無由于晉接今也
衮衣繡裳照臨東土而耿光已在于目前矣是昔無斧而今則不遠也是昔無

然而今則有暇也由今觀昔而得見之易也如此幸有今日之易而追思昔日之難則固不圖有今日之見亦不復爲昔日之悲矣吾民何幸而有此從違也耶味東人追其始而欲見之難者甚之切也教其今而得見之易者喜之深也誠秉彛好德之良哉

析講 公既居東則猶之柯則之不遠遘子之有踐也故以爲比重在不遠有踐四字曰不遠則取法近矣曰有踐則交際親矣總言其既見而幸之甚也註中即此字指媒言見之字指妻言同牢猶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經言籩豆有踐而註言成其同牢之禮亦會意解耳蓋有籩豆則有鼎俎故也○餘弦云伐柯事之小者也娶妻禮之大者也物有大小而遂其所欲則均可喜也東人之于公未見而願之之深既見而喜之之甚故其言如此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

但周公歸于周得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全旨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此詩作于周公將歸之時首章是得見而致喜幸之意下是將歸而切願留之情卻是一時事方幸其得見又恐其遽歸故並敘之通詩俱是喜幸而望留以我公歸二句上言且留亦喜幸也悲其去正見喜其來也勿以始至將歸分對○一說以公之忠聖而困讒避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憤懣而曰我遘之子袞衣繡裳見公不得遊于端揆而顛周旋于下國然者有情公之去者其門于女信處信宿見留相爲公之常居東爲公之暫又曰然者有願公之返者雖留公之意拳拳終非其本心也要知東人意在言外如此說則似非喜得見之之詞遂直欲俟上言我今日幸得親公之容服而公將歸相王室則我雖欲留之而不可得也益方幸其得見而又恐其歸遽故其言如此

九罭音域之魚鱒音尊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九罭九囊之網也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魴已見上篇皆魚之美者也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四日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績于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于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矣我遘之子則見其袞衣繡裳之服矣

合參 此亦將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若謂人情有願見之心則必以得見爲幸然見聖之願雖切于中奈之何可暫而不可常則去留之際而情之悲喜係之矣吾茲于我公有感焉彼九罭之網網之大者也用之取魚則羅于其中者有鱒魴之魚矣況我公以王朝之重臣而至止于東土必其所見果何所有者有袞衣焉山龍雉虎昭其文于上也有繡裳焉藻米黼黻昭其文于下也衣裳之華燦偉哉聖人之儀範也不啻有以修一時之觀瞻而動吾人之快覩者乎

析講 此章是言喜得見聖也九罭孫炎云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非常之網則有非常之魚以興非常之人則有非常之服毓靈菴曰魚有鱒又有魴之子有衣又有裳取兼備之義亦通袞衣繡裳固自所見言之亦不甚重得見其人上幸見其人遂并見其服也東土喜見周公非爲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亦不盡亦爲不出故只舉服言之此與衞詩充耳琇瑩一例說服處即是說德不必又添出德字○我覯言我幸得而覯也昔東坡自海外歸毘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曰莫看殺軾否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疊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馬至于不能行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之人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識司馬相公

之風采耳可吃不退屋尾窩之路樹枝爲之拆二公如此見周公大望又說上公之青東人喜得見之是令等願祭其一既奔走聚觀相顧贊嘆之狀當亦宛然可想○聖人在朝廷則朝廷重在一方則一方重袞衣非可喜見之子之袞衣則可喜也○九峰蔡氏曰龍取其變也山取其鎮也華蟲取其文也火取其明也宗彝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兩已相戾取其辨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遵循也渚小洲也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特于女信處而已

合參 然公之來也吾人固甚喜矣其如公之不可久留何哉彼鴻之飛也則遵于小洲之渚而得其所矣況我公之歸也袞裳佩玉而出入于王朝正笏垂紳而從容于殿陛夫豈無其所哉計其在東之日特于女信處而已信處之外即欲留公之行而不可得也蓋朝廷爲常則居東爲暫袞衣繡裳與遵于其不可親矣吾其何以爲情也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高平曰陸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合參 彼鴻之飛也則遵于高平之陸若往而不返矣況我公之歸也持衡政麻而優游朝宁之間留相天家而永居輔弼之任夫豈復來東乎計其在東之日特于女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即欲挽公之轍而不可得也蓋朝廷爲重則東土爲輕袞衣繡裳將遐哉其不可睹矣吾其何以爲情也哉

析講 首章言幸見周公下乘此二章則言其有所歸而不久于東也方幸其得見又獨其將歸故言之于章之二句止人物各有依歸此必然之理也故以爲與一說遵渚遵陸亦偶也故以與公信宿之意此又是直興至末矣以稱鴻之爲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公歸無所公歸不復言上入廟廷輔相王朝也信處信宿見朝廷爲重東土爲輕不過于此信處信宿而已總是言其不久處于是也將歸皆未然之詞方接得下文是以二字起若作已然則不止于信處信宿矣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是明知留相王室爲公之所無復來理而心不忍舍則說到信處信宿也見悲辭○麟士曰一句興一句又一體也第三句另講如周南麟趾亦是○朱子曰此章飛歸字是句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賦也承上二章言周公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又願其且留于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

合參 夫惟我公信處信宿于此是以東方有此服袞衣之人以幹吾人之瞻觀也然則我公一日之留即我民一日之幸而可以遽歸乎吾願其且留于此無曰風雷之變已感而相位不可以久虛金縢之書已啓而君側不可以無人遽迎我公以歸兮蓋歸則留相王室事專服王東山無再臨之期我民失雲霓之望可以思而不可以見則昔之喜翻爲今之悲矣尚其體吾民之情無使我心悲兮雖王朝之上不可以無公獨計負扆王朝之日長而衣被吾人之日短也奈之何其不少緩耶夫東人于公喜其來而悲其去如此其惓惓依德之深可謂有加而無已矣然東人之愛喜一時想慕之情周公之去留天下安危所係東人誠不能爲公留矣

析講 此章本其幸見之意而表其預留之誠也是以句提起緊接信處信宿句來下二句一眼二無字亦宜發揮要發出願留之意始徐詠歸則將不復來亦本留相王室說東人非不知朝廷不可一日無公公亦無日不以朝廷爲念若曰留相之日久而居東之日暫公旦留無多也只慕寫己之愛慕無已不忍捨然光景仍不計公之當歸與否說且留字無遽字最關切蓋不欲去之速也○豐城朱氏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一人

之私情不足以勝天下之公論此東人所以拳拳于公雖欲挽而留之而卒不可得也陳大士文云吾亦知公留此僅治其四末已耳公歸則所治者爲周家根本之地然小人無復畏忌但使公留而我不悲即人主之悲若有不恤者耳吾亦知公留此僅恩其一方已耳公歸則所恩者爲生民統同之惠然小人無遠識但使公留而我不悲即四海之悲若有所不關者耳妙絕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朱子曰此詩分明是東人願其來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于汝但寓信處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寓信宿耳是以有袞衣兮是以兩字而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爲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明白正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說到底鶻突其實說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徽弦云召公之南則愛及于甘棠周公之東則願見其袞衣于此可以見二公之盛

狼跋首章

傳 周公居于東豳人親焉賦狼跋

序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全旨 通詩要重註不失其常四字首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德容之常下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德音之常不失其常皆本上釣來所以不失其常者要在心上見之惟其心事光明如青天白日故著之儀而儀如故于已無所愧怍而安重自如也問之人而人無間莫不有以諒其心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興也狼獸也胡頷下懸肉也跋躐也疐跲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公周公也孫讓碩大膚美也赤舃冕服之舃也几几安重貌○周公雖遭毀謗卻所以處之不知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遇大變而不失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爲此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合參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若謂安常履順即庸人可以無過惟事變之來有非人情之所安者自非聖人烏能處天下之大變而安天下之大常乎吾以觀之我公彼狼之爲物也進而進則獵其胡因之而退則又跲其尾物爲形勢所累進退不得以自如如此若乃我公之周于德其進退從容何所往而不宜哉蓋公之忠在王室功在生民其膚可謂碩矣顧乃有篤棐之忠而不知有夾輔之勳而不議遜此大功而退處于不爭之地益斷事變之衝而常度之所易失也豈知忠貞之節無愧于其心則亦無沮于其躬而步履之形于赤舃者几几爲安重自如不改中和中

矩之度也是何也蓋公之精誠天地知之鬼神察之先王臨之公亦自信之故特有常變而公之所以爲心者不變也地有夷險而公之所以爲容者不改也使其內有不足而無達于遇變之道又奚能遜碩膚于人而致赤舃之几几耶

析講 公遭流言之變內不能自其衷外不能表其迹叢疑群謗進退兩難宛在跋前疐後光景故興意以狼之進退皆難興公之常度自如語錄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至地蹶跋也前倒也躐踐也後倒也碩膚即[illegible]可貫日月精誠可通天地竟以遠避疑謗乃合之不辯而居東以避之所謂遜也號指成王誘指三監[illegible]几几以[illegible]有常言几人當事變之來舉止最易失其常度公之心無[illegible]無所[illegible]形之于身者覺安重從容不少損也蓋聖人處變[illegible]以利害係心故能從容自得如此几几二字詩人可

謂善狀不衒飾執手板者與公營墳飭御東山者終是婦情頌牧者衣冕氏
所謂人處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于喪履害者或至于批屐
也鄭氏曰凡人之所恐以爲安者故几几爲安亦爲几几有進止不失尺寸
之意○詩人不欲使讒邪之口得加乎公故以孫碩膚來替出遁辟謗語頭
若公自不敢以無可議作處而孫之不若若然此就如春秋魯昭公出奔分
明爲季氏所逐而出曰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蓋詩人如此委曲也作文
只就讓大美發揮便是○徽弦云赤舄几几言公之臨大難而不懼處大變
而不疑其進退自如無異周旋廊廟之日也○程子曰周公至公無私進退
以道無利欲之蔽故雖危疑之地安于舒泰○睦士曰集傳公遭流言之變
一節即係碩膚之正面也人被疑謗異者是大美欠缺處故以爲言謙孫大
美○便是說被謗只依本文勿再添足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叶洪孤反

瑕疵也德音猶令聞也瑕疵病也○程子曰周公之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
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合參彼狼之爲物也退則跲其尾進則躐其胡物爲形體所累進退不得以
自如如此若我公則豈其然乎蓋公之忠在王室功在生民其膚可謂碩矣
顧乃心雖忠而不有其忠德雖聖而不居其聖遜此大美而退處于淡漠之
中茲固危疑之地而德音之所易玷也豈知精誠之極可以自信于心則亦
可以共信于人而德音之著于中外者赫赫然宣著光昭前後不異老彼其
無瑕也蓋公之精誠天子悟之羣朝諒之百姓知之即四方萬國咸鑒之故
未嘗違道干譽而譽自不能揜也未嘗徇名忘實而名自不能損也使其仁
有未敦而武猶其素位之安又何能遜碩膚于人而致德音之不瑕耶夫以
公之被讒也固本于管蔡之流言而詩人之歌咏也則以爲周公之自謙卷
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置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

言亦有法矣
析講此以制形有累今聞無損爲典德音泛就平日說程子周公處已一段
是不瑕前面專德音不重人譽公重在公可照上聖人不肯名爲天下萬世
莫有得而議之者故曰不瑕莫根上大美來此正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處
謂公日前忠聖之闇盛畧不因此而少玷也常人猜疑之際亦令名之所易
失者我公忠愛之心昭然在人之耳目又安有瑕疵之可指耶徽弦云德音
不瑕言公之心忠誠惻怛昭然在人耳目雖處變之時人之譽之猶之無事
之日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
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
之類莫不可制焉惟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
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

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于陳蔡而不以爲陋周公遭則四國流言近見主
知而不爲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慶源輔氏曰狼跋之詩消息未
之意○以盡作詩者之情末章程子之說足以盡周公之德篇末范氏之
說足以盡聖賢處窮通之道自有詩以來無人說得到此○按易中孚之
六四曰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蓋月幾望者不虞盈也馬匹亡者不爲黨也
周公位極人臣而天下信之如此乃能退處以避之其盡四六之道乎彼
人臣有處危疑之地恐人軋其後甚若騎虎而不肯下其不陷于亂賊之
黨而免覆亡之禍者未之有矣○宋儒居極高視獨步舉止偉然但遇謗
讒不禁張皇失措無所得失藏于中而禍福怵于外也聖人之心不但忘
其禍而忘其得凡所遭之忠厚亦聆一所忘之此中直如光風霽月毫無
芥蒂故可進可退可去可留一聽命于天地之間而已不與焉此公遜碩
膚之意也○王守溪曰大抵平變之來雖聖人所不能免而聖人之處亦

事變所不能移故文王囚于羑里而演易自如孔子厄于陳蔡而絃歌不輟其心一也是故四國流言人以爲公懼風雷變徵人以爲公喜而周公之所以爲周公無異焉吓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歟〇倪玉汝曰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負扆臨朝俱是亢龍有悔故文王孫于羑里周公孫于東山後世權奸只緣地位相逼騎虎不下所以有纂弑之禍乃知非聖人不能孫也〇張彥王曰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可以見聖人處變之度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可以見聖人救亂之心其正大光明蓋如此

豳風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〇程元問于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元曰居變風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係之以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

本其惟周公乎係之豳遠矣義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之篇矣又曰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則考之于詩未見其篇章之所在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爲風正禮節者爲雅樂成功者爲頌然一篇之詩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偏用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者又疑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或以爲風或以爲雅或以爲頌則于理爲通而事亦可行如又不然則雅頌之中凡爲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具于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〇安成劉氏曰鄭氏分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又于籥章注云豳雅亦七月也言男女之正豳頌亦七月也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〇雙峰饒氏曰雖有雅之音頌有頌之音風有風之音故豳風亦曰豳雅亦曰豳頌蓋一詩而備三体

也〇豳風大旨七月見周公事君處常之道鴟鴞見周公處變之道東山見周公恤下之仁破斧見軍士體公之忠伐柯見東人喜公之至九罭見東人喜公之歸終以狼跋見變而不失其常此其所以能安固也

詩經正解卷之十一 小雅

丹陽姜文燦我英 彙輯
吳 荃蓀右
門人丁 煒子諭
孫殿元廷簡 仝校
姜朝烈承武
男 吳之璟章玉 仝閱

小雅二○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說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正義曰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風土所在雅翹不同周者以雅與國風殊絕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小雅何以先大雅孔曰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群臣燕賜以懷諸侯 止此以[illegible]

樂得賢者養育人材于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illegible]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子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焉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漸積之義故小雅先于大雅此其所以異也○大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嚴華谷云以政之大小爲二雅之別驗之均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鄭氏曰小雅大雅周室居西都之時詩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說通詩緝曰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首章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味之以宣 盡之意蓋雜乎風之體也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雅詞旨正大氣象閎深則純乎其雅之體也○朱子曰小雅是所繫者小大雅是所繫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潛谷鄧氏曰古后王會朝受釐君燕饗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燕饗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政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所以別也其小先大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安成劉氏曰小雅正詩歌之以燕樂勞饗群臣故其辭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正詩或歌于朝會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于祭祀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于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等篇則其辭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之異者今猶可考若其音節之異則不可聞矣○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又曰周公相成王定樂歌舞事以詩爲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樂舉是事則奏是詩○孔氏曰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

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illegible]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有大小也○疏曰善者不純爲大雅惡者不純爲小雅是皆由有音之大小不在善惡多少也○朱子曰亦是變用他大雅小雅腔調耳○慶源輔氏曰至于其變亦不可以例言但以其聲之有合故以附焉而已○李曰鹿鳴至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于厲王之世斯道掃地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謂之什猶軍法以十人爲什也○孔氏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二雅周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首卷之篇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章

傳鹿鳴所以燕賢也○

序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全旨 通詩三章平看通上下之情而求忠告之益乃章旨也註中三示我字是玩求教之意不過一意而屢言之無言教身教之分首章先言燕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已之所以樂賓諸意參差互相闗照總見其爲鋭意受益不拘形迹如此却未嘗節節將示我叮嚀蓋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以燕飲爲主琴瑟之類不過侑觴而已首言禮樂次言旨酒末言樂與旨酒俱互文見意不敢望示周行只祈嘉賓好我不敢必嘉賓好我只祈嘉賓燕樂笙簧琴瑟旨酒承筐游揚稱頌種種曲動其心○說通示舊說因示我周行一句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瞽誦史陳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illegible]

彼耳示我與以教樂心一側看人至好我示我其樂可知皆[illegible]直其語之意如此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耳更詳之

呦呦（音幽）鹿鳴（叶音芒）食野之苹（叶音旁）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叶師莊反）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去聲）人之好我（去聲）示我周行（叶音杭）

興也呦呦聲之和也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承奉也筐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筐而行幣帛飲則以酬賓送酒食則以侑賓勸飽也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于此聞其言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于群臣嘉賓者惟在于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

合參 此燕饗賓客之詩也若謂君臣之間貴乎相孚以情而相濟以道也自交孚之情隔而大道之湮闕久矣若今茲之燕何如哉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苹矣情之適故聲之所以和也況今之蹌躋在庭者嘉賓也既爲我而行將以大道鳴國家之盛者而可無燕以適其情乎于是言鼓我瑟則堂上之絲聲與歌工而交發言吹我笙則堂下之匏音以鼓簧而繼與賓曰絲竹之響適足傾高賢之聽但中心之愛非此無以鳴其惻款也且承筐而行幣束帛戔戔不乏旅陳行幣以侑賓飲食行侑大禮其樂豈曰玄纁不腆遂克動名賢之聽但晉接之歡非此無以效其殷勤也禮意之勤如此則情通上下之交吾知忘分之餘言語必盡庶乎斯人之好我罄其平日蘊蓄之懷示我大道凡帝王經濟之模萬世治安之略或于茲而得[illegible]

乞光寵乞之典乎

析講 此章興意并下二章諸本俱云興至末語勢至六句各將上興巳燕賓之厚下興其忠告之益也鹿在野其情適故其聲和賓在燕其情通故其言盡此興之取義也麟士謂興意亦應當在四句止吹笙鼓簧以下另說此等整齊八句將所謂兩句一述四句一截之理更爲分明必曰在野之鹿情適則聲和在燕之賓情通則言盡直興到底恐此等長調三百五篇之中亦幾乎無之豈可狥彼俗說有起無巳也愚謂依麟士說則如西山真氏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此正興至四句意也嘉賓泛說勿講本國之臣諸侯之使爲臣而稱曰我賓此處便有脫略儀文情意綢繆義此句最不可略下文瑟笙簧幣皆是情深而將之以文也鼓瑟三字分言之則爲禮繁縟之所[illegible]次第吹笙鼓簧在吹笙內[illegible]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詩者也[illegible]堂下之樂立于縣中有聲無詩者也

儀禮燕禮曰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
廬陵李氏曰鼓瑟工歌鹿鳴之三是也吹笙笙奏南陔以下是也又曰饗在
廟燕在寢享重而燕輕享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這解鼓工既備瑟遷于堂
上而鼓之瑟音少間笙入于堂下而歌之承筐是將蓋謂將佈幣言酌以勸
酒侑以勸飽皆有幣帛在即行于奏樂時者末二句是與望之詞好我還承
上禮意來燕嘉賓雖素有忠愛之心但稍適于燕享之物則志意舒展言語
得盡是其常理如此或謂若然則自誇矣不知燕享正是通達誠意何自誇
之存諸說多謂好我就平日忠愛言不是感此禮意而然若必待樂幣而後
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敖游杯酒乎將上下之交安在裁凡
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引起示我耳王肅云飲食以享之琴
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嘉乎好我而示我以道是燕享侍禮意之厚兩為
將行而設非僅以通上下之情也此說重乙言一說盛時乙

後世燕享此典不行至天人告發然後下詔求言而言之當否不復省目
用皆由誠懇少也而盧文子亦云重在好我好我全在杯酒忘分燕樂其心
示我周行不須十分責望責望便失燕享意此又重在燕享上然細玩註云
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必竟重乙言爲是周行總不
外帝王修己治人經世謨謀之道見非偏伯小康之術也然亦須渾渾說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側豪反)視民不恌(他彫反叶音洮)君子是則是傚(叶胡高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音翱)

興也蒿菣也即青蒿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恌偷薄也敖游也○言嘉賓
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
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合參不特此也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蒿矣况今之在右孔昭者
嘉賓也既爲我有而豈無所以表其德乎蓋見其中有和型仁讓謙而德之
所指者深斯義固宜將蔽柄不若而音之所指者遠殆孔昭矣乃是德音也
不特以之示我而且足以示民消者可易而爲醇澆者可返而爲厚而使之
不恌焉抑不僅化我小民而且式我君子服休者所當法其模服采者所當
師其軌而是則是傚焉嘉賓之德音如此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
我者深矣然則我今日之有旨酒也殆將與嘉賓優游于樽俎之間從容于
獻酬之際庶其式燕以敖而無弗暢之情也豈復患有形迹之與乎

析講上章言我之所以求嘉賓者以言語望之此章則言嘉賓之所以教我
者不徒在言語之間也上章以鹿鳴興瑟笙此章以鹿鳴興德音興意亦至
四句止下四句另說德音三句總是稱賓之賢所謂嘉賓也正是示周行之
寔處正是未嘗示而深于示處玩註不待言語二句故知此三句緊緊與示
我句相照德與音不並以德而發爲音也重德字不重音字須就平日言之
孔昭內要含敦厚可模範意方與下二句關合視民不恌視字訓作示字

表示乎民也然此亦是德音足以如此非民已化意按詩南台周之盛
風俗未有恌薄而詩曰示民不恌者非以爲返薄還淳也濟仁義之源以固
民心于未潰而使渾厚者不淪于薄耳君子泛指在位言單屬臣一邊不必
如通解云合王者在其中也則傚是取法而觀摩之兩是字須玩○言即此便
是有位之標準也此與上句俱根德音分講爲是時說多以視民句連上德
音而以君子句總承之云則傚是法其德音○必欲如彼之孔昭如彼之化民
也抑何支離悖謬乃爾此下要補出不待言語意旨酒句侗言酒樂將在
其中也上章禮樂二意須點出以敖是燕飲雍和頎從容情意款洽假此以
游衍其心也只一以字可味諸家俱謂嘉賓無處非教而我又欲與之優游
倡和闕或更收啟沃之益再補出乞言意作收亦好然愚意不補爲高朱子
亦不註此二句何必又添蛇足乎○一說詩有原重燕享當與魚麗之美龍
光南山之及邦家作一例看轉述嘉賓以爲燕樂張本不可將德音數句十

分錯漲揚屬也此又是一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音耽叶持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興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湛樂之久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今茶不特此也彼呦呦然之鹿鳴則相與食野之芩矣況今之踏躋在列者嘉賓也既爲我存而可無燕以通其雅乎是以崔賓不足言歡則琴瑟之並奏而自不覺薇音之洋溢鏗鏘然爲是以侑觴也琴瑟既已並奏則喜起之情添而自不覺永日之爲芬陶陶然和樂而非暫也然我今日旨酒之燕假是樂以將之而湛樂如此者豈徒以養其體娛其外而已哉蓋所以達吾之誠敬而結彼之歡心使猜疑之念消而意氣之孚應庶乎心因燕而適言因心而宣其示我以大道者自竭盡而無已也不然彼雖有忠[illegible]心其何

自達也哉夫以一燕享之間而不忘乞言之誠可以見交泰之休爲可以保治之道焉君子誦鹿鳴之詩而知太和在成周宇宙間矣

析講此章重燕樂其心不重鼓瑟數句以鹿鳴與琴瑟亦四句止下四句另說我有嘉賓上將大道德音縣入遂帶說燕字接到鼓瑟數句燕行而樂作也叠下鼓瑟一語亦有不一而足意超湛字可見和樂且湛緊承上來和樂以情言兼賓主說湛者和樂盡情也裏有旨酒句乃承上起下之詞弗多講旨酒包禮樂在內不可以鼓瑟三句爲備樂我有旨酒句爲備禮樂其心心字重看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廉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爲君心與臣心合而爲一耳上章式燕以敖正合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但與好我相應蓋云嘉賓之心好我之心也安樂其心則無猜疑無拘忌庶所以好我者由衷盡洩而所以示我者竭盡無餘也註教示無已不是時時教之只是底裏盡吐肝膽悉披之意上章言所以示我者深此章言教示無已俱無首章示我則衍來亦見針線綿密然而本文末二章一字不及示我周行其意更深可味

○徽弦云君臣之相與也享見開懷堂陛森嚴雖其君能推心置腹樂于聽納稍有形迹之存尚有納而不言言而不盡者矣非能樂其心使之形迹盡忘肝膽畢露安能得盡言哉○詳繹其體指酒言娛其外指樂言○首章好字乃通篇旨脉二章式燕以敖正從容游衍以求其好三章燕樂嘉賓之心正心安意適以堅其好總是欲人好我因好以與其開導云爾

鹿鳴三章章八句○按序以此爲燕群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然則又爲上下通用之樂矣豈本爲燕群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歟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于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

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鹿鳴以先小雅凡曰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將率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則采薇等篇皆文王之詩天保以上自然是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詩也鹿鳴至天保六篇言燕勞群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征皆是武事也故魚麗序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既以治內爲先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能推誠以樂下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先急故以鹿鳴燕群臣嘉賓之事爲首也○鹿鳴諸詩朱子以爲工歌清廟之詩朱子以爲升歌工歌升歌有辨曰工歌者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間而歌之也升歌者乃堂上之樂皆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鄉飲酒註曰諸侯卿大夫賢士與之飲酒歌鹿鳴樂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效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咨謀于賢智

也○宵雅肄三學記註曰肄小也肄習也三謂鹿鳴四牡皇華也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蓋大人之學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小雅之詩不特用諸燕享肄業亦及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朱子曰上下通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安成劉氏曰先王作此詩以燕享賓客後乃推而用之于諸侯之燕禮又用于鄉大夫貢士之禮又用于大學之教習蓋不專用于天子也又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于諸侯之射禮矣然考儀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分也○說通舊說鹿鳴以下二十有二詩周公因一事以作一詩後舉是事則歌是詩焉愚謂詩雖先後通用而原其始作必有所因如常棣采薇出車豈泛然之作乎當由始則有爲而作而後緣用之以燕

耳云周公意公所采定未必皆公筆也○嘗觀師臣者帝賓臣者王舜已從人禹聞善言則拜而成湯好問則裕今鹿鳴以禮待臣而望臣以道事君正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嗚呼盛哉○本詩以君燕臣以君而求臣之大道也至哉考亭之傳也首注之曰此燕享賓客之詩也夫享在廟燕則在寢享重而燕輕享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此一燕字便將情字下文經之曰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此四句從君臣常理言見君與臣不嚴敬則恐開君臣狎褻之端而予臣以臣侮君之漸非春秋臣人無將之旨也下文即轉曰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此三句從君臣嚴敬處轉出情字見得不可徒恃嚴敬而制之以不得不言之勢分須委曲通之以不忍不言之情以倘一而專主之則嘉賓雖有忠愛之心而情不適則志意不舒其言語怎得盡發故鹿鳴之燕爲情而燕也故接之曰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蓋使不爲通上下之情則是燕不制使不爲通上下之情而亦大道則是燕不與而不自言其禮意之厚如此惟如此而燕如此而又自言其燕意之厚明白疏暢以示其求道之正而非脫略嚴敬以褻其分以起其禮也下文乃接之曰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此庶乎二字正與上文一于嚴敬四字一正一反相照應也然考亭猶慮言其禮意之厚之有不明而引禮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且解之曰蓋其所望于群臣嘉賓者惟在于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與蓋享公也燕私也分禮公也于分于體言情則公中之私也歸以爲自己之德則自留爲國爲民而求大道公也此正先王君臣相臨相孚之妙用固非自謗而亦不僅非自謗之足據也不知者妄疑之又妄改之何爲○易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爲明主求賢之象夫天地感而萬物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卦首下經詩以鹿鳴冠小雅愚謂義正同○按春秋叔孫穆子聘晉樂及鹿鳴而後三拜夫亦以其求言之殷有當于聘享耳豈僅爲嘉先君之好已乎後世之君未嘗不燕其臣也而賞花賦詩恒舞酣歌又何益于世道哉夫子刪詩正雅而以鹿鳴爲首即此意歟

四牡章

傳四牡勞使臣之勤也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全旨詩五章皆是王者代使臣言之前四章是言不得盡其情于私末章是欲陳其情于君全篇重不遑將三字而各章又俱以末句爲主前四章皆使臣自有之情故曰探其情末章作歌來諗使臣未必有者故曰設言其情言勞皆自其歸而勞之也全要想他一片盡忠不得盡孝苦心方肯王者曲體○

下情口吻○凡勞詩重私情遣詩重公義蓋君之使臣必先恩而後義故也
此勞詩須重私情上○通是人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平
之作○自首至尾皆同顧翻雖兩章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離父母言末章
懷歸緊頂不遑將父母說

四牡騑騑〔音非〕周道倭遲〔倭音威〕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賦也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倭遲回遠之貌盬不堅固也○此勞使
臣之詩也夫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爲臣者奔走于王事特以盡其職
分之所當爲而已何敢自以爲勞哉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
饗之際敘其情而憫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于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
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以廢公是以內顧而
傷悲也臣勞于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
矣傳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

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
先公而後私君子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合參此勞使臣之詩蓋探其情而代之言也若謂天下有義焉有情焉義之
所在固不可不思忠而情之所在亦何能不思孝耶是故我之奉王命以出
使也乘彼四牡而騑騑者無少息行彼周道而倭遲者靡有窮固不辭跋履
之勞矣斯時也與行日親者與家日疎言念歸期杳乎未可卜也予獨何心
能不懷哉然旋返之懷思雖切而王事之責我維艱凡上德當宣下情宜達
皆不可苟且從事而不堅固矣是以情既不忍勝義又不敢廢則我心悠悠
惟有內顧而傷悲耳安得以遂吾之情而言歸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憫其勞于王事下嘆其廢乎私情也四牡二句申靡懷
歸諸家俱云就以父母言不妨但不可露出缺養意思　升思親亦不必露
只以騑指爲往王事不外宣上德達下情靡盬是凡事欲完全也要得顧君

不復顧親意作感歎語非怨咨語傷悲二字渾渾含得見忠往自苦不敢言
歸也傷悲正與懷歸相應蓋得歸則不必內顧而傷悲矣詳中敘情憫勞不
必分看敘情即所以憫勞也○黃東崖曰王事靡盬只將來做個話頭見今
日總爲王事之故故懷歸雖切而不得內顧其親以至于傷悲不要把私情
開陳一番方見王者激勸臣子之意○顧太初曰王朝燕賜激勸所係故此
詩雖憫其勞而輒以王事靡盬爲言所以慰勞也亦所以作忠也○盬亦鹽
也出于河東解池水蓋鹽池自結成者不堅久而易壞故訓不堅固者爲盬
也說文云煮海爲鹽苦而易敗故詩以不堅訓之

四牡騑騑嘽嘽〔音灘〕駱馬〔音洛〕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賦也嘽嘽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啟跪處居也

合參然豈獨內顧而傷悲哉心既不能以自釋而身亦不能以自主蓋迫于
義而割于情道途之間莫有可狀其急皇者是故我之出使也駕四牡以

騑騑者惟嘽嘽然衆盛之駱馬也行塵時起川路覓以無遑宵旦征行騁得
遙而難越固不惜馳驅之瘁矣斯時也求別桑梓之地長爲行路之人屈指
歸期遐乎未可決也予豈無情能不懷哉然言旋言歸者邦族之懷思雖甚
切而公爾忘私者王事之勢寧不容辭凡上德當宣下情宜達皆不可苟略
廢弛而不堅固夫是以夙夜勉勞而不敢間須臾之僶朝夕黽勉而未嘗求
須刻之安者盡瘁服勞惟有不遑啟處焉耳安得以遂吾之私而言歸也哉

析講此章意與上章同但上章有遠意此章有勞意首二句亦申發言奉命
馳驅靡固不到雖駱馬最耐勞苦竟無息肩稅駕之期不遑啟處承王事說
來言啟處不得自如也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跪者雙膝
着地而直身坐者雙膝着地而坐也○三山李氏曰大意謂不遑暇居處耳啟
處且不說則歸亦空有慾矣聚同云啟處指還家奉親以周旋說若以啟處
說爲使時說則反重公義上去矣是意不然想啟處且不遑安得歸而慰吾

之願耶此正重私恩一邊○慶源輔氏曰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
不遑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音篇）**者鵻**（音隹）**載飛載下**（叶後五反）**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也翩翩飛貌鵻夫不也今鵓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將養也○翩翩
者鵻猶或飛或下而集于所安之處今使人乃勞苦于外而不遑養其父此
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爲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
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
感人心也

合參夫既不得歸則父母之養缺矣我何如其爲情耶彼翩翩者鵻有時而
飛有時而下而集于苞栩之上矣夫物類無傷尚得以一時之飛鄉而共適
于天高地下之內況征夫有念何獨以四駱之馳驟而獨勞于皇華原隰之
間蓋以王事敦我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達情懼辱朝廷之明命不得瘠馳驅

而修定省雖欲將父而有不遑焉夫欲勤王之事而卒不得幹父之蠱誠不
圖爲臣之難至于此也安得而不係吾之思哉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叶滿彼反）

興也杞枸檵也

合參彼翩翩者鵻有時而飛有時而止而集于苞杞之上矣夫杞彼微物尚
得以一時之飛止而自遂其飲食保聚之歡況顧此征夫何獨以四牡之遄
征而獨勞于山川勞苦之事蓋以王事適我上無以宣德下無以達情僅奉
天子之休德不得遂夙夜而問晨昏雖欲將母而有不遑焉夫欲出勤王家
而卒不得入奉母儀誠不圖爲臣之艱至于此也安得而不縈吾之念哉

析講此二章皆所言所以懷歸之故以鳥之得所止與人之失所養蓋反興
也夫不孝鳥也春秋傳曰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主教民是以孝子
不獲養而傷焉將父母意是晨昏缺養勿用失所怙恃意此亦以其奉公故
廢私不專是廢私也○興意諸說多云懟之不如似非忠臣意鄭嶧山云勿
得所止而人子乃缺于孝養其感深矣此說甚確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音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叶深）

賦也駸駸驟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父母之情而來告于君也非使人作是
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也

合參夫既有父母而不得養矣因思朝廷之役使群衆豈使之急君而遺親
哉而情有所不達者爲未有以此言進耳吾于此得不陳情以告君乎誠以
我之出使也駕彼四駱駸駸然載驟而急疾不敢怠矣斯將也鄉土之懷定
切揚羽之念豈不懷歸以養父母乎然而君門萬里下情不能以上通臣子
一身忠孝安能以兩盡然使以此情上干天聽必吾君之所深恤也是用賦
四牡以自陳托翩鵻以起興將不遑養母之情來告于君庶幾吾王以孝治
天下得矜其意而憫其勞當有動情于萬里之外者矣夫臣勞于事而不自

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

析講此章言奉公懷私而欲達其情也首二句再提起出使不過總上四章
意以起下意非嘆其使事之不已也重在作歌告君上懷歸與上二章懷歸
不同彼只思歸此則缺養之情也歌指通詩言作歌來諗方山云此章非欲
舍公就私以專養其親也蓋達情于君庶幾遣我者有以恤之而公私得以
兩盡也孝得以兼全也此說固是但恤之字欠明暢大意謂以此陳情庶使
在上者之知我知命遣臣有許多悲惋衷曲況天子以孝治天下而臣有誠
忠不得盡孝者必王心之所惻惻也言將母而父在其中矣孔氏曰母以恩
意偏多故再言之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又云
愛母則敬父敬父則尊君一説要知將父將母而情獨深于中父猶知公義
自裁而母但知戀子故也但說將母以還報將母便了因上章之文也若詩
人必云是用作歌將父母來諗亦不成句法矣○慶源輔氏曰三章四章既

述其不得養親之情矣此章又言以是情而告于上所謂臣下不敢自言君上探其情而代爲之言者詳于私意而略于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爲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但儀禮又以爲上下通用之樂疑亦本爲勞使臣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耳○按君之使臣固欲其忠也然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是以先王責人以忠而必先責之以孝其勸孝者正以勸忠也記曰孝以事君又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正此謂矣○六轡四牡采薇杕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及說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而反代爲其人之詞其道其明發之懷仳離之悲歲月之久往來之勞思念之熱旋歸之難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于袖衣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體至于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真足令人感歷梓[illegible]而不傷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者凡以此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illegible]王者勞下尚託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自以本文爲正如行露供者之類皆以爲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慶源輔氏曰君之于臣能體悉之如此則臣之所以報上者又當何如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之者亦以人君感之者無不盡其道也○豐城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于君者必其能養于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致其勞于外則必闕其養于內又不可以不慮也爲人臣者將欲致其力于私養則當官而行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將欲致其力于王事盬則子職之不共又何以爲孝哉此王者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代之言爲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盡而益不辭于用力矣○顧大部曰周家使臣正如今之行人耳世人作此二篇整但所作而指使者大可咲○按左傳叔豹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于周臣聞之訪問于善爲諮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外傳魯語曰叔孫穆子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敢不拜教○問鹿鳴四牡皇華儀禮皆以爲上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朱子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習此叅入學之始須教他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本爲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宴嘉皇華之遣使者同爲一時通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爲言則與三詩其諸作于武王以後也歟

皇皇者華章

發 皇皇者華遣使臣也

序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全旨 通詩乃王者述其事而言與上章勞詩之言不同勞詩以私情爲重此遣能全公義上首章述其心慮無以盡職也後四章述其事求所以盡職也○通篇靡每懷靡及句下四章意思總括于首章內只看每章我馬一句創是駪駪二字光景誤不已而諏度不已而諮詢度謀又必要周爰然是個每懷靡及若止言廣詢博訪可以補其不及猶看得淺

皇皇者華（芳無反）于彼原隰駪駪（音莘）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懷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此駪駪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蓋亦因以為戒然其辭之婉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合參此遣使臣之詩也若謂國家之重寄莫大于行人臣職之難全莫過于出使膺茲任者可不思效忠而盡職也哉彼皇皇然草木之華或生于高平之原或生于下濕之隰蓋無地而不有矣況今奉王命以有行偕其屬以從事此衆多疾行之征夫也咸懼付托之重而每懷靡及之心以宣上德恐遐遠之不能敷也以達下情恐幽隱之不能悉也正不知何如可以副君之命

而靡及之懷蓋無時而不然矣

析講此以草木之華無地不有興使臣之心無時不然疏義彼物之無處不有此心之無時不然彼有以悅于人此無以慰于己反順皆相因也故以為興又一說皇皇遠而有光華高平下隰華無不到興使臣之用心宜上達下當無幽不徹也俱可從至云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辰臣以華其君則太希色相矣征夫註云使臣與其屬遂重使臣率其屬上每懷者每每常懷惟恐不及耳常常有此念提起就來也宜德達情總是一意言九重有無窮之德意閭閻有不盡之隱情至難及也一靡及何以稱上意何以慰下情蓋恐未及宣未及達也此在說詩時已念之不置矣晁湖云但就出使時說非謂出則宣入則達也○貴城朱氏曰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在所當問遺逸之在所當求鰥寡之在所當恤廢墜之在所當舉上德之厚而欲其無不宣下情之遠而欲其無不達為使臣者固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又惟恐無以為使臣之助庶可以稱斯職矣使臣與其屬並講疏欠輕重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合參夫既有靡及之懷則思以盡職而補其不及者當何如哉彼馬以駕車我馬則維駒矣轡以御馬六轡則如濡矣總是轡以御是馬驅馳于道路之間果何為哉蓋大君之責任維殷而一己之聰明有限凡國家之體要生民之利病殆將周于咨諏而咨諏之必至矣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叶新齋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叶莫悲反）

賦也如絲調忍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耳下章放此

合參然咨諏祇陳其形必咨謀則策其宜也故以言乎駕車之四馬則維騏

矣御馬之六轡則如絲矣總是轡以策是馬而馳驅于周行之上果何事哉蓋上人之智慮難悉而民情之休戚攸關凡政事之可否風俗之得失斟酌周于區畫而籌謀之必盡矣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沃烏毒反）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入聲）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

合參然咨謀猶圖其概必咨度乃悉其微也故以言乎馬不維駒而且有駱矣以言乎轡不惟濡而且沃若矣于以馳之驅之又果何為哉蓋以民風吏治固非諏謀所能盡者于此而酌量之必周則庶務咸可以精詳而有以濟其諏謀之所不及矣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詢猶度也

合參然咨度猶未究其極必咨詢乃畢獻其情也故以言乎馬不維駱而且

自騁矣以言乎機不惟詳而且旣均矣于以馳之驟之又果何爲哉蓋以周
華損益有弗謀度所能窮者于此而究問之必周則庶事或可以遂而有
以補其謀度之所未至矣斯則騑馬懷負乘之恭而群言與謀兼收之而無
小擇懷有澄清之志而民風土俗博采之而無遺上之以宣九重之休德下
之以達四方之隱情皆在此行也而靡及之懷其慰矣乎王者之此遣使之
殊其得勸忠之道者矣

析講四章皆一意只平平說去總是敘其躬出使之勞而周出使之務也各
章末句重看周者蓋以已所不及者人或及之人所不及者天下人必及之
五方人情土俗難以一槩或此便而彼不便或古宜而今不宜非博訪廣問
則天下之故未克周知而靡及之心將何以慰諏謀度詢總是每懷靡及處
周咨以情形曰諏猶云何者爲利何者爲害也是初去訪問周咨以計畫曰
謀猶云利何以興害何以去也諏與人商酌說周咨以理勢曰度猶云如此

興利利果興否如此去害害果去否也如度量以取中就自己說周咨以本
末曰詢猶云利興矣恐有利中之害況利未必止此害去矣恐有害中之利
況害亦不止此也舉其本末始終而言之也○葉臺山云使臣所問者廣須
說得盡凡所歷之下條耆舊民間之父老學校之師生山林隱逸耆舊之可
採者皆是問者老者問其孰爲耆老而尊養之求遺逸者求其孰爲遺逸而
舉用之亦卽所與諏謀度詢者也○周字重看是無人不問無處不問無事
不問也惟咨訪之周則窮簷茅屋之情悉達于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
下洽于深山窮谷之中是之謂宣德達情而無負于使臣之命○周禮小行
人之職曰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
令慶賀之禍烖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
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
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反命于王以
周知天下之故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按序以此詩爲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
教使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爲遣使臣而作其後乃移
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
敢不拜教可謂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
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
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四牡皇
華皆出一懷字然勞之則曰豈不懷歸曲體其情也遣之則曰每懷靡及
深作其勸也○疏義云皇華遣使勸以義四牡勞使恤以情是以出則盡
其職歸則忘其勞由君之使臣有道也然四牡皇華不以遣勞先後爲次
序而以私恩公義爲次序見君之厚于其臣如此○按周王遣使致我不
獨此詩然也成王以敬共命君陳康王以協心命畢公而穆王命君牙則

有孝悌之命宣道化于臨遣之際而寓激勸于戒廷之中此周之家法然
也後世如西漢之遣謁者巡行天下遣博士等分巡行天下存問鰥寡孤
獨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
在蓋漢去古未遠其詔令溫淳仁愛懇切蓋猶有皇華詩人之意

常棣章

【詳】常棣燕兄弟也

【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全旨】通詩八章分作三段看首章莫如兄弟一句乃一章之大旨終篇皆發此
句之意二三四章是驗之處變皆須于兄弟而嘆人失之末三章是驗之處
常皆須于兄弟而欲人體之總見今人皆莫如兄弟也喪亂既平則承上
起下之意耳全重末章究圖上不然未有不得于喪亂而失于安樂者○大
意以莫如兄弟爲主由死喪說到急難由急難說到外侮患難之事備矣無

一之不須兄弟亦足以則今人之莫如矣而無奈人之喪亂既平安寧皆生
文氣至此一斷故又開其說于安樂焉即使以安樂言而飲酒不可無兄弟
妻子不可無兄弟是究是圖則所謂莫如兄弟者然乎否也語意曲至○究
圖二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關鍵一究圖之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音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叶待禮反

興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
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合參此燕兄弟之樂歌若謂夫人之所以參三才而靈萬物者惟此倫紀之
明而人顧有日用而不知者則兄弟之倫是也今觀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
見者豈不韡韡而光明乎苓此華莫之能及矣況凡今之人固皆吾之同類
也然隔于分者恩有不洽疏于義者情有不親求其恩義之相屬情分之相

維無適而不相須者則豈有如兄弟者乎

析講此章概言兄弟之重以發端也以華之外見者為光明興人之同氣者
為至親凡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莫如兄弟只為一本而生所以同體之私
他人自比不得蓋異形殊氣者休戚不相關惟兄弟為同氣情親而義重也
要含下文常變根須意不必以妻子與朋友相形說篇內雖有朋友妻子者
不過以此足凡今之人蓋曰此尚不如而況于他乎此尚必須而況他乎各
章末俱要見莫如意○按常棣在處有之江南呼為夌李一栟輒生二萼兩
兩相承故稱韡韡與取兄弟之義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以常棣比兄
弟乎乃知古人比興定非浪然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叶胡威反原隰裒矣薄侯反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裒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
積尸裒聚于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
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鬭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
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者序以為閔管蔡之失道
者得之而又以為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
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合參然所謂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者何以見之哉彼死喪之禍人所畏惡也
惟兄弟則相與恤恩而備加哀恤焉至于不幸而原隰之間積屍裒聚人所
厭棄也惟兄弟則相求以瘞而不忍其溝壑焉是兄弟之誼見于變故之時
如此果孰有如之者乎

析講此章言死喪之變惟兄弟爲相恤也死喪之威雖是變猶在內而死于
隰下得其常者也原隰似是死而遭變在外者尤變之甚也懷者衣衾棺槨
思以所之求有不忍其暴露而思以斂藏之意當以他人形容方見其莫如
也威字可味言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玩兩矣字亦見至情

所迫不得不爾○一說死喪原隰只作一事看言雖死喪至于哀原隰而求
之者惟兄弟也此說可依○懷字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晉咸寧中大
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留不
去親自扶持日夜不眠少賴復撫柩哀臨不輟然幾孔懷之義

脊音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叶泥沿反每有良朋況也永嘆音灘叶他涓反

興也脊令雝渠水鳥也況發語辭或曰當作怳○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
難之意故以起興而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
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
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
由親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于朋友也苟
雜施而不孫雖曰厚于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
難朋友亦可以坐視與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

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
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合參然兄弟之情不特如此之甚而後見也彼脊令在原野之閒而飛鳴行搖不能以少休然則兄弟在急難之中而皇皇然互相救恤不能以自逸者豈異是哉當此之時雖有良朋情非不深也義非不篤也但不過爲之長嘆息而已力其能以相及哉是兄弟之親見于急難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析講此章言急難之變惟兄弟爲相救也以脊令之鳴搖不能自如與兄弟之急難不能自逸與意到急難此急難猶言患難尚未說到救難處至遇良朋上方點出急難如吉凶禍福也決于須臾惟兄弟則流離顛覆以身共之朋友情義雖甚厚終無赴難死友之理故止于永嘆註力或不能相及一或字最有分曉蓋以朋友此時不能相救正形容兄弟必相救耳見兄弟爲獨

切也言良朋則非淺交曰永歎亦非無情越說得好朋友愈勝無可如何益見兄弟之處每有字有味不得以雖有代之○朋友自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理勢自然與兄弟不同其說壞他○辟士義此以第一句與第二句離註而言二宗即知後二句另說觀注當此之時四字即知急難猶患難非急其難也○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鳴則搖以求其類天性也尾與首應亦有手足相救護意小宛取義于飛此詩取義于行故獨言在原非在原不見其行也○一說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春秋急病讓夷國策以公子爲義能急人之困即此急字而平平相救不足以盡之較更直截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音侮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叶而主反

賦也鬩鬭狠也禦禁也烝發語辭戎助也○言兄弟設有不幸鬭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合參然此雖處時之變而情猶未乖也兄弟設有不幸而鬭狠于內是情義之乖薄于此爲甚矣然或有外侮之來則同心禦之初不知爲鬩狠者蓋其本然之天性自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也當此之時雖有良朋豈能有所助乎是兄弟之親見于禦侮之時如此又孰有如之者乎

析講此章言外侮之變亦惟兄弟爲共禦也上兩章言死喪急難惟兄弟爲相恤者就天理之本然言也至于鬩牆極非好兄弟所爲正人欲昏迷之極也且猶奮然同心禦侮把鬩狠之事皆忘卻了此個天理眞心發見有不容泯滅者良朋雖素所親愛不如小忿之兄弟爲可恃也無戎亦不是朋友薄情只是鄉鄰之鬬不得被髮纓冠往救勢有不行處耳上註云力或不能相及則猶或有相及者此註云豈能有所助乎益救難之際朋友可助則助之若外侮則非人所能助者可見朱註有斟酌○人于睽違則恩情易見至親

則責望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間隙便不勝憤懣以爲骨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爲是然故其怨每不可解試當鬩牆外侮時將乖離之兄弟與莫逆之朋友一相比較其眞情定自有別○按二章至四章雖是周公處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鬩閱之事爲言然兄弟眞切之情亦惟于此際而後見分曉若于安平之時觀之終未如此切也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按左傳王伐鄭富辰諫曰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勳又有厲宜之親莫能篤而用三叔于諸姬爲近四德具矣刑之有於
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
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諭周召以從諸姬無乃
不可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叶桑經反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
兄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

合叅夫患難之時兄弟相救人同知非朋友之可比矣然天理每形于患難
之際而人情多失于燕安之時故當喪之平也無有死喪積尸之變亂之平
也無有患難禦侮之事是既安而且寧矣斯時也乃有親兄弟之親反不如
友生之重者則視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尚其悖理之甚哉

析講此章言處常而疏其親是反上章之意而言之以起下文安樂相須之
意及上下章之過脉也喪字繳上死喪章亂字繳上脊令二章喪平則無死
喪哀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禦侮之事亦是設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
必前面喪亂一一經過而後就安寧也安寧即是平無兩層意不如友生是
視兄弟不如友生之重非待兄弟不如友生之厚也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
字相呼應又以起下面究圖意夫以兄弟同于朋友已是薄矣乃反不如友
生者人情溺于宴安也故下遂發之不然豈果惡過于懷求未嘗過于急難
無戒過于禦侮耶○眉山蘇氏曰人居喪亂既平之後不知前日兄弟之可
恃而以主親相責望則兄弟易以生怨故有以爲朋友賢于兄弟者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 儐賓音 飫於慮反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樂音洛

賦也儐陳飫饜具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言陳籩豆以醉飽而兄弟有
不具焉則無與共享其樂矣

合叅夫所以視兄弟不如友生者意以爲安寧之後無須于兄弟也孰知安
寧亦有須于兄弟乎彼籩豆儐然而畢陳飲酒飫然而醉飽此處室家之安
寧也若可樂矣然使兄弟有不具焉則外雖歡欣內實缺然何以共享其樂
乎其必兄弟皆在而無遠然後有以序天倫之樂事而献酬之下自不覺其
和樂且孺殆如小兒之慕父母而無一毫之或偽也是飲食之樂亦有須于
兄弟矣豈獨死喪爲然哉

析講此章言燕飲之樂必須兄弟而後快也儐爾二句舉一家之人聚會燕
飲以爲樂也既具無故而皆在也與行葦莫遠具爾一例孺者真誠相樂如
赤子之慕父母離則悲合則歡有一段至情綣綣不舍處○合下章炤他人
具而兄弟不具妻子翕而兄弟不翕看其孺與湛自見假令室家會集妻孥
燕飲豈非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暌違異域或相怨一方忽焉念及能
不悽然此一點真心既然萌動雖曰歡笑終屬强顏何孺之有冰冰僛僛既
違遐邇何湛之有○麟士曰此章集傳共享其樂其字正指上籩豆下章集
傳久其樂其字正指上妻孥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好去聲 **兄弟既翕** 翕音吸 **和樂且湛** 湛音耽叶持林反

賦也翕合也○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
矣

合叅至若妻子怡然而好合有如琴瑟之調和此處妻孥之安寧也似可樂
矣然使兄弟有不合焉則親愛未孚乖氣隨之又何以久其樂乎其必兄弟
既翕而無爭然後有以充大順于無間而唱隨之閒自不覺其和樂且湛貫
始終而一致而不徒爲一時之樂也是妻孥之樂亦有須于兄弟矣豈獨急
難爲然哉

析講此章言悖薄之樂亦必須兄弟而後能久也好合就平日言勿粘燕飲
翕者和合無爭之意猶言同而無異非言無患難也兄弟當其少時父母在
焉右挈而攜後從共處同游未嘗不相親愛及其後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

有甚厚之人不能無小嫌兄弟所以乖爭未必不本于此况至親如妻子亦猶不可一日少兄弟更有誰如兄弟者乎妻固非疏于亦天合但妻子自有妻子之樂兄弟自有兄弟之樂不得之則不全總是見安樂之須于兄弟也○疊山謝氏曰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家之倩無不相宜妻子之樂方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宜爾室家叶古胡反**樂爾妻帑**音奴**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帑子究窮圖謀亶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翕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于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于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何叅夫兄弟具而後樂且孺是兄弟有以宜爾之室家矣兄弟翕而後樂且湛是兄弟有以樂爾之妻帑矣此其安寧之後無適而不相須兄弟之重于人如此是道也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能言之者也有不能深信其然者則亦非思而已矣試以是窮究而圖謀之省察于良心真切之地考究于彝倫日用之常則察識深而天性見始信室家之宜不自宜也兄弟之具宜之也妻帑之樂不自樂也兄弟之翕樂之也豈不信其然乎此可見安寧之必須于兄弟也夫以死生苦樂無非相須之地如此信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今日之勢不容已矣世有忍心悖理視兄弟不如友生者何弗思甚哉

析講此章中言兄弟于人之重欲人體驗而信之也究圖二字只一意就心言以是事而究極其理于心也方山云不可依新安王氏以究圖作兩意分別理與心看此有體驗工夫非是懸空想像而已究圖其孰宜之孰樂之因見者人教人體認然亦不必拘深只平平此看室家妻帑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必如是究圖然後知兄弟之重不特喪亂相須而安樂亦相須信乎其果重也結句猛將世人提醒亶其然乎作問詞看更妙如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帑之理究而圖之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妻帑之樂兄弟樂之否乃見提醒人意炤註豈不信其然乎則無味矣是字然字皆指宜室家樂妻帑說○不以死喪三章究圖而以儐爾二章究度者蓋處變須于兄弟不待究度處常須于兄弟人多昧之必須究圖也○麟士曰宜爾樂爾二爾字卽前面兩章集傳亨其久其二其字室家泛言然炤儐爾二句當就飲食燕樂說

常棣八章章四句○此詩首章畧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矣至于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于或有小忿猶必

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于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則是至親反爲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之○孔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故作常棣之詩以燕兄弟自常棣難懸而角弓怨興孤竹之遜國宋穆之辭位已不可多得矣其他如鄭伯之克弟宋辰之殺兄陳侯之弟黃奔楚秦伯之弟鍼奔晉桓公入而子糾死是皆背聖人常棣之敎而不念鞠子之哀者君子奚忍道焉○按周公之于二叔猶舜之于象而東征之慘不如有庳之封蓋其惡不同也然觀常棣之詩哀傷激切若有懲創不獲已之情于此見周公之心終不忍也○郝曰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殺兄之心天下以封罪人爲大義而公終

以不能全兄爲不仁故于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忍之情悠然不忍言矣蘇氏曰此詩斷不爲管蔡而作朱子亦偶信小序耳反覆明兄弟之當重以作宴兄弟之樂歌爲是詳味詩意自見

伐木章

傳 伐木所以燕賢也

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全旨 通詩三章總以求友生作主下文速諸父速諸舅與兄弟無遠俱根此說來無非盡所以篤友之意也首章泛言人當篤友之意下二章詳言求益篤友之事○王者下交于臣而用一求字乃用上敬下之義凡友生俟道德者不求則不我尊友生挾親故者不求則不我親故須委曲去求求不止自急

勢分兼欲令人忘己之勢分弄尊爵燕飲而自謂惟燕飲可以釋之則自不得不鄭重綢繆顧之而速之必來常慮咎慮愆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兩章總完得一求字○在朝爲君臣在燕則曰朋友故舊必說到明良道合上下志同始見王者氣象

伐木丁丁（音爭）**鳥鳴嚶嚶**（音鶯）**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去聲）**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叶桑經反）**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幽深遷升喬高相視矧況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而言鳥之求友遂以鳥之求友喻人之不可無友也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

合參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若謂自古帝王首出庶物而能卓立于無窮綿位祚于弗替豈獨其主德茂哉其所須于友者誠發而其所以求友者誠篤也不觀之物乎彼伐木之聲則丁丁而相應矣鳥鳴之聲則嚶嚶而相和矣是鳥也出自幽谷之中遷于喬木之上所以嚶其鳴者豈徒有所求哉乃求其友之聲也夫相彼鳥矣猶一物之微其于友誼似非所知也猶知鳥求友之聲而爲唱和之樂如此矧伊人矣乃具五行之秀而爲萬物之靈者也可以不求友生而反鳥之不如乎誠知友誼之重而篤朋友之好相濟以道相孚以心則和平之氣感乎于無聲之表而鬼神之幽自聽于不聞之中由是以和召和以平致平而和平之福非特今日爲然也自將來言保之而終和且平矣明良慶承之隆而洞天地休嘉之氣其感召之機如此人亦何爲而不求友哉

析講 此章上十句是即鳥起興以喻人當篤友之意下則歡之以篤友之應也與至二句止伐木非一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爲興出谷遷喬亦有向于高明意人求進于高明含友生其何賴焉鳥之求友即引類呼朋之謂註喻字乃賅喻之喻非比喻之喻求友泛言含下親疏尊卑在內求者倚意必周恩

義必洽重在則[illegible]求未從說到須以成德神之句上面要補出人能篤朋友之好來神之聽之此聽字即天高聽卑之聽乃感孚之意鑒其能求友也和者和同而無乖戾之謂平者平康而無危險之謂當就福言荆川云須歸到治安上去把福處說蓋上下志同君臣道合今日已是和平了以和召和則萬邦協和而永無携貳之風終于和也以平致平則四方既平而永無傾危之患終于平也方山引孝經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亦是此意一說此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遇于神明終無怨惻而已推到治平上是文家敷衍法也人能篤朋友之好自是和平了故神之聽之自令其有和平之福也看一終字有萬年一日之義看一且字則和平亦不可平說○蔡氏曰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有似于友○太平非一士之略明主求賢如爲室求木故言伐木詩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言鳥鳴○其在天也爲虛宿爲景星其在地

也爲河爲海矣其在四時人民也爲雍和而年豐人壽而財富政呈祥于草木或示瑞于禽蟲兵革不興禍患不作此和平之義也黎民乂安而孫子可常福也社稷盤固而金湯以不拔也德澤加于四海位祚垂于無窮書之金石則爲百王之盛軌傳之春秋則爲千古之一會此終字之義也

伐木許許(音虎)**釃**(所宜反)**酒有藇**(音序)**既有肥羜**(音佇)**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叶居五反)**於粲洒埽**(去聲叶蘇后反)**陳饋八簋**(叶巳有反)**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賦也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蓋舉重勸力之歌也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草泲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微無也弗顧不顧也於歎辭粲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疏之殺也咎過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

恩義之不至也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

合參夫友固不可以不篤矣我于朋友當何如哉彼伐木許許固無所不盡其力矣況我之燕友其可不盡其情乎是故燕必有酒也而釃酒則有藇而甚美燕必有殺也而肥羜則所有而甚充具此酒殺于以速我諸父而洽同姓之歡焉夫速之固欲其來也若不得已寧使彼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必設是燕以盡吾情初不度其不來而遂酒食忘設使我于諸父有弗顧也賦而諸父然也雖異姓亦然于是洒埽庭內而粲然其鮮明陳饋八簋而肥羜之既具備此簋簋于以速我諸舅而聚異姓之樂焉夫速之固欲其必來也若不得已寧使彼適有他故而不來而我亦必設是燕以盡吾情初不逆其不來而遂酒食忘兵使我於諸舅而有咎也不計在人惟當在己篤友之誼其庶幾矣

析講此章以伐木無不盡其力興篤友無不盡其情與前章至末勝于詞亦

與至二句以下遂言有肥羜以速諸父則二句爲一直不必更牽於燕也釃酒肥羜酒埽入簋俱一時事皆互文見意而以親疎爲序非有厚薄也肥羜八簋俱偶舉一端不必太執泥且語氣皆主于自謙不然如下文天子亦於無酒議酤之時豈其然也哉雖八簋十二簋之說亦不必深辨皆取大段可耳無同云二章既有二字與三章迨我暇矣同意速字只願其早臨也如今人請客用催帖一般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同姓小國曰叔父異姓大國曰伯舅異姓小國曰叔舅寧適是說使之義非寧可之詞寧適不來意極重在微我弗顧有咎上言我之設燕當求自盡縱然不來而禮亦不可廢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不到耳就有故亦以有事從識不設燕便是恩義之不至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于朋友有疏薄之咎也註無使字要見欲盡其情上非從爲免咎之故而然也方見篤厚意○一說寧適不來二句言寧適然有故而不來乎無乃其弗顧我也篤于諸父恆恐失其情故其倚望之殷所自責如此亦妙

伐木于阪(叶孚臠反)**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叶起淺反)**有酒湑**(上聲)**我無酒酤**(音古)**我坎坎鼓我蹲蹲**(音存)**舞我迨**(音待)**我暇**(叶後五反)**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乾餱食之薄者也愆過也湑亦釃也酤買也坎坎擊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至于有愆耳故我於朋友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合參然非直諸舅然也雖同姓異姓之卑者亦然彼伐木則于阪而有定在矣況我之燕友而可不盡其情乎是故以釃酒則有衍而甚多以籩豆則有踐而陳列于以速我同儕異姓之兄弟皆無遠而具邇矣彼民之所以失德于友朋者豈必有大故哉但以乾餱之薄不以分人而負失友之愆耳故我

朋友本其篤厚之志而盡先施之情時乎有酒也我從而湑之不以有而吝也時乎無酒也我從而沽之不以無而廢也鼓我之鼓則坎坎然而有聲矣舞我之舞則蹲蹲然而有容矣以是酒也與是樂也果何時而罷哉但及萬幾之少暇遂鼓之舞之以飲此所湑之酒而及時以相樂者自無不盡之情矣夫能盡篤友之道如此則弗顧之咎可免失德之愆可無而和平之福自我致之矣人其可以不篤友哉吁周王以此教故皆宜其成神德福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備禮以燕友下即常情之失而盡在己之情也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與燕飲必于所親之人與至無遠止辭士謂亦與至二句止遠以有踐言器以見品也兄弟兼同姓異姓無遠即莫遠且邇亦有推私其或遠而不來與弗顧有咎一樣意上諸父諸舅皆尊行故不敢必其來此何益族必欲無遠遠字不定是拔勢而驟即情意稍不貫徹如下文燕必拘禮

飫會必俟定期皆是民之失德二句標大意言百姓之家只以黎羹藿食不以分心便至有失況在王家何可自處以薄蒸即常情之小失以興起下之當篤友之意非必謂愆此始設燕也有酒六句一氣說言我有酒則湑之即無酒亦酤之而相與鼓舞以爲樂但一及閒暇便與飲酒也湑亦縮之也謂用茅裹之而去其糟也以管曰醑以籔曰湑即今容酒也有酒二句只是不計有無意非真無酒也鼓舞特燕飲中事昆湖云鼓舞宜緊貼上二句說不以禮樂分對極是此重在酒上要知上面諸父諸舅亦皆是此意不專主同儕言也迨我二句是及時爲樂意非國家閒暇也只是萬幾稍暇庶政皆舉之睽如日出視朝日中考政無暇及此一暇則當飲此酒下可見朋友之好所當未暇暇未嘗不在心上特其未暇雖有是心而未及盡耳迨字便有味有不可預定其期意非必卜日而飲也然暇日我暇者何蓋諸父暇或諸舅不暇諸舅暇或兄弟不暇其暇不暇至難定也如欲待彼之暇舉燕則燕何時克舉乎故待我暇即飲此酒庶失德之愆可免而無遠之念可盡也說道又云暇云今正及我之暇矣與朋友飲此湑酒也但燕飲之時而言此春見恩義常存前此特苦于未暇耳緊處要見神聽錫福意○蔣八公曰此與上節皆領首節求友意來言所謂求友者求盡其在我耳故上節兩從我此節兩我酤我鼓我舞我迨我數我字正是求盡在我之意而鼓舞飲樂忘一團和平氣味倘弗顧有咎而失德則我先處于不和平矣尊可令見神聽之也哉○疊山謝氏曰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皆倒下句法○眉山蘇氏曰君子于朋友故舊無不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承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通解諸父諸舅兄弟皆當一時燕飲三章之云互文見意耳即朱註亦因詩詞而推其等殺先後非謂燕飲之時有先後也但作文自當依題立說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

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說錄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朱子曰然亦是語可以觀周家之上下交而德業成由茲矣○曰後我有咎曰乾餱以愆正要立身無過以朋友故舊同儕是我講道論德之人非徒飲酒食肉之人寧可當我千日之敬不可當我一日之慢蓋一日之慢便是棄道德之根使不素常懲之我慢及人而我不自覺人受我慢而人常懷嫌在我則皆慢而生侮在人則積嫌而生怨縱使飲饌豐厚而不役志之享君子必不樂也此楚王之醴酒不設穆生之所以見幾而去凡志道之人胡可久處甘爲區區之禮哉

天保章

傳天保大臣所以保王也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全章通詩大意總是承我詩以答首二章托天以福君在保定二字二章
擬其福之盛所以終首章亦下之意四五章托神以福君在爾一字方詳
則擬其福之盛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人君富貴已極無可復加受君恩者
難以言報而又不敢自爲之詞故托之天與神以答其貺若曰惟天其祐
之惟神其陰隲之亦蓋忠愛無已廣肆其詞言之不足又詳言之也但擬
天之福君而於中退一步字探神之福君而下中退一步此欲其君式
穀而修德也于對頌之中寓箴規之意則此詩不可借作頌詞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獲福如此也

合參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若謂今日藉彤弓蓼蕭以燕我良洽一德之歡忘老乏之燕享者同心之愛我臣子荷君之恩可謂渥矣其將何以爲報哉則且稱天與神以爲君祝可乎自天之福君言之蓋吾君奉天之道爲天之子天之仁愛吾君也至所以扶持而安全之也厥保爾而受命有常定爾而厥位無危萬年如其一日君祚亦孔之固而不可搖奪矣是故福之未厚者不可云保定也即有所厚有所未厚者亦不可云孔固也天則俾爾受福而極其單厚焉舊者過而新者續焉無除而不除舊生新者矣何單厚乎福之未备者不可云保定也即有所益有所未益者亦不可云孔固也天則俾爾受福而極其多益焉求如式而多如式焉無福而不全備衆庶者矣何多益乎凡此皆天之所以保定之也何其孔固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眷吾之全下言使君蒙福之隆也首二句提起君而日爾稱天以爲言也保是天命無危殆卦命不于常者定是天命不改移卦爲作惟危者就君身固所言孔固即保定意此言天之眷君如此未使即說福君下四句本保定來單厚無非而不受福積之者極厚多益無事而不受福則積之者恆多也莫不除莫不庶正單厚多益之意除亦以時言庶亦以事言造化不全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何孔固也○

通解云俾爾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最妙○此章孔固領起單厚四句次章戩穀領起罄宜四句三章興字領起山阜四句餘上部各首二句是總下四句對說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盡也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罄盡遐遠也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合參不但此也天之保定吾君也直兼人世所不能兼之美而皆醒醉于爾躬盡隨處隨時而無不盡善焉凡其所以統御臣民而總理萬幾者殆無一之不宜而百祿之在天者爾既有以昭受而纂承之矣而又降爾遐遠之福卜世而鞏基于三十卜年而開曆于八百其所以申錫無疆者方且日新又新殆惟日之不足而不見其或替也其保定又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錫福之全下是申錫之久意首二句亦當提起以俾爾句逆下者非註中盡善云者猶單厚多益也包事二意盡無二句亦言無非而不福也降爾二句亦言無時而不福也百祿即無不宜意是已然之事維日不足即所謂遐福是未然之事不足猶日日降之不見止足極狀其不倦之意曰非不足也但以福之無窮若日有不足耳○安成劉氏曰人君之對越上天者既能有以受百祿矣而天之眷人君者又降遐福而經日不足其所以交相與者如此固與大禹莫數所謂昭受申命之意相類且與嘉樂之詩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語意正同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合參夫天之保定我君既單厚多益也又百祿遐福也是誠高大盛長之至而其福可謂莫不興矣將何以擬之哉以其福之高大言之則如彼山之高如彼阜之大焉且又如山者愈進高而爲岡如大阜愈進大而爲陵焉以其福之盛長言之則如彼川流活潑正當方至之初機以莫不來而日增而不知其已焉保定何有不興哉此天之祿君而吾臣之所深願者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祚君之盛下自其福之盛者形容之也莫不興總括盛長高大而言蘇氏曰興作也萬物無不作而盛者百年熙洽之朝令其履端之始耳如山數句各宜提福在前而說影正意做則下文五个如字方說得去如山言其高如阜言其大如岡則又愈進而高如陵則又愈進而大山阜同陵有重重擁護之形君福之高大而不可踰者如之川之方至有沛乎莫禦之勢君福之盛長而未可量者如之此四句正狀其莫不興也山阜對川之方至句岡陵對以莫不增句此六帖兩句一連之說方山別川多從之若以莫不增句總承上三句言高大者莫不增而高大盛長者莫不增而盛長此時講不可依本說如川之方至一句則增字單承川字上說甚非

爾雅云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故如岡如陵俱從山阜進一層說

吉蠲音涓爲饎音熾是用孝享叶虛良反禴音藥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公也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太王以下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辭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

合參夫天固存以福君矣若君春祠之後焉時之去神之福若之何如哉欲大君孤先詳君祭君則乘日宿于廟門多士選于射宮以至齊戒而不苟于慮滌濯而不褻其器無不潤潤焉致其敬矣而且五齊之水泉必香八簋之粢盛必潔以俾三獻而旨酒之既多再盛而黍稷之維馨靡不肅肅焉備其物矣是有乎著于未灌之先至孝申于用享之日豈以假樂而息耶春夏以迎其來則爲祠爲禴秋冬以送其往則爲烝爲嘗有事于先公則遠追乎組紺以上使上祀者有所賴致孝乎先王則近祀乎太王以下使追王者有所祭其祀事孔明如此雖無求于神而神之所欲已徵于尸傳神嘏之詞矣謂先公先王感爾孝享之誠期爾以無疆之萬壽使爾常爲宗廟社稷之主而享太平有道之長也蓋四時謹禮豐潔酒食以奉神祀而神亦降之福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備祭先之禮下言獲格先之休也言神福君而必先言祭者本其致福之由也此以起下卜爾之意非如他篇蒸嘗祭祀之後獲神休之說四句只輕輕一直遞下歸重末二句吉蠲爲饎作二件看諏日者君臣謀議祭日于旬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議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習射于射宮以擇士射中者得與于祭齋戒七日戒三日齊之類致齊其內也滌濯謂滌祭器埽除宗室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饎黍稷日饎註中酒食是二件皆以黍稷爲之也孝以盡志言享以盡物言此當依兩句一連之說蒙引云是用句當串下一類說不是謂之言食也禴論新菜也嘗嘗新穀也烝進物品也禴祀以迎氣之來烝嘗以送氣之往夏爲禴前此而春則祠之冬爲烝前此而秋則嘗之禴祠烝嘗各取一方此言節也周之所追王太王以下太王之前皆爲先公周禮祀先王以袞冕祀先公以鷩冕末二句是尸傳神意以嘏主人而祀則代尸轉致于主人也必述嘏詞者

明其出于神意非無徵之言萬壽即是福無疆是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求

非以尊享嘏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

賦也弔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群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爲爾德者言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

合參且神于來格之餘不特以萬壽福吾君也而又且有多福之貽焉多福云何蓋吾君以天下爲家亦以天下爲福一民或僞而君德多累非福也神將使君之民質實無僞相忘于日用之際而惟事于飲食之常而且舉此群黎百姓盡天下之人皆興于仁讓之風歸于維皇之極莫不則君以自治而徧爲爾德焉夫機巧則近賊淳質則近德無一民之不爲爾德則不惟福爾之一身必使民德歸厚而爲人君之大福此神降之多福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神錫君以多福下皆其福之發于民者也神即上先公先王多福虛說就下四句見之民之二句見民俗之淳群黎二句見民德之厚然不當兩平只宜串說而以神弔二句爲綱也日用飲食正是質實即是德下二句特推出群衆徧爾一層耳上既曰民下復曰群黎百姓申覆言之也德者民心之所自有而曰徧爲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則民心之天與君心之天更無差別故民之德皆君之德猶書所爲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又如頌云莫非爾極也徧德註云則而象之則必有一可象處畢竟以君德爲主惟君有是德然後民皆則君以自治而徧爲爾德焉疏義曰民德如此寔君德有以化之但群黎百姓爲之于下反若助君而爲德也○此四似分明擊壤謳歌景象只將渾然之世其民巧僞習熟爲主德之累何如則質之即德爲德之所爲主德自見如堯之德只帝力何有一歌可想徧爲爾德只是言倫斯民之爲皆爲麻之德也爲字不可忽亦不可太着力○天下之福皆君之福成王自謂應受多福上言治政治澤潤生民康下自謂應受多福民既向化非人君文章之盛而何○民之質矣四句內都有欲使之意民不主人君感化上說○周之季也其民巧而不文而不悫與夏商忠敬淳質之風相去日遠故鹿鳴之詩曰視民不恌天保之詩曰民之質矣嗚呼君以此望其臣臣以此祝其君俱有深意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恆弦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合參夫萬壽錫于君身多福貽于天下神之錫君如此可謂進盛悠久之至矣將何以擬之哉自福之進盛言之其如月之上弦而漸進于盈者乎其如日之方升而漸進于明者乎自福之悠久言之其如南山之壽而永無騫崩之患乎其如松柏之茂而相繼長茂者乎神之所以福君者蓋如此夫福君而擬之天者欲君之祈天永命也福君而擬之神者欲君之法祖修德也矣

不忘規頌不至諂天保臣子何其忠愛之至耶

析講此章形容上二章之福首二句是擬福之進盛下擬福之悠久也發頭四如字說起總承上萬壽多福來爲正意已在上也作文亦宜把正意提在前則四個如字方說得去不可純把日月等講恆升不得須以虧盈相形第云既盈之月中天之日未足形容其盛也便渾然就盈就明只已就月將之時非漸亦非即益駸駸上進之意凡月初至十五方滿初八則方半似弓之張而弦直故曰上弦不騫是無虧損崩山一處崩不崩是無傾頹擬山全體言或者不知謂何之詞舊葉未落而新葉已生接續方來而新福已繼不如不覺已自有在只不騫崩便是只無不承便茂無間歇○或作日月取其漸進南山取其悠久松柏取其相續長茂三平看亦可○月以上弦者與之言但盛滿于將來也日以始出者比之言其漸繼照于四方也南山之比言壽

貞之吉應也無疆也松柏之比言壽植之節柏生不窮也數如字節自爾嘉
詠

天保六章章六句○潘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雖頌
而不設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爲言五章則
以福爲爾德爲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無愧于祖考下無愧于斯民然後
福祿愈遠而愈彰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董叔卓云黃氏詩云令德
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許氏云此詩曰
厚曰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曰興曰齊皆以
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正見天下無德外之福歸美之中有責難者
寓若盡以爲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詞耳豈君臣相戒之義○要知天保
詩祝不忘規上下交以泰者也若後世導君求福者不啻祥瑞則修齋
祭禱天保之意遠矣○安成劉氏曰鹿鳴以下五詩所言非同一事所歌

非同一聯所宴非同一臣而其臣之答之則惟同歌此詩者蓋凡臣子之
祝報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
之尤可見其一時君臣相與殷勤忠厚之意

詩經正解卷之十二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郝錦章炳文
孫　詒惟積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采薇章

傳　采薇勞師也

序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
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全旨　通詩六章皆是預道之詞蓋作于方遣之時也前五章詳序其出戍之事
而諷以義末章預道其歸時之事而悉以情雙提玁狁之故乃一篇之主下
面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此說首三章敘其始出時

事雖兼私情但詩意于義上較重四五章敘其在疆圉事事言公義末章來
歸時事專言私情總是王者代爲言之而其體恤私情處正是激發忠義處
○劉上玉曰前三章皆以采薇起興皆當作方行預擬言我戍未定非寔已
在戍也我行不來亦方言我此行其不來也至四章五章方預作在戍言末
章則預作戍畢而代爲始終之言○篇中有述其事者有述其言者有述其
情者隨文認意可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叶則故反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音暮靡室靡家叶古乎反玁音險狁音允之
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興也薇菜名作生出地也莫晚靡無也玁狁北狄也遑暇啟跪也○此遣戍
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
起興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暮止矣然凡此所以使
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啟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侵陵之

蓋有所不得已而然耳以敘其勤勞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吕氏曰毒民
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曰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
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
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

合參此遣戍役之詩故爲其自言若謂人情重去故鄉誠恐室家相離而勞
勤交集也苟其有關于疆圉至計義亦有不得辭者矣吾儕行矣因之有感
于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其今年暮春之景乎曰歸曰歸則歲亦暮止矣
其明年季冬之候乎及春而出踰年而旋而室家棄于兩地居焉如羈行焉
如守而居處苦于兩難若是乎靡室靡家者何也蓋獫狁之出沒無常陽終不
並重兵則斂而下狄爲以來侵陵我訌擾我是以有遠離室家之舉則以獫
狁之故也若是乎啓居不遑者何也狄之猖獗方其退陸一號困守則將攣
予入寇以來虔劉我人民我是以有不遑啓居之役則亦以獫狁之故也使

非獫狁則今此烝民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誰不安居而樂業而吾君乃忍使
我獨勞于外至予靡寧而始居也茲行也嘗不與獫狁俱生矣

析講此章并下二章與意俱至四句止上四句言出戍之冬下言出戍之時
不必分上四句爲敘情下四句爲諷義蓋只是敘其情而又諷以義也詩非
爲采薇而作只借其事引起而薇之作爲今年之暮春歲之莫已是來年之
仲冬雖託爲軍士自計之詞亦因示歸期以安其心也曰歸曰歸只深念歸
時在歲暮耳不作怨詞此已明說離家勞身下特抽出言之家與身是下二
章總冒獫狁之故於字最重正是公義所在而言獫狁之故以非得已之辭
○獫狁內侵中國義不可以苟全欲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遑啓居
○大意謂獫狁爲害自古極烈使或得肆猖獗則腥膻之憂豈獨在于靡家靡
如其參間竊發則塗炭之苦將遂及于吾民今日之行其得已耶而敢不捐
軀以報耶○北狄畏暑耐寒惟候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

每留屯以防之○通解古者戍役以兩期爲限故曰兩期而還今年春暮行
明年夏代者至雖曰代者已至然前戍尚未歸故曰復留備秋既畢方許言
歸故曰至過十一月而歸詩云歲亦莫止即此時也然特言歸未即至家又
明年仲春至秋杕杜詩云卉木萋止征夫歸止即此時也春暮遣次戍者又所
以代夏代者之戍夫前戍者至過十一月而歸代戍者又夏時已至所以秋
與冬初兩番皆在故曰每秋與冬初云云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叶巨烈反**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遠
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合參夫旣以義而出師則豈可以私其家乎采薇采薇薇亦始生而柔止曰
歸曰歸其期尚遠而心亦爲之憂止矣且也憂心方烈烈于中而飢渴之并

臻交困于外在道之勞亦云甚矣當此之時非無室家之思也特以是役也
簡書方受而守邊固圉之畧未效其勤闈命方嚴而撫綏安夏之功未終其
績遥而憶之兩期之內我之戍事未已正朝夕從事之時也則凡我徒旅承
靖邊之命均欲效許國之忠誰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乎夫家不可忘
也而國之安危在所重則家之安否在所輕內顧之憂吾且忘之饑渴之勞
吾且置之而已

析講此章承靡室靡家來上六句與其歸期遠而切于情下是以公義而忘
其家也三山李氏曰始遣戍時薇始生其後薇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
見天時之變耳不知自作而柔而剛特其言之有序實只一時事心亦憂止
要點出歲暮意亦以歸期之遠言憂心二句承憂止說總言憂勞也烈烈之
憂憂在室家下章孔疚之憂憂在王國語各有爲凡人在道路旅次饑渴固有
所不免故卒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渴載飢我戍未定者在兩期之中防

秋之卧分番未及更代正戮力同仇之不暇更有何人可使歸聘耶末句要發憤不顧家之意方見諷之以義非眷念室家之詞也此章亦使歸聘下章不遑啓處我行不來亦分應上章後四句意○張平府曰君子于役篇言苟無饑渴則行役而免于饑渴幸矣此詩直推原到載饑載渴情景全是從常情中敘出私情以安役人之心深得激勸之旨○方山云未定朱註已明解作戍事未已大全輔氏未至戍所非也觀至戍所而戍事未已其可歸乎○莊文與我同遣者固與我同仇而前乎我者又復留以備秋凡在疆埸孰可歸以詢其家乎向我出戍者同同我用命而後乎我者又方遣以相代凡在邊陲孰可歸以通其問乎得此纔悉未定之義纔悉兩期更代之勞之義○慶源輔氏曰戍者勤苦之情大概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二則有不遑啓居之務三則有載饑載渴之苦四則有不得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我行不來**（叶六直反）

興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孔甚疚病也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合參然非特忘其家已也即身亦不敢自愛焉采薇采薇則薇亦既成而剛止矣曰歸曰歸則來歲之十月而亦陽止矣爾時以王事靡盬之故雖一啓處亦當有所不暇焉當此之時非無愛身之念也特以是行也簡書在上而多難之方殷大敵在前而仇耻之未雪朝夕是憂而心至于恐疚正竭力致死之時也則雖身膏草野喋血邊庭有所不計蓋誓不與之俱生也則我行其不來矣乎夫身不可忘也而國之安危在所急則身之存亡在所緩邦族之復永無日賦妻子之顧永無所望也已

析講此章承不遑啓居來上四句與歸期之遠下是以公義而忘其身也陽止是明歲之十月見得出戍時三月而薇尚歸戍則來年十月而歲暮言在外之久也歲耕歸期當在十月之後即上章所云歲暮也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暮盛暑非無陰故四月而靡草死枝實非無陽故十月而薺麥生特以微陽始胎故名陽月○不遑啓處與不遑啓居不同彼以在道言此以在邊防守言嚴斥候謹烽燧見頃刻不得少休也憂心孔疚亦與上烈烈不同此重公義上乘養積激國難其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憂之甚耳我行不來是竭力同守誓不與敵俱生意見慷慨激烈以守備邊陲雖捐軀有所不顧語意奮然自誓與不我活兮不同勿因憂心句而微似佈效語氣說到戰代亦難去須知是孔疚下轉語蓋忽爾奮揚之意此節首起下二章○鄭玄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黃幼玄曰上章當指出我戍未定一句來此章當指出我行不來一句蓋況王事皆是我事即飢渴憂烈不必顧也即啓居憂疚不必顧也上重私情下重公義然敘其情正是諷以義語意自相聯貫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叶芳無反）**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叶赤奢反）**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賦也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業業壯也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耶

合參夫既以同之故而忘其家與身矣寧不致其奮揚之勇乎彼爾然而盛者彼何乃常棣之華也彼戎事之路車果何車乎乃天子所命將帥而君子之所乘以運籌決策者也但見以戎車則既駕而在道固將所攻之林以四牡則業業而壯盛亦為既同之選以是車駕是馬而行也被堅執銳勞乎其形折敵制勝勞乎其心豈敢以宴然定居乎庶乎敵王所愾一月之間捷音屢奏于轅門凱歌當徹于境上擄陷[illegible]三戰而三捷耳不然孰不忘家任之際[illegible]小心[illegible]安居之遐公[illegible]小之[illegible]敵氣而[illegible]且受[illegible]

若知嚴㺿彼路豈足當王師之銳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其備禦敵之具下期以盡克敵之威也前士但依此與前
三章俱與至四句止下四句另說路車者天子之命車見推轂出自天子將
帥之任大而責重也諸說俱云戎車與路車有別然按註路戎車也則戎車
既駕即是言彼路之車爲君子所乘矣猶淸人所謂將車非兵車也諸說誤
認提出君子之車見輪轅就道而天子已望吾捷音之至矣豈敢定居常說
俱言雖車馬之盛然豈敢恃此以定居乎玩註則字欠妥還是車馬之盛足
以爲克敵之資則豈敢以定居乎正當乘是車馬敵王所愾也豈敢定居在
心上存見得朝廷宵旰萬姓皮㗊不敢負朝廷負百姓則豈敢偷惰乎此內
有工夫如坐則運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與夫講武事不忘武備
凡可以制敵者皆是諸說一月三捷只是戰必勝意非一月之間限定三捷
也又云一月三捷亦來則禦之之意勿說到戰不勝無以報天子當云我行

不來果何心也而敢畏戰乎通解此下兩章雖有戰守意其實戒事以固圉
爲主非欲生事于外夷也一月三捷亦作戍士擬議之詞非實然事一說未
必與鹵戰特言此以作三軍之氣耳俱可從但玩註庶乎二字口氣信弗定
詞見不來則已來則一月之中苟三犯邊必三奏捷蓋持必死之心以赴鬪
則氣自百倍動出萬全耳庶乎二字絕得意中自奮光景還作擬議之詞看
爲確○黃幼玄曰古者禦鹵必用車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動則足以
衝突止則足以營衛故張皇路車戎車正以作敵愾之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肥**四牡翼翼象弭**音米**魚服**音滿叶蒲北反
豈不日戒叶訖力反**玁狁孔棘**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
而動也翼翼行列整治之狀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魚魚名似猪東海有之
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靑可爲弓鞬矢服也戒警戒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
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
乎玁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合參然制勝固以攻戰爲先而禦敵尤以守備爲本試以戎車言之聚百工
而厥材孔良駕四牡而其大有顒始騤騤而强盛矣是車也上而將帥用以
爲依凡坐則運籌行則決勝將之統卒如腹心之運乎手足者在于斯也下
而軍士用以爲芘凡進而部伍頼爲捍衛之資退而營壘藉爲棲宿之地卒
之衛將如四肢之衛乎頭目者在于斯也而且驂之下兩服在前兩驂在後
翼翼然行次序焉行列何整治也車之上象骨飾弓弭魚皮爲矢服務極其
弓矢之良焉器械何精好也以此進戰則彼之馬弗能當以此趨利則彼之
莘簡木萃弗能勝庶其有備而無患矣然帝王之師要在乎萬全常勝之家
恐遭乎一躓我于此豈不日相儆戒乎君子運策于主張小人悚惕于邊籌
一日之中上嚴下惕者誠以玁狁出沒無常方今塞垣之上逞天驕而思柔

吾之瑕者在在皆是使防禦之詩如疏則彼且何便而肆其毒而邊陲之疑
藹不可言矣安得以常勝爲足恃而弛備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飭制敵之具下是嚴備敵之心也首四句承上來車來
駕四牡言車駕于馬惟在車之可恃以乎上依者端居鼓下統領疑坐處
中畀運決籌策也腓者或進而合其部曲以爲捍衛之資退而堅壯營壘以
爲蔭宿之所也所謂運有足之城策不衙之馬是也然或隊伍不齊前後左
右不飭安知不有乘間竊發者故又以行列整治爲言弭者弓反受弦處以
象骨爲之取其堅滑魚皮燥將潤將雨其毛皆起弓矢惡濕故取以爲韣四
牡翼翼以車馬言而士卒在其中象弭魚服以弓矢言而甲兵在其中豈不
日戒承武備雖盛說來日戒日日存此戒心也凡晝則樹旌旗夜則鳴刁斗
出則持劍戟入則登城壘以至分部諸將以主待客或分遣卒伍據守險要
皆爲日不兢兢也孔棘句所以成戒之詞正推其所以日戒之故方日三捷而

即日日夜曰孔棘国勉之以從王之事亦敬之以戒戎之事也○遣戍而兼言君子待因車而及之勿以將率爲辭道辭此詩作戍役曰夜故自詞小人○魚皮雖兼言可爲弓鞬然其重矢服勿汰○上章期于克敵此章嚴于備敵皆自敬之意也○先正有言役爲二章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困皆用車戰所以防鹵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于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壞後世遂不復講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叶去聲**雪霏霏**芳菲反**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叶於希反

賦也楊柳蒲柳也霏霏雪盛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爲從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

合參然是役也果能忘身忘家而復致勝致謹如此則儼狁之難可平而歸期可預道矣然苦莫苦于征人之役哀莫哀于行道之難故自歸時之事言之追昔之奉命而往也所見者楊柳之依依乃舊歲暮春之時也據今我之畢戍而來也所遭者雨雪之霏霏乃今歲季冬之候也兩期幾限陽春與白雪而迢遞萬里南邊鄙華共凉凋以變往返畢感而出戍亦云久矣向所謂我行不來者庶幾免夫而行道則遲遲矣向首家鄉不覺神情之馳想其不隔山之阻隔向所爲烈烈飢渴者啓行則然而今亦從爾矣備嘗辛苦不覺勞苦其如道旅之滋味何當雨雪之時而如此其勞苦之可哀其心寧不傷悲乎然是傷悲也不過自知之耳彼吾君居九重之上雖常移念乎軍士但一切往來之坎坷中道之凄慘目所不見亦耳所不聞安能悉體于心知我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哉惟方遣而遽道其歸未行而先敘其苦上之曲體其下也如是說者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采薇有焉厭役漸漸之東征何草不黃之卒章哀不自上而自下幾乎盡人之情矣盛衰之際詩可以觀也夫

析講此章總是預道其歸時勞苦憂傷之情如此往來不平因其來而追言其往也楊柳依依即采薇作止之時始夫之二月也雨雪霏霏即歲亦暮止陽止之時今歲得歸之十二月也此四句非止敘厥景者之所見恐時和而心則條今之所見心雖暴而景則悲見往來各有関情憂甚在雨雪之勞上行道二句根雨雪來遲遲行邁而又飢渴也傷悲承上意似遲遲行邁而又飢渴故有悲心莫知我哀謂君上誌整勞瘁之情既不得親見于目則亦未必能知之李石龍云吾君但知次戍之已退以爲畢戍者方可樂也但言代者之已至以爲得代者可以慶也豈知旋歸之時而勞苦復如是也此意可憫須覺得莫知是不知歸時復有遠途之苦意勿錯認遠戍時勞苦可哀也方遣戍時而終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傷悲我已盡知爾行可無復

顧慮意君勞其臣而曰其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脊血潤草野而不悔也○說通首四句是戍人又是兩期告畢之常出車是將帥又是應變專征之事故此當敘馳驅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也○預先說定歸期衆心可以慰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疊山謝氏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末嘉陳氏曰儼狁孔棘皆若倉皇不暇爲計矣方且優游暇豫作詩歌以道達其誠意此所以旌旆變色士卒生氣也○輔子曰此皆極其勤苦憂傷之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嚴緝采薇出車杕杜諸詩開之所以興也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草不黃諸詩周之所以衰也言遣戍役者主師衆言之其遣將帥及戍役同歌采薇并將帥遣之

傳出車勞將師也

序出車勞還率也

全旨通詩六章總是美其成功上首三章是出戍將事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功後三章是畢戍時事敘其班師之盛而慶其功以歸於天子作主而憂心悄悄二句又其本領即書稱顯旂〳〵憂心所發而貫此篇書正是說此悄悄之憂處也析言之首章是出師時而受命於天二章是出師時而臨事戒懼三章是行師時而威武奮揚四章是班師時而感懷久役五章是班師而成功家家之悉六章是班師已歸而遂飲於之衆要重歸功將師慰勞意章章有之

我出我車于彼牧叶莫狄反**矣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直反**矣召彼僕夫謂之載**叶節力反**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而語其人曰我受命于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是行也不可以緩矣

合參此勞還率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若謂重任不可以易融大功亦將以倖成我南仲之出師也果何如哉彼其始也我出我車則于彼郊外之牧矣斯時也大將伐爲乘之寵而語人以興師之意曰是行也自天子之所受命而來凡閫外之事吾悉司之付託甚重矣于是召彼僕夫使之載其車以行且戒之曰秋高馬肥戎人易于南牧王事者多難往以防禦維其棘矣臣敢頃遊今日之行三十里今日之行不可以或緩也安臣郡明日之行三十里明日之行不可或遲也大將出師而相戒飭如此

析講此章述其往時忠敬之心以勞之也上四句出師而表其承命之重下兩句而戒以從事之敏也閫以外將軍制之故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要看三不我字見其責任皆在我也自天子二句與王事二句俱將帥自言謂我謂字重看亦見天子念我之意非特謂我來也註語其人指所統之三軍言召僕夫二句承上說所謂君言不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也載不止載車凡弓矢甲兵皆載之也與六月載是常服載字同多難要點獫狁陸梁意以爲下文張本棘者不疾不徐盡合而止非倍道兼行之謂○自天子二句與下天子命我二句不同此是在郊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申簡命之具欲振作士卒之氣也○天子二字足見面授方略有制勝千里之意與專從簡命者不同○謂我來矣句程郭文說得極暢然鄭之外小與不共百姓曰介鈞曰獨不得若人爲將故一命襄奉疆荒而恭譽恐馳使郎之曰我已來矣而護我有曰相率爲自附之謂淩逆之際餘氣未靖敵人日起禍曰彼有大將而不能用耳一旦躬承新命而捷伐當行使謂之曰我已來矣而仄側自發莫不有震動之勢○登山謝氏曰此章有尊嚴王命之禮有爲勤王事之意有整暇勇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麟士曰此章亦似可作大將自言然有兩謂字則是且敘且述又一體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音**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輿**旐斯胡不旆旆**叶蒲寐反**憂心悄悄僕夫況瘁**音悴

賦也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設陳也龜蛇曰旐建立也旄注旄于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交龍為旂鄭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爲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伍離次之患矣旆旆飛揚之貌悄悄憂貌況茲也瘁病也○言出車在郊建設旐旟旟旐者豈不旆旆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合參夫奉命用以忠勇爲先而兵事則以戒懼爲本我出我車則于役牧內

之郊蓋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然旗旐不建則士卒無以識其前在牧者固有旗以統之而其統後軍者則設龜蛇之旐焉旐上用旄故建旄于旐于之首以為表章焉但見彼是旟而與夫旐也旆旆飛揚而前軍後軍視之以為號令其進退皆有節矣師行如此固將動罔不臧者而將師方以任大責重為憂惟恐付託不效而憂心固悄悄矣為僕夫者有所感激亦心將帥之心而恐懼憔悴焉大將出師而戒懼之嚴如此

析講此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勞之也上六句是師出而軍容之盛下是戒懼以感乎下也與首章俱是一時事將言建旐設旄之事故又本出車言之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旐建旄而設旟建旄已在後牧故繫頂曰彼旟旐斯須云以稅前軍固有旟矣而此則設之以旐建之于旐固有旄矣而此亦建之以旄蓋同言表章而兼舉前後軍言之旟旐皆旐也旄是注于旗干之首旟旐皆旂者旟建于車前而畫以鳥隼取象鷙揚火示勇健也所謂前朱雀而統前軍者也旐建于車後而畫以龜蛇取象嚴介示威武也所謂後玄武而統後軍者也朱雀南方之宿名玄武北方之宿名旆旆飛揚重在統卒進退有敘上不專取其象也憂心二句重大將一邊猶言主憂臣懼也悄悄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乎敵以副君命任大責重不敢以易心承之耳古之御者寔與大將比肩此僕夫亦大將之偏裨非將車者況乘重在將有以感之也○附錄軍旅之中士不一部部不一伍其所以繫三軍之耳目示戎兵以趨向者惟恃此旗幟耳前後左右各殊其方各辨其色而士卒亦遂以各正其所焉彼其言旐也是後軍之旗也章幟綴聚析羽飾旂後軍之士一一以屬之矣其言旟也是前軍之旗也繪以鳥隼彰其鷙猛前軍之士一一以屬之矣夫前軍既一屬以旟而軍行則旟旐軍作則旗幟豈猶虞前之失次乎後軍既一屬以旐而軍進則旐舉軍止則旐立豈猶虞後之不律乎推而左之不離乎左也右之不離乎右也中之恒守夫中也靜固能

整動亦能整常固不虧變亦不亂矣是之謂節制之師也而豈非恃此旟旐乎哉蓋有旗幟而居中者中處前者前究後者後左不離左右不參右既萃而為部曲而前統乎後後聽夫前左翼乎右右援乎左中以處內而應外又聚而成一軍若是則軍中旗幟之設正不徒揚軍之威壯軍之勢而正所以定軍之趨一軍之志也雖然旗幟不過器耳而善用之者則在將師程不識致警刁斗而步武以嚴李光弼一入河東而旌旗變色豈徒飾旗幟乎哉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蒲郎反旂旐央央叶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地彭彭眾盛貌交龍為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同言勝之也○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眾於是車馬眾盛旂旐鮮明威靈氣燄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程子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合參夫兵事固以戒懼為本而徒以奮揚為威誠以王命南仲謂惟此朔方表裏山河襟夏之襟喉也爾往城之以控外彝出入之防以明先王荒服之制夫王之委任既專南仲之威靈遂奮利衛突者車也則彭彭而眾盛有既堅之器矣齊進止者旂旐也則央央而鮮明有孔揚之色矣遠近見隱皆知乃大將之車旂而奮揚之氣不已著乎乃南仲則欲一乎眾志而作其勇氣是猶曰予王命而擁兵威靈乃傳命以令于軍眾曰是行也乃天子命我以城守乎朔方自是而所命也亦重責惟天子命自是而不用命也亦有顯戮亦惟天子命爾寄是任我固不敢不敬共也爾謹所授爾將士安可不協力哉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以有其之心申有嚴之令赫赫哉此南仲也威靈氣燄見于城守之時者固已著不戰之威而為先聲之懼彼敵人聞之當亦

皇然擢捌然來顧奉正朔而爲不侵不叛之臣矣豈不徵於于奕乎然則城于朔方信宜南仲是命而襄厥玁狁是爲南仲之膚功也歟

析講此章述其往時發揚之氣以勞之也上六句敘受命備邊之事下言城靖邊之功王命二句重提以起下命我之意是敘其始出之時王命之如此城乃城守之城非築城也朔方乃玁狁襟喉本中國重城故特遣重臣以鎮之所謂啟出入之防明荒服之斜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出車二句是飭其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威靈氣焰已足動人處天子命我二句是令來重令十氣上恐號令不孫人心不肅故又傳天子之命以令之天子之命而在于城朔方也卧當修守厲諷務設險以示附天子之命而止于城朔方也不當桌成王命勿生事以開邊釁命城方將士非不知之而復申之者大將尊閫自當有此一番振刷耳激勵人心振揚軍勢全在于此赫赫謂威名光顯如後世名聞四夷之謂此二句兼威望守備說于襄作已成功看攘方一鎮

胡馬不南牧說于襄直談笑而定耳要得不假攻戰而所敵人之心奪藏人之氣意○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自是大將語氣首章傳命欲軍士之急于行此章傳命欲軍士之嚴于守竅云菴曰自古闢將生事四夷勞而中國者皆起于貪功之心也貪心一動利于戰而不利于守遂有違天子之命而與兵縱殺以毒民者南仲以守備爲上如驅逐犬羊然使不爲中國害則已矣曾有一毫貪功之心乎以全取勝大功自成可謂老成練達得將之體矣朔方之城其所賴于南仲者豈淺哉○赫赫南仲似亦非呼過之語要玩赫赫于此于襄于彼正見其威靈處○古來城守禦外而亦防內漢元帝謫單于云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命仲城方當亦兼此意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即光弱始至號令一旅士卒皆峅旌旗精彩皆

變意也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漢公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意也赫赫南仲即武帝報李廣書云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意也于襄即慎毋生事開邊釁意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叶芳無反**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今黍稷既衰遂班師而歸及其歸而在途也將師有感而言曰昔我往矣所見者黍稷之方華乃往歲季夏之時也今我來思所遇者雨雪之載塗乃今歲孟春之候也向也時進而心憂常發流光之不留今也因來而憶往忽

驚日月之遷延然則寒暑載離在外亦云久矣所以然者蓋以玁狁內侵而王事之多難經營塞垣之上朝而謀夕而運籌而啓處有不遑也夫人情勞則思逸久則思歸當時豈無懷歸之念乎特以昔當臨遣之時天子念朔方重地其付托甚專故其責成甚急所慮之然勞懷簡書定式憑之其報稱塞職以報也惟此之畏故雖欲歸而不敢耳今何幸多難既勤簡書既御而得由此道以旋歸哉上賴成功于歲月下幸勤衆于經行近受觀卣之生心遠慰王師之再出一往一來向予之悠悠此要而不能一日忘故敢以告勞已乎

析講此章述其來歸之時道途感慨之情以勞之也上四句敘其出師之久下原其所以久出之故以承命之重也往來俱以在道言黍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孟春時也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黍雨斯日久往來異威所以觸目動情多難二句以玁狁內侵言非如割長樂疲危難衰西戎

又入自北而西不遑啓居之說懷歸泛言不必入室家合下題則所商書當
依簡命爲是即此時所受伐玁狁之簡書只就玁狁說不可就都圖有往語
天子安得有鄰國朱註只據左傳簡書同惡相恤之謂耳古者無紙有事書
之于簡長柴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畏者寮寀欽承之意與畏罪不
同只言朔方一日未靖則簡書一日未副安得不畏昔我往矣奉此簡書往
也瞻黍稷方華之景皆見畏逆今我來思副此簡書也所履雨雪載塗之艱
稍釋畏忽自古大將不畏艱危而畏君命所以成功如此○此及末章俱是
旋歸時事但此是幾歸未竟則垂到之際耳或謂此是既却玁狁而歸至于
中途又承西戎簡書而伐之失詩人之旨矣○又此及末章只以景物點綴
情事而憂喜之情自見言表蓋觀于方華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觀于喓
喓趯趯而閨闥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遲遲而斧鉞之精采亦可想○按宣
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戎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送破西
戎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不見經則所謂簡書者乃城朔方之簡書
也所云薄伐西戎亦王者代爲室家料想之詞耳

喓喓音腰**草蟲趯趯**音惕**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音杭叶胡攻反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切爲未見而憂之如
此必既見來役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乎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
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爲言聊也蓋不勞餘力也

合參然物思固人臣之義而懷歸冤室家之情故當將帥之歸未至而室家
感時物而思之曰向我君子之出也草蟲尚未有聲今則喓喓乎其有聲矣
阜螽尚未有形今則趯趯然而躍矣夫昆蟲變化忽經仲春之時正君子戍
畢至家之日也于此而未見君子憂心蓋忡忡矣必其既見君子然後心可
降乎然此赫赫南仲今何在乎意者玁狁甫平西戎稍叛方還師以薄伐之
而未歸耳否則何爲而不歸哉

析講此章述其未至時室家思念之情以切之也上六句述室家感時之思
下述室家度其未歸之故喓喓二句言昆蟲變化是暮春之景正兩對告語
行者可以至家之時未見君子四句乃未見時擬其心如此全篇俱言玁狁
而此突然說出西戎此正詩人善摸寫處見室家之思無所不至也若止言
玁狁則淡然無味矣有作是去伐西戎說則上下章文意全不相貫又與前
篇之洗不合況上章曰雨雪載塗是正月末二月初下章曰春日遲遲是二
月末三月初又況一西一北道里甚遠焉有仲春方往征而季春遂克捷
而歸哉此論最精不知朱子何爲復于末章附鄰說以開紛紛之疑也○約
略草蟲阜螽與春日遲遲作一時看見得室家之思如此而凱旋之樂如彼
更覺情景相關○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細于簡書將帥語意與戍人廼別
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此
方言室家思維情處而下言南仲忽歸作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真是
詞家真祖

春日遲遲音夷**卉木萋萋**音妻**倉庚喈喈**音皆叶居奚反**采蘩祁祁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音旋
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
醜徒衆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
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
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合參然室家固于此時而與念將帥亦于此時而凱旋其歸時所遇之景何
者而不見其可樂哉但見春日轉發生之機遲遲焉而暄長也卉木感化工
之妙萋萋焉而茂盛也倉庚之鳴出幽谷而遷喬木喈喈然而和也采蘩之
女遲徵行而祁祁衆多而衆也上而天時之和下而女工之勤植而草

木之遂其生飛而倉鳥之得其鳴乘斯時也際斯景也執彼醜虜而薄言旋歸鉦鼓之聲軍旅之盛旌旗之色無人不歡以相師豈非太平一佳事乎然果誰之功也良由赫赫之南仲專皇靈已赫夫蕩平之略而先聲所至遂收夫底定之功一指顧也而敵人之氣已奪盡玁狁不其于夷矣乎向非南仲之賢其孰能成此大功而致有今日之樂也耶夫始焉備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功終焉詳敘其旋師之盛而慶其功王者之勞旋卒可謂曲盡其道矣

析講此章述其今日凱旋之功以勞之也上六句從其班師之樂下表其成功之大春日四句只是敘其歸時景物如此見與邊塞之慘目塞草之寒心覺別耳不重時之可樂至執訊二句方是可樂也時說卉木之萋倉鳥之鳴總是春日中光景而矛盛之盛又即乘春而有事春當以春日作主見春和景明宇宙雍熙皆南仲所造也然此數句原輕只還他四項平敘可也訊醜只主獻俘說武雖三章之于襄以爲無訊可執無醜可獲不知此只道其凱旋之事如此猶言得勝而歸也末二句全提歸功南仲前言于襄是在朔方時不敢憑陵此言于夷則以去朔方後言便有樂世平定意于夷說得爲是其功在天下也○饒氏云大抵古人文章有二體有褒美之體有規箴之體春秋之文規箴之體也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然虛美隱惡而不嫌于過如此詩雖未嘗與虜交鋒未嘗戮一人卽言執訊獲醜非所以爲過詞也此等處要當活看

出車六章章八句○程子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尙嚴肅既歸則尙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旋亦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儼伉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暴地晉城[illegible]尸踐血之事也○[illegible]云一篇之中或爲詩人之詠或爲大將之詞或爲室家之詞錯舉成文與上篇迥別○慶源輔氏曰是詩凡言我者皆是設爲將帥之言惟我心則降一句則又是設爲將帥室家之言

杕杜章

傳杕杜勞戍也

序杕杜勞還役也

全旨 通詩四章皆是王者體戍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以章內傷悲憂惕字爲主首章感時物之變而以畢成之期望之也二章感時物之變而以至家之期望之也三章過期而憂其不歸必卽物以度其將歸也四章言過期而切于憂必稽神而決其將至也只叠叠說下去一章緊一章總見其思之切耳○此詩勞戍役所重在情故專言室家皆是追述語○豐城朱氏曰此詩四章皆述其未至之思而不言其已至之喜蓋未歸之時其思念之切如此則既歸之後其喜樂之深不言而自喻矣蓋體人情中最篤摯處以慰之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睆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特生之杜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爲而不歸哉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合參 此勞還役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于時物之變而思之若謂我于君子之行役也離曠之思固無日而不在念矣而于將歸未歸之際則所思爲尤切焉彼有杕之杜向猶未寔也今則離離而盛有睆其實則秋冬之交矣時物之變天運一周將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服勞于外乃以月繼日而無休息之期則睹茲杕杜之有寔我心能不蘊結耶夫以杕杜之寔正十月陽止之時於畢成歸之候也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十月戍畢古有常期今當十月我征夫亦可以脫日戒之危而就家處之安矣

然則言念歸期雖稍遠也今日之暇不爲明日言歸之伊始乎
析講此章念其當暇是方畢戍時尚未至于春也上四句感時而獨其勞下
因時而異其暇杕杜雖感時變而取義于杕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
依焉有睆其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當在此時也王事靡盬統儻陵
誤嗣我日指往役以至今言陽止卽杕杜睆實之候傷止爲其當歸而未歸
也遑止言此時繼未卽歸雖道遠不得暇不成○古者戍役以兩春爲期十
八月則夏代已至防秋已過方戍畢之時正可以暇將也註遠日至于十月可
以歸而猶不至又日易爲而不歸似誤解下此處宜斟酌○通解註中歸字
卽程子至遇十一月而歸歸字非指到家之謂○安成劉氏曰次年十月乃戍
畢之時故采薇遣戍之際預言歲亦陽止以爲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
日日月陽止而知其遑暇也○方山依舊說云各上四句是詩人述室家之
詞下三句是詩人衍室家之詞嵯山微弦依正義說云此下三句亦是室家
自敘其卜筮其君子之將歸耳其日憂心云云乃室家自稱是作詩者述
也不必從此爲詩人衍之也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合參夫十月不歸猶以爲方戍畢時也過此不歸則此心將何如哉彼有杕
之杜猶記去冬有懷尚在有睆其實今則其葉復萋萋而茂盛則又春將暮
之時矣斯時也念我征夫以王事之靡盬而久役于外方睠睠然之寔倏見
萋萋之葉時序屢更我心寧不傷悲耶夫至于杕杜有葉而卉木萋止正今
年二月之候征夫至家之期也于此而猶不至故女心感此傷悲而念之曰
暮春至家古有定制今適其時意者已離縣場之苦就在道之安而且暮之
歸自爾抵家已乎

析講此章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尚未過期也上四句感時而憂其不歸
下三句時而念其當歸杕杜睆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戍畢之時其葉萋萋
則是落而又生葉焉今年二月春暮之候至家之日也○通解此正戍畢之時
年二月既遇而來時也從于謂之又明年仲春春者是卉木萋止卽上萋萋時
也此二句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倒看征夫歸止乃至家之候故望
其當歸歸字重可以歸而不歸故悲止戎務一畢便望征車旋返室家迫切
之情自應爾爾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洧反檀車幝幝音闡四牡痯痯音管叶古轉反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爲車幝幝敝貌痯痯罷貌○登山采杞則春已暮而杞可食
矣登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
牡之壯而罷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合參夫暮春不歸吾猶以爲未過期也過此而不歸又將何如其爲心哉于
是陟彼北山以望征夫之還但見杞生可食而言采其杞則春已暮而歸期
已過矣而我征夫乃以王事靡盬而久役于外不惟動我室家之念而且貽
我父母之憂焉亦何以爲情耶乃我之于征夫車塵馬跡兩期之內日懸于
心目之間而旅色轉一息之中恭縈于路衢之頃試以物理料之卽彼
載而役者檀車非不堅也而跋涉至今幝幝者宜亦無完車矣卽彼駕而馳
者四牡非不強也而奔逐至今痯痯者宜亦無遺力矣物力猶爾人復何堪
而執掌至今登更何待料我征夫之歸在旦夕間耳夫豈遠而復有日隔之
殊也哉

析講此章期已過故以車馬遠度之也上四句是過期而貽親之憂下是以
物理而料其當至陟山固是望君子然亦杞可食上登采杞以食是暮春三
月之時則歸期已過一月矣得杞之可食者惟枸杞詩札以望其君子托
于下宜出父母征夫之父母也憂我父母不以飲食詞卽陟岵子陟子季

之貴憂及征夫之父母是其憂又有進焉不但女心傷悲而已檀車二句自其出戍至今兩歲之久而知之是以理度其當如此也華陽范氏曰車幝幝馬痯痯若見其將至矣不遠亦料想之詞于車敝馬罷上見之蓋時久則物壞壞則當歸以故知其不遠也非是車敝馬罷無可制輒不得不歸之意中門輪有時滯陽當在路未若幝幝痯痯親切揣摩也計程應說到揚州計程應說到常山未若征夫不遠執特特地也其有忽喚忽昇百般想像于於冤解光景此詩亡徹滯

匪載匪來叶六直反憂心孔疚叶訖力反期逝不至叶川木力反而多為恤卜筮偕叶舉里反止會言近止叶渠巳反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疚病逝往恤憂偕俱會合也○言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故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于繇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合參夫登山以望家將歸極且參終不歸即擬之曰征夫不遠矣顧何以不來也當至家之時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況歸期已過而猶不至則死生疾病皆不可得而知此時此際百端交集其使我多為憂恤宜何如哉中心搖搖即不遠之料固然而我亦不復能自信矣我聞彰往察來惟龜可以極天下之靈唯蓍可以先天下之知我其稽之卜焉稽之筮焉且卜且筮相襲俱作合言于繇而皆曰近矣夫詳諸吾心猶疑而未定度諸車馬猶擬焉未與未敢必以為近也今卜筮叶同如此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矣合不遠之億果亦無謬而車馬之敝且計日過之也乎夫期而不至則憂疑而不決則卜筮皆室家之情自不容已者也王者體悉至此可謂能通天下之志矣民安得不忘勞于上哉

防講此章過期而不至故以卜筮決之也上四句是期過而切于憂下是因

稽神而決其至此與上章皆將歸而望望疑而旋疑忽信之詞君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此承上緊說匪載匪來指陽止後萋萋時言期逝不至就陟山采芑時言多恤新安胡氏謂疾病飢渴死傷之憂此意未嘗不是但並此數語亦不說出卻有無數擬像若有事可指便不多矣以上四句承上起下之詞宜輕看重在卜筮上體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且卜且筮相襲俱作見思之甚而無所不為之意繇詞也卜有兆詞筮有占詞皆謂之繇合言于繇合其卜筮之詞也而皆曰近矣則詞之同也征夫邇止與征夫不遠有別不遠是料度之詞邇止是決定之詞如即刻到家之詞總見近謀乃心或蔽私勝遠度諸物猶出想像總不如神謀之為決也先章向文亦云向謂歸止者以卉木而推之天時臆度之私也其不可必固矣向謂不遠者以車馬而驗之人事思想之情也其不可必宜矣今卜筮之協吉如此吾知從王事以有終而我征聿至之期將在于旦暮之頃矣不然則鬼神將不可信耶即此意

杕杜四章章七句○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之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為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三山李氏曰其遣也則預述其懷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敘其往反終始之情則一也○慶源輔氏曰鄭王范氏所發之義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師勞役體悉其情無所不至而略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者竭誠盡忠以勤王之事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勞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安成劉氏曰集傳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杕杜也○

范氏之說兼詩出車杕杜二詩也○此詩見王者之勞歸士曲盡人情此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而無猜怨離叛之民也○按是詩一日征夫邇止一日征夫不遠一日征夫邇止未嘗有征夫不復之處正見其師之完也亦見太平之世故有此詩也唐人詩云一將成功萬骨枯可謂傷心而亂世景象昭然矣杕杜之詩豈其然乎然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曲而形諸歌咏則下悅之出車杕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其勞苦之狀悲傷之情則下病之揚之水鴇羽是也後世秦政漢武北驅山陰廣大發征東至使道亡叛匿無向遼陽浪死其悲歌萬狀何如耶以百萬師渡薩水而僅僅以十之一歸所謂征夫之邇止邇止安在無定之骨猶作深閨之夢也哉

序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南陔○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慶源輔氏曰已下三詩不繫于白華者華之後而附于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通解按古樂南陔合吹黃鍾大呂二宮

附束皙補亡詩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以蘭芬芳故循陔采之以養父母庭闈親之所居也言我思歸養心不暇安也居謂未仕者無有游盤相戒之辭也末二句相戒馨潔其朝夕之養也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草油油而從風喻已亦當柔色以承親也色思其柔言承父母顏色須柔順也羞食也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

獺水獸捕魚以祭先者喻孝子求珍異以養也涘水涯也汨急流也噬嚙也捕執也魴鯉美魚名

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純黑曰烏哺者烏也嗷嗷聲也言烏鳥之微亦待哺于子三四句言烏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以養而無禮敬與烏何異介助也祉福也勗勉也虔敬也丕大也言勉增爾敬以助大福也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于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白華○笙詩也說見上篇

附束皙補亡詩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

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兄弟中自然鮮潔門子適子也言將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磨礪也終晨三省謂一日三度省己所行之事不敢惰其勤恪也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

絳紅色也趺花足也陬陵角也蒨蒨鮮明之貌涅染也渝變也言華子之鮮明雖染不變也亹亹勉勉也竭盡也言盡其誠敬忘其劬勞也

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處子處士也言華子不得他有所營念也侔等也點污也言鮮潔華于晨葩無所點污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

華黍○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所以知其篇第在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廬陵李氏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董氏曰笙入者有聲而無詩也蓋詩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也寓于樂者聲也以其用于鄉人邦國故當時人習其義是以用其事而識其聲知其義也然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須溪劉氏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當時元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詞也吾其矣東晳補亡之無謂○安成劉氏曰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禮記篇末蓋魯薛二國投壺燕射擊鼓之節也其圖者擊鼙其方者擊鼓其節不同

亦皆有聲而無詞也○通解古樂華黍合吹始洗南呂二宮○儀禮笙入三終之後間歌三終○時士按儀禮鄉飲酒禮注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于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賈疏云凡鄉飲酒之禮其名有四按此賓賢能謂之鄉飲酒一也又按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鄉射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先行鄉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三也按鄉飲酒義又有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四也燕禮注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群臣燕飲以樂之賈疏云按上下經注燕有四等目錄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二者皆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既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上文之次也後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則下文之節也燕有若舞以下不按皇皇者華無遂獨注謂欲令笙詩相次但當據以下六詩間于其中頗爲失倫又不知所考云

附東晳補亡詩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靡田不播九穀斯豐

黮黮黑貌習習和舒之貌言靡雨之時也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陵巔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靡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盛也

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靡田不殖九穀斯茂

奕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濛濛雨貌甘霤雨也

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稸我王委充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斂曰穡芒芒寬廣貌參參長盛貌委積也言爲王稸積以充人食四氣和謂之玉燭翼翼明貌猷道也言王道明盛也

魚麗章

傳魚麗所以燕大臣也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修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全旨通詩六章一意總是燕禮之盛首三章言其盛已有曲全意在內下三章不過即其極盛者以伸發其曲全耳不可以極盛曲全分開對說以詠中復實二字爲主前三章重多旨有字觀一且字可見後三章重嘉偕時字觀一維字可見言酒即兼物言物即兼酒總物之盛正禮意之勤也○此詩與後三篇既謂通用而朱子小註又言魚麗三篇皆君臣燕飲蓋必天子燕本國之臣諸侯之使俱用此詩故曰通耳方山聚岡峰山諸說俱云主人不可說出天子宗不可說出人臣宗只宜泛言但玩南山有臺章便當作君燕臣

矣此不必泥○鄒臣虎曰謂之通用者蓋燕饗專言燕賓客鄉專言燕使臣常棣伐木專言燕兄弟燕朋友此則通用之燕賓客使臣兄弟朋友也不可謂下之人得而通用之也此論極當可玩

魚麗音離于罶音柳與酒叶鱨音常鯊音沙叶蘇河反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麗歷也罶以曲簿爲笱而承梁之空者也鱨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卽燕饗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或曰興也下二章倣此

合參此燕享通用之樂歌若謂燕享之設固貴乎禮意之勤然物或有不備亦無以盡其優賓之意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罶以取魚也而魚之麗于罶者有鱨而又有鯊焉況我君子有酒所以燕賓也况其所薦之羞不惟旨也而且多焉蓋品物極其芬芳而燕羞極其盛備者矣

魚麗于罶魴音房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鱧鯛也又曰鯇也

合參不特此也罶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有魴鱧焉況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品之多而且極其味之旨矣豈徒以其多而已耶

魚麗于罶鰋音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已反

興也鰋鮎也有猶多也

合參不特此也罶以取魚而麗于中者有鰋鯉焉況君子有酒以燕賓則見其味之旨而且無物之不有矣豈其爲于燕而已耶

析講罶中之魚既有鱨又有鯊君子之酒既已旨又且多以二魚與旨多取二者之兼備此不主言魚特借之爲起語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也後三章一物字卽前三章多旨有不得然作酒卽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然作酒如語云酒所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名餘物俱該耳蔬味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有然簡擇之至取數無幾而今則且多矣不然不可以燕賓也貴乎多然取類之博不無充數而今則且旨矣嘗品不可以燕賓也貴乎有然適口之珍不能相繼而今則且有矣旨者芬芳多者備味有者不匱總是優之之意

物其多矣維其嘉叶居何反矣

賦也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多矣然多者恒患其不嘉今則維其嘉矣陳之俎者皆珍羞也夫焉有不嘉耶

物其旨矣維其偕叶舉里反矣

賦也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旨矣然旨者恒患其不偕今則維其偕矣列之殊品

者皆齊一也夫焉有不偕耶

物其有矣維其時叶上紙反矣

賦也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合參夫所燕之物固云有矣然有者恒患其不時今則維其時矣蓋之所具者皆時物也又豈特備云乎哉夫有也偕也均謂之多也多則天下無遺品而況兼之以旨乎嘉也時也均謂之旨也旨則天下無遺味而況兼之以多乎燕禮之曲全如此主人亦爲優賓之至矣

析講首三句各以次承前三章末一字多或間取以充庖患在不嘉旨或美而難繼故患不偕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偕則旨而齊一時則有而新美吳濬人曰嘉偕時三字重看嘉以全其多品多儀之成享者又謂嘉之孔昭也偕以全其旨而甘旨之備審者又珍美之咸聚也時

以全其務謂無物之不有者又因時以制宜也夫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物
到曲全方見優賓至意用曲全二字括盡禮備時三字極完密然曲全者物
而所以曲全者禮意見主人盡志以盡物也○燕獨稱魚者北方牛羊多而
魚少舉其貴者言之耳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
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也言
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
毛公分魚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爲文武詩嘉魚以下
爲成王詩其失甚矣○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
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
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告于樂正曰正歌
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
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朱子曰魚麗諸篇
皆君臣燕歌之詩道主人意以譽賓如今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敘賓客
辭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亦此意○辨義按麟士云君子
有酒宜只說酒但照後三章多旨有俱須針上文魚殽言之亦無妨然詩
義之妙正在離合有無間何必物物而取又上玉按後三章三物字即前
三章多旨有不得煞認作酒即君子有酒亦先不得煞作酒如語云酒席
之意蓋燕不止酒而飲酒其餘物俱該耳兩說如此然愚以爲燕客以
酒爲主言其意則酒字可該從言其物之寔則酒果從是汎言死煞說
酒字便失統綰之義若有酒二字亦不得煞作酒又失分別之寔神而明
之在乎其人之善逆也東傳渾排之妙宜玩○魚麗于罶鱨鯊魴鱧鰋鯉
叅鱨魚黃魴魚黑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具備故序以爲萬

物甚多也○葉臺山曰豐以燕賓魚麗是也薄以燕賓瓠葉是也何豐儉
異也蓋當得盡之時而從其儉則失之簡故以豐爲貴當不得盡之時而
廢其禮則失之野故以儉爲貴惟其誠而已矣故易曰大烹以享聖賢又
曰二簋可用享合而觀之得矣○薛方山曰甘酒嗜音未或不亡五子之
歌大康也我民用大亂德亦罔非酒惟行武王之所以誥康叔也此詩盛
舉酒食之豐何哉蓋歌以物而彰物以敘而盛視甘酒酗酒者不同也

序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由庚○此亦笙詩說見魚麗○通解古樂由庚合吹蕤賓林鍾二宮

附束皙補亡詩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
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

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蠢動也柔安也道之既由以下言

玉化既孚而動植咸若也

四時遞謝八風代扇纖阿案晷星變其躔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
紹文之跡

四時不失其序八風不失其節纖阿月御也晷度也躔星次也言星月
各案其晷度不失常也尚書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序庶草蕃廡左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晴風雨晦明也易改
也謂不改其常度也愔愔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文王
也言能紹文王之跡也

南有嘉魚

傳 嘉魚所以燕大臣也

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全旨 通詩四章各開於燕以樂賓爲主言之不足又從而言之也所

章以樂字衎字綏字又思字爲眼總是因其所薦之物而道達其樂賓之意言樂言衎猶娛其外也綏之則樂其心矣然猶有限也又思則不可限矣由外而內由暫而久有無窮之思焉樂衎綏又皆以自我之賓者言之要發得樂賓意出〇上篇備樂其物乃因情以致物故曰優賓此篇備述其情乃即物以達其情故曰樂賓下篇美德祝壽故曰尊賓此三篇之異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音涿）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叶五教反）

興也南謂江漢之間嘉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也罩篧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之辭也〇此亦燕饗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有嘉魚則必烝然而罩罩之矣君子有酒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矣此亦因所薦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合參 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故其辭若爲賓主之相與也以心其相通也以情而燕也者所以宣其心而洽其情者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彼江漢之間有嘉

魚焉取之者則必烝然而罩罩矣況君子有酒品物陳焉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樂于以致殷勤于獻酬之間而懽欣爲之流通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音看）

興也汕樔也以薄汕魚也衎樂也

合參 南有嘉魚取之者則必烝然而汕汕矣況君子有酒品物陳焉而豈以自奉哉則必與嘉賓共之而式燕以衎于以伸篤厚于樽俎之間而衷悅爲之無間也

析講 此二章與意言有嘉魚而必罩之汕之有酒而必與嘉賓樂之衎之澳尉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爲美故只直有嘉魚罩自上而下編竹爲之汕自下而上罾網之類有酒亦兼殽言式燕以樂連說樂是情意流洽形神舒暢至于衎則勢分兩忘形迹都釋矣衎即樂之甚也易曰君子以飲食燕樂又曰飲食衎衎此處須知非徒以燕物爲誇乃言盡志在于盡物而文王即是情至也本文二有字與註二必字相應二必字重看正是他盡誠處

南有樛（音鳩）木甘瓠（音護）纍（音雷）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興也〇東萊呂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瓠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也愚謂此興之取義者似比而實興也

合參 不但已也南有樛木則甘瓠纍之固結而不可解矣況君子有酒以燕賓也豈無悅賢之誠乎吾見上下爲之交泰名分爲之兩忘所以安樂嘉賓之心者殆不徒崇儀之彌文而在精誠之固結者矣綏之不其至耶

析講 此章與意言有樛木而甘瓠始纍有酒而嘉賓始綏也蓋取情意綢繆之意爲興綏之重主人安嘉賓之心上陳設酒肴盡其誠款情親不飾形迹不拘情意交孚有以安其心而相固結非止娛其外而已也亦重主人去安賓上

翩翩者鵻（之誰反）烝然來（叶六直反）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叶夷益反）思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或曰又思言其又思念而不忘也

合參 又不特此也翩翩者鵻則烝然來思而翱翔之自適矣況君子有酒以燕賓也豈一燕而遂已乎吾見會數而禮勤物豊而情厚雖既燕又燕而一念之誠非徒今日爲然矣不其有加而無已耶主人樂賓之意亦至矣

析講 此章與意言鵻之飛而復來燕之畢而又舉也鵻一宿之鳥言一意于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一之意于我惠然肯來也式燕又思方山云還是前日既燕今日又燕大全孔氏作頻與之燕最是劉蔘齋朱註云于其初燕而歌之亦不止一燕矣凡所有燕亦主燕之再舉說一說就一時獻酬交錯反覆而無已意亢峯不取蓋謂古人獻酢自有定禮只後日再燕爲是又一說謂就此一日之間燕禮再設如燕于廡復燕于寢之類尚未是〇朱子曰來思之思語詞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

爲語助者上可協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
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說見魚麗○易曰大烹養賢由來舊矣而揭之
味歌以示慈惠斯固周時之所獨隆也○葉嘉山曰先儒謂南有嘉魚燕
享詩也而序以爲樂與賢蓋世非無賢也君非不任賢也而中心樂之者
則鮮矣如漢武貌敬汲黯而心實遠之又豈得謂樂與賢乎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崇丘○說見魚麗○通解古樂崇丘令吹夷則中呂二宮

詩束皙補亡詩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藹藹茂盛貌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其宜而高大也周室
也

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
方輿地也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貌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大圓天也九壤九州也易曰萬物資生仰化亦言萬物也天地養物而
養之人惟無道故夭折耳非養之不至也極至也物至其時無不長也

南山有臺

傳南山有臺大臣所以報王也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全旨通詩以美德祝壽爲主各自開說諸家多云首二章美德祝壽也三章美
德也四章祝壽美德也五章祝壽也各章與意俱至末亦不一則所有亦不
以興君子有德又有壽甚慇拳首二章與四章兼言德壽三章雖尊以德
言而于示已上亦見其壽末章准壽以壽言而于保艾忠亦是其德尊言皆
在此二意方于興體爲切此係聚同說也○或云首章先言德所重在德也
惟德隆則壽亦隆三章遂專以德言四章先言壽所重在壽也惟壽彌高則
德彌卲五章遂專以壽言又或云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爲本然愚謂
德壽宜乎春不必偏重也二說俱不可依○壽德天下之達尊故道達主人
之尊賢而以美德祝壽言之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美德祝壽
兼朝廷鄉黨言旁見通用之樂○蔣士云此反興也蓋樂只君子四字兩稱
無所滯改說山處則有南北之異耳語意猶云南山有臺而不能有萊北山
有萊而不能有臺樂只君子則有其德又有其壽也亦有見其妙

南山有臺叶田由反北山有萊叶陵之反樂音洛只音紙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享
通用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則邦家之基
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合參此亦燕享通用之樂故其詞若謂國家有燕享之典豈徒以示私惠哉
將以崇其德亦以尚其齒也我之燕賓也何如哉彼南山既有臺矣北山則
又有萊矣況我樂只之君子磐望隆重國脉恃之而培謀略靜深人心因之
而固爲邦家之基本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收氣化之全
功保元神之完固必俾爾壽而富俾爾耆而艾而萬壽無窮期則又有此福
矣齒德俱優不亦可尊之至乎

析講各章興意已說在前毋見時文中多云臺萊托根附地總作興下一基
字此本揣鏡歷云臺萊附地多根貼下基字桑楊是條沃若貼下光字杞李
煩陰多子貼下父母栲杻枸楰堅固耐久貼下眉壽黃耇即棣鄂室家要亦
祖此說大謬樂只字乾就在燕時形于外者言之蓋泰交之際豈弟揚休而
油然示人以和意邦家之基即是德如此不必謂德足以如此也凡物有基
則固如子產謂是國立家有基無壞是也兼內外說內則柱石王朝外則藩

維四國也無期猶記註云人生以百歲爲期萬壽則無期矣非萬壽而又進于無期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合彖彼南山既有桑矣北山則又有楊矣況我樂只之君子材猷驗發能潤色夫休明譽盛昭宣能輝煌夫治烈邦家爲之光輝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歷年所之多享難老之慶必俾爾彌爾性俾爾壽而臧將萬壽無疆域則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析講光者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所謂赫赫乎皇猷輝煌乎治道也揚文君子之光不在聲色也在性情耳惟性情治故心術正心術正故手采形君子之光不由服物也由學問耳惟學問深故事業隆事業隆故休明著原本精要說得最深細○光字從德字看出方非泛名文物之謂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合彖彼南山既有杞矣北山則又有李矣況我樂只之君子愷悌爲民之恩强教節養方之謂善政善教真可爲民之父母則既有此德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令聞之播于人者皆將垂爲末世之思而德音之不已焉則又有此福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析講民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言其德之垂遠父母就已有德足爲民之父母說不可說民依之爲父母不已以時言之見無窮意乃仁聲仁聞垂于永久也只是久如其暫終如其始耳亦有散以延之矣

南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北山有杻音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叶殖酉反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口反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合彖彼南山既有栲矣北山則又有杻矣況我樂只之君子元氣日以滋精神日以固壽考有徵而享秀眉之壽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令聞之傳于世者固已廣播于中外而德音之是茂焉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之至乎

析講古義栲全天年杻號萬歲又陸佃云杻可爲弓幹栲可爲車輻有久之義眉壽謂徵于眉也嚴緝秀眉壽徵也德音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乃傳頌于中外洋溢于遐邇也

南山有枸音矩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叶果五反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叶下五反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保安艾養也

合彖彼南山既有枸矣北山則又有楰矣況我樂只之君子髮白復黃面如浮垢末錫難老而非其所倖致則既有此福矣而不但已也樂只之君子太和之保合者固已善始善終而安養爾後焉則又有此德矣不亦可尊之至乎夫美其德而祝其壽言有盡而意無窮其尊君之意不于是而可見耶

析講黃髮垢面言其壽徵也保者康寧其身體艾者頤養其天和爾後就君子本身說與無有後艱之意爾謂後日也或看作克昌厥後之後字以後嗣說與祝壽意相背不可從藍是觀壽隱以修德規之登安養善後亦足以見其德之盛矣按說通保艾有引翼之意焉亦德也不依劉氏專作祝其壽說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說見魚麗○慶源輔氏曰後二章言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與首章次章末句相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者願之之詞也遐不眉壽遐不黃耇者必之之詞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又愈益茂盛也保艾爾後則不但爲今日休而又願其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

考不忘矣褒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之也
合參彼蓼蕭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瀼瀼而蕃滋不倦矣況我既見君子屏翰有勲而朝廷賴之以增重彰施有本而王國藉之以生輝豈不為龍而為光乎且是龍光之德也不特見之于一時而且始終之一致而無有差失之愆吾知德盛于己者既愈久而不忘則壽錫于天者亦愈久而不忘矣寧非理之必然者哉使德有或爽將何以永享是壽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因既見而喜其德下是褒美而祝其壽也蕭惟長大故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德惟長盛故永享乎壽考龍光就既見說向惟各守藩翰故德望雖隆無由吾接今既得見而喜其為朝廷增重為王國生輝也龍光即是德不可說德足以為龍為光以此龍光之德而始終一致則為不爽不爽其德即壽考之本言天眷有德而錫之以壽也不忘猶言不已蓋常享茅土之封而永為國之龍光矣末須補我心之所以為者蓋為此也○韓

錄解頤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則為龍為光矣彼交匪敖彼交匪紓則其德不爽矣夫諸侯固賴天子為本根天子亦賴諸侯為屏翰苟諸侯不翻王室之甲可知故觀其車服之盛享其多儀之誠而天子之心得以自慰焉則其以為龍光也豈一時之虛偽云乎哉○訂正古文云諸侯承流宣化是所為變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龍字不作寵字解此說最好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音你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豈音愷叶去禮反

興也泥泥露濡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群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合參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泥泥而沾濡無既矣況我既見君子則相與厚為燕飲見其和樂而可親平易而可近豈不孔燕豈弟乎且是德也不徒見于燕飲之時而已我君子平日在國又能本此樂易之德而上焉以宜乎兄下焉以宜乎弟而克盡友恭之誼吾知令德足以格天天心隆于眷德享期頤而洋洋溢溢壽考而優游爾休矣夫豈出于倖致者哉使德有不令將何能有此壽豈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因燕而見其德之厚下及其德之徵也蕭惟長大故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惟有豈弟之德故有以享乎壽豈孔燕豈弟言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德或謂孔字帶豈弟說言其燕會附如此乎豈弟也亦可依宜兄句是因其豈弟之形下在燕而推其宜于家者如此以豈弟宜兄弟則分隔而疑忌不生勢睽而嫌隙不作也然作已然看者說到不以慝毒嫡不以藏代宗等意殊覺無謂宜兄弟即所謂令德也壽豈二字不乎言既永荷天休而且優游順適也○左傳宣公二年晉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杜氏注云詛盟誓無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元年秦后

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弟去懼選癸卯鍼適晉注云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鍼音鉗后子秦鍼字桓卒景立鍼乃出奔晉云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音穰既見君子鞗革沖沖音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興也瀼瀼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沖沖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庭燎亦以君子目諸侯而稱其車馬之美正此類也攸所同聚也
合參彼蓼然長大之蕭惟其生之盛也則露之零于上者且瀼瀼而較施其厚矣況我既見君子則鞗之有革沖沖而下垂六轡沃以柔而轡之有餘者握之而有遺柔也執轡惟以御而他之不盡者垂之而有餘有也有以著夫禦御之度矣有和又有鸞雝雝而和鳴車行則和應而不疾不徐相應以成聲也馬進則鸞鳴而或和或鸞和鳴以節節也有以協夫柔順之美矣乘是

車馬以入覲侯度克謹固天子之所嘉與也由是受九重之眷顧荷一人之寵光不特車服以膺蕃庶以錫而已集無窮之福祉矣萬福不一福也皆于君子攸同而聚焉益其謙而不盈卑而受益之象而和而不屈亦致祥之由非予之私而君子實有以致之也夫燕飲之設以示其慈惠而褒美之中又寓夫勸戒周王之厚其臣也有如此夫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侯度之謹下是獲福之多也郎朱物盛而厚被天澤與臣職修而厚養天休麟士云按講意謂此篇四章皆與至末益俗解之濫觴春旹以二句與二句後二句另轉耳然前三章易見此難見故雖蹟義亦只此取盡一章而興之而不知其非也鞗革句自完興意和鸞句自起萬福勿拘對待然此泥兩句一連之說也愚謂興至鞗革句止則興意畢竟牽强詩詩何必執定一見也鞗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此等儀衛原是諸侯之常但其沖沖以垂有噰適意雝雝以和有協應意無非和敬之心所形也正是他謹侯度處下垂乃轡首之餘者不可以鞗爲下垂也和鸞皆以金爲鈴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鸞在鑣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云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或謂承上三章各末句說則此詩初無相承之意或謂當與上章樂豈壽考壽豈一例泛說爲長或云萬福就得君錫而沐君寵言但推廣一步如云不特車服以膺之蕃庶以錫之而已而凡九重殊恩無不照受萬福何攸同耶此說可從○鞗革二句先輩張夫講得極明透附錄于此鞗革者轡之餘也馬孰無之而馬行急則震而不寧馬行遲則垂而散緩今之沖沖有節者何爲乎馬之緩急調乎手手之輕重調乎心以是知君子之心有所謂沖沖者在也和鸞者車之節也車孰無之而車行疾則促而繁促車行徐則舛而不協今之雝雝成韻者何爲乎聲之節奏準乎御御之節度準乎心以是知君子之心有所謂雝雝者在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詩傳闡古者天子以燕享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卿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賓在車客若是也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睿合好今曰宴美語今曰孔燕豈弟故爲燕諸侯之詩○按三饗再饗等即可并証又思之解

湛露章

傳　湛露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全旨　通詩有兩意上二章見君之盡情下二章見臣之盡禮然君臣不可乎眷當以君燕臣爲主而令儀令德則臣之所以善是燕也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夜飲之終則其時已久最易于失儀故末言其令儀以寓規戒之意○豐城朱氏曰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所以道其情之相親也後兩章言令德令儀又美其德稱無醉也然則是詩也其亦褒美之中而寓規戒之詩也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　厭厭音平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湛湛露盛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

合參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君講上下之相臨者分而未始不相通者情也我觀今日之燕豈有不盡其心乎彼湛湛露斯天澤之盛也值夜氣之方舒乘太陽之未照溶然下被蓋必日出而始晞焉匪陽則不晞矣況茲者卯辟欽五年之御而廟堂修九獻之儀亦既成禮矣乃予莽覺其禮數情跡未能寫中心之一二也于是有夜飲之設焉厭厭然安而且久久而且足所以通乎上下之情者也諸君子得毋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辭請速歸則薄且相期勿醉而此燕不爲空設乎不知情以酒而洽酒以醉爲酣其必既醉而始

言歸可也苟未至于醉則賓主之情猶未盡展而烏可以言歸也哉

析講 露必以陽而晞燕必以醉而歸二者皆有入而不厭之意故以為興夜飲私燕也孔疏云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私燕機務不擾勢分兩忘安也更漏既移飲酒未闌久也獻酧交錯情意懽洽足也不醉無歸此是心上斯必如此正是情之厚處○興意重不醉上正欲其露之常湛湛耳○廬陵歐陽氏曰燕當以晝而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晝飲酒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意殷勤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輔氏按燕禮之終又有無算爵言惟意所勸醉而止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以取歡也但請引燕禮皆諸侯燕其臣非天子燕諸侯之禮節次必有不同又不可太拘任氏云疏曰燕設燭者或射之後終燕則至宵或冬之日不射亦宵古者無麻燭而用荊燋鄭云未爇曰燋但在地曰燎執

之曰燭于地廣設之則曰大燎○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豐茂也夜飲必于宗室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合參 彼湛湛露斯本無擇于地也而在豐草為多天澤之被固有其所矣況此厭厭之夜飲安而久久而足也而果何在乎則在彼宗室之中路寢深嚴之地有以成其燕飲之禮為君臣之際如賓友之相忘俎筵之間若家庭之無間蓋務期于情之愈親矣

析講 露在豐草則膏澤深燕在宗室則恩義厚此興意也燕必在宗室者蓋殿庭之上燕禮雖舉然名分非疏情猶未盡也惟在彼宗室則上下相親而勢分兩忘所以洽賓主之交而盡獻酧之情者在也故為成燕飲之禮也○

注 路寢正寢謂人君皆有禮書云王六寢大寢一小寢五諸侯三寢大寢一小寢二大寢謂之路寢又謂之正寢小寢謂之燕寢又謂之少寢大寢聽政寢明而治也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在後自卿以下二寢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顯明允信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合參 大設燕在我則見親厚之情矣然在燕之君子豈無所以善是燕者乎彼湛湛之露斯在彼杞又在彼棘固無一物之不被矣況我顯明允信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多也然所承者一人之寵命而其所不敢忘者則天冠地履之恩雖當觥籌交錯而威儀轉見其匪紓殆無一人之不令德矣所謂人之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者何有哉

析講 杞棘不一物而均沾乎露君子不一人而均令乎德此興意也上二章重在湛露之能施此章重在杞棘之能受按疏義謂杞棘中寒故以興德桐

梓外文故以與儀埤雅謂杞棘剛木故以況令德桐梓柔木故以況令儀爾恐詩人興意未必如此大抵只以二物興莫不意耳顯允就心說顯者其心明白通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懇無一毫可疑也顯允與下豈弟俱就平日看許南台云此只是呼過之詞切勿以令德承顯允以令儀承豈弟也此說雖是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自覺有別令德根醉來醉則心志易迷德性易亂令者內有所主而不爽其心志也莫不者咸有一德之意○管蘇陸曰此與下章末句須承在宗夜飲說以表君子之儀德足將是燕蓋惟飲于宗室則宗廟之分忘而德意易溺于無拘束又况卜夜之飲則更漏之時移而德度多殺于不及檢今能莫不令德莫不令儀深美康侯自有為龍為光之妙○陳慧生曰說者皆以令德泛言其情辭之不亂不根顯允說以令儀泛言其禮度之不失不根豈弟說然顯而明允而信就是德之令處若舍顯允而另言德又何德也豈弟而樂易就是儀之令處若外豈弟而另言儀又

何儀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合叅不但已也。彼桐之與椅，其實離離而下垂，蓋無一物之不盛矣。況我和樂平易之君子，與厭厭之夜飲，非不醉也。然所被者五位之恩施，而其所不敢忽者則尊君卑臣之念。雖當翻洽之餘，而柔嘉者式彰其深謹，殆無一人之不令儀矣。所謂人之養儀亦酌非循惟孝者何有哉。夫人君不以堂陛之分隔上下之歡，而人臣亦不以燕昵之私忘敬共之節，洵乎君明臣良而有以成地天之泰矣。此周道之所以隆歟。

析講桐椅之定無不垂，君子之儀無不善，此興意也。離離，垂也。有卑以自牧意。豈弟就外說。令儀亦根醉來，醉則語言易肆，威儀易亂，今者外有所檢而不愆于容止也。○此與上一章自是良篇，更不須監史之說，當觀其用意深厚處。○曹無奇曰：燕主示慈惠，湛露之厭厭，慈惠至矣，而卒歸之令德令儀也，和而有節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春秋傳衛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賦湛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按左氏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朝正于王，謂朝而受政教也。三爵，春秋傳曰：臣侍君燕，不過三爵。○慶源輔氏曰：不醉無歸，見其情之厚也。在宗載考，見其情之親也。莫不令德，見其德之存乎中者善也。莫不令儀，見其儀之見于外者善也。厚而不親，則上之待下猶未至也。德雖令而儀有缺焉，則臣之待身猶不足也。○此詩須想其光景，會其大體，不可失則家盛時氣象不

然。彼齊桓之臣猶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而厭之夜飲，其去長夜之飲是矣。○新安許氏曰：天子雖爲天下之共主，而其用禮乃與其臣非有大相遼絕之勢，蓋遠則疏而近則親，疏則雖尊而親則合，故天子之愛之心未嘗，而上公之禮用九，君臣相去之間特三命爾，所以三公坐而論道，更相可否。堯廷之都俞吁咈，虞廷之賡歌，君臣之間雍雍和樂而敬禮用十有二不有乎其中。三代聖君蓋莫不由是道也。觀宴樂群臣之諸詩可見矣。上之人體容揖遜，而爲之下者承順悅服，豈弟之氣象盈于朝廷，被于天下，其化安得不至于比屋可封哉。自秦始皇尚氣勢而不知德義，又自遠而卑人，務使君臣之縣隔如天地，然後上下之情暌，而亂臣賊子奸名犯分者愈衆矣。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二百四句。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朱世椿爾遐
湯敷仍五諧 仝校
姜朝烈承武
男 吳之琦章玉 仝閱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章

傳 彤弓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全旨 通詩三章總是王者自道其錫燕以報功之意重我有嘉賓句蓋敵愾之功關係宗社民生則貺之自不容已而不敢稽之之爲速矣各章上二句是重報功之器下是盡報功之典然此意不可太平蓋首二句乃推原之說也

末句側重賜錫形弓意○慶源輔氏曰守之而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速則其觀之也亦玩而不以爲恩矣然誠字速字不可入王者口氣中又曰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是詠嘆以加重焉耳藏重于載載重于饗好誠于喜喜誠于貺酬厚于右右尊于饗然細玩三章一意不過反覆咏歎之耳非有加重意也輔氏說不可依

彤弓弨 音超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叶虛王反 之鐘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良反 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貺與也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爲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刓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合參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若謂王者所與共天下者惟有立功之臣而其據以勸天下者獨有名器之重我諸侯之功懋矣而將何以報之哉彼彤色之弓弨然弛而不張弓人獻之我也受而藏之王府其所以必藏之者何也蓋我鼓舞豪傑之意雖行且尚友寵錫之年而我鄭重名器之思早啓之幕府發策之日苟非有殊勳異績懋賞不敢以輕易焉今何幸我有嘉賓也其勛名在盟府其功績在旂常此正其當報者也第恐意有未誠視爲具文吝而不決俟諸異日則叔向甥舅得以致諷于予乎我惟激于中心寔欲以此弓貺之而非出于辞音笑貌之爲于是設我鐘而考之而大飲于焉行也設我鼓而擊之而將享于焉養也庶幾一朝饗之即以所藏之彤弓而貺于一朝之頃焉於無再計財賞不踰時豈猶遲回顧盼使勞臣有功高不賞之嘆也哉

析講 首二句是賞功時追言其始慎重如此藏器以待見不敢輕用此與也周人尚赤故重彤弓賜功不張故曰弨說文云弨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轉士按賜弓既云不張則彤弓弨兮一句自舉目前而言也但受言藏之一句又追前日耳我有四句一順說下謂中心欲與故設燕以享之而遂與之也勿分誠與速對看嘉賓內要點有功意重在武功上中心貺之重一心字見非出于利誘非迫于事勢也鐘鼓既設隆重其典也享就燕飲上說錫必先享享必用樂禮也大飲賓曰享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烹太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此處要入貺弓意所享飽畢不踰時而決也既設一朝四字俱呼應方見賞不移時長樂劉氏曰行饗禮必與神人共之故行其禮于廟○張稱彤弓非常賜也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設盛所以重彤弓之賜也○六帖云藏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爲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敢吝故受之者以爲恩然王者之

心非欲其以爲重以爲恩也盡吾之誠意而已○謝氏曰一朝享之亦且與得非人意無吝惜是說詩斷章若人講是重王者不重器賞矣○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唐德宗興元元年加李晟光太尉賜鐵券懷光愈反馬燧耿長春懷光請晟昭宗景福二年以王行瑜爲太師賜尚父賜鐵券後王行瑜舉兵犯闕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漢書韓信言項羽之爲人也見人慈愛言語嘔嘔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叶子利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喜叶去聲之鐘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于記反之

賦也載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合參且是弨然之彤弓不但藏之已也方其受諸弓人則載之于弓檠使其體之常正也其所以載之者何哉固所以重之以待有功也今何幸我有嘉賓式清多方求寧天室我中心寔喜悅之而欲錫之以是弓焉于是設我之鐘而從其體以示勸也設我之鼓而隆其敬以明尊也庶幾一朝右之即以所載之彤弓而畀于一朝之頃焉豈猶有更需時日使康侯想望于重器之空懸也哉

析講載訓抗謂抗彤弓于弓檠使其體常正是其藏之謹也右兼勸尊二意疏義云燕飲之際勸以助歡右爲尊位姦肴以勸之賓以尊之合言則勸之以酒而尊之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音高叶古號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去聲之鐘鼓既設一朝醻音酬叶大到反之

賦也櫜韜好說醻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厚也勸也

合參抑是弨然之彤弓又不但載之已也方其受諸弓人則載之于弓衣使其色之常新也其所以櫜之者何哉固所以珍之以俟有功也今何幸我有嘉賓功在社稷緊在巖廊我中心寔篤好之而欲賚之以是弓焉于是設我之鐘而歌曲以示厚也設我之鼓而侈崇以示勸也庶幾一朝醻之即以所櫜之彤弓而錫于一朝之頃焉豈猶有更候斯借使守內竊疑于異恩之久曠也哉蓋爲國家惜名器故藏之也惟以重爲國家報勳臣故予之也試以速用王誠得賞功之道矣

析講櫜訓韜謂以彤弓韜之于弓衣使其色常新也亦昨藏之中事甲兵弓矢皆以皮爲之衣故皆以櫜名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飲而酬之醻所以見其意之厚也酬以遂飲故又爲勸合言則勸之以酒而厚待之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春秋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寇臣子之義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强臣拜表輒行者異矣○滿嵩九錫文以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孔疏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不獻故左傳莊三十一年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以警于夷其賜有功不須四夷之功也晉文侯戎輔周室平王東遷錫晉文公亦賜之弓矢尚書文侯之命是也甯武子所言及晉文公文侯所受皆并有旅弓此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旅形少旅多舉重可以包輕也有弓則有矢故亦不言矢也傳文直言旅弓矢千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周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

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〇晉穆帝永和七年桓溫屢求北伐詔書不聽溫拜表輒行安帝隆興三年孫恩陷會稽等郡劉牢之鎮京口發兵討恩拜表輒行〇廬陵曹氏曰始而藏器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慢王者於賞功之初始而不知重其物則必有輕視之心而人亦褻之矣終而不出於誠心又吝而不果則人雖得之亦不以為恩矣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敢輕既有功之時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〇莊素寉曰書曰功懋懋賞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始見古人賞功之不苟也要知不慎與於始則授之者適以為輕不速與於終則彼受之者適以為吝不出于中心則鐘鼓獻酢亦文焉而已周王重旌勳之典如此真足令人思齊矣〇做茲云先王知天下諸侯不

可無長故為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乃世之賞貴功臣或有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不背以輕於賜者或有內疑其臣而外迫於其勢不敢以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貺也大凡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怠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懈故畀之速如此也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〇附錄時論國家有事不可無任事之人國家無事尤不可有喜事之人向使海內又安朝宗如故天子垂衣裳于上二三友邦共相協和于下亦何自以綏戢安攘為朝廷建不世出之功其功之得也國家之幸也而非國家之福也故此一歲也若由于一人毋隨先裕與兩伯叔甥舅世守先王成憲其戢干戈橐弓矢修文德以洽四陲庶幾捲兵而不復用乎迨夫功落旂常績銘鐘鼎天子從容慰勞用嘉乃勳于是取數百年寶藏之物慎重以賜之而復加以圭瓚陞以秬鬯配以彤弓盧矢燕饗酬酢之際復反覆咏嘆而煩美之蓋以非常之功

乃克受非常之賞而非常名之寵賚非分之恩私所可僥倖而得之者也是以先王之世賞不數行而天下之雄才大略無不共相鼓舞爭自奮于功名者其名與器誠足以激勸天下而使之感也後世賞不以功錫予濫及甚且以武庫兵賜弄臣而國家名器視若弁髦安所謂激勸之微權也哉〇人君奔走天下者存乎權激勸天下者存乎術鼓動天下者存乎心何也人臣而有功其勇略必能蓋其主功名必高天下人君未有不畏之而忌之者也雄略之主欲以不測之恩與顛倒豪傑或寵以大藩錫以重爵鎮山帶河誓百世不相背一旦內猜外疑倉卒告變不終日而誅討剗削求為編戶不可得而深沉術刻者且或以睚眦小怨卒成大獄陰示疑貌厚飾恩禮以報其功而陰伺其隙以羅致其罪祿爵削如其武不能保其族卿于是有寬厚長者出而為善全之計從容談笑解示禍福武釋兵就第武東身歸第雖奇才異能無以究其用于天下較之殺戮功臣者法非

不善而其意亦已薄矣嗚呼國家擾亂未平之日懸重賞以待有功鮮不推心置腹絕去猜疑及亂定功成遂以不忠之道待其臣使臣之視君可疑而不可信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有功者人人自危求為苟全之計即慶賞有加而藏者謂疑貳之漸已開于此無他崇詐權術而不能以至誠之心出之也古之聖王知權術不可恃存其大體而濟之以至誠君臣之際坦然以心相與而無所畏忌即一彤弓也其始慎重以秘之而不予天下以可褻其後推誠以畀之而不示天下以可輕是以天下之人不樂其慶賞之加而樂相成相信于其至誠之心相信則不敢瀆相感則不忍欺其相激勸而樂為之奔走上以中心示其下故下亦以中心報其上若後世君臣互相猜疑甚或以刑書鐵券為羈防猜逆之具而枉或不受視先王之以心相與者相去遠矣況彤弓之錫歷而制自錫至以迫脅行其錫命其心又安可問哉吾故曰中心貺之一語古今御功臣之道無踰

于此

菁菁者莪章

傳 菁菁者莪所以燕賢也

序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全旨 通詩四章平看都是極道其喜樂之情也上三章是屢興喜之之心以見而形末一章是追溯思之之心以見而得總以既見君子何爲主蓋此君子非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樂字直貫至末○通詩惟有樂二字屬樂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之情惟思之喜之故燕之也不言我之樂賓人之好我而但言既見便樂便喜便如得珍寶便休然有深情在

菁菁菁音精**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音洛**且有儀**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義矣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合參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若謂人之不足以動吾思者未必爲吾人之所欲見即見之其情亦未必殷殷切也苟其人而爲吾心所甚慕則欲見得見之際此衷自有不能已者我于君子何如我彼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阿物生且有其所矣況我君子備寵光之德誠天地之紀邦家之光也昔日相期之際庶幾且甚遇之而始慰也今也亦既見止則以其情之不容已者暢之爲悅賓之休而以其樂之所自形者將之爲品物之盛其喜樂而且有禮儀矣又何有于衷悰之未伸也乎

析講 此章言喜樂之情著于外以菁莪生得其所興燕飲既盛其儀既見肉空講不必用向也進進候邪等語亦不可用未見觸別恐礙末章也君子泛指嘉賓說只言其德業之隆才名之著便忘樂且有儀樂以內言儀以外言猶言其心內喜樂而外有休態之容儀以將之也胡川謂有儀正所以樂處蓋謂有儀爲悅賢之寔也直樂字[illegible]燕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有亦宜之孫故曰有儀此章勿頂露心字○慶源輔氏曰夫見賢而樂禮意不足則愛心既至而依心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合參 菁菁者莪則在彼中沚物生且得其地矣況我君子山川儲其秀社稷資其靈高山仰止之殷庶幾遐邇逢之而始遂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者豈偽爲悅懌之情悉根于中心之發而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其喜之誠何如耶

析講 此章言喜樂之情根于中與意與上章亦無大異我心則喜要照透我心字言爲社稷喜爲蒼生喜則爲君子喜而豈聲音笑貌之爲哉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合參 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陵有以著其菁華矣況我君子席珍以待聘抱美而不言昔日景慕之至庶幾責無求必而願始遂也今也亦既見止則所以喜樂之者夫豈淺淺於耳目所欣風玩好之投今觀我欲適圭璋之賜誠不啻錫我以百朋之多也夫百朋重貨見君子如錫百朋其喜之切何如耶

析講 此章言喜樂之非輕錫我百朋當倩好貨錫百朋則喜今我得見君子其喜之之情有如是此以形容得見而喜之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也蓋言圭璋宮爲綸猷事則爲君子喜不啻錫百朋之重也言既不氏疏云古者貨貝言古者寶此貝爲貨也五貝者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漢食貨志云二貝爲朋

汎汎芳劍**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楊舟楊木爲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此
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合參夫喜之之心因以既見而忘則思之之念寧不以既見而慰乎彼泛泛
楊舟則載沉載浮而無所定矣向我于君子未見之時與其來而又恐其不
來心之靡定亦猶是也今也幸得見之則有以慶明良之會而講握手之歡
我之心在昔則徬徨而靡定者今乃帖然而少休耳使非今日之見何以慰
其昔日之思也然則燕飲之樂豈容已哉夫未見而思之也切既見而喜之
也深古人燕存其真心寔意溢于言表矣
析講上二句比未見而思下二句既見則慰其思也上三章既詳言既見之
條而此反追言未見思之者正以起下二句既見而安之意楊舟之浮沉無
定比思賢之心往來無定既見二句亦與上三章同體古云泛乎若不繫之
舟又云心搖搖如懸旌即載沉載浮之意休字對浮沉言字法妙品所謂心
不定者至此而定也以上三章末句下俱要見燕飲之設有不容已意方叙
燕飲之體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六月

六月北伐也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
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
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
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
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
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
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
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全旨 通詩詳序北伐之始終自出師至凱旋俱無不備五章以上總是行師成
功之事下乃言其班師燕飲之樂也首三章是出師將事中二章是行師將
事末是班師蒇事此詩雖稱吉甫寔歸美宣王能命將上是其中也宜中
如匡王定國佐天子與薄伐而至于太原是一篇之大關鍵細分之首章言
出師有車馬戎服次章言車馬如此戎服如此三章言兵威雖盛而以嚴敬
爲本四章又言整罪致討以服其心然服其後之者不過以其內侵而已五
章遂言逐至太原而止不窮追也此敘吉甫受命成功而功成則奏凱故末
言休兵燕飲之事○古義按竹書事在宣王五年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音逵**載是常服**叶蒲北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叶訖棘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叶于逼反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遑遑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
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玁狁即獫狁北
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
之出居于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
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出師
者以玁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于是出征以正王國也
合參宣王命尹吉甫帥師北伐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若謂國家征
伐之命雖出自天子而安攘之績則在于人臣若我吉甫承王命以北伐也
果何如哉彼冬夏不興師司馬之常法也茲當六月乃率然興師人心皇皇
而靡定焉以戎車則既飭而整治以四牡則騤騤而強壯至于戎事之常服
亦載之于車上矣與師之急若此者何耶蓋緣以逼近京邑其勢甚熾而我
之備禦不可不急故王命于是時出征于以攻覆虜之掃逆明華夏之大分
而匡正此王國使中國有常尊之勢也不然胡爲而興此六月之師也哉

析講此章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上四句是與不得已之師下是捨其不得
已之故六月紀時也詩言六月征非則為夏正可知棲棲是急遽與下誡內
侵於就人情言夫以倉卒猝猿如此似于不暇為謀而下言車馬整飭森然
有備正可見中興氣象百廢具舉何等威嚴車以利戰馬以駕車非為載常
服而設而時當六月戎服非所宜故載之當戰時乃服之也戎車日既飭則
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日
載是常服則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矣孔熾言自彼來侵乃逼近京邑即四
章匪茹四句是也我是以朝廷言用急言自我應彼一急字最重即詩之棲棲
出師是也王國指京師言乃天下之根本也要提王國乃文武成康之故據
帝王自立之要地今獫狁內侵則不匡甚矣匡正也正華夷之分明內外之
防也○穰苴田完之裔先為齊大司馬所著書名司馬法○豐城朱氏曰先
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能討之者許之先發

而后聞其急如此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奖里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
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
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
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
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
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王命于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
而佐天子也

合參夫六月興師宜乎倉卒而不暇為謀矣今則內修素預將帥得人彼四
牡固騤騤然退而求其始此其物而四馬皆驪則力與色之皆齊可以見馬之
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人與馬之相得可以見教之有素矣常服固是
載矣追本其初維此六月之中即成戎事之服推以濟乎其變不因倉卒而
忘備焉我服既成即日引道盡三十里之舍而止是不失乎其常不因趨利
而或過焉然所以有是行者豈以遠畧勤其民哉蓋以獫狁內侵天子為之
愾怒甚矣故王命此時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使九重免北顧之憂而佐
助天子焉耳不然胡為與此六月之師也哉

析講此章言行師以敵王所愾也首六句是行師之善下是表其出師之意
上言四牡騤騤矣而此言馬之有餘教之有素上言載是常服矣而此又本
其成服之時從上章抽出言之耳只一時事此隔俱用力字以馬而善擇其
力曰比蓋四馬皆強力也四驪四馬皆齊色也蓋出師時試其步武曰閑此
是人閑乎馬非馬自閑也舉平日所教者試之如目習旌旗耳聽金鼓之類
維則是馬駕車而行進退疾徐各中其軌度也我服我字就軍衆說註師行

日三十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戊午渡于孟津去
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六月之中即成我服則應變速矣
我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
度矣既非膠守故常而不知變又非輕敵躁進而至因變失常可謂得武之
善經矣王于出征天子命之也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
言指敵愾上說蓋獫狁內侵王國不正此天子所愾怒也故吉甫奉命征之
以佐天子此二章言王命出征下則吉甫奉命出征也○維此四句一直說
下註中分疏甚明但講中宜總會此意不宜拘拘分貼○上章言我是用急
而此言應敵從容則急中自暇次章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以共武則寬
中又嚴此皆相形互見以賛吉甫之妙于行師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叶魚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illegible]**共武之服**叶蒲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叶于逼反

顒也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奏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與供同服事也

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合參夫是六月興師王國亟之以匡天子亟之以佐其共亦重矣爲吉甫者是何以副王命哉彼車馬者克敵之具也則四牡修廣足以供百戰之勞其大有顒足以振萬騎之威以是車馬而薄伐獫狁則長驅遠御陷陣摧鋒以戰則勝以攻則破寧不可以奏膚公哉然兵威雖盛而吉甫之恃以制勝者不在此也誠見法令不明而三軍之耳目誰寄必士無戲也卒不玩也律令爲之整肅使三軍畏我而不畏敵則見其有嚴也如斯臨事不懼則獲勝之本謀先定必無輕忽也彼持重也無事亦皆愼畏使三軍自畏而不畏人則見其有翼也如斯有是嚴翼以共武之事則士卒用命勤出萬全王猶于是乎敵獫狁于是乎平向之擾我王畿蕩搖邦國者不且有以大定乎哉

析講此章言其制敵之有要也上四句是行師得其具而成大功下是行師得其本而莫大之要其事莫先于馬故皆首以爲言而反覆稱美之有顒正形容其修廣也奏膚功承車馬說而據務安夏之功此四句只是鋪張以起下文耳下言有此車馬已足以伐獫狁奏大功矣而將帥猶不敢恃強玩寇而必出于嚴翼也嚴自約束言心存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翼自整理言務審如臨事懼爲謀成之類此二字最要進必選銳去不窮退都是嚴翼之心運用其間楊升之日姑息之愛非所施于介胄之士儒緩之政非所用于行陣之間故嚴翼共武所謂威克愛者濟敬勝怠者吉也註言將帥皆嚴敬則不止吉甫可知矣嚴翼屬優是武事不足以嚴翼去共武事也此二句吉甫成功之本定王國與匡王國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固大業也奏膚公言其足如此定王國言其欲如此纔屬未然有百戰百勝之技又有不戰而自勝之心其於獫狁何有顧鄰初日昔日獫狁內侵其事危急王國或幾有不定者今則震服之制以明與夏之防以嚴夷之侵疆而王國莫安矣故日定前章以匡以佐以字是王命欲其如此此以字吉甫自欲以是副王命也○疊山謝氏日薄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又日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師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慶源輔氏日有車馬爲之用則足以却獫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爲之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又日定則不止于匡矣

獫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織音志　央於良反）

元戎十乘（乘去聲）**以先啓行**（行叶戶郞反）

茹度也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鎬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卽朔方也涇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爲寇也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擊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整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合參試以伐獫狁之師言之前章言之森然獫狁不自度量整齊醜衆居于焦穫之間侵鎬及方直抵涇陽之地以夷而亂華以逆而犯順深入爲寇如此其罪不容赦矣于是建彼正正之旗則織上有文而畫以鳥隼之章有白旆央央以爲夫龜蛇之旐所以稅前軍後軍而一其進退者此矣制彼堂堂之車則選元戎之十乘使之先道以啓行所以摧鋒陷陣而奪先聲之威者此矣

析講此章言致討之有方也上四句敘其深入之罪下是聲其罪以致討也夷不可亂華逆不可犯順故狄之匪茹正不度順逆非不度强弱整居是大衆盤據侵是游兵侵掠涇陽去京師爲近逼近京邑故日深入賊勢如此正首章所謂孔熾也織文謂旗上有文也其文卽鳥隼之章以稅前軍者卽前朱雀是也白旆帛也勿誤認作白色旆以繼旐爲旆戰則旆之此乃繼龜蛇

之旐以絳帛緣繪旐末爲燕尾從曰旐旐非與旐爲二物也央央只承白旆絳色說此統後軍者即後玄武是也武謂央央總后繼文白旆非是元戎之巻戎車選其大者擺在頭陣元戎車駕絳馬被甲衛從之上而有紉戟名曰前陣之車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十乘則爲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軍前曰啟後曰殿元戎啟行所謂選鋒也從前後軍中選出勇銳者以當前鋒惟先聲已奪其氣而後來大衆可以不戰克矣此正吉甫之奇兵○蔣士云鳥隼爲朱雀繼旐爲玄武頗有藝解而牙伯不從請兩句說旐旟皆傍前鋒不必遽蒸後殿如傳氏之說此白旆即軍前大旗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爲先是也旐乃後軍所建旐之末不妨有旆顧非此旆耳○呂記日月爲常蛟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隼特其一耳○王中韶曰建以正正之旗又必設以堂堂之陣乃見王者之師蓋旗旐不設則軍旅無貌而紀律弛故旗幟必鮮明元戎不獨則先鋒不銳

而敵人玩敵元戎必銳進此只言其兵威之盛其實吉甫之取勝已盡于有嚴有翼中以犯順之罪而伐以有制之兵功豈專于其上哉○易孟望云曰左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玁狁爲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今討玁狁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章言前鋒而下章戎車四牡則中軍大隊也○此章大意如豐城朱氏曰玁狁惟不自度量故其大衆整齊既整據于焦穫之間其輕軍掩襲復肆出入乎鎬方之地且遠及乎涇水之陽焉其深入爲寇如此可謂熾矣於是建旗鮮選鋒銳以攘之然謂之十乘則爲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爲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而止耳數非加多也而殊其選之精則玁狁之氣已奪不足平矣所以然者惟其辭直故其氣壯惟其用之以律故勞車而益振彼蠻狄雖衆且盛又惡足以敵王者之師哉○

戎車既安（叶於連反）如輊（音致）如軒四牡既佶（音信叶其乙反）且閑（叶胡田反）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叶許宣反）

軾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卻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貌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也合參試以伐玁狁之師之大隊言之總元戎者有戎車焉向者棲棲而有既飭之戒而前後未齊則車雖飭而有不飭者存今戎車則既安後如輕而前如軒也駕戎車者有四牡焉向者比物而有維則之教而驂騑未馴則馬雖則而有不則者存今四牡既壯健而且極其閑習也以此制勝之資而伐彼玁狁非不可以盡殲之也然內夏而外夷者帝王之大度也故來則禦之去勿追者帝王禦戎狄之常法故薄伐玁狁但至于太原而止太原以內涇陽之境皆中國也彼國不得而留焉太原以外廣漠之野皆戎狄也未始窮兵

而追之此其禦戎之有法所謂匡王國而佐天子奏膚功而定王國者胥此矣即是觀之可見吉甫一身全不殺之仁而附乘有方足徵吉甫之能文爲薄伐之舉而威敵有道足徵吉甫之能武豈非德威之兼備者乎吾知萬邦諸侯得吉甫爲觀型俊薄積德者歸其撫綏之德折衝境外者式其果毅之風莫不奉之以爲憲矣所以成征伐之大功者豈偶然哉○

前篇此章承上而言出師成功之事也上六句言其飭武備而禦戎有法下表其全才足以法天下也戎車即首章所飭者安正在下句輕軒上見如輕如軒言制度工巧利于馳騁也車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乃爲如式故如輕如軒者猶云輕如軒如謂車之前後適調其低昂之勢如此既佶者齊力也即比物也閑謂教訓習熟耐于馳驟也此閑字與前不同前謂人服之此是馬自服習令上元戎則彼爲前鋒此爲後援以上四句總見兵威之盛足以掃蕩玁狁以起下薄伐二句薄伐者不勞餘力也至大

原者盡其境而還也太原卽涇陽之地太原以前吾之土也則驅而出之太原以北彼之土也則聽其所之來則禦而去不追此帝王制馭戎狄之要道也此二句見北伐而成功文就行師中招揭提上看出武從行師中體勞攻取上看出此言其平日德威相濟克得於衆不第至于太原上見耳必治曰通章是其武之所言吉甫之武而至此表出一文字以爲之見其非武夫之武也斯則全才之可爲法也不要泥定分貼某處是文某處是武爲要是言諸侯皆欲法其文以附衆法其武以威敵非文士法其文武士法其武也要見得外服四夷爲天下綠內武百僚爲天下師中與名臣一人非吉甫何以當此○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雖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竹氏太原而戎患益深郇山之禍已兆于此○豈山謝氏曰漢唐而下將帥介胄爲兩途思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不可以爲萬邦之法

則者也○一說前云孔熾用棘言何鄭重豈有大羊陵闌逼近京邑六月興師張皇致討乃不減此朝食而反姑示寬容訓薄爲輕者斷非也若不騎武深意亦只可于太原二字見之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舉里反飲御諸友叶羽已反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同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合參北伐旣定功帥旅歸但見吉甫來燕飲之樂從前棲棲之象已平而疑與之慎已釋有不樂其喜樂乎斯時也上焉慶王國之又安朝廷之福皆其福也下焉樂四方之寧靖天下之福皆其福也其受祉不亦多乎然所以設是燕者以今師而歸自鎬京不勝道路之遠而自六月而有永久之行則僕友之誼跌因所離而飲食情之所不容已也是以飲之酒而進御于諸友者則魚之炰膾之鯉饌無不陳播鐇是燕也其之若吉甫與之者維誰在乎乃孝友之張仲在焉以孝友之人而與是燕則將相調和而是燕亦與有光矣然則今日受祉之多不其本于此哉夫以吉甫之賢而友張仲以宣王之賢而臣吉甫其致中興之盛也宜矣

析講此章言成功而設燕也上二句是燕樂而獲福下是推設飲之由而及與燕之賢也燕飲慶源輔氏曰吉甫旣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非宣王燕之也方山昆湖皆從之諸家多指飲至策勳之日言雖是得大然失却經傳口氣矣有謂燕是朝燕飲是家飲兩席不混做一席愚謂此見甚確可遵若樂正與首章棲棲意反應受祉卽蒙燕喜說中外泰寧疆場無事天子安王國定一人之福天下之福亦大臣之福也來歸二句乃推其行燕之由以北下文玩集註蓋以見以等字相呼應可見曰飲御諸友則不獨一張仲而獨

言張仲者舉一人以爲重也然詩不重在張仲賢處卻所以賢吉甫而美是燕耳○陳白巷曰吉甫成功未必不本于張仲此處便有將相調和意但不止偶然與燕已也蓋自古未有相臣不和於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內有孝友之張仲在王左右故吉甫得以成北伐之功古稱宣王內順治而外威嚴正由其將相之得人也此亦是大議論○從來大將之所以建功者不特專閫有獨制之柄而恃立朝有和協之臣未有將相不合而能成不世之勳者也故有任寄元老思以全身致主而一二保家之臣從而疾之于內卒致大勳不集忠良灰心將而賢則觀望以生天下之變將而不賢則激怒以召天下之變豈非卒相之貴歟是以明君必擇相以任將而賢相亦必與大將同心若宣王之時內有孝友之張仲外有文武之吉甫而又兩相交好將相協心無妨功害能之念所以成北伐之功也不然吉甫卽當垂聲功前難免方且救過不暇又何能靖外寧內泰一代治安之略也哉漢唐平勃交

欲固藩翠鳳若唐僕固懷恩李懷光輩都在中朝激變何可勝數至岳武穆之死于檜手又不忍言矣嗚呼將相之不和豈國家之福哉○豐城朱氏曰宣王非吉甫無以成其功吉甫非張仲無以成其德詩人美吉甫之燕而并及乎張仲者正以見宣王之中興以有吉甫而吉甫之成功以有張仲也苟無孝友之人朝夕講貫于其家則文武之德何自成而修攘之功何自立哉○本欲明吉甫之功故以燕喜為人臣之福本欲彰吉甫之賢故以孝友交歡為其主之光若作天子燕之則反以張仲為主吉甫為賓而所與燕者之賢亦出天子命之非關吉甫矣○明白說諸友不止張仲獨舉張仲所謂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也遂出一叢好漢來不減西周洛下

六月六章章八句○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玁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疊山謝氏曰一

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三章曰四牡修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佶西北平原廣野車曰千里利于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

采芑章

傳 采芑宣王南征也

序 采芑宣王南征也

全旨 通詩四章總以元老壯猷為主着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首二章言軍容之盛三章言軍律之嚴末章推本其威名著而遠人服以見成功之有本也○按前篇北伐作于有功而歸此篇南征作于舉師而往前篇作于詩人故君臣同與燕此篇作于軍中故但知有將帥而已○今子曰南征荊蠻想不見費大不曾大假戰鬪故此但稱其軍容而已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畝音淄叶滿彼反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叶詩止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盡有此數也師眾也干扞也試肄習也言[illegible]練也率[illegible]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奭赤貌簟茀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鞗革轡首垂也○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叔涖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合參 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若謂行師之道非義無以植有名之紀非律無以昭有制之兵我方叔承命而伐蠻荊也兵固以義動矣而師之律而臧也何如哉彼師之行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我方叔承天子之命而涖南征之師也則戰鬪之車有三千之盛扞禦之眾有練習之精矣由是方叔總率之以行也其所乘之四騏則兩驂兩服翼翼而順序矣其所駕之路車則軫蓋輪轂爽然而鮮明矣以竹為簟所以蔽車也而其載于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焉鉤有膺所以飾馬也而其御乎馬者又有鞗革之下垂焉夫南征之師眾車馬如此軍容之盛何如哉

析講 此與下章先言軍眾以及軍容也此章上六句與軍徒之盛下遂言車馬之美總見軍容之盛與至六句止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菑畝亦有之與所統之兵不維眾而且練也詩意有三層言采芑采也芑水有芳草也維厥

不踰驂，自能制敵，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車
乘師干之試云者，其車馬之衆與其師衆之所以拼擊夫敵者又何有也。二
章其車三千、旂旐央央云者，則言其車馬之衆，然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涖止
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騏以下，言方叔所
乘之戎路，其飾甚備；二章約軧錯衡以下，又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以見
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厚，而方叔之威儀聲容如此，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
後世以一勇之夫為民之司命者異矣。

鴥音聿彼飛隼息允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
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音淵叶於巾反振旅闐闐。音田叶徒鄰反

興也。隼，鷙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
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陳，告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
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

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
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
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于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此，亦
有本也。

合參 然不特師容之盛已也，其有紀律之嚴矣。彼急疾之飛隼，其飛戾天，則
亦集於所止，而有其節矣。方叔蒞此所征之師，則其車有三千之盛，師干有
練習之能，可謂盛矣，然而無不發乎亂乎我方叔之率止也。其未戰也，
以三軍之耳目在金鼓，故設鉦人以伐鉦，設鼓人以伐鼓，使各有所司，
于以明其進退之所也。其將戰也，以三軍之約束在誓令，故陳其師而誓焉，
陳其旅而誓焉，使各有所戒，于以申其進退之令也。且顯允方叔，方其合戰，
而進衆以出也，則伐鼓以為節，而其聲淵淵然，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進，
莫不奮發于淵淵之下，有鉦不鳴則進者不敢止矣。及其戰罷而振旅以入

也，則伐鼓以為節，而其聲闐闐然，使三軍之士聞鼓聲而知退，莫不收斂于闐
闐之下，有鉦不鳴，則退者不敢止矣。夫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此，師律之
嚴何如哉。

析講 此章言其紀律之嚴也。上六句興師衆盛而進退有節，下正言其進退
之節，興意亦至六句止，以隼之急疾而飛止有節，興兵之強盛而進退有節
也。此章試字，謂練習其進退之節，鉦人句是未戰時事，陳師句是將戰時事，
淵淵句是當戰時事，闐闐句是罷戰時事。鉦人句欲其聽此聲以進退也。陳
師句欲其守此法以進退也。淵淵者是使從容取勝，強者不得先登，弱者不
得退避也。闐闐者使從容歸壁，怯者不敢先奔，勇者不敢後殿也。詩中動靜
雖主進退言，然非進即為動，退則為靜也。動靜乃進退中裏，蓋進動也，進而
止則靜矣；退亦動也，退而止則靜矣。動靜固以鉦鼓為節，而鉦又所以節鼓
者，如進兵退兵也，則伐鼓；欲止其進退也，則伐鉦。蓋進以鼓行金止，退亦以

鼓行金止，是治兵振旅各有進退之節也。不可謂伐鼓句是進有節，振旅句
是退有節也。觀本文不言金而止云振旅，亦以鼓行金止可見。要知是方叔
平日戰法如此，若作與荆蠻會戰，則下聞名畏服難說。○顯允句雖輕，却與
他處別，要拈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羅開野云：鼓聲淵淵和平，
戰而若不欲戰者，不惟恐多殺以傷吾仁，抑亦恐貪功而失吾律也。闐闐齊
一，退而猶若對敵者，不惟恐徼利而亂吾紀，抑亦恐敵之乘怠而躡吾後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叶尺由反戎車嘽
嘽，音灘嘽嘽焞焞，音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叶音隈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
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焞焞，盛也。霆，疾雷也。方叔蓋嘗與于北
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合參 夫軍容紀師律嚴，固足以制勝矣，然其所以取全勝之功者，豈專在乎

此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仇意以方叔老矣或者不堪任將兵遂豈知方叔雖元老而運籌制勝之策素蓄于胸中其謀猷固甚壯乎故方叔之率是師以行也其從衆則有執訊獲醜之勢其戎車則有嘽嘽之衆焞焞之盛有如霆如雷之急疾者其兵威可謂盛矣且此顯允之方叔也昔常征伐玁狁而聲于襄之績其謀與威蠻荊之所素畏也今不意南征之師方叔垂老而益是以一聞其名而皆來畏服心失于涇陽之故事膽落于焦穫之風威蓋不惟有以服其力而且有以屈其心矣況敢復憑陵而與大邦為仇哉夫宣王南征而將帥得人如此此所以成中興之功歟

析講此章言其謀猷氣勢皆足以服遠也蠢爾至如雷似言其兵謀壯而兵威著下是譽望隆而威服遠之效首二句只引起下文非聲其罪之意

元老尊之之詞易之師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蠻荊背叛田有禽矣方叔以元老而帥師所謂長子也壯猷不可就上章進退有節說言方叔

之謀略出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敵人未發之先就出奇制勝上描出從一段神旺氣直來見方叔老成以謀為壯不以力為壯非如少年輕銳之士徒以勇力求勝而無深謀遠慮者此蠻荊敢于為仇豈不知中國之有方叔特謂方叔老矣其謀或少衰孰知年雖老而謀則壯乎壯是審固周旋意非強壯之謂辨到執訊獲醜四句須云而況其兵威之盛云云執訊獲醜還自我所率之人言方山南台等俱作實事說然詩人于執訊獲醜之下而乃言戎車之衆盛又執訊似接率止說所就人說為是蓋執訊獲醜就人之勇上言威也戎車三句就車之衆盛上言威也或謂執訊句對戎車二句而如霆句則承上二意而狀其威如此亦可從嘽嘽言其數焞焞言其勢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耳蚩亦形容荊蠻有詩之意聞采蓋荊人本心却以方叔老不能將故敢憑陵及聞復將是以相怯此非必不戰而服雖常用戰然以其名望之隆遠爾來服有不專主于戰鬥之功耳夫曰來畏服則

克壯之能有所不必用而肆伐之威有不必備者矣○徵說詩述何謂之斷後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親必先將○北齊書司馬子五御而背繡四德猷起兵御而熟悉奸偽故曰元老甲兵富于胸中韜畧閑于素習故曰元老所謂師貞丈人是也○古來命將多用老成人太公方叔無論矣秦王之于王翦漢宣之于趙充國隋公之于韋孝寬用之則成不用則敗○馮唐對文帝曰天下之將獨有廉頗李牧耳上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但知遠慕廉頗李牧而近失馮唐只是既老意多觀馬伏波據鞍顧盼何等十分氣壯○憑請趙充國傳觀其至都尉府引見士卒士皆欲為用數挑戰充國堅守補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鬭而死可得耶充國以持重之老臣先計後戰故得建安邊之勲豈若少年喜事輕致將無成者哉○方叔一鼓而為北伐之勳是名以功成也再鼓而為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永嘉陳氏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除逆采芑之節錄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從不紀其實則無以見民數之後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夫豈曰參云乎哉○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荊蠻○張旦亦於側其一時露布之書

車攻

傳 車攻閑武也

序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全旨 通詩八章總是美宣王中興復古而紀其田獵之始終也前七章是詳田獵始終之事末章總言其事以美之各章意亦皆有次第說了然而語意

本結在君子大成上雖東都之行乘在狩會亦非此詩專以此爲美而作則此篇
亦所以爲篇中如既攻既同既好既阜既調既同既駕皆是此詩之後亦爲美其
有舉然風俗之意○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
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爲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
常之田矣○孔疏修車馬一二章上二句是也備器械三章建旐設旄之類
是也會諸侯四章是也因田獵六七章是也選車徒三章上二句是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
也龐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爲東都以朝諸侯周
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
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汎言
將往東都也

合參此詩是美宣王朝會于東都而作也若謂吾王慨周室之中衰復疇古
之大典能起天下之廢而使之堅齊天下之忽而使之一典禮斬以復修人
心頹以復振都在此舉也其始終之事不有可紀者乎彼有田則有車向也
田獵廢壞無完車矣今出之于丘甸藏之于冬官制度修明而我車亦既堅
緻焉有車則有馬向也馬政不修無同馬矣今校人以掌之圉人以牧之舊
法振擧而我馬亦既齊一焉車容既飭于閒暇之時車馬自克于啓行之小
顧此龐龐之在駕也而將安往哉周先王以天下爲家東都號京可以備巡狩
旅建都于西鎬都帝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覲人文故設都于
東洛都帝王之大慮也自王迹既熄其不講於茲也久矣吾王乘秋虎之
駿而招摇鸞蹕望東都以徂繼前周官威儀重見于今日而昔日大典復振
于今茲豈窮侈心以擾方內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備車馬之盛下是言將之而爲東都之行也我車二句要
見天子中興而度從新田賦復而與人數軍馬攻修而教人供其事知昔日
車馬之凋敝意既攻造作中度而車堅緻也既同差擇行耕而馬齊疾也玩
二既字則在閒暇時已素備矣四牡句就駕車說馬以駕車而滿于衡軛之
間故曰充實天子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期會故曰駕言徂東之舉所以
復曠典于久廢振人心于積衰者皆在此行註中泛字將字宜玩只言往東
都不言往作何事如合會同田獵意存至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爲言
○車攻馬同物力俱充由此推之其中車無脫轄其御人無虛廄則無官修
也其任重無覆轍其致遠無遺駕則校牧當也按此句而其則數環鄒制而攻
駒則王賦實民齒繁也飭戎車而旣安北日增而維則則匡國之猷咸遠之
略也中興之氣象何如哉○豐城朱氏曰車攻馬同泛言其軍實之盛也四
牡龐龐則自君于所乘者言之也車攻修治于閒暇之時而四牡充寔于啓
行之日則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叶許厚反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叶此苟反 **駕言行狩**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爲鄭地今開封府中
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
章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合參然天子之往東都必有事于田獵是擧也以言乎田車則輪轅飭而既
好矣以言乎四牡則腰幹張而孔阜矣備是車馬而果何事哉凡以行狩也
使行狩而不得其地或至傷民之禾稼壞民之屋廬往往不足以振國威而
反以傾苦天下亦何足美乎今則東都之中有甫田之地地曠而獸多民不
犯而物不害可以爲狩獵之所者也故駕此車馬將往狩于甫田之中而復
大蒐之曠典焉豈無所事而勞轍跡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飭往狩之具下是指往狩之地也尚未至東都只是將
欲如此好阜不必牽上攻同宜另講或云上章既攻是言其制之攻緻此既

好則自既攻中擇其車以從田獵皆堅好也上既言其馬之生聚凡孔阜則自既同中擇其齊足者皆阜大也甫草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註曰甫田沈無同曰卽下章敖也以其爲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則毛所謂敖有甫草圃有林池是也天子于此駕驂于諸侯乘地不可故自以閒曠之地供田獵而甫草正獸之所聚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爾雅作圃田十藪之一澤無水曰藪括郡縣志言圃田澤南北二十六里東西長五十里則敖地正在圃田中耳毛鄭言二字亦止於是馬駕是於言行狩分別是大蒐以收文武之衆兼以震疊宇內之人心不止爲區區獲禽也黃氏謂註指言將往狩何〇六帖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亦猶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南雖北譯而四方之譯通稱鞮譯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遽是仲夏耶言行狩又豈是仲冬也郎下章會同有繹按當時豈是會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也

之子于苗叶毛 選徒囂囂叶音敖 建旐設旄 搏音博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敖在滎陽地名也〇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合參夫至東都也因獵之事雖未卽舉而田獵之備不可不先故有司之官預爲于苗之舉乃選車徒而其聲囂囂然焉夫選車徒之聲至于囂囂可以見師旅之衆盛而王賦復矣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可以見車徒之靜治而師律嚴矣于是建旐蛇之旐設注旄之旌以統之于以搏獸于敖山之下而再舉夫蒐狩之儀焉

析講于苗而建旐搏獸乃會朝以從事此章狩獵之備耳之子雖是有司耶主其事者原在天子卽末章可見選徒選從末皆于苗事然重選徒上蓋建旐正以總車徒也但言選徒則選車可知選徒兼王賦復師律嚴二意由獵之徒有獵人以戒從獸人以萊牧司常掌旗虞人植旗故選之嘗也只重車徒之衆而兼靜治意然上王調靜治意當于末章有聞無聲發之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曠可以設伏故天子將搏獸于此上東有甫草卽此地也〇慶源輔氏曰選徒囂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旄焉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遂曰搏獸于敖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〇東萊呂氏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用獵也

駕彼四牡 四牡奕奕 赤芾金舄 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〇此章言諸侯來會朝于東都也

合參夫天子至止固將以田獵也而田獵未行朝會之儀舉矣斯時王靈丕振薄海咸震慶澤遍周之森甸男采衛之邦何弗齊也莫不駕四牡而來而奕然聯絡之載道布散之在途焉蓋以鶩與遠鶩于東都則皇靈稱盛而輸利見之悃者莫不奔走而後先也由是而天子之受成于上和方垂衣裳以臨莅而群公之肆覲于下者咸皮服御以修容在股有芾而芾必以赤者制也在下有舄而舄必以金者禮也以此時見而爲會則九折之藩服有隸而兩階之下以次而羅焉以此殷見而爲同則五等之邦君有班而明廷之中以次而列焉繹繹然陳列而聯屬而諸侯八百之會今日其再睹矣孰敢越扶籥珽以干一王之憲典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來朝而在道時事下二句是又覲時事宜依文直下重會同上一路相屬曰聯絡各路皆有曰布散路各分陳而階班錯綜曰聯屬奕奕內亦衆盛意有繹內亦嚴肅意總以人心之齊也赤芾黃朱之芾金舄黃朱之舄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臨川王氏曰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

者會同故也侯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于王
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註中特見曰會殷見曰同乃詳言發耳
非諸侯此時之朝有兩起也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受命殷見者十
有二年而王不巡狩則六服皆來朝殷衆也〇解頤云五等各以其爵而階
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〇此章只
形容中興氣象人心整肅如此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意〔?〕猶是因朱芾
赤芾取此日若有異者中興天子爲之也〇上言遷徙此章只宜言行狩矣
而乃以會同間之蓋欲講獵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〇廬陵胥氏曰
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車馬盛而服飾嚴會同絡繹不絕此可見人心
之齊也使其人心之未合則諸侯或不至安能聯屬如此之盛乎東都洛邑
本諸侯朝覲之地而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斯會詩人所
以美之也

決拾既佽音次與柴叶弓矢既調音條叶同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

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拾以皮爲之著于左臂
以遂弦故亦名遂佽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
者同協也柴說文作𢷎積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〇此章
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合衆會同既畢田獵斯舉後射必資于決拾也則決着于指以鉤弦拾着于
臂以遂弦決拾既佽而整齊矣射必賴于弓矢也則弓強而配以矢之重弓
弱而配以矢之輕弓矢既調而適均矣斯時也天子以騶虞爲節而貍首蘋
蘩共命者非一聯中罕執路鼓以俱而紫遂表效命者非一人自王者臨
之皆射夫也莫不同心協力以供田獵之役而助我舉此所獲之積禽爲決
拾之既佽者于此各奏其能弓矢之既調者于此共献其藝一時人心之齊
何如哉

極言此章方是行獵上二句言行獵之具下言其人力之齊決拾着
于右指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曰拾決與拾皆比曰佽弓強而得矢之重弓
弱而得矢之輕故曰調〇蒙山謝氏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故行
獵者必加檢校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不
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諸侯皆去金舄而用決拾合赤芾而持
弓矢故曰射夫諸侯并左右從行者皆在故曰同然只是人人協力非必比
其類也舉柴謂獲禽所積之多因以舉之萃聚入車徒散以歸也積禽多
意不在多在助字上認出諸侯樂于承樂趨事亦思奔以射而獲者言助我
者天子也〇林次崖曰上章是會同入而在朝之儀肅見文物整肅氣象此
章是田獵出而在野之力齊見武功奮揚氣象總是一人勵精人心整齊之
意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音意叶於箇反不失其馳叶徒何反舍音捨矢如破叶普過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
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
謂善射御矣〇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合衆自其射御之善言之但見馬之在駕者一車四馬則皆黃焉不惟齊其
色而又齊其力可以見馬之有餘矣衡外兩驂皆不倚焉固不外出亦不內入可
以見教之有素矣然使射御有未善焉猶非整肅之規也今御者以法馳驅
不失乎五御之正射者舍矢如破俱見夫巧力之全御不枉道以從射射亦
無事詭遇以得禽射御之善又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田獵之事下言射御之善也四黃言不但齊足而又齊
毫見馬之有餘不倚言不但齊毫而又中法見教之有素此只言調習未說
到御之善獨言驂者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御不失其馳驅謂遵君表逐禽
左而範我馳驅也舍矢如破謂射左膘達右腢而巧力俱全也凡射中左爲

武備廢弛由我王而厲其威人情渙散由我王而齊其志中興之後復然爲張皇之景矣兩與宋寧而觀於庶幾望而告武成亦重光而再造矣謂之大成不展也其大成哉夫以因循蘇解之餘而見中興復古之盛若宣王者真希世之賢君也宜詩人稱述之也歟

析講此章上二句敘其始終之嚴下信其德業之盛也之子兼諸侯有司要歸乘王春身上於于征於時獵上兼始終説有聞始而聞其蕭蕭也無聲始而靜治終而不亂也武謂無聲云者猶所謂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此意比詠更進一層君子以人品言太成以事業言蓋有始有卒而去怠荒之私則德爲有恆成始成終而振明作之功則業爲可久宣王中興復古人皆以君子稱之以大成期之今就于田一事而始終嚴肅如此則他事可以類見蓋信乎其君子矣誠哉其大成也君子又大成之本須識得號義大成以類事言盧陵彭氏曰宣王治兵之法其見于田者已如

此詩人固信其大有成也○或云展也大成須帶馬望後來語氣固是須不忘其亦是遂寓末路焉詰人日此詩本寓美口氣但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宣王雖能復文武之業而晚年多不保展也大成一語若深嘆息其末路之難故遂寓而微諷之蓋觀其晚年不藉千畝敗績姜戎車攻剛心銳氣索然盡矣是以人主令終之難○豐城朱氏曰存于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于外而有內修外攘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于往狩之初嚴肅于旋歸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爲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安成劉氏曰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之盛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爲四章章八句也○按竹書紀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疏義田獵皆爲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因及於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吉日章

傳　吉日閱武也

序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全旨　上篇狩于東都此篇狩于西都似要見復古意首章言祭禱以備田獵之具二章言擇地以備田獵之所三章言方獵而得群下之心四章言既獵而備燕下之禮重在末二章人心鼓舞上悉率左右二句又管得末章通篇俱要歸重宣王身上去上下意不必拘

吉日維戊(叶莫口反)**既伯既禱**(叶丁口反)**田車既好**(叶許口反)**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群衆也○

此亦宣王之詩言以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言推志吉日乎其戊辰與

合參此亦宣王之詩若謂獵以講武固之大事我周王會同田獵既振旅運于東都而大蒐示禮又將振武功于西都彼田獵將用馬力馬祖不可不祭也故卜戊辰之吉日而祭馬祖之神而禱之以祈車馬之善焉但見既祭而馬祖效靈以田車則既好而甚堅以四牡則孔阜而甚健可以升彼大阜之險從其禽獸之多而驅獵矣是未采而飾其具如此

析講此章是先時而修獵之具也上二句預祈車馬之善下是備田獵之用吉日維戊重祭禱上不重取日剛日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故此以戊而下以庚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天文志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疏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

神爲災害馬者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禱以禱之也
者長也馬祖知是長也既祭孔阜承祭來得神力之助而好阜也一說田車乃
馬健與祭禱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從其群醜從字與下漆沮之從從字乃
從獸之從蓋追逐其後故曰從與三章註從王者從字不同歷險從禽只言
車馬足用與下章俱未然專觀註可以二字便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音語〕漆沮〔音苴平〕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〇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合參夫具既備矣獵地不可不擇也故越庚午之吉日遂擇其馬之齊足者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土地廣大會獸衆多以爲天子田獵之所也是狩獵而擇其地也如此

析講此章是臨期而擇獵之地也上二句審時而擇所用之馬下乃審地而擇行狩之所也重擇地上擇馬意輕特以引起下文耳差我馬者于孔阜中擇其足次田事尚疾故也獸之四句依註一直說下言會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其會獸之盛誠爲天子之所也要之東有甫草西有漆沮乃田獵專地非臨田而後擇也有謂漆沮爲王氣所鍾先澤所存今日中興應運百物咸熙依伏濯濯之盛不異于昔日此亦臨文布景孔疏謂漆沮在涇水之東與古公自土漆沮者別則不可謂是興王之地矣〇安成劉氏曰此言差馬猶車攻言我馬既同也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敖地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已反〕儦儦〔音標〕俟俟〔叶于紀反〕或羣或友〔叶羽已反〕悉率左右〔叶羽已反〕以燕天子〔叶獎里反〕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燕樂也〇言從王者視彼會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合參夫地既擇矣獵斯舉矣凡從王者瞻彼漆沮廣平之中原其祁而甚大觀彼麀鹿麌麌之會獸孔有而衆多或疾趨而儦儦或緩行而俟俟有三之羣或以三而爲羣或以二而爲友者有之會獸之多如此已非昔日凋耗之象矣是眞天子所欲振飭閱武于斯者于是悉率其左右之人或門名而號名者或州名而邑名者或執鉞而執鐃者或執鼓而執鐸者各共田獵之事于以明王者復嚮興之燕樂天子之心焉蓋惟恐心力之不盡無以效順于君而于不用命之罰也是一振作而人心競勸不可以觀天子之威嚴乎

析講此節言物產盛而臣協力以樂君也上四句見物產之盛下見人心之齊重悉率二句中原即漆沮之地其地祁祁而大故其獸亦孔有而多自孔有以下俱以其祁作獸言不可依儦儦二句即孔有意趨則儦儦疾行而追其類也則前之獸可知行則俟俟緩行而留其群也則後之獸可知或三爲群其群不可數也或二爲友其友不可計也形容多意如畫〇鄭洛書文人三爲衆而獸則三爲群人二爲朋而獸則二爲友亦先輩集中警語此四句正見所欲收觀已非復昔日彫耗意左右從王之人悉率亦左右自相率耳註各共其事射御追逐之類皆是燕天子不拘拘就獲會言要見人心鼓舞樂于趨事天子憑軾而觀之宜爲之一快意所以致之者自在言外〇蓋蒐狩之禮王者親執路鼓而御衆非以爲從禽之樂所以申號令明賞罰爲復興典計也使一人不供豈天子之心哉今人心競勸則所以復古制度光昭先烈者在是矣豈大爲〇此二句推廣言之更妙如云武事之而與北狄武事之而興南服無不可以紓王之氣直于一狩以肇其端中興氣象更說得大〇此章雖指在下之人講其意是見得天子得人心以振中興之業意〇安成劉氏曰此言率左右以樂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我舉柴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射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御
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
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于賓客而酌醴也
今夫弓既挾矣寧無所獲乎但見以我之弓則既張矣以我之矢則既挾
焉小而難中者豝也今拔而發彼小豝巧有以中乎小則凡大乎豝者可知
矣一矢而殪此大兕力有以制乎大則凡小乎兕者可知矣禽獸之獲如此
豈特以享宗廟充君庖已哉于是進爲賓客之奉且以酒醴酌而言曰此所以
示慈惠而光邦家者不有攸賴耶此其奉君燕飲之需又于狩畢之所見之
矣夫一獵之間而始終盡善如此西都之務洵足以繼東都之武功而稱盛
矣哉歌安能已哉
析講此章言獲禽多而君備禮以燕臣也上四句是因射而獲禽下是備禮
以燕賓重下二句既張既挾二既字根上而已行射說來蓋張弓挾矢中小

殪大俱是悉率中事也發彼句見其巧殪此句見其力小豝不難于力難於
巧曰發言一矢即中之也大兕不難于巧中故曰殪言射之即死也末二句言
王命有司以爲俎豆而進之非王者自進也且字無甚意義勿泥酌醴不可
單指酹醴以此類豆而酌醴也此不必主中穀亦不可作償其勞只重天子
與賓燕飲上但肝藏多用酬勞田事之臣說○按醴甘酒也周官酒正五齊
之二曰醴齊坊記曰醴酒在室以此見醴爲盛醴天子享諸侯設醴示不忘
古務之重也既獵而燕亦見後先王之盛與蓼蕭湛露之規同玩且以二
字見田獵後多如此不但可以樂嘉賓即以之酬醴亦且無不備也○荊川
云末二章武以前爲下悅上後爲上待下爲見上下之情武以前爲樂上之
心後爲供上之燕皆自以下奉上言之但非詩人之旨蓋此詩只美宣王田
獵而爲末言其行獵而見人心之齊獲禽以爲燕飲之用上下之情此中
自可想見○安成劉氏曰此言射者之善而車攻言舍矢如破也言進禽于
賓客猶車攻言大庖不盈之意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
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慶源輔氏曰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
下之情謂諸侯及左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爲樂也
綜理之周謂祭禱必謹擇地必審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嚴整頒禽之均
酌醴之厚無一不至也○安成劉氏曰宣王所以復文武功業者固不止
于二詩所言蒐狩之事然即二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王
賦之復也旌旗車旆之備決拾弓矢之精可見軍實之盛也選徒則囂囂
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又可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繹而助我舉
柴悉率左右而以燕天子又可見其上下之情也將用馬力而既伯既禱

頒禽之均而大庖不盈又見其綜理之周密也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焉
即此推之則其餘可知矣○曹無奇曰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
雅有典有則有質有文後世長楊羽獵未足窺其藩籬也○薛方山曰按
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二書大蒐者四無非譏也車攻吉日美宣王者何
歟豈如東萊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之意與噫姜戎
既積大原料民意者其濫觴耶

鴻雁章

傳鴻雁憫流人也

序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
得其所焉

全章此詩作于安定之後要見得慶幸意首章追昔日離散之苦二章述今日
還集之樂末章總承兩述而思災故作詩以道其感慨之情而冀人之莫知

也須以中章爲主苦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極哀樂之變○流
民痛定思痛其志則喜其情則哀故劬勞凡三見之首之劬勞以離散言中
之劬勞以築室言終之劬勞合離散與築室言喜幸意只見于中章而仍以
感慨氣脉發之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勞苦者也首二章便含謂我劬勞意
末章特以知音志感耳前以鴻鴈興之子故屬興末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
屬比各有攸當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叶上與反**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
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
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
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
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合參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
詩若謂人情自危而難安則慶幸益深困樂而思苦則感慨彌切我也撫今
追昔殆有不能忘情者彼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之有聲而未得所安矣況
我之子不幸當王室之衰離散而于征也則劬勞于野而未得所定矣使有
室家以共患難猶或可以自慰也乃其所與俱者爰及其芖可矜之人哀哉
此中夫失其婦者有之矣婦失其夫者有之矣維此鰥寡瑣尾流離各不相
顧殆不知何以聊生也彼一時也吾意其載胥及溺矣何望今日之生還也
哉

析講此章追敘昔日而言上四句與其可哀之甚下指其可哀之人也與意
至四句止鴻鴈之飛其聲哀有行役劬勞之意又秋南春北轉徙無常故以爲
流離之興或謂鴻鴈春則避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此以所避與避危
就安不止云轉徙無定也之子于征然王亦失意之于不止自謂于仁卻

流離在途流勞依棲息無求當爲食之事劬勞就于征上見如草行露宿之
意矜人自劬勞添鰥寡有可矜之人鰥寡可矜即其劬勞于野者也故註只
以一意解之○慶源輔氏曰矜人以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矜
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似將鰥寡推深一層不可依鰥寡不但
老而無夫妻者凡室家相棄而不顧者皆是蓋散之四方舉目無非此類故
言劬勞已苦而列其劬勞者又都是無依靠的人其情景凄涼何如也還視
今日之安已大相懸絶矣○勞來還定安集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
者還之移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鴻鴈嗷嗷無處棲止莫定流民遙
徙源散未得所止此興意之最悽切者若借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
匝無枝可依數爲優悠而唐人天外孤鴻三兩聲之句亦不禁哀音動人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洛反**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達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
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合參夫昔日之流離固可哀矣及今還定之後則何如哉彼鴻鴈于飛集于
中澤於是始免于肅肅之危而得所安矣況我之子幸而遇王室之再造得以
興既築之役其從事于垣也則百堵之皆作而謀所居矣夫以流離之餘甫
即安而即興版築不益似勞乎然劬于始者逸于終爲其事者享其利雖
則室家何勞其究也未享安宅之樂而寧居定者恒于斯矣此一時也固
可以室家胥慶者寧復向日之可哀也哉

析講此章據今日而言上四句與已治室之勞下是獲安居之休也與意亦
至四句止陽鳥隨陽民懷故土性也故以集澤況還定焉後敘言以鴻鴈之
有所棲與已之得所安與意直到末句止非止于垣二句中看本宜王安集
來故言得其所止是對上離散而言下即是居室之安築室自流民自築之
也古人築室以墻垣爲先百堵言築之[illegible]二一家也百堵皆作亦然見固適

中興民生再聚光景也一丈爲板謂累五版厚一丈以高言也按五版百堵
堵以横言也孔疏五版爲堵謂累五版也板廣二尺故用譜說一堵之長
長丈高一丈是板廣二尺也此劬勞與前不同前是流移不定劬勞于野此
此是拮据不遑矜恤苦于造作也其究安宅自日後之安定而言註終字應今
字看言今勞終後休其上章旅眷言也究者慶詞也已安集而曰究者將向
有嚴築之勞故也安宅則鰥寡並得完聚矣照前矜人看雖則字與其究字
相呼應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時不猶聚處託處而室家胥
慶已非復向日之可哀雖勞而可忘其勞矣要識出吉集相形意○嗷嗷哀
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撫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爲失所不安之象書以彭
蠡既瀦陽鳥攸居爲得其所○前章悲中寓喜此章喜不忘悲蓋人情當離
家去國患難顛沛中有欲自言其情而不可得者及事後廻思不禁聲淚俱
流矣正杜詩所謂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音敖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
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
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于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爲驕也
合參夫我當流離之後而得此安定之休則不容不作歌以自鳴矣彼鴻鴈
于飛哀鳴嗷嗷幸其中澤之集而追念其肅肅之勤也我之念劬勞以作
歌者何異是哉夫我之歌固以道其悲愴感慨之意苟無知我者則我勞其
誰惜焉然維彼哲者之人秉鳴通之見而深達乎理亂之原知我之歌出于
劬勞謂我安不忘危衆不忘哀而然也維彼愚者之人其聰則不足以燭民
隱其智慮不足以悉民艱乃謂我爲閒暇而宣驕耳人心不同智愚相懸之
遠如此然則吾之休幸不見察于愚人不猶幸有哲人之知我哉夫于
感諷之下而有慶幸之休羨民之言如此可以見宣王安定之功矣其中興
也猶有由哉

析講此章總承上二章來以明作歌之由也上二句備已之作歌其情如下
與人之聞歌者其情殊也哀鳴二字極取永劬勞于野來鴻鴈之哀鳴苦幸
中澤之集而追念肅肅之勤也比已之作歌喜幸安宅之究而追念于野之
勞也六句鴻鴈整哀故以爲比劬勞已往似不須作此歌而追思感慨自有
不容嘿嘿者所謂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也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
知我者四句詠彼重不知一邊此則深感哲人意言哲人相悉民隱故謂我
劬勞彼愚人者處不周民艱且謂我宣驕矣欲知哲人之知我得乎此四句
不平重哲人上愚人二句與淇于不知已者正感見于知已者耳説通哲人
難指宣王愚人是相形説不必追著朝王一説哲人愚人不必慕君説只是
人心不同智愚相越故有見諒不見諒之意較爲得旨劬勞或謂筆離散與
築室言而通解則云此劬勞只與于徵也劬勞相應二章雖只劬勞終是幸

喜之意此説得之宣驕指二章説來○此章作詩所以告哀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
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
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後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爲劬勞而不
知者則反以爲宣驕也○又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
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豈無一物而不在所愛而
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蓋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
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亦有得于文王之家法也歟○
築臺山曰民一也得其所則歌…不得其所則…爲人上者可以
省矣

庭燎

合參夫使夜而果未艾也吾猶可以少休也今夜何如哉夜盡則晨起而営之得毋非夜未央未艾而夜向晨時乎不覩庭燎之設于朝者烟光與天光而相雜庭燎其有輝矣凡百君子閒與衡以有來者君從而覩其旂則物采其可辨矣夫燎而有輝也旂而可覩也茲果何時乎又恐敢曰是猶未晨也而可以暇逸乎哉夫身處宮闈之中而心運朝廷之上周王之勤政如此則其中興王業也有由矣

析講上二章未央未艾是淺深之詞此章鄉晨是猜度之詞庭燎有煇謂天將明則火不能爲光但輝然濟氣之上爲烟是庭燎之烟光是天明之光故曰相雜形容將曉景象宛然旂是諸侯車上所建者辨色猶言看見物一般蓋天明而可以辨色故觀其旂也不必以爲辨旂色亦不作辨天色蓋凡色皆可辨也君將視朝群臣別色始入此雖于時爲近然猶非正視朝之時只是不安于寢而問之至此非真至此時也○晣晣猶屬燎光初衰時分有煇則天明而光奪矣噦噦猶是暗中潛聽境界觀旂則天明而色辨矣詞有序而意加切總是勤政之心迫乎中而汲汲恐晚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安成劉氏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王感悟于是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證之或果宣王詩也○麟士按詩傳闕曰宣王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吟詩三首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顛顛而他夜不盡然乎蓋王者憂勤卧不安席故當瞿然而聞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耳○人君正位凝命天命視以去留民心視以得失苟幾康之弗戒則理亂攸關而敢自暇逸以滿假于上乎故周宣汲汲皇皇以厲精勤政也夫昧爽丕顯所以興隆也俾晝作夜受王所以滅亡也周宣之所以爲法與所以爲鑒者咸由此也夫○宣王之時為何時哉承厲而法度紀綱乖而禮樂掃地由廢而陰陽失其和而義廢而萬物失其怡宣王之時爲何時哉故雲漢徧祀於群宮鴻雁哀鳴於中澤流水致嗟於父母行野興念於婚姻宣王念此惓惓不忘所念之度之數者何以修則寢不安念蓄積之匱者何以稱則寢不安念身失其和者何以協則寢不安念萬物之失其性者何以遂則寢不安處深宮而念及劬勞之鰥寡謂予安寢之夜即我民劬勞之夜也而何能獨身處幽房而念及蔽芾之婚姻謂予安寢之夜即我民蔽芾之夜也而偷佚且念予一人安寢之夜即邦人載起載行之夜也又安得而不起更念予一人安寢之夜即六共服假無寐之夜也又安得而不起誰其不能安故不能待惟其不能待故雖身未即起而心常在於起不然者予尚貪床笫素朕之狼即多康佚況身爲帝王所不足者非深宮曲房也非無燕婉之女也非無遏雲之歌舞之肆也彼光照後庭情留子夜者皆季世之遺事姑不具論特是於庭燎之內豈無雞鳴之戒自鳴佩玉宣王亦胡爲于夜未央之際而即問夜如何其乎蓋夫司寢有常期而鼎必開先視朝有常度而心常恐後其憂勤惕厲恆立乎天時人事之先故能振累朝之廢弛作盈庭之惕慮後之有天下者當法天行之健焉○宣王其志雖勤然罷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于恭默則反掌中興矣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毛玉虎聖羽
黃世焕景章 全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沔水三章

傳 沔水念亂也

序 沔水規宣王也

全旨 通詩上二章興人當憂亂而已憂之之深下興人不能止亂而示以止之之道上言不念亂者已含得不敬意在末言敬則能止讒而息亂須見亂不及身而父母可無辱意此章重在讒上蓋亂生于讒憂亂即所以憂讒無兩層意○全詩本旨伏在篇末念亂之法獨有一敬首言莫肯念亂即是慨人之不敬也故極言讒之可畏而以敬告之○定宇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及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隼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合參 此憂亂之詩若謂君子處治則安常有道處亂則慮變宜深固不可無憂之之心亦不可無止之之道也是故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猶知所向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是猶有所止也可以人而無所念乎嗟我在內之兄弟在外之邦人諸友凡親疎遠近之人處危亂之中宜其有深念矣乃徒狃目前之安莫肯念亂而為預防之謀者誰獨無父母乎蓋禍亂之來不惟及于一身而且及于父母一或不念則將亡其身以及其親矣豈不為一身計獨不為父母計耶是何人之不如物也

析講 此章興意至末沔水猶有所向焉隼猶有所止興人之獨無所畏忌反與也亂者讒言煩興陷人于罪便是親如兄弟遠如邦人近如諸友皆相安于讒口交構之中而無肯念亂者若安危利害者然也念有恐懼修省意非徒然念之而已誰無父母正見當念亂之意父母人之至親故獨舉以示人不可不憂也但云誰無父母語未及卒而意自悚然○南山謝氏曰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縱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陸陸合下讒字說○鱗上曰此下二章皆兩事與一事然是四句興四句也與南山有臺體例略同但彼以兩事興兩事故整耳兩事興兩事整詞也兩事興一事備複不已之詞所以深致其決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傷）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迹）載起載行（叶戶郎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念之不能忘也

合參 夫衆人同莫肯念亂矣若我則何如哉沔彼流水則其流湯湯方盛而未殺矣鴥彼飛隼則載飛載揚方疾而不止矣我也念彼不循理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構為亂階不遑寧處則載起而不安于寢載行而不安于止而此心之憂殆與日俱積不可得而弭忘矣蓋亂則憂及父母奚啻以無憂也哉何獨我兄弟邦人諸友之無是心也

析講 此章興意亦至末以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興憂方深而未息心則正興也不蹟即下章訛言之人違理拂義無故而致人于罪陷無罪而陷人于刑殘致亂之由也此推不蹟為亂首謂清明世界所以不亂者獨以此蹟常存豪傑志士所以已亂而恃此蹟為不毀耳不蹟者忠可指為佞

正可斥爲邪言固有不測之禍怒亦有不測之憂安能得自適乎甚起哉行
卽坐卧不安之謂心憂而不可忘者因亂不息故憂不忘也見此心之憂非
匪今日爲然有日以繼日而不可止意此二句承上二句順說益不爲一巳
憂而爲父母慮何能釋然而忘之乎○此章不蹟者致亂之階下章我友敬
衿止亂之本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僞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于人而卒反諸巳也

合參然徒憂之而不思所以止之亦何益于亂哉鴥彼飛隼猶率彼中陵而有所止矣何民之訛言繁興交構爲亂乃無有懲而止之者乎夫讒言興矣而在上者曾莫之懲則所以陷天下之亂者方盛而未巳也凡我之兄弟諸友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誠能敬以自牧而所以持巳接人者皆以敬而不妄爲則巳無召讒之隙讒無可乘之機其能止讒必矣彼讒言何自而興乎如是則庶乎吾身可免于禍而無貽父母之憂矣夫始憂于人而卒反乎巳若詩人者其善于處亂世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讒言之不能止下言止讒之有道也興意至四句止隼不自縱人乃縱詭以人不如物起興亦反興也訛言總是不循道而務爲亂者卽上所謂不臧者是訛言如猋風之來不知何自而來何自而止蓋亂之微也寧莫之懲元峯甫台主上之人莫能辨别讒言而止之說嶧山依方山作兄弟邦人諸友不肯念亂以止讒說恐作在上之人爲是我友兼兄弟邦人[illegible]止哉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諸友中之一人也敬是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意敬字極深此念亂之實也不止爲一身須于世道上說得關係語曰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觀聽言動一循乎理待人接物不拂乎情一切亦以敬讒吾不與人以隙人雖欲讒而無因言外見夫人不能止讒[illegible]由不敬也窮其亂本卒歸到自巳身上去自我說彼曰訛言自彼說我曰讒言其興與不興别亦不能保其不讒也第盡其在我而巳敬而讒止卒也讒而不敬自修之理謂何寔地用功正是真念亂正是不忘父母處止讒便是止亂不必推言讒言不興則亂可巳也註始憂于人人字指讒人生亂者言或作兄弟邦人說非也卒反乎巳巳字就諸友兄弟各人身上說非獨指自巳也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麟士按沔詩世學末章之首有沔彼流水東灌于瀛二句註云灌衆流趨走之貌東海日瀛必是附會○馮吉人曰首章說個念亂而次章言憂末章又言敬則念與憂之寔事也詩人立言有序如此

鶴鳴章

傳鶴鳴所以修身也

序鶴鳴誨宣王也

全旨此詩乃人臣格心之論當就君心上說托諷之旨皆在言外欲王深思而自得之誠明好惡四件平看誠明屬道好惡屬情只就詩詞敷衍正意總貼在末方得詩人諷詠不露之意究之誠明好惡等字卧亦傳註以巳意貼出詩人原無此語求可以括其旨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巳○鶴鳴一詩可以類萬物之情可以悉天下之理二章一意而次章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鳴于九皋聲聞音問于野叶上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叶徒其下維蘀音託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叶倉

興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從外數至九喩深遠也蘀落也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皋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

擒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蘀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合參此陳善納誨之詞也若謂明哲之主每不廢觀省之助則一觸類間皆吾之藥石箴規也王知夫鶴乎鶴之鳴也在于九皋宜乎聞其聲者或寡矣乃俄而已聞於野焉因思天下之無聞者除是無聲已爾但屬有聲而能掩其形終不能掩其聲有如此鶴矣王又知夫魚乎魚之潛也業在於淵宜乎安其身者有常矣乃俄而或在於渚焉因思天下之可定者必其非魚已爾但謂之魚而莫測其性者終莫能測其所在有如此魚矣王又知夫園乎園之可樂以其樹檀也乃其下則惟蘀焉苟愛檀而忘其爲蘀是蘀以檀蓋也吾思美惡之不可令相掩也非獨檀之與蘀爲然也而檀之與蘀已然王又知夫石乎石之在山一似無用也乃其質可爲錯焉苟憎石而忘其爲錯

在山已然凡此皆不可不知者也

析講鶴鳴二句兼善惡有隱顯微著意此言暗室屋漏之中一舉動一念慮自不能揜藏中形外非可矯飾爲也魚潛二句以魚無定在比理之變通事幾之來莫定防之于此又見于彼見天下國家之事經緯常變自當因革損益于變萬化不可執一求也此以魚在于淵復入于渚說或以魚在于淵于渚無所不有此理無往不在說覺未妥樂彼三句謂園檀人所樂親而有蘀焉之可厭比左右親信之臣有陷藏之姦阿諛容悅雖若可與狎暱寔則敗國亡家有不好處勿因一時可愛而不知其惡也諷君之無作好見可好而有可惡者存他山之石人所畏避而可以爲錯比骨鯁剛直之人雖若可憎而疏遠之寔足爲砥德礪行之資勿因一時可憎而不知其善也諷君之無作惡見可憎而有可愛者存以是四者引伸觸類誠明兩盡好惡不偏無所往而不宜矣鶴鳴句欲人毋恃莫若毋爲也魚淵句防之于此又見于彼也淮南子曰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日或在日魚在在字對著字尋在字有昭昭浮露意不對在淵在字講前自隱而顯後自顯而微好惡愛憎就君子小人言蓋親小人而遠君子正人主之大病也玩園字有近習意見檀何幸而在園他山字有疏遠意見石何不幸而在他山王誠鑒于維蘀檀蘀被惑而不致恃恐有時而疏也誠鑒于爲錯石雖蒙惡而不敢怨知有時而需也錯字泛言砥礪之用亦不必專就玉言有碍下章○首二句要急次二句要緩下四句要反四者皆舉此以爲例○講意通篇既是托喩正意只可繳內以己意說出若以註語分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旨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叶鐵因反**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叶一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合參且又不特此也王而既知鶴也將謂鶴之聲僅達諸野而非也臯之外有野野之上即有天當其聞野焉鶴之聲遠矣及其聞天焉鶴之聲又遠矣日遠則日著甚矣夫物之無匿聲也抑王而既知魚也將謂魚之潛終繫於渚而非也淵之後爲渚渚之後復爲淵當其在渚焉淵之魚往矣及其潛淵焉渚之魚往矣遷徙則遷甚矣夫物之無恒情也抑王而既知檀也檀之與蘀則有辨矣然而蘀之餘更有甚于蘀者假令有值于此辨其下之維穀也未辨其下之維穀則穀之附于檀者將益進矣而可不審乎哉抑王而既知石也石之爲錯不可棄矣然而石之形更有極其精者假令有石于此識其材之可爲錯也未識其材之可攻玉則玉之老于璞者將不知矣而可不

察乎故是則喻之以鶴魚者欲王誠閑之而其他山之以攻石者欲王前[illegible]
之皆公也君人者能即是而引伸之天下無遺理矣
析講此章只叠味一番又推深一步極變化之妙言不寧聞野而且聞天則
其響益傳矣不寧在渚而且潜淵則其機益閎矣不寧有籜而穀亦有之見
邪惡之益深也不寧爲錯而玉亦可攻見全美之益大也全要就本文描寫
○朱傳發言語亦渾不言美林自有如解籜只是敗葉還是自己點染若穀
則有比匿意在攻玉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之利器○聽鶴鳴而可以知幾
矣察淵魚而可以觀變矣樂樹檀當思檀之下何物也惜山石當思石之用
何貴也君子見道于天淵間而知天下多鳴皐之鶴躍淵之魚也君子論情
于木石間而知檀之不可以忘穀玉之不可以棄石也○輯錄解頤曰知誠
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誠身之功亟也
知理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明善之功

亟也知愛當知惡知憎當知善則親愛賤惡不可或偏哀矜敖惰不可自恣
應接之間去其私欲之蔽尤急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馮吉人曰詩柄從陳善納誨說來歸到引伸觸類分
明是用諷諫之法以理喻其君者耳故結句用天下之理其庶幾乎註議
的確○昔人論善進諫亦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而孔子亦曰吾
其從諷諫乎若鶴鳴之詩知此義矣○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睽之九
二曰遇主于巷進諫之道當然也鶴鳴詩人廣譬曲喻得易道矣○此如
易之取象非譬喻也○慶源輔氏曰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爲言者正
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于正事而主于文詞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
廬陵曾氏曰天下之理散于萬事若能反于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
不可爲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穀石錯又所
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也○朱子曰鶴鳴做

得巧含蓄意思全不發露○三山李氏曰二章除第一句露正意其詩最
爲難曉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疑脫兩句當爲二百六十一
句

祈父章

傳祈招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祈招
序祈父刺宣王也
全旨通詩重久役上首二章言役已之非職而有以勞乎已末章言役已之非
法而有以勞乎親皆是因久役而轉于憂恤所致也以各章胡轉句爲主○
禁兵遠戍獨子從軍初或許以爲一時權宜之計而竟久于役此所以怨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叶五胡反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

軍之士也或曰司右虎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爲威者也恤憂也○軍
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于憂恤之地使
我無所止居乎
合參軍士怨于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若謂論人臣之事君凡役使皆吾分
也要之有常事焉倘失其常則不能不生一怨心矣嗟爾祈父職掌封圻之
兵固宜知予之所事矣予乃天子六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藩衛王室而馳
驅于輦轂之前吾之事也胡爲轉我于憂恤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止
居乎以王之爪牙而使之無所止居爾祈父不得辭其責矣
析講此司馬也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尚書酒誥文列若疇圻父薄違
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蔡傳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
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
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

其解悉同且因此即知謂司馬所交古有此名亦非杜撰也子王之爪牙句重看巷日爪牙則不當遠從役也孔疏六軍之士出自六鄉小司徒職曰乃頒此法于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王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掌先后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辯士按三禮解詁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上王按爪牙不在六軍之內則註予六軍之士也句當畧而以下或曰司右虎賁之屬為正釋也轉予憂恤即久役在外之意轉字最可味是變乱成規也靡所止居者禁兵本以藩衛王室當止居輦轂之下今乃遠從征役則無所止居不能自安矣○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底音抵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合參　咨爾祈父官居司馬之尊固宜知予之所職矣予乃天子六軍之士爪牙之兵也則屏蔽王家而奔走于輦轂之下吾之分也胡為乎轉予于憂恤之地使我久役于外而無所底止乎以王之爪士而使之無所底止爾祈父不能逭其過矣

析講　曰靡所底止猶言無有窮已也遠役而久不息則亦無有窮已矣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合參　夫勞吾之身不退恤也獨不念吾之親乎咨爾祈父成法勿野直矣爾不聰也夫親老而無兄弟者免從此先王之成法也爾胡為轉予于憂恤之地而使六軍之中有母在者反使母主饔飧之事乎夫身為王事吾誠不違恤也然國有成憲明天子且示人以孝而我獨不能貽母以安而貽母以苦伊誰之咎哉祈父之不聰甚矣夫久役乃王者之事非祈父之所得專也詩人不責王而斥祈父可以見忠厚之至矣王者聞之能不惕然乎哉

析講　此章上句責其昧乎成法下是恐其勞乎親也不聰以不聞成法言此句下須補云使其聞之則我有親之當養無兄弟之可侍也尸饔只要照祈父貽之與不聰意相應饔乃薪水所成故註云不免薪水之勞曰有母則不惟獨子且未有室家軍中未必皆獨子然其而母之尸饔者亦有之有字最活或云此又在上文內摘出來說如云便是用王之爪牙亦當有所分辨如何使我孤子亦轉于恤乎此亦有意○不敢斥王而責司馬猶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章放此○宣王料民太原民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壬戌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二年王征申戎破之是詩而果宣王詩也則轉予于恤當指此四役矣○輯錄千畝索隱曰地名在河西介休縣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夷別種四岳之後也○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于

爰伍之兆使我無所止居如此則是自我其上之爲承章言汝乃經吾使
我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此則是不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
而後私也不殊其上之德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死豹
踐無忌之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豐城朱氏
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
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兵亦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
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
孤子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王之爪牙
則謂之不忠至于使孤子之無以爲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
其刺之也宜哉○東萊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刺
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末章見其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當免征役乃驅
之從戎也

白駒章

序 白駒所以燕賢也

注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全旨 此詩作于賢者方去之時首三章是欲去而留之切末章是必去而望之
深細分之首二章是設爲留之之謀三章示以留之之意末章因其不可留
而與其音問之不絕也明知其不可留而爲此宛轉悲歌以動之思字心字
正爲此輩心如鐵石而感以關情之語如此文字叠叠相承說去觀詩柄重
在去字則四章俱是一時事不可把欲去既去分作兩時看玩縶維公侯金
玉等字無非托詞要說得活○此詩還是王者留賢若作在下位留之則爾
公爾侯便說不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音執〉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縶絆其足維繫其
靷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
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縶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
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合纂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作此詩若謂賢者之有益于人
國大矣今于其欲去也吾將何以留之哉彼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
一朝留也安得食我場苗使我縶之維之以永今朝庶幾馬不得行所謂伊
人者亦于焉而逍遙矣夫一朝若不足以言永然于欲去之際爲我一少留
焉亦可以慰吾好德之情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托言以留其馬下是冀以留其人也託之爲言乃本欲
留其人而托留乎馬如假此以爲留之之計故曰托食我場苗上要看安得
兩字穀之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禾苗是也場圃同
地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以納稼在場則不
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也亦菜之類一朝非朝但欲去時留得一朝亦若
永矣以永今朝只就馬上說逍遙方指賢者言見不敢以機務相煩不過徘
徊少留也○縶維四句一氣滾者不得一過接語欲留其人而計及其駒欲
留其駒而計及于絆縶維鞋之而僅曰永今朝皆愛極而不能自已之意○
註投轄前漢陳遵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音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叶祥龠反〉所謂伊人於焉嘉客〈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合纂皎皎白駒賢者所乘奈何不可一夕留也安得食我場藿使我縶之維
之以永今夕庶幾馬不得行所謂伊人者亦于焉而嘉客也夫一夕若不可
以言永然于欲行之際而爲我一少留焉亦足以慰吾好賢之誠矣

析講此章與首章一意嘉客對主人留他說逍遙不去便是嘉客故註曰猶
逍遙也曰嘉客則不敢以臣禮待之矣盧文子曰客字即客星之客最妙○

通解藿非苟也。詩人猶謂若同爲己之物也。夕非朝也。註言猶朝移詩辨
之甕也。嘉賓之義非逍遥也。註言猶逍遥者，又不過同爲我留之意也。玩三
猶字，只重其意思上下相同焉耳，非謂適其義亦同也。○麟士按說文曰藝
禾之少也，亦奇疏于焉嘉客，猶言有嘉客亦佳也。○張素鶴曰看他說今朝
說今夕，是已無復望留之意，但欲其整鞍亦大幸矣，猶九罭之信處信宿語
氣也。用不得來教諸語，若挑興嘉客，如鹿鳴嘉賓便非語氣。

皎皎白駒。賁音奔叶音墳然來思。叶云俱反爾公爾侯。叶洪孤反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叶汪胡反勉爾
遁思。叶新齊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爲來之疾也。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愼，
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爲
公，以爾爲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
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苦而不恤
其志之不得遂也。

合參然我之留賢者，豈徒爲是區拘已哉。彼乘皎皎之白駒者，原其欲去之
意，厭市朝之紛華，而樂田野之優游，是因其本心也。然朝廷之上，亦豈無所
樂哉。苟易其高尚之志，而賁然肯來，我當進爾以爲公，命爾以爲侯焉。以爾
爲公，從容于廟堂之間，自論道之餘無事也；以爾爲侯，端拱于邦國之中，自
藩屏之外無爲也。其逸樂而暇豫，猶有期限乎。夫如是，則雖身處釣衡，固無
異于考槃之碩宿也。豈可過于優游，而湛隱居之樂，遂辜人之望哉。愼哉爾
之優游也。雖位居陞勢，定無異于衡泌之棲遲也。豈可高言肥遯，而忘用世
之懷，終不爲少就哉。勉矣爾之遁思也，爾須絶之可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示以可留之情，下望以必留之意。大意謂賢者之所以欲
去者，不過爲山林自適耳，不知廊廟未嘗不可以自適也。賢人所過之地，山
川草木皆有精采，蓬門蓽戶皆有輝光，故曰賁然來思。只轉其欲去之心，便
心不主既去而還說公侯，勿須入道德事業意。不然，但縻之以好爵，正賢者
所以去也。逸豫無期，言享公侯之樂無限量也。優游自既去言隱居之樂也。
遁思自始去言隱居之心也。愼字勉字勿作虛字看，須入若留意。○一說爾
公爾侯，古註作體賢者之心說，言若爾爲公侯，則夙夜在公，謹爾侯度，不免
有王事之憂勞，逸須將無日矣。何如徐然自適，確然自信之爲愈乎。蓋爲國
家深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如此講，則于
賁然來思句接不上，便要麼許多周折方可轉也。○只公侯歆之似拙，以逸
豫導之似巧，接出優游遁思，若翻說耳，不另作一支作，則巧拙相去，詩意妙
絶千古。○麟士曰此與下章又設爲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詞。愼爾勉爾，皆
强之之語。○安成劉氏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美出愚曰註愛之切四語，把王者留賢真情一筆描出，乃全詩中吃緊語也，
可味可味。○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白駒賢者有焉。又云我有好爵，吾與
爾縻之，白駒詩人有焉。○史記田横故齊王族，自立爲齊王，戰敗懼誅，與其
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横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
附焉，今在海中不收，恐後爲亂，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謝曰臣烹
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
海島中。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
致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
且舉兵加誅焉。安成劉氏曰謂大者是王，小者是侯，招徠使來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
人之德美如玉也。蓋已逸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絶也，故語之
曰毋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
合參夫我留賢之切如此，則賢者亦可以少留矣。奈何乘皎皎之白駒，在彼

空谷終非公侯所 王勿以秣之終非苗藿所能縶而挽留之詠歎無
自而施矣然使其德未純猶不足係吾之思也而其人之德純粹至善其美
則如玉焉今也棄我而去巳遐乎其不可親矣然不可親者迹而可通者心
也苟貴重爾之聲音則有遠我之心矣必常相顧念凡經綸大計毋于發音
乎發之愼毋金玉爾音而有遠我之心可也夫挽留之切莫遂于欲去之時
而冀望之情尤殷于巳去之後詩人誠好賢之切矣而賢者卒不爲之留焉
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嘆其相遠以迹下與其相親以心也是將去而猶冀其不
我絕非去後之言若作巳去了則毋金玉二句對誰言乎白駒在空谷則不
在場矣束生芻以秣之則不食苗藿矣如玉以德之高潔言正見係巳之思
處金玉是借言其貴重不可謂貴重之音如金玉也音只是吐露經國之遠
猷以爲我之啓迪意焉古人曰此不得已而望其不見絕之詞若云規時政
得失則或采而談當世在野者爲出位之謀矣夫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焉
用文之寧者既去而望其爲經國之音此必不然麟士亦云爾音只希望相
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與人家國也此說亦有見音之所在
即心之所在空谷有廊廟之思山林有朝廷之意此詩人之所望如此其至
也音之或絕心必遠矣遐心就帶毋金玉句意本相連不可分講從來解柔
長往之夫毋毋然然故可寧之正是眷戀之極〇此章上言遐乎不可親下
即用然猶冀三字作一轉語最得詩人去後屬望本旨句法妙品〇于不可
親處想像出清響呼不應之景招不來情致陳希夷云九重仙詔莫教丹鳳
御來一片野心巳被白雲留住即此巳思不必復向山中人覓經濟也〇東
萊呂氏曰毋金玉爾音雖視其音問毋絕亦以昔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〇按此詩眞情惻切淒涼悲惋大有含蓄至末二句肯
深調逸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故曰長歌之哀過
于慟哭其此之謂歟〇序曰大夫刺宣王也宣王初政任賢使能周
心一生小人乘閒用事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在位則賢
者必不得志故白駒之詩留賢而不可得也

黃鳥三章

序 黃鳥刺宣王也

全旨 通詩三章一意是流民苦異國害巳而欲返故鄉之詞俱作告本國之人
說以不我肯穀等句作主各首三句乃托喩故國之人無居巳之室而害巳
之意下三句示以反歸之意猶云無寓人于我室我將反也正意宜含蓄不
露說來詮原不說明〇一說此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巳蓋謂不得其所
即害巳之謂說者多依此邦此字而泥以上文爲故國也此作告異國說而
麟士則謂黃鳥三句斷指故國而言則此邦處方有轉折比意與碩鼠同例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族宗族也〇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
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
亦不久于此而將歸矣
合參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爲呼其黃鳥而告之若謂民集以聚
族而幸至于舍其故居而依依于人焉要亦非得已矣詎意今日所遇之窮
乎今夫田畔之上言有穀焉穀之下言有粟焉穀者吾之故處粟者吾之故
物皆吾之所藉以爲生者也黃鳥黃鳥爾無集于穀無啄我之粟焉所以然
者非有所靳于此也蓋我向之舍此而來也與人以善道相處而此邦可居
耳今此邦之人無周恤保愛之意而不以善道相與則我將言旋言歸而復
我邦族矣苟集我穀而啄我粟則彼之歸矣頑哉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叶虛王反）**此邦之人不可與明**（叶謨郎反）**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比也

合參黃鳥黃鳥桑吾桑也粱吾粱也爾亦無集于桑無啄我粱吾若我向之

合參而來意斯人緩急休戚必能周知也今此邦之人視人之流離疾苦若

不見焉是不可與明矣吾將言旋言歸復我諸兄也詎久居于此乎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栩音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比也

合參黃鳥黃鳥栩吾栩也黍吾黍也爾亦無集于栩無啄我黍也蓋我向之

合參而來意斯人必視外邦猶故國待吾民若故鄉也今此邦之人視人之

流離略不動念不可與處矣吾將言旋言歸復我諸父也豈容久于此乎是

則流民非黃鳥呼也托黃鳥以喻故國之人也非誠有所集而啄也托喻其

人無若彼之處而利其有也意民至此亦苦矣何上之人不知所以安輯之

歟

析講穀善也即處忠黯相關相恤之道也善道不能行是不以善道相與也

明猶知也始時與其能知休戚之情今若罔聞是不可與明也處居處也雖

與處是強欺弱衆暴寡之意則不安甚矣此詩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

父是由苦愈甚而思愈親未見使黃鳥而盡利吾所有我歸將安所賴

乎蓋不得其所異國難容回首故都不勝係戀使民至此大非還定安集之

日矣〇穀木之穀從木穀善之穀從禾

黃鳥三章章七句〇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

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

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〇小序云刺宣王也詩

故云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王室者及其季年政怠證衰困

窮不遂思返故國而作此詩理或然也〇按周官有比閭族黨州鄉縣遂

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當是時也人俗康阜衆徙無出鄉含氣之類各

得其宜安有如此詩所云者其民不堪于厥料民太原力困于供役財空

于杼軸乃始棄土宇而適他境失編民而為浮客加以豪富兼併弋予相

尋去古親睦之世遠矣夫政理之道安人為本所謂抑兼富而重本業輕

賦稅以免流離非謀國者所當講乎

我行其野章

傳士就姻戚而莫之恤　賦我行其野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合參通詩三章俱言不見收恤意當以不畜不思何為主上二章是不見恤而

歸之決義也末章是不見恤而責之厚怨也只見詩人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

處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恥也以婚姻之故而

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趨富厭貧薄俗之大患新忽故人情之常不厚責其薄

于姻族而姑微責其同于常情正可想見其忠厚然獨不思舊者祇謹守其

勢而新者終有時而故此又詩人之微詞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樗音攄**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家叶古胡反

賦也樗惡木也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昏姻畜養也〇民適異國依其昏姻

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託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

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合參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若謂民生保其鄉土得以

安居者治世之常也若夫處困則已不能無望救之情憫窮則人貴乎有救

恤之義何爾之不我恤而使我之失所望乎是故我行其野至于依惡木以

自蔽其失所甚矣然窮苦之餘必思其親人之情也于是思婚姻之故而言

然顧我意者仁親之道爾必知之熟矣昔者我于窮途而以慰安于故土

矣今爾既不我畜則窮莫之恤寧吾尚望之何心矣故我將復我邦家又何

必依依于此而徒以親望之也哉

析講此章言其失所居也以居字貫行其野於樗不過至他國而經行于我也依惡木以自蔽見其無所居婚姻之故見其以親近望彼也言就爾居欲其有以居之也不我畜則不能以居居之矣此畜字以居言復我邦家爲自謀之策因其不我居而決于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音逐〉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蓫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合參我行其野至于采惡菜以爲食其貧亦甚矣然貧困之極必思其親亦人之情也于是念婚姻之故而就爾宿意其必以親用念以貧相恤而我育也今既不我畜則貧莫之收孑身何賴之初心矣故必言歸思復吾舊邦親與之乎

析講此章言其失所食也以食字貫采若以爲食見其無所食言就爾宿望其有以食之也只一托宿而已此就爾宿又不同不我畜則不能推食食之矣此畜字以食言末句因其不我食而決于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叶筆力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祇音支 叶逸織反〉

賦也葍惡菜也特匹也〇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于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合參夫我也望救于爾而爾獨置之漠然豈誠無故哉夫我行其野言采其葍此我之窮迫時也從而望救于爾正以婚姻之始及非一日而所當爲我一動念也今爾不思舊姻頓忘昔日之好求爾新匹惟篤乎今日之歡當此時也人皆謂爾爲重婚之富而厭我之貧故我則深諒爾之非然也不過以彼之新異乎我之故耳夫棄貧就富世態之薄[illegible]可[illegible]是也然厭常喜新人情之常爾亦不免蹈之矣不亦深可慨哉夫當[illegible]離困苦之時乃[illegible]義以處已厚以待人詩可以怨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不見恤于人下是微詞以責之不思四句但是責詞但上二句是斥其婚末二句方是原其情以責之也不思舊[illegible]不我畜意[illegible]字說得相反求我新特我字當作彼字看特是婚姻中之特出者故曰新二語似爲薄者開一生路然詞愈恕而意則愈刻成不以富反語也薄責之以新故正是冷語毒刺非真謂爲新故而不爲貧富也成不句如云怎得恁地惡薄亦祇句如云或者厭不得世情其變是恨其厭貧耳蚤趨富厭貧原之薄也其失大厭故喜新情之常也其失小故不責彼而責此乃詩人忠厚之道也〇姜[illegible]曰請原爾之心誠不以彼之富我之貧而謂貧者之可輕亦祇以彼之新我之舊而謂故者之可略耳使新在我則雖富不彼若安知不以求彼者而移之以求我之新乎使舊在彼則雖貧不我若安知不以棄我者而移之以棄彼之舊乎不厚責以輕貧重富但薄責以棄舊憐新所謂怨而不怒此足見立言委婉處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〇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爲未

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〇按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其三曰以明禮教親則民不怨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乃施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使之相保相愛相救相賙卿師之職以四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蓋所以加志乎窮民如此其備也而今也棄本業適他國至窮困而不能相救所由與既時保息異矣〇倪玉汝曰當流離困苦之時而不見憫恤使常人處此不早爲諂侫則將苛責痛詆無所不至矣而始因其不畜也但曰復我邦家而已未嘗卑身以必求終也原其

心但曰亦孫以異而已未守深慨而者怨潛玩此詩足見溫柔敦厚之旨

○序曰刺宣王也詩故云黃鳥刺爾同姓此詩刺爾異姓也婚姻謂異王室有甥舅之稱也

斯干章

興斯干落新宮也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

全旨通詩總要見宣王中興肇造氣象宜以築室爲主首章是概言築室之美而願其兄弟之和下是詳言築室之美而願其男女之賢且叔也全篇大意已括在首章內二章至五章皆言室家之美以終斯干四句之意六章至末章皆是頌禱之詞以終兄及弟矣三句之意凡人築室蓋將聚國族于斯故兄弟之善以已然者祝之男女之祥以未然者祝之大意重似續妣祖上思建之業全爲似續詩而兄弟相好生男以無有室家所以似續于不替也但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造之那多毀壁于子孫則此二者宴人君莫大之福故以是頌禱之通詩斯干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餘皆禱願之詞○藍田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于斯二章願其繼祖妣于斯三章四章五章願其安身體于斯自六章以至末章願其傳子孫于斯也

秩秩斯干叶居焉反幽幽南山叶所旃反如竹苞叶補苟反矣如松茂叶莫口反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去聲叶許厚反矣無相猶叶余久反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又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詞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輟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己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己而已愚按此於文義甚大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合參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若謂王者之作室也貴有以壯天下之觀尤貴有以斂天下之福若吾王今日是已何則帝王之於子孫燕翼之謀基在焉是故形勝欲其善也制度欲其工也斯稱全美故今即其形勝言之但見斯干則繞乎其側也洪波紫節已爲襟帶之形濟木盤旋來條上亦之勝何秩秩也南山則繞乎其前也蔚蒙雲雖既西通乎眾峰重巒逕邐復南接乎斜陽何幽幽也表裏河山以壯大室而君重御極之勢得矣即其制度言之負重之慮不可以不防今俯而察其下土既剛燥而不石惰焉比比然如竹之苞而有不搖之勢也廣峻之榮常患于不密今仰而望其上中既隆起而左右翼翼亭亭然如松之茂而無示跡之虞也上下具密以昭萬全而章故鼎新之象成矣夫以宮室之美如此使居室不和亦何以稱其美哉吾知自今以後凡兄弟之居是室者兄好乎弟克篤友于之情而備忌爲之不作弟好乎兄克廣因心之愛而嫌隙爲之不生則彝倫敘而治道成統緒正而藩衛固本枝增而勝也山若增而高也安居之慶亦若與竹苞松茂而無極矣居室之善孰有大于此者哉

析講此章總敘其事以落之也上四句言形勝制度之美是已然事下三句言居室兄弟之和是未然事下即臨水南山鎬京之陽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近而旋繞故臨之秩秩南山遠而朝拱故望之幽幽皆從室中見得須在襟帶明堂拱揖帝居上講方切臨水面山意臨水面山亦重在築室之美上竹苞喻下面根基之堅固指土木基址之嚴松茂喻上面結構之牢密指棟梁檐楹覆蓋重簷之類此意須先講在好字上以上四句要含似續意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日將舍後兩承宗支點家室吞五言式相好二句一正一反之詞勿相對說亦勿泥看方是頌禱好者篤友于因心之愛也無相猶

只不相計較之詩此頌其居室之後常如此不特今日然也〇以上三句敘興
居室意發之〇大概文雍州之水所從來者皆大而黃獨小而深澗使有之
無序則必泛決原田矣而今也派清而流順如帶帶然此見秩秩二字之意
終南之區所包絡者遼而通則隔而俟梁與依依之太遲則山谷之京邑矣
而今也望遠而深若陸竦焉見南山二字爲義〇檀弓言獻文子成室晉
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
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
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似續妣比音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或曰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天子之
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其畝也爰於也
合參然言王之所以作室者其意何居哉蓋宮室創自祖妣而圮壞不修非

所以共承宗廟意也于是作而新之以似續乎妣祖焉但見其築室也牆垣
周乎外則百堵之廣且多戶牖開乎內則西與南之各有向基有以振一代
之洪基而建無前之偉績矣又焉有不宜者哉于是而居向離出治而所以
撥外王之業者在于斯也于是而處向嚮宴息而所以養內聖之德者在于
斯也于是而笑而舒氣以宣和者在于斯于是而語而講德而論治者在于
斯也續下承上先世妣百度于維新豈從爲是侈大者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繼先以成室下言隨事而皆適也似續句是推作室之
由與作非國家細事非祖宗傳業殷勤復興欲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
者非若後世勞民病衆者比也總要見宮室圮壞似續而新之意此句重看
築室二字須提起百堵對西南句看牆垣四周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
之矣此見版築之功廣古人作哉百堵皆興此亦百堵不欲過侈故曰似續
妣祖而南其戶句見向背之制宜也室在于東者則從而西其戶室在于北
者則從而南其戶皋西南則前東北矣不可謂西南爲與宜通明而戶牖之
也居以朝廷言恭己南面以聽天下之治也處以宮壼言和用安身以譯宵
肝之勞也笑以和性情天顏有喜協群志以習燮也語以論政事王言渙發
具衆思以爲明也居處笑語就王者身上言要形容大氣象居處似姚祖之
上下此除笑語似姚祖之洋溢優游〇此章築室便攝起下垣墉宮室居處
笑語便攝起下攸芋攸躋攸寧然亦不必太泥此下四章皆是敘其事而美
之勿作頌禱看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託音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音吁叶王遇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
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爲尊且大也
合參然築室之事何如自其牆垣言之但見束版以截土也閣閣然上下之
相承投土以築之也橐橐然杵聲之相應蓋上棟下宇將以蔽風雨也爲宮

爲蒸所以驅鳥鼠也今則上下四旁極其牢密以風雨則攸除而護者于天
而不能爲之災也以鳥鼠則攸去而潔清者于物而不能爲之害也豈非善全
無患爲萬世帝王之業也乎而君子之于是室也居重御輕巍然至尊之莫敵
宅中圖大卓然大觀之在上蓋但當曲而安而已知王者之大又何必升堂
入室而後見天子之尊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築室之固下言宜爲尊大之居也承上文築室亦堵說
來古人治室必以牆垣爲先此言築牆垣就是築室故下遂承言君子居之
也牆垣即下二章堂室之牆垣閣閣板相承以所見言橐橐杵聲相應以所
聞言風雨二句言牆垣之牢密即是言堂室之牢密也上下四旁只通言
爲是勿以上下貼風雨四旁貼鳥鼠看風雨除鳥鼠去亦天清地寧飛潛各
得氣象仁矣不就牆垣形勢言謂居是室者有宅中圖大之規模耳天子無
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並以爲尊且大要玩以爲二字不就室上

說尊大也○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堦垣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叶訖力反）如翬（音揮）斯飛君子攸躋（音齊）
賦也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
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
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
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合參］自其所築之堂言之堂有大勢則義有取諸端莊也審勢而方可使
有欹側之處乎若今之振作而重新者其嚴正爲何如耶吾見人之爲容也
當其竦然而立則威如之吉不可狎矣堂之大勢其如跂斯翼乎言乎廉隅
則象貴取諸凝肅也稜角四垂可不使有直方之概乎若今之經營而茂建
者其整飭爲何如耶吾見矢之發的也當其應絃而至則飛弧之民不可禦
矣堂之廉隅其如矢斯棘乎乃言乎大勢之中而再觀其棟宇而棟宇則何

如耶蓋大勢欲其嚴正者棟宇則欲其峻起吾見方翔之鳥當夫有警而革
則孤鶱高舉爲堂之棟宇其如鳥斯革乎吾又于廉隅之下而再觀其簷阿
而簷阿則何如耶蓋廉隅欲其整飭者簷阿則欲其華采而軒翔吾見翬翼
之羣當夫奮起而飛則錦文耀日爲堂之簷阿其如翬斯飛乎夫堂之美如
此吾知君子之升是堂也予以君臨萬邦作睹庶物立綱陳紀遠近所以朝
宗而令秉楨小大于焉聽命不有以繫中外之視聽而新臣工之耳目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狀堂制之美下是爲王者莅政之所如跂句言大勢嚴正
是前後左右也跂人足直立也如矢句言廉隅整飭是堂之四角也所謂外
有廉隅是也如鳥句言棟高峻而宇除起有聳拔之勢棟是屋之脊梁宇是
屋之四垂也如翬句是屋前後之正簷簷阿是棟邊飄出之側簷華采是畫
五色軒乃車之抑而後翔乃鳥翼之張而簷作此二字是高聳之意矯其翼
謂上矯其翼而奮飛也翬具五色極華采矯翼意軒翔因如字是形容之詞

不是譬喻各照註正意講然後以如字發之攸躋只當說君子所升以聽治勿
說是爲君子所升也下攸寧做此攸躋要說得寬濶如上理陰陽下安黎庶
內莅中國外撫四夷凡黜陟賞罰予奪操縱皆在是矣中間不詳多天子施
爲氣象非空空一廳而已也
殖殖（音寔）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叶音征）噦噦（音慧）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
正向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奧窔之間也言其室之美如此而君子之
所休息以安身也
［合參］自其所築之室言之寢室之前則殖殖然體勢之端嚴何如其平正也
宅中之楹則有覺然厥材之孔良何如其直大也戶牖之地則噲噲然其昭
明而洞達者非向明之處乎噦噦然深廣而靜密者非窔奧之間乎夫室之
美如此吾知君子之處是室也幾息乎深神斂于燕居無事式昭泮渙之

休假仰自娛未獲優游之安又何有庶采之紛投而萬幾之叢脞也哉夫燕
息堂室之俱美則百堵西南之制成攸芋攸躋而攸寧則君處笑語之願遂
統先成室孰有大于是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狀室制之美下言居室之安殖殖二句規模之大也噲噲
二句向背之宜也以上俱就一室言上言堂此言室蓋寢室也與築室之室
不同庭是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楹是廊廡間之柱正與冥總是一室以前
離之則爲正就當戶牖之地而言也自後觀之則爲冥就極深遠于戶牖之
地而言也不重正冥二字只重噲噲噦噦向明之處則軒豁與窔之間則
深廣蓋一室而有向陽向陰之別故其明暗不同如此西南隅爲奧東南隅
爲窔舊說古人室戶不當中或東或西北則皆南東南向皆陽故爲冥
安攸寧是釋宵衣旰食之勞以養和平之福以葆性命之真也古者制陰陽
以爲宮室故其正爲陽以冥爲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攸寧即

爰處而笑語在其中如此看則上章攸躋亦似將爰居爰處〇以上三章皆祝其
堂室之極其形容俱就廣大華麗上說正見王者之居

下莞音官上簟叶徒檢徒錦二反乃安斯寢叶于檢于錦二反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叶莫騰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音碑叶彼何反維虺音毀維蛇叶于其何二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腳猛憨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〇祝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下章放此

合參然是宮室也固所以續先人之業亦所以廣後嗣之傳也吾人之願于王者豈止兄弟之和已哉又願吾君向晦寢息之時其攸寧也藉于下者有蒲席之莞布于上者有竹葦之簟當機務之既勝而安寢于斯焉由是精神所通陰陽所會寢而夢焉夢而興焉興而占其夢為吉夢維何其維猛憨多力之熊與夫似熊之羆焉其維色如文綉之虺與夫虺屬之蛇焉凡此皆吾

王耳目之所未接心思之所未及者而乃形諸夢寐之間是必有其兆矣

新講此章上二句言得居處之安下言有夢兆之異纔起前面似續一段意勤而埋後面生男女張本須承上攸寧說來首二句要看一安字宮室未作以前勞來還定何以能安宮室方作之時經營者勤何以能安至于丕業告成太平有象乃安矣安則天地通其塞陰陽開其兆故夢形占者既覺而自記其夢也與下章女字不同熊羆虺蛇尚未明言陰陽之象只是宮庭靜攝時見聞所不到心思所不及而忽感是夢則朕兆之異可知意者天地鬼神寔億萬年之慶而告之一夢問乎此特設為頌禱之詞非真有是夢也〇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可以言性命之理矣〇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〇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合參天吾王所感之夢如此固非尋常所可測也于是召彼大人從而占之以為熊羆在山彊力壯毅乃陽物也男子之正位乎外以治外職者寔似之而吾君有是夢則乾道成男之象其感之矣非男子之祥乎虺蛇穴處柔弱隱伏乃陰類也女子之正位乎內以治內職者寔似之而君有是夢則坤道成女之象其感之矣非女子之祥乎

新講此章設為占夢之詞非必寔有是事蓋即其所感之異而知其所生之

祥也占乃占其為何祥非占吉凶也下四句方露出陰陽字男子乘陽剛居陽位而熊羆則陽類也女子乘陰柔居陰位而虺蛇則陰類也祥字全在下二章昭見然謂之曰祥則不徒兆男女之生即兆男女之賢矣〇按註六夢噩夢正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是也正夢者安靜而夢商高宗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者驚愕而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想孔子夢周公是也寤夢者覺時所道若狐突夢太子申生是也喜夢者喜悅而夢若漢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若漢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〇西山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史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去聲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音橫叶胡光反朱芾音沸斯皇室

煌也。芊芾，甲擇。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illegible]也。
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
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合參大人之所占如此。及夫應熊羆之祥，而乃生男子也，何以待之？愛私之
以其為登詔祇薦，既無卑下之嫌，通體而安，復有長舒之樂，且以見異日之
君尚以馭者之舉視乎此也，其尊之也如此。且衣之以裳，焉儼取其華望之
若有成人之度，服求其備，即之復多雍雍之觀，且以見異日之垂裳而理者
之舉視乎此也。其服之盛也如此。更弄之以璋，焉本初之質，既純粹而無疵，
後起之功，復縝錯而益善，且以見異日之執玉而見者之舉視乎此也。其尚
其德也如此。斯將也，其泣之聲，則喤喤然，何聲音之不凡乎。聞者知其為偉
器矣。然是男子也，有嫡有庶，庶者行將服黃朱之芾，皇然其美；嫡者行將服
純朱之芾，皇然其華。庶則諸侯也，以一國為室家，而稱君，所以樹屏藩而鎮
九服者，不于斯乎？嫡則天子也，以天下為室家，而稱王，所以履天位而宅帝
業者，不于斯乎？是今日之生，固將以當他日之大任矣，所謂熊羆之夢，其詳
不有徵耶。

析講此合下章，總是始生時事，作未然看。乃生者，果應是夢也。載寢四句是
待之隆，指幼時說；末二句是任之重，指長時說。寢之于牀，一如成人之供帳，
以他日南面之位尊之也。初生之子不能勝衣，褓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
必衣之裳，以他日袞冕之榮貴之也。弄之以璋，以他日珪璋之德比之也。其
泣句，見生質之異。后稷厥聲載路，卒興周業，此句亦未可輕。末二句串說，
朱芾兼純朱黃朱，以嫡庶分配，說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
舉其大者，皆得謂朱芾也。室家以土地言，君王以爵位言。此二句以許皆將
二字一直說下，君王只是為君為王，未說到宜君宜王意，此是預道之詞，不

是期望斯為帝王子孫，自是如此。觀註生于是室句，又須句句提醒室家意。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音替。載弄之瓦。叶五位反。無非無儀，叶音義。唯酒食是議，
無父母詒音遺。罹。叶音羅。

賦也。裼，褓也。瓦，紡塼也。儀，善。罹，憂也。○寢之於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
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
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
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
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
也。

合參既而應虺蛇之祥，而乃生女子也，何以待之？載寢之地，取地卑之義也。
載衣之褓，即其所常用，而外無加飾也。載弄之瓦，習其紡績之事也。其必不
出傲言，不由邪行，而無可非之非，固不預政，家不幹蠱，而無可舉之儀。惟知
精五飯，羃酒漿，以盡中饋之職而已。夫無非無儀，則婦德以修；酒食是議，則
婦職以備，于以慰父母之心，而無貽其憂焉。斯固女子之所可願也，詎非國
家之福哉。夫吾王築室，兄弟和于斯，男女生于斯，則臨水面山之勝，恒與夫
奕葉之讌，竹苞松茂之居，大衍夫雲仍之慶。此吾王之所甚願，而臣下之所
惓惓于茲者如此。噫，吾于是而知詩人之善頌禱矣。

析講此章載寢三句，是待之以禮下，是期之以正也。寢地，註云卑之者，正抑
之之意，是以坤承乾、卑法地也。裼，縛兒被也，小兒初生所必用者。女子以鞠
育為事，乃衣之故。註云即其用而無加也，無加，反上男子加裳看。一說男子
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裼之，并手足而裹之，示無外務也。弄瓦者，
蓋女子以紡績為事，乃弄之，預令習見紡事也。無非無儀，所以全婦德也。無
非，如口無傲言，身無邪行；無儀，如家不幹蠱，國不與政。古稱女子無才即是
德，故有善只是才能，蓋女為王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胡陽可見。無

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可爲而況惡乎即此意也惟酒食是議是供中
饋之職盡閨門之修所以職婦功也末句遥承二句或專承酒食未妥○自
無貽父母之憂則其他固非所望矣○註易曰無攸遂謂婦人于事無所敢
自遂也○五穀非天子月令四時之五飯即民間五穀通用之飯也禮記月
令春食麥夏食菽食稷秋食麻冬食黍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壞故
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爲是時之詩也或
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慶
源輔氏曰一章言其宮之大勢而禱其兄弟之相好也二章言其宮之寬
廣而禱其祖妣之是嗣也三章言其宮之成而禱其君子所居以爲尊大
也四章言其堂之美而禱其君子所躋升以聽事也五章言其室之美而
禱其君子所休息以安身也六章以至九章禱其身安夢兆于是而生男

則室家君王于是而生女則無遺父母之憂也頌禱之詞始于兄弟之和
睦而終于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豐城朱氏曰古人築室
旣成而落之必有頌美禱祝之詞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則所謂頌美之
詞也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則所謂禱祝之詞也此詩言其基址之
廣厚結構之周密垣墻之堅固堂室之高遠則美輪美奐之類也上有以
奉祖妣之業下有以開子孫之緒兄弟之相好室家之相安則歌哭聚族
之類也堂之高也以聽事室之深也以安身至于寢而夢與而占男子之
爲君爲王女子之無非無儀則皆自夫君子攸寧而推言之也其必首及
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所好而無相猶則非篤
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于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
所充大福之所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
爲善頌善禱歟○按書曰峻宇雕牆未或不亡而築室皆建春秋譏之此

章華成而楚靈敗虒祁築而晉衰也宣王當宮室圯壞之餘而更新之以壯
堂肯構之道也與縱逸樂而勞民傷財者異矣○蕭何曰宮室非壯
麗無以示威宋司馬光謂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二者豈有異乎曰
味斯干頌禱之詞則仁義道德考室者所必先也豈徒宮室之美云乎哉
○大樽文云嗟乎宣王有如此之都而再世之後委而去之在德之言豈
非信耶

無羊章

集註無羊考牧也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

全旨通詩美牧事有成而先從牛羊之盛說起次以人順物性與物解人意形
容其盛皆根此說來末又從牧人身上發出富庶一段見其朕兆之隆是關
天下國家之大也夢之有無不必深論○三章分上是牧事有成之事下是

牧事有成之驗上三章平平說去末章承上三章來占夢當作寔事看非如
斯干頌禱之詞也總重宣王中興上大率民安物育其理固相因耳詩稱衆
多即是有成不宜分看○其言牧事與彼茁者葭意同物產猶然而民生之
富庶已不言可見富庶之徵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牧事之所致○通詩明
是一幅群牧圖所謂詩中有畫玩之宛然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音淳**爾羊來思其角濈濈**音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
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
觸爲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合參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若謂牧事之成否關國運之盛衰向

值中衰之運百物凋耗牛羊常不足矣于今國運堅而牧事廢周道得而復物皆誰謂爾無羊乎以群計之則有三百之多群尚三百凡在于群者其可數耶不得謂爾無羊矣誰謂爾無牛乎以犉計之則有九十之衆犉尚九十則非犉者何多耶不得謂爾無牛矣且羊以耳齁爲患恒病于不和今爾羊之來聚則其角皆濈濈然和而不相觸羊之盛可徵矣牛以耳燥爲患恒苦于不安今爾牛之來時則其耳皆濕濕然潤澤而不病牛之盛可徵矣安和遂育非極盛之象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其牛羊之盛下是衆所見而驗其盛也誰謂句要見牧事蕃盛見前此猶凋耗今已非復昔時景象非設言也三百維群大約說羊有三百群而其群中之數則不可盡數也若以三百个爲一群則又可數矣九十其犉以例其餘也犉乃一色有九十而其他非犉者尚多正說非無羊無牛意羊性群則角而今濈濈然是一個和意牛病耳則燥而今濕濕然是一個安意即此安和便見他無損傷無耗病所以驗其衆多而牧事有成此其一驗也○徽弦云下四句正言牛羊之多然亦不必他求只把角之濈濈耳之濕濕一想像其形容則牛羊衆多之景象瞭然在目矣○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犬羊豕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耳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叶唐何反)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上聲)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叶微律反)爾牲則具(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爲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饑饑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所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三十其色無所不備而[illegible]用無所不有也

合發夫牛羊之[illegible]如此[illegible]固[illegible]其[illegible]而見其有蕃育之盛者尤察其性而見其有順適之休或有降于阿者于斯升亦于斯降也而有池可飲亦有飲于池者矣或有寢而伏者有行所行亦止所止也而不必皆寢亦有訛而動者矣從容于不傷不擾之天而爾羊爾牛與造物而俱春優游于無[illegible]無虞之[illegible]而相生相養合元化以自如斯時也但見爾牧之來何其蓑焉使被于身者有所資何其笠焉使蔽于首者有所藉凡以衛雨也且或負其餱焉雖不能兼備及管也而乾餱不所供亦無事于索于囊也而飲食有所給凡以防饑也蓋從其所遊以順夜降寢訛之性是以生養蕃息以別其色凡三十焉而物色無不備矣以致其用則祭祀以奉宗廟燕享以供賓客皆畢具焉而其牲無不有矣牧事洵盛矣乎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物性之所由適下四言致用之多也參差敘述總見牛羊之盛重在人之順物性降飲寢訛物之各遂其性也蓑笠餱糧人之適物之性牧養有法也末二句則以其效言之芳叢芳草多生于下隰物從其所好而趨焉故降也脰亢喉燥得水則適俗物從其所宜而取焉故飲也物性靜則知息息久則知動與彼此不相謀而各從所適焉故或寢或訛也降飲寢訛牛羊之性自謝味回或定便見順適其性處曰或降則有不降者餘倣此牛羊不畏雨又可隨地得芻而人則不能也今有蓑笠餱糧便可任物所適矣只閒閒舉見成事說而其善牧自可想見三十維物齊其色約有三十種亦是不可勝紀之詞非無色只有三十也牲兼祭祀燕享說言其用無不有也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叶于陵反)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肱臂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人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合參夫牧養之善固有以致牛羊之盛矣而牛羊既盛牧人不因之以自逸乎但見爾牧之來也當其牧事之暇或以薪以蒸以供燎爨之需時而爲牧人者時而或爲樵人者或以雌以雄以爲飲食之備時而爲牧人者時而或爲罷人者是牧力之有餘而無猶之兼舉矣使非牧之有法則供其所事且不給矣奚有餘力之若是哉而爾羊之來也矜矜兢兢而有堅强之美不騫不崩而無耗散之虞且又驅援從人不假箠楚日之夕矣欲其來于家也但以手麾之而莫不畢來既至其家欲其升于牢也但以手麾之而莫不畢升觀羊之順適而牛從可知矣向非畜養有法則物之性且逆駭而不乎矣奚能解人意若此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牧人有餘力下言物性之馴擾也薪蒸雌雄是因牧之餘力而兼事乎此講中須有領會張文云置樵者于牛羊之側而牛羊多驚獨置爾牧于樵者之殉而牛羊不驚牧者適于薪適于蒸然後牛羊得以適

于阿適于池也則人見爲以薪以蒸者爾牧仍見爲以羊以牛耳置獵者于牛羊之側而牛羊多驚獨置爾牧于獵者之殉而牛羊不驚牧者習于雌習于雄然後牛羊習于雌習于雄也則人見爲以雌以雄者爾牧仍見爲以羊以牛耳如此講方見牧人忘乎牧正所以善其牧處爾羊來思句舉羊以見牛也不言牛而獨言羊者蓋羊躁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如此則牛可知矣羊有疾而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疾輒相汚故曰群疾來者自野而麾入于家升者至家而麾入于牢曰畢曰既則無不來無不升矣○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即矜矜三句意○嚴華谷氏曰薪蒸以供爨雌雄以備飲食見牧人不特勤于事又有餘力以佐也有堅强之力無虧崩之患見牛羊不特順其性又無疾病以致耗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諸說多云牧人善牧所以致牛羊之盛不知此章只泉牧事有成全于牛羊衆多上見之耳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余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叶尼因反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溱溱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爲豐年旐乃是旟則爲人衆

合參然當牧事有成之日牧人遂有夢召之感其夢伊何彼衆之與魚其類也衆之不可以爲魚昭昭也今牧人之始夢者衆焉然不惟衆也而若見其爲魚矣旐之與旟其制也旐之不可以爲旟昭昭也今牧人之始夢者旐焉然不維旐也而若見其爲旟矣夫衆而魚旐而旟是皆物理之不可曉而朕兆之所當上聞者于是牧人獻之王命大人從而占之以爲衆之生不如魚之多也今衆何以爲魚哉意者其以少致多之兆歟必也易吝爲休而庶徵

之咸備變災爲祥而百穀之用成上之可以充國計焉下之可以厚民生焉而豐年之穰穰者之魚也已旐所統不如旟之衆也今旐何以爲旟哉意者其以寡致衆之兆歟必也離者以合而歸附之日廣渙者以萃而生齒之蕃繁近之悅止于邦畿遠之攸同乎四海焉而室家之溱溱猶之旟也已否則衆之與魚旐之與旟非牧人心思之素及也是夢矣豈至哉夫年豐則國足人衆則國本固中興氣象不可想見乎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牧人夢感之異下是微其爲吉慶之辭也中興之兆年豐人衆自是寔事故托夢言之耳衆維魚旐維旟乃恍忽所見不可必之象夢境如此非人似魚人變爲魚旐似旟旐變爲旟之謂也

此二句未可露出多少意占者乃牧人獻夢于王而王使大人占之也豐年室家二句亦以其意言之者福溥言之則無災害陰陽不和魚何以衆甚而魚乃以少變多之象故占爲有年之慶生聚不繁旗何所稱夢旐而

由寡變衆之象故占爲生齒之繁此四句要發宣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稼稍卒瘁意見得吾王側身修行以格天而祟禳之感可復靡芳來安旗以奠民而孑遺之黎將更轉富庶之象天休兆于人事矣○荆川云此乃牧人無事之時寔有是夢近科陳吉所許穎陽會墨亦作寔夢說不作頌禱而言○倪玉汝云講牧人之夢處須與前王者之夢微有分別要描個不識不知混沌初開光景方于牧人有會

無羊四章章八句○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錢士按斯干落成無羊考牧然末段各以占夢結束是文人自討活路處于赤壁之道士蓋出于此○愚謂此詩見宣王之勵精圖治而致牛羊之盛猶衛風末章文公之秉心塞淵而致騋牝之多也○按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于政然與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又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詩經正解卷之十五 小雅

丹陽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纂輯

門人 孫賓采臣
周陛獻韓思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節南山章

傳 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

序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全旨 通詩前九章是詳言以刺尹氏末是表已作詩之意而歸咎于王心也大抵以不平其心爲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所爲不善而以國終斬絕戒之二章推其持心不平而以天變人怨戒之三章果其責任之重而深刺其心之不平四章推其用人行政之失五章言行政用人之善可以已亂六章刺尹氏不能已亂而反召亂七章言已欲避亂而出無所之八章言已之出無所之者以小人之爲亂九章言小人之爲亂皆根于尹氏也其詞雖專刺尹氏而王不當用尹氏之意寔在其中故卒章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以見作詩之意也○末章式訛爾心句最重蓋以王心爲萬化之原也王若平其心以用尹氏尹氏又平其心以用人行政則天下自得其平矣

節音截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銜反憂心如惔音談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叶側銜反何用不監叶平聲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具俱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爲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

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合參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若謂天下之治亂係于君相之一心故君而純心以任相相而公心以輔治則天下蒙其福矣今萬邦之不寧者蓋有由也我敢畏威而忘言耶彼截然高峻之南山則維石巖巖而可仰矣況此赫赫之師尹也位則尊隆望則世族豈非斯民之所具瞻乎吾見居廟廊之上與天子進退百官可否庶事而用人行政之間舉天下無不瞻仰其所爲其責任不可謂不重矣國宜善其所爲以副民之望可也顧乃所爲不善以致禍亂俶擾憂心如火焚灼又畏其暴虐之威而不敢戲談則失斯民具瞻之望矣夫國係于民也民心既去則國將斬絕矣爾何用而不察哉誠察之則及今尚可轉危而爲安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其係天下之望下刺其失天下之望而因以戒之也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與師尹位望之尊崇與至四句止注而其以下另轉赫赫字兼師與尹二意大師尊官也尹氏巨族也其用人行政天下安危所係爲衆所注目故曰具瞻憂心如惔根所爲不善來所爲不善舍下不平其心但未露出不敢斥是畏其威恐言出禍隨即一戲談且不敢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曰不敢戲談是當時防川鉗口道路以目景象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以汨人之議論者也獨如國家何哉曰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所爲畧無變計終必至于斬耳既字卒字可味小人見目前未便斬絕每每忽之然據他作爲終有斬的日子末言人心渙渙國勢定然可危正當及今監察以改其不善而爾何不自省哉蓋即瞻析不平其心等事而下始明言之以此寔致亂根原耳○春秋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來國之故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也○蘇子瞻曰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而民

疾之以見其不堪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阿叶於何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音荐)**瘥**(音差叶才何反)**喪亂弘多**(叶)**民言無嘉**(叶居何反)**憯**(七感反)**莫懲嗟**(叶遭哥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爲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荐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爲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合參然尹氏所爲之不善皆由心之不平故此節彼南山凡草木之生于上者則皆猗猗其長而無有于不平矣況此赫赫師尹居具瞻之地而顧不平其心何哉夫爲政不平其心則用舍徇一己之偏可否任一己之偏爲政出治而民不聊生矣是以上干天怒而重之以病喪亂則弘多矣下召人怨而謗讟其上民言則無嘉矣天怒人怨如此尹氏乃以天怒爲不足畏人怨爲不足恤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其不平之心則亂終不可弭謗終不可止矣亦獨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其心之不平下言致天人之變而不知省也以山之生物均平與師尹之持心不平是反興也亦至四句止注是以以下另轉不平謂何乃一篇之大要下數章皆自此推之也不平令下爪人行政意即第四章是也此只以心言且未可盡露薦瘥曰方見天變方興而未已也喪亂弘多承上句薦瘥而言神怒也民言無嘉指佻謗誹人怨也未命總承上二意來言天怒人怨如此而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改其不平之心何哉懲指心言嗟指口言懲字下得妙嗟而不懲何救了事此之不善又由上之不監來○馮元人曰師尹位尊望重所恃以參寮勿之幾者非心乎廷尉具天下之平而朝阿衡重臣凡天下之所取平者一失其平則擾擾失輕重治天

怒于上人怨于下故不平其心乃禍亂之源也○吁十日天怒人怨注疏對
衆怨民言二句自爲一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借莫句總承以狗
忿忿此雖守兩句一連之說然畢竟太拘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音底叶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琵）**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氐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合參夫尹氏之不平其心如此抑未知其權任之重而不可以不平乎彼尹氏官居大師社稷係之以安危天下賴之以禍福寔維周之氐矣况職當要轄政事由之以推行人才由之以進退豈非秉國之均乎權任之重如此是

宜下平其心以澤民于以維持乎四方上平其心以致君于以毗輔乎天子使斯民各得其所而無迷亂之患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爲天所弔既不見愍弔于昊天矣于此而亟自引退以讓大賢可也豈宜久居太師之位妨賢病國使天降亂無已而我衆并及空窮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職任之當盡下因指其失職之當去也尹氏三句言職任之重四方三句言當求以盡職也曰尹氏見世臣也曰大師見朝督也曰周氐見安危存亡之所係也曰國均見爲平正直之所當遵也京師以大族爲本朝廷以尊官爲本今尹氏以世卿之家而居百僚之上則國家根本所賴故曰周氐秉國之均如平章軍國事一般不曰國政而曰國均正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也維四方以遂生復性言毗天子以承美匡惡言當將民言無奈人心不相維繫相權偏陂天子幾于孤立故須維係而毗輔之俾民句承上二句說蓋維四方則政行于四方毗天子則政出于天子故民得所安

息何迷亂乎此三句責其必如此乃爲盡職而人望亦副與其賭詔危之二句相承蓋言不平之禍及于國者必如此也不弔即上天方薦瘥於民亦多也空如空人國空人邦之類若曰人之類將滅矣蓋甚言之也○此章大意維周之氐是君身之安危國祚之存亡皆其所自出也秉國之均是時政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一聽其所爲也尹氏所職如此是天子待之不爲不加四方望之不爲不至必宜平其心以安民而輔君如利必興害必除善必賞惡必罰以此維持四方亦即以此毗輔天子使人心確然知其爲國爲民而趨向從違不至眩惑迷亂斯不負大君委任而克稱其職可以仰結天心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弔于天即宜引身而退以避賢者路而久在其位使天反以尹氏之故而并禍斯民如彼其甚之望何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人反）**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叶獎里反）**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里反）**瑣瑣姻亞則無膴仕**（音武）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膴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膴仕則小人進矣

合參且尹氏一不平而所引用業非其類也亦思王委政于尹氏何以天下治亂責寄於尹氏政本有所歸也今尹氏乃不躬親乎政事不由中致無經綸庶民已不信其有爲國之心矣且人必訪問而後知其賢不肖事必歷試而後知其能不能今爾所進用之人未嘗訪于輿論未嘗試以諸艱以之而事其君是欺君也大臣盡忠體國豈可欺其君哉則勿以之罔君子也所以然者皆不平其心之所爲耳爲尹氏者尚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于危殆其國凡瑣瑣姻亞悉皆屏去使無厚

之以官可也若必皆歷任則小人進矣欲國之不危得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指其任用之失下示以用人之不可苟也此章方指其不平之處而言之通章在用人而行政意在其中弗躬二句引起弗問二句意歸重在下邊不躬親便是委政姻亞了秉均而不自為政則無以慰其瞻之心故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野云人必諮問而後知其賢不賢事必歷試而後知其能不能今爾所進用之姻亞未嘗訪于輿論未嘗試以諸事以斯人而事其君便蔽上之聰明故爲罔君子此說將問仕屬尹氏看與上弗躬弗親略弗字與一例看較妥當玩集註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與其所弗問弗事語意俱合或謂理必咨訪而後明事必更練而後熟今以姻亞未嘗訪問未嘗歷事任其君是欺君也又有云弗問弗仕者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致問其否耳故爾下一勿字此但以罔仕屬姻亞說亦可從此全是心之不平而在所當戒者故下遂以式夷式已告之緊緊教他平心不要用這

等人以誤國也瑣瑣姻亞未嘗考之輿論未嘗試之諸艱徒以親暱遽登膴仕安得不罔君子而至于殆乎膴者厚而仕之只極其尊寵之謂須味則無已氣○瑣類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于瑣瑣姻亞是也○慶源輔氏曰小人而濫居要職躁處高位其知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總理事務其勢必至于分委姻亞以任政而小人得以並進矣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罷之宜親姻亞委皆屛去毋使汚濫純而當名器則何至于危殆哉
○[illegible]民用人之不平處若上章不平謂何秉國之均處似只當
[illegible]用人而行政亦在內說行政則用人亦可在內宜渾含亦宜
[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如屆音戒叶居例反俾民心
[illegible]

闋也傭均傭躬訩亂戾乖每至闋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傭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合參然尹氏之息于政事而苟于用人者抑未知天變之可畏乎彼昊天以公物爲心本至均也今則反其常而不均焉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以淸寧爲德本至順也今則反其常而不順焉而降此乖戾之變朕降亂雖在于天而靖亂則存乎人也君子事必躬親無所苟且而用其至吾見朝廷之處置得宜則天下之公論不拂民之亂必自息矣用人必公無所偏倚而平其心吾見國家之舉措合義則民心之蕫道以乎惡怒不期而自遠矣夫民心既

定天意可回又何有于斯訩大亂之變乖戾之何尹氏不能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可畏下示以回天之道也斯訩大戾即上章天怒人怨之事但不可以天怒人怨分屬耳斯訩以禍亂言大戾以災異言而不均不順正在窮極乖戾上看出不備不惡須說得有着落言天心至公至平何以一樣此宇宙而文武成康之世則治今竟若此變態是爲不均天心仁愛下民無所不至何爲降之以喪亂而使之甚不聊生以起怨謗是爲不順君子泛言註雖云傷王與尹氏然通章大旨尹氏較重觀下章曰誰秉國成遠重尹氏上說或云君子斷指王與尹氏說王親總萬幾不徒委之于相相則與君可否不徒委之小人如屆也王慎于擇相而委任之得人相愼于進賢而能舉之無貽如夷也此說亦可說通君子泛以柄政者言不可專指王以末章方及王也按以如屆紹上弗躬弗親如夷紹上式夷式已則君子當屬尹氏若以上勿罔君子看則君子又當屬王故注云傷王與尹氏之不能

也蓋就通上言之如首四句言持危定傾易于反掌所謂爲政不難人自不爲耳居極也如無道弗屆之居以心之誌于政事者言政有當爲者而不爲如平途而廢步也與衆躬弗親句反下句則在政上發揮譬如衆之一人而闋也少息之意蓋張驪得諧則公詩不背而亂心自息矣夷平坦也以心之及于用人者言與衆閧衆仕句反下句則在人上發揮見舉措得宜則直道已乎而惡怒自遠矣心闋怒遠就民心說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也○豐城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爲人事歟則日月之蝕山崩川竭將與必有殺將亡必有妖孽固未可盡責之人也爲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恐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災而修省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惟君子爲能以人合天以義制命○六帖玩上章集傳宜重用人邊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荷而不用其至意姻婭膴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此章集傳又關言之

不弔昊天叶鐵因反**亂靡有定**叶唐丁反**式月斯生**叶桑經反**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叶時征反**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叶桑經反

賦也酲病酒曰酲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之不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爲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爲之受其勞斃以至此也

合參夫天變有可弭之理而尹氏無弭變之方是以天不之恤而禍亂之降靡有止息之勢殆無歲月相爲生長而使斯世斯民嗷嗷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不可以安其所矣當是時我也深有見于天命之足畏人窮之足悲而憂心日悲有如酒病之酲者不知誰居天下之重任而秉國之成者乎顧乃不親爲政而爲姻婭之小人此其卒長一時之亂階而使天下之百姓受其勞斃以至此極也豈可得而逃其責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降亂之甚下推言致亂之有由禍亂之甚總是尹氏不平所致其曰天不之恤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不弔句承不傭不惠言乘亂句承鞠訩大戾言式月句言不傭而降訩不惠而降戾者日甚一日也誰君子指家父言誰秉三句是歸咎于執政者暗指尹氏誰秉國成正與秉國之均相應不自爲政即上弗躬弗親而委任小人是也卒字有終不改之意○看來尹氏亦非身爲小人者也只是偏感自是不肯平心以親賢遠奸惟用其所暱是以致亂耳觀詩人曰弗躬弗親曰不自爲政可見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音逞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病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合參夫民皆受病此特天下抑何等景象耶使有可避之所吾猶得以自免也奈何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而遠適矣然我瞻四方則皆昏亂內

不寧矣而外憂猶是也京師亂矣而諸夏猶是也雖有能騁之四牡亦蹙蹙然靡所騁矣安得避而去之也哉

析講此章是欲去亂而無可往之所見當時天下皆亂而無一安靜之處蹙蹙然若見天地之狹而無可往矣猶唐人有云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原家父之心非真欲舍其君而去不過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致亂之罪耳○微弦云當時以尹氏在位而又輔之以姻婭之小人其一時之所習爲皆排擊報復之事故君子無所適而可也說者又言小人習亂成俗掛之遠近莫不效尤故君子無所適是不然只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子雖欲引身而退而譴責隨之戮辱及之其將何避哉是以四方無所騁而頓覺天地之隘也○辭士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騁而東萊亦有本根枝葉之說

方茂爾惡相去聲**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音酬**矣**

賦也茂盛相覩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酬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合參然所以無可往者何哉以小人之性無常故耳蓋小人之平居相與也縱一己之愛憎為一時之喜怒方其拂意之時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而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酬酢亦不以為怪也遽喜而遽怒易合而又易離方其怒也固不可遂也其喜也亦不可恃也小人之性無常如此是以君子難于趨避亦將何所往而可哉

析講此章極言小人之性無常正推原所歸之由蓋人之相與亦有情好甚洽而一旦註誤遂至視為仇讎終身不相合者此理之常亦不足怪也乃若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態易反易覆奸為鬪亂如此則必中傷善類一網打盡身難退避禍亦不免是以無適而可也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如

是○形容其怒易轉喜就見喜易轉怒蓋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腹中鱗甲笑中刀也○黔士云喜怒無常亦有起下章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之意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音福怨其正叶諸盈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合參夫小人無常究尹氏使之是尹氏固不平矣然尹氏之不平意者天厭之禍而使之也雖謂昊天之不平可也據其不平之害豈特斯民有勞瘁之痛君子無可往之所哉吾見危及宗社禍及君身雖我王亦不得寧矣尹氏為國之禍至于如此有人心者必自懲創以求盡言之不暇矣尹氏曾不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析講此章言尹氏貽患于君而猶歸咎于人也以尹氏之不平而歸之昊天若有天若其疾者倘非天寔為之彼何能以六尺之軀開此莫大之釁哉非是責天亦不可作詐言以指尹氏註云若天使之只是開其衷而塞其聰意不平而王亦不寧者蓋用人之日非政事之日壞即王亦安得晏然于上王且不寧不但俾民不寧而已或以黨與日生于下主勢日孤于上恐不切不平意夫今日不平業已貽禍于王而況復不懲其亂將何時而已此又深一層說○此從上何用不監勝莫懲嗟而究言之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容反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叶卜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訩亂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合參然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我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者也豈得以尹氏厲威使人不敢戲談而乃緘默取容哉乃作此南山之誦以究王政昏亂之所由以其王心之蔽而用尹氏也庶幾因吾之言改心易慮毋以私昵之心而遂其愚昧毋以憎愛之私而昏其藻鑑則用人之本端矣將見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位不及私昵惟其能而萬邦皆蒙其福矣何有卒勞迷亂之禍者哉若然則民怨可息天怒可回此則家父作誦之本意也吁若家父者亦可謂忠君愛國之心矣而特王之不悟何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作詩以窮亂本下是欲王心反正以安天下也詩人之情不一或欲加諷諭或訴訟怨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

不憚諄諄故自表寺人孟子亦此類也尹氏指人之只使下言人得長尹
氏之威不敢言家父則之世臣與國存亡誼不得不言故作此誦其身居其
心苦矣作誦須入用人行政之失形諸篇什者究王訩只是指上九章言病
究王政之昏亂由于尹氏且未究到王呂註亂本畢指尹氏然其亂本指上
二句而歸之王心焉指下二句致亂者雖尹氏云云是轉語王心之不正尹
氏之所由以不平也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
所以畜萬邦可畜也註改心易慮是改易其用尹氏之心而任賢勤政也畜萬
邦須以上文卑民不迷及空我師勞百姓意相形言之畜未便是升平小救
卒斬空我師光景卑久病之民元氣卒難復必欲從容漸清以養之凡善畜
者與其所欲屏其所不欲畜萬邦亦然○大凡奸邪之人其根底只是心之
不平其心之發用處只在用人行政其流禍必空我師勞百姓禍君子而及
君身其所以得肆其奸者由君心之蔽而倚信之也故家父究極而言之所

以窮亂本也直言王訩則是懇諫而非諷諫矣○徐弦云不懲其心欲尹氏
之平其心也式訛爾心欲王之格其心也皆推本亂之所由也懲者創其前
日之非訛者化其前日之患○鍾伯敬云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甚
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字是說王也立言深妙如此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
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
知其人之同與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安成劉氏曰
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
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
此詩之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曰喪亂弘多憯莫懲嗟曰降此鞠訩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詩
疑此或東遷後詩也○首章泛言尹氏之误國而次章遂推本于其心之

不平二章言位高責重宜平其心也而四章則著其所以不平者言之五
章承言如此則禍亂在所不免而要其所以靖之者亦曰平其心而已六
章傷尹氏不能所以禍亂日進而百姓受病也七章嘆四方皆亂無可往
之所八章言小人情狀如此薄惡去將焉之九章承言小人之亂皆由尹
氏不平所致末又推其亂本由于王心而與王之一改圖也○篇內言天
者五言民者六見得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
民乎正發動王心處

正月

西周喪敗大夫傷之賦正月

序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全旨　通詩前十章詳訛言之召亂而諷以用賢下傷小人用事而憂禍之難免
大率以訛言作主究其亂本則在于褒姒推其終之不可救則在于詳監此

詩人所以深憂而始終詳言之也一說前六章是詳訛言之事以見亂之所
當憂後七章皆是刺王而言其用人行政之非也析言之首二章言訛言之
憂乎已三章言訛言之亡乎國四章嘆其未定于天五章言其莫止于人六
章言身之無所容七章答王莫能用八章則本王之淫虐言之九章則傷其
國收之晚十章則示以用賢之益十一章言亂至而深憂乎已十二十三章
則言其處亂而甚異乎人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
心癙憂以痒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
大也京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
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群聽者又方甚大然眾人
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合參此詩亦大夫所作若謂甚哉天人之禍至可畏也從古未有天變于
上譴邪孽于下而國不淪于危亡者試觀今日之時事大有可爲寒心者矣
彼正月乃長養之時繁霜乃肅殺之氣今正月繁霜則霜降失節不以其時
是天變于上既使我心憂傷矣而民之造爲奸僞之言以惑衆聽者又方甚
人心則亂又起于人矣然當是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爲憂念我獨憂及宗社
及生民而京京然其憂之大豈爲事關國家非係一身之私也哀哉我之
小心也愼微慮患所憂者深人皆不見獨憂之切乃至于病豈得已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人變亂之故下言已獨憂之以至于病也繁霜訛言
二事不平重在訛言上首二句輕不過與起下意耳觀註既又字可見四月
純陽而霜降使含下小人女謁乘以陰承陰天非無故而降災也民字雖指
小人然勿太泥訛言者隨口化成而無定迹之謂凡詩張爲幻以罔上惑衆
者皆是此如飄風卒發莫知所起止世亂人心罔惑是非恍惚方有此景象

孔疏雖忠其貽禍甚大然只就訛言兆禍其勢已熾便了念我獨兮以下只
承訛言一邊說舉朝安危利災恬然不以爲憂而大夫獨憂故曰念我獨兮
此句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則亦不至亂亡矣爲社稷生民憂則所
憂者大而非止一身矣故曰憂心京京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又言
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正緣小心畏愼衆皆不察而又不敢顯然憂之是以
隱憂而至于病也譬在穴中人誰知者故隱憂謂之癙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好言自口**叶孔五反**莠言自口**
憂心愈愈是以有侮叶音甫

賦也瘉病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
也訛言之人虛僞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
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合參夫我以憂亂之故而受病如此然疾痛則呼父母亦人情也今父母生
我胡爲使我而適當此病不使我病而在我之先耶有所不及見在我之後耶有
所不及知皆可以無憂矣今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而使我適當其時已不幸
極矣然所以致此者正由訛言之人耳蓋人之有言必本于心而後是非必
有據今訛言不出于心而虛僞反覆或好言以相誇固但出于口或醜言以
相毀亦但出于口而已是非公是非非公非其變詐如此則國是以搖群聽
以惑而生亂必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彼顧以獨憂爲矯激以小心爲沽
名反加排斥而侵侮焉亦獨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傷已之適丁乎亂下推訛言之害而益病乎已也胡俾
我瘉指上京京癙憂言瘉字即領首節痒字來不先不後即胡俾我瘉之意
言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而使我受病至此好言是姦譽之言莠言是
讒謗之言就毀譽上說即所謂訛言也蓋訛言之人安得有好言兩自口可
味言不出于心而出于口則倏而好倏而莠皆不可知正訛言之象也愈愈
益甚之意惟言之好醜而皆不出于心則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莠言不足
怒而憂心愈愈益已日甚一日矣有侮者見亂世人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
見其獨憂以爲矯激見其小心以爲過計而姿加排斥勢所必然所謂一國
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爲狂也一說指訛言中動作彼以爲是而我以爲
非彼以爲樂而我以爲憂動與衆違侵侮自不免矣○徐傒菴云人之出言
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人誰有聽其聽者惟好醜之言皆出于口則其好也不
過爲不根之善而其莠也未免爲游言之什此所以爲訛言而足以亂人聽
也

憂心惸惸音瓊**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

賦也惸惸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
所虜亦以爲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是也○言不幸而[illegible]

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合參〕大說言錄與則禍日甚而國之將亡兆矣是故憂心慘慘念我不幸而遭遇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爲他人之臣僕也然忠臣義士猶或可以自靖自獻而雖淪喪亦必罔爲臣僕矣所可哀者今世之人未知從何人而受祿譬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不亦可憂乎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國勢之將亡下哀民生之無定也慘慘即念我獨兮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民以下姑言或云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要不必分屬總是因虜受辱之意此四句一氣從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哀憂國卞哀我哀之也我人不是詩人自言乃指已同類之人若詩人自處豈宜更受他人祿耶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此處須以已之

不臣二姓假出人之亦哀衆人以有位言而慶源輔氏則並指上下言之較

〔爰〕一說從祿祿字與無祿祿字同不是爵祿之祿蓋食其毛即受其祿也郝鹿野之背宰牛人之衆貢在亦殘末二句是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正明哀我人斯二句之意聽我聽之也聽他人如視烏也借烏言者烏向陽背陰易合亦易散故流亡也聚稱爲烏合一說周之興也有烏流于屋之瑞今周將亡不知其瑞當復見于誰之屋也此非正解○此章總是設爲危言以動之承上章言已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蓋自古未有訛言煩興而國家不至于敗亡者蓋其虛僞反覆之說使人淆于是非而眩于名是熒惑其耳目潛移其心志奸宄並進而不覺善類云亡而不知邦國殄瘁職由斯故所以識微君子預爲之憂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音蒙叶莫登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叶詩蒸反**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値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爲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則能勝人疑出於此

〔合參〕大抵言之人或亂得志無辜之人臣僕是懼則善惡之不明甚矣我將何所訴我瞻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視天反夢夢然不明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何哉然此特其未定之天而民之不幸適與之値耳倚氣化自衰而之盛世道自否而之泰則監觀之鑑克復其常主宰之神不爽其所而天定矣將見善惡分明爲善者必降以百祥爲惡者必降以百殃無有人之淫不爲天所勝而禍焉者也然此有

皇上帝豈于惡者有所憎而禍之耶蓋福善禍淫乃自然之理天特秉此理耳未嘗有私憎也既定之天如此猶乎今之未定訛言者尚未見禍則其爲惡當何時而已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民困無所訴于天下言天定必能勝乎人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與天之于人善惡無別蓋反興也方殆即上無辜二句意天非夢夢也以時事視之若夢夢者然雖以善惡無所自白言却重無意別惡上訛不曰不能而曰無意便伏下終有定時既克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惆之其勢必入而降之罰必矣勝人云者惡也於謂天決勝却也未定既定以氣運言庸人弗勝諸家兼禍善禍淫說然單重禍淫一邊言云憎句方可接〔[illegible]〕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尊言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于衰則常者有時而變也正其未定之時也在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illegible]

其不爲他日之禍而今日之受福者安知其不爲他日之禍乎伊誰云憎按

彼勝來夫誰者視之似若天有所憎然禍加于深惡之公理也天亦有所憎哉

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非不知

天果何將定乎此章總要看一天字蓋因讒人之難制而以天微儆之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今其訊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爲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

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以似君之君臣乎

合參夫善惡之別雖未定于天而訛言之懲尚有賴于人當今訛言繁興乃謂山之卑矣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民之訛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大率類此矣而王乃安然信之寧莫有懲而止之者斯亦惑之甚矣夫王莫之懲猶望有止訛之臣也及其詢彼故老之明識否者問彼占夢之明吉凶者庶幾有以決其是非而顧以止訛也今故老者卜問歷世故予聖矣占夢者曰極數知來予聖矣而于訛言之是非卒無有能辨之者是猶視烏之飛果誰知其雌雄也哉在上既無止訛之君在下又無辨訛之臣則訛言之孔棘亦何怪哉

析講此章按通解云上四句嘆無止訛之君下言無辨訛之臣此說未妥寧莫之懲何概說下四句承此句言之召彼訊彼指王說不得以上下分屬也

謂山二句既非比體亦非等喻只是大概論訛言不定皆如以高爲卑云云此即指鹿爲馬指烏爲鷺之意借影言之非實然也至定而可據者莫如占今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可據者又可知矣此亦見其易辨寧莫之懲蓋王方狐疑不斷莫能究察而禁止之也故老閱事之多能明識否占夢知來之素能斷吉凶召與訊王召之訊之也言至如此誣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之訊之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即召之訊之便是其不能懲處具曰予聖各是其是不能辨決則不能自知何能知人之言烏之雌雄只借來以形言之是非見朝廷之上同聲附和多唯唯諾諾之風也具曰句自平日自負言誰知句自今日昏昧言大意謂平日動以聖人自矜而于訛言竟不知。詩義只如此不必深求○箋曰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機祥之甚此又一說○黃維章曰具曰予聖不是矜已之長執已之偏蓋當此繁雜召發

岡陵易位之世言未出口而禍即隨其後自不得不謬爲大言以欺人耳其實心在懼禍也愚按子召彼故老四句文亦如此讀○註引子思對衛侯一段極切本旨但子思以直語而此詩以諷諭隱顯不同而所以規時事則一耳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音毀)蜴(音易)。

賦也。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蜴螈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合參夫訛言莫懲世亂極矣身將何所容乎人亦有言謂天蓋高而吾之立有若將墜不敢不曲身以求容謂地蓋厚而吾之行有若將陷不敢不累足以求安其所以號呼而爲此言者實有倫近于人情而非誕設無序也究有

脊近于道理而非鄙俗不經也誠以訛言惑世而禍患起于不測雖天之高厚實無容身之所此其肆毒甚矣哀今之人胡爲肆虺蜴之毒以害人而使我不敢不局不敢不蹐之如此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憂亂之言爲有理下哀致亂之人爲太甚所謂予豈是詩人之詩只托人言以自謂耳天至高地至厚訛言之世懼禍畏亂而不能展布其四體故曰不敢局是卷曲以立身之促也脊是累足以行步之狹也四句形容畏首畏尾不得自如之意斯乃即謂天四句號呼而長言之也有倫是近于人情而非迂遠無稽有脊是近于道理而非鄙俗不經也蓋訛言之世身在天地間真若難容發此言者信非妄也今之人指訛言之人胡爲句指訛言之禍此只大概言世道如此不當指何人也末使之至此正所謂蹐蹐不自安也○箋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胡爲[illegible]是傷時政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抏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菀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抏動也力謂用力○言彼阪田猶有菀然之特而天之抏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爲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合參]夫我之遭亂而至于無所容何莫而非天之所爲哉瞻彼阪田宜若無所容也猶有菀然特生之苗況天無不覆盖乃阻抑而挫乎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夫王始而求我以爲法也則惟恐其不我得及既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徒求之而已執之而已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非天之抏我而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咎天之病已下嘆王之用已無常正見天病己之深也與意以地力雖至薄猶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能愛人皆理之難明者故以爲興耳崎嶇山險也墝埆瘠薄也抏我是顛躓頓挫[illegible]得咎也天之抏我便是君之抏我是抏不在求時看只在執時看彼求二句是存食賢之名執我二句是無用賢之實求我則謂求爲修己治人之則也一說猶云求我做個賢人榜樣亦好而倣效則云非真欲取以爲法不過借其聲名以爲己之重耳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不得也執我仇仇謂言必抑之行必退之若若束縛使不得展布意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通解]謂執我仇仇卽求賢無已盡道以勤勞之意力謂用力如云着是用之也非使己盡力之謂不我力是終無一言之從一謀之用也此二句有用之意棄之棄之而又不使其去之意所謂進退維谷也如此則前之所以求之者豈真有用之之意哉大抵亂世之于賢人多如此夫始迫而出之使不得安于野終又拘而執之使不得用于朝此正天之抏我處士居亂世者一退而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以上七章皆反覆言王信讒言以致亂而憂之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叶力孽反)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爲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爲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合參]夫我之憂勝固出于天而禍亂之本豈王惑于寵嬖之私也故我心之憂有如固結而不可解者以今茲之國政切爲若是其暴惡故也夫燎之方盛之時無有能撲而滅之況意此赫赫之宗周基于文武成于成康乃一褒

如足以滅之以興宗周數百年之業而墜于一女子之手不亦重可傷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言虐政之病民下言女寵之亡國以傷之也以前總言
王信讒言致亂而此又推本致亂根由言幽王所以若結者以政之罪也
而王反胡為暴虐如斯意本原之地必有蠱惑王心者矣胡為厲矣便娣者
末句厲如淫刑重斂之類燎之二句是反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因盛反
易亡也見王惑于褒似如此則讒言競起亂本已成不至喪國不止文武之
基業猶存灃洛之山川如故而以一女子潛而移之社稷之間女色之傾人
國如此前皆要讒言此直指褒姒滅周是見王之棄賢信讒皆由于此滅周是
未然事周未滅也知其必滅也但詩人却假已滅者方是口氣漢史云此禍
水也滅火必矣唐元宗幸蜀人有來獻者論之對曰臣伏草莽中知有此事
久矣詩人即此意○鄭乾溪曰人君一心萬化之原苟無所蔽如大明當天
群照自代惟女色所惑喪其本心之明是以讒言得肆天下之亂由此而成

參按曰赫赫宗周褒似滅之究其本也○虞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
妹喜實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
犬戎滅之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
亡于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于褒姒而天下不至于
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
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蓋當是時天命之眷眷于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
于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變亂以亂于內用辟小以亂于外自絕于天結
怨于民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安成劉氏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
言蔡之難測正以傷嘆宗周之將亡然尚冀其或悟也[illegible]為長且使
宗周未滅褒姒方熾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觀之妻頻方處
之語證之彼詞則又從婉雖作于[illegible]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illegible]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illegible]
車也將助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
止君子未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
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
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合參夫王外惑于讒言內溺于女色而致亂亡之將至如此然要其所以卒
成是亂而不救者則王之棄賢故也而借車而喻之彼乘車者當履險道而
不知止君子未思其終而知其必窘于陰雨則泥濘而車陷可損矣斯時也
誠無棄爾輔之輔猶幸其載之不墮也而於車之既載而乃棄爾輔是失
其持危之資矣及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豈能有所及哉然則國家
將危而棄其賢臣至於既危而後求賢之我助其亦無及矣何以異是哉

析講此章喻其求賢于已危而禍為難免上二句喻王者可危之勢下是傷
其棄賢之危上二句輕只是起下歸重在不能用賢上棄賢亦大概說非謂
所棄之賢即執我仇仇者也終其永懷句接上淫虐來正見雖未滅亡終是
滅亡之道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況又迫以陰雨乎永懷
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必有所窘是又一轉
語曰窘曰輸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其車四句一氣說下既輸爾載將伯
助予如唐太宗敗于高麗乃思鄭元振元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
思之亦晚矣淫虐而兆大難之端猶夫陰雨之患也危而棄其臣之賢猶
大車之棄輔也難至而求賢臣之助猶夫輸載而後號伯之助也通章就車說
正意補在後但蘇氏註逐句解去作文須依本文說完然後以所喻之意繳
之不必拏釋入○合下章一是戒其棄賢一是勸其用賢是一串意先[illegible]
[illegible]詩此章末亦且慢貼棄賢意留兩詩人語氣下章總貼方見圓活○[illegible]

士按下二章皆以爲比則終其永懷一句無論其爲人自思與君子念我之
皆當爲爲車未可逆屬王也○依蘇說永思其終則終其永懷似亦通謂
君子思之自無妨但二句乃一氣所謂永思其終即思此陰雨之意乎不可
又看二句作兩層又客又字承照陰雨亦一句法且直行意而又陰雨之際添
總見無可棄輔之理也看古人詩如看今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雨二字
客起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倒是急意最得之妙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叶筆力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叶節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叶乙力反

用也員益也輻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
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
不以爲是爲意者蓋能謹其初則所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爲意乎

〔合參〕釋求助于已危孰若防患于未然乎彼輔所以益輻而僕所以御車也

使駕車者果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之所不及而又屢屢顧視其僕以助其
輻之所未周則所以備患者預矣將見有備乃可以無患必不墮爾所載而
逾險絕險之地若初不以爲意者雖有陰雨不爲患矣然則求賢于未危之
先而禍亂焉可免者何以異是哉

〔析講〕此章喻其求賢于未危而危終可免上三句喻思患用賢之道下是終
可免于其難與上章句句相反輔以益輻而輻即吾輔所以益國者也僕以
將車而察即吾僕所以效力者也無棄屢顧字皆致戒其君之詞輔與僕對
看輻是命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待用之賢故曰屢顧益有輔則輻車
相倚而防之者有其具其視其顧而棄輔者不倚矣顧僕則僕夫之多而御
之者有其人其視其顧而號令者不同矣終踰絕險即上大難陰雨之意惟
是句見將有賢輔共保扶持使可作以爲預修不棄賢以爲備治之具猶輔之
益也屢可資以充國治之用猶僕之顧也輔治于未亂而亂不生猶不踰哉

而踰險之不意也終字與上終字相應不意與上永懷相應固事已不可爲
而猶惓惓曰無棄曰屢顧曰終踰皆之見親愛者之將死而尚冀其生于絕
望之中也而轉生意外之望悲苦痛惻愈不可言○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轂輔
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玩書者只宜重輔與僕此
作三平似未是○集傳王曾不以是爲意乎句按新安胡氏解云苟能如上
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爲意乎亦可從

魚在于沼叶音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爲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
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合參〕夫用賢固可以免亂今王不能然則禍亂之及將安逃哉彼魚相忘于
江湖者也今在于沼亦匪克樂矣故其潛伏雖深亦炤然其易見無所逃于
網罟之患也然則君子之處亂世雖善自韜晦而竟難免于禍患者亦猶是

矣此我所以憂心慘慘深傷國政之虐而將天下之亂以至此極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遭亂之無所逃下念其致亂之有自也魚在四句喻身
處亂世欲韜晦自免而不能也憂心句總前許多意來念國之爲虐言爲政
者淫虐不止以禍天下之民棄賢不用以厲天下之衆正上胡爲厲矣之意
此蓋俯仰時事而復嘆之見處今日之世如魚舍江湖而處池沼矣我安得
而不憂○莊雀素曰念國之爲虐追恨之詞念字最可味乃詩人一片苦心
處言我之憂心慘慘念今爲國者信讒棄賢淫虐不改使天下不免爲在沼
之魚也○麟士按註止完前四句正意嚴緝云然君子不肯爲一身之安危
上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乃補註後二句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音爻**洽比其鄰昏姻孔云**音員**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慇慇疾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洽比
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于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

安自以爲樂也究決楨葵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歟
合參夫我之憂能而懼無所逃如此彼小人則不然旣有旨酒又有嘉殽有
都里焉則以酒殺而洽比之有婚姻焉則以酒殺而怡懌之其身其家曾不
之慮也念我獨憂心慇慇然至于疾痛益懼禍之及身家且不保矣何暇子
都里之洽比婚姻之怡懌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小人樂其樂下言在己憂其憂也重在小人得志上彼
有四句是得志中一事便見小人安危利災不知禍之將及也比曰洽比有
聯合依附之意云訓旋有盤旋纏綿之意朱註引蔡氏原堂形容其氣盈志
足之態極是酷肖蓋小人恣肆荒淫危若朝露朱註直從昏迷中喚醒之念
我獨兮連下讀猶云自我想起來爾我爲有隱憂如作獨我念兮憂字便無
着落憂者傷國勢之日傾懼禍亂之將及亦念及國家與生民非憂止一身
之謂○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婣親鄰里睠濡以

相樂而我獨殷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豐城朱
氏曰旨酒嘉殽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婚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用
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洽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
其婚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于疾痛而自異小人之不如也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音殀**是椓**音卓叶都木反**哿**音可**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小貌蔌蔌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
也○佌佌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窶陋者又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
者是天禍椓喪之耳亦無所歸怨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惸獨甚
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也
合參夫小人得志豈特君子受病哉而天下莫受其病矣彼佌佌然卑小者
不當有屋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屋是卑小而豈大矣蔌蔌然窶陋者
當有穀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穀是窶陋者而富足矣夫小人皆得以安
居美食而當今之民獨在窮困之中而無祿者是天禍椓喪之也夫天禍椓
喪雖曰貧富俱受其禍也然富者猶可力而稱于財猶庶乎其可也至于惸
獨則力能財竭已不堪命不亦可哀之甚哉吁若大夫者其憂時憫世之意
可謂切矣惜時王不悟而周宗之卒底於滅而莫救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小人得志而民獨病下傷窮民之尤病也佌佌二句亦
指誣人上都里婚姻此言佌佌蔌蔌皆是得志之小人蓋合爲一黨貪祿固
位而禍國家者也其窶皆人君失道所致不可不知天地間止有此數小
人富則民必窮此自然之理今小人之屋與穀從何處得來大都剋剝其民
所致是庶民無立錐之地無擔石之儲可知矣方有穀方字見王正寵用之
乃小人得志之時卽是小民不幸之時此皆天運爲之耳然天夭句亦不是
歸咎于天所以甚小人之禍也椓凡聚斂刑辟皆是衰亂之世貧富均之受

禍總在困苦一邊但善政不施窮民固無時而解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
衰蓋就困苦之中自較其淺深見富人猶足支持不比惸獨之民不聊生爲
甚非眞以富人爲可也總見訛言之亂禍及生民而用賢以挽回天變不可
不亟矣○東萊呂氏曰涉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士國城漕我獨南行
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袁公家云寔倉廩充
府庫國富而黨貧猶可言也收公朴肥私家小人富而君子貧不可言也吁
嗟乎一旦天下盜起乘輿播遷萬世之後徒罪夫守瓊林大盈者而私家無
罪焉是以世世小人得以肆爲奸惡而不止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曹允大曰此詩憂訛言之甚大
至于憫邦國之將亡傷國政之淫虐至于周室之既滅而斯民之病賢人
之困又皆極其一時感慨之思焉可謂以天下之憂爲憂者矣

十月之交章

傳皇父崇政賦七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全旨 通詩八章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前三章是欲言皇父之造孽而先言災異之變所以起下章也四章言災異由于小人而皇父爲之魁也故五章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則言已遭皇父之害而歸之于命也忽皇父正所以刺幽王總是不用其良一句而皇父則不良之尤者耳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爲主而雷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詩蓋作于嘗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各非必以日食之日作也記此再詳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講 合參此刺幽王用皇父作也若謂天人一體也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今日之變不有大可異乎時維十月斗柄建亥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六陰方用事也當其晦朔之間而日月交會之際是朔之日辛卯日也夫十月則爲純陰之月而辛爲陰金卯爲陰木又爲純陰之日陰之用事見矣於此之時日有食之是陰盛足以亢陽陽衰不能勝陰誠爲非常之變矣不爲時事之大可醜乎夫日月皆天之象但月爲陰精有受制之象其有時而虧者宜也日爲陽精無可屈之理今乃亦爲之虧焉是誠非常之變也天之示變既大則國之危亂可徵而斯民必首被其患矣今此下民不亦甚可哀哉

析講 此章上四句言日食爲非常之變下言日食爲可憂之失首二句將言日食之變故先紀其日月之詳以見羣陰之互見也首句重十月二字言純陰之月也交者日與月交會也乃晦與朔之間即九月三十日之夜十月初一日之早也第二句重辛卯二字言純陰之日也天干有十而庚辛屬金重光之辛則爲陰金地支十二而寅卯屬木單閼之卯則爲陰木夫月當純陰其日又是純陰之互見陰盛可知矣日有食之重看純陰而食則陰壯陽微故曰亦孔之醜彼月句乃伴意重此日句見陽不當爲陰所侵而乃虧焉則亂亡兆矣詩人哀之○孔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日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輯錄左旋於地陳師凱曰坐北面南則東爲左西爲右天運降于西升於東故爲左旋同度同道疏義曰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其道至此而南北相交尋常之合只見同度同度又同道則擬備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又曰天道左旋日月內轉月又

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爲月所掩而食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並黃道而九月亢日而月爲之食疏義曰亢當也日爲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爲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疏又曰按月避日者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避如水見焦釜自縮也縮少退避則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大全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爲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爲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自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週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

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爲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朱子曰天只如一圓匣赤道是匣行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推者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于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而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寔暗至明中有闇處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爲闇虛所射故食。杜預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頓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實而小人女謁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譴于日月之災乎故下言不用其良爲召災之本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國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爲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爲其常日食爲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合參然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道或揜日則日爲之食或亢日則月爲之食也所以然者良由四國無政而紀綱之不張不用善人而奸邪之得志是以事作于下象動于上而日月之告凶如此也夫自感召之機而論之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但就其中而較之彼月而食則陰亢陽而不勝猶爲未失其常也此日而食則陰勝陽而揜之亦何如其不臧耶此日食之所以爲可醒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有由下指日食爲天變之大也告凶云者謂皆預卜爲月揜而日食當望日爲月亢而月食以告乎凶咎也不作日月並看徵在月不避日上看蓋日食固是月不避日而月食亦是月不避日故也四國無政二句重下句惟不用其良故四國無政此已暗指用皇父意了不用良人而用小人分明是抑陽扶陰宜乎月失其道而告凶也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則惟其常不可死煞說蓋月食亦非常遂特較之日食則爲常耳此亦在變中之常也陰至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爲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二字最有味不盡止于著告凶二字。○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此說與此稍異○李尋災異對云日者衆陽之長煇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

旦蒲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揚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掩眛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後使所營闇者日光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又云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大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

爗爗(音葉)震電不寧不令(叶音鈴經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音慘)莫懲

賦也爗爗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崒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憯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今參然今日之變不但日食而已且陰陽之愆其期淫雨之爽其候當此十月之時爗爗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震動暴厲何不寧之若是也非時失序何不令之若是也是天道變于上矣及夫久雨之後洪水爲災百川沸騰而失其順下之性山冢崒崩而易其艮止之常高岸崩陷而爲谷深谷填塞而爲陵是地道變于下矣夫純陰月食尚以爲異今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皆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可也哀今之人胡爲忽天地之變而曾莫懲創此章不至于傷敗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災異之疊見下言君心之不省也通主淫雨水出言首二句淳雨之時中四句久雨之後雷電一發有電必有雷也觀爗爗言電光可見言煇煇然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雷電不可平講蓋雷不可言爗爗也雷電不足爲異惟十月有此故爲異耳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當按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又云十月虹藏不見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觀此可知不寧不令之意矣淫雨之後山川失常陵谷易處俱本陰盛陽微誤爲谷爲陵因沸騰崒崩來倪玉汝曰雷電交作則淫雨必甚天道變而地道亦變故以山沸川崩陵谷變遷繼之人胎指幽王莫懲謂不能懲其用人之失即不求所以弭災意○周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三代之季其川源必塞必竭○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

驚人號令起發而已雷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國語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莊子陰陽分爭故爲電十月雷已收聲不宜震雷故日不寧不令○李壽災異對云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穎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下中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抑陰以救其咎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音鄒)子內史蹶維趣馬

[illegible]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蹶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

合參夫災異之變如此而所以致之者豈無其由哉彼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以皇父而為卿士則足以首天下之亂一皇父卿士進而群佞皆盈朝矣是故司徒掌邦教者也以番氏為之不過同惡以相濟耳豈能敷五教援

兆民乎冢宰掌邦治者也以家伯為之不過比周以為黨耳豈能統百官均四海乎膳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八法之廢置者而以付之仲允聚子則皆匪人之比矣果能克舉其職耶趣馬掌王馬之政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而以付之蹶氏楀氏則皆淫朋之黨矣果能克勝其任耶互相引類分據要途小人之黨盛矣以至后妃所以主內治者今則豔色之褒為之其薪熾熾方居其所而未變爲女寵之熾又何盛也夫有小人以用事于外又有嬖妾以蠱惑王心于內此災異所以繁興而亂亡所以莫救也

析講此承上三章說上極言災異之事此則原其所以致之者由小人用事而嬖妾為之蠱惑故也皇父句另講中六句各自為對末句另講卿士位卑于六卿而序之于首者見皇父小人之尤罪之首也曰卿士者見其六官之長又權之首也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官大抵奸臣女后外而相倚故須歸重皇父與豔妻上蓋首惡者皇父而為之中主者豔妻也餘當不過助之者耶方字見蠱王心者正未有艾而群奸之專恣方有極哉詩人稱太姒則曰淑女稱褒姒則曰豔妻淑之一字可盡其賢豔之一字可見其無德○此章只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責爾者但是詩專為皇父所因而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魁蓋一皇父進而衆皇父皆進矣○觀註以為之主語似以女寵為亂本然今詩自豔妻句外不更及一言而下四章又專言皇父之惡則詩意重刺王用小人而本章則小人女寵並重而女寵又其末也○谷永日食地震對曰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于內勢行于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

驕婦日以不㦸此其效也又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

[illegible]

[illegible]德

降亡魯桓脅于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賤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悲反**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叶陵之反**曰予不戕**音牆**禮則然矣**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從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合參然小人用事而皇父寔為之魁以皇父之惡言之抑此皇父自作都邑

是自以爲不將哉吾聞古之聖王哲后尚不剬奪其民以從巳之欲毋有興作謀及兆庶爾胡爲動我以從而不就我以謀使吾民曉然知其意乃遽徹我墻屋使我後于遷徙而田不獲治卑者汚而高者萊也且曰非我爲是以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夫下供上役固禮之當然豈有動大衆作大事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其不仁于下也甚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述違時以從民下是假大義以責民也承上言王用小人皇父爲甚皇父之罪擢髮難言即以今營向一事言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自此章以下通是言皇甫之首惡首二句是度皇父之心見其任智而自用也胡爲二句見其恃勢而妄作也三代之君不敢剬奪其民以從巳之欲毋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也守此道徹曰胡爲我作云云徹我二句勿以居食對看盍徹我墻屋正是動民以從田卒汙萊又見從君之流弊故不得以事其田疇也末二句是責民以從之詞兩日字要看本不將而日豈不時本戕民而日予不戕正見他豪暴日大處○孔疏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于畿內既封即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毁墻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恣而害及于民也○豊城朱氏曰徹我墻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

皇父（音甫）**孔聖作都于向**（叶去）**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去聲）**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放反）**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辭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爲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爲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合衆夫皇父作都不惟不仁于下而且不忠于上彼不仁賢以自助任者皆以事君古人不敢私便其身圖而以人事君固如此也今此皇父自以爲聖而其作都于向也不知賢哲之當求而惟有見于貨財之可欲三卿之擇是維多藏之人曾是而謂之聖乎夫既徇乎私則必忘乎君矣彼舊在王室者可以保王躬而補王缺者也則不強留一老以爲天子之衛但擇夫車馬之多者與之以居于向邑而凡可以自利者無不爲矣是皇父之心知有身而不知有君非不忠而何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自聖而遺賢下言忘君而專利總言其作都徇利而不忠也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賣弄聰明剛愎自用情狀惟其自聖故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謂君子未必勝巳謂小人未必害事所以不肯求賢而但取富人也斯君害民皆由于此按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遠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又按琴溪陳子曰是時周尚都鎬而皇父私邑爲都乃在東都蓋皇父官在鎬京而營邑于洛自爲巢穴平王東遷遂爲畿內之國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三事是三卿之官孔氏曰皇父封畿內當有二卿今立三卿蓋僭比于列國之諸侯矣不憖遺一老非故欲爲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便不思爲國把舊日耆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曰憖非惟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委曲以圖之也末二句與亶侯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貴者言蓋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即以之爲卿耳擇有車馬指衆之富者言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徙富家以寔五陵之意○大抵人臣一有自聖之心每援富人以爲黨每厚利以自私如國有老成王所倚以爲重者國有富民又王所恃以爲安者今皇父屏黜老成使朝廷之上爲之一空而即其民間之有車馬者亦俱挖擇以寔私邑總言其自私自利如此○上言皇父之遷都非時動衆以戕乎民見其不仁此言皇父之作都貪

刻自私而棄乎君見其不忠○疊山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者德而不用不能强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或耆壽俊乂在厥服西周之亡寔兆于此使皇父秉政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尉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憑有輔未至于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于此

黽音敏**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音敖**下民之孼**音臬**匪降自天**叶鐵因反**噂**音撙**沓**音踏**背憎**音增**職競由人**

賦也囂囂衆多貌孼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孼非天之所爲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爲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合參 皇父之惡如此則吾人之被其害者多矣故黽勉以從皇父非時之役雖勞其事而未嘗敢告勞也我之自盡如此宜可以勉咎矣猶且無罪無

辜而遭讒口之囂囂其孼孰甚焉然此下民之孼匪降之自天也彼其噂噂然和集而不乖沓沓焉重複而不厭聽其言也藹若叱附以相若而于其背也寔則諸懟以相憎專力爲此以交構禍亂者皆出于讒口之人耳于天乎何尤夫我人被害于皇父又被讒于皇父之左右如此皇父之遺害于民者如何哉

析講 此章上四句言供職而遭讒下推被禍之由于讒也承上遺皇父之害來皇父剛愎自用必有群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讒虐者故被從者傷感而爲此言黽勉從事卽從而遷徙之役大略是圻內之民族下云悠悠我里無罪句詩人自謂也讒口囂囂指皇父所用小人之與讒也無罪而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此卽下民之孼處非降自天卽叫起由人句相聚而言曰噂再三申說曰沓皆謁爲相撓情狀而轉背便相詆毀此可見面交而情不孚口是而心則非矣職競由人與非降自天句相呼應正指下民之孼言之識八之反覆如此乃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讒者寔由皇父信不可以歸咎于天矣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音妹叶呼洧反**四方有羨**徐面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叶夷質反**天命不徹**叶直質反**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痗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爲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效我友之自逸哉

合參 夫讒口之害如此亦將如之何哉彼皇父以一人之私而禍天下之民固[illegible]一處之不病矣而我心悠悠獨憂我里之甚病焉誠以四方雖困于財大有羨餘也我則將星散矣用汗衆矣而獨居憂感此民雖疲于力然猶得以自逸也我則黽勉從事矣不敢告勞矣而獨不敢休焉我里之甚病如此豈人所能爲哉良由天之生人賦命不均其羨而逸者命之通也其憂而

勞者命之塞也命之所在吾亦安之而已豈敢不安于所遇而必倣我友之自逸哉夫以皇父之惡如此則小人之黨艷妻之婚皆可推矣災變之來豈偶然哉吁詩人既陳其變復推其由而以安命終之其眞可謂賢矣

析講 此章上六句言已之被禍尤甚下卽天命以自安也我里是皇父封內孔痗几笑說四方二句財盡不勝其求民莫二句力疲不勝其役正見其孔痗也曰民莫不逸且羨者被害之至視天下之苦無甚于我耳不是眞逸且羨如四月之章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此意天命句承上四句來指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之乃無所歸咎之詞末句正見其安天命也我友之言卽四方之民自逸逸字與樂逸字不必甚有美此于逸徙之意較切疊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亦如是而已不敢倣我友之自逸其制其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嵩山群曰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

樂彼其自傷之至故親天下之苦無有甚于我者天命有窮通故人事有勞
逸而不敢言與不敢告勞意同俱是畏皇父之虐懼而不敢也說者俱作安
命之意不似罪皇父矣○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此與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耳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此詩始而極言日食災異之變終而歸咎女寵
小人之慝亦欲其恐懼修省去好遠色改紀其政也夫何幽王不謹天戒
而褒姒皇甫之寵任如故難免乎驪山之禍矣○翼奉奏災異封事曰臣
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
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
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
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
動于貌今年太陽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
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
日臨終始孫律而龍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
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
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
勢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
陰氣之甚不亦宜乎○李尋與王根論災異書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
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
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
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顏面正嚮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
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

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
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
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
錯詩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
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
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
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
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illegible]流日數湛于極陽之色
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向此亦高下易位洪水之徵也不憂
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
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
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讇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閒
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躍邪陰湛溺太陽為主結怨
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消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
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雨無正章

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其極○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全旨通詩七章總是責離散之人皆以各敬圖身何為五前四章是言天變人
離之患而相責以忠下言出言往仕之危而絕之以義析之則首言飢饉之
災以見群臣所以離散之由而次章則正言其離散之事三四章遂言王避
為惡而人臣自宿盡職自宿盡言五六章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誠難汝悟

誠切人臣之議亦不宜如是之懟然末又窮詰其情而正言以責之見終不可託詞而不返也〇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已作者亦絕意于其君而屬望于其臣之意〇此詩贄御所作故曰曾是贄御云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叶于逼反)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平聲)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〇此時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亡則如之何哉

合參此詩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若謂臣子不幸而際閔步之艱尤其所宜劾力者豈可以時之不善而遂潔身以去乎誠以今之時言之彼浩浩昊天以福覆為德者也今乃不大其德而降此饑饉之災以斬伐四國之人福覆之德安在哉然天之降災所以懲惡使其出于慮圖必將懲善人而棄有罪矣如何昊天疾威曾不思慮圖謀而捄為此饑饉乎彼有罪者舍而置之于饑饉死亡之地則是既伏其辜矣猶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亡則如之何哉夫以有罪無罪之人而同被饑饉斬伐之災天之不[illegible]吾人甚矣變不亦大乎

析講此章姑為怨天之詞以發端也蓋推本饑饉之禍見群臣之所以去者以此上四句言天之降災下即禍及善人者以証之須一氣說下非兩[illegible]不可上下平對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故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旻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昊天既元氣廣大而反隘其惠旻天宜仁覆憫下而反疾其威所謂勞苦困極未嘗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輕敘過而歸重旻天疾威弗慮弗圖二句正上下相關處不駿其德且虐昏下二句正不

駿德之窮降喪二句兼有罪無罪言皆被禍而有罪指讒言之人無罪是不[illegible]讒者以無罪之人與有罪者俱被滅亡正是弗慮弗圖之意連無罪說舍訓置之于饑饉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總就饑饉言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音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叶戌灼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龠反)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勩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〇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合參人值饑荐臻則危亡立至蓋立國必賴宗族以相與今周宗雖未滅而已有既滅之兆矣但未知天之所命將于何姓人之所歸定于何人也然我顛持危之責吾猶于諸臣焉奈之何危亡之兆人心解體彼正大夫本與我共事者今乃退而離居使我獨以身而任其勞莫有知我之勞瘁者矣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則莫肯夙夜以盡在公之節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則莫肯朝夕以守尊王之義此雖未離於而已無有任其責者矣是不惟天變而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也今乃反出為惡而不悛則滅亡之禍必矣天變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析講此章正言其離散之事上八句言有易姓之兆而又人離之甚末二句則咎王不求自善之道也首人離是承上天變來註中天變人離不過[illegible]重人離上周宗既滅先註將有字只是據其在既滅之兆而言之兆不是天變人離蓋已有將亡之兆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則滅亡必矣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應一宗字正大夫六句所謂群臣離散者是也雖然解官也舉正大夫見群臣皆散莫知我勩猶云無與共事者只是言六卿

居而已非勞逸不均之謂三事大夫是內而有官守者而莫肯夙夜奉公邦君諸侯是外而有民社者而莫肯朝夕謁見此雖未嘗去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庶曰二字是與望之詞為惡即後館好佞惡直意罷出為惡則辭望矣夫上有側身修行之君而雲漢之詩尚有散無友紀之言上有覆出為惡之主而凡百君子能無滂沛離居之念言外見君若改行吾亦無暇責臣而其如君之不可復望何也姜專恩曰此章責臣之意輕而責王之意重其室則責臣之不當去也○周官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十月篇泉父擇三有事注三卿也此章注三公也蓋王有公侯止有卿

如何昊天（叶鐵因反）辟言不信（叶斯人反）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群臣也○言如何

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合參夫王之爲惡如此使其能聽法度之言則知所以懲創而改圖矣如何昊天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如彼人之行邁忘返而無所底至也安望其能改惡而從善乎然爲惡者其王之過而敬身者庭臣之忠凡百君子尚其夙夜朝夕而各敬爾身可焉夫人已一心不敬其身是以人爲可欺而不足畏矣吾恐身固雖可便而公論不可逃爾胡不相畏乎且天人一道不相畏則將人之心者乃所以逆天之理其不畏亦甚矣豈可不畏于天乎知天人之當畏則知吾身之當敬矣

析講此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上四句言王之爲惡無已下因責人臣之當敬如何昊天緊與後小雅篇來呼天向指王也按舊山蔡只以不畏以昊天指王是呼昊天而告以王之不聽言也更直截倅言不說就指王說即下章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法度之言曰辟故法度之言為辟言夫法言正人主之藥石而猶然不信誰肯改圖猖狂恣行又安所不至此只足上王之為惡起下臣之當敬身耳凡百君子即上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矣敬爾身者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盡官常供職業也夫事出人爲可諉之于已苟其出于自爲將誰諉乎黃維章曰只不去便是敬身不必深說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夫者以離散爲便游居者以稅回非吾能爭故曰不相畏各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制之也故以天爲言直提天來警戒他並無人已天人兩層○馮吉人曰王縱辟言不信而衆朝默默辟言亦何由上聞此處亦見不敬爾身之意○此與下章參舉君臣之大義以深責離散之人此說王不聽言下章聽言說王即有時聽言而臣每不肯盡言也

戎成不退（叶吐類反）飢成不遂（叶徐醉反）曾我暬（音薛）御憯憯（音慘）日瘁（音悴）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叶息悴反）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憯憯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暬御之臣憂之而憯憯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己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于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合參然而君子之敬身者竟何如也自今觀之惡者寇之招今兵寇已成而人雖而王之爲惡不退是玩寇而寇亂將益進也不善者饑之兆今飢饉已成而天變而王之爲善不遂是與饑而飢饉將益甚也此正人臣盡誠于王之時也乃曾我暬御之卑近者憂之而憯憯然日益憔悴而凡百君子莫有肯以是兵寇飢饉告之王以圖所以修省而消弭之即或王有所問而欲聽

言則答之而已不敢盡言而惟恐其任咎一有譖言及已則或退而離居或退而莫肯夙夜朝夕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爲計則得矣而于君臣之大義能無愧乎

析講此章言王爲不善而群臣無忠告也上四句言王之不善而已獨憂之下責群臣之不盡言戎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離覆出爲惡之意輕照王之玩寇樂禍以起下皆以此諷王也戎成是說人離而不退則有玩寇意飢成是說天變而不遂則有樂禍意誶爲惡是淫虐棄賢遠善是易淫虐而修德更棄賢而用賢也曾我二句承上二句說前言我斃而此又言憯憯日瘁正是他能敬身處群臣之莫訊即指其寇似但說聽上辟言不信見王雖不信而群臣不可以不言也聽言箴若必聽之言始答之譖言有可譖之機不必說到譖及已方退聽言則答是面從者也譖言則退是畏罪者也面從則不盡其情畏罪則惟知有已此正不敬其身也○上云曾我暬御二句與

凡百君子二句緊相呼應指云曾我乃如此而凡百君子乃如彼也聽言二句又即承莫肯用訊而言之不可如俗講于戎成二句下接云我爲暬御之臣以涵養薰陶爲責者是以憂之切而憯憯日瘁也忽却曾字徑仮然任却又轉云凡若此者皆君子之所當盡言者奈何凡百君子莫肯云云皆日生隔閡也且任涵養薰陶之責者雖無暇諫然此自說詩非詩人口中語玩曾我二字只是自言其卑近以與起凡百君子位尊任重而責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嘆之也

合參大凡百君子其愛身之厚而憂國之薄如此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難甚矣彼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哀哉此不能言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豈非忠言逆耳而足以招尤買禍乎佞人之言當世之所謂能言者也哿矣此能言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于安樂之地豈非諛詞順旨而足以取寵榮身乎忠佞不分禍福反易此言之所以難也

析講此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上三句是忠言反獲其罪下是佞言反處其休不能言即上文所謂辟言而直指其戎成不退飢成不遂之失也匪舌是出謂忠誠內激言出于心而非但出諸口以苟應制而已維躬句是身蒙其禍大則罪咎之加小則排斥之及也或云出乘之言吶吶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出其言甚難蓋爲憂危之詞不得不艱難耳巧言句謂浮泛不根徒事巧好以取辨于口如水之流耳匪舌句與巧言句相反看忠言可哀以其獲罪佞言哿矣爲其處休真堪嘆息○此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啓下

三句雖一正一反正以見其可哀不可與上平重○徒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得以有辭矣惟體貼至此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恝者彼將何辭以解我乎○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見責之之意並似代爲去者解嘲矣愈淺愈近愈婉愈切立言之妙至此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叶養里反**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奬里反**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已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合參然不惟言之難而仕亦難爲當此之時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君子之仕本欲以行道今將守正不阿而道事人與王之所謂不可使也云不可使故動輒得咎譴責加焉究不得罪于天子乎又將曲己

狗存枉道事人與王之所謂可使也亦云可使則害義辱身公論所羞寧不
見怨于明友乎夫直道則得罪于君枉道則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急且危
也夫言之純雖而仕又多患則爾離叛而去而莫肯用訊者吾亦知其爲此
之故矣然巧言處佞而忘辱從邪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此亂世之常事也
使皆感時而去則國家誰與支持此百爾君子試思之
析講此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首二句嘆仕之難下申言仕之所以難也
棘是急遽而無所依殆是危懼而無所容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
上巧言之人但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敢在進言上說看兩云字總是怨然
離群之時貿貿咎語氣天下是非榮辱之迹親嘗之則不懼怕遲度之則生
疑畏只是不肯定試于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顧公議看方見仕之
棘且殆語意只重正人一邊如魏玄成危言讜論太宗曰我視之更覺嫵媚
豈不飛鳥依人○此上二章似是去者代他自解免之詞先替他說出關不
得口免言下見得我非不體汝若倘但所謂敬身者不如此耳若云凡百君
子之離居者豈得已哉則是以彼爲當然乃怨之之辭不可復責之以遷于
王都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胡反**鼠思泣血**叶虛屈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癙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
故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
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
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
誰謂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剖、、、、、、、
合參夫爾之剛不仕而去矣我也惓惓謂汝復還于王都庶幾同心共濟以
夙夜朝夕于王也奈何汝不見聽乃托言答我曰予未有室家然觀其所言
至于鼠思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蓋懼禍之深而不欲還故形于色而托
于言者有如此也然今日之不還謂之懼禍則可謂之無家則非也昔爾離
王都而出居于外之時亦誰從爲爾作室以待爾之出乎則今之還也亦當
不患于無家矣而豈可以是辭我哉然則非眞爲無室之故也特爲保身而
謀自適焉耳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百爾君子其試思之夫以暬御之
臣旣捐其身以當大難之衝又挽諸臣以爲戮力之計其于君臣之義朋友
之情兩無負矣有臣如此奈幽王終不能用何哉
析講此章承上二章而言蓋即去者不欲返之情而因詰以責之也謂爾遷
于王都者正挽其夙夜朝夕敬身以事王也遷字正對出居字看曰予句是
去者之托詞原其情則以言之難能仕之多患非爲無家也憂思而至于泣
血憂之極也無言不疾即是痛疾而涕出者勿作另有此畏禍的人看此三
句一串說下只就去者說出居與作室俱自去王都而言觀註曰昔之去也
自見孔氏小註若爾從王都出居于郊外之時誰復從爾作爾室耶亦辭
之自作且爾今若遷于王都亦可自作何當以無室爲辭此說極明舊說謂
昔爾出仕而居于王都誰從爾作室今爾雖去其室固在也何以曰未有室
家此似欠通且與遷于王都句相戾○黃幼玄曰此詩雖原其殆急之情而
終責以還都之義其于君臣之分可謂至矣盡矣莊生云君臣之義無所逃
于天地之間知言哉否則不合仰去人主竟孤立而無助也耶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歐陽公曰古之人
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
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
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
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
二章本皆十句今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

之後朁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朁御憯憯日瘁固可見其作于朁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群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之同遷于東都故見于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桼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詩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寔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馮吉人曰此詩朁御之臣所作而情詞悲婉激切忠厚之意藹然如首言天變人離而嘆王不知改悔若初無意于責之者既言王雖為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盡言後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誠艱汝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亦不應若是惄然也隱諷之旨令人心折○楊伯祥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

哲二字然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麟士按觀此正大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大全豐城朱氏謂莫肯夙夜朝夕不必皆為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執定詩柄不去者責大夫訓與例無一人也而通篇亦惟末章正對離居者說敬身用訊等當對莫肯夙夜朝夕一輩說詩柄亦是後人補擬須看得活動○古朁御以上大夫有道德者為之無事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疾此古朁御之所以為重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纂輯

門人 湯玉海恩光
章嘉駒幼千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

序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全旨 通詩上五章皆刺王惑于邪謀而不能用善未章則言已懼禍之深也上五章析言之一章言君不用善謀而惑于邪謀也二章言小人共違善謀而惑君以邪謀也三章言謀之不臧而憂其無成四章言謀之不善而憂其無成五章言非無善謀但王不能用耳總以謀猷回遹句作主而歸咎于王之

不斷中間極陳亂世謀夫之衆論淪胥言小人得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爭智而讒過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所謂謀猷回遹也○全詩刺王而不露一王字即疾威之作亦托之于天此其立言渾厚處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上聲謀臧不從不臧覆用芳服反我視謀猶亦孔之邛音窮

賦也旻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遹辟沮止臧善覆反邛病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旻天之疾威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合參 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若謂謀之得失國之治亂關焉斯固不可以不慎也今之為謀抑何不善之若是乎彼幽遠之旻天本仁覆憫下者也今如何疾威敷布于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乎

謀之善者所當從也乃不能斷以從之謀之不善者不當從也反惑以爲之謀猶回遹如此則因事日非危亂立至矣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豈得謂之旣敗而禍之旣至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咎王爲謀之辟下正指其爲謀之辟而深憂之也旻天二句無所歸咎之詞謀猶邪僻言其心術不正好惡不公也謀之臧不臧主成事債事言謀臧者卽下文具五事之善而有先民之程大猶之經可以康國庇民是也不臧卽爭洩末之言而如國害民者是也謀猶謀字屬王謀臧及下謀之之謀字指衆人說謀猶二字有辨議論曰謀由是見之施行曰猶日不臧日覆用便是不能斷以從善我視二句卽有末章喪亡之禍所伏意故詩人視而憂之○豊城朱氏曰謀臧不從所謂惡人之所好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惡也此之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潝潝音吸訿訿音紫亦孔之哀叶於希反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音抵叶都黎反

賦也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析講夫王之謀猶所以回遹者何哉正由小人在位方其意氣之相加則潝潝然而而以相和及其心志之不孚則訿訿然而背以相詆小人之情狀如此則是以蔽惑乎國是蒙蔽乎主聽此正國家之大可慮而時事之大可哀者也惟小人之情狀如此故于謀之善者惡其與己異也則俱指以爲非而違之謀之不善者喜其與己同也則俱指以爲是而從之是非淆于可否善惡昧于所去謀之顛倒甚矣我之謀猶亦何能有定哉此所以蠱惑王心而王猶之邪僻者職此小人道之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指小人阿比之可傷下嘆其用猷之無定正見其可哀也總是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潝潝訿訿陽與而陰排之深爲自全之計也邪在小人情狀如此就是自家影裏也原有相知相詆不必是黨同伐正此尚未說到爲謀上國家有此小人定然誤國豈不可哀謀之四句雖與首章謀臧二句意同但首自王言此自小人言惟上有如是之君故小人敢于啟同己而排異己耳王之不從覆用正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幟以簧鼓于君側也謀之臧者群然違之而不知天下有公是謀之不臧者群然依之而不知天下有公非其違有相與排擠于君前惟恐見用于君意其依有相與汲引于君側惟恐君不用意兩具字全從潝訿生來衆口一詞已成一番同世界或云此四句還主王者昧于從違言王于謀之善者則皆違之而不依于謀之不善者則皆依之而不違與首章一例看如此則詩人語意未免重疊且與訿背亦妥我視謀猶卽頂小人看臧否不分則折衷無定故曰伊于胡底○一說潝潝訿訿只議論多端之意差一人之從違旣外則朝廷之物議自勝不作小人情狀說此論亦新

我龜旣厭不我告猶叶于救反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叶疾救反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叶巨又反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叶徒侯反

賦也集成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自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謀之旣審而亦何得于道路哉

合參夫謀之無定如此亦何以成其謀哉彼卜筮所以決乎謀也但初筮則告數則瀆而龜厭之不復告以所圖之吉凶矣亦猶謀夫所以成乎謀也但有所適從則謀可成今謀夫孔多則是非相奪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矣所以然者蓋人之爲謀固貴于博而斷之則在于獨今上無獨斷之明使人發言盈庭各是其見無肯任其成敗之責而決其謀之是非者此所以相奪驟定而謀之無成也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處謀之雖審亦何得于

道路哉

析講此章是稽神以著人謀之無成下原其所以無成也謀神意極不遜引也之詞重謀夫上發言盈庭正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用不集叢議論不斷利害則人得各進一說事後期當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倘以一人獨斷而事或不成則咎有所歸矣自古持兩端者惟恐成則衆自其功敗則獨當其罪故其謀往往如此如宋高宗紹興之際秦檜張浚之徒和議盈庭不以國是爲意所謂誰敢執其咎也于時若趙鼎李綱輩欲執其咎而竟爲邪議所屈國事遂日非矣使高宗能專斷其謀猶何至于此此與下章俱指小人爲謀言誰敢執咎皆小人模稜首鼠情狀詳無肯任時講作君子畏小人而不敢指其非固可然君子豈盡無肯任責即爲小人所沮而不肯任豈有持兩端之理末二句是却行求道之喻謀而不行徒作一場話說如訪問路程雖熟而非身親走過終是茫然竟何得之有此宜用正意說起方是賦體

○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天下之事皆起于議之不平而成于心之有已是以至于紛紜而無濟惟上不執一非心下亦不執一成心或朝見爲議而野奉爲章或衆議其詳而獨成其斷是議者期于利國而不必以身爲權衡議者期于適用而不必以意爲强也所以爲大公無私之道也宋之盛也任命之臣能決大計守文之相能持大體而已既而新法之議倡于熙寧紹述之議接于紹聖調停之說未已而黨議旋生議論雖繁而成功則鮮矣司馬光曰謀之貴多斷之在獨謀之多者非詢人之謂也斷之獨者非自用之謂也謀必資斷以立故無盈庭築室之譏斷必資謀以成故無偏信獨任之失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夫而後可以勝異論而亦可以化邪歸正可以損衆任獨而議不紛于聚訟亦可以執兩用中而法不致于調停又何患謀多而不集哉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叶平聲**維邇言是爭**叶側陘反**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其異論其能有成也哉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合參然謀之所以無成者亦以蔽于近小耳哀哉今之爲謀也執偏見而持私說不以古聖賢之成憲爲法不以天下之大道爲常其上之所聽者惟以淺近之言是聽其下之所爭者惟以淺近之言是爭以是相持鮮有不敗乃事者而謀之無成決矣如彼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以有成乎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謀之蔽于近下喻其無成也前只說得謀之莫定尚未及其所以爲謀者此復承上而傷其爲謀之謬也哀哉一句貫下六句匪先民二句言其不用善謀維邇言二句言其惑于邪謀皆是王猷之可哀也先民乃謀猷所自出而當法者凡古之聖賢皆是大猷乃謀猷之所在而當道者凡仁義禮樂之類皆是猶者是粗淺鄙瑣無關宗社生靈之計者蓋出于諂諛譎詭之口而發爲盈庭之議多是逢君遇以遂己私之言聽是順從于已爭是辨論于人聽則或爭則不決此便是相持正不斷之意也爭則小人同謀之中亦有觭角矣末二句正意當先提在如字前以淺末之言相持則謀必不成猶作室不謀之工師而謀之路人則室必不能成也築室自有工師此先民也且有繩墨此大猷也○蔡素鶴曰凡謀出于正則同心以濟國是必有畫一之謀惟曰邪謀則衆言淆亂是非莫定人各逞其胸臆而不顧國

之利害故迄無成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叶補美反)民雖靡膴(音呼)或哲或謀(叶莫徒反)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叶蒲寐反)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膴大也多也艾與乂同治也淪陷胥相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焉有謀者焉有肅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歟

合參 夫王之惑邪謀而無底如此豈以今世無善謀之可用乎乃今謀夫孔多國論雖靡定矣然有思之德睿而作聖者有非聖而為否者又如儀體離散民數雖靡多矣然有視之德明而作哲者亦有聽之德聰而作謀者有貌之德恭而作肅者亦有言之德從而作艾者凡此皆先民之程大猷之經言之善而可用者也但王惑于邪謀而不之用則雖有聖哲謀肅艾之善者不

能自存將如流泉之不返而淪胥以至于敗矣王何不斷以用之而使之至此耶

析講 此章上五句是歷舉可用之善下探著不能用善之弊聖哲等皆是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以此五者作善謀說或聖或否重聖字要說得圓融五者在人苟信而用之則聖者可以職論思謀者可以贊啓沃哲者可以集計議而肅者艾者可以乾成德而備顧問矣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不能自存而消阻于屏棄淪喪于流落如流泉之往而不返也末句根善人說到國事王不用便擯棄流落言這些人俱淪亡也善既沉淪國亦與之俱敗也淪以沉淪言敗以流落言無淪胥無字要玩有戒其無使之至此意○黎左嚴曰此望以用賢正是前三章謀字有歸着處然止述賢者名目而不敢顯言用賢知其言之無益而事之無濟亦付之流泉一嘆而已○按洪範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叶皮水反)人知其一莫知其他(音佗叶湯何反)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叶一均反)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辭也

合參 夫王之不用善如此則喪亡之禍必矣我其能以無憂乎彼虎之不可徒搏河之不可徒涉此患之易見一一若此者固足以知之矣至于喪國亡家之禍隱于謀猶邪僻之中殆非搏虎馮河之顯者恬然不以為憂也豈非人知其一而莫知其他乎然則今日之禍雖未形而機則已著也故衆人不以為憂而吾獨有見于此而深憂之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之

恐墜如履薄冰之恐陷也蓋察其機之所伏自不得不致其懼矣然則王其無惑乎邪謀而斷以從善以弭無形之禍可也吁若大夫亦有憂國之忠者矣

析講 此章上四句嘆在人無遠慮下言在已有隱憂也首二句呼起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禍之近而易見者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人字指君臣言他是指喪亡之禍隱于無形者隱于邪謀不測之中故曰無形然雖指喪亡之禍而詩人語氣含蓄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人情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故暴虎馮河之外其禍機之伏有更慘者誰則知之暴虎馮河為二而曰人知其一者謂明于此一類而昧于彼一邊也恬禍者方謂衆兆人所作而且自安于今日任禍召又謂患至非吾所禦而且自懸于他時諱禍者方謂太平無事而安得為此妖祥之言忽禍者又謂目前可娛而何必為此未然之慮夫人者有回亂之責者也苟知之

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於已潰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如臨言將値其禍也如履言現在于禍也又就其戰兢者而形狀之也雖云慮禍之及已是則懼宗社之隕墜而廟堂之上豈不思斷以從義以弭無形之患謂之何哉○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或勝予焉燕安禍乘戎戈矛不虞凡厥有謀皆以暴虎馮河之心爲心爲謀庶其遠乎○上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此章以其不明不決而禍不可避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在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楊伯祥曰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大疑使公卿以下雜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瘠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

非一時而卒至啓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之禍有不由于謀猷之不定者乎○愚謂天下之議論不可廢係乎謀與斷之善而已治功宜振也則勵精率作之議是而優柔牽制者非矣治體宜寧也則博大含弘之議是而苛細操切者非矣畫一者宜守也則規隨緜往之議是而舞智亂法者非矣陳壞者宜飭也則懲奸剔弊之議是而因循蹈常者非矣已不必是而人是之則舍已而從人衆人不必是而君子是之則舍衆人而從君子一時不必是而萬世是之則舍一時而從萬世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制置之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爲與無所爲則覘之成敗覈之事理邪正歸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綱紀握之朝廷又何議論紛紜之足患哉

小宛章

序小宛大夫刺宣王也

全旨通詩六章總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儀教子作勝而歸宿在一敬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敬之精神析言之首章是因亂而念及于親所以發相戒之端二章相戒謹儀以善其身三章相戒教子以善其後四章相戒進善以無辱于親兼謹儀教子言也五章相戒以廣求自善之道六章相戒以法賢而存敬懼之心皆求無辱于父母也○先正謂此篇孝親之意重而大樣諷方輿前篇憂國大夫忠君之意略相同不然亦憂及禍耳余觀保妻子之徒何足道哉此意極確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叶鐵因反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叶

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爲相戒之端

合參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若訓禍莫惜于無酒行莫醜于辱先故我先人有毅以貽至今然值茲國步之艱我兄弟可不以此爲深戒乎是故宛彼鳴鳩之小鳥逞凌霄之健翮亦翰飛而至于天矣其戒夫飲啄山梁玩細娛而忘大患者歟況我兄弟目擊時亂心切憂傷豈不思身之所自出而念昔之先人乎是以當明發之時此心之思慮萬動終日之事爲方始則耿耿不寐而有懷乎二人焉蓋父母者身之所自出使生存者之不謹則貽死亡者之玷辱夫安得而不念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已之念乎親下言因時而有懷乎親也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況我心之憂傷而能不念昔之先人乎此皆勉強以求其至者故以爲興或謂鳴鳩之飛而上至于天興已之憂而上念乎親亦可愚謂鳩避人而戾天興已之憂禍而念昔較略切興至四句止就義講二句興四句者非是上四句取興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寔言之故爲另轉念昔先人

只空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或云念先人是念其所生
之自將何以無忝也不是空念明發不寐言天明發則人不寐乃亦為思慮
之始也或云夜至旦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開故懷二人之念雖無
時不然而獨明發尤切此時耿耿不寐惕勵自新皆從此起下夙興夜寐
正明發不寐意也懷二人即是念先人有努力求進不如先人不已意在下
謹儀教子正有懷中所為之事也然此章乃發端之詞語須含蓄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叶筆力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叶夷益反〕

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
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
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王以酒敗德
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合參夫既念及父母則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謹矣彼均是人也有齊

聖而通明者飲酒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不至于敗德而喪儀焉彼昏然而
不知者則荒湛于酒一于醉而日甚矣凡我兄弟尚當以齊聖為法以昏亂
為戒于以各敬爾之威儀使無沉湎之失可也所以然者蓋天命已去將不
復來世道日趨于亂將無反治之期時之可懼甚矣使于此不敬則非自善
之道禍可得而免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人之儀有得失下則相戒以謹其儀也兇禍莫先于自
修自修當以齊聖為法以彼昏為戒飲酒在齊聖中抽出尤害事者言之溫
克在儀上說克勝也我不為酒困但能勝于酒困于酒則為酒勝矣壹是專
務酣飲也日富甚儀也敬儀是平日存心檢飭所該甚廣而飲酒亦在其中
天命者國家大命也禍亂將至非修身無以自保如前容言行能謹可免刑
戮便是○觀之恭曰肅思之容曰[illegible]分而人一醉日富形容
沉湎之人沉湎沉溺意其初僅一溺[illegible]遂不可回也與溫克

正相反曰齊聖曰彼昏不言儀而儀可知儀雖在外敬則由衷勿淺看彼外
面工夫一說天命就一身之禍福言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此是儆
惕使敬之詞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叶此禮反〕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音裸〕負〔叶蒲美反〕之教誨爾子式穀似〔叶養里反〕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蜾蠃土蜂也似蜂
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
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
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則用善而似之可也搆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
言也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合參然身雖善矣而子猶未善亦豈所以善其後哉彼中原有菽則庶民采
之而適于用矣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而化其形矣況善道衛非人之可行

乎不似者猶不可教而似之乎故我兄弟之教誨爾子也宜知維皇降衷本
具乎萬物一原之妙而有教無類尤寓乎變異反同之機當用善道之可行
者以教之化其不似者以歸于似使子之威儀由我之敬儀可也如是則爾
身既善爾子又善亂庶幾其可免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言當教子以善而化之也善道人皆可行不似
者可教而似此二意直至末二句方可說出蓋註欲人易曉故即于興處先
解之耳若依註逐句分貼則反似比體非興體矣糾川有義用在教誨頭上
極是穀字所以終采菽之興似字所以終螟蛉之興見善道人皆可行其似
吾人之菽乎不似者可教而似其與吾人之螟蛉乎雖以四句與兩句然是
以兩意與兩意也穀似該得廣上文齊聖溫克亦在其中然大抵不離敬字
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止求其肖我也修身而復欲教子者只是
子者親之後子之不善亦親之辱故教其子使為善也或說子有未善或辱

乎已已有所辱亦貽乎親之譏恐大直捷

題精 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叶桑經反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各當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夙興夜寐各求無辱于父母而已

合參大兒禍之道固在于謹儀教子然豈可以暇逸爲哉視彼脊令且飛而且鳴其用力甚矣況我兄弟遭此衰亂之世可不各務努力乎故我日斯邁以圖日就之功而爾亦月斯征以求月將之益夙爲而興夜爲而寐凡所以謹儀教子者不替夫斯征斯邁之功于以各求免禍而無辱于父母而已矣若然則有懷二人者不于此而克慰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其當及時自免下求以無辱乎親正以終首章有懷二人之意與意以脊令之飛鳴而不得休息興兄弟之征邁而不得暇逸日月

字兼分別言當及時努力不可虛度日月也有時至而功俱至之意一說日月二句只關說爾我之日月如此矣朱子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裏面是也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勉强爲善意在言外此更可參夙興夜寐即是征邁之意蓋承上意以起下句之詞亦不外謹儀教子二意言日言月言夙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應首節有懷二人意能努力而不取禍自辱斯無辱于父母故曰無忝爾所生○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在原當主行則搖而此處當主飛則鳴也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塡寡音顛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塡與瘨同病也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言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岸獄今則宜岸宜獄矣言王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合參夫謹儀教子固求無辱于親矣然衰亂之世禍不可測孰能信然而無憂乎彼交交桑扈本不食粟也今則率場啄粟非其性矣哀我塡寡本不宜岸獄也今則宜岸宜獄非其法矣國有不中之刑罰則民無可措之手足我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然趨避之路我不能以周知于是且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謹儀教子我將以此爲自善之道矣然刑罰濫加莫知趨避恐非二者可以免也不知自此之外復有何道可以自善而無貽父母之憂乎神其爲我告焉可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用刑之濫下求所以自善之道也以物性之反常興刑辟之失正二宜字可憐有舉手挂綱投動則觸機阱意末二句承言時事如此則謹儀教子而外安知無妄之災非常之變不有出于志慮所不及者故又握粟而卜之于神如屈原卜居之意言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心緒倉皇不

知更如何而後可以免禍耳握粟者因貧故說得貧相亦黙貼不必自言貧窶之甚義重愚曰上文穀于式穀矣然非夙昔努力則當此刑罰不中之世自何能穀乎中間兩穀字亦有相照應意○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愛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綱可畏著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以起下章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音贅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

合參夫我之不敢自信而懼禍以辱神者豈我之私憂而過計哉蓋當此危亂之時溫溫恭人自善之道已盡若可以無患矣猶且如集于木之恐墜焉惴惴小心自善之道已盡若可以無患矣猶且如臨于谷之恐隕焉以賢人而處亂世其多憂多懼尚如此況我兄弟視恭人小心遠矣而可以肆乎尚當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視諸集木臨谷爲有加焉可也蓋心如是斯庶乎

得自善之道而親可以爲父母可以無辱矣是可以不勉哉此是詩也在當
則能孝在兄弟則能友在父子則能慈亦可謂善于處變矣

析講此章正是自善之道上四句指賢者存敬慎之心下言在己之尤當謹也溫恭小心俱指當時賢者說溫恭是謙和的人小心是謹慎的人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皆是求自善意恭人之恭小心之慎只是概言其持身涉世之心常是如此非懼禍也戰兢履冰亦只是恐無以自善之圖亦不必言懼禍此二句還說得恐懼之甚不止是集木臨谷之比集木雖危猶有木之可依臨谷雖危猶有地之可藉若冰則全無倚藉矣上文許多工夫總此一念念字壞字無忝字精神從此寫出作進步語者非也但謹儆教子努力進善俱是外修之功而敬慎之心則內之所主故又以此爲戒耳末要打轉有懷二人意夫始而精神貞若爲善爲惡莫可適從者而卒取法于溫恭小心之人其他趨避之術終非其志慮所及也○時講云溫溫恭人若可以免禍矣猶且如集于木似兩句中多作一轉折如輔氏直下說則下句如集于木正足上句溫恭小心二句亦然較妥今姑依時講

小宛六章章六句○此詩之辭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詩或是其人嘗有酒德之賤斥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意極懇至舞誦之令人悽惻也○通詩念念不忘父母情甚正詞甚苦然不外一敬字蓋守身事親自是人生日用學問不獨處亂世爲然可見處亂之道無他亦只尋常守身事親之事而已末章鼻出一敬字則守身事親之本也覩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無咎蓋處群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小宛大夫可謂兼之矣

小弁八章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全旨通詩前六章是敘見棄之事下是原見棄之由首章傷己無罪見棄以發思慕之端二章極言憂傷之甚三章反其不見憐之故而歸咎于天四章嘆己之不見容五章嘆己之不見顧總之皆是見棄之事也六章則總上意而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以其聽于讒也末章又原夫讒之起由于王之易其言也○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讒讒起于易言此是被禍根由而非有罪可厭也憂字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詞尚緩二曰疢如疾首則切于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之知則無所控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

弁音盤彼鸒音豫斯叶先反歸飛提提音匙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鴨烏斯語辭也提提群飛安閒之貌穀善罹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鸒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鸒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如此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合參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若謂父之于子天性之至親也子之不得于父天倫之大變也我何不幸而遭其變乎今夫弁飛之鸒斯則歸飛提提而適安閑之性矣今民皆有父子之親而莫不善也我反被父母之棄而獨罹于憂曾鸒斯之不如矣反而思之意者我之有辜于天乎不知其何辜于天也抑我之得罪于父母乎不知我罪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心之憂矣亦安之而已其將奈之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已不得于親下致怨慕而安之也以鳥之得所歸興己之失所怡蓋反興也烏孝烏能反哺故興意有取于此宜臼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提上承一歸字可味民莫不穀者言人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罹

者言已獨遭棄逐之苦也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二何字重致其辭以深被廢之由彼有自反無缺意此與舜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略同但舜以己爲必有罪宜臼則以己爲無罪而疑其有何辜也意味自是不同勿講太姒云如之何者無可奈何而安于廢之之詞

踧踧（音笛）周道（叶徒苟反）鞫（音菊）爲茂草（叶此苟反）我心憂傷惄（音溺）焉如擣（音禱叶丁口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叶魯吼反）心之憂矣疢（音趁）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鞫窮也惄思也擣舂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疢猶疾也○踧踧周道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惄焉如擣矣精神憒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合參］然我心之憂終有不能以自安者彼踧踧周道一或踐履不加則將鞫爲茂草矣我心以被棄之故而憂傷則深悲至痛惄焉如擣矣然如擣猶止

于痛也精神憒耗至于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憂之益深雖未老而用老矣然用老猶止于衰也心思錯亂至于憂之益甚則疢如疾首而病且作矣爲人子者何不幸而罹此憂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己之心有所憂下言其憂之甚也以平易之道路塞之則草生興憂傷之事念之則心痛鞫之爲窮以道路窮盡而言言盡爲茂草也雖是興意而恍見異時黍離景象惄爲如擣者深悲至痛惻惻不寧有如物之擣其心也凡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疢如疾首乃不病而病之意蓋人頭痛最難堪故言此以見其憂之甚此章憂字凡三言之惄焉句憂之而至于痛也維憂句憂之而至于衰也疢首句憂之而至于病也玩註有一節深一節意○按毛傳云擣心疾也朱註只云擣舂也可見是震動不寧之意若作心疾則下憂之深與又甚意難明矣

維桑與梓（叶奬里反）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叶滿彼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叶此里反）

興也桑梓二木名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供蠶食具器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麗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況父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合參］然我之不見愛于親者豈我不念其親耶彼桑之與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也思其人則愛其物猶且必加恭敬矣況父爲至尊我之所瞻者匪父而何母爲至親我之所依者匪母而何夫既瞻依止父母則父母宜我愛矣今顧被棄而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而外不連其氣體耶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而內不麗其心腹耶我同屬于毛而離于裏矣而反不見愛毋

亦生時之不善乎不知天之生我其辰安在何使我不祥至是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己之念乎親以見親之當愛乎己下求其不見愛之故而不可得故卒歸之天也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而爲興桑梓必加恭敬只是不敢輕毀剪伐之意蓋及其親以及其植也尊父故曰瞻親母故曰依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覆戀追隨之意此二句言已無往而不瞻依非泛論人子然也註中宜莫不瞻依見得一瞻一依皆若出于理之必然底意不屬二句是驚怪而不自信之詞喘息呼吸氣通于親屬毛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離裏也註不離主賦恩之耦言即被廢事也蓋求不愛之說而不可得故無所歸咎而推之于天也○此太子爲父所放耳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待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音慧）有漼（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淠淠（音譬）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興也菀茂盛貌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届至遑暇也○菀彼柳
斯則鳴蜩嘒嘒矣有漼者淵則萑葦淠淠矣今我獨見棄逐如舟之流于水
中不知其何所至乎是以憂之之深昔猶假寐而今不暇也
合參非惟不見愛也而且不見容矣彼菀然茂盛之柳鳴蜩集于上而嘒嘒
其聲是蜩見容于柳也有漼然而深之淵萑葦生于中而淠淠其衆是萑葦
得容于淵也夫物之能容物猶且如此况父子之間反不相容譬如流水之
舟不知其所至也亦可傷矣思念之間令人怛然是以心之憂矣至不暇于
假寐也何不幸而至是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興已之見棄而無所容下言憂之極其深以柳能容乎鳴
蜩淵能容乎萑葦興已不見容于親此與下二章皆以四句反興二句七八
句另詩觀集傳各用是以字可見舟流者漂漾而無所止也作寔講不知所
屆猶言窮人無所歸意夫無情尚能相生而不情何忍相棄異類尚能共處

而同類何忍自殘宇宙雖大而既不容于庭闈亦不容于宇宙雖高踏厚何
所爲稅駕之區天壤雖寬而既不安于震宮亦不安于天壤傷心怵目何地
爲托宿之域亦惟其漂泊有不知其所終者矣不遑假寐對前假寐來較而
更甚○四五章興意之下又以痛快爲正意此另是一體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祈雉之朝雊音姤尚求其雌叶千西反譬彼壞音瘣木疾用無枝心
之憂矣寧莫之知

興也伎伎舒貌宜疾而舒留其群也雊雉鳴也壞傷病也寧猶何也○鹿斯
之奔則足伎伎然雉之朝雊亦知求其妃匹今我獨見棄逐如傷病之木雖
悴而無枝是以憂之而人莫之知也
合參或大徙而見恩亦云幸矣何今又不然耶鹿斯之奔雖足伎伎以留其
群鹿尚有所恩也雉之朝雊尚求其雌以爲匹雉尚有所恩也是天下之物
無不恩其類者如此今我分屬儲副猶見棄逐忘其本宗之誼且爲廢斥之
物如傷病之木惟悴而無枝而曾不記憶之矣是以心之憂矣我自憂之我
自知之而人莫之知也
析講此章上六句興已之不見恩于親下嘆人之莫識其憂也鹿性易驚猶
戀其群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興已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
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益見棄于親無復生全之樂寧莫之知
寧字是深嘆辭此隱痛在心徒自傷其苦言我何獨見棄更無人知也註人
字且泛說雖合親與讒人在內尚未可說出然雖是泛說亦有與王感悟意
○壞木無枝是摹擬被廢憔悴之狀與上舟流無屆情景一般俱不可涉比
體○上伊斯此鹿斯如首章斯字皆語詞

相去聲彼投兔尚或先去聲叶蘇晉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
之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賦也相視投奔行道墐埋秉執隕墜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

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
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
憂而涕隕也
合參夫父母之棄我如此抑何其心之忍耶相彼被逐而畏人之兔與我不
同類也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行有死人與我非同氣也尚或有哀其
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况父之于子天性之愛也今乃棄逐
其子使我如舟流也如壞木也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矣其秉心不亦忍乎
故我也傷父子之道厭痛骨肉之恩薄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而不能以自已
也其將何以自解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興王心極其忍下言已心極其憂也以人皆有不忍之心
與親之獨忍此是反興曰尚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投兔者同生
而非類尚或先之可以見愛物之心矣死人者同類而非同氣尚或墐之可

以見仁民之心矣況親親之心甚于仁民愛物乃忍之使加此忍字是不懌
恤意對不忍說若作殘忍之忍恐非人子語親意忍處從上兩段取譬上見
莫用信讒棄逐等字涕隕以發心而発苍哀痛切于中故涕泣形于外耳涕
出無聲見悲之極○姜寿慮曰秉心字看得活猶云存心處心也說到秉心
維忍正是感之以一體至情動之以怵惕良心苟有本心未泯者必當收卹
不遑矣而幽王蔽痼沉溺始終不悟謂之何哉○唐荆川云五章以前多爲
自怨之詞此及下章則雖自怨而寔怨其親矣

君子信讒如或醻（叶市救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音己叶居何反）矣析薪杝（音侈叶湯何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音陀叶湯何反）矣

賦而興也○舒緩究察也掎倚也以物倚其巔也杝隨其理也佗加
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醻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
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
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
此則興也

合參然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輕信讒言故耳彼讒人之言最不可信也
今王惟讒是聽聞之而即信如受醻爵得則飲之曾不以天性之親少加惠
愛而留意于傾聽之間舒緩究察以致其是非之辨焉夫苟舒緩而究察之
則讒者之情得矣何至使我棄逐耶彼伐木者尚倚其巔以爲之恐傷其本
根而有愛護之仁析薪者尚隨其理以杝之依其本文而有析理之智皆不
妄挫折之也今乃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我以非其罪初不察其言之顛末
斷其理之曲直曾伐木析薪之不若矣不亦可哀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痛親昧察讒之明下與言親罪已之非也信讒四句正見
心之忍處惟忍則信讒如醻而有情不舒以究之也光飲酒一獻一酢往而
必復至酧爵則受之而不返不舒究正是上直受意不究根不惠來苟加意愛
必不遽受讒言而究察之矣○豐城朱氏曰讒者之言未遽可信惟倚之析
必可躁使王而加惠愛焉則猶有惻隱之心也舒徐而究察之則猶有是非
之心也今于我則不加愛是無復惻隱之心于讒者又信之而不加察是無
復是非之辨矣此將不惠不舒平看似不可依伐木二句以人不如物爲興
伐木不妄必倚其巔恐傷其本根也析薪不妄必隨其理欲迎刃而解也與
起妄聽意末二句罪人不當則是妄也舍彼有罪非望其罪讒言而不罪已
猶言不問有罪與否而輒以相加也總嘆其不惠不究也○掎如掎角之掎
三方掎之恐木顛而本傷也此與下句全重不妄挫折意○南台云此章或
過云王所以秉心之忍者以其聽信讒言故耳恐未妥蓋人惟忍心故信讒
而棄子觀不惠不舒究之語其意自見蓋此章只說王信讒棄子以終上章
秉心維忍之意未嘗指用讒人及觀無易由言之語則知讒之投閒亦非專
出于讒人也只緊連上章直講爲當此見固是亦似太拘

莫高匪山（叶所旃反）莫浚（音峻）匪泉君子無易（去聲）由言耳屬（音燭）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于
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
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蓋此辭也東
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
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
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合參然要其讒之所以得入者亦由言語以爲之階耳彼莫高者匪山乎而
或陟其巔莫浚者匪泉乎而或入其底今宮闈之內非山之高也非泉之深
也則窺伺而動者必有人矣君子于此尚當慎密其言語不可以意向之所
欲遷移者而輕洩于言語聞我易其言吾恐在王之左右者耳屬于垣而竊

聽之猶以王之言語猶王之意向而讒譖生矣然則我之見棄豈非讒此爲之階乎然我今雖見棄而梁我梁也我不忍忘吾之故處爾無得而逝我之梁爲笱我笱也我不忍忘吾之舊事爾無得而發我之笱焉雖然逝梁發笱去後事耳今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夫始則原其見棄之由終則致其自決之詞怨慕之情莫切于此矣然而當父子之變則其怨也怨所當怨也其諸怨而不怒者歟

‖析講此章上四句推本見棄之由下四托爲而致其絕意之詞也上是賦指王說下是比指褒姒伯服說山猶步其巔則不得爲高泉猶入其底則不得爲深宮闈非有山泉之高深也王當日自不當易其言使屬垣之耳得以顛倒其詞致有今日之事讒之入由王有以致之而歸咎于屬垣者亦小弁之言也由言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稍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登伺而竊聽也優旋驪姬夜半之泣誰聞之而誰聽之以傳至于今哉之可畏固爾爾

也一說以山極高而添或陟其巔句以泉極深而添或入其底句以起下屬垣意甚似費力于謂王莫以宮闈爲高而難窺乎然匪山也王莫以宮中爲淺而難近乎然非泉也言一出即屬于垣矣垣字正對山泉言此解亦非又‖一說云人心險于山川匪山莫踰其高匪泉莫踰其深一言之易出而屬垣便生患矣此說亦警策又麟士云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底當在耳屬于垣處補出大意言莫高匪山則宜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宜無人得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于此六義既屬賦與謂山蓋卑一似字有假借而定爲正說也又上玉云按麟士山泉說于四句賦理融徹甚但知其本爲一串即兩段出落無妨又是依文兩句一連也愚謂只依集傳講去不必紛紛聚訟無折二句設爲戒伯服之詞無逝我梁比東宮之處我之動履在焉戒其勿居無發我笱比國家之事我之經理在焉戒其勿行蓋太子有宗廟社稷之寄豈能忘情乎末言事已至此我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亦將如之何哉○慶源輔‖氏曰此章則總其始終言之申后之黜宜臼之逐雖土于褒姒伯服之譖蓋者由王之昏暴必先嘗淹此意于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以爲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者是也○此詩作于信讒之後而云無易由言尚作戒勉語正見他委婉處○按宜臼不得于父而有小弁之咏屈原不得于君而有離騷之作其因忠臣孝子之心也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詞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也蓋人之情有所自決者必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忘情于君父此所以爲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途人又何必爲此言也卒之君父不悟而終于汨沒其罪豈在臣子哉○六帖周宗既滅未然作已然語臣之于君爲危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作未然語子之于親爲微言以諷之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以自怨也序以爲太子之傅述太子之情以爲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序曰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論衡亦云伯奇放逐首髮早白詩云維憂用老○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于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民

舜亦不容嘿也然嘗考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乃首比小弁之詞迫而切猶有望之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舒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見於首章其下不過自此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己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己雖有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恝然無情也恝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爲罪不愈大乎豈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而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詩中雖是怨詞並不露一怨字朱許引孟子怨慕一段亦是解明本意不必泥定怨字尤見詩人渾厚氣處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然曲喻引譬宛諷微規勸之以至情觸之以天性雖復頑嚚者絕金玦長辭猶惓惓與君之一悟也

巧言

大夫傷于讒賦巧言

章旨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俱是傷王之信讒以致亂也首以無罪無辜二句爲主首章大夫遭亂而訴于天二三章原其亂所由生以王信讒之故四章以下一言讒人之心不難知一言讒人之言不難辨一言讒人之黨不難除而王自惑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或依安成劉氏以上三章專刺聽讒下三章專刺讒人似未妥○按舊説詩說重讒始既涵上惟其涵之于始所以心易惑而不察言易辨而不辨黨易除而不除來信之以成亂也病根全在一涵字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叶紆胃反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辭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胡爲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威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威甚大矣我審無辜也

訴而求免之詞也

合參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訴之于天若謂禍不自生而起于讒人之譖讒不易入而本于聽信之非彼悠悠昊天爲人之父母也曰父母則宜有以子天下之人而覆之矣胡爲使我無罪無辜之人獨傷于讒遭亂如此其大也然天之降威所以懲惡今昊天之威已甚矣予審諸己則無罪也豈不當免其罪乎昊天之威甚大矣予審諸己則無辜也豈不當免其辜乎夫我無自致之罪而有無妄之災亂之虐人何其慘哉

析講此章傷己之被讒也上四句總相連看總是言無罪而遭亂之甚所以自訴而求免也下四句即無罪無辜二句意不必以上四句爲遭亂之大下爲無致亂之由也亂字且虛說雖以遭讒爲遭亂然是通章發端語如此無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亂字非即讒字然信讒因所以生亂

也讒字未露二章以後方出已威泰憮即亂如此憮也但無罪無辜二句合説顧讒下四句分説俱説無罪無辜一句當兼說下四句看兩予字方說已説已威謂讒言之肆虐太憮謂讒人之罔極已字泰字猶今人言勾了也不容復加之詞無罪無辜者予慎兩字叅身雅其毒反覆致審之詞庶幾天鑒我之意○詩柄傷于讒二句只管首章非通篇之詞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叶奴五反亂庶遄沮上聲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興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遄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察其眞僞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讒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爲讒于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

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合參夫昏亂雖出于天而生亂者誰歟夫亂之初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之不察其真僞執此狐疑之心故來讒人之口矣及亂之又生者則讒者知言之無忌而復進而王遂信之不覺其相入之深則正人因之獲罪而亂勢遂成于斯矣使王于讒人之言知其能生亂若斷然怒而責之則大智獨斷之餘自有以杜姦邪之口無罪獲免而已戕之天可回矣亂庶其遄沮乎于賢者之言知其能弭亂若翕然嘉而納之則正人信任之下自有以礪權奸之氣無辜可免而泰憮之天可復矣亂庶其遄已乎其如王之涵容不察讒信不分何耶

析講此章言亂生于讒也上四句推本亂之所由生下示以止亂之道而傷其不能止也亂之初生句以始生之兆言亂之又生句以既成之勢言僭始既涵一句中該着讒人之飛賊微巧與聽讒者昏惑狐疑兩般情狀涵之一

字是中主要害處也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心人主不爲之別白遂致並著于胸次而涵之于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疑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所以疑者往往以爲有驗居然可信矣此即含有下四句意益絕之循親者讒言也一言足以廢千百言者讒言也故涵即是不能怒此不能怒則彼不能喜便是不如祉如怒句以遏惡言如祉句以揚善言讒言怒則讒人退而亂本息故亂庶遄沮善言祉則賢人進而治日張故亂庶遄已怒則鍼砭去疾祉則梁肉養生沮如築堤壅水已如斬草除根王惟不然此天下所以卒于亂也如怒如祉口氣頂上文極急正與始涵相反兩庶字與兩如字相應遄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間馮吉人曰此四句雖說可以已亂其寔重在王不能意方是詩旨註今王涵容數句總繳在後○大意言君子涵容信讒故亂成焉若如怒如祉必無此亂矣非是對待語氣○華谷嚴氏曰此章言亂生于讒讒生于優柔不斷所謂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也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

君子屢盟叶謨郎反**亂是用長**上聲叶直良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叶談音**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音瓊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餤進邛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爲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合參夫君子如祉亂固遄已矣今君子不能信賢者之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則忠信薄而人心疑君臣之間嫌隙生矣亂是不用長乎君子如怒亂固遄沮矣今君子不能堲讒而信盜以爲虐則心志惑而群奸售小人之黨植

根固矣亂是不用暴乎且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是在彼者又有投我之機而中吾之好矣亂是不用進乎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但讒口交鬥徒以爲王之病而已豈真甘美之可嗜而有利于國哉

析講此章亦言其信讒致亂也上四句刺信讒之長亂下着讒者之所以能致亂屢盟二句承上如祉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上如怒二句而反之盟與賢者盟也南台謂與讒人盟者非是人有疑則盟盟之數者疑之深也君與臣剖心析膽相信何盟之有況于屢乎賢者而屢與盟分明猜疑在心牢不可破示讒人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盜指讒人小人苟欲譖人每每乘間伺隙惟恐人知故名之爲盜信盜者言不能察惡而堲讒也信之不疑則彼必肆然無忌終日倡獗故曰亂暴盜言孔甘又承信盜二句而申之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故其情雖盜而聽其言若津津有味故曰孔甘餤者屢啟之意讒人甘言以致亂美其適口以啗吾王之甘言是餤亂也甘字雖不屬

王而中節合警之不厭意否不然言雖甘如王之不用何註引貝氏一段發明盜言孔甘句詞法極切不獨于書義了然并爲文法有此議論亦自靈活不露長字自暴字意來暴字自盜字意來餤字自甘字意來無限深止共止字是盡心竭力意小人之幽議似乎不負職事然實不曾能止于共徒其危殆國家人君之病孰大于是維王之邛見信讒者王則受禍者亦王也○塈讒見書經塈音即註云疾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音的**毚兔**音讒**遇犬獲之**叶黃郭反

興而比也○奕奕大也秩秩序也猷道莫定也躍躍跳疾貌毚狡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以興他人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比爲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合參夫王惑于讒以致亂如此豈讒人之心果難測哉彼奕奕然規模弘濶之寢廟所以妥神靈也若難作也惟君子存畏敬之心爲能詳于區畫而作之爲秩秩然條理有序之大猷所以垂世教也若難莫也惟聖人盡經綸之道爲能詳于品節而莫之焉況他人有心藏奸隱慝若不可得而知也惟我察其奸燭其隱得而忖度之矣彼躍躍毚兔陰狡甚矣自以爲物莫能制之忽然遇犬則獲之矣然則讒言雖巧遇智則明不猶是乎

析講此章言小人之心不能逃君子之明也上六句興讒人之心不難知下喻讒人之心不能逃此意全在他人二句爲主與是興此比是比此也故曰反覆興比寢廟難作而君子能作之見惟王盡制也大猷難定而聖人能定之見惟聖盡倫也以與人各有心難忖度也而我能忖度之總以能所難能爲興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奕奕是規模宏濶從寢廟帶來君子是仁孝誠敬之至的人作之謂君子不忘祖考恒存孝敬故能作之也就盡智上看大猷即倫理秩秩是有條理而不紊莫者品節之不差彝倫之各當使之一定而不可易也即修道立教之意他人有心即孔艱之心排陷善良偷弄國柄令人不可測識故下文以狡兔影之末二句以毚兔遇犬則獲比讒人遇智則明也遇字着力見未遇君子故使倖以逞其計一遇之則情僞顯露矣○黃維章曰遇犬獲之言讒人雖狡猾其志又更有狡險者中傷于汝自古小人更相傾陷豈有善終者毚兔犬皆喻小人也此說殊外

荏音稔**染柔木君子樹**叶上主反**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音移**碩言出自口**叶孔五反**矣巧言如簧顏之厚**叶胡五反**矣**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貌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巧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爲恥也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其斯人之謂與

合參然非惟心不難知而其言亦不難辨彼荏染柔木可備器用也則君子樹之而加以培植之功矣往來行言似是而非者也則心能辨之而知其是非之實矣彼蛇蛇碩言出之于口則是以扶世教正人心故其宜矣若如簧之巧言變態百出情僞多端言之徒可羞愧者而彼爲是言以惑人蓋亦頑之厚而無所用恥矣夫出其無恥之言莫逃吾心之鑒是讒人之言亦何難辨之有哉

析講此章言讒人之言辨之亦不難也上四句興讒言之易辨下斥其言之可恥以柔木之易樹興讒言之易辨君子樹之詩人話亦影影粘過勿添能字行言即浮浪不根之言一說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準也言獻于君忠邪易見如往來之人過于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句正所謂心焉數之也此因下碩言巧言故云然不知此章原爲

驟讒言而發正不必兼好醜謗訕碩言亦不可云行道之言蛇蛇而徐來屆
起末兩句之義全重巧言一邊不是對待語觀註文氣自見蛇蛇碩言未匠
不欲以喜新聞麗之說取名當世尤虛夫快意侈談往往以一言之忤貽禍
軍國憂愁幽思往往以怨憤之思絕其感悟故寧諷毋直寧忍毋戇受之者
可以爲戒而言之者足以無罪也替理敷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絕無回互故
日出自口矣巧言情僞多端變態百出有如笙簧之可聽豈宜出于口哉而
務以悅人覥然不愧故曰顏厚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叶居奚反**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
爲猶將多爾居徒幾音記**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賤而惡之故爲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
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猶謀將大也
○言此讒人居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爲亂而讒口交鬬專爲亂之階梯

又有微尰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爲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
其所與居之徒衆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合參然非惟言不難辨而其本亦不難除彼何人斯其姓名吾不得而知也
觀其所處則居河淺卑下水草積蕪之區其人品都可見矣夫人之敢于左
亂者拳勇也徒類之多也今汝無拳也無勇也何足以致亂而讒口交構專
爲亂之階梯意其勇或非吾所及知乎則見既微而且腫有此痛疾乎居已
不可屈伸雖欲奮勇以服人亦何能勇哉而其爲讒謀乃大而且多若此是
必有以助之矣夫究其搆亂之謀雖若多助而究其與居之徒則無幾何殆
亦不甚多也夫以勇之微而又徒之寡是讒人之本亦何難除也哉夫既心
不難知言不難辨本不難除宜若可以無亂矣而猶有亂若此其太憮者亦
以王之不悟而用之故耳此吾之所以莫訴而控之于天也歟

析講此章反覆其詞以賤惡之總見讒人之本不難除也彼何人斯已是鄙
薄不足數非謙言也次句讒言是個下流賤品非眞居河麋也無拳兩句言
其勇之微既微且尰又讒言以賤惡其人非眞有是疾也爲猶將多大氏朝
廷之是非且機械百出而莫窮此必有權黨爲之羽翼幾何者言黨羽無幾
也讒人之伎倆如此則驅除亦甚易易耳未嘗微出王不能除去之意見其
罪不專在讒人○疏義云爲惡者務黨惡者寡是亦無足畏也招此意看好
○大抵亂世小人多有乘權據勢憑藉寵靈枝黨扶疎盤結根據人主縱欲
驅遣莫可誰何者此甚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過也亂如此憮誠非降自天
矣

巧言六章章八句○只五章巧言二字名篇○楊伯祥曰讒人狡猾雖聖
世不能盡無而主聽既聰則讒邪自爾屏息故雖儆言之于上如孔壬之可
畏聲之下且如營蛇之莫測譽之于耳如笙簧之可聽而能移投杼之口
卒無移匪石之心有辨讒之責者可以思矣○張鱗峯曰大凡國家之有

小人最患其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足以欺一世
之人使當年即死誰知其僞如王介甫言依于道動引經術神宗以爲聖
人雖司馬君實初亦不識其僞此其言之難辨何如又如羿奡呂布之勇
有徒黨如漢唐之宦官宋章惇蔡卞之流除之謂亦不易夫少其道反以
致亂此最可患也故詩人歷言其不難知不難辨不難除者見其有可去
之道也惜王之不能行之若以下二章爲刺讒人則失詩人之旨矣

何人斯章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全旨 通詩上六章是言其今日之薄而猶有屬望之意下是著其平日之厚而
因究其反側之心也斯言之首章言從行而疑之也二章不明言其譖而嘆今
之薄遇之也三章言其欺天負之也四章惡其與己相值絕之也五六章除
絕而望之也七章言其相知而猶進憾詰之也末章言其情不能掩愧之也

篇中胡逝我梁不入我門等語俱虛托言○一說此詩上七章皆註其反側之意末章表已作詩以究其反側也大抵此詩一篇以極反側一言盡矣語暴公之為人不過反側二字窮暴公之心術則孔艱二字盡之故首發端而以為言也此說亦妙○篇中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來為快則彼愧汗難全之態宛然在且而讒搆之罪亦不待言而顯矣故曰以極反側然詩意終不可說出只言始厚今薄便見○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為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數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叶居銀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叶眉貧反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何人亦若不知其姓名也孔甚艱險也我舊說以為蘇公也暴暴公也皆畿內諸侯也○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然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謂何人者其心甚險胡為往我之梁而不

入我之門乎既而問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但舊說於詩無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耳

合參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之若詩朋友之相親情也亦義也而或至于相睽則非其常矣彼何人斯其姓名吾不得而知也而其心則變態百出情偽多端其心蓋甚險矣然使其不逝我梁固無望其入我門也胡為逝我之梁而不入我之門以一相顧乎既而問其所從則維暴之云夫暴公與我同為卿士既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今日被譖之故吾不能以無疑矣

析講此章設為疑詞以怪之也上四句是疑其人而怪其蹤也下是究其人而得其所從孔艱言其用心太過也此二字括盡通章胡逝我梁二句亦見得心之孔艱處往說謂孔艱只就此二句見之似太狹胡字怪而嘆之之詞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維暴之云正指其人為譖己之人與首句相應不欲直斥暴公特設詞以相呼也譖己意也

漫語註夫以暴公二句是朱子斷詞若講出則下章誰為此禍句說不去矣明則是暴公譖也而特設為一人以究暴之罪而又以從暴之云微諷之若信若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而暴公之心如芒刺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唁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合參夫我之被譖既有所疑則不在暴公必在暴公之徒矣不知二人從行果誰譖已而禍之乎夫既使我得罪而失位矣固當入而唁我也胡逝我梁又不入而唁我意者以我為不可耶獨不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始此人也則以為可而厚之今此人也則以為不可而薄之

是豈近於人情哉吾誠不得其故矣

析講此章歷曲其詞以諷之也上四句是咎禍已者之蹤跡乎已下是追其始而詰之從字根上從字來誰為已明知其情猶為不知之詞此詩人之忠厚處註得罪即禍意得罪則失位故當入唁不責其為禍而責其不唁微詞也始自初相親厚言今自譖已時言此二句只承不入唁我說不必責譖也言言爾始者遇我不如今日之疎遠也意本謂云我不可故不入唁我乎不然胡若是恝也此意當與伯氏吹塤二句參看不如字直貫到可字一氣讀○大抵讒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則曰我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因以詰之曰始者不如云云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叶鐵因反

賦也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往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汝獨不畏于

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合參　然非但逝我梁而不入也彼何人斯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胡爲逆我之意而不入見我使我徒聞其聲而不見其身是何其蹤跡詭秘之若是哉彼其心必以爲人可欺而用其智巧以欺人夫固不愧乎人矣然天之明察無影不彰甚可畏也汝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析講　此章責其欺人欺天也上四句言其蹤跡之詭秘下示以天之不可欺

註　陳堂塗其北當階其南郎門內霤也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亦是此陳字聲郎趨走之足聲知其逝我梁逝我陳是聞其聲而不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此乃暴公羞懼甚見蘇公故托以急行而疾去也言其行蹤之詭秘正是言其譖已之詭秘不愧于人二句不平重畏天上皆主譖說不愧正言可愧也天以照察言輔氏謂蹤跡詭秘是以人爲可欺末是人可欺者以智巧可行而施也天不可欺者聰明之畏智巧不得而施也○一說此二句註作直刺之

于譖我似卑蓋譖字不見我都當爾之佀愧于人乎爾固不愧于人也豈爾之不畏于天乎爾固不畏于天者也詞氣極有勝于註解自此至五章皆摹寫小人詭秘鬼蜮之狀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叶孚愔反）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叶尼心反）胡逝我梁祇（音支）攪（音狡）我心

○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合參　彼何人斯忽然逝我之梁又忽然而滅其迹忽然逝我之陳又忽然而不見其身其往來之疾信若飄風然也使其自南自北則勢不相值心無所觸而我亦得以忘情矣今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之梁使我聞聲之下蓋惑于不見之故而感忿之間深傷其情蓋之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果何爲而然哉

析講　此章惡其與已相值也上二句言其往來之疾下言其相值而致已之忿往來之疾若飄風然亦不見其身之意往來二字須活看至此則爲來不見所爲往矣時說把往字指去時過我言來字指還時過我言何等拘滯胡不自北二句緊帶下二句看蓋與我不相值則我心猶可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遇則爾心之難測適所以攪我心也胡爲其然也此有惡其相值之意

一說胡不四句不是惡其相值只相值而不入爲可疑意其我疏而又我輕而又我遠則我心之攪亂多矣更詳之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叶商居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音吁）

○賦也安徐遑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合參　爾逝梁逝陳而不入見我其假托之詞必曰行亟而不及見故耳然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乎今脂其車則非亟矣乃托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然則爾之往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析講　此章已絕之而猶望之也上四句推其亟行之非情下是冀其來見亟行二句是言其托詞非是寔事當時未必真有此托也但是設爲之語乃多方攻詰之使之捫心自愧耳壹者之來欲其挽至梁至陳之轍而入之也云何其盱望之不至而深致其疑也○脂車是逝梁逝陳之托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壹字宜玩見得一來便了原無深求之意○或云一則曰閒逝我梁祇攪我心再則曰一者之來去何其盱夫既知其譖我矣而猶爲是望之之詞非故假此以託之也蓋以平日相知之深而一旦若此既有不能自信之心亦有不忍遽絕之念此亦人情之所不能忘者若平時無相與之素而爲是譖我之詞固亦弗之恤矣

爾還而入我心易(叶以支反)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還反易諒祇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合參夫汝往而不入固已絕吾之望矣倘還而入則情不終絕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反覆變詐我不得而知矣然則爾之還也何不一來見我使我望汝之心得以自安乎

析講此章亦是設詞使之無可轉動也上四句深疑其不來下是望其來是故舊之好不容以遽疎僚友之情不容以終絕往還雖已然事但當渾渾說我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親否難知者即上孔艱末反側是也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總是多方攻詰使其無說耳俾我祇也句有意蓋謂我心以一見為安爾之不一來也於心寧獨安

乎想昔暴公之譖亦自知其誣負愧而不敢見故蘇公特著此二章以窮之其詞雖緩而意獨切矣

伯氏吹壎(音塤)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叶先齎反)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壎大如鵝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横吹之如貫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合參夫爾之往返而不吾見也固以譖我之故矣然豈其情之不相親而心之不相知也哉念我與爾同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倩之伯氏兄也既吹壎以倡之仲氏弟也則吹篪以和之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如此是我之與爾誼相屬有如物之在貫者豈誠不我知而譖我乎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亦必有以堅爾矣然則爾之我知蓋亦有素者奈何其譖我哉

析講此章言其相知如是而又造譖也上四句叙其相知之素下深詰之也伯氏吹壎言兄愛乎弟而倡之以起仲氏之和也仲氏吹篪言弟愛乎兄而和之以繼伯氏之倡也此二句須串講不必如疏義以伯仲貼親愛以壎篪貼應和看吹壎篪上謀民之時一謀一論相為附和而不拂逆上說此便有意氣流通精神契合若或聯屬固結之意故曰如貫我知謂知其謀國之忠淑身之義也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為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斯字正指相知意者相知何待于今日相信何待于詛盟若此云者正詞面是背非非協恭和衷之誼耳○毛傳云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孔氏疏云詛之所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故總而言之也周孔疏云盟是盟將來詛是詛往過按此則

知蘇公之于暴公事為往過故稱詛也集傳盟字特因刺血而帶言之本文用不得盟字○上數章反覆以其不見為疑猶有不忍絕之意此與下章始言其譖已而深致其絕之之詞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音典)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靦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合參夫相知而猶相殘則爾之情反側甚矣然亦有不容掩者彼鬼域物之微幻而難窺者也使爾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爾乃靦然具一面目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其反側之情豈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叙其昔日胡為而厚今日胡為而薄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使知詐可以欺君而不可以

退君子之見好可以中人而不可以追衆人之議庶幾由此悔悟而于此孔穀之心也是歌之作而豈徒哉夫始則指其心之孔艱終則究其心之反側既絕之中有不終絕之意蘇公可謂厚于處已而恕以待人者矣

析講此章言其情不能掩也上四句言其情之莫掩下言作詩以究其情鬼蜮與人相形看蓋鬼蜮無形與聲故不可知爾雖逝我梁而不入我門雖聞其聲而不見其人而其面目固靦然視人也豈能終遁與好歌總不外追其始時之厚而若其今時之薄也王臨川曰此詩本以絕之也而曰好歌欲其悔悟于心耳反側指譖已說既號爲相知而復相譖便見其心之反側也蓋至此始顯爲以斥之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專責譖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俾我祇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已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初武王封蘇忿生以溫桓王八年王奪蘇忿生之田以與鄭是因暴公之譖也府蘇公被譖而失國因作此詩以絕暴公王氏外詩以大故責暴公而以長厚歸蘇公事無所考但玩本詩溫厚和平必出有道長者之言即姑從焉可○凌駿甫曰嗟夫人情始厚而終薄者獨一蘇與暴乎哉彼寵與下同在中書而丁卒逐寇趙與秦同居政府而秦卒傾趙大抵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其始也小人飾貌以相親而君子每爲所惑其終也小人恃寵以相忌而君子每爲所擠鬼蜮好歌萬古一轍處朋友者可以鑒矣叔季而下安得協心體國之臣以振壎篪之遺響而追簫韶護德之風乎

丹陽姜文燦我英 纂輯
吳　荃孫右

門人 黃世煜晉昭
湯玉海恩光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璜章玉 仝閱

巷伯章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全章通詩七章前六章極言讒人之無忌而望制乎天末章極言讒禍之漸進而致警于人總之欲人因其言而知所以弭讒也以讒字爲主一二章言之也三四章詳之也五章怨而訴之六章深惡而痛絕之末章則言作詩以爲君子戒也○玩爲巷伯者四字此讒已在宮刑之先而作詩又在爲巷伯之後則皆追敘其遭讒之由以見讒之可恨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大音泰）

比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言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錦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爲是者亦已大甚矣

合參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若謂自古忠臣義士之心不白于人主之前者未有不自讒人始也吾嘗傷之若夫萋菲文之小也貝錦文之大也因萋菲之形而文致之以成其錦不猶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乎夫過可原也而加之罪已非長厚之風矣況因小過而飾大罪彼爲是者絕無忠厚之心于德爲殘于情爲忍是何其所爲之太甚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皆讒人飾小以成大下則斥其心之忍也譖人者必說成一片錦方聳動得人萋菲不是物是形容小文之貌成是貝錦者是去潤色之丹雘之如貝錦之狀也亦喻讒言羅織文采可聽也末二句節承言所爲

之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音的）與謀（叶謨悲反）

己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適

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

今夫不特此也哆侈張之微也南其張之大也因哆侈之微而誇張之以成

南箕不猶譖人者因人之擬似而搆成其罪乎夫迹可疑也尚當諒其心焉

乎忠厚之道也況借虛以爲是彼爲是者必有同惡相濟以成其謀也不知

果誰適與謀而謀之詭秘若是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喻譖人飾虛以成罪下則斥其謀之秘也譖人者必做成

一個箕方發弄得人都是勞空造出者哆侈不是星是形容微張之貌成是

南箕者是夫克拓之長布之如南箕之大張也譖適與謀言相與推敲其謀

而黨其惡所以譖人不覺其甚也然誰專爲他畫這計較詳秘一至于此始

則以小而成大終則以虛而爲實此譖人所以能傾人之國家也惟深文以

巧詆之故見其甚也陰搆以緊張之故見其詭○南台云此二章總是從小

濫以成大罪之意但既以萋斐爲錦又以哆侈爲箕耶觀下章計謀微張大

張可見亦就大小說小大處對說者不可泥

緝緝翩翩（音篇叶批賓反）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叶斯人反）

賦也緝緝口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翩往來貌譖

人者自以爲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爲不信矣

今泰然爾可徒務譖人而不知所慎哉彼其口舌則緝緝然而往來則翩

翩然而殊其處心積慮惟欲爲譖人之謀也夫言慮計從固自以爲得意矣

然可信於乃不信之階尚當慎爾言也苟不慎爾言吾恐聽者有時而覺悟

且將以爾爲無實而不信矣獨不思所以爲己計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責其務于譖人下戒以當謹言也緝緝翩翩似譏言語

上說不可因下句謀字遂作謀上說緝緝是口舌之聲如麻之績緝續不已

而不厭其煩也翩翩是往來之疾如鳥之飛往來不憚其煩而不知其靜以

自安也緝有羅織之義入人罪名翩是往來蹤跡之狀伺人過失故接之曰

謀欲譖人謀字不甚重蓋言其緝緝翩翩惟謀以譖乎人耳慎爾言也是將

後日致人之疑者勸其不爲譖非教人慎爲譖也不信虛而不寔也非聽信

之信此二句自譖者言君能聽吾之言亦能聽人之言不以誠相與而惟以

詐相傾則聽者之心固不能保其終不吾疑矣以利口而見信者必以利口

而疏反覆之理所必至也

捷捷幡幡（音翻叶芬邅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

賦也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

遷譖之禍亦既還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辭

合泰然不但不信已也彼其捷捷然言語之儇利幡幡然反覆之不已其于

譖爲讒惟欲謀爲譖人之言也然王之好讒夫豈不爾受哉但受已者亦受爾

人之地苟好譖不已吾恐汝能譖人人亦譖汝而遷譖之禍亦既遷而及爾

矣獨不思所以爲身謀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其工于譖人下戒其禍之必至捷捷是習于應答幡幡

是巧于變換亦自言上說所謂禦人以口給也故接之曰謀欲譖言譖言爾

受則禍及于人既其女遷則及于人者又將遷而及汝矣蓋輕信之門既啓

則反中之禍不測且驚妄鑿空猶使忠誠之臣橫罹其毒而凡罪惡積能

保諸侯之輩不伏其辜乎始以讒而見寵者終必以讒而被禍報復之理所

必然也○慶源輔氏曰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自譖者而言也豈不爾受既其

女遷自聽者而言也皆所必至之理故以之忠告于爲譖者庶乎其知所畏

而不敢肆耳○一說慎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勸之豈不爾受二句以微

中之禍懼之無此意是深惡而幸見其及之詞猶今人日也須仔細亦有時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叶鐵因反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

合參夫譖人之爲惡如此吾將何所訴哉彼驕人者譖行而得志其狀則好好而樂矣勞人者遇譖而失度其狀則草草而憂矣夫我之見病如此惟天庶乎其恤之耳蒼天蒼天福善禍淫不爽其理者也尚其視彼驕人察其罪而遏抑沮止之矜此勞人恤其窮而扶持安全之庶乎吾人有所恃賴矣此非吾之所望于天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俠人已有憂樂之異下與天意有禍福之公好好猶揚揚有志得意滿意蓋幸計謀之成誇知遇之厚故得意而樂也草草猶懆懆有懼禍不測意蓋傷王聽之不聰疾讒人之肆志故失度而憂也好好草草皆自心言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告之于天也視則欲飾其衆

矜則欲憫其憂要知遏抑驕人正以慰安勞人意○先正云此章蒼天蒼天視彼驕人蓋傷其不均而與天公以處之也至下章投畀有昊則極言其可畏而欲天重以絶之耳語意自有淺深不同

彼譖人者叶掌與反誰適與謀叶謨補反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叶承咒反投畀有昊叶許候反

賦也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疾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合參然此譖人豈但望天視之而已尚當有以制其罪斯可矣彼譖人者奸險詭秘不知誰爲之主而與之謀而其惡乃爾也吾將取彼譖人而投畀豺虎豺虎雖以殺爲性亦惡之而不食又將取之而投畀有北有北雖以蔵爲德亦惡之而不受則如之何哉于是投畀有昊使制其罪重以滅亡然後驕人無以肆其惡而勞人得以安其身也不然彼之毒何時已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斥讒人爲謀之稔下皆深恩而痛絶之詞首二句輕只是重言之以起下文之意豺虎有北特以起投畀句虎猶知父子豺猶知君臣非如讒人交亂人父子君臣之間而構之禍者也故投之而不食夫以豺虎之暴而不食以有北之遠而不受可見讒人之惡其共惡于物可知安成劉氏謂窮北之地多寒不生草木五穀投棄讒人于彼使凍餓之也此說似太深恐只是投之四裔之意耳昊天爲善惡之主萬物皆其所生更無推避故擲于昊天使制其罪亦是顯日月無私雷霆共憤之意○上章欲天察其罪以正道之不明也此章欲天斷其罪以正法之不振也

楊園之道猗音倚于畝丘叶袪奇反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猗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猗于畝丘以興賤者之言或有補于君子也蓋譖始于微者而其漸將及于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從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合參夫棄絶讒人故吾所望于天之心然禍生有漸君子亦不可不自謹也彼楊園地之下者畝丘地之高者然欲登畝丘必由楊園以達之是楊園之道加于畝丘則卑之有益于高也明矣況賤者之言獨不有補于君子乎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而具錦南箕之喻詳且切焉雖曰賤者之言也然由小以及大由賤以及貴此又讒人之所必至者凡百君子尚其聽信吾言而謹愼以防之使譖人者不得乘吾之隙以交致而成大罪以張大而成寃禍可也否則遇譖之禍將延及于爾矣其可以不慎哉夫始之以惡小人終之以敬君子者巷伯亦可爲賢而遭讒矣

析講此章興意甚至太此卽下地有資于高地興賤言有補于君子也楊者

近水之木宜下濕故楊園爲下地故曰之塊也丘如田壠故曰畝丘卑可升高有下可登上之意故以爲興楊園畝丘是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加非加楊園于畝丘之上也作爲此詩總一篇而言君子指得廣作詩告君子見讒及小臣其勢將加于貴近然使身無可乘之隙又孰得而乘其巇哉凡百君子敬而聽之欲其自出入起居以至微言微動皆不敢苟而以萋斐哆侈自懼也蓋巷伯既已被刑則其身無足爲者故作詩以告君子庶幾有所裨于人耳○敬而聽之休看作聽而敬之所謂警惕此心如事事息息皆可招謗而取此草草之言以自防也不則空號奚益意若謂庶有裨于吾子其寔謂繼以卧楊縱肆可危不止及一人而已○幽王之世大臣傷于讒者如蘇公小臣傷于讒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少免乎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巷是宮内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内道官之長卽寺人也故以名篇班固

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内侍之微者出入于王之左右親近于王而日見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于讒則踈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于此云○三輔黄圖云永長也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武帝時改爲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是也○按寺人卽巷伯宮中永巷之長也掌宮中之役或用奄人爲之○孔氏曰司馬遷以良史才所坐非罪及其刊述典後詞氣慷慨是以班固云小雅巷伯之倫焉○韓士按遭讒被宮故曰賤者非必爲内侍被讒悔翁本不甚信後說末章詩又曰讒始微者而將及大臣此徵說亦解而不覺騎墻者也不可取○記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服○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其述讒人之稱與讒人之情狀可謂極矣

谷風章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全旨】通詩三章俱是怨詞總見友誼之薄也首二章怨其始合而終睽末章怨其不當以小怨而見睽也以忘我大德句爲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樂只爲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將恐將懼二句卽是大德安樂棄予卽是忘大德棄予內便含有思怨意末章卽申上意要相照應不宜開說 徽弦云上二章是與時有安危友則有厚于危而薄于安下是喩事有得失友則有忘其得而討其失似非一串意○首二章且慢露德怨字只含其意發之明是患難相依而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小怨大德分任其咎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叶演女反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此朋友

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合參此朋友相怨之詩若謂不可絶者朋友之義不可忘者朋友之德也其在今日吾能以忘情哉彼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繼之氣類之相感夫固如此矣追思昔日汝當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汝而患難之相恤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而汝轉棄予有不復顧念焉是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新講此與下章各上四句是追其患難之相恤下是怨其安樂之相棄春氣上升風自谷出謂之谷風風雨不平言風發而雨卽繼也有相須不舍之意故以起興至四句止末二句在興外維予與汝言相爲周旋艱險有所不辭他人不相及也維予與汝承予字女轉棄予重女字維予與汝義同膠漆女轉棄予則有參商轉字最妙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睽絶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叶胡威反）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叶夷回反）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謂之也如遺忘去而不復存省也

合參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頹焉氣類之相感固如此矣追思前日爾當將恐將懼之時則寘予于懷而親愛之有加矣至于安樂之後正宜追念而不可忘也奈何將安將樂乃棄予如遺有不復存省焉是急則相親緩則相棄朋友之情抑何薄至是耶

析講風之自下而上曰焚輪即旋風也說者謂風之蔓延如火之焚風之迴旋如車之輪然爾雅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郭璞云猋暴風從下上也頹暴風從上下也頹亦止以風焉寘予于懷止指其人說不比二章以風及雨興予與女取及字與字兩相須意只以類之旋轉興懷之親密爲是興意亦至四句止寘予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棄予如遺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古詩云棄我如遺跡加一跡字發明爲多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也此比首章意又加深矣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叶於回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比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或曰興也

合參所以然者亦思小怨故耳習習谷風披拂于崔嵬之山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是風之廣被尚不能無遺恩也然則朋友有大德而或不能無小怨不猶是乎故爲朋友者當知大德不可忘小怨不當思也今汝親我于患難而棄我于安樂是忘其不可忘之大德思其不當思之小怨也豈朋友之道哉吁朋友之相怨如此世變從可知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比友不能無過下言取友者不可言其過也山巔之上風雖無遠不及而其間死草萎木不終無焉無有草而必不死者無有木而必不萎者也風之廣被不能有全功猶之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也如此說明總是比體韓士云首二句炤大德而中二句炤小怨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方出則另就彼說故爲比不爲興也小草或連根死故曰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曰萎也大德就患難相救說小怨如語言忿爭偶有嫌隙之類忘字思字正所評女轉棄予者耳此雖世俗中薄惡之常態或我疑有以致之然終爲小怨以周旋患難較之宜可少寬者今大德則忘而小怨則念何責人終無已時也朱傳頗似興體說者須有斟酌○呂藍田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因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齊宋孩曰言忘大德而思小怨乃見其所以相棄之故夫友道之絕未有不起于怨者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若自怨生也然詩人之詞怨而不怒庶幾所謂交絕不出惡聲者

谷風三章章六句○楊伯鄰曰古稱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若患難而相救安樂而相棄則朋友之交甚可御窮而已○朱氏公遷曰谷風並與伐木相反終和且平則無谷風之怨矣○嗟嗟伐木風義友道日替不特如此

詩所刺也使人平居交驩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一旦臨小利害曾不引手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噫周旋于患難而猝置于安樂刎頸于居常而掉臂于臨危吾不知友道之所終也○君臣朋友之間責之愈深則相怨益甚谷風詩人猶未能免也若夫子犯臨河而請違少伯棄爵而遨遊豈不綽綽然學運所謂爲人排難解紛而不受其賞人又何能負我耶則谷風之怨息矣○樂府云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即此章之意○序以爲刺幽王理或有之夫使在上者有伐木之和平則人人篤于友誼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民以薄非王而誰

蓼莪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合旨〕通詩六章總是傷已不得終養之意首二章是喻其不得終養而傷父母之劬勞三章承言不得終養乃已之責以應伊蔚伊蔚意四章極言父母之恩以應生我劬勞之辭末二章又申不得終養而重自哀傷也以哀哀二句爲主一生字甚重我賴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爲痛絕○玩詩極人民勞苦久下不待終養以死句蓋是孝子行役父母在家無人侍養或飢寒疾病以死故不得終其身而養之也

蓼蓼〔六音〕**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言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養以死于是乃言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合參〕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若謂爲人子者幸而其親常在則奉其餘年以終吾之身而相忘于不報之恩者此生人之大樂也今我終不復得矣彼蓼蓼者莪昔固以美菜視之今匪莪也特蒿之賤草而已固非所望于莪之初心矣亦猶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身也今乃不得其養以死豈父母所望于子之初意乎顧念之間感慨係之哀哀父母生我之劬勞甚矣今而曾不得一日之報以勝其終天之恨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合參〕昔蓼蓼之莪而今匪莪也特蔚之賤草而已不虞蓼莪之望乎然則父母生我以爲終身可托之美材而長大之後竟虛所望者何以異此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亦徒瘁耳何勝終天之恨哉

〔析講〕各章首二句比已深悲之詞下傷父母生已之勞也上見自恨之深意下見哀傷之至意不得終養自父母沒後而追思言匪莪伊蒿非我變而爲

蒿也只是始生爲莪散而可食至長大爲蒿則不可食非人望于莪之初心矣註以爲美材乃追本父母昔日之心推到今日不副其望見自傷之詞不可就材質愚不肖上形容[illegible]長註訓重自哀傷蓋能終養可酬昔日之勞今不能終養劬勞之恩何報寧不重可哀傷乎哀哀乃自哀非哀父母也劬勞勞瘁總不出生我一意但此處只宜含蓄說○鱗士曰興必有照應然後作得此無照應即㨿故下文另轉同而與此異也若此篇將註中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終身而乃今不得其養意再分一句于中間即謂之興而不謂之比矣故曰興比皆是後人看出作者本不自定名目且朱傳必補父母生我以爲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詠者照樣補入則爲比爲興父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交膠柱鼓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叶舉里反〕**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皆酒器也罄盡鮮寡恤憂靡無也○言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故缾罄矣乃罍之恥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合參〕夫父母之不得其養如此則爲子者將何以辭其責哉彼缾與罍相資爲用者也今缾之罄矣以罍之無酒故也非維罍之恥乎然則父母與子相依爲命者也父母失所非人子缺養之責而誰責乎夫人子立身天地之間而負此失養之責則雖生于世而寬愧于心此窮獨而無父母之民生不如死久矣蓋人有父母則有所怙恃若無父則何所怙若無母則何所恃是以出則父母在念中心惻然其銜恤也入則瞻依無所此身煢然而無所歸也夫無父母之人如此則何貴于生哉此所以不若死之爲安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喻其失養而致窮獨之悲下推言其所以可悲也缾比

父母豈比予只取相貸之義不重大小缾之罄而取用之不繼由罍儲畜之不充故曰維罍之恥父母與予相依爲命責在予一邊言父母賴子以養而子當養夫父母也窮獨之民若泛言而定指在己事言之銜恤言無父母是憂也在自內而出上說靡至言無父母可望也在自外而入上說或云不必分身心竊是出入皆憂無所不然也正見所以生不如死之意○鮮民謂無父母之民即今人所稱孤哀子也○抱苦在心猶言不自得神魂不寧悵悵無所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其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音旭我長上聲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合參且以父母之劬勞勞瘁言之方其始也受氣于父父兮則生我矣成形于母母兮則鞠我矣及其既生既育之後且防其驚畏而拊循乎我時其飢渴而畜養乎我與其成長而滋養乎我察其寒煖而覆育乎我行或先後則顧視乎我而又反覆之不厭將或出入則懷抱乎我而無頃刻之或離父母之生我如此信乎其劬勞勞瘁矣故我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夫親恩罔極罔報者尚有欿然之心況不得終養而未能報今親既没而不及報其情之可哀爲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追敘其親恩之大下深慨其罔報之難生我鞠我自其受氣成形之始而言拊我至腹我自其既生之後而言鞠畜註皆訓養而義見不同蓋鞠是胎養畜是乳養顧旋視也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也復謂顧之又顧反覆視之不能暫舍也或謂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尋之恐非註意凡此皆是父母生我劬勞勞瘁處即是恩之大也並舉我字見我之爲我

非父母無以至今日而哀哀之情益無所自解德字該人子所以報親者言非謂父母之德也觀註自見末句要見親恩本不可不報而又失其養其罪將何如○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爲吾有也至于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況身之外乎而況身之外且不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庶幾此詩之義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叶音曷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哉

合參夫罔極之恩既不能報則哀傷之情其能自已哉彼南山烈烈而高大則飄風發發而急疾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也受昊天罔極之恩而獨遭失養之害劬勞者弗能報也勞瘁者弗能酬也不幸何如哉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叶分聿反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合參南山則律律矣飄風則弗弗矣凡今之人皆有父母皆得終養而莫不善也何我也受昊天罔極之恩而獨爲養之不終負其劬勞甚矣辜其勞瘁多矣何若是其不幸哉夫斯人之不得終養是出于所遭之時有不得已而然耳乃不自諉而以之自罪其哀痛迫切如此真可謂孝矣

析講此二章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而反其意以爲興也孝子既抱銜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睹南山聆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痛極之詞也何害不卒皆指不得終養說則民莫不穀亦只是得終養意唐荊川云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此特嘆其不如人耳非至此又言其不得終養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

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
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爲監軍攻吳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
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
耶遂斬之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
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炎篡魏爲晉裒終身
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
形于嗟詠者如陟岵鴇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
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鴇羽思念于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于父
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離曠于今日而猶幸來日之可繼也則是猶
有望也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
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劬勞之勤罔極之恩既不可得而報
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蓼莪之所以作也感彼父母俱存者猶

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曾子曰往而不可返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
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
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
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
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又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
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
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
高尚吾志閒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
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
死孔子曰弟子誠之足以識矣于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吁子
之可效于父母者惟日報耶至于報之無從而我心滋戚矣況于一日之

養而有不得乎此我之悄然悲心所不欲自存者也○顧歡早孤讀詩至
哀哀父母輒書痛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嗚呼昊天罔極之恩
欲報無由其哀痛且奈何哉

大東章

序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全章 通詩七章總是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困役傷財作眼大意四章以
上是詳敘已見困于人之事下詳敘已仰訴于天之詞也析言之首章總言
困役傷財之意二三章言東人財力之俱困而上之人所當恤也四章承上
賦役不均是以東人憂勞而西人得志五章又言惟西人得志是以出之者
甚艱而視之者甚易庶幾訴之于天而惟天其我恤耳六章又言我雖求助
于天而天亦卒莫之助七章則言天非惟不我助而反爲我困矣○維天有
漢以下只將下土件件空虛而西人爲虐未已極其形容把一個天說來說

去看從望天處說到怨天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似呆似諢
全在空中想出意來無所赴愬而愬于天無所歸咎而咎于天總皆不得已
而其怨之詞也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音比)周道如砥(音紙)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眷叶正反)言顧之潸(音山)焉出涕(音替)

興也饛簋實貌飧熟食也捄曲貌棘匕以棘爲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于俎
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人下民也睠反顧也潸涕下
貌○序以爲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饛簋飧則有
捄棘匕周道如砥則其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
涕者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于周也
合參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若謂盛世之時其民豈
世之時其民豈予今處衰亂之世寧不動感傷之情乎哉彼有饛然滿簋之

熟食則必有捄然之棘匕于以載鼎肉而升之于俎矣况此適周之道其平如砥則其直必如矢于以為四國會歸之途矣奈何周道如故人心改觀向也在位之君子則履之以為朝貢之路在下之小人則視之以為往來之路皆樂有周道之可由也至于今則周官之威儀不復觀矣載觀周道盡為東方之輸運我也睠言顧之竊目激衷不無盛衰之感而財力俱傷日勤哀憐之思不覺潸然而出涕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周道之平直下致其追昔傷今之情也蓋饛然簋實而不平則棘匕捄然曲而不直矣周道之平如砥則其直如矢矣此是反興亦無大義如砥以平原因透言其間岡巒之起伏林木之喬森豈無陰匯而關隘無征覺其坦坦如砥之平也如矢以驗道千里言其間太山之險稜大河之廻環豈無崎嶇而津梁不滯覺其衍衍如矢之直也所履指朝覲會同而往來者視字雖是睠視之視畢竟亦是行於此路以行也所履所視要見

驗役均平時今人自然遵道氣象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者矣周道依然履視頓異所以涕也潸然所謂望城欲哭之狀顧而出涕含悽本發註則以東方之賦役二句直渡下章矣睠顧二句且渾勿入議是○詩故云簋飧食之薄者棘匕物之微者言往昔朝周資養之具不過如此君子循而行之小人目而擊之今惟貨財是責勞役是供疲于奔命大異于昔矣此說亦佳○君子所履二句衢東江文云搢紳君子或朝覲會同而過路于京師或勞來旬宣而出使于下邑我車我馬悉于此乎經行冠蓋所望而凡息肩憩足于道路者莫不跂踵凝眸而瞻望其威儀也我徒我御悉于此乎往來儀衛赫奕而凡傭僕婢僕于阡陌者莫不舉首矜眸而景仰其風標也○廖文云君子有朝聘之行彼則大道而觀相聚于車塵馬足之下君子有貢獻之舉彼則趨途而恭候于征驂駐節之餘所在成群而喜見國家之盛盛事觀者如堵而欣逢太平之儀衛物伯詳亦曰周之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歸往冠蓋相望儀衛赫奕極一時之盛沿途小民莫不跂踵肝眸瞻望其成儀快睹其丰采故曰云云此俱作顧視之稅講又兩句一串說玩註小人視焉焉字口氣串說亦妥

小東大東(叶都郎反)**杼**(音佇)**柚**(音逐)**其空**(叶枯郎反)**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音挑)**公子行彼周行**(叶戶郎反)**既往既來**(叶六直反)**使我心疚**(叶訖力反)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矣至于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合參東人賦役之困何如彼東方大小之國固非一邦然自其供十賦也則皆困於布縷之征而杼柚之上無復經緯之存雖糾糾葛屨亦可用之以履霜矣自其供于役也則皆困于力役之征而佻佻公子皆奔走于周行之

上雖往來之勞亦莫得而辭之矣夫以供賦之故而至于空杼柚則傷于財可知以供役之故而至于勞公子則困于力可知是以使我憂之深以至于病也不亦重可慨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敘東國財役之困下切在己之憂小東句提起杼柚三句言傷于財佻佻三句言困于役末句總承聯十六上四句見傷于財下四句見困于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足其空意心疚承公子也此猶兩句一連四句一截之意殊與註不合杼軸其空非謂無杼柚是杼柚之上無經緯也葛屨履霜則寒之衣服不備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于奔走可知指與一以見其餘意葛屨履霜已兼道路奔赤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為輸將盡則人亦疲矣觀下文專言憚人亦可見

有冽(音列)**氿**(音軌)**泉**(叶才勻反)**無浸穫薪**(音叶)**契契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叶節力反)**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刺美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尚庶幾也載載以歸也○蘇氏曰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台參夫賦煩役重民之勞甚矣為人上者獨不思所以憫恤之乎彼薪已穫矣而復漬之則腐有冽氿泉尚其無浸穫薪況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契契寤嘆豈不哀我憚勞之人乎然穫薪既不可浸則庶其載而畜之無使為氿泉所浸以至于腐可也憚人既不可勞則庶其息而安之無使為力役所苦以至于病可也若視其勞而不知恤則勞者益勞矣上之人亦何忍使之至此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即物以興人之見斷下是因物以著人之當安也此專以困于役言二段一串意首四句是即物而興下四句只是因興意而直言之不可作興說契契者憂苦切心之意契契寤嘆就詩人自言哀者我哀之也舊謂契契然寤嘆者乃可哀之憚人也此與興意不叶憚人緊指東人說憚不專力役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是見薪非他人之薪也亦可以載矣憚人非他人之憚人也亦可以息矣此望西人之息之也○此章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恤之人而冀其安之也宜安而不能安之此民之所以益病耳章意雖主困役者言其寔傷于財者亦此憚人也○鹿野云興意言穫薪尚不可浸況此契契之寤嘆者寧非可哀之憚人乎極是簡明○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楚穫薪之效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自賚叶六直反）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叶蒲北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叶渠之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叶申之反）

賦也東人諸侯之人也職專主也來慰撫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舟人舟楫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家皂隸之屬也僚官試用也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

合參然我東方之所以困者止以賦役之不均耳彼均為王之臣民則當均服王之賦役也今東人之子則財力俱困專主勞苦而不見慰撫矣西人之子則財力有餘粲粲衣服而得以逸豫矣以至西人有舟人焉亦熊羆以為裘夫以熊羆之裘見于舟楫之輩其視為履霜者為何如西人有私人焉亦試用于百僚夫以百僚之試且見于私家皂隸之屬其視佻佻往來者為何如賦役不均群小得志如此抑何西人之幸而東人之不幸也哉

析講此章正與二章相對總是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諸說紛紛如昆湖云上二句是賦役不均下六句是群小得志元峰云上四句言賦役不均下四句言群小得志似各有得應依本講平平說去而賦役不均群小得志自見

註諸侯之人對京師之人言非即諸侯也職勞不來語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見虐用之也兼財力言勞者慰其情也即書所謂勞之來之然詩亦曰此勞使臣勞還師勞還役皆來字之義設上之人以此體乎下情則下之一見必樂為用力今于一勞而不慰其來便見有勞及一方之意故曰不均舟人私人又就西人中舉其微賤者以例貴者而言粲粲句富而逸也熊羆句言富百僚句言貴粲粲衣服何如杼柚其空熊羆是裘必非葛屨履霜百僚是試豈比行彼周行東人則舉其貴西人則舉其賤此際廻環不知正有如許觸發百僚是試不是私人居百僚之位言得百僚之寵倖任用以見其安逸也○鹿野云上言東人之勞苦已盡故首二句只為引起之詞然職勞不來一語寔括盡大東之旨下六句言西人之享其逸總見賦役不均也而群小得志由賦役不均致之此說以東人提起不與西人平重亦有見○賀公調云悲乎此衿從而肘見彼服舟而志淫此偃居而何愧彼佻往而興慮憚人慄慄舟子楊楊貫介履霜所與升座夫非盡人之子乎哉而西人樂東人愁西人歡東人怨天耶人耶誰寔為之也耶此所以仰天推心而泣血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音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去聲亦有光跂彼織
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瑞也漢天河也跂隅貌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
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
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
七次也○言東人或餽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鞙然之
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
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維天庶乎其恤我耳
今案夫東人之所加是使西人少加愛恤焉猶之可也今供上之賦粟米不
足以盡之也而又取給于酒矣故我東人或饋之以酒未甚厚也而西人視
之曾不以為漿布縷不足以盡之也而又取給于佩矣故我東人或與之以
鞙鞙然之佩本甚長也而西人視之曾不以為長是非取之也盡酒與佩而

不遺其用之也雖酒與佩而不惜今日之困殆有不可勝言者矣吾將告訴
哉睠彼雲漢為章于天尚其薄臨下之光而有以監我焉則不幸見困于人
者猶幸見知于天矣跂彼織女日更七次尚其成五采之華而有以報我焉
則不幸見困于人者猶幸見助于天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見困于人下是求恤于天也酒佩供就供輸說亦舉二
者以見其餘耳此皆本上西人得志來極言西人之求索無已供億之
外又取給於酒佩乃東人出之甚艱而西人視之甚易苟得志之人不復知
有民生之苦人情大抵然也維天二句與天監己之勞聯飛箕斗之閒漢津
也註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又天文志曰漢水之津也氣發而升精
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監亦有光非謂監視乎我言監下而有光彩庶
有以救我于涵濡之是非取義之長短也跂彼二句與天報己之勞織女三
星鼎足而成其形跂然終日終一日也云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

為經星經星周布與天為體所為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
之旋一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歷一
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織女星當歷七次也日更七次其行甚疾如
梭然故云七襄次即所謂肆星所止舍處在天為次在地為辰雲漢非所
以鑒人而與其鑒之織女非真能成章也而與其助之此亦無聊之甚而為
是不得已之詞耳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音莞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叶謨郎反西有長庚叶古郎反有
捄天畢載施之行音杭

賦也睆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
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
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行行
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啓明長庚天

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合衆夫求助于天罔我之心也孰知天亦不能為吾助乎跂彼織女固以織
名也然雖更七次曾不能報章以給我布縷之征睆彼牽牛雖以牛名也然
亦虛名而終不能服箱以助轉輸之勞以至東之啓明西之長庚亦豈能啓
日之明續月之長以資吾營作之數而有捄天畢亦豈能掩捕禽獸以充吾
飲食之需但皆施之行列而已是天亦無若我何矣豈真能有所助哉

析講此章總是言天象之無益于人也首二句遞上跂彼二句與睆彼二句
對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河鼓謂之牽牛服箱以輸
載言車兩校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啓明四句與不成章不服箱對
看啓明句言不能升其光于日未出之先以助其營作也長庚句言不能續
其光于日既沒之後以助其營作也啓明即是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曰
亦是一星前後出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

星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啓導也庚續也皆金星之説蓋本于此蘇士曰集傳啓明長庚皆金星之名分據兩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吳俗謂長庚星爲黄昏星啓明爲曉星有曉星時無黄昏星有黄昏星時無曉星理爲一星尤無疑但二句寔非一時並存偶然對待言之也注兼言金水二星者以彼形此之詞下已云獨以金星爲言矣勿疑安成劉氏曰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先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又不見也天文志云畢三星如罝然疏義云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爲兩行張其口如畢網也載施之行依註承啓明長星天畢言而蘇士謂孔疏只承天畢理會亦妙此又拘兩句一連之説耳織女不能助我成章牽牛不能助我服箱啓明長庚不能助日使長使我營作天畢不能助捕兔獸皆是有虚名而無寔用者也天象豈能助人而此人既望其有所助又嘆其

無所助皆不得已而爲是言耳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音吸)**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音訐)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翕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粃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斗西揭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詞也

合參不惟是也惟南有箕吾意其可資之以簸揚矣孰知有箕之形無箕之寔不可以簸揚也維北有斗吾意其可資之以挹酒漿矣孰知有斗之形無斗之寔不可以挹酒漿也夫既無助于我苟無害于我亦可也夫何此南箕踵狹而舌則廣反若有吞噬之象爲是不惟西人之榮于我而天亦與之俱噬於我矣此北斗也長其柄而西之揭反若有挹取之象爲是不惟西人之取乎東而天亦若與之同取于東矣吾人又將何所賴也哉夫天象固無所助而亦無所害乎人今始而無所赴告則望天之助之既而無所歸咎則又怨天之困之至是而情愈促怨愈甚矣爲人上者胡爲使之至此極哉

析講此章言天不惟無所助于我而反有所困于我也上四句若合上章看當屬上文在下章則重下四句上四句不過是引起下段之意北斗集傳雖有兩説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爲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晉書云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斗柄指西故曰揭大意謂東人供輸已竭乎地之所有矣或者天上還有未盡之物乃視南之有箕不可供用北之有斗不可供用再視之不但無用也載翕其舌似謂東人尚有餘粟乎西柄之揭似謂東人

尚有餘酒乎箕斗之象原是如此但傷于噬者畏見夫簸之似傷于取者畏見夫取之似故以爲若有所吞噬挹取云爾亦是極言畏惡西人艱難痛疾之意特寓言于箕斗未嘗怨天也天心無私而望其有助于已天象無心而怨其反助于西皆詩人善于形容處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況不必若相蔽

大東七章章八句○凌駿甫曰俯觀周道而傷今思古之懷既有感于東中察人事而彼此不均之狀又有激于以及仰觀天象而又若有不恤東人而反助西人之意俯仰之間何莫而非見困者哉○魏仲雪曰諸星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愁怨之人物物生悲失望之時處處歸咎耶○徐世臣文云王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設保章族氏以掌天星謂五行伏見不啻各有占驗石氏[illegible]有[illegible]在東而吳國亂恒星不見耐起三川熒惑入心滴流大火長弘史佚以來既有驗矣嘗讀大東至天漢以下卻用

之衰災異屢見而天官之告人以詳也夫天漢爲九河之精雜金之氣嘗以諸兆作璽之外既見于天須女三星出其西東則爲牽牛又東爲北斗又東爲箕恒與漢近大約秋行昏見之宿也我聞人主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則見西方其占爲太白今天子引用私人誅求無藝不可謂不極矣而天漢如故也織女如故也牽牛如故也豈星文有驗有不驗哉我東方諸國近山東屬婺女分野下流當九河末衛比于星紀盡牽牛然則二星我之分土也念我命分當以象告而今則何日之有蓋天子有道太乙正風雨時景星夜明周伯星出我儀小人有沐浴聖德觀攝提大角之建耳而金木相湊弱火無光太白失常東西並見夫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宵出爲啟明夜出爲長庚本一星而爲象屢變大抵出東則伏東出西則伏西歷一歲周十有二次故其出不經天今者盡見于東夜復西見是謂經天太白經天天下革政此星家之所諱也況夫璧居白虎又主邊兵主弋獵行列之間適與度會臣竊占之不過數年西域諸國必有稱兵上下而天王敗于弋獵者且夫漢東諸宿次箕又次斗箕爲後宮妃后之位主八風又主口舌主客蠻夷將動箕表先應斗爲上相太宰之位斟酌政事之宜發進賢良與受爵祿又主兵西周之地女后擅權宰相大人五戎稱發虎門左右之間曾不作按兵而寢臣坐見周之不血食矣而長舌尚能後宮宰爻尊圖政俯南箕北斗之文彰彰如此天之告人何詳以盡哉夫彗星見則張是起兵枉矢流則鉅鹿搏戰自秦以後天官之學亦明而備者至相諱忌胡不取讒大夫之詩讀之也附錄于此觀景淵緯者亦可備參考云○按傳云財盡則怨力盡則懟故萊臺于郎終遺虜民之訟公聚朽蠹衣爲覆國之資先正云大東成東周之極勢讒大夫憂東周之忠臣哉言乎

四月章

序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全旨　通詩八章總是歷敘已遭時之亂而著作歌之情也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盼爲殘賊二句是構禍根由析言之首章至三章言禍日進而四章則推亂之所由起以怨其上五章又言禍亂之不息而六章又訴亂之不獲免以怨其上七章言去亂無計末章言作詩告哀此要見惓惓屬望于王意○通篇想見四時愁慘山川變滯飛走動植彫零夭札之象禍亂日進只借時序以見之若直以時序過下又不似興體

四月維夏叶後五反**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合參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若謂人生歲序之中衆植皆有以自適托宇宙之廣庥何或得以自寬果如是亦安見其可哀乎若今日有大不然者四時之氣維四月爲純陽而溽暑之威惟六月爲尤甚是故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熏灼之勢蓋有所必至矣況祖孫一氣未有祖考而不愛子孫者我先祖豈匪人乎宜有以陰佑我矣胡忍使我遭此而不爲之恤乎

析講　此章言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夏暑爲興言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在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何忍以禍害我也六月暑正盛而云往者盛則退也匪人只于忍處見之言先祖同是此人何獨不愛子孫而盡禍之乎無所歸咎而咎于先祖者不敢斥言其上也或云我先祖豈其以我之子孫爲匪人乎與註背不可依○南台云此章要跟三章朱註禍亂日進意四月二句是言時之漸進而暑之愈盛何忍使我遭此禍正應夏之暑人苦其熏灼而言亦是一貼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音莫**奚其適歸**

興也淒淒凉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合参然禍亂之進不止此也秋至則物収秋日淒淒則百卉俱腓凋悴之勢益有不能免矣况今亂離之病天下皆受其病我瞻四方則將何所適歸乎哉

析講此章言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悴同故以秋病為興言肅殺用威百卉皆然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人民見病隨處皆然何處可安哉亂離瘼矣言亂離來病人非如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其為一事也亦勿作憂亂而病說矣其適歸是無周身之處無憑依之地也方山云適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有用興意作過文日不但夏則暑而已不可依秋日猶云秋後冬日亦然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音曷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無時而息也

合参然禍亂之進又不止此也冬至則寒盛冬日烈烈則飄風發發急疾之矣蓋有不可禦矣况民莫不免于禍而善也我獨何為而遭此害也哉

析講此章言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威同故以冬烈為興言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民穀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曰莫不穀務身處害中見人皆勝已也○夢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此章之說已見于數篇矣○大抵天地之運随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懽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况今夏則苦其燋灼秋則病其凋瘁冬則傷其迅烈苦悲時之亂觸景生悲故借以形出禍亂日進意然備舉三時而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自古治世少亂世多觀四時可知矣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叶莫悲反廢為殘賊莫知其尤叶于其反

興也嘉善侯維廢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合参夫禍亂日進感時皆足以傷悲如此是豈無以致之者哉彼山有嘉卉則維栗維梅無一物之不美矣况在位之人宜其善良也今皆變為無良之俗而同惡相濟比周為黨以殘賊乎善類則禍亂之源皆起于此矣不知其誰為此咎也哉

析講此章興在位者之不善因致歸咎之詞也郎物之美者能全其美興人之善者反化為惡以人不如物起興在位指群臣言殘賊時說皆就不仁不義以害民害國說但詩人之意還重在構害善類上莫知其尤見翊云此貽指王言凡亂雖因在位者之惡而所以致之者則王也故不斥言之而曰誰尤

相去聲彼泉水載清載濁叶殊玉反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合参夫用殘賊之人以階天下之亂如此使有時而息吾猶可以自寛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矣我乃日日遭害初無止息之期則何時得以免于禍而能善乎

析講此章即水之清濁有時興已之遭亂無已構禍謂禍亂聚集有類殺充奚坑阱塞路拳手挂網舉動足陷機阱意曰宗正昭上數章說非遭酷異即逢凄烈欲解脱而不能也亦本上殘賊意禍來曷云能穀謂何時可免于禍也此穀字雖是保身全家之謂亦欲斬除殘賊斡旋禍亂使夏暑秋烈冬寒之氣都化為陽春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叶羽已反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爲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合參然使仕不盡忠而遺亂猶可以無憾也而我豈其然乎彼滔滔江漢之水循爲南國之紀而經帶包絡之無外矣况我鞠躬盡瘁以事一人宜乎王之我有也今乃視之若無睹之若棄曾不在顧念之內亦獨何哉

析講此章言已之盡忠于國而見遺于君也南國之有江漢與人君之有忠臣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爲興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爲紀也先輩徐文南方控制數郡而無所收束以爲南北之限則蔓延而不齊所賴于包地脉而作之隄者惟水之是爲矣南方土田卑地無大禁防以拒荆吳之要則散漫而不知所恃于載地氣而立之壑者惟大水之是依矣此方得講若癸刑楚程竟作江漢有南國便反了蓋江漢與巳南國與王也莫我有謂没有挺倒人

在心上發賊之人用則盡瘁之人黜語正相應有謂識有者蓋必心相知而後人相有也不我有則棄之而不以爲功蹟之而不以爲德矣雖有盡瘁之忠何由自結于主上乎所以不免構禍而被讒賊之害也○此詩惟第二章正興一三四五六章俱反興也

匪鶉匪鳶 鶉音團鳶以專反 翰飛戾天 叶鐵因反 匪鱣匪鮪 鱣音邅鮪于軌反 潛逃于淵 叶一均反

賦也鶉鵰也鳶亦鷙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鱣鮪大魚也○鶉鳶則能翰飛戾天鱣鮪則能潛逃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逃矣

合參夫我之遭亂如此亦將何所逃哉彼鳥吾知其能飛也我則匪鶉匪鳶其能翰飛戾天而免此罪罟之患乎魚吾知其能潛也我則匪鱣匪鮪其能潛逃于淵而免此法網之患乎不能高飛不能深藏則禍亂之來亦且奈之何哉

析講此章言已不能高飛深藏亂無可逃之意承上莫我有宜乎高飛深潛遯出世網矣然君臣之義何所逃于天地之間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若作欲逃無所則與奚其適歸意重亦嘗有據蓋奚其適歸是以天下之亂而言悲傷感慨之詞也翰飛潛逃是以處世之勢而言無奈自安之詞也○潛明詩望雲漸高鳥臨水愧游魚意頗相似○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詞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个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爲賦也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桋音夷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叶於希反

興也杞枸檵也桋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爲車輞○山則有蕨薇隰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合參夫禍亂莫逃則可哀甚矣而作歌以告哀者其容已哉彼山則有蕨薇矣隰則有杞桋矣況君子遭時之亂而作此歌也維以告哀而已蓋悲傷之情少能自達故假此聲詩以鳴其情庶幾聽者之一悟耳自告哀之外豈敢有他及哉吁詩人哀之上之人不知所以哀之此所以喪亡無日而使後人

哀之也可勝惜哉

析講此章是托興而表已作歌之情也以物之各有其地興歌之作維告乎哀無甚取義作歌總全詩之意而言謂亂離而奚適歸構禍而曷能殺盡瘁而莫我有皆可哀之情也但曰維以告哀言不致有他及也則當世之亂使人恐恐不敢言者又可見矣要識得此意方合得詩柄自傷之意○當夏則苦煩暑當秋則感凋傷盛冬則又苦風寒至于蕨薇之生是爲春矣人皆熙熙于陽我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困乎危亂而無須臾之歡矣○馮吉人曰告哀不是告之于人是自鳴其哀傷之情也一說乃哀天下之亂非以爲其身也又一說告其盡瘁之精誠也更與聽者之一悟而或悯恤之耳俱可依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章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全旨通詩六章總重役使不均上首章言行役之苦下是嘆其役之不均而極言之也析言之一章叙已從事之勞而貽憂于親二章言王之役使不均而以已爲獨賢也三章正言其獨賢之故末三章歷叙其不均之意須以朝夕從事句爲主以後五章皆根此句發前三章數我字單言在已之勞後三章數或字將人已相形而不均在其中矣語須婉至勿涉怨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叶奬里反**朝夕從事**叶上止反**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彼反

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强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合參】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若謂人臣固貴于盡職而役使尤貴乎均平何今日之不然耶陟彼北山之上而言采其杞以食者乃偕偕然強壯之士子而朝夕以從王之事者也所以然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堅固是以久役于外不惶我之思親不遑且親之念我不忘而憂我父母耶意君而遺親盡忠而忘孝抑其如父母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其行役之不息下推其以王事而貽憂于親也登山采杞自是羈旅情況言偕偕強壯便伏下未老方剛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鞅掌意但是發端語未可遽露偕偕士子只是詩人自已勿泥偕字而以爲與已共事之人如此恐與下獨賢行役王事句推所以從事之故也王事之言不指征伐說與他處靡盬不同憂我父母只是念子劬勞非以缺養也蓋子以王事爲憂父母以子劬勞爲憂固相因而致者

溥音普**天之下**叶後五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叶下珍反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合參】夫我之貽憂于父母也固以王事之故而彼命我者亦豈盡出于公哉彼普天之下皆一統之山河也寧有尺地而非王土乎率土之濱皆一王之臣子也寧有一民而非王臣乎既皆王土而爲王臣則當爲于我者亦當爲于人可以使我者亦可以使人也何大夫之不均乃獨以我爲賢而使之朝夕從事如此耶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者所統之廣下嘆已之獨見役也此章微露有不均意溥天句以極天所覆言率土句以極地所載言莫非王土者內畿封外侯封職方屬于大司馬者皆昭代之土宇也莫非王臣者內公卿外牧伯版籍屬于大司徒者皆今日之黎獻也王臣兼在位與不在位說王土王臣須歸重王臣一邊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不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而言執政不均則王之不均可知矣但詩人不斥王而曰大夫耳獨以爲賢故獨役之大夫字只就本文說註王字勞字于言外見之

四牡彭彭叶鋪郎反**王事傍傍**音崩叶布光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合參】以我之從事獨賢言之駕彼四牡則彭彭然而不得息服此王事則傍傍然而不得已王之所以使我若此者其故何哉蓋以年之既老則不可用王則嘉我之未老而異于衆焉人之既衰則不可用王則鮮我之方壯而不多得爲夫惟未老方壯則旅力方剛可以駕四牡之彭彭服王事之傍傍而經營四方矣我之從事獨賢者豈非職此之故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敘從事之勢下原已從事之故此章正發明上章所以從事獨賢之意四牡二句不平乃寫以奉行王事也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旅方句承嘉我二句帶經營句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獨賢曰嘉我曰鮮我言外亦見未老方將非我一人之意經營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營四方之事說不是征伐莫惧認○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言而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意藹然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叶越逼反**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叶戶郎反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合參又我之獨賢固不敢自愛其身矣而其不均者是亦安能已于言哉彼居王土者皆王臣也夫何燕燕居息而無國事之勞或則盡瘁事國而燕息之不遑焉或有息偃在牀而無道路之涉或則不已于行而安寢之不暇焉以彼之燕居息偃視此之盡瘁不已何勞逸之相懸耶

析講此章以下皆歷敘其不均之情也各章每二句要相反說方見不均情狀燕燕二句一宴安一勤王也以安危分息偃二句一止居一役匿也以行止分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偃息而偃也如偃卧之偃

或不知叫號音豪**或慘慘劬勞或栖**音西**遲偃仰或王事鞅**音快**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合參不特此也或有深居安逸而不知叫號或有任事于外而慘慘劬勞無深居之安者矣或有動靜自得而栖遲偃仰或者王事煩勞而鞅掌失容無自得之休者矣以彼之深居偃仰視此之劬勞鞅掌何苦樂之相懸耶

析講此章叫號二句一宴俊而閒暇一煩勞而見傷也以動靜分栖遲二句一優游而自逸一事煩而失容也以勤惰分鞅以控馬而鞅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故借喻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或湛音耽**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叶魚羈反**或靡事不爲**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合參又不特此也或有湛樂飲酒而笑語于樽俎之間罪咎非所憂也或則慘慘畏咎而慮乎罪咎之及欲飲酒而不可得矣或出入風議而從容于親信之餘事爲無所迫也或則靡事不爲而勞勤于跋涉之地欲從容而不可得矣以湛樂風議而視夫畏咎靡事是彼何樂而此何憂彼何逸而此何勞也然則大夫之不均誠不得辭其責矣

析講此章湛樂二句一在樂無憂一畏事不樂也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一只言之而不爲一身爲之而靡遺也以親疎分出入謂出入朝廷之上風議是立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以上三章燕寐等句即經營四方朝夕從事者便是要見逸者豈不嘗任勞勞者豈不嘗處逸豈此爲王臣而彼獨非乎豈此爲賢而彼獨不肖乎勞者獨勞逸者獨逸此所以嘆也○楊伯祥曰此六

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詞之複則其望于上者亦切夫人臣職在奉公即勞瘁何敢辭即燕逸誰可羨但以彼之逸形此之勞則此獨賢堪彼獨何事耽兩人並觀其不均甚矣○看數或字未嘗怨自以命已隱然在其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唐雲士曰北山非以私勞怨乃以公義致忠天下事非一力能持惟行者盡勞居者盡職合外內而共勵其績而後稱王臣而無忝也○徐木齋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孝即忠也豈有願爲孝子不樂爲忠臣之理北山以孝親之念鼓忠君之志懲不知其忠君之志正寓于孝親一念中見得經營既無以孝親獨賢勞而經營并無以忠君使大夫言念及此誰無親而我獨違之誰無君而我獨任之亦宜惕然悟矣○章天節曰詩可以怨小弁怨親也北山雖怨大夫是怨君也小弁之怨正微其孝北山之怨正見其忠旅力雖剛一身如四方何

一身不足惜四方不可不念也此其怨是何等忠厚不然幾使歷山號泣
曾閔羞稱澤畔行吟龍比不啻矣○新安胡氏曰大東言賦之不均也北
山言役之不均也

無將大車章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全旨通詩三章只一意無淺深總是憂傷之意反覆道之也以無思百憂句爲
主百憂者進而本王事之督責惟恐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復恐
有意外之虞不一而足也憂至于不欲思憂轉深矣

無將大車祇（支音）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疧病也○此亦行役勞
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污之思百憂則病及之也

合參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若謂天下固有可憂之事而君子亦不
能無憂之之心彼平地任載者謂之大車愼無將大車也苟不量力而將之
則推之不前卻之不後祇爲塵污之所及矣況我之行役進而有王事督責
之程退而有家事多端之慮則百憂集焉尚姑置之勿以爲思可也苟不安
于心而思之則思阻于不副慮苦于難伸祇足以自病而已亦何必以思爲
哉

析講此見卽將車者之自污以與憂思者之自病有無聊不堪之意下二章
興義亦同自塵猶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障天將車之人不辨面目無
思姑置之詞自憂兼王事家事說致痗在役之勞苦上痗以累其身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冥叶莫迥反）無思百憂不出于熲（音耿）

興也冥冥昏晦也熲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合參無將大車將大車則非惟不能致遠而適爲塵所昏晦矣無思百憂思
百憂則非徒自病且在憂懼之中熲熲然而不能出矣寧不能我心曲耶

析講不出于熲者人在憂中耿耿然自勿之而不能自遣之也凡人有一事
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介然只見有此事也以熲字言憂已妙矣又曰不
出于熲更妙更若熲者沉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名不出二字
即沉字之意衛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

無將大車維塵雝（叶平聲）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叶平聲）兮

興也雝猶蔽也重猶累也

合參無將大車將大車則爲塵所壅蔽矣無思百憂思百憂則非徒自勞且
在憂擾之內營營然不得舒矣寧不重累其心耶夫思曰百憂固有不勝憂
之患而又戒之以勿思又有不敢憂之情行役之勞苦如此爲上而使人至
此何以爲國哉

析講重猶累也謂空自憤懣一番多憂損志多思損神故曰自累○呂記王

氏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按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塵飛冥冥
不出於熲亦有小人蒙蔽之象但力可進則亦能退決非自悔其進小人
無亦從旁見大夫將進小人而作此以諷也小序云君子推轂小人小人
既進便貽害君子如人推輓大車大車既進塵污于人故君子悔之也○
世既亂矣力微而挽迴無益于事無田甫田之意同

小明章

傳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

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全旨通詩前三章傷己之久役而極其思之情下則戒僚友之安處而致忠告
之意終之戒僚友益所以自傷耳此詩大夫多不平之情畢竟有困勞思退
念前三章念字內已含末二章意○西征大夫固己之勞思人之逸而以立

朝大義規之玩末二章詞和義正則前面心憂等語勿認十分怨詞看數說字分明自已亦有勉思媾共篤要知亂世之末旅居者行役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讒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末章以自勉之道戒之蓋處亂世事暗君惟靖共正直庶幾得免耳方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已之煩則訴之于天僚友之福則徼之于神俱有凜凜不能自保意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叶上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叶果五反]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征行徂往也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合參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若謂人臣之往役義也而至于久役于外亦安能已于傷悼之情哉今夫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是宜無所不察也何使我有西征之行至于艽野之地當夫二月初吉而啓行以至歲暮載離寒暑而猶未得歸行遠而時久如此何天之不我察哉是以心之憂矣有如毒藥而甚苦也于是念彼僚友之安處傷彼此之殊遭不覺涕零如雨爲斯時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逸乎特以王事未已而遽歸則不免罪罟之及故我畏此罪罟欲歸而不敢耳

析講此章上八句是呼天而訴已之久役下四句是念友而傷已之難歸首二句謂明明照臨宜有以察人之隱而恤人之私也只與起下文耳三四句言其地遠五六句言其時久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離者經歷之意離寒暑則歲暮矣心憂二句承上兩段言之念彼二句是思逸事之不寧而忽游神于朝寧想見共人優游無事而傷其不如耳

不曰友人而曰共人者見位所當共亦微詞也共人即下君子即是懸懸思鄉而又含愁在心莫可申訴故念及共人惟有涕零固非久別後思而與其悟亦不明言我勞彼逸而致忿感不平也豈不懷歸欲歸而同其逸也罪罟如以罟取物不使知也雖王事不堅臥說來勿作君之刑罰失當言念友而悲畏罪而止又遠行中不得已所在故并序之當時禁網甚嚴一歸便有罪畫故云云○詩人固自和平然詞氣亦悲凉憂懸如畏此罪罟非復畏此簡書字法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去聲]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合參然我之憂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乃二月之初吉也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忽已暮矣念我以一身之獨而當此孔庶之事是以心之憂矣憚我之勤勞不暇而莫知旋歸之期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睠睠然懷內顧之思爲斯時也豈不懷歸而與之共享其安乎特以役事未畢而遽爾言歸則未免譴怒之加故畏此譴怒欲歸而不敢耳

析講此章上八句敘其久役而推其不得歸之故下念其僚友而原其不敢歸之情昔我四句言其役之久也曷云者難定之詞念我二句言身獨則其力爲有限事衆則其責爲難逃玩獨字便見非衆之所與同邪者交親正直者孤立自古傷之矣心憂二句雙承此意謂憂其勤勞不暇而不得歸也睠睠懷顧是內顧傷悲之意非顧念朋友而然譴怒本役事未畢說事未畢而歸則譴怒在所不免蓋叔季之紀法令顛倒舉足即爲危機今萬里孤臣自畏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奥(音郁)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音福)

賦也奥暖蹙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莫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貽此憂至于不能安寢而出宿于外也

合參然我之憂又不但已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奥蓋二月之交也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政事則愈蹙矣是以至此歲暮采蕭穫菽之時而猶不得歸故心之憂矣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詒伊戚也于是念彼共人之處者至于不得安寢而出宿于外焉斯時豈不懷歸哉特以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訓故畏此反覆欲歸而不敢耳

析講此章上八句是傷久役而自咎于已下四句念友而嘆其不敢歸也與上二章倒看奥煖也即春溫亦謂二月也政事愈蹙只是上章事庶者又急也

采蕭穫菽不重采穫上正處莫之時全是收拾的光景夫物之成毀有候而己之勞勤無期乃已自不能蚤去而自貽此憂此以分義自安與自詒伊阻倒看不然他人以靖共自欲速遠亦自相和不成矣與言出宿言臥不寐復起而宿于外心不得以自寧而身亦不得以自安又不止于睠睠懷顧矣古詩云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衣裳正與言出宿之意反覆亦不可作君之刑辟無常說當與罪罟譴怒倒看蓋王事無成則有反覆之譴譴怒反覆明指小人致人于罪罟言蓋疏遠之臣其功罪有難于自明者矣○許氏曰詩言其苦太苦僅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言自詒伊戚不敢咎其上而歸自咎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親賢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言既自傷悼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爲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合參夫我之憂今固無如之何矣然凡爾僚友其可不自勉哉嗟爾君子從容殿陛今日之安逸固異乎原野之勞人矣然燕安鴆毒不可懷也爾可以安處爲常哉要當靖共爾位各安于其義之所當盡以敬修其職業焉且于正直之人可以爲吾助者爾其與之相協贊可也若然則一念忠敬之誠質之神明而無愧矣神之聽之歆其感通之素報以爲善之秖而穀祿之與無所靳焉寧不有以長守其位哉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合參嗟爾君子儼游歲月今之逸豫固異於離衆者之征夫矣然逸樂終身非人之福也豈可以安息爲常哉要當靖共爾位各安于其分之所當爲以勤

修其職業焉且于正直之人可以相親愛者爾其好之相輔助可也若然則一念忠敬之心孚之神明而無歉矣神之聽之降其降監之櫽錫以莫大之慶而景福之介無所吝焉寧不可以常處其逸哉向使棄爾職而不修疏正直而不與則神其聽之歆式穀景福得乎嗟爾君子其慎思之夫自傷而不傷于怨告友而必盡其忠爲大夫者可以爲賢矣

析講此二章各上四句是呼僚友而勉以所當爲下是示以自然之應曰君子即共人之在朝者當是時在朝亦不甚安特以久役相形故若安耳無恒安處下面敬職親賢便是敬職親賢不宜太平亦勿以親賢正是敬職言敬職而且親賢也靖共二字串説蓋爾既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事靖者安其義所當盡也共是虔共之共靖共者自靖以共厥職也正直是與亦靖共中事與者助也是助著正人好就神情乎契言正直亦按自己一輩人説不與望其培植保全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仗良友神之聽者言能

勤厥艱難無愧于天理自無愧于鬼神神必勞之矣式穀與下章景福無大異俱是非吾不及求保其祿位之意未要說轉荀溺安處則不能獲福方是戒意○上云念彼共人而此又戒其靖共知其原未能共也蓋遠讒畏譏故微詞隱諷如此○叔子之功非茂先力贊不成拔公之罪非安禮申救不免從來外臣事業必賴近臣從中調護玩正直句西征大夫隱然有萬里孤臣望其保全之意○此二章不特忠告于朋友時危共濟正從一念憂國之心而出之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楊伯辭曰遭際時艱外有無限之艱難內有無端之廢墜故一則曰政事愈蹙我事孔庶一則曰靖共爾位遭罹之勞臣獨力圖無以自勝廊廟之重臣孤忠其何以自效故一則曰念我獨兮一則曰正直是與悲已念人大半爲國家憂耳○張平衍曰此詩因久役于外而思僚友之安處于內然于已無獨賢之怨于彼無憎

嫉之詞小明詩人亦賢矣○小序云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歸季良云共人爲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仕既困始念其人然不得脫此共人之所以可貴也卒乃自相勞勉曰嗟乎君子人生無有常安處者患不自盡耳苟自盡神將祿女毋徒愁苦爲也○凌駿甫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于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嘆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卒章又申言之也

鼓鐘章

序鼓鐘刺幽王也

全旨遵詩前三章是傷今之作樂而思乎古直刺之也卒章美其樂之是而借其人之非所以深刺之也○刺王主意蘊于其德不同中知所以不同則此之意自見末章是就作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說樂是人非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言儘不遺今而不直斥其非其詞愈隱而刺之意愈

自在言外

鼓鐘將將音鏘**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合參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作此詩若謂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何必概其政治之全即一作樂間而可知矣蓋樂所以鳴一已之豫亦所以通天下之情惟情不古若則聞者不能無憂焉今吾王何如也彼鐘爲眾樂之首淮非作樂之地吾王鼓鐘之始作也則將將而有聲淮水之始至也則湯湯而沸騰自彼觀之同爲一時之樂而我聞鐘鼓之聲則憂心而且傷焉于是追念古之淑人君子播和聲于堂階之間感人心于和平之際信有深于懷而不能忘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是傷今之樂下二句是思古之人下章倣此鼓鐘二句不對說鼓猶擊也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憂心且傷句承上起下之詞淑人君子猶指文武成康淑人以善言君子以德言懷允只在樂上發勿露出德字至下章始明言爲其德也然亦不能脫空說有說古之君子先憂後樂雖樂亦有節非今之所能及故思之不忘亦可從○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

鼓鐘喈喈音皆叶居奚反**淮水湝湝**音皆叶賢雞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叶乎爲反

賦也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合參既而聞鼓鐘之聲則喈喈而既盛矣淮水之流則湝湝而既平矣夫鼓鐘而至于淮水之旣平彼固以爲無窮之趣也而我聞之則憂心之傷又轉而爲悲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理以御情道以制欲吾見其德之中正而無

一之回邪也何今日之不然哉

析講其德不回就樂上見之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回也然須說得淵大慶源輔氏曰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似非本旨又有就勵精圖治上說如罔淫于樂罔遊于逸是也更詳之

鼓鍾伐鼛 音高叶居尤反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 音抽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于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合參既而聞鼓鍾而又伐鼛則衆音之並作矣淮水而有三洲則水落而洲見矣夫鼓鍾至于淮洲之見彼固以爲極意之樂矣而我聞之憂心之悲者又動而不息焉因思昔之淑人君子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吾見其心之憂動殆不若王之荒亂也何今之不如古哉

析講伐鼛舉樂之大者而言淮有三洲作詩者感當時所見也妯則甚于悲矣憂結于心爲之妯動而不寧也其德不猶亦就樂之有節上說謂不似今人也空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卻徵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曾說出〇敵弦云始而水盛中而水流終而水落言其時之久而樂不已也〇慶源輔氏曰湯湯喈喈伐鼛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湝湝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也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 叶尼心反 以籥不僭 叶七心反

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爲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〇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合參由此觀之則我之所憂正以王之不德耳豈其樂非古與若以其樂而論之但見鼓鍾于淮上者固欽欽而有聲矣以至琴瑟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之樂也若疑乎其克諧矣今則琴瑟之聲與笙磬而相協笙磬之音與琴瑟而同和何如其克諧也豈是樂之和也不殊于古矣雅南樂之章也籥舞樂之容也亦疑乎其不僭矣今則二雅二南而音節之不紊羽籥綴兆而容節之可觀何有于僭亂也蓋是樂之正也不殊于古矣夫今之樂猶古之樂如此獨以縱其流連荒亡之行而不若淑人君子之德此吾之所以憂傷悲歎而永思古人之不忘也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樂音之和末二句言樂舞之正皆見不異于古意鼓鍾句提起另講只承上文說來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爲主衆音並作以笙爲主磬止則笙亦止同音就清濁高下始終節奏言先之以雅終之以南秉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籥而協夫音也樂之章

有詩樂之容有舞不僭包上雅南籥言雅歸于雅南歸于南而不混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而不淆便是不僭末徽樂則是而人則非意謂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分明見卽古淑人君子彼之律呂間之聲容亦不過如是而已〇同音合言四者所謂純如也不僭分言三者所謂皦如也以雅不僭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僭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籥不僭如萬舞有奕〇張子特曰總之是樂皆猶古特無德以本之則所謂同音者非淑人之遺響也所謂不僭者非淑人之同淫也〇別辭參附幽王作樂于淮上爲流連之樂其僭亂極矣詩人聞而慨之因思古淑人君子之德夫豈謂王之琴瑟笙磬不與淑人君子同音哉但淑人君子之所以者雅也所以者南也以二雅二南而從之籥舞者不僭也三以字正淑人君子樂之所以而二雅二南乃淑人君子之德也不僭又卽不回之意〇六補亦章之詞愈隱其意愈微蘇氏註是言外意

鼓鍾四章章五句○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馮文所曰按淮水由信陽軍去西都二千餘里而樂作于淮上可乎昔師曠有言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其訓是與君子曰鍾山之役淮上之樂啟之也○李氏曰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其聲以悲可見樂與政通而不專係于音也○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鍾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于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凡徐戎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于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詩以見者詩即史也若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爲幽王也故姑存舊傳以爲本訓又凡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詩經正解卷之十八 小雅

丹陽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纂輯
門人 孫殷元[illegible]
甥 賈[illegible]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楚茨六章

傳　楚茨所以勸農也。

序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全旨　通詩六章總是述公卿力田奉祭之事首章概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下皆詳祀神獲福之節也或欲四章分上作奉祭而歆有以受乎福下畢祭而燕有以受乎福如此則分燕與祭爲二事矣不知燕私只祭中之事耳觀詩斯只言力田奉祭可見當以敬神爲主末二章亦是推敬神之意以逮之也蓋首章言力農是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而言而下文凡言迎往求神感微送尸燕私等事皆畢于此矣曰介景福則凡萬壽無疆氐福所極後祿等事皆畢于此矣故自二章以下皆不過首章之意而言之也每章要撥力農所致意方得詩旨○全篇把敬字貫以奉祭爲主而推本于力田蓋祀神原從力農得來故此詩以黍稷爲重而神福又從祭祀得來然祭祀却不外于田而已步步貫串總來只是一個力農奉祭呂氏註可謂詳盡矣○微言首章敘黍稷豐盈爲酒食以祭而有酒食必備犧牲故次章又敘牽牛羊以祭然承祭不可不敬故三章敘諸人之敬而禮亦備樂焉各章係以受福者樂章一升奏爲一闋故云爾此其受不重受福上四章工祝致告以下祭受敬神散其祭而錫以類應之福五章又因祭畢而及燕私六章又因燕私而及後祿總皆奉祭之所致也讀者須融會此旨不得支離破碎其說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
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妥以侑(音又叶夷益反)以介景福(叶音璧)
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
與翼翼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
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
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
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
蓋將使我于此蓺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
侑而介大福也
合參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若謂農者天下之
大本祀者有國之大事今我公卿享田祿而奉祭祀者夫豈無所自哉彼楚
楚蒺藜之地本不可耕而食也乃有抽除其棘而墾闢之以爲田者古人何

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于此蓺黍稷也其所以爲力農之計者蓋已預矣故
我也則開闢之餘盡樹蓺之功蓺乎黍也其黍則與與然蓺乎稷也其稷則
翼翼然殆夫西成之時寔之以倉我倉則既盈矣積之以庾我庾則維億矣
力農之利如此則祀事可舉矣由是以之爲酒而酒醴成以之爲食
而粢盛潔焉先祖有神也則以之獻以之祀以將其報本之誠象神有尸也
則以之妥以之侑以致其尊祖之敬將見神明感通而降之以福不特受祿
于天宜稼于田已也凡可以福公卿者皆敷錫之矣不有以介景福乎此始
而酒食之盡禮而獲福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捉農事之所由興下正言力農奉祭而獲福也自古人說
起者只本其始以起力農之端並不忘所自也古人暗指禹稷勿露出古人
墾闢非專爲我而曰我蓺黍稷謂彼務闢萬世粒食之源而因使我得以蓺
黍稷耳畢黍稷極重是祭之酒食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爲主而牛羊俎豆
皆其次也我黍二句以未獲言就東作時說我倉二句以既獲言就西成時說其
與有豐盈意翼翼有比次意我倉是納之于室我庾是積之于場總言收成
之富也四我字見粒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以爲酒食以字指黍稷下
四以字皆指酒食酒食含下牛羊俎豆意享祀妥侑含下蹌蹌莫等意享
祀泛就祭神言妥侑專就獻尸言總言之皆是致敬于神也妥是初迎尸時
而拜以安之也侑則是祭將畢了恐其未食而勸以飽之也景福寬說介景
福是神降之福含下萬壽等此處不可添設名目以致說煞○張平符曰力
于農事乃是章內切要眼目蓋力農正爲奉祭地也然亦要認定宗廟二字
蓋凡祭必先祖宗重報本也

濟濟蹌蹌(音鏘)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音烹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音崩
叶補光反)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羊反)孝孫有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
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
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
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
也
合參夫力農奉祭固足以獲福矣其事神受福之事何如哉彼奉祭非一事
使有所敬有所不敬未足以感神也吾觀今日之祭濟濟焉而衣冠之必飭
蹌蹌焉而進退之有常其迎牲而薦之也則絜爾牛羊之牲往奉烝嘗之祭
或剝之而去其皮或亨之而熟其肉或陳其牲體于俎或奉將而進于廟而
爲牲之禮盡矣其奉神而祭之也則不特灌鬯以求諸陰焫蕭以求諸陽又
使祝祭于廟之門內求諸待賓客之處而求神之義周矣夫以斯人而備斯
禮周斯義祀事不孔明乎由是神皆昭臨若君臨而來格神附于尸皆其

飲食而來享而孝孫之慶于是乎錫祐必報以介福使之萬壽無疆常爲宗
廟見神之主也是祀事備而獲福如此
析講此章上七句是祭先閒其事下是格先墜其福濟濟蹌蹌兼主祭與祭
者言主祭者蘊其敬于上而與祭者秉其敬于下也濟濟自容貌言即俗所
謂冠裳濟濟是也蹌蹌就步趨言齊風所謂巧趨蹌兮是也此何爲嘗到或
將絜爾牛羊四句言爲牲之敬絜牛羊如視拄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烝嘗
錯舉春秋言之此時只舉一時非二祭可並行也剝烹以治牲言肆將以獻
牲言本各有人而或字則以事言非以人言也剝是剝其皮牲體全也烹是
熟之爲殺也肆則以牲體而陳之將則以殺而進之也祝祭于祊一句言求
神之誠祝祭于廟門之內者蹠義以爲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
內有待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無所求之于此非謂門內屏外求諸陰陽之
間之義也祀事句總承上說下孔明二字註訓備著二義蓋儀文兼至備也

典則昭明者也先祖二句皇乎總以神爲主一是神居尊位而來格一是神
附于尸而來享也神無形故曰皇如在其上也尸有象故曰享嗜其飲食之
意報以二句串說蓋萬壽即介福此正所謂有慶也或福壽對說不必拘
步成劉氏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人君生時宁立見賓
之地在詩謂之宁在廟謂之祊恐其神或在此亦如生時接賓客一般故使
祝祭于其處也祭即所以求之也

執爨踖踖 音積叶七略反 爲俎孔碩 叶常約反 或燔 音煩 或炙 音隻叶職略反 君婦莫莫 音麥叶末各反 爲豆孔庶 叶陟略反 爲賓爲客 叶克各反 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 叶徒洛反 笑語卒獲 叶胡郭反 神保是格 叶剛鶴反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爨竈也踖踖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
以從獻也獻主人獻尸賓長以所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者也君婦主
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爲之也庶多也賓客筵
而戒之使助祭者旣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酢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
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復少長相
勸而交錯以徧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合參不特此也彼與祭非一人苟有所敬有所不敬未可以感神也吾觀今
月之祭賤而執爨者此心之敬踖踖乎其不寧爲俎以載牲體則極其大燔
炙以備從獻則致其周賤者一于敬矣尊而君婦此心之敬莫莫乎其清靜
爲豆以盛內羞而內羞無不備爲豆以盛庶羞而庶羞無不舉焉而貴者
一于敬矣以至筵戒之賓客當獻尸之後行獻酬之禮少長相勸旣往旣來
東西相交也一縱一橫賓主相錯也當是時或升而爲觴或降而拜賜禮儀
非一節也但見周旋中規而俯仰不過于高卑折旋中矩而進退不失于尺
寸禮儀其卒度焉或問以求言或荅以述志笑語非一端也但見樂然後笑
而詭浪之態不動于容時然後言而諠譁之聲不聞于外笑語其卒獲焉亦

何往而不見其敬哉以之至哉夫合宗廟之人皆攝公卿之敬以爲敬如此由
是至敬感孚神保是格其必報之以介福使萬壽爲之攸酢所以居其位而
享其祀者蓋無窮矣是祀事謹而獲福也如此
析講此章上九句言有事于宗廟者皆盡其誠下承言所以感神而獲福也
其間行禮之次爲俎以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爲豆以獻尸也獻酬交錯既
侑尸而行旅酬之禮也執爨如烹爨以煮肉廚爨以炊米也踖踖管下二句
爲俎孔碩非謂俎之大言俎所載牲體極大所謂博碩肥腯是也燔者火燒
之爲炙者遠火之名離熱者近火易熱者遠之故形炙而內燔也以上是執
爨之敬君婦之敬就交神言故曰莫莫莫莫有冲穆之意惟清靜而敬之至
者方有此意由其能清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閒躁不恭則不能也孔庶
兼言內羞庶羞之多也內羞以黍稷爲羞以肉味皆主婦薦之以上是君婦
之敬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則貴者可知也君婦貴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

可知也賓客自助祭者言莫戒在祭之先不重獻酢三句雖首就賓客說然獻酬指賓客言交錯指少長言東西互對位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此獻尸之後而導飲乃賓主子孫少長相勸非祭畢而飲也昭獻酢交錯之交則有禮儀以此時之動容言笑獻酢交錯之情則有笑語以此時之詞氣言乃獻酢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謂無不合于法卒獲謂無不得其宜旅酬時已非復向之嚴肅而終無失禮誼譁則從前之敬可知卒字宜味以上是賓客之敬要盼到公卿身上蓋賤而執爨內而主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神保是格蓋尸以象神言神保之格則先祖之格可知萬壽謂之酢者因上文等敬而酢以報之也此與上章即首章享祀妥侑中事

薛方山曰此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說通云此以上三章皆三獻以前事此以下四章皆三獻以後事。此章須分四段看執爨三句是一串祭祀二句是一串事爲賓四句是一串事神保三句是一串事。

我孔熯音善**矣式禮莫愆**叶起巾反**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叶須倫反**苾**音必**芬孝祀**叶逸織反**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叶筆力反**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于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

合祭然公卿之敬不特祭祀之始爲然自方祭以至獻酢禮行既久筋力竭矣猶式禮莫愆而禮文備物其儀爲有終也于是工祝致神之意而往賚于孝孫之前曰爾孝孫于禮物之豐潔也今乘役之維饎牛羊之既潔燔炙俎豆之既備是爾苾芬之孝祀而神已嗜之矣故卜爾百福之多以爲飲食之報使其來如幾隨所欲而皆可得其多如式極浩繁而不可紀焉爾其賚于禮容之莊敬也今爾濟濟而蹌蹌踖踖而莫莫卒度而卒獲是爾之禮儀既齊而既稷既匡而既敕矣于是永錫以矣善之極以爲禮容之報使事有萬也萬無不善而善極其至事有億也億無不善而善極其至焉是敬久不渝而福以類應者如此

析講此章承上三章說來蓋上是祭祀方舉故分言事神之節此是祭祀將畢故總言事神之禮而極言其受福非有二也孔熯二句只就主祭者言不必兼助祭之人說禮行既久自迎尸求神至于此時言之則時爲久矣以下文祝告推之當是三獻凡之後即今所謂飲福受胙時也初祭時主人酌尸而後主婦亞獻賓客三獻畢主人遂酌以飲賓行旅酬禮此是旅酬以後事可見其久也禮字兼禮物禮文二意方與下飲食禮容相照式憑也謂憑依此禮而行無過差也只就孔熯時說蓋以筋力既竭恭敬易怠故詩云然若

行事之始誠意自是未衰安得以莫愆美之祝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此云祝致神意尸有言祝爲之述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徂賚是徂孝孫主祭時酢尸之位徂賚二字釋致告之義如云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嘏主人者嘏大也與主人以大福也苾芬八句皆是嘏詞重類應意飲食豐潔承上酒食牛羊俎豆燔炙之類言禮容莊敬承上妥侑獻酢濟蹌莫莫之類言孝祀即就苾芬中見神嗜言格享也卜爾二句連說如幾如式只足上句勿以爲百福之寔百福泛說如幾孔疏曰言須而即得不遲晚也六帖曰所欲即得與意相符契如式說通曰天下有一事必有一法福如之言數多也六帖曰言備足不少欠恰似亦循法度以齊之更數欠他不得俱講得好既齊二句就享獻妥侑時見齊訓整是正衣冠尊瞻視截然齊一也稷疾也是敏于趨事疾如駿奔而不敢怠慢也匡自正直言是中規中矩無傾邪跛踦之態也敕戒也是無言無爭執事有恪如洞洞屬屬如執玉捧盈是也俱就

外說應合賓客莊敬之語而其內心亦可見矣極者至善無以復加也諸說
據此章說本疏義修身齊家治國之云與百福有別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
詩人視君以穆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之爲言猶
云天賜其衷也時萬句亦足上句非因極之奠言事有萬也萬事得乎善之
極事有億也億事得乎善之極孟悉協此極之意飲食爲神所享故使孝孫
亦享百福禮儀爲孝孫之善故神亦化之悉有衆善所謂類報者如此○說
約祭有祭之數福有福之數爾之祭能如其數而福安得不如爾幾乎祭有
祭之式福有福之式爾之祭能如其式而福安得不如爾式乎謂得最妙○
苾芬一段重在百字既齊一段重在極字○嚴緝此章述飲福之事也

禮儀既備叶蒲北反鐘鼓既戒叶訖力反孝孫徂位叶力入反工祝致告叶古得反神具醉止皇尸
載起鐘鼓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叶息夷反

載也戒告也徂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

利成于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于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
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
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爲敬亦不留神惠
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
肉也

合參逆夫祭之畢也自始獻以至終獻禮儀無一而不舉矣自始奏以至復
亂鐘鼓于是而告終矣禮樂明備神人以和斯時孝孫無事于對越則往于
阼階之下立乎西面之位工祝則傳致尸意出于西階之上告以利成之言
以爲禮儀未備鐘鼓未戒則利不可以言成今也既戒既備則田祿之奉有
以盡其尊祖敬宗之誠利不已成歟告成之後有送尸之禮也尸以神爲處
奠獻既久則神具醉止而皇尸爲之載起神以尸爲依尸起于坐則鼓鐘送
尸而神保爲之聿歸是一念之敬自得于送尸時矣送尸之後又有徹饌之
禮也但見諸宰之司俎者則廢徹其俎而不遲君婦之司豆者則廢徹其豆
而不遲是一念之敬又寓于廢徹時矣逆夫徹饌之後又有燕私之禮也異
姓之賓客既歸之俎矣至于同姓而爲諸父兄弟者則留與之燕于以盡私
恩而親骨肉焉蓋即其交神之意而推之爲待下之仁孰非所以將神惠于
不窮哉

析講此章上十句是謹祭畢之禮下是廣親親之恩首二句祭畢也三四句
告成也神具四句送尸之敬也諸宰二句徹饌之敬也諸父二句燕私之敬
也總是備禮有序意一句接一句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獻無不舉也既
戒者樂終三闋無不奏也徂位與前不同是阼階上西面復未祭時分列之
位致告安孝子之心也上致神意此傳尸言註告利成利訓爲養成訓爲畢
言廟養禮畢以安孝子之心也禮儀鐘鼓即是利養既備既戒即是成畢蓋
向也未備未戒則不可言利成今既備既戒則田祿之奉有以盡尊祖敬宗

之禮而利養成畢矣此是祭畢將徂位受告之禮受告後則當送凡尸與神
爲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少牢曰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
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爲節周
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鐘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神安歸
歸于天也廢徹諸宰則徹所獻之饌君婦則徹所獻之豆祭畢嫌其惰慢故
以疾爲敬燕私謂長賓有俎令有司徹以歸衆賓有俎令其自徹以歸而惟
同姓諸父兄弟則以餘饌衆羞燕之主人以阼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
宴族人于室主婦以親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註
尊賓客意只帶言不重備訓具與兄弟既具義同蓋小大具在之意此交神
時之終即逮群下之始所謂既盡禮于所尊遂致愛于所親也

樂具入奏叶音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叶音羌既醉既飽叶補苟反小大稽首神
嗜飲食使君壽考叶去久反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叶子忍反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賦也凡廟之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于廟而燕于寢故于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于寢也且于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殽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旣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合參夫旣留同姓而與之燕矣由是以廟祭之樂皆入奏于寢始以悅乎神者今以悅乎人始以作于祭者今以作于燕焉且公卿當祭之時固已受祿于先矣而此在寢之燕則祿之綏于先者又將以綏于後也後祿之綏何如亦徵之與燕之慶詞而已蓋爾之殽既將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交旣醉旣飽之餘小大咸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旣嗜君之飲食是以使君壽考而受一身之祿矣然此今日之祿也而豈止于今哉吾觀君之祭祀禮儀品物各順其則禴祀烝嘗各適其時而無一之不盡焉斯誠後世所當法

者殆必繼君而子繼子而孫孫而又孫凡承君之後者皆不替此惠時維盡之典而引之于無窮可也若然則祭祿在一世是即一世之祿祭統在萬世是即萬世之祿而受祿于君又將永受于子孫矣所爲後祿之綏何以加于此哉夫公卿力農奉祭而祀神受福之節有如此良由其致力于民者盡故其致力于神者詳也觀此而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燕私之久其福下徵諸與燕者之慶詞也由前廟而至後寢故曰入奏祭與燕不同樂樂具入奏者歌雖異樂器則同也後祿綏下慶詞相怨看勿專就公卿身上要發註將字正指子子孫孫而言之是以子孫綏公卿看則彼爲前而此爲後故曰後祿綏在固結不搖之意爾殽四句敘事之詞神嗜六句方是與燕之慶詞小大指諸父兄弟神嗜六句抑揚看正分疏前祿後祿神嗜飲食內兼格其誠歆意使君壽考內兼享乎福祿意順者順于理而不悖不簡謂物品威儀之無或悖也時者適其時而不踈不數謂禴祀烝嘗之無或愆也旣順且時則固有或遺而惟其盡之矣一說盡者內盡志外盡物也更詳之此意總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詞總出上言福壽只少得說子孫所以此處補完勿替引之指世承宗廟之祭統說註當字乃幸之之詞非勸戒其如此也夫壽考錫于神則申之而欲其果享于已祀事善于今則期之而欲其永傳于後與燕者致慶詞如此所謂綏後祿者不于是而有徵哉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于民者盡則致力于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安成劉氏曰詩中言濟濟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孝孫徂位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倉庾之積牛羊之祭俎豆之碩庶飲食之苾芬者物品之豐此政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末兼備故

以之交神明則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此詩力于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于民者盡惟孝故致敬于神者詳此古賢公卿所以不可及也○朱子曰此下諸詩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疑即其爲公卿之辭蓋畿內之諸侯也

信南山章

傳信南山所以勸農也

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全旨通詩六章是述公卿力農奉祭而詳其事神受福也首二章言力農奉祭而獲福四章言祭備時物而獲福五章六章言盡求神薦牲之禮而獲福皆是見尸後獻皇祖一時事總見事神受福之節皆力農所致也非有先後次第大槩以黍稷爲主其次及祭酒迎牲但祭中之事與黍稷同薦者也○曾

孫之穡二句一章命脉全重在此○時說謂首三章祭以黍稷而獲福四章
祭以瓜菹而獲福末二章以祭酒爲牲而獲福此說固可但詩意重在力農
務穴實主之分前說較看得渾融

信彼南山維禹甸(音殿叶徒鄰反)**之畇畇**(音匀)**原隰曾孫田**(叶地因反)**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叶滿彼反)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
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樂劉
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詩大指
與楚茨略同此節其稱言田制之事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
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于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
或東其畝也

合參此詩亦爲公卿力農奉祭作也若謂國之大事在祀國之大本在農我
公卿所以享有田祿而奉祭者豈無所自哉蓋當洪水懷襄之世信彼終南
之山本未可田也維禹固嘗治之故其高下原隰皆畇畇乎其墾闢而我曾
孫因得修治之以爲田也田之何如但見爲之疆焉方里爲井十里爲通百
里爲成而外爲大界之既正也爲之理焉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塗而
內爲條理之分明也順其地勢水勢之宜而畝有或南或東之異或地勢東
下而遂之東入于溝也則橫其溝于東從其遂于西而其制畝則南向爲或
地勢南下而遂之南入乎溝也則橫其溝于南從其遂于北而其制畝則東
向焉旱則取溝之水自遂以達于田雨則決田之水由遂以入于溝旱不患
于旱暵之爲虐亦不慮于泛濫之爲災此因樹藝所由起地利所由闢也觀
疆理者安能忘禹績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大禹闢地之功下承言今日爲田之事從治田說起亦
是述其有田祿之規模耳重黍稷所由出上不重治田句卽隨山刊木之謂

墾闢根其地闢謂除其萊曰畇則已墾闢了疆爲我疆理爲我理所謂田之
也疆如方里爲井十里爲成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
理如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是也以
萬夫論則一同之外川路爲疆中間澮道洫塗溝畛遂徑皆爲理矣如就一
夫論則遂徑爲疆中間畝畝爲理矣就十夫論則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
理矣南東其畝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畝田壟也如今爲田畛一般所以欄
水也其形高于畝畝爲田之處也遂是通水小道畝是沿溝小岸遂深廣各
二尺在百畝之間乃一夫所獨通田水入溝引溝水入田者也溝者八夫所
共深廣各四尺在百畝之外遂水灌田必資于此田水入遂必洩于此也凡
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者使無以障之
便溢在南遂田內故爲畝于遂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南溢也卽還草
而東引溝水以共于遂亦藉此畝以爲之障東其畝可例南東二字只當縱
橫字樣看或南或東或東南隅皆有畝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畝
便知理之方觀理自知疆之大疆理正田之之事而南東句又疆理中事也
○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疆所以順地勢之宜理所以順
水勢之宜也畝之制度卽在疆理內○再考田制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之
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一百步非若今人之正方
耳古者爲畎一畝三畎廣尺深尺播種其中田間之水亦從此爲蓄瀉周禮
註畝乃田間通水小圳也田首之圳倍于畝則廣二尺深二尺而爲遂矣九
夫之田爲一井其間有溝以通水廣深又倍于遂百夫之田爲一成其間有
洫以通水廣深又倍于溝千夫之田爲一同其間有澮以通水廣深又倍于
洫畝之水達于遂遂之水達于溝溝之水達于洫洫之水達于澮澮之水則
專達于川

上天同雲雨(去聲)**雪雰雰益之以霢霂**(音麥木)**既優既渥**(叶烏谷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霡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
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合參然疆理固資于人力而生物則賴于天時今于冬也上天同雲而雨雪
有雲雪之盛及其春也又益之以霡霂之小雨焉而先之以雪雪焉而加
之以雨故皆澤之入于土者既優而有餘也既渥而厚漬也既霑而滋潤也
既足而充滿也土膏饒洽如是是以生我百穀而有豐登之象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是言天澤既優二句是言地利末句是言物阜然物阜本
于地利而地利原于天澤也重天澤上總爲黍稷奉祭張本首二句就去歲
冬言益之句就今歲春言雪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霡霂與
則雲霧而默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優餘裕也以地之廣言原隰疆界無
不及也渥浸漬也以地之厚言自上及下無不入也霑以潤言見水土相和
濕燥相成也足以久言見彼此盈溢潤澤充滿也要看四既字生我百穀以
生字提起見承上語氣歸重在天澤上要見黍與稷而稷翼翼黍盛之奉于
是乎在方見爲宗廟本計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音郁于逼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音秘我尸賓壽考萬年叶泥因反
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彧彧茂盛貌畀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
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
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合參今試由疆理東南之後而進觀之以言乎疆場則溝塗封植盡其制翼
翼乎其整飭也試由優渥霑足之餘而驗觀之以言乎黍稷則方苞堅好遂
其生彧彧乎其茂盛也是皆我曾孫承大禹甸治之功仰上天雨澤之賜故
穡收之中有此黍稷之美也非曾孫之穡而何哉穡事成矣于是以之爲酒
則麴蘖既而水泉必香也以之爲食則香榆具而飲饌必潔也孝享不于斯
可達乎乃獻于祖考畀我象神之尸修妥侑之文而享尸以之醉飽矣及三
獻既舉畀我助祭之賓明獻酢之節而賓客謹其禮儀矣夫陰陽和萬物遂
而人心歡悅以奉祭祀如此故神降之福必使之萬壽無疆而于萬斯年矣
是公卿力農奉祭而獲福也如此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備物以奉祭下是獲福于神也首句言田之整飭次句
言穀之茂盛田整飭本首章來言神禹有奠敷之功故疆界得以整齊重在
地勢水勢之得其宜上穀茂盛本次章來言上天有饒洽之澤故黍稷得以
茂盛重在仰上天雨澤之賜而力于農務上然雖分承却重黍稷邊曾孫之
穡公田之所入也畀尸在妥侑之始畀賓在三獻之終獻尸獻賓皆家廟中
之事而以神爲主要補出陰陽和萬物遂人心歡悅以奉祭祀故足以致神
獲福也壽考萬年是承居公卿之爵永享田祿之奉意○慶源輔氏曰首章
言我之得以墾闢夫田者禹之功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者天之賜

也此章首句則重言首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二章之意可見其不忘所自也
第三句方言此乃曾孫之穡鄭氏謂斂稅曰穡是也曾孫既有此穡則以爲
酒食奉祭祀以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至于遠不忘乎大禹甸
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饒洽之賜與夫孝奉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膺受多
福而不忝
中田有廬疆場音亦有瓜叶攻乎反是剝是菹莊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叶孔五反受天之祜音戶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祜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
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爲
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合參夫曾孫有黍稷可以祭矣而猶未也憶我皇祖田以井授廬以便民而
因教以種植之利延至于今而田之內有廬廬之側有疆場疆場之上有瓜

蚕其遺制也亦其遺利也及瓜成之際則剝之以致其潔菹之以致其味菜
而獻之皇祖之前與粢盛酒醴而供進于以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
焉由是神之格之必使曾孫壽考長享茅土之封永保公卿之位而受天之
祜焉是公卿力農奉祭備物以獲福者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備餘利以奉先下言獲福于神也中田有廬便田事也
疆場有瓜盡地利也因黍稷而及瓜菹即祭時豆登之物蒸秋烝祭時適值
瓜熟故并獻之禮云凡大地之所生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正此
之謂當云列于黍稷之間非薦新之說先範張文云偶觸是念耕手而薦之
不敢以享以祀之常儀偏有是物奉持而進之稱然常黍當禾之遺意壽考
天祐勿乎重獲壽考以享天祐上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音辛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

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啓其毛以告
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于蕭而燔之以求
神于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
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
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合參不特此也公卿當方祭之始即舉祼將之禮用鬱鬯之清酒以灌地焉
使臭味達于淵泉而所以求神于陰者蓋其義矣又以神無在而無不在禮
貴詳而不貴略故既灌而往迎牲惟用乎騂剛陳牲于室備物以享乎祖考
毛必尚純親執鸞刀而啓之明非純色不敢殺也牲貴特殺親執其血而獻
之明非特殺不敢獻也且取膟膋以塞其蕭合黍稷以燔諸火庶苾芬之氣
上達于牆屋之間而既往之精可格于馨薌之表所以求神于陽也是牲殺
之間而義無不盡也又如此

析講此章述公卿奉祭之始而義無不周也首句畧斷是先行灌地之禮以
求神而後迎牲也取酒灌地使馨香下達以降神須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
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此特為迎牲舉非獻神之禮從以
五句一滾說下是迎牲而享之禮曰從以騂牡則主以黍稷可知享于祖考
只指騂牡言執其鸞刀以示躬親之意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執鸞刀只以
啓毛蓋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啓之先取膋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焫膋在
奠孰以後此時猶未焫止以膋亦是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曰灌酒而求
神乎陰曰迎牲而享曰告純曰告殺曰升臭而求神于陽句句皆重不可專
以求神陰陽作眼○朱子曰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
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
○又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
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鬱

人注鬱金香草也鬯人注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者也然則祼之而
鬱和鬯而用之也○鄭箋享于祖考納亨時納亨時者大牢云及納亨贊
王牲事謂向祭之晨牽牲入廟將殺以授亨人也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
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之此下文乃云執其鸞刀故知為納
亨時也祭義注麗于碑之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尚也

是烝是享叶虛良反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叶謨郎反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合參凡既備矣由是烝焉進于宗廟之中由是享焉獻之祖考之右但見馨
香之氣與品物而俱升苾苾然其旁達芬芬然其遠聞矣夫然則物無不備
事無不周祀事不孔明乎是以先祖來格洋洋乎尊隣之在上乃報曾孫以
介福使之萬壽無疆而長享乎宗廟之祭于未艾也是其力農奉祭而盡求
神薦牲之禮以獲福如此是則福不自致也而由于祭典之修祭不自備也

而由于農事之力蓋由其致力于農者盡故其致力于神者詳也有國家者可不知所重哉

[一]析講此章上三分言盡祀神之禮下是獲格神之休是烝是享看兩個是字須蒙駁祉而言上只是殺牲事尚未用此則是烝而奉之矣是享而獻之矣烝是薦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此正是既具升臭事真非真酒薦熟之謂也專以祭言不兼酒說祭中非不用酒但章意各有所重耳苾苾芬芬須入黍稷但簝瓜菹亟際之意孔明看始終不遺節次不紊之謂總要兼威儀品物說萬壽即介福也末兩樣出公卿惟力農故能備禮以奉祭而獲福所謂豊考萬年受天之祐者在是矣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此詩專主力農故首詳黍稷之事以爲致敬于神張本而先以酒食次以瓜菹又次以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特每段各發一義耳

甫田章

傳甫田所以勸農也

序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全旨此詩諸說紛紛一說此詩以爲民爲主首三章一時事是在祭于田而因以省民末一章舉收成之慶而欲神之報乎民四章極有次序首章見始出未祭之時省民之事既言自古有年而又將復有年者以見神之當報也次章是正祭時事既報其前之功又祈其後有年之賜也三章是祭畢之後省民之耘知其將之有年而喜之也末章則以有年之慶歸之于民而欲神之報于民也觀章內曰食我農人曰烝我髦士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曰攘其左右曰報以介福是一篇之始終無非爲民而已一說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則申力農之意四章則申祭祀之意不必强作一串又一說以祭方社田祖爲主其說終覺牽合又有謂此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此篇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詞蓋言有年見得于神不可不祭而祭神固所以爲農也今細按通詩總是力農奉祭而爲民之意詩柄了然但每章各舉一事各缺一股只將文說去不必拘其有先後一章言勞農也二章言奉祭也三章言省耘也四章言收成也總是要農一念則欽敬省勞所報慶禮皆此意也所以來大田之咎諸家牽籐扯蔓俱不必依

倬音卓彼甫田叶地因反歲取十千叶倉新反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叶泥因反今適南畝叶滿彼反或耘或耔音子叶獎里反黍稷薿薿音擬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于其中苗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薿薿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于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恆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以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一]合參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若謂國家之本有乎農有相之道存乎神我公卿之力農奉祭何如哉彼倬然之甫田也中公外私爲田九萬制何其制也然叡之不可無法則于每歲之中惟取其十千以爲祿食之需而先王九一之制行矣及其積之有餘則又不可無以散

之也蓄我之取農者雖致其獻而我之食農者乃散其積以資農人之衆使之仰足無憂饑餒有具而先王保息之政行矣所以然者亦惟是邀上天豐養之意耳此豐美之嘉禾故推上天仁愛之餘用循補助之實政自古有年所以陳陳相因有如是之積足以供如是之散耳夫自古既有年矣然使今之不繼又何以能斂而能散哉乃今適南畝以巡省也農人方且或耘焉以去其草或耔焉以壅其本而其黍稷之生也又已薿薿而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此非農人之勞于其事不及此是不可不有以勸之于是卽其美大止息之處以停軌跡以軫艱難進我髦士而勞之為而吾意之所及吾進之吾意之所未及亦可因髦士以達之也夫既因舊有年而食乎農又因將有年而勞乎農是其致力于民也何至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推豐年之速下又驗豐年而勞乎農以見神功之富穀也倬者公私之疆界分明也甫者九萬規模無不在望十千只是田數每畝取

穀一鍾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見豐登之象勿以取民之制立說鄭箋歲取十千于井田之法則一成之顆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取陳二句以斂散有常言上言歲取是取之于農此言我取是取我之積以食農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取陳以食之自古有年累帶上說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亦以起今之有年也此詩作于收成之後而曰今適南畝者本省耘之初而言今適三句皆是有年之兆南畝卽甫田之畝或耘句見人力之齊黍稷句見物生之盛耘去草以除其害耔雝本以護其根草去而根深黍稷決無不盛但此只說一時所見者如此以黍稷之盛根耘耔者非此下要補復有年意故進髦士而勞之攸介二句只承耘耔二句說非通承一章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古者士出于農髦士亦卽農之俊秀耳勞只是勞者勞之之意進而嘉其黍稷之盛慰其耘耔之

勞也蓋有年雖出于天而致有年則由于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亦不重倚于畝畝而坐享其成其何以慰農人之心哉若作作其勤而警其怠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病言髦士者以衆人不能徧及故進其可與言者與之言因以諭乎衆耳此章總見有年之豐已錫于古而復錫于今見當祭之之意

○安成劉氏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于暴棄天物也○豐城朱氏曰歲取十千言其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後世之為人上者平日既厚斂于民已非九一之制府庫所積貯惟以供汰侈之費民不飽二鬴而太倉有紅腐間有出于救濟者必需奏請報可動經歲月至于賑給之時轉委之奸胥豪右恣其中飽又其甚者取息以與民為市斯民之不幸何以至此乎夫大司徒荒政十二必首散利夫遺人所掌以待施惠廩人所掌以待移就周禮之制非不詳且厚也而後往往散之以文其奸曷不取甫田之詩而一念之

以我齊（音咨）明（叶謨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致禽以祀祊是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卽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合前數夫力農而幾有年之慶如此要皆神之所錫也則今日之祭其容以或

穀乎是故以我明潔之粢盛與我犧色之犧羊而爲之從事于社焉其土則
后土也其配則勾龍氏也所以報生也且致之從事于方焉其神則四方也
其禮則犧幣獻酬也所以報成也夫其所以報生成之德者蓋以我田之中
黍稷薿薿而茂盛非我之所能致也惟我農夫勞身從事以迓大美于厥躬
故時和年豊久享太平之樂事我則賴農夫之慶而得之耳是神之所以利
農者即所以利我也而敢以忘報乎然以此時而報亦以此時而祈于是持
琴瑟擊土鼓以迓田祖之神而祭之絲聲哀所以將哀籲之思也革聲動所
以動神明之志也凡以祈甘雨之降庶有以大其黍稷使之實發而實秀致
我士女獲望于三時無憂于八口皆賴之以有養也是報者固以爲我民而
祈者亦以爲我民一祭之間無非重乎農如此

祈謂此章正是奉方社田祖之祭上五句歸其功于民下則溥其惠于民無
非爲民計也歸功于農即歸神之功溥惠于下即溥神之惠祈報乃一時事

不宜分秋報春祈說方山從豊城朱氏以上爲報成之祭下爲祈年之祭未
安疏義云因報成而知有賴君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爲農夫計矣蓋二
詩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參看荆川昆湖俱有說大意謂我田既臧正
應首章黍稷薿薿意非指收成時說所謂報者報此者也非報秋成也朱註
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乃是方字訓詁則然耳傳中初非此旨也不必泥我田
旅一成旨勿單指公田介黍稷者亦只是此薿薿之苗所謂祈者祈雨以大
此也非祈年也訓註引周禮祈年亦引據耳總是省耘之時舉此二祭初
非春所時事若謂所于秋成之後而又顧其來年之豊則安有一詩之作而有
兩年之事乎社者五土之神生物者也四方成物者也田祖即神農蓋神農
始教民藝五穀者也凡此族也皆在祀典故皆祀之然此乃常祀若此章之
祭乃于省耘時則又不同按后土以句龍氏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
后土官名也能平九州死以爲社神而祭之周禮羅弊致禽以祀祊註云羅
網也弊止也以網捕獸獸盡而網止則獻禽以祭四方之神若秋獮之禮
如此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
殊而實同也以田之既成而歸功于農夫者蓋以方社之神閔其勞而祐之
賜之我則因農人而致此福也註爾雅七月也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
可擊也此傳田畯以神言與經三章田畯以人言不同我田二句是祭詞以
祈三句是祭意三以字相承遞說見黍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育穀
字雖有養善二義然爲力田奉祭宜專主養一邊時文有全主善說者固謬
即養善兼用者亦未免騎牆矣〇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
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〇豊城朱氏曰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
物故于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于祈年之祭言之
此語亦宜玩〇又曰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
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叶獎里反**饁彼南畝**叶滿彼反**田畯至喜**音饎**攘其左右**叶羽已反**嘗其旨否**叶補美反**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叶羽已反**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叶母鄙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
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田也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〇
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
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
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
其事也

合參且向當耘耔之時我曾孫來止以省其人力何如適見農夫之婦子來
饁耘者于是與之偕至南畝非但曾孫喜而田畯亦至而喜之曾孫乃攘其
左右之饋嘗其旨味之否觀歡之間藹然上下相親矣既又見其禾之易治
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而有年之賜將于是乎在矣是以曾孫悅

農夫之勤自忘忿怒之心農夫感曾孫之愛而益致其趨事之敏是省耘而
相親相感之情又如此
［析講］此章上六句見其親乎民而忘上下之分下見其感乎民而切趨事之
勤也曾孫之來爲省耘而來以其婦子正本曾孫說來不重婦子之來饁而
重曾孫以之也田畯之至亦爲勸農而至喜者見人力齊而喜也此句輕只
帶說耳攘其二句自曾孫言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
糲彼必有所不敢嘗者故攘而取之左右指所饋之物言曰左右亦有隨取
無方之意以公卿之貴而嘗畝畝之味重相親意察其苦樂意亦須帶言蓋
旨則幸而喜矣否則憫然爲之不樂也禾易句謂一成之內九萬之田皆如
此其易治也終善句是未然事善者寔穎寔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終
指他日茨梁坻京千倉萬箱看要見後有年意不怒句根善有來克敏句又
根不怒來要見上下相感之意而意相承不可平看敏者敏于耘也○首章

只言或耘或耔此章言婦子來饁禾易長畝又言曾孫否以親其下不怒以致
其敏則其厚民非特食農人烝髦士已也○楊伯祥曰看來此章是首章今
適南畝五句未盡之意而又提起言之曾孫來止正適南畝之事易治竟畝
即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勸農之意也下章則以足第二章未盡
之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音池**如京**叶居良反**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
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
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
美于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合參夫省斂□□既占乎豐年矣則其收成何耶彼禾之夫穫而在野者
皆密也曾孫之稼其密比則如屋蓋其穹隆則如車梁焉禾之已刈而露積
者皆庾也曾孫之庾則如水中之高地如陸地之高丘焉由場而輸之於家
則求倉以處之而千斯倉矣由野而登之于場則求車以載之而萬斯箱矣
我田之藏一至於此信乎善而且有而所謂有年者在是矣而我曾孫方且
以爲非我之所能致也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方社田
祖之祇爲我報農夫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乎以常享有年之慶而求爲我
之所利賴可也是歸美于下而欲厚報之如此夫其奉祭也既聞于爲農之
事而其獲福也又歸之農人之功公卿之重農如此其德盛政修亦可見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收成之富下言歸美于下而欲厚報之也曾孫之稼曾
孫之庾非公田說所謂歲取十千者也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稼以
在野言庾以在場言未穫時密比不亂故如茨寔穎碩而乘禾故如梁［薛士
曰如茨只言密比不得又如孔疏着高大說車梁多解爲輿梁大全梁字語

意］䅘鬱隆起之意皆望而嘆之者也求倉以處之承庾一邊來納之場
者輸之室也求車以載之承稼一邊來散之野者登之場也此正善有之可
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農夫之敢俱取給是矣曰求見昔所備者不足而
又求益也極狀其禾稼之多意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
也首二句禾稼之多三四句備蓄之齊合之皆收成之富要補出神惠意黍
稷四句是告神之詞要得歸功願福意［一說下四句是原公卿之心而爲公
卿之言不必泥定告神要見照應二章所謂農夫之慶就黍稷穀熟而言此
章所謂農夫之慶就收成之富而言一則曰農夫之慶再則曰農夫之慶見
以農夫始以農夫終也我何力之有是所以勸也萬壽即介福言介黍稷
士如茨茨享有年之慶便是農夫之萬壽矣須說農夫方好有飽享和而安
田畝自然從有年獲福歸到方社田祖□用之功見祭之不可不舉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六帖此詩諸說紛紛不過要將前面三章推轉頭腳

次第相因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詩人之作或順時敘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昔或更端別敘或重言復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字變化成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拘執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所報之禮三章省耘之事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若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脚則次章爲秋時之祭于義既通二章不論爲省耘省斂都無不可何必瑣瑣傅會也〇此詩見公卿耕耘所報無不致意于民而又有存新故舊之意民生之蕃有以矣後世若楚巫祀者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其所報之道何大而斂散補助勞來勸相之典不聞則又何以惠民也

大田章

傳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

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全旨此詩乃詩人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首章言耕鋤種蒔以順曾孫之欲然曾孫之欲順矣所憂者蟲耳故二章以除蟲望諸神蟲除矣所憂者雨耳故三章以降雨望諸天蟲既除雨既降則收成可必矣故末章言省斂賽禱之事通章歸美公卿上四句與前篇相聯方見答前之意因其以御田祖也是以有秉畀炎火之驗因其以祈甘雨也是以有興我公田之驗因其以穀士女也是以有寡婦之利因其報以介福也是以有介爾景福之報盛時君民一體者如此〇通詁以曾孫是若爲士大夫意言曾孫之所求者長也我農夫不過既種既戒俶載南畝使至庭碩所可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蟲之必去也澤之必及時也今以蟲則去以澤則膏此曾孫平日事神得天有以致之遂言曾孫報賽之事以祈景福意

大田多稼既種叶上既戒既備乃事叶上止反以我覃音剡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彼反播厥百穀叶工谷反既庭且碩叶常約反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〇蔡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于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也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合參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若謂君以民爲本民以君爲心我農稼穡之德深矣而何以爲順乎彼公卿以一成之地爲田九萬田何大也當收成之際公私俱足稼何多也田大而稼多不有以預之可乎故于今歲之冬以種所當擇也則先擇其所播之種而凡黍稷稻粱無不備焉以具所當飭也則先飭其所用之具而凡錢鎛耒耜無不修焉夫既爲先事之備矣始東作方興然後事之以向者所戒之覃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以向者所具之百穀而徧種之大田之內其耕之也勤其種之也時故百穀之生皆直而大所以穀士女充國用者可預占矣不有以順曾孫之欲乎

析講上六句言地利廣而善治田之事下因言生物盛而順在上之心首句是總言田事以發端大田者即歲取十千之甫田也蓋田大則用稼多稼多則器具廣矣本此言之既種是辨其物種使不雜于稂莠也既戒是飭其稼器使其不敝鈍也既備根上二項說今歲之冬言乃事管下二項說來歲之春言覃耜二句頂上既戒來即以上所戒之具而耕之也此見其耕之勤播厥百穀頂上既種來即以上所擇之種而播之也此見其種之時苗庭而直是不拳曲苗碩而大是不低小猶如生時言照前篇黍稷薿薿者如此則豐年可望而曾孫之欲可順矣蓋慰其食農人穀士女之心而若其願也〇豐城朱氏曰大田多稼總言其事以發端也既種既戒善其備于往歲也既備

乃事致其力于今歲也以我覃耜利其器也俶載南畝耕之勤也播厥百穀種之時也既庭且碩生之盛也凡此皆以順曾孫之所欲也此言其處己之勤而事上之忠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田事修飭而苗生盛美也

既方既皁叶子了反**既堅既好**叶許厚反**不稂**音郎**不莠**音酉**去**上聲**其螟**音冥**螣**音特**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叶虎委反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皁稂童粱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穉幼禾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合參然是苗生之盛不但庭碩已也由是而漸進焉或既方而成房或既皁而實未堅者或既堅而實堅者或既好而味好者以至童粱之稂似苗之莠

無不悉去焉如是則苗生亦既盛矣使所不此者而苗害之不除何以遂其盛乎是必去其食心之螟食葉之螣食根之蟊食節之賊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穉禾而至于方皁堅好者如此也然此豈人力所能爲哉蓋吾曾聞田祖之神而祭之矣尚賴吾我曾孫爲我持此四蟲以付之炎火之中則苗害除而苗無不實也曾孫之欲其終遂乎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苗生之既盛下欲以去苗害望之神也既方自孚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皁自孚甲始合而將實堅者言方房也未生于中若人之房合曰孚曰甲皆粟皮也曰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稂莠何不盡然上言苗之既盛耶不稂不莠木擇之精耘之審來總指苗之已碩者不稂方皁堅好皆在庭碩之後而四蟲之去又在方皁堅好之先四既字二不字俱自苗說而堅其成功宜輕輕遞過喚起苗害當除不重此於次節上去四蟲對下田穉言穉乃禾中之未稍者即下文不穫穉之穉

蟲災之盛植者亦食以穉者僭甚故舉以言之過田祖有神何須上言吾君之音琴瑟擊鼓以御之是其誠意已孚于神明矣故以此爲願亦有異怙吾君德意○無稂莠在人去蟲蝗在神故有望于田祖如此○食禾心爲螟言其好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貸無厭故曰螣食禾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後世俗蟲賊爲害民之政義亦出此○上玉按常講去四蟲又說轉在方皁堅好以前田穉即未方皁堅好將也據嚴緝以田穉爲晩禾則方皁堅好是早禾于四既字更有會兩截兩層較勝○大意重在除苗害上勿以苗生盛苗害除平看○慶源輔氏曰既方既皁既堅既好自禾之秀而言以至于成實也其祭之審矣又必無稂莠以分其土力無蟲蝗以戕其根株然後害不及其穉禾穉禾猶且不害則其庭碩者可知矣然稂莠則人力足以除之蟲蝗則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持此四蟲付之炎火之中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

有渰音掩**萋萋**音妻**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叶息夷反**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音濟**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穫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穧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稱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合參夫苗害之除固賴乎神休而時雨之膏必本于天澤又賴吾君之德上

召陰陽之和重雲之蔽𤕤其興也則萋萋然而盛盛雨之霏微其興也則祁
祁然而徐我農之所望者何爲乎在昔者所方禋祀之時曾孫亦嘗曰穀我
士女而今稍望收穫之時我農又歎不日惠我曾孫蓋以曾孫有公田焉
而以先之而爲君子之祿者有以阜其成矣吾儕有私田焉遂以及之而爲
野人之受者亦有以蒙其惠焉故當收成之際百穀用登言乎彼而彼有不
及穫之稺禾不必細大之兼取也言乎此而此有不及斂之穧束不必狼藉
之畢登也言乎彼而彼有遺秉之禾不把不必負任之無遺也言乎此而此有
滯漏之禾穗不必收拾之必備也凡此者豈特主伯亞旅之屬有以盈百室
而寧婦子哉彼寡婦之煢煢無告者且得取之以爲利焉夫以君之德而格
乎天因天之眷而及乎民吾人之所以利賴君德者不既深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願天澤之渥及下言收地利之有餘此章與上章皆承首
章庭碩說來言苗生如此而害不去雨不時不可也自有渰起皆是冀怙君

德之意有字此天怙君德處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濃潤滂浸萬物雨
我二句不可寔說作雨有先後看只是農先公後私之心猶曰雨我公田而
私田因得以蒙其餘澤也雖言天澤重蒙君澤上蓋以其所甘雨也故有雨
我之望天澤怙君德而降則私田之澤亦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
婦之利亦君之利也彼有五句重有餘上皆未然事觀註使字可見稺是穉
之低小穫之所不及者一束曰穧是已刈而收斂之所不及者合束曰秉
是把其之所不盡者一些曰穗亦是刈而散亂棄束之所不及者彼此二字
活看見到處皆有四有字正所謂終善且有于此處見得寡婦之利句只
須輕帶餘惠及人亦曾孫救士女意也○安成劉氏曰司馬法以六尺爲步
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一畝之田寔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寔積百畝
而方十畝爲方一百步以九夫爲一井則方三夫爲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
步作一里所謂方一里爲一井也○又曰此章復願其雨澤渰及而收成有

餘也○鹿野云通章皆以蒙君之澤言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禋音因祀叶逸織反**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祀叶上**以介景福**福叶筆力反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今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
之穫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祭禱焉用其
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
受福也

合參夫吾民賴君之德如此將何以報之乎故當收斂之時農夫見曾孫之
來皆喜而相謂曰我曾孫來矣皆以省斂也吾何忘所事而不若其心乎
于是曾孫適與其婦子之來饁者偕至我所見夫內外協力故不特曾孫喜
之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然曾孫之來固以省民之斂而從以報神之功也
于是省斂之時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舉行賽禱之禮以其騂黑之犧牲與其

黍稷之粢盛以享以祀以報成物之功焉但見誠至而神格福必介以景福
使常享千斯倉萬畝之入而南田受味大田長稼吾人之仰賴亦無終窮
矣夫始而力農也惟以順君之心終而奉祭也惟以願君之福農夫之忠愛
至矣其亦上之人有以感之歟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因君省斂而協其力下是因君賽禱而致其祝也疏義
曰首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
君上之心一爲耘耔之時一爲收斂之時也首四句輕重下句是即收成以
起賽禱而願其獲福也首句是農夫相告之詞下皆是詩人之言曾孫雖爲
省斂而來寔爲禋祀四方而來上段輕輕過以其婦子作賓曾孫以之若
作農夫助穫者何人以者何人禋祀四方之神者蓋以收成之富固田祖夫
農之力上天與雨之功亦四方之神御災捍患之助故祀之來方禋祀言來
禋祀四方也此例句法南方用騂北方用黑牲各用其方色耳與其黍稷句

重俔王汝曰前篇是祈年之祭故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薦黍稷猶未成不用以著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騂黑與其黍稷盛黍稷既成始用以著也詩人一字不苟用如此豢者報豐年也禋祀景福也以介景福雖是農夫欲曾孫受福亦須承享祀而神錫之福說○左傳云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咸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獲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豳雅其詳見于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士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傾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三山李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其始皆言黍稷次言祭祀乃以福祿終之○此詩總見得順君心怡君德皆頌美之意而有賴之心夫惟有以賴之故欲有以報之非盛德何以致然○慶源輔氏曰上之欲報其下者如此則是君以民為體也下之欲報其上者如此則是民以君為心也上下之情相類以為一則君之德固厚而民之德亦厚也○張氏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至美極治之時也而其本于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耕耘之時而後及于祭祀禮樂之事也蓋田事備則衣食足衣食足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大君有壽考安樂之盛此詩人探其本而要其終言之序如此○疏義首章地廣而盡耕種之功也次章苗盛而願除蟲蝗之害也三章願得豐年而望雲雨也四章已得豐年而舉報祈也○小

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此以因其婦之利誤未可為據○朱子謂農夫頌美其上亦從雨我公田來第農夫頌上不宜稱曾孫稱曾孫者必祭祀之詞

詩經正解卷之十九 小雅

丹邱 姜文燦我英 彙輯
吳 荃蓀右

門人 張 魁聚星 仝校
李宗洙又衍
姜朝烈承武
男 吳之璋章玉 仝閱

瞻彼洛矣章

傳 瞻彼洛矣諸侯所以美天子也

序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全旨 此詩因會諸侯而講武也蓋洛水之至本爲朝會而詩意則重講武一邊文勢雖三平還以首章爲主須重以作六師一句惟六師既作可溯潛消此萬年之家室所以保也而君子之福祿爲益固矣二章有講武而無福祿三章有福祿而無講武意各互見須下缺處補之○言講武而各先言洛水之勢者以見所建朝會之所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首章俱諸侯贊美之詞勿作祝頌說○劉上玉云按蹟義次章中靺韐有奭之意而致其祝末章中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則當講于二章補福祿末章補講武意不必也更參之○舊說云會同因講武而衆不知周公營洛邑爲朝會諸侯之所非爲講武設也不可依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音殃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靺音昧韐音閤有奭音赩以作六師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靺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合參 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若謂國家以久安長治爲慶君子以思患預防爲先若今日洛水之會足多矣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而深廣矣成王所卜而宅周公所相而營蓋據六合之上游會四方之形勝者也我君子至止于斯也以一人而朝群后合天下而奉一人人心不貽天命用集福祿之積于躬也不如茨乎然天下雖安不可忘戰我君子不以一時之治安爲慶而以安危之倚伏爲虞乃服戎服之服御靺色之韐奭然而鮮明了以振作六師習其手足不致折格而難操鼓其心志不致相安于偷惰固不處武備之日弛而久安長治之策將在是也如茨之福祿不其永依乎

析講 此章美其原集乎福而猶大振其威也至止自鎬京而來也有備德振威之意蓋朝會既未及講武福祿亦就朝會上見蓋朝會便見人心大順人心大順即天命所由凝故福祿之厚如茨也末二句是講武時事見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乃所以久其福也韐韠也蔽膝之衣稱乎見者也註引周官韋弁云者証韋爲兵服之意耳作弁看則非矣作六師者恐其耗于治安而振起其衆殺之氣也如訓練行伍戰陣之法肄習坐作進退之方皆講武中事作字重服道尚文國家之大勢已見務彌而勝方泰寧久安之人心不無易玩故天子親御戎服身自振厲之直欲潛消天下不軌之心陰鼓天下委靡之氣若只訓練閱習則自有大司馬之法在無煩主上之張皇矣○荊川云至止就身講武福祿就講武上見下二句正言講武之事以發福祿如茨之意敬弦依此說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音蚌有珌音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合參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誠足以壯帝都之形勝矣我君子而至止于此也朝群后以講武事不特靺韐有奭已也凡見夫委然而下垂者鞞也炳然而好飾者琫與珌也服是服也則有以示其烈昭聖武肅天威令六師竦心于萬乘之威靈非特今日之家室爲無虞也殆必于萬斯年保此家室于弗替

是今日之講武固國家無事之休也不將與洛水而同其末清也
析講此章美其昭大武而保大業也鞞琫之上飾玉爲之珌琫之下飾玭爲
之飾鞞甲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鏐珌士珕琫
而珕珌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寔理不作禍亂萬年句連下只當一永字
看亦不作壽家室猶天下言天子以天下爲家室也并子文推王者大勢而
言之則以天下爲家都畿爲室既以大公爲心而封建列辟矣而又立司馬
之官設六卿之衆者蓋務內重以制外輕不獨以備戚儀也盛我周形勢而
言之則以東都爲家豐鎬爲室既以憑依爲居而兼有天府矣而又營嵩洛
之都定瀍澗之制者蓋拓外勢以守內險不獨以均道里也講家室處氣象
甚濶大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賦也同猶聚也

合參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誠有以起東國之朝宗矣我君子而至止于斯也
合群侯以講武事不但福祿如茨已也且見赫濯於幽有以萃玉帛琪球之
盛奮揚威武有以集山川洛矣之靜而福祿之來也則既同矣亨是福也則
有以固其基但見治不忘亂而亂不生非特今日之家邦爲克藩也殆必于
萬斯年保此家邦于不拔是今日之朝固國家長久之福也不將與洛水
而同其終始歟夫將爵積勞而一示其寵賢之盛世值承平而大會其英則
之氣東都之會真得保泰之道者矣

析講此章美其萃大慶而保大業也福祿自人歸言以一人而保天下之心
是以一身而萃天下之福也蓋圖安于未危則危可以不作故萬年保其長
治其在今日則一時之治安其在他日則萬世之治安一時治安是一時之
福祿萬世治安即萬世之福祿俱就講武上見若無事治平錯兵不用一旦
有急爾衛士不能捍卟大平其能久乎○天子之家邦一在鎬京畿中擁險附
固之邦卟憑藉之都爪嶺盤錯之地風稱天府天子之家邦一在洛邑集都稱
腹天道里爲均于貢賦爲便局崇水聚之區素號宅中講家邦須與室家有
別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洛都天下之中而亦四方必爭之國也天下無
事則已有事則洛都必先受兵夫是以講武于此則不但有以撐天下之
形勢而亦有以消天下之奸宄不但有以消天下之奸宄而更有以結天
下之人心是扼吭拊背之術有關于天下國家者豈其微哉○定宇陳氏
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久福祿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
廢武備而不衰不興如晉武者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自周而後天子
宿重兵于京師若期門羽林析衝果毅以及神策六衛亦得先王六軍遺
意而久之漸替其季也禁衛雖設而隸其籍者率多市人選小警即不能
受甲鳴呼豈非作之未得其道哉○武靈王戎服騎射而趙之霸業晉丕

着網褲半袖而魏之帝業乃知靺韐二字詩人下得有義味不徒爲服飾
之閒參和觀也不然陛戟而延士競修邊幅遂失天下豪傑之心豈爽斯
戎行之道乎

裳裳者華四章

傳裳裳者華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
功臣之世焉

全旨前詩諸侯美天子以武功此詩天子美諸侯以德容以首章心寫爲主一
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此卻含得下文文章威儀才德在
內下三章正發心寫樂處之故蓋朝廷福慶寧燕之以符文章威儀才德之
十而之子備之故我心之寫十文章成儀才德閒可必焉耳各章俱要點出
洛水勳會於爾獻合○一說首章美其得君之心宜其有譽處也二章美其

文章之美宜其有譽處也三章美其威儀之盛也四章美其才德之備也只須平平說去○舊程因興賦二字遂作三章分上是興其來朝之可美下是表其才德之兼全亦可依○大抵前三章俱就其可見處美之末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和平竟要提起前章發脊精美歸到才德上纔見天子之心寫有印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叶想與反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覯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覯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合參此天子美諸侯之詩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若謂國莫盛于人文人莫美于才德使有以煥上國之光效王家之用者皆君心所願見而不可必得者也我來朝之諸侯何如哉彼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況君子來同于洛水之上我得見之則仰于昔者慰于今我心始傾寫而無留恨矣夫君臣相得自古爲難今君子能使我心之傾寫如此則上下交而名聞流明良合而爵位顯其有譽處也宜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來朝而得君之心下言四有以成其休也總重君美臣上與至四句止華榮則葉盛臣覯則君悅與意大段如此我覯之子要說得與上緊相關會是傾心無餘意是以二字以心寫來譽者來朝得君之名處者來保祿位之意然巳然說觀註宜字可見此專以得君言與蓼蕭無不然飫說紛紛○一說洛邑一朝而得覯之子則制治保邦之長策有以慰我治之心於前創睠而無復留恨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虛羊反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合參然其寫我心而有譽處者豈無所以致之哉裳裳者華則其色之黃芸芸然其盛矣我覯之子于洛水之上則見其和順之積發爲英華之美而形諸威儀文詞者皆煥然可觀焉不其有章矣乎夫章者德之顯也福者德之致也惟其有章矣是以君心移而祿位可永膺君寵嘉而顯榮可長保此其福慶將無同于福祿之攸矣乎

析講此章與亦至四句止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爲興文章只泛以朝會時威儀文詞而言雖籩豆戰伐之事猶有搢紳之度也如湛露之豈弟蓼蕭之龍光亦我之所稱皆是斯義亦云文章者德之見于容貌者也聆我覯其德將說其事業言如黼黻皇猷棒煌治道等語欠妥有慶不過章有爵位而已如章服以彤弓錫馬蕃庶皆是或指上章之譽處說亦無妨若以維其有章相叶懲維有章斯有慶見非出于倖致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合參裳裳者華則或黃或白極其盛矣我覯之子于洛水之上但見駕車有馬也則駱服緇色而有四駱之乘矣其乘之以四駱也轡以馭之則六轡沃若而柔順矣夫是儀衛之盛固足以壯天朝之傑觀而等威之隆亦足以昭侯度之慎然是何如其可美者乎

析講此章依興義以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蓋反其意以爲興也亦與至四句止一云與至末者非是車馬威儀不平威儀即就車馬上見卽儀衛也四馬六轡亦是常飾惟四馬一色六轡柔如升車御馬之節操縱有節疾徐有度一本于忠敬之所形卽馬之齊可想見不忒之儀轡之柔可想見匪傲之度是馬與轡亦若載其彬彬之雅以出之所以可美也

左叶祖戈反之左上同之、君子宜叶牛何反之。右叶羽巳反之右上同之、君子有叶羽巳反之。維其有上同之、是以似叶養里反之。

疑也言其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
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合參 然之子也不特文章威儀之可親而且才德之可觀彼人之局于器者
宜于左未必達之右也有于右未必達之左也惟此君子允文允武之畢動
而日章有猷有爲之用斷而自恭左之左之而左無不宜所以處乎左者施
之而各當也右之右之而右無不有所以處乎右者用之而不竭也然此豈
襲取而強爲之哉蓋弘才碩德賦于天者獨厚成于人者稱至恢恢乎無所
不有焉是以資深逢源而形于外者左宜右有無不似其中之所有也夫君
子之才德無一而不可美如此則我心輸寫而復與燕處之慶也豈偶然之故
哉
析講 此章上四句言其有以周于用下原其所以周于用 按荊川云上四句
以設施言俱是才德之形于外者下二句以抱負言是推其才德之蘊于中

故詳如此也時說俱以集註才全德備是惟其有之口氣朱子倒解文法耳
首四句且勿入才德講似不可曉左宜右有宜泛說不必當就講武言左之
右之是借用字面見非一處之意蓋庶務紛紜人多易亂而君子大小常變
處之各當故曰宜庶務多端人必易竭而君子千變萬化出之不窮故曰有
然非存心之定安得有左之宜非存心之有本安得有右之有故曰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所謂表裏相符者也〇上四句總是言其設施于外而時措之妙
如此維其有之有字以才德之在內者言與上有字不同所謂有是大抱負
有是大蘊蓄者也似之云者即上左之四句皆似其所蘊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傳 桑扈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全旨 通詩四章平看只是箇頌禱意一章言其德之足以得天二章言其德之
足以統人三章就平日在朝言其德之盛而獲福四章就今日在朝言其禮
之恭而獲福須以彼交匪敖句作主匪傲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愛處只
不戢不難以此居功即以此受福故曰樂胥而戢難即匪傲之在平日者也
〇荊川云首是福以德次是福以功即所以受福也然不可矜能恃德故後
二章皆以敬爲受福之本此說意甚融屬

交交桑扈音戶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叶思呂反受天之祜音戶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辭祜
福也〇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
天之祜矣頌禱之辭也

合參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若謂禍福係于天固無倖邀之理而德在于人自
有招致之機我于來朝之君子何以頌之哉彼交交桑扈則有鶯然之釆而
文章之外見矣況我君子和順積中藹然可樂也吾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而純嘏之錫自昭受于冲漠之中矣不有以受天之祜乎
析講 此章與首言桑扈惟其飛故有文君子惟樂胥故受福樂胥還是因其
在燕而以可樂稱之蓋指其愷悌樂易之可見者言而在中之和順亦因是
以淺矣祜宜虛說就諸侯身上發揮重一受字惟可樂則凝承有本而祜之
受也非倖矣〇麟士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此以寔字爲虛
字用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音丙

興也領頸也屏蔽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合參 交交桑扈則有鶯然之領而羽儀若以自蔽矣況我君子和順積中藹

然可樂也吾知以盛德而膺重任則萬邦之衆咸賴其藩衞之勳矣不爲萬邦之屏乎

析講翰有翰祖兪于展字極爲關合百鳥從之飛萬邦從之師輿義之顯切者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次有作爲未動其羽而先奪其領文彩四張鬱然可愛也萬邦單自小國言展如扶弱抑强治亂持危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衞遮蔽使無外侮之患也玩註能爲二字還是未然事故顧其能如此蓋以一身而爲小國之藩衞亦其功之可願也乃頌禱之意○方山云之屏是諸侯見成事皆任方伯連師之職而文武惟其所用征伐惟其所事有以藩衞乎萬邦故美之此說亦可○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五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之屏之翰（叶胡見反）百辟（音璧）爲憲不戢（音緝）不難（叶乃多反）受福不那

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戢斂難愼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愼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合參且君子之在國也不特之屏爲能爲小國之藩衞使無外侮之患抑且之翰焉能爲小國之楨幹使無頹廢之虞凡此萬邦之諸侯爲百辟者咸仰我成而欽模範每事皆以之爲法焉此其功大矣然人臣不難于立功而難于居功誠以功大者易以驕也彼則功高天下而守之以謙收斂不放豈不戢乎其愼不肆豈不難乎君子之德盛如此則雖無心于福之多也而德之所在福自成萃之矣受福不既多乎

析講屏翰二字有別屏者捍衞之使無侵削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百辟即是所統之諸侯在屏翰之中者憲不必云法其屏翰法就修己治人附衆威敵各有其道蓋然亦不外屏翰中事也重在戢足以爲憲上戢是收斂而不敢恣難是畏懼而不敢驕總見其功愈大心愈小有是謙德以居功將見鳴謙貞吉而上不見疑下不見忌休徵之集自有多益矣○王者旣倚屏翰之力雖是國家少有大處鮮不欲保愛其功名共成盛事然不知學問一味恃驕任權亦覺難酬果能謹守禮法謙抑小心雖倚主無所嫌疑也詩以戢難爲受福之本眞是全終持滿之道若漢之博陸唐之汾陽俱業在社稷名齊天壤而一則禍貽宗祀一則身名俱全豈非敬肆殊施誠僞異致哉是可鑒矣○周自厲幽以後權已在諸侯故作屏翰憲百辟天子弱語耳然將勢度變於一詩亦有所滌

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叶五羔反）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合參然非但敬能自持已也且有上交之至敬爲試觀今日之在燕也稱兕

然之兕觥酌思柔之旨酒賓主酬酢上下兩悉此其情通矣然人臣不難于發露而難于君寵誠以情通者易以肆也彼則寵極人臣而居之以謹于交際之間絕無傲慢之意而禮節之不亂矣夫君子之謙恭如此則雖無意于求福也而盛德之所在福自來求我矣萬福不來求乎是則願之以福以致頌禱之詞又不之以德以寓勸戒之意周王之善于燕臣也如是夫

析講首二句不是空空說個爵與酒有君臣交歡分無所拘意彼交就燕時言匪敖重在心上存君臣之間名分截然爲臣子者易啓有欺傲其君之想或謂功高者必矜寵大者必傲或微有恣肆之形偶露于樽俎間耳今群臣燕飲一秉謙敬屏翰之托世世于茲豈不是萬福來求上章末句自我受者言此自福就我言吾云當不遠人○

桑扈四章章四句○定宇陳氏曰卽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記曰北宮主者

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鴛鴦章

傳 鴛鴦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序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全旨 通詩四章一意總是願其久享乎天休也通章重萬年上萬年是永久意不作壽說福祿人君之所固有者是已然的萬年是未然的不宜以福祿壽考平看首二章取鴛鴦相依不舍似有當乎福祿綿綿之意末二章取興乘馬行地無疆似有當乎福祿安貞之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叶牛何反）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網長柄者也羅網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合參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若謂常王一身爲福祿之宗而福祿其所自有也吾固無容祝矣然果何以爲情哉惟願其久于此而已彼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以取之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宜之于今也殆必歷萬年之久福祿與君子相宜而長聚于其躬矣

析講此章興意甚𢘊云鴛鴦于飛則旣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則旣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宜字猶相宜適當之謂譬如此物與彼物相宜適當則兩物乃成相聚若不相宜不適當則判然散矣福祿宜之者宜之順適爰享意如諺云該享此福一般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叶筆力反）

興也石絕水爲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合參彼鴛鴦在梁則戢其左翼以並棲矣吾願君子之福不特今日能宜之也殆必歷萬年之久君子與遐福相宜而長享乎福祿矣

析講此章以鴛鴦得所依興君子宜遐福鴛鴦飛則相隨居則相偶故曰匹鳥遐福遐字訓久遠二義遠是說福廣濶有可大意久是深長悠永有可久意兩字要分別上章宜字以福祿就我言福以人爲辭猶云恰好也此章宜字以我享福祿言德以福爲配猶云應該也君子之享遐福亦有相維不相舍之意○註云戢左翼以相依于內者棲宿之得所也舒右翼以防患于外者恐懼之常存也作文只點詩戢其左翼句不可添出舒其右翼句來蓋左翼之戢自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故以爲興也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去聲　廄音救　摧音莝　秣音末叶莫似反　艾叶魚肺反）

興也摧莝也秣粟也[illegible]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廄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也

合參吾願吾君不止此也乘馬在廄天閑之孔良者也用之欲盡其材食之必盡其量不惟摧之而又秣之矣况吾君子今日旣恬而物和其豈而謂矣蒞位而含和其精神暢矣將自此而于萬斯年惟辟玉食以享天下之奉而福祿之保養者與天地同其悠久矣

析講乘馬乃人之所養君子亦天之所養故以爲興新安胡氏曰摧飼粟曰秣艾者受萬方之貢賦享天下之奉養所謂富有四海玉食萬方是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摧叶如字又音剉　綏叶土果反）

興也綏安也

合參乘馬在廄天閑之上養者也策之欲盡其遊養之必備其物不惟秣之而又摧之矣况吾君子今日秉清而致思慮不擾矣願游而所以志氣如神矣將自此而于萬斯年長拱無爲以享天下之樂而福祿之綏安者與元化同終始矣是則我君福于無疆萬壽無疆下則極臣子之情庶幾盡于此矣

析講乘馬乃人之所安者君子亦天之所安故以爲與綏者不止貴爲天子須說到治安上言安全保定坐享萬邦之朝宗所謂無爲而治恭已南面是也〇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如云一身之間皆安富尊榮之福焉〇吾惟保定也合艾綏兩字只當作一宜字看

鴛鴦四章章四句〇乘馬以君稱臣故須禱之餘致戒勅此以臣祝君惟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反覆而不已者愛之深不敢擬議其德以爲報稱者敬之至〇小序云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之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也嚴云文王之時入澤設罻皆有時殺胎覆巢皆有禁合圍掩群皆所不爲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芻秣養待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摧以待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福祿也鄭云戢其左翼則王之時物不驚駭又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係于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以粟愛國用也奉養之節如此宜其久於福祿也劉云所乘之馬節儉如此他可知矣

頍弁章

傳 頍弁燕親戚也

序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安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三章都是爲親親之意宜以喜見爲主追言未見之憂預言無幾見之恐正以發其見而喜之意文體雖三平而意相足首二章言兄弟則甥舅可知故註云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末章言及時相樂之意則并甥舅言之可見意實相足也但行文前二章獨言兄弟則君子宜主兄弟言末章兼言甥舅則君子宜兼兄弟甥舅言〇大抵之親故處滯封不難于富之貴之而難于見之故親親之意以見爲重各既均與要在與燕上說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〇弁皮弁也頍弁貌實猶是也殽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比也君子兄弟爲賓者也弈弈憂心無所薄也〇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言有頍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他也又言蔦蘿施于木上以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合參 此燕兄弟親戚之詩若詩序以懿親爲重王室以展親爲先而所以洽其情者燕也今日之燕何如哉凡筵一間冠裳俱集彼頍然戴弁而來者寔維伊何乎況爾酒既旨爾殽既嘉所以與燕者豈伊異人乎乃一本同氣之兄弟匪他也獻酬交錯之際藹然天性之親豈他人之所可同哉今夫蔦

與女蘿施于松柏則固結而不可解物理之相須蓋如此矣我兄弟相親之情不猶是耶惟其情之相親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弈弈而無定其念之也深矣今也既見君子得以洽情于樽俎之間而我心之弈弈者庶幾爲之悅懌矣今日之燕其容以不設哉

析講 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興燕惟至親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有頍者弁本言與燕者其弁頍然耳賦起也而曰是維伊何與豈伊異人二句詠歎自相呼應則興矣蔦蘿與松柏均爲地產而有相附之勢亦有兄弟與己均爲一氣所生而有相依之情故以爲比兄弟親戚纏綿依附有患難安寧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未見君子四句詩人親親之情全在此上見得重既見上既見就燕說註憂心無所薄薄字作附也悅懌者得敍天倫之樂旨酒嘉殽可相與飲之食之而親親之情以篤也要打轉弈弈看〇楊伯祥曰匪他一語大有感慨言非疏遠無瓜葛者也而酒殽之設所燕惟兄弟正

見禮意殷懃而女蘿二句又比兄弟之親原不比他人所以今日之燕兄弟
者匪他耳

有頍者弁實維伺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叶陵之反蔦與女蘿
施于松上叶時亮反未見君子憂心怲怲音柄叶兵旺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叶才浪反

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其俱也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

合參且燕之設也凡與燕之人皆弁頍然皷弁于一堂之上是維何期乎況爾
酒既旨爾殽既時而所以成燕者豈伊異人哉定乃兄弟之具來也登筵依
几之間翕然天倫之會耳有一人之相遠哉彼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則纏綿
依附固結而不可解矣我兄弟相須之義定於天而不可離不猶是耶惟其
義之相須是以向也未見君子憂心怲怲其盛滿思之也至矣今也既見君
子得以歡慶于嘉美之會而憂之怲怲者亦庶幾其有臧矣

析講上章伊何是問何人與故下應以兄弟匪他此章何期是問何期約故

下應以兄弟具來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怲怲盛滿不寬舒意臧對怲怲
看彤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臧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歡
聚天倫之樂則臧矣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音線死喪去聲無日無幾音己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
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
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
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

合參吾之衛猶未已也彼有頍者弁果何在乎則寔維在首矣況爾酒既
旨爾殽既阜此與燕者豈伊異人乎乃內而同姓之兄弟外而異姓之甥舅
皆情親而義重者矣然則今日可不及時以樂哉彼天將雨雪則霰必先

集者雪之候也然則人之老至而爲將死之徵不猶是乎今兄弟甥舅雖會
于一堂但死喪之期已迫相見能幾何哉以無窮之情限之以無幾之日故
但當樂酒今夕以盡燕樂之歡而篤親親之意斯可矣否則逝者其耋雖欲
相樂其可得乎夫知至親之當篤則時無不舉之燕又知爲樂之當及時則
燕無不盡之情古人親親之厚也有如此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賦其事以與燕惟至親下喩時之難得而老倚之當盡
也如彼二句是以天道喩人生即光陰幾何易過之意大戴禮陰氣勝
凝爲霜雪陽氣勝散爲雨露此只就霰集爲將雪之候講而註中老至二句
補在微中方是比體死喪二句是爲危苦以相感動見今日之燕不容已孟
德詩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
憂惟有杜康即此意今夕二句緊承上說今字對後死喪之日而言與今我
不樂逝者其亡同意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于此夕是人生所難遇凡我

君子亦惟爲我盡今夕之歡而已矣蓋人生在世光陰幾何今夕得遇于此
他日不知又在何處見此不樂恐後會難期但當燕飲以盡懽也或泥一惟
字見自宴而外凡生前之可憂死後之可慮者一切置之度外焉耳此非本
旨　按吳湖曰維兄弟甥舅之燕見無他人與之意此說亦可參○齊未孫曰
情擬松蘿時惟雪霰二三兄弟不覺歌酣相顧悽然說到一日無常簌簌下
數行矣亦樂極之悲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
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
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無由旋其忠告因以王不宴樂同姓爲辭而告以
禍敗之或非直欲王宴樂之也又曰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幾得見王其
能幾乎樂酒今日謂未保明日之存亡也維宴謂天下之事已無可爲維
須飲酒耳其詞甚迫矣

車舝五章

傳 車舝樂新昏也

序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
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全旨 此詩作于得見之時首章言未至而望之切二三四章是既至而樂之深
末章又舉其始終言之重在賢上○陸羽明云通詩爲燕樂新婚而作而所
以燕樂意以德爲主首章德音聞其有美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
皆根此而言只德音來教一句括盡通章之旨

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叶羽已反式燕且
喜

賦也閒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婚禮親迎者乘車
孌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婚之詩言有閒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

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
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合參 此燕樂其新婚之詩若謂車舝貴于大婚禮尤貴于正始我也閒關然
設此車舝者果何往哉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斯時也
匪飢也匪渴也特望其德音之來括故切于思而心如飢渴耳今若得以見
之則雖無好友以合懽而心之欣慰殊有甚于見好友者亦當式燕且喜以
盡其相樂之情也

析講 此章上四句是往迎而望之切下是預道其既見之喜要見追敘意思
孌思字重看匪飢句正見思之切處德音如成內助之美理萬物之宜意雖
無好友只借來形容蓋人情同好友以燕飲則極其懽樂故設言雖無好友
亦當宴樂也此二句亦承上飢渴之望而預擬之如此不可作既見說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叶音嬌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叶居爻反式燕且譽好去聲爾無射叶音亦叶都故反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碩大也譽
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鷮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己而
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合參 夫未見而思之切如此及今既見其喜爲何如耶依彼平林則有集維
鷮物且得其所歸矣況彼及時之碩女以令德來配己而教誨之益有出于
常配之外矣是以設燕以成其喜且稱譽以揚其休而中心好慕相偶終始
無有厭斁也蓋得賢內助自不容不如是耳

析講 此章上四句興既至慰己之下表己好樂之情也鷮來集於女來教
已皆可喜者故以爲興辰字即婚姻以時之謂碩字亦從德上見之蓋女以
德爲大也令德來教與德音來括相應蓋上聞其有是德此則見其實有是
德矣來教一說來相助我內治也不是言語然既曰來教終有誨之之益如

雞鳴勸戒皆是燕樂悅慕皆本令德來教來式燕是燕飲儀及乎物者也譽
是稱道其有令德情見乎詞者也好爾好其德也若好色則有時色衰而斁
矣無射不必說到後日去此詩不過以成昏爲終耳○方山解與字爲樂益
從韓奕之誦僕若桂山依此說恐未穩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與女女亦
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合參 夫我之樂汝如此汝可不樂吾之樂乎彼酒而旨焉燕之樂也今雖無
旨酒尚其式飲庶幾而盡情于飲以相樂焉殽而嘉焉燕之樂也今雖無嘉
殽尚其式食庶幾而盡情于食以相樂焉以德配德燕之樂也今雖無美德
以配汝尚其式歌且舞而盡情于歌舞以相樂焉是固吾之深望于汝者而
汝可無以副吾望耶

析講此章總是言已無可樂而與其盡情以相樂也雖無旨酒嘉肴之相樂之情上若其情苟足以相樂則有不在于物與德之有無者矣式飲是合巹而飲也式食是同牢而食也方切新婚意雖無德與女以徙順相承誠式歌且舞有心和聲和容和意○或云燕以成禮以情而不以物故今日惟望其豐儉之不計也妻以配己助德而不較德故今日惟望其賢恐之相忘也可無以樂吾之樂耶此數語覺宛而切

陟彼高岡析(音錫)其柞(音作)薪(叶音新)析其柞薪其葉湑(上聲)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叶想羽反)兮

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合參大燕樂之情既遇則吾心自有不期而釋然者彼高岡之上薪可析也陟彼高岡析其柞木以爲薪則見其葉湑然而盛矣此令德之女世所鮮也

鮮覯者而我得覯之與之飲食歌舞而燕樂無斁則此心輸寫而無留恨矣寧復如何之飢渴哉

析講此章與已之于新婚見其人而慰其心也析薪而其葉湑然覯爾而我心洒然總是所得副其所求故以爲興鮮我覯爾謂碩女之德世不常有猶言難得見爾也此句要點德字出即上文德音來括令德來教之謂也心寫即上燕樂燕射飲食歌舞等意而心如飢渴者此寫矣○辭士云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與二句而說興意中又作一轉折另一催也

高山仰(叶五剛反)止景行行(叶戶郎反)止四牡騑騑(音非)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合參據令得見之喜追昔未見之憂其始終不有可言者乎高山見而詩人所共瞻則可仰矣大道坦而蕩人所共由則可行矣況今親迎之車以駕並則四馬騑騑而服御六轡如琴而調良備此于間關之設迎彼新婚所鮮覯之人德音來括果遂吾飢渴之思令德來教果係吾無射之好一飲食歌舞之間真足以慰吾心矣是則始之求者求以德也終之樂者樂以德也庶幾雅娟之道乎

析講此章總上四章之意上二句與下四句與意全在可以字上高山景行與新婚有令德仰止行止與慰我心註引表記甚有意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不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賢女而不得覯心必有所不能慰恭自敘其意中之事耳四牡二句是往迎之初即首章事覯爾二句是成禮之後即次章以下事故曰舉其始終而言按註文義略無間處宜一直說下而始終意總見可也覯爾新婚要見令德來教意以慰我心要見釋飢渴之望遂宴樂

之情意○高山句寓有令德可瞻仰意景行句寓有令德可率循意○一說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與車馬不常辭和鸞雖雖韶相似是即于車馬之間徵其德也存之○馮吉人曰此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已有馬服御良可望來括不厭欣慰之意○辭士曰此章以二句與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馬服言四牡騑騑御良言六轡如琴高山景行亦是以兩項與兩項須有分曉○上玉曰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註說詩然耳每見常講于迎接處云且舉其始終而言之大非詩人語氣命意可也六帖一直下來○景行言大路也表記蓋斷章取義唐明皇孝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爲人心向往之處字後世遂有景慕之語○附錄豐城朱氏曰知高山之可仰則知聖德之可慕矣知景行之可行則知大道之可由矣由聖人之道以求至聖人之所止則所謂至善不外是矣然則仁之不如堯也孝之不如舜也學之不如孔子也猶之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大道而不達乎國都也

是即所謂辛苦而獲也豈不惜哉

車舝五章章六句。○安成劉氏曰此詩皆言慕悅賢女之意故其未得之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既得之也喜其令德來教而心如醉焉至於宴樂之也又歎爲歡之無美與而且恐無德以相與証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也○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群臣有棠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禮上下通用之樂歟

青蠅章

傳 刺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序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全旨 通詩總是戒王之詞以無信讒言句爲主首章喻讒言而戒以勿聽下兩與讒言之爲害以見其不當聽也要其終極于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王知參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蓋讒之始必搆于二人而漸交于四國故詩人窮本以刺讒○一說云首章斥讒言之惑人聽主戒王之

勿惑也二章乃推言其所以勿聽者以其亂國也三章又反言其所以亂國之音起于讒辭之微也由大說到微者蓋欲王謹之于微正所以教其勿聽之端也○安成劉氏曰首章以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比與相似而不同者諷風亦然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叶汾乾反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合參 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作此詩若謂天下未嘗無讒言也所貴乎人君者有以止之耳彼青蠅之爲物也能變白黑而其飛也則營營然以止于樊卽其往來之飛聲誠有以亂人之聽者矣然則讒言之反覆惑人不猶是乎豈弟君子尚聞公聽之明審是非之術一聞讒言嚴而絕之可也豈可聽而信之哉

析講 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物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眾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薛士曰營營旣主飛聲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比意正以認清一路爲宜耳往來或言癈去復來却無碍止樊鄭孔自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章讒人在青蠅外此章讒人在青蠅內有炤應與無炤應與比之別也且此章上二句主讒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戒王而稱豈弟君子冀以入之善爲詞也豈弟二字有意蓋慈祥樂易之心止可茹納善類而不可優容奸邪若以豈弟之心對付讒人豈不爲其所惑乎無信讒言者見當審察不可輕信如聞譽言不遽以爲是聞毀言不遽以爲非是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叶越逼反

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合參 彼青蠅則營營然而止于棘矣惟此讒人則肆其罔極之奸以交亂四國矣夫讒人罔極而四國爲之交亂是罔甚可畏也安可以爲信哉

析講 青蠅而止其所則勢難驅讒人而恣其欲則亂難弭故又以爲興○薛士曰就喪青蠅有所止讒人則無極反意爲興然如此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正與讒人罔極止于棘正與交亂四國也下章同罔極以心之艱險反側言亂四國者肆其譽言則鼓天下之人而是之肆其毀言則鼓天下之人而非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音姤我二人。

興也榛合也猶交亂也己與聽者爲二人

合參 彼青蠅則營營然而止于榛矣惟此讒人則肆其罔極之奸以構我

二人矣夫讒人罔極而二人爲之構亂是固甚可畏也又安可以爲信哉王
宜知所懼矣

析講 讒所以爲潘構卽構𤔡之構二人指君與我也構二人者本無嫌也强
譽之使譽本無怒也强毁之使怒也讒人罔極之禍其末至于亂四國其始
先于構二人聽者察于其始而早絶之庶乎不至于罔極也始則毁已于上
以構其君臣之交而使之得罪是亂之發端終則昌言于國以紊其是非之
實而使之大亂是讒之流害

青蠅三章章四句○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階東可五六石
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愼之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
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詩惡卽矢也按唐元自爲臣官知
制誥武儒衡厭鄙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遽集于
此一座失色

賓之初筵

序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
下沈湎淫液武公旣入而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五章總以飲食悔過爲主前二章皆爲下章張本以起悔過意二章
分上是言射祭而飲之善以發自儆之端下是詳凡飲之失而致自儆之寔
細分之首章是言因射而飲之善二章是言因祭而飲之善三章言凡飲
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四章又極言醉者之狀末章是則其飲酒不善而
深致其戒也只無俾太息一句足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皆善者無
怠故也不知其秩不知其郵太息故也所知字極緊設監史立監無非儆其
太息之意以自悔也曰善曰不善皆指他人以自儆當時亦非眞有此事也
○或泥朱註首章有初筵字二章有始時字遂以首二章爲射祭之飲常始
乎善爲說殊不知射至旅酬時祭至獻尸時俱將畢矣原無始終之分若章
末諸云始時之善如此惜乎其終不善則失詩人之旨矣恐欠通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音皆叶舉里反）鐘鼓旣
設（叶書質反）舉醻（酬）逸逸大侯旣抗（叶居郎反）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
（叶丁歷反）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卽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
實也旅陳也和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樂
人宿縣廡明將射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舉醻舉所奠之爵也逸逸
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
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
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
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衆射者也同比其耦也射禮
選群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

質也祈求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首
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旣調美而飲者齊一至于設鐘鼓舉醻
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合參 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若謂酒以嘉天下之會而洽其情者也何
不善飲者卒不免于有過耶其亦未知所戒乎以因射而飲者言之當射禮
未行賓之初卽席也列于筵之左右者皆秩秩而有序焉籩豆以盛殽核則
楚然而列矣殽核以實籩豆則旅然而陳矣酒以成禮則調美而和旨矣但
見賓之飲乎酒者皆肅敬而齊一何孔偕也賓旣肅然其亦惕若此一飲也
其在鐘鼓未設之先而弓矢未張之始乎是其飲于未射之先者固如此其
肅矣迨夫將射也鐘鼓之宿設于堂上者則遷設于下以避射位焉醻爵之
奠于席者則舉之以行旅醻之禮逸逸然往來之有序焉無失次并無錯舉
也將射而飲又如此者由是大侯旣抗而係左下之綱弓矢斯張而有引滿

之務斯時也三耦衆耦之既同乃揖讓升堂以獻爾發矢之功各心競云我將發必中的以祈爾飲豐上之觶也以此爲心則所以正其內志直其外體者自無一之不備矣方射而飲復如此者是則未射之先有孔偕之度將射之時有遲豫之儀方射之時又有競勸之心射飲如此而何有于不善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以下是方射時事而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是未射之飲舉酬逸逸是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是方射之飲知得此意只疊疊依朱註說下爲得飲射不必分先後或泥註因射而飲謂不可作飲在射前不知因射而飲者特以其飲爲射設而重在射耳未射時先行燕所以安賓也賓卽行射之人凡司馬司正之爵三耦衆耦皆是地上鋪陳曰筵筵上所藉曰席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醉止說秩秩者左右坐次之有序也凡籩寔于豆核加于籩有楚者别其器也維旅者陳其物也孔偕言齊一不亂重在肅敬如一上是不喪德

不喪儀意古時將射于學宮先一宿各懸鐘鼓于堂上是謂宿設及將射樂正乃命工遷樂于堂下東階傍以避射位此句只重設不重遷舉酬者是射時主人有舉觶之禮主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酬爵而獻賓賓受之奠于席前不舉至旅酬時主人乃舉此酬爵以飲賓往來交錯逸逸有次序也大侯既抗司馬命張侯始爲掩束今則子弟脫束繫其左下之綱也此其耦者各選取其才之相近而自爲耦也射夫兩人爲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爲衆耦此耦釋既同句與車攻差異彼以人衆齊集言此以藝能相近言獻爾發功者奏夫舍矢之積在堂上射也拾發者拾更也與其耦更迭而發矢也末二句是射者之心自期如此不惟勝者以此自期而不勝者之初心亦未嘗不期乎此也可見其醉然自持不流沉湎處不可作自伐之言曰祈爾爵意只重在爵人上然射以進飲而各以爵人爲期則其不崇飲亦可見此章總見先飲酒而后飲射飲之善則無過矣○輯錄按疏義以爲大射通釋以爲燕射竊意此章之旨但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爲某射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叶宗五反**烝衎**音看**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音耽叶持林反**其湛曰樂**音洛**各奏爾能**叶奴金反**賓載手仇**音拘叶音求**室人入又**叶音由怡**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叶音酬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衎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𣛮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謂祭也樂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合祭又以因祭而飲者言之祭必有樂也則籥舞以動其容而或坐或伏有

以昭羽儀之美笙鼓以闡其聲而立節立動有以宣華作之音倡和清濁迭相爲經而堂上堂下之奏無不和也旣薦咸通假于有廟而立德立功之祖無不樂也樂何如其明禋祭必有禮也則以是樂之和而洽于禮之至誠敬以存于心而致其愨命駿爲之成儀物力以從其事而盡志盡物內外爲之交修百禮既至但見動容周旋于然其大而顯者之觀可仰也儀文曲折林然其盛而紛者之吉可度也禮何如其備耶禮樂明備則神明歆格而純嘏于是乎錫矣斯時也覲而與祭有子焉有孫焉惟悅以享其先湛然而極其樂也于是洗爵以獻尸尸酢而卒酌和敬存于中禮節附于外與其卒爵而交錯以徧得以呈其將事之能矣以是而飲豈崇飲者乎蹤而助祭有賓客焉有室人焉賓以手挹酒以獻尸室人復酌而加爵也于是酌彼康爵之爵尸以飲乎一禮各有所司誠則無不盡于以行夫時祭之禮矣以是而酌豈湎酒者乎是則子孫之因祭而飲也盡其獻尸之禮而已賓客之

因祭而飲也亦盡其獻尸之禮而已祭飲如此亦何有于不善也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是事神而禮樂之盛下是獻尸而禮節之周也上段但言奉祭事至下而方言祭飲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事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尸事獻尸就有飲飲乃尸酢之爵也故曰因祭而飲非如劉氏謂飲在祭後也或謂一祭中亦有三次飲爵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三次獻尸俱有酢酢之爵即是祭飲籥舞三句是樂洽百禮三句是禮籥舞秉籥而舞也籥舞在庭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故曰樂既和奏以洽百禮承上來蓋以樂之聲音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序故曰洽百禮說得廣兼禮文禮物謂如祼將妥侑迎神送尸禮文也牲牢醴薦籩豆玉帛禮物也壬是合言百禮而概觀之見其大也林是析言百禮而詳觀之見其盛也此正見既至意非有兩層也錫爾純嘏是承禮樂來足以致神明之感格也各奏爾能言子孫

各酌獻尸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遂卒其爵各申其敬以昭其能也賓載

各酌獻尸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遂卒其爵各申其敬以昭其能也

手仇二句不平言賓手挹酒斟以進之于尸而賓之室人復為之加滿其爵耳此特為賓加爵非室人自獻之也註佐食賓佐尸食者也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名曰佐食酌彼康爵註安體乃安賓之體謂酌彼康體之爵也蓋賓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一賓之飲自尸錫來所以能安其體也此二句宜緊連上說此章見凡飲酒者能如祭飲之善則無過矣○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或謂賓與室人皆是佐主人以奉祭者故當三獻禮成之後各行獻尸之禮是多此獻尸之禮故謂加爵此以賓客室人通作獻尸說微弦依此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叶分邅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叶分邅反）**舍**（音捨）**其坐遷屢舞僊僊**（[illegible]）**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音必）**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愆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合參夫射祭之飲固無不善矣使凡飲酒者皆以是為法焉則亦何過之有哉何飲者之不能皆然耶彼賓之初筵也禮讓相先溫溫其恭威以敬慎而自持矣方其未醉也威儀反反而顧禮一恭之所形也曰既醉止則威儀幡幡而舉動之輕數舍其坐遷而屢舞之仙仙視向之反反者安在耶方未醉也威儀抑抑而慎密一恭之所主也曰既醉止則言失其正一皆媟嫚之言動失其正一皆媟嫚之態視向之抑抑者安在耶無他蓋飲之常禮人所當守至于既醉則為酒所困而于禮之常秩皆昏然而不知是以幡幡怭怭之如是也不然胡為始終之相悖耶

析講此章末二句分出是詳飲酒者始治而終亂下是申其所以亂也觀註

中一凡字則不承射祭言矣凡歲時聚會燕飲皆是泛言可也始治意輕重卒亂上首二句提起溫溫其恭不可作和敬平看只是個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意其未醉止六句與下其未醉止四句平看反反而顧禮者周旋猶欲其中規折旋猶欲其中矩也到得幡幡雖欲顧禮而不可得矣抑抑而慎密者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也到得怭怭雖欲慎密而不可得矣幡幡數句要打轉反反意怭怭句要打轉抑抑意末二句總上兩段說亦要打轉幡幡怭怭二意而言其不知反反抑抑乃禮法之常故如此亂也此章總見凡飲酒者始治終亂不能如射祭而飲者之善也○蔡參家為禮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賓既醉止載號（音豪）**載呶**（音鐃）**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音欺）**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叶于其反）**側弁之俄屢舞傞傞**（音娑）**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叶筆力反）**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叶弁何反 **維其令儀** 叶牛何反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貌。郵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傞傞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合參 且以醉者之狀而極言之賓既醉止則載號載呶言語肆矣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容止亂矣此無他蓋既醉之後則爲酒所迷故不自知其有過而至此耳弁載于首俄然而傾側其舞也傞傞而不已醉者之狀如是其亂甚矣夫人飲爲以醉爲節若既醉而出不致荒亂則可以見其溫克之美而賓爲嘉賓亦可以彰是燕之美而主爲賢主矣寧不並受其福乎若醉而不出流至于此是自害其德也而主亦不見休矣且飲酒之所以爲美而不至見非于人者正以其溫恭自持即終事之後猶夫即席之初而有令儀也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何以成其美耶

析講 此章上八句極言醉者之狀下則示以儀之當謹也此比上章之失抑又甚矣故註曰極言醉者之狀載號載呶對亂我二句看上是口容之不謹下是身容之不正不知其郵是心志迷于中容止馳于外不自知其爲口過爲身過也側弁二句又甚言之只帶說過不必對載號三句看既醉而下皆誨之之詞並受其福言賓主俱有美譽即是福也此受福與他處不同但却重在賓上因賓之賢以見主之賢也是謂伐德則無美譽矣伐德就喪儀言剃川謂此章以儀爲主不可以德相對惟喪儀故伐德耳註令若此總上號呶八句之意非單補醉而不出二句言也○晏子辭景公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賓之罪也臣已卜其晝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 叶補美反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 音泰 叶養里反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音古 **三爵不識** 叶音失志 **矧敢多又** 叶夷益夷救二反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于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羖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合參 夫飲酒喪儀如此可不深以爲戒乎蓋凡此飲酒之人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固不可不爲之維别也于是既立之監以察其愆又佐之史以書其失所以防之者亦嚴矣但彼醉者所爲之不善監得而察之史得而書之彼固昏于醉而不自知也而不醉者見監史之糾反爲之羞愧焉然監史之立亦以彰其失而已于醉者未必知所儆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其敬慎修省勿

至于太怠乎告之若曰威儀之失自妄語始耳必於既醉之後凡有言也必謀之心而所不當言者勿言也凡有語也必協諸道而所不當從者勿語也苟或醉而妄言則監將糾之史將書之將罰汝使出童羖雖必無之物亦將責汝以必出之矣汝得無恐乎且人之醉多飲所至也汝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苟又多飲則監史之糾童羖之罰必不免矣是豈可以不戒哉夫武公始言射祭飲酒之善以發自儆之端終言在人凡飲之失以致自儆之實其悔悟深切如此其亦果于自修矣沒稱睿聖不亦宜乎

析講 此章總是防醉者之過而陳教戒之詞也反恥以上因飲致察而醉者爲可恥式勿從謂至童羖是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是丁寧以戒之也此二段皆是兼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本反恥說下監屬察史屬書監以正其禮史以書其過恐彝飲之傒一官不能並察故又設史以佐監也此古來有此

宜以防酒失非武公始設也太怠哉心上誤匪言以下正欲其無大怠也怠生于心必形于口故欲其勿言勿語二勿字乃禁止意俾出童羖見得人而既醉則雖監史不畏凡醜儀之言皆不能入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蓋所以恐醉者耳況故多又見得苟又多飲必至妄言妄語而太怠則監史將爾書而童羖之罰必不免矣須如此說方見叮嚀意也○東萊呂氏曰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詩所謂立司正以察儀法者也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鄭但以上二章陳古

以譏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今以經文合註玩其非武公自悔明矣即以抑詩參之抑稱爾稱小子猶有自警之意此言古射禮而及湛酒又皆指斥其為刺時無疑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羖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己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殷俗沉湎而武王封康叔作酒誥以戒之意念深矣所延之仰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歟○安成劉氏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耇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于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四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略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于武王康叔之家法歟

魚藻章

傳　魚藻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序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全旨　通詩三平看無淺深總是言其居建極之地而享至治之休也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在鎬二字見居重馭輕誠足以為萬邦之方宅中國大足以為四海之極飲酒之樂那居之處皆原于此詞雖稱美而保泰之機在其中

魚在在藻有頒（音焚）其首王在在鎬豈（音凱）樂（音洛）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頒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合參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若謂吾王勵精圖治以先天下之憂而憂而端拱無為亦後天下之樂而樂彼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頒其首矣惟其情之適故其體之舒也況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也居上游以制六合誠宅中國大之勢也是以坐享豈亨明良喜慶惟豈樂飲酒而已寧非太平之盛事乎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叶去幾反）

興也莘長也

合參　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而成若自得矣況吾王之在鎬也握要樞以宰

萬方誠居重馭輕之勢也是以坐享治安君臣相悅惟飲酒樂豈而已寧非
雍熙之盛際乎

析講以上二章以物之得所止而遂其性興王寓所都而適其情也萍藻魚之所託錫呂所不加處也故水帶止則蘋藻生焉魚養于此委流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魚適其性故大業不偏安故樂豈飲酒一串說猶云懽喜以飲酒也須說出君臣同游天下一統太平無事樂以天下氣象勵心淳化有鹿鳴四牡之風否則是荒淫之甬于後世豈亨豫大之說使讀小人道君者耳豈忠臣愛君之道乎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貌也

合參魚在在藻則有莘其尾而成若自得矣況吾王之在鎬也居重御輕端拱而受四方之玉帛宅小臨大垂裳而孚九域之共球豈不有那其居乎則

是以成燕飲之樂以舒樂豈之情孰非那居之餘慶哉是飲酒之樂固遂一時之適而那居之慶復麻萬世之安帝王全盛之體乃如此吾人何幸而躬逢其盛哉

析講此章以魚得所依興王安所處也藻與蒲非二處只見其得所意說約謂藻在內蒲在外內依外藉得所甚矣那居須廣說言其恭已無為安享太平之盛也此句雖有飲酒意在內但非專以飲酒為安處也蓋諸侯以天下之安危為君身之休戚此雖頌美之詞而危明保泰之機已存乎其中見得居之那有所以那之者憂勤宵旰有在乎那之先者矣章末要補出與燕之臣幸有以躬逢其盛而同與其休意

魚藻三章章四句 ○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蓼蕭相類不稱其德惟頌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 ○東遷周室徒然如綫之脈三分鼎峙空效盡瘁之勞晉之東徙宋之南遷覓雖成乎恢復之勳皆偏安之勢使然也故王者大一統王業不偏安詩人在鎬之頌詞雖淡而意亦至矣歌頌數語寔保治之訏謨帝王之成業享盛治者宜三復于斯 ○ 蘇子由曰此詩言魚何在在藻耶或頒其武萃卷或依蒲自以為得所也然特在藻在蒲而已豈足恃以為得所猶之幽王何在在鎬耶或宜樂而後飲酒或飲酒而後樂豈若無事而那居自以為至樂也然從在鎬飲酒湛于耽樂而不恤危亡之至亦焉足恃以為逸豫此詩人所刺也序詩者徒見詩每以魚言物之多故于此亦曰萬物失其性以鎬為武王所都故于此曰思武王恐非詩之旨也

采菽

傳 采菽天子之燕諸侯也

序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全旨 通詩首章諸侯來朝而錫予之下皆言其來朝之盡道而見錫予之宜也以彼交匪紓句為主蓋予之而猶以為薄者正為諸侯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侯卿侍從皆敬所形所以錫予欲從厚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 細分之一章槩言諸侯來朝而有錫予二章本其始來之時而喜其至三章言其入覲能敬而獲福四章言其獲福之宜然五章言其獲福之必然自二章以下皆是終首章之意而末二章宜字必字又皆承匪紓來 ○ 詩內屢言天子非天子自言也乃歌者言之耳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音潮**何錫予**音與**之雖無予之路車乘**去聲**馬**叶滿補叶 **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音甫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侯袞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

鄭箋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不重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

合參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若謂朝覲之禮在臣職固所當修而錫予之典在君道亦所當盡今日君臣之相與何如哉彼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有常錫矣此君子之來朝也將何以錫予之而盡禮下之典乎是必有以錫予之者矣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之錫而親疎之殊其等焉外此又何以予之然已有玄袞及黼之錫而大小之異其章焉夫車馬衣服之錫乃先王懷諸侯之常典皆足以盡吾情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諸侯來朝有所錫下有歉于所錫之未厚也盛物必有器以與待臣必有禮與意四句止君子兼同姓異姓來朝是三年五年覲君之禮何錫予之不可看作疑問之詞當依註必有說註猶以爲薄意要挑得明金路以賜同姓而樊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而樊纓七就就成也以一結爲一成也此二語本周禮合路車乘馬之制皆在樊纓馬膺之飾乘馬雖同而膺飾之九就七就則異也又何予之不可與雖無與之句對言車馬之外又何以予也玄袞以賜上公及黼則公侯伯子男同有者此詩錫諸侯自子男止耳朱註舉周制之全而言不可入卿大夫字註中已有字作予之于來朝之日言玩數無口氣若僕然自以爲厚而註云猶以爲薄者見不過賜諸侯之常禮非所稱隆恩異數也故言今雖無以予之亦既有以錫之而寔不能于車馬服物外更有所加也其敢以爲錫予之隆乎哉○玄袞黼以袞龍惟上公有之玄衣則通乎大夫皆有之黼黻則子男孤卿皆有之黻裳則大夫而已鷩雉也毳獸也織毛爲之絺繡也言玄袞及黼則鷩衣毳衣絺衣而黻冕皆在其中已上制度不必泥筆要知如此○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爲之乘予之以袞黼所以爲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爲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于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叶才勻反言采其芹音勤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音祈叶巨斤反其旂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驂載駟君子所屆叶居氣反

興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嘒嘒聲也屆至也○觱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矣其旂則淠淠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于是也

合參然君子之來朝也何如觱沸檻泉有芹生焉則言采其芹矣此君子之來朝所建有旂也則言觀其旂矣但見其旂淠淠而飛動鸞聲嘒嘒而和鳴其馬則載驂載駟之有度夫旂鸞驂駟皆諸侯之朝儀也雖未睹其人而已知君子之至于是矣其喜幸當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總是敘其來朝之儀末句則驗其至也興意亦四句止旂建于車上鸞懸于馬上車行而旂建馬動而鸞鳴四馬之中以兩馬駕一車之轅以驂馬乘只是靠說去亦要見謹飾之意寓于其中非徒以儀文之備已也此處已可想見其匪紓矣末句總承上三句而言之註中知字重看蓋此時雖未見其人惟即上三者而知之也要見有喜其至意正以見其既至不容無所予也

赤芾音弗在股邪幅在下叶後五反彼交匪紓音舒叶上與反天子所予音與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叶彌并反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偪見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合參迎其既至而入覲也蔽膝有赤芾芾則在股矣纏足有邪幅偪則在下

命服此芾幅以見天子交際之間恭敬齊遬步趨不敢以紓緩也由是一敬上格于天子天子深喜其能敬而直與元衮于是乎予矣夫予之所在即寵命之所在寵命之所在即福祿之所在也樂只君子既爲天子所予則寵命之頒自無所靳不爲天子之所命乎樂只君子既爲天子所命則九重之恩有加無已不爲福祿之所申乎

〔析講〕此章上三句是其入覲之榮下言其得君而獲福也赤芾二句輕乃入覲常服然変見慎重不苟意諸侯來朝服無不備獨言芾者蓋覲君行禮芾爲蔽前謹拜跪也言邪幅者蓋行禮周旋幅以束脛利趨蹌也然此二者以見其餘耳匪紓即敬威儀上流出中心敬謹來恭者貌之肅敬者心之畏齊務整而不亂遬者謹而不放也下文天子命福祿皆此匪紓所致也天子所予一敬感動乎君心而君嘉與也予字虛看非首章之錫予也乃許與之予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喜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解之故曰命應首章錫予

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下萬福攸同一例樂只承匪紓看申者始終不替之意斷宜泛說若專指錫予說則首章方以爲薄又以爲厚矣亦非申重之義○赤芾所以蔽膝芾者蔽也行以蔽前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子朱芾諸侯赤芾曰在股者蓋股在膝之上膝與股近赤芾服于股而垂于股至所以蔽膝也邪幅所以束脛幅即偪束之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在下在股之下也今之布襪即邪幅遺制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音見天子之邦叶卜工反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音便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舝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鎮天子之邦而爲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合參夫君子以敬而獲福如此然豈固于理之所不宜哉彼維柞之枝此家其四布而多蕃茂之狀則其葉宜蓬蓬之盛矣况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紓之敬則宜其寵光上圖鎮重王朝而殿天子之邦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紓之敬則宜其寵受王恩祿位隆重而萬福爲之攸同矣抑不特君子之能敬也其左右之臣莫不平平然威儀辨治瞻其顏色而莫與爭觀其容貌而不生慢亦從之而至此則左右之敬莫非匪紓之敬範而其殿邦而聚福也不亦宜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興諸侯獲福之宜下是表其從行之敬合下章俱要根匪紓之敬來惟柞得天澤地氣之厚是以枝長而葉茂興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是以殿邦而獲福玩註則宜字而爲字則是二句興下四句若云直貫末句以柞枝屬君子其葉屬左右者固非若云以柞承天地之澤故能盛枝葉興君子抱才德之全故能鎮王國謂專興殿邦句者亦覺偏而未全鄭士曰詩多四句一截則當以二句興二句此從註以二句興四句合下章看韻製相

對甚整兩樂只句俱不容分析與南山有臺章一例柞枝照君子而殿邦同福層複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騎墻也須體會此解宜字意重見其當然也殿天子之邦是溯云此當就來朝說諸侯來朝便是殿邦後世諸侯不朝王室便靜邪以玉斬言殿取鎮重之義謂有以鎮重乎王朝也方山訓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似未妥萬福攸同就寵受眷恩講不必泥車馬上平平訓辨治辨則不雜治則不亂總就威儀動靜上見其整齊之意美諸侯并美其諸侯之從行者玩亦是二字明明見得諸侯爲主左右之敬本諸侯之敬來要歸在諸侯能率之上○天子之邦正以諸侯維繫而得安殿字有多少作用在內藩鎮關係國家如此方如宋祖杯酒釋兵權之謬○楊伯祥曰此章舍其身而言左右正以決福之亢兩下章舍在朝而言厥止正以決福之必婉耳皆點綴之詞○匪紓句節節要點出方不脫針線

汎汎音泛楊舟紼音弗纚音離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音毗之優

[illegible]亦是戾[illegible]之反矣
興也紼縴也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膍
厚也戾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
膍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
合參夫君子固以敬而宜其受福矣然亦豈理之所難必哉彼汎汎之楊舟
則必賁之以索而不虞其飄泊係之以維而不患其浮沉而紼纚以維之矣
況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紓之敬則其靖將通于朝而忠亦受知于聖明天子
必葵其心而葵之矣此可樂之君子有匪紓之敬則視履有其旋之吉天休
有滋至之祈福祿必集于躬而膍之矣抑非特在朝之能敬也自其在道之
時其有來雍雍也初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一優游以至于此矣是其馳
驅之間與非匪紓之呈露而其知遇而厎福也不有可必者乎夫入觀盡其
道是臣事君以忠也錫臣隆其恩是君待臣以禮也明良之盛胥見之於

析講此章上六句興優游之必然下言其敬之無所勉也楊舟不定必紼之
而又維之君子可樂必葵之而又膍之亦始詠與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
前章同重詩必字葵即相乎相格之意乃天子度其心在王室有忠君愛國
之誠非就揣度言乃知而信之深也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法度之臣誠愛社
稷而王皆洞見其忠亦即飲酒永居之頃亦想見其憂啟厄明之裏比天子
所予又深一步亦自來朝時言如光武所云義雖君臣情猶父子自足令人
感極而泣也若大闊者爾翁久不關將可謂葵之乎臨即單厚之意若已錫
而復錫者然于臣之無間見慶于君則寵休滋至而庇附深厚矣末二句一
氣讀言其敬君之心出于自然非畏威懼罪勉強為之也此不獨至朝而能
於當其在道時已存其敬矣此與上章下亦只是字言君子固是匪紓即平平
左右亦以是心而相率以從也交時固是匪紓自在道時亦以是心而戾也
平平二句與優哉二句在第一節君子所居內看出這個意思言外總見侯

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之節安能以無歎哉○逆億之私
天子不可施于臣下忠愛之懷臣下亦當求諒于天子而況處內臣易處外
臣難內臣勢近于天子外不得而遙制之外臣勢遠于天子內或從而陰中
之以周室之建侯置藩也恩自足固于其民職自足專于其爵權之所在則
疑擅德之所在則疑和一見疑于天子而為之臣者乃不可知矣從外生者
有飛語流言之謗從內生者有青蠅貝錦之讒忠而被毀信而獲謗自古為
然其卒也朝廷以諸侯為敵讎而天下視近侍為仇讎腹心耳目手足相倚
相忌而洽胥以敗悲夫然後知采菽之天子為不可及也已
采菽五章章八句○慶源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寵錫之厚而心猶
以為不足二章則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旂而喜其至三章則言其始見
天子時恭敬齊遬而為天子之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鎮天子之邦為
萬福之所聚而又喜其左右之臣相從而至五章則申言之而又嘆其至

也優游自適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一有勉強之心則息矣

丹陽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纂輯

門人湯敷仍五諸
蔣𪾢生長發　仝校
姜朝烈承武
男　吳之璋商玉　仝閱

角弓章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首章是明九族之當親下詳疏其九族信讒人之失也刺王起以爾之遠矣一章爲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親九族之故使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而正言之以見親之不當薄二章刺王之薄于親以致小人之薄也三四五章俱刺小人之相讒相怨者六七八章又以刺王也首以無相遠提起下皆說相遠之詩欲反不相遠者以有微猷此詩意

也○或因篇中每每說民欲將宗族推開說不知詩意只借小民之家來比方意仍歸到王之宗族上

騂騂（騂音）角弓翩（翩音篇）其反（叶分遭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叶於圓反）矣

興也騂騂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婚姻親疎遠近之意胥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騂騂角弓旣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合參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若謂爲人上者固當篤親親之誼尤當端化道之原何王之不然乎彼騂騂然調和之角弓張之則內向而來苟一弛之則翩然外反而去矣夫向背由于張弛在物固有然者而況兄弟婚姻親之以恩則內附無以結之則外離亦何獨不然乎故必撫之以恩使有內附之意可也豈可寡恩薄德使之離異如角弓之反哉

析講　此章以角弓可反兄弟婚姻不可遠也此以向背之意相反爲興也兄弟乃連枝玉牒者婚姻乃親屬天潢者兄弟婚姻以情則相維以義則相須故親之以恩則內附不則外離向背之機亦猶弓然無胥遠只是不信讒而勿使之乖離也豈可二字兼責于身上去

爾之遠（叶于員反）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爲下必有甚焉

合參　且上之所爲下之所取則也爾不親九族而自遠其親矣則民亦遠之于下兄弟以爲可無親也九族以爲可無睦也皆如爾之所爲矣孰有不胥然耶爾之不親九族而以薄爲教矣則民亦從其薄處兄弟猶之我也處九族猶之我也皆如爾之所教矣孰有不胥傚乎感應之機如此君子可不愼哉

析講　此章承上無胥遠說來正刺王以惡德化其下也然者然其所爲也就

意向邊說傚者傚其所爲也就作爲邊說教字只就遠上看蓋上之相遠即其所以教民者也言民何以胥然哉爾之教也爾教之民胥傚之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預與二音）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同上）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瘉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已之人而言也

合參　夫王化不善而民皆胥然胥傚如此誠或有不然不傚者惟此令善兄弟其情本厚則雖有不善之教而兄弟婚姻自爾其敦睦固綽綽乎有餘裕矣然不可以多得也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本薄也而又以不善教之彼且輒生嫌隙凡可以相怨相讒者無所不爲矣寧不因此而交相爲病哉

析講　此章承上王化不善說來首二句言民之善者不可變下二句言惡者易變也首二句輕須歸重下二句綽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絕世間如此令兄弟能得有幾雖不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遠矣其人較

豈彼此遞相責望怨惡迫彼豈不交相爲瘉此雖刺讒人寔重上之人不可化之以不善也註中由此二字正指王化之不善言亦以見讒人之害皆王使之也一說只泛論不根王化不善來尊註太拘似與胥傚意相礙○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況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無出于過誤吾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斤縄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怨搆而日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氛厲氣皆自一念之寬窄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叶如羊反)**至于已斯亡**

良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況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亡而已矣

合參夫兄弟而交相瘉則無良甚矣要其所以相怨者不過各據一方之見而不能平情于物我之間也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必有相怨者哉況人之爵位必以順理得之而後享可久也今乃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有遜讓之道吾見以交搆而得者亦將以交搆而失至于其後終亦必亡而已果何益之有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原其相怨之由下則致之以不遜之禍也無良即指不令之兄弟相怨一方只是見之偏執處偏則往往明于責人暗于自責斤斤縄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此以逆往情散而不屬怨搆而日深兄弟之隙多醸于此受爵不讓言兄弟間相怨讒以取爵位不知遜讓也至于已斯亡者猶云至于亡斯已倒文也亡指亡其爵位言交傾互軋同歸于盡也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于官傾危擠排身位俱喪而後已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未有不兩敗俱傷者如今人兄弟爭財而家產蕩盡事亦類此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也

○黃東崖曰骨肉相怨本就王之宗族說而民之胥然胥傚與民之相怨一方只借來做一話柄意仍說歸宗族上去觀朱傳于民之無良下復轉上兄弟意可想矣

老馬反爲駒(叶去聲)**不顧其後**(叶下五反)**如食宜饇**(音飫)**如酌孔取**(叶音娶)

比也饇飽也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合參夫受爵不讓如此使其能勝任猶之可也今但知讒害人以取爵位曾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爲強壯之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夫既不勝任使其知足猶不至于過求也今爵位已極而且貪黷無厭如食之已多宜其飽矣而反不以爲飽酌之所取已太甚矣而反不以爲甚也何其不知足之若是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喻小人之不知足也所以終受爵不讓之意老馬爲駒喻其才力不堪如食宜饇喻其貪黷無厭飲食太過反吐曰饇如酌孔取喻其攫取太甚負重而不辭必至于敗轅既飽而求食必至于潰腹惡醉而求酒必至于濡首不讓斯亡何以異此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叶殊遇反)

比也猱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是猶教猱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爲善以附之不至于如此矣

合參夫小人兄弟相瘉不顧其終之必亡而原其故則傚于上之所爲耳爲人上者當何道以化之哉彼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猶猱之性善于升木塗之性易于附著也王不當教小人以薄猶不當教猱升木不當以塗塗之上而附以塗也薄之爲道既不當教則所賴以化薄者有王而已矣王誠能敦天性

之愛篤親親之恩而所以教天下者有此徽猷矣將見小人之恩雖薄而未嘗無秉彝之良方且變其不善以附王之善而相親相睦不至于相怨相謗矣然則王豈可益人之薄而不反之以厚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喻其長惡之非下示以感化之道也所以申爾教之義上數章言王教人以薄故胥然胥傚造讒以害兄弟此章言不當教之以薄而當教以厚也首二句以毋之一字貫之猱本升木而又教之泥塗本汚而又附之小人本惡而王又濟之何以異此徽猷即不好讒佞而親睦九族便是與屬言皆相親相率化而爲善以附之也嗚乎妙此中便有轉散合離之意全在王心上討分曉亂世之末流薄是下流之本性而王更倡之如教猱塗附不知所終矣雖然轉移之機不在他人也使君子一旦返薄爲厚而有徽猷作于上小人必群起而附之必群然胥傚之不爽也○點義上二句戒王勿如彼下二句戒王當如此○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于影響導之以惡旣易如此況有善道以化之小人其有不與屬者乎

雨(去聲)**雪瀌瀌**(音標)**見晛**(音現)**曰消莫肯下遺**(去聲)**式居婁驕**(婁音屢)

比也瀌瀌盛貌晛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合參夫反薄之機惟在于上如此何王之不能也豈以讒言之難止耶彼雨雪瀌瀌雪之盛也一見日氣則自消而散矣然則讒人之言遇明者當自止何以異此今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且寵以爵位之榮益以長其傲慢之氣也則讒何時而能止哉

析講此合下章總是感慨讒原可止而王反長之也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雪之盛者見日即消讒之傳者遇明即止比意如此莫肯下遺王甘信之也式居婁驕小人讒言日甚驕傲自處非王長之乎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叶莫侯反)**我是用憂**

比也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合參雨雪浮浮雪之多也一見日氣則日流而去矣然則讒言遇智者當自息何以異是今王不能止之而反有以導之遂使骨肉乖離交相殘賊率中國而淪于夷狄如蠻如髦矣中國如蠻髦是世道之大變也我安得而不用憂哉此角弓之所由作也

析講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桀然有文以相接確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今讒人傷害骨肉棄滅禮法中國之道幾盡故曰如蠻如髦上下相傚成俗非王有以長之乎我是用憂憂世道之日趨也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氣類相召其應如響詩人之慮深矣厥後幽王卒召犬戎之難可畏哉

角弓八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爲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爲先所係之大如此而其道則惟在于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頍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國平天下之本矣詩人所以于卒章深致其憂也

菀柳章

傳厲王不禮相戒以避之賦菀柳

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全旨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暱毋自瘵爲主首二章喻已欲朝王而不敢就末一章又與王貪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通詩皆是刺王始則慮其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其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其貪欲無厭而加禍于我俱根甚蹈來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定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蓋諸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放此。

合參　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若謂君臣之義，本無逃于天地之間也。我之所以不朝王者，豈無其故哉。彼菀然茂盛之柳，其蔭可以休息，也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之以止息乎。亦猶王者天下之共主也，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甚威神不測，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分也。顧天下之列侯無一至者，而吾獨至，王必責之無已，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矣。將何以為之應哉。此所以不果朝也。

析講　此章上二句喻己有朝王之心，下是因推不朝之故也。詩柄暴虐二字，重看。見諸侯所以不敢朝也。以柳之茂而人欲息，比王室之尊而人欲朝。上帝甚蹈，生于暴虐來。謂典章法度不由其故，紀綱貢賦不由其舊，有喜怒不可常、禍福不可測意。不敢斥言，故曰甚蹈。無自暱，是戒詞，泛指人而言。俾予二句，方以己言之。靖字不必為靖難之靖，只是一人朝則諸侯皆來朝而王室安之謂也。觀一俾字，見當時天子就能令諸侯，但令之而復深求之，故諸侯憤怨耳。極，謂窮極其欲以征求之也。○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至。周怒于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下席，謂寢苫居廬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音器）**焉。上帝甚蹈，無自瘵**（音債，叶子例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叶力制反）**焉。**

比也。愒，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合參　彼菀然茂盛之柳，其下足以愒息也。行道之人豈不庶幾欲就之以愒息乎。亦猶觀君天下之大分也，孰不欲朝而事之乎。但王甚威靈，喜怒不常，使人病之而不敢至耳。當此之時，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非不可以盡吾心也。顧天下之列辟渙散已久，而吾獨至，王必責之無已，將過分以求于我矣。我將何以為之繼哉。此所以不敢朝也。

析講　此章比意同上。瘵者，近王適以病己也。邁者，取于常法之外，而力有所難繼，因以不堪之事而責有所難塞也。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彼王之心，于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合參　彼鳥之高飛，亦極至于天而止耳。而王之心，果何所極乎。既曰無極，則我之力有限，而王之欲無窮，則王室豈予能靖之乎。吾恐述職之舉，適罹夫非分之求，一有不繼，譴責必加，乃徒然自取凶禍而可矜耳。我之不朝者，非職此之故哉。夫當群臣解體之日，而惓惓以朝王為念，是可見天理民彝之不容終泯，然而卒不果行也，此固不臣之濫觴，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析講　此章以鳥飛有所止，興王心無所極，蓋以意相反為興也。興止四句，上是興王心之無極，下是懼己來朝之取禍也。于何其臻，緫轉上二章，後予句說；居以凶矜句，緫轉上二章上帝句說。彼者，外之之詞；人者，卑之也。何臻，言轉側無常，不知所止。居者，是徒然之意。凶矜，凶禍可憐也。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章

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
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全旨通詩總是感都邑人物儀容之盛而致嘆慕之情也首章言都人之美而
致願見之意下皆承言願見不可得而發思仰望不能已也以彼都二字爲
主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細分之首章是嘆息之詞專言男子二三章是不
見之憂四章是思之甚五章望之切皆兼言男女詩詠人物儀容之美正是
都邑之盛非兩平按此詠作者蓋猶及見昔日都邑之盛今狩于亂離之后
而慨慕之耳說者指昔日文武之盛悞矣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叶音亡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illegible]
後人不復知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illegible]

合參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嘆惜

之也若謂今之王都即昔之王都也而其氣象之衰則有大相遠矣吾寧無
慨于斯乎昔周盛時彼都邑之人士服于身者則狐裘之黃黃也見于容者
則有常而不改也發于言者則有章而可觀也即其一身之間莫非人文之
著矣以斯人而行歸于周則太平文物可以復覩寧不爲萬民之仰望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追言昔時都士之美下言爲民所仰望也人物之美就儀
容徵之而都邑之盛又以人物儀容徵之稱彼以別此故以昔人爲比云彼
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離亂狐裘二句作三平只是追言昔日
儀容之盛狐裘以見服之衷也不改以見度有常也有章以見詞有法也狐
裘只是服飾所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上不改有章在身口上見出丰神方
山從輔氏說謂容者德之符言者德之發容言如此則其德可知矣故爲萬
民所望看來昔日非成周盛時亦不必說到德上行歸就今日看言昔時之
美如此倘得其行歸于周豈不爲萬民所瞻望乎久慕而忽見者昔此而作
歸者然上玉日行歸猶云從外頭走來也望即快覩之意與後云何盱矣作
爲望者不同有云昔日爲民之望終于歸字不妥且此言思見其人而後會
接以不見血脉自是相聯但不宜先點不見意出○服絹士若專以爲民則
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爲大夫則下章臺笠緇撮非士大夫之服故
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女皆謂男子耳女也不與士貳其行有依
其士思媚其婦維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
指男子○鹿源輔氏曰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后都邑豈
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爲鎬京也○六帖作者于亂離之
後追憶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爲司隸時入
雒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即此詩之意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叶祖悅反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叶方月反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賦也臺夫須也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
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合參夫想見其盛同我之心也其如今之不可見何彼盛時都邑之人士有
臺笠而有緇撮焉所以莊其首者備矣彼君子女其首飾之綢直如髮之本
然所以飾其首者美矣斯人也我欲見之而今不得見矣是以感動之情動
于中固有深憂而不悅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追言昔日士女儀容之美下是致不見之憂也○以夫須
爲笠所以禦暑雨以緇布爲冠所以示首飾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
所戴臺笠戴于首緇冠撮于髻見其沖朴而髮多而不爲亂是爲綢直而一
如其髮之本然不假髢爲飾見其閑雅處雅義云如字不可曉或云當作其
字愚謂髮本稠直如其生質之美亦衛風不屑髢也之意莫知非真謂今無
笄飾但不如古之隆盛故嘆之○孔氏曰緇衣冠制小故言撮者是以爲元

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音鬱結叶繳反

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姞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屈也積也

合參彼盛時都邑之人士以充耳則尚以琇石而飾之者皆知其為尊嚴之度矣彼君子女則素閑于禮法而見之者皆謂其為尹吉之女矣斯人也我欲見之而今不得見也則懷思之深而不悅之心積而苑結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追言昔時士女之美下是不見而憂之深充耳琇實者寔實其耳所以養其聰德之聰也此言其禮服之稱世德相承而族之大者莫若尹吉禮教相率而女之賢者亦莫如尹吉故都人之女不謂之尹則謂之吉也凡國俗趨向都效大家所為借舊族以目之因其有禮法也士女俱

兼言動服飾而言臺笠緇撮綢直如髮村庄下里之風俗也充耳琇實謂之尹吉貴家大族之風俗也總見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我心何與上章不我皆不見之感也然心至苑結不伸則不但不悅而已○節南山云尹氏大師是世為公卿韓奕云為韓姞相攸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劉氏曰晉之江左王謝唐之山東崔盧皆一時之望族為世所稱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叶落蓋反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音瘥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蘇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合參彼盛時都邑之人士其帶之在身者則厲然而下垂服何美耶彼君子女其髮之在鬢者則卷然而如蠆容何美耶如是之人我今不得見兮使得見之則願從之邁庶幾周旋親炙之餘有以為我不悅苑結之懷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追言士女服飾儀容之美下言其思之甚也帶是士之飾于身者帶之下垂而厲見有沖和之度髮是女之飾于首者卷髮有如蠆之形見有整飭之容皆以一節言之也卷髮如蠆與綢直如髮不同彼蓋指頭上之髮而言此指鬢傍短髮而言以上四句又就其容飾中抽出美之本意重在垂與卷不重在帶與髮也見一帶之垂亦非大人之帶一髮之卷亦非大人之髮也言從之邁即與子同歸意欲共遊于禮法之中耳蓋設為得見之詞以甚其不得見之思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矣

賦也旟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旟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哉

合參夫士之垂帶女之卷髮固可美矣然使待修飾而不出于自然則亦未見其甚美也今所謂垂帶而厲者非故垂之也乃帶之自有餘不容于不垂耳所謂卷髮如蠆者非故卷之也乃髮之自有旟不容于不卷耳是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如此是誠有可慕也我今不得見兮則如何而不望之哉夫總追盛時之事而致不見之嘆如此詩人之感慨深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盛時人物自然之美下是深致屬望之情也承上文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為盛世之象也帶本不足而故垂之便是有心于垂髮本非美而故卷之便是有心于卷不得見自然閑雅今帶則有餘是服飾之盛自然下垂也髮則有旟是生質之美自然上卷也全不見有些舒肆冶容之態矣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可美而曰髮則有旟當時之寬舒可想見其今日之迫促亦可想見云何盱矣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望乃懸望之望與首

章快都不同○以上二章但言帶與髮以見此猶不可得見而況其他乎其感慨之意深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倪玉汝曰通詩是追思都人之美句句要在想見上髮意須從彼都彼字領取○從狐裘遞說到垂帶卷髮凡都人士女一服飾一體態之微無不想像而慎慕之矣盛世之風今人景仰若此但說容服處是舉一以該其全若泥定一節安見人文之盛

采綠五章

傳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綠

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全旨通詩以思字爲主上二章是擬君子于未歸之時而不專于所事下二章是擬君子于既歸之後而欲與同其事總是思望之情深切而然描寫意中事景中條乃是托言不作實話看思念中就有望之之意如首章之歸沐望也次章之不詹望也三四章望之切思之深也正根上章而來不可以上二章爲思念下二章爲思望○下二章預道歸時光景綸繩張弓固是虛想而觀魚又于虛想外復生一想正是思之極處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音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芻也兩手曰匊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者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于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合參婦人思其君子而作是詩意謂人情離合之際感慨係焉況夫婦之際尤有難爲情者我于君子不在固常有采綠之行矣然終朝采綠而不盈乎一匊豈綠之難于采耶蓋思念之深不專于事遂爲之不終如此耳然君子之歸其期在邇而髮之曲局非所以示敬也于是舍之而薄言歸沐以待君子之歸焉一匊之不盈奚暇恤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思夫而不專所事下爲容以待其歸也合下章兩不盈字全在思君子上來心在人而不在物也有思出于爲之外事爲情奪手爲心制之意歸沐者是擬君子之歸而然也註思念之深不專于事乃朱子推言之非婦人自言也作者須有分曉終朝之采而不盈原無心于采也君子不在誰適爲容原無心于沐也婦人夫不在不事容飾故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尺占反叶都甘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占叶多甘反)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合參我于君子亦常有采藍之行矣然終朝采藍而不盈乎一襜甘藍之難于采耶蓋思念之深不專于事遂爲之不終如此耳然君子之出其歸有期使歸期未過吾亦未敢望也何也君子去時之約不過五日爲期而已今乃六日而猶不詹此爰思之不得不切者一襜之不盈又奚暇恤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思君子而不專所事下是嘆其過期而不歸也五日六日大約只是遲久而未至之意勿泥五日言去時之約六日言至今猶未見也合上章因君子不在爲之采綠采藍聊以消愁然又無心于采而恍若之子歸來隨欲歸理新妝以待君子又無如屈指前約而其期已過也雖然夫豈真不詹哉此總是設詞

之子于狩(音獸)言韔(音暢)其弓(叶姑弘反)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韔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合參夫君子今固未歸矣如其歸也我將何以致其情乎想之子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則弓燥手柔獸肥草淺于狩固其事耳然狩必資于弓而使張弓有人張弓無人可奈何于婦人也亦有從禽之樂其相與把臂入林乎韔之

而承以周旋無不恵一矢之莫遺矣想之子會心濠梁於清小水則淺深人
御水香餌芳于釣尤其事耳然釣必資于繩而使垂綸有人紵絲無人可糸
何于婦人也亦有觀魚之興其相與問諸水濱乎綸之而黍以幸業庶不致
臨淵之徒羨矣夫韔弓綸繩雖非婦人事然藉此少致微勤寄其唱隨之素
豈非同樂之一端乎

析講此章合下是預道其歸欲隨所事而與之俱蓋見其望之切而思之深
也〇張弓綸繩亦非婦人所能爲故設言其如此以致其相親之情非眞與之
往狩〇一釣也韔爲弓室嘗是韔以狩用非謂射爲韔之也綸繩理其下釣之
絲也〇註中若字欲字耶字俱要玩味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音叙叶音滑)**維魴及鱮薄言觀者**(叶掌與反)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合參道其釣而有獲也蓋雖爭何維魴及鱮而已維魴及鱮我又將從而觀

之〇夫婦人雖無境外之行然緣是而得覩君子亦其所樂往而恨有不暇細
矣是在我想望之情如此其如君子未歸何哉則采綠采藍之思歸沐焉則
之念亦無由以自慰矣觀此而詩人情性之正不可見乎

析講此章承上章末句而言亦喜幸之詞也上兼言狩下偏言釣之所獲者
參舉此以該彼耳維魴句也作擬議看薄言觀者不重觀上亦重與偕意蓋
獲魴鱮者有之于在故觀之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〇六帖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寔右
人合情寄況大都如此〇豐氏謝曰采綠之作成周之衰也先王之世柔
而不傷剛而不怒如卷耳草蟲是也采綠思望之極既欲爲之韔弓爲之
綸繩至于魴鱮欲往而觀焉此何體也觀彼懷人之嘆托之登山飲酒采
薇采蕨以自解者厭斯下矣故曰采綠之作成周之衰也

黍苗詩

傳〇黍苗城中也

序〇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全旨〇此詩出自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通詩之旨
依舊說首章是南行之勞而歸德于大臣下是詳南行之事而歸功于大臣
細分之首章言召伯能勞乎民二三章言民之忘勞而樂于赴功四章歸功
于召伯末章美其成功之大而有以慰乎君心也叠叠說下要得預道語意
一說此詩作于功成還歸之日不必作預道亦不必說追敘只作直言其事
說亦可從〇許氏白云上三章言感大臣之勞而樂于勤功下歸美其成功
也此說亦有見然只逐章遞下勿分更妥

芃芃(蒲紅反)**黍苗陰雨膏**(去聲)**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之**

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〇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
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芃芃黍苗則惟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惟

召伯能勞之也

合參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者
謂建侯之秘固朝廷之盛典而遠行之念亦吾民之常情而民之所感寧無
自效之思乎彼芃芃黍苗惟及時之陰雨能膏之物之利賴于天澤者然矣
況我悠悠南行之衆自周京而往謝邑道路既回遠則馳驅亦勞瘁矣惜召
伯上承君命之重下念徒役之勞多方以體恤之推恩以撫慰之其加惠吾
人曷啻膏澤之賜哉

析講此章卸黍苗之盛有賴于陰雨之膏興南行之遠有賴于大臣之勞詩
柄將字乃統衆之詞也曰悠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謝在周南故曰南
行〇觀嵩高云南邦南土可見勞之就遠行上說如恤其飢寒憫其勞瘁凡撫
御綏懷無不盡其道皆是

我任(音壬)**我輦我車我牛**(叶魚其反)**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叶將黎反)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

合參夫召伯既有勞我之仁我當有從事之義凡我之衆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是雖各勞于事而朝夕慰撫召伯之恩可念也是行也必同心竭力使營謝之功既成而後可以云歸耳不然方慮無以副召伯之命也而敢言歸耶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合參凡我之衆又有步行之徒有乘車之御有二千五百人之師有五百人之旅是雖各勞于事而朝夕慰撫召伯之恩可念也是行也必協力共贊使營謝之功既集而後可以歸處耳不然方懼有負于召伯之勞也而敢爲歸處計耶

析講此二章言其從事之人必期于成功而後歸也此行者感激自奮之誠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作八件平看末字俱指人言正見人人協力惟恐有負召伯勞之之意車本載乘但主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主服牛者言各下二句感激思奮有欣然赴役之意蓋者擬議之詞言此事既集即與爾歸矣見人心競勸期于事之必集也集猶云就緒也但一就緒即言歸也歸哉句要打轉任輦等歸處句要打轉徒御等○古義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徒御師旅以受工役之人言蓋皆自周調發而不勞謝民也○魁見淵云我任二章皆行之徒役也不必依臨川王氏以上章爲役夫下章爲征夫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合參然往役者雖吾民之衆而營謝之功各就其緒肅肅然嚴正者寔召伯區畫之有方營度之有法以營之耳任輦車牛之宜分徒御師旅之執勸今日之征師各效其事烈烈然威武者寔召伯鼓舞之有方振作之有道以成之耳使非成之有道安能管之之底績哉

析講此章正是歸功于召伯一是歸其治城邑之功一是歸其統徒役之功其在城邑則有以區畫營治其在徒役則有以鼓舞激勸也謝功指城池宮室寢廟門社言營之謂經度區處之得宜也烈烈征師就作邑興于事說即指行既集二句意不必兼在道時言成之以撫循爲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合參然營謝之功其最要者莫如野有可耕之地田無不治之處則水土不可不經也召伯于此一則治其土田凡夫高者爲原下者爲隰陰陽向背之宜無不辨焉向之瀦莽未夷者今則如砥而如矢也原隰不既平乎一則詳其水道凡夫深者爲泉淺者爲流溝洫澮瀆之利無不通焉向之淤溝未理者今則可激而可溉也泉流不既清乎是召伯經理之功有以告成于王而所以式南邦保南土樹艮翰尊元舅者皆于是乎遂矣王心不載寧乎夫是南行也下以盡臣之職上以安君之心召伯之功真偉然矣然非善于慰勞何以致之哉

析講此章美其成建邦之猷有以慰天子之心也建國以土田爲要故又就營謝中抽出言之原隰句以經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句以溝洫言清者因水勢之流行而通之也相其原隰使皆可田觀其流泉使

皆可灌使原者失其爲原則高者燥而成𤍠隰者失其爲隰則卑者淤而成
不莫濬其源則泉有壅而流竭莫導其流則流有滯而泉涸惟因高而高因
下而下是謂既平外既疏通內無壅塞是謂既清有成是營謝之功有以告
成于王也南台云上謝功是營謝之功此是經理之功至有成處兩承之亦
可但與上章似不相蒙召伯之功既成仰副天子封申伯之意即所謂式南
邦而保南土者成于此乎遂也故曰王心則寧不然而或申伯之體[illegible]
無以鎮定南服如宣王親親賢賢之意何而召穆公亦自不得辭其責矣全
要見民心踴躍樂于召伯之成功而預道之如此○有成則寧見召伯之[illegible]
必期王心安而後止也此方是人臣任事之忠人民往役之義○上玉云古
義我任章以載工作之器言我徒章以受工役之人言則肅肅謝功原隰既
平兩章當以董工役之事言前我行既集是預擬此正其行之所爲集也上
正所爲行者作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張平符曰細玩
黍苗與崧高二篇相表裏但黍苗詞格簡少作于行役士庶崧高鋪叙宏
滯作于名公鉅卿所謂山林臺閣氣象迥然自殊○嚴云此詩兼云營謝
平淮之事也皆南行也二章營謝也三章平淮也肅肅二句營謝也烈烈
二句平淮也謝有徼土田之事淮有徼疆土之事故末章總及之諸說只
指營謝言之存以備考

隰桑

傳 [illegible]所以燕賢也

序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今[illegible]通詩重喜見君子上宜以樂字受字爲主上三章與末見賢之喜下是道
其愛賢之誠喜自既見之日言愛自未見之前言惟其愛之是以喜之也然
無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拳拳耳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音那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
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
與菁菁者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合參此喜見君子之詩若訴凡人之不足係念者其未見也矣以悲而其既
見也矣以喜惟我君子則有深係吾情者矣彼隰桑有阿則其葉難然而盛
矣況我君子素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之則懽忻之情有非言語之所能
形容者其爲樂爲何如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叶鬱縛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沃光澤貌
合參隰桑有阿則其葉沃然而盛矣況我君子素願見而不可得者今既見
之則親炙之下有慰我未見之思矣使我如之何而不樂哉

析講此二章以可喜之物爲喜見君子之興樂字須根乎日愛慕來其樂如
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罄其形容也云胡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
抑也上見其樂之盛下見其樂之宜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叶於交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合參隰桑有阿則其葉幽然而深黑矣況我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契
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不亦孔膠矣乎
析講此章桑惟茂則綠深而似黑與交既合則心孚而難解德音主君子身
上說既見君子則一德相爲契合而固結不可解孔膠云者言二人同心堅
如膠漆也一說與己之見賢而益固其譽也德音孔膠言好賢之名德音皆
昭示于人苟君子不至未免有簡賢棄禮之訛此音之所以不固也今既見
之則前有好賢之名今則愈彰而益固矣德音不孔膠乎按此若說自家

好賢之學非特嫌于近名卽與原字亦不合不如前說較勝

心乎愛（叶既反）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于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合叅夫見賢之喜如此則我于君子平日心誠愛之而非聲音笑貌之為矣今既見之以慰素心則盡言以告此心者宜也何今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乎蓋我于君子心可得而愛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愛藏于心今日此心也明日亦此心也將使何日能忘之乎夫不徒心愛于未見之先而又心藏于既見之後若隰桑詩人眞可謂好賢之至矣

析講此章總是道其愛賢之誠須順詩人口氣依註一直說下有不啻若自其口出氣象謂與藏一正之反相為呼應言我平日眞心愛他常以不得見為歉今既見之卽當盡言告之何不自言其所為愛而中心藏之若有無可得說者然則斯愛也將使何日而忘之唐人詩云胸中聚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句無蓋非不欲道不能道也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心頭口裏各有無可奈何處唐人懊儂讀曲極力摹擬無此妙也若謂意之所蓄者深言之所示者淺而有意于不言失詩人之旨矣古樂府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忽相見脉脉動人心亦是此意○詩意雋永至此因句而極然以平直看卽愈佳斜纒反無味也註言中心誠三句此正解前二句當一畫斷而但中心二句此正解後二句又一畫斷上玉按上三句心乎起下二句中心起上二句若雨矣字下二句若雨之字則麟士各三句乎說固至當也但中心藏支意却承遐不謂而轉故註下而但二字此文定所謂串也意畧串而體則平若從中兩句為正反則上下俱失之耳○或

以註愛之存乎中者深貼首句發之遲貼第二句存之久貼末二句似可從此乃朱子推意不必太泥○前三章喜樂心也而未言心此章方言且重言之可覩詩意○既說遐不謂必欲說所以不謂之故既說何日忘必欲說所以不忘之故殊索然且多事也○每見今人握手指天畫地語如流泉自謂肺腑可示而施受不憐于心愛毫無所抑更覺楚詞思公子兮未敢言劉公幹思子沉心曲長嘆不能言俱是絶妙好詞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總是因王寵妾棄嫡而屢猜其悲怨之詞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姑言其體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滋物四章然後自歎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五章又疑己雖念王而王不顧己何哉六章始以鶖比褒姒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賤妾以輕棄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也以之子之遠作主而二三其德一句為遠之病根不必分只各章叠叠說去全詩俱比體而四六八章是正比餘皆反比各章上二句須將此意挑剔得明白不然則與體矣

白華菅（叶）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合叅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若謂夫婦人倫之首而況王者一身尤風教之原係焉其于嫡妻之分豈容以賤妾裁彼

白華之物欲漚之以爲菅則白茅爲束二物至微尚必但須爲用如此然則夫婦之親宜乎無不相依也胡之子忍于相遠而使我幽然獨處反不如白華之束白茅者亦獨何哉

析講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夫婦相親之常理因嘆王之不然也以二物之相須比夫婦之相須遠字正指被廢說俾我獨今言遠已而使之獨處亦見他從一之志不可變意○蹟義宜相得而反相遠可怨者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叶莫侯反)**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卽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合參夫王之逆我者要亦未之思耳彼英英白雲水土輕清之氣也散而爲露及彼菅茅是雲之澤物無微不被矣然則王之于我宜乎有寵澤之加也

胡今遭時運之艱難而之子忍于棄我曾不加以圖謀之意反不如白雲之露菅茅者亦獨何哉

析講此章是反比而顯言其寵澤之不公本乎不思也水氣夜升而爲雲及朝則降而爲露雲爲質而露爲澤也天步艱難傷已所遭之不幸然亦暗指以幽代宗宗社將危意不猶言不長慮深謀而遽棄絕也○蹟義恩澤宜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滮(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叶地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滮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合參夫王之不我圖者豈其寵澤之不足以被我耶今池水滮然北流其流水也尚能浸彼稻田而有灌漑之益矣王之尊大宜無不被也乃反不能通其寵澤以被于我所以使我嘯歌之聲發于口傷痛之懷切于中唯碩人之是念而已

析講此章是反比而隱言其寵澤之不通因致憂念之切也池水之澤浸漑稻田使之生殖喻王反無恩于已曾滮池之弗如也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而念彼碩人亦就人倫之大變言非僅僅懷其寵澤而已此句與上之子不猶相應爲下懆懆張本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按滮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鎬水豐鎬之間水北流滮必是水名如訓流貌池字何以解○蹟義恩澤宜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樵彼桑薪卬(音昂)**烘于煁**(音諶)**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也

合參夫王惟不能通其寵澤則我反失其尊貴矣今樵彼桑薪宜可以烹飪

也而但爲燎燭之需則薪之善者反賤而用之矣我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亦猶是也維彼碩人所爲如此是以憂思不置而寔勞我心焉

析講此章是正比而隱言王之卑賤乎已使已之思念不已也桑薪賢者最宜烹飪而烘煁則失其所用以比正嫡宜尊褒王反卑之而使之失所也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卽今火爐勞我心者痛名分之乖傷大義之絕也○蹟義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鼓鐘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懆懆**(音燥)**視我邁邁**

比也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懆懆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合參且王之卑賤乎我者豈我誠意之不至乎彼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感應之理固如此矣積誠于已而可以動人亦猶是也今我以念子之故至于懆懆然而憂則其思也不爲不切其感也不爲不誠而子反視我邁邁嗜不

加之意焉此豈近乎人情哉

析講此章是反比而顯言有感必有應而傷已不能感動乎王也悱惻即傷懷勞心意言憂思不爲不切感動不爲不深遠邁即不留意是過去而不歸念不加意也○一說此誠意不能動王非也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蓄王之棄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欲立褒姒之心則人人共睹詎可掩哉亦有見○疏義情宜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鶖禿鶖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于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合參然王之不可以誠感者由其惑于嬖妾耳彼鶖鶴皆以魚爲食而清濁則有間矣今有鶖在梁有鶴在林則鶖反飽而鶴反飢矣然則嬖妾蒙寵而嫡后見棄何以異于養鶖而棄鶴也故我念彼碩人傷名分之倒置至于反覆憂思而寔勞我心也

析講此章是正比而隱言嫡妾之易位使已之勞心也末二句即承上倒置意○疏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如也

合參夫王之所爲悖戾若此尚何德之可言哉彼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以相依于內配偶之常一定不易如此矣夫婦有常匹亦猶是也今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始以我爲嫡后終乃惑于嬖妾是始一德也終又一德也曾鴛鴦之不如矣何無良若此哉

析講此章反比是顯言物有常而王乃不恒其德也鴛鴦雌雄一偶死不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爲比戢其左翼勿張添右翼意○此詩六章以上俱致夫念之之詞至此方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與國風同意夫婦以好合爲德王相棄背則二三耳○疏義宜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疷音低叶喬移反

比也扁卑貌俾使疷病也○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疷也

合參夫王之寵于嬖妾如此獨不知所以愛重其身乎彼有扁然而卑之石不可履也從而履之則已亦卑矣嬖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何之子不自貴其身而遠棄我則我婦人雖不足惜而王之致身于卑賤則有深可惜者故使我憂之而至于病也夫申后庭竄黜之變而反覆諷詠以洩其情略無怨懟過甚之詞其用意忠厚可見矣惜幽王不悟而竟貽周家之禍也

析講此章正比是隱言王之嬖妾爲失身憂之而至于病也扁石本卑履之亦卑比婢妾本賤寵之亦賤程子嘗論娶媚婦而曰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漢成帝欲用趙飛燕爲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義蓋出此蓋之子之遠我固不足惜而之子以尊貴自倫于卑賤則綱常乘人倫變矣何以履高位統萬國乎憂之而至于病正所謂爲君憂爲君之嗣子憂爲國家後日憂也非如首疾心痗之病○疏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思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爲比體一章以一事爲喻反覆諷味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乎王可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辭固有不暇整也○楊伯祥曰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念子似不獨言一身廢立若預知有犬戎之禍者○三山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譬喻體雖不

因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黃綠章曰綠衣白華皆遭嫡妾之變然綠衣不忘先君之思能以古人自慰白華則未有聞也誠使處之有道寧不能已申侯之亂乎獨共專一之志猶有取焉自漢而後明月悼心于綺紈尚曰燕歌黃金贖賦于長門風斯下矣

緜蠻章

序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全旨 此詩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首句是詩人敘事之言下皆是爲鳥言蓋此詩是托黃鳥以爲言順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添入一層比意亦不必以下四句爲人之思有所托蓋言鳥之思有所托即自言思有所托也玩誰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句下當是時也緊接道遠而勞甚又總以一乎字作住句可見是借鳥說自家心事飲食教誨車載處亦不必拘着在鳥上方得詩人托喻寓言之意方山云上四句作比下四句直言思有所托作詩人自言是分微賤不合○微賤勞苦朱子已有明解紀緒云還是民之困財勞力而毒焉者也此說似是或泥後車載之遂通篇作于進之言蓋言賢者窮居陋巷于仕進之途甚遠故止于蓬蒿而不能進安得當今之將飲食教誨命後車以載之乎呼于進非說行也而況非其時乎果爾亦安得以賢稱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緜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合參 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爲鳥言以自比若謂緜蠻之鳥無賤不擇止告哀無賤于擇旨苟自能爲也謂其覩顇而思有于人乎乃今有大不得已者緜蠻有聲之黃鳥自言其止于丘阿之上雖欲前而不能前焉是非怠而不欲前也蓋以道之迢遠而有不勝其勞者矣我之困窮如此當是時也有能渴則予之飲饑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行乎此則我所望乎人者也不知其得遂乎否耶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合參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而不能行焉非以憚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迢遠有所畏而不能趨者矣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以濟其生教之誨之以開其迷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使利于行乎是皆吾之所深望也安得以慰吾之望也耶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旁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合參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而不能行焉非以憚行之故而止于是也蓋以道之迢遠有所畏而不能至者矣斯時也有能恤我飢渴而飲之食之啓我昏愚而教之誨之憫我跋涉之艱又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以行乎是皆吾之所厚望也安得以副吾之望也耶夫衰世之民其貧賤勞苦如此其情亦可哀也夫何求託于人而卒不關有慰所託者世道之衰見矣

析講 三章各首四句微賤勞苦之比也下四句思有所託之比也皆就鳥說丘阿就不好邊說止字乃倦飛而止不得已而止者也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苦已自不勝非不欲前其勢寔不能前此時無可奈何故下遂致異望之語飲食欲其周恤乎已也教誨欲其指示乎已也車載欲其救拔乎已也只汲汲然望人飲食望人教誨望人後載而當時之窮迫可知矣○註不能前

從雖駐止于丘阿寔即下遠勞意蓋遠而勞正不能前也在止于丘阿矣耳
說不前勿說不能前姑留下地况二章捏不能趨更不宜遲也

綿蠻三章章八句○周之盛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役豈有如綿蠻詩人之思有所托者可以觀世變矣○馮吉人曰當時賢士不得人援引登用而自悲其窮因有與望之意丘阿等地非亨衢也非達境也我勞如何言我已勞矣其如此遠何哉飲食是與人滋養之使有資身之需也教誨是與人引導之使無悔吝之虞也後車載之是與人登進之使有得輿之慶而效用于時也○詩故云周之盛時爵遣使往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杕杜所由作也逆其衰也士從征役者憚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所燕者匏葉兔首而已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瓠葉章

【題】瓠葉所以燕大臣也

【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全旨】述詩四章總是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嘉賓共之也曰瓠葉因見其物之薄曰一兔亦見其物之薄也物雖薄而必進于客則其意之誠有溢于物之外矣君子自工歌者指之述主人之謙詞亦工歌言之非主人自言

幡幡音番瓠葉采之亨之叶鋪郎反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合參】此亦燕飲之詩若謂君子之燕飲也豈必拘拘以物論哉亦盡吾誠而已彼誼幡瓠葉采而烹之以爲至薄也但非所以爲禮矣然以誠言之則從如瓠葉亦可以達情而君子有酒必以是酌而嘗之會數而禮數而物之厚薄不計也

【析講】此章以瓠葉爲主註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瓠葉酌酌酒也嘗亦是嘗酒非嘗瓠葉也南台謂飲酒而嘗瓠葉也照下三章獻之等句看還從上說○舉瓠葉見薦不必嘉蔬也

有兔斯首炮音庖之燔之音煩叶汾乾反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叶虛言反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合參】然豈以既嘗而遂已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固一物之微耳然君子有酒則必以是兔也是酒也酌而獻之于賓焉苟可以達誠而一兔之薄弗計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音隻叶陟略反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于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合參】然燕飲之禮有獻必有酢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無珍羞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酒焉主既獻于賓賓亦酢于主而受其卒爵之報矣豈曰薄味不足以將敬哉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叶蒲侯反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音酬

賦也醻導飲也

【合參】夫有酢必有醻有兔斯首燔之炮之無異饌也君子有酒必以是兔而酌是酒爲賓既酢于主主復酬于賓而行其導飲之禮矣豈曰薄物不足以致虔哉夫不計其物之厚薄惟欲其情之必盡若詩人可謂悅賓之至矣

【析講】此三章以兔首爲主二章主獻賓三章賓酢主四章主酌而又獻賓凡治兔鮮者毛包之系者炙之乾者燔之炮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

之禮既奉酒于賓乃爲羞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酬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因物薄而消一行即止意酢雖屬賓然亦是主人有以致其酢。舉兔首見者不甚獻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顧鄴初曰凡燕飲以情勝情勝者無藉于多儀瓠葉之兔烹兔首之燔炙可謂薄矣而情由此達禮由此行君子不以爲簡也豐以燕賓者熊羆是也易鼎之象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匏葉是也易損之象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意則知詩之旨矣。凡人燕賓苟取必于物之豐其禮反或不繼苟無論乎物之薄其誠常得自伸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以羞王公此雖狀工述主人之謙詞而意篤情真自可想見

漸漸之石章

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首二章是歷險遠而勞苦之不堪末章是遇大雨而勞苦之尤甚詩柄只言歷險遠不堪勞苦者蓋遇雨之患又險遠中事也。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將險遠勞苦說深一層末言不獨險遠又有遇雨之厄以增其勞苦有一節深一節意

漸漸(讒音)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叶直高反)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合參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若謂先王不因人于險不勤兵于遠今我承王命而出師也何如哉彼陟彼高峻之石則漸漸然而高不亦極其險乎涉山川之途則悠悠然而長不亦極其勞乎經歷險遠如此故我武人東征奔走而不得息無有一朝之暇矣吾何以堪此哉

析講此章言起兵在道無休息之期也首二句言其險次二句言其遠末二句總承險遠而言不遑朝或謂鷄鳴而前進或曉霜而凌寒也。或謂此合下章若云旅舊分險遠勞反覺瑣碎不如只照詩文各承上句說下如云漸漸之石則維其高矣山川悠遠則維其勞矣武人東征歷此險遠不遑朝矣只如此說何必太分析只平鋪說去不必更深一層更詳之

漸漸之石維其卒(音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叶莫筆反)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合參漸漸之石極于山巔維其卒矣山川悠遠登歷難盡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但知深入以冒其阻而不暇謀出矣何其不堪之甚哉

析講此章言懸軍深入無出險之期也曷其沒言何時得盡也不遑出言深

入冒阻不暇謀出也又甚于不遑朝矣。合上章曰漸漸者見所歷之路石皆險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跋履而其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故曰悠遠勞卒各二句爲義不宜分答總承一卒字爲山川深險可畏氣象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音拖)矣

賦也蹢蹄烝衆也離月所宿也畢星名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此言久役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及他事也

合參然不惟有險遠之勞而又有遇雨之患彼豕爲陰物喜雨之獸也今有豕白蹢衆與涉乎水波將雨之驗徵乎物矣月爲陰精而畢又好雨之星也今月之所宿離乎畢之舍爲將雨之驗見于天矣然則今雖未雨而已有必雨之占雨之滂沱可知矣我武人東征既歷險阻又逢大雨勞苦甚矣此身

且不得顧而及于他事彼夫將帥出師不以爲分之當盡而但自傷其不堪是必上之人使之不以其道也

析講此章言久役之勞又遇久雨之苦是以智慮靡而憂患專不暇及于他事也豕之涉波將雨則豕涉波畢星好雨而月是水之精故月離畢亦爲將雨之驗彷彿只根離畢說不必總承或云豕性負塗常蹲踞臥濕者亦汗今群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漂滌多故也淬滌尚多雨狀未久而月離畢則又將雨矣此說似多一層不可從○履險遇雨征行所苦故以爲言雖然而一也東山之詩則歸念其室家之憂而此詩則歸恤民也斯漸石與滂沱之兆爲人上而役民夫亦念諸民情何如而國勢從可知矣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不遑朝矣猶可言也至于不遑出矣不遑他則其情危而可哀甚矣方采薇出車之詩作時豈容有此事哉世之治也國未嘗無征伐之詩也然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也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則焉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苕之華章

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全旨通詩首二章言世亂之不能久存而深致感慨之意末章言百物之凋耗而深致自危之意竊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篇作推原說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于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甚傷也

合參此詩人憂亂自傷之詩若謂王室之盛則民受其安王室之衰則民受其病我之所遇何不善之若是乎彼苕之華其色芸然其黃矣然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我遭亂世雖生不久亦猶是也是以心之憂矣維其傷矣悲切之情其能以自已哉

析講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芸爲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心之憂承憂其身之亡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叶桑經反

興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合參苕之華其葉青青而盛矣然依物以生其盛不久我遭亂世無以自存不猶是耶且人之所以貴生于世者以其有以自立耳自安耳苟知我之如此而已矣則豈若無生之爲愈哉

析講不如無生者非其生之不幸也俱自周室之衰上見之蓋深悲極痛之詞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叶補苟反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罶笱也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合參然喪亂之世非惟不樂其生已也彼羊瘠則首大今牂羊但見其墳首之狀而已舉一羊而百物之耗可知矣魚竭則罶空今罶中無魚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舉一魚而百物之耗可知矣當此之時人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夫民求一飽而不可得時之衰亂極矣民生斯世何其不幸之甚哉

析講言羊以見陸物之耗言魚以見水族之耗羊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罶水無魚也其去三百維群魚麗于罶之世遠矣人食鮮飽飢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饑饉而戎馬是生焉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物亦甘及其衰也亘怠地薄雖洒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而詣令人驚絕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廣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嚴粲云苕華一詩不盈數語而興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凋耗皆黯然在目蓋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此詩慨一飽之無時直是無以爲生比萇楚苦生之爲累者更不同矣

何草不黃章

傳 極王好兵士卒苦之賦何草不黃

序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四章總是傷久役之苦而反覆道之以何人不將何人不矜朝夕不暇行彼周道句爲主首章怨國之多事而盡民之力次章怨已之無家而盡民之情三章怨上不以人道待民而冥其時之不暇末章與已物之不如而憂其行之不息通重詩柄一苦字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反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合參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若謂人君貽民以安苟不得已而至于勞民則使之以道役之以時而已何今之不然也彼草之生也偶衰則黃何草之不黃乎況征役之興無時休息何日而不行乎將見幾無人何人而不將以經營四方也哉

析講 此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一句只興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推詳說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照下章可也何草不黃當盡黃之景經營四方不必如北山獨賢之何彼之經營是用其智力以奔走王事也此之經營則不過用于力役彼于驅馳無一人得閒暇非更有獨逸者在也

何草不玄胡涓反何人不矜音鰥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匪民哉

合參 彼草之衰也既黃則玄何草而不玄乎況從役過時而不得歸皆失其室家矣何人而不矜乎夫民各有室家之樂也先王使民以時而不欲使有怨曠者正以民待民體悉至此耳哀我征夫獨匪民乎何爲使之一至此哉

析講 此章只何草不玄興何人不矜下二句又因以重自傷也黃變爲玄則其衰又甚故更深一步說棄其室家而久從征役總謂之矜如是則不以人民待之矣故曰匪民蓋民則皆有室家之樂也正危言以自傷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叶上與反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叶後五反

賦也率循也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合參 今夫兕之與虎固嘗率彼曠野矣我征夫乃民也匪兕匪虎也何爲亦使之循曠野而無安居之適乎哀我征夫朝夕而不得少暇是以人而同于兕虎矣何不幸之甚耶

析講 二匪字是實說言兕虎以率野爲性征夫乃人也非獸也乃使之朝夕不暇而下同于獸可哀甚矣

有芃者狐叶前車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合參 彼有芃然長尾之狐則率彼幽草固自適其性矣況我征夫乘此有棧之役車行彼周道而不得休息曾狐之不如矣哀哉哀哉曷時而得以少暇哉夫爲人上者使民愁苦至此則周室之將亡不可復支矣此雅詩所以卒降爲黍離也歟

析講 芃狐之在幽草猶得自遂役車之僕僕周道曾不少休此反興也士乘

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實字當虛字如朱幩鑣鑣之類曠野之車已自下同于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生至此不亡何待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虞淵楊氏曰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消耗人民不遑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小序以爲幽王征伐不息之詩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民當卽襲犬戎召諸侯之事也總是怨恨之詞曰棧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凋敝亦可見矣○倪王汝曰東國困役則曰行彼周行周民苦役則曰行彼周道讀二詩而國勢民情大概視矣○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二雅之音響盡矣然猶有之于雅者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一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孫右 彙輯
門人 耿六一青□ 李宗洙又衍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瑄章玉 仝閱

大雅三○說見小雅○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緜三篇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人有所興也況親聞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大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緜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爲郊祀之後受釐頒胙之詩昊天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爲詩疑此入而燕處之樂歌靈臺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棫樸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餘公劉以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知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春秋吳使季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歌王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章

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全旨 通詩始終歸重文王之德上首章至五章言所以得天下之故只在敬德下言所以保天下之道只在儀刑其敬德周公戒王大旨全結在儀刑文王

一句上而儆刑之意又結在緝熙敬止上要知天命乎周必絕乎商而監乎殷自當法乎祖也意自相足細分之首章言文王以顯德而受時命二三章言文德感天而福及于周之子孫臣庶皆綿其澤四五章言文德感天而禍及于商之子孫臣庶皆歸于周六章言當法文而鑒殷末章言當鑒殷以法文篇中反覆咏嘆見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惓惓以念祖爲言叮嚀鑒殷正惕之以修德也要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得兩截舊說以命周絕商鑒殷法祖分開對看殊失詩人之旨○方山云此詩大要言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今日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最重本詩之旨○曹允大曰總只一敬字商所以喪周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後王以之永命皆係于此

文王在上於音烏下同昭于天叶鐵因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叶上紙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羽已反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帝上帝也不時猶言豈不時也左右旁側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辭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合參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蓋謂天下之不可常者命而惟德可以致之者也王今藉乃祖之休而撫有天下矣亦知其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遐久矣而其神在上於乎昭明于天不可掩也神何昭乎是以周邦開自后稷固云舊矣而其受命代商

則自今始也命何新乎夫文王在上而神之昭則是文明之者此其益彰而無與于在位之時矣其德可不謂至顯乎周雖舊邦而命之新則是昌明之祚此其始興而適際夫與王之運矣其命可不謂至時乎所以然者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與天合德同運而並行者也是以子孫蒙其福澤受此維新不時之命而君有天下也何莫而非文德之所致哉

析講此章是全詩之昇頭德受命俱詳下文首四句以德受命大意已露下四句以咏嘆足之耳於昭于天言精英發與天爲昭也非真有神可見蓋以德不磨故雖沒而昭著如此只就神說未露德字不曰德而曰神者以此詩作于既沒之後也周雖二句根上來惟其神昭于天故周邦雖舊而受命則新註自今始正解新字義即代商後至成王時言也子孫受命即文王受命處不顯正是昭不時正是新充拓宇宙貫徹古今生死不磨故曰顯天運肇啓曆數方來適應其期故曰時不顯句申首二句不時句申三四句蓋生前爲德死後爲神神之昭即德之顯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且磨滅今日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適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日維新命豈不時楊伯祥曰神者德之發人亡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命之本德顯而命維新便是命時曰顯則非商德之既昏曰時則非商命之告終然惟其德之顯所以命之時故末又合而言之陟降相連看非真有上下只是言其神無時而不與天同運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合一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註是以句正補足維新不時之意蓋有是德斯有是命也末二句註意作推原語然亦須醒實得神如云試觀文王今何在乎適一升一降神與天合而無一時不在帝左右也是何等昭著○蔡氏朱氏曰此章之意約言之而四句已足惟周公告戒其君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公復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昭之謂也其命之時即維新之謂也其陟降在帝左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但神之昭

自其在天者言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帝字比天字爲親切左右字比上字爲親切陟降字比昭字爲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贊歎之也○六帖德顯則取法爲甚近命將則垂裕爲無窮○按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降也故降而在下魂氣升也故升而在上況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殁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此神之所以獨昭也○翻上按詩稱自昭通章然不竟言文王以德受命使昭字字斟酌三四接一二昭註相承而不顯不時當分開說末二句又即首二句意再加申贊然維新意未完故集傳補起以子孫衆其云云以足之要敬天法祖不言而皆爲引端即戒意亦寓雖謂詩倂意備本章者又何不可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叶獎里反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亹亹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

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合參然文王以顯德而受命者豈無可詳言乎亹亹哉文王性與天合何待于勉維其法天行健其德不已若有所勉而然故今雖既沒而其令聞之昭著者尤彌久彌芳而不已也夫聞之不已乃其德之不已而有不荷天眷于不已乎是以上帝敷陳其命而錫于周矣不但尊榮其身且錫及文王孫子爲文王孫子其嚴天藉而宅帝位是本宗者也是固爲天下王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本宗以天子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爲天子也又使代爲天子永主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焉其樹風聲而錫九服是支庶者也是固爲天下輔者也天之尊榮文王而及其支庶以諸侯然又不徒使之一世爲諸侯也又使代爲諸侯永輔天下而有百世之尊榮焉是我周固有其休矣而又及其臣庶使凡周之士有爲天子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天子匹其休有爲諸侯之臣也亦世世修德與諸侯匹其休蓋福子孫臣庶者即所以福文王也天之敷錫我周如此

析講此章見顯德得天而垂裕無窮也上二句言文王德純而垂無窮之譽下言因獲無窮之休命自生時言令聞卧沒後言亹亹雖云強勉須說得自然只純亦不已之謂生前有不已之德故死後有不已之聞是令聞猶其令德但只空說至哉止乃其實也陳錫句根上二句說來包下子孫臣庶二意文王孫子四句正陳錫之實觀註二使字便見子孫臣庶並荷而歸重子孫上百世所指者遠乃未然事此三句下須補子孫已有其休意方與下註匹休有照應周士乃文王既附後先之屬不顯亦世亦重修德說勿作爵位之顯春福文王而無及福文王之子孫與福文王子孫之臣庶皆所以福文

王也本宗百世修德爲明天子支庶百世修德爲賢諸侯而周士亦世修其德以爲天子諸侯之輔向非文王之德不已何以天之錫福亦不已哉○此只發明上章之意前言德顯命將猶未見着落今既沒而令聞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叶于逼反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幹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合參且是周士之傳世也世濟厥美遠而彌光豈不甚顯矣乎然果何修而得此哉蓋由其忠君謀國之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衆多之士際貞元之會合荷德化之甄陶而生此王國之中爲大國以得人爲本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賢士則干城有托冀宗社于無虞足以爲國之幹矣君以安國爲心國既安矣則此濟濟之多士代終有道輔至治于無爲文王亦賴之以爲安矣下成輔世之功而上享得人之慶則其傳世之顯也亦膺天命周之福如此何莫而非亹亹之德之所致哉

析講此章首二句承上凡周之士兩句意首句原傳世之顯下本輔世之功所以見其宜顯也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爲周士乃所以爲周上享不顯亦世通後世而言乃未然事此承上言是據今日言當作已然事看不照是主爵相承耿光迭耀之詞然要見以德繼德世濟其美之意厥猶以下則就周士本身言凡匡王定國內順外威皆是也勉敬二字要串說謂勉于敬也勿

依輔氏勉則無怠敬則無弛乎泰勉即亹亹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合德此便是多士可美處思皇周楨以管下根厥猷說來生此王國之盛二句皆根氣化說來曰生此王國便有應運意曰克生便有王氣所鍾王化所決意文王爲受命之君多士爲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運生于此文王之國者不得以一册而周得以兼收蓋有是君必有是臣也微茲云天生一代興王之君則必有一代興王之佐良相須輔之生皆聖人與王之福所致凡建辟立業之上皆賴文王之福而生則其子孫之能效忠以光世者亦以文王福澤之流衍也惟有此翼翼之猶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楨末二句常則楨意多士任其勞文王享其逸爾有日昃不遑之勤亦可相安于無事蓋國安而心安也兒湖云有此多士則股肱耳目各有所托而文王之求賢事賢厥成者可雍容以致之矣正是此意一說以寧作寧文王之神爲是然文王時除既無不在則寧文王之子孫謂即寧文王可也亦可從。

陳伯玉曰厥猶翼翼舊多帶下說觀註云其傳世豈不顯乎而其謀猷皆能勉敬也只是足上句意玩一亦字見雖後世子孫亦皆勉敬則奕世載德其顯何如正所謂世世修德與周匹休者也。多士內不可謂周公此詩周公所作也。文王得人之盛不甚重只是闡明周士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下章呼王之藎臣正是雙關語。此章連上章總是天眷文王之德驗諸命周之福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服叶蒲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

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

合參夫文王得天之眷固由于德而要其所以爲德之寔不越乎敬而已維此穆穆然深遠之文王於乎緝而續之熙而明之純至敬于一心凡所以著之爲于昭之神而垂之爲不已之聞者皆一敬爲之也其敬如此則德盛矣是以惟天眷德而假哉之天命集焉乃天命有所歸必有所去觀之有商之孫子則可見矣商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既集于文王而今皆侯服于周矣天之所在人不得而違之孰非一敬之所致哉

析講上三章皆言以德受命之意此則指其德與命之寔而言之也上三句是以敬德而膺天命下是即人心以驗天命穆穆二句是文德寔際處提出爲一篇綱領前面神之於昭聞之不已皆于是乎出也穆穆非德容也正指其德也凡人內不欲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敬體本明有息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

一敬止所謂[illegible]是也經以法天之德然以配天之所發意方得受命儀刑於服者文王之德而所以於服者此敬不已者文王之所而所以不已者此發通章語意總結聚于此假哉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來照出天命耳假哉天命本文更不加一集字正以維天之命文王之德原是合一的德之所至即命之所在也有商孫子以下要知維天命之集是以臣服于周非以臣服于周爲天命之集也天命之集亦指今日之子孫言只說集于周方渾融註今字指成王時言蓋對文王而言也夫周命之集直至商之臣服而始驗耳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其間豈無一人能光復祖宗之業以建中興之治而天命既歸于周則莫不于周而服焉天之所命而人心從之理勢自是如此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音灌**將于京**叶居良反**厥作祼將常服黼**音甫**冔**音許**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乎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合參夫商之孫子所以侯服于周者以天命之于有德則就無德則去而靡常故也惟其天命靡常故不但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凡此殷士之膚美而敏疾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王祭祀于周之京師矣其祼將之常服在身者則黼裳在首者則殷冠是命雖已革而章服猶仍舊矣[illegible]曰殷喪其義甚可悲[illegible]安能無動于興亡之感乎王之藎臣受爾祖之天下當思商之孫子胡爲而于我臣服商之臣庶胡爲而于我祼將皆爾祖文王之德致之也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誠念之則可以祈天永命而人心可常保矣否則周之子孫臣庶不將轉而臣服于他人乎是誠今日之所當慨也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人心之棄商歸周下啓後王以法祖也侯服二句是承上起下之詞靡常者有德則就無德則去也見當儆戒意殷士四句正點醒靡常之意膚言其容貌之美敏言其應事之疾助祭時言之該得平日之意黼于冔商周同制而冔冠則商制也常服黼冔自是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時王不敢變意思居多助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惕然深省時說甎云全重所以爲戒則是不惟失先王忠厚之意而于詩中亦字且不省得耳末二句總承侯服祼將說來告藎臣即所以告王非劉安成因畢達

尊之說此總承上看但商之子孫臣庶所以臣服于周者皆文德所致也德即緝熙敬止之德念爾祖如親億麗之臣服則儼然念在天之靈見黼冔之祼將則恍然念帝側之德是也○末二句一篇提頭精神處無念且只是叫起念爾祖而所以念之工夫在下一節方言故註云猶言豈得無念亦只是起頭語不宜太寔講矜妙○此章連上章總是天命文王之德驗于絕商之禍也絕商之禍不重只重周家受命代商上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力反**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去聲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于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

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合參夫欲守爾祖之天下固當念乎爾祖矣然念之虛而難憑不如功之實而可據也亦曰爾祖之德爾之所同得者也要必敬而作所而聿修厥德焉然本諸身而爲德者返諸天則爲命而張弛何以無忝于旦明德之所在而則其克修者命之所在則期其克配而舉動何以濟通乎陰隲其可不永言之乎必也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于天理以造于齊楚緝熙之域可焉若然則德修可以凝天命固人心而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待外求而得矣然得之所以不可不修者何也蓋以殷未失天下之時賢聖繼作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亦如我周之今日矣今其子孫乃侯服于周如此者由不能法祖而顚墜厥德故也爾宜以殷爲鑒而自省焉則知駿命之不易保而法祖以修德者自不容緩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戒其法祖以獲福下戒其鑒殷以保命雖是二段還重法

祖上其以鑒殷爲言者正見祖之不可不法也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說無念氣脈直貫到自求句此四句只完得無念爾祖一句但上文虛含自修此則點破念之切實處耳文王之德是性成的此厥德還有聿修一段工夫在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也修德即是敬永言即是緝熙其敬永言者是心口常念及之詞所謂念茲在茲也德與命總是一理自天付之爲命自人得之爲德修德便是配命處修德使天理不壞于人欲耳此已有見于行意永言配命使所行無不合于天理即修德之至也此一串意非修德下又欲合天理爲兩截事註中自修自省兩自字重看見當責于己之意德自修命自配則福亦自求多福說得廣如保綏新之命延陳錫之祚商孫子之侯服殷士之祼將皆可以有終意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如云命可恃祖可恃則商之先何嘗不可恃而乃至于此則是不能法祖永命之故也克配如湯之懋昭大德太甲之克終允德盤庚無斁四方武丁嘉靖殷邦皆是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了而不下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見演深鑒殷以自省則知有德如周則歸無德如商則去信乎其難保矣知殷之當鑒益見祖之當法處微弦云念祖乃所以修德常修德乃所以配天命所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周公告成王惟一念常存于法祖以自修其德然所謂修德者必常與天理合然後多福之求反之一身而有餘若使修德之念一有間斷則有悖于祖即有悖于天而福不可求矣此詩凡八言命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命言 華谷嚴氏曰自求多福謂求諸己而不求諸天也
鍾士按此兩段由法祖說到鑒殷下兩段復由鑒殷說到法祖亦是廻文意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叶姑弘反**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叶鐵因反**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叶初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叶房尤反

興也遏絶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

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絶于天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
合參夫天命難保殷監固不遠矣而自絶于天紂其尤也爾必鑒于有殷無若紂之棄德彰闇以自絶于天使天命之自爾祖而受者自爾躬而止也尚當法祖修德而布明其善譽于天下使天命之不易保者自爾而保之可矣且殷興之由天寔司之又必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于天曰殷何爲興此數百年之業也又何爲墜此數百年之基也然上天興廢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與其求在天之天就若求在人之天爾祖文王德與天合

即天載之所在也誠能儀之刑之而緝熙敬止之懿範吾有以得其理則義
問之宜昭有以感天下之心志而萬邦臣民皆作而信之亦猶其所以孚文
王者矣若然則人心既孚天意自不能外固有不必于虞度者而又何駿命
之難保哉爾謂王可以深長思矣夫既示以命周絕商之由而又示以鑒殷
法祖之意無非欲其修德保命而已而修德之要卒不外乎一敬焉周公戒
成王之旨深哉

析講此章首句言命之不易保下鑒殷法祖皆保命之道也然所謂鑒殷者
亦是欲說到法祖耳重法祖上命之不易承上起下之詞見可懼之意爾躬
下要補出修德配命意遏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猶言家自毀國自伐也
即直指成王說文之令聞不已本亹亹穆穆而來後王之宜昭義問本修德
來命而來紂之穢德彰聞即其自絕于天處而宜昭義問正所以無遏爾躬
要知德修則其譽自彰原不在聲聞上做工夫有虞殷三句只是把殷之興

廢漸漸說到法祖上虞度也謂度天意也非淺淺說蓋天之興殷在德天之
廢殷在不德此何消說亦何消度所謂度者是度何如而合于天則天興之
何如而不合于天則天廢之也上天二句只就興廢之事上說勿露有德則
興無德則廢若露則易度矣然天猶渺茫而難知文王則有寔而可據彼其
德之昭著于人心者吾但一儀型焉而人心之孚即天命慎無使命至爾躬
而遏絕可也儀刑者法其緝熙敬止即所謂修厥德永配命也作孚者天下
起而信之即心悅誠服之謂此以人心言而天命亦在矣末徵商之子孫臣
庶皆侯服祼將于無窮何峻命之不易保意○殷之所以廢所以興天之載
也虞殷之事于天豈有舍其所亨就其所厭之理只怕王視天不可度故明
說破天之載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乎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我亦如
文王也儀刑法文即法天也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王之可法便隔千里
○天載無心成化原非只論于窈冥而明說禍善禍淫又不見他難度只慮

其下不得認真若能法文王則上天之事雖度亦可不度亦可矣○新安
胡氏曰天無聲臭之可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即天矣但以爾祖文王
為法則萬邦自孚信之庶乎其可保不至爾躬而遏絕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
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
命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則不惟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
諸侯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四章
言天命既絕于商則不惟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
言絕商之禍不惟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臣庶
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
其于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復至深切矣故列之樂官而因以爲天
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于天下

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
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
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
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
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于此而已矣○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
一章言之首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以一篇論之首尾亦是言文王與
天爲一但首章則專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安成劉氏曰
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
絕商爲對三章言命周之羣臣後嗣與五章言絕商之羣臣後嗣爲對六
章先言法文王後言監商七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
周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復叶之音律以爲朝會通
用之樂則又以告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李碧海曰周

公作此詩極爲精密廣大然非他詩所及聖人取之爲大雅第一篇萬世
君德之要不外于此約而言之只是敬以修德德以合天兩言盡之矣夫
天命於穆不已君德至于合天則至矣盡矣故周公惓惓于此首稱文王
升於昭于天曰在帝左右言文王之德與天合也至于戒成王則曰永言
配命推言商之先王亦曰克配上帝末章又言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始終叮嚀不出乎此可見敬者周公教君入
德之機而與天合德者周公示君成德之彀率也○省菴云揆敘賢能敬
承繼禹之迹故人心歸夏高宗監于先王成憲故人心歸商成王儀刑文
王敬迓天命故爲有周令主學者觀周公之詩則知成王之學力固到寔
周公造就之力歟○安成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即所謂欽也虞書
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授問惟在于此也故仲
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
在于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
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
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
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維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爲
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爲令主也宜哉○通詩以前四句爲綱泛言天人相
與之理而証以殷亡之事見必有是德方有是命爲下文武受命張本

大明章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全旨通詩詳序文武受命欲王之念祖也首章泛言天人交與之理下詳文武
以德受命之事以終首章之意首二句全詩之主通貫到底首尾二明字相
照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稍瀆承之也文之昭事上
帝武之上帝臨汝正與赫赫之命相貫通處祈言之首章總是泛言其理以

爲後面文武受命張本二章欲言文王而先言王季太任之德三章則言文
王之受命四五六章欲言武王而先言文王太姒之德七八章則言武王之
受命通章無非言有是德方有是命也○首章已揭出本旨下文歷言周家
父子祖孫夫婦婦姑以及君臣莫非德以合德而天命之集應若影響與首
二句恰相應肇仲二章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基赫赫之命重在一
敬字天監五六以武王之變伐作主見以明德受赫赫之命重在一和字但
命必自克商而始見故前詳言德而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明武應赫赫也
或泥首尚本文于文王邊獨言德于武王但言命而不言德遂把二章及三
章爲終明明在下之意四章至八章爲終赫赫在上之意豈以文王僅多服
受方國非命乎若云伐商始爲受命則詩稱何爲並言文武受命乎此似太
拘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羊反**天難忱斯**音諶**不易維王**去聲**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燮反**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
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
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
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
蓋以此也

合參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言此以著天之與人其理相
爲流通德之與命其機相爲感應者也惟夫在下者明德中正篤實光輝而
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帝心簡在曆數攸歸而有赫赫之命使下無是德則
上無是命矣天人之相與如此是天命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得無德則去
予我者或轉而奪我不可恃以爲信也君位惟視德之何如有德則易以王
無德則易以亡后我者或轉而仇我不可恃以爲易也獨不觀之殷紂乎彼

紂之所居之位則天位也非若列侯諸藩而無以握天下之柄所傳之嗣則殷適也亦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若宜其保人心而挾四方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無明明之德故無赫赫之命也信乎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下以見絕于天者證之明明赫赫言德命相因詞乎意串明明要得敬字意赫赫要合得人心集天經意然口氣妙便含嚴命靈奪無德則去意在天難句以天命去留言不易句以君位有亡言夫謂天不可信而又惟德是與謂天必可信而又惟命不于常天未可恃乎難忱非謂天窮冥不可知但不可倚以為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非王不易乃明之不易也此二句俱重無德一邊說正發舉首二句意末二似專殷紂之事是之已然之明驗也微子為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為正適者鄭註書序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妻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然則以為后乃生受故為正適也使者天使之也紂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嫡嗣然竟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正為無明明之德故赫赫之命本去之耳與下文武之以德受命相反看朱傳云蓋以此耳須依鄭峄山指天之難信君之不易言之或指無明明之德則無赫赫之命意亦互發○或云天位位字是虛字言天位此殷之適也似與註不合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音貧于京叶居良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郎反大任音泰有身叶尸羊反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合參夫有明德斯有顯命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何者而不本于德乎彼我周之興基于文王其生果何所自哉彼王季天下之賢主難乎其為配也惟摯國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于周以作配乎王季曰為京室之婦焉惟此太任及我王季一則明類長君而德不愧于刑于一則思齊思媚而德無忝于內助殆維德之行矣是以德配德之日即以聖孕聖之日故貞元所會和氣所鍾大任于焉有身既而生此文王焉然則文王之聖蓋自父母而已然矣夫豈偶然之故哉

析講此章是推王季得賢妃而因以生聖子也只重生此文王句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至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詩父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以上四句作一氣讀及字即與字惟德之行言大任王季俱有其德一惟德之是行見君道與后道而各致乃母道與父道而交應也疏義言凡所行者皆本于德也以太任配王季惟德之行天故為生文王之聖是周家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久矣按何確齋云太任有身句勿入胎教意若然則是文王之聖皆之教也而惟德之行反輕矣此意最著○按列女傳曰太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備記之○皇王天紀云季歷有謀能斷守正而和照臨無私勤施無私教誨不倦順以事上比以親民慶賞刑威政自己出四都服焉生文王在祖甲三十一祀即娶大任之年○定宇陳氏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往往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太任下章言武王而及太姒皆是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力反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逼反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于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合參夫文王生有所自如此則其德之盛不有可言者乎維此文王德愈盛

而心愈小心愈小而敬愈純蓋貫動靜徹隱微對越然恭肅之至極以累德
而格天則此心光明真可對越上帝吾見天心默佑而多福自此而聿懷矣
德之得天也何盛乎以是德而感人則此心正直絕無回邪之累吾見王誠
動物方國于此乎誕受矣德之格人也何盛乎文王之德之盛如此而所以
甚赫赫之命者肇于斯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其敬德之盛下言天人交與以見其盛也小心句最重
欽許云文王之德于此為盛下皆承此句而演繹之小心非畏懼之心是心
體之欽欽細密處真摯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即緝熙敬止純亦不已是也
昭事上帝者以此即不回之德亦不出此昭事二句是以敬而得天厥德二
句是以敬而得人此是受命之基不是正受命處昭事上帝就精白之忱而
言猶云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之意不就祭祀說多福乏言含下受方國在內
一說以福祿子孫講似拘懷字最妙帝曰予懷文曰聿懷天人之際交相與

也有嘿嘿招徠惓惓眷顧意厥德不回蓋敬以直內則其德中正無邪故不
回此句要從小心來心之徐大者每以恣肆成其回邪文王小心翼翼則畔
援欣羨一毫不生蕩蕩平平何回邪之有受方國即虞芮質成四十餘國來
歸之類懷多福重在自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自我受之方與明明句應文
王雖未受赫赫之命然受命之基是在是矣○慶源輔氏曰昭事上帝言文
王之敬洞洞屬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
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
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豈蔽朱氏曰聖人之德敬為
大泛言之而為德切言之而為敬敬者德之輿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心
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以之事天非有心於求福也而自足以求多福
以之治人非有心于求歸也而自足以受方國其德之不回即其心之敬者
為之也使此心之純有一毫之空隙一息之間斷則不可謂之不回矣○觀
其懷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一念不奉若天道不回處無
一念不允協人心心體何等小○劉上玉云下四句雖分天人然終非板對
受方國正上帝之命即多福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將合反**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羽已反**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叶將里反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
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
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
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
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也

合參然我周之業成于武王而武王之生豈無所自哉彼天之監照寔在于
下以我周世德之盛足以膺曆數之傳而天命既集于周矣使不定聖配而

生聖子何以承是命哉故天於文王之初年父母有室之念未興而天已為
之默定其配在于洽之陽也在于渭之涘也所以儲精發粹而胸窈窕之姿
者洽陽渭涘之靈不可誣矣天之立配既定是以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
有子以應其求所謂君子好逑者在是矣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天眷於周有定命下是天生聖人有定配雖只言文王
作配事重武王所由生上天監者監周家累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有命既
集亦通言集於周蓋自太王王季以來世德克享乎天心故天厭商德而集
於我周將以啓一代興王之業也正意暗指武王但且渾言之初載非初生
乃始時耳天作句重言周累世克享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為受命之
主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決也既有聖父非生一聖母以作之合聖嗣何從生
洽陽渭涘生之以天之意而産之以地之靈見所以培其幽閒貞靜之德者
有在也莘國在洽水之南故曰陽在渭水之北故曰涘二在字虛蓋指天意

所在不拘大邦之子也嘉止只是長大可婚之期不必作將納采將親迎說
有子句是足以應其求也其非人力所能為正打轉天監天合之意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俔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也作船于水比之而加板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不顯顯也

合參夫天為文王立配固在大邦之子矣使后夫人之行不侔于天地則大聖人之配未足為好逑也今大邦有子以其德言之但見幽閒貞靜與天之於穆不已者同一機譬猶天為之兄而彼為之妹焉其德如是則配我文王誠無愧矣文王于是卜云其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所以成婚禮之始也既而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以通往來之便所以成婚禮之終也夫以聖人而得聖配則可以奉神靈之統可以理萬物之宜誠一時之盛舉曠世之奇觀也豈不顯然其有光乎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聖配之德盛下言大婚之禮隆也重德上俔天之妹言天之德純一太姒之德亦純一與天相為伯仲譬則天之妹也不可以則系徑廝相配立說文定句婚禮之始納采請期是也親迎句婚禮之終奠雁御輪是也造舟句輕只是自周至莘有一水之隔故造舟以往來耳不顯其光管上德來而禮亦在其中蓋以聖女之德而成此禮則婚媾之儀協和會之其盛也○一說文德與天為一樣則天矣太姒配以幽閒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不是與天相伯仲如此說似多一層轉折○上章天作之合既可以天而媒妁之則此章俔天之妹亦可以天而兄弟之詩人天妹二字殊非生撰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叶居良反**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叶戶郎反**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賦也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合參夫文王既得聖配能不由是而生聖子乎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以開王業矣然天之意又以為王業之成必生聖子聖子之生必生聖配故今克纘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所以生聖子者有賴矣故天又篤厚我周使文王之後而生武王之明聖扶持安全而保愛之啓思翼行而佑助之作之君作之師而眷命之使之順天命以伐大商也蓋至是而眷文王者又以之而眷我武王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不甚重蓋將言武王事故又本此言之有命二句即上天監二句意但上主周家言此專主文王言于周于京是即文王所居之地而命之不必言周京之形勝可以興王業意纘女二句即文王初載至其光意要承天命說來惟天命文王故太姒來嫁大任女事如思齊思媚之類有太任為之母後有太姒為之婦故謂之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于前又生武王于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然篤字亦要得天幾以君德意保祐扶持言各以啓翼言命以眷師言燮者和順之意征伐本非和者之事而日燮伐者除暴救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蓋應天順人之師非窮兵黷武易所謂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者也此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兩章只完得燮伐大商一句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叶音歆**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

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合叅夫天既命武王以伐商矣武王於是奉天命以伐之斯時也殷商之旅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商周之師皆陳于牧野之間以衆寡論之紂衆不可謂不盛但彼衆雖叅而皆離心離德惟予之師同心同德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故勉之曰事之出于人者未可必命之定于天者不可易今周德方興商命已絕上帝寔去彼而臨汝矣倘啚順天之命恭行天討毋以衆寡之故而貳其心也夫武王有未決之心而衆人贊其決如此然則牧野之師蓋出于應天順人而非武王之得已者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師叅其成下是師贊其決殷商二句單就紂師說矢于牧野衆商周之師說嚮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貴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史記亦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曰如林者言衆而不爲之用也曰侯興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興起也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左傳鬭廉謂屈瑕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蓋和則合不和則散合則師寡而勢強散則師衆而勢弱書曰同心同德言周之和也又曰離心離德言商之不和也侯興然是三千一心意上帝臨汝如所謂有命既集保佑命之意不可在侯興上見之蓋郎天命以決人心非因人心以見天命也二心如顧名義是衆寡彊勝負皆是大抵此二句亦詩人設言以見衆心之同與武王誓師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可見原無二心而人自贊其決如此其規勸可見矣武見武王之伐紂非已意也衆心也衆心之規勸非私意也天命也此與下章俱是伐商之事但此是陳師時下是交兵時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音元彭彭叶鋪郎反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郎反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爲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騵馬白腹曰騵彭彭彊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爲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合叅以伐商之事言之彼牧野則洋洋而廣大檀車則煌煌而鮮明駟騵則彭彭而彊盛師衆之盛莫不奮揚而用命矣然而師衆之行將帥統之維時官太師而號尚父者忠義之氣存于中剛勇之威奮于外其勢如鷹之將擊而飛揚將帥之賢又極一時之選矣以是將帥率是師徒佐助我武王以伐大商但見癸亥之正天下猶陰曀也而牧野一會不崇朝之間天下皆轉爲清明之治焉而一代王業于是乎成矣夫文王以盛德而基命于始武王以聖德而基命于終如此則所謂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者于此可見矣無成業者可不修德以保天命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兵將之美下是成克商之功首句輕只言會戰之所耳檀車二句言師衆甚也維師三句言將帥賢也蓋車馬所以載師衆有是車馬則有是師衆矣鷹揚是一氣激烈直欲除元惡以綏四海去大難以快人心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耳總之師衆之盛將帥之強俱從人心欣奮中看出只閑閑遍遍而歸重武王肆伐上涼武王謂佐助之而主之還在武王也肆伐大商謂以是將帥統彼師徒而縱兵以伐大商也燮以和言伐之德肆以威言伐之功惟德動天惟功救世兩相濟也會朝清明言成功之速也按武成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劉氏曰武王泰誓以永清四海爲己任詩人歌之亦以會朝清明嘆其撥亂

反正之神速甚知其心惟在于清四海而已當時只謀紂污濁使除氛氣復清
明矣篇首明明德之明也篇末清明治象之明也然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
德之明有能之乎兩明字正相應武王克商之事如此則紂之四方武王已
挾而有之而命于此乎集矣此武王有明明之德斯有赫赫之命也故曰終
首章之意○殷商惟無德故徒有天位殷適之勢而不得挾四方文武惟有
德然于方因誕受之後而有以清四海此章正與不挾四方句對照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
惟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
六章言文王太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
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因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君相見
之樂說見上篇○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
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

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
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偶然也○又曰此詩周公作以戒
成王前五章言周三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稱亦非一日有人力之所不
得與者後五章言武王順天應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
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于天下也非苟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
不能已者矣

緜

序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全旨 通詩緜緜瓜瓞一句乃一篇大旨下皆詳此句之意也自厥問以上言太
王之開王業柞棫以下言文王之受天命見得聖祖神孫相爲首尾一代之
興不偶然也其序太王處詳者亦欲成王知先代以來經幾許艱難而得之
不可不追念也不言祖宗不惟脩德又能任賢保成業者可以思矣○詩並
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絕不提起文王之德只欲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
乎周王業其爲因爲民積功累仁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見創業之艱
可以見命詳之意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感應處也至于末章
揭出文有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時說知謂多至四友孫勳文
王地步詩意殊不然○一說首章是論王業之盛始于前日之微下是詳言
由前日之微以馴致今日之盛上是逆推下是順說二章以下又分作兩段
如方山之詩此意前台鹿野微弦貞卷諸說俱依之但章旨一章在前二章
在岐等語似不相合更詳之○此詩大小之分自土沮漆四句是小以下皆
是大一邊不可以太王事專作小看

緜緜瓜瓞音迭民之初生自土沮音疽漆音七古公亶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叶戶橘反未有家室

比也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

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地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
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
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
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
周人始生于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于窰竈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
而後大也

合參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
受天命也若謂有國家者無窮之王業當卜其終而有基之規摹先觀其始
王知我周家之始乎彼瓜之爲物緜緜然引蔓不絕至末而成則謂之瓜近
本初生不過至小之瓞而已物之先小後大如此亦猶我周人也據今而言
固有昌大之業矣而本其初生則起自沮漆之土至古公亶父之時猶陶復
爲窰穴于地上陶穴爲土窰于地下以爲居而室家之制蓋未有也顧家未

陶朴陋尚存可謂至微矣不猶瓜之瓞乎
析講此章以瓜之大始于瓞之小比周家王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微此興兒之體其意實可以該全詩緜緜二字宜玩維綿綿不絶乃能如是深根固蔕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宜春華致有此種光景今日華葉一絲天命維新又試非草昧之初蔓延不絶之所致哉周自后稷始封而其子不窋失官遂自竄于戎狄之間周民幾無生矣至公劉能修后稷之業乃復立國于豳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生字乃生聚之生沮漆豳地自土沮漆是太王前事對竄于戎狄時言故曰初生至古公時承其衰業其民所居尚因陶復陶穴之陋而未有家室之制也陶復陶穴是三樣陶竈窰也復重窰也謂窰之連者穴是土室之連窰覆者還當作民間說不是古公劉公劉時于京斯依于豳斯館已爲居室了安得延歷數世至古公而尚假居陶復陶穴耶其穴處乃豳地所不能無故謂之未有家

室此句只承陶復陶穴說勿作宮室門社言只帶來相形反看可也○倪玉汝曰厥生瓜也初生民也周之王業自遷豳之始歷幾傳以至文王而後大所謂緜緜瓜也而初生于豳其地甚微所謂瓞也故首章取譬要重民字○十三經註疏云穴在地下復在地上按今陝西之地猶穴土而處蓋非風氣之陋乃其習俗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叶滿補反 率西水滸 音虎 至于岐下 叶後五反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妃也胥相宇宅也孟子曰太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豳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合參然是古公亶父方其在豳也狄人侵之乃不得已而權爲遷國之舉于是早朝之時走馬而來以避狄難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于岐山之下夫其至岐下也誠間關危難時也宜苟且以圖存矣古公則以爲一時之創造當垂久遠之基乃爰及姜女同來相視宇居察沃野之何在審地利之攸居蓋欲來爲子孫建極之地與夫人民歸極之所也卽跋涉之勞奚恤哉

析講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都而致審于始也來朝只據其時而言走馬亦只敘其策馬來岐要見太王舉動光明正大勿用倉皇周章氣象率西水滸二句最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通解雍錄曰豳在岐西北二百三十餘里自豳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下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大王都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是爲岐陽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云此爲周公采地也古義循西方之水厓指渭水也沮水合漆水流入于渭奉天今西安府之乾州一統志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

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爰及姜女不止是與妃同行遷重在審其謀議卽姜女與太王共起艱危得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不宜略過宇字是大概說後章定民居立廟社皆其事也此通君民而言不專主己之室家說胥宇有斟酌不苟意孟子非擇而取特對滕文言之不可泥要知太王之心爲保民而遷民從意亦畧見之○此章黙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周大關係

周原膴膴 音武 菫荼如飴 菫音謹 飴音移 爰始爰謀 叶謨悲反 爰契我龜 契音器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叶津之反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餳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于是太王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旣得吉卜乃告其民曰可以止于是而築室矣

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合參前夫何土之肥有高而爲原者爲土地膏腴膴膴而肥美是原也有苦而爲荼者爲風氣攸鍾味甘而如飴夫觀土性之美可以驗風氣之萃太王之謀于已者定矣然又以已謀不若人謀之爲詳也于是太王必集彼臣庶而謀之以爲吾意欲建國于周原也不知衆庶以爲可乎不可乎可否必以告我也又以人謀不若神謀之爲決也于是太王必然彼元龜以卜之以爲臣庶皆欲建邦于周原不知神明以兆吉乎不吉乎吉凶明以示人也已而又得吉兆由是太王乃告其民曰土地肥美神人協謀可以止于是而築室于茲以再造我邦家矣舍此其何往乎吁太王之遷岐必驗諸物謀諸人而决諸神經國著治之謀何周密若是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審定都之謀下是率民以定居也此承胥宇來首句要看原字岐山高而其下廣平可以居民墾田者也大凡地勢隘狹不可容衆

膴膴則異于磽瘠所函者矣地脉之美潤于草木故堇荼之苦易其常性驗其爲風氣之萃而可都也詰謀人從已者兼臣民言所謂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也曰止句兼承土地美好人神僉同說來不可泥既得吉兆一句只承契龜說兩曰字乃告其臣民之詞築室亦皆後四章意打轉上章胥宇句看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叶羽已反迺疆迺理迺宣迺畝叶滿彼反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止反

賦也慰安也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爲也

合參國都既定民事當舉彼方遷之始民未有所居也于是嘉其從遷之志而慰之惟勤耋使無故土之思也憫其播遷之久而止之惟時益使有卽次之安也或列之左環公宮而居者其左翼如或列之右環公宮而居者其右翼如蓋有惟土所宜惟人所使者而所以爲居民之計者預矣方遷之始民未有所養也于是乎慮疆界之不正而疆以治其大萬夫之所授必正也疆井地之不均而理以治其小一夫之所受必均也宣以散之不使有可耕之民而無其地畝以治之不使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民蓋有人無遺力地無遺利者而所以爲養民之計者預矣但見自水滸之所以至岐山之東凡可以居民授田者無不謀之周而處之悉也其重于民事也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欲其安養乎民下言安養之事無不周也既定國家都會之區遂急民生居食之務要得重民意慰止左右是民居各有定而得以營立疆理宣畝是民田各有分而得以耕治慰是恤其遷徙之勞使無懷土止是居此使安之所使有托處左焉而列之東右焉而列之西使之比閭相望族黨相屬要見都邑雖殘安堵如故也疆是畫其大界以在外言理是別其條理以在內言宣是給其廬舍散居以便田事也畝是治其田疇謂同溝共井通力合作也要見舊業雖移丘甸如故也末二句只是申上安養之事非

有加密重在周字上見居民之事授田之事無一之不經理也民性安土重遷而周爲之慮庶使其蒼茫去國未無悔心耳○宣字宜屬授田一邊以廬舍因分田而授也曰布散而居者以井井皆有也○以上若遷岐若胥宇若築室以至慰止等事總是爲民而然惟民既得安乃敢治其宮室故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亦見他先後次第處俱從此遞去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叶古胡反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叶節力反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繩所以爲直作舊版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翼翼嚴正也

合參民事既定營建乃興彼掌營國邑者司空責也掌徒役者司徒責也于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之立我室家蓋向也邠俗近乎西戎故不離于陶

復陶穴之陋今也定宅於岐下必大弘其肯構肯室之規然國家以廟社
爲重則營室以作廟爲先是故司空之營度于他未暇惟先于廟位則以祀
正方而規模之預立司徒之徒役于他未暇也先築墻垣則束版以築而上
下之相承第見前之室後寢左昭右穆先群宮而作者翼翼然其嚴正所以奉
神靈之遊而修蒸嘗之典者恒于斯矣其重于先廟也如此
析講此章上三節是命官以營建下是首重乎宗廟也此蓋尊祖之意量地
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故先召之今徒以執役致衆以鳩工司徒
之職也故次召之然只一時事不分先後室家統言廟室門社在內此只先
告戒之其繩以下方去營建廟自廟言繩以正位處而使其表端也屬司空
版以載土物而使其基固也屬司徒先作廟者蓋古人遷徙必以先世之主
載之齋車以行廟不先作則先靈未妥故于此尤急此見宮室門社未建翼
翼然先衆役而舉意○司空之屬有匠人掌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

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朱子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
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
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
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概也○此合上章
有仁孝爲人君一身有人民宗社之責況遷家未造正民心去留之際王室
新集正紀綱絕續之秋則以仁民孝先爲急正萬世有民社者所宜深念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賦也捄盛土於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
屢牆成而削治之也馮馮牆堅聲也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
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合衆宗廟既成宮室其可緩乎但見盛土于器則陾陾其人之衆而往來相
仍投土于版則薨薨其聲之衆而先後相聞也其力于築也登登然杵聲
之相應其削之屢也馮馮然牆聲之堅固凡宮室之當治者無有不治而百
堵皆興矣斯時也有鼛鼓焉以鼓役事者也但見人心競勸樂于趨事而鼓
之以董其事者自有不能止矣是其治宮室而人心之協勸如此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治宮室之事下言民樂于趨事也總見得人心之意凡
宮室皆以墻垣爲先此治墻垣便是治宮室掘土寘之于蔂謂之捄捄之者
衆多陾陾然既得土送之墻上墻上之人受取而居之版中謂之度居之
亟疾其聲薨薨然土在版則築築之聲相應則登登然墻成脫版削其堅凸
以就平整則聲馮馮然百堵總上看蓋其室非一故其堵亦百皆興只是皆起
而未興齊○鼛鼓爲役事而設使事止則鼓亦止今因人益勸而捄度築削
之不止故鼓聲亦自不能止也一說鼛者緩也古人役民不欲急疾故設鼛
鼓取其徐緩之義擊此鼓者所以戒其急疾也今民心競勸急作急疾故鼛
鼓不能止其疾也此說考于周禮地官鼓人有根據但時說罕從確齊依此
說○張平符曰上章須見鑑廟一移祖宗之靈先妥故先立廟自翼翼之廟

貌起而先靈妥矣其渙萃矣此章樂事勸工乃歸市之民平日感太王之仁
恩而且幸吾君之再造故樂于効力不然以初至之民身家未安而爲得如
此爲君用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音抗叶苦郎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音鏘）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叶戶郎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太王之
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
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
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合衆宮室既建門社豈可已乎彼在外最遠者爲皐門迺立皐門以肅于外
而皐門則伉乎其高大足以聳中外之觀矣居中應治者爲應門迺立應門
以肅于內而應門則將將其嚴正足以端居正之度矣又由是累土以爲壇

院地以爲壇其名曰冢土乃專爲祭家起大事動大衆必致祭于此而後出
以祈全勝之功也此雖一時草創之規而一代王者之制已肇于此矣是其
作門社而規模之宏遠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立國門而其勢稍下是立國社而其用大禮天子五門
太王只作二門是諸侯之分當然臯門即城郭之門民庶往來者也曰臯者
取明顯在外之義有伉則可以壯都會而聳觀瞻矣應門即朝廷之門臣工
出入者也曰應者取居中應治之意有將則可以陳象魏而肅臣民矣孔疏
應門與郭門皆爲宮門也郭門宮之外門應門爲朝門內爲寢門一曰路門
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寢門之內故鑿而名之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
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視朝與群臣決事之朝
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
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

子之門明矣冢土者祭土爲壇樹木爲主設壇壝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氣
而和風雨之交者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爾雅曰宜祭名兵凶戰危慮有負
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說通當時百度草創亦非必于守禮三立字
俱見創見意言與始之未有家室不同耳○通解太王當時只知作二門與
社如此非有意于後人之爲制

肆不殄（音典）**厥慍**（音運）**亦不隕**（音尹）**厥問柞**（音作）**棫**（音域）**拔**（音佩）**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音隊）**矣維其喙**（許穢反）**矣**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慍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
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叢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
拳曲蒙密也兌通也始通道于柞棫之間也駾突喙息也○言太王雖不能
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
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于其後

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
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合參夫太王之遷都神人協謀安養兼舉廟室門社又次第而成其功則綜
理周悉而規爲既修矣故當時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然盛德日昭聲譽
自隆初不以小醜之故而損在己之聲聞焉及其後也積功累仁以至于文
王之世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柞棫之木拔然而上來道路之間兌然而通
昔爲險阻之區今爲文物之地以故昆夷畏之非惟不敢肆侮于中國且奔
突竄伏之恐後惟其喙息之依而已矣服于我慍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始不累于遠人下是終能服乎遠人也肆故今也承攸
行以上說來先叫改自修意厥問即註所謂自修之實也上文仁民孝先成
家立社其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屬聲聞聖皆可以攝服人心故云不隕厥
問柞棫二句似應王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段還從太王說

岐漸說到文王處此時總無迹象知周公歷叙世業非遺却王季此意已
含在木拔道通內特不明言耳并文王宗服不露出方爲渾然木拔道通是
人心教順國勢改觀蕩蕩然成一大都會矣皆世德積累所致也混夷狄人
臥患亦強蓋此裔乃西戎也太王在豳爲狄人所侵遷岐乃爲混夷所擾此
只是立國之初如此凡人畏罪而奔往往不顧衝突故駭凡人氣不得伸必
張喙而息故曰喙維字見不服貌諸極寫其畏服之狀與不殄慍相應四矣
字是不期然而然之意未見前有太王而後有文王而發之者昌
推原所漸其致此盛宜矣○東萊呂氏曰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
夷則太王安得便見夷服維其喙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云云
自太伯王季然則作棫拔行道兌亦可指爲文王之時乎益稽序周家積植
屈伸之理始于太王而終于文王耳○安成劉氏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
成之事則此章末固逆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夷不服而太王不失其聞

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聖祖神孫寔相首尾集傳旣曰
太王始至又曰至于其後又曰已爲文王之時則其歷年亦久矣若以昆夷
三章及天作之頌證之則此章通言太王王季文王之事明矣○合通慰四
章則彼是內修此是外攘合虞芮二句則此是遠人服下是遠人歸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蹶音厥叶桑經反 予曰有疏附 叶上聲 予曰有先後 去聲叶下五反 予曰有奔奏 音走叶宗五反 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
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
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
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
曰虞在陜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
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
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混夷旣服而虞芮來
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
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疊而不殺者所以深
嘆其得人之盛也

合參夫外夷之遠旣服而中國之化自行但見虞芮之君質其訟之成而觀
感之餘自退處于不爭之地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蹶然動其興
起之勢益固神與外改觀而受維新之命矣夫文王受命是固盛德之所致
也而佐命諸臣實與有助焉以予言之必有疏附之臣而率下親上以化乎
民俗也以予言之必有先後之臣而相道前後以成乎君德也以予言之又
有喻德宣譽之臣使德澤不壅于下流而德之所施者溥也以予言之又有
折衝禦侮之臣使內外恃以無恐而威之所制者廣也夫有文王之德爲之
本而又有四臣爲之助此人心所由得天命所由受而蹶生之勢所由振也

合而觀之太王開于前而王迹以肇文王繼于後而王業以成聖祖神孫相
爲首尾此周之先小後大誠無異於瓜瓞之緜緜矣撫成業者可不修德任
人以保厥命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文王以德而受命下言佐命之有人也虞芮質成關文
王德感最大不須蒙昆夷旣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
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二國旣化于是諸侯歸之即諸侯
歸服便見得文王受命是就人心上見天命也蹶生以興起之勢言文王雖
以服事殷而訟獄者往朝覲者往分畿侯而勢則王邦雖舊而命則新盛
氣燄蹶然不可禦矣蹶生不專指虞芮根先世積累來至虞芮質成之日而
氣象益覺其改觀耳須與初生相照方得詩人之意見致此非一日一人之
力也然予則曰疏附云云亦與有力焉正見有受命之君尤不可無佐命之
臣成功如此之不易也後王其可以不念乎四臣謂有此四等之臣耳固非
止于四人而已也此乃受命之助勿作受命之由蓋受命乃由于文王盛德
此四等臣特爲之助耳疏附是聯屬人心者先後是輔導君德者奔走是宣
播德聲者禦侮是振揚威武者予曰上當先從文德說起江漢汝墳歌思孔
邇是文德所致予則曰亦有疏附緝熙敬止肅雍無斁是文德能然予則曰
亦有先後化覃六州道駿有聲是文德之及予則曰亦有奔奏赫然斯怒四
方無拂是文德之威予則曰亦有禦侮四予曰不可忽謂人皆曰德之盛以
予言之則有四臣也是深嘆文王得人之盛四有字亦見惟文王能有之也
○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德其孚于人也久矣至是而始動其興起之勢皆此
如發機之旣張是惟無發發則沛然而不可禦矣詩人推本言之以爲由有
此四臣之助而然蓋舜之德雖非五臣之所能及而非五臣則亦無以佐其
治也文王之德雖非四臣之所能及而非四臣則亦無以宣其化也○疏附
四句非分歸功四臣須以文王爲主如有二歸心先登道所道駿厥聲四方

詩經正解 卷二十 大雅 深柳堂

無侮文之盛德亦無藉此四臣而要其所以助之者亦不可誣矣○上篇終
之以尚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尋書舊說以文王四友之臣
謂閎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也○

緜九章章六句○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
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昆
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
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當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
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緜緜則又追述大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則益歷
述其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
耳○陳伯玉曰觀周家世有哲王其作則垂憲備矣周公未嘗舉古先聖
王以爲言所以言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太王則曰王季蓋祖宗之
所行正子孫之所法周公拳拳于成王者正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伊尹
之于太甲也非成湯之事不以訓其意亦猶此歟

棫樸章

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全旨 這詩前三章是言聖德得人下則推聖德所以得人也細分之一章泛言
文王之德爲人所歸二章是于祭祀而驗其歸三章是于行師而驗其歸末
二章推言其德有以振作綱紀而得乎人故人所以歸之也講每章亦要說
德字方見咏歎文王之德也○此篇重咏文德宜以濟濟辟王及周王勉勉
二句作主而濟濟勉勉難以寔指只在人心歸附趨向上想見聖德之妙

芃芃音蓬**棫**音域**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辟王左右趣**音趨叶此苟反**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著也槱積也濟濟容貌之美
也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槱
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合衆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若謂聖人有君師天下之責而所恃以感人者
惟德而已不觀我辟王乎彼芃芃棫樸惟其生之盛也則人皆取之以爲薪
積之以備用矣況茲濟濟辟王盛德著於容貌誠天下之所依歸也故凡左
右之仰其德者皆趨之於左趨之於右而歸附趨向之恐後矣

析講此章以物之盛者爲人所用與德之盛者爲人所歸皆理之必然者也
薪是採之今日以爲是用之於他日也濟濟依註就容貌之美言本亦德之所
形所謂英華本于和順光輝發于篤實意勿即當德看註中蓋德盛句是推
本上一層意也左右含下髦士六師在內趨之者覩其光而仰其休怡然生
愛肅然生敬也此在平日言下二章又指有事時看○楊伯耕曰此左右自
說得廣觀下文作人綱紀之意可見此趨字自說得有意味乃精神鼓舞意
念聯屬意者以辟王而爲濟者以辟王而舉打着下作人綱紀意說極妙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叶牛何反

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
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峨峨盛壯也髦俊也

合參然所謂左右趨之者何如自夫祭祀之時言之濟濟我辟王也當奉祭
之時固執圭瓚以祼尸于前矣而諸臣之在左在右者各奉璋瓚以助亞祼
于後無不盡其周旋之敬而同于趨向之誠焉且此奉璋者峨峨然儀容之
壯盛固所稱髦士也以之相祀于禮則不愆于神則不瀆豈不稱職而宜哉
所謂左右趨之者寔于此而一驗矣

析講此章于祭祀而驗人心之趨也濟濟泛言勿就祭祀之容說祭祀意補
在此句下文王生時未爲王無執圭瓚之禮朱註特引禮文之全耳左右與
上不同半圭曰璋以爲瓚稱奉璋者言文王欲行祼獻之
禮而左右奉璋瓚以助之也峩峩就奉璋時衣冠俊偉儀容端肅上看攸宜
言其升降進退之際皆得其宜正與濟濟辟王相稱也此重在文王能得髦

士以助祭不重賛美髦士○祭統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一士分爲二璋奉于王前則其中分處向王類人之鞠躬內向也故註曰亦有趨向之意此是朱子推出意不必重○張平符曰奉璋峩峩此只形容他助祭稱職所謂威儀孔時也必須繁繁足上不然則趨辟王之意反稜蓋奉璋非以有事爲榮寔以親德爲幸也

淠（音譬）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入聲）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淠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櫂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淠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合參自夫行師之時言之彼淠然而行之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固有不約而同矣此盛德之周王素爲人心所愛戴故凡從事于征行而有所往也則六師之衆皆追而及之不有爭先而恐後者乎所謂左右趨之者又于此而一驗矣

析講此章于行師而驗人心之趨也以烝徒之楫不約而同與六師之及不令自行周王內要點德字于邁指征伐說當時紂命文王爲方伯得專征伐故得用六師也方山泛指君行師從者如巡省祭告朝會征伐皆是亦備一說重一及字方見其歸德及與如不及之及同要形容人心爭先恐後之意昔説作文王先行六師後至則無味矣○或云涇舟爲人所乘載故舟行而人無不楫聖德爲人所依歸故于邁而人無不從此意更佳○合上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奉祭行師言之當奉祭之時易于怠行師之時易于畏以此二者而人猶趨向之他可知矣○慶源輔氏曰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鼓舞爲聯文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倬（音卓）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合參夫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如此然果何道以致之哉彼倬然大明之雲漢則爲章于天而其文之渙然者遠矣況我周王壽考無疆則德之漸被者日久而化之入人者自深將見薰蒸透徹融洽周遍所以盡斯人而鼓舞之者不遺餘力矣不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乎

析講此章言文王久于德而有以振作天下也以天象大而有以成其文于上與君德久而有以成其化于下倬字與壽考字對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融液乎析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者乎東方之箕尾沒乎南方之天稷此雲漢爲章也周王仰合有盛德在內文王九十七乃終壽考二字不可忽久道所以化成也惟鼓舞之久所以能使靡靡之俗一變更新作人不可作巳化成說謂周王去振作之變化其氣質鼓舞其心志使人遷善而不自知意或謂此乃盛德自然絶不着力精神意氣之間自能感動故曰何不作人○倪玉汝曰以雲漢爲比是謂上有雲漢以爲天文下有周王以起人文看來此亦見天之所以爲天不言作而言爲其章也無爲而爲也文之所以爲文不言爲而言作其作也不作之作

追（音堆）琢（音卓）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賦也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合參不但已也彼天下之物皆有文而文或未至惟夫追之琢之則其文也至矣物皆有質而質或未至惟夫金之玉之則其質也至矣凡爲治孰不有綱紀惟夫勉勉我王以純一不已之心運而爲悠久無疆之治則綱焉可以常張而人皆在其綱領之中紀焉可以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其綱紀

四方也不已至乎夫以文王之德能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如此則髦士六師皆振作綱紀中人也所以趨向追及之者豈容已哉此文之微所以爲盛也

析講此章言文王純于德而有以綱紀天下也以三至字爲興追琢金玉與勉勉章相與綱紀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雖是興意亦須照映文王之德發作勉勉便是綱紀之至至是無以復加之詞 劉上玉云注三至矣假以兩興一另發然甚茂先曰追琢金玉舊以文質對說終覺興意不愜郎註三至字亦是虵足余意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以爲有理但上二句理又嫌倒耳竊意追琢屬金玉注有明理不當爲其相其章對待報任若云追琢其章則必金玉其相矣勉勉我王則必綱紀乎四方矣皆以事理之相屬爲興取義旣確而追與琢不一勉又勉不已金其相玉其相綱乎四方紀乎四方語意又相應爲不易也葢攻瑑又不如據經也雕金曰追攻玉曰琢獨擅人工之巧而金之在鎔玉之在璞獨轄天成之妙皆見純文質之至處而文德之至亦不勞而淨不刻

而工故勉勉不已或云文王不消勉勉乃文王不厭勉勉所以爲至之至也講甚好諸說多拘集傳云勉勉無工夫只是純亦不已之意覺猶涉綱紀言先四方而提其綱持其紀故四方皆吾維係聯屬中而範圍之不過也總而舉之使皆有所係謂之綱詳而理之使皆有所屬謂之紀皆是聯比之意而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 朱子語錄講四友皆在他線索內故紊者便動此語最得其精總要重周王能去綱紀乎人說〇一說勿將勉勉綱紀分作兩段即此純亦不已之本體便有維繫一世之精神不必兼行政只在心體上蔡擬爲得〇倪玉汝曰此合上章須說得渾融文王之德不間隔于守寂詩考于此而作人于彼矣勉勉于此而綱紀于彼矣〇上章是言師道此章是言君道

棫樸五章章四句〇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公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于周公也

旱麓記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全旨通詩重德上總見文王之盛德上有以得天下有以得人而尚有以格神宜以豈弟君子句作主天地間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凑泊其爲福祿所歸自是寔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所謂以天下爲福洪範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析言之一章言其求福之自然二章言其獲福之必然三章言其化人之必然四章言其祭必受福五章言其感神之深六章言其求福之正莫非豈弟之德所爲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文王也〇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合參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若謂德也者合天人通物我貫幽明無所不感者也觀其所感而德可知矣瞻彼旱山之麓有以萃地道之精華則雖無期于榛楛而榛楛之生也自濟濟然衆多矣況我豈弟之君子天性樂易有以蓄至德之光其德如是則其干祿也自得于庶德之中亦干之以豈弟而已夫豈出于倖致哉

析講此章以旱麓之能生物興豈弟之能得福以自然之理爲興也旱麓者山足盤峰結廻合之所庇要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能草木茂而榛楛以供邊豆楛可以爲矢文武之材備而也豈弟就中之所存言豈即心之和樂弟即心之平易凡心之和樂而平易非純乎天理者不能故雖無心求福而

豈弟之德在此則福自不能外焉恰像別人以有心求之而文王却以豈弟求之〇爵祿字是言凡祿位名壽子孫皆是

瑟彼玉瓚(才旱反)黃流在中〇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呼攻反)

興也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鬯也釀秬黍爲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攸所降下也〇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于褻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矣

合參不但此也彼瑟然縝密之玉瓚則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器之美者味亦美物以類相從矣況我豈弟之君子則雖不期于福祿而福祿必下其躬德之盛者福亦盛謂非天人類應之理乎

析講此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與德之盛者福必盛以必然之理爲興也註必字重看玉何以言縝密謂其堅潔無瑕疵可指也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盛鬯酒以黃金爲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瓚之內曰勺外以青金爲之青金錫也黃流是秬黍所釀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故曰黃流鬱金香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葉爲築猶聚也束也詩意不重黃流之注于玉瓚而重玉瓚之應有黃流言玉瓚雖不期于黃流而黃流必在其中只重寶器之不薦于褻味也而黃流不注瓦缶意自輕註意不必雙章豈弟便是君子之美德而美德在下故天遂降以福祿也攸降自天而降于其身也此又承上章言豈弟君子則福祿自然降于其躬益亦不待乎干之之意〇瑟彼二字緊照下豈弟二字黃流二字緊照下福祿二字在中又緊對下攸降〇註中明寶器四句言器物相求之機德福相須之道即是申言積福必然之理非有二意〇玉瓚殷王帝乙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詩人取興自有微意

鳶飛戾天(叶鐵因反)魚躍于淵(叶一均反)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鴟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〇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合參自其作人言之彼鳶之飛率其性之自然而戾于天魚之躍率其性之自然而躍于淵其在物固有然矣況我君子有豈弟之盛德必有自然之大化不必戒之用休而鼓舞自神不必董之用威而變化自妙固有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矣豈不振作乎人也哉

析講此章言盛德之必化乎人而其所以化之者則自然而然也以鳶魚興君子戾天躍淵興作人蓋鳶魚順其化于天淵而各得其所文王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理一也鳶飛二句宛然是一作字景象此作人主人卧感化說與棫樸作人不同方與鳶飛魚躍相似玩遐不口氣原是必然而說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亦雖文王亦莫知其然蓋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作人如刑家則關雎麟趾之化成御則雞鳴兎罝之治溥矣〇豈弟便是貫附天下的根此所以作人〇慶源輔氏曰棫樸之詩言文王之德盛人心自然歸向之旱麓之詩言文王之德廣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棫樸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旱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謂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爲說由是推之則旱麓之詠亦以作人爲言者亦宜矣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斂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〇此章以兩項興一項頌與追琢其章之體勢相類〇此合下

文以化民感神立說

清酒既載（叶節力反）騂牡既備（叶蒲北反）以享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合參又自其祀神言之彼清酒所以薦也在尊而存備則芬芳而條鬯騂牡所以獻也具而在俎則碩大而肥美以是酒也與是牲也以享于神明在樽者酒也而豈弟之德寓焉神必鑒其誠敬而綏以多福矣在俎者牲也而豈弟之德其寓神必歆此孝享而介以繁祉矣不有以介景福乎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備物以祭下言祭必獲福也犧析不重當帶德說清酒既載則明德之馨與之俱載騂牡既備則碩德之隆與之俱備蓋豈弟之德素孚于幽冥故一奉祭必能獲福也享祀內宜點入豈弟意如云以是而享祀于神而明德之馨與粢酒而並薦是也通解此詩主咏歌聖德當每章皆及豈弟故朱子補曰承上章云云是但承其豈弟非并承其作人各開說○

孔疏騂牲或作者乎後據周所尚而言之○上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此章言文王有豈弟之德必獲泰祀之福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言若下言神勞則平時言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去聲）矣

興也瑟茂密貌燎爨也或曰熂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

合參然君子于此豈無本以致之哉彼柞棫之生瑟然茂密則必薪之樵之為民之所燎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不為神所勞峽蓋其素行合于神明慰撫于冥冥之中勞來于昭昭之表所以必受福也

析講此章以物盛必為民所燎興德盛必為神所慰撫也瑟字上章玉瓚故言縝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神字須說得闊兼天地山川社稷言不專指祭祀之時之神勞字著陰騭其豈弟之衷而思啟行冥冥撫慰恤之也總是從平日豈弟之德不虛作德之勤勞說云所勞者乃常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大戴禮曰德盛者神歆文王之德之盛無往而不為神所歆耳矣豈祭祀也耶○昆湖云木之見材于民木有以取之而民不容釋也君子之見祐于神君子有以取之而神不容釋也如君子之德而不為神所勞則柞棫之生而亦尚不為民之燎乎極逼得與意出○此章與上章全不干涉亦各開說○麟士按此詩六章言福者四然詩祈亦云味歌文王之德則重德不重福也即言福亦以驗德自然必然之應其理如此三章之作人此章之神勞正不必補入福字大約想像咏歌二字則反覆申道各自成章縱連類但非所急耳或依無回說末二章言其神之勞福之求皆以豈弟也則仍重一德自作

莫莫葛藟（音壘）施（去聲）于條枚（叶謨悲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合參然君子于此豈有心以求之哉彼葛藟之生莫然茂盛則必蔓之條之

延施于條枚矣我文王有豈弟之德豈為回邪之行歟想其修身以聽天所命得之自是不得亦是所以自受福也夫文王之德感乎天感乎人感乎神其盛蔑以加矣此詩人所以咏歌之歟

析講此章以物盛自附于條枚興德盛自致乎福祿按條木注葛藟類本章箋疏俱云葛也藟也明是兩樣施者依緣木之條幹求福本于豈弟故曰不回猶言德在茲而福自應非有回邪之行以干之也大全小註云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此意極是蓋求福者有覬倖之心則為回求以豈弟之德乃不求之求也何回之有○此以足首章干祿豈弟之意起興亦與首章同

旱麓六章章四句○至當之謂德有順之謂福詩人之咏歌義類之矣

思齊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全旨此詩亦重德字首章言文王之德所由成下詳著其德之盛也文德尤以

緜蠻章作末析言之首章言德之所自二章言德之所施三章言德純于已四章言德見于事五章言德化于人逐章關說總見文王之德之盛也前二篇皆是泳歎而此篇獨言歎者猶有嘆美之詞而此寔言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叶尼心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京周也太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于太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合參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者謂我文王之德固由于天性而所以成之助之者亦豈無所自乎彼夫人之賢聖多由于母文王之母累世難承莊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也其事周姜也寔能盡媚愛之誠而稱其爲京

室之婦其母則聖母矣且妻之于夫亦未嘗無所助者文王之妃何如彼思齊思媚之太任之美德未易繼也文王之妃太姒則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和氣致祥斯男有則百之盛也其妃則賢妃矣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文王之德信乎其有所自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本其母之聖下者其妃之賢以見文王成德之自也詩意則上四句爲一截下二句爲一截蓋上四句是推本聖母下二句是推本賢妃論詩體則上二句爲一截中二句爲一截末二句爲一截蓋上二句是推本其能盡母道中二句是推本其能盡婦道末二句是推本其能亦先啓後其道與母道兼隆也然思齊思媚如大全王氏以母道婦道平說者非蓋思齊之二句乃與起之詞語意實重在思媚二句言其盡婦道正見其爲聖母也齊以婦德之端莊言媚以婦道之和順言京室之婦從善事周姜來音郎思齊思媚之音則百斯男乃盛德所鍾也此正是驗其德之賢處勿作效說

春秋傳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併伯邑考武王十八人然此特見于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孔疏左傳云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又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者皆字叔其曹與管蔡郕霍乎曰百男者極言之也○此詩特詠文王之德說太任太姒須步步挽入文王身上曰成曰助見文王性生處自多根本處自足非皆藉之母與妻而冗成之者遠而助之者深安得不聖而益聖乎○倪玉汝曰註推本二字只宿至周室之婦止至于太姒另一脫卸○章天節云詩是歌文德而推本言之則文王是正穴太任是來龍太姒是護龍註上承下助極得此義○李愚公文云夫文即不母太任而其聖如是也況以太任爲之母而其聖益可思也文即不匹太姒而其聖如是也況以太姒爲之匹而其聖益可思也如此講方是咏歎文王之德○一說此專美太任以爲文王之

聖張本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媚愛周姜以盡婦道下以示法于婦能使嗣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與序意其合亦是一解○后稷始于周家自姜嫄至邑姜代稱聖配福德兼隆更非西京馬鄧北宋高曹之比古人后妃無踰太姜以下三世同稱箇由追首嗣徽詩言百男亦是千秋萬歲之意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音迓）**于家邦**（叶上工反）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後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合參然文王之德何如自其所接言之彼周之先公世有令德使少有所違則不免于怨恫矣文王則作求世德素惠順于先公而神明感格之下固幸

其先德之克皆無有怨恫而痛疾之者矣接神不亦得其道乎且其儀範克端有以刑寡妻而不忒舉由是以至于兄弟率之于倫理之中也以御于家邦納之于綏猷之化也接人不亦得其道乎所施各當神人皆宜文王之德何其盛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是由有以感乎神下三句是明有以化乎人此尚未實說出德字而格神齊家則皆主德言惠者謂順其心而不拂是克舉其禮而與祔默契之意此就平日言非祭祀時也怨恫二字有分別子孫類覆厥德先人憾之怨也子孫愚蒙不肖先人痛之恫也刑是儀法就施爲說貫到下二句重人無不化不重有序意由寡妻而兄弟一家之中由內及外故曰至下觀化于上而上之表儀適與之相接故曰御也太姒之德固好然文德儀刑自不可少刑于是身教導專屬寡妻言至則以薰染言也君以國爲家故曰家邦非家與邦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叶音貌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叶音鮑

賦也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保猶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合參又自其所存言之彼閨門以和爲主也文王之在宮則雝雝然而極其和之至矣宗廟以敬爲主也文王之在廟則肅肅焉而極其敬之至矣幽隱之地見聞不及若可忽也然幾隱而志念發皆若有臨焉蓋不顯而視之若顯也所存之德踐履純熟若不待保也然恭盛而心愈密亦常有所守焉蓋無射而視之若射也其德之純亦不已者如此

析講此章四句各開說句句皆見純亦不已即末章所謂無斁也和極其至敬極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雝字又在雝言肅雖上見常若有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而常字又在雝亦字上見聖心自和豈必宮而後和豈宮之內主于和不和而乖戾之萌生家庭受之因有不止于家庭者以是而窺文心之和在宮其最著也聖心自敬豈必廟而後敬即廟之中主于敬不敬而瀆褻之萌潛伏受之因有不止于籩豆者以是而窺文心之敬在廟其最著也若論本體肅雝自分不得而流露于宮廟間則隨在各呈一極如此不顯以所居言獨處之地也亦臨謂其心之寅畏如天之鑒臨也無射是踐履精純造于盡善之地也亦保是戒慎恐懼而加保守之功意蓋此心原無厭射時而亦自保守也○凌駿甫曰閨門之中萬化從出故宜和宗廟之中原法所在故宜敬一事未涉一物未交不顯也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常若有臨焉精神聚會念慮純潔無射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常若有守焉蓋誠立于已故德妙于純譬如天之於穆不已而四時寒暑之序自若何容心于其間哉○惠之義近雝而此以肅爲惠刑之義近肅而此以雝爲刑則特指之宜也○亦臨亦保只是心無虛假自無間斷不可說到工夫上去○下二章通

根此章說○聖人隨所遇而盡其誠則其純亦不已可知矣常人之情勉强于此者不能不縱肆于彼矯揉于一時者不能不怠情于後日今文王在宮而和者此誠也在廟而敬者亦此誠也合內外而如一貫隱微而無間非其純亦不已何能至是哉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凡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于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合參文王之德既極其純則其見于事者又何有不善哉肆今大難之來雖不能以殄絕也而光大之德未嘗玷缺蓋視患難之變如寒暑晝夜相代乎

前而不爲之少損者矣事必前聞而後式也彼則雖無所而聞而亦無不合于法矣人必待諫而後善也彼則雖無諫諍之益亦未嘗不入于善蓋自然之中有成法而何待于聞素履之下皆天則而何待于諫也其德之見于事者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不因外患而有損下言不資聞見而有益肆字承上章來只管首二句戎疾如是憂殄亦之伐荒里之四皆是然亦不必入定事烈假雖若以蒙泰言其寔指德業與從德起也須照光大字還他不㱕是文王蒙難而正志遇坎而有孚其德見于外而光輝盛大者無所玷缺是矣聞指古訓言諫指今人言式以已然言循法而不必有取法之勞謂所行自合于已然之法也入以當然言從善而不必有受善之益謂所行自由于當然之理也蓋即身即法我之法猶古之法也而何事觀型于古即心即善我之善猶人之善也而何待資于人所謂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正也然聞字諫字莫說壞了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是天然妙合者要知豈真聞去聞諫豈真專待不聞不諫總言其心德之純達式與入亦是詩人專出○毓義此言德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輔導而有益○慶源輔氏曰上二句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諫亦入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斁音亦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言文王之德見于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合參夫文王之德見于事者既極其善矣而天下有不化成乎故今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以成人則有德焉德性之涵養而大以成大者盡夫人矣以小子則有造焉學問之進修而以小成小者盡夫人矣夫是成人小子也此固天下之髦士而人亦以是譽之者是豈無自而然哉蓋由古之人文王之德純亦不已而其運于作人者亦勤勉不已夫是以薰陶漸染而教化自神以成人則有德譽于天下以小子則有造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名也向非有人以倡率之將則效無由未免負材而發矣亦安得有譽名丕顯如今日之彰顯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推聖世人才之有成下本純德之造就也訖德見于事指烈假疾度與善而言肆字亦承上說來成人句以已成者言小子句以方來修爲言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有造者切磋琢磨以求進于德也無斁雖本兼範意來但不可說出金追玉琢之意斷以次于縎鵠飛魚躍之化舉一世而甄陶是古之人無數也成人小子即斯士有德有造正斯士之譽髦人材成就必本無數者蓋惟德無數則作人亦無數如天運不已而四時行歲功成也此二句是贊美語非推原也不然則上肆字何以着落或云無數即所以成就人不若云惟德無數則作人亦無數便多一層○此雖言純德之作人意寔因作人之盛蓋嘆美文德之盛也○張宥王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于作成人材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于作成一世之人材者然後爲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二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束六一若沆
朱家脩文列 仝校
姜朝烈承武
男 姜之琦章玉 仝閱

皇矣章

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全旨 通詩八章總序有周世德之隆而世受天命也須分作三段乎看太王是開王業者王季是勤王業者文王是成王業者每二章各自相連俱重德字而歸重于天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于天也詩柄及太伯自太伯王季句來不重全意重在莫民兩字周家世德格天與天命之王皆在于是總要以安民其○太王遷岐長秋不知芟除開闢無非所

以安民王季受讓疑于不友不知明類長君無非所以安民文王伐密伐崇疑于自私不知對天下順四方無非所以安民總見天心求莫爲君者必以明德得天方不負上天立君之意○按詩柄言敘太王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或泥德字事字以太王王季專重德上不知太王王季詩中固多言其德而作屏開岐作對受讓亦未嘗不言事文王詩中固多言其事而先登于岸及予懷明德等處亦未嘗不言德須活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各反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郭反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叶入聲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叶達各反

賦也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于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也

合參 此詩敘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若謂帝天之命惟主于安民故降監之機恒先于眷德彼皇矣上帝雖曰高高在上也而其照臨于下則赫然甚明其所以監觀于四方者其意豈有他哉惟欲求民之安定無一人之不遂其生而已然安民者固上天之意而得君者實安民之要惟此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既失其政不可以承天意而爲生民主矣乃於四方之國爰究爰度于以審其孰爲安民之君而爲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使之有可藉之基也天之擇君如此惟我太王肇明德于西土正安民之君而爲上帝之所欲致者也于是眷然顧視西土遂以此岐周之地與太王爲居宅焉而使之益大其安民之功也

析講 此章上四句言天以安民爲意爲命太王張本下正言所以立太王以

安民也民必得君而後安故爲民擇君君必得地而後可以行安民之政故爲君擇地臨下有赫赫字重明不重威不可入禍善禍淫講此句只泛說監觀四方緊承有赫句輕帶過求民之莫乃監視本意此雖以民言就有個立君意了惟此二句亦輕只引起之詞二國不可指桀紂蓋此時桀已亡商當祖甲之後紂尚未生也不獲謂所行非安民之道究與度不同究尋求此等人也度審擇其孰稱也上帝耆之言苟能安民者便欲舉而與之尚未着太王說增其式廓只是天眷有德意不必說地闢民聚看來還是增大其致王之地俾有可爲之勢也乃眷上要照太王有德足以安民正上帝之所欲致者所以眷之而與以岐周之地所謂增其式廓也眷字從究度中來此維此宅指岐周言岐周亦在西方後太王因避狄而遷之是天意所眷也反覆數語總歸重末二句

作之屏音丙之其菑音緇其翳音意修之平之其灌其栵音例啓之辟音闢之其檉音赤其椐音居

攘之剔之叶紀甚反其檿其柘叶都故反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剔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辟芟除也檉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椐樻也節似扶老可爲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駾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太姜○此章言太王遷於岐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于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爲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合參夫天既以岐周與太王矣而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之區昆夷出沒之所也太王承命治之有作之而拔起者有屏之而除去者其維立木之翳

與其自斃之翳也有修之而剪其滋蔓者有平之而理其拳曲者其維叢生之灌與其行生之栵也或啓之闢之而重致芟除者則曰檉曰椐之惡木然或攘之剔之而使得以成長者則曰檿曰柘之美材焉夫太王居岐而土地漸次開闢如此則道路以通而昆夷不能爲害矣是豈人力之所能爲哉乃上帝以安民莫若明德乃遷此太王明德之君以居之既使昆夷遠遁滿路而去矣天又爲之立賢妃太姜以助之是以與宅之命受之既固而王業之成此其肇基矣是太王承命遷岐以安民者如此

「析講此章上八句言盡人事以開王業下言本于天命故能開王業也作屏四句去其死存其生有栽培傾覆意拔闢四句去無用存有用有删煩就簡意作屏對啓闢有修平對攘剔看此者脩闢一事以見其餘耳漸次開闢是太王居岐漸漸開大乃人物漸盛所致也非是始至時事不必太王自爲之而一段蒞岐精神亦見于其中要須點出莫民大意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生木自斃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者遷四句皆木天命來立君定配皆遷都以前事而帝遷句所上承顧與宅二句意也但前是欲與之此是果遷之也明德即莫民之德遷岐而曰帝見太王真能莫民不負帝心也串夷句辟禁帝遷句說正與上開闢一套事厥配之立非特爲胥宇而然還重作對以生王季上天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處賴其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內語意相承命即西顧與宅之命也受命既固者受之始而保之終也此句打轉作屏八句看○劉上玉曰天立厥配受命既既謂論先德必推先后然亦以生下章王季如大明敘太任生文王太姒篤生武王意蓋受命莫固于有賢子孫也但大明有明敘之詩此只暗引之耳自古開創之君必稱中宮之助三代以下身論馬鄧長孫數德者聞爲助不少即一二凡雜之類去其所短用其所長不無稗益以孝惠之仁柔不得高后六年之稱制恐惟埋屠狗之將相非肯爲安靜之人哀

平孺子之孰今武昭儀以臨太后攝政恐安漢公亦無所容其佞佛後世必欲毀垂簾之政似未爲定論也○方山云作屏修平受帝者之命于不拔而三分有二之業基于此也啓闢攘剔延西顧之命于無窮而九年未集之緒卒于此也此說最明註卒成王業是他日事乃朱子推廣之意一說註所謂山林險阻與近于昆夷二句乃是先開所以爲下文張本至漸次開闢則與山林險阻相應昆夷遠遁則與近于昆夷相應則帝遷二句與上八句是一意天立厥配註有又字又是一意受命句總承此說甚得朱朝之旨但作時義亦不必拘此格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音佩松栢斯兌叶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叶羽已反則友其兄叶虛王反則篤其慶叶祛羊反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去聲叶平聲奄有四方

脫也拔兌見緜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

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强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大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於是大王作之邦又興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于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强既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令孫然繼太王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帝省觀岐山見其柞棫之木拔然而徐松柏之間兌然而通則知民歸之益衆矣然西顧之眷明德之輝帝既作之邦以開王業矣使不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則此邦其誰與對也故又擇

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而爲之對焉則岐山之業自是而有托矣然斯意也豈特太伯之讓王季之立而始定哉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傳位之事雖未議而帝天之命已屬意王季以繼太王之緒矣他日泰伯之讓王季之受不過承此命而已然太伯兄也王季弟也太伯讓王季而避之則泥于迹者或以不友疑王季矣孰知此王季也平日之友愛不由勉强寔因其心之自然以友其兄焉且其受讓之後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其兄讓德之光彼寔有以錫之凡見王季之勤家者皆頌太伯之知人也王季之德如此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猶藉其餘慶而奄有四方也豈直保岐周之業已哉

析講此章上遞太王中含泰伯而意重王季上五句言天命王季以嗣王業下七句言王季之德足以受天命而開王業也帝省三句暫承上太王來以起下文柞棫二句即上作屏等意者之而木拔道通則與宅之命已不負矣正不可無人承當須于此時預定之作邦即首章乃眷二句意作對云者立此君以上光前緒下啓後人而與作邦對也作邦難不可與作對並重蓋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誰與對本是爲君而作邦反似爲邦而作對也自太伯句指上作對言言自初生此二賢時而繼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矣太伯王季兩人皆可繼世一進一退有莫之爲而爲者詩人借此一段形容天意耳註已定字就天命定王季說繼此五句雖說王季之能修德亦正發明作對之意且一順說下勿以未受讓既受讓平說友伯兄也王季弟也兄意避去而讓于其弟迹若疑于不友惟王季不拘拘形迹間而恢然受讓無所嫌疑惟知兄意之當承不知有國之可利故曰因心則友其兄即以受其讓爲友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處字本上二章西顧之眷作對之命來篤慶謂受命既歸已是厚了王季又益修德以厚之也故謂之篤修德以爲慶王季原非有意只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錫光

就指篤慶句說蓋使王季不能修德以篤慶則人將議太伯無知人之明矣今王季修德篤慶天下後世始知太伯之讓爲崇德以保國祚也而知人之明益彰斯讓德之光非王季錫之而何連下三則字語意極緊言其心一惟友愛一惟知友其兄一惟篤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他皆所不知也朱註指迹來形心故先着一避字挑起疑于不友而轉到則友其兄用意極靈受祿以繼先言說指王季本身有四方以將後言雖指文武亦要見王季所貽意與上章卒成王業并下章受祉施子孫皆是此意○莊雀素曰詩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迹太王必不肯舍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惟太伯勝迹于采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其宗祀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之思故能安處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于是乎篤而後世亦誦三讓于不衰耶不然王季處子也

受祿無喪以啓文武奄有之業皆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國家當
弱小之時其子孫多賢而厄于卑勢未能振起及其外難已夷國體日張而
繼統之際又多有可論矣武後嗣休抵不堪而坐廢勢勢之積或支子不當
物望而不無觖宗之心內變將作賢哲不免也孰有如太伯王季之事哉○
播遷失次非國之福也周以失國而國勢日益振廢長立少非國之福也周
以立少而後嗣愈盛歟夫夏啓商甲傳世皆嫡矣周自太王立王季而其後
文王亦廢伯邑考然猶一代之事也自漢以後訖于今開國之主長子無爲
後者則又何也豈天命有在非季不立歟○延陵季札讓位諸樊名非不美
也然而季子無泰伯之聖諸樊無季歷之賢卒至釀禍蕭牆不數世而吳滅
此無他不孝不友以至于敗也其視周家積德累仁之業奚啻相懸萬萬哉
○濟石宇詩考云太伯去之其去也得聖人之淸王季居守其居也得聖人
之任而道皆有合乎時中也故周公稱王季爲因心孔子贊泰伯爲至德後

世若漢顯宗于東海王彊唐明皇于宋王成器皆以其遜己而友之夫友之
誠是也非所謂因心則友也

維此王季帝度（入聲）其心貊（音麥）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如字夫聲）此
大邦克順克比（音七）比于文王其德靡悔（叶虎有反）既受帝祉施（音異）于孫子（叶奬里反）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淸靜也克明能察
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
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王
季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淸靜其德音使
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于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
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合叅夫王季之德足以開王業如此何者而不本于天哉維此王季其心也
帝度之使之尺寸分明而有以知乎裁制之宜其德音也帝貊之使之遠近
洋溢而有以杜夫非間之言天之默相乎王季如此是以德無不備事有是
非也則能辨是非于疑似之間而克明焉人有善惡也則能察善惡于混淆
之際而克類焉且勤于教誨無有怠倦之意而師道立矣何克長耶公于賞
罰無有僭濫之失而君道舉矣何克君耶其王此大邦也慈和一徧而群下
莫不徧服何克順耶誠意一孚而上下交相親愛何克比耶然是六者之德
不特顯乎一時已也且比于文王之後久而彌光無一毫之可悔焉若此者
何莫而非帝度帝貊之所爲哉夫惟王季有此盛德是以既受帝祉而將作
對之命施于孫子而成一統之業也天命王季如此是能繼其安民之事矣

析講此章上十句言德本于天而無愧于後下言福受乎天而延及于後蓋
有是德故有是福也帝度其心者猶夫天賦其衷使之心有定衡分毫不差
長短隨宜而能制義理之要也此正全德所從出不與貊音對看貊其德音
謂王季之德純粹而闇然因之貊然淸靜也此見天之所以厚王季者至此

其德之所以全也下遂備言王季之德直至靡悔皆承此二句說德音必本
于明德故承說其德克明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以克明提起作主克明以
事言是非能坐照克類以人言善惡能剖分克長則立教而師道盡克君則
平政而君道得克順者我能慈和而人無不服也克比者上能親下而下無
不親也皆重在己一邊然明類長君皆言德之本諸身者而未及敎諸民也
故又着王此大邦句要見嗣太王肇周之業意其德靡悔必言至于文王者
俟諸後聖而不惑之意靡悔即無歉之意蓋德有未至則雖當其身猶有遺
恨今其德至于其後猶善何遺恨乎○湖云此二句有二意蓋世至文王則
時勢之相隔既難乎其爲傳德如文王則聖神之繼起又難于其爲盛今其
德至于文王而猶無遺恨則逾而彌光俟而不惑其德盛矣既受帝祉即前
之作邦作對而受祿無喪者孫子就文武說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歸重靡
悔之德上見王季之德能裕後也○按左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

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悔作事無悔與註可參○王季之立人皆以爲太王之命也而不知天定天尸之太王不得而私也人皆以爲太伯之讓也而不知天定王之太伯亦不得而私也故曰受帝祉○微弦云長幼之分天之所定有國者傳之嫡長常道也中道也故叔齊不代伯夷季札不代諸樊宋襄公傳位于弟而道穆公殤公之禍公子目夷甘處子臧之節而致襄公之敗今王季乃爾何哉君人者天命所係聖人有權未嘗執一也況其修德允兄以成百年之祚乎彼有取爾也○註中前是以字承度猶來後是以字總關上文來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音院）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叶魚戰反）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卜工反）侵阮徂共（音恭）王赫斯怒（叶暖五反）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叶後五反）

賦也帝謂文王設爲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羨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祜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則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其旅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合參然繼王季者文王也天命文王何如蓋文王之德由天縱天若有言以謂之曰彼人以身溺于世每覺内之不足故有所舍而他就是謂畔援爾其以道制分而無然舍此以取彼焉人以世援其身每見外之有餘故有所徇而厚望是謂歆羨爾其以理御情而無然肆情以徇物焉夫人惟有是二者則迷于私欲之境而若墜諸淵耳惟無是二者則守其無欲之宗而乃登于岸道之極至若衆所仰攀而爾獨先陟之矣夫文王之德惟天所命如此則其見之行事者何莫而非奉天之命乎是故密人不恭敢拒大邦恃小扶弱之命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其可怒甚矣文王于是赫然震怒爰整其旅以遏密旅之往共者焉所以然者蓋以周邦之大諸國所恃以維持者也屬國相侵而不顧則周家之威靈損矣今舉兵以遏密則王靈以振國勢以尊不有以厚周家之福乎方伯之爲下之所賴以無恐也一方倡亂而不誅則人心之仰望孤矣今舉兵以遏密則暴者以除小者以恤不有以對天下之心乎此其伐密亦因其可怒而怒耳何嘗有畔援歆羨之私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命文王以純德下言因承天命以伐密也先言天命文王無私以造道見得伐密亦是理當如此未嘗以私意而伐之也無然字

要看得活方山云無然雖不可作戒意亦自有天命其如此之意故註曰猶言不可如此也不可忒說自然凡人之心各有介限之可守無猶而去之是之謂畔謂舍吾之所有非以正自守也凡人之心舉無萋染之花條無端而附之是之謂援謂扳附因緣如求富貴利達之類心先物而動有何可欲而發之不及覺是之謂歆謂物之初交于心而引動其欲也物乘心而入有何足慕而滿之不覺深是之謂羨謂此心牽引于物愛慕而玩好之也所歆所羨如聲色貨利之類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歆羨二字一意有歆必有羨因字要看人細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歆羨不必見欲而歆即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爲一常人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畔援歆羨便是岸其擬關甚捷故曰先登註云先知先覺者蓋此心無欲自然虛明能見道也先字對人之溺于欲而不能造道之極者而言則人爲後而我爲先矣旅水以岸爲極故借以爲道之極至如釋家之言到

彼岸也身先登于岸然後能拯援生民之陷溺故下文云云密人侵阮只是憑陵而曰不恭敢距者蓋古者諸侯出師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文王爲方伯密不請命以行便是不恭敢距于豐城朱氏曰密之敢非大邦不知有事大之禮也侵阮徂共不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所當怒而王法之所當誅也故赫怒整兵以遏其衆整旅只是命將非自將也遏者彼入而我禦之也新安胡氏曰此是文王興師之始詩人必原于天之所命以見文王之怒非出于己私也篤祜二句平看二以字皆本伐密來通解曰肇升于太王而受命既啟培植于王季而受祿無疆則家之福舊矣遏密則太王所肇基者自是而益鞏王季所培植者自是而益固周祜有不篤乎仁足恤小義足禁暴不有以答天下之望乎曰篤曰對自是文王見理眞而此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廬陵彭氏曰無畔援則中正而不溺于私無歆羨則剛大而不溺于欲故能造道之極也○畔援歆羨皆攻取之心也然人心即道心無之

即道岸矣雖赫怒張旅入人之都拿人之地然以篤周祜也以對天下也即此是道岸也豈畔援乎豈歆羨乎○馮吉人曰行師之際雄心最易逞文王伐密伐崇終無畔援歆羨所以爲聖人之師毫有私意便非帝謂意矣

依其在京叶居良反**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叶徒何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方鄉也○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于陵飲水于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于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合參以伐密之事言之惟此文王安然在周之京坐致決勝之策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焉斯時也王師所至若蹈無人之境所陟高岡即爲我岡矣高岡之上有陵阿焉今高岡既爲我有則無敢陳兵于此以拒我而陵阿乃我之陵阿矣高岡之下有泉池焉今高岡既爲我有則無敢飲水于此以拒我而泉池乃我之泉池矣夫密人既服則歸附日衆有非舊邑所能容者于是度其高原之善以爲新都之處地以阻山爲固也而此鮮原則在岐山之南矣地以帶河爲險也而此鮮原則在渭水之側矣夫萬邦所係素係心于王室者也今則慕岐渭之聲靈而莫不仰是邑以趨向矣其諸爲萬邦之方乎四方下民素傾心于王化者也今則思岐渭之盛德而莫不望是邑以歸往矣其諸爲下民之王乎是文王之伐密作都如此是能羅其安民之事矣何莫而非天命之所在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安舊都而兵威之無敵下言遷新都而人心之攸歸也依字就心上說與湯之不震不動武之無二無虞同意見文王雖赫怒未嘗視爽當怒而怒雖怒亦安仍然無畔援歆羨也春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侵字即此意與潛師掠境曰侵者不同陵阿在高岡上泉池在高岡下

阿陵之大者池泉之所瀦者言陵泉則阿與池在其中故註只以陵泉言之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無矢無飲我字不必泥只是彼無險阻可恃便若屬之我耳不重在得客地要重得密人之心說密人既服歸附日衆故度地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于此岐山在後是阻山爲固渭水繞側是帶河爲險雖見新都形勢之美實重一片安民之心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俱就人心上作已然說要見人之歸向文王雖不係邑之作不作但即建極之地則維繫之思有所寄而親民之地則孔邇之情有所依故昔在岐周則人心係于岐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于此若以方爲朝覲王爲君王即非所以論文王矣夫既遏其師又入其地又作都以據有其民似乎有所畔援歆羨而天實命之在文王初無意也○文王伐密遷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文王遷豐不言遷程何歟孔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之陽是王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

與皇甫謐曰文王徙宅于豐盖謂此鄭箋嫌此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作程者以此居岐之陽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今按周書無文王在程之文亦無程寤等篇此必是僞書而文王之再遷止有居岐之陽一句可證此外無可據矣朱子信之其亦有所考歟又按疏義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音爰**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革未詳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𨽻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合參然天命文王不特此也帝謂文王爾有明德予實眷念之蓋德之未至者猶有聲色之可尋也爾則實德中涵號令之不事也喜怒之不形也何有于聲色之大乎德之未純者猶有夏革之可指也爾則至德淵微不務乎修大也不事乎紛更也何有于夏革之長乎且又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有識也而不自用其識有知也而不自用其知惟奉帝則以周旋而已凡此皆爾之明德而爲予之所眷念者也夫文王爲天所眷如此則天討之行非文王其誰任之哉帝于是又謂之曰　侯[illegible]亂逆天害民乃爾之仇國也爾當往詢其罪同爾兄弟和好之國以爾鉤援之具與爾臨衝之車以伐崇墉斯是文王之奉天命以伐崇者以此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天眷聖人之德下命之以行天討也此帝謂與前不同蓋此因文王已有其德而眷之故彼曰無然此曰予懷也予懷一句該下四句不大聲以色則是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皆不爲已甚之意不大不長乃詩人活詞非謂猶有聲色夏革而但不大不長也此要見文王以聲色爲粗迹以夏革爲過動而惟以簡默爲元神言詞俱化何有于聲容貌若愚何有于色君之以謙何有修大無爲自神何有變革不識不知是全不用其私智非潛藏而不露也天理之自然曰則所謂順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知識原賦于天但有意用知識便非天理本然文王惟不作聰明自與帝則渾合亦無兩層意此與天之無聲無臭維玄維默相契故帝懷之仇乃要看得大崇侯助紂爲虐天下之仇也非仇其讐已也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助紂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詢爾句提起看同爾兄弟對鉤援二句看同爾句是伐國之助以爾二句是攻城之具然同爾非徒借援亦見人心共誅之也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末句承上三句謂上章伐密疑于私意此章伐崇疑于私仇故章首各以帝謂發之以見天理在所當伐而非出于私意也

臨衝閑閑叶胡員反**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音國**安安**叶於肩反**是類是禡**音罵**是致是附**叶上聲**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叶分聿反**崇墉仡仡**音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叶虛屈反**四方以無拂**叶分聿反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馘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強盛貌仡仡堅

非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
之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
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方始攻之緩戰之
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
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合參以伐崇之事言之文王承上天之命興討罪之師其始也但見臨衝則
閑閑然徐徐設之而不用也崇墉則言言然高大縱之而未攻也執訊則連
連然相續而不絕也攸馘則安安然詳審而不暴也以征討出于天也則是
類焉而告其罪于天以軍法造于古也則是禡焉而昭其罪于神若此者非
有所怯而畏之也正欲致其自至使之來附而保全之也將見四方之人皆
曰聖人之致附不殺乃固存之仁如此也孰敢以爲怯而侮之乎及其終不
下也臨衝則茀茀然強盛具原飭也崇墉則仡仡然堅壯固自負也于是是

伐焉而盡其罪以討之是肆焉而縱其兵以攻之是絕焉而殲其宗是忽焉
而滅其國如此者非有所貪而利之也蓋以天討不可以復留罪人不可以
不得耳將見四方之人皆曰聖人之伐絕不貸乃推亡之義如此也孰敢有
異議而拂之乎是文王奉天命以伐崇如此是能綏安民之事矣然何者而
非天意之所爲哉夫我周之業基于太王衍于王季昌大于文王祖孫父子
世德相承其所以垂八百年有道之長者誠非偶然矣後王可不思以繼之
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懷之以仁而天下無不服下言斷之以義而天下無不
從閑閑是設之而不用言言任其高大而不卽攻也蓋雖負固不服而文王
尚未忍絕也執訊獲醜還自我師言猶言有此等人耳若說執其訊獲其醜
恐于徐戰之意不孚除連連是不爭先安安是不暴怒討罪出于天故類之
兵法出于古故禡之亦以聲其罪于天神也致者使其奔命而來附者使其
納欵而附不專指崇民雖崇侯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此句總承上五句夫
緩攻徐戰似有以起人之侮而四方顧其仁則人皆畏服而無敢爲應援之
舉是無侮也看下一段要見修厥德于三旬動王師于再舉意蓋來意用兵
以戰攻之矣茀茀言必攻也仡仡尚負固也伐肆其罪以伐之肆縱兵以攻
之絕殄其祀忽滅其國夫伐肆絕忽似有以起人心之怨而四方服其義則
人皆順從而無敢有疑二之心是無拂也○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
尤于沛庭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蚩軍法之興
始于此故後世祭之禡○按鄭字于周禮肆師注云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
尤或曰黃帝季本不然其說謂黃帝聖人也蚩尤敢與黃帝拒戰阪泉逆臣
也何得與于祭此其理亦不正○左傳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凡兵行則爲營止則爲壘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
崇自服也四方云就天下說然覺之而反畏其服無敢爲應援之舉滅之而反

服從無復有疑二之心此何以故蓋仁非柔懦故雖緩攻徐戰而不啓人之
侮義非暴戾故雖縱兵滅國而不拂人之願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師○四方
兩字與監觀四方相應四方無拂正見文王得人心順天命奄有四方處○
前云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又云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可見
緩攻徐戰與終不服對告祀群神與縱兵對以致附來與以滅之對又玩始
文之緩戰之徐是總釋閑閑五句意非力不足二句是起下致附意及其終
不下而肆之是總釋茀茀二句意天誅不可以留二句是起下絕忽意○蘇
伯玉曰密人與崇侯皆爲民之虐文王伐密伐崇正是除民害以應上天求
莫意而于兵戰誠不得已而用之也仁之至義之盡斯爲帝王之師也彼漢
之北伐流而爲驕唐之東征濟而爲驕惡在其爲仁義哉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
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鍾伯敬曰古公

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備，蛇至不露嫌疑形迹。大要歸之天意。開口便把上帝求莫提出綱領。所謂莫民，不獨指王季。古公時言天預知有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不得不立王季。況王季又德賢明。帝省二章詳言之。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帝謂文王四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上承天心立季傳昌之意。周家王業機緣央于此矣。言此文王不及武王者，以為古公諱翦商之迹。獨于王季章以施于孫子一語暗帶之。以當代人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沈無回曰：此述文王伐密代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篤生也。于何知之？于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蓋曰自太伯以至于王季耳。作對即指文王。且通詩以求莫為主，而能對求莫之天心者文王為盛。以承天安民為主，而順天安民者崇密二事為大。小序之說是也。二說極有意，說詩者不可不知。

靈臺

序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全旨 此詩當體貼詩人述民樂口氣，不可直作詩人談。然所謂民樂者，只是暗君之所在而喜談樂道之耳。分意依章腳。東萊謂此詩其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非文王與民偕樂何以致此。○豐城朱氏曰：前二章言靈臺之游觀，後二章言辟雍之教育。游觀而必言其世之盛者，以見蕃育長養之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作興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沼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殆將與賢者共之也。○遇所建則樂于所事，遇所遊則樂于所有，遇所奏則樂于所聞，無往非樂意。詩不須見出樂字。一說首以靈沼鐘鼓各開說，固是。不若言文王登臺而在囿，在囿而觀沼，觀沼而辟學，而民因所見而致樂之，更有情耳。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叶六直反

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合參 此民樂文王之詞，而詩人述之也。若詩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文王與民偕樂矣，而民樂君之樂者，其詞有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吾王之始有事于靈臺也，經之而審其位次，營之而正其方面。但見經營方始，而庶民即已効勞于攻治，不俟終日之間，而臺已告成矣。此豈迫于不得已之命而速以遂其欲哉。蓋雖吾王于經營之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而自來，此所以不終日而成臺之速也。然則靈臺之成，亦何往不見其可樂哉。

析講 此章上四句言成臺之速，下表民樂于趨事之心也。經始，只與起之詞。此詩已成說，推本經始而言，重始字。靈臺因速而神其名也。又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臺。經是度其創造之地，營是營表以審向背之宜。孔疏：營表，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不日成之，只是極言其速，莊中方字與已字相應，雖字與自字相應。戒之勿亟，子來，皆一時事。蓋勿亟之戒，卽在于攻之時，而子來之誠，非在于勿亟之後。如謂因文王有勿亟之令，而勸子來之誠，則謬矣。馮吉人曰：庶民子來，乃因文王平日能受其民，亦不在一時勿亟之令上。若說文王心恐煩民，故民樂趨其役，則聖德意亟、民樂意輕，卽非本旨。按勿亟乃息民之意，非經役之謂。氛，灾氣。祲，群氣。祥，灾祥。則于此望氣，節勞逸則于此游觀，皆取其高明，此臺之用也。

王在靈囿，叶音郁 麀音憂鹿攸伏。麀鹿濯濯，音濁 白鳥翯翯。音鶴 王在靈沼，叶音灼 於音烏牣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貌翯翯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牣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合參 至若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者也今王當輯和民人之暇而在于靈囿也但見麀鹿攸伏之自如而且濯濯然身體之肥澤焉白鳥飛鳴之自得而且翯翯然羽儀之絜白焉于此而一觀臣當必有以遂優游之趣矣囿之中有沼所以蓄養魚鱉者也今王當綏和邦國之餘而在于靈沼也於乎魚之多也見生意之蕃焉魚之躍也見出游之樂焉于此而一臨視當必有以適汴涣之依矣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

析講 此章上四句是樂其囿之所有下是樂其沼之所有也大意就民嘆其可樂上融會不可作文王有所寓而有所樂說囿中所有特舉麀鹿白鳥以該之耳囿沼俱承靈臺言臺既成則囿沼皆成矣臺下有囿則從而謂之靈囿囿中有沼則從而謂之靈沼註域養謂築墻爲界域而養禽獸也所王在字重看有欣幸意麀鹿易驚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乃不驚不逸而攸伏也凡物性適則體充故肥澤翯翯然潔白蟲飛鳴自如意此總見麀鹿白鳥之天全而性得也於牣乃詩人之嘆詞非文王自嘆也魚滿而躍見魚之多而得所也此皆有以遂文王對時育物之心故見其可樂○徽茲云世豈無苑囿池沼之奉鳥獸蟲魚之育獨文王之在囿在沼隨其所遇而物各遂其所爲則文王之仁徹于外而根于中漸于民而流于物民之樂之舉苑囿池沼鳥獸蟲魚皆樂之所形也不然雖有此樂其孰與之耶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也鏞大鐘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合參 然不但有臺池鳥獸之樂已也而且有鐘鼓之樂焉彼虡業所以懸鐘磬也則植木爲虡刻板爲業而栒業之間其狀樅樅然而有文矣鐘鼓所以統衆音也則大鼓賁鼓大鐘之鏞設于其次而衆音翕然其咸備矣以此鼓鐘統彼八音則始終條理秩然不紊清濁相和迭相爲經於論哉此鼓鐘也以此鼓鐘作于辟廱則宣氣平情之音有以協冠裳之會講學行禮之地有以萃大樂之和可樂哉此辟廱也

析講 此章上二句美其樂器之備下因嘆其作樂之可樂也荆川云首二句只是提起句不必多講亦不必爲制度所拘此甚有見虡業樅植者爲虡横者曰栒栒上有刻板以飾栒謂之業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爲崇形其狀樅然亦以飾栒曰崇牙者謂其狀隆然也盍虡之懸物義取乎不動也無業則

懼其滑務業之覆栒物貴乎有章也不樅則文采莫見虡業樅諸說即是懸下鐘鼓者註懸鐘磬字不必泥賁鼓列於東序鐘鏞列于西序樂器不止此特舉大者統衆音而言耳於論者言鼓聲鏞鏞以立動鐘聲鏗鏗以立號鐘聲鼓聲有倫序而不紊亂也鼓鐘即上鏞鼓不必入入音於樂辟廱只是以有倫之樂奏是地爲可樂非樂得其地亦非言音樂之可樂也○張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制蓋始此及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諸侯不得立焉○於論句是作樂於樂句是與學樂作樂于辟廱故鼓鐘之有倫爲可樂耳此二句鏞雖對待却是一串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朦瞍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朦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朦瞍方奏其事也

合叅於論鼓此鼓鐘也信乎其有倫也於樂哉此辟雍也信乎其可樂也然使樂之將闋則其樂亦有窮矣今吾民之得於觀聽者聞鼉鼓之聲逢逢其和則知矇瞍之官方奏其事所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未艾也然則辟雍之鐘鼓吾民何幸吾王之有是樂哉夫即此民樂之詞可見其得民之深而要其所以然者則由文王能與民偕樂故也不然有臺池鳥獸鐘鼓之具者豈直一文王哉此可以想見其太和之景象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咏嘆其作樂之樂下二句則幸其樂之方始也蓋有論矣而憂其易闋可樂矣而憂其不繼今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瞍方獻其技則於論於樂者正可以娛樂君心于未艾也此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置民之樂聞不厭上○張平符曰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闋復奏必自鼓始故聞逢逢而知方奏也方字即正字意幸其未艾也矇瞍以奏樂爲公事故曰奏公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凌駿甫曰通篇當拈一靈字作主王靈故隨所在皆靈在囿靈囿在沼靈沼在辟廱靈辟廱飛走鱗鳥何者非載靈之物鐘鼓在陳何器非式靈之具矇瞍在公何人非効靈之官而民於是爲之歌曰吾隸王之民久矣而不知王之靈也安得化予之形爲魚爲鳥以悅王之耳目安得化予之氣爲金爲革以供王之清宴庶幾王實靈而民非頑者抱子來以終身而已○許方山曰享樂者常憂任勞者乃逸文王既勤止故民望靈臺而子來聞鐘鼓而和樂也不然楚與章華而致譏秦築阿房而召亂夏歌破斧而民悲殷樂靡靡而民泣況于樂乎

下武章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全旨總詩美武王要歸重武王身上前四章言武王之孝能繼先末二章言武王之孝能裕後須以配京句作主下求德配命正配京之實即從承先上看出裕後來皆是配京內事也○孝字爲德所以作求者在此所以配命成孚者在此所以昭茲來許者亦在此要重承先意蓋承先因以裕後也武之創業其詠或疑有忝于先烈不可爲子孫訓不知小變不失大常反經歸于合正直接三后之心緒而仰合之篇內不言豐功恢擴直言世德作求稱出一段光明心事告諸天下後世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太王王季也王后太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此章美武王能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合叅此章美武王能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若謂一代興王之業必先世相承有以基之于始而後後世受命有以成之于終我周之業自文王而始著至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造周之哲王也然溯而上之又有其勤王家之王季肇基王迹之太王聖聖相承世濟其美不代有哲王乎夫追王以禮皆得尊之爲哲王而文王既沒遂得號之爲三后惟此三后草創雍岐之間定邑程豐之界千秋萬歲魂魄在茲自我觀之蓋在天云苟爲子孫者不克繼承先緒則于在天之靈爲有愧矣惟我武王則能肅繼述之責大一統之業觀其嗣位而後遂都于鎬京據形勝之首開帝王之模是即前人之所欲爲而未得爲者也祖創得孫繼而益顯父作得子述而益美乃克配三后于鎬京而無愧焉其繼先之業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本其先世之緒下美其繼世之功也昭在天香下字義自見單就武王身上說言三后而下惟武王能造周也又按箋云下猶後也後

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據此則武字即後章繩其祖武之武却是泰合朱子以為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夫三后在天既兼指太王王季文王而王配于京明指為武王則文武不當並列且下武維周贊美之詞箋以為後人能繼先祖之武似也季彭山謂下武者不尚武之謂蓋武王以武定天下然非其心之所尚也故特發之以明周之家法惟在于文德也此說季說世有哲王以創業言哲字已合世德配京是祖創孫承父作子述而有光無愧意此不止繼位有並大其緒之意也引配京以武王都鎬故也鎬京之業天人交與即子孫萬年之膺服于此而啓京字不宜輕看此處德字且緩說下章方推其所以配京者由于德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叶芳尤反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若暫合而長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合參夫三后未易配也惟武王能配之于鎬京者何哉蓋三后開基世有令德皆天理之所在也武王則于世德而仰以求之適其意之所必務順其時之所必變且能長言合于天理而得不復失是以天下之人皆信武王之能為孝子而翕然作孚不止于一家一國而已豈不有以成王者之大信乎者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亦不足以成其信矣

析講此章首句言武王之能配先業下言在純孝以孚天下也世德還就德之見于事者言如太王修德行政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以造周者其處即世德所在也作求內有來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觀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處尚多至武王之時如翦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為之鼓舞則世德之錫沉久矣世德作求武王之以述為作也創三后未有之事繼三后在天之心豎精凝聚以一人獨承而盡得作處即其求處此句與下句且一串說蓋世德所在即天理所在就其所行件件合理便是

配命永言者直是無一息不與先德相合也配命之永即求世德之純處非有而暫未句重武王能成大信于天下不重天下信武王上蓋緣其行事多與三后不盡合似乎天下人心未盡孚契不知天理既同人心自合人皆信其能繼先德而粹白終無可議故曰成王之孚○印馬之諫義士常非之矣即孔子于商周之際謂湯有慙德于周之德則言文而不及武似亦有異詞焉蓋詩人頌先烈也故稱其德而反隱其功聖賢論常理也故錄其功而不敢輕許其德○鍾竟陵云放伐之事孔子成之孟子順之宋儒周旋之要知多一番周旋即生一番翻駁莫如詩曰作求無事周旋亦翻駁不得○觀九國叛殷可見王者之信異于伯者之假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

哉

合參夫信之所在即法之所在也武王求德配命既以成王者之孚而下土之民遂皆觀之為法焉然所以能法于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永言孝思而所以求世德配天命者存諸心而不忘體之身而不息果能為永世克孝是以其孝為可法耳孝可法而人法之此下土之所以承式也蘇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孝為天下之法下則推本其孝之純也前重孚字此重式字式本乎孚未有孚而不式也孝思即求世德之思永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孝思就純心上言蓋孝以思而通凡三王不能告語其後者俱從孫孫中尚論之永字直從真誠惻上發來所以能久○人法之曰式在我可法曰則維則意甚活當衛縮則縮衛變通則變通有國以國孝有家以家孝蓋立愛皆同良知不與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

武王之事爲法○成王亦見非諸侯大夫之信武下土見非一家一國之孝○上配命言理故註以得失離合解此孝思言心故註以有時忘之解並無淺深一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叶蒲北反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丕應徯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合參夫武王之孝足以孚式乎人如此由是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爲天子而無有不應哉然此以媚而應之者惟以武王之孝以順德而感于下故天下之人亦以順德而應于下耳夫以一人之孝而感天下合天下之孝而應一人則是武王之孝信能合久暫于一致要之永久而不忘者其作求世德以嗣先王之事者殆昭昭而不可掩矣其配于京也有由然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下應乎聖孝下言聖孝明乎繼先也此章正收結王配于京之意本上文孚式說來媚茲由于順德見武王之能孚式于天下者初非私意惟一孝德相爲感通耳蓋孝德人心所同此心既能順乎祖父即能順乎民心矣蓋順不在迹而在心武王十三年以前遵養時晦固是順即十三年以後耆定爾攻亦是順人心愛戴正在于此昭茲則順德就民以孝應言永言是申贊諸嗣服就業上説謂繼先之孝與日月爭光武王無一念一事不可對祖考即無不可對上天亦無不可示子孫則加百姓刑四海與先烈于重光而向之肇基勤家積累者自我而益顯矣此可見武王心事光明洞達處後世曹氏司馬父子包藏禍心竊稱神器其陰謀秘計不可使聞于天下而猶藉口于文武之事不亦謬乎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音戶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合參夫武王能繼先緒序其道之昭明固如此矣然創守一道武王之所以創業即後王之所以守成也來世子孫苟能秉之式之世德之求孝思之永不敢自外于成憲焉吾見貞觀之久有以得永命之本感格之餘有以契鑒觀之念于萬斯年而天祿之集于五位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配乎天命者也吾能法之天將不以命武王者而命我乎

析講此章昭茲二字提起下言後世能繼武王之道則可以得天而久其福也來許帶下看繩祖武亦如武王之永世德永孝思耳萬年言其久非壽也受天祜只是常守富貴而爲天子意昭茲武王昭之繩武受祜後王繼而受之雖就繼世者說却歸重在武王有以貽謀上○藏義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稱後世使者如此○此章見創守一道下章見天人一理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遐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

合參然天人一理天心之所助順即人心之所助信也夫既受天之祿則四方諸侯莫不修職而來賀玉帛輸于萬國翱翔協于九服而所以媚茲順德者猶之在武王焉吾知上下同心而一人不患于孤立親疏協力而王室不憂于無輔萬有斯年而多助之極于天下者如一日矣何也武王之孝成乎王乎者也吾能法之人將不以信武王者而信我乎夫祖武所在而繼之者可以凝天命可以係人心則是武王之所以繼先者即其所以裕後也斯可謂達孝也已後王當知所繹思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得乎天命下是因以得乎人心也四方來賀所謂四海之內悉主悉臣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也來賀與有佐相應蓋四方既歸則諸侯自然是四方皆我之佐助也天命不出于人心人心之所歸正天命

之所以諸侯皆朝則百辟羣后皆我周之屏翰故曰有佐要見歸武王者亦
歸于我之意○上章是天與此章是人歸○此兩章見武王配享之業可以
垂之無窮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其文
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貫通非有悞也○詩中德
命孝字註中道字無大分別自前王得于身言曰德自後王繼前王言曰
孝自德之理言曰命合而言之曰道

文王有聲

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全旨通詩八章前四章是詳前聖遷豐之事而屢贊其克君下是詳後聖遷鎬
之事而屢贊其克君剛分之一章是遷豐之由二三四章是詳其遷豐之事
五章是遷鎬之由六七八章是詳其遷鎬之事克君意各就本章說總不外

安民之意○大意言文王之有聲者以其安民也夫既爲乎安民則豐邑其
容不作乎然作豐之事何如蓋曰以追先人安民之孝耳夫追來孝而作豐
以安民此功之所以著明也惟其功之著明者爲乎安民故天下樂欲以安
皆歸乎文王也夫然則功之成而文王其親見之矣至于武王遷鎬則天下
諸侯皆歸于武王鎬京亦不容于不遷矣然遷都立業而教民其首事也故
有辟雍之作而天下咸服焉然其遷鎬之始亦豈徒徇一己之謀哉必卜而
決之而後始成之也非惟始無所徇而以善其終亦豈徒爲一時之計哉曰
謀及其孫其謀之周也何如夫然則王業成矣此所以各以克君贊之也

文王有聲遹（音聿）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賦也遹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辭駿大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
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
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合參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若詩我周自岐山肇基以來豐邑遷
而王功著鎬京峙而王業興亦思作豐作鎬之本意乎蓋我文王之有聲也
光四方顯西土其大乎其有聲也而果何以致之誠以當殷之季民之不寧
甚矣文王切如傷之視惟求天下之安寧直親見其成功然後此心始慰是
以天下之人悅其仁而頌其德致爲駿之聲者此也文王安民之德至矣信
乎其克君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文王得聲由于安民下贊其君道之盡也有聲是通詩
呼起冒頭所以有聲處全在下求寧觀成蓋君道寔不在者名不揚而文王
之光四方顯西土與聲名洋溢于後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求寧二句當
說俱以心言註中天下二字須重看大意云非但使江漢歸心汝墳遵化已
也必欲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此便含容民畜衆意爲下伐崇遷豐
張本以此存心則真能爲民而無負上天立君之意故曰克君只贊文王遷

豐發于自爲故先言其心之爲天下爲生民兒無一毫私意于其間也○文
王而有聲文王之不幸也羑里之囚未必不以有聲而致其辱也崇侯之譖
未必不以有聲而啓其讒也若是乎聲不足以益文王而反足以累文王文
王亦何樂乎有聲亦何樂乎聲之遹駿也不然而疑之者止一紂忌之者止
一虎而文王之有聲則極乎邠岐江漢之間東海北海之境虞芮南國之爭
是紂與虎兩人必不能禁民之口而使之不以聲歸乎文王也故當時之文
王可率天下之人民不事己而事紂而不能率天下之謳吟不譽己而譽紂
可與六州之版籍不歸己而歸紂而不能與六州之心聲不稱己而稱紂則
是遹駿之聲寔文王有以致之而非紂之所得而疑與虎之所得而忌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合參夫文王志在安民則都邑者民居之地也其容以不作乎惟我文王受

詢爾仇方之命而有此伐崇之武功但見既伐于崇人歸益衆又非程邑所能容者于是作邑于豐以爲安民之地使斯民有所歸往而得蒙其恩也夫文王之造謀其非爲安民計其盡君道何如哉

〔析講〕此章言文王伐暴而因以作豐君道爲克盡也重作豐上必從武功說起看爲作邑張本也受命四句一串看受命受伐崇之命于天也既伐句乃過文以下須入民歸者衆故作邑以安之然民可安而功可成耳夫伐崇以誅殘吾民者固天意也作豐以求容吾民者亦天意也聖人所爲惟奉若天道豈不克君〇或云武功泛言凡戡黎伐密皆是特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也

築城伊淢（況逼反）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叶許六反 呼候反）王后烝哉

賦也淢城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〇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

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合參〕且文王之營豐邑也其制何如但見築城于外惟因舊溝以爲限而不過制作邑于內亦稱其城以爲制而不侈大是非取便于狹小之規而急乎成已之欲也蓋以先人之志在于安民故今急于作豐者特追先人安民之志而來致其繼述之孝耳是文王之作豐所以繼先而安民也其盡君道何如哉

〔析講〕此章追其作都之制而原其心以贊其克君也城自外言以衞民也邑自內言以臨民也城因舊溝邑稱其城其體制狹小如此則其成功速有似于急成已之欲者故以匪棘二句表其心如此也來孝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即其安民之心倪王汝曰公劉遷邠而日思輯太王遷岐而日慰止王季作邠而日順此自來相承惟此家法文王遹追而及之自不得不亟亟耳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〇定宇陳氏曰上章言作豐受命于天此章言作豐追孝于祖以見作豐乃天與祖人之心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叶胡田反）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〇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榦也

〔合參〕夫文王之功顯于西土光于四方人皆仰之可謂濯濯其著明矣所以然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人心前以承先人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之所以著明也夫豐垣既築則有以遂天下歸往之願由是四方無不望豐邑以來歸皆以文王爲楨榦而賴之以安爲至是則適觀厥成之功以就遹求厥寧之心以慰矣不信乎王后之盡君道哉

〔析講〕此章言豐功著而人心歸以見其克君也四方二句一串意維翰如牆榦以立一般即鰥寡賴之以惠鄰小民賴之以懷保也此正民安功成之事而文王求寧之心于是慰矣或曰此處講法不可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

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無待于武王也亦姑四方就六州之民言勿入諸侯字方與求寧二句相合文王至此而三分有二矣豐垣猶爲有形之勢維翰則爲無形之勢此就得人心上見其克君〇王公二句其說有四一曰上以承天意王季之德音帝度之矣文王之德帝謂之矣順帝則而篤周祜者均之爲帝祉之受也至于九齡之錫維新之命莫非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西顧之所眷而緝熙穆穆有以黙答休命此王功之承于天意者何其赫濯也二曰下以順人心文王當六州歸附三分有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江漢汝墳之間人人與父母孔邇之頌至二老來歸而知此時之天下莫不歸心矣此王功之洽于人心者何其深摯也三曰前以承先人之志自姜嫄后稷開祥至文王昌生而有聖德泰伯讓位遂傳國于季歷以及昌而文王能克纘前緒作邑于豐以遹追來孝此王功之紹先人者何其奕奕也四曰後以開無窮之基天戡黎伐崇

干戈莫盛辟雍明堂禮樂於此虞庠巡狩獻馘懷柔寢門視膳孝德克昭于家天王聖明思惟備摯于朝覲烝嘗周官垂一代之家法關雎麟趾二南啓萬世之治平斯王公之開基于無窮者何其類善也所以文考肅穆于當年而正位凝命定鼎開基特致意于神京首善之區者厥有由也而豐鎬不甚伊濯也哉雖然三代之君其祖宗深仁至德素積纍累之弘功而其子孫所以享國久遠後世匹夫崛起非有大功德于民者烏能如周之延祚八百而過其曆也哉○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于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時也

合參夫文王遷豐如此武王遷鎬何如彼豐水固由東而注于海矣揆厥所

由乃大禹疏鑿之績為之也故武王續緒之時四方諸侯皆得循豐水以來同而愛戴武王以為天下之共主觀昔之攸同者益廣視昔之維翰者愈光大武王居豐而人心之大同如此非武王之盡君道不能致也不信乎其克君也哉

析講此章原武王大得人心而著其克君也天之分野雍為最西由此而東流則八州共翊拘也地之形勢雍為最高由此而下趨則八州之水其順流也故曰豐水東注此二句輕只引起四方攸同循豐水而來歸意周都于豐水之西而鎬京又在豐水之東故四方臣民遵禹之故道而循豐水以來同也同文王爰民之垂緒而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攸同與上句有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誠維辟與維翰有別上是有其倚賴之意此是真其致敬之尊要知武王居豐之時尚未為天子而人歸愈衆則豐邑有不能容而鎬京不得不遷故言此以為遷鎬張本王后只有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號烝哉亦言人心皆歸上句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叶蒲北反）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廱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合參夫人歸既衆則自豐而遷鎬也其容已乎茲建立鎬京以示四方之極而所以居重馭輕者有其地矣然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乃他務未遑首作辟廱以為講學行禮之地但見登教四訖自鎬而西而東自鎬而南而北無有一人不傾心于德化而心悅誠服者矣善治以善教而益盡君道以師道而

益光皇王信乎其克君哉

析講此章言武王遷都以敷文而天下服以著其克君也鎬京乃詩中大頭腦提起另講周以鎬京為宗周未嘗不據形勝之地但是為民求寧與後世憑藉險要者自別辟雍乃宅鎬中第一件大事故特言之註講學行禮又辟雍中實事也記凡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化為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必由學乎四自字皆帶鎬京說言東西南北皆聖化所洋溢也古義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正與此同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已南行于江漢其後乃漸及于北故曰自南自北皆對舉之詞亦互言之序也思字重思出于心故曰心服鎬京作既有以建天下之極而辟雍立又有以倡天下之化故無不服蕭意自不平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武功而不

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然則君道之盡不徒在于安之而又在于化之矣○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見武王之盡師道○遷都非國家所宜常行也堯舜禹三聖人授受于一堂而蒲坂不仍平陽之舊安邑亦移蒲坂之宮後人疑焉要之當日必有其所以遷之故而書史失傳是不可以意見測識也殷多河患不常厥邑迄今讀盤庚三篇其震動恪恭之意猶可想見惟是周之鎬京武王徙居而王業成平王輕棄而王迹熄議者謂鎬京之形勝足有以扼天下之大勢夫國謀于府官而設險賢于大易吾不謂王者之都無形勝也然執此以斷武王之遷鎬則不可也豐鎬相去二十五里而鎬獨稱京者歸附日衆明首善不得不辟而展采日闢則王者不得不壯武王之徙鎬亦順乎天時人事之自至而已何嘗有私意存乎其間耶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叶居良反**維龜正**叶諸盈反**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龜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朔子曰此衆詩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合參然是鎬京之遷也夫豈徇一己之見哉彼卜所以決疑也武王當相土之初則考之于卜以審其宅鎬之吉凶惟龜正之而卜得其吉矣武王遂從而成之而邑居之以肇建焉夫武王之遷都不苟也爲安民計也不其克君也哉

析講此章言武王稽神以作都而著其克君也考卜是遷鎬以前事四句一直說言武王考之于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兆以爲可興于是邑居肇興焉重考卜上蓋爲安民計所以不得不慎重如此耳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維王者由王志先定考卜以齊衆志也正之是終考卜之意成之是終宅鎬之意此二句是神謀協而邑居作成之兼宮室祖廟朝市學校言克君就其慎創業之圖以爲安民之計上說○世之信讖雖曰在人而形勢向矣自漢鑿昆明而鎬京湮没然秦之咸陽漢之長安隋唐之大興俱在百里間而府

遷新其所以興耳且就地利也文武親父子而豐鎬各走況于後世故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叶獎里反**武王烝哉**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一曰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

合參然是鎬京之作豈特爲一時謀哉彼豐水之旁猶有芑生焉況武王之爲君也而豈無所事乎蓋其建都立學將以立久安長治之基其所以貽孫謀者至矣謀及其孫則此能敬之子可以坐享盈成而萬幾不勞于締造矣一時之統業垂無疆之丕績悉非武王之所事乎夫武王遷鎬而慮事深遠如此則覩實業利及于無窮而保子孫者即所以保黎民也其盡君道也何如哉夫有文王之遷豐而一代之王業以肇有武王之遷鎬而一代之王業以成世德之隆于此見矣

析講此章言武王裕後之謀遠以著其克君也此以物必托地而生興事必待人而敬貽謀二句不承上句貽謀以遷鎬爲主然不外建學作邑二事所謂臨天下以形勝而爲億萬年宅中圖大之基綏天下以文教而立億萬年化成天下之本也孫不專指康王有無窮意翼下謂能敬之子則指成王也建都立學立久安長治之基則謀及于孫矣謀及于孫子之無事纘述可知克孫雖主貽謀之遠說亦要說到安民上蓋帝王之所以垂大統而其稱後世應王深遠者無非爲斯民計也固非如後世自私自利之圖者所爲者之爲子孫謀者○天下事有不得不爲者不爲于其身必爲于其子孫如鎬京之遷而武王不仕繼世者不得不任其責今武王既謀及子孫而且貽其子以逸則能敬之子夫復何爲惟坐享攸同之治坐收思服之心而已○

陳卧子云我周既爲天下主矣終不能常居有邑之鄉安宅崇侯之邑也明

其我不遂而我之子必遷我之子不遷而我之孫必遷及今不乘新命之期能與之會以定萬世之業而我後世子孫或狃燕安之心或聽臣下之謀稽夏商之故都慕宅中之坦途豈不失此河山之固哉而况重熙之餘靡麗逸處安定之後勞動為難此武王所以決策也夫武王老矣而成王尚幼再世而後未可知矣而不為之計深遠欲貽子孫以常安之道豈如是耶而何以為天下君也○時論云武王嘗曰凡所以安其孫者正所以安其子也何則武王未殁後世子孫之事在武王武王既殁責在成王矣假使武王受命之後不先有以固其根本廓其規模詒後世子孫以久安之業而徒為一代計安保吾恐異日幼君卽位其綢繆拮据之勞有更難于開剏者是武王欲詒其子以安適詒其子以危矣况其孫也哉惟于開剏之初預為卜世卜年之計知國勢所由振者在建都而人心所由收者在興學故豐可邑洛可營庠序學校可設而必卜鎬京以控天下之上游建辟雍以為天子首善之地者凡所以樹不拔之基立不易之制使子孫萬世傳之無窮也是以一傳而處者再傳而不衰一世而安者百世而不危為之孫者且得藉其休而謂為之子者反不獲享其成也哉○文王之志在追孝故其事幷不謀之子武王之志在達孝故其謀貽可及之孫○詒謀燕翼漢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貽汝語意蓋如此○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慶源輔氏曰每章皆言烝哉以結之者不獨以見其嘆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于君天下為宜也故其叮嚀不一而足耳○此合上章上見創業之不苟是安一時之天下所以謀其始此見垂裕之不輕是安萬世之天下所以慮其終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楊伯祥曰此詩見文王遷豐而造王業于始武王遷鎬而成王業于終且遷豐而本于武功則文非不足于武遷鎬而敷其文教則武非不足于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有周王業之盛不偶然矣說者謂豐鎬天下之險洛陽天下之中周人並建之為開國之至謀而後世定都言形勢者皆本于此然自犬戎逆而西都不守綠林賊而東都不競形勢之說安在哉史遷云形勢雖强必以仁義為本誠知要也○安成劉氏曰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于武也桓桓武王而鎬京辟雍則非不足于文也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卽云文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幷言文武者非一安得謂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朱家份文烈 蔣永生長發 仝校
男 姜劭烈丕武 岩之璋章玉 仝閱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章

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全旨　此詩尊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天異其生，天啓其明，異其道，能祈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前七章是詳敘后稷生前事，以見其足以配天。末章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而格之速，正以后稷有配天之德也。人意重稼穡上，而有相之道則全詩綱領也。○細分之，一章言其受孕之異，二章言其降生之異，三章言其見棄之異，皆爲下文敘民稼穡張本。四章言其種植之志，五章言其力穡而肇封，六章言其種而肇祀，七章言其祭祀之事，所以終稼穡之功也。八章言南郊格天之速，正本其敘民稼穡上言以稷久有相天之功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音原，叶魚倫反 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叶逸里反 以弗無子。叶獎里反 履帝武敏叶母鄙反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叶相即反 載生載育，叶日逼反 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合參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若謂人知今日之祭配天以稷矣，孰知后稷之德真可以配天者乎。今本其初而言之，彼厥初所以生我周人者，寔惟有邰之女曰姜嫄爲生民之事如何。蓋姜嫄爲高辛世妃，竭精意以享祀郊禖之神，于以祓無子而求有子，由是上帝監其精誠，使之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之處，以爲所止之地，旣震動而有娠，及月辰而遂居側室，乃載生載育，寔維后稷焉。所謂厥初生民者，正是人也，是其受孕之祥如此。

析講　此章上二句推本周人有生之始，下言所以生民之始也。厥初生民，詎不曰后稷而曰周人者，蓋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生民如何，正與末句時維后稷相應。世妃，元妃也。祓無子，是祓無子之舊而求有子之新也。此亦是郊禖之常禮，姜嫄舉而行之耳。履帝句亦適然事，言天監其誠，使之耳。攸介攸止，言即所大之處以爲止息也。就姜嫄所居之處言爲是。玩註有於是字，而震動有娠句又連上解，可見是淵從此說。方山、荊台、鹿野俱就郊禖之地言，此皆由悞認註中即字耳。蓋即字乃即就之即，非即此之即。術言郊禖之後，由是即其所大之處而止息也。且亦豈有於郊禖之地止息之理。觀註及月辰居側室，則其地又有正寢燕寢，而郊禖之地豈燕息之所乎。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註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

之後生子不於夫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寢燕寢尊
故也夙肅也居側室便有欽束之意載生二句猶言由是而生出來乃是后
稷也不可泥下章作匠舫說○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
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
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氏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爲嚳子
皆通用焉○毛傳以乙鳥降爲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嚴氏以敏
歆爲感動之迹謂上帝降格即有身耳不必言如有人道之感皆有至理特
與註與須以意會之○朱子曰天下之理一而已而有常變之不同夫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者理之常也若姜嫄簡狄之生稷契此理之變也又曰履巨
跡之事有此理且如契之生詩中亦云元鳥降而生商蓋以爲稷契皆天生
之耳非有人道之感非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此等不可以言
盡當意會之可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音闥不坼音拆不副音劈叶孚逼反無菑音災無害叶音曷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叶養里反居然生子叶獎里反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
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
生必坼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
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
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合參自其降生之異言之大凡人之生必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爲尤難也
今姜嫄當十月之期首生后稷有如羊子之易無坼副之虞無災害之苦是
天欲顯其靈異于世使知聖人之生有大異于凡人也由此觀之則向者禋
祀之祭上帝豈不無怨無恫而寧我乎豈不以享以格而康我乎惟其寧
康之是以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否則首生之苦亦人之所不免者
而何其異之若是耶其降生之祥又如此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聖祖之生異乎人下點明郊之祭格乎天也誕字是奇
怪驚訝語氣宜讀斷后稷之生也奇生而棄棄而不死又奇少而樹藝奇稼
而茂盛更奇種種奇事似不可信故每章以誕字發端誕彌句根上震夙來
生物中羊子最易故曰如達不坼不副全其軀也無災無害見其危也不坼
副便是無災害因此見其如達絕形容生之易厥靈就上三句見之坼副災
害乃人所不免者今皆無之是上帝之靈異處上帝三句遙承此一直說下
不可作推由說蓋不寧不康是據已生之後驗其如此也寧康即宿郊禖之
祭言但寧是心無怨恫監其意也康則安意以享其祭也無人道而生是天
生之也好一邊說來康寧來或云言昔郊禖之時未知帝意若何今由降生
靈異觀之果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使我安然生是子也居字定解作安字照
無所副災害說若說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既爲高辛氏之妃焉得爲無人

道且涉怪矣之說只不曾經得生子之苦不必言無人道○上章言禋祀一
舉而天遂受之以孕此章乃即已生之後而見始之所以受孕者皆天意之
有在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音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叶去矣實覃實訏音吁叶去厥聲載路

賦也隘狹腓芘字愛也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
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
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合參夫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于是從而棄之其始也寘之隘巷以
爲必不免于牛羊之踐矣而牛羊反腓而愛之是固異矣猶以爲出于偶也
既而寘之平林以爲必不免于荒蕪之中矣而適值伐木之人乃始從而收
之是又異矣猶以爲遂其適也既而寘之寒冰以爲無復有生理矣孰知鳥

也以一翼覆之保愛闔護古有甚于人焉然使鳥不飛去則何以試其啼聲之異而啓人收養之機哉既而鳥乃去矣后稷呱矣雖聞聲疑救之久而其聲覃然而長訏然而大充滿道路之間聞者皆知其非凡兒也是又不謂之大異乎蓋天之所與人固有不能奪者于是姜嫄始收而養之其見棄之詳又如此

析講此章總見屢棄而屢不能棄見天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隘巷牛羊踐履之地寘之隘巷欲其踐踏而死也平林人跡罕到之地寘之平林欲其飢餓而死也寒冰凜氣沍結之處欲其凍而死也雖字春牛羊見稷以足壯遠死之如有愛之之意或云只是不去踐踏他便是死愛會伐平林非伐者收之只方羣時見伐者乃自收之轉棄也寘是護寒氣之下侵翼是護寒氣之上逼鳥乃去矣或作鳥既飛而去知無味皆是上二句重看見得雖閱歷變故之久而其聲有長而大此豈尋常之子乎此見非不祥而爲靈異疑心釋矣

於是始收而養之總用在末却承三段意此合上章上見其無生道而生或見其有死道而不死莫非天意之有在也○僞玆云上章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禋祀也如此則胡爲而又棄之或者以爲不祥言或者則疑心生于異常耳○不離產人情所喜乃反以爲怪而棄之無人道之說所以終不可廢○或問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災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棄之而牛羊芘遂之而飛鳥稷如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亦類此也先正謂此章只是設言以形其靈異說者疑當貽詩家聲口來說亦何太認真○此章上三段有次序隘巷猶近人居而平林則僻地也平林猶有人跡而寒冰則人所不到之區乃始一而再字縫而會伐轉而得翼天意可知矣○註于是始收而養之句經文原無正講朱子補之以爲前後兩章過度理脈妙甚

誕實匍蒲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音任荏菽斾斾禾役穟穟穟音遂麻麥幪幪幪莫孔反瓜瓞唪唪唪音蚌

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蓺樹也荏菽大豆也斾斾枝旟揚起也役列也穟穟苗美好之貌也幪幪然茂密也唪唪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爲農師

合參夫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異于人誕至于匍匐之時而生質之美克岐焉而丰姿之凝重克嶷焉而神采之峻發已知品格之不凡矣及夫能就口食之時即有種植之志其于荏菽禾役麻麥瓜瓞也悉取而樹藝之或植乎荏菽而荏菽則斾斾其揚起或植乎禾役而禾役則穟穟其美好焉或植乎麻麥而麻麥則幪幪其茂密焉或播乎瓜瓞而瓜瓞則唪唪其多實焉是雖孩提之習特以適其戲玩之情而栽培之宜自有以奪其化工

之速者矣是即其幼而見之不亦有大異于人邪

析講此章敘其幼時種植之美見其志之異也首二句輕只自極幼時說重下種植一邊岐是容貌魁梧嶷是神采峻發史記曰屹如巨人之志即嶄然見頭角之謂總是靈秀所鍾異于常兒處以就口食在匍匐時之後稍長之時總是言其幼也蓺之貫下四句荏菽等言隨所種而皆無不美也雖昇嘉種而洪荒初闢尚雜草萊中稷兒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而又植之盡美可見種植之志得之天性故嬉戲所爲已自大異于人如此夫舉兩間生物之機而姑試之于一戲稷不知也豈萬物所生之性而呈露之于各種稷不知也豈非事出于無心而天篤于有意者乎○方山云斾斾等皆由種植有道而然但恐犯下章有相之道只消演言爲妙○自華云此時民方艱食不知稼穡種植稷無所習而能此見孩提之時已有殊天開地之意開物成務之功所謂粒食爲世者基此○註堯舉以爲農師又是衍以爲下文敍稼封邰

之節節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叶徒口反）茀厥豐草、（叶此苟反）種之黃茂。（叶莫口反）實方實苞、（叶補苟反）實種實褎、（叶徐久反）實發實秀、（叶思久反）實堅實好、（叶許口反）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發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末也。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邰，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與。○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于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合參　夫后稷方其幼也，既有志于種植，及其長也，遂有功于稼穡。誕后稷之穡何如。化育有所不及，而裁成輔相，曲盡其方，造物有所不能，而參贊彌綸不遺餘力。凡所以順天時，因地利者，實盡夫有相之道焉。但見豐草害稼也，

則茀而去之。黃茂嘉穀也，則播而種之。方其始之漬種也，實方而成房，實苞而未拆，既甲拆而可爲種矣。且皆褎然而漸長，既受氣而盡發矣，且皆秀焉而始發其[illegible]秀者無有也。既受氣足而實堅矣，又且形味之既好，既繁碩而垂末矣，又且栗焉而不秕，秀而不實者無有也。夫后稷之穡，有以盡有相之道如此，則粒我蒸民之功大矣。故堯以其有功于民，乃封之于邰，使即有邰家室，以主姜嫄之祀焉。是周之有國，實自此始矣。

析講　此章上九句，敘其力穡之功，末一句言其受有邰之封也。穡乃是天下生人之穡，惟稷之率育，偏于蒸民，則天下之穡，皆稷之穡也。對言之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單言之，則稼亦穡也。有相之道一句貫下七句，凡知其品類之性，漬種之法，順天時，因地宜，而耕播耘耔，各得其當，皆是。言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皆不能成也，稷則盡人力以相天地之不及，故曰相。此句最重。天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配天者，亦以此。自茀厥至實栗，正詳穡之事，以見有相之道也。茀厥二句，不平言去草以樹穀也。或云茀草作無爲苗害，甚無謂。嘗云洚水方平，鮮食方艱，斯民洪荒之初，天下一豐草之墟也。稷詳焉之緒，爲之茀而除之，如此方見天地開闢，兆民粒食之始。意此意甚新，與或云茀草是除之使其地之可耕也，更妥。實方五句，正種黃茂之事。方，房也，生意萌于其中也。以方漬之，初言苞者，生意欲洩，而甲未拆也。以漬之後，言種是甲拆可以爲種播之在其時矣。褎則苗之漸成長矣，發盡發也，猶云極盛。郭生意之發至于此，乃生莖而將穗時也。秀則始穗而吐華也，堅乎甲已成，而其實堅也。好實之堅者形味好也。穎穗之實，其末壓而下垂，自未穫者言。栗，既收成，見其實而不秕。自種而苗，苗而秀，秀而實，雖苗生自然之序，然非盡人力以相助之，何以至此。此皆盡有相之道也。十實字不虛下，正言有相之道。見此等皆始自后稷，實如此云云。勿作尋常語詞看，須知此是后稷已爲農師，而教民之事。本註明言堯以其有功于民，封于邰，疏義亦云后稷掌稼穡

敎民而封邰。玩之自見。或云此是稷自稼穡如此，未嘗及民，至封于邰，方是舉爲農師。此說非也。豈有稷未有功而堯輒封之理。邰封邰重在封國，以報后稷之功，該主姜嫄之祀，意特帶言之。即宗正與時維姜嫄相應。○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始末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耔，鹵莽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敎民以盡人事，故其稼如此。○稼之始事，實有道焉。如何浸漬以發其芽，者爲方爲苞爲種是也。穡之中事，實有道焉。如何灌溉，如何耘耔，以滋其氣，者爲褎爲發爲秀是也。穡之終事，實有道焉。如何可護以要其成，者爲堅爲好爲穎爲栗是也。○或云此章若作敎民，下章方云降種于民，便說不去。不知此章種之黃茂，便該得下章降種意。下言偏種，亦黃茂中抽出，在于祭者而言。且曰有邰家室，便該得主祭祀意，曰肇祀，則亦本受國爲祭主說。但此章所云力穡以爲有邰張本，下章云降種以爲肇祀張本，兩章意義本自相[illegible]

非謂稷未教民。至下章方是教之。讀者細玩之。○曹氏曰：生民之功本于姜嫄，不可弗祀。乃特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于先祖之上，尊之也。○註以姜嫄之祀又渡得妙，正接下文肇祀之意。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丕）**，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音亘）**之秬秠，是穫是畝**（叶滿洧反）**。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叶扶委反）**，以歸肇祀**（叶養里反）**。**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穈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合參：夫既受有邰之封，則必主有邰之祀。故后稷當教民稼穡之時，其所降之嘉種，不惟有黑黍之秬，而且有一稃二米之秠焉；不惟有赤粱粟之穈，而且有白粱粟之芑焉。其徧種是秬秠也，既成則是穫而棲之于畝；其徧種是穈芑也，既成則是任負而歸。此果何所用哉？蓋有邰之國自后稷而始封，則有邰之祀亦自后稷而始舉。故凡此嘉種皆用之以為酒醴粢盛，以供肇祀之事焉。是周之有祀，亦自此始矣。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備祭祀之需，下言祭之所由起也。上章已是教民稼穡，此復言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秬秠穈芑，自有天地便生此種，但穢于草木，莫之能識。惟稷能得其性情，別其土宜，教民種植，若自今日天降者然。此亦一奇也，故曰誕降。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鬯，穈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故降之于民，使徧種之。此乃教民稼穡時特舉四種者，自其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酒醴不止用秬秠，獨言秬秠者，貴其必用；粢盛不止用穈芑，獨言穈芑者，北方多黃黍，此赤白粱以少見貴也。皆在畝氏中特抽出言之。穫畝任負，皆民為之，以供稷之祀事者。要……黍亦在廟饗神

言蓋稷受有邰之封，則邰之內神外神並皆主之，不專指姜嫄。觀下章可見。國統曰：稷而始，則祭統亦自稷而創。厥初生民，夫豈偶然。○䟽孔叢子云：羣王問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倪玉汝曰：上章言力穡而肇邰，此章言備種而肇祀。蓋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祭，兩章意實相貫。國統祭統不平。肇祀正本受國為祭主說。

誕我祀如何？或舂（音衝）**或揄**（音由，叶余久反）**，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音搜）**，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音低）**以軷**（音跋，叶蒲昧反）**。載燔載烈**（力制反）**，以興嗣歲**（叶音雪，又如字）**。**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揄，抒臼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也。惟，齊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爇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軷，祭行道之神也。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于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繼往歲也。

合參：誕我后稷之祀何如？彼秬秠穈芑皆祭之所需也。于是或舂焉而致其精，或揄焉而取米出臼，或簸焉而揚其糠粃，或蹂焉而取穀以繼之。釋之于水也，則淅潩相推而叟叟其聲；烝之于釜也，則水火相濟而浮浮其氣，爲饎之事備矣。載謀焉而卜日擇士之俱吉，載惟焉而齊戒具修之必潔，吉蠲之事備矣。取彼蕭脂合而爇之，以祭宗廟之神；取彼羝羊從而殺之，以祭行道之神，而求神之事備矣。宗廟與軷皆有尸，尸皆有俎，載燔焉以備庶羞，載烈焉以實俎豆，而獻尸之儀備矣。若此者，豈徒為今歲之祀已哉？蓋以今歲之祀不行，則來歲之祀必廢，故祭祀之禮無不周者，正欲與來歲以繼往歲，使有邰之祀自此而不廢焉耳。

析講：此章上九句言祭事神之禮，下言行祀與于無窮也。此正詳七章肇祀

之事種穀以供祭祀矣而又有許多制度之作是亦一奇也故亦加以誕字
以我祀如何句引起祀以稱積而摩致其精熟水火相濟皆自稷作故特
詳之自或舂至載烈作四事舂或舂四句爲祈事也載謀載惟吉蠲事也取
蕭二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獻尸事也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謀者卜祭之
柔以擇相祀之士也齋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也戒爲散齋散齋于外致齋
于內具者備其所當供之物也修者理其壞也掃除污穢也取蕭祭脂既灌
之後取蒿合膟膋之脂爇于神明之前使其臭達于墻屋所以求神于陽也
羝羊也在其中矣取羝以軷取牡羊以祭行道之神也群神在其中矣燔者以
肉傅諸火而燔之也烈者貫肉加諸火而烈之也內外神皆有尸以象之故
用此以祭與來歲往不平重與來上往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
爲往矣○叟叟浮浮形容物理殊覺美善杜詩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
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殊覺聲聞如見

卬（音昂）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叶上止反）后稷肇祀（叶養里反）庶無罪悔（叶呼委反）以迄（音訖）于今

賦也卬我也木曰豆以薦葅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
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
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
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
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
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合參]夫后稷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而肇祀之遠如此今日南郊之祭固宜尊
之以配天矣而其所以格天者何如是故祭必有豆所以荐菹醢也我其以
是而盛之于豆蓋貴其備而不敢有加焉祭必有登所以荐太羹也我其以
太羹而盛之于登蓋取其質而不敢有尚焉精禋寓于品物而馨香之氣始
升十分之精猶未畢也而皇矣上帝已居然其來歆矣感通之妙若
與后稷相爲周旋者矣夫當尊祖配天之始而上帝來右之速如此是豈芳
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主祭之始固已承天意而粒我烝民庶幾不
得罪于天敎民稼穡庶幾不獲戾于帝故至于今猶仰其德頌其功而世世
賴之也是豆登非我祖德維馨今日居歆之速乃后稷之格天有素者致之
夫豈直芳臭之府云乎哉吾于是而益信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而無愧矣其
郊天配稷也誰曰不宜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郊祭格天之速下是本聖祖格天之久也卬自今日郊
祭者言上章是后稷自奉有邰之祭此章是今日有天下郊天而配以后稷
之祭故下一卬字以別之盛字兼豆登豆所以薦菹醢登所以荐太羹不盛
黍稷要以黍稷爲主香即菹醢大羹之香始字與居字影影相應言香之始
升九獻猶未終而上帝已居歆也言上帝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

帝之所以享稷不待言也然亦要點稷與天俱享意首日義源以郊祀而生
稷故其祀也上帝康之寧之今日后人以郊祀而配稷故其祀也上帝歆之
上帝之生稷也欲有相也上帝之歆稷也以其能有相也故天歆稷之心即
是生稷之心也胡臭句輕乃承上與下之詞肇祀指稷受封得爲祭主時言
庶無罪悔句有相隨接看今字指郊祀之日言蓋天之生稷本以爲民今
稷有德民之德則不負上天之托而世世民生皆賴后稷之賜又何罪悔之
有若德功在于一時而不及于萬世則雖無罪悔于昔或不無罪悔于今矣
此見得稷之格天有素則今日之祭而居歆之速者信不在于芳臭之薦而
實本于祖德之馨也○此詩本爲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
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而歸之于祖也○陳伯玉曰此詩祀后
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爲言蓋仍借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
歸之肇祀者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合而一之矣○毘城朱氏曰自后稷之肇

是述祖宗緒作之艱其稼穡取狄以薦之致其謹敬燔燎烝之致其誠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有一罪悔獲戾于天由后稷而公劉由公劉而太王由大王而文武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則上帝之享之也豈徒以其物哉正以周人之用心同一敬畏之相傳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閒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首皆有誕字○安成劉氏曰此詩前三章言后稷之所以生四章五章言后稷樹藝五穀之美六章七章言后稷耕穫以供郊祀卒章遂說歸成王祀天之事而推原其自后稷以來未嘗獲戾于天也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爲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爲受釐之樂歌也○黃東崖曰當時神農既沒未粗久廢于懷襄飢饉氣方平嘉種尚遺于草莽彼穡者子何所憑而依之何行收而擇之非天生聖人開萬世粒食之源那得有此故此詩首言其受孕之異次言降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異以見其受命于天而惟其爲天所命是以有志于農其性一天授也去而有功于農其道能格天也稷既以農聖封又以農聖祀而祀典之修甚詳備則能無負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獲格天之速也○嚳山云此詩見周人制配天之祀而必原格天之由所以享帝享親皆有道矣傳曰顯揚祖德孝也明示後世仁也以身共爲順也周人尊稷而配于郊可謂孝矣奉祀而原其自可謂仁矣守先人之祀典而罔敢失墜可謂順矣所以然者皆稷之世德宜之也故世世象有舉者配以高帝感帝有祭者配以玄元嘻祀典耶如也其可紊

行葦五章

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全旨 通詩四章總以戚戚兄弟二句爲主首章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樂四章言祝頌之情下三章無非以終首章之意也此是祭畢後以祭餘之物設燕相親則燕設相燕則禮盛既燕而行射既射而頌禱此詩之序也皆見殷勤篤厚處不可忽郊祭字○詩稱父兄者老勿分耆老即父兄也觀後篇稱言父兄答行葦可見

敦（音團）**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音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藹然已見于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

合祭 此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若謀朝廷有敦睦之化而後天下有親洽之風是故王者不施其親也今茲祭祀畢矣賓客歸矣嗟我兄弟而無燕以篤之乎裁彼勾萌之行葦生意本無窮也或使踐之則不得以遂其生意然牛羊勿踐履之則方苞而成風方體而成形而葉之泥泥者自不能已焉況我戚戚之兄弟其情本至親也使或相遠焉則不得以全其愛矣必致相親之意無違而俱邇焉則相與燕樂或肆之筵以行燕或授之几以優老而戚戚者不失其初矣是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溢于言語之外者固如此

析講 此章是燕飲之由即植物之所以遂其性與至親之所以洽其情興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蓋行葦本有生意而勿爲牛羊所害則其生自不可遏

兄弟本自相親而能莫遠具邇則其燕自不容已歡聚也消生意聚而未遂也○葦之為類生同根也其氣互貫長同時也其葉並行叢同此也其性交孫興意取此極妙○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如此也○戚戚者謂天親一體之情白不可解兄弟就爰兄晉老幼稱兄弟言未必定是王者一行莫遠具邇一正一反不遠便邇也此只就無猜嫌說蓋猜嫌則疏而相遠和合則近而相親也○設燕之由正在于此肆筵是行燕禮使居有所安處授几是優禮以老有所憑依○二或字宜玩正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人當授之几也○此二句皆未然事不可作已燕看○故曰開燕設席之初○下章方寔燕燕也○周之東遷晉鄭是依豈非兄弟之力居多乎奈何王室多難兄弟不睦○襄王之時有子帶惠王之時有子頹王之時有子朝而東周西周互相爭長○以迄于亡若夫謀削同姓是錯以族議去公族與起以誅皆不從天性內看想然後知莫遠具邇行葦詩人之所慮甚深遠也○

肆筵設席（叶祥龠反）授几有緝御（叶魚駕反）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音假叶居訝反）醓（音貪）醢以薦（叶即略反）或燔或炙（叶陟略反）嘉殽脾臄（音噱）或歌或咢（音岳）

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獻酌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爵屬○斝殷爵曰斝周曰爵○醓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臄口上肉也○歌者比于琴瑟也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醻飲食歌樂之盛也○

[合參]以今日之燕言之既肆筵而設以重席授几而得所依倚且侍御之人緝續于左右是使令之足于前也如此主獻于賓而賓亦酢乎主主又洗爵而加酌賓乃奠于席前是禮意之綢疊也如此自其飲食言之醓醢已薦矣而又或燔或炙焉佳殽既備矣而又有脾有臄焉是甘旨之足于口也如此自其樂歌言之或歌焉而比于琴瑟或咢焉而徒擊鼓是聲音之足于耳也如此殷勤篤厚之意不有可見者乎

[析講]此章言方燕之時侍御獻酬飲食樂歌樂之各極其盛也作四平看體要勿拘對說○肆筵句輕承上來○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席之上○是重席也○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也○緝如陳之貫人蹴之事夫祝嫂在蘇視瞽在後俾使令之不乏○禮所謂更僕是也○主獻賓賓酢主主洗爵賓奠斝禮之次也重在主人上○斝即爵非二物互言以成文耳多汁為醓少汁為醢○脾即嘉殽中所有者皆甘而脆之物以加獻也○歌者人歌和以琴瑟之聲也○此合也擊鼓以立動曰咢此只樂樂之大旨言○肆筵二句言侍御之盛○或獻二句言獻酢之盛○醓醢三句言飲食之盛○或歌一句言音樂之盛○此章都要見祭餘意侍御即向者駿奔之人獻酢即向者旅酬之禮飲食即向者苾芬之餘歌咢即向者備登之列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行于廟者悉入而為後寢之奏實之以發事之以人而又申之以美味娛之以歌咢豈有一毫不盡其情也哉○

敦（音雕）弓既堅（叶古因反）四鍭（音侯）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叶下珍反）敦弓既句（音姤）既挾（子協反）四鍭四鍭如樹（叶上主反）序賓以不侮

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謂[illegible]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矢舍之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于某若干純[illegible]句謂[illegible]挾一个○既挾四鍭則[illegible]如樹如手就樹之[illegible]貫華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憮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多中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合參]夫燕禮畢矣使不行射以為樂猶未足以盡吾情也于是射之禮行焉以敦弓則既堅而材理強勁矣以四鍭則既鈞而本末參亭矣斯將也衆耦咸在○乃離席而起升堂而射持弓審固以舍矢而舍矢既均矣然而有中多者有中寡者于是奉觴獻爵之意乃得以行于其間也為之序焉孰者中多

而賢者中少而不賢以賢而飲不賢者所貴者無所强而不賢者無所辭夫几席之閒有一事以相娛樂則飲深而人不覺是豈以賢不賢別勝負而形其高下哉不特此也以敦弓既句而引滿矣以四鍭既挾而偏釋矣斯時也巧力咸備乃持矢而往貫革而堅志正體直以命中而四鍭如樹矣然而有志其中者有恃其中者于是殷勤篤厚之思又得以晝于其際也為之序焉孰者忘勝而不傲孰者恃勝而傲因不傲者而飲傲者則不傲者既以為歡而傲者弗以為苦夫晏會之時假一事以相競勝則飲多而人不厭是豈以侮不侮彰優劣而生其愧恥哉一念親親之樂其溢于几筵之間者又如此

析講此章言既燕之後行射而序賓序德以為樂也曰既燕者對上設席之初而言非燕畢而後行射也堅者弓之材勁也鈞者矢之體平也舍矢既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中多則藝精而不賢者飲罰爵也不侮則德盛而侮者飲罰爵也皆中則以多為雋皆多中則以不侮為德皆是一時事曰賓者何君在廟則全乎臣在朝則全乎君而在寢之燕則全乎主正與下章曾孫維主相對見得兄弟也而賓主之其情極摯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賢德愧不德也直藉此以洽賓主之歡耳主意是勸賓以飲皆中序賢却不定要賢皆多中序不傲却不定要賓不傲設方以盡歡惟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正所以盡戚戚之雅處○既燕而射以為樂不過借此為導飲之法原重在飲不重在射非如大射賓射專主觀藝觀德也○註鈞音全奇音基二筭曰純一筭曰奇如十筭則曰五純九筭則曰四純一奇也搢三挾一者搢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于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鍭故知已徧釋矣令弟子辭致其辭命也無大言也背立不正向前也踰言歷位相與言也

曾孫維主叶口反酒醴維醹音孺叶奴口反酌以大斗叶當口反以祈黃耇叶果五反黃耇台背叶必墨反以引以翼叶弋灼反壽考維祺叶渠之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合參夫既行射以為樂矣而吾之情猶未已也由是又舉酒以致祝焉彼與是燕者父兄耆老也而主是燕者則曾孫也曾孫酒醴維醹酌以大斗欲父兄飲此酒焉于以頤養天和祈黃耇台背之欲而難得之老壽父兄有以得之矣然得壽固難也有德以享壽尤難也又願以善相引使不昧于所趨以善相翼使不怠于所從則年壽既高德焉彌劭其有是壽考也乃其壽之吉者也而莫大之福盡在是矣不有以享壽祺而介景福耶蓋必如是而吾親愛之情亦庶幾其少慰乎夫既極其燕飲之隆而復致其頌禱之意周王之于至親可謂懇懃篤厚有加而無已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飲酒而親其歡下顧其修德以享壽也首三句輕漸漸說下頌禱處耳曾孫皆為宗廟奉祭之主今爲在寢燕私之主以天子爲主見得與乎府王燕以勝夫為獻主不同以尊尊親親也酒醴維醹是陳之酒正具之包人酒味皆醇厚即向之獻祖考者今以享父兄也酌斗以承酒醴來繫屬下文看謂舉酒而祝之也○註器註酌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用此酌以其在樽中不當如此之長乎也黃耇台背皆是壽徵而台爲尤老蓋肉消而皮縐故其文如此非是已然事乃祝之加此耳引翼就父兄說蓋年高其志易怠則以知引之開其迷啟其惑使智慮之益精也年衰其氣易惰則以行翼之作其志發其倦使鼓舞之不倦也

壽考二句自引翼致之。割爲吉。使壽而神昏氣衰。無德以將之。則雖壽不吉。蓋必攸好德而後考終命也。景福卽下壽耇見之。謂福以壽爲先。如爲國家之元老。爲天下之達尊。皆是景福也。方山以福壽平看。此以福字放寬說。

行葦四章。章八句。○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八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黃東崖曰。尊賢親親。周道也。故君燕父兄。則有行葦。父兄答君。則有既醉。何厚也。周道既衰。則角弓之詩作。而行葦之風熄矣。

既醉章

序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全旨 通詩八章。前三章是父兄感恩祝福。而詔之尸。告下皆是述尸告之詞。以明頌禱之實也。要之尸告皆父兄之言。通詩不出首二章萬年景福昭明數

句。而祝頌之意只末錫祚胤一句。足以盡之。故還且二章言錫祚胤之由。末二章言永錫祚胤之善。所謂景福昭明令終。約而束之。卽此所以錫祚胤之意也。○景福昭明中麻合祚胤。意萬年令終節末錫祚胤無兩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義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合參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若謂人君之展親也。固有無窮之惠。而人臣之圖報也。尤有無已之情。向者吾君之燕獻酬交錯。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間恩澤克足。既飽我以德矣。我也感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爲報乎。益盛大之吾君已受之福也。其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景大之福。斂之一身則爲豐亨之慶。集之奕代則爲會大之祚。宿與天地相爲悠久矣。

析講 此章上二句。言感君恩之厚。下說其久于獲福也。醉酒飽德。須會前篇意發之。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群臣至于第賤。故曰既醉。父老雖不以燕樂爲意。而一獻中殷勤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酢飲食歌舞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蓋德寓于物。言德則可該之。萬年通後世而言。切不可作壽字解。此只重萬年上。看卽所謂令終也。景福與下昭明。總不外後邊祚胤二字。但此且寬說。此福本皆君子所有者。特願其久享之耳。介爾與上篇以介不同。以介是我求致之也。介爾則彼自錫之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叶謨郎反

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合參 不特此耳。洗爵奠斝。爾酒則既醉矣。嘉殽脾臄。爾殽則既將矣。我也感此禮意之勤。將何以爲報乎。益昭明之福。吾君已集之休也。其必自今以始。歷萬年之久。介以昭明之福。昇洽重熙。人文爲之宣朗。離明繼炤。天藻爲之

垂光。殆與日月同其久焉矣。

析講 爾殽須前篇醓醢嘉殽而言。昭明者。謂其福之昭著于天下也。雖不出景福外。然不必拘看。宜各開說。此二字須對幽暗看。福限一隅則暗在天下。福止一身則暗在後世。惟天下後世無一不全。方是昭明之象。故昭明二字。須虛含下祚胤意。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反 公尸嘉告。叶姑沃反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

合參 然昭明之介何如。蓋明而未融。非盛也。未至高朗。非極也。吾君之昭明。

則明之盛而清融發明之極而高明爲此章但一將然哉冶于萬斯年一而令終皆也夫善終乃後日之事雖未先見而善始乃善終之兆定有可徵今雖未終也亦既有其始矣即其始之善亦不可以必其終之善哉此非子之私言也蓋公尸當向者之祭已傳神意而以令終告矣臣子之所願乃得諸神明之昭告者也夫豈無所據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是就君德之盛而徵其有終下因歸之嘏詞也此以昭明二字爲主有融高朗亦只是自其昭明者而極言之非昭明之外又有此二者之說亦非有進盛意就此熙洽昌明之界還而源融無迹瑩徹無瑕是爲有融皎極不可踰清虛不可象是爲高朗大意言受福之君安富尊榮身顯名善治化熙洽德偉光明如此令終即上章萬年字不是考終命之說有似正是明令終意令終何以知之蓋昭明有融高朗在今日則爲善始乖之于久則爲令終令雖未終也而其始既善則其終可知是因始以驗終也語意

只歸重令終上行葦之歌君本以神之餘惠而惠我既醉之祝亦述以尸之嘉告而告君見今日臣子之祝願無忌昔日神明之昭告可據耳○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領禧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領禧之定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音家叶居何反**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叶牛何反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合參然公尸之告雖何彼禮物不備不可以祭也今爾之籩豆既靜嘉矣然不但主祭之敬已也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足以當神意則朋友之敬孰非君子之敬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彖祭備其物下是助祭得其人也皆句乃詩人之詞該下五章遞豆一句對朋友二句以靜嘉二字分看以所薦物品言之皆清潔而有美也此見敬之存乎物朋友是指臣充宗祀之事助祼獻之禮者上攝字是相助意下攝字是檢攝意謂攝理職事者皆有齋肅之威儀也此見敬之存乎人此威儀以朋友言下威儀孔時以君言註當神意總承上說

威儀孔時叶上止反**君子有孝子**叶獎里反**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合參然威儀不時不可以言祭也今爾之威儀旣得其宜而甚時矣然不特君子之孝已也而且有孝子孝子之舉奠又孝誠不竭而始終之無間矣夫籩豆靜嘉猶曰盡其物耳而又威儀之孔時朋友攸攝猶曰相以人耳而又孝子之不匱云親事之間而君臣父子各盡其誠如此是宜神永錫爾以善

始之以今日者將衍之于無窮也介之于一時者並垂之于有永也此固神明之休而實吾人之願矣

析講此章首句言主人之敬著于威儀君子二句言嗣子之敬著于舉奠總之盡事神之誠而永錫句則獲神之休也威儀孔時是君子之敬儀于禮容者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皆有威儀而能不數不疏不急不慢非孔時而何不匱就舉奠上見匱者謂其誠意有時而竭今當旅酬之後告成之餘而其誠心猶若祼祭之初迎牲之始是其孝出自性生如探之不窮者然故曰不匱永字含下萬年意類字含下祚胤意此遞上章說上是君臣一敬此是父子一誠永錫句總承上之就本章看亦須插入上意方完盡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悃叶苦俊反**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音孕

賦也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合參然神錫之類維何但只吾君所居有室家焉室家之中有壼焉壯六宮于宸極而元吉之兆此其地也遠九閽于清穆而介福之受此其地也當有天下爾今固有祚矣抑未也必于萬斯年而永錫之以祚豐大不移于日中泰亨恒底于元吉萬年此祚也不有以裕無疆之福祉乎孝子舉奠爾今固有胤矣抑未也必萬有千歲而永錫之以胤麟趾作振振之瑞螽斯衍蟄蟄之祥萬年此胤也不有以開奕葉之本支乎如此則公尸之所謂錫類者固有其寔而吾人之所謂高朗令終者亦有所徵矣

析講此章合下二章乃錫類之寔正萬年昭明之事此章又爲下二章總領室家句非閑語也乃言天命正于此中凝承後嗣正于此中孕毓是那居之地即錫福之地也末句只重永錫上蓋祚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祚不止今日之聯群辟而嚴祭也胤亦是今日所已有者曰永錫其胤不止今日之有孝子以舉奠也必有萬年永錫斯爲高朗令終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合參自今言之胤固爾所自有也然錫以胤而所以保斯胤者無資承休亦處其薄矣而其胤維何也爾自有爾之祿而以歸于胤者爲無聊胤亦有胤之祿而以受于爾者爲孔固天則有以被爾矣積章孔固而未遭者惟此一代之車書參無同風而衆替者保有卜年之曆服稱于萬斯年長爲景命之所附屬也夫子孫之所禱祀而祈者非此景命哉而茲之景命有僕也已如斯

析講此章首句雖承言胤來而下三句寔言錫祚之事蓋胤非祚則胤無所繫故欲錫以胤則先錫以祚也天祿即天祿永終之祿就爲天子說自其福之所錫而言則曰被自其福之依附而言則曰僕先從附近于人則有左右扶持之義故以僕爲附景命有僕只重萬年字發之萬年通後世而言參世世有福祿則世世子孫有所承藉也○麟士曰天被以下三句雖只似說祚然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在○祿即是天命萬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命上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叶獎里反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胡氏曰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合參有僕斯有祚矣則祚又爾所自有也然錫以祚而所以承斯祚者無人降福亦患其䟽也而其僕維何也爾有祚而與爾永斯祚者則嗣服固賴英賢爾有胤而與爾致斯胤者則厥配亦叅天作神則有以釐爾矣河洲協吉而休嘉所致穆身自光于多男琴瑟諧歡而協氣所鍾貽燕聿徵其繼美矜釐爾女士而孫子于是乎從生也夫景命之所維持弗絕者非此孫子哉而茲之從以孫子也又如斯凡此皆公尸之嘉告者也我之所謂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者亦本于此而已豈無徵之言哉吁臣子咨君如此忠愛之情至矣

析講此章首句雖承言僕字而下三句寔言錫胤之事蓋祚非胤則祚無所托故既錫以祚隨錫以胤也釐女士謂世得賢配也女有士行則毋賢而子必聖矣孫子乃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之意如此說方應得上章萬年字此當指嬪而言于王者言乃與景命有僕意相承非如他處以子孫之多爲福也上章天祿景命正承受在此孫子身上此上章重被字此章重釐字郎上文永錫錫字○麟士曰釐爾以下三句雖只說胤然女士賢子孫內有一祚字在○合看來祚胤便是景福昭明令終之福也此二章要見祚胤相須之意

○按上玉云上章註云言將使爾有子孫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猶似有以祈爲胤藉之意其云下章乃言子孫之事則下章但言子孫而士女爲子孫所自出耳初亦未有以胤爲祚托之意如玉言之純也大約

此兩章是雙承末錫祚胤一句而下。因求錫句先言祚，故言祚爲前章後言胤，故言胤爲後章。其言祚爲前章而起句其胤維何何也。則又因求錫祚胤句胤字在末，順便頂接耳。若以先問胤後言祚爲有意，則下章何不云其祚維何。先問祚後言胤乎，而乃曰其僕維何。其僕又順便頂上僕字耳，相頂非相互。末章集傳並無互說可按也。知此則即釐士萬年有僕，內有一胤字在女士孫子內有一祚字在，亦可不必耳。按此上玉闕互言之說可謂極力發明。然只覺于經文兩叠字意漏却，則永錫爾祚之理亦不全矣。何也。雖有天祿而子孫不賢，終非全福，故集傳謂又生賢子孫也。愚則謂此二章因上章永錫祚胤而下，是矣。然則云其胤維何，其僕維何者，一是接胤字說，謂使子孫世世爲帝王，一是接僕字說，謂使世世爲帝王者更爲賢帝王。語意更進一層，則徒謂祚胤互言者固疎，即云非相互而相頂，僅僅頂上章作雙承語意者，亦未盡其妙也。至于僕字，謂爲天命之附屬，即天祿之所附屬。天祿非

祚字乎。則詩人接以其僕維何，仍是接以其祚維何也，而遂謂不與祚字相関似少未確。又看集傳于祚字解曰福祿，詩人于天被爾祿不曰爾祿而曰爾祿似又有分別，于此處覺得釐士云女士孫子之內有一祚字不爲無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天台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爲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爲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按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而蘇子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行葦之燕親親之情也，既醉之爲尊尊之義也。尊尊而親親，則道備矣。

鳧鷖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全首詩五章，一例總是鳧與其享盛燕而獲盛福也。各章俱重末二句，首章已盡其意，下只反覆咏嘆之。興意依疏、箋。至二句，此或云各章到末觀註三則宜三矣字可見，似可不必拘。福祿就燕飲說，受君恩上說，不作頌祝。釋取尋繹前祭之義，然而不與祭畢之燕何也。以皇尸象神而遂維之見弟中則褻，故不敢留而轉爲次日之燕。燕于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鳧音扶**鷖**音翳**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鷖，鷗也。涇，水名。爾，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聞遠也。○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殽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合參　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謂天子以象神固先王假廟之常，而賓以燕只亦國家重祭之典。今之釋而賓尸也，何如哉？彼鳧鷖在涇，固有以得其所安矣。我公尸之來燕也，釋象神之勞而享爲賓之逸，則有以安其體而來寧矣。惟酒與殽所以成燕也，爾酒則既清矣，爾殽則既馨矣，公尸燕飲于此，

則荷知遇之隆而享優渥之澤矣，福祿不成就于其身乎。

析講　此章以鳧鷖之安于所止，興公尸之安于所燕。興意至來寧止，下四句同。寧以心之安言，謂向日爲尸，上以象祖考之尊，嚴下以答臣子之瞻仰，此心必有敬謹不安，今則安矣。爾酒四句緊承來寧一順說下，皆敘受福之由也。酒殽所謂殺祭時之物。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今日之酒殽即前濯溉之餘，蕃燔炙之餘羞也，方是釋祭之逸。成，就也，言來成就于己也。

鳧鷖在沙，叶桑何反**公尸來燕來宜。**叶牛何反**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叶居何反**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叶吾禾反

興也。沙，水旁也。

合參　彼鳧鷖在沙，則有以適其所矣。公尸之來燕也，賓禮以處而居上賓之

是有以承其燕而來宜矣酒與殽所以燕者也爾酒則既多爾殽則既嘉
公尸燕飲于此則享盛禮而得乎扶持安全之福矣福祿不來助于其身乎
析講此章以水鳥宜于在沙興公尸宜于爲賓沙涇水之旁沙也孔疏沙接
水者宜者稱也謂以公尸而處賓位乃其所宜也一說宜者釋其心也有概
所欲之意爲者謂以一人而沐天子之休福祿來扶持翼相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叶上聲**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叶後五反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湑酒之泲者也

合參彼鳧鷖在渚則有以適其情矣公尸之來燕也登筵依几則有以安其
身不來處乎酒與殽所以燕也爾酒則既湑爾殽則伊脯今日公尸之燕飲
則宗社遐而寵澤悉降于其躬矣福祿不來下乎
析講此章以鳥之安其居與公尸之得其所處居也謂居于燕所也亦有得
其所安之意前寧字以心言此處字以身言古義脯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祭
祀共豆脯薦脯注云薄析曰脯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謂下集于其躬可仰
承之也

鳧鷖在潨音叢**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叶乎攻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潨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合參彼鳧鷖則安然在衆水所會之潨矣此公尸來燕則有以荷尊崇之典
下來宗乎向也既燕于宗廟有爰侑以致孝有享獻以致敬福祿固攸降矣
今公尸燕飲于祭畢之後則降于昔者復降于今矣福祿不積而高大乎
析講此章以鳥之得其勢興公尸之得所尊潨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
也就尊以賓禮爲身之尊榮而言不必說爲衆人所尊說既燕一句輕是起
下之詞重下今日爲賓之燕上既燕于宗指在廟爰侑言公尸燕飲指繹而
在寢言來崇從攸降來亦兩既受福燕將又受福則積之高大而崇矣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叶眉貧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叶豐匀反**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叶居銀反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合參彼鳧鷖則安然在水流峽中之亹矣公尸來燕情洽而神怡不熏熏而
和悅乎且是燕禮之行旨酒則欣欣然而可樂燔炙芬芬然而聲香矣公尸
燕飲于此則福于前者又保于後矣何有于後艱乎夫一燕飲之間固可以
見周王待下之隆而賓尸之有以致之也其德亦足想矣
析講此章以鳥之得其所宜興公尸之從于所止熏熏者賓主情逸而形於
不拘非若前日爲尸之時嚴敬而戒懼也欣欣言酒之美而可樂也無後艱
者言今日之恩禮隆于末久福于前者可保于後無有後不如前之患矣此
指上文成爲下崇之意見獲福之不暇尚何艱難之作後字只就繹時言對
前日祭時看故曰後或謂今日爲尸後日又爲尸者固未得其解或就燕飲
上說者亦未是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章

序 假樂嘉成王也

全旨 此詩首章言王者以顯德而受福下皆詳言子孫之賢益指其福之大者
言之皆作稱願詳但一章首二句是已然事保佑命之二句是未然事已含
下子孫意在故二章遂備願其子孫以發保佑命之二句之意三四章又就
子孫中推廣一事而稱願之蕃衍尤天下根本也穆之亦是保佑命之二
句意○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
儀德音所以爲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塈所
以宜民也三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之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
人也至于二章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三章之受福無疆首章又皆所謂受祿
于天自天申之者也○或況三章註中皆稱願宗遂把二章作截以上爲王

者受福之本下爲構顯子孫立體不可從○須知全重君子身上美其子孫
處亦所以美君子也美子孫之臣庶亦所以美君子也死詩意于領中寓規

假音嘉樂音洛君子叶音則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叶鐵因反保右音又命之叶彌并反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合參此公尸所以答鳧鷖也若謂人君以一身而統天下國家必有格天之德而後可以荷天眷而傳之子孫世世無窮也惟我可嘉可樂之君子充養完粹而光耀宣著其顯顯此令德矣以是德而佈冒群黎則足以宜民也以是德而照臨百官則足以宜人也其德如是是以惟天眷德斯受富貴之祿于天矣然天之于王眷愛無已也既保之而錫以奠安之慶佑之而降以助

順之休命之而委以君師之位又自天申之而所以保佑命之者尤反覆而不厭焉天之福君如此豈非令德之所致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君德得天下四句言天眷之無已也有天人交與之意顯顯者積中外著也德以光明爲著者積昧則不令矣宜民人王令德顯顯處說以是德顯于政教間則民無不宜以是德顯于服措間則人無不宜受祿受臣民之歸而享有富貴是無忝此祿之意非至此而始受也此二句重在王者有以宜之受之皆是已然之辭下則詩人稱願之也保者維持調護之意右者開導引翼之意命者命之爲天子也申之乃反覆眷顧意謂常常如此保佑命也○人民咸宜即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佑命三字重在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黃東崖曰凡受祿而膺天命者必本于令德而令德之顯顯只在宜其民人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格天之心受保佑申重之命者故詩人特次第言之

干祿百福叶筆力反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者

合參所謂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者何如誠以吾王有顯德雖無心于祿之干也然德之所在祿即從之是以德干祿而得百福矣百福惟何帝王開萬世之傳子孫之多爲難也吾王之子孫麟趾發其祥瓜瓞衍其盛由千而至于萬由萬而至于億王國爲之益固矣帝王任治教之責子孫之賢爲難也吾王之子孫仰緝熙之觀穆穆焉一敬以自持景徽柔之模皇皇焉崇美之業備爲支庶者以是德而宜其君爲本宗者以是德而宜其王且又不作聰明而不愆常思繼述而不忘以率循乎先王之成憲景運爲之益隆矣子孫多而且賢如此百福孰有大于是哉

析講此章首句是斷上言王者獲福之盛下即後嗣之多而賢者以見之也干祿不顯德求干祿與干祿豈弟干字一樣百福本受祿于天三句說來干曰子孫多而且賢正所謂百福也千億所該者廣不止一世穆穆四句一連說下敬者德之聚也聚則有幽深元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克也克則有盛大宣著之象故曰皇皇穆皇嫡庶皆有或以禮記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分屬說者未穩宜君宜王正此敬美之德宜之也庶者爲君則能蕃翰垣屏蔽之寄嫡爲天子則無忝天地神人之主俱要見善承顯德意蓋子孫之穆穆皇皇者猶君子之顯顯也子孫之宜君宜王者猶君子之宜民宜人也不愆二句諸說云此正穆皇之實所以宜君宜王者此也一說穆皇該盡君德之全體切勿以不愆二句爲穆皇之實更詳之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舊章是先王之令德善爲今典者正宜民人之善經也有敬美之德自

無從忘之勢不得忘自然率由矣○國家之所謂福祿莫大乎子孫之衆莫大乎子孫之賢天將福人之國必先福其國之子孫子孫之衆難得也衆而皆賢愈難得也子孫極千億之多而其德皆足以稱君王之位其心皆能遵祖宗之法國家福祿之盛孰有過于此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去聲**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詞也○呂氏曰無怨無惡不爲人所怨惡也

合參夫子孫多賢固皆可願然嫡嗣天下之本尤吾人之所注心也吾願君之嫡嗣何如哉彼威儀德之符也則抑抑而慎密德音德之著也則秩秩而有常所以修德者至矣又能無私怨無私惡惟虛心以率由羣匹之所爲所以用賢者公矣夫君德修則主治者有本用賢公則輔治者有人故能上得

于天而祿位名壽享之悠久而受福爲之無疆矣下統乎人而政教號令悉在掌握之中有以爲四方之綱矣

析講此與下章皆願其子孫之詞而專指嫡嗣宜王者言也上四句言修德而任賢下言因以獲福而統治也首四句以修己任人平看威儀二句本上德來恭修德之驗威儀德之符德音德之著即君子之顯顯令德也德顯爲儀而曰抑抑有隱顯一致意德顯爲音而曰秩秩有始終不渝意無怨二句串說即君子之宜人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反則惡作此人主與群臣相左之私意故老成之見多不便于英主務竟之謀武見情于自賢此念未除賢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管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無是二者廓然大虛知有人不知有已群賢滿朝皆得展布聽其所爲矣鑑湖詩說云舊章先王與群匹共成之以貽後王者也故人主欲變先王之法必先去先王之舊人能無怨惡以任群匹如是而對庶正之心猶是奉先緒之心若一似其率由舊章是率由群匹所以率由舊章也此說新警可從又云不曰群臣而曰群匹者蓋王嗣于群臣不作徒祿觀而作匹敵觀故怨惡所以無隙可生也受福二句本修德任賢來關看受福是居君位而有天下意之綱是盡君道而綱天下意之綱即君子之宜民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叶蒲已反**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叶奬里反**不解**音懈**于位民之攸塈**音戲

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惰塈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劉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方嘉之又規之者恭皇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合參夫吾君嫡嗣既能爲四方之綱矣則綱張而紀亦理凡所以範圍曲成

而貽斯民之安者君皆有以任之而臣下之以安民爲職者亦得以坐享其成而無煩于佐理矣不有以燕及朋友乎故外而燕及于百辟則百辟已無屏翰之勞而但有願忠之個內而燕及于卿士則卿士不見匡襄之本而惟存愛主之忱媚于天子罔其宜也媚之云何盖天之福君子使君子世世爲王者凡以爲民也王之所以奉天而世世建官者亦以爲民也顧使民生其時有一不獲其所者此君之忌厥位也亦即臣之棄其君今惟願吾君修德任賢五位之受勤曾不少懈焉庶綱常張紀常理而天下之民亦永藉之以休息也豈但燕及朋友已哉臣子之致媚于君如此此固嫡嗣宜王之道所以延國家有道之長者在是而上天申重吾王之福莫大于此矣豈非吾人之至願乎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君之治有以安乎臣下言人臣切願治之忠也綱紀句當照民安意說于燕及有來歷而攸塈句亦有聯絡之綱繫頂上四方之綱

祀卽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無不係于綱者綱旣張紀自理也此句便是天子之勤于位處燕及玩及字中是因安民而及之也大抵綱紀日張之以入臣得從容致忠絕無掣肘只此便是燕非今不修職業之謂先正謂大權總攬于一人則臣下無紛更棲禄之患此意最醒百辟在外者卿士在內者卽上朋友媚字就心說是臣子自效之忠蓋非以燕及故媚之也不解二句是願君之意乃媚心所發者勿作媚之之意綱紀非王綱自立乃舊章也不解于位特其常率由之而已民之攸塈謂民之所以塈也直是常見前世之未安真作幸今已安之蓋君無臣臣媚君上下交而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惟荒而已故隨以不解儆之欲其修德用賢始終一致使綱常張而紀常理君逸則民勞君勞則民逸矣○媚天子全在不解二句除却願治別無處效忠○末二句是全詩結穴蓋人君治效及于臣而爲臣者但知己之得其安而不能使民生之樂安有君而無臣畢竟欠缺所以公尸稱君直推究到此臣則欲其燕及民則欲其攸塈至于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篤爲之愛君此可以識詩人之意矣

假樂四章章六句○蔣恭齋曰此詩有保孫詩美意思有上下交泰氣象有天人同符機括先正謂非成王時不能有此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四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朱家佾文列
張 魁聚星 仝校

男 姜朝勳承武
吳之瓊葺玉 仝閱

公劉章

序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全旨 通詩以厚民爲主故詩柄概以戒民事言之前五章詳敘其始終之事末章總敘其始終之事析言之一章言在戎而欲爲遷都之所二章言相土而定居三章言營度邑居四章言落成而燕飲五章言辨土授民而經制定總上四章皆至邠經營疆理之事末章又總敘之而言其富庶之效也各章以首句提起而厚民意各就本章見之章章要繳上章意轉用光意聚岡云思輯句乃公劉遷國之本心耳不可專于此句上見其厚民也見亦卓越○匪居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基以下總其始乃理以下總其終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音侯糧音良、于橐音托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叶戶郎反

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國風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餱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戚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于民也其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强於是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合參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咏公劉之事以告之若謂國以民爲本而治國以厚民爲先吾王將撫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亦知爾祖公劉之厚民乎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念人民之未安慨國勢之不振憂勤惕厲而不敢以安處適以通變而因時之必治乃積乃倉而倉廩之必實既富且强固本固矣于是乃裹其餱糧而實之于橐于囊之中以爲遷國之備思以輯和其人民而用以光顯其國家爲蓋自後世失固無居戎狄則人民未輯而國運因以不光皆公劉所不忍而思以振之者也故富餱糧既具之餘然後張弓矢備干戈戚揚爰始啓行而往遷于豳爲而所以和人民光國家者在此舉矣夫公劉遷都志在生民國家如此其厚于民也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致勤以足國下言因致備以遷國也匪居匪康一生心力在此所包者廣凡人處患難而偸安萬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窋失官竄

身戎狄念民生之未安慨國勢之未振故匪居匪康雖語其在西戎的心事却通章徹首徹尾只是個匪居匪康之心此二匪字自其心言正以起下思宗下文乃埸乃疆二句正是匪居匪康運用力處埸今之小田畔疆田之大界埸疆使民治其田疇此時徹法未定不可强解以大界溝塗等語積倉本埸疆來此二句亦平日治國足民之事非預爲遷都計也乃裹二句方是遷都之備裹糧又從積倉出餱乾食糧米食槖制小可盛餱囊制大可盛糧思輯句當串說勿平觀本文用字可見輯者萃流離之衆而輯之也光者啓裁哉之運而光之也此句是公劉遷都大主意見前此非無此思而思有所未敢用者恐民未足而議遷則適以病民也此乃爲民最吃緊處須將此句點在啓行之上見此舉關係不小弓矢三句形容遷國時聲靈赫奕防衞森嚴不重足兵意蓋遷都用武備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也爰方根窮探來有不如此不敢輕行也張平符曰看來公劉不輕于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于爲民之心見矣若平時未致富强之業而一旦爲遷國之舉則民力弗堪適以病之有厚民之心者不爲矣此意最醒但與本講非預爲遷都計不合上乃字此爰方字俱要透發篤民意

○此章見治國而務足民之事因遷國而爲安民之圖莫非所以厚于民也

○陳伯玉云遷國之計必先聚糧治兵而兵食又有先後故先言埸疆餱糧橐囊之事而推其心事在思輯用光一語由是武備具而後決遷焉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叶汾乾反)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音灘叶)陟則在巘(音獻叶魚軒反)復降在原何以舟(叶之遙反)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反)琫(音蒙)容刀(叶徒招反)

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

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于民也歟

合參厚哉公劉之于民也當自戎至豳之日爲相土以居之舉言其相于原也見從遷之民既庶既繁順焉而安所止宜焉而居之徧有得所之樂而無懷土之嘆驗之民情而皆協則可定都于是矣于是陟則在巘以察其地勢之所趨復降在原以審其地勢之所止當時上下于山原之間而身之所佩者維何見有維玉及瑤之飾于以象文德也鞞琫容刀之具于以象武功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莫非爲思輯用光計耳何其厚于民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相土而得人心之和下乃詳其相土之事也于胥斯原是始至豳時欲相土以居尚未有着落故註添一欲字既庶二句不重不過引起以爲胥原之由耳庶繁指從遷之民言順宣指民居言大全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之時何以得民

居繁庶朱子曰公劉始于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
而成也得仁人而依歸懷土固非其情弛負担而慰止旅處一如其舊尚何
永嘆之有以上三句見邑居未定時民情已安正是人情之已輯可見邑居
之不容緩陟則二句正是胥原之事陟降二字是于地勢之高處地勢之下
處俱要審察以相其可以定都否耳既從高處相一番又就平處相一番何
等跋陟之勞陸羽明曰陟巘降原只大概覽形勢以定謀下章逝彼四句則
得所居之地而度其可以營邑居者疏義于胥斯原是總言之陟巘在原又
是詳言之維玉句文以象德也鞞琫句武以防虞也然只言其一時佩服如
此只重躬親陟降之勞上以見其厚民意○左傳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
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順宜而本
之庶繁者言民情之皆協也惟民情既協故相土以定居無永嘆連順宜說
是感仁人之依而忘故土之念亦以脫戎狄而幸華風之意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叶居良反)京師之野(叶上與反)于時
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溥大覯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
者蓋起于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時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
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
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于是為之居室于是廬其賓旅于是言
其言于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合參厚哉公劉之于民也當相土既定之餘為營度邑居之舉以大勢雖云
莊審而形勝不可不詳也是以臨深窺高則於水宜當府自下觀之也往百
泉而望廣原蓋百泉在廣原之下通閒游焉以披閱廣原之形勢其果類如
而容畜之盛與其果與如而蕭納之厚與祖於是社於是朝於是而市於是
其位處宜何居而方面宜何向敢仰觀而俯審之也居高眺遠則于山宜當

時自上觀之也陟南岡而覯于京蓋南岡在高丘之上乃登履焉以覯於京
丘之形勢其環地之雄據得上游與其風氣之盤結得天險與孰為左孰為
右孰為前而孰為後其營表當何定而宅兆當何立歟俯視而究圖之也但
見此京師之野寔為都會之區而邑居之作不容舍之而他適也故向也介
居苦寒之地則陶穴以安其身而宮室若不必建也至是則人民漸以和輯
而繁庶之宜於草次者不可不思所以處之矣而所以處之者于是焉上以
建公宮也下以奠民居也寧復有野處而露宿者乎向也僻處戎狄之區則
賓旅鮮出其途而舍館有不必備也至是則國家漸以光顯而往來之由於
都會者不可不思所以廬之矣而所以廬之者於是焉止宿有常所也委積
有常時也寧復有即次而匪安者乎以至國是既定之後有可以言者矣向
也居外而眷衆弗無言也而命出草莽亦若褻而不尊者今則即此之地而
言其所言焉而嘉言孔彰斯民可由是而承聽矣訏謨既審之時有可以語
者矣向也居幽而謀謨非無語也而謀出草創亦若麤而靡光者今則即此

之地而語其所語焉而嘉謀與猷事可由此而用集矣夫以營度邑居之
際而極綜理之周如此莫非為思輯用光計耳何其厚於民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度居極其詳下是營居極其周總是營度邑居之事
舊自君言之而民居在其中逝彼四句總是一個度字于時四句總是一個
營字逝泉陟岡與胥原無異但上是覽形勝以定都此又于所都之地覽形
勢以作邑耳百泉溥原俱在下瞻溥原而必逝百泉者蓋原惟廣必周流而
後可以徧觀之此下觀形勝者審也南岡京俱在上覯于京而必陟高岡者
蓋京惟高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以遠視之此上觀形勢者審也鹿野云下
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也上覯者觀其拱峙之形向背之宜也京師
之野此句為下文張本見得風氣所鍾陰陽所交可以建邦啓土而作邑居也
嚴陵彭氏曰公劉營邑于豳亦是人烟頗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

結風氣所萃亦一都會也初先只是個京自公劉覲之而率庶繁順宣之衆居于此是京而爲師所以號曰京師處處公宮設于中而民居繞于外也廬旅道途有候館之舍廬市有止宿之場也言言爲漢汙大號計也語語爲商確大政計也當時陟降多萃于躬而四方賓旅不通于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播遷多艱利病紛錯則又當延攬共議所以營室如此其周此正方創見時非已成也○曰京師之野則祢之極梳國而依京面泉而據原也○

辨義按麟士云逝彼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別上雖若言相土實已定都居民此難言營度邑居是專指其可爲宮室者言之也下章則又是宮室落成矣事耳此宮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于初見亦同麟士蓋以京師之野之下四句處處以安身廬旅以柔遠言言以施教令語語以謀政事俱是從公劉身上料理想麟士亦如此見故如此說耳然終疑朱子何以不曰營度宮室而曰營度邑居也蓋以上章相土是從一邑之大概言也此章營度邑

居是從一邑之條理言也如以爲上章已定不應此章又說營度如以爲營度只在宮室不應不曰營度宮室而概曰營度邑居也看來上章曰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不過上下山原已耳其實未有著落本章曰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以及處處等事用多少區畫分布方有條理定奪況遷國定都前朝後市宗廟宮室爲先民居亦即次之書是尊卑上下本末輕重之常理不應先說民居已定而後乃及宮室也且君寡民衆萬民之居遷是萬民自己爲之在君相不過爲之區畫若夫君之宮室則須是自己營度令其向背一定而民居各便于左右從事耳看來君與民俱在未定之中但君一定而民亦各相定也故集傳不曰營度宮室而曰邑居也麟士之說予竊以爲未然

篤公劉于京斯依（叶於豈反）蹌蹌（音槍）濟濟（上聲）俾筵俾几既登乃依（同上）乃造（音糙）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音庖）食（音嗣）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群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爲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曹群牧之處也以豕爲殽用匏爲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爲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群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合參原哉公劉之于民也向也相土營度今則宮室既成而安然在京矣于是落成之燕舉焉但見群臣之與燕者蹌蹌濟濟而威儀可觀非昔向之勞瘁也乃使館人爲之設筵爲之設几群臣既登乃筵既依乃几矣然必行饌也安所得異味乎乃造于曹執豕以爲之殽昭其儉焉飲必有器也又安所得爵斝乎用匏以爲之爵崇其質焉以是飲之食之諸臣營度之勞盡釋于杯酒間矣且爲之君以臨異姓使君臣之情雖洽而朝廷之分秩如也爲之

宗以主同姓使親親之意雖篤而家庭之禮秩如也夫落成之日既燕之而洽其恩又統之而盡其義要皆所以爲民也其厚于民爲何如哉

析講此章首句提起第二句言定都而享其安下是燕臣而聚其分也大意總是舉落成之燕而恩義兼備周之意宮室既成而祭之曰落祭畢遂舉燕謂之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本上相土營度之勞言公劉昔任其勞群臣亦與有功故今日落成所以勞之也蹌蹌濟濟註總言群臣有威儀欠分別禮記註云蹌蹌是翔舉紆揚之貌濟濟是修飾齊一之貌亦要知得此處要點出同姓異姓以爲君宗張本此便見諸臣不以歡欣而頹弛廷亦不以勞瘁而參宗貌也俾筵俾几兩俾字是命人爲之登筵者群臣所同依几者老臣所獨然此二句只問間敘群臣就燕光景宜輕過乃造二句當以意會非是實既登筵方去執豕是言一時之器乃造曹所執之豕也曹者群牧之處牢者當之一處也執豕是殽儉用匏見酒實說過義豕用匏物力未豐自應如

此無訓儉質意但後人不可不思其儉質亦妙食之承殺來飲之承酒來曹
宗旣飲燕將譏蓋彼爲臣我爲君故曰君君道立則卑高陳而貴賤位矣彼
爲支我爲本故曰宗宗法立則昭穆叙而親疏辨矣朱子曰東萊以爲爲之
立君立宗恐未然只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未說及立
宗事也○先大家文云執豕示儉使知不貴異味爲人上者且然而小民乎
是無浮費矣匏酌示質使知不貴異器爲人上者且然而小民乎是無侈飾
矣王也試就今日而觀得毋謂禮有以多爲貴者而一豕不足以成饗乎得
毋謂禮有以文爲貴者而一匏不足以用獻也夫先公以爲寧過薄毋過煩
寧過朴毋過侈常慮後世有以加也而至于今猶且靡極矣豈非瘠己肥民
之心有漸不逮先世者乎此意深得召公戒王本旨○六帖凡在守成承平
旣久陛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階萬里上從下惰不
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雨櫛風契闊

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祖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
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徐揚貢亦云開創之初君與
臣同起艱難起居出入旣親且狎故爭功殿上擊柱而呼者往往有之公劉
當披荊斬棘之際便能使羣臣附耳之畫懷德而畏威所以古之聖人大非
高光以下諸君所可及也不然今日方知天子尊當不在綿蕞定禮之後而
在杯酒釋兵權者反令人嘖嘖稱漢邪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叶多消反）度其隰
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旣廣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
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
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
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
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
以廣之而豳人之居于此益大矣

今叅厚齋公劉之于民也旣定宅于京師遂經理其田野初至于邠墾闢土
地旣廣其東西旣長其南北旣測日景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乃登
山岡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山南爲陽山北爲陰寒煖不同所宜亦
異則相其陰陽向背承天氣以宜禾黍至谿谷大川源流各出民擇所宜而
種之遂浸潤而耕之則觀其流泉灌溉順地利以生穀物正經界辨土宜足
以安處其民矣又因田以定賦彼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制其軍適爲
三數爲單而已不起家之副丁無羨卒也至于有田有稅度其隰田原田之
多少與其中地利肥磽之不同制什一之徹取于民以爲粮食至所制之田
不足以受所徙之衆又度山西之田以廣授之而邠民之居信乎其益大焉
夫田畝盡制兵食不病其盛如此其恩輯用光之心可謂勤矣何其厚于民
哉

析講此章上八句是授田于民而周其務下是廣田與民而大其居總是經
理田野之事溥長自芟夷墾闢之後言芟夷謂披去草木也墾辟皆開也謂
耕治其所除之地以爲田也東西爲溥南北爲長公劉遷邠之時凡土皆非
其有故美其能廣長之也曰既溥且長則寒煖向背不同水泉灌溉有利不
利自不容不詳愼矣故即承之曰旣景云云旣景句管下二句景以審其方
面使田有一定之向岡以察其形勢使田得高下之宜相陰陽申景之意
相其孰爲向陽而暖孰爲向陰而寒以順百穀宜寒宜暑之性觀流泉申岡
之之意觀其泉之上流從何來下流從何洩以備三時或旱或潦之虞以上
三句是辨土宜三單只是三軍蓋古者軍賦取諸民田之中無事則爲農有
事則爲兵是不忍民以爲兵意度其隰原二句即量地制稅之意有田則有
稅但原隰異宜故須度之野度以步除度以穀也大率是井其田使通力合

作計畝均分民得其九公取其一不竭民以奉上意夏制未有百畝公劉亦未必行徹特自後人追論其先見九一之稅有所自始耳三單徹田為糧是以井出軍卽以井養軍兵賦之法直兩藏于井田之中也以上三句是定賦稅度其夕陽兼辨土宜定賦稅言而以允荒綮承之見民歸之衆地之溥者益溥長者益長也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豳之山卽深山也太王之自西徂東則自水之西而徂于東言其治之遍也公劉之度其夕陽則自山之東而至乎西言其居之徧也皆以見民之歸者日益衆而用之闢者日以廣也○小司徒徒役無過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十夫則人亦十萬成既十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為軍三百六十五乘三萬六千五百人其餘者為羨公劉遷豳時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故曰三單此從單字起義蓋于公劉軍制無圖通融之富是重本息民不盡民以為兵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下如後世耳古者寓兵于農亦卽此意○夏之貢取義于下之貢上

而非上之征下殷之助取義于借民力而不稅民財周之徹并隱其貢上借力之名為均通之義通力合作計畝均收既均通八家如一家亦均通君民如一家此徹之義也併居西北創法得以自專此豳之國勢也周家世有制作之和太王作阜應遂為天子之門文王作辟廱遂為天子之學公劉作徹卽遂為一代之法此周所以郁郁乎文也○徐退居云周官鄉遂家出兵一人一井之內是八人為軍矣公劉則一井擇三三中遂一是一井內止二人為軍此時勢大小之異也周百畝以行徹商七十畝行助公劉則于助之時行徹此地勢大小之異也竟作周制看者謬甚

篤公劉于豳斯館叶古玩反涉渭為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叶羽已反夾其皇澗遡其過叶平聲止旅廼密芮鞫之卽

館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遡鄉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芮鞫水外也○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則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之止基于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合衆夫公劉之厚民如此今以其始終而概言之厚哉公劉之于民也當曰戎遷豳而館于豳之日以宮室必資于材木也則涉渭取林而濟以舟楫之利以宮室必資于厲鍛也則取厲取鍛以成乎宮室之用但見既定居于此而民已得其所安矣遂疆理其田野辨土宜定賦稅而所以養民又無不周也由是民之居者日益繁庶而爰衆焉非復既庶既繁之舊也日益富足而爰有焉非復乃積乃倉之舊也然是衆庶之民非京師之野所能容有夾其皇而居焉有遡其過澗而居焉然止居之旅日以益密又非皇過二澗所能容乃復卽芮水鞫水而居焉而豳地日益廣矣豳民之富庶如此何其盛

哉夫其始也盡安養之務其終也成富庶之效則人民以和國勢以昌而思輯用光之心慰矣然則今日之民卽公劉之民也吾王嗣成業而撫舊民其亦纘祖武而思所以厚民也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敘安養之事始也下敘富庶之效終也于豳句追其始相土時事也涉渭所取者多厲鍛皆在所取中非但取材木營度邑居時事也止基不惟居有所都而民亦有所安落成時事也廼理不惟足國而且以阜民辨土宜定賦稅時事也爰衆五句允荒時事也爰衆是安民之效觀向之庶繁而益加爰有是養民之效觀向之積倉為益盛止旅二句見風氣日闢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始終一匪居匪康而輯和民人光顯國家之效具見周之王業兆此矣○止基廼理一句中兩事○註中虛字俱有暗次須細玩○此章句句要得總敘法

公劉六章章十句 ①馮言人曰公劉始而遷豳也為安民之計也終而定

都也成安民之功也其思輯用光之志亦少懈焉信乎其厚于民也今□
之民固公劉之遺民王檿而有之可不必乃祖之心乎○永嘉陳氏曰七
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酌章

序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也

全旨通詩三章平看總是欲其盡君道而得民心也重豈弟上戒意正在此蓋
有豈弟之德則能得民心否則不能矣章末皆要反此意方見戒王也不可
依輔氏以下二章爲足首章父母之意

洞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餴音分饎音熾叶昌里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叶滿彼反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餴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饎酒食也君
子指王也○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于彼而注之于
此尚可以餴饎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

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

合參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意謂天之立君天固畀以父母天下之責而
爲萬民之所歸息者也吾王奉天以子民可不修德以孚其心乎彼洞酌彼
行潦之水本非有原之泉若無所用也然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爲
餴饎之用矣況我豈弟君子具天地好生之心備乾坤簡易之德則其于民
也必豈以強教之而樂其好善惡惡之心必弟以悅安之而遂其好逸惡勞
之願民于是乎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矣豈不爲民之父母乎向非豈弟則
必拂民以從欲惡在其爲民父母耶

析講此章合下兩章即無源之水有資于所與有德之君必庇乎民也行潦
小溝中水或道上流水也酌與挹無二意挹即酌也挹注二字大有主意蓋
潦濁求清水之可用全在于此總在洞酌彼三字茲字上映出君民懸隔自

有相通之意彼此二字更不可間間看過蓋君之于民總爲尊卑隔絕似不
寡里所以民多不被澤能平此之心體彼之心則平易自能近民而呼吸自
通休戚與共豈不爲民之父母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
事上說乃下一層事有是德則有是事此所以爲民之父母也二傳止可用
在民之父母句內二傳意須合說方得豈弟意明白此重我去父母乎民止
不重民戴之爲父母意○蘇子由云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
餴饎言物之無不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
○鄭有衆母而遺愛者四十餘年漢有召父杜母而循良之最謳思莫世是
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而司牧者又一方之父母君天下者其亦惕然于一
體之深情而得人宣化亦不可緩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叶古回反

興也濯滌也

合參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尚可以爲濯罍之用矣況我君子有豈弟之德
乎吾知出其豈弟以怙冒斯民則民皆依之以爲歸趨于其敬也就于其養
也是爲民之攸歸矣苟非其德民孰與歸哉

析講歸所以歷酒攸歸要本民之父母來歸非歸附也乃寄托之意趨于其
敬就于其養如子之切體依于父母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音蓋叶古氣反豈弟君子民之攸塈音戲

興也溉亦滌也塈息也

合參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尚可以爲濯溉之用矣況我君子有豈弟之德
乎吾知出其豈弟以奠定斯民則民皆賴之以爲安各若其性也各遂其生
也是爲民之攸塈矣苟非其德民孰與塈哉夫父母也攸歸也攸塈也皆于
豈弟君子有賴焉然則盡君道者乃所以得民心也王可不致意于斯哉

析講溉即滌不指物言則無物不可濯之意攸塈休息之也謂民賴之以爲

去不遂其生各若其性如子之荷怙恃于父母也總見民之休戚在下而檢則係乎上有所鍾便有所不鍾有所墜便有所不墜君子可以思矣○亦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需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章

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全旨 此詩首章總敘以發賡歌之端下皆詳賡歌之實也末二句正與以矢其音相應洋洋其三章極言福祿壽考之盛五六章言得賢自輔之益七八章言賢才效用之忠九章言明良相感之機末章遂諷以車馬之多而欲其為羅賢之具也○此詩主意在諷王之用賢以保泰前四章三俾爾字已指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則為綱則前面福祿所以可久者昭然益矣由此說出賢人原自效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具待其人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隱而不露令王自思而得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叶尼心反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敘以發端也

合參 召康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若謂明君不以憂勤而廢逸游之樂蓋臣不以治安而忘獻替之忠吾今有感于王之游焉彼有卷然而曲之阿適有飄風自南而來奇勝之區風景佳麗地與時信可樂矣我豈弟君子際萬幾之暇來游于此而歌作焉從容游衍之中藹然明良之雅頌也爽也以師保之職叨輦轂之陪使載歌不賡非所以鳴其盛也下是因王之歌而亦陳其音焉庶幾為保泰之一助云爾寧敢默默已耶

析講 此章首四句言得地與時而遂游歌之樂下矢音以和之也卷阿飄風此灋地形其勝天會其和然二句不平當以卷阿作主游於卷阿而適飄風之自南正是陰陽協候萬物長養之時豈弟君子如今臣子稱聖明天子之類來游句不平重來歌上方起得矢音意矢音中間包許多意思尚說不出只云以欲言之意被露於王前而已來游而歌因歌而矢音若無意於獻規者然矢音不必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意已隱然言外稱朕不聞矜非盛世行徑自十旬八騐用為股肱致今南宋一湖船祖孫三代不識然亦無救于亡觀游歌矢音知太平臣主何嘗不近情也

伴音判奐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音囚矣

賦也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合參 然所矢之音何如乘飄風以逍遙爾之游也而試想今日內外之事有一事足煩顧慮乎神情無所拘迫意念無所牽係而但于此翱翔焉爾之為游良亦伴奐矣依卷阿而憩息爾之休也而試想今日大小諸務有一事足煩擘畫乎舒徐以適其天機從容以偃其思慮而但于此或作焉或息焉爾之為休良亦優游矣然與其游于前孰若無憂于其後與其休于始孰若無戚于其終豈弟君子俾爾泮奐焉以終其壽命而太和在宇宙者萬年如一日俾爾優游焉以終其壽命而時雍在民物者萬年如一日似先君之考終命而四方攸同四海永清始終俱善無疆維休則所謂伴奐優游者殆有永享于無窮者矣

析講 此章上二句言享治安之樂下欲其有以久之也伴奐優游承上游歌說游即來游之游游則休息矣故曰休兩爾字須玩此爾之游也爾之休息

未必其似先公也故特補爾云云俾字含下文修德用賢正所以俾之似先公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太和意爾善終也根善始來即伴與優游盃之未艾意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首者見若不能彌爾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然召公不言也此全是歆動他口氣如日底通有道便涉僣戒如日末終有日又涉祇願只平平說○伴奐逍遥閒散之意優游從容閒暇之意此二句是已然之辭末二句是未然之辭○註五章以後乃告所以致此之由致此之由即所謂俾爾者也正說彌祿黜如先下俾爾三字合還大抄○疏義言先公則先王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爾土宇昄(待版反)章亦孔之厚(叶很口下主二反)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叶當戶二反)矣

賦也昄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土宇昄章既其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合參且以土宇言之試觀今日之域中豈是我周之天下中外地形相錯如繡而九畿分圉之制昭如也小大星羅炎第分置而五等建侯之界井如也倬然甚明何版章乎且基廣則難傾有維持聯屬之勢而無蔽非所患也根深則不拔無侵侮剝蝕之虞而貞固有足恃也基固甚固亦孔厚矣是在于今固爲百神之所主也而豈直今日已哉豈弟君子必使爾終其受命而長保域中以爲大輿圖可撫凡乎賦天而經地風塵不驚淡然山高而水清治未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焉而所謂昄章孔厚者益有引之于不替矣一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撫王業之盛下進之以久其盛也昄章謂說制要荒倬然大明無侵凌蠹蝕之意孔厚言其倬然大明者又自鞏固不摇見湖云孔厚承版章說觀註既甚厚矣句可見然不可分亦不可作一意看此說極精可從此二句要入天地山川在内謂遼闊皆吾天地而又清寧不改旄嶺内皆吾山川而又縈帶無傷即此是已主天地山川之百神矣而猶欲畢之于久使昄章孔厚者永保于無窮也天地山川即百神主非徒爲祭之主耳神之精爽依之爲主也且主字内有常字意在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不得爲主惟常而後可以爲主

爾受命長矣茀(音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合參不特此也以爾之受命言之冲齡踐祚共膺英主之少年命則維新矣然祚此之方興者知將來之永安長莫長于此也以爾之茀祿言之運撫盈成巳集四方之玉帛祿亦始膺矣然大統之既集者知曆數之永安康莫康于此也由此觀之爾于今日之純嘏不既備乎然豈暫焉與爲安不若恒焉與爲永也豈弟君子其必有以俾之終其受命將見自茲以後長者彌著其長康者彌著其康而卜世卜年一如此日之單厚而多益也而受命茀祿不和迄于無窮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得命得福之備下進之于有常也受命長以幼冲踐祚說周家曆數自文武以至成王故曰長先董程文云春秋鼎盛紹纘鎡于后稷之肇祀大統既集安成業于文武之相承此語佳一說只須泛講蓋自即位十年以後三監已誅頑民已遷曰此之年皆可謂之長或謂文武以來曆數已久則着不得爾字謂幼冲踐祚來日無涯則着不得矣字總就成王身上謂其曆年已久耳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周公告成之後三十二年也茀祿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太平亦不專在富有四海上即此便是今日之純嘏而由此常保其命與祿是爲純嘏爾常也○以上三章說祿一步進一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盛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彌性意所謂俾爾彌性者得賢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反覆以賢之當用告之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賦也。馮謂可爲依者，翼謂可爲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于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翼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爲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合參：夫壽考福祿之盛至此極矣，然所以致之者，豈無自哉？亦由得賢以自輔而已。我周賢才輩出，不有負荄端凝秀身任之安若依几者乎？是名曰馮。不有樹德溫厚爲世依賴，堪以爲杖者乎？是名曰翼。亦有修行于家，至性蒸蒸，可風薦俗者矣，則孝非耶？有著行于身，躬修無忝，共欽風器者矣，則德非耶？凡此馮翼孝德之人，皆涵養君德之資也。王誠以之引導于前，啟我之知，以之輔翼左右，相我之行，則君德修而人極依，豈弟君子，四方不以之爲則乎？吾知德修于己，而天下之觀德者咸切夫儀刑之思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得賢以自輔，下言天下以爲式也。馮翼孝德，乃彌性之資，指未用者言；至以引以翼，方是得之以自輔焉者。忠誠可托，心膂以一身係朝廷之重輕；翼者才猶可任股肱，以一身關君德之成敗。孝者聚百順以事親，則有移忠之心；德者行道有得，則具正物之學。彌性原非一人之力，四有者言天下有此四種人，見得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也。引者引導于前而不迷于所往，如盲者之不能行，必前有人焉引之，猶方也。翼者輔翼左右而不忌于所行，如蹶者之不能起，必左右有人焉翼之，奔走也。二以字最重，蓋引翼者士，而所以引翼者則惟王之以也。以字即後使字命字。德曰修，意補在以翼之下方。山欲用在豈弟中，似即以豈弟爲德，非詩人意也。爲則者，則其德也。言四方皆以君爲則也。○必言孝德者，人主常與慈祥篤厚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故宣王之相惟曰張仲孝友，而藏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比，皆此意也。

顒顒（魚容反）卬卬（五岡反），如圭如璋，令聞（音問）令望（無方反）。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賦也。顒顒卬卬，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合參：然君德之修何如？試以德之見于外者言之，其瞻其貞與並矣。大觀在上，而罔或不肅也；垂裳以臨，而罔或不奉也。殆有所謂顒顒卬卬者乎？試以德之存于內者言之，追琢其茂，以加矣，無間爲功，而溫潤而栗也；無私爲體，而粹精而休也。殆有所謂如圭如璋者乎？試以德之著于遠近者言之，觀感其未有量矣，被服有人，而謳思不斁也；儀刑有人，而律度不踰也。殆有所謂令聞令望者乎？此固馮翼孝德之所成，而君德之修極其表裏之盛矣。將見此豈弟君子也，一德之所聯屬，四方咸歸于統御之中，豈有不以之爲綱者哉？得賢自輔之益如此，則所以致壽考福祿之盛者，有由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君德之備，下言爲天下所係屬也。顒卬等亦承上爲則來，故盧文子作云則有取而來胥之意，我不予以可胥將效法其何從？取顒極真德形于外，則爲顒卬體貌尊嚴也；德融于內，則如圭璋德性純潔也。令聞聲譽之遠播，德音遠播也；令望威儀之足法，德輝所動也。總根有馮翼孝德之助來，此君德之純全，而人皆賴之以維持統括也。綱者衆紀之所係，天下歸于一人，猶衆紀屬于一綱。此與四方之綱句不同，彼言君子爲四方之綱，此言四方以君子爲綱也。○顒卬與令望有別，顒卬就本身言，令望就人所望法言。○令聞令望細注雖與上作四項說，然是三句勿亂。○上爲則以德言，此爲綱以位言。然須上顒卬圭璋來，亦以德言也。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而集于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

子循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合叅夫得賢固有自輔之益況賢才寔有效用之忠乎彼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覽德輝而下之亦集于所止矣此爲翼孝德之士藹藹然皆王之吉士也王能使之則隨王之所使而爲上爲德咸忠愛于天子矣寧忍上負吾君哉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叶鐵因反)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叶彌幷反)媚于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合叅不但是也彼鳳凰于飛則翽翽其羽翔千仞而上之亦傅于天矣此爲翼孝德之人藹藹然皆王之吉人也王能命之則隨王之所命而爲下爲民咸惠愛于庶人矣寧忍下負吾民哉

析講此二章言賢才用世有愛君愛民之心正以勉王之用之也鳳凰治世之休徵飛則天下快覩賢才天下之器用則天下治平故以爲興下集所止上戾于天會鳥之性也止愛天子下愛庶人賢才之心也昆湖云藹藹處要補作人之功意吉士吉人就未用之賢看蓋天下賢才皆王之賢才也豈必已用在位而後爲王之士耶故曰王多吉士吉人使與命俱含下面尊禮賢者意在內維字是隨字意承多字意來蓋賢才多故隨王所用而皆盡職也○按詩說藹藹訓衆多非是須從賢人之心言謂其愛君愛民之心藹藹然也如此看藹藹字則于下維字媚字大有情○使之命之正是上文以引以翼意但俱是引翼天子而此又分言媚庶人者何也蓋輔天子修顒卬圭璋之德以爲綱爲則是媚天子也而天子之爲綱爲則皆曰四方則天子之及于庶人處也媚庶人者使則于天子綱于天子也是愛惠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非分兩事容悅非媚而愛盛危明者爲眞媚姑息非媚而教思寮保者爲眞媚○蔡九峰曰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鳴于高岡者乃咏其寔也○

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蓋因此而附會耳○又按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書周公留君奭篇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耇指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固常至矣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音琫)萋萋(音妻)雝雝喈喈(叶居奚反)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合叅夫賢才固忠于效用而所用之者其機則在乎上耳彼鳳凰靈鳥也其鳴則于彼高岡矣梧桐美材也其生則于彼朝陽矣夫鳳凰梧桐固各有所在也而相感則有機焉必梧桐之生于朝陽者菶菶焉萋萋焉有以爲招徠之地然後鳳凰之來自高岡者雝雝焉喈喈焉而有以洩在地之和耳然則高世之賢才猶高岡之鳳凰也治世之賢君猶朝陽之梧桐也必人君有待賢之誠而後賢才有効用之忠不猶梧桐之生之盛而後鳳凰之鳴之和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喻明良之有在下喻感召之有機也高岡之鳴鳳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桐之菶菶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雝雝喈喈者群賢和樂之德音也比意蓋如此上四句平說下二句串說喻人君招賢而後群賢類出以和集于朝也兩段意歸重在下正意總補在末或云末二句只叠言生朝陽者如彼其盛鳴高岡者如彼其和而感召自見不須下轉且與下章各開說扯作興意甚無謂說約亦云生于朝陽者菶菶焉萋萋焉何其盛而可仰也鳴于高岡者雝雝焉喈喈焉何其和而可聽也亦兩平上玉按段氏云惟其梧桐菶菶萋萋是以鳳凰雝雝喈喈喻君臣感會之機同是但此語意當在下章承上與處方出觀註生之盛也鳴之和也兩平開說下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方串可見近講似皆誤串早矣然愚謂鳳梧四句喻明良之有在開說菶萋二句喻感召之有機串

説是此章一定不易之解若詞萋萋二句不宜串試想本題上下兩截甚處分別且下文君子四句既須題後摹神又須題前補意萋萋何極乎○疏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于東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梧桐生于下黑朝陽之梧桐最爲難得之材書曰嶧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叶唐何反）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萋萋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者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合承夫梧桐之盛固有以致鳳凰之和鳴矣此君子之車則既官且多何命車之不充也君子之馬則既閑且馳何錫馬之不足也苟徒以供一人之服乘則駕輿之外皆虛器矣王何不知所以用之乎然當君臣同遊之日正言

語得盡之時顯我意之所欲言者尚多而詞不足以盡之矣詩蓋不多也亦惟以卷阿之游王載歌矣而吾不可以不賡故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聊陳一得之愚以竊比于明良喜起之歌焉耳吾王當自得于言意之表焉可乎吁成王誠能得其言之所未盡以此車馬之盛而待天下之賢得天下之賢以收自輔之益則壽考福祿之盛可必矣豈特今日之享其休已哉召公可謂忠愛其君之至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者車馬可以禮賢下表巳賡歌之意上四句詩曰賦也明是賦體朱註以其意承上文遂曰承上章之興也此句不可忘亦不可濡落脉須云梧桐盛則鳳凰來鳴矣即今車馬盛而豈無以來之乎然召公欲成王以此待天下之賢不但猶未顯言須隱合說方妙兩既且字即未見其用然非不足用也即不知何用然非不可用也詞若不可止而躰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使王不能不動焉又按車馬不專指卷阿所從而禮賢亦不專靠車馬只說一景象以待王之自喻而已矢詩二句通承全詩言矢詩非不多也而召公自謂其不多者愛君之心無已也須會得此意王來歌而遂歌之猶夫君倡臣和之常而已若中心所欲言正非歌所能盡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翼說吾讀卷阿之詩而知召公之善于引君也欲啟之以用賢圖治之謨而先之以壽考福祿之盛何其言之曲而盡也欲啟之以明良相遇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喻何其言之婉而切也欲啟之以招徠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馳之旨何其言之微而彰也若召公者真可謂萬世事君之法則矣彼有導君之欲以固巳之寵者固不足道而或彰君之過以沽巳之直者亦惡足以語此○嘗觀之書矣洛邑既成成王始親政召公因周公之歸而作書以進于王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興廢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疾敬德爲祈天永命之本及觀卷阿之詩則極言壽考福祿之盛而究其由則以用賢

修德爲致福之本二篇之中每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深長之慮蓋如此○黃東崖曰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成漸謝而小人已伺乎其傍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秉鈞無以保治召康公極其憂危故獻此歌諷王求賢而詞異而有味讀之真足以興起明良廊廟山林一時生色○此大臣告君之體不可涉一庶僚諫諍語氣○顧太初曰漢文時賈生爲痛哭流涕其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悠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益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輔君其言爲有法也○召公三詩如公劉泂酌皆直述之詞惟卷阿婉轉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自悟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以幼冲之年誕膺大寶當夙夜緝熙恪守家訓而爲召公者居師保之位亦宜朝夕納誨獻可替否致君于寡過之地即使日晏不遑猶且杜漸防微誡風愆儆盤樂奈何諫諍無聞反于遨遊之地爲此頌美之詞以悅君聽無乃以坐嘯畫諾致君臣戲雅

之患而天下後世不宜以遂君共文君過者譏召公哉不知召公固有見乎其機也何則成王當英銳之年其老成持重之氣或不足而剛勇自斷之志或有餘故善用之可以有為不善用之亦可以詿誤使為之臣者徒以讜論危言面折廷諍安知不犯其忌而觸其鋒無論我言無所從入即入焉而君終不悟也計莫若迎機而利導之因其游而歌也而即以歌進使之悅焉而不我拒嗚呼何其善予矣音哉今讀其詩觀其所以反覆咏嘆者皆出于至誠惻怛之志而非徒為頌美之詩以悅君聽蓋其愛之者深望之者切故其告之婉而善入而聞此音者知必有惕然而動者矣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正王心于是以獲沒于祇宮嗚呼其殆得卷阿之遺意者歟

民勞章

序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全旨 通詩本同列相戒之詞然玩註未必專為刺王而發句蓋亦寓刺王之意也相戒意以安民為重而安民之道不外乎禁姦禁奸即所以安民也卿分之首章言遏小人則可以安人民而定王室二章言遏小人則可保前功以成王休三章言既遏小人又必親君子四章言遏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壞五章言遏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大抵奸人之媚君其始皆以詭隨入之而終以肆其寇虐之禍故每章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為言而詭隨之害則無良是矣其言則惽怓其惡則罔極其狀則醜厲其用心則繾綣其加于民則寇虐其從于君則詭隨要之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皆是這無良小人做出來故必先于此除之也

民亦勞止汔[音肸]**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音慘]**不畏明**[叶謨郎反]**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憯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曰此穆公刺厲王之詩以公為之有同列相戒之辭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合參 此同列相戒之詩若詞曰以民為本而求治者必以安民為先我觀今日時事之艱其能已于言乎彼中外之民其勞甚矣今雖未遽躋于豈亨之域庶幾其可以小康矣然中國者四方之樞也必先惠此中國以固其根本然後綏乎四方使之亦有以被咸寧之澤可矣然惠綏之道豈有他哉亦去其虐民者而已彼詭隨之人無良之人也不顧是非惟竊君之權勢以寇虐于民其于天之明命曾不知畏者也故必于詭隨之人痛絕而放遠之使無良之人有所懲而知戢寇虐無畏之人有所遏而知止焉小人既去夫然後可施惠綏之澤遠者吾得以寬而撫之邇者吾得以順而習之而中國四方均受其庇矣王室不自此而定乎

析講 此章上四句言民之當安下言遠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定王室也民兼中國四方看民勞者困于貪虐之政故也亦字與汔字緊相應有與其加意輯寧之意曰可見惟此時為可也他日將不及矣曰汔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惠此二句要重中國一邊蓋中國者四方之根本故安民必先惠此而後綏彼為治之漸自如此要令小人近王濁亂在朝廷意無縱四句一連看乃祖民不安之故也以無良二字為主詭隨者柔惡之所為所以媚上也寇虐者剛惡之所為所以威下而逞詭隨之志者也是詭隨乃無良所以虐民根脈故更相戒飭而以無縱為言無良之人何故詭隨大抵居高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未命先唯未命先諾故不徒曰隨而曰詭小人之

情態曲盡矣無縱者明以觸之斷以絕之毫不姑息也謹者使之檢束而自肅遏者使之退縮而自止小人爲寇民財所以竭也小人爲虐民生所以斬也憯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須緊這上句詭言遏此寇虐之憯不畏明者小人之奸旣去君子之澤可施矣故柔者寬而撫之應綏字能者順而習之應惠字此皆去小人後緝用安民之功也王字應上民字民王民也說個民亦勞止便見王不能定意遠近皆安則本同而邦寧矣以字最着力末要補民兒其勞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音鐃叶尼猶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逑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合參民亦勞止汔可以少休矣必先惠此中國以萃民心之渙可也然民之所以憂者正惟詭隨之人搖惑主聽而爲寇虐故耳殆必無縱詭隨以謹惛怓之言式遏寇虐之暴無俾斯民之有憂焉夫去小人以安民此固爾之勞也誠能愼終如始無棄爾勞則民安而國安寔貽王之休美矣非爾職之所當先盡者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相戒以安民下言去小人則可以安民而成君之美也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民逑聯其渙散之心而使之聚也言中國包四方在內惛怓巧言利口惑亂主聽如爭事爭功起爨造端皆是無俾民憂使民不至安受其毒也爾勞泛說平日勤勞王室說非謂有去奸安民之前功也人情慷慨發憤者志慮難持于堅定往往能始而怠終況小人之黨難除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于此輩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即棄爾勞也無棄誘掖之詞欲其益求盡職遏小人以安民邦以爲王休蓋王以安民爲休遠小人以安民而享天下治安之美所以成王者之休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叶于逼反**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合參民亦勞止亦可以少息矣必先惠此京師以綏四國之民可也然民之所由以慝者正惟詭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爲害民故耳殆必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之流式遏寇虐之毒無俾之作慝以害民焉然徒遠小人而不親君子則亦無與共理也必敬愼威儀使我無可棄於君子于以親近乎有德則同心共濟之餘無一而非安民之資矣非爾之所當自勉者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相戒以安民下言去小人之害民而進求君子以安民也小人怙惡不悛豈有窮極無俾作慝使邪慝不得措于衆也親賢遠奸本是一事小人難去必合衆君子方能勝之故親賢所以遠奸如伏采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是也然威儀不愼賢者將望望然去之誰告以治世安民之略故敬愼威儀正無縱詭隨之本此二句要看得一串惟愼儀以親賢則同寅協恭之有輔理成化之有資所以遠奸而安民者在是矣

謝氏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若不敬謹則驕淫敖惰何所不爲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按詩說去了小人必須進用君子不然去一詭隨復進一詭隨遏一時之寇虐且不後將而作矣民勞其何息之有此又將愼儀近德作去奸以後事講○因閑先輩大家文亦各從一說如張文云敬威儀則先爲可親以庶幾君子不我遠棄乎而因以虛懷自結于有道則擱淸君側兆無忌憚而安民於衆之力將隨所講而坐受其敎正容謹飾先爲不可慢以庶幾君子不我鄙夷乎而後以折節自納于賢豪則黎剔姦蠹兆無善然而安邦定國之猷將樂得其助而共成治矣此據本講合薛文云賢村不共圖而理而小人道消雖足以開衆正之途賢哲必論行而交而以儀卒述亦何以來善人之助求之歟汝其無以邑騶人

不然則有德者遠小人難去而僅能除民之害而未能與民之和民將何時而可恵也歟此與詩說合然翔泰之畢竟前說爲妥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音器〕惠此中國俾民憂泄〔音異〕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叶蒲寐反〕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叶特計反〕

賦也愒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爲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合參民亦勞止汔可以小愒矣必先惠此中國俾民憂之盡去可也然民之有憂以小人之敗正道爲之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醜厲之徒而式遏其寇虐之惡無俾綱紀法度之正道因之以敗壞焉則民憂於是而可去矣然爾無以汝爲小而忽之也戎雖小子而禁奸安民之事皆汝責所攸寄其所爲甚廣大也而可以不謹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以安民爲戒下是欲其去小人而深勉之也要粗見民

情憤懣而不得泄泄則民憂盡覓解矣凡人正大者常光明詭隨者必醜厲正道是安民大道不外紀綱法度上曰正敗者蓋小人用事則爲其所敗也以身言之則爲小子以職言之則爲王官式字很正字來是正道以爲式一身係天下安危關民生休戚何等弘大豈可不謹乎蓋小人之去關係社稷生靈甚重如陳蕃王允非不忠也然春事未成而謀洩王允未就而志驕則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謹之故也但此人非能着意去奸者詩人特發自家意思耳二句直以禁奸之担授之使不得弛也○華谷嚴氏曰舊說以此詩戎雖小子反板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君臣之通二詩皆戒責同列故稱小子耳○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詞觀下篇可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illegible]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爲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爲王意以相戒也

合參民亦勞止亦可以少安矣必先惠此中國使中國無有傷殘之患可也然因之有殘以小人之反道爲之耳故當無縱詭隨以謹其繾綣之私而式遏其寇虐之漸無使經常之正道因之以反其常焉民殘于是而可去矣若此者豈我之好爲盡言以瀆汝聽哉蓋王也以汝爲玉而寶愛之委之以國家寄之以人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重也故我用王之意作爲民勞之章以大諫正于汝欲汝之去奸安民以副王心焉耳汝縱不爲我念獨不爲王念哉觀于此而忠君愛國之心憂時惯事之意但見于言外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戒其安民下是欲其去小人而因以王意儆之也國無有殘謂國無傷殘之民要補天下安意詭隨之人委曲逢迎以固結其君一時難以割斷故曰繾綣繾綣者小人惟無縱之巳耳一縱將反爲小人用太阿倒持而不可收即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可誰何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

中朋黨難是也上章言正敗敗而已未盡反也反則全反于正矣紀綱法度無不廢弛是非曲直無不倒置也王女與之以位即與之以重任望其能爲國安民于寶愛中有倚賴之意大諫指通詩言之不足詳悉反覆言之故曰大諫欲其信已所戒之意以去奸安民而副王心也王何嘗有此意故云托王意而托之者是欲其聽之也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爲民亦以爲女也女縱不愛國愛民獨不自愛乎迫切之詞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天台潘氏曰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蓋以爲王者之休莫大于得人惟群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爲王之休美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爲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于巳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敗無俾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于一章也○[illegible]

盛世之詩而游歌宴康娛之漸夫子序詩卷阿之後即繼以民勞其旨深矣

板章

序 板凡伯刺厲王也

全旨 通詩以安民為主而敬天又詩人之要旨故以此終篇也自首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末章則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析言之首章是責之以失道二章是勉之以善言三四章是儆其聽己之言五章是致其切責之意六章欲其輔君以化下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末章以敬天終之蓋敬天斯可以安民也○陳伯玉云此詩以敬天安民為主懷德維寧一句足以要之敬者德之塞而民之安乃君之寧也曰敬天正所為安民也曰懷德正所為敬天也曰辭輯民洽辭懌民莫正所為出話之然為猷之遠也猷是一意到底○首章責所戒以起諫之之端下皆詳大諫之實備內說天變若天難等處即板板意說民不安若瘉瘉等處即卒癉意說人謀若靡聖等處即出話四句意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音旦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叶音簡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癉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己忘行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合參 此同列相戒之詞若謂敬天勤民為治之要然勤民者乃所以敬天也敬天者未始不勤民也況今何時而可忽焉不圖哉誠以天之生民本欲其安此常道也今反其常道而使民至于盡病是必有以致之者汝宜知戒而修己以回天變可也今汝言不處其所終而無順理之詞謀不稽其所敝而無久遠之規其心以為世無復聖人矣但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乎古道好誣作偽又不寔之于誠信若此者豈其無深謀遠慮而然乎使有深謀遠慮當不至如此之妄也故我為國家計是用大諫于汝使汝知所以回板板之天而蘇卒癉之民也

析講 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病民下言人事之乖而盡言于己也上帝居民之上以安民為道此其常也今言板者盡反其常也卒癉正根此說此二句見天變之病民必有人以致之正當修人事以回天而人事乃如此也出話四句只是歷數人為不臧之實所以致變之由在此言出于口而總非順理之章謀見于為而但作目前之計其心既驕滿而恣己妄行又且虛偽而不可方物總是形容其所為之不臧註着二又字可味蓋人心惟恐得罪名教猶或畏懼而不敢盡違乎理今其心既自以為是無復聖人則任意為之於依據之有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管小物也私智自用所見亦小此與夫孔聖意同返想其時朝廷之上則傲悖逆不信善類不顧民隱惟以是故天人交變暴無畏懼此皆近小無遠大長慮致然故總承之曰猶之未遠上猶字主經畫下猶字主謀慮大諫不止一身一家之計總括全篇有目擊時艱不容默默意

天之方難叶泥涓反無然憲憲叶虛言反天之方蹶音貴無然泄泄音異辭之輯音集叶祖合反矣民之洽矣辭之懌叶弋灼反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合參 諫之何如今天運方艱難乃不易處之時也爾當深加恐懼無然憲憲而自以為適可驕大變方震動乃不得安之日也爾當修省謹飭無然泄泄

而不以爲事可惡然天之視聽係乎民民之觀感係乎辭誠使出其辭也協
之天理順之人情輯焉而無所乖戾則與命之申可以聯天下之心而洽者
以萃矣民其有不洽乎出其辭也豈弟之洽慈祥之發懌焉而無所暴戾則
仁聲之感有以慰人下之望而亂者以定矣民其有不莫乎夫民洽而莫則
天之方難方蹶息矣此正君子回天之力而爾之所當自反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欲其畏天下欲其愼言以安民也難蹶中須含民病意洽
莫內須含挽回天變意難者艱難不易處之際蹶者震動不得安之時就天
運上說卽首章板板意憲憲是不知憂泄泄是不知急此從來庸臣之釀禍
甚于奸臣之召亂卽上不然不遠之態也說個方難方蹶見得天獨方始正
可容其挽回勿爲已難已蹶我無如天何也辭卽朝臣僉謀而有關國是者
非只朋友議論之謂慈和之旨勝于春溫傷心之言慘于矛戟且無論德澤
徧天下但得其言以招撫民心卽爲辭感動民心卽爲辭懌辭懌與不然

不遠相反民洽民莫與民之辛痛相反辭無乖戾則輿者以合辭無拂逆則
亂者以定庶可以挽方難方蹶之天也○宋公一言法星三徙帝殷罪己千
里來雲漢布詔令民皆扶杖往聽唐宣赦書士卒皆感泣挽回天人辭之不
可已也如是夫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音翺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叶思邀反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叶初俱反音饒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爲王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爲僚卽就也囂囂自
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
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

合參我之詠汝如此汝可不聽我之言乎誠以我之于汝職雖有不同也然
以王臣視之則爲同僚之好焉既爲同僚之好自有相戒之義故凡天難天
蹶之虞民洽民莫之計皆就而謀之與爾之必吾聽也顧囂囂然自得拒之
而不肯受亦獨何哉意者以吾言爲迂而不足聽耶不知吾之所言皆今日
之急務非凋於事理而不足用也爾當勿以爲笑而聽之可也且先民嘗有
言曰詢于芻蕘蓋芻蕘之言或有至理不以其賤而忽之也夫芻蕘且詢況
僚友乎柰之何其囂囂而不之聽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責之以拒言下因誘之以聽言也上云猶之不遠則爾
不能自爲謀矣故我欲代爲爾謀況是時難且蹶者在上不洽且莫者在下
豈是緩圖豈是近謀而聽我者囂囂故戒之曰我言維服勿以爲笑蓋以規切
之言入靡聖之耳非言之難而聽之難也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以
見不告猶詢芻蕘猶聽況僚友乎況大謀乎○我言維服謂我所言者皆足
以瘳民瘼回天變正國家安危利害之所係也○觀此言則其爲同列相戒
明甚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其略反匪我言耄音帽叶毛博反爾用憂謔多將熇熇叶許各反不可救藥

賦也謔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欵欵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熇熇熾
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
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
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合參且吾言固所當聽而亦不可以不聽者今夫天之示人其虐方甚天下
之憂莫大於此矣慎無謔謔以是爲戲而重干天怒也故我老夫知天虐之
可畏灌灌然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奈何小子以吾言爲不足信反如彼其蹻
蹻而驕焉是非我言之耄而不足聽聞也乃汝安危利災以憂而爲戲耳夫
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禍之益多而後圖之則如火之熇熇不可
復救藥矣爾可不聽吾言而早圖之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責其無畏天之誠下因示以當救亂之急總是望其所

言也灌灌者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蹻蹻者不知天命之可畏而大言以相欺大都老成之深計往往爲少年所忽如此匪我句正指上灌灌言之憂謔乃安其危而利其災也言若能聽吾言猶或可救而以憂爲戲則憂將益多熇熇然如火之熾不可撲滅將安救之不可救藥仍在時事上說言天虐卒痡者日甚一日此時雖有灌灌之言救之亦無及意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懠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嘆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于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合參然所謂不可救藥者何也今夫天之示人其情怒甚矣而所以靖之者猶有賴于善人也豈可復逞夸毗之態亂威儀之節恣已妨賢使善人動有所制有如尸之在位而不得一有所爲哉且民當斯時愁苦呻吟其受病已極矣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乃暴虐作威使人心有所畏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況敢有任其責而救之乎是以至于喪亂滅亡而咨嗟之聲不已卒無有能反其所爲以慰我衆庶而順其安養之望也夫至于喪亂滅亡尚安有可藥之理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責其妨賢下是責其病民上章但言其憂此章正言其所可憂而不可救藥之寔夸則驕矜人或以爲眞能而信之毗則諛諂人或以爲愛已而親之此小人之常態也自矜以罔人曰夸雷同以附和曰毗正不然之話也大言夸人必有凌厲之態諂言毗人必有側媚之狀耳目易而視聽亂故曰威儀卒迷小人之焰張則君子之氣結善人了此安得出一言以與不然之話拔又何能出一猷以與此不遠之猷爭則有載尸而已善人正是揆事惠民者今惟載尸則民之愁苦雖甚誰爲之揆度其所以斯民徙爲亂亡咨嗟孰有順其生養之望者乎欲惠我師必須善人欲善人之用事如何容得夸毗到此纔徵得我言雖殷而句意○民殿屎是言當時之民已如此也喪亂二句討其後日必如此也無惠我師正與善人不得有爲相應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耶

合參夫惠民固所當急而道民亦所當謹也蓋觀之天乎天之牖民也與之以本然之理以啓其自有之明但見天授之而民受之如壎唱篪和不求而應也如璋判圭合不强而孚也如取求攜得而無所費于已以益之也天之牖民孔易如此然則上之化下導之以善則善導之以惡則惡其易亦猶是矣可不愼其機乎今民之卒瘁殿屎不洽不莫既已多邪辟矣可出話不然爲猷不遠復自立其邪辟以導之耶爲人上者導民之機誠不可不審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即天開民之易以明上化民之易下戒以愼導民之方也承上言殿屎滅資民定歸于邪辟而爲上者夸毗卒迷適以導之邪也故言牖民之機不可不愼牖民以知言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以行言兼善惡說牖開通之義室牖故牖以通明孔易意含在首句發之如壎四句極形容其易耳壎篪喻天人之相應不以氣隔也璋圭喻天人之相合不以形隔也取攜無益喻天人之相授受不以頃刻待也孔易句總承見天所牖之理即民所具之理一理相契非有所强也何易如之上文辭氣而民使洽懌而民從矣即是牖民孔易幾發民之多辟輕說歸重到無自立辟上去意言民自

多辟其天自在豈可于話猶之間自立于邪以導之也要看自立字多辟不
洽不莫也立辟即不然不遠夸毗之類也若自立辟是自閉其牖即以蔑民
心之天矣○此下三章皆于相戒之中寓戒王之意

价音介人維藩叶分邅反太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叶胡田反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叶胡罪胡威二反無獨斯畏叶紆會於非二反

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强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
也大宗强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
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
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合衆夫道民之極既不可以立辟則所恃以安民者亦曰致君修德而已今
夫人皆知藩垣之為藩垣也而不知大德之人足以正君而善俗則維藩焉
百姓之衆足以守邦而衛民則維垣焉人皆知屏翰之為屏翰也而不知大
邦之强國足以禦難而敵愾則維屏也大宗之强族足以連屬而合衆則維
翰也四海莫安非國之寧也惟人君懷德而自修則維持鞏固而無土崩之
患斯維寧也百雉言言非國之城也惟宗子合族以聯親則分猷共念而有
夾輔之功斯維城矣夫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
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廢而獨居獨居則
所可畏者至矣是必輔君以修德使親戚助之天下順之無俾至於壞城無
使至于獨居而可畏也若坐視君德之不修而不恤其皆所以安民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歷指君之所恃以為安者下歸重于德而示以本之當
立也藩在垣外所以為衛也屏設于門所以為蔽翰當墻兩邊以障土所以
為翰也价人指德為太夫師合衆為大大邦足為外重大宗足為內重价人
德望既尊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非藩任而何大師居則比閭族黨出則行
伍卒師非垣而何大邦世守封疆莫居方岳故維屏大宗閥閱之舊支庶之

蕃足以聯合衆心故維翰懷德只念念不忘修德之意德不外敬天安民然
且虛說德修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維寧宗子以同休戚可以寄心膂而
禦外侮故維城此六句且平說到末方歸重于德以起末二句意然亦要見
得德為重而同姓之城又重于藩垣屏翰蓋六者之中德為本宜總在後而
顧置宗子維城在後者以起下無俾城壞也可見亦重城字矣要說得周匝
分曉如云人能修德則宗子為之城而藩垣屏翰皆得其所可畏者去矣不
然親戚畔之而宗子之為城者先壞先壞則藩垣屏翰皆失其所而獨居獨
居則可畏者至矣可畏只是危亡之禍○周語曰厲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
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勩是群臣爭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于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音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叶謨郎反及爾出王音往叶如字昊天曰旦叶得絹反及爾游衍叶怡戰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
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也其怒而變也甚矣
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
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合衆然安民莫要于敬天敬天斯可以安民誠以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懠
也其怒而變也甚矣爾當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可也敬天之渝莫敢馳驅可
也所以然者亦以天之不可不敬耳彼昊天雖高而臨下則赫然其甚明凡
爾之出往必及也昊天雖遠而監觀則昭然其甚旦凡爾之游衍必及也天
之聰明無往不及如此是固不可以不敬矣況今當變怒之時可以肆然戲
豫馳驅也哉誠知其當敬而敬之則知出話之不可不然為猶之不可不遠

而凡道民觸君之際皆以敬而持心焉則天變可回而卒癉之民庶其有瘳
矣爾同列可不念哉吁作是詩者不惟忠爲僚友之箴而亦可謂有愛君之
心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戒以天之當敬下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以見其不可不
敬也敬天凡所爲順理皆是天之怒戲豫者必不覺惟敬者覺之故無敢戲
豫天之渝馳驅者必不知惟敬者知之故無敢馳驅兩無敢字極重蓋戲豫
不生于戲豫而生于敢戲豫之心馳驅不起于馳驅而起于敢馳驅之心也
戲豫怠慢也有任情意馳驅放恣也有踰閑意下四句又著天之明威以作
其敬出王一出而有所往之時游衍一游而有所縱之時此皆細微可忽
之際而天必與之俱可見人不可以不敬意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處
便及天此章所謂敬天亦不脫安民意○此詩本戒以安民而此章又戒之
以敬天何也小人于民之不安者多不知警至于天之變猶或有知所懼蓋

天之于民本無二致故敬天所以安民也故首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而終
之以此云

板八章章八句○薛方山曰敬也者聖學始終之要而惟是可以入之故
詩人說天變以爲言亦欲人之常存畏心也則其爲僚友謀者非淺近之
謀而忠君愛國之誠亦可得于言外矣○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召穆凡
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列以使之
聞之者豈非以監謗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于罪而甚吾君之惡也耶吁
忠厚之懷于此益可見矣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全詩通詩八章專言厲王之不善故首章言天變世亂皆人爲不善所致以啓
戒王之端下數章俱托言文王之嘆紂者以刺之皆是君身不善之惡使知
天變世亂非天之咎以發首章之意二章三章嘆其用人之失四章五章嘆
其不修德故有用人之失六章嘆其致亂而不知戒七章嘆其不用舊總是
爲政之失末章則嘆其將亡而欲其以往事爲鑒也刺王之緊語則在不明
爾德即首章所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廢典刑沉湎怠怨皆是德之不明
一似命之多辟處而詩人嗟嘆爲任用小人君多要知雖托言紂其實說厲
王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音壁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僻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音忱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叶諸深反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諶信也○言
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
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
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

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合參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若謂天下之亂不自致也必有所以致
之者彼蕩蕩上帝其廣大之量無所不覆乃下民之君也既爲君以主乎民
宜其畀之以善矣今此疾威上帝其命之賦于人者乃多邪僻而不正如此
惡在其爲下民之君耶夫天生下民本皆有善而無惡今其命多僻而不可
信者豈其初則然哉方其命之初咸賦惟均初固靡有不善矣但有生之後
氣拘物蔽故徑用匪彝遂失其付畀之重而鮮克以善道自終焉耳然則致
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者乃人之所爲也豈可歸咎于天
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道之反常下是自解之以爲由人道之無常致之也

蕩蕩廣大頹壞之意上帝下民之君見得宰栽培傾覆之權宜命之以理之正也疾威多辟于世亂上見天道之反常也疾威酷肖指克强禦然之狀多辟也下鮮克有終說人之辟若見其命之辟也然此四句說天即是說王並未嘗怨天只是委婉其刺王之詞耳多辟之命與匪諶之命俱就賦予上言烝民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與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有兩層意森他不肯一句說盡故推原上又著推原傳中兩蓋字正得其旨烝民者衆詞亦回護于王之詞也或云所指厲王言非是若既指厲王則下文何消曰解之此說亦是匪諶見惟多辟所以天命似不可信惟鮮克終所以至于多辟下文貪暴沉湎包然依然覆等何其辟之多也然吾能信其初而不能信其終吾見其責在人而不在天意指厲王而托之烝民是詩人微詞須于自解之中寫怨嘆之意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音抔**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叶蒲北反**天降慆**音滔**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慆慢與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慆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合參夫人爲不善如此則其責有所歸矣不觀文王之所以嘆紂者乎昔我文王慨殷紂之不道嘗嗟嘆之曰嗟爾殷商彼强禦之臣暴虐以戕民之命掊克之臣聚斂以傷民之財此皆害民而不可用者也今以之居公卿百司之位而曾是在位矣以之在公卿百司之事而曾是在服矣夫强禦掊克皆所謂慆德也此固上天氣化之衰降此慆德以害民耳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尊崇委任興起此人而力主其事是以彼有所藉而肆其貪暴之惡耳豈可以咎于天哉

合講此章上六句言小人之肆惡下言小人之肆惡由君有以縱之也托言紂者厲王之惡累與紂同所謂借秦爲喻耶否下四曾是怪嘆之辭上二曾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曾是言何乃用是人也曾是强禦的曾是掊克而使之在位在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强禦掊克乎强禦者言强有力之人足以禦衆掊克者掊擊民而聚斂之取其財也居位即任事當串看慆德即指强禦掊克慆德而以爲天降者蓋斯人事之乖違亦氣運之衰敗故生此等人耳應轉其命多辟意下句遂轉到君身上去女興是力猶言力興起此人而主其爲此事也言汝惟好暴故所用皆强禦汝惟貪利故所用皆掊克雖是氣類相感亦是情意相投也總見小人之肆惡皆由君有以縱之也○從來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詩稱慆德豈栽夷衛巫之流歟是時凡伯召穆衛武猶存舍此而尚諸彼以釀于彘之禍毋怪詩人咨嗟而痛惜言之也○古義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亦變體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音墜**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音詛**侯祝**音呪**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爲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爲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合參夫用此慆德之臣能不致怨于民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汝當秉用善類以恤民命厚民生可也乃舍之而不用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恣其流蕩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君則是爲寇盜攘竊者皆居心膂之托而用事於內矣吾見君以是人而縱惡于民則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于君或從而詛之或從而祝之無有止極之期也夫小人蒙其利而君上受其謗則亦何益之有哉

合講此章上六句嘆任用之非人下言致民之怨已也義類是愛養斯民之

臣此句只反言以起下遠君子親小人耳强禦正是義類之反多懟謂暴虐
者必多怨也專言强禦者謂暴貪足以濟其食即掊克亦在其中矣流言以
對者凡小人倡爲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慱以濟其奸如商鞅安石之
倫皆用流言以對者也此等人人主反親信之則是爲寇盜攘竊之人而反
使之用內矣真文忠公所云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
此三句即上文在位在服之事不另作一層侯祝指怨謗其君言如馬晉
之類祝如祭祀厭禱之類乃染其亡如時日害喪意呂止獄公言小人聚斂
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貢其利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
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正謂此也小人一日乘去則怨讟一日勿已故曰
靡届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音包烋音休哮于中國、叶于逼反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音貝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音培無卿。

賦也炰烋氣健貌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背後側傍
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合參夫用人失當以致謗者亦由于君德之不明耳文王曰咨咨爾殷商
今逆其氣勢奮其威虐炰烋然以肆行乎中國凡可怨之事皆斂而爲之方
且不以爲怨而反以爲德也是豈無故而然哉蓋君有明德則能知人而任
賢矣今不明爾德故賢否莫辨而前後左右皆不稱其官如無背無側也爾
德不明故邪正混淆而三公六卿皆不稱其官如無陪無卿也商之行政用
人何其顛倒錯亂如此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其恃暴民之威下言其無取人之明炰烋虎狼之狀如
諸氏所謂以傲狠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辟是也此句就王說帶用小人在內
明是聚怨而反自以爲德如用貪暴之臣而自謂能明刑能興利其識見安
在爾德不明猶云無知人之明耳是非顛倒前後左右公卿皆非其人則國

空虛如無人然又何怪矣非真無人也有義類方是有人寇攘不可謂人也
註前後指背字左右指側字陪是三公副貳于王者卿是六卿三公之亞也
○麟士按後四句故有兩解一解由無人故不明是責在輔弼也孔疏呂記
嚴緝大全並同一解由不明故無人是責在舉錯也蒙義通解講意說通詩
通古義並同然亦不辨誰爲一定之說上王按女與而秉專責殷紂從後解
勝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音免爾以酒、不義從式、叶式吏反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叶呼洧反式號式呼、去聲俾晝作夜。叶羊茹反

賦也湎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
止容止也

合參然君德不明咎在於縱欲而忘返故耳文王曰咨咨爾殷商天未嘗使
爾沈湎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也乃汝自喪其德而爲之耳是以既
愆爾止而威儀之迷亂無有于明晦之期也式號式呼而言語之喧譁不知
有晝夜之節也窮日夜以爲樂棄國事於不恤商之荒亂何其至此極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敘荒亂之失下則指其失而極言之也總根不明爾德
來首若爲怨天之詞而此曰天下云云信乎多辟之由人矣天不二字直貫
下去大意重湎酒上既湎于酒則昏于德而任用必皆小人矣不義正與義
類反既愆四句總承酣酒來既愆二句是以湎酒而失儀式號二句是以湎
酒而失言焉一時君臣沈酣景象如見總是一酒字日出聽政晝有所事也
俾晝作夜則全不親事矣明晦晝夜一樣看上章所云德之不明者此也皆
酒之流禍也○朱氏云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任小人于是而愆爾止則威
儀之迷亂也于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讙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
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晦靡明也○麟士按疏義說則因湎酒喪德而任用不
義之說通云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用見君臣相與尊飲也與古義同蓋天

不酒首以下六句大都辭着一箇意不必又粘上章是重不善一句耳靡明靡晦俾晝作夜亦是一箇意反覆言之○按紂以酒爲池縣肉爲林男女裸相逐于其閒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如沸如羹**叶盧當反**小大近喪**去聲叶平聲**人尙乎由行**叶戶郞反**內奰**音備**于中國覃及鬼方**

賦也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尙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合參夫君身旣荒亂矣其如天下何哉文王曰咨咨爾殷商方今天下將危人情洶亂如蜩螗之鳴而不止如沸羹之湯而不定國之大者小者皆幾於喪亡矣爾宜恐懼修省而急於救國可也尙且由此而行所用者皆彊禦掊

克之臣所爲者皆炰烋沉湎之事而不知變焉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旣[illegible]而胥讒外及鬼方之遠亦怨怒之不息也雖欲免于亂亡其可得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處亂世而安下言致人心之離也如蜩二句就世亂上說小大句就國危上說蜩螗形容怨謗並興沸羹形容民情騷動此二句根上侯作侯祝二句來皆上文喪德縱奸所致也蓋上有炰烋之臣下有咀呪之民所以氣象頹促如此昔人謂海內鼎沸是也人字指厲王與其用事之臣言由行乃彊禦掊克之不去炰烋沉湎之不改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也末二句又申上文以明其必喪奰字即蜩螗沸羹意大抵帝王仁暴不止躬被其黔躬受其祟而後民之喜怒生焉意氣動于朝廷而天下之感應如嚮○韓士按小大依陸時明指小國大國言爲與下中國語爲一套且註中小者大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新安胡氏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宗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止反**殷不用舊**叶巨已反**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尙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合參夫然則時事已可知矣是可以委罪於天乎文王曰咨咨爾殷商當今天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也乃爾殷不用先王之舊臣舊法致此禍耳蓋舊臣舊法皆所恃以爲治也于今雖無老成人可以圖先王舊政矣而先王之典刑尙存猶不可爲遵循之資乎惟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乃任小人而出惡政焉是以天命傾覆卒至于不可救也豈可諉于上帝之不時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之致亂由于不用舊下言王不用舊所以致亂也承

上人心之離卽是天命之去此只提出殷不用舊來以應人尙由行之意天下怨亂小大近喪時之不善甚矣然非上帝不時也但殷不用舊臣舊法耳雖無老成人一轉妙蓋今之不用舊動說無老成人借使世無老成人可用不尙有典刑可憑藉乎此乃所以深折其不用舊也無老成人如比干死而微子去箕子奴而南容遜也典刑如三風十愆之戒執中立賢之訓布于方冊者是也按召旻刺幽王而終之不尙有舊幽王時猶有舊人安可以厲王時果無舊人也莫聽謂莫聽其用舊之言然後大命卒傾信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矣○箋云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疏云于厲王則周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巫咸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叠山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

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老指耆
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用有老耄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揭紀竭去例二反）**枝葉未有害**（害許曷蓋二反）**本實先撥**（撥音缽叶方吠筆烈二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世叶始制私列二反）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〇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為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合參〕夫不能用舊而大命之將傾如此爾可不知所監乎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人亦有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耳今殷商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枝葉固無害也而為君者乃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何以異於顛沛之揭哉

雖然前事者後事之明鑑也殷之鑒夫豈遠哉彼夏后氏之亡也正以桀為不義而自絕于天此固殷先王之所由以革命者誠爾之所當監也何乃不以桀為監亦亡桀之續而已夫觀殷監之在夏則知周監之在殷詩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何厲王之不知所監哉咲不直斥乎厲王而假借乎商紂不欲自表乎已作而托意于文王斯人也可謂愛君憂國之深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指〕講此章上六句直指其禍亂之原下示以當鑒戒之意人亦有言四句是將借話顛沛之揭猶國家之將覆也枝葉未有害猶諸侯未叛四夷未起也本實先撥猶人君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如上文縱好殘德不明皆之類是也人之有德如木之有本蓋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德君德不明絕其本矣木宜先撥猶國家大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葉未有害上蓋厲王所以恣雖無忌只為見外侮無可恃耳不知其積德已為天所棄久矣亦有本撥而終不顛沛者乎薛敬軒曰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訴故王者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觀矣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鑒一語喚出鑒殷精神血脈盡注于此隱然見傷時之意〇眾剛云註中正意須總提在前面而以此言總叙在後觀本文人亦有言亦字可見蓋詩人之意如此說而人亦有言云云若在後面對詠則似此詩而非賦體矣此亦有見

蕩八章章八句〇按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詩邦猶見在位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是後作侯服周厲王奔彘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以知中國將及見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用舊皆是其驗也經史之相符如此〇板蕩二詩皆為刺王而發然意雖懇切而渾融不露終篇無一語斥及于王其立言亦有法矣

抑章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全旨〕通詩以修德為主德兼修己治人詩儀慎言動卻交修首修己事謹命猶告治民守法皆治人事一章言儀德之符二章言進德之感三章言時政之弊四章言修德之在謹常應變五章言修德之在慎言敬儀六章言慎言之效七章言敬儀之功八章總言修德之必為人法九章至十一章言當聽言以修德末章傷之以禍患將至不可不聽言以修德也始終總修德一意〇人已無二理修己治人亦非兩事故第四章夙興夜寐洒掃廷內雖指治人說亦修已中細微工夫至于六章爾民靡不承八章鮮不為則則修己之效又未嘗不徵諸民白圭之玷以下又分作兩段白圭之玷至庶不承終慎爾出話之意視爾友君子二章終敬爾威儀之意末四章欲其聽言者亦不過總上文修德之言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二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曰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合參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儆若謂人君位臣民之上而四方之觀化而取則者德是矣爾知德之當修矣乎盖修德之事非一而但自謹儀始彼人於威儀之間抑抑然縝密而無粗疎暴慢之失者乃心德之嚴正而廉隅之外見者也夫威儀爲德之隅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

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哲人之威儀則是無其德而非哲人也乃愚人也人亦有言無有哲而不愚者豈不信哉夫衆人之愚乃其賦稟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若哲人而愚則有得氣稟之正亦負流俗之累而反戾其常矣知戾常之可怪而人可不謹儀以修德乎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儀德相符之常下言戾其常而怪嘆之以發自警之端也抑抑是自然縝密如此凡人的精神揚則浮抑則沉抑而又抑則縝密到極頭地位德之隅者言中有是德則外有是儀猶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此正與下回適相反要知儀即是隅非占外知內之說詁有哲人之德二句乃承德隅二句補出以起下意蓋就常理上見其然也人亦有言句要看明白當時未必有此言只是痛恨無威儀者而故爲此說哲愚就儀之知慎不知慎言世之名爲哲人者多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情慌非眞以無威儀爲愚乃即其無威儀而見其愚也蓋無威儀正是無德處爲哲人實似愚人一般庶人四句因人言而反覆怪嘆之亦職維疾意輕蓋本皆庶人以甚哲人之當慎非謂庶人可安于愚也歸重末二句愚人之所以該愚者以其有稟賦之偏而又無學問之功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以其所稟既異于人而又有省察克治之功也今而曰靡哲不愚曰亦維斯戾則是既不能省察于幾微之際復不能克治于著見之時其爲反常也大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叶音得反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無競競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

合參夫德儀固有相符之理道德實有觀感之機彼天地之性人道爲貴人能盡其人道而天下莫能加則表極于是乎立而四方皆效法之矣躬行之際德行爲難人能全其德行而覺然直大則人心無不率從而四國皆順從之矣夫道德感人之速如此爲君者而欲表正于民豈可苟焉而已哉彼政令者道德所寓也必訏其謀不爲一身計而通天下以爲慮且須之命令者又一定而不易也遠其猷焉不爲一時計而兼萬世以爲圖且形諸播告者又以時而不爽也道德之修于治人者如此威儀者道德之著也必敬慎其威而瞻視之尊嚴然示人以可畏也必敬慎其儀而容止之端莊肅然示人以可象也道德之修于治己如此夫然則人道庶乎其無競德行庶乎其有覺矣吾見一政令之發而民皆信從一威儀之著而民皆效法所謂四方訓四國順者在是矣豈不爲民之則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道德自然之感下言能修道德而後得其感也其由之

於道同得之爲德無競有覺中有工夫無競者體道自心而卓然矣尚本于自晝來有覺者修德自我而廓然直大本于自修來求盡此莫彊之人道則人皆訓式完全此然直大之德行則人皆順從此俱就已能者說訏謨二句對敬愼句以治人治已分講打轉人道德行德即是此道之得于已者而謨猶以令之命告以發之威儀以體之總是一個道理謨猶爲經綸國家之本命告爲鼓舞萬民之術是治人大端因革損益必從小民酌其宜治亂安危要與天下揆其常不徒計利于一方而貴經營于四海是爲訏謨然或介于二三則以宣布之游移而不克盡一而定者有之惟經綸自我出而詔令亦不可自我更是爲定命民生國計務垂法于後世禮樂文章必燕貽于孫子不徒奏績于目前而貴揚休于奕葉是爲遠猷然或狃于晦濁則以發皇之執滯而不克因將而辰者有之惟法制自我興而數陳亦不可自我爽是爲辰告須知命告即所以宣此謨猶者不是兩事方山云訏謨二句作四平看亦可從一說訏謨對定命遠猶承訏謨一邊辰告承定命一邊蓋以謨猶是一套事命告亦一套事也此說亦好威儀所以檢束身心是修已大端敬有勝其怠意愼有防其肆意民則總承訏謨三句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訓順在人而爲之則者在我也

其在于今（叶音經）**興迷亂于政**（叶音征）**顛覆厥德荒湛**（音耽）**于酒**（叶子小反）**女**（音汝）**雖湛樂**（音洛）**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拱）**明刑**（叶胡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也與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辭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合參夫道德之當修如此其在于今則大有不然者汝尚迷亂于政乎其與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者與矣又且顛覆厥德其與敬慎威儀者與矣至于酒之所以害政而累德者則一于荒湛而忘返焉然女雖湛樂之是從獨弗念爾所承之緒乃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不可失墜乎彼先王修已治人之道正明法之所在而爾之所當廣求而執守者也顧乃罔敷求先王之道共執昭明之法以爲保厥紹之具而迷亂顛覆之自如焉亦獨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敘其所爲之非下責其不念乎先也上章俱泛論未說武公身上說此及下方說武公身上言之即承上章而言皆反應反說以爲切責之詞與宗貫下三句言自今日起也迷亂句反上訏謨二句顛覆句反上敬愼句荒湛句總言迷亂顛覆之病根言不能盡治已治人之道而惟一沉湎于酒也非眞如此只是自儆之詞然耳女雖湛樂句乃承上起下語紹以先世相承之統緒言即下明刑而明刑亦不外修已治人之事只登疊說下言汝縱恣荒淫不恤國政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乃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乎明法則湛樂甚而厥緒危矣罔敷承勿念來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必能法先王方能保厥緒也求者考究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意

○衛本康叔之後觀武王封康叔康誥有曰明德愼罰又曰往盡乃心無好逸豫武公自戒之意正有得于康叔之家法也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叶補亡反）**用戒戎作用逷**（音剔）**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逷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合參夫爾之所爲顛覆迷亂如此故今皇天弗尚而厭棄之則毋乃如流泉之易而淪陷相與以至于亡乎天意之可懼如此人將何以回天哉彼君之舉動民人之視效所關也必夙夜之間而寢興有常庭除之內而洒埽必飭使身無惰行而動可觀法有以爲斯民之表焉兵之修禦遠人之向背所係

也又必于車馬則修之而求其壯健于弓矢戎兵則修之而求其精好使其戎雖興而倉卒有備用以遏蠻方之寇患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慮之夙備之飭如此則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于此可見庶乎弗爲天所棄而免淪胥之患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天道之可畏下言人事之當修蓋先致儆戒之意而遂致敬告之詞也肆字承上迷亂顛覆來天之所尚在德德之弗修天弗尚也天之所去亡不旋踵此三句危詞以惕其修德惟其恐爲天所棄是以地無內外無遠近事無細大無常變皆當預周備飭不可有一之不至也以下二段見修德之實且應訏謨二句意是就治國之中揭出一二事即所謂不遐遐不忘遠也夙興酒掃有一段勤厲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于此探宮之修無不至則推之大庭者可知矣雖民之章使民曉然在厲精中重我之可爲民法上此正紹維民之則句蓋民之所則止則其章不則其聽今能完吾心之發即以權民心之章矣謂上下關俱有一段精明氣象也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字貫戎事之戒無不預則遠之文治者可知矣修飭于平日正欲消變于未萌故戎事雖未作而用是以備之蠻方固無處而用是有備者以遏之但爲未然事此二句意相承有備可以無患戒之即所以遏之也○陳伯玉云以修爲戒則戒非止有其心而寔有其事以戒爲遏則遏非止預其備而寔預其謀道德中原有經畧即此是訏謨遠猶祖宗朝世慮蠻方即此是敗求克紹亦有精義○上文曰迷亂于政則國之大者且當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細以該大也既迷亂于政矣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何有遠慮故此言遠以該近也此詩人用意精審處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具反**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叶牛何反**無不柔嘉**叶居何反**白圭之玷**叶點**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叶吾禾反

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

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王之玷缺尚可磨鑢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合參然治國之道豈惟是養彼人民所賴以守國也則從而質之成之以教養之仁定之以畫一之法謹侯度所是以保國也則從而謹之守乎王章而不侍監乎成憲而不衍焉是其治民守法既以防意外之患矣非所以戒不虞乎猶未也又當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使凡有言也皆和順而合乎道凡有動也皆和順而中乎禮無不柔嘉可也然言之所以當謹者何哉蓋白圭之玷尚可磨鑢使平若斯言一玷則士大夫共矯其非士庶人共議其失而不可復救非如白圭之猶可爲也此言之所當謹也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周治國之圖下言脩治己之要治國治己勿乎看只是既如此又如彼之謂質成也定也教之而倫理明導之而生養遂成也治之而訟獄平理之而爭奪息定也侯度如武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綱常修城池闢田野正賦稅凡禮樂刑政等皆是用戒句總上二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何虞之有言語是出于口亦威儀是形于身者人能慎言不妄發敬儀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溫柔而嘉美矣不柔或至于粗暴不嘉或至于悖麀故交戒之然言與儀雖均不可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言則儀可知故又申戒之所謂慎言不獨是謹閉而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處玉缺猶可磨平言缺莫可修補故特借玉以深儆之非惟原其當愼之故也言語威儀並言而註獨解言語不解威儀者以威儀上章已言之而此所重在謹言上故註說所重解之而不及威儀耳○慶源輔氏曰蓋之告𠰥以儆戒無虞亦以同失法度爲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

無易去聲**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叶音門**言不可逝矣**叶音折**無言不讎**叶市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救反**惠于朋友**叶羽已反**庶民小子**叶獎里反**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斁也易輕也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爲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當執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合參謹言者何是必于出言也存之欽慎之心而無輕易其言毋口欲言則言而可苟焉而已也蓋言出于舌無人爲我執持其舌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尚當執持不可使一言之放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之善而不讎無有德之厚而不報者爾能入而謹言于朝有以順乎卿大夫士之心出而謹言于國有以順乎庶民小子之心則言善而德在是矣將見以是爲垂後之詞也則爾之子孫繩之是訓是行繩繩然相繼于無窮矣以是爲令民之詞也則爾言之爲民讎之近悅遠懷欣欣然還承而不悖矣言謹于一身之微而效徵于國家之大如此爾可不知所謹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致謹言之戒下因歎以謹言之效也無易緊根玷字來凡言之玷苟且放縱皆從易心始由言者由已言之也易之爲言皆苟言也故又云無曰苟矣莫捫二句正見當謹處言不可逝只是于未言之先將言之際而謹執持之便是無言二句言感應必然之理以起下四句言德俱就好一邊說德較輕些惠于二句正是謹言即無易無苟而然惠字貫下句惠順即柔嘉也以順理而順人心也朋友在朝之臣庶民小子在國之民小子凡後生子弟皆是子孫二句是效繩繩者確守父言佩服祖訓也靡不承者奉之爲聖謨欽之爲成憲也與上維民之則意同承是承武公非承子孫也

○子孫繩繩句昆湖稍作昌後講講說亦多依之似與無言不讎欠協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叶魚堅反)不遐有愆(叶去聲)相(去聲)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叶剛鶴反)思不可度(入聲)思矧可射(音亦叶弋灼反)思

興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覯見也格至也度測也矧況也射斁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修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于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合參夫言固當謹矣而慎修之功亦不可不密也我視爾于友于君子之時師保所臨箴規所及和柔爾之顏色固無有過矣而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于有過乎是其修于顯者固如此矣又必視爾獨居于室之時雖不睹不聞也亦當以敬自持以禮自防庶幾不愧于屋漏斯可耳毋曰屋漏非明顯之處人莫予覯而可以厭射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于此

而鑒觀吾之所爲也有不可得而測度之者雖不顯亦臨尤懼瞬息或忽適當其來而有失矣況可厭射而不敬乎此可見修德之功必合內外貫顯微徹動靜而一于敬也

析講此章上三句是因其動之所察下是勉以靜之所存上三句輕重在爾室以下君子或指旅賓官師之屬亦可昆湖云友君子只是交接賢士大夫之時輯柔爾顏舉威儀中一端言之不遐有愆全是檢身不及之念不愧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所謂毋失色于室莫待傳笑于國是也屋漏正是不睹不聞之地方山所謂就存養工夫說者此也不是身之所處以心之所存言尚字是自己期勉之意毋曰以下正反發以明屋漏之當謹也此二句是上起下凡心上見謂不顯莫覯即未免生厭斁斁即愧于屋漏矣神之格思三句言鬼神之來若可得而度則敬其來而忽其不來猶可射也今來不可度則雖念念皆敬時時皆敬猶恐有所失況可射乎此屋漏之際所以不可不

謹也非言敬神就心上當敬說○凡人修于外者非難而修于內者爲難敬于見君子之時者非難而敬于不見君子之時爲難謹于人之所見者非難而謹于神之所格者爲難故以此勉之欲其合內外貫顯微徹動靜而一于敬也此正大學正心誠意中庸慎獨戒慎恐懼工夫與淇澳章互相發乃用工之至至精至微者也○顯則有君子君子之友可覯即可度故輯柔之功可以防其外不顯有鬼神鬼神之格莫可覯即莫可度苟厭射之出適所以增其愆此章正申明前敬爾威儀一句意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叶牛何反）不僭不賊鮮（上聲）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音紅）小子（叶奘里反）

興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修德之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有得

哉

〔合參〕然能修德者夫豈無其應乎君爾之爲德也誠能內外兼修動靜交養俾吾之道德造于無致有覺之地而極其純粹至善之體無一毫之不臧無一毫之不嘉焉以容止則淑慎使可觀可度而不愆于威儀之則焉既不踰乎理而有所僭也又不害乎理而有所賊也如是則君德修矣將見表正之極既端而則效之化自神所謂四方之訓四國之順者在是孰有不以之爲則乎譬如人有所投而以其桃則我必有所報而以其李固未有施而不報者其感應之必然蓋如此矣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則是無其感而求其應猶牛羊之童而反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小子之聽而已豈有是理哉汝當知所自反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示以修德之感下是反覆以著其必然也辟爾二句是泛言修德大概舉其全也善字各該住猶言君爾之爲德也便是或謂當何如爲德恐不必然俾字有工夫臧嘉總是至精至密盡善盡美之意猶云無一德而不善也淑慎二句是偏言修德一端舉其重也宜串說不愆中規中矩之意淑慎則不愆矣不僭句根臧嘉來不僭于事無所差也不賊于理無所害也此常說本疏義來元峯云踰理謂之僭害理謂之賊此不分事理辟山者春亦依此看極渾融以上皆爲德之事主用功說桃李二字亦有意蓋李亦桃類不專重投報已也合下句總是反覆言之以見威儀之理不可誣而辟不可以不修德也實紅小子在不必修德而可以服人上說○疏義云既言工夫之當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詞以見妄說之必不然反覆言之以明工夫不可缺而效驗不可誣也

荏（音任）染柔木言緡之絲（叶新齎反）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叶[illegible]反）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忍之木也緡綸也被之絃以爲弓也話言古之善言

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相越之遠也

〔合參〕夫修德之要吾固已盡言之矣然聽言乃修德之要機尤人君之不可忽也彼荏染柔木其材質之美可以爲弓幹者也則言被之綸而爲弓矣況此溫溫之恭人惟質之謙卑也則能受無方之益而積德以高大此實爲德之基矣何也蓋溫溫恭人乃哲人也其惟善人理明而見其心虛而善入苟以古之哲言而告之彼必知是言爲可必信順其德而行之凡爲修己爲治人惟吾言而莫予違也豈非爲德之基乎反乎此而謂之愚人非惟不能順德之行反以吾言爲不信而不能基德矣夫哲人能受乎善言愚人拒人于千里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如此爾欲修德可不去而愚人就而哲人者以聽言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恭人之可以進德下言聽言之異于愚人正見其所以能進德也木剛則折惟柔韌乃可爲弓人滿則損惟溫恭乃可進德此興意

也溫溫恭人就溫溫上說和順謙沖退然若無所知無所能也以此存心何所不受而德之高明光大起基于此基如基址之基曰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那得不高大起來益無繞者區然則必以柔爲基有覺者德然大必以小爲基此句正與維德之隅相始蓋德之既爲必問其隅隅在內與外之相乎故取夫抑抑德之未爲先問其基基在上與下之相累則取夫溫溫然不有其安有隅不以溫溫始安得以抑抑終此只虛說其維哲人三句則言其所以能進德者以其能聽言也哲人即是恭人其退然若無知識處政是大知識處話言即上修己治人之善話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猶言順其話言之善者而行之無違逆也順字須從溫恭上體貼出來如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也此正見能基德處若愚人非惟不聽吾言而反以吾言爲不實矣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此所以哲人能爲德之基以立德之隅而愚人之終于斯疾也衆哲人所以爲哲

衆愚人所以爲愚正武公自警之意 鄒肇敏士云民各有心只帶在愚人下見其不同于哲人不必總承以殉俗解也 慶源輔氏曰人纔溫溫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可進故程明道訓義理與客氣當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張横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叶獎里反**未知臧否**音鄙叶**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叶上止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叶上同**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賦也此不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諭之者詳且切矣假今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而反晚成者乎

介發夫修德基于聽言如此於乎小子之恐尚昧修治之方而未知臧否之所在焉其去哲人遠矣我也憫其愚而教誨之固嘗指示其進爲之方而以一行之矣猶慮其不能究其意也而言示之事果孰爲臧果孰爲否皆身按乎其可據爲亦嘗親陳其啓迪之訓而面以命之矣猶慮其不能持之久也而言提其耳臧者必從否者必違懇懇乎其可聽焉諭之既詳且切則爾于臧否之故宜有知矣借曰未有知識而臧否莫辨則汝亦既長大而抱子更歷非不多矣何爲而不知乎所以然者自滿累之也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以虛受人若臧若否當先衆人而知之早矣知之既早必擇其臧者行之否者舍之而其成德亦早矣豈有早知而反晚成其德者乎小子當知所自勉矣

析講此章上八句言教有可知之理下示以謙有受益之道上章言哲人能聽言以進德則臧否無不知而德已早成了此與上反看於乎承愚過說來修德則臧不修德則否手攜四句欲開其愚而使之哲也所諭不外臧否告之臧否即上修己治人之事手攜者提挈其要而指示之也示事者恐其無

徵不信故言臧必証以事之臧言否必証以事之否也面命不過當面訓迪之提耳者恐其不甚激切故提此而儆之使臧者在所必從否者在所必違也借曰未知是因其不能受言而極力告戒之不指臧否說臧否未知猶未便是愚告之詳切而猶言不知難道是哲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哲失之于盈也故接以靡盈人能去其盈滿之心則虛以生明識見到此造詣亦到此成同不在知後也民字可玩見得就是凡民但能靡盈則知已夙而成自不莫況爲人君而可以則民者乎靡盈即溫溫夙知緊承靡盈成又緊承知知字與哲字相映成字與基字相映臧嘉其成也民字容謙定歸到武公身上彼年已九十有五矣而自稱曰小子若初爲子者然以抱子自警若初爲父者只此便可想見靡盈之意

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音蒙**我心慘慘**音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音諄**聽我**

匪用爲教叶入聲**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莫

𦬇也耄耄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合參夫受言之益有如此而汝則不能也豈未知天道之可畏乎彼昊天福善禍淫其理昭然甚明而我生斯世寔懼禍而靡樂焉使爾知從善而去惡則吾憂猶可釋也今視爾夢夢而未知臧否則天之禍爾必矣我心安得不慘慘而靡樂哉然爾之夢夢者豈以我誨之有未詳而然與則我之陳戒于謹言巳諄諄而詳且熟矣特爾之聽我者藐藐而忽略非惟不以我爲敎而反以我爲虐則爾之夢夢有由然矣借曰汝之不知聽言由于未有知識而然則汝亦聿既耄矣閱歷世故不爲不多矣何其輕忽人言之若是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自表其憂世之心下責其不能聽言也上章是誨之聽言此正儆之使聽意孔昭指鑒別善惡不淆說只虛虛以天道惡盈好謙發意且慢說到禍福上我生靡樂謂我生無日非恐得罪于天之日不見有可逸

樂也正與孔昭相照此託爲誦詩者之言夢夢註謂不明亂意則非止不知臧否之謂如所云迷亂顛覆有醉生夢死意此夢夢與靡樂之心相反故我爲之慘慘而憂也誨爾以下反覆責其不能聽言也諄諄即上文喻之詳切便是藐藐正是他夢夢處人不知自修則以忠教見虐者必多不以爲教而反以爲虐則甘于哲人之棄而爲愚人之歸其夢夢又甚矣借曰我非故爲是夢夢特未有知識而然則汝既耄其涉歷世故已深夢夢豈其宜哉大意言汝忽然已老大矣知待何時宜聽吾言也雖與抱子之年只一般而語意深切又進一步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叶虎委反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叶于逼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國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辭庶幸悔恨忒差遹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合參然爾之不聽言也抑未知天禍之可懼乎於乎小子吾告爾以修己治人之道皆舊章之所在也爾能聽用我謀則有以回弗尚之天而弭淪胥之變庶幾大悔可免矣今天運方此艱難巳有敗亡之漸將喪厥國矣我之郎事喻事而取譬也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爾不聽我謀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皇天弗尚禍必隨之其喪國也必矣安能免于大悔哉知喪國之可懼則其聽言以修德者自不容已矣吁衛武公使人命巳之詞如此其自儆之意至深且切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聽言可以免禍下指言禍之難免以懼之正欲其聽言也舊止如治民守法而預防外患謹儀慎言而隱顯交修皆是即上文先王之明刑也舊止不徒聽之而能用之則反其夢夢之愚而爲溫溫之哲矣大悔即下文喪國之類譬喻也不是譬喻此時周家未危而我乃取喪國之言

爲爾曉譬爾必謂迂濶矣試觀禍與福亡之理則所爲皇天弗尚淪胥以亡就是眼前的事了故曰不遠鄒嶧山云取譬不指上二句即指昊天不忒句此沉兩句一連之說本講姑依此更參之回遹其德即不聽舊止之謀自爲盈滿夢夢藐藐不修政令不謹威儀而終于迷亂顛覆也俾民大棘蓋不足爲則爲章爲訓爲順使民至于困急則皇天弗尚必加之以大悔而喪國也必矣安可不聽言以修德哉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于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韋昭曰懿讀爲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

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爲刺厲王者誤矣○按卿執政之
官師長官師之長士謂上中下士旅賁氏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中庭之
左右也宗門序之閒誦訓王誦習之官暬御謂近習也暬使知天道者工
師樂官也○此詩言甚切至有以教而歆之者如四方訓四國順維民之
則維民之章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維不爲則之類是也有反言以懲之
者如靡哲不愚彼童而角之類是也有正言以導之者如弗念厥紹莫捫
朕舌神之格思維德之基民之靡盈之類是也序之則曰小子責之則曰
言耄其丁夫則必不進不忘斯徵無聞矣袞受修而後爲至信也人之
徒也○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于爲王也之以
而二詩之蠶裂音節又有合于大小雅乎然二詩但得列于
工雅染亦自無相亂矣○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五 大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仝輯

門人　張　祿璞文　仝較
孫　貽儁積
　　姜朝烈承武
男　姜之璋章玉　仝閱

桑柔

序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全旨　通詩大意反覆刺厲王用小人以病民也首四章是著民病可憂而徵諸征役之怨諷下是詳舉禍失宜而歸諸小人之病民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關係所言之一章嘆民病之可憂二三四章述征役之怨訴以見民之病也五章言用賢可以已亂六章言世亂而君子不樂仕于朝七章言天降亂無已雖田野亦不能自安八章刺王不能擇相而任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也十章刺人君用愚人而拒諫十一章刺人君用忍人以致亂十二章言君子小人趨向之異十三章刺王之用貪人以致亂十四章言其言之可聽而小人不見聽也十五六章言小人情狀之可惡雖皆反覆以責小人是所以深怨用小人者之非也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音滄兄音況填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劉殘瘼病殄絕也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同爲病之義但召旻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倬明貌○[illegible]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爲比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

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合參此爲芮伯刺厲王而作若詩言桑之盛衰生民之休戚係焉我則昔時可謂盛矣而孰知今日之衰乎彼菀然茂密之桑桑方其未采也其蔭無所不徧及其將采之也枝葉忽然而殘所謂無不蔭者安在哉我則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皆蒙仁覆之澤亦猶桑之菀而侯甸也今王室忽焉凋弊民失其蔭而受其病何異桑之將采其劉乎我也感斯世斯民之亂憂之而不絕于心悲憫之甚而至于甚病也寧不訴于天乎倬然昭明之昊天民之安危無所不察者也胡不矜我之病轉危而措之安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追古而傷當世之衰下則剸今而致訴天之意也以桑之始盛驟衰比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焉之意桑采二字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謂以桑蔭治天下也以下文昭之書是征討不形于四方而師旅諸賢相與愛養于下國故曰其下侯旬將采其劉分明指下貪人剝民財戕民命甚矣忍其生而殘戮斬其澤故曰瘼此下民不殄二句緊頂一瘼字來填滿也積也倬彼見治亂安危無不昭察意我矜非但望其矜已實望其憫民窮也民病之可矜備在下三章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音烏乎音呼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合參然民之受病觀于征役者之怨詞可見矣其詞曰吾王以好大喜功之志而肆其窮兵黷武之威四牡則騤騤而壯盛旟旐則有翩而飛揚東征西討兵革日興禍亂之生也亦何能有定乎自四方之國言之則無一國而不淪胥以滅矣自四方之民言之則民靡有黎無不具禍以燼矣夫國滅則屏翰無存民燼則守國無本於乎哀哉國家之運至是危蹙而不能以久存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述民之苦于征役下嘆國運之將亡也四牡二句總見征役不息有耳聞目見無非厭苦之意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不息也旟旐止則納之殺中言其行而翩翩亦見在路不息亂生根此說不夷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國句對民靡二句國指諸侯民指百姓國滅民燼總見亂生之不夷也燼者遺禍而喪亡如火滅而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耳末二句承國與民說國步以王室之氣運言國運之所以隆長者以四國定而萬民安也國泯則藩籬撤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日蹙乎哀國運之蹙便是征役者哀之勿依輔氏作君子哀○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爲美在變雅則爲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而欣欣有喜色或疾首蹙頞而相告也身之所遇有勞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勞逸爲心哉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子兩反靡所止疑音屹叶如字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兩反誰生厲階叶居奚反至今爲梗音耿叶古黨反
賦也蔑滅資咨將養也疑讀如儀䲡疑立之疑定也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今爲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合參夫征役不息以致國運將蹙嗟哉其可懼乎天誠厭棄斯世而不我養矣故我欲有所居以圖安則所遇皆窮而居無定所也欲有所往以避患則舉世皆亂而往無所適也民病一至于此是必有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有爭心故相激以成天下之變歟然君子秉持其心務欲和平以養天下之福初不欲爭競以啓禍也不知誰寔生此厲階至今爲民之病而使之無所定無所往若是乎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遭亂之極下則咎其致亂之人也蔑資將蔑而可咨

哭也天不我將爲國步將危也此亦無所歸咎之詩【佚註】疑文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徘徊而始定也內無以自安外無處可往幾無所進于天地之間此正見其不我將處若子寔維四句只借君子作轉語而歸其亂本于王此君子泛指在位欲安民者言蔽者亂之階也意氣之弋矛轉深殺伐在位諸君子雖或激于忠憤而稍有爭心未免與小人爲敵往往醸成禍胎程伊川所謂新政之行亦吾黨激成之是也無競大意謂洞觀天變人離之際何有從中搆禍之人而徵繇端委始末之由豈是吾黨激成之過則非君子之有爭心也此其厲階必有所以醸成之者矣末路將言王用小人致亂故此又先說與君子無干又若佯爲不知也者而曰誰益以吸起一篇之勢○說通下四句窮亂本也曰君子寔維秉心無競則當時有言致亂自君子者矣厲階稍指厲王用小人曰王今追其始以咎之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音亶）**怒**（叶[illegible]五反）**自西徂東**（叶音丁）**靡所定處多我覯痻**（音民）**孔棘我圉**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僤厚覯見痻病棘急圉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合參】夫國之危亂如此是以我也憂心慇慇念我土宇而懷歸之思益甚切矣所可傷者我之生也當此不辰之時也逢天之僤怒是以使我離其室家而自西徂東靡有定處之若是也有飢渴勞勤之苦多矣我之見病乎有鋒鏑死亡之憂急矣我之在邊乎有人心者何忍使我至此極哉夫征役者之怨詞如此則國之亂而民之病也從可知矣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動故土之思下是傷征役之困憂心慇慇承厲階來土宇征役者之家鄉也居邊隘之苦則思內地之安念旅寄之勞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宇我生六句一氣流下總是僤怒之寔不辰非言生時不善言不幸生于此時也周都于西師出西往故曰自西徂東正指征役言天怒于上民困于下今之見病者有矣危急者有矣而飢渴勞勤之騎集鋒鏑死亡之日亟則我獨多而我獨棘也曰多覯非一事也曰孔棘朝不保暮也土宇之念何能已已合上二章總是下民之瘼○慶源輔氏曰以上三章雖皆征役者之怨詞然四牡章要其禍亂之終國步章原其禍亂之始至此章則情愈切而詞愈哀矣

爲謀爲毖（音必叶）**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學反）

賦也毖愼況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執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合參】夫國亂而民病如此而所以致之者亦王之不用賢故耳今觀王之所

爲豈不謀且愼哉然而不得其道則非惟不能反亂而爲治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我告爾以禍亂之當憂而因誨爾以序爵辨賢之道蓋以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誰能執熱而不以濯乎誰能已亂而不以賢乎旣不能用賢則無以更化又何以已亂而善其國哉但相與以入于陷溺而已矣此賢之不可以不用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指其生亂之由下是告以止亂之道綰重在用賢上首二句只引起下文註中不以其道即以不得用人之道看正與下誨爾序爵相反但且渾言爲謀爲毖非真謀毖也謀不得其道則妄議反足以滑明如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是也愼不得其道則猶豫反足以撓斷如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是也爲謀爲毖明是與小人謀之毖之故適以長亂告爾二句勿平看憂恤以亂之當憂而言如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國步斯頻皆是然已亂莫如序爵故誨之序爵量材度德簡賢黜不肖使翳其爵之意

重在擇相上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與以私也如智者決策于愚人賢士程能于不肖可謂序乎誰能二句言必用賢方可止亂也此時此眷至要至切如救焚然故以執熱喻之此二句須以正意用在頭上方是賦體其何二句傷其不能用賢以已亂也

如彼遡風叶孚音反、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音烹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遡鄉僾唈肅進荓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合參夫用賢可以已亂如此奈何王之不能也賢者豈肯爲之用乎故君子視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蓋憂亂之極而不覺其抑欝之甚者矣當時雖有切于救亂欲進而任其責者則皆使之曰世亂矣非人力所能及也汝之欲進何爲哉曷若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蓋稼穡雖勞也然勞于其前而可無辱于其後是仕進非寶稼穡誠寶矣代食雖窮也然窮于其身而可無憂于其心是祿食非好而代食誠維好矣夫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而賢者皆不樂仕于其國矣將誰與共理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嘆時事之可憂下言不仕之本意承上言王不用賢則賢者亦不爲之用此時事之甚可憂者故擧頭便說如彼遡風明是詩人自請非另有君子憂之也鄉風之人氣唈而不舒往往不能喘息詩人自言憂亂之深其抑欝之極如此民指君子之未仕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意世亂已極孤忠莫救故曰不逮此以下皆賢者同類相使之言好是二句一串意民指野人言在朝則有祿食而今稼穡以代之故曰代食末二句推上二句意曰寶曰好玩註兩以都在勞而無患上說蓋勞而無辱便是至寶此有維寶之意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此有維好之意本講與此互相發○做弦云祿食有憂稼穡無患與其有憂而幸一時之進孰若無患而服終身之勞故欲退而稼穡也曰維寶曰維好則當時朝廷之上小人之傾險君心之陂險恐恐然使人畏之而不敢進又可知矣

天降喪去聲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音綴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與膂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合參夫賢者退處田野固欲以圖安也孰知田野亦不能以自存乎今天降

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蟊賊使我稼穡之盡病則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矣哀恫哉此中國也俱趨于危而無復可安之處盡泯于荒而無復可食之資是以流離饑餓危困之極至于靡有旅力以念天禍亦惟聽其自斃而已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咎天降禍之非輕下是原已處禍之無力滅我立王言將滅我所立之王謂王室也二句只是引起之詞重稼穡邊見上焉無君不得祿食既困于朝矣而降此蟊賊使稼穡卒痒又困于野也哀恫四句皆本蟊賊說皆危無可安之所見不特征役之靡所定處也盡荒無可食之資見不特征役之天不我將也靡有二句亦不是無力以念天禍分明見得念亂圖存事當在要路柄權之人豈我在野遭此危困之極者做得來或言天禍無極那有許多氣力念得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亦有味又一說謂流離困苦雖愁苦呻吟而且不能則亦有氣而已勞危情極故直形容至此若

說沒有許多氣力去念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反不見得他愁惻處遂可參

○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三十四年厲王死于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此詩果言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追敘其事而刺之也○慶源輔氏曰此詞誠我立王爲共和以後矣然又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則非追刺之詞故朱子疑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叶側姜反**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去聲叶平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此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

合參夫禍亂之極賢者無以自存如此夫豈無所自哉亦以王用人之失當耳蓋天下治亂係宰相而任相之責在人君維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爲其能秉持至公之心以周徧謀度而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得宜群情胥服而爲民所瞻仰也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是非倒置所以使民至于狂亂也何以爲民之具瞻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賢君用人之公下言闇君役智之弊上段只爲引起下段而發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㫖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秉心二句提秉心直貫下秉其虛心以周徧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處考有辨之明意慎有用之審意擇天下木任天下寄而即就天下人用天下才照下文所謂考衆謀而通衆志也獨言擇相者舉重而言亦謹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下不順只二自字最不好自善其見自私其見此所以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也是非顛倒使人聞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且勃然發其不平之情故曰卒狂蓋至此而序爵之云竟不可誨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音莘**朋友已譖**音僭叶子林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興也甡甡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合參夫上既無明君以擇相矣由是在位者皆好讒佞亦何往而不窮哉瞻彼中林有甡甡然衆多並行之鹿類聚而不相害相友而不相離物尚且有然矣夫何爲朋友者不相信而相疑不相善而相傾曾鹿之不如也風俗之惡不亦甚哉是以當此之時將欲進也則恐爲讒譖所害而不可留進固窮也將欲退也則又恐讒譖之議其後而不敢去退亦窮也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其正今日之謂乎君子之窮一至于此孰非君之不明致之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言風俗之偷下言已處世之難此以鹿之相從于野興

友之相譖于朝以人不如物爲興也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處患則環居以禦之朋友以在位之人言朋友之譖皆由君之不考慎來君旣不以公心用人人臣亦以私心競進不相善而相傾不相信而相疑矣進退維谷正承朋友之譖言蓋恐其讒謟之及進退俱難也進退合看方見其無所不窮總是憂讒畏譏之意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叶巨巳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合參夫進退皆窮則喪亡之禍亦近而易見矣維此聖人明炳幾先凡國家他日之大可憂者皆蚤見而預言之蓋明見於百里之外而無遠不察也維彼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安危利災而反狂以喜焉今日之用事者蓋此人矣

我雖非聖人亦不甘爲愚人也豈不能盡言以相正哉但王之暴虐拒言爲謗有謗則殺道路且以目矣故我雖有欲言之心其如此畏忌何哉此所以不敢諫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智愚所見之異下嘆巳之難于言聖人愚人俱指爲臣者雖以聖愚相較而意實重愚人一邊聖只通明之稱瞻言二字串看猶云有所見而言則無遠不矚即未形之禍亂亦皆了然百里只極言其遠不指地說愚人之言即安危利災樂其所以亡與灼見禍機相反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先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末二句言當時厲王既用榮公專利又用衛巫監謗以告則殺道路以目召公嘗有防川之喻諫之不從故芮伯亦不無畏忌也此王之暴虐拒諫又可見矣○按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

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按李沆言朝廷事愛人君好尚初時王旦以爲不然及澶淵息兵之後真宗東封西祀財利土木紛然起矣而王旦乃追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文靖當時所見而言者皆後日可驗之事所謂瞻言百里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叶徒沃反**維彼忍心是顧是復**音伏**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叶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爲荼毒也

合參夫惟使人不敢言如此則用舍失宜孰從而正之乎維此良人國之寶也所宜求訪而用之也言不求而進用之而良人日疎矣維彼忍心民之賊也所宜擯斥而遠之也乃顧復而眷戀之而小人日親矣夫善人之棄既無以致民之安而忍心之用又適以重民之害由是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胥戕胥虐安爲荼毒以害人而不顧也是豈民之樂爲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用舍之失宜下二句以起民之亂也善人國之寶也所棄之如遺忍心國之賊也則念之不已所謂自有肺腸者也善人棄既無以致民之安忍心用適有以重民之困民不堪命所謂肆行貪亂雖荼毒以害人亦安爲之矣寧字妙民豈爲荼毒者迫于忍心之人不得已則安爲此也正于上俾民卒狂句應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音苟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也

合參夫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豈以君子小人之難辨乎彼大風之行必行其道蓋多出于空谷之中矣況君子小人爲類不同則所行之道不各以其乎維此良人君子人也其所行者則式穀焉置身于高明之域律己于高潔之歸其在君子之道如此維彼不順小人人也則所行者以中垢焉入于隱暗而不明淪于污賤而可恥在小人之道又如此君子小人其道不同蓋昭然其易辨也王何爲棄君子而獨用小人哉

析講此章即風行之有道興君子小人之行各有其道乃承上言今日之亂罔由邪正之倒置而邪正異轍原非不可辨者見王用人之常審也式穀以

舉動光明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無一不可對人言中則隱暗不以示則汚穢
不潔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人行事豈不逕庭哉○姜專愚曰稱落者必君
子隱暗者必小人見爵之易反而王不能然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叶蒲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圮族也王使貪人爲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
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
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合參夫小人不可用而王用之君子不爲之病乎彼大風之行則有隧矣王
使貪人爲政則嗜利害民而敗壞善類固其所必至矣故我于王以其或能
聽我之言而對之于以使貪人之勿用而君子或可以有爲也然以邪從邪

蔽錮已深我亦知其必不見聽也故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者非自憒眊
也蓋由王不用善人惟惑于貪人是以反使我至于憒眊而如醉耳王何爲
不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專利之害下言因以重己之病也與意只到敗類止蓋
反與也貪人別是一路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敗類只重在責貪
人蓋惡王之用之也聽言則對非必待于問也此時目擊時艱不勝憤憒念
王若聽言且將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一番然知其不聽言徒抑鬱而誦
話故惟日誦其言以如醉耳誦言猶獨語也屈原行吟澤中即是此意如醉
但是悖眊處既用其良仍是全詩之骨且結上諭爾序爵之意言由王之
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則悖眊仍歸之王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叶胡郭反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叶黑

賦也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所言或亦有中猶曰千慮而一得也之往
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
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女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合參然不見聽于君猶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其理而妄作此
詩者乎蓋千慮之中不無一得之愚如彼飛蟲雖不能以皆得也時亦有弋
而獲之者焉吾言豈皆無益于聽乎故我之以是言而告汝者與汝之反亂
爲治轉禍爲福正所以陰覆于汝也爾非惟不以爲厚而反來加赫赫然之
怒于我也安望其有聽言之益哉夫既不聽吾言則其致亂也有由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已進言之益下咎僚友之不聽其言也朋友即指貪人
蓋此人本王所倚任傷王不能聽言故嗟此人而嘆之其實所以告王耳作
詩謂上以悲國運之衰下以憫生民之痛始而原召亂之由繼而明止亂之
術也予豈不知而作謂今日匪言畏忌之朝欲伸孤憤予言不無過激然惟

言之激或亦中之偶所謂千慮而一得也如彼二句本是賦體正意即在如
字上飛鳥亦是羽蟲孔疏經言飛蟲箋言飛鳥者爲弋所獲明是飛鳥蟲是
鳥之大名故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是鳥之稱蟲者也陰汝言其可以易
危爲安轉禍爲福也小人爲惡不悛禍必不免君子往而教導之使之改行
從善不知受多少陰庇味一既字乃責其不能聽前日之言也反予來赫即
上文之以詒下文之謷謷也○詩說陰字影俟句字來見國家覆亡之際不
收其處則女亦托處于陰覆之中故曰陰汝○又云陰字作平聲不作去聲
言我只是陰刺于爾使爾自悟爾反赫加于我使我爲驚赫字正與陰字照
看來小人安知已非若陰刺之自不能不怒此說似講不去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墨反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音聿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爲得之背音工
爲反覆也克勝也回遹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

人名爲直諒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合參然天下之亂必有所由倡而民心之邪亦有所由起今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非民自爲之也專由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爲反覆之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雖害民有所不顧是以民從之而亂耳又如民之邪僻而反其正者亦非其心之本然也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肆其邪僻之非以爲道民之路是以民從之而邪耳豈得歸咎于民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下二句相對是反覆言斯民之爲非皆由于小人也此與下三个職字正應第三章誰生厲階誰字民之罔極言貪亂無厭極也職凉善背名爲直諒而寔則變詐無常也小人面是背非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訣不利如暴征橫斂以盡人之力竭人之財皆是蓋必合天下之不利始成其自利既求其自利何暇顧天下之不利

也職競用力言此輩處心積慮立心行巳專競用力于邪僻如中垢之爲有以導民于邪僻也競不正與第三章無競競字應見君子無競而小人職競所以厲階之生端在小人不在君子既曰民之罔極由于小人又曰民之回遹由于小人所謂反覆其言也上貪利故下貪亂上不正故下回遹各自相發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音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戾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蓋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眞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爲此非我言也則我巳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合參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彼民之所以日趨于亂而未安定者皆由此盜臣恣行暴虐而爲之寇故耳且是盜臣也外爲信實之行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一反背之間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于小人則內合而外離于君子則陽與而陰排色厲而內荏直可謂穿窬之盜矣且又自爲文飾以爲善詈之言非予言也蓋欲推其惡以歸他人掩其過以媚君子殊不知我既得其情而作汝歌凡詭秘之狀悉著于篇什之中矣豈可得而掩覆哉是則憂亂之情不一而規諷之意有加君苪伯可謂愛君憂國之至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民亂由小人下究其情之難掩也未戾四句一氣說又究其職凉善背之情也未戾者即居無定徂無往騷然不寧意所以然者專由盜臣竊君之權以行寇虐故民擾亂如此蓋至目之爲盜而王所為自獨俾臧者眞令之所謂民賊也凉曰二句正形容小人立心之險陽既非小人陰又毀君子如反謂君子爲民不利爲回遹是也雖曰匪予是小人自解之辭小人盜君權爲民寇其中垢之情如此爾自以爲其垢在中可以掩飾而以善詈之言非出自予也而吾已作爾歌矣作歌有形容其情態暴揚其事

迹意見小人縱能掩主目而不能逃桑柔之刺也○蹤義曰自十四章至此又皆托爲僚友相告之詞然始則嗟嘆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厲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夾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自見矣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豐城朱氏曰厲王之亂極矣一言以蔽之曰貪暴而巳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爲寇則用聚斂之証也○小雅正月大雅桑柔皆詩人深悲極痛之詩故言之長如此然彼多憂懼此多哀怨則又不容不辨也

雲漢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全旨 通詩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下皆述宣王之意而爲之自言以美之也細分之一章言憂旱而訴于天二章言憂旱而罪乎己三章言憂旱而懼先祖之絕祀四章言憂旱而望救于內外之神五章言憂旱而極言天與神之不吾恤也六章自反其事神之無闕以見不宜有此旱也七章是詳群臣盡力以救災八章是勉群臣救災而致望于天也瞿見湖曰通章總是个憂旱之心這心乃敬天勤民之心宣王中興皆本于此○總重爲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何辜今之人句是通篇大旨篇末曷惠其寧正說民安試炤轉何辜句意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叶鐵因反王曰於音烏乎音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去聲亂饑饉薦音存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叶桑經反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平聲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爲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如此也

合參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若謂災異之來乃天心所以仁愛人君所幸于人君者能遇災而懼焉耳倬彼雲漢昭回于天此無雨而旱之徵也吾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仰訴于天曰於乎今之人果何罪乎天何爲重降以喪亂之災而饑饉薦臻之若此也夫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以求消災弭禍之應今則凡祀典所不載之鬼神靡不舉而祭之焉彼犧牲禮神之物也我則隨其方而備其色苟利于民雖牲之多無所愛也圭璧禮神之玉也我則隨其方而異其用苟利于民雖玉之盡無所吝也夫我之祀神如此是宜天之恤之而免此旱災矣何爲而不我聽而旱之卒不見

弭哉

析講 此章上二句言旱之徵下述王訴天之詞言舉祀而無其應也倬彼二句先提出個旱的景象爲各章旱既太甚張本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漢者雨之徵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字直管到末此上要見宣王憂旱意故形諸詞者如此於乎二字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也看何辜今之人便見一念爲民意引咎于己而悲民無罪消災弭禍之本也天降二句串看即帶上句饑饉即喪亂也靡神不舉凡祭祀皆舉不專指常祀言所以求回天意也多一祀則多一牲故牲靡愛多一祀則多一玉故玉既卒牲各隨其方位之色圭璧亦天地四方各異莫我聽謂天不以盡祀禮而回災變也此非咎天咎己若之何而天莫之聽隱隱然有引罪號呼意在莫聽即天不降雨之謂○曹氏曰雲漢起于東方經尾箕之間西向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靡神不舉如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十一日索鬼神正是此意○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音融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叶力中反耗斁音妒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斁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通

合參 旱既太甚則蘊隆之熱氣蟲蟲然燔炙以病民矣我也爲民之憂而求助于神凡可以禋祀者皆未嘗絕之自郊而天地以至宮而宗廟或上而祭天或下而祭地或方祭而奠其禮或祭畢而瘞其物蓋無有神而不極其尊

崇之道矣然宮之神莫尊于后稷雖未嘗不吾享也而力又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力罔足以勝災也而又不吾寧如是則蘊隆之旱卒不可弭但見其耗斁于下上矣雖然變不虛生惟人所召意者我有以致之也不然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遇災而備祀乎神下四其不應而歸咎于躬也每章必曰旱既太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蘊是蓄積隆是亢盛皆指蟲蟲之熱氣言謂其氣鬱結騎亢積而不解也不殄者言以次而舉相續不絕謂方祭此而復祭彼耳自郊祀天地以至廟祀先王而凡自天而下自地而下皆盡其奠瘞之禮而靡神不宗正見不殄處若后稷上帝又自群神中舉其至親至尊者以該其餘實是方祭而奠其禮謂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瘞其物謂埋之于土上併瘞而修之故曰舉此就所常祀而尊之故曰宗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

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意言此旱災向所未有何以適當此時意我亦有以致之不可徑作怨望語或說寧丁我躬朱註後解為長如唐太宗吞蝗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我之肺腸衛文公祈雨告神曰百姓可哀宜蒙恩假若刺史有罪宜被疾殃古人自責大抵若此將說亦有依之者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叶吐雷反 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叶夷回反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音崔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

合參旱既太甚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推而去矣我也遇此之災兢兢乎其甚恐業業乎其甚危真有如霆如雷之震動于上而不敢自安也所以然者蓋我周嘗大亂之後人民凋耗無復有半身之遺其禍固已慘矣今昊天上帝又降此旱災不惟害及于民而使我身亦不見遺焉胡得不兢兢業業而相畏乎蓋身非吾身乃宗祀所係屬之身也吾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而滅矣使我如之何而不畏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憂旱而懼之深下極言其禍之可懼也則不可推言天災之至非人力所能為即欲推之使去而不得是以兢業如此兢業即下相畏意以此句作主如霆句正是形容其兢業下六句言不容不兢業之故則餘二句指厲王大亂後言非干旱之故不相畏畏字正與兢業字應此句承上起下之詞蓋以我之故而致旱則我之不遺固不足惜但我身社稷所係以我之故而絕先祖之祀此所以當畏也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脈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俱有相關意○豐城朱氏曰靡有孑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此作三平看似失本旨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illegible]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叶果五反 群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所反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叶演女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者也于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合參旱既太甚則不可沮之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赫焉而莫非旱氣炎炎焉而莫非熱氣雖云我之一身且無所容而大命近至死期已將至矣我將何所瞻仰何用顧望哉彼群公先正吾嘗雩祭之以祈穀實固欲其為吾助也今則坐觀而不吾助猶曰於我疏也若父母先祖與我有至親之恩而通于一氣之感者亦何寧忍予遭此之禍而不見救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極言遇災之禍下望救于父母先祖之神也不可沮凡災政所當與者已盡力爲之而此災竟不可沮也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藏以天地雖寬無隙以息非甚爲人主以天下爲所天下皆在赫赫炎炎之境萬民失所則我無所矣此說好然本講依舊說赫赫旱氣方盛炎炎熱氣方熾也大命近止即上不我遺意一說命而曰大還否天下人之命言靡瞻靡顧無所依賴之詞兼天與神言群公四句承上靡瞻靡顧說下如欲瞻顧于祭祀之神則群公先正既不我助如欲顧瞻于宮祀之神而父母先祖胡寧忍于乎雖皆望救之詞然須歸父母先祖上玩胡寧二字煞有責躬意作此是哀詞不是怨詞〇群公句龍后稷之類先正先世爲官之長也〇群公先正即首章靡祀之所祭者父母先祖及下章昊天上帝即首章常祀之所祭者也〇萬時華云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神仲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此即祭群公先正之禮今則因旱禱祭也陳祥道云鄭氏謂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然周禮小祝小祭祀逆㱿而寧風旱則百辟亦天子所祀也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叶樞倫反)**旱魃**(蒲末反)**爲虐如惔**(音談)**如焚**(叶汾乾反)**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叶許云反)**群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勻反)**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勻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惔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合參旱既太甚在山者則滌然而無木在川者則滌然而無水矣且旱魃之神方肆爲虐而熾盛之勢如惔焉如焚焉甚可畏也故我心憚暑憂之于心有如火之熏灼其將何以自解乎彼群公先正吾皆有以告之固欲彼之吾聞也今則未告之先旱猶是焉既告之後旱猶是焉是不惟不我聞而且不我聞矣昊天上帝乃司趨避之權者也又何爲不使我逃遯而去而坐此患也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極言災之可憂下是致咎于天也首四句一氣說不可以旱之太甚出于上之爲虐作推由意言山川已爲焦土而旱魃方且肆虐如惔如焚其猛烈不止此憂者憂其挽回莫施也惔焚熏皆從火旱如惔如焚而心如熏則旱既太甚而憂旱者亦熱中極矣正字法相應處群公先正人鬼也其疑畏故以聞祈之不我聞者不聞我之憂也此二句輕特以起末二句上帝尊而有權故曰俾寧俾我遯謂得逃遯而去則免今不能遯如何可免者與不能奮飛意同鹿野云遯去字活說不必泥去位言極是此要見自責意若作怨天便不穩矣〇此承上文言父母先祖既不知恤矣然制吾之命者天也又望救于天則天不我聞宜聞而不我聞也又甚于不助矣〇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于南方可爲人所執獲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音顛)**我以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具反)**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瘨病憯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合參旱既太甚吾非不欲去而避之但我以身係天下之重而出無所之故黽勉畏懼而不敢去耳然變不虛生必有其故〇天胡病我以旱而至于此哉反而求之曾不知其故焉意者以我祈年不早而然歟我則于農之始耕也先祈穀于上帝稼之方納也預期來年于天宗祈年亦孔夙矣以爲方社或莫而然歟我則于禾稼之方登也即祭四方以報其成物之功于農之始畢也即祭土神以報其生物之功方社亦不莫矣夫我之自反初無致災之失而昊天上帝曾不度我之心何哉誠使我之事神不謹則恨怒于我者宜也

如我之敬恭明神宜可以無悔怒矣今乃病我以旱此吾之自反而不得其故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災不可逃下則自反無致災之道也黽勉句即領上寧俾我遯來言民命方急當黽勉以救之有畏懼而不敢去者此畏字即上胡不相畏畏字來尊勉勵諸臣正黽勉畏去之意胡寧瘨我二句亦非怨天乃訴天而自審之詞也祈年以下正發明胡寧之意祈年句是祈方社句是報但是常祭孟春是正祈孟冬是預祈祈皆在前故曰孔夙謂有先事之戒也方以報生萬物社以報成萬物報皆在後故曰不莫謂無後時之愆也二句即敬恭明神皆見自反無缺之意不我虞不度我奉祭之心也悔怒指旱說天言宜無二字有味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正打轉憯不知其故句此與孟子我竭力耕田數語意略相似○疊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應祿之方秋預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叶奬里反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叶羽已反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音仰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祀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合參旱既太甚則群臣以憂旱廢事而朝廷之上皆已散亂無復有統紀之子矣彼庶正者衆官之長吾所賴以倡九牧而阜兆民者也今也奔走于蘊隆之候鞫窮亦甚矣鞫哉我庶正乎冢宰者衆長之長吾所賴以統百官而

均四海者也今則劬勞于雲漢之瞻而盡瘁亦甚矣疚哉我冢宰乎趣馬掌王之馬政師氏以兵守王門者也今則或廢而不秣或弛而不陳不能安其職矣膳夫掌王之飲食左右供王之侍御者也今則或徹而不舉或布而不修不能安其常矣是上自庶正下及左右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一人敢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亦大以在廷之臣皆為旱而深自貶損如此其志亦可哀矣瞻彼昊天縱不為我一人恤獨不為我諸臣恤乎何為使我悠悠然無所聊賴之若此也

析講此章上八句言群臣救旱之同下則致望于天之詞也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釧繩相承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惟憂旱倥偬不能條條理理有整頓處似乎散耳其大綱如何亂得下七句正友紀之散處鞫是救旱而計慮之窮疚是救旱而形容之病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鞫哉疚哉下則平敘職名而以靡人二句總之註不秣者不以粟食馬也弛其兵者縣其兵不用也不除者天子所馳之道不掃治也不縣者不作樂也徹膳者減膳不供大牢也左右布而不修者諸臣布列于位者不令有所修造也鞫疚等只說得無友紀其救旱意全在靡人不周處無不能止謂群臣鞠躬盡瘁無肯以人不能勝天而遂止不為者上句有同心意下句有盡心意瞻卬二句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人窮則反本之意里字註解憂字又云聊賴之意二意當合看

瞻卬昊天有嘒音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叶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叶諸盈反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固非求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于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

曰不敢斥言而者畏懼之甚自不敢必云爾

○愈按夫群臣之助我救旱者已至而我之所以求助于群臣者尤未已矣瞻彼昊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且未有雨徵矣凡爾大夫君子劇其精誠助我昭格于天者已無遺餘力矣然以無餘力而自怠則不可也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修之庶幾天變或可回也然此豈但爲我之一身已哉蓋久旱而民不寧非惟吾身不獲安定之休而庶正之不獲安定也亦已甚矣故今日昭格于天以爲弭旱之計者固所以求惠斯民而定爾之衆正云耳諸臣可不各盡其責而勉以成功乎瞻彼昊天以奠民爲心者也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旱魃無蘊隆之災下土無耗斁之患安及于民安及于君而又安及于庶正也哉此固我之深望于天也夫吾王訴天之詞如此則畏天悲人之意甚切而所以撥亂反正者有機矣此王化之所以復行也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變之不可回下致勉于人而望惠于天也兩言瞻卬昊天情厥勢迫想見宣王之勤懇明星夜見依然雲漢之昭回要看有字所有者惟是嘒然之星則所無者是沛然之雨意在言表大夫君子即上羣正羣官卿假只是祈求請禱無贏是不遺餘力即上靡人二句意大命二句言雖死亡將近力無如之何而益求所以昭格不可遂棄其前勞也定衆正要帶安民說蘇氏謂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此意甚好蓋臣以安民爲心屆勉于昭格則盡人事以回天變則民安民安則非獨人君安定而諸臣亦可以釋賴救之勞也故曰以戾衆正獨言其長該其餘也曷惠其寧瞻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言不知何時惠我以安寧使萬民慶于野而百工慶于朝也不可露出興雨字

雲漢八章章十句○陳慈生曰憂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雨字殊有深古說詩者須斟酌蓋有周宣王懼惕然痛疚不言及雨正其憂之深也篇中先訴天虐俱要似號呼引咎之意若疑有所以致之而然勿作怨望以繫○李氏云宣王之旱告于上天又告于父母先祖又告于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豐城朱氏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畏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蘊隆之氣消豐稔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自雲漢一念基之也○水旱之患堯湯被之矣然銷之則在乎人焉桑林一禱大雨千里天人之相感也如此今宣王懼災修政而群臣又能以王之心爲心宜其反雲漢之災成中興之業後世有遇旱者既不能以自修乃曰天其以乾封乎嗚呼其有愧于宣王多矣○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語類問雲漢乃他人述宣王之意然責己處太少曰然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 蔣宋生長發
張 魁聚星 仝較
姜朝烈承武
男 吳之璋章玉 仝閱

崧高章

序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全旨 通詩以世封其功爲主功在維周三句見末章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又其立功之本採此二句正與維周三句相應總見分封以賢賢而非徒以親親也折言之首章舉其德業之盛爲封謝張本也二章道其封謝之意三章述其封謝之命四章言封國成而錫予之也五章言遣以就封而期望之也六章餞之而遂于行七章預道其入謝之事八章則表其作詩之意○是詩自六章以上詳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眷顧之深倚望之重示法之廣而末又追言其平日有此德望足以當此數者而今日贈之不爲虛文也○夫因親建侯疑爲王者之私恩以親褻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張其賢至簡在王心與藩衛王室而元舅之親幾一言及之見錫之遣之餞之以象其行非止爲一外戚之榮而已

崧音松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叶鐵因反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叶胡千反四國于蕃叶分邅反四方于宣

賦也○崧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於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爲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于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

合參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若謂建國以親侯者君臣之義立言以贈行者朋友之情今申伯之封謝也我將何以贈之而樂其行乎彼嶽高維嶽高而且大則峻極于天焉其山高則其神必靈矣維此嶽山之神扶輿清淑之氣蓄極不能自秘也而鍾之于人文磅礴鬱積之餘畀物不能獨當也而鍾之爲髦杰前乎穆王則有甫侯是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始降乎後乎今王則有申伯亦天下名世之士也其岳神之再降乎維此申伯及彼甫侯其生也既有所自則其出也必有所爲以之夾輔王室也則能尊朝廷固根本而鎮定之功懋也不爲維周之翰乎以之總領諸侯也則能杜外患禦外侮而保障之積著也不爲四國之蕃乎以之經營四方也則奉行德意宣昭無外而德澤布于天下也四方不于宣乎夫申伯降

生之異而功業之隆與甫侯並著如此是固分封之典所由起也

析講 此章上四句言降生之異下言功業之隆重功業上降生之異特推本言之耳天極則山靈山高則神聚故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特發而爲人文甫生不足以盡之也再降而爲申伯生甫及申見精靈已露于甫而至此大透發于申也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姜姓也申侯爵以其爲方伯故謂之申伯上及字下及也以世言下及字上及也以功言俱以申伯作主要見與古人濟美意周以王室言翰者夾輔之而爲苞桑之佐四國以諸侯言蕃者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百姓言宣者疏通之使遠近無不蒙之澤作已然之功說蓋申伯入爲卿士出爲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張本○爾雅註岱宗太山也霍即天柱山華華陰山恒常山也○毛傳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岳之祭述諸侯之職箋四岳卿士之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岳巡狩之事歷唐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申齊許皆其苗裔

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氏俱出四岳故連言之○三百篇中最善作大文
字者莫如尹吉甫奚山甫則原其生德于天遂申伯則推其降神于嶽濟甫
論詩云起句奇難得二詩得如此奇起句故洋洋大篇通體皆振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吏反**王命召伯**叶逋莫反**定申伯之宅**叶達**登是南邦**叶卜工反**世執其功**

賦也亹亹强勉之貌纘繼也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
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
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呂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
合參以王者分封之典言之亹亹然忠勤之申伯其先世總領諸侯爲人之
表式舊矣王以其先烈之不可以不紹也則命其纘先祖之戎功而列于諸
侯以其舊都之不足以容也故命其去申邑之舊都而國于謝邑其所封之
國豈止爲申伯一身謀哉誠以南方諸侯地醜德齊莫能相尚也故命申伯

建國都于謝使自爲正而方伯方伯而連帥皆有所矜式而南國之諸侯人
人皆以申伯爲其所任者不亦重歟然既欲封之而不預定其宅不可也王乃
命召伯課督經營定申伯之宅相其原隰就爲朝就爲市而前後之相望就
爲城就爲郛而城郭之相宜所以封國者豈止爲申伯一時謀哉蓋以申伯
體勢不重不足以垂後裔也故欲成是南邦之功使自一世而百世百世而
萬世皆有所持守而後世之子孫世世如申伯焉其所遺者不亦遠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纘先而示法于人見分封之意重下言成邑而垂裕于
後見作封之意遠然兩意不可對看只順文說下亹亹者言申伯之爲人夙
焉與夜焉寐而夙夜之匪懈其事務進盡忠退補過而進退之靡息也然此
二字輕看只是贊嘆呼起之詞總領諸侯乃申伯先世事故曰纘建邑于謝
乃加地進律之賞也孔疏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謝邑之南後漢地
理志云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五里申謝其地相近疏曰南國謂謝旁諸
國是式使南國諸侯在其統領中者皆以屏翰蕃宣爲式也式正猶中事召
伯爲司空命之亦見鄭重其事意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宅指宗廟宮室
城郭之類其功即翰蕃宣之功也蓋申伯之功大矣召伯之功成則世稱報
功之典而使申伯子孫世守其功常領方伯意王欲之事世執其功兩意相
屬蓋世世常守其功則世世藉事于無窮矣○此章俱是述其事而推分封
之意如此則王命之詞也○申之始封也式是南邦迪其季也遷周于東土
所爲世執者安在哉以舜之聖而未嘗侯九男後世五侯四將軍卒移漢鼎
吾謂嶽高是啓之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工反**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叶他因反**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徹
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遷使就國也漢明

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合參然吾于天子挨謝之意而又見其命事爲甚詳也王命申伯欲使爲法
于南國之諸侯故因謝人之衆可爲南邦之重鎮乃設都于是而建城郭使
之綱紀謝人而表正南服焉然城邑之營已定宅身之地上田不徹將爲經
費之供王又命召伯徹申伯之土田定其經界正其賦稅而粢盛之需經國
之需皆有所自出之地矣抑私人不遷難遂燕居之樂王又命傅御遷其私
人而室家妻孥兄弟婚姻皆得以遂無遠之願矣私人不以煩召伯細事非
大臣所宜傅御必命于吾王甥舅之情猶一體王于申伯又何委之重而待
之周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述王命以分封之意下是周其分封之務式是南邦即上
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述王之意此則述王之命耳王方
以式是南邦使伯而苟體勢不重不足以鎮撫南服故表裏江淮控帶荊徐

因謂作廟犯吭之處言矣此重建國意分單指作城看王命四句分二事平
對徹土田以供祿食遷私人以遂室家亦分封之制宜爾但于王命上見其
鄭重而王所以一一申命總爲式是南邦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命大臣遷
私人王者之私恩故命傅御只歷述其有此命非命詞也○因謝人以作庸
只是言其民居稠密爲一方重鎮所以建國于此○按鄭註群臣無所取法
則乎故使之式南邦也丁民無所統攝則亂故作庸以統謝人也式是句以
統諸侯言因是二句以統民人言又云國依于民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因謝
邑之人無所統而恐其爭且亂也故因謝人以立國只是得人以鎮定之之
意如此講是爲著養謝人不爲申伯也俶尺切○登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
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
皆因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惜經史不載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音畜**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叶通各反**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賦也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合參夫定宅之命王固命召伯矣但見王命之召伯任之凡申伯謝邑之功
孰非召伯之所營乎彼城郭所以爲國家之衛也則其功始作而聳然爲新
邑之觀寢廟所以棲祖考之神也則其功既成而藐然有深廣之美夫厥功
告成則申伯之往謝有日矣王于是錫申伯以就國之儀有四牡以駕車也
則喬蹻而壯盛有鉤膺以飾馬也則濯濯而光明等威辨而物采彰其寵遇
之隆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成封國之功下是錫之以就封之儀也功就已成者言
下文城廟便是以申伯言者所封之人也謝固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俶非
未就之說城方始作廟已有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申伯之功不止城與廟
也然城以衛民廟以奉先保民事神國之先務皆舉謝功之大者言之耳如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之類是也召伯以此功告成于王則謝人有廟南邦可
登申伯之就封有日矣故錫之車馬以華其行四牡以駕車鉤膺以飾馬俱
以諸侯儀衛言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云云
彰異數也故下章首二句侈其事而復言之此已錫之不作預備看○此總
是備言謝功成以起就國之意非是方興其功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去聲**馬**叶滿補反**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叶音補**往近王舅南土是保**叶音補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合參夫既錫之矣王于是遂遣申伯以行憑路車之軾結乘馬之靷而就國
之儀備矣乃從而告之曰今日之域中皆我周之天下非無可以封元舅而
必于謝也但我嘗按職方之圖以選擇爾居之地其山水之秀其土田之饒
其人文美盛而易于弘化其風氣奥阻而利于詰謀天下莫有如南土者蓋

非是無以展爾猷亦非是無以副予心也然而封國之常不惟錫之土以作
一方之保障必且錫之圭以垂百代之榮抑我之于爾既不愛尺寸之土圖
以廓爾居亦何愛尺土之圭不以作爾寶且封謝雖王朝之特恩而保障則
侯國之常事王舅往矣復何言哉尚其益修屏翰之功茂著蕃宣之烈于以
保茲南土于無虞而使九重無南顧之憂斯可也是王遣申伯而寵任之重
又如此

析講此章上六句示以封國之意下是期以保國之功路車乘馬只將上文
衍說蓋上既錫之而此則遣之非加錫之謂下四句是詩人述王者告申伯
之詞皆以起下保封之意我圖二句見形勝都邑之雄惟南土而爾墻之作
亦莫如南土土地人民之盛惟南土而世功之懋亦莫如南土也介圭即諸
侯之圭上可合瑞于天子下可布信于友邦故曰爾寶錫圭與分土不平蓋
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也厲王之后曰莘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故申伯爲王舅往近二句言王舅今辭以往尚其體師重分封之意而以昔日翰蕃宣之功益修之于侯國以保南土爲王朝巨鎮意非但曰申伯自保國云耳此詩人述王者之意一章歸重在此○孔疏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呂記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介圭入覲則當時諸侯瑞圭蓋介之爲言大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按考工記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八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之則是圭也其信圭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音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音雉**其粻**音張**式遄**音椽**其行**叶戶郎反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於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粻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以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

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合參夫申伯既承王命之遣遂爲信邁之行王乃篤親親之恩而餞之于郿之地既餞之後由是申伯指南土以言旋望謝邑而誠歸非若向者之數留欲行而疑不果矣然使委積不備亦何以速其行哉不知王之待申伯也處無不周故其命召伯也事無不預豫于定宅之後則已命之斂其土疆之賦稅以峙其道路之餱糧使廬市之積可爲止宿之資故申伯在途得以式遄其行無留滯也其餞送之誠而供億之預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及時致餞而有以果其行下是先時致備而有以速其行信邁誠歸對王數留行看王以親親之情不可以遽釋故留之數而行不果今信邁而餞禮行則可謝而誠歸矣信邁誠歸只是一事蓋王已餞于郿則申伯眞果于行矣非是因其信邁而餞之也自鎬適申則途不經郿時宣王省視岐周而申伯往辭焉故有郿之餞既餞之後復返于鎬然後適申曰信曰誠見王之不能舍伯伯亦不能舍王有勢不得已故叠勉辭去二字摹寫出眷戀不舍之意王命以下又追言申伯未行之先王已使召伯斂其賦稅以積之故能使伯無留行上下各自開看徹土疆與徹土田不同上是井其田以授民立永世之規此是取什一之賦以供餱糧以爲路費也重在峙粻二字遄行就已去在道而言見道路中無留滯非速其行也○按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餞由餞而行節節有次第

申伯番番音波叶分遭反**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灘**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叶胡千反**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於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元舅申伯也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一曰申伯

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

合參由是而至謝也何如惟此申伯番番然武勇足以屏鎮乎南服之寄既入于謝邑而從行之衆爲徒行者爲御車者嘽嘽然而盛焉我周邦之人見伯之就封咸喜而相謂曰京師以侯國爲藩衛侯國以得人爲輕重今申伯封謝必能樹一方之巨鎮而內可恃以無恐汝今有良翰矣夫周人以良翰而預喜之何哉蓋不顯哉此申伯也爲王元舅才兼文武凡縉紳之士皆法其文介胄之士皆法其武是預卜其望已試于平日故周人因其入謝而喜之也所謂式是南邦南國是保者可無負王之命矣分封之意豈徒然哉

析講此章上五句是就封而有以慰乎人下是重望足以法乎人然須一直說下俱是預道之言首三句轉番乎精神奮厲風度振飭之意入看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于謝也徒御句敘其從行之有此儀耳周邦指京師之人言此二句是周人見他啓行氣象其喜而相謂也良翰即上維周之翰非謂謝

人亦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維翰之也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藩垣得人根本所由固也故喜之周邦喜則南土之人喜可知矣不顯句是呼起之詞元舅二句勿以親賢平看重文武是憲上言文武之士皆以爲法周人喜其有良翰者此也番番五句踏應保南土意不顯三句踏應式南國意或謂以申伯之親王之心膂豈宜解樞要而同家南服之地故不知中興之功未立所憂者在王朝故周公作輸召虎視師而申伯亦股肱王室後先其間右賢左戚共濟國事不以宮掖之嫌自引也中興之功既立所憂者在方鎭故韓侯長北貊山甫城東方而申伯亦徙封大藩總領岳職在內在外無有遠邇不以戚屬之重或留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音問于四國叶于逼反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工師所誦之辭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合叙且申伯之賢不止此也維此申伯之德剛柔相濟中正不偏不惟柔惠而體柔德之美又且直焉而備剛德之中誠天下之全德也以是德而施之于治則揉此萬邦而撫綏制馭之有道矣以是德而播之爲譽則聞于四國而仁聲義問之昭宣矣有此德業聞望之隆而膺是分封之寵則今日之行可無言以贈之乎我吉甫以僚友之情于是倣崧高之誦作爲誦之詞爲詩則降生之異德業之隆寵遇之厚無不備載于其中其詩則孔碩也誦之聲爲風則一唱三嘆吉味深長足以感人而動物其風則肆好也以是詩也與是風也以之贈乎申伯則彼之受也無愧色我之贈也無諛詞誠足以華其行矣可非申伯之賢無以當吉甫之誦非吉甫之誦無以彰申伯之賢中興之德業文章不于是可見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美其德業之隆下表已贈言之善也柔惠是柔德之善直又是剛德之善惟剛柔相濟則惠行不至于玩威行不至于亢味一且字見相濟之美揉訓治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也聞者儀德而頌其休譽感而頌其義承德來以上大概自其爲卿士時樹立如此即首章崧高宣意也作誦指全詩言述于言爲詩歌于工爲誦形諸咏歌足以感人則爲風使其人本不足美而誤爲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碩且好乎惟申伯之生禀位望德業矯矯絶人故詞之所敍氣象宏博聲之所咏意味深長而聲必視其詞詩碩則風遂好有餘音者矣此皆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以贈申伯見所言皆是實事作者不爲溢美而受者足以當之也○柔直二字對惠所以足其柔也柔不惟惠而且直一句有三折○嚴士曰誦詩風三字變文相足究竟則總一詩耳然風字訓聲却如語若自贊者昔人謂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亦是此意

崧高八章章八句○宣王之待元舅可謂有禮且有法矣極其恩寵者禮也而不使與政者法也觀文帝待薄昭厚矣唐太宗之待長孫無忌厚矣

而委之以樞要後世之待戚畹如宣者可以爲法矣○外戚預政國既病矣而自全者少後世緣大雅之義推恩舅氏雖以馬鄧之賢猶不無專擅況梁竇輩乎故宜外而不宜內亦事勢使然也○嘗謂戍申其篤于舅家一也而一美焉一刺焉則以宣王親親平王忘讐也後世如五侯之濫觴所謂臣且謂大臣有申伯之忠禍所從來矣

烝民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全旨此詩因山甫城齊而每懷靡及故作詩送之在六章以上是推山甫降生之異而敍其德職之全末二章言山甫城齊之事而及已贈行之意然言降生之異者爲舉德盡職張本也言德職之全者又爲城齊之命必副張本以慰其不及之懷也作詩之本意正爲此耳全詩重德上析言之一章言山甫之生出于天二章言其德之全三章言其職之備四章言盡職以見其舉德

五章言其全此德以事君正是山甫異于凡民以終首章之意七章八章言山甫遠行之懷故作詩以慰之也○當將山甫爲王朝重臣所以保王躬而補王闕者一旦出而築城于齊雖是賦政於外將奉王命處然王躬誰保乎王闕誰補乎況以大臣而城齊則侯國之勢愈重而京師之勢漸輕此仲山甫所以未懷也此詩寔有微情不可作褒美之詞看去○天生山甫以保茲天下山甫爲天以保王躬此正兩下大關鍵處而其事一人補衮闕者正所以保之也末章之懷正從此發義○保王躬是山甫專職城齊是宣王失着末懷對心是吉甫微旨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衆民有是

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合參]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若謂人臣必稟受之隆德職之備者而後可以爲立功之地我山甫之城齊何如哉彼天之生衆民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有是形器之物必有是當然之則是則之所在乃人心不易之理非民所秉執之常性乎性既善則情亦善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美之德者天之生民其善如此況賢人之生不尤異于人乎蓋上天監視有周見其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是以冥冥之中保茲天子而爲之生賢佐曰仲山甫者以爲之輔焉是山甫之生天爲聖天子而生也則所以鍾其秀氣全其美德者又豈特如凡民已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之生民皆善下言天生賢佐之尤善也意重在下段天生烝民二句謂天之所賦形具而理亦具民之秉彝二句謂人之所稟性善而情亦善天所賦謂則人所稟謂彝此理得之已謂德其寔一而已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渾然一理具于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爲其有此故于美德無不知好之者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乎下也昭格于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明德就宣王身心上說此二句正是保茲二句之由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故上天有保祐之命惟上天有保祐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蓋山甫之生爲保天子而生者豈特如其所以生烝民者哉天性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其氣稟之獨厚者乃賢

哲之所以異于人也生山甫中暗含物則意在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粹氣其關于國家盛衰之數良非偶然矣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合參]夫天既爲天子而生山甫則其德職之全果何如哉以仲山甫之德言之柔順之餘而有利貞之守沉潛之內而有剛克之休其茲柔嘉之善中其則者乎若夫儀色者德之符也則令儀令色而英華之著見外焉無不柔嘉

家教者德之柔也則小心翼翼而恭慎之不忘內焉無不柔嘉矣如行所以崇此德也彼則考于古訓以爲行事之法勉于威儀約諸規矩之中其學問自修如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則謀猷之贊有以上順乎君心明命之嚴有以昭布于天下其發而措諸事業又如此仲山甫之德寧有一之不備耶

析講此章總是備舉其德之全正見其異于凡民處首句德字提起貫下看德本降生之異來天生天子既以剛德而兼乾剛天生山甫即以柔德而應坤柔則柔正人臣之則也柔嘉字即上懿字之意則字即上物則之則柔嘉只是柔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爲嘉令儀四句俱要以則字作骨事出他柔嘉處以其則檢身而束心則儀色曰令而心曰小以其則型古而範令則古訓曰式而威儀曰力儀以形諸身者言即淑慎爾止色以見于面者說即輯柔爾顏而小心又是儀色之主翼翼者恐失却此則也儀色小心若柔矣而儀色令于當然小心不流于畏葸正是維則處此就表裏上言式是用心考

古而件件依成法力是加意進修而步步循規矩式即維則之恥從格遵帝典欽若王設上言不可看作綜生説成儀與上令儀不同上是以外對內而言其所已能下是以行對知而言其所用力然亦大略言其着力處非是始學工夫是若參贊廟謨能當上意不是曲意徇君賦者宣布德意敷明聲教之謂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人主使山甫賦之也非一德之潛孚默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運量推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須體認德字勿直做事業必以事業徵之者謂其德非有體而無用總來見是異于凡民

○轉上云上四句就其已然者言五六則因造詣而推之于工夫七八又因事業以著其本體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辟音璧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發叶方月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謂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而應之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合參夫德既全矣而職亦備焉以仲山甫之職言之但見王命仲山甫若曰冢宰之職統百官以掌邦治是諸侯之忠順係之也今之百辟亦安所爲懸矣汝其式之坐于朝堂示四國以標準衔其班制貽訓后以儀型是以總領諸侯之事責之矣王命仲山甫若曰太保之職陳道義以保王躬是君德之成就係之也汝之祖考亦嘗與是職矣今其纘之昭德塞違致謹啓居之節詔儆糾慝用防非僻之于是以輔養君德之事責之矣乃王之命未已也謨詰所關甚重出納不可以無人宣德意于九重則出令惟謹復綸音于五位則納言惟允口啣天憲任非輕也夫始之命以式百辟者屏翰之勳也茲復責以喉舌豈非屏翰而典王政之樞機哉乃王之命更未已也四方民隱何

藹賦政不可以無人沛帝澤于海隅則八荒偏德布王仁于下國則四海徯蘇四方孟聽在茲役也夫始之命以保王躬者啓沃之托也茲復期以爰發豈非啓沃而兼股肱之宣力哉是山甫之職其無一之不備也如此

析講此章備舉山甫之職本德上來亦一句提起下分內外出入四者平看此皆就王所命而言未說到盡職下章重山甫將之方是盡職也式百辟冢宰之事乃山甫本官式則奬忠順致不及也太保乃山甫世官故曰纘戎祖考此正召康公舊職康公姬姓仲山甫乃其裔也保王躬者是居王左右啓心沃心匡德輔德使王之德日益高大者乃所以保其身體使于身日益堅固也或謂輔養君德與保其身體不同不知輔養君德方能保其身體蓋必德修而身乃安也出納王命句如今通政司古納言之類山甫承王命而布于衆職謂之出既布則復命于王謂之納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喉舌就承

此看政本猶言樞要也賦政于外與上明命使賦不同彼就德言而此則王命之如此言王欲使四方皆發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此不可使第人應說乃正期之如此也政以禮樂教養言山東東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頌少須臾無私恩見德化之於四方爰發想當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欲使之專意于外而密勿無人誰爲輔養是內不可無山甫也欲使之專意于內而四國無人誰任經營是外又不可無山甫也不然當時方叔召虎布列在位豈更無一可命者而必山甫耶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叶音鄙**仲山甫明**叶謨郎反**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叶音懈**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合參夫王命仲山甫之職如此而其盡職則何如哉彼肅肅然尊嚴之王命

未易將也仲山甫則奉行惟謹而不辜一人之托爲能有以將之邦國政事之臧否至難明也仲山甫則察別惟精而不淆是非之辨爲能有以明之且既明而精于理又哲而察于事順理而行以保其身不待趨利避害以全軀也夙而無怠朝夜而無怠夕處必匪懈以事天子未嘗怠惰荒寧以廢職也是仲山甫之職盡無一之不盡矣

此詩此章美山甫之能盡職亦要本德上來奉王命察國政知以守己忠以事君四段平看盡職不必應上章分貼恐有難合處也肅肅只言王命尊嚴不易承宜之意將王命者謂朝廷之上法度之寬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而無廢格也政治得爲若政治失爲否明之正辨乎此也既明明字與上明字不同明謂明于理而是非不至于差謬就平時言哲謂察于事而設施不至于過差就臨時言明哲保身者謂曉得天下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身蓋不求有譽而第求無咎非全軀自保之謂然亦就爲臣時如此方見是盡職如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非保身而何夙夜朝乾夕惕也匪懈無一時一念不以精白自矢蓋人臣一日立乎其位即一日業乎其官而山甫夙興夜寐一味虔共其職苟利社稷知無不爲縱舍身以殉君而明哲之鑑自在非才全德備烏能曲全至此此二句兼內外出入意不妨○見湖云諸侯治國之政有若否山甫則鑒別惟精知其善而益以王命獎勸之知其不善而申王命以戒飭之正書所謂旌別淑慝也○循理乃保身之本而昧者不能也山甫則明哲兩全曾不逆理以自取禍憂動乃事君之道而怠者不能也山甫則夙夜惟寅曾不先身而後君○人之急于君者或不足于保身人之愛其身者或不足于事君而山甫則不然此其所以異于常人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孺**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叶果五反**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合參然仲山甫之德猶不止此也人亦有言柔者易狎人則吞噬而茹之剛者難禦人則退避而吐之此常情之偏也惟仲山甫于柔者則撫之以仁而不茹剛者則制之以義而不吐惟不茹柔故莫柔于鰥寡皆在惻恤而不侮也惟不吐剛故莫剛于彊禦皆屬我節制而不畏也剛柔合德中正不偏是豈常人所能及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夫人狥情之偏下贊山甫用情之正此并下章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以見其全美德而異于烝民以終首章意也柔字剛字俱以人言茹吐是借用字茹吞噬也吐畏避也不茹者有仁育天下之人柔者易制而不肆之以侵陵此是遇柔者則然遇剛者則不然矣

非偏于柔也不吐者有義正天下之心剛者雖克而不縱之以含忍此是遇
剛者則然遇柔者則不然矣非偏于剛也矜寡孤獨即剛柔之人也不侮鰥
寡正是柔不茹之實不畏強禦正是剛不吐之實不侮有扶危濟弱氣象不
畏有禁奸除暴氣象此二句不過舉一事以証其不茹不吐重上二句○此
章就德之柔者維則者抽出言之山甫柔嘉最得性情之正故能不茹不吐
○宣王中興志在哀此鰥寡又當時強禦在位故天生山甫以佐之不徒以
超出常情作解

人亦有言德輶音由**如毛民鮮**上聲**克舉之我儀圖**叶丁五反**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叶牀五反**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
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
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

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于人之助而亦非人之
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矣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
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合參又不特此也人亦有言德為人之易知易能其輕如毛宜無難舉也但
凡人不免溺于物蔽鮮有能舉之者矣我于是謀度其能舉者維仲山甫獨
得乎天性之厚而不虧其民彝物則之良為能有以舉之全盡而無遺也我
也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于彼固無待于吾之助而亦無所容其
助矣至于人主一身萬幾攸等袞職之闕不能無也惟仲山甫之德既舉則
能盡力以彌縫其外至誠以感動其心自有以補其闕而復無過之地矣蓋
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安有自舉其德而不能助君之德者乎以此觀之信
乎天生人而厚于賢也豈常人所可及哉

折講此章上六句是舉己德下是輔君德然輔君亦本于舉德來人言只管
德輶二句德為人所固有易知簡能輕舉如毛鮮舉者氣拘物蔽也山甫舉
之能以身體驗物具而則自全也即上表裏交修知行並進意自本然之理
言之則人情莫不好此懿德自氣質之累言之則有能舉與不能舉之異愛
莫助之蓋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人之所不能舉則無不足何助
之有或謂莫助是愛之深處形容好德之誠如此非是語非真欲有以助之
而不能亦非仲山甫無不足而莫可助也更闕活補闕依註就格心上說如
正己而物正有弼其邪心消其逸志之意勿用繩愆糾謬等語宣王厲精賢
君有闕處須說得穩當按詩說云此二句從來以為格君心之非不知格字
如何解得補字非字如何貼得闕字蓋闕非過失也修擴之闕或遺用且精
神卽是闕補之者只是以我柔嘉之精神薰蒸天子之剛健自然濟其亢
而預防其偏所謂事一人以保王躬者正在此亦覺有見而荊川亦云一日
二日有萬幾一有未善便是闕補之是能啓心沃心彌縫贊襄於德之于無

過之地非格心之謂也玩唯字可見夫己之德則不藉于人之助而君之缺
則有賴于吾之補山甫之有異于人何如○此章諸咏是緫撮上文上第二
章是山甫之全德即其能舉處三章以下是以德事君處其能補君處此則
要而言之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叶極業反**四牡彭彭**叶補旁反**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
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
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時至是
而始備其城郭之守與

合參夫仲山甫能舉德盡職如此則今日之行吾能不毋其懷而盡之乎惟
仲山甫當出行之時舉祖道之祭以駕車之四牡業業而健矣以從行之

征夫則徒徒而疾矣當時山甫思付託之甚重以才力之弗勝歉然有靡及之懷焉然其所以懷者何也蓋以四牡彭彭而壯八鸞鏘鏘而鳴是行乃王命仲山甫與營築以城東方而城民固留在此役爲其任亦甚重矣則安能以無懷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其遠行之思下表其承命之重此章正言城齊之事顧

附古云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其祭設于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兩言車馬之盛者只是道其出行之儀再言以成章耳非出祖在遠二時事也此詩爲山甫城齊而作前六章言其學德盡職如此則城齊之役特易易耳然在山甫之心則以其事出于王命方且以任大責重爲憂故有靡及之懷此處且含蓄只敘其心如此下城東方乃表其事言之見心之所懷者懷以是耳說者多欲將每懷靡及照保王躬補王闕看只爲看輕城齊不知溥彼韓城燕師所定肅肅謝功召伯營

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屬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因非疎山甫而出之于外山甫亦不應重內輕外若此城彼東方蓋齊去薄姑而治臨菑故王命山甫爲齊築斯城也○附錄張又君文云齊封王矣曷爲乎城其說蓋在獻公遷國之後矣昔齊之先公佐文武定天下先王棄之所以營丘當是時天下新造城闕未備故夜衣就國萊人得與爭此上也乃太公因俗簡禮通商便利而國勢漸昌壁壘具矣越五世而胡公嗣位當是時以有薄姑之從其後怨積少弟而襲兄貝不寧唯獻公是時胡公雖殺而公子尚在獻之意以爲苟居舊都必滋後禍視封域其尚廣何必眷懷此都也而薄姑一遷臨淄又一遷矣吾聞諸侯地小人衆則更置國都天子爲之相其勤勞獻之遷此也事不牟于遐隨意是主于避仇夫國隘難遷公私皆已遂避難私也在天下既雜黨私以謀其居而齊獻不敢擅公以請于上是以終夷之世不聞有城齊之役也至于武公繼立之年又我天子營城之于社稷之不備而進籽藩封乎淄之不城又何疑焉洎乎我王御極錄殊勳之後齊公奔嬗威于圖書詔天下其防禦增甲倍薄爰及爽鳩之墟鄰懷唐揚之烈雖然東望臣于開尚父佐我先王功勳燦然圖史稱焉逮子孫失序播遷臨淄自獻武以來二十餘年不修墉壘其能固乎于是謀及廷臣命我山甫城彼東方云夫青州大勢其外控碣海爲東北巨限南無過于渤海然泊流島嶼一帶雖險由天造而遠逃寔多島夷萊夷逼處其外觀于邊海要害民不爲居爲曠地八千里則散衍可知也使徒恃大川之界而無墉堡之守則淄維之間寔鮮寧宇矣全齊形勝其內衛中夏表西南雄鎮者莫大于岱宗然此山接境他邦故其陰則齊而陽則魯淮夷徐戎皆出其谷其餘徐禪明堂多附本國爲南北所往來則控制宜周也使徒恃名山之險而失保障之嚴則都會所在未有安堵矣城之其得已哉雖然端揆書諮必崇德望之臣集事炮功用推幹略之彥乃以命山甫則何也吾觀先朝盛時君臣與流風于外隣姬公營洛而東行及我

天子嗣興韓侯就國城既完于燕師王舅出封邑乃營于召虎衛國仲大事非偉臣莫與任耶故山甫之始也亦外亦內而仰敬非望傾向何致縣焉而又係于內命令也使內而外維其名權四海不妨由周而出使于齊若山甫者可謂內外交倚重矣此論可補箋註及呂孔氏多此一疑矣

四牡騤騤音葵八鸞喈喈音皆叶居奚反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愔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民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係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合參夫仲山甫承命而往也以四牡則騤騤矣以八鸞則喈喈矣仲山甫秉此以徂齊始必指顧集事而式遄其歸上以副天子眷顧之心下以慰僚友

寅恭之望焉我吉甫作爲此誦原其降生之異及其德職之全意味深長足以感慰人心穆然如清微之風足以化養萬物者矣然其意豈有他哉蓋以仲山甫之徂齊也而有靡及之懷故以此誦告之使知城齊之任乃其所優爲者而閒言之下庶乎有以慰其心矣尙何靡及之足懷哉是則非仲山甫不能承王命之重非吉甫不能慰山甫之心一代君臣朋友相與以有成而其致中興之盛者非偶然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其歸期之速下四表其贈言之意也四牡二句與上章四牡亦一時事式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旋歸也此不妨用詩保王躬補王闕意作誦該全詩言穆如清風意味深長足以動人亦因山甫德業之美而致是非吉甫自稱其誦也蓋風能感物而清風則尤感物之尤者也言能感人而穆如清風則尤感人之尤者也故以贈山甫而慰其懷正以動山甫也永懷只就上靡及之懷說起大率動大衆非旬日可以集事使調度少失其

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曾氏詩不必用○詩有三體曰風雅頌而其作者皆曰風人謂深微和遠其象類勝是則詩之教也夫誦者須也蒸民之詩隸乎雅而題之曰誦取其從容漸被有合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一之矣古人詩以言志有不難乎自貸自定各此類是也故風者雅頌之妙也嗚呼山甫不自貸自定而誰貸誰定乎○釋山云此詩見山甫承王命之重而君之吉甫知僚友之忠而慰之一時中外之臣皆足以佐宣王中興之業者矣

烝民八章章八句○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翼彌縫直勞內外其致中興也宜哉

韓奕五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全旨此詩因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勵之修職首章言韓侯來朝而命其纘世業以修職業受命之事也次章是入覲而膺錫予之隆三章是返國而承餞贈之厚四五章言返國而成婚娶之樂末章言纘世業修職業以終首章之意是復申王命以規之也須以纘戎祖考幹不庭方爲主中間鋪張錫予餞贈嫁娶總是褒寵韓侯之意首言幹不庭方是欲其正遠人末言修職業是欲其修內治也內治修然後遠人服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訖力反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音璧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鎭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纘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虔敬也易改也榦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見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合參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若謂諸侯繼世而立而必請命于天子者所以示有分而不敢專也韓侯之受命何如哉彼奕奕高大之梁山乃韓之巨鎭也自昔神禹治之始有此倬然之大道矣韓侯由此道而來以士服入見于天子而受命焉王乃重其繼體之初而親命之以爲列爵諸侯而其守藩服爾祖之舊也爾其纘爾祖考而爲諸侯以纘世業可也然朕之命爾以韓者以國事付之也爾當無廢朕命夙夜匪懈敬謹以保其職則朕之命于爾者山河帶礪固以永存終不至於改易矣且爾既襲爵爲諸侯則不來廷之國正汝之所當幹者也爾必布德宣威以幹正之于以佐助天子使內外黨與中國有常尊之勢可也如是則職業已修而世業可纘矣是始之來朝而受寵命之重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本韓侯之來受命下述王錫命之詞梁山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爾王之時諸侯背叛梁山之道或未必通有倬處亦見中興氣象然

此三句只宜輕輕過盡將言韓侯受命而先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受命、是請命意要點出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專之意王親命二句是述王親命之詞所謂繼世襲也無廢以下述王親命而因以戒之之詞所謂修職業也然二意亦不平修職業故所以繼世襲也纘戎者言汝祖考功在朝廷賁延後世故使爲諸侯以纘之夙夜二句申說夙夜匪懈正所以虔共爾位處無廢者侯無廢也起下修職意不易者王不易也應上纘祖意不易與無廢正相應不庭方斷指下章百蠻之作亂者矜討正不專言征伐是有文告之詞曉以順逆示以名分也虔共爾位中所包侯職甚多而幹不庭方又虔共爾位中第一事故袖出言之韓地近邊蠻夷之叛服不常故欲其布德宣威以佐汝辟無非敵王所愾使無北顧之憂也周自穆王以後荒服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安得不以佐辟望之韓侯○按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乃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傲弦云纘戎祖考欲其無忝于

親也無廢朕命欲其無負于君也夙夜匪懈勉之以勤虔共爾位勉之以敬朕命不易示之以信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勵之以忠甚得詩意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叶戶郎反玄袞赤舄鉤膺鏤錫音陽鞹音廓鞃音宏淺幭音蔑鞗音條革金厄叶於栗反

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于旗竿之首爲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幭覆式也字一作幦又作幭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鞗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紐搤轡首也

合參夫王既命之矣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至也駕彼四牡則奕奕其速絡孔修而且張矣韓侯乘此而入覲乃執其先世之封圭以合瑞于王王嘉其入覲之敬而遂錫韓侯焉有交龍之淑旂有注旄之綏章所以表其儀者至矣而飾之於車者則有方文之竹簟以爲蔽有錯文之車衡以爲飾車之飾何美耶有元衣而畫以卷龍赤舄而加以金飾所以華其躬者至矣而飾之於馬者則頷下有鉤而在膺有樊纓之帶首上有飾而當盧有鏤刻之金馬之飾何美耶然車之飾不惟簟茀錯衡已也有去毛之鞹以持式中使其固而不壞有虎豹之淺以覆式上使其順而可憑車之制於是乎備矣馬之飾不惟鉤膺鏤錫已也且以皮爲條而飾之下垂以尚其飾焉以金爲環而搤持轡首以尚其文焉馬之制於是乎備矣是其入覲而膺寵錫之隆如此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韓侯修入覲之禮下七句錫予之恩也此章與上受命乃一時事但受命受賜是二事上重命此重賜故再言以別之也介圭亦即是士服來朝而以介圭合瑞于王不可泥上章是士服入見此章是用侯禮入覲蓋介圭乃先世封國時所頒之圭始見必用此方可以請命而爲信也不

然何以示信哉王錫韓侯爲其來朝之意而冒以錫予之恩也車馬旂服皆諸侯之所以辨等威者故錫之淑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金路無錫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贈之○王錫作箇下六句交龍之旂析鳥羽以爲表章是旂之美以竹簟爲車蔽畫雜色於車上是車之美元衣而畫卷龍赤舄而加金飾是服之美頷下有鉤而樊纓爲帶首上有飾而鏤刻以金是馬之美以去毛之皮持式中其制堅也以淺毛虎皮覆式上其文炳也此亦車飾之備處又不止簟茀錯衡而已御馬之轡有下垂之革轡首金環有縕扼之飾此亦馬飾之條處又不止鉤膺鏤錫而已合之總見侯國之光天朝之寵○淑旂以下每二字爲一物然皆以兩物爲一類鞹靷而覆以淺幭條革而加以金厄則可名兩物者亦可名一物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音庖鼈鮮魚其蔌音速維

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即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侯氏謂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合參夫既覲而錫之矣迨夫返國也寧無以餞之乎但見韓侯之歸重其所往而祖祭于道其出宿則于屠之地於是顯父承王者之命而爲之致其餞焉餞必有酒也則清酒有百壺之多餞必有餚也其餚維何則炰鱉鮮魚亦必有蔌也其蔌維何則維筍及蒲以贈言之其贈維何則有乘馬也有路車也斯時也侯猶在都門之外籩豆列有楚之多而侯氏與顯父燕飲不有以盡相樂之情乎是其返國而屠餞送之厚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韓侯返國而重其事下言飲餞而贈之盛餞與贈不可平重餞上而贈乃餞時所予者韓侯反國仍行祖道之祭者尊其所往猶如

始行也出祖出宿總是一處餞之亦是于屠也謝氏以顯父之餞爲王使之極是而時說多謂餞雖王所使至于酒餚之多贈送之厚自是顯父之情欠發南台云王命顯父餞行必不使之自備酒殽且路車亦非臣下相贈之器也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可見禮有等差酒殽蔌贈四事平看酒之多殽之盛蔌之贈正餞中事而出自天府者也乘馬路車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若主待客之禮亦殊典也然所重在餞故復以籩豆終之此句是總上文四句意非至此方陳列也籩盛果核豆盛菹醢燕胥韓侯與顯父相燕飲也或言韓侯爲此燕之榮光不作相樂說○時說以上章是君臣之恩此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夫婦之情此亦因題立意耳非詩人本旨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又如字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叶眉貧反

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合參夫韓侯既覲而返則婚禮可舉矣但見韓侯之娶妻也自其妻之族類言之則爲汾王之甥而爲蹶父之子而母族貴矣父族貴矣韓侯行親迎之禮于蹶里之中以百兩則彭彭而充盛也以八鸞則鏘鏘而和鳴也儀衛備而物采章豈不顯然其有光乎而往迎之禮極其盛矣蹶國以諸侯之媵而從之以諸娣之衆其動容則祁祁而徐靚其類聚則如雲而衆多韓侯顧瞻之下豈不爛然其盈門乎而來嫁之禮極其盛矣夫族類極天下之貴禮儀修一時之觀韓侯婚姻之盛爲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族類之貴下言婚禮之盛也此作預道之詞說親註既

覲而還遂以親迎何便見於通解此章本是第二章以前事非預道六帖徐士彰曰其事在前而章次反在後者詩人以此章本因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序其始終而以親迎附諸此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蓋蹶父爲周卿士而迎于蹶里則娶妻定不是反國後事也詩人作詠涵不曾編年敘事說者不可牽泥更詳之汾王之甥孫出王家母族貴也蹶父之子亂係侯服父族貴也迎止在外見往迎之禮迎曰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蓋諸侯送迎皆百兩也不顯其光顯者顯蹶氏之光也諸娣四句是來嫁之禮從曰諸娣是送以夫人之禮蓋諸侯之娶二國皆有媵從之也嫡妻有娣有姪同姓二國之媵亦有娣姪則九女也祁祁註云徐靚也徐言其行動舒緩靚言其容飾整齊以上語意分歸重到韓侯顧之來以見韓侯之來也盈門以娣姪之多儀容之美言爛者爛韓氏之門也蹶父爲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韓侯朝畢京都必有旅邸則門自是韓之門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去聲)韓姞(音佶)相(去聲)攸莫如韓樂(音洛叶力告反)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音許)魴鱮甫甫麀鹿噳噳(音語)有熊有羆有貓(音苗叶音茅)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於二反)韓姞燕譽(叶羊如羊諸二反)

賦也韓姞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合叅夫韓侯婚禮之盛如此然所以得娶韓姞者豈徒天作之合已哉蓋由蹶父之為韓姞父也負武勇之才膺使臣之命歷聘侯國靡所不到當旬宣之職因為韓姞擇可嫁之所皆莫如韓土之為樂焉孔樂哉韓土也流而為川瀦而為澤訏然甚大矣且其所產之物魴鱮則甫甫而多麀鹿則噳噳而衆或熊或羆無不有也或貓或虎無不有也韓土之可樂如此而蹶父相攸之下既慶其有此令居矣然則韓姞之歸韓也寧不遂其燕安之意而適其譽樂之情乎

析講此章上十句言蹶父相韓之善下是韓姞歸韓之樂蓋亦原韓侯得配之由也總屬韓侯身上孔武以才幹歛提言靡國不到非專為相攸而行以出使侯國而承流宣化之餘隨便為韓姞擇可嫁之所耳攸字內有見其可以燕樂者何在未其可以與處者何在意臨川王氏曰婦人稱嫁今以嫁韓來之國故謂之韓姞說約靡國不到為姞相攸皆點綴語必非實語孔樂至令居總是一孔樂川澤三句以水產言麀鹿三句以陸產言流者為川瀦者為澤國語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貓是虎之類與捕鼠者別以上五句言土地之美物產之盛以見韓土之可樂也九土之宜不一大江以南多川澤大河以北多平原故韓國非川澤之國也乃有流而為川瀦而為澤者則地之廣可知川深而魚聚焉澤深而辰射有焉川澤之所蔚薈而奇禽怪獸間出焉總是物之饒也土地物產不平言物產之盛正以見土地之美耳慶既令居總承上看慶者蹶父旬宣之日已慶之也末句方就韓姞歸韓說言

詞曰蹶父既喜其有善居則今日韓姞往樂其安樂可知矣是未然事然雖敘韓姞歸韓之樂亦以見韓侯封域之樂而今日歸寧之後固知其事事適矣燕者燕然而安得其所止之地也譽者譽然而樂適其所處之情也○慶源輔氏曰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姞有以當其心此章言韓姞之歸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

溥彼韓城燕(音煙)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音陌)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墉城壑池籍稅也貔猛獸名○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為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于王也

合叅夫韓土固為可樂而韓之有國豈無所自哉溥彼韓城者其肇封之始乃召公率燕師以完之也其立國有自來矣今王之封韓侯蓋以韓之先祖嘗受于我先王而為是百蠻之長則夫守藩服而固統蠻方者乃韓之舊職也故今錫韓侯以追貊之遠國使之奄而受之因以為之伯而繼其緒焉王國命爾以纂其世業矣爾將何以修其職業以副王命乎彼城池以固民所當修也汝必實墉而增其所未高是壑而浚其所未深畝籍以定民所當審也爾必實畝而治其田疇實籍而正其稅法至于歲事來庭方物所當貢也必獻其貔皮赤豹黃羆以貢其所有于王焉如是則職業修而世業可繼所謂纘戎祖考朕命不易者在是矣爾往欽哉夫既述王命于始又申告命于終則叮嚀勸戒之意溢于言外矣所謂不以頌而以規者其此之謂歟

析講此章上二句原其建國之由輕看下則詳王命韓侯之意以先祖至百蠻是命之繼世業以終首章纘戎祖考之意寔墉四句是命以終職業以終首章無廢以下意將言韓侯先祖故首從韓城所由築說起當時先王命燕

既創此溥大之城就見他命先祖立巨鎮于此以爲北方百蠻之長意王命自先王說王錫之玉自宣王說因時百蠻因字是因其𡂉強難服故封之以爲長也上言因百蠻以爲之長下言錫追貊使爲之伯一也追貊即百蠻種之多者爲百蠻種之大者爲追貊居地之遠者爲北國非有異也此等或古未歸附而今方歸附者故遂錫之也無加迆進律意實歸四句承王錫來言其池不可不啟田畝不可不治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因皆世職所當爲亦見韓處邊陲蠻貊視之以爲中華重輕尤不可不整飭也意謂韓侯既爲北方之伯其可不處泰隋位而安于自偷哉必高其城深其池以作百蠻之具驗正田畝之經界定稅課之冊籍以起北方之來極又必獻其貔皮獻其赤豹黃羆之皮以作蠻方來享之恩所謂夙夜匪解以佐我辟正在于此○孔疏言因時百蠻者本位諸伯主治州內因主外蠻故曰因也百蠻云者謂蠻服之百國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其追其貊亦是百蠻之國百蠻言因時明追貊亦因時也于韓侯言奄受北國則先祖亦受北國以文見于下故上字其文○韓地多斥鹵蒸之不利築之不堅勢必至傾隍也韓係好滅獵山居近燕地居近無險勢必至害耕也我周都關中乃群服之堂奧而侯狄北禦尤京師之咽喉梁麗以外土寒地廣道阻勞險其出處則百蠻之部落也溫處於此而非托險積聚以當之其何以塞完勝之饋哉今按形勢地形雍爲最高而韓居其左外敵諸邊內蔽神州彭衙蒲關之門龍門峭石斷崖絕壁前河環繞境接西戎而地寒墝瘠薄難蒔于土按益防禦之所非與區神皋也則荒忽已久不于初服之時振其威稜恐後未易服也兼往始圖其圖務今居安下而蓄財於邊使民力爲守可也苟非有高墉深塹以爲之防隘則天險不設人可飛渡其勢易擾而多紛非有田伍耒耜以爲之安處又恐往來轉徙至去不勝其患必築牂梁而奠衆凡觀韓處所多山延障原野通溝大濟漢渭澗河非若雲中九原之

地平壤通坦不可設險倘以虛名無裨實政則敵將越峻涉渡河津出我不意雖有百萬之衆焉以當之若資山爲城因河爲固則一夫守隘千人莫踰也然吾與敵非一日決勝之形而百年持久之計使內地不耕民多游逸千里饋饟百里輸粟是不待兩軍相當而中國已虛耗矣故守而不耕乃坐困之術今正棄古之欺侮則經理而外皆敎士也考厥圖之正義則秋積而外皆賦稅也因田制賦居民得並田作不失業兼定稅額以省大費待暇日以講亭障坐得必勝之計而我有以逸待勞之策不此之圖而尚欲他爲乎○登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國徹田爲糧可以足國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考之禹貢梁州云厥貢熊羆狐狸織皮此可見韓王原該貢貔皮等○或謂此等皆韓侯俾諸蠻獻者獻貔皮而貔皮之國庭矣獻赤豹而赤豹之國庭矣獻黃熊而黃羆之國庭矣更詳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周自汾王失道諸侯繼世而立多不請命宣王中興有此詩人敘其事以美之非徒美韓侯能請命蓋美宣王能錫命韓侯故通詩以王命爲主至其中錫餞之禮與婚娶之事無非道其一時之盛

江漢章

序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全旨 此詩作于成功受賞之後蓋追言召伯之成功與宣王之報功也當以肇敏戎功用錫爾祉爲主上三章總是肇敏戎功一句意下三章總是用錫爾祉一句意細分之一章二章言其經營而成功三章言其疆理而成功四章追述始將王命以立功而示以報之之意五章總上平夷辟地之大既成故遂賜策命之詞而拜受之末章言召公所以受賜報稱之事而及其勤勉之詞也○全詩大旨只是出師以伐淮夷故曰總敘其事三章之疆理乃既伐之後又命之如此亦平淮夷後之一事耳不可謂總敘其事兼疆理說也○通篇臣是以武功受賞君是以武功賞臣而末云矢文德洽四國則知武特

以平一方之難而文所以隆四國之化詩人之旨微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叶他侯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滔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合參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若謂我穆公以王朝之重臣膺平淮之重任其行也何如但見所涉之漢則浮浮而甚盛矣所率之武夫則滔滔而順流矣是行也皆秉敬戒之心莫敢有安處而遨遊者蓋曰淮夷猖亂乃王法之所不赦故我之來也必剪此醜虜惟淮夷之是求耳車所以禦敵則既出我車矣旟所以統衆則既設我旟矣是行也皆懷敬戒之心莫敢有安處而舒徐者蓋曰淮夷犯順乃天誅之所必加故我之來也必陳此王

師惟淮夷之是伐耳是其始出而恃重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順水勢以伐遠下言盛不容以伐遠只是一事一意而兩敘之以成章耳非出車設旟為來求後而事也徐州有夷在淮北揚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由之路故首以江漢為言蓋自周而南出于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滔滔武夫行貌非水之貌匪游匪舒是守律見其武來求來鋪是聲罪見其勇觀注行者皆莫敢安徐自是人心敬勤如此無警戒丁寧意觀註而曰二字正是鳴其罪而討之有罪人必得之意求者以淮夷散處潛伏故欲求得其渠魁鋪者以淮夷猖獗中華故欲陳師以誅討總敘不兼强理言蓋强理之命原是平淮夷以後事○永嘉陳氏曰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北則江漢非從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境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匪安句招敬戒看蓋四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即安此成功之本也出車設旟二句又在武夫內插點出師光景

江漢湯湯(叶音傷)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叶當丁反)時靡有爭(叶側陘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合參夫既伐之其成功果何如耶但見江漢則湯湯而盛矣武夫則洸洸而勇矣召虎率此師衆以經營淮夷之四方凡發謀出慮以為蕩平之策者断不遊也但見師衆所到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勝而即以告成功于王焉夫王國以四方為安危也今成功奏而四方既平則內而王國亦保其根本之固不其庶定矣乎王心以天下為休戚也今王國定而時靡有爭則上而王心無復宵旰之憂不其載寧矣乎是其既伐而成功如此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伐義以告成功下是幷其成功之大也首二句經經遍過經營即上來求來鋪中間有許多處置安撫如何以屈其力而服其心也兼招撫懷遠摧陷廓清說全在籌策不專持兵威四方指淮夷之四方蓋自朝廷言之則通詩之四方平觀下式闢四方便見如徐州以南秣陵以北江門以東江都以西是也曹氏曰宣王厲志開復南征荊蠻北伐獫狁至于常武江漢淮之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則四方主天下不粘淮南疏義云淮南者四方之一也一隅有警天下不定故征伐淮夷者所以經營四方也方山云還依一方但亂四方不平之說此亦疏義之意纔一經營便爾告成想平淮不甚費力也故王師一至已望而靡矣成功指返使服時言告成露布以告也蓋昔嘗以經營之功期之而今果得以持而獻也內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寧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有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或以四

方平總是王心宣昭夙理雖可通恐非詩體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委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疚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于王國而已于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合參夫成功雖告于天子之廷而召伯猶在江漢之滸于又以疆理之責而再命之以爲淮夷僭亂四方之地不免見侵非一日之素也甚矣女其式辟四方之侵地而徹我疆土以復井田之舊可也夫經營南界而疆理遂行非樂于多事而病民亦非欲速其功而急民蓋什一而賦乃我周中正之法而爲四方之極者也今爲淮夷所侵亂故欲辟而徹之者正使四方來取正于王畝而遵行乎什一之法也故召虎承命遂往而疆之以整其大界理之以正其溝塗直至南海之濱而止焉其疆理之詳有如此

析講此章上六句述王命疆理之意下述召公疆理之功再言江漢之滸者係上事起下事也上告成是驗做語提非召虎之自歸也此王命是勅書再來即江漢之滸而命之也諸家多云前經營已該疆理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此說非也式辟四句正述王命之詞辟有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乎意非徒芟其草萊治其荒蕪也徹乃即其所闢之土而市以徹法蓋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也以瘡痍而定之民而遽嚴網法似乎疚以武事方定之際而即行經界似乎棘故曰匪疚匪棘欲以取民此王國一定不易之極也今則闢其侵地而治其疆界乃使四方來取正于王路而相安于昔一民九之常此有豪強不得兼併貪吏不得多取意猶極正藏漫上之事晦者如大九爲井井十爲通也理者如

井間有溝通間有洫也海在淮之東南故曰南海蓋非淮夷之地乃其所侵之地也使地至于南海故疆理亦至于南海環江海無不闢之土亦無不徹之畝而王國之極立矣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叶胡千反）**無曰予小子**（叶獎里反）**召公是似**（叶養里反）**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滸言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也翰幹也予小子王自稱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合參夫經營疆理兩盡其勞則召虎之功懋矣王者可無以報之乎蓋向也淮夷僭亂之秋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徧治其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王命嘗勸之曰昔我祖文武受命之時實賴爾祖召公爲之楨幹凡夫敷政而辟國者其功至今在也今爾任旬宣之責毋曰以予小子之故事賜天下也在王室而于爾躬無與也當知維翰之勳不衍則康公爲無孫江漢之績不成則爾爲無祖但自爲嗣汝召公之事疆理有勞益顯舊臣之風烈經營匪懈不愧元老之家聲耶誠能肇敏爾功無愧于康公之輔文武我則豈可曰以爾召公之故事獻世爾存在爾躬而與我朝廷無與也當知江漢之績不成則爾爲無祖江漢之績不報則我爲無厚我自宜遵我文王之典錫于賢臣以彰爾勞之茂也寵命加隆式昭周家之大賚也夫王命召虎其激勸之意如此然則及今有功而報功之典又豈容已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是勉之以進功下是示以報功之意也旬宣句串在江漢未平則徧治經營以布經營之命江漢既平則徧治疆理以布疆理之命也以上是詩人敘詠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之詞文武二句本其世功以起下勸勉意維翰亦當兼經營疆理二意言撫寂南國而者經營之績日辟百里

而有疆理之功武云云言爲是不勞經營遽便孝合于召康公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間故言之無曰二句見匡國之忠本承家之孝來戎功即經營遠理之功肇敏者謂自爾開之而勉力以致功也錫祉謂經營疆理能有成功則爾以康公之翰文武者爲吾翰者亦以文武之福康公者爲爾福矣須合下章意看〇此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經營疆理之事而起下章所錫賞賜之事文武四句以繼先勉之末二句以報功敘之總是將以下章文王之命康公者行其賞故此先以康公之作文武者論其功

釐音賚爾圭瓚才旱反秬音巨鬯音暢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叶地因反于周受命叶彌并反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叶彌因反

釐賜也卣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〇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辭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于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合參夫既有是戎功矣而王之用錫爾者何如故策命之詞有曰釐爾圭瓚與秬鬯之酒一卣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王而錫之以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然使受之于此而不于岐周乎往焉亦未足以見寵異之意也又使之往受命于岐周從爾祖康公受命于文武之所以寵異之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而爾祖之有賢孫也君恩之渥不已無以加矣于是虎拜稽首以受策命而祝天子以萬年使長守富貴永綏并榮之主焉庶足以盡報答之誠于萬一也

析講此章上六句述王策命之詞下言召公受策命而祝頌之也惟虎之功在宗社故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其先人惟虎之功在疆圉故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必告于文王者以山川土地先人所授而周之受命又始于文王也然又以自鎬京錫之即自鎬京受之特封功臣之常典未足寵異之也故又使之受命于岐周用文武待康公之禮以待之一以顯召祖之有賢孫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其所以寵異之者至矣然圭瓚秬鬯不過增其寵秩故錫自王命若山川土田雖人主不得私必告于文人而錫之是賞非宣王之賞直京命于乃祖文王也功非召虎之功直受教于乃祖康公也三代人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豈以懸賞爲一人之私恩哉此只是所錫之物其詞其于策書者受于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受于岐周也有謂策命之詞只四句此二句是敘事之詞非策命之詞虎拜二句寫爲許多報稱之私形容不出光景召虎中藏感激而稽首揚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展轉思維捐軀靡及亦曰天子萬年而已萬年有求濟江漢之波沫收淮南之貢意〇蔡統云賜爵祿必于太廟王制九命然後賜圭瓚秬鬯孔氏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賜之〇釋器云卣中尊鬱人掌和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叶虛久反作召公考叶去久反天子萬壽叶殖酉反明明天子叶獎里反令聞不已矣其文德洽此四國叶越逼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〇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郝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郝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也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于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合參夫召虎既拜賜于朝矣遂奉策書以告廟再拜稽首于祖考之前以對揚天子之美命由是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之策命于其上以考其成且所

勤之詞又祝天子以萬壽使王之篤念與前器同其不朽而稱頌之私亦與崇器相為悠久矣不特此耳又謂我明明天子也內修外攘令國有此令聞矣又必自此而進之使令聞之光昭愈久而不已焉然非武固無以定禍亂而非文亦無以護太平要必不極意于武功而敷陳其文德使教化之甄陶者浹洽于四國之間焉夫然則成功可保于無虞令聞可垂于有永寧非臣子之深願乎夫君酬其功而隆錫予之恩臣受其錫而盡忠愛之誠君臣之相與如此所以成中興之業者非偶然矣

析講 此章上四句是昭君賜而祝之至下是進君譽而勸之深虎拜稽首與上不同上是拜于文廟此是拜于康公之廟正用圭瓚以祀其先之時作廟器勤策命則策命昭然在人耳目故曰對揚對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美作召公考謂作康公之廟器勒王者之休命使宸章與鼎彝並垂不朽故謂之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勤策命于廟器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若作成功說則失之誇矣天子句是祝詞并勸之之意命從也明明二句重在不已連下二句作一串說言吾王內修外攘以建中興之業令聞已著矣而不特著于一時已也必將愈久而不已且又不特江漢肅清武功告成而已又必矢其文德令禮樂教化普洽肌膚以徧于四國所謂令聞不已其在斯乎令聞勿專泥平淮說不已本是美之之詞而寓進之之意矢文德句假窺見宣王有好武意其勤勉處正見報答深心宣王方以武功奏虎而虎乃以文德規宣王益不矜已之功而納君于德意度遠矣○武則經營四方文則洽此四國前後兩句自爾對照惟四方有一番經營則四國少不得此一洽○洛水當承平而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即日矢文德文武並用周家有道之長也固宜○馬上翁一片雄心被陸生數句道學說得冰冷可知武定文安千古不易惟漢光武識得此詩而唐欲終身不用兵徒虛語耳

江漢六章章八句○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叛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于宣王大雅之末也

常武章

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全旨 此詩蓋美宣王自將而作通詩重王者身上方見美自將意前五章重王於嘽嘽一句是服遠之威末一章重王猷允塞一句是服遠之本綱分之一章言其親命太師二章言其策命司馬三章言王師在道而先聲可畏四章言王師至徐而威武奮揚五章極言王師之無敵末章歸諸王道之大當將宣王分明以兵威服淮夷卻以王道歸美之乃美不忘規之意○篇中命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乎兵威無非歸功于天子而已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士叶音所**南仲大**大音泰**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戎叶音汝**既敬既戒**戒叶訖力反**惠此南國**國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合參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若謂吾王憤淮夷之倡亂為自將之行而當時所命以董乎師者果何人乎但見王命之發赫赫其尊

嚴明明其光顯命彼卿士以南仲爲太祖官太師而字皇父者率我六師使
士卒之衆皆不至于違律而雖脩修我戎兵使器械之精好不至于朽鈍而
難用夫師旣整矣兵旣修矣使特此而不敬戒未必其成功也又必嚴敬以
臨之而無傲侮之心戒懼以處之而無輕易之意所以然者蓋以淮夷猖獗
而南國爲之不寧故今之治軍伐而有敬戒者正欲除淮北之患以紓南方
之國使斯民得以獲安堵之休也是親命太師以董其軍事者如此
析講此章言親命三公而總治軍事以爲伐遠安邦之計首句正指王命言
緊連下文看赫赫言成命之顯嚴明明言號令之光顯見非昔之委靡闇弱
也要得中興意謂自發厲以來威靈不振號令不發于泯泯滅滅矣宣王
赫然中興親征淮徐之士如雷霆之驟發而日月之光昭也故云王命宣王
親命也以皇父爲大將故須親命之此句貫下七句位居卿士祖是南仲宮
兼太師字曰皇父總一人耳曰南仲太祖者稱其世功欲其濯祖曰太師皇

父者欲其位望欲其盡職也六師天子之軍正見自將惟其自將故特提出
我師我戎整者比其什伍定其部分也此句以兵數言修者選其車馬精其
器械也此句以兵政言旣者期其如此之意敬是不敢怠戒是不敢忽此行
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自將比尋常嚴翼不同此句全在惠南國上着神見得
義將攻取固所不難要惟義分取勝一恐爰民俾南國受吾兵之利而不受
吾兵之害此中須大費精神故不得不敬戒也南國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乃
淮北之疆徐州之叛南侵則諸國爲之不安故云然○永嘉陳氏曰自冢宰
而下謂之六卿太師而下謂之三公旣曰卿士又曰太師者周家不設三公
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太師也詩人欲張大宣王之親征故稱其爲
世臣曰南仲太祖稱其爲重臣曰卿士曰太師稱其爲名臣曰皇父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行音杭**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緒音序

處也尹氏吉甫也蓋爲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
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
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旣命皇父而此章又
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
副之耳
合參夫是行也旣有太師以董之又不可無司馬以副之也于是王謂內史
之尹氏書王命于策以命程伯休父以爲司馬使之左右陳行而部伍之嚴
整俾我師我旅左不愆于左而皆知乎進退之律右不愆于右而皆明乎步
伐之方于以循彼淮浦之地而省此徐州之土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而
爲弔民伐罪之師焉然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使久留于此則農不得以就緒
矣故罪人既得即當整旅而歸不留兵以鎭之不也處而擾之庶徐土之三
農得以就緒而無廢時失事之憂可矣是策命司馬以副軍事者如此

析講此章言策命六卿以副其事以爲伐遠厚農之計首二句詩人做詞以
下皆策命之詞王命就策書說上是王親命之此是內史命之也程析爲邑
伯以爵言休父其字也左右陳行謂結陣而行部伍極其森整戒我師旅謂
陳師鞠旅紀律極其嚴明淮浦即是徐土以淮濱環繞于徐故必欲循而省
之若以淮浦爲經歷之所則徐在其南而爲淮南之疆矣循有環視之意省
有熟察之意察其爲亂者而伐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不欲槩及無辜
也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欲留兵以鎭之義宿兵以厭其心也處如王全
斌平蜀而師逗延不返即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者也周禮太宰以九職
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註謂高原下隰平地之農方山依此說此就淮浦
之農言恐將驕而侵散則曰既敬既戒恐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皆是
愼武事而不欲窮兵之意蓋驕兵讓敵老師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非不得
已之意也○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

六卿則為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兵以逸為上久則害民而傷財○太師皇父王親命之程伯休父命當為之臣授副將之策者何也蓋三公之體尊而六卿之職卑尊卑有定分朝廷之體則然也後世緩則寵名與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踰等越次義取于驅驟而將帥不和非善于將將也善將將者若周宣王焉可也孫策據江東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呂子衡願暫屈小職自領都統以部分之此即左右陳行之意也不然日趨健兒士卒雖以雖大將有闒士之風而裨將無人鮮不及于敗○留處之害有三行師百里則千里之內無寧甚用兵十萬則百萬之財可立耗況久戍遠方進無可戰退無可守不特坐靡餉餽而使海內力稿之赤子披堅執銳不得休息兼有用之人守無益之地力疲于下財匱于上則留處之害一變亂之從家室轉徙所與勞役寇虐稍稍安集耳而復駐兵設鎮戎馬交錯烽燧斥候絡繹不已且重之以城壘之修築衣甲芻茭之峙備湯火甫殷徒役頓增而

戍上飽馬騰坐無所試轉起而為侵掠民之害兵甚于寇則留處之害又一徐淮之地國賦所仰給也土稅民乘不若邊鄙虛曠可以開屯置牧且戰且耕一旦兵民錯處阡陌連營有枚末而逐耳兵有持餉之勞民失耕作之業而且迭相更代往來驛騷入府亡之歲耗竭而不能支欲減餉則兵無可減欲加賦則民無可加上下交困變生意外則留處之害又一嗚呼從來興兵黷武辟疆啟土功成之日猶曠失業戎車駐不撤式遷延不返廢農功而貽後患往往然也宣王深鑒其害而可寧告戒誠有以哉或曰武王之定天下也戢戈橐弓假武不用而豐年屢登享國長久秦人銷鋒鑄鐻以弱黔首而一夫作難身死名滅其闘得失恒相半也不知周之偃兵所以安民秦之銷兵欲以弱民仁暴殊而興亡各異夫豈不用兵之故哉若武侯渡瀘既勤留師不歸而武侯不從蔣琬之謀南人畏服蓋深得宣王不留不處之意矣

一

赫赫業業叶宜令反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叶蘇侯反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霆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師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于其上不遑安矣

合參夫軍事既備天子遂將以行但見威靈之發赫赫乎其顯明氣焰之張業業乎其盛大發揚奮迅之氣勢而大振聖主之皇靈有嚴乎其天子也于是王師之出惟遵其紀律舒徐安行匪紹焉而失之糾緊匪遊焉而失之遊緩無俟王旅既至而義聲先播已有以褫其魄而奪其心矣徐方之人莫不連絡擾動而不敢以自安震怖驚駭而不敢以自寧有如雷霆作于其上而徐方極其震驚焉所以然者蓋以理正詞直又以天子之威臨之其有不聞風而靡者歟是王師在道而威之可畏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子自將之威下是有以畏服遠人之心也赫赫威容光輝業業氣勢昌盛也是有嚴之故徐方畏服皆本于此上二句是又為六將休父為綱稱此更提出有嚴天子見天子之自將也嚴曰有嚴此中便藏一段王猷在內王舒六句一氣滾說下匪紹匪遊言師行有常期不急不失之糾緊亦不失之遨遊也蓋威嚴之極自是如此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便損威嚴矣徐方四句反覆形容極言其震畏之狀繹騷震驚如雷霆行于其上皆有摧擊之象要本天子自將之威說來震驚徐方就我說徐方震驚就徐方說○赫赫業業言其威靈之顯盛也匪紹匪遊言其師行之節制也如雷如霆言其聲勢之移轉也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懾其心矣○漢武巡邊歷朔乘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率師發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縣于漢北闕矣單于能臣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讐焉此詩有此聲勢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五故反進厥虎臣闞音如虓音虎鋪音敷敦淮濆音焚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訓 進鼓而進之也闞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合參 迫夫至徐也天子奮其威武有如雷霆之震怒而凜然天威之不可犯矣王者之威既奮則將士之氣自倍由是而進厥虎臣也忠勇激烈有闞如虓虎之雄布其師旅厚集其陳于淮濆也有仍執醜虜之勢故此淮浦之地向爲淮夷所據者截然齊一今則皆王師之所矣孰敢據此以拒我哉是王師既至而有必克之勢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王者克敵之威下言其勢之不可犯也重王奮厥武句

一人之威奮六師之氣倍震怒不奮武來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謂震動其聲而勃怒其色也虎臣泛言不止皇父休父闞如虓虎言將帥之勇發于忠憤非激而怒之也鋪言衆之集敦言陣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就而執之不勞餘力者亦言其勢如此不可定作已執了此要見虎臣之武皆爲王之武六師之武皆爲王之武末二句總承淮浦向爲夷所使今纔至其地截然不可犯皆爲王師之所莫敢盤據出沒于此矣此章只論氣象如此非交兵也

王旅嘽嘽音灘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叶補鉤反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逼

訓 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合參以王師之無敵言之但見大權統于天子而六師爲之張皇以師旅則嘽嘽而衆盛焉兵貴神速則如飛如翰何疾如之兵忌寡弱則如江如漢何衆如之其靜而效之也則如山之苞而不可動其動而發之也則如川之流而不可禦緜緜爲而部伍之連屬莫得而絕之也翼翼焉而行列之整齊莫得而亂之也其機之密也則應變無方不可得而測之也其鋒之銳也則所向無前不可得而克矣以此萬全之師而大征徐國有不戰戰必勝矣夫誰與王敵哉

析講此章上七句言統無敵之師下言伐有罪之國也重王旅二字要發出天子自將兵出爲全意此句提起下六句正極狀嘽嘽二字數如字形容之詞不作喻說如飛句言從事之敏趨鬪之疾可以襲其不及備之謀如所謂從天而下迅雷不及掩耳也如江句言六師之衆列國之兵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貔貅百萬如江漢之渺茫一望無際也如山之苞如軍不夜驚陣不可撼之類朱叔器曰此句亦自行師上說是乃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倉卒臨之而不驚意如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不可作屯兵看亦非如川之流言突陣而來擁衆而至其鋒不可當如川流之沛然也緜緜言部伍聯屬前有爲驅後有爲繼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所謂合千萬人而爲一身也翼翼言行陣整齊左有爲也右有爲聚鬪鼓發而進鳴金聲而退所謂合千萬心而爲一心也不測者步伐有不易之程或變化出之而若秘筋錯非必之其式靈實用之之而如神奇正互發而分合無常知者無與知其謀也不克者材勇果毅所至辟易敵有備而皆窮信臣精卒所向披靡敵有壘而難敵則勝攻取動出萬全勇者無與角其力也濯征徐國洗滌其積污而成與維新有一舉而蕩平意 詩說飛已疾翰又疾所謂後人發先人至也江漢言六師之衆前無始後無終也如山靜翕之勢藏不可動藏于九地之下也如川動闢之勢往不可禦動于九天之上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叶六直反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
王曰還歸叶古回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辭此篇王實親行故于卒章反覆其辭以歸功于天子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戒者是也○今案然王之親征豈特兵威之盛而已哉蓋吾王內修外攘而王道之敷施者行以純心而行純政凡經綸于廟堂而敷布于海隅者肫肫乎其允而不僞實而不虛也夫是以聲教之感索慄于奕心而天討之臨自樂于效順徐方之背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焉徐方之渙散者既于我而來同焉是皆王道之大致之也彼卿士司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詎非天子之功而誰功哉且天子有此行者爲徐夷之亂四方故也今則四方免兵革之亂而悉獲乎定之休徐方不特既來也咸稽首而來庭焉徐方不特既同也咸心服而不

同焉蓋至是而所謂惠此南國者無不惠矣吾王于此幸與天下相安于王道之內亦曰班師還歸而已矣豈久處勞于外之以兵威而本之以至道此所以爲帝王之師也詩人反覆言之其亦美不忘規之意歟

析講此章是成功而班師之事蓋反覆其詠而以王道綏遠歸功于天子也前言王命王武王旅分明是兵威而此章亟本之王猶猶不訓謀而訓道不單指用兵說允塞皆在心上看允者心不欺塞者心不僞此句實一章之大旨下七句俱根此說去來者歸附不復叛也同者聯聚不復渙也皆根心服上說雖王猷之布初非爲服徐方計而徐方之來同實係于此即料敵制勝無所用之是皇父程伯且不能贊一畫而況從行之六師與陳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矣講天子之功句須張皇得禮見百年大勳可告之祖宗示之臣民垂之孫子也淮夷背叛四方所以不平今來且同則四方無擾攘之驚而既平矣曹氏曰宣王北伐玁狁西征昆夷南威蠻荊獨徐方未服今來朝于王庭則四方既平矣平則不特來且易不庭以來庭而稽首稱臣矣不特同且改逆命而從命而中心無回矣只一豈說下無非欲歸功于天子耳至是而王之惠南國于斯緒三景于斯尚可留處而窮兵乎哉王曰還歸即武王戢戈橐矢之意蓋誠知武功之不可黷而文德之不可不修所謂因以爲戒者如此○既曰徐方既來既同又曰徐方來庭不回故曰反覆其詞○沈無回云平淮西碑歸功相臣而不及愬議者傷之此歸功天子而並及皇父尹氏眞宇宙大文章也○歸士曰既同比既來稍進或有來有不來亦謂之既來而同則無人不來也不回比來庭亦稍進來庭亦其身而不回則其心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古義按竹書紀年此與上章事在宣王六年朱子云詩中無常武字特名其篇蓋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有戒也○後漢西羌傳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司馬本紀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太原可見周家累葉所不足衛武耳故江漢常武首極參之

瞻卬章

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全旨通詩自六章以上是詳敘致亂之可憂下是示以禍變之可同也析言之一章二章言時政之弊所謂亂也三章四章詳婦寺之惡乃致亂之由五章言王致亂而不能救六章嘆國之必亡而切感傷之情末章則欲其法祖以救亂也○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寵褒姒爲主蓋女謁盛故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疏女戎興而外狄乘之此定勢也故詩人哀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瞻卬卬音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音債叶側例反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叶居氣反罪罟不收靡有夷瘳音抽

賦也。塡久。厲亂。瘵病也。蟊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極。罟網也。○此刺幽
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也。鄒
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于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罪
爲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合參 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若謂天下之亂。未有無故而致
者。于親今日之亂。而知禍所從來矣。彼昊天以惠民爲德。今瞻卬昊天則不
我惠。固已使我甚病而不寧矣。而又降此大亂之災。使邦國危殆。靡有所定。
凡士與民皆受其病也。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其人。有小人爲之蟊
賊。其爲害也靡有平夷屆止之期。用刑不得其當。有刑罰爲之網罟。其爲患
也。靡有夷平瘳愈之望。則士民之病。將何時而止哉。

析講 此章上六句言天之降亂以病民。下詳病民之事也。瞻卬是望惠于天。
惠是惠顧之意。或曰惠順也。孔塡不寧。以方山從輔氏作病說。或云只甚久
不寧意。邦是天子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之。朱公遷指國論與國政說。
國論不定。故聽任得以偏用。國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此不必從。民不樂
其生。士不安其位。何慘如之。○惟昊天不惠。所以甚久不寧而降此大亂。惟其
降亂。所以國節危。而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此乃人所爲而歸之天者。亦無
所歸咎之詞。蟊賊以外此亂象也。民本則在第三章。蟊賊虛指其人。罪罟實
指其事。靡有夷屆。靡有夷瘳。正上文孔塡不寧意。刑罰不當。由于任用匪人。
原非兩事。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叶羽已反）之。人有民人。女覆奪（叶徒活反）之。此宜無罪。女反收（叶殖酉反）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合參 然蟊賊網罟之病。何以言之。彼貪婪者以侵漁爲指。殘刻者以刑罰
爲網羅。是故人有土田。非人所藉爲養廉之資耶。而女反據而有之。曾不思
昔先王制爲經界。各有常守。彼人以爲肥汝何私耶。人有人民。非人所依
爲守邦之助耶。而汝乃攫而奪之。曾不思昔先王分土授民。各有常所。斯人
以自爲多私。汝安乎。至如此有好修之民。于法宜無罪矣。而
汝反收之。介士幽於囹圄。塡寡羅于岸獄。何不幸耶。又如彼有作慝之民。罪
視五章非髦三尺。宜有罪矣。而女覆說之。北法寬於生。像深文夷于未減。何
厚幸耶。貪利民之出。虐殘民之入。貪沒民之財。虐殘民之命。民生斯世。何其
此二病乎。

析講 此章上四句言黷貨無厭。下言濫刑失中。皆歸在王身上去。輔氏云。蟊
上章末四句之意。上四句承蟊賊之言。而述其侵牟奪取于人者。反覆無常
也。下四句承罪罟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于人者。反覆不當也。二人字指君
子言。二女字指小人言。釆邑所以養君子。而反爲小人之所有。所辠此便是
蟊賊。無罪所收之。有罪者脫之。此便是網罟。所謂士民其瘵者如此。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奚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因反）。生自婦人。匪教匪誨（叶呼位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
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
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
之哲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眞自天
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
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爲言。蓋二者
常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于女寵。其言
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合參 然要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由哉。彼男子正位于外。爲國家之主。宜哲
也。故有哲則能用人行政以致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

所事哲也哲則適以生事啓釁而覆國而已故此誇美之哲婦非不哲也而反爲梟爲鴟人莫不畏而惡之者若以婦有長舌能變亂是非而爲亂之階從此始矣是以至于覆國也若是則降此大戾者豈真出于天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君子之言非拳德則規過常有教誨之益若夫匪教匪誨而徒事多言適以相倚而爲亂者是維此婦人與寺人耳豈可近哉

析講此章上八句言婦人所以害國下言婦寺所以害國南台云寺侍帶言之以見婦人之言不可聽耳此謂恐于任奄人之意太輕或云因此章有婦寺句詩析以變換姒任奄人並言其寔婦爲主寺帶說觀此與下章叠言哲婦婦人可見哲夫句只引起哲婦句不平哲爲男子之德婦人而哲將必至於外政未有不覆國者矣以色之美言非即哲上說爲梟爲鴟言人之惡而厭之如此且處春長舌二句正見之長舌與匪教匪誨相應厲字應首章厲字首說降此大厲而惜此厲者實自哲婦當之亂匪非自天降矣匪降

二句釋首章意也匪教匪誨本長舌來時維婦寺見其言之不可信也正人君子之言足爲我教誨若婦寺之言斂對以成奸飾巧以亂聽非能諫夫人則脹取其上而已此所由以階亂也○孔氏付奄人防守門闕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信謂朝夕給使願謂無疑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禁頗曉習舊以知上意或乃色和貌厚扶術候奸或乃捷對敏本飾巧亂實遂能迷國親暱愚主信而任之亂之滋不多由此起○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鞫人忮[音至]忒譖[音僭]始竟背[音佩叶必墨反]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忮害忒變也譖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公朝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爲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爲慝哉

合糸然是婦人奄人其惡可勝道乎蓋其外逞智辯之巧以窮人之言內存忮害之心而變詐無常其或倡爲譖妄而偶有其驗固欣然以取幸于君矣織使爲譖于始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止極且偃然自安曰是何足以爲慝乎婦寺之敢于爲惡其情狀蓋如此矣彼商賈之事非君子所宜識猶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今賈獲三倍之利而君子識其所以然是識非其所當識矣然則婦人治內爲職本無朝廷之事而乃舍其蠶織以圖之是反與國家之政矣則豈不爲慝哉觀此而天下之亂

信由婦人而生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兼言婦寺有窮人之惡下又專言婦人與政之非也窮如窮狀之窮直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也忮忒二字貫上意起下意謂其智術人窮以忮害而濟其變詐也譖始竟背非謂所行背其所言謂後日的言語不驗與相背也伊胡爲慝謂暴不自反反以爲只過恒人所不免也婦寺之情如此其必不可與政也明矣如賈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假如之辭不作喻說以君子而忘義計利以婦人而舍內專外皆非所宜也如賈三句不作興不作比是倒論語毛傳婦人無外事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婦人休其蠶織而干與朝政其智辯巧詐又足以濟之則朝廷之上安有清明之期此國事所以日非也○許說忮害是窮人之根而忒即譖始竟背之株此乃是婦寺之機術所以窮人罪而長○人之惡敗處竟存婦人肆其長舌與寺人相倚而亂乃公事如此故下以君子不

宜識商賈之利責婦人不宜于朝廷之事

天何以刺（叶音砌）**何神不富**（叶方味反）**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介大胥相弔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或曰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合參夫婦人之亂人國如此顧其用之者王之咎也彼吾王爲天之子天宜有以督王矣今何爲責王而降此大厲之災乎吾王爲神之主神宜有以富王矣今何爲不富王而有此困窮之患乎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惟信用婦人則有內戎者必有外戎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矣今王舍之而不慮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且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修省則亂或可免今王遇災而不恤以威儀則迷亂而不知自修于已以善人爲輔則亡而不知求助于人則邦國之殄瘁也宜矣安能回天神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是推王之致亂下深病其不能救亂也總是窮究其亂本而歸咎于王之意何以刺言何爲以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何爲不以大業富王也故爲詰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註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詩人不言之意而朱子發之說者須得其不言之意方妙舍爾二句不可以下四句對看是將犬羊之變未發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既得以脅夫則夷必得以亂華以陰召陰則介狄之禍有不免矣維予胥忌謂忌正言深怪之也不弔不祥四句玩註似另轉一意以咎其不能救亂也以刺不富即不祥也舍介狄忌正言即不弔也色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根維予胥忌承正指善人爲婦寺構成罪罟而棄其土田人民以亡于罪罟之中也邦國殄瘁即單承人亡來賢人亡則國必危如人元氣亡則身必喪國之殄瘁必矣殄如脈絕瘁如疾危此正天譴神怒意○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能任婦人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他日由王果召犬戎之禍斯言驗矣○不弔句宜提起開看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註內二又字自明何確齋似把謹儀用賢即是弔不祥處却與註不甚合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網也罔罟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合參夫王之不能救亂如此君子寧能恝然于懷乎彼天之降禍始無寧日不可爲不多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回天之意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救矣以文武成康之朝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憂哉天之降亂已爲窮促不可爲不近矣所望者猶賴吾國之有人或可以弭天之變也今善人之云亡則禍亂將不可支矣以文武成康之朝而一旦至此我之心安得而不悲哉

析講此章言天變之甚而深憂救亂之無人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儆王也降罔即上章之不祥也亦指降亂而言優者紛至沓臻之意幾者幾於禍迫之意于此而有善人以輔之則猶可以回天意今言人之云亡則禍亂愈不可救而邦國之殄瘁必矣此君子所以憂之不已也○詩說降罔謂降此刑罪以爲網罟之害即首章罪罟看故下遂接以人之云亡謂善人罹罪罟而亡之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反）**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叶音古）**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與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遠貌。鞏，固也）○言泉水濆涌上出
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
為者惟天高遠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
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
子孫亦蒙其福矣

合參夫天之降禍固為可悲矣獨不可以轉禍而為福乎彼泉水濆涌上出
其源深矣我心之憂非直今日然也殆自禍亂之始伏已先憂之矣然而禍
亂之來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然豈終無可救哉誠
以藐藐昊天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夫苟有以感之雖危亂之
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今者苟能改過自新修德以任賢去讒而遠色無忝
于皇祖之攸行焉則人事之修可以回冈乎天變豈但爾之身可延未絕之
緒哉雖子孫亦蒙其福矣不然邦國殄瘁吾不知其所終也已味觀是詩而
君子忠君愛國之心敬天恤民之意俱見之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在已憂世之深下言世變有可回之道以泉之發必有
其源憂之生必有自始故以深與久為興見事物各有所從來也寧自今矣
謂自婦人入宮之時而已憂其有今日矣此語含蓄無盡不自二句依註說
下說自我先則亂已過而可以更為自我後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為不先不
後所謂禍亂之極適當此時已無可為者然惟天能為于不可為之時故曰
無不克鞏蓋天道否泰相承能降亂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使之固也無忝
皇祖便可挽了無忝句有深意遠色而好德無忝祖之刑于寡妻遠奸而親
賢無忝祖之不近刑餘將宮中無傾城之哲閫外無介狄之師大厲之天轉
為克鞏之天以能保我子孫而士民尚亦有利矣爾後兼幽王之將來與其
子孫說未見不能改過則天意終不可回而邦國卒瘁修意可見周家天
下自皇祖以哲開之此時有窈窕之淑女故城成乃今日有鴟鴞之哲婦則城
傾婦後之係天下如此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陳伯玉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一
轍其禍亂之萌多由于婺姿奄豎更相煽惑如木之有蠹日積月累以漸
于傾覆夫然後小人滿朝大役煩興天怒神怨而戎狄之禍乘之而作矣
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禍明皇以貴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向使為
人君者常謹天戒常法祖宗敬親賢人遠婦寺則何敗亡之有

召旻

序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全旨　通詩上六章極言禍亂而推其由于用奸末追思隆古而與其任賢總是
刺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喪國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言兢兢業業正指
賢可用之舊人說析言之首章極言禍亂之意二章言致亂由于小人三章
指王用舍之謬四章傷世亂之極五章言小人妨賢而已深憂六章言王不

知黜陟而已深憂七章感今思古而嘆王不用舊也○上篇是刺王寵褒姒
故末望其君以無忝皇祖此詩是刺王任小人故末望其臣以有如召公皆
亂極思治之意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去聲叶桑郎反）瘨（音顛）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語語）卒荒

賦也（旻，疾威。瘨，病。卒，盡也。居，中國也。圉，邊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
饉侵削之詩也

合參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若謂人君操賞罰以進退
天下用舍之間不可以不慎也乎今深有可傷矣彼旻天本仁覆閔下者也
今乃疾威暴虐重降喪亂之禍而病我以饑饉之災使斯民盡至于流亡內
而國中外而邊圉悉皆荒虛而無人也天之虐人何其極哉

析講此章言天之降災而致民之危困也依輔氏一類說下首句言旻天宜
垂慈于下民亦若此其疾威乎降喪便是疾威饑饉即降喪之事流亡又根

然饑來流是遷徙即壯者散而之四方意亡是死亡即老稚轉乎溝壑竟卒
荒即流亡之事居則中國被其害困則邊垂受其憂居卒荒故諸侯內畔矣
困卒荒則大戎外侵矣日甚之勢已見于此○慶源輔氏曰此與瞻卬首章
同意皆極言其喪亂也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音紅）昏椓靡共（音恭）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叶卜工反）

賦也訌潰也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潰
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蟊賊昏椓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
王乃使之治乎我邦所以致亂也

合參然所以致此者亦以任用之非人焉耳彼天降罪罟之災重爲斯民之
害而使之流亡者豈天災爲之哉蓋以蟊賊之人能內潰人之腹心昏椓之
人不肯供其職業此二者意潰亂邪僻之人所當深惡而痛絶者也而王乃
信而任之使之治乎我邦則豈不至于荒亂乎是以上干天怒而致此罪罟
之亂也

析講此章言天之禍民本于小人見用小人爲致亂之由也天降罪罟一貫下
說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言凡此輩讒織善良使手足無措真罪罟也本由于
用之而曰天降是無所歸咎之詞蟊賊狀其毒昏椓狀其人回遹是狀其心
術潰是既訌此一流人統稱之有蟊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
內故曰內訌訌訓潰如癰之內壞也昏椓之所指因紊椓則專指閹官言
巻椓刑也喪也奄寺咸被宮刑之人是椓喪其身體者漢史所謂刀鋸刑餘
之人也小人在外閹寺在內乃相倚爲奸者故併言之潰潰回遹總承上二
句來斯人而使之靖我邦我邦其可得而靖乎其可得而夷乎看此句見
亂非降自天之意○駐士按以椓爲被宮因前章婦寺之云耳然自鄭孔而
下諸家悉同朱呂獨否也且依鄭孔則昏亦作閽並屬閹官與昏亂之訓爲
別矣椓毀其陰理非甚確詁從未確恐不如終以昏亂椓喪四字渾淪混注
爲佳矣○依鄭註則內潰其心腹謂所托咨勿之臣靡供其職業謂所托經
管之臣也上篇之寺字偶連婦言當時固未有閹官大盜爲世指名如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其人者

臯臯訿訿（音紫）曾不知其玷（音店）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其孔貶

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訿訿務爲毀謗也玷缺也塡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爲
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于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顚
倒錯亂之甚如此

合參且此小人在位臯臯然肆其頑慢而不修訿訿然務爲毀謗以相傾此
則秉職玷缺本不可用也王曾不知玷缺而反用之至於兢兢業業甚久不
寧而無一時之豫怠者宜乎久于其位也乃更見貶黜而不得以居其位焉
用者不賢賢者不用其顚倒錯亂至于如此國欲無亂得乎

析講此章言亂臣不知而賢臣不用亦推言致亂之由也臯臯訓頑慢朱公

遲謂頑不知進慢不供職言其行之不修也此即是玷處而王乃使之若彝
我邦曾不知其玷也有卿于其迹之可玷習于其言之顯者亦兢兢自其修
職上見我指兢業人言非詩人自我也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所謂舊也王乃
不用其舊而我位孔貶矣小人親則君子疏勢不兩容也○臯訿之人賴椓
君權設不以爲家爲事者與兢兢業業絶不同進而王不知而用之故曰顚
倒錯亂之甚如此也○慶源輔氏曰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
以必用之者蓋不知其惡耳然亦臯臯訿訿者善于毀人以自益故也立
亂人之朝而獨戒謹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爲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加反）我相（去聲）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于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合參用人失當則民不聊生以今世之亂言之但見民生憔悴而困窮且甚
無有生意如彼歲旱之時草皆枯悴不能遂茂如彼棲苴之木而不濡其澤

焉斯民之無生意如此則國勢可知矣我相此邦必至于潰亂而不可救也
此其任用小人之所致哉
析講此章極言國之憔悴而失其危亂也蓋小人之禍及于國者如此如彼
三句方山泛說國讒敵弦等多從之南台云歲旱三句形容民之憔悴如彼
歲旱草不潰茂言虐政所及斯民之生意已衰也如彼棲苴言惠澤不加斯
民之枯槁已甚也此皆任用小人之所致也兩如彼對看是將二事形容國
家之憔悴先提起正意方是賦體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木草言蓋爲蟊
賊昏椓傷其根本發其枝葉故蕭索如此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
生意盡矣歲旱三句正此意民爲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春秋傳曰
國亂曰潰邑亂曰叛凡木之潰者其勢暴橫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爲潰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音敗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也粺則精矣替廢也兄怳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
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
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爲此故至于愴怳引長而
不能自已也

合參夫國至于潰亂如此則我之感嘆其能以自已乎思昔先王之世天下
殷富民皆享樂利之休未有如今世之疚者也而今世之疚雖不可與先王
之世侔論然猶得以苟且圖存又豈有如茲之甚者乎凡此皆小人爲之也
彼小人之與君子邪正異趨如疏之與粺其分審矣曷不自替引身而退以
避君子使君子得以有爲而斯民獲昔日之盛乎惟其知進而不知退是以
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憂之深而不能自已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當時之益病下欲小人之避君子也以昔殷富對今疚
繼言以今疚對今死亡言所以致此者比小人之用事耳米之粗者爲疏
以比小人之遜猥亂邪僻也米之精者爲粺以比君子之純粹精是也胡
不自替是因其情實而惡之之詞王因不知其玷矣此時欲望王能斥之不
能君子我位孔貶矣此時欲望君子斥逐之亦不能只得以自分引避之詞
委曲望之小人真是一片病心一片苦心也愴怳憂亂而無情精之意註中
此故字指小人不遜君子言○疏義二章三章刺王任用小
人知進而不知退如此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叶諸仍反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
泉之竭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廣矣
是使我心專爲此故至于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
合參夫以小人之不替而致君子甚病則禍亂之起有自來矣而今之說者
乃曰池之竭矣不出自外之不入泉之竭矣不由自中之不出是蓋以禍亂

爲適然之數而不以小人爲致禍之原此小人無所畏忌得以滋其罔極之
新而肆其廣博之害矣我也感念之餘專爲此故此心至於愴怳日益弘大
而憂之曰今世之亂如此是豈不烖及我躬也乎蓋未有天下皆亂而吾身
獨存者雖欲免于烖不可得矣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人不窮乎亂本下深憂其害之及已也首四句是賦體
須先提正意在小方不似此須云用小人者禍亂之本而不云然猶池之竭
由外之不入今不云外之不入而徒咎其池之不足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今
不云內之不出而徒咎其泉之不盈是不窮乎亂本也上不替是小人不自
替此不云是王不云小人畏罪其罪可正其惡可鋤惟不以爲階亂此中便
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溥斯害矣憂之弘由害之溥來不烖我躬蓋不云自
小人則必斥君子我位孔貶猶其輕耳正言其害之溥意○或云比也諸
本作賦也誤○大全武陟此章疑是比體朱子曰作比看是○朱子曰看詩

不須看意去謝解只平平地詠味自好因舉他之揭矣四句吟咏久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音蹴國百里於音烏乎音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已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訓〕公衆夫蹙今日之事固可傷矣而追思古昔之盛其用人爲何如耶昔我先王文武受命之時有如召公者敷政南國而致江漢之從化虞芮質成而來天下之歸心其日辟國百里蓋如此今之所用者皆蟊賊昏椓之人是以犬戎內侵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也於乎哀哉今世雖亂豈不尚有舊德之臣而可用乎有之而不用此亂亡之所以不可救而先王之盛自今不可復見矣吁于憂憫之中寓冀望之意可謂有忠愛之情願治之心者矣幽王終不知悟則周安得而不東哉

〔講〕析講此章上四句即古之盛以傷今之衰下啓王以用舊也此正言王任用小人以致侵削之由先王詩以爲文武其言召公闢國之事但舉其所以事文王者蓋文王受命固本乎是至于武王亦承受乎是而已非復有所謂受也辟國主化言化自北而南則江漢首被而服從之國益衆化自近而遠則虞芮質成而來歸之國愈多所謂日辟國百里也于蹙山見四裔之侵于穢宿見諸侯之叛此所謂蹙國也諸家多云辟國而就開拓說不以化言故前篇文云先文王以一封之土崛起爲方伯而次揖江漢相率稱濟者四十餘國先武王以西域之使崛起爲天子而東西南北至于歸附者八百諸侯是豈偶然哉蓋其執蟊賊昏椓之人以任用則百姓皆知而野無饑饉流亡之民則封疆自相理有固然者矣此說亦可從說個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今昔之治亂皆用人之得失使然故下又嘆之以啓其用舊當時禍亂雖極然去宣王之中興不遠其老成耆舊尚有存者故詩人只說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蓄意味無窮此二句傷其有賢不用而用小人遂使侵削至此極耳不亦可哀也哉○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眷眷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爾祖此詩期其改圖而擢用舊人蓋如是則猶可泰如大明之不遠復孔子之勿憚改泰稷之自興漢武之輪臺何至百里之日蹙而召犬戎驪山之禍耶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止齋陳氏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至于亂之終係以邶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玄成劉氏曰此詩之次於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周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即如下泉之終變風歟○濂笠江氏曰聘小言內惑于寵嬖召旻言外蠱于小人蓋內有褒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后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婢昌盛則善類暗噎邦國殄瘁恒必由之若二詩非爲古末駭歎○止齋陳氏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故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無志故也此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丹陽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同輯
門人　孫　寬來生
　　　戴　章漢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璟彥玉　仝閱

頌四○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說約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疏曰此特解周頌耳魯商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咏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也○按頌之義合先世功德歌而咏之以達於神使後世

子孫愛而祭之故其詩中每有追敘先烈啓發後人意然其詞直而不激實而不浮敘事而不比興乃王者之言又以為宗廟之事也然周頌之詞近於正而婉魯頌之詞近於諛而浮商頌之詞近於簡潔而明肅其所以存魯與商者何耶曰魯為夫子之宗國商為夫子之先王其所以存之者亦為臣子之心也○孔曰周頌三十一篇及那烈祖元鳥皆一章者以其風雅人事刺過論功志在匡救一章不盡重章以申殷勤故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太平德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寫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則論功頌德之詩亦殷勤而重章也雖云盛德之同魯頌實不及制故頌體不一也○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止齋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疏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蘇傳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書謂別虞夏商周書各為一列當代與其集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為次第也既有商魯須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　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全旨　此詩見洛邑既成新率諸侯以祭的意思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文德不可見而觀德之在人心者便可見文德首句提起肅雍五句是言奉祭者皆體文王之德下是即上意而嘆文德之盛也全要發盛德之在人心不重人心之誠上○周公作此樂歌蓋以文王收拾天下之人心是廟中狀見天下總無有射于文德也故上言顯和多士而下總之曰人人字該天下而言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於嘆辭穆深遠也清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合參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若曰有廟之格固所以思者亦所以觀德也今日清廟之祭不可以觀文王之德之盛乎於穆哉此清靜之廟神靈妥于斯殷薦行于斯此固一人主鬯以見文王之德

而因與群工百辟共見文王之地也故嘗祀禮方行群后畢集咸而助祭者不有顯相乎而肅肅以致其敬雍雍以致其和顯相一文德也單而與祭者不有多士乎而肅肅者如其敬雍雍者如其和多士一文德也文王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天而以心之和敬若對越之若與在天者相感乎也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廟而以心之和敬者駿奔之若與在廟者相左右也夫清廟祭事已在爽世久遠之後而顯相多士亦非復左右奉璋之從矣而猶然若此焉是可見文之德可以光四方可以顯西土亦可以光顯于千百世之天下何其彌久而彌彰也豈不顯乎文之德可以庸髦士可以趨六師亦可以趨走乎千百代之臣庶何其愈久而彌篤也豈不承乎吾知文王未沒天下之耳濡目染者惟文德也悶洽漸漬于其中而不自知文王既沒天下之夢想謳思者亦惟文德也久聯屬維繫于其中而不可解信乎無有厭射于人者矣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周人世祀而登歌之也宜哉

析講此詩周公作于攝政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之也疏義曰廟有門堂寢室崇宇周圍其深遠清靜可知三山李氏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此句要緊出文之神凝于斯文之主在于斯并主祭者一段精神合醞于斯而顯相多士皆與焉顯相助祭之公侯多士執事之百執方山嚴顯相多士俱是諸侯但尊卑殊異耳再詳之肅雍即是文德秉文德即秉肅雍蓋互言之肅雍在容肅肅在斯文之德固然而以顯相多士相承互說正見其無一人之不肅所肅雍秉德雖就祭時見之亦不專指相祀一節就平素身有其德言慶源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其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在天以神言對越有景仰肅事如將見之之意此心對者文王心無他念念無他適也在廟以主言駿奔有周旋趨承如將弗及之意人主作而奔走天下猶易沒而奔走天下實難今

駿奔走而曰在廟則文德之感人更為可想此二句是一時事非從事其敬又事其主之說然對越亦只于駿奔中見之蓋在天之靈即憑于在廟之主也總是心之和敬為之不可分身心看此正是聖德在人心處得之昭明不昧曰顯人之恭敬奉持曰承此句轉承上意無射何又指顯承承惟顯且承若是人心又安得有厭射總見文王雖逝而文德之在人心者雖當沒世之後猶浹洽浹治而不能忘人字泛指天下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即廟中以見天下也

清廟一章八句〇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

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〇九峰蔡氏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〇按書以王騂騂文武以王承為武然此不顯不承兼頌文武且書又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文子廟祭親于廟也〇按洛誥周公留王舉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呂氏曰定都之初際祭盛禮大享群祀雖祀典不載者咸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騭格上下告成事也而勝將若大役以求報神錫也自今以始求賜中土而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見神之錫福則以祀新邑爲言若潤于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奉役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神之際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此祭諸侯下逮臣郭之以亦有孚顒之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公以爲首務也〇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〇豐城陵曰此詩祭文王而不言文

王之德性曰顯相多士秉德者何也蓋君之聖者臣必賢德之盛者人必法六德九德都無華于其德之新辭言肅雍和雖容于聖人之心自有[illegible]也○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倡歌三歎謂三人讚嘆也樂歌文王之德至極音聲故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于無窮是有餘音不已也○朱子曰一倡三嘆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挨歌之類○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蓋漢之薦乾豆亦惟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與上皆歌而名之歟○按漢之象曰先王以享帝王廟蓋萃渙之道也故周公首事焉厥後漢創未央而登歌首奏采人都汴而親廟先立猶亦留清廟之風而興起乎

維天之命章

序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全旨 此詩首節贊文德之盛下是欲承其道之傳也只重贊文德上以純字作骨駿惠字爲宗俱根純字來文王之德上合體于於穆下衍慶于子孫語意一貫文德之純惟同天道之不已則其可以示法於後人者又何有或已處故後人必順之學之方能以此心之不已而合文王純德之不已也惟文心同天故與天合德必後王同文方可與文合德○首節言德下節言道者自文王得之心而言則曰德自後人所當繼述而言則曰道道即德之見于事者如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是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於音烏 乎音呼）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

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合參此亦祭文王之詩若認言祖烈者必本乎德言祖德者求端于天是故維天之命於乎其深遠義通復相禪而無一息之停何不已如之命流于不已則天之所以爲天盡于是矣文王之德於乎其不顯哉純粹至精而無一私之雜何純如之德至于純則文之所以爲文盡于是矣夫天道不已文德之純亦不已天也文王也何間然之有哉

補講此節貫串配天道于無窮也舉天道聖德而並言之此便是贊文王之德之盛非是以天頌文亦非是以文擬天也於穆對不顯輕看只是贊詞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當重看穆是幾微不測不已是循環無窮不顯是光輝宣著純是渾然不雜不已正是於穆使或已焉則有端倪可見而非穆矣純正是不顯使有私欲雜焉則非顯矣見潮云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深遠也顯者是即說不雜者之顯著也此分合更精明○講法須云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未有能合體之者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無二無雜無間斷先後一天命之不已焉然則文王其天乎一直說下○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發彼天與聖人猶爲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正是贊文德之盛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句○假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合參夫文德之盛如此我後人不當嗣守而都皆乎顧我以不敏之資而荷莫大之業此正文王之神之所恤也不知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而啓發我之思乎輔翼我之行乎有則我當受之以爲憑藉之地凡文王之道本之身心之間而達之家國天下之大者務期大順之而不悖也然是道也不惟我

之當行後世子孫皆所當行者也繼是爲曾孫者又當率乃祖之攸行焉以
之而不忘焉如是則文王之道將傳于世世與天道相爲無窮矣不有以慰
文王在天之靈乎
〔析講〕此節與其孫後嗣于無窮也假以溢我從己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止
爲德盛者澤必長故深望其恤耳不作疑詞看亦不專就祭時說我其收之
逆下句看言文王有所恤于己則己當體文之德曾孫篤之句言文王有所
恤于曾孫則曾孫亦當體文之德也收是不欲遏佚墜壞意蓋祖宗以德垂
裕未始不願子孫之承貽而或自作不典無以爲承受之基則雖其祖宗在
天之靈有啓佑之意而往往不能身體其迹兼承其傳故曰我其收之又曰
曾孫篤之惟求無負于所以恤我之意耳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家國
天下皆純德之見諸行事者不安于小成而必欲克拓開廣之故曰大不敢
作聰明而必欲持循據守之故曰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世之相續便見篤

學只是大順者念大順之而不忘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也後
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詞也○
我其收之幸之之詞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詞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
之詞也○此詩在鎬之祭與洛邑之祭不同

維清

〔序〕維清奏象武也

〔全旨〕此詩重贊文典上首二句言聖典之當法下贊其爲致治之祥正見其所
當法也○緝熙二字原文王之心法而用之于此則有由心法以維治法意
○始祀作武王始祀文王以王禮之時說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迄**音吃**用有成維周之禎**

賦也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
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illegible]
有關文王
〔合參〕此亦祭文王之詩若謂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典惟我嗣王所當清
而明之使之昭著而不昧而又緝續之使之常熙明而不已者乃文王之典
也蓋經書本于一心損益貽于二代勒成一代之典皆所以闡文德之精而
備王道之大者也故自始祀文王之時以至于今其開闢國承家者胥是典
而成永濟之業繼體守成者亦是典而成昭哉之休莫不有成績之可紀焉
則是典也殆以闡雎麟趾之意萃爲周之太和而以周官法度之陳開萬年
之景運寧非我周之禎祥乎夫以文王之典而爲周之禎如此信乎後人所
當清明而緝熙之也
〔析講〕此章首二句文平而意串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法如紀綱法
度之施皆其精神心術所寓惟法久則易湮所以貴清明法久則易忘所以

貴緝熙蓋經畫宜布使之大著于天下又無時不然而使之常布于天下正
繹文王之德原緝熙敬止其所垂爲典者後人亦當緝熙而常清之也典正
與法異蓋法隨世而數易典垂世而不刊故不曰文之法而曰文之典肇禋
自武王創業時言迄字中含成王守成意用謂用典也兼變通遵守二意禎
字即在有成上見不必以鳳麟河洛等形容此蓋即典爲禎也末要繳出法
典意使不清明而緝熙之是自棄其禎也可乎哉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

〔序〕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全旨〕此詩重報功上首節歸功于諸侯下皆示以報功之意或將戒勉修德易
歛一項不知愛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處古人相報之原其美不忘規類
如此○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則工歌烈文非獻其功之詞

烈文辟(音璧)公錫兹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合參此祭于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若謂宗廟之祭我主之辟公相之者也今茲殷禮畢舉而神登來饗亦庶幾祭則受福矣豈予一人之自致哉惟我辟公盛德素孚于神明侯度益欽于格廟其顒顒卬卬而光輝之發越者是其烈也其蹌蹌濟濟而度數之不愆者是其文也以此而承吾大禘則馨香感而嘉貺隨集矣凡其如幾而如式時萬而時億者孰非辟公之錫也然豈曰惠及一時已哉多福之來同念久念篤宛惠我以無疆之福則是祇子而子其克保之孫是而孫而孫其克保之是雖祖考燕翼之澤而辟公之貺益我文子文孫者亦已弘矣

析講此節是歸諸侯以錫福之大功烈文句輕祉福三句一順說下祉福就

王者一身言祉福乃神錫而云辟公者蓋助而獲福猶之錫也辟公端對越之誠以格祖考祖考以辟公之故而福我一人是今日之祉福皆辟公之所錫也撫成業而致盛治方是王者之福非徒以富貴言下二句是衍此祉福于無窮也祉福孳之長久便是無疆而子孫保之即保此無疆之福語意相連不斷此節正所謂戎功也○大意謂精誠之極昭假于神而通神之貺以及于我遐邇之慶敷錫于我而綿我之祉以及于子孫則今日所以格神考而斂一時之福極他日所以延後裔而垂百代之休光胥辟公賜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合參夫辟公有錫福之功如此我將何以報之乎念爾平日之在邦也取民有節無封以專利貴出有經無靡以傷財維王因崇厚之禮以尊崇汝矣又念汝今日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崇及爾身未足以爲報也必使汝之子孫繼先序而永序茅土之封襲前休而永承屏藩之寄益光大之而與吾之子孫相爲靈長可也如是則所以惠我無疆者庶乎其少酬矣

析講此節示以報功之意首二句從今日助祭想到平日恪共職守歷歷可嘉只此無封靡已當崇矣況有大于此者乎只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取之有制能遵我周九賦之法是謂無封用之有節弗違我周九式之規是謂無靡崇之是尊禮褒賞之意皇之只是繼諸侯之緒與國同休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不就加地進律說報功以及子孫爲極故特推極而言或謂爾使我子孫保之故我亦使爾繼序皇之則淺陋甚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

勸勉之也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合參然我之意又不止此也人固有恃勢力以爲強者矣豈知莫強者其人乎能盡衆善而衆善咸備則大道有以立四方之極四方雖遠皆以之爲訓矣何強如之人固有假爵位以爲顯者矣豈知莫顯者其德乎能備君德而衆理畢具則盛德有以立百辟之準百辟雖衆皆于我乎儀型矣何顯如之夫道德之能感人如此觀諸前王可驗矣於乎我前王也身雖已沒而思慕之者思永而不忘正以其道德之盛而四方訓之百辟刑之者自不能忘也誠能以先王爲法則人亦不忘而崇之皇之者弗替于後矣可不勉哉既歸美于前又勸勉于後可謂得待臣之道矣

析講此節上四句言道德之強顯下以先王之感人者驗之此與抑詩不同

彼重在道德感人此重在無競不顯不作放勢說無競以勢力形之可乎無
正見其强不顯以爵位形之百辟刑正見其顯道即日用彝倫之不可昔不
故泛言四方德爲歸民御衆之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前王包文武在內勿
用出不忘是言天下後世之人仰慕愛戴之不忘也正道德之能維係人心
處只訓行在當稀不忘在後日語亦有辨當奉祭廟庭時就將人心思慕前
王之景醒他使其惕然有感動意味嘆淫佚有有餘不盡之思若直說要他
效法前王意便索然○上五云無競四句雖若概以成語引起即已直指前
王矣故下緊接不忘亦倒裝文意也嘆前王竟住亦若自勉而勉辟公在
言外意味深長存講必欲找足則贅蠖矣○戎功固所當報而道德則所以
保戎功者又何可以不修者於乎二字一篇永嘆令辟公想那不忘的緣故
有不容不盡人不修德者矣○劉景誠曰分言之則人與德異合言之只是
一個德故總註只云先王之德

烈文一章十三句○此篇以公韻爲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可互用也

天作章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全章此詩頌太王承天啓後之功當以太王荒之句作主言太王上承天意以
創業下啓文王以成業皆太王之功也不可以太王文王平說大意謂能如
文王之康始無負太王之荒末言子孫當世守以慰太王之心也荒之康之
保之俱指岐山言保岐山在于保天下保天下乃以保岐山根本之地能無
深念○此詩全要歸重太王故註曰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蓋文王亦不
過承太王之緒而安之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叶戶郎反子孫保之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徂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
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
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

合參此祭太王之詩若謂我周之天下大統雖盛于今日而肇基寔始于太
王是故知創業之所以艱則知守成之所以不易矣誠以岐山之高撫而有
之者固我周也而所以能之得撫而有之者天也蓋由帝鑒下土而求莫之
心乎于明德之主故乃眷西顧而與宅之俾遂宅于岐山之陽天固作之以
待太王也而太王亦豈不善承天者哉吾見其體國經野而將親乎胥宇之
勤營國修乎而萌庶荒乾豈之德是雖盡人之能而允若乎帝遷之望也夫
太王既作之于前矣文王則因其垂成之勢而修和輯寧以安此岐周之民
焉夫此一岐山也太王作之于前而啓文王以安之于後以故昔爲險阻之
區今則人歸日衆而有平易之道路觀岐山而念功非皆太王上承下啓之
成業而爲今日來遠海宇之丕基矣乎爲子爲孫者慎弗恃乎天而必盡之

以人當仰思乎祖而善繼之于後以文王康之之政爲政而上承乎太王作
之之功保此岐山于不替焉可也如是則有夷之行永爲萬國朝宗之地而
我周植本之固永爲萬年不拔之基矣否則豈太王之所以望我後人者哉

存疑此章上六句言太王基業之亦下則望後人之世守也周之遷岐本非
得已而周家王業寔起自岐山故詩人言此非人所能爲寔若天造地設以
待此明德之君者故曰天作云云荒之不但作屏修平須兼居民役田香凡
一切教養已草草做一番了所謂草昧經綸也彼作句亦不可輕形勝造于
天故云天作草求闢于太王故亦云彼作見得太王之功直與天並也文王
句不得與太王並重謂彼惟導承天之所作如此故文王因得而康治之許
太王無以作之于前文王何由康之于後康之以治岐之政言如惠鮮懷
保輯寧修和之類要入培植岐山之命脈意彼徂二句總承太王文王來却
重太王上有夷之行是地闢民歸昔爲險阻之區今爲都會之地保字亦宜

在保太王之業蓋岐山在昔爲王業之所由故岐山彼則三王之所由起也其
知岐山在今爲天下之本故岐山安則天下安而太王之神始安至
欽埜錫之洪圖則追念岐陽之啓闢撫夢乎心大業則繹思草昧之經綸此
正所謂保之也保者非謂止保此一隅祖宗以一岐山而遂有天下子孫固
當以天下保此岐山然亦是修德行政以保之不是泛泛去保也

天作一章七句〇太王當年仁人之歸不關之問種種可思詩人不言而獨深念夫豐鎬起家之地以爲使子孫者知天人之相來其故甚微果何息可以少懈而後前休無窮不獨入廟時始不忘也〇高山之當保固矣何以復有遷豐之舉遷豐正以保岐也拓其樵御乃以鞏其本基又何以復有遷鎬之舉遷鎬正以保岐也雖其局勢乃以深其根蒂若乎王東遷一舉而委之戎狄所謂子孫保之者安在到豫得關中而不能守遂使中原淪陷幾數百年始知能得不如能守古今一轍〇疏義詩音首尾主岐言之故知爲祀太王也

昊天有成命章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全旨]通詩以不敢康句爲主文以敬止武以敬勝皆此不敢康之心也即基命宥密亦不敢康到精微處耳只一心字提綱所以修德基業者在此所以覲光揚烈者在此所以輯人心凝天命者亦在此心外無德德外無命不分三項〇先言文武將以引起成王見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繼文武之業而保文武之命也重成王守成一邊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音烏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歎詞靖安也〇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爲祀成王之詩無疑也

[合參]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若謂我周王業創之者固本于文武而守之者實賴于成王彼昊天祚周以天下既有一定之命我文王以敬止之德受其命于三分有二之時我武王以敬勝之德受其命于天下一統之日其所以成一代之王業者已極其盛矣使繼之者非其人亦何以保是命哉惟我成王繼文武而受命兢兢業業惟恐成命自我而墜而不敢以康寧焉但見其夙夜積德以承藉乎天命者其德已造于宏深焉而無一理之或遺又極其靜密焉而無一物之或雜是成王所積之德即二后之德所基之命即二后之命矣嗟我成王也其于文武之業緝而續之光而明之以對大王之敬光而克盡乎爲孫者之心矣以揚武王之大烈而克盡乎爲子者之心矣故今天下安靖前日成王寧視四方仮同四海未清之日猶然也前周之命豈不保之于無窮乎夫成王之德有以繼先保命如此是宜于祭歟而頌之歟

[析講]此章上二句本其受命之自下及其保命之功也我周有天下之命已自一成而不易故曰成命二后受之以敬止敬勝之德受之也曰成曰二后受俱見成王居可康之位有可康之勢而不敢康此爲積德基命之本不敢康二句串講不可把存心積德兩平看上思天命之難諶下思先業之難繼此其惕然不敢康寧的念頭正修德保命之要本夙夜是言工夫無間斷處宥密是言修德到成就處基之其址曰基德立于此而命承于彼如有憑藉者然故曰基命凡緝世之主多謂治定功成可以宴然無事遂至逸豫滅德

無以爲承藉天命之基今之夙夜積德以基命者直至宥密之地而後已作
一氣誦宥者萬理皆儀而范無涯際遠大之命原非可以淺隘之德基也吾
身一理粹然而毫無滲漏嚴謹之餘原非可以粗疎之德承也緝者繼續文
武之業而不自我墜也熙者光明文武之業而不自我昧也或謂緝熙訖雖
屬業說還本德來盡心如覩文光則繩祖之心盡揚武烈則肖父之心盡是
也心卽不敢康之心念念不敢康卽是單厥心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盡
一般此二句蓋覆講上二句意而嘆美之故注曰是能云云緝熙覆轉基命
單心覆轉不敢康與宥密意肆其靖之斷主成王時說二后方與天下以更
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所以靖之者不無望于後人惟成王覲光揚烈依
然不改于攸同永清之日正其能保二后之命于無窮也靖之謂休養安輯
之也如政清刑措禮樂和之類○成王守成者乃頌其基命可見我周世
世開基者也我周之心法念念樹基者也基命之未集不可有徼幸之心而

命之已集不可有倚藉之心故于二后僅言受而于成王則言基見命之堅
固不後全賴于成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此康王以後之詩○歷觀古昔以至今日繼世
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然獨周家爲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爲
大惟其所以只此一點不敢康寧之心文皇與魏徵論創守孰難魏徵曰
守成難開創者其功大守成者其德至也然則此詩豈獨頌成王之功哉

我將

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全篇此詩重親親一邊不可祀尊親乎看上二節與天與文王之享以祭特言
天是欲常保天與文王之享以常時首二節是一時事勿分先後不敢必
天之否而必之于文王不敢以與對之接必文王如以遊與靖四方必文王
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不可與倍者焉○法文處絕不言
天以文一天也畏天處絕不言文以天一文也正見廿六說處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叶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
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
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合參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若詩我之大享明堂也帝以親
配禮因由于義起神以人格誠尤貴于及物我自我將之致其敬而散焉或
自我享之致其信而信焉有少牢之羊也冢宰者之我則將而享之將民力
之普存非若圜丘之繭栗焉有太牢之牛也宗伯者之我則將而享之薦馨
香于沖漠非若冬至之用犢矣夫盡物者存乎人而來格來享者存乎天惟
此上帝之尊庶其鑒予一念而降此牛羊之右乎

析講此節言備物以事天而與天之享也明堂之禮古無其制自我倡起二

我字最有深意蓋不委之有司而示以必親之意也奉而進之曰將熟而薦
之曰享維羊句見禮儀具備與圜丘之祭不同昔以天道祀天則藁秸爲席
陶匏爲器其牲繭栗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此以帝道祀天則牛羊爲牲簋
簠爲器鼎俎之貴其薦用藝所以親之也維天其右之其實乃冀望之詞見
天心難測當有出于將享之外者合下法典及畏威意方妙先正云皇天雖
無親而幸有於昭于天者在也則斯禮也其亦天心之克當乎上帝雖靡常
而幸有在帝左右者寓也則斯禮也其亦帝心之居歆乎我盡誠敬以尊神
曰右神監我而歆其尊奉亦曰右○疏義云明堂之位帝居中文王居西南主
皆西坐東向東左西右則饌在左而神在右矣古人以右爲尊故訓右曰尊
祀諸云右字中包享字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音假）文王、既右享（叶虛良反）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

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矣

合參然明堂享帝文王配焉彼文王嘗以安民之心並一代之令典而即以安民之典開萬世之太平所茲後人者良不淺也我則儀式刑文王之典考周官以咨故憲而發憲不忘按方策以修便宜而覲揚不怠日以靖乎四方之民焉一念享親之誠寔藉此以為之本也此即不敢以孝享之薦天下其来格而能不以繼志事之達孝次其歆歆維此能錫福之文王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以享我祭乎

析講此節言法典以安民而必文之享也上二句就己然說見感格有素正宗祀之原也儀式刑三字大全嚴氏謂是法之不已劉氏謂是取法之甚精氏謂是疊言之見凡云為動作皆不敢忘文王張叔翹又謂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然只還他法典便了不必逐字疏解典以禮樂刑政言文王惠鮮懷保原無日不以四方為念法文王之典正所以法文王之靖四方也日靖日字然也伊嘏句轉祭時稱之之詞右字與上節同即尊臨也註在此之此字正指上帝之側言之以人對天只好說個與望之意故首着一維字以孫之祇可驗其感孚之素故次着一既字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是說詩者之詞非詩人明堂自言之詞然措詞亦不可不合此意也○考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縣而郊禹明堂之祀未之前聞也蓋周公之意以為思文后稷既配于郊矣以文王之德不祀之于郊又不可禘也于是有明堂之祀焉他日祧廟之制又特為世室列于昭穆之外以為百世不遷之廟則其以德而勸後人之意深矣至于樂歌又以洪典為誠夫周公之意豈特報德先王也哉實使其後人服膺是詩則其與雖至今存可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合參夫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然仁人不以天之既右而弛其享帝之誠孝子不以親之既享而怠其享親之敬乎今日其敢以自肆乎哉我其自夙而夜凛明威之有赫而時切夫欽若之誠儼帝鑒之有嚴而不懈夫時幾之敕庶幾動與天合行與理俱天與文王之降鑒乎我者于以保之于弗失也蓋天與文王一也畏天所以畏文王畏天有常則天之降鑒有常而文王之降鑒亦有常矣否則冥冥之中必有厭棄我者而敢不敬哉是詩見周人能享帝享親而仁孝之道兩無愧矣

析講此節承上二節來見得天與文王之右享者非享以物享以敬也三句一滾說下首二句主天言不言文王統于尊也天威如陟降日監出王游衍是也畏天威如憂勤惕厲戒謹恐懼無一時一事一念不然便是此二句只講畏天不必入文王按微言仰體日監之微意而不徒恃乎牛羊之享遠紹昭事之小心而又有加于文典之儀型言天即帶文王在內而上玉謂畏天威即是畏文王理不事補語亦不容補也極妙末句見修然自滿玩天襲天則畏天弗尚文王弗恤矣降鑒于今者可常保于後哉蓋明堂之悚惕畏而乎帝之敬畏難故言以自失云爾○右享與降鑒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鑒自神意之鑒其誠言蓋降鑒又是原右享之意也若云降鑒即是右享此只就祭時言又似狹矣

我將一章十句○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而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于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

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知其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濮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屈天神于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于明堂斯爲曲盡矣○問天即是帝郊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祀之故謂之帝○古義曰宗祀者程子謂以宗廟之禮享之胡致堂云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于七廟中獨舉大禘于一廟故迎主致之以配帝也○藍士揆樂記曰武王克商祀于明堂新論云神農氏祀明堂有蓋而無四方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則明堂爲祭祀之所上古已然惟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肪于周公孝經以此贊其孝而曰孝莫大于嚴父嚴

父莫大于配天所云嚴父蓋主周公之文王而言也文王有盛德宜享此盛禮武王未受命一切制度俱所未遑周公成之孝就加焉後世不達此義誤執嚴父二字以爲凡有天下者必尊父以配天歷漢唐宋莫有能正其失者司馬光曰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于得禮而已孝經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証聖人之德莫大于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朱子亦曰此是周公創立一个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永爲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其義本明足破千古之惑

時邁

序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全旨　通詩要得武王巡狩而告諸侯口氣通以昊天其子句爲主首節以時巡而興天命之疑二節是神人受職爲受命之徵三節是政教並修爲保命之道俱就巡狩時言之皆見天之子之也蓋始不敢必而終則信其然允王維后允王保之正與昊天其子之相應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合發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謂我周當商命爰革之初正人心望治之始我也以諸侯無統則殄百神無主則瀆乃起而時邁之于以朝會諸侯祭告百神焉同奉天而行之者也不知天于沖漠之中有以默相乎我而子之乎以爲神人之主政教之宗乎否耶吾誠不能無望于天矣

析講此節上句兼朝會祭告言下句專天命爲人神之主言此乘于文甫定

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乃革商之後最初一巡所謂春東夏西秋南冬北是也朱子註不過引言後來周公所定之制非正解也按周制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殷衆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此周公制禮以後事此時王制未作況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行十二年在位也勿泥十二年之說蔡九峰曰柴燔柴以祭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於巡狩之方也通解考武王在位五年未傳十有二年云云者蓋此詩雖武王巡狩作而後王巡狩因而皆用故朱子又舉周家一代之典見于周禮秋官大行人者如此耳其實說此詩者只宜在武王巡狩之初說于之兼神人之主言會諸侯于一朝秉玉帛以萬國就爲致之耶意天實迪于上而使予代哲之者耶予不敢知而敢侍之乎有不敢必意然是已子之矣故以下節暢之自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首序又震動其懼懷來柔安之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以薄
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
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
合參然天雖不可必而驗之行事則有可徵者焉天與我周寔右之子臣民
之上序之以夏商之傳矣是以使我巡狩所及以朝會乎諸侯也則申明王
制以震人心玩愒之條而四方諸侯自遠何之近以至要荒之遠莫不畏威
懷德而震疊之不遑焉以祭告乎百神也則懷之而使之莫不來柔之而使
之莫不安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來格來享而感孚之速焉夫神
人之受職如此信乎周王爲天之眷王乎南咄爲天下君而昊天之子我者
爲可驗矣
析講此節首句緊承上說來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數言震之正指
朝會是初有天下出號令以約束之如須正朔同律度之類言幾考其政治

尚未施慶讓黜陟而天下諸侯已莫不震疊者未敢自信悉皆業已悚然
恐難逃新天子之刑誅也懷柔指祭告言懷之而來假來享柔之而罔怨恫
假蓋百神無不感格而就百神中舉其最大者至河循其軌而不泛溢嶽定
其所而無騫崩皆嚮答乎新天子之秩望也俱要見天使之如此宜在莫不
字與及字上著精神對天言則爲予對神言則爲后既爲神人之后未有不
爲天之子者非所謂寔右序有周而何○震疊懷柔正是右序之寔蒸萬方
朝會百神感格苟非天意眷佑焉能至此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戢聚櫜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
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
乎王之能保天命也○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語而命之
也

合參然天意固驗于神人而保命寔賴于政教肆我今日除商家之民虐而
開天下以永清之治撥商家之昏亂而鼓天下以文明之氣則昭乎我周也
于是乎辨天下之淑慝別天下之功罪而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
侯則有以彰善癉惡而其政修矣又戢干戈于不用韜弓矢于不試益求懿
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有以偃武修文而其教洽矣夫天道視君道爲去
留也今政教兼舉如此則昊天之子我爲有常矣不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
哉咏若周王者眞能達觀于天人之際矣
析講上節已然事此節未然事昭明有周言驅穢濁而布清明見天啓其運
以爲政教更新之會也此句起下文式序一句對下四句作政教平看考其
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二意須串言立一定之式以序
諸侯功罪最緊要賞予黜一進乎此此正震疊之寔事也盖天子序之子天
諸侯序之于天子惟右序之命既出于天則式序之權自當行于天和此政

之行也載戢二句只起下文教此意勿以偃武修文平看樂記曰武王克定
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求非講求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
是矣晁湖云如敦信明義及五教之類皆是更始之初人心易柔于惰又易
即于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足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識之理時夏
爲懿德所染不知自來故特求而布之求字肆字最是着力字面此正時邁
中固結人心維持國本有一段精神聚係處此教之行也永何根上政教來
須補昊天子之之意如式序行是能保昊天作君之命懿德求是能保昊天
作師之命也○漢唐諸君皆以窮兵黷武宰割天下禮樂之治忽焉不講惟
文景章明貞觀開元之治教崇道德有三代遺風然皆雜而不純未可爲後
世人君法也嗚呼此武王懿德之化所以獨絕千古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
以爲周文王之頌則此詠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

樊遏渠天子以享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與此詩先告方岳以巡守之事同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與他頌樂不同○黄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紹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于周公固可以時邁爲肆夏思文爲納夏矣至于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爲韶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問取天下得諸侯之和故其保天下亦慶諸侯之會懷兵求靖正是武王權術處○慶源輔氏曰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與之相期以文德治諸侯而無相尋于干戈弓矢之心所謂偃武修文者是矣雖詰爾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戰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在此也

執競章

序執競祀文王也

全旨此詩上二節是頌三后功德相繼之盛下二節言今日春祭徒福之隆二后俱有功德如執競德也而乃頌無競之功上帝是皇功也而乃頌不顯之德者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艱守成不言德則子孫不知保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言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

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合參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若謂王者之興其功德在當時[illegible]此正後人所當崇報于無盡者也予今寧敢忘三后哉彼帝王功業起于一心我武王敬以勝怠義以勝欲以一心而求剛健之精則亦以一心而成者定之烈所以應乎天而順乎人脫天下于焚溺而登之衽席之治者夫固有以植其基而天下莫強也夫孰得而競之亦越成康一時有容緝熙一則對揚先烈豈不顯哉以一身而當乎德之光則亦以一身而膺上帝之命所以紹應駿而莫與匹定天下于一統而免夫分崩之變者夫固有以承其休而大業不墜也殆亦爲上帝之所君乎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武王有執競之心而成定天下之功下二句言成康有不顯之德而爲君天下之命執競以心之健言如敬勝義勝不泄不忘是也此乃作聖工夫不可謂有心于建功慕然心存立功之本故做出許大功業口薄千古而獨隆是曰無競執便是競非有個自強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武王乎關宇宙非羽檀所能勝維心執競斯烈無競而競字正相照不顯暗指下斤斤句意上帝是皇句註中亦字本武王來言天向嘗命武王爲君今亦命之使繼武王爲君正見其功德之稱也大抵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爲天心所屬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受命其爲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何異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去聲**其明**叶謨郎反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合參然成康之德之顯何如蓋自成康之嗣服而統有天下也上下無煩于攻鬪而聲教所及有以弘無外之規四方之興圖皆夫同軌而有之矣然豈德之勝而不足以增前人之光哉蓋其當亂畧既遏之餘而綏天下以文明之治承大統既集之後而闡天下以潤色之猷德之照臨者斤斤乎無遠而

不著明也其不顯也如此誠有光于無競之烈矣上帝是皇豈偶然哉

〔析講〕此節專言成康者蓋武王之德昔于功人皆知之成康之功在于守人盛守太平無事人容有不知故專言之意有何有坐享其成意然重在對不及以極言其顯不重續有輿斷上斤斤本不顯之德來謂其治之所經極于四方以見其德之所被亦光于四方也禮樂刑政宣布于天下而為民所瞻譬如日月中天無處不照其為德之明著如此則其有光于武烈而為上帝是皇益可想矣○合上競則命之與非武不集其功易知而惟推本于執競之原則我周之開泰都得所以獨高周前之屬非成康不推其德亦易知而維肆覧于昌明之理則我周之保泰都功所以競矣今日之祀報功昭德其不虛矣

鐘鼓喤喤（音黃）磬筦將將（音鎗）降福穰穰（音攘）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合參〕夫三后之功德固皆極其盛矣我後人之奉祭也其敢苟乎彼樂必有鐘鼓然而鐘聲鏗鏗以立號吾懼其武也鼓聲謹謹以立動吾懼其揚也今則統衆音以和聲非抑衆音以發聲何喤喤然樂必有磬管然而磬聲清清以立辨吾恐其離也筦聲溢溢以立會吾恐其濟也今則同倫而並奏亦異體以殊音何將將然由是元音之蕩滌則幽明皆合其歡備樂之清明則神人胥洽其和但覺三后來格而福之降也不穰穰其多乎

〔析講〕此節是以樂盛而獲福也鐘鼓二句包八音在內鐘鼓以樂之大者言磬筦以樂之清者言喤喤即純如意將將即翕如意樂之大者雜于和清者雜于集喤喤將將樂之和集皆三后功德之播宣嘗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神心未有不格者所以降福之穰穰皆三后功德之垂裕諸說云和集中見其足以播無競之猷得不顯之懿降福如云得荷無競之休于不替承不有之庇于無窮也[illegible]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音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叶分）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復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合參〕夫降福穰穰而多則必簡簡而大矣然不敢以是而自怠也威儀之發反反然愈益謹重是以一敬感通神皆既醉既飽而福祿之簡簡而大穰穰而多者自來反而不厭也無競奄有之遺澤不其寵承于不替哉夫功德盛于前而福祿隆于後此三后所以為可頌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揄揚哉

〔析講〕此節是以禮謹而獲福也與上皆一時事簡簡根穰穰來積之多則合之而大也反反當玩註益字不是至此方反反只是禮行既久而益自謹重如對越駿奔之初也醉飽就神說正是感格處往說就尸言似太拘來反者福而又福反覆不厭之意功德有餘烈則福祿有餘休無競奄有之遺澤自寵承于勿替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全旨〕此詩首二句言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下六句極言后稷養民之功正見其德之可以配天處重養民上非以教對養語蓋教由養而起也○稷以播事聞國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知立民之命即立民之性雖敬敷在司徒而者明之敘粲先自稷開之此詩大意是就他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為主思文正在陳常于時夏見之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叶日逼反）無此疆爾界（叶訖力反）陳常于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

其德之至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訂曰此詩即所謂納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訂合參 此尊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若謂有天下之大德者宜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尊后稷以配天矣孰知有配天之德乎彼高明覆幬生養萬物天之德至難配也惟我有文德之后稷參贊天地彌綸造化直足以克配彼天而無間焉何以言之蓋天生蒸民不能使之自遂其養稷則教民稼穡使我烝民皆得以遂粒食之願者莫非其德之至極也且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稷特承天意而偏之于民是稷不惟有德于民而亦有功于天也夫民既得養則民生遂而民性可復是以無有此疆彼界之殊皆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向使粒民之利有未徧則亦奚暇于陳常哉后稷粒民之功至于如此信乎可以配天而無愧矣南郊之

祭誰曰不宜

析講 此章思文二字仰貂下陳常哉要得我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天緯地之文也配天言其德之及于民物者與天無異非指祭時也立我二句是民粢后稷之養凡人思及一民皆可爲後稷獨合烝民而粒食之則舉天下後世皆被其恩正是其德之至極處貽我二句是后稷體天之心上粒字槪言百穀此來牟又就粒民中挑出二種而言華谷嚴氏曰稷播百穀獨舉來牟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民氏曰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歉之占又正缺乏之際故養民者以此爲急蓋舊穀既沒新穀未升之際若非來牟接食生養便有不徧處故此來牟乃帝命之美耶而自稷貽之則樹藝之教于是乎備生養之補于是乎徧天下始無阻饑之患矣要見稷之養民皆倶乎天也無此疆二句言無往非稼穡之地則無往非常道之陳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非稷陳之也註中得字最有斟酌何産既足然後恒心

可興是活斯民於阻饑者稷之德而厚斯民于命哉者亦稷之德雖不是還去教民而教之所得施者則稷之功也其與上天生成覆幬之德眞可配矣按舜命禹治水之後首命稷播種次命契敷教是稷固齊禹之綠而又有成契之功矣此意可會參

思文一章八句○國語說見時邁篇○嚴粲公羊宣公三年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入者無祖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黃氏曰生民爲述事之詠思文爲告神之詞此雅頌之所以異歟○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而我將主言文王享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不說后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一章

序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合參 此詩以敬公爲主咨茹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申戒吃緊在維莫之春一句首節先發所戒之緣言其當咨度成法次節乃詳所戒之事以見其當咨度也總不出順天時盡人事以盡地利而已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音釐爾成來咨來茹音孺

賦也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成法也茹度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合參 此戒農官之詩若謂爲農之事君重將凡移穫而農官則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嗟嗟臣工或任鄉遂之官或任都鄙之官作職于農者也尚其敬厥在公之事而無曠厥官可耳蓋凡所之事雖微而皆出于朝廷之所經畫

光夫秉天之時盡人之事者王既有成法以詔汝矣尚當求諮于此以求其法制之詳來度于此以審乎立法之意庶講求詳審之下行以敬爾在公而無負朝廷命官之意矣

析講此節上二句兒以敕職下言當考成法以求盡其職也臣工如鄉遂之官有司稼司嗇都鄙之官有田畯田正是也在公以農事言農事雖是田野而實關係于公家故農之事乃公之事也率之者謹而民無失時矣一不謹而民有廢事矣故以敬戒之曰敬日爾曰公有鄭重之意有溫厚之風總是提撕警覺以見職掌甚專不可不實意奉行綽共爾位也成法不是開國以來的乃成王始置農官時所頒賜者如下節所言便是周以寧曰考之周禮如修稼政簡稼器趣其耕耨之事務其重稑之種與夫瀦以聚水防以止水溝以蕩水遂以均水因地之利順天之時皆成法也咨以詢諸人茹以度諸己蓋科條雖具用各有宜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有許多調停斟酌處都

要講求之審度之不可視為具文而曰吾能遵守之而已也此正是敬爾在公之事

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庤**音峙**乃錢**音剪**鎛**音博**奄觀銍**音質**艾**音刈

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藉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一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於皇歎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眾人甸徒也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銍穫禾短鎌也艾穫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合參然成法之所當咨度者何如嗟嗟保介農官之副也今何時乎天欲粒民以食即已授民以時人苟仰天之休即宜順天之令今乃維莫之春而東作可興矣爾亦何所求哉所求者在于新畬之田而及作何如耳[illegible]時乎而事尚緩也於皇來牟當此暮春之時將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天時如此則治新畬以受明賜者不可緩矣爾其盡心勤課命我眾人具此錢鎛之器以治其新畬則奄忽之閒又將見其銍艾而收成矣夫秉天時以盡人事正成法所在而臣工之所當敬在而咨茹者也尚其勉之哉

析講此節正是咨茹成法意首句是叫起之詞維暮句最重是以已至之時戒之下文反覆皆欲其不失此東作之時耳維暮二句是欲其審天時如何一句是欲其盡人事于皇四句承維暮句來言天時所當乘命我三句承如何句來言人事所當盡也若迄正求牟將熟之期故下遂以來牟引起新畬之當亟治亦又何求謂當此時又何事外求只該求新畬之如何治耳如何二字正是求正是茹處包許多人事在內問之也亦趣之也新畬難治一則

土新而膏未發一則土熟而力盡衰也亦舉此以該其餘耳凡田一歲日菑初反草也二歲日新畬始為田也三歲日畬乃成熟也於皇七句一氣讀下只在將字迄字亟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亟于乘時也於皇四句是即來牟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得新畬當治意來牟是已然康年是未然以來牟為言者雖是說暮春已至卻要見天心育養下民故言上帝明明以此積民食者所昭二字即領上厥明明字謂上帝愛養下民之意昭昭可驗特在爾善承之耳命眾人乃農官命之錢以啟土五耕用錢鎛以去草五耨用鎛皆耕器也銍穫器也銍艾言用銍以艾也奄觀似預道秋成之在即緊打著迄用康年與維暮之春相首尾見麥始熟稻即熟將耕作即收成一失此時即負上天明昭之賜亦即負爾在公之職不可不及時圖之也此正戒法所在能咨度而行之則所以敬在公者在是矣

臣工一章十五句○周命他官無詩獨命農官有詩想周人以農事開國

故特戒飭之以重其事也○按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舜咨十二牧曰食哉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也成王承無逸七月之訓而噫嘻昭格之念惓惓不置則周家精神命脉盡在是矣后世有繪圖以勸其君刻本窃以爲蓋之宮中者亦庶幾聞是詩而有得者歟○七月之作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既恐稼穡艱難之事臣工之訓成王所以戒農官也又議耕耘收穫之法昔人謂七月者臣工之所自出信然○

噫嘻章

序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全旨 此詩見成王宇疑作于康王時首二句言先王之戒命下言當敬職以求無負于先王也重一率字率時六句一串說下皆是率之之事○此篇所戒農官與上篇不同上總言之此自鄉遂司稼之官言之司稼專職鄉遂不可誤兼都鄙言○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叶音擬

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爲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州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合觀此亦戒農官之詠若訓農人以力田爲務而所以使之盡地利協人力者由上有以勸相之也爾農官其念之乎噫嘻我成王也當始置農官之時既有成法以昭格爾矣爾當率是農夫播厥百穀凡夫原隰之異宜黍稌之異種無不播之斯可矣然欲播之必先有以耕之彼一川之地三十里者乃三十里之田其爲君公之采邦甸之賦者寧有幾哉爾之私耳爾其駿發而治之良耜之載俶于私原錢鎛之薅直于南畝自其百畝而觀之則無一畝之不易自其三十里而觀之則無一里之不易夫如是則庶幾地無遺利耳一川之衆十千人也此十千之耕其爲公田之役藉田之助者寧有幾亦盡爾之私耳爾其盡服而事之比閭之內競勸其勞阡陌之際交趨其疇自其一耦而觀之則無一人之不力自其萬夫而觀之則無一耦之不力夫若是則庶乎人無遺力耳夫既無不耕之地亦無不耕之人而百穀之所播者所矣爾之職庶乎克盡而成王昭假之命亦庶乎可無負也爾農官其勉之

新講 此詩勸農稱成王而彼以噫嘻發之可想見成王當日感于七月之存有一段真切體恤農夫至意而農夫亦無不盡力光景故歌之以爲勸昭格猶言昭訓爾也戒命即上章成法但不可牽扯天府人事來講率字乃統率之非以身先之也凡欲播必先耕故以播穀引起駿發不可認播爲耕駿發四句朱豐城作地無遺利人無遺力說不知三十里即一川之田十千即一川之衆率一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故註以使之○字貫下看來用得圓活亦無礙是潮有文亦對說末云惟民無不力而後無不耕之田惟地無不耕而後無不播之穀便說得圓活了本文三爾字俱著實責成字眼見爾既任職農官則田皆爾之田人皆爾之人耕皆爾之事矣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皆爲私田十千所耕即發此三十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所以爲駿發蘇氏曰偕民力者莫如私所爲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爲不私惟視之爲一己之私事則齊心併力不期然而然矣發有奮迅意服有熟習意此皆率之妙用大抵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可知天下田家勞苦之衷一人

作則見勞二人偕則見逸此農之所以自合爲耦也

噫嘻一章八句○按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首曰稼穡蓋重其務也故此一農官也成王昭假于其嗣王中戒于今其得訓迪之道矣○豐城朱氏曰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又遵其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職也播厥百穀農夫之事也終三十里欲其地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昔王之盛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下此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各以其賦而受乎地焉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縣邑各分其土子其民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每頒君王之告誡而率之以從事焉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于君民仰給于君者也故受田于君食其力而輸其賦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長治也夫是以田之在官者須設官以理之事之在農者率乎農以治之率之何如則必遂人新其野之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爲上地夫一廛田百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于其始事也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之地凡土之所宜與穀之所殖必教道之以定準直農乃不惑夫如是而可以播百穀矣蓋天下之地固皆天子之田而天下之田又皆畫民之力以其利公之天下以其惠溥之生民若是乎而土壤之肥瘠生齒之登耗視之不且如其家也哉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于其上守宰之任歲且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故秦漢以來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爲庶人之私有其豪强者從而兼并之雖欲命農官而播百穀其可得耶如元魏之恭和李唐之貞觀猶若復三代之制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也周之制封同姓之國十五人異姓之國四十人公侯伯子男咸克照帝意而天下奉其京師民又安有豪强兼并者哉又且專而農民毋有所使民力安得不盡故天下之祝其上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民一體之情其周洽如此故曰昔之盛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

振鷺一章

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全旨 此詩二節各開看勿作相承語總以德爲主容貌者德之符也名譽者德之流也從之于我觀之于人審之于容貌之間要之于名譽之久皆所以美盛德也○朱子云此詩文義都無告神之意恐是獻助祭之臣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振鷺鷺也雝澤也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於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合參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若謂容貌者德之符而聲聞者德之流也我客之德盛矣則其見諸外者寧無可美乎彼振然群飛之鷺于彼西雝之水其俟羽之潔白森然而不染矣我客之來助祭而至止也純粹之德積白之心形于周旋進退者皆可觀可度而容貌之修整蓋有靄然而不異者容何美耶

析講 此節首二句是即物類羽儀之美下是擬我客容止之盛振鷺二句須記勿涉興體乃即物以象之也辟雍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尊之曰客親之曰我愛敬兼至也亦字斯字承鷺來容非指容色言乃動容之容如進退周旋是也此就祭時言之蓋根德上來蓋有是精神之盛存于中斯有是修整之容見于外也此與鷺之潔白相照○補 士按亦有斯容一亦字一斯字便連振鷺作謀篇故當屬賦體○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成王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叶丁故反）庶幾夙夜，（叶羊茹反）以永終譽。

賦也。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合參 然我客之可美，豈止此哉？觀其在彼國也，善政善教，有以得在彼之人心，固無有惡之者，其愛之何至也。在此國也，令儀令色，有以得在此之人心，亦無有斁之者，其敬之何至也。夫群黎無斁保于人心，令合彼此而愛敬之如是，吾知好德無間，則須德有常，庶幾自夙而夜，以永終此譽，而垂令名于無窮矣，豈特今日然哉？夫既贊其容之美，又幸其譽之久，則人于二代之後可謂喜之深矣。

析講 此節首二句，即其得人心于無間；下是幸其保令聞于無窮。上段作已然看，下段承上得人心，言彼指杞宋之臣民，此是王朝之君臣。無惡言愛也，在斁之爲君止見無斁，言敬也。在此之爲客上見庶幾者，言幸之詞，非期望之意。夙夜，言得應在言其時之久也。于無惡無斁處便見彼此，已包譽于庶幾。二句就根無惡斁來，蓋因他得人心上，幸他能保譽耳。若不得人心，則毀來而與隨以失矣，何以永哉？註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謂我尊崇其先聖王之德，我以其象先聖王之賢而使之奉先王之祭祀也。

振鷺一章八句 ○曹氏曰：必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尊其先世受命之君，俾承祀而不絕，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殷夏爲鑒耳。

豐年

序 豐年，秋冬報也。

全旨 此詩以豐年二字爲主，大意言豐年利用之周，而若神休之溥，以見其當報也，重歸功于神上。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咨履反）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叶舉里反）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合參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若謂國家之用，恒取足于農，而農事之成，明神作貽之也。今幸有此豐年矣，而敢忘所自哉？彼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難乎其皆熟也。今則時和年豐，不惟多黍而且多稌焉，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但見收而積之也，亦有高廩之藏，藏而數之也，而有萬億及秭之盛。收入之多如此，由是致用于歲稔之餘，舉盈于多蓄之後，則爲酒爲醴，以畀祖妣者有焉，苾芬孝祀而祖考歆，鬼神其無乏祀也。爲酒醴以洽百禮者有焉，品物陳而邦家光，賓筵其無曠典也。吾知果與禮而思稼用之原，則豐年之利甚周，享豐登而思默相之功，則神明之錫甚備，降福不孔皆乎？徵祿則凶饑之歲，其民貧寡取之，吾其用將何以畀祖妣而洽百禮哉？然則今日報賽之典，亦惟以神所降者事神也，吾何有焉？

析講 此章豐年三句一順說下，豐年即于多黍三句見之。陰陽和，風雨降，乃致豐年之由。嚴方氏謂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年若不豐，非旱則潦，旱則不宜黍，潦則不宜稌。今多黍又多稌，則百穀皆熟，所以見得是豐年。黍稌是舉二者以概其餘也。歸重在高廩二句，正見多意，不專就黍稌說。萬億及秭，以廩之數言。此通天下而言，非專指公家言也。酒醴正此廩之所藏爲之者。烝畀二句俱指酒。一說畀祖妣，自宗廟之祭言，尊祖敬宗無乏祀也；洽百禮，自邦家之用言，養老尊賢，無曠儀也。周禮十二荒政，其十一曰殺禮，蓋年儉則殺，年豐則禮備也。二句兩開說，或謂以洽百禮止就祭祀而言，然在良耜固宜，存此處則說廣些。

不妨收入之多并從可以食農夫穀士女而所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無不取足于斯神降之福不甚偏乎福即豐年之福然論則謂方社之際皆字言一黍一稌皆神休也一祭一享皆幽覲也利之皆處所福之皆處此報賽之不容已也○唐文宗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年之豐熟必大有物故云豐年曰大有之年豐年二字便已包舉全詩○註高燥以土宜言之寒暑以天時言之地不爲物之異宜而異其埶天不因穀之殊性而偏其施是順其自然以聽物之自取耳○按禮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周人秋冬之報賽夫亦猶是也乎

豐年一章七句○新安胡氏曰按嚴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薦宗廟之樂歌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詞歟○安成劉氏曰序以噫嘻爲春夏祈此詩爲秋冬報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于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于序說亦謂其從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嚴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有瞽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全旨 此詩首節是總序其事下二節詳言其樂之盛也蓋器備而音奏樂和而神人總是樂之盛意此許南台之說也他說覺明山東錄以二節爲樂器備末節爲樂器和則既備乃奏句難通決不可從○按詩說以肅雝和鳴先祖是聽作主是聽正是合祖合于祖者和即合之以肅雝也○辨義按此詩有云武王既定天下始作天子之樂以象先祖功德乃合衆樂以奏于祖廟而樂工歌此以降神也聚岡寧山壽山諸先生俱主此說又方山先生云合祖是作樂以合格乎祖考也若作合奏于祖則合字主樂恐與詩詞語氣不協確齋先生從之然愚從方山而不從諸先生葢非因方山從朱傳而曲合狥之也予蓋着意于此首句在周之庭一句并詩柄始之一字夫武王伐商既定天下改商爲周易正朔變服色陽爲周之人民陰爲周之鬼神商之祭周之始也武王以周之祖考皆臨隱躋躋共觀並聽于茲武王以事死如事生之孝思界而行之令幽明互暢故首節提出言之曰在周之庭末章又曰我客戾止正見得今日之天下非復商之天下乃周之天下也今日之樂非復商爲天子周爲諸侯之樂乃別変五廟而爲七廟爲八佾之樂也我祖我民並觀聽于下我祖我宗並觀聽于上有一代之功德即有一代之事業有一代之事業即有一代之禮樂自此以始雅樂無疆矣故詩曰永觀厥成詩柄始之一字從此求字而得朱傳如簫韶九成之成都爲在周之庭之意而別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而借總序其事也

合參此爲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若謂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樂我周當治定功成之餘而大樂于是乎作焉其合奏于祖廟何如彼司樂之官必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音也今有瞽有瞽而各司其職在周之庭焉樂雖未奏而已有將奏之端所以發揚先祖之功德而感格先祖之權心者在于是矣

析講此節有瞽言司樂之人也周庭言祖廟之庭也按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是爲三瞽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六十人有眡瞭者卅人看來瞽雖有上瞽中瞽下瞽之別本文有瞽有瞽自是詩家字法勿拘滯此意舉作樂之人耳凡所以備其器數調其聲音皆有司存也云在周之庭見一代之新聲徹大漢而有作使有先祖在上衆客在旁神之聽之人之觀之無不于斯

也故曰總序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音桃）磬柷（昌六反）圉（音語）既備乃奏（叶音）簫管備

舉（叶上叶）

言虡業之上崇牙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柷狀如漆桶以木爲之中有椎連底挏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爲之管如遂併兩而吹之者也

合參然所作之樂何如樂必有懸此業虡所由設也植虡以承業刻業以附栒而縱横之勢爲無所取之取諸歡也懸必有飾此崇牙所由建也綵采于栒端業羽于業上而物采之象昭爲無所取之取諸榊也小鼓爲應大鼓

爲田垂於虡而縣鼓無所取之取諸聲應之制也柄搖有鞉垂擊有磬柷圉而並列無所取之取諸具始終之節也凡既備矣然後奏之不待金石之並作木革之交宣也而凡編竹之簫併吹之管亦從而備舉焉蓋合衆音以成聲而爲一代之完樂矣

一 按講此節言備其器而奏其音也然總是一備字首二句是飾之備中二句是器之備末二句是音之備相進說下虡上有業業上有崇牙崇牙上樹以采羽總是一器而盡制盡飾如此虡設則業亦設非兩次設也應乃小之以節一音田乃大之以節一樂縣鼓周制非鼓名即指應田而懸于虡業之上者也乃鼓不皆縣則如楹鞉之屬又不皆懸則如石磬之類亦有以導之必有以起之則虡中圉表之外有以收之必有以止之則伏錯尺椎之圉有兼濟焉既備指上六者言乃奏是已奏但未言其美在下節始咏嘆之簫管二音又從其所奏之中舉出以見其無所不備無所不奏也上六者是堂上之樂簫管是堂下之樂備舉盡作之意備字足上備字舉字足上奏字○鼓法天鐘法地群音之所由載也鼓象雷鐘象風萬物之所從飾也鐘應秋分鼓應冬至陰陽之所以出入也故業虡者爲飾鼓者之槩牙樹羽又皆爲業虡設也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樹羽至周而三者具以是爲文之至也詩不言鐘而詳於鼓者何居夫天地之發於聲者皆樂而聖人獨取象于雷者以其鼓天下之動也故曰鼓爲群陰之長詩人之言鼓敘詳意在斯乎若應田因縣鼓而及之也夏鼓尚足殷鼓在楹於此獨言縣鼓以是爲有周之鼓而非復夏殷之制云爾然則夏殷以前設虡惟以懸鐘故言虡者但曰鐘虡自周之典設虡并以懸鼓故言樂者統曰宮懸歟言鼓又言鞉者何也鼓之類也觀周禮言雷鼓必言雷鞉言靈鼓必言靈鞉言路鼓必言路鞉是矣鞉又言磬者何也鞉之類也觀儀禮鞉鼓倚于頌磬是矣既言鞉磬又言柷圉者何也以爲樂之始終也樂作爲陽以陰

數成之故柷之數偶樂止爲陰以陽數成之故圉之數奇有柷以爲之始有圉以爲之終則其無不備可知也復言簫管者何維音有八竹居其七以簫管而備舉則亦不必疑鞉鼓之皆爲革音而柷圉之皆爲木音矣此詩之所謂備而序之所謂合歟古人以樂成謂之合猶廟器成謂之釁宮室成謂之落也後人乃謂合祖德宗功而奏之得毋畏毛鄭笑人乎

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上叶庭字）

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爲盛耳

合參夫樂既奏矣而果何如其盛耶但見律呂相宜順成和動喤喤然厥聲之和純如之内而有皦如者存雖矣而未嘗不肅也繳如之中而有繹如者存肅矣而未嘗不雝也肅雝相濟其鳴也何喤喤其和乎由是和聲所感先祖之神聽之于冥冥之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雖二王之後爲

我客之戾止者亦皆末觀音樂之奏由一成以至六成無有于厭斁焉於一聽
且然况先祖之以一氣相通者又何不感格哉信乎我周之樂有以極一時
之盛矣

析講此節上三句言樂和有以感神下以感人徵其盛也喤喤句虛肅雝一
句正是足喤喤句肅者竦如而無奪倫之意雝者純如而無沾滯之意和鳴所
有矣音不肅則混淆奪倫而害其爲和不雝則拘迫乖戾而不可以言和肅
雝兼備然後謂之和鳴此句內要見發揚祖功光昭先德方見作是樂以合
祖先祖是聽謂功成樂作以告于神明庶使其功德之隆者有以潜孚于合
漠叅太和足以籍先德而有德之祖渙然合也大樂足以揚世功而建功之
祖儼然合也蓋空空說個是聽便無味又乃六成末觀者謂末觀其作樂之
終也切勿以與亡在念說我客亦不必在遠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樂後有
作者難爲其繼則亦難爲其觀也曰永觀厥成此節我客之觀以必先祖之

聽不可以感神感人對說猶合謂之樂且不當與易客並言也○安成劉氏
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爲盛我有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爲盛我客
戾止則周人作樂以此爲盛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

序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全旨此詩以潛有多魚句爲主上四句嘆澤物之盛下言薦廟以獲福也周人
季冬薦魚季春薦鮪同歌此詩蓋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而兩祭也季春季
冬宗不必入議享祀是薦不以祭言薦與祭不同祭于廟以神道事之也薦
于寢以人道事之也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七余反沮 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 有鮪于軌反 鰷音條鱨音常鰋音偃鯉以享
以祀叶逸織反以介景福叶筆力反

賦也猗與歎辭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
藏之深也鰷白鰷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
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合參此薦于寢廟之樂歌也若謂孝子之祀先也寧獨在備物哉精誠既至
即一時物之薦亦足以告虔者茲之以時而薦魚也何如哉猗與此漆沮之
水是水之所聚而魚之所育也積柴以養之而魚之潛于其中者則其多焉
有鱣也有鮪也魚之大而美者無不備矣有鰷鱨也有鰋鯉也魚之小而美
者無不備矣魚之多如此由是時而取之以享祀于祖考之前蓋所以貴四
時之物順孝子之心也但見祖考歆其時食之薦而畀大之福自于是乎介
矣吾之利賴于漆沮之魚者夫豈少哉若周王者可謂誠于孝矣

析講薦魚必以季冬者冬月魚不行乃性定而肥美故衆魚皆可薦春惟鮪
獨肥故薦鮪漆沮只言產物之所不重根本之地上但必以漆沮之魚言似

亦有不忘本之意潛乃水之深處爲魚所藏息者積柴以養之也有方故其
生之也蕃鱣有鱣二句重魚之多上不重種類亦不重色之金似龍而黃曰
鱣似鱣而小曰鮪形白而長曰鰷頳者而大曰鱨無鱗額白曰鰋有鱗尾赤
曰鯉享祀句正薦魚也介福要發出祖宗歆饗天子養廟氣象○后山許氏
云大全以此詩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意
看來此意亦不妨但時說多以爲不可忽意欲作說詩者之詠亦見周人薦
於沮之意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薦矣必漆沮之魚哉此處亦當有辨○豳
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以上居之吉日云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此云猗
與漆沮潛有多魚豈國家根本之地氣王而多產耶抑天子以此地爲遊獵
故處之爲漁獵所取

潛一章六句○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薦之宗廟以致其孝心
焉今月令但有季冬薦魚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此言

序雝禘大祖也

全詩通詠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首二節言得人奉祭而與文王之享後二節言文王燕後以見奉祭之由先後相照應看○後言武王既得天下率諸侯以祭文王而因念文王裕後之澤見今日得合萬國之歡心以尊崇皇考者皆皇考之德所致蓋不敢忘所自也

有來雝雝叶於容反與公韻同**至止肅肅**叶息六反**相維辟公**辟音璧**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合參此武王祭文王之詩意若曰天子合天下以爲孝則亦合天下以爲孝要不能無賴于先澤蓋今我之祀先王何如哉天子有祀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來祭今諸侯之來也雝雝焉其和而無乖戾不得已之意其至止也肅肅其敬而無怠緩不敬事之形以見其和敬而相天子之祭者是維辟公也于斯時也天子主祭于上以臨是之辟公者其和乎無違敬敬乎無形式者失穆穆之容而已

析講此節上三句言得人以助祭下一句言主祭以王祭然只閑閑說去不可對看蓋天子主祭諸侯助祭者必來自侯國至自周庭或俱主在廟言雍然非勉強也肅肅無惰容也穆穆則至和無迹至敬無文而深遠莫測矣穆穆中有一段淵然穆然通于神明至意非謂得諸侯之相送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和敬指名耳此不重肅雝穆穆只重辟公天子上見非但公侯執豆籩士奉璋之薦也

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哉皇考**叶口吾反**綏予孝子**叶獎里反

賦也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合參彼祭必有牲也於乎此和敬之諸侯若其廣牡以相予祭祀于宗廟之中是得萬國之懽心以事我先王合天下之孝而爲孝矣在吾孝子之心固欲皇考之一享也此大哉之皇考庶其享此廣牡使予孝思之情得以自遂而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乎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諸侯薦牲以助祭下言孝先王之享祭也若廣牡特于助祭中抽出一事而言蓋云于天子進大牲之時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非諸侯自薦牲也此正辟公之以肅雍而相處曰予肆祀則天子穆穆亦在此時假哉皇考句亦不必言今日天子之恩辟公奉璋則皇考乃大哉之皇考也予居皇位而父尚未享王祀則予心終是不安今日之右以皇祀如此庶幾皇考享之而安我孝子之心也此中見武王以天下養尊爲天子父自來其右烈考及文母之意如此此詩歌于徹祭之時與初祭不同故假哉二句當作幸詞不作其詞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克昌厥後**

賦也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合參夫得人奉祭固幸先王之享矣然所以得奉是祭者孰非皇考裕後之德所致哉彼人之道未易盡也惟我皇考宣無不通哲無不知而有以盡人之道矣君之德未易備也惟我皇考文足經邦武足定亂而有以備君之德矣夫有是宣哲則聰明所及而斯民之休戚無不知有是文武則德威所及而斯民之利病無不濟故能安民以慰上天眷真之心由是天心用眷而錫

休所被有以克昌厥後矣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先王道德之全下言所以格天而裕後也宣哲以心言宣以通徹是理無不明哲以周知是事無不察能不虧人生物則之良故曰盡人道出以穆柔不流振切濟以剛健不同要歸無愧人君臨下之責故曰備君德也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全君德也宣哲文武俱要看文王實事說來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看出安民為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後字亶指武王說蓋對文王言則武王為後○盧文子曰有周克昌厥後亡心大便不燕民亦何安文考心事但有安民耳燕天且不計何況昌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賦也右尊也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

後之實何敢彼人之不可必得者壽也今則綏我以秀眉之壽有以壽人之所不可易致者福也今斯介我以繁庶之祉有以極天下之尊皇考之昌後加此故我今日得以奉萬國之諸侯奉一人之孝享情以分而薦禮以義而起使天下之大莫不有父之尊而右我烈考以天子之禮非止西伯而已使天下之大莫不有母之親亦右我文母以皇后之禮非止夫人而已是其右之者我也而所以得右之者文德昌後之所貽也而非皇考則予何以有今日哉

析講此節承上節末句言上二句正言昌後之實下二句言己得盡尊親之禮又昌後之所致也眉壽就壽之徵言繁祉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言綏我句謂昌以可久之福介以句謂昌以可大之福世降年末則不限以時而奉先之日長得福多則不拘以分而奉先之禮備總之昌後之寔也乃是已然事武王受命時已老若非眉壽安得大統之集以祀其先王若非繁祉安得合九州之萬國以舉此莫大之典既右二句承壽祉來烈以功言文以德言從夫諡也右烈考者禮九獻樂八佾合天下而以父道尊之也右文母者其禮同其樂同合天下而以母道尊之也即上來肅雍之辟公相穆穆之天子合四方之歡忻若一人之肆祀也烈考文母不平列既字亦字可見○此詩一字不苟下首節稱天子對辟公言也次節稱孝子對皇考言也二節謂以天子之禮尊親則稱皇考末節承上有格天裕後之功來故稱烈考文母雝而其寔國雖孔對文闡解文王宣哲文武之德以贊助者不淺

雝一章十六句○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或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

丹陽 姜文燦 我英
吳 荃 蓀右 彙輯

門人 黃世煜 景昭
孫殿元 廷簡 仝校

男 姜朝烈 承武
吳之瑋 章玉 仝閱

載見

序：載見，諸侯始見於武王廟也。

全旨：此詩是言諸侯來朝而率之以奉祭，因歸其錫福之功也。以第一節爲主，而經從入覲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爲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爲助祭也。章首便提起祭來方是本旨。首言諸侯之來，次言王率之以奉祭，末因祭而受福，故又歸德于諸侯也。語氣疊疊相承。

載見辟王（見音現，辟音璧），**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音秧），**鞗**（音條）**革有鶬**（音搶），**休有烈光。**

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合參：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若謂孝子之祭也，固貴乎竭一人之誠敬，尤貴乎合萬國之歡心。今日之祭，其所賴于辟公者豈其微哉。吾方有事于昭考之祭，而諸侯各以其職來祭。當夫未祭之先，其載見辟王也，亦曰禮樂法度，王朝自有常憲，于是稟而受之，以爲恪守之規焉耳。凡其來也，建之車上，有交龍之旂，其色則陽陽而鮮明也；軾前之和，旂上之鈴，其聲則央央而和也；馬轡之鞗革之華，其聲則有鶬而和也。周官成儀侈于見聞之間，列侯制度燦然文明之盛，不亦休有烈光乎。

析講：此節見諸侯謹入覲之禮而承其儀也。蓋就其未祭之先言之。厥章乃天子所制，諸侯所守，如禮樂刑政之屬。必曰求者，典章雖曰一定，而其間因革損益隨時互異，故求稟而受之，以爲遵守計耳。于車之所建，則有龍旂而陽陽乎文明之象；于車旂之所繫，則有和鈴而央央乎節奏之宜；于馬之所御，則有鞗革而鶬鶬乎和鳴之應。直作三項看。休有烈光，總承見其聲威物采足以增輝上國也。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享叶虛良反）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合參：夫諸侯之來，固以稟王章也，亦以供王祭也。由是率之以見昭考之廟，合萬國之歡心，以致吾孝思之誠；備四方之品物，以行吾享獻之禮。而志物爲之兩盡矣。

析講：此節孝享重王者身上，諸侯不過助之而已。昭考升遐之後，正人心愚慕之時，故率見以致其孝；清廟肅雍之時，正大禘是承之日，故率見以致其

享。但孝以心言，享以物言。率字以實，俱重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爲重，蓋合天下之孝享爲一人之孝享也。楊子雲曰：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得四表之歡心。其周公之謂乎。○韓錄通釋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合參：孝享既行，由是昭考之神介我秀眉之壽，使我永保乎思皇之多祜焉。夫以壽而保祐，則多福于此而歆，誠爲天下之純嘏矣。然豈我所能致哉？蓋由烈文辟公盡其誠敬以助我之孝享，故神之格之而綏我以多福，使我得繼而明之，壽與福兼隆而享此純嘏之全也。是予之孝享于先王者，故惟辟

公之助而予之受福于先王者亦惟辟公之功矣予敢忘所自哉

析講此節言獲格先之全福而歸德于諸侯也以介眉壽緊承上說來言祀禮方行于昭廟而神明遂格於感通以此孝享之故而介我眉壽使得永言保此思皇之多祜也作一氣說福是已然壽是未然福受而無壽以保之未足爲全福惟介壽以保多祜此之謂純嘏綏以多福二句只申上說言我之獲福以享壽皆由辟公綏之而使我得綏而然之以至于純嘏豈予一人所自致哉綏然二字中含修德意在與俾爾熾而昌作例看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章

序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全旨 此微子始封來見周之祖廟之詩蓋古者時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非助祭之謂依註作三平看首節言其始至愛而喜之也次節言其將去愛之不欲其去也末節言其留之愛之無已也通詩俱重愛之之意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叶滿補反**有萋有且**上聲**敦**音堆**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合參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若謂夫人之德苟可以係吾之愛則一見未足以舒情而一夫之適足以增悲者今我客是矣彼微子來見祖廟我周固有嘉客矣但見所乘有馬也則亦白其馬仍殷制之舊也從行有旅也則萋且敬慎皆選擇之賢也是其始至之際其可美者如此

析講此節于其始至而來其所見者美之也首句提起看註不敢臣三字下得極恰于此見周家忠厚之至雖勝國之後待之以禮如此見其非不能臣乃不敢臣也下三句作所乘之馬從行之旅對說見淵方山俱作三件看馬獨從白蓋望先朝之物色而即知其爲神明之胄也萋且就旅言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今要得初至令人快覩光景曹允大曰威儀萋且然敬慎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主之賢自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薛士投亦白其馬似雖關係要亦點景語也詩固有不定題目而因文卽事者華之文殊截見之聯者此句之亦白其馬雖好辨者不能異詞矣○此節要得重客意亦要見始至意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音執**以縶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合參夫我客之至固有以動吾之愛矣奈何繾綣未幾又將舍我而去有客于此近而計之特宿宿而已宿宿之外將浩然有歸志矣遠而計之特信信而已信信之外將藐乎不可覯矣吾將何以爲計哉殆必言授之縶以縶其

馬庶幾馬不得行我客亦得以少留而不止于信宿可矣

析講此節是將去而不欲其去也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繾綣未已又將舍我而去計其留寓不過信宿而止耳言授二句是商量擬議之詞是欲其不止于一信一宿之意使說破留字總之樂與周旋而不忍聽其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合參然此雖曰將去吾猶以爲未決也奈何信宿之外遂果于去乎吾則薄言追之挽其已駕之車以爲復還之舉凡可以慰安其心而欲留之者無所不用其情也且爾之急于去而不可留豈以我周待爾之薄耶彼天子之禮樂乃名器之至大而難得者也今爾統承先王得用天子禮樂亦旣大有等

成多是我周之降福于爾者固甚易而且大也追思之下獨不禄此而歎夫周人於微子喜其至慮其去而幸其留如此在微子固有可愛之實周人亦曲盡其愛之道矣

析講此節上二句是留之下是示以可留之意追者挽回其馬旋轉其使也歡曰其愛之至非其已去而復追之也左右字是借來形容其留之無方也或委曲其詞或周悉其禮無往不竭其誠便是車則大輅旂則大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顧吝大者龍冠一時用天子禮樂則波屋出于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福即淫威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錫之曰降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庶幾其一留非自多其所與也此正見得天子留客故有許大寵榮許大福祉若只如前二節則常人留客亦能如此不必天子也○降福句方山作祖廟所降蓋據爵人必于祖廟及因其見廟而來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讀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真情寔意藹然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獨處有壁立千仞氣象○陳卧子曰嗟乎周之于微子至矣卒與五霸選與夾輔宗周有以也夫後世勝國之裔非遭剪戮亦畏猜遠故帝王之後多爲厲階不獨示人以不廣而賢才亦棄良可惜也若曹志以陳思之子而抒忠晉代及觀梁武命蕭子恪兄弟之言猶有帝王之度而梁之子孫卒顯唐世不可謂非天道也○三代以下君臣之際權術生焉說者謂武庚之叛其始也疑而監之故微子之抑其入也愛而留之斯顛倒之術焉是亦其文之深者也夫湯之告陸也曰予有慚德周之客微子也其有愧心哉○惲遊生云有客之歌翻令人惹出黍離麥秀之感詩可以興其謂是夫

武 一章

序武奏大武也

全旨 此詩頌武王之功當重武王上二句言其功之大下原其功之所由成○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乃歌此詩○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爲武惟止殺爲武此大武所由名也頌武而推本于文亦見武烈之中自有文德在○按鏡湖詩說以遏劉二字爲主此遏劉之武正皆符允文之文繼述所以稱善故特別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應

於(音烏)**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音旨)**定爾功。**

賦也於歎詞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功也

合參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若謂帝王功成而樂作其功大者其樂備也况我武王之功當何如以象其盛耶於乎大哉我武王也一舉而成天下之業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夫固有無競之烈矣然王業之成不成于成之日其必有所由兆蓋由允文之文王修和輯寧三分有二而創之于前者有以開厥後之丕緒故我武王嗣而受之欲承其不忍變之節而弟自夫不得已之爲黍誓以陳師也牧野以進戰也以敵則勝而如林莫禦夫侯興歸馬于華山也放牛于桃林也以殺則止而百姓皆寧于無畏由是天下大定四海永清而成此無競之功也向非文王開之于先則今日之創造當不如是之易易然苟不有武王以繼之于後則九年之大統將亦終于未集而已矣是則武之爲武也上有承先之孝而下有啟世之仁今茲嗣其統者仰其功而想像于舞容之間以昭一代之盛固不能不以是爲重也

析講此章首句是叫起之詞無競句就平定天下混一區宇說未可以爲民伐罪意入講恐移下勝殷句克開厥後荊川指三分有二開王業上看或就伐密伐崇上説者附會武功或就與師懷保上說者附會文德皆有所偏重不若自王業上言之且此句言文王開之只起下武王能成之耳嗣受者受其所開之業即末二句見之勝殷與遏劉不平言勝殷而止其殺也豈戡來

氏曰于勝殷見其伐暴之義于遏劉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大功所由定也○經淵詩說云文王以服事殷何以曰克開厥後蓋三分有二無開後之心定有開後之緒故在文純熙之氣運于此含於正于此顯在武行善之局顯于此觀者其于此歟○鄭云耆老也言武王服年乃定其功不汲汲于取紂十三年以前猶然以服事殷之心也是勝殷與事殷同一心遏劉與求定同一道○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于止戈大武之詩在于止殺據此則勝殷止殺乃武王自止其殺如詩之載戢干戈書之歸馬放牛皆是如此方合大武之意勿作止殷之殺也聚岡呼山俱主是說或謂武王無殺之可止如武城所謂式遏亂虐是也○黃東崖曰此篇前所云烈後所云功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不可以得天下之富貴爲功總見武王無數于文德子述有光于文事此象功之樂所以作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古義四代之樂如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皆稱大者以功成作樂爲一代大事耳樂記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陳暘云文舞九成武舞六成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陰也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陽也亦即奏之自然者也又云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驥士按舞有綴兆表位南北往復後世梨園院本之濫觴與今踵而行之者乃如土偶或失其故矣○禮云朱干赤盾也玉戚斧玉飾斧柄也著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象武王伐紂之樂也蓋大武之首章

○王守溪曰考春秋傳曰武有七德謂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今以詩考之載戢干戈載橐弓矢可知其禁暴戢兵矣勝殷遏劉可知其保大定功矣綏萬邦屢豐年可知其安民和衆豐財矣嗚呼盛哉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一章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全旨此詩以思繼先序爲主蓋以免喪朝廟則將蒞祚而有天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思者敬即繼序之實念祖者念即是敬此武王所以繼皇祖之序也敬止者敬即是念此成王之思以繼皇考之序也○詩意奇在說下閔予三句嘆繼序之難於乎皇考四句思皇考之能繼序維予小子四句欲法皇考以繼序也大意言武王有繼序之孝而此心不忘乎敬予小

子敢不常勉乎敬乎蓋以先王既沒而紹則在我吾思繼此序而不忘所以夙夜而不敢康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叶徂候反**嬛嬛**音瓊**在疚**音救**於**音烏**乎**音呼**皇考**叶祛候反**永世克孝**叶呼候反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

今參此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若謂我當免喪朝廟之日正繼承先序之初心固不能以自寧亦將何以自勉哉閔我于之小子遭此邦家之不造大命初膺未有以慰人心初開未有以固之況又皇考陟遐嬛嬛然在疚病之中無所依怙惟思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者蓋賀皆乎莫知所適從也予小子何如其可以哉于此之時亦惟追思我皇考而已

於乎皇考所以致孝于皇祖者末世德承配命而繼志述事之思終其身不
不忘蓋末世克孝也斯誠我之所當勉矣
析講此章開口說個閔字便含許多傷怆其可閔在下二句王室新造而未
集故曰遭家不造皇考既沒而無可怙故曰嬛嬛在疚冲年値此其爲可閔
何如便見繼體之難而王考不可不法故仰求王考而歎其孝末世克孝下
念玆二句便是不徒曰孝而曰末世克孝見終其身善繼善述如所謂永言
孝思者也不言己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眞切處試就
文武之業以天下言崇大化之本以孝言

念玆皇祖陟降庭止叶去聲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
堯於墻見堯於羹也○書傳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
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合參然皇考之克孝何如蓋我皇祖沒矣儀容不可得而見矣我皇考則心
存繼述孜孜然念皇祖而不能與埜已遠方不勝在前左右之悲而榱桷綿
新忽若有昭庭上下之意常若見我皇祖之陟降于庭而與之相値焉此固
皇考之永世克孝而要皆此念念之誠爲之也惟予小子尙當夙夜敬止其
所以念乎皇考者亦如皇考之念皇祖而常若見其陟降斯可矣
析講此節首二句正見其克孝處陟降即念玆所呈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想
像乃思慕其所行者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無一時不念即無
一時不敬故遂以自己勉敬承之夙夜敬止即法其念皇祖者以念皇考也
夙夜之敬猶然陟降之見亦惟以夙夜之敬而後爲末世之孝也不其存主而
言爲敬自其繼述而言爲孝○後漢書李固云堯沒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
於墻食則見堯于羹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合參大我所以如是其敬者何哉蓋我周王業開之者皇祖成之者皇考也
皇考未沒則皇祖之序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序在小子於乎我文王
武王也一序相傳以及于我故我之夙夜敬止者正思繼此序而不忘耳如
是則庶乎文武之業可就大化之本可崇而不造之憂亦可以少慰矣小子
敢不勉乎
析講此節又言己之所以勉敬之意上文念玆皇祖根末世克孝來在武王身
上說此又承夙夜敬止來在成王自己身上說皇王必兼文武者以周業文
王開之武王成之言文武乃見列傳之序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有天下曰
業以天下相傳曰序皇考未沒則皇祖之序在皇考皇考既沒則皇考之緒
在小子思繼此序而常在心所以夙夜敬止耳必由繼皇考說到繼皇祖上
方與首二節意相合庶不造之家可以無虞而疚之心亦可以稍慰也不

忘正說思思字又正與念字相應即夙夜如此以至于末世也凡子孫忘其
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寤寐依之不忘而哀慕不忘
慷然遐想之意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是守成之本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爲嗣王朝
廟之樂後三篇放此○成王疑新時尙在稚稱閔予小子諸篇皆輔導者
之詞未必其出于成王也

訪落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全旨通篇俱是延訪之意以率時昭考何爲主方俟泮奐之憂旋踢多難之懼
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容不率也故以紹庭四句接之上六句是欲繼先王
之道而歎其難下是思繼先王之事而庶或有其休或欲弗分只看語氣下
總是求昭考之道絕無道難求而求之予之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
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
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
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
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
明吾身而已矣
〔訓〕合參成王既朝於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若曰人君新服厥命當
繼新厥德不可緩也我今日特訪汝羣臣謀之於始循我昭考之道於予實
聰明建皇極昭考之道遠矣朕未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道不可以
力求所以繼之者猶恐與道爲二終判渙而不合焉夫昭考之道既遠而難
繼況維予小子眇躬涼薄又未堪國家之多難則將如之何哉爲今之計亦

曰道固遠而難知事則近而可循亦以昭考之貽謀外之則有庭範在焉內
之則有家政在焉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者固皆道所昭著也我則紹其上
下於庭以其治外者而治外焉紹其陟降於家以其治內者而治內焉庶幾
因事以求其道而賴乎皇考之休於以保吾身而在朝在家獲安負之吉也
於以明吾身而處內處外無悔吝之誤也信如此則皇考之道不患於判渙
而多難不患其未堪矣今日之謀如此爾羣臣以爲何如夫當蒞祚之始爲
訪道之謀此成王所以卒能基命而爲守成之令主也歟
〔析〕講此章首二句連講蓋欲率循必先咨訪也落是蒞政之始非即位之始
昭考之道即體諸身而施諸政事者凡修齊治平皆是悠哉以下句句須從
延訪口氣悠哉未艾言道之高遠而己之分量有不及也惟其悠故未艾下
二句正未艾處將予就之因其難及而奮力以赴乃氣質不克精神有限是
工夫未純一有間斷終不能身與道合也繼予判渙之之初念言與將字呼
應判渙者恐道與我爲兩途得此遺彼舉一遺二也維予小子二句語氣一
頭見得所遭如此則道不可不求意時說於多難云天命未固人心未孚以
此詩尚未有武庚之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二叔流言頑民未服則
有之矣但云天未固人心未孚則不見有多難意蓋此但可以言遺家不造
而不可以言多難也紹庭二句皆因事以求道意紹字應上率字貫至厥家
上下陟降即昭考之道所散著者蓋法其治國之道凡正百官正萬民皆是法
其齊家之道凡刑寡妻至兄弟皆是也昔爲會朝之廷今爲負扆之庭昔爲化
國之家今爲不造之家此之弗紹則多難何由救判渙何由合然道之所紹
即是休之所貽也自其全體於前人者曰道自其資益於後人者曰休保則
有所憑藉而不陷於危明則有所開悟而不迷於往保明即是休處不必以
保承多難明承判渙此祇就一身言然王者之身關係天下總於皇考乎是
賴而紹之安可不急急乎然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者正有

待於羣臣也○黃東崖曰紹庭句是緣治統以求道統之意陟降句是緣家
法以求道法之意所謂率是昭考者正率之於此處而始之所憂未艾者惟
求艾之於此處

訪落一章十二句○說同上篇○慶源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
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常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
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也○眉山蘇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
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臨政
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
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全旨 通篇以敬字爲主而歸重在末二句見得勤仔肩而應天命匪敬不能而

匪臣則無以輔翼。故述其言而答之。上是述戒已當敬之意。下是答羣臣之戒。以求盡勉敬之實。受戒於臣。求助於臣。始終不外一敬。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叶新夷反 命不易 去聲 哉 叶將黎反 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叶津之反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於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合叅 成王受羣臣之戒而作此詩。述其戒已之言。及已答之之意。若謂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敬者人君之道。何也。我以道延訪而羣臣戒我之詞有曰。王以一身爲天下主。尚其敬之哉。尚其敬之哉。蓋天道甚明。但一念愼忽而去留遂分。甚不易保哉。無日天高高在上。而於吾無與。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日日監視於此。使一有不敬。天必弃之。而命奪矣。其可不敬哉。

析講 此節首句戒其當敬。下言天道以儆惧之。正見其所以當敬也。通作羣臣語。要在成王口中體貼出來。敬之不作敬天。就君道上說。只是一念常惺。至戒愼恐懼以存天理也。顯思見天道正明。只或善或惡。皆在其炤臨之內。至命之不易。方說到福善禍淫上。一念敬肆。而命之去留隨之。其不易保如此。惟天顯故命不易。作一串說。轉到無日。似合用一反語。人言天高而不吾察。無曰云云。陟降二句正是一顯字。而命之不易卽可知。言其日明日旦而及爾出王游衍者。無日不然也。宜一直說下。不可分上句爲事。下句爲時。蓋下句茲字卽上句士字。下句監字卽上句陟降也。大意云。惟陟降故日臨此。總見不可不敬耳。

維予小子 叶獎里反 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叶謨郎反 佛 音弼 時仔 音茲 肩。示我顯德行 去聲叶戶郎反

將進也。佛弼。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爲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合叅 爾羣臣之戒我者如此。固欲我之勉敬矣。顧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必惕驗於幽獨之中。擴充於事爲之際。庶幾日爲學之。而日有造就之功。月爲學之。而月有進修之益。其所就而將者。又緝而熙之。以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澈。而復其光明之本體而後已焉。然此豈予所能自致哉。尚賴爾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凡大修已治人。新天永命。可以責吾緝熙光明之學者。日開示於前。使我有所持循可也。如是則內修於已。外資於人。庶乎敬可及。而天命之顯可常保矣。否則不聰在我。而至敬難循。將何以造光明之地。以不負爾羣臣敬之之戒哉。

析講 此節上二句。謙言未能敬。下言勉學於已。復求助於人。正欲以盡敬也。

不聰以質言。此句是謙詞。只將來喚起下意。言我雖未能敬。然却願傚勉敬的工夫。如大學切磋琢磨之後。方能恂慄。可見敬須有個入門。學便是入門之法。就是造。就進是精進。就將之功相續不絶。以至於光明不昧之地。方可謂之能敬。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從就將得來。緝緝熙光明。斯適得其本體。而不聰者至是而聰矣。仔肩是有天下之責。顯德行是治天下之迹。此二句一串說。顯德行與光明不同。光明是就我自家心地而言。顯是就人舉以示我。有形迹之可據者而

敬之一章十二句。○定宇陳氏曰。戒王以天之當敬者。臣之忠也。答羣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憂其未能敬而乃爲學於已。外求助於臣。卽所以求盡所敬也。學未造於光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明。則天不在高高在上之天。而在吾心之天矣。其爲敬天。孰大於是。

小毖章

序 小毖嗣王求助也

全旨 此詩作於管蔡既誅之後故首訪羣臣以所當懲之事而下則示以求助之意也全以首句爲主而篇意歸重毖字蓋設爲問詞以起下而末乃望助於羣臣耳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毖愼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爲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荓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合參 此亦訪落之意若謂凡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謹於後予今何所懲而謹後日之患乎彼蜂小物而有毒本不可使也予從而使之乃自求一螫之毒是辛螫者蜂也而輕使之之失實我始之不謹耳桃蟲小鳥而能變大本不可信也始從而信之乃拚飛而爲大鳥是拚飛者桃蟲也而輕信之之失實我始之不愼耳凡此皆予之所傷於前而當懲者也然予方幼沖未堪國家之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朕躬之間自求辛螫蘇揣之所極起拚飛其情誠可憫也爾羣臣奈何舍我而弗助哉凡謹始慮終之道共明以告我可也否則輕任輕信之患安知不起於後乎然若成王者其可謂預患之深矣

附記 此節予其二字有悔將自艾願與羣臣更始意懲毖不平如懲其已往正是謹其將來也是全爲管蔡而發特以變生骨肉有不忍言者故借蜂鳥爲解以寓痛切之意只就蜂鳥上發揮勿露管蔡事莫予三字貫下荓蜂輕使之過桃蟲輕信之過勿計何傷其毒將長勿評何害其禍將大予自求也予不悟也於蜂與蟲乎何尤人情多變安知其不爲蜂乎安知其不爲鳥乎今者之不愼而悔無及矣多難託王室新造天命人心未固言徵弦要說三監啓叛頑民未服諸集者有叢脞之憂於蓼則所謂辛螫之患拚飛之禍也此時管蔡之事定矣猶曰集蓼者蓋被毒者雖愈而毒氣未消人心皇皇殷頑未化其辛苦可知矣○徐徵弦云集蓼乃蒞祚之初但恐天下許多樣事如法度猶未修明禮樂猶未振舉風俗猶未淳厚天災時變猶未銷去等是也或以此只是管蔡之事不知此時管蔡既平矣何辛苦之可言況謹后事又分明是管蔡以後事也○說約蜂以比三叔桃蟲以比武庚蜂本作蠭羅願云蠭種類至多陸佃云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當管叔流言與羣叔背然更進迭和如蜂起然故以八王不察其奸終罹於螫毒之苦即謂之自求辛螫可也爾雅云桃蟲鷦其雌鴱鷯一作鷯郭璞謂鷦鷯小鳥而生鵰鶚毛傳解實本此若以比武庚則鄭敬所云方武王誅紂宥其子人以爲孤

雛耳未發於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然鷦化爲鵰目所未見世多疑之又經文但言鳥耳未嘗言大鳥也豈謂鷦鷯非鳥必待變而後爲鳥乎季本云多難謂管蔡之亂蓼以喩武王之喪也○蔡註按無上事而曰予其懲其字蓋有指也不必依註入何所且予其懲與而毖後患句是兩句不可作一滾下

小毖一章八句○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之於始也即所謂訪落之意也謹之于始不以蜂爲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螫之患矣不信其爲桃蟲之小則其後無拚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毖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張賓王曰自閔予小子合小毖四詩皆成王所自作閔予崇大孝之本訪落得求道之方敬之念聖學之要小毖謹禍亂之幾或問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詩入頌何也豈詞氣非殿

總一有頌體抑成王之德具見四詩列之於頌亦以頌成王也

載芟章

序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全旨 此詩首節言春耕夫飭言夏耘三節申言以足耕之事四五六節申言以足耘之事七節言收入之富足以供祭祀備百禮也八節言酒醴之嘉足以燕饗養耆老也大抵及秭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爲酒以下至胡考之寧是祭祀燕享豐年之慶末節則總承上文而推其由來之遠俱當歸功於神也

載芟載柞音窄叶疾各反**其耕澤澤**音釋叶徒洛反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

合參是詩與豐年相似疑亦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若謂農人以力田爲務而豐年之慶則神休之所貽也今農事固有成矣而敢忘所自哉彼三農之事

耕其所先也使草木不除則耕不可得而施矣故時乎春也載芟焉而除其草載柞焉而除其木吾見芟柞既勤而畇畝皆可耕之地時耕既起而田疇皆解散之區澤澤然土膏若加而潤不使有患其堅凝者矣耒耜若加而利不見有苦其難入者矣始之墾土以耕者如此

析講此節概言耕之事芟柞未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芟如薙氏之芟草柞如柞氏之攻木來塗釋土音勤故解散然頂上句來○盧文子曰芟柞在未耕之先所以達土氣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音軫

耘去苗間草也隰爲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合參既耕之矣耘亦不可後也故時乎夏也合千人而爲耦協其耦而竝耘凡爲田之處以至田畔之間無一之不遍矣繼之協力以耘者如此

析講此節概言耘之事千耦言通力合作也二句亦見無曠土意○安成劉氏曰朱子初解皆從鄭箋以耘爲除草木之根株傳改爲去苗間草然以下文次序觀之恐此未據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爲反土之後草木根株有芟柞不盡者則復耘之也○上節耕而先以芟柞也則養成禾土以待深耕而見農人討事之預此節耘而徧於隰畛也則不棄尺土以滋他種而見農人用力之勤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他感反 **其饁**音葉**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叶養里反**俶載南畝**叶滿委反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以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嗿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

合參以耕之事而詳言之彼總理田事也有主而爲家長焉又有長子曰伯

仲叔曰亞衆子弟曰旅皆所以分治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力齊矣有民有餘力來助而謂之彊者有隨主人所左右而謂之以者皆所以通其力而合作者也而外之人力齊矣由是出而在田其婦饁焉而飲食之衆嗿然其有聲也爲夫者見婦之來饁則媚其婦而慰勞以順之爲婦者見夫之耕作則依其士而慰勞以愛之人心和衆力競勸皆以有略之利耜而始事於南畝之間所謂其耕澤澤者於是乎無遺力矣

析講此節是申言耕之事前言耕之畧而未及人力之齊故此又詳言之首三句有內外協力意主伯亞旅內人也彊以外人也須重一主字主乃總理田事者主既不敢自逸出而力田於是內外視效畢出以詳耕之事嗿字見耕夫之衆饁字見餉婦之勤然有嗿只帶在饁上看思媚二句形容得好思媚者是婦能慰其夫以耕作之苦有依者是士能慰其婦以親餉之勞此自旁人看出婦與士俱不自知末二句以略然之耜從事於南畝此正主伯等

人用力處所謂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者也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酷反

中是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

合參以耘之事而詳言之既耕之後于是取其既覆之種而百穀之盡播焉但見其始也地脉方濡而其発之函氣者已油然有發生之漸矣

析講此下三節是申言耘之事前言耘之詳而未及耘治之義故此又詳言之播穀承俶載來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豊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備也実種子也謂種子含氣而始生是甲折之時也○此播種以至于萌芽之時

驛驛其達叶他悅反**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合參未幾而勾萌舉達入于土者旋出于土而驛驛其達矣然物雖同時而

生問有受氣足者則乘氣之暇旋吐氣之早而有厭其傑矣

析講此節上句言苗同時而生下句言苗先時而長也達是生機洩于外驛驛有接續之意厭是受氣足者傑是得氣而先長者傑即在達中見之要看一有字○此是長而未齊之時

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反

緜緜詳密也麃耘也

合參於是夫均施合受而氣化之皆齊則苗皆厭厭而茂盛彼此無不同也如是可以耘矣乃協衆人之力而施其易治之功精之以漸而無欲速之心蓋之有力而無鹵莽之患殆緜緜然詳而不粗密而不疎也是播穀之後苗生漸盛如此所謂千耦其耘者于是乎有全功矣

析講此節上句以造化言下句以人力言前日有厭則有不厭者矣故此重之曰厭厭是衆傑至而物生自齊而之受氣皆足而盡長矣此正可耘之時也故遂言緜緜其麃詳密者詳則無苗不耘密則無耘不到所謂合千耦而徂隰徂畛者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音漬叶上聲**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

合參夫耕耘之事既盡矣迨夫秋成也百穀用登穫之千耦則濟濟然其人之衆也由是以其所穫之實而積之于場也則不惟萬億而且及秭矣收成之富如此故以之為酒而三酒既備以之為醴而五醴既具于以進于祖妣之前享獻以致其孝于以致敬而百禮無不洽矣豊年之慶有見於祭祀者如此

析講此節上三句言收入之富下言足以備祭祀之禮見豊年之慶也載穫二句一順說下勿將穫與積對看言載穫者濟濟其衆而所積之多至萬億及秭也酒醴合主伯亞旅疆以之人言酒醴句實祭祀燕享說然三酒五醴雖兼祭燕而百禮則專就畀祖妣說祭有十倫其禮皆繁而皆以酒行之故曰以洽百禮○收入之多雖屬民爾而祭祀燕享但就公家說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飶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供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合參然豈特奉祀以洽百禮哉彼邦家以賢才為光米而年飢不足以設醴則人文之所為瞬也今惟為酒為醴而有飶其香者足以供酬酢焉吾見俊傑會萃文明于是乎光啓仁賢畢聚名寔于是乎張斯人見國有賢人以為我周之文治方新而孰知豊年之慶固有以致之光也乎胡考以豊穏為安寧而年飢不足以餘養則衰老之所忽歎也今惟為酒為醴而有椒其馨者足以備洗腆焉則康爵所祈錫之以保艾之壽大斗所酌貽之以引翼之休人見國多耋耄以為我周之老成日衆而孰知豊年之瑞固有以貽之寧也乎

析講此節上二句是尊賓之禮行下二句是養老之用又亦見豐年之慶也有飶其香香如飶也有椒其馨馨如椒也皆言酒醴芬芳之氣如此說猶自是豐年嘉會如蒸蕭湛露矣豐年集此便見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養老之禮亦根酒以康體來飲此旨酒頤養天和即既醉之維祺俞山之保矣用是可期其為胡考之寧也六矣所賴于豐年者豈淺鮮哉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叶音 **振古如茲**叶

上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合參夫所賴于豐年者如此然能不念所由來哉彼耕而播播而耘耘而獲也卒八家之勤周三時之務稼穡之在于此處也固有然匪獨此處為然也烝祖妣光邦家而寧胡考也禮俗之所成辭獻之所樹豐年之在于今時也固有然匪獨今時為然也蓋自振古以來耕耘收穫而蕃稼穡之事祭祀燕享而蕃豐年之慶無時無處而不如此矣夫豐年之慶既極其周推所由來又極其遠則我之受福于神者多矣報賽之典其容以不舉哉

析講此節總根前數節來匪且何以地言匪今何以時言振古所自周家開國時說言其由來之遠見得神功之大報賽所由舉也○大意謂自耕耘以至收穫此為稼穡之盛然豈絕無僅有獨此處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燕享此為豐年之慶然豈曠世偶逢獨今時有此慶耶周家以農事開國叶保介而耕籍田者世世重焉力田非一日則豐年亦非一日蓋振古已如斯矣神休之鼓何可忘報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此詩求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前半寫田家景象若次雜人歷歷在目有讓畔乎屏之意後多說向宗廟朝廷上去作大氣象何等奇決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全篇通詩亦報賽上帝以末二句為主叠寫說下自有次序首二節是春耕時事見苗之所由生或來三節是夏耘時事見苗之所由盛六七節是秋時事見豐年之所以為慶末節乃繼古人而興祀典也此與前篇皆止頌農功之有成而神貺在言外

畟畟良耜叶養里反 **俶載南畝**叶滿委反

賦也畟畟嚴利也

合參此亦報春田事之樂歌也若曰農為天下之大本而農事之有成則非神莫予錫也今敢忘所自哉彼方其春也當有事于耕矣則取我畟畟之良耜而始事于南畝之間其耕之也勤焉

析講此合下節言春耕事畟畟訓嚴利只形容良字意俶載是器之備而耕之早也有乘時趨事之意南畝包上原下隰言之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叶呼聒反

說見前篇

合參由是而種之也則播厥百穀之種其實函氣而始生其播之也時矣是其春耕而苗之生有如此

析講此節言苗之生也播種雖是耕後事然帶在耕上說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式亮反

賦也來瞻者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饟具也

合參耕既時矣使無人而餉耘農人不得盡其力也乃農夫在田而婦子饁焉載乃器之筐及圓器之筥其以盛夫伊黍之餉所以皆稷稻黍無不周也

析講此合下兩節言夏耘事此節是言餉耘婦女云者農夫在田而婦饁其夫子饁其父也筐筥是田家之常器伊黍亦田家之常味乃其分自合當如此不重質儉但耘而來饟餉而復耘見衆家力農意耳

其笠伊糾，音糾子反其鎛斯趙，徒了反以薅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也。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

合參婦子來饁，而農夫耘焉。笠戴于首，糾然其輕舉；而所持之鎛，趙然其利刺。以是而務田中之荼蓼，所以去害苗者無不容也。

析講此節，是言耘苗時。蓋暑所疾，樹陰所庇，衣而蔽功，全恃在蓑，亦適履而不疑所見者惟是伊糾之笠耳。春耕久也，耕已懸而不用，秋穫未屆，銍亦穀以俟，所見者惟是斯趙之鎛耳。二句只是形容耘苗之狀。蓋首動則笠動，故糾然而輕舉也；手動則鎛動，故趙然而深刺也。荼是陸草，薅荼以養穀之宜高而乘者；蓼是水草，薅蓼以養穀之宜下而暑者。其字與以字相呼應，乃其一低一昂，俛仰如意，且援且劚，去草鋤根，亦見其不以暑雨為勞，胼胝為苦也。〇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想到此，乃知竹籬茅舍，風簑雨笠，便是圖治根本，莫認作畫屏玩具。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叶莫口反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合參荼蓼既去，不惟苗害之盡除，而草朽土熟，且致苗生之漸盛。黍稷暢茂而條達，若或相之者矣。是其頁耘而苗之盛有如此。

析講此節，是言苗盛。自荼蓼盛而幾與黍稷爭此土矣。但當其生，則瘠黍稷以自肥，而其害大；及其朽，則釋其肥以肥黍稷，而其利亦大。故曰朽止茂止。〇此不重荼蓼，須根用力之勤，來在于六耕而留荼之，則其茂以肉荼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土熟苗盛，正是驗耕耘勤苦處。

穫之挃挃，音窒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莊乙反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合參迨夫西成之日，穫之于野，挃挃然其有聲；積之于場，栗栗然其甚密。語其積之崇高，則其勢如墉；語其積之密比，則其狀如櫛。百室向也通力合作，今則同時入穀，而有以開乎百室之衆矣。

析講此合下節，言秋成事。此節言收入之多。挃挃，在野穫聲之衆也；栗栗，在場所積之密也。積之栗栗，與其比如櫛，俱以積之密言，而意是有別。凡耕穀多則穗頭撐起而不密，栗栗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櫛是在場堆數密比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四閭為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舉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合參由是百室既盈，皆有蓄積之富；但見為婦子者，養殖有賴，粒食有資，既有一人之不寧者乎？是其秋收而獲豐登之慶者有如此。

析講此節言士女之樂。盈止句承以開說，寧止句承盈止說。盈止，謂汙邪滿車，穰穰滿家；寧止云者，當思歲遭凶歉，則追呼在門，責務在室，婦子曷勝愴迫之苦。惟豐年之歲，則老有養，幼有育，俯仰自是無虞。此王者之詩，要見豈庶大氣象，有含哺鼓腹意。民富而安，乃天下之福，非獨不勞于饋餉而已。〇三山李氏曰：農事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此便將氣象說小了。已上節節要含神休意。

殺時犉牡，犉音純有捄其角，音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脣曰犉。社稷用黝，牲色尚黝。以似以續，續先祖以奉祭祀。

合參然此皆用祖方社之所貽也。祭祀之禮，容可緩乎？于是殺是犉牡之牲，從其方之色也；有捄其角，取其角之曲，取其體之正也，以行報賽之禮焉。是謂也。蓋我祖開國以來，嘗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舉，以似古之人而修典常于不墜；續古之人而禮祀于無窮。庶幾荅神之貺，而永賴神休耳。敢忘報本自

今只如願世世歌良耜于不衰矣

析講 此節總上七節意正寀報義之典以答神之休也祭祀斷作祭川祖方社之屬蓋周人廟祭尚騂是純色故知此非是廟祭也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而此之特牡特其一色耳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人重農之意此詩是王者之祭故列于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特牡中有黍稷並薦之意在以似二句串說似者如之不違其典也續者繼之不墜其典也大意謂今日之祭非自我始古之人嘗舉報賽于前我特嗣續之以舉報賽于後耳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原不重祭統所稱之遠其亦自古有年以見今日之祭不容不舉也○由豐年而舉報賽由報賽而念承先一見神貺之世發一欲神休之永賴也○盧文子詩曰老婦我門迎靈玉阿姑點火祭蚕房雖云風俗之變亦見豐年景象可樂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武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所謂邠頌者其詩見于邠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序云載芟春耕籍田而祈社稷也但言祈則章中諸事皆預言而與望之言報則直述其已然以昭神貺也

絲衣

序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全旨 此詩言助祭者始終一于敬而獲福也其主祭邊說不與飲酒對看飲酒乃祭中一事○詩柄云祭而飲酒見儐尸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之衆獻賓樂歌則有烈文一篇此乃獻宗人之親灌視牲者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于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也

絲衣其紑音浮**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鼐音耐鼒子之反**兕觥其觩**音求**旨酒思柔不吳**音話**不敖**音傲**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鼐大鼎而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潔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合參 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若訓祭以敬爲主而始終一于敬者乃所以迎神明之感而受福于無窮也我周士之助祭何如哉服以絲衣則紑然其鮮潔矣戴以爵弁則俅然其恭順矣方夫未祭之初禮始于省器也則升自門堂凡壺濯籩豆之屬無不省視然後降往于基以告主人曰壺濯籩豆之屬已濯具矣次而省牲也則出于門外從羊之處而視乎羊從牛之處而視乎牛然後還入于基以告主人曰惟羊惟牛已皆充矣既而省鼎也又出于門外舉大鼎之鼐與小鼎之鼒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以告主人曰大鼎小鼎已皆潔矣是未祭而循禮之次也迨此迨夫爲牲獻畢之後旅酬交錯之際兕觥則觩然其曲矣旨酒則思柔而和矣以笑語則卒獲不失之諠譁也以禮儀則卒度不失之怠傲也是方祭而謹禮之儀又如此夫事有終始而敬無間斷則所以格神者有道矣由是神之格思自錫以胡考之休所以服絲衣戴爵弁以相祀者且將與周王之壽考相匹休矣士之與斯祭也豈直今日爲榮哉

析講 此章上八句言助祭者始終一于敬下言因之而獲福也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耳不重衣冠上要本主祭者說來蓋天子于宗廟之祭而助祭執事之人則多士也絲衣者元衣纁裳皆以絲爲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故云爵弁自堂句言省器自羊句言省牲鼐鼎句言省鼎是將祭而行禮有序也兕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酒有儀也壺濯等在堂上籩豆等在東房故曰降牲在門外故曰反鼎從基造于主人故不言反章內雖言士却宜提出王者做主王者主祭在廟門內丙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塾

即是夾室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雖其祭已畢牲已夷門已啟而王心尚自缺然故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一一往視又一一往基而告之蓋禮主人躬親之敬而不憚其往來之煩也況既一句即是飲酒奉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焉也不吳笑語卒獲不敖禮儀卒度祭有始終而敬無有間胡考句見敬爲神格而王者之萬壽無疆則士之爵祿亦世與之無疆矣此是祝願之詞重士之能感神不重神之能福士○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豈此及敖不言自徂蒙上文也

絲衣一章九句○此詩或紑俅牛鼒柔休並叶基韻或基鼒並叶紑韻

酌

序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全旨 此詩通章重一時字上四句言武王建功能順乎時下言後王承緒當法乎時意蓋時也者在世爲治亂在心爲經權故時之所及臣可易而爲君時之所貞削可垂而爲守覩見後人之有天下固由武王而至其守天下亦惟武王是師也重武王能垂法後人不重後人當法上

於鑠(音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音矯)王之造(叶祖侯反)載用有嗣(叶音祠)實維爾公允師

賦也於歎詞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蹻蹻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合參 此亦頌武王之詩若謂聖人之建功立業彪炳于古今者豈有他哉亦惟酌其時之可爲而毫無自利之心也於乎我武王當其初也師旅鑠然其甚盛非不可以伐商而立功也顧紂惡未稔而天命人心未盡絕商其時則尚晦矣武王則退自修養與時俱晦以恪守乎臣節焉使紂惡有時而悛王師終晦不用矣迨紂惡既盈而周德日盛天命人心既絕乎商時既純光而非晦矣武王于是應天順人與時偕熙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焉是尊養非伺釁用介非樂變皆時爲之也夫武王酌時以成大功如此故我后人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究爲無競之烈也我將何所用以嗣之哉亦惟武王酌時之尊而是師耳時未可爲則于時止者而師之時有可爲則于時行者而師之雖事不能以盡同而所以斟酌而裁應萬幾而圖至治者惟師其意焉可矣如是則蹻蹻之造可以不墜而寵受之責亦可以無負也已夫既道后以酌時之功而又啓後以法時之治武王之厥功大矣此其所以可頌也

析講 此章首句以氣勢言武王雖革車三百虎賁三千而威武奮揚其氣勢自是於鑠不說到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來會上遵謂守而未動養謂蓄而未發時晦只是紂惡未稔天命人心猶未顯然歸周此時惟遵養以待紂之悔悟非有意養威蓄銳也但天地之運將大明必先大晦而晦之之終又寔爲明之之始故下句即以純熙接之純緝云者謂天命人心盡歸于周周之時絕無一毫晦昧氣色也用介正用此於鑠之師是字正指時字言武王即用是時一着戎衣以伐紂也用字屬上非以用字連大介看在武王亦不得已而救天下之亂耶何心于利天下故知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昇矣以上四句當輕重讀不可以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廢作而平說寵受二句一氣讀言以王業貽後人寵榮莫大我寵而受之有不煩締造意王造見此業自武創造功在社稷生靈非侯碎可倫武烈無競故曰蹻蹻有嗣不是嗣其業爾公允師即所以嗣之也此用字正與是用大介用字相映言武王用一時字以大介而後人所用以嗣之者寔惟此一時字爲師凡君國子民經制度務有數之所未窮而時不得不困者法武王之養晦不得爲以僨事有數之所未窮而時

不得不革者法武王之用兵不重發以喪功師其意不泥其迹與時偕
莫能法武王者也○捴錐湖評說云鑠者光明之義意云我武王大之心思
可稱日升光明之舉動無事陰謀故曰於鑠王師註訓盛字似未妥又云周
王以能德造功蓋有六位各以時乘武之造周真如龍之變化而不可端倪
也又云酌公公字訓事字于謂乘時之熈以取天下乃公天下而非私也後
人則當從其公心處師之意不當其蹟時之義而可以離文蹈跡之造解俱
別可參

酌一章八句○酌卽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
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建安何
氏曰勺籥也舞籥文舞也孔氏云籥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名小舞也
賈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禮記曰舞莫重于舞武宿
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

故名焉○此詩以酌名篇朱子註云酌卽勺也分明謂勺卽籥也只作取
樂之名以爲舞說細玩若舞籥而歌他詩則他詩悉皆以酌名耶此詩之
義全在酌字蓋以義名篇謂其酌時以用武亦見武王無利天下之心此
詩人之善頌也○舊說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爲節而舞也或者不達此
意遂以爲酌其時則聖人有意甚矣非所以語武王之心也○微言武王
于時中之道斟酌而行故其名篇曰酌未嘗不是但恐人疑聖人以有意
酌之只依註作十三舞勺亦

桓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全旨此詩周公象武王之功而作首二句言除暴安民而獲應于天是伐商時
事下六句言用賢圖治而德昭于天是得天下以後事末句總承而贊之也
○綏定二字是通章始終不於定家止相因應武王伐暴綏萬邦及克商
之後武又不以萬邦爲萬邦而以爲自己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抚天下也
故曰皇以閒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音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
昭于天皇以閒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
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
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
閒字之義未詳傳曰閒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合參此亦頌武王之功若謂王者受命而興亂未除也則伐亂以延天休亂
既除也則用賢以保天命此君道也吾于武王見之矣是故當商家之衰
適周道之日熾我武王奮於鑠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萬邦之庶向爲紂
所殘虐者今則皆去危就安而悅服于返政由舊之日雖曰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而伐商之舉誠所謂順于人心者由人心而動乎天心是以豐年之屢
應而非常理所能拘也然天命行於久而不厭既命以伐暴而救民復命以
求賢人而圖治桓桓之武王保有衆多之賢士列爵分土用以經營乎四方
兵革不試蒂礪晏然能定厥家使國勢確乎不拔而致垂拱之治焉由是安
民之德有以慰上天求莫之心而其德上昭于天矣夫伐暴安民旣有以得
乎天而用賢圖治又有以昭乎天信乎可以爲天之宗子爲民之元后矣其
君天下以代商也豈不宜哉此武之功所以爲可頌也

析講此章首宜先提商家不惡毒痛于萬邦振彰于四方而天欲命一人以
閒之也久矣乃我武王大介一舉救民水火此萬邦之士安所以綏也由是
人心和于下而天心應于上屢獲豐年之祥雖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亦不可
以常理拘矣屢豐句便見得天命有在意天命匪解句承上起下之詞言旣
命其伐暴安民復命其用賢圖治有惓惓不已意桓桓見所遡之詞保有三

分一直說下此又是武王奉天命以保有者有信之專而任之重意蓋受土
而解其事構此足爲保矣然不若試于用之爲保也于以四方所謂列辟惟
五分土惟三也克定厥家使大小相維輕重相制以安定天下言蓋天子以
四海爲家也厥家定則民安而上天求莫之心以慰此其德益以昭格于天
矣此正與天命匪解句相應夫除暴安民異于商之毒痡四海用賢圖治異
于商之焚炙忠良故知武王之代商以君天下也宜也皇以間之雖承上
二意來然意當垂重用賢圖治一邊蓋此章原只重保有厥士克定厥家二
句除暴安民一段意思不過提起之詞耳○詩意本謂武王于伐商之後不
以休祥而替用賢之心故其效驗之餘又得效驗如此耳而必本諸匪解之
天者以見聖人之所爲莫非天也○保有厥土時說多欠明厥士卽致商之
臣也吾觀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霜露斬荊棘以從事于兵革之間及至
天下既定以爲不復藉其力矣遂屏黜之惟恐其不至猜忌之術寔自漢高

開之豈知撫十萬兵柄不及于天下未定之時耶時已大平良弓走狗何能
爲也卽光武之不任用功臣宋祖之杯酒釋兵權兩者雖一時保全之術與
漢高猜忌要不如武王之封建爲永保治安之策也

桓一章九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
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武類禡之
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于其事也歟

賚章

序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全旨　此詩並頌文武見得大封雖出于武王而所以大封者實本于文王之德
故嘆美之而欲諸臣繹思其德也通詩當以安天下爲主○按此詩述武王
大封功臣之意而言則謂之專頌武王可矣而兼之文王者蓋以武王之所
以得行封賞皆從文王之勤勞來故曰文王既勤止日敬時繹思曰於繹思
皆見文王之功者也篇中我字皆是詩人代武王口氣言之故曰大封之意
注中子孫亦指武王言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歎詞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
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
之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
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
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合參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若謂王者享有天下而必與
臣之有功者共之非徒示寵榮也一以廣先王之德澤一以保萬世之太平
蓋大公大處存焉也今日分封之典行矣爾群臣其亦知所自乎念我文王
不遑暇食而爲有夏之修和卧歇不息而以四方之綱紀其勤勞既至矣我

子孫襲其遺休而慨未集之緒藉其成功而衍維新之業其寵受何隆也然
自專適病于繼體而大賚所以報功凡土地人民所在皆文王之功德而
可繹思者也于是分土授民布此繹思之功德賚此有功之臣予欲其竭屏
翰之忠而致厥家之克定樹蕃垣之績而俾時夏之永綏也若是者固不徒
以天下而爲公亦豈盡以天下而爲賞蓋爵必加于懋烈而封肖逮于路夫
誠爲我周之新命而匪有商之舊政矣於乎此受封者當知大典雖頒於今
日而至德實肇于文王何追繹之維誠而永懷之不忘也誠繹思之則知土
地人民皆文王勤勞之所致而所以計安天下者自不容已矣否則寧不孤
我大封求定之意哉是封賞以安天下者武王之功而所以得行封賞之
典者則文王之功也有武王以成其終是文王以開其始此二后之功所以
均可頌歟

指謂文王之勤止言其勤勞之功以安天下之民就輯寧修和等說惟文王有

此功德致天下翕然歸周是今日之天下皆其豐功盛德之所致者我后
乏不是受其封圖是體其愛民之念而以其身當之中間有許多週旋追摧
周有二之遺指爲四海永清之烈非僅守其故業已也敷時繹思若只代符
分茅土字樣我徂句只代得建諸侯守棒夫文王之勤無非欲天下之定我
之受亦承其勤者因以定天下而我倘不以文王所遺之天下遺之天下則
始難以除暴而定之終或以私據而爭之天下又何由定哉故而其功德在
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使伯叔甥舅何男采衞人各據其土人各效其職
天下不庶乎可定哉不曰分茅土而曰敷繹思欲其知締造之艱也正見寸
土尺地無非前人功德所在可繹而可思我徂求定勿泥作諸侯往來乃後
人惟武王意欲如此分封本意全在此句正欲功臣夾輔王室以安定文王
勤勞之所貽耳時周之命句乃叫明一代之新典以警醒受封之諸臣見爲
新王之命錫命予予善人非如商之濫及無功也前繹思即指勤勞所寄之

上字此繹思正是上字所載之勤勞前指文王之可繹思者言此就人當繹
思文王言然惟可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在諸臣語意正相呼應命當繹
思適與風霜臣節晉啟月王思深之所念不同此中有勉之效職意欲諸臣
追思文王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大命也

賚一章六句○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爲大封於廟之詩說
同上篇○安成劉氏曰大武作于武王崩後此頌爲武樂第三章故詩中
首述武王封賚之意而推本文王之德朱傳所謂頌文武之功亦若大武
首章兼頌文武之德也歟

般

序　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全旨　此詩美周王時邁之典而表其爲一代維新之命也原爲巡狩而作朝會
祭告皆巡狩中事雖兩事同舉却重朝會蓋因朝會而祭告也以時周之命
爲主首提時周末然時周蓋提揭周家以與辭天下人心也

於註皇時周陟其高山嶞註山喬嶽允猶翕註河敷天之下裒註時之對時周之命

嶞山狹而長之山也高山泛言山耳嶞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
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裒聚也
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
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合參　此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若謂帝王受命而興乃百神之主
羣辟之宗也彼其朝會祭告之典正神人之所係屬者而可不首舉乎美哉
我周也當夫革命之初而爲巡狩之典乃陟其高山以柴望狹而長者其嶞
耶從而陟之以瘞薶之禮告也喬高而大者其岳耶從而陟之以燔柴之禮
告天焉是始而巡乎一方而祭告之典蓋與朝會而並舉矣然天子以四海

爲家則巡狩豈以一方爲限唯此翕河發源于崑崙有五地之長也受職于
明下無泛溢之患也乃取道于此水以漸周乎四嶽山川之望祀各隨其地
而舉之其在南之霍猶夫東之岱焉群后之肆覲各就其方而修之其在北
之恒猶夫西之華焉是繼而巡乎四方而祭告之典亦與朝會而並行矣所
以然者蓋商自政荒世道衰天下更變時下濟人心屬望于遠邇故今我
天下之冠裳而朝之方岳之下頒禮樂刑政之制與夫因革損益之宜以答
其仰望之心焉然此非復有商之舊政也吾知斯人在天子之位者方啟之
爲當代之新邦而立皇極盡制之規模是乃一代之新命時周之命斯
諸侯可不知所遵守哉夫巡狩之大典以對天下表一代之新命以儆人
心武王受命之初其建立之規模亦宏遠矣此其所以爲可頌也歟

指講　此章首句提起言美哉此時周也一代初興百神正于此時而受職
群牧正于此時而望治而我周將何以命之哉如此提時字命字方如陟其

三句皆言祭告、會、入、朝、會、在內、則下、而敷、天、裒、對、處、方、有、著、落、切不可以易
三句爲祭、告下、敷天、一句爲朝、會也、高山是總名、隋山、喬嶽、正是高山、陟高
山者、乃于時邁之次、奉升中之禮也、于府巡狩以告后土、其禮在山之趾、則
見此山爲峭削綿延、而名曰隋山、于曲燔柴以告皇天、其禮在山之巔、則見
此山爲嵯峨盤踞、而名曰喬嶽、此二句是祭一方之嶽神也、然四方非一嶽
四嶽非一神、故允猶翕河句、只重取道于河以周四嶽、意不可作河神之感
格、總上三句、雖言祭告、而朝會已在其中、蓋高山陟而一方之諸侯已朝會
也、翕河由而四方之諸侯已朝會也、故敷天二句、即承上而推言朝會之意
敷天句、要點四方諸侯想望其頒發新政、裒對、如修五禮、輯五瑞、協時日、同
律度、皆答天下仰望之心、而與之以更始者、不作慶讓黜陟說、敷字與裒字
正相照、上之令欲敷下之心、欲裒、此處正相對也、聚而朝之方嶽、要知諸侯
各朝于方岳、非盡天下之諸侯而共朝于一方也、彼揭時周之命者、見政令

新與章文物不相沿襲、令人洒然易慮、知凜凜奉法惟謹耳、蓋此時之周
非昔時之商、且此時之周又非昔時之周、時在周而不在商也、時王命而非
徐命、然此時此命、即鬼神皆以時而居歆、山川皆以時而改觀、而諸侯可不
以時而觀者也哉、上文時周之命重、以恩結天下、此時周之命重、以威震天
下、不言武義○講、卧子云、聖王之制禮也、既崇其位、必有以使之、既著其勢
必有以報之、是故陟其高山、云隋山者、所以祀地之處也、喬嶽者、所以祀天
之處也、雖然猶未盡也、岳峙四隅、河冢九宇、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
者何、言萬物相更代于東方也、我周都洛陽、伊洛瀍澗、而東既入于河、由河
入濟、達于兗州、遂登泰山者、云云若亭亭、皆望祭列也、我周之河入中國分
爲三條、循青州、南徼達淮泗、分爲南流、循雍州、北徼達涇渭、分爲西流、循豫
州、荊河達汾濟、分爲北流、故五月天子由河達江漢、至南岳、南岳者衡山也
八月天子由河達華陽、至西岳、西岳者華山也、十一月天子由泗達梁岐、至
北嶽、北嶽者恒山也、皆猶翕河以至云、嵩猶不云至者、何天子所都也、衡最
遠、恒華次之、岱爲近、四瀆盡經、獨舉河者、一其翕也、乘輿之出、必以陽爲從
陽氣始于東北、而東巡以就其位、西轉而北入、以藏其休、天子法之、以周五
嶽、又必以天爲慶、天道出乎震、而見乎離、乘于泰也、成乎兌、而勞乎坎、厭于
艮、今天子法之以動四時、而乃知巡狩者、天子所以親天下也、雖然五帝之
時、封疆尚隘、衡山作嶽、已出荒服、後世江淮以南、萬里臣妾、國門東望、不見
西岳、西行幾萬里、未盡邊陲、當令以九嶷爲南嶽、崑崙爲西岳、餘如故○舜
東巡至于中州、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秦王政沉璧于洢、有黑公從河出
謂政曰、祖龍來、天寶開、只一翕字、便消却兩家律說

般一章七句○般義未詳○按般之義何取乎、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
巡狩而徧乎四岳、有般旋之義、故以名篇○此詩與時邁一篇、皆武王革
命之初、所以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其後遂爲定制、故王制天子巡狩、柴而

望祀三川、覲諸侯而用禮、有大宗伯之掌、規模亦宏遠矣、其後典禮漸廢
天王狩于河陽、晉公朝于王所、而巡狩朝會、胥失焉、魯以諸侯猶柴望、季
氏以大夫旅泰山、文公以侯伯僭西畤、列國相踵、不過以強弱自相朝見
寧復知巡狩祭告爲何物哉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正解卷之二十九 三頌

丹陽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彙輯

門人朱家佾文劭
東六一耆錫　仝校

男　姜朝烈丕承武
吳之璋章玉　仝閱

魯頌四之四〇魯少皥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于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于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〇孔疏明堂位曰封周公于曲阜少皥之墟即曲阜也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作七八里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皥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爲魯之封疆于是始定世家又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弟沸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濞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爲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周宣王伐魯

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卒立太子同是爲莊公卒立子開爲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僖公以周惠王十九年即位周襄王二十二年薨〇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十九世至僖公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會諸侯于淮上東略公遂伐淮夷二十年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至文公時周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之勲命魯郊祭天柴望如天子禮故孔子錄詩同王者之後〇按豐氏正說云孝公子弗湟公子翬殺隱公作隱公爲桓公軌所弑正說又云莊公卒子般立嫡母哀姜及公子慶父弑般而立莊公幼子閔公啓又弑之公子友立閔公兄申是爲僖公固有種種不同考稱則又云伯禽一曰禽父在魯公位五十二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六年哀姜莊公夫人齊襄公女閔公哀姜娣叔姜所出立二年僖公莊公妾成風出在位三十六年〇今據子治通略桓公本名允春秋貫玉則云名軌史記名允是有二名也啓之爲開即諱字耳惠公弟湟豐氏作弗皇是㒺云閔公立其卒三字誤當是二年卒也魯自伯禽至僖十九世被弑者接踵於于潰乎始之時無討之者故朱子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原本之論也〇朱子曰魯得用天子禮樂而是頌又請命于天子而爲之其詞特以時美當時之事其體有列國之風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于祭祀以咏歌先祖之功烈也聖人于此文予之而實則不予況夫子魯人又安得削之哉詩說卜夫頌以告神明也魯之頌雖不純用于祀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例于商周而無嫌是猶秦

穆之聲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德說也○駉篇似風而夫子不風之何
也豈蔑先儒所謂尊周之典不在太史陳詩之列乎駜篇泮篇似雅而夫
子不雅之何也豈雅係王國之詠而魯不得槩列乎然頌亦惟三朝所有
也而夫子並託頌魯何也予故謂駉駜泮三篇僖得周家忠厚禮義之意
當時魯公初受封時而魯人追述之也故可以附周而言頌也猶閟宫一
篇修廟稱甚則世俗所謂觀壽致說詞耳孔筆不斷愛宗國也亦以爲周
室[illegible]也

駉序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駉野
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全旨 此詩四章一意無淺深通以思字爲主蓋詩人總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
舉一馬政以驗之耳各上六句是言其牧馬之盛下二句是指其立心之遠

正原其所由盛也各上句思字所包者廣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而言○詩
柏盛字遠字已該各章意矣無疆無期固見其遠若無斁無邪亦是遠的意
思蓋凡思出于淺近便有斁便有邪無斁無邪則非立心之遠者不能也故
朱子以立心之遠貫之

駉駉牡馬(叶滿補反)在坰(古熒反)之野(叶上與反)薄言駉者(叶章與反)有驈(音聿)有皇有驪(音離)有黃
以車彭彭(叶鋪郎反)思無疆(叶居良反)思馬斯臧(叶才郎反)

賦也駉駉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
林外謂之坰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
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
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合參 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若謂國家之守每繫乎
馬政而豢養馬之所以盛者則以秉心之遠而致之也得言之彼駉駉牡馬者之
果何在乎在于坰之野焉牧之得其地矣試以馬之駉者而言有驈馬白跨
之驈與黃白之皇有純黑之驪與黃騂之黃馬雖不同同爲馬之駉也色雖
不同同爲色之美也以是馬而駕車可以任重致遠彭彭然而強盛固無疑
矣是豈馬之自盛哉蓋由我公將心思以圖爲事廣遠于邦家遠垂于後
世若見其無疆也故思及于馬自蓄育之有方而馬之駉皇驪黃有以駕車
彭彭而斯臧之若此耳

析講 牧馬必于坰者恐其病民也妨民田且使馬適其性也已見牧養有方
矣首言四句指一乘之馬言驈皇驪黃舉其色之不齊以驗其盛而馬之盛
處在彭彭上見以車是以之駕車上思字從平日立心言如君國子民皆
是說無疆處要于末句相關疆以境地言無疆是心周遊廣非地之所能限
也下思字就馬政言牧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畜之不在其性用之不窮其
力非空空思也亦無疆中之一事斯臧以詞良言應彭彭句斯字要玩味思

及于馬而馬即駉良可御若隨所思而俱臧焉甚言神速之效如所謂綏之
斯來也○驪黑色跨脾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黃而微白色雜之也黃
騂者黃而微騂也騂赤色○疏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
有駑馬僖公使牧于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章各言其一首言
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次言戎馬力尚強故云伾伾見
其有力也三言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見其善走也卒言駑馬主給
雜使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爾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
牛而牛肥思無疆思馬斯臧此之謂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音丕)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
馬斯才(叶前西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伾伾有力也無期
猶無疆也才材力也

合參彼駉駉牡馬畜之果何在乎在于坰之野牧之誠得其所矣試以馬之駉者而言則有騅有駓焉有騂有騏焉色何不有也以是馬而駕車則伾伾然其有力是固可謂才矣然豈馬之自盛哉蓋由我公之思遠而無期不為一時苟且之圖故思及于馬曰牧養之有道而馬之騅駓騂騏有以駕車伾伾而斯才之若此耳

析講此章雜毛云者二色相間雜上云黄白曰皇黄騂曰黄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上不言雜毛也駓今桃花馬也亦黄白雜赤而黄也青黑曰騏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伾伾筋力之强健也無期言思之久而無窮期非時之所能拘也斯才以耐遠言即打轉伾伾句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音駝**有駱有駵**音留**有雒以車繹繹**叶七灼反**思無斁**叶七灼反**思馬作斯**

賦也青驪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赤

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繹繹不絕貌斁厭也作奮起也

合參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而又有駱也有駵而又有雒也以是駕車繹繹而不絕其作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之所思者始終久暫而無厭斁之意是以思及于馬斯考成于牧而馬之驒駱駵雒皆斯作奮起有如是也

析講孔疏禮記夏后氏駱馬黑鬣謂馬之駿也○古義驒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驎廣雅又以為白馬朱鬣駵尾也陸佃云今呼黄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為驒蓋馬無分于黄白皆謂之驒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驒也明堂位曰夏后氏駕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春駕白駱此以別黄馬黑鬣之駱也駵亦作騮雜頌曰月令五時駕馬而騮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夏川赤駵中央用黄騮中央寓于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為之別也愚按雒乃烏名非雒雒也疑馬之色似之故以為名繹繹行無間斷也長舉不絕乃氣之壯盛奮起處故下轉言斯馬斯作無斁以始終言思之勤而無倦厭也斯作以奮迅言即打轉繹繹句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叶洪孤反**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音區**思無邪**叶祥余反**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毫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强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于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合參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而又有騢也有驔而又有魚也以

是駕車祛祛然而强健其徂固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我公之思大中至正而無回邪之私是以思及于馬斯馬攻修舉而馬之駰騢驔魚皆斯徂利用有若是也否則一念少僻則化原以窒萬物之不得其所者多矣何有于馬哉

析講彤白雜毛曰騢孔氏曰彤赤也今赭黄馬也骭者腳脛蓋膝下之名祛祛言馬之强健能行也故下轉言思馬斯徂○東汇曰上言無斁則斁此言無邪則正雖若不同然亦當就遠上發揮蓋人有厭斁之心者其慮必倦懈邪僻之思者其謀必淺故無斁無邪皆謂立心之遠孔子以無邪一言蔽三百篇之義會意說也此章總篇在立心之遠故不必鮮重末章斯徂亦以大言即打轉祛祛句○無邪雖作正字亦當炤遠上發謂心術之經懿常根于天理之正而無私意小智之雜也如牽先思季而閟宮修治民思懷而閟雨急文教思修而泮宮並武功思修而公車備皆其無邪也○附載朱子論詩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段無邪耳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亦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説破耳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説破又曰如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非邪也故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古義論語詩三百云云按詩今三百五篇然當正考甫未得商頌之時惟有國風及大小二雅周魯二頌而已除今商頌五篇恰足三百之數是知詩三百之云非兼商頌言也故王通有曰詩三百始終于周正謂此也

駉四章章八句○此詩見立心之遠足以端萬化之本而僖公所以致此富盛之業者非偶然矣馬之蕃息不在于牧之有法而在于心之有恒故美衛文之馬者必曰秉心塞淵美魯僖之馬者必曰思無疆蓋知本矣○

牧事所關國家亦重伯益嘗爲馬滋息帝舜賜姓而俾世其任非子汧渭有功孝王邑秦而不易其業宣王之中興見于無羊僖公之致頌推其無疆牧事其可忽哉○楊伯鮮曰須知此詩非徒言馬多有即馬政以占國政即物阜以推民安意僖公之可頌者以此○孔子作春秋十二公惟僖最正故取之取其思也思故頌也

有駜章

序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全旨 此詩是燕飲乎群臣而臣頌禱之詩皆是飲燕以相樂也上二章下五句鼓舞以相樂有交互意末章下五句頌禱以相樂有交儆意各章俱歸結在于胥樂兮一句頌禱是燕飲中事不可對看舊說以上章爲燕飲相樂末章爲頌禱相樂對言之未妥

有駜音必**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叶謨郎反**振振鷺鷺于下**叶後五反**鼓咽咽**叶淵**醉言舞于胥樂**音洛**兮**

興也駜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群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合參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若非君臣之相與也非禮無以嚴其分非燕無以達其情故駜然肥彊之馬則四馬之皆黃矣我侯與群臣之燕飲也則夙夜在公君有君之儀臣有臣之儀皆明明而辨治矣燕必有舞則持其鷺羽或坐或伏振振然如鷺之下舞必有樂則坎其擊鼓不疾不徐咽咽然其聲之長斯時也飲焉而醉醉焉而舞君臣之際懽忻交通死乎鹿鳴天保之遺風也其相樂爲何如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與其燕飲之善下是盡其相樂之情也與無取義只是用駜字與起用在公字相呼應耳夙夜二句雖兼君臣還重在君上昆湖云夙

夜是或夙焉在公或夜焉在公非自夙至夜之謂在公內須點出飲酒意下醉字方有着落此見國家閒暇政事少休之時君臣相樂不然無夙無夜荒耽于酒豈有道之世乎義明明只就君臣威儀上說辨則不遜治則不亂所以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上舞字以舞者所執之鷺羽言下鷺字狀其如鷺鳥之下鼓所所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通指倚人說不是君臣自舞也或云玩註醉而起舞以相樂須兼君臣言方見相樂似太泥胥樂總承上來方山謂二章俱以于胥樂兮作在句不必只粘醉言舞此說得之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合參有駜有駜則四馬之皆牡矣我侯與群臣之在公也則或夙或夜而飲

酒矣燕必有舞則鷺羽振振有如鷺之飛舞必有樂則鼓聲咽咽而與樂相
參斯時也獻酬屢更必醉而後言歸上下之間和怡無間信乎蓼蕭湛露之
遺休也其相樂為何如哉
析講 此章上四句與意同上飲酒要見乘此無事而獻酬交酢以飲酒意醉
言歸者言必醉而始歸正以相樂也蓋君設燕本欲臣之盡歡以為樂而臣
必醉而後歸以樂君之心豈不是相樂耶○孔疏上言于下下此言于飛是既
下而飛去故如與群臣醉欲退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許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叶羽已反**君子有穀**
貽孫子叶獎里反**于胥樂兮**
賦也青驪曰駽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貽遺也頌禱
之辭也
合參 有駜有駜彼乘駽而駽服齊矣我侯與群臣之在公也則夙夜載燕

而樂無倦陳矣今日之樂如此我當何以為願哉彼我僖世守上田之封固
嘗有豐年矣若年有不登非國家之福也惟願自今以始樂歲相仍上以需
國用下以贍民生一人之慶普而為千萬人之慶也我僖素秉禮義之教固
嘗有善道矣然善有不傳亦非國家之福也惟願君子有穀貽厥孫子上以
承天命下以保人心一世之善行而為千萬世之善也夫然則國本以固國
祚以昌君享其休臣亦蒙其福而燕飲以樂太平者悠悠其未艾矣其相樂
也何如哉夫既道其燕飲之樂而又致夫頌禱之詞如此忠愛之情亦可見
矣
析講 此章上四句是燕飲下是頌禱以相樂也載燕內要補樂無倦陳意見
君恩及于臣者渥矣故下文遂頌禱之自今句固向分足民意後看自今句只
管歲其有句不專有穀歲亦歲歲無窮之意也有穀句要說如德政文修文武
具備皆是不專指禮教信義說年穀登則人民足而國本固善貽後則子孫
賢而國祚昌然後燕飲可永故魯公雖歲穫豐年猶望善道而又願其歲歲
大有世世式穀以致頌禱云耳此有以見家萬世為禱意于胥樂兮言能如
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熙之盛微臣亦得承被其
休矣若臣俱醉固見相樂而臣視其君亦見相樂須不忘規君悅其臣毋以
晉頌之參而小之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慶源輔氏曰駜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
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
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泮水章

序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全旨 此詩前四章是修內治後四章是服遠人要見既飲以下俱為頌禱之詞
一章言魯侯親學而大得乎人二章言其至學而善教乎人三章始及燕飲

而願其以道服衆四章是願其化民法祖五章以下皆是願其服淮夷之事
但明明章重以德服之濟濟章重得人以服之角弓章重武備與謀猷服之
末章則言其自來服也○按詩說通章只重一德字德之工夫是敬德之昭
格處是孝文武即是明德德即是其道道即是下文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合
之則一也○又曰全章只重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蓋一個作字括盡前四章
一個服字括盡下三章允文允武亦乃前後最關鍵語前四章允文二字盡
之下三章允武二字盡之

思樂音洛**泮**音判**水薄采其芹**音勤**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叶其斤反**其旂茷茷**音旆**鸞聲噦噦**
音誨**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
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雍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芹水菜也戾至也茷茷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合參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君謂建國君民立教爲先而化民成俗必由于學故公之視學也尊無可美者乎思樂我此泮水也有芹生焉則薄采其芹矣我侯之至止也車行而旂建言觀其旂則茷茷而和鸞馬動而鸞鳴聞其鸞聲則噦噦而調和矣斯時也臨典載舉人心樂從凡魯邦之人無小無大皆從公以至于此于以觀其講學而行禮焉是始至于泮而得乎人心者如此

析講此章上六句興魯侯蒞學之儀下言人心之樂從思樂二句不過直賦其事而曰賦其事以起興者蓋用采芹見旂鸞相呼應之語也樂字在崇儒重道上說振文教于久廢之日中國臣民與遠荒觀望皆係于此豈不樂乎毛傳天子辟雍諸侯泮宮采芹意輕帶言之陸農師曰芹取其馨也藻取其文也茆取其味三者皆有義存焉戾止小要見臨典一新蒼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旂猶旹也鸞猶皆也以戾止于泮頓覺其茷茷焉噦噦焉自魯人

見之也其馬蹻蹻亦此意按小大鄭氏以臣之尊卑言李氏以國之長幼言通解照有德有造則亦長幼之義也從邁觀其講學行禮也要想見當時一段踴躍樂從光景如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或云從邁不是圜橋觀聽實欲親其教也故次章即以教字承之○備旨曰儀衛之盛不足爲美以之視學若捐而華矣所謂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也蓋文教聿新人心樂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叶之繞反**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興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

合參思樂泮水有藻生焉則薄采其藻矣我侯之戾止也其駕車之馬則蹻蹻而盛矣其崇儒重道之德音則昭昭而明矣斯時也載色載笑而平易之可親非怒不形而教教之存焉時使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以慰于道之心焉是臨至泮而教乎人也如此

析講此章上六句興其蒞泮而儀容之盛下言其善教乎人也其音雖是崇儒重道之音只須在蒞泮上發揮蓋車馬一臨辟雍實爲贍儀人皆知之故發音如此昭彰也色笑與匪怒只一正一反總是和顏色以教之宛然如家人父子之相親也平易近民寬以敷教則不言而飲人以和從公之衆如在春風中矣教即敷綱常布倫理而提撕警覺意所教之人即大小之衆聽皆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九反**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吼反**順彼長道、**叶徒口反**屈此羣醜、**

興其事以起興也茆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合參思樂泮水則薄采其茆矣我侯之戾止也嘗施教之暇則在泮飲酒矣吾將何所願哉惟願飲此旨酒滋元氣而順天和永獲乎難老之休焉又願

順此大道重禮教而崇信義以屈乎羣醜之心焉斯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正興其飲泮之事下頌其獲壽而服人也既飲四句以永壽服衆平看勿以飲酒昔難老非藉酒以介壽也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耳難老者祝之以其所難也必兼君德清明政治修舉于難字義始備在泮而先以壽期不可與作禱爵致祝之詞即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順長道自魯侯身上用力言大道雖指禮教信義然亦勿泥定止此如本有義正禮陶與和亦是長者經久不易之謂屈者自我屈彼而致心悅誠服之謂羣醜指魯國之衆言非淮夷之醜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合參不特此也又願我穆穆魯侯德之備于己者敬以明之使洞然無私欲之蔽威儀之著于身者敬以愼之使翼然有中禮之休則內外交養而本原之地以端動靜不違而會歸之極以建不爲下民之法則乎又願我侯經邦有道允乎其能文焉戡亂有方允乎其能武焉上以昭格于周公下以昭格于魯公而靡有不孝焉若然則繼述之責以盡而烈祖將貽之以多福矣不亦日求伊祜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願其修己以化民下四句願其孝先以獲福人君下爲國人之趨向上爲祖宗之付托故願之如此敬明其德所謂敬以明之也蓋德體本明而用功在敬也威儀即是明德流露處詳其德以敬而明得于德之隱而不以敬而愼之乎二敬字重看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允文句不徒爲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爲耀兵之觀也皆主德言一說文武不平須合文于武看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守家訓而作費誓皆是有文武之

烈者二公而下代稱守文而武烈不競故必文與武合斯有光于烈祖即此是昭假即此是孝靡有不孝只一無遺憾之意伊祜只自求多福意○此章德儀服民屬上文內治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邊外攘一邊是通篇關鍵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北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音[illegible]　叶況壁反）**淑問如皐陶**（叶夷周反）**在泮獻囚**

[illegible]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合參且文武一道也文謂顯者武烈亦是內外一體也內治修者外侮亦息淮夷之爲魯患久矣亦將何以懾我侯乎蓋我明明之魯侯也愼修以端天下之表而德之原于天者有以復清明之初自強以立天下之極而德之備于己者有以去拘牽之累則雖無意于淮夷之服而服之者有本矣今其作是泮宮也其必先聲所動有以馴桀傲之心威德所敷有以革強暴之習而淮夷自爲之攸服焉吾知猶敢非所以爲也侯之臣殆必有矯矯虎臣以任夫獻馘之責者矣而獻馘者在此泮也殺降非所以爲武侯之臣殆必有淑問如皐陶以任夫獻囚之責者矣而獻囚者亦在此泮也是非虎臣之能爲力也固君之德也亦非文吏之能爲明也亦君之得也一德立而萬化從淮夷之服吾固有望于侯矣一時泮宮之作豈徒夫壁容之盛而已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願其所以服遠下四句言其得人以獻功正服遠之事也克明其德與上敬明其德不同上就体言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此就用言即修文德以來之之德作泮方山依茲謂振作之作亦牽強看來凡有事宮室便是興作修亦作也淮夷與魯接壤世爲魯患伯禽始封爰及干戈事在費誓左傳僖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以病杞十六年從齊桓公會于淮以病鄫則淮功爲魯人所深願而不可異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攸服不可作文

德感化而來如此則下獻馘獻囚便說不去矣作泮如何便服淮夷蓋泮宮所以講學行禮而出兵受成亦于斯也既作則先聲所動便有馴其桀傲革其強暴之意故淮夷攸服矯矯四句正是服淮夷處重在獻功不重得人繞其人對其耳獻馘也受其詢斷其罪獻囚也

濟濟（音上）**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剔）**彼東南**（叶尼心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illegible]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遏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譁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合參夫淮夷之服固本于我侯之德然不能無賴于多士也又願濟濟多士皆克廣其德心惟知爲國忠君之誠初無自私自利之意而行師之本立矣由是桓桓于征狄彼東南之夷其兵進而合也烝烝皇皇兵威極其盛焉不吳不揚師律極其肅焉有不戰戰必勝矣且師克而和無有以爭功之事告

于治獄之官憸以所獲之囚而獻其功于泮而已凡此皆克廣德心所至
有士如此非吾之所願乎

析講此章上二句願其得多士之賢下則因以成平夷之功也多士指將帥言下徒御方指士卒克廣句重看要見推廣忠愛之心以敵愾報國無一毫私便之圖也桓桓以下總本此句說桓桓四句自克敵之時言勇以立功也不吳二句自克敵後言和以獻功也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但不能推廣之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又何賊而能勝勝而不爭之有今當其過敵而進則勇于立功及其成功而退則又謙于居功總是克廣德心所致狄訓為遠蓋剔而除之使遠去也烝烝是眾皐皐是大總見兵威之盛不吳是不諠譁不揚是不輕躁總見師律之嚴不告于訩言無以爭訟之事告于獄官者觀彼所獻之囚猶已獻之一般功名之際能以德居矣三代而後大樹將軍之所以見美于後世也末要纖轉作泮意非魯侯作泮安能得人之盛如此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叶弋灼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脚反式固爾猶淮夷卒獲叶黃郭反

賦也觩弓健貌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合參夫多士克廣德心固足以服淮夷矣然使兵威不振兵謀不密何以為萬全之策乎安得角弓則觩然而健束矢則搜然而疾戎事之車則孔博而利于衝突徒御之眾則無斁而勇于立功以是弓矢車徒固足以克淮夷使之甚順而不逆矣然用兵之道貴謀賤戰又必審固其謀猷運籌決策而不為苟且之計則淮夷落吾勝算之中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飭武備以服遠下言尤重于謀也兵備雖較輕于兵謀亦不可把兵備全輕只不可與謀對看耳弓搜而矢疾車大而博總是器械之精其輕重在徒御無斁見人心之競蓋亦体德心之將士而為心者然亦不甚重還重在式固爾猶句孔淑不逆是一篇一反說有順命無違命也固叢不尋是兵謀要本明德來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密不可窺意卒獲言孔淑者終歸不逆者永不逆自今以往終當無不服不特孔淑一時而已所謂南人不復反也此指日後說方合頌禱之旨

翩彼飛鴞音囂集于泮林食我桑黮音甚懷我好音憬音景彼淮夷來獻其琛敕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憬覺悟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荊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合參夫淮夷既服則貢獻行焉彼翩然之飛鴞本為惡聲之鳥也今則集于泮林食我桑黮亦懷我以好音矣此蠢然之淮夷本為難化之人也今則憬然自覺其非而來行其獻琛之禮若元龜若象齒與夫荊揚之金雖非其地之所有者無不大賂于我焉蓋革心向化故用此以致其誠而百年貢固之寇矣是其永靖矣不有以慰我侯之心而遂吾人頌禱之情也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鴞若惡聲之鳥今變而為好音與淮夷本梗化之人今覺悟而效獻此興義也憬要見自悟其非知道不可以犯順裔不可以亂華也獻琛正見他憬處然此句且虛有元龜象齒等有南金琛以之大賂皆三項正其所獻之琛也淮夷所貢珠寶魚蠙雀元纖縞龜出九江象出南越金出荊揚今淮夷其地不產龜象其國不屬荊揚以一方之人而貢四方所有若搜珍剔異以致其誠不必其土之所有而後獻也上三章言有德有威有謀皆我所以服之之具然與其強使之服孰若使之自服故又頌禱之如此

泮水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魯人以為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

春秋之閟論其詩者向何過疑之有哉○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也無所考故不質其爲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爲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爲淮夷之病鄫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爲頌禱之溢詞也

閟宮

序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今旨此詩上八章美魯侯修廟而歸致頌禱之詞末章正言修廟之事也閟宮二句言魯侯修廟赫赫姜嫄至土田附庸原魯有國之由以見魯之所以有廟周公之孫十三句則言僖公因之以祭郊廟而獲福秋而載嘗四章又詳言致敬于廟而獲福天錫章又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末章詳言修廟之事

應韓首章閟宮二句意見得所以顧之者以其能修廟也○魯之有郊爲特典故因廟祀而張大其事不並重

閟(音秘)**宮有侐**(音洫)**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叶音隱)**無災無害彌月不遲**(叶陳知反)**是生后稷降之百福**(叶筆力反)**黍稷重**(平聲)**穋**(音六叶六直反)**稙**(音陟)**穉菽麥**(叶訖力反)**奄有下國**(叶于逼反)**俾民稼穡**(叶音色)**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音序)

賦也閟深閉也宮廟也侐清淨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稙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邰也纘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合參此詩蓋僖公修廟而作若謂閟之有廟所以崇先德而順民心也我魯之廟肥于中葉甚矣我公孝思奉先義崇祭祀聿新廟貌爰立閟宮淵乎其與以深也侐乎其靜以清也實實乎其基層之鞏以固也枚枚乎其結構之嚴以密也是足妥五廟之靈順萬民之望者矣然公之得修斯廟也亦有源流焉蓋我周之支也周后稷之胄也后稷姜嫄之子也姜嫄之厥德不回上帝之所鑒斯在由是無災害之害終十月之期而是生后稷焉夫既生后稷矣使不降之以福寧不虛生聖人乎于焉降之百福有黍稷重穋之異名有稙穉菽麥之異種凡洪荒之世所未有者自稷之生而始呈其瑞矣堯乃寵以農師之職封之有邰之地分茅胙土非但推其樹藝之能開國承家行將責其播奏之績也稷也簡命既受于帝廷稼穡遂教于天下凡夫稷也黍也稻也秬也莫不降之于民而稼穡之利遍及于下土之廣矣是向也禹平水土黎民尚阻饑也今后稷教民稼穡而使民得以粒食是稷之功不有以續禹之功乎后稷爲我魯開基之祖蓋如此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修廟制度之美下言后稷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皆推其所以有廟也閟宮提起有侐另講惟深閉故清靜實以制度言言下之磐基固也枚枚以工夫言言上之結搆密也不可以實枚即爲有侐廟始于有國國始于有周周始于后稷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赫赫六句降生之事重在生后稷降之九句受封之事重奄有下國其德不回處講或指禋祀誠敬言之百福即下四句百穀云百福者以其能立民命養民生也黍稷句以黍稷爲主重即黍稷之先種者穋即黍稷之後種者稙穉句以菽麥爲主稙即菽麥之先種者穉即菽麥之後種者下稻秬也包在內下國以邰言奄以其有功于民故封之于邰不可作未教民先受封說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后稷也俾民稼穡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此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含有教民意此是既爲農官與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上奄有是稷始有國下奄有是從稼穡之教徧天下指其所教之地言也纘禹之緒帶在奄有句上講禹之平水土稷之教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也蓋禹平水土雖稷教民種何自而施其功非稷教民

種疑禹治水民何自全惟前後相承故云纘也垦在稷上勿以爲功相配
閟宮以群廟言魯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又以周公皇祖句
觀之此閟宮蓋合群廟言也○降之百福至之緒是天爲民而篤稷稷奉天
以粒民一串相承非是對說○通解黍稷重穋三句是自己稼穡即誕后稷
之穡一章之詳俾民稼穡以下是教民稼穡即誕降嘉種一章之詳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音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叶上與反）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音頓）商之旅克咸厥功（叶居五反）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叶子古反）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叶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
有翦商之漸矣屆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
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啓開宇居也

合叅迨夫后稷之孫曰大王者自豳徙居岐山之陽人心歸而王迹著實始
有翦商之漸矣至於再傳而文王又再傳而武王能纘太王之緒致天命絕
商之極在于牧野之地當時人心亦知天命之必然而力贊其決皆曰此舉
也王其無貳無疑上帝實臨汝矣于是武王奉行天討殄伐大商而此治商
之旅咸有輔佐之功若周公則元勳之烈也成王嗣世而念功乃呼周公而
謂之曰叔父之功大矣欲封一身則王朝輔相不可以無人我將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而膺列爵之貴大啓爾宇而錫茅土之富使之藩宣屏翰承爲周
室之幹而與國咸休焉

析講此章十十二句是原周公輔相之功下言成王分封之意所以著有魯
之由也總是要說到封爵上去翦商言其剛勢與隆殷發有翦商之事非謂
大王有此志也猶統以幽統言雖載文武而致天之届以下則專就武王說
要知武王牧野一舉乃天命盡頭處正見紂惡貫有絲毫未盡天命有絲毫未
絕武王必無絲毫發師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與然商命
之絕實由周命之於則天之去商若周致之者然無貳二句是衆人知天命
之必然而贊武王之決也敦商之旅二句通指輔佐之臣如亂臣十人是也
周公之功乾在克咸句內說此見周有天下而周公之功懋矣下遂述成王
告周公以分封之意王曰二句見功在王室叔父不可無封而錫時仔肩冲
人不可無輔故叔父則留相而元子則出封也侯以列爵言見非伯子男之
列宇以分土言見非五十七十之封爲周室輔不專重輔國要說與國咸休
方合報功意○楊伯祥曰文王以服事殷至武王始受命乃直言纘太王之
緒而并及于文何哉太王自豳遷岐基業始隆若使二王不墜無論節而大
之即墮其先業亦自甚易然則得以成其爲周非纘太王之緒而何豈必太
王先有其心子孫竟克其志如後世曹馬纂繼世成篡者哉何拘儒牽泥于
必迹閒而議論紛紛也○翦商句楊升菴辨之極詳按升菴引胡庭芳說云

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未遠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則太王當日必無翦
商之心皆謂古公亶父之賢而翦后羿寒浞之禍心乎此論最妙○附時論
與周都太王也翦商都非太王也蓋太王于商無可翦之隙無能翦之勢并
無欲翦之心曷言乎無可翦之隙太王遷岐在小乙二十六祀時去盤庚未
遠不三祀而高宗立上有恭默之君下有夢賚之弼商家五十九年中興之
盛適與亶父相終始斯時威德所服岐周不遜岐陽一隅豈敢獨生覬覦心
至高宗崩而太王亦已老矣曷言乎無能翦之勢大王遷岐避狄難也珠玉
幣皆已昇獻則府庫必虛父兄者老從得相依則兵力必弱後雖作域漸
拔生齒漸繁然播遷之餘僅可復故豈能一二十年中倖致富强乎夫始也
棄累世之業不能與狄人爭尺寸之土繼也撫新造之邦而欲與共主爭天
子之位則勢必有所不能曷言乎無欲翦之心太王雖聖而商之祖德未衰周
原雖美而商之福具正長況無隙之可乘又無勢之可恃而遂挾一翦商之志

此與徐偃之受命何異故率來胥宇但爲安宅計非爲王氣所鍾也亶甫立
亶但爲聚族計非爲王業所成也舍伯立季但爲寄國計非爲天命所集也
信乎太王當日未嘗有翦商之事併未嘗有翦商之心也然則詩人歸功太
王者何周之興發跡于后稷振作于公劉頓于太王而太王獨處其艱蓋
后稷封邰周上承帝命而公劉遷邠不得不强敵惟太王當流離顛沛之
中衰保族寧家之計是所造周室者太王也故不殊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見
太王之功即定鼎洛邑卜世卜年何莫非文王之功不殊仁不可失從如歸
市見太王之德即六州景從入百乘腳何莫非太王之德謂太王典邠可即
謂太王翦商未可否則有二既歸文王尚率商之叛國以事紂而岐山初承
之日不臣之節太王先自蹈之無武乎稱王改元世之疑文王者紛紛也要
之太王王季文王皆商之純臣而無翦商之志不享雖是即武王亦何嘗遣
翦商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奖里反)龍旂承祀六轡耳耳(叶養里反)春秋匪解(音懈叶訖力反)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虛宜叶虛何二反)是饗是宜(牛奇叶牛何二反)降福既多(章移叶當何二反)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合參大成王既示周公以分封之意矣於是乃命魯公使之侯于東方而列爵貴矣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分土廣矣魯之有國實於是乎始也然我魯之國既於是乎封而郊禘之典亦於是乎錫是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曰僖公者得以纂先世之休而舉郊廟之祭建龍旂之陽陽馭六轡之耳耳焉其致敬于廟也順春秋以修厥祀而無有懈怠盡志物以用享而無有差忒所以享親者誠矣其致敬於郊也則主以皇皇之后帝配以皇祖之后稷而大享之禮牲用騂犧所以享帝者誠矣惟其享帝之誠也故郊則天神格而后帝后稷莫不是享是宜降福爲之既多焉惟其享親之誠也故廟則人鬼享而周公皇祖皆來格來享亦降福于汝矣我侯之郊廟獲福如此是固我侯仁孝之感而亦吾人之至願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叙先世受封之典下言繼世奉祭之福俾侯于東內號包命魯公以孟春郊祀上帝意顯衆見稱其名山也淮沂河濟其大川也常許邾滕其土田也句須顓臾其附庸也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此見我魯之國於此乎肇亦郊廟之禁于此乎錫矣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下句不過紀其世系耳龍旂二句以承祀字另起而以龍旂對六轡句總言郊廟承祀之儀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祀言皇皇三句以郊祀言一說龍旂四句爲廟祭一說龍旂二句爲郊祭春秋二句爲廟祭俱未妥按禮明堂孟春建日月之章祀帝于郊謂郊爲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矣故以龍旂四句爲廟祭者據此見也但不必從又玩註謂春秋爲錯舉四時可見春秋二句從廟祭說無疑若郊祭則但孟春行之安得有四時也匪解是以時祭祀而不怠下章秋而載嘗二句即匪解之一也不忒禮與物無過差也下章白牡二句即不忒之一也皇皇二句以上帝爲主后稷配上帝者也騂犧享上帝者也是饗二句就郊祭獲福言周公二句就廟祭獲福亦是饗之饗來享也宜者無怨恫之意降福既多將合天錫章看周公皇祖專祭者周公配祭者皇祖群公也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爲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群公福女于四章至七章見之亦宗根郊來總上既字此章先言廟祭指四時修廟也此詩爲修廟而頌禱故言廟

祭獲福猶謀其所稍儀亦不外保宙與壽考也。按古義李氏曰禮記之表如禮運以爲魯不當郊禘如明堂祭統以爲魯當郊禘當從禮運之說楊與云魯之僭禮何始也曰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于桓也閔一年書日禘于莊公禘之僭始于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于僖也魯頌閟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己乃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欺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謂依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稽士按如上說甚明然仰以爲成王賜之而伯禽受之此篇亦本重廟祭郊只暗說魯蓋自張時典因邁言之觀上下文理可見也又詩云龍旂不及日月蓋建龍旂以別日凡期孟春以異冬至猶是僭禮之中小心處不必逐項俱擬天子也據此兩者之謠或以爲成王有賜或以爲成王未有賜皆未可知。然朱子于書于經直書其存疑或以得命而用之猶可言也非得命而自用之不可言也始誠魯之借名文過宗可歸過于君而不實天下以無君之大惡之意歟予于此終不能不爲之耿耿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叶戶郎反又**白牡騂剛、犧尊將將、**叶七羊反**毛炰胾羹、**叶盧當反**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去羊反**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炰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遺音也大羹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

合參然我侯致敬于廟而神歸之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廟也彼祭莫尚乎嘗也故秋而載嘗將以伸夫悽愴之懷夏而楅衡預以遂其肥腯之性先時而戒其牲也祭莫嚴于分也故周公則以白牡從乎殷而不敢上同乎文武魯公則以騂剛尚其赤也而不敢自異於王制因人而別其牲也有犧尊焉小宰蒞之將將如也有毛炰焉封人司之芬芬如也而胾羹亦列之堂上矣品物何其豐乎籩人供籩所以盛脩核者此也醢人供豆所以爲菹醢者此也而大房亦陳之門內矣器皿何其具乎乃宗伯既將其誠以秩天地之序司樂復展其技以動天地之和洗籥秉翟所以爲文舞也而抑揚升降咸按次而應節焉朱干玉戚所以爲武舞也而俯仰綴兆更窮態而極變焉萬舞何洋洋而盛耶夫禮備樂和以祀先如此由是神之格之孝孫不有慶乎殆必其慶之所萃者俾爾昭明高朗既若是其熾矣且畢厚多益而極其昌焉俾爾多歷年所既若是其壽矣且壽考維祺而極其臧焉于以保彼東方之地使魯邦常爲吾君之奄有不虧不崩而土宇無侵削之虞不震不騰而干戈無擾攘之患也又願得壽考之三卿爲吾君之明股老成練達同心共濟于以保國祚于悠長有如岡如陵之固焉是非莫大之慶乎

析講此章至保有是祿皆是詳言致敬于廟而蒙福也上七句敘郊祭禮樂之盛下顯其獲福之隆載嘗亦似禮也萬舞何樂也要見用天子禮樂云秋嘗楅衡是先時而戒其牲見禮之預悖曰諸侯夏礿則不禘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言秋嘗深時以該四時也牛觸則害故楅衡以止之白牡騂剛是因人而異其牲見追遠之義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尚以此于采其祀魯公以侯禮故從周之尚以遂其時祭也是祭器小宰蒞之犧尊以盛

猶將盛美也毛氏一犧犧羨二犧封人司之羞人供羞以實籩豆人[illegible]
豆以薦俎從大房以載牲體亦陳之門內也總之是物有常品有常數[illegible]
豆之屬周公之事十六群公之事十二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竝[illegible]之數以
三牛為之籩以五奇陽之義也萬舞兼文武言蓋二舞之總名曰萬舞也文
舞籥大夏象文德也舞師掌之武舞舞大武象武功也師干掌之周公用八
佾羣公用六佾洋洋是盛美此言祭而祭在其中有熟祭而獲福也本禮備
樂和承宜盛說俾爾以下正有熟之實直皆刻畫無是若止俾備者神實使
之也要見周公皇祖福女之意俾爾六句一直說下言使之享福壽以常保
其國也熾昌是福即所以保壽臧是壽即所以常福與壽合故曰保彼東方
使魯邦常為吾君所有而無虧崩震騰正所謂常保之實也方盛為熾無所
不盛為昌有年為臧雖截為各兩字相聯重下二字不斷如日常盈也不
崩如山常固也以土地無侵削言不震如地常靜也不騰如水常平也以人
心無叛離言末二句頌其壽考之作以顯常保之運三壽只作三卿說非

中使有老成持重諸卿世故意作朋者志同道合以相尊前後羽翼左右也
保昌如岡陵本使國家安于磐石若泰山而四維之矣○陳伯玉曰白牡騂
剛朱子有明說矣說者申之曰周公有王禮不敢與文武同故用白牡者避
嫌也魯公則無嫌故從時制諸侯度也夫曰避嫌則于有王禮之意仍用
諸侯則于無所嫌之嫌亦欠妥我齊云魯祀周公以王者之禮若更有騂剛
全用天子之禮故用白牡則少異于文武矣祀魯公本是諸侯之禮故用騂
則亦無嫌○顧麟士云呂東萊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
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
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于二舞
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蓋籥舞羽吹籥故也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
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簡兮與商頌何為獨言萬舞而
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吾
觀朱子曰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階孔安國云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是
干舞亦得云文舞矣左傳將禘而問羽數何休說云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
夏小正萬入用籥是羽舞亦名萬矣息媯聞振萬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
是干舞名萬矣依左傳疏萬是舞之大名孔傳干亦文舞者蓋取干以自蔽
不主發敵故云文其實干是武舞也萬舞為干舞自是大戴公羊之誤左傳
注已不依用魯頌萬舞洋洋商頌萬舞有奕商魯之廟其舞豈應存武而廢
文耶毛釋萬兼干羽而言義優于鄭又何休云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故舞名
萬殊不知商已有萬舞矣如此核據精詳即為麟士之檠書也

公車千乘(去聲叶神陵反)**朱英綠縢**(音藤)**二矛重弓**(重平聲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胄朱綅**(音侵叶息稜反)**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叶時陵反)**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叶方未反)**黃髮台背**(叶備寐反)**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叶特計反)**俾爾耆而艾**(叶五計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叶暇憩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千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
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
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
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
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謂
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
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眾也戎西戎狄
北狄膺當也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
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
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合參然此特其大略耳神之降福於君者又豈無可詳言乎蓋我魯素以禮

義翠於列國而我公又以武事振於當時彼有田必有車我公田有萬乘也
車則千乘焉其在車者右焉持矛有朱英以爲之飾左焉持弓有綠縢以爲
之約矛必有二利擊刺也弓必載重備折壞也公車之盛益如此有車必有
徒我公車雖千乘而徒則用三萬焉其爲徒者皆戴于首有文貝以爲之飾
貝以飾冑有朱綫以爲之綴離合進退之間增增乎其甚衆也公徒之盛又
如此以是車徒膺彼戎狄懲彼荆舒將必同風而效順者孰敢當其鋒乎武
功之若如此則所以昭格烈祖者殆不止于礼樂之明備已也故今廟祭一
舉而神錫之福俾爾福既昌矣且昌而復熾焉壽既得矣且壽而復富焉又
必黄髮台背而獲壽考之徵而又得老臣之壽相與引翼以共成乎化理焉
然又不徒昌而熾也且既昌而益大焉不徒壽而富也且既耆而益艾焉又
必萬有千歲而極其歷年之久不惟享秀眉之壽且無有後艱之害焉此其
福壽之無疆益非徒爲一身之時然矣

析講此亦承上章致敬于廟而言但上主祭祀此主繼述說益能伐遠成功
亦善繼善述之孝而致敬格神之有素也故承以上美其武功之盛下願其
獲福之隆公車六句皆是出師之事或以公車三句爲國賦盛公徒三句爲
師衆盛不可從朱英二句承公車句說總歸于車之盛貝冑句承公徒句說
總歸于徒之盛朱英飾矛不謂以朱羽爲之懸于矛之上句也綠縢所以約弓
謂以繩約之使弓體正也貝冑而朱爲綫只是一件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
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謂之膺我伐寇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三句有無
敵意當直說勿作未然看僖公常伐楚而詩人并言戎狄者蓋魯乃秉禮之
國武功不足故誇大如此有此武功便是善繼善述便是致敬于廟而爲錫
福之本矣此處須點出今日廟祭一句方不脫章旨昌熾以福之可大言壽
富以壽之可久言昌是年富之盛謂後來之日尚多也黄髮台背欲君享有
壽之徵也壽胥與試欲君得有壽臣之佐也此句要重君上昌而大有賢臣之

贊佐于無涯意者以老言艾以養言勿以六十日耆五十日艾說萬有千歲
極言其時之久意非萬年之外又有千歲也眉壽無害則壽考且寧矣言得
有壽之吉也未要見保武功于不窮意○按王制百里之國出車千乘徒則
十萬然空國而行非所宜也故公徒則三萬按魯地其寔不滿千乘三萬是
寔說千乘是夸詞嚴氏所謂三萬千乘不必求其數之盡合是矣

泰山巖巖叶魚咸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叶卜工反淮夷來同莫不
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
之國也

合衆然神錫我侯非但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也吾見泰山巖巖既爲魯邦之
所瞻龜蒙二山既爲魯邦之奄有又必藉宗廟神靈之力東焉遂荒大東而
至于近海之國南焉遂荒淮夷而無不來同之人凡諸國莫不傾心向化而

率從也如是則闢地廣土實彰廟算之奇而招降納貢足徵德威之感凡先
世之所未服者今皆有以服之矣非魯侯之功而誰功哉

析講此章合下章皆本致敬于廟來欲神默相之而獲福如此也在三句分
末句學脉首三句太山龜蒙是已有者大東海邦連屬于東淮夷連屬于南
皆未有者太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爲望孔氏曰春
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詩龜山之北田也曹氏曰龜則鄒之龜山蒙則
費之東蒙山遂荒直貫至淮夷來同率從總承大東以下來同無携二之意
率從無違逆之意魯侯之功是魯人歸其功也方山云此句專在服未有上
說不必帶保已有意看來帶說畧畧粘補亦不妨

保有鳧繹叶弋灼反遂荒徐宅叶達各反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叶莫博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
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

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合叅〕不特此也兗之東有鳧山我侯已保此鳧矣鄒之南有繹山我侯已保此繹矣又必藉祖宗五廟之靈東焉遂荒徐宅至于海邦而兼有之南焉淮夷蠻貊及彼南蠻而皆統之凡此諸國皆向吾之化莫不率從懾吾之命莫敢不諾也如是則辟王討貳非惟盡屏翰之忠而兼弱攻昧亦無愧繼述之孝不有以順我侯之心乎蓋所謂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此也寧非吾人所深願哉

〔析講〕此章首句分末句畧斷見釋是已有者徐宅海邦連屬于東淮夷蠻貊連屬于南皆未有者遂荒亦貫至南夷莫不率從二句亦總承徐宅以下率從是華心向化之意諾是應命聽令之意魯侯是若謂東望無不慰之奚南顧無不協之願也不可錯認作遠人順魯侯之欲說合上節俱要照周公皇祖福女意〇此二章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功隆一是保邦而服遠其志遂反

覆其詞專以擴充土宇爲說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上願其保邦只是福此願其服遠方是功〇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言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願望于公也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叶羽已反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弒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合叅〕夫神之福君如此天之福我必何如而後可以致吾頌耶我侯嘗致敬于郊故天錫之以純全之福焉純嘏維何蓋有魯而不能保保而不能燕

可謂福乎而居壽保魯常爲百神之主矣有常而侵于齊有許而易于鄭可謂福乎而居常與許復其周公之宇矣此猶曰屬于身外也而一身之中事忤忽生孰與悟愉之爲樂優悠自適孰與拂鬱之難堪有是哉魯侯之燕喜也夫燕喜止于身耳而妻之與母天之令也是不可必矣而令且壽焉仰事俯畜其遭甚奇也夫令壽僅于家耳而大夫庶士人之合也是不可强矣而無不宜焉君都臣俞其遇甚良也由是而之于邦家也崇高以履之所爲包桑之繫益成以無亡之安有朽索之虞公之受祉亦既多矣然猶未也又錫之以黃髮兒齒之壽豈非期頤之徵保艾之應數之不可量而受福于無窮者乎天之錫公如此正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也又非吾人之所深願乎

〔析講〕此章申言致敬于郊而獲福也此即所謂是享是宜降福既多者首句分上言天畀之以全福下詳其全福之寔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言之重眉壽上保魯是保已有常許是復固有諸侯有大德受采邑于京師將

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嶽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復之爲願居宇正見恢復意燕喜四句以身家朝廷邦國四平看或以燕喜提起以邦國句承之亦可令妻見助之者壽母見成之者遠會于十以釋齊人之訖聲姜之善也禘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宜者明良相得爲國家喜起之慶即宜民宜人之宜是魯侯宜之也或謂大夫庶士宜于其位亦可邦國包魯邦侵地在內此數語有身用休家用康朝廷正邦國治之意故總承之曰既多受祉末句本上眉壽而言不特爲壽而已也又寔有黃髮兒齒之徵其壽正未有極也而多祉將永受之矣〇附〔胘論〕僖公所云令妻聲姜也聲姜之前有哀姜哀姜不令也以其有孫邾之罪也又有文姜文姜不令也以其有敝笱之刺也聲姜之後有出姜出姜可謂令也然哭而過市則已賤又有穆姜穆姜可謂令也然歸而在衰則已過獨聲姜當安定勝居夫人位

可不謂令始令終焉且雅之會齊桓以滅項故止公勢亦岌岌矣及夫人朝以會而僖公夕以釋則聲姜者豈獨詩人令之後之人亦孰不令之若夫僖公之母非成風乎公之立也成風闗季友之由遂事之而屬公焉是公之立母之力也即井陘之戰因母氏之一言而懸門魚門不敢自悔僖公蓋甚尊乎母也尊之必愛之愛之則願其壽僖公之心也若是乎詩人之頌之者徒以得僖公之心乎然吾觀聲子以下爲魯夫人者如成風蓋亦賢矣賢而致頌非徒以得僖公之心也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 叶逋莫反 是斷是度 斷音短 度入聲 是尋是尺 叶尺約反 松桷有舃 桷音角 舃叶七約反 路寢孔碩 叶常約反 新廟奕奕 叶弋灼反 奚斯所作孔曼 曼音萬 且碩 同上 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舃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合參 夫郊廟獲福吾人所以報廟于我侯者以其修廟故也而所修之廟何如彼徂來之上有松焉新甫之上有栢焉皆可以資宮廟之用者由是或斷之刀鋸以成其質或度之繩墨以審其宜尋以度其長尺以度其短是廟之方作而備材制用也如此迨其成也以松爲桷則有舃而大以路寢則孔碩而弘廟之新也殆奕奕然其偉觀矣是廟之既成而制度改觀也如此然果誰之所作哉我公主其事于上而一時敎護之勤章程之課以董其事者寔奚斯之力也是以廟制深長而孔曼規模宏大而且碩所謂閟宮有侐寔寔枚枚者此矣萬民不是若乎蓋周公創業而有功群公守成而有德皆吾民之所仰望而欲祀之于末世者今新廟之作則所以安周公之靈者在是奉群公之祀者在是不惟有以慊我侯報本追遠之心而寔有以順萬民崇德報功之念矣向非修廟之舉則猶有未愜而何以得此于民哉此我公之修廟所以爲可頌也歟

析講 此章正詳言修廟之事而表其有以順人心也與首章閟宮二句相首尾蓋此詩爲修廟而作故以是始終焉松栢只是山有松栢可用尚未取也至是斷二句方是取之斷者截之于二山之上也度者審二木致用之宜也長者尋之短者尺之俱作廟事下五句則成廟事松桷句對路寢句新廟句另看寢在廟之後藏衣冠之所也廟在寢之前奉祭行禮之所也只就此二句看以後寢前廟相對爲是舉松桷之大則其他材木可知舉路寢之大則其一廟之規制可知雖僖公特修之而以其渙然一新故曰新廟以其重改換規模非僅補葺之而已故又曰作主之雖屬魯君而監護督課奚斯與有力焉故曰奚斯所作曼以廟之遠亘言碩以廟之廣大言本上孔碩奕奕說亦須應轉閟宮二句意是若喜群公周公之神有所安也言萬民則魯之君臣可知矣此詩于魯侯是若見魯人所以慰其君于萬民是若見魯君所以慰其民也註敎護指令也監視也屬工付工以事也課章程考工以能也

定宇陳氏曰僖公修閟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又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閟宮爲姜嫄者固非毛公以新廟爲周公廟者尤非也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脫一句 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古義三百五篇之中以一百二十句成篇者僅見于此○閟宮頌僖公也然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記僖公廟祭之非禮也書四月郊不從譏僖公郊祭之非禮也此詩所頌無乃因其所短而稱願之與其惓惓于徐淮之服從而必先之敬神明任賢佐又寓規諷之意矣○李曰魯頌四詩惟閟宮獨爲可疑如駉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駜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雖其事僖公未能盡之然所褒之事猶爲可褒也至于閟宮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與吳爭長如此爲甚且如閟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于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

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乃盛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爲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爲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復周公之宇亦爲可疑也○新安胡氏曰稱謂閟宮是依倣殷武首言高宗伐荊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于壽考且寧遂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閟宮首言僖公世系次及承祭祀攘戎狄復境土後頌其壽考亦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激閟宮張而誇耳先儒因此詩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者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爲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爲頌禱之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句○考之春秋僖公首不書即位此王法也新作南門譏不時也西宮災紀異也獨其閔閔雨而與民同憂喜雨而與民同樂爲可取耳說者謂魯詩諛觀于此言尤信

詩經正解卷之三十 商頌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 荃蓀右 仝輯

門人 朱家佾文列
甥 張來儀廷顏 仝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璜章玉 仝閱

商頌四之五○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于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諸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孔氏曰契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契至湯爲十四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各湯有天下遂以爲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爲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宗號也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于殷蓋封微子于宋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命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爲上公以奉湯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嘉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避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孔疏周用六代之樂故得有商頌然自夏以上無詩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存○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若是商時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于周頌曰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雖奧文自奧非宋

人所能作。祀末無斁孔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毎事不忘先而況
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魯頌而夸誕僭踰極矣存商頌志從先之
樂其所自生也。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盖
以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狩述職何以不陳其詩亦是無貶王客之義
也。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州今亳縣屬直隸鳳陽府穎州。按
古義序書謂契始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冥往河治水子亥遷殷
孔甲復歸商丘湯遷亳殷祭謂湯又自商丘遷西亳凡八遷也皇甫謐云
蒙北亳穀熟南亳偃師西亳蒙有景山亦謂景亳三亳惟亳爲本名地在
商丘故湯有天下仍商舊號景亳本名殷子亥遷殷即此偃師固名以武
王克商偃息師徒于此湯初名爲西亳自成湯歷八君皆居亳後是胥相
耿庇奄皆在河北至殷庚遷于北蒙曰殷始化河南因更國號曰殷歷至
武丁皆居殷及武乙又去殷遷河北

那一章

序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
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全旨 通詩重作樂以奠先之格上上四節是備舉奏祭而推其傳敘之遠末節
奠禱之享也○析言之首節言樂甚于將祭之時次節言樂盛于常祭之時
三節言樂盛于畢祭之時四節則推其恭敬由來之遠也此詩重在樂商人
尚聲故也敬即在樂中

猗叶音阿與叶音余那與置我鞉叶音桃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賦也猗歎辭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衎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
也

合參 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若謂昭神人之交者莫如祭通幽明之故
者莫如聲我商人之祀先尚其聲矣而果何如哉自其方祭之始言之凡樂
商人之樂其多矣乎但見樂之小者有鞉用以節樂者也置我鞉焉而凡樂
之小者無不備矣樂之大者有鼓用以說樂者也置我鼓焉而凡樂之大者
無不備矣將蕩其聲奏鼓簡簡而和大雖牲牢之未迎臭味之未具而和聲
所感已有以樂烈祖之神焉是未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析講 此節上二句言陳樂極其備下言奏樂感乎神也首句嘆樂之多只就
第二句見之嘆其多而只言鞉與鼓何也蓋鼓以統衆音鞉之小者置則衆
樂之小皆舉之矣此以鞉鼓淵淵之鼓言鼓之大者置則衆樂之大皆舉之
矣此以簡簡有奕之鼓言上方置之猶未及奏故下始言奏鼓當臭味未成
之際奏鼓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時諸樂皆奏特以鼓爲紀綱耳衎者是以樂
聲求神于陽以起在廟之聽也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商人
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通解此是欲以樂之聲音呼號而詔告于兩階庶
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註滌蕩猶搖動也此句是未發時事臭作烈祖已
衎說。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叶於巾反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
孫叶思倫反穆穆厥聲

湯孫主祭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
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
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
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
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註頗有脫誤今正之淵
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

合參 迨夫迎牲之後方祭之時爲湯孫者復奏樂以假于祖考而祖考來格

宛乎若得而見之使湯孫所思者已見其人之成而心由以安也其綏我以
思成如此然所奏之樂何如而能以假列祖若此哉但見鞉鼓則淵淵而深
遠管聲則嘒嘒而清亮是樂之在堂下者皆既和焉而彼此相濟且平焉而
高下適均雖堂上之玉磬其聲之和平至難依者今皆有以依之而無乖戾
奪倫之患矣于赫哉此湯孫也穆穆然厥聲之美誠足以形一時功德之盛
而衎烈祖之神矣思成之綏豈不有由然哉是方祭而音樂之盛如此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樂之格神下是贊樂聲之美正見其所格正見其綏我
思成處奏假是樂三闋之後而迎牲以祭的事思成者未祭而有所思及既
祭而居處如見笑語如聞愾若形聲之可接則是我所思者成矣成字妙可
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
不能安成則安矣綏字指列祖言要知綏我思成固是祖考之來格亦是古
人感格祖考之誠意非是一段精神凝聚澄心淨慮安得思而成之也彼此

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和平即指上鞉之淵淵管之嘒嘒所謂堂下之樂
也磬玉磬乃用以準樂者若鼓所謂石磬則用以止樂孟子所謂玉振是也
依者順而協之之謂堂上之玉磬其音清越最為難諧今鞉管之聲依之則
此樂何等和平也六怡磬最和平者其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
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此四句雖已是美意然未便說出至末二句
方總上而嘆其美所以能格烈祖而致思成也○安成劉氏曰既言管聲又
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
質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庸鏞通斁斁然盛也奕奕然有序次也○承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
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
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者言其自悅懌也

合祭並夫九獻之後而合夫衆樂之盛樂必有聲也則考彼鏞焉擊彼鼓焉
而斁然音聲之盛大樂必有舞也則文用羽籥焉武用干戚焉而奕然次序
之可觀斯時也豈但烈祖之神欣然于假享之際哉雖虞夏之後為我殷之
嘉客者耳目接于聲容之盛心志契于和平之真亦莫不動其悅懌之念焉
是祭畢而音樂之盛又如此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樂舞極其盛下言感人極其深乃九獻之後聲容並盛
而祀事畢矣鐘鼓交作非若方祭奏樂之時或用鼓或用鐘間作以綏衆音
而已至是則鐘作鼓亦作衆音並發矣萬舞謂言文舞武舞無不畢陳也先
是各舞間作至是則萬舞並陳于庭奕然有序也嘉客二句見不惟有以格
神而亦有以感人也亦字從格祖上生來言各悅懌則人無不悅可知矣嚴
是感動樂舞而心悅也勿以典亡在念說○安成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
次尸未入前王祼于奥以降神一也后亞祼二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

獻尸三也后酌醴齊亞獻四也皆為朝踐也薦孰畢王酌盎齊獻尸五也后
酌緹齊亞獻六也皆所為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
謂朝獻七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也又有諸臣為賓者
之一獻凡九也商九獻未有考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
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

合祭夫祭固以樂為尚而尤以敬為主是敬也豈自我而始哉思自古在昔
之先民肇不基而為萬年垂祭統厥後而為百世啓心傳蓋已有所作矣
吾聞其自方祭以至畢祭時雖有朝夕也而莫不溫恭自持無一時之敢懈
自迎牲以至送尸事雖有彼此也而莫不執事有恪無一事之敢忽凡若此
者蓋已極一念之精誠以盡其感通之道矣我今日之祭也豈敢以忘古人

之敬哉

〔衍講〕此節指先世之祭出于敬以見其不可忘也商人雖尚聲而其所以感格處全在此心之敬主忘四句一氣說下先民是言古人勿泥商之祖宗看作者行也古人所行之事也溫恭是說執事以正是溫恭處自奏樂而迎牲以迄畢獻皆是事朝夕者是無時不然有恪者是無事不敬溫見于外恪存于中末要見今日之祭皆本先民來而不敢忘意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合參〕夫樂成矣所以將事者無不敬也予之烝嘗者不苟矣湯其來格來享而顧予之烝嘗乎哉蓋神不歆非類苟非其人則異其氣難望其我顧也今也一樂之奏湯孫奏之也一敬之行湯孫行之也以湯之孫奏湯之祭則精

神相為流通意氣相為感召豈不庶幾其顧之哉

〔析講〕此節以親望之而冀湯之享其祭也首句本上樂敬來顧字中有冀望意見予之涼德雖不足顧而以湯之孫承湯之祭則一氣相為流通神所憑依將在是矣夫首樂雖盛傳柰雖遠先祖雖格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至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務我思成即此便可想見

那一章二十二句○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

烈祖章

傳烈祖祀成湯也

序烈祖祀中宗也

全旨此詩祀成湯先從其貽福之遠說起見得今日之得以奉祭獲福者皆賴祖宗之功德也首節言先祜及後以見今日奉祭之由二節盡物盡志以獲福三節得人得天以獲福正是先祜之所及末節則與其享之也通以首節為主重有秩斯祜句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音戶〕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

〔合參〕此亦祀成湯之樂若謂廟祭固所當修而所以得修其祭祀者則非子孫之所能自致也我敢忘所自哉嗟乎我之烈祖也顧當時而聯後世誠何如其烈也彼創創之秩既不備天下之全雖然使大命未必可久則武當其身而止或一再傳而遷我即欲修祀事而顧安得居天子位行天子事與之相對越哉惟我烈祖以念天之盛德建格天之大業有秩秩然尊富無窮之祜可以申錫于無疆其大德之孚格者厚則百靈之效順久而彌堅其深

仁之固結者長則萬方之拱戴遠而彌固是以及于爾今王之所緣申錫之休享尊富之隆而修其祭祀猶得藉昔日之鴻休以大展其祖功宗德之慕顯前人之顯烈以克致其尊祖敬宗之懷也夫至于及爾斯所而有秩之祜何如哉

〔析講〕此節上三句嘆先祜有以裕後下因承言後王得以祀先也烈祖須照功德如日躋聖敬布昭聖武也祜以已然之富貴言如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也須照天命人心說方與下二節相關有秩便是無疆蓋天之福人主也雖盛而無序則敗之也易窮今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則可大者行之可久植本固而發源深申而錫之自有無窮之慶不然一傳再傳有所及有所不及安見其有秩也斯所指後王之世言以承業為主說中修祀事只須帶說言流慶無窮今方及于爾所而其後正未艾也下二節但承及爾斯所說

既載清酤〔叶侯五反〕賚我思成〔叶音常〕亦有和羹〔叶音郎〕既戒既平〔叶音旁〕鬷〔子公反〕假〔音格〕無言

昂叶音 時靡有爭 叶音章 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鬷酒賚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鬷讀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卽戒平之謂也鬷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爲一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賦〕合奏誕我祀如何方夫廟貌序而祀禮行有清酤焉則既載而在樽斯時也裸獻之餘而誠以達焉神以格焉既賚我以思成之福而居處聲容宛乎若有見矣及夫祭祀既行而亦有和羹也則旣戒而和平其進是和羹以格乎神也主祭者秉一誠以對越而言說爲之不形助祭者齊一敬以周旋而爭競爲之俱泯夫是以昭格之餘神又綏我以難老之慶而眉壽黃耇永保于無疆矣若此者詎非先祖之所及乎

析講此節上二句言載清酤而致格先之應下是進和羹而獲格先之休上以清酤作主是方祭求神之始下以和羹作主是當祭行禮之始本文旣字亦字相呼應要知此一節只是一時事載清酤非羹已戒下但其序以先進酒而後進羹耳不可泥載在樽以爲酌尚未獻也如曰未獻安得遽有思成乎鄭氏謂旣載清酒于樽酌以灌獻者是也思成謂思其居處如見其在位思其笑語如聞其容聲所謂思成者如此賚與綏不同前篇是樂以安神故云綏此處是酒以祀神故言賚○調失宜不可謂和故云和羹而戒則備之豫平則味之調曰旣戒旣平言不至有後時之失奏格就進和羹說無言屬主祭謂不諠譁而失儀靡爭屬助祭謂不紛競而越職然須歸重主祭者身上綏我貫下無疆總承來變歸本先祖見得見烈祖之祜所及故得載酤進羹而事神受福如此也○奏格句見得和羹旣戒爾時奏者亦莫不戒乃事靡爭句見得和羹旣平爾將奏者亦莫不平其心

約軝 音祈 錯衡 叶戶郎反 八鸞鶬鶬 音槍 以假以享 叶虛良反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 叶虛良反 降福無疆

約軝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鶬鶬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享則降福無疆矣

〔賦〕合奏不特此也天子有事于宗廟諸侯各以其職而來祭所乘有車也則約軝錯衡昭其數也駕車有馬也則八鸞鶬鶬昭其聲也由是以假以享于烈祖之廟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是我之受命也已廣大矣而天之于我又降之以豐年之慶使有黍稷穰穰之多而所以備和羹清酤者又有所恣也旣得人心以助祭又得豐年以備祭是以奉祭之餘假之而祖考來格享之而祖考來享而降之以無疆之福矣凡若此者又孰非先祖之所及乎

析講此節上六句言得天人以來祭下是感神而獲福也約軝三句見得人諸侯之來駕車鳴鸞以假享于烈祖之廟則奉清酤進和羹者有人矣自天二句見得天豐年之賜有黍稷穰穰之多則釀清酤調和羹者有物矣但中間插我受命溥將一句乃承上起下之詞蓋即上助祭者之應見是受天命之大處而又以起下降康意謂天旣命我以爲萬方之主又賜我以萬寶之成也約軝以所乘之車言八鸞以所駕之馬言以心降神曰假以物獻神曰享以假以享是我去祭神來格來饗是神歆其祭此雖指諸侯說要提天子作主若曰諸侯助我假之享之也受命溥將自上得人心之應以驗天心之眷也溥將所包者廣諸侯歸是受命中一事豐年亦是受命中一事來假來享總承上人心天命無疆者常常主祭而得天人之應也要繳歸是烈祖之福所及故得天人而格神獲福如此也○此合上節但是事神受福之節旹以此節爲中上節者未是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合參外是烝嘗之祭固願先祖而行而烈祖在天之靈猶未敢必其我顧也
尚其顧予之烝嘗哉蓋此烝嘗乃湯孫之所奉者以湯之孫奉湯之祀則一
氣之感通庶幾其顧之矣夫載酒進羞而齊思成綏眉壽得人得天而又降
福無疆焉則烈祖亦顧矣而湯孫猶有望焉寧非孝誠無已之心不容已于
吁嗟之意也哉

析講此節玩上文先祖已享矣而湯孫之意無窮故又吁嗟之烝嘗即上載
酤進羞得人得天等事也顧予二字與前篇猗那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
相承此處並將字亦重並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祜得來者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

序玄鳥祀高祖也

全旨此詩祭祀當是武丁以後之時王祀契與成湯及武丁而詳道其功業之
隆也然群后皆祀而獨以三后爲言則以商之天下開于契成于湯中興于
武丁故耳但二節以上是先王創之之事以下是後王繼之之事蓋非契與
湯開之于前則一代之業何所始非武丁繼之于後則一代之業何所承故
後人並舉而頌之○通篇土地人民是根且武德是根本後先相繼是血脈然
言契處曰天命玄鳥言湯處曰古帝命曰受命不殆言武丁處曰受命咸宜
則又是一篇之歸聚處固當以受命咸宜句爲主也○武譜詩詞起伏似重
武丁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振中興其受命與湯並宜也本之契者特
原商人所由始不甚重况無回曰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所由生本之
湯以見商所由造而繼承之曰商先后受命以歸重武丁君曰不在武丁命
亦幾乎殆矣武丁孫子以下總承此意諸家多從此說于謂叠叠說去只作
三平看爲是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
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
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
○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合參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若謂一代之王業有開先者有集統者有纘緒而
中興者孰非天命乎若我商孫子今日對衍其盛矣而生商之始誰則開之
蓋由天命玄鳥降而生契于唐虞之際契于是敬敷五教克稱司徒之職有
民人有社稷遂受堯封而宅此殷土之芒芒焉我商之生蓋始于此矣我商
之王業今日固享其成矣而創業之始誰則造之蓋由古昔上帝以湯倫有
昭聖武之德乃命之弔民伐罪一振廓清之烈作之君作之師表正萬邦而
治此四方之封疆我商之業蓋造于此矣

析講此節上三句先敘商人之所由生下三句因及商業之所由始疏云月
令仲春元鳥至日以大牢祀高禖是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非遺卵之
說生契而曰生商者以商人之生始于契生契所以生商也如生民意以生
稷爲生周人之類其生也有自則其出也有爲克盡敬敷之道遂膺殷土之
封而宅居殷土芒芒然氣勢廣大已肇開有人有土之基矣天命帝命相對
看古字極自後人祭祀而追言之詞武湯武字取燕君德以剛爲主正與下
節武字相應書曰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故稱武湯正域言四方之封
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紛擾之也正字兼作君作師說四友兼有人
有土說○豐城朱氏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以生固本於天命也
古帝命武湯原湯之所以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芒言契之受天命而
奄有乎一國也正域彼四方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
之於前無以爲有商受命之基非有湯以繼之於後無以成有商興王之業

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並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已反)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養里反)在武丁孫子(叶奬里反)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宗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

合參夫湯旣膺正域之命由是天命所在人心歸焉而四方諸侯無不于此乎受命蓋已盡天下而臣妾之矣人心所歸土宇屬焉而九有之大皆于我乎奄有蓋已盡四海而版圖之矣是商之先后受命若此何其堅固不危殆乎命旣固于前自有以延于後再傳而太甲太戊未已也又祖乙盤庚未已也至于武丁孫子雖去先世閱幾世矣而猶賴有人有土之命以建中興之功湯之功德何盛耶

析講此前上四句言先王受命之圖末句言垂裕之遠方命者禀正朔而奔走欽承也奄有者歸版籍而食邑貢賦也受命極于四方無一人敢梗化奄有極于九有無一方敢稍據人心底服土宇咸歸故總之曰受命不殆厥后就諸侯說先后就武湯說孫子即是武丁下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皆賴湯澤有以貽之在字宜着力以湯對孫子言故日先后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日孫子○或謂方命厥后言四方諸侯受命于厥后也厥后應指武湯諸舊指諸侯說者非是○蘇士日武丁孫子係說作一人然玩証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諸必是武丁以後之詩孫子自指主祭之嗣王言謂武丁之孫子也下大糦承四海假等詠亦爲嗣王夸美耶○疏義亦云此上二節說先王下三節皆說今嗣王以發在武丁孫子一句愚按疏文說約皆主武丁之孫子來然遍閱講義都無此說唯武王何所默俱實指武丁言今仍從舊說又玩朱傳詩柄首章泛敍二句以及故今武丁孫子二句三節令彰湯其數句尤覺說者紛紛多事也○武丁之時殷道式微使不嗇其赫聲濯靈之業則商家之祀將于是乎中絕故商之受命在湯商先后之受命無不

至於而卒定在武丁也且武丁以前如太甲太戊祖乙盤庚可謂賢主矣不此之稱而獨稱武丁何歟蓋太甲祖乙盤庚當商之全盛爲盛于盛之時者保天命于未衰爲力易武丁當商之中衰爲盛于衰之時者扶天命于將衰爲力難然則武丁以前之主同爲先后之孫子而所爲中興者不在是武丁以後之主亦同爲先后之孫子而所爲中興者不在是獨商之賴有武丁者不甚重歟由是觀之雖有夏后之受命不殆在少康可也謂漢高祖宋太祖之受命不殆在光武肅宗亦可也要之武丁有中興之勢而有創業之才故周衰而復盛少康光武有中興之勢而有中興之才故國亡而復興肅宗高宗有中興之勢而無中興之才故唐失河北宋失兩京而國遂浸遲而不可復振嗚呼商之賴有武丁者不甚重哉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龍旂十乘大糦(音熾)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糦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合參以武丁之事言之彼智勇天錫而聖武布昭湯嘗以武爲號矣今武丁孫子襲武王之號稱率乃祖之攸行克平荊楚一身任之而有餘甚遠殷邦擧歸之而卽稱其武勇之德無所不勝焉惟其德之上被乎人故其業亦不隆于後以人心言之但見廟祀一修而四方諸侯莫不見龍旂之十乘奉黍稷以助祭觀之方命厥后之日猶故也

析講此節首二句提起直貫下節末二句正應上方命厥后承武王只是襲湯之號武字在一勝字上看凡起衰撥亂更化善治俱有一段精明果毅相當而負荷之以收渙散之人心以消偷惰之土宇靡不振作整頓之有道也論其本原如恭默思道不敢荒寧皆是不單指征伐說龍旂以所建言十乘以所乘言觀于龍旂十乘則諸侯之佩玉垂紳不敢異服色

發制度以抗王畫可知矣觀于大搭是承則諸侯之不享不王不敢阻矣
保成業以梗王化可知矣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叶虎洧反

上右畢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
也

合參以土宇言之但見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自邦畿而極乎幅
隕之廣凡海宇內外無地而不歸吾之統握聚觀之而有九有之小而舊也
析講此節正應上奄有九有意重末句邦畿湍蓬而版氣鈌都小而海書殺
叢殺之下凡農工商則近承光以作息者不啻原井之相接也故曰維民所
止然王畿有藩而幅域則無限五百里侯服又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又
五百里荒服式廓之規直啟前人所未盡焉故曰肇域彼四海肇域對針正
域正是祖孫同條而武之廣不勝也要見以武德整齊土宇處馬晉舒曰自
三代以而伊尹七八辛之後有行之者乎太戊盤庚之盛有行之者乎若繼之
位而行剏之事故曰肇也

四海來假音格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叶牛何反百祿是何音荷叶如字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
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
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前任道來稱何任荷

合參夫人心土地皆天之所以命有德而得其賴者也乃今觀乎四海則既
來假祁祁矣近者既輯而遠者懷歸其于吾商畔之風聚獻者以是此人
之盛也又觀于景員則既大河亦周矣高者藏其而深者藏地其金湯百二
之雄聚萬方以見仰各若之間也則見有湯也以武德而受命于始其受命
用宜矣有武丁也以武德而受命于後其受命亦無不宜焉命之所在即祿
之所在百祿不于此而是荷乎吾知人心亦無遷散之虞土宇永無虧崩之
患所謂荷天之休百福是遒荷天之寵百祿是總者今固猶夫昔矣凡此皆
先祿之所啓所謂武丁孫子猶賴其福者此也登歌之際安能已于揄揚也
哉

析講此節上三句言人心土地之盛下推其受命得祿之由四海二句申上
能旅二句打轉方命句景員句申上邦畿三句打轉會有何來格詔龍旅來
四海之物采人糈來四海之玉食也景河謂景山峙于中起天下之拱極大
河繞于外示天下之朝宗也咸宜全在武德上說湯以創業而受命于前武
丁以振興而受命于後故曰咸宜須先提湯而說到武下不必牽教歸重武
丁身上余孺子云我商之盛莫多驗于諸侯之向背武湯誕告以來若太甲
若太戊若盤庚皆朝諸侯以淪天下者也故能拱受天曆而無衰弱之憂餘
則禾衛莫朝要荒不至先獻實委頓焉不可謂非天之不佑矣武丁振起弘
暑俾設都禹績者咸凜稱請之虞而相于肆祀且于今爲烈也我商之興默

多起于亳邑之去留仲丁遷隞以來或都相或都邢或都耿皆去舊邦以胥
偏安者也故雖柔居天位而不無衰亂之虞餘則守而不遷失而克復聖靈
究休暢焉不可謂非天之無意矣武丁丕奮大勛俾列祖徙居者克建四方
之極而山川肇闢且迄今如昔也以此誕膺景命誰曰不宜如此諦方見武
丁受命并帶前王之餘庇也百祿上面受命便是自天錫之則爲命自人受
之則爲祿總不外土地人心此皆所謂賴其福者而所以致之則本于德耳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章

傳長發大禘也

序長發大禘也

全旨此祫祭之詩也通以濬哲二句爲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基于玄王
延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發祥所爲長也要以元王則恒撥相土則烈烈湯則

聖敬日躋無非有濬哲之德者伊尹咸有一德故得配享而蓋傾之毋細分之一章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商命始于契而大于相土三章言天命命于湯而湯能以敬德受命四五章詳言湯敬德受命之實六章言湯奉天伐桀以有天下之事末節則言湯之中興而得賢佐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娀音松方將帝立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娀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幅員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于此

合叅此商人祫祭宗廟之詩若謂王業之成豈易哉大統固集于一旦而推

厥所由非可以世數計者此其流澤誠悶也我商何如哉吾見契世哉翁母代有賢君以嗣其統而保世滋大亦代膺天命以衍其流蓋躬濬德者惟我商秉明哲者惟我商而祥之發也亦惟我商為最長也然何言乎其長也當夫洪水茫茫禹也任治水之責而敷治四方以外大國為中國之境而宇內之幅隕由以廣大當時之國曰有娀者封域方大娀女之子曰后契者教化大行天啓有娀有娀固后契之所從由也帝立后契后契寔我商之所從始於其受命之祥抑何長耶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有商以德受命之久下推及于契以見受命之所以久也濬者深沉而不淺露哲者明睿而不昏迷此逆推而上見由湯至契非一君也發祥就契言生一濬哲便是受命之祥發見于彼下等而上之世有濬哲故曰長發洪水以下正長發其祥之寔洪水四句只是指言其時以為有娀張本敷下土方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外大國本在甸侯綏服之外素與中國隔絕水患既除則外大國通界于中國故幅隕因之而益大也直言之曰幅周言之曰隕有娀正外大國之最于揭順者方非正指其為大國見天之所以大有娀者正所以啓有商也必言有娀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娀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生商就商始受封說與元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帝彼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一之基此其所以為祥也○一說商姓也立姓之始也

玄王桓撥叶必烈反受小國是達叶他悅反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月反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

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常中衰也歟

合叅以契之達商者言之惟我玄王具桓撥之才膺敷教之任其受小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小國而無不達其受大國而教之也則化行于大國而無不達焉德教流行四達不悖所以然者豈事桓撥之威嚴于條教之間哉蓋其率由于倫理之中不越乎規矩之外是以標準立而教化行遂示其民而皆奮發以應之受小大之國而無不達也玄王以明德而受命者如此傳至相土哉則侯服其武德所著烈烈而顯盛是以諸侯仰而歸之雖薄海之外莫不截然而整齊矣相土以明德而保命者如此

析講此章上五句言契以德化民天命所由基也下二句言相土以德服人天命所由弘也契相土平看正見世世有濬哲之君也桓武也自德上說桓撥言武以為治也並敷教雖在于寬而必以剛為主如黃之用底朴作教刑之也

受小國大國者言受舜命敷教于四方其所教者即其所受也達即百姓親
五品遜敷化四達更無窒礙之謂率循也履行也禮也即親義序別信也不
越是行無過差爽之身教如此而以此表示其民莫若有不知不覺而潛移
默化者達字既字有神速之意此正是其達處相土出長諸侯入佐吳伸尚
屬方伯規模所謂有截只是群侯向化為夏后振黎氣蓋司馬專征而整齊
之詞也須知此是廟中追頌說者泥海外字說到混一字内則謬甚矣○上
五句是元王以濬哲之君而基天命以發祥于始下二句是相土以濬哲之
君而弘天命以發祥于中其啓成湯之興王也豈偶然哉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
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
也祗敬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

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
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

合參夫玄王以至相土既有明德而帝天之命未嘗遽而去之故延至成湯
之世遂膺天命之會斯時也祖烈之迫于躋者正在此日民命之急於請者
正在此日而湯之生也應期而降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焉然上帝之鑒觀本
甚輝忱矣今帝衡而有所降我湯而無所降則清虛之際將何恃以相會乎
湯則外王之績猶未乎于躋乃聖之德已先徹于微但見聖敬之修又日躋
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厭一惟上帝之是敬而無一念之少間焉是以天
鑒其誠命之作民君師以為法于九州而表正萬邦也是湯以明德而受命
也如此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生既得聖人之時聖敬三句言德又全聖人之徐末句
承言故有以受命也重在敬上不違謂玄王相土皆有德以承天而天命未
嘗去之也即就既發有截處說之湯齊不是王業成只是與天命相會不違
亦就齊上見之曰齊曰不遲要見天命人事適然會合之執故曰聖敬已到
極處不已也旋蓋反之而至于安矣日躋有積累工夫須在心上說下文敬
政奏勇皆本于此齊者升而格天之意也人心敬則覺其日升怠則覺其日
墮惟湯之敬無一息間斷若進一級又有一級也以下三句緊連說不昭格
者精自感通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天運不已湯心之敬亦不已即就不已上
若見其淨而終日欽明惟知有對越上帝總是形容其敬之純一式九圍是
表正萬邦也如云作天下之君師而為臣民所法式只是天命之如此未便
說到有天下

受小球音求大球為下國綴音贅旒音流何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
優百祿是遒音囚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

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
垂者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旒為縿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絿
緩也優優寬裕之意遒聚也

合參然成湯以德受命之實何如天下之諸侯小邦則有小球焉大邦則有
大球焉我商王向離明以宰治而于小邦之入覲也受其小球于大邦之入
覲也受其大球所以係屬之者有若旒之贅也是即人心之實歸可以卜天
心之孚契夫固有以荷天之休矣然豈天之有私于湯哉蓋其本日躋之敬
而見于敷政之際應夫政猛則民殘也而不競焉不競者亦不絿而明作之
功每與其悍大之體而相成也應大太剛則必折也而不剛焉不剛者亦不
柔而高明之德每與其沉潛之度而兼濟也亦何優優而寬裕也哉敬德之
見于敷政者如此故以天下而朝一人所以荷天之休而百祿于是乎聚矣

析講此章上三句言其受天命下原其以敬而受天命也總見敬德受命之

實然非實受命只言人心如此行政與下章奏勇俱在朝貢之先時事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即書所謂五瑞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旂之旒綴着于縿爲政急則旒切緩則旒弛剛則喜于必爲柔則安于不爲皆非中道彼云競絿剛柔迭施便已落競絿剛柔一邊矣湯一無倚着而爲寬大優裕以敷之此要本敬字洗發競絿剛柔之失皆由于心學未純惟湯本敬以敷政故無四者之失而得中正之道也競絿剛柔不是失處天下事自有當緩當急當剛當柔時節但不可倚于一偏優優寬裕得中之意百祿是遒須打轉天休命

受小共音恭叶居勇反**大共爲下國駿**音峻**厖**音忙叶莫孔反**何天之龍**叶丑勇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叶徒總反**不戁**音赧**不竦**音聳**百祿是總**

賦也小共大共猶未詳或曰小国大国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戁恐竦懼也

合衆不特此也九圍大小之國所有來貢者矣湯則受大小國之共而爲下國之駿厖是旣有以荷天之龍矣然豈湯之有求于天哉蓋其以日躋之敬而見于奏勇也仁以易民不震動以備乎人義以伐暴亦不戁竦而長于已神武不殺而爲時雨之師蓋敬德之見于用武者如此故以天下而責一人所以荷天之龍而百祿于是乎總矣

〔析講〕此章亦三句分意與上章同小共大共貢方物也駿厖言其負戴乎諸侯猶馬任載乎物也奏勇且從言有所警之謂震有所搖之謂動東征西怨民皆徯後足以見其不震歸市不止耕芸不變足以見其不動以爲難而恐怖之謂戁以爲危而畏懼之爲竦武云戁字從心當作心無所恐竦字從立當作氣無所挫此說亦妙又云震動戁竦四字俱就心上說震動有張皇錯愕意屬過一邊戁竦有惴慄恐怯意屬不及一邊湯惟代天行事并有所遇

而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何由周旋何所畏縮此孜孜之敬定處可祿是總亦須打轉天寵休○虛齋蔡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說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竹垞說輪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戁竦即周頌所謂無競無庸之意師大衆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求動戁怵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音遏叶阿竭反**苞有三蘖**叶五竭反**莫遂莫達**叶佗悅反**九有有截韋顧旣伐**叶房越反**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湯奉行天討也曷遏通武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己姓○言湯旣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合衆未湯受命之前如此而當時伐夏之事何如哉此武王上承天命恭行天討載旆秉鉞以征不義但見無敵之威如火烈烈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無敢當其鋒而遏之者故一本之苞與旁生之三蘖皆莫得以遂其惡莫得以達其志而九有截然歸商所謂式九圍者于此而得大小国之共球于此而受矣然湯豈有利天下之心哉觀其行師之序初伐韋次伐顧又次而伐昆吾蓋以三蘖以漸而除庶乎桀知改悔則猶可以武已也惟桀之稔惡如故則天討有不可緩乃不得已而伐夏桀焉此成湯所以受命而成大業也

〔析講〕上章言湯既受天之命此則以代桀而有天下言上七句表其行師之無敵末二句又推其行師之有序以見湯之不得已也此章亦要本敬意說觀有虔句可見載旆秉鉞有戒懼意如火烈烈有奮揚意虔之忘即上帝是祇之心蓋兢兢業業不敢驕遑之謂若說惟恐天誅之或緩罪人之不得則湯又急於得桀而誅之與桀俱既伐之後得矣烈烈之威不由師衆之盛由

理直氣壯來遂是肆其惡逐是行其志從荒寬字生即不得暢茂條達之遂九有即上九圍有截根上其球之受藉伐韋顧昆吾不重伐桀党使孤其勢上還要使桀自伐及不悛乃伐然見聖人有不得已之心也或謂湯師一出便有追王之心縱桀能改亂湯將置身何地但其行師之際自是緩攻徐戰不忍遽伐云耳若謂剪其枝葉而後鋤其本根則後世陰謀詭譎之事似非所以謂聖人之心○總上三章見得成湯以濬哲而集天命以發祥于終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里反）**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叶戶郎反）**實左**（音佐）**右**（音佑）**商王**

中世業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

合衆夫受命雖在于成湯而佐命實資于伊尹之力焉昔商在中葉之時正國家震業之際延至于湯出聖敬格天而智勇之兼隆寬仁撫衆而聖武布昭允爲一代興王之天子也故天降卿士曰伊尹者以爲之佐于是尊而任之號其官爲阿衡而庶務依之以取平焉而此卿士也實能輔其左右之力以輔弼乎商王凡所以殷政姦勇伐夏救民者皆有所賴而尹之力蓋居多矣見湯固爲開基之烈祖而尹亦爲佐命之元勳也今日大祫之祭而以之配享也豈不宜哉

折講此章敘湯之中興而得聖臣以續治也配享湯在言外中葉相土以後湯未興以前是也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不安即吾所謂肇我邦了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也至爲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者此不是商之中衰或作此時國勢中衰天命之去留與夫民情之向背未定而玄王所基之業相土所延之緒幾于發發矣允也天子只是願學作之勇敢足以格天勇足以除暴道足以興衰是也此則九有有真主矣然天以商王爲天下尤爲天子慮左右于是降之以卿士天民之秀降殆與湯降之不遲者而適逢其會也卿士正與天子相俗見有受命之真主必有佐命之良臣也二寔字正與允也允字相照猶云真天子真宰相也阿倚衡平也謂政之可否以之爲倚任事之輕重以之爲取平也湯之敷政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若衡平之然湯之奏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若衡平之然而尹寔左右之也上寔維指其人下寔字表其功此伊尹爲濬哲之臣以翊受命之祥固宜其配享宗廟耳○看此章首二句則帝命雖不違商亦岌岌有將違之勢矣幾違而得不違而卒以七十里爲政于天下此真王之烈也亦由名世之助也○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寔立之以爲興王之君此章言降于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寔賜之以爲興王之佐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爲之君而又有尹以爲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觀

集若曰以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爲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于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于享無疑矣○漢高失鄭侯如失左右手君臣一體生死同情使成湯享祀阿衡闕焉安知神罔時恫乎此祫祭中所以設一席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此總見得世德感孚故祫祭之宜佐命賢故配享之宜

殷武章

傳殷武祀高宗也

序殷武祀高宗也

全旨 通詩上五章歷敘高宗中興之功末章則言作寢以安其神也重伐荆楚上諸侯畏服因荆楚平來然所以中興之本只在不僭二句篇內俱要帶自湯孫方是湯孫之統緒分之首章稱其伐楚之功二章述其責楚之義三章言諸侯畏服而來朝合三章皆所謂中興也四章推言中興之由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言今日作廟以祭見其有百世不磨之功宜立百世不遷之廟以安其神而隆其報也○通篇要看一武字自古繼衰亂之後者俟玩四海起撥亂而反之正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而威武所用直搴阻險剿毅最難服者服之諸侯自無不凜凜不煩更舉矣此高宗中興勝著也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裒(音抔)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音序)

賦也撻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罙冒裒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

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合參 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若謂凡下者之師其兵不足以光復舊物整戎與祀則君不舉將惟夫奮乾綱于獨師振名義于邊陲斯大武之烈而最勝之遺事也我高宗得之矣彼其以楚介在南鄉那一旦負險恃衆復棄我典常而稱亂耶于是撻焉布武奮焉肆伐冒入險阻之區以致其渙散之衆昔日傾側之寇不復稽命雄行而曩時猖獗之鄉盡歸商家版籍蓋荆楚之地無不蕩平而截然齊一矣若此者是皆我湯孫撥亂反正之功有以弘光前緒後之烈者也向非高宗孰能振乾綱于已墜聚人心于已離哉

析講 此章上五句敘其伐楚之事末句歸其功也盤庚以後改號殷故曰殷武撻字重看奮字緊示撻字來要見原者于恭默思道之時者迅發于克綏乃師之印有智不及謀勇不及走意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也此將積衰之氣稍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陵夷而不振矣罙入二句相連以有截句總承之方山以罙入句提起裒荆二句對看亦不別荆楚據江淮之會挖巴蜀之喉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皆所恃以爲固也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逝匿謂我不能致之也以其地難平今入其阻則士有必死之志人無返顧之心搗其巢穴以深致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爲我所有如諸葛征蠻必渡瀘深入而後克之亦此意也裒荆何以是萃其渙合其離者不必治降者不必誅所謂服而舍之也有截何是平其猖獗以歸統馭之內也湯孫之緒全根武字生義我商基業自征誅是以武開統者也湯之武用以行君臣興革之大變在創業之始而湯孫之武用以昭華夏統一之盛儀在積衰之後以武開之以武繼之故曰湯孫之緒蓋山其廟貌宸斷所致不似後世大黷武而用兵圖霸者○古義徐光啓云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

中南負蒼梧北依淮塞險固之國司馬遷云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王慎中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雜介錯于商邑之域而近不一于夏而非純于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樂其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服之勢而立長久之業非如氐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慶源輔氏曰撻彼殷武言高宗能疾于用武也奮伐荆楚郊所怒也罙入其阻不憚勞也裒荆之旅不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其所以爲高宗之功緒也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音低)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良反)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氐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合參夫既以威克之遂以義而責之曰維女荊楚敢爲是稱亂者蓋恃商之
遠而可恃險以爲固也不知商之居雖遠亦在吾國之南耳昔今居南鄉者
而可紀其若此也則昔者成湯之世自彼氏羌其人則不屬管轄其地則不
隸職方彼朝不能然自便而且莫敢不來享而輸其貢獻之誠莫敢不來王
而修其世見之禮曰吾將遵商家之常典也夫以徼外之戎尚知中國有聖
君而不敢廢獻琛之職今以南陲之地不知商家有與典而自外于王
會玉帛之所則我爲湯之孫者方思振起先緒以綏其域外心之化而近居
商之南者其敢恃險而稱亂以干致討之罰也哉
新講此章上二句指其居之不遠下是指其先世服從之故耳蓋荊楚既處
乃以衆而責之也獨舉氏羌者亦與其餘耳商居河洲之際則荊楚在南之
所從啟正朔所及耳畢獻方物曰享一世一見曰王威之所制者廣故曰莫
敢氏羌非一國一君故曰莫不須重莫敢二字蓋荊楚之背叛是莫之敢于
滑夏也故既服之而備氏羌之順以消荊楚之逆也末卻是氏羌自言事商
之禮當如此見其心服之至也言荊楚之逆而乃以氏羌之遠者形之見氏
羌之在昔如彼荊楚之在今如此今日之征伐亦我商之常以問夫不
王者耳夫豈有意肯遠勤上是啓伐以服其外此又把一常字以服其心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謫**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
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謫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
免咎矣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合參荊楚既平諸侯自服彼商城之中雲聯而櫛錯者乃禹畫之九州禹何
之內恭布而星羅者皆帝建之侯國但見四方諸侯凡奉天命而設都于禹
之績者皆以歲時之事而徵見于辟王之庭以祈王之不譴且自愬曰天威
難犯爵祿非所望也尚其勿予禍而加之以斧鉞乎臣職雖微豈嘗非敢徵

也尚其勿予譴而加之以威讓乎則又自訴曰予其免矣予之稼穡則匪懈
矣下以穀我士女而可收之勝未爲失也上以奉我粢盛而神饗之統未爲
墮也則聖天子當不求多于我而予其或可以免于禍謫乎吁當時諸侯其
惴惴然如此商宗中興之烈其盛矣乎
新講此章上四句言四方諸侯皆來朝下是諸侯自述其職而求免其咎也
諸侯皆天子所命而曰天命多辟者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
辟雖受封于天子實是天所命也蓋觀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
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功也歲事朝覲會同
之類五年一朝其來也以時故曰歲事禍謫譴讓與懈也稼穡只是歲事中
一徵舉其重者而言也匪解者土地辟田野治與夫有耕斂皆是以
飭乃諸侯心口自商語謂今亦不敢言功聊以免罪云耳其中甚有懷懼不
敢自保意非述以爲關自信也○徐弦云當時荊楚叛華諸侯亦有玩視王
室者至是則皆臣服而來朝者也此正見乎楚之威

天命降監叶古銜反**下民有嚴**叶五剛反**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叶越逼反**封建厥福**叶筆力反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
在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
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合參夫荊楚平諸侯服中興之功偉矣而所以致此者以高宗之能敬天而
畏民耳蓋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乎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而可畏矣
我高宗知下民之可畏故凡有賞也必合乎民心而後賞之不徇私喜而至
於僭也凡有刑也必合乎民心而後刑之不徇私怒而至于濫也且兢兢業
業惟恐有一毫之僭濫以獲戾于民而不敢怠遑焉夫畏民則畏天矣畏天
則得天矣故天命之以天下使之光復舊物乎荊楚服諸侯大建其福以振

中興之業也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天命在于民心以見民之可畏下言高宗能畏民故得天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天聰雖高而監觀在下民之好惡即天之去留以匹夫操造化之權故曰有嚴不僭二句以平日言正畏民之處僭賞之差也賞當其功則不僭濫刑之過也刑當其罪則不濫不敢怠遑即在不僭濫上若一念遑便僭濫矣上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即其事而言其心之敬慎如此人心如天不息常自提醒便無過差故兢業自防惟恐稍懈不到或有因喜怒而稍偏者不敢予正與嚴字相關命于下國言命之為兼勢之主也對天而言故曰下國撫四夷朝諸侯則天下之福皆其福矣故曰封建厥福○此章以畏天之心畏民以畏民之心行政正其所以中興之本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叶桑經反

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析合參然當時中興之盛何如但見體統以尊紀綱以肅惟爾商邑百司庶府猶夫昔也而樹風聲分物采有翼然改觀者矣景山大河猶夫舊也而營城族頹封守有翼然更新者矣一時之都會為群萃輦轂萬國于是乎共宗千里之服根表正攸存九國于是乎成式不啻有以為四方之表極乎于是發號見遠則有聲焉以為鼓動天下之資是厥聲也洋溢中國施及蠻貊赫赫乎其顯盛也揆文奮武則有靈焉以為震聲天下之具是厥靈也諸侯畏威四裔奔命濯濯乎其光明也中興之盛有如此然豈特一時然哉又獲乎壽考之祈且有安寧之慶凡所以紀綱四方貽謀萬世者皆得而保為之于以保我後生使之得以拱翼乎是都藉赫濯之餘靈而永享乎久安長治之福焉孰非我高宗中興之澤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王都尊而聲威著中興之盛也下二句享壽長而裕後遠中興之澤也此章俱要以平荆楚服諸侯意貫下敢遑說來尽心玩味自高宗中興百度修明庶政釐舉故商邑雖如故也而見者翼然改觀足為四方之表極極字有主取正說有主歸往說許鮒顧先生文云朝覲歸焉訟獄歸焉謳歌歸焉內治飭而環向取則者截如也車軌同焉書文同焉行倫同焉善進而輻輳歸命者翕如也二意重乘厥聲厥靈根此二句來曰赫赫奕夏皆震歌也曰濯濯奕奕皆震驚也賞一用而天下稱仁刑一用而天下稱武是聲之赫赫處賞不用而天下自懷刑不用而天下自威是靈之濯濯處按說文赫火盛之貌濯新沐之色總是中興氣象別有一番振動也壽考以道化積久言且寧以精神不倦言有五十九年之壽考即有五十九年之治所以流風善政盛德大業猶得以保我後生使繼世得蒙業而安也後生府王自謂凡世世子孫亦在其中對高宗言故曰後生重高宗能保上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叶胡員反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成孔安叶於連反

賦也景山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遷徙也方正也虔亦截也梴長貌旅陳也閑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閟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析合參夫高宗既有不世之功我後人當崇不世之祀于是陟彼景山以取松柏之丸丸者于景山之中遷之于造作之處方之以繩墨斲之以斧斤而又截之以刀鋸以松為桷則有梴而長以旅楹則有閑而大而百世不遷之寢廟于是乎成矣以此世廟祀我高宗則不在三昭三穆之數而親盡不毀代如凡無有時焉夫高宗之神不于是而孔安乎夫高宗之[illegible]時而下後人極聲歌于始祔之日蓋述不世之功者自當隆不世之祀也吾

詩 卷二十上 深柳堂

於是而知商之世德與商之所以王矣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飾材以作廟末句言後王有以安先靈也陟彼二句是聚材是斷二句是飭工斷是斷于所生之處遷是遷于造作之所方是正以繩墨斲是削以斧所虔是截以刀鋸桷之長極之大則廟制之弘敞可知寢者廟中之寢孔安者蓋百世不遷之廟親雖盡而不祧與玄王列祖相爲居歆矣故安若在三昭三穆之數更祔迭遷則高宗之神未必慰安矣或謂孔安不必就不遷上言只是廟成而神有所依則神安也若曰親盡不祧故安則凡在三昭三穆而有祧者皆不安乎說亦有理此立廟升祔乃在親盡當祧之時非始崩祔廟之日也○此與閟宮之廟不同彼乃圮者修之此則[illegible]創之也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illegible]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迭遷其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卽其一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安成劉氏曰此章上[illegible]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閟宮爲頌僖公修廟而作殷武爲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閟宮所以頌僖公服蠻夷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蠻夷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通典曰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姜嫄契稷相土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襃揚于聲樂之間也

詩經正解三十卷 [illegible]家藏本

國朝姜文燦撰文燦字我英丹陽人是書首爲詩經字畫辨疑次爲天文輿地服[illegible]禮樂器[illegible]車馬兵制圖考次爲姓氏草木禽獸鱗介諸考大抵襲六經圖及名物疏諸書而爲之其訓釋亦頗淺易